



①音十(不)②刺二皮③[以]一④死二有⑤别一别⑥极一拯⑦膝一膝⑧随二倍⑨孔一
 二舜孔⑩孔⑪音一貨⑫制一製⑬拔一拔⑭(威)十⑮市二蘇⑯救二執⑰唐
 尤二班之⑱痛之⑲此十(言)⑳呼二乎⑲已二亡⑳功十(成名)㉑爲十(道)㉒絕二和㉓候
 怕一候⑳清泊㉔抑二析㉕(既)十知㉖光二先㉗吉二先㉘拾二名㉙策二關㉚風
 二金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家。妻子。自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

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須大。挈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大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挈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實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人。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重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結。此乃世之。大僞。而佛道謂之無爲耶。

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阜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子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所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

福哉

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公之刻極。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倍負。賴以。盡殫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宜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之。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崇秦。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收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作禍而獲福者乎。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皆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骨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骨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磨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曰。麟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區以別矣。詩之三百。率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祕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音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餽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宮。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閭閻。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

牟子曰。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瓊豆於學門。建旛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麋裘。被絛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蘇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開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

問曰。漢地始開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

白一何台台 二(者)一 三(大)二文 四(大)二 五(二)二 六(二)二 七(二)二 八(二)二 九(二)二 十(二)二 十一(二)二 十二(二)二 十三(二)二 十四(二)二 十五(二)二 十六(二)二 十七(二)二 十八(二)二 十九(二)二 二十(二)二 二十一(二)二 二十二(二)二 二十三(二)二 二十四(二)二 二十五(二)二 二十六(二)二 二十七(二)二 二十八(二)二 二十九(二)二 三十(二)二 三十一(二)二 三十二(二)二 三十三(二)二 三十四(二)二 三十五(二)二 三十六(二)二 三十七(二)二 三十八(二)二 三十九(二)二 四十(二)二 四十一(二)二 四十二(二)二 四十三(二)二 四十四(二)二 四十五(二)二 四十六(二)二 四十七(二)二 四十八(二)二 四十九(二)二 五十(二)二 五十一(二)二 五十二(二)二 五十三(二)二 五十四(二)二 五十五(二)二 五十六(二)二 五十七(二)二 五十八(二)二 五十九(二)二 六十(二)二 六十一(二)二 六十二(二)二 六十三(二)二 六十四(二)二 六十五(二)二 六十六(二)二 六十七(二)二 六十八(二)二 六十九(二)二 七十(二)二 七十一(二)二 七十二(二)二 七十三(二)二 七十四(二)二 七十五(二)二 七十六(二)二 七十七(二)二 七十八(二)二 七十九(二)二 八十(二)二 八十一(二)二 八十二(二)二 八十三(二)二 八十四(二)二 八十五(二)二 八十六(二)二 八十七(二)二 八十八(二)二 八十九(二)二 九十(二)二 九十一(二)二 九十二(二)二 九十三(二)二 九十四(二)二 九十五(二)二 九十六(二)二 九十七(二)二 九十八(二)二 九十九(二)二 一百(二)二 一百一十(二)二 一百二十(二)二 一百三十(二)二 一百四十(二)二 一百五十(二)二 一百六十(二)二 一百七十(二)二 一百八十(二)二 一百九十(二)二 二百(二)二 二百一十(二)二 二百二十(二)二 二百三十(二)二 二百四十(二)二 二百五十(二)二 二百六十(二)二 二百七十(二)二 二百八十(二)二 二百九十(二)二 三百(二)二 三百一十(二)二 三百二十(二)二 三百三十(二)二 三百四十(二)二 三百五十(二)二 三百六十(二)二 三百七十(二)二 三百八十(二)二 三百九十(二)二 四百(二)二 四百一十(二)二 四百二十(二)二 四百三十(二)二 四百四十(二)二 四百五十(二)二 四百六十(二)二 四百七十(二)二 四百八十(二)二 四百九十(二)二 五百(二)二 五百一十(二)二 五百二十(二)二 五百三十(二)二 五百四十(二)二 五百五十(二)二 五百六十(二)二 五百七十(二)二 五百八十(二)二 五百九十(二)二 六百(二)二 六百一十(二)二 六百二十(二)二 六百三十(二)二 六百四十(二)二 六百五十(二)二 六百六十(二)二 六百七十(二)二 六百八十(二)二 六百九十(二)二 七百(二)二 七百一十(二)二 七百二十(二)二 七百三十(二)二 七百四十(二)二 七百五十(二)二 七百六十(二)二 七百七十(二)二 七百八十(二)二 七百九十(二)二 八百(二)二 八百一十(二)二 八百二十(二)二 八百三十(二)二 八百四十(二)二 八百五十(二)二 八百六十(二)二 八百七十(二)二 八百八十(二)二 八百九十(二)二 九百(二)二 九百一十(二)二 九百二十(二)二 九百三十(二)二 九百四十(二)二 九百五十(二)二 九百六十(二)二 九百七十(二)二 九百八十(二)二 九百九十(二)二 一千(二)二 一千一十(二)二 一千二十(二)二 一千三十(二)二 一千四十(二)二 一千五十(二)二 一千六十(二)二 一千七十(二)二 一千八十(二)二 一千九十(二)二 二千(二)二 二千一十(二)二 二千二十(二)二 二千三十(二)二 二千四十(二)二 二千五十(二)二 二千六十(二)二 二千七十(二)二 二千八十(二)二 二千九十(二)二 三千(二)二 三千一十(二)二 三千二十(二)二 三千三十(二)二 三千四十(二)二 三千五十(二)二 三千六十(二)二 三千七十(二)二 三千八十(二)二 三千九十(二)二 四千(二)二 四千一十(二)二 四千二十(二)二 四千三十(二)二 四千四十(二)二 四千五十(二)二 四千六十(二)二 四千七十(二)二 四千八十(二)二 四千九十(二)二 五千(二)二 五千一十(二)二 五千二十(二)二 五千三十(二)二 五千四十(二)二 五千五十(二)二 五千六十(二)二 五千七十(二)二 五千八十(二)二 五千九十(二)二 六千(二)二 六千一十(二)二 六千二十(二)二 六千三十(二)二 六千四十(二)二 六千五十(二)二 六千六十(二)二 六千七十(二)二 六千八十(二)二 六千九十(二)二 七千(二)二 七千一十(二)二 七千二十(二)二 七千三十(二)二 七千四十(二)二 七千五十(二)二 七千六十(二)二 七千七十(二)二 七千八十(二)二 七千九十(二)二 八千(二)二 八千一十(二)二 八千二十(二)二 八千三十(二)二 八千四十(二)二 八千五十(二)二 八千六十(二)二 八千七十(二)二 八千八十(二)二 八千九十(二)二 九千(二)二 九千一十(二)二 九千二十(二)二 九千三十(二)二 九千四十(二)二 九千五十(二)二 九千六十(二)二 九千七十(二)二 九千八十(二)二 九千九十(二)二 一萬(二)二 一萬一十(二)二 一萬二十(二)二 一萬三十(二)二 一萬四十(二)二 一萬五十(二)二 一萬六十(二)二 一萬七十(二)二 一萬八十(二)二 一萬九十(二)二 二萬(二)二 二萬一十(二)二 二萬二十(二)二 二萬三十(二)二 二萬四十(二)二 二萬五十(二)二 二萬六十(二)二 二萬七十(二)二 二萬八十(二)二 二萬九十(二)二 三萬(二)二 三萬一十(二)二 三萬二十(二)二 三萬三十(二)二 三萬四十(二)二 三萬五十(二)二 三萬六十(二)二 三萬七十(二)二 三萬八十(二)二 三萬九十(二)二 四萬(二)二 四萬一十(二)二 四萬二十(二)二 四萬三十(二)二 四萬四十(二)二 四萬五十(二)二 四萬六十(二)二 四萬七十(二)二 四萬八十(二)二 四萬九十(二)二 五萬(二)二 五萬一十(二)二 五萬二十(二)二 五萬三十(二)二 五萬四十(二)二 五萬五十(二)二 五萬六十(二)二 五萬七十(二)二 五萬八十(二)二 五萬九十(二)二 六萬(二)二 六萬一十(二)二 六萬二十(二)二 六萬三十(二)二 六萬四十(二)二 六萬五十(二)二 六萬六十(二)二 六萬七十(二)二 六萬八十(二)二 六萬九十(二)二 七萬(二)二 七萬一十(二)二 七萬二十(二)二 七萬三十(二)二 七萬四十(二)二 七萬五十(二)二 七萬六十(二)二 七萬七十(二)二 七萬八十(二)二 七萬九十(二)二 八萬(二)二 八萬一十(二)二 八萬二十(二)二 八萬三十(二)二 八萬四十(二)二 八萬五十(二)二 八萬六十(二)二 八萬七十(二)二 八萬八十(二)二 八萬九十(二)二 九萬(二)二 九萬一十(二)二 九萬二十(二)二 九萬三十(二)二 九萬四十(二)二 九萬五十(二)二 九萬六十(二)二 九萬七十(二)二 九萬八十(二)二 九萬九十(二)二 十萬(二)二 十萬一十(二)二 十萬二十(二)二 十萬三十(二)二 十萬四十(二)二 十萬五十(二)二 十萬六十(二)二 十萬七十(二)二 十萬八十(二)二 十萬九十(二)二 十一萬(二)二 十一萬一十(二)二 十一萬二十(二)二 十一萬三十(二)二 十一萬四十(二)二 十一萬五十(二)二 十一萬六十(二)二 十一萬七十(二)二 十一萬八十(二)二 十一萬九十(二)二 十二萬(二)二 十二萬一十(二)二 十二萬二十(二)二 十二萬三十(二)二 十二萬四十(二)二 十二萬五十(二)二 十二萬六十(二)二 十二萬七十(二)二 十二萬八十(二)二 十二萬九十(二)二 十三萬(二)二 十三萬一十(二)二 十三萬二十(二)二 十三萬三十(二)二 十三萬四十(二)二 十三萬五十(二)二 十三萬六十(二)二 十三萬七十(二)二 十三萬八十(二)二 十三萬九十(二)二 十四萬(二)二 十四萬一十(二)二 十四萬二十(二)二 十四萬三十(二)二 十四萬四十(二)二 十四萬五十(二)二 十四萬六十(二)二 十四萬七十(二)二 十四萬八十(二)二 十四萬九十(二)二 十五萬(二)二 十五萬一十(二)二 十五萬二十(二)二 十五萬三十(二)二 十五萬四十(二)二 十五萬五十(二)二 十五萬六十(二)二 十五萬七十(二)二 十五萬八十(二)二 十五萬九十(二)二 十六萬(二)二 十六萬一十(二)二 十六萬二十(二)二 十六萬三十(二)二 十六萬四十(二)二 十六萬五十(二)二 十六萬六十(二)二 十六萬七十(二)二 十六萬八十(二)二 十六萬九十(二)二 十七萬(二)二 十七萬一十(二)二 十七萬二十(二)二 十七萬三十(二)二 十七萬四十(二)二 十七萬五十(二)二 十七萬六十(二)二 十七萬七十(二)二 十七萬八十(二)二 十七萬九十(二)二 十八萬(二)二 十八萬一十(二)二 十八萬二十(二)二 十八萬三十(二)二 十八萬四十(二)二 十八萬五十(二)二 十八萬六十(二)二 十八萬七十(二)二 十八萬八十(二)二 十八萬九十(二)二 十九萬(二)二 十九萬一十(二)二 十九萬二十(二)二 十九萬三十(二)二 十九萬四十(二)二 十九萬五十(二)二 十九萬六十(二)二 十九萬七十(二)二 十九萬八十(二)二 十九萬九十(二)二 二十萬(二)二 二十萬一十(二)二 二十萬二十(二)二 二十萬三十(二)二 二十萬四十(二)二 二十萬五十(二)二 二十萬六十(二)二 二十萬七十(二)二 二十萬八十(二)二 二十萬九十(二)二 二十一萬(二)二 二十一萬一十(二)二 二十一萬二十(二)二 二十一萬三十(二)二 二十一萬四十(二)二 二十一萬五十(二)二 二十一萬六十(二)二 二十一萬七十(二)二 二十一萬八十(二)二 二十一萬九十(二)二 二十二萬(二)二 二十二萬一十(二)二 二十二萬二十(二)二 二十二萬三十(二)二 二十二萬四十(二)二 二十二萬五十(二)二 二十二萬六十(二)二 二十二萬七十(二)二 二十二萬八十(二)二 二十二萬九十(二)二 二十三萬(二)二 二十三萬一十(二)二 二十三萬二十(二)二 二十三萬三十(二)二 二十三萬四十(二)二 二十三萬五十(二)二 二十三萬六十(二)二 二十三萬七十(二)二 二十三萬八十(二)二 二十三萬九十(二)二 二十四萬(二)二 二十四萬一十(二)二 二十四萬二十(二)二 二十四萬三十(二)二 二十四萬四十(二)二 二十四萬五十(二)二 二十四萬六十(二)二 二十四萬七十(二)二 二十四萬八十(二)二 二十四萬九十(二)二 二十五萬(二)二 二十五萬一十(二)二 二十五萬二十(二)二 二十五萬三十(二)二 二十五萬四十(二)二 二十五萬五十(二)二 二十五萬六十(二)二 二十五萬七十(二)二 二十五萬八十(二)二 二十五萬九十(二)二 二十六萬(二)二 二十六萬一十(二)二 二十六萬二十(二)二 二十六萬三十(二)二 二十六萬四十(二)二 二十六萬五十(二)二 二十六萬六十(二)二 二十六萬七十(二)二 二十六萬八十(二)二 二十六萬九十(二)二 二十七萬(二)二 二十七萬一十(二)二 二十七萬二十(二)二 二十七萬三十(二)二 二十七萬四十(二)二 二十七萬五十(二)二 二十七萬六十(二)二 二十七萬七十(二)二 二十七萬八十(二)二 二十七萬九十(二)二 二十八萬(二)二 二十八萬一十(二)二 二十八萬二十(二)二 二十八萬三十(二)二 二十八萬四十(二)二 二十八萬五十(二)二 二十八萬六十(二)二 二十八萬七十(二)二 二十八萬八十(二)二 二十八萬九十(二)二 二十九萬(二)二 二十九萬一十(二)二 二十九萬二十(二)二 二十九萬三十(二)二 二十九萬四十(二)二 二十九萬五十(二)二 二十九萬六十(二)二 二十九萬七十(二)二 二十九萬八十(二)二 二十九萬九十(二)二 三十萬(二)二 三十萬一十(二)二 三十萬二十(二)二 三十萬三十(二)二 三十萬四十(二)二 三十萬五十(二)二 三十萬六十(二)二 三十萬七十(二)二 三十萬八十(二)二 三十萬九十(二)二 三十一萬(二)二 三十一萬一十(二)二 三十一萬二十(二)二 三十一萬三十(二)二 三十一萬四十(二)二 三十一萬五十(二)二 三十一萬六十(二)二 三十一萬七十(二)二 三十一萬八十(二)二 三十一萬九十(二)二 三十二萬(二)二 三十二萬一十(二)二 三十二萬二十(二)二 三十二萬三十(二)二 三十二萬四十(二)二 三十二萬五十(二)二 三十二萬六十(二)二 三十二萬七十(二)二 三十二萬八十(二)二 三十二萬九十(二)二 三十三萬(二)二 三十三萬一十(二)二 三十三萬二十(二)二 三十三萬三十(二)二 三十三萬四十(二)二 三十三萬五十(二)二 三十三萬六十(二)二 三十三萬七十(二)二 三十三萬八十(二)二 三十三萬九十(二)二 三十四萬(二)二 三十四萬一十(二)二 三十四萬二十(二)二 三十四萬三十(二)二 三十四萬四十(二)二 三十四萬五十(二)二 三十四萬六十(二)二 三十四萬七十(二)二 三十四萬八十(二)二 三十四萬九十(二)二 三十五萬(二)二 三十五萬一十(二)二 三十五萬二十(二)二 三十五萬三十(二)二 三十五萬四十(二)二 三十五萬五十(二)二 三十五萬六十(二)二 三十五萬七十(二)二 三十五萬八十(二)二 三十五萬九十(二)二 三十六萬(二)二 三十六萬一十(二)二 三十六萬二十(二)二 三十六萬三十(二)二 三十六萬四十(二)二 三十六萬五十(二)二 三十六萬六十(二)二 三十六萬七十(二)二 三十六萬八十(二)二 三十六萬九十(二)二 三十七萬(二)二 三十七萬一十(二)二 三十七萬二十(二)二 三十七萬三十(二)二 三十七萬四十(二)二 三十七萬五十(二)二 三十七萬六十(二)二 三十七萬七十(二)二 三十七萬八十(二)二 三十七萬九十(二)二 三十八萬(二)二 三十八萬一十(二)二 三十八萬二十(二)二 三十八萬三十(二)二 三十八萬四十(二)二 三十八萬五十(二)二 三十八萬六十(二)二 三十八萬七十(二)二 三十八萬八十(二)二 三十八萬九十(二)二 三十九萬(二)二 三十九萬一十(二)二 三十九萬二十(二)二 三十九萬三十(二)二 三十九萬四十(二)二 三十九萬五十(二)二 三十九萬六十(二)二 三十九萬七十(二)二 三十九萬八十(二)二 三十九萬九十(二)二 四十萬(二)二 四十萬一十(二)二 四十萬二十(二)二 四十萬三十(二)二 四十萬四十(二)二 四十萬五十(二)二 四十萬六十(二)二 四十萬七十(二)二 四十萬八十(二)二 四十萬九十(二)二 四十一萬(二)二 四十一萬一十(二)二 四十一萬二十(二)二 四十一萬三十(二)二 四十一萬四十(二)二 四十一萬五十(二)二 四十一萬六十(二)二 四十一萬七十(二)二 四十一萬八十(二)二 四十一萬九十(二)二 四十二萬(二)二 四十二萬一十(二)二 四十二萬二十(二)二 四十二萬三十(二)二 四十二萬四十(二)二 四十二萬五十(二)二 四十二萬六十(二)二 四十二萬七十(二)二 四十二萬八十(二)二 四十二萬九十(二)二 四十三萬(二)二 四十三萬一十(二)二 四十三萬二十(二)二 四十三萬三十(二)二 四十三萬四十(二)二 四十三萬五十(二)二 四十三萬六十(二)二 四十三萬七十(二)二 四十三萬八十(二)二 四十三萬九十(二)二 四十四萬(二)二 四十四萬一十(二)二 四十四萬二十(二)二 四十四萬三十(二)二 四十四萬四十(二)二 四十四萬五十(二)二 四十四萬六十(二)二 四十四萬七十(二)二 四十四萬八十(二)二 四十四萬九十(二)二 四十五萬(二)二 四十五萬一十(二)二 四十五萬二十(二)二 四十五萬三十(二)二 四十五萬四十(二)二 四十五萬五十(二)二 四十五萬六十(二)二 四十五萬七十(二)二 四十五萬八十(二)二 四十五萬九十(二)二 四十六萬(二)二 四十六萬一十(二)二 四十六萬二十(二)二 四十六萬三十(二)二 四十六萬四十(二)二 四十六萬五十(二)二 四十六萬六十(二)二 四十六萬七十(二)二 四十六萬八十(二)二 四十六萬九十(二)二 四十七萬(二)二 四十七萬一十(二)二 四十七萬二十(二)二 四十七萬三十(二)二 四十七萬四十(二)二 四十七萬五十(二)二 四十七萬六十(二)二 四十七萬七十(二)二 四十七萬八十(二)二 四十七萬九十(二)二 四十八萬(二)二 四十八萬一十(二)二 四十八萬二十(二)二 四十八萬三十(二)二 四十八萬四十(二)二 四十八萬五十(二)二 四十八萬六十(二)二 四十八萬七十(二)二 四十八萬八十(二)二 四十八萬九十(二)二 四十九萬(二)二 四十九萬一十(二)二 四十九萬二十(二)二 四十九萬三十(二)二 四十九萬四十(二)二 四十九萬五十(二)二 四十九萬六十(二)二 四十九萬七十(二)二 四十九萬八十(二)二 四十九萬九十(二)二 五十萬(二)二 五十萬一十(二)二 五十萬二十(二)二 五十萬三十(二)二 五十萬四十(二)二 五十萬五十(二)二 五十萬六十(二)二 五十萬七十(二)二 五十萬八十(二)二 五十萬九十(二)二 五十一萬(二)二 五十一萬一十(二)二 五十一萬二十(二)二 五十一萬三十(二)二 五十一萬四十(二)二 五十一萬五十(二)二 五十一萬六十(二)二 五十一萬七十(二)二 五十一萬八十(二)二 五十一萬九十(二)二 五十二萬(二)二 五十二萬一十(二)二 五十二萬二十(二)二 五十二萬三十(二)二 五十二萬四十(二)二 五十二萬五十(二)二 五十二萬六十(二)二 五十二萬七十(二)二 五十二萬八十(二)二 五十二萬九十(二)二 五十三萬(二)二 五十三萬一十(二)二 五十三萬二十(二)二 五十三萬三十(二)二 五十三萬四十(二)二 五十三萬五十(二)二 五十三萬六十(二)二 五十三萬七十(二)二 五十三萬八十(二)二 五十三萬九十(二)二 五十四萬(二)二 五十四萬一十(二)二 五十四萬二十(二)二 五十四萬三十(二)二 五十四萬四十(二)二 五十四萬五十(二)二 五十四萬六十(二)二 五十四萬七十(二)二 五十四萬八十(二)二 五十四萬九十(二)二 五十五萬(二)二 五十五萬一十(二)二 五十五萬二十(二)二 五十五萬三十(二)二 五十五萬四十(二)二 五十五萬五十(二)二 五十五萬六十(二)二 五十五萬七十(二)二 五十五萬八十(二)二 五十五萬九十(二)二 五十六萬(二)二 五十六萬一十(二)二 五十六萬二十(二)二 五十六萬三十(二)二 五十六萬四十(二)二 五十六萬五十(二)二 五十六萬六十(二)二 五十六萬七十(二)二 五十六萬八十(二)二 五十六萬九十(二)二 五十七萬(二)二 五十七萬一十(二)二 五十七萬二十(二)二 五十七萬三十(二)二 五十七萬四十(二)二 五十七萬五十(二)二 五十七萬六十(二)二 五十七萬七十(二)二 五十七萬八十(二)二 五十七萬九十(二)二 五十八萬(二)二 五十八萬一十(二)二 五十八萬二十(二)二 五十八萬三十(二)二 五十八萬四十(二)二 五十八萬五十(二)二 五十八萬六十(二)二 五十八萬七十(二)二 五十八萬八十(二)二 五十八萬九十(二)二 五十九萬(二)二 五十九萬一十(二)二 五十九萬二十(二)二 五十九萬三十(二)二 五十九萬四十(二)二 五十九萬五十(二)二 五十九萬六十(二)二 五十九萬七十(二)二 五十九萬八十(二)二 五十九萬九十(二)二 六十萬(二)二 六十萬一十(二)二 六十萬二十(二)二 六十萬三十(二)二 六十萬四十(二)二 六十萬五十(二)二 六十萬六十(二)二 六十萬七十(二)二 六十萬八十(二)二 六十萬九十(二)二 六十一萬(二)二 六十一萬一十(二)二 六十一萬二十(二)二 六十一萬三十(二)二 六十一萬四十(二)二 六十一萬五十(二)二 六十一萬六十(二)二 六十一萬七十(二)二 六十一萬八十(二)二 六十一萬九十(二)二 六十二萬(二)二 六十二萬一十(二)二 六十二萬二十(二)二 六十二萬三十(二)二 六十二萬四十(二)二 六十二萬五十(二)二 六十二萬六十(二)二 六十二萬七十(二)二 六十二萬八十(二)二 六十二萬九十(二)二 六十三萬(二)二 六十三萬一十(二)二 六十三萬二十(二)二 六十三萬三十(二)二 六十三萬四十(二)二 六十三萬五十(二)二 六十三萬六十(二)二 六十三萬七十(二)二 六十三萬八十(二)二 六十三萬九十(二)二 六十四萬(二)二 六十四萬一十(二)二 六十四萬二十(二)二 六十四萬三十(二)二 六十四萬四十(二)二 六十四萬五十(二)二 六十四萬六十(二)二 六十四萬七十(二)二 六十四萬八十(二)二 六十四萬九十(二)二 六十五萬(二)二 六十五萬一十(二)二 六十五萬二十(二)二 六十五萬三十(二)二 六十五萬四十(二)二 六十五萬五十(二)二 六十五萬六十(二)二 六十五萬七十(二)二 六十五萬八十(二)二 六十五萬九十(二)二 六十六萬(二)二 六十六萬一十(二)二 六十六萬二十(二)二 六十六萬三十(二)二 六十六萬四十(二)二 六十六萬五十(二)二 六十六萬六十(二)二 六十六萬七十(二)二 六十六萬八十(二)二 六十六萬九十(二)二 六十七萬(二)二 六十七萬一十(二)二 六十七萬二十(二)二 六十七萬三十(二)二 六十七萬四十(二)二 六十七萬五十(二)二 六十七萬六十(二)二 六十七萬七十(二)二 六十七萬八十(二)二 六十七萬九十(二)二 六十八萬(二)二 六十八萬一十(二)二 六十八萬二十(二)二 六十八萬三十(二)二 六十八萬四十(二)二 六十八萬五十(二)二 六十八萬六十(二)二 六十八萬七十(二)二 六十八萬八十(二)二 六十八萬九十(二)二 六十九萬(二)二 六十九萬一十(二)二 六十九萬二十(二)二 六十九萬三十(二)二 六十九萬四十(二)二 六十九萬五十(二)二 六十九萬六十(二)二 六十九萬七十(二)二 六十九萬八十(二)二 六十九萬九十(二)二 七十萬(二)二 七十萬一十(二)二 七十萬二十(二)二 七十萬三十(二)二 七十萬四十(二)二 七十萬五十(二)二 七十萬六十(二)二 七十萬七十(二)二 七十萬八十(二)二 七十萬九十(二)二 七十一萬(二)二 七十一萬一十(二)二 七十一萬二十(二)二 七十一萬三十(二)二 七十一萬四十(二)二 七十一萬五十(二)二 七十一萬六十(二)二 七十一萬七十(二)二 七十一萬八十(二)二 七十一萬九十(二)二 七十二萬(二)二 七十二萬一十(二)二 七十二萬二十(二)二 七十二萬三十(二)二 七十二萬四十(二)二 七十二萬五十(二)二 七十二萬六十(二)二 七十二萬七十(二)二 七十二萬八十(二)二 七十二萬九十(二)二 七十三萬(二)二 七十三萬一十(二)二 七十三萬二十(二)二 七十三萬三十(二)二 七十三萬四十(二)二 七十三萬五十(二)二 七十三萬六十(二)二 七十三萬七十(二)二 七十三萬八十(二)二 七十三萬九十(二)二 七十四萬(二)二 七十四萬一十(二)二 七十四萬二十(二)二 七十四萬三十(二)二 七十四萬四十(二)二 七十四萬五十(二)二 七十四萬六十(二)二 七十四萬七十(二)二 七十四萬八十(二)二 七十四萬九十(二)二 七十五萬(二)二 七十五萬一十(二)二 七十五萬二十(二)二 七十五萬三十(二)二 七十五萬四十(二)二 七十五萬五十(二)二 七十五萬六十(二)二 七十五萬七十(二)二 七十五萬八十(二)二 七十五萬九十(二)二 七十六萬(二)二 七十六萬一十(二)二 七十六萬二十(二)二 七十六萬三十(二)二 七十六萬四十(二)二 七十六萬五十(二)二 七十六萬六十(二)二 七十六萬七十(二)二 七十六萬八十(二)二 七十六萬九十(二)二 七十七萬(二)二 七十七萬一十(二)二 七十七萬二十(二)二 七十七萬三十(二)二 七十七萬四十(二)二 七十七萬五十(二)二 七十七萬六十(二)二 七十七萬七十(二)二 七十七萬八十(二)二 七十七萬九十(二)二 七十八萬(二)二 七十八萬一十(二)二 七十八萬二十(二)二 七十八萬三十(二)二 七十八萬四十(二)二 七十八萬五十(二)二 七十八萬六十(二)二 七十八萬七十(二)二 七十八萬八十(二)二 七十八萬九十(二)二 七十九萬(二)二 七十九萬一十(二)二 七十九萬二十(二)二 七十九萬三十(二)二 七十九萬四十(二)二 七十九萬五十(二)二 七十九萬六十(二)二 七十九萬七十(二)二 七十九萬八十(二)二 七十九萬九十(二)二 八十萬(二)二 八十萬一十(二)二 八十萬二十(二)二 八十萬三十(二)二 八十萬四十(二)二 八十萬五十(二)二 八十萬六十(二)二 八十萬七十(二)二 八十萬八十(二)二 八十萬九十(二)二 八十一萬(二)二 八十一萬一十(二)二 八十一萬二十(二)二 八十一萬三十(二)二 八十一萬四十(二)二 八十一萬五十(二)二 八十一萬六十(二)二 八十一萬七十(二)二 八十一萬八十(二)二 八十一萬九十(二)二 八十二萬(二)二 八十二萬一十(二)二 八十二萬二十(二)二 八十二萬三十(二)二 八十二萬四十(二)二 八十二萬五十(二)二 八十二萬六十(二)二 八十二萬七十(二)二 八十二萬八十(二)二 八十二萬九十(二)二 八十三萬(二)二 八十三萬一十(二)二 八十三萬二十(二)二 八十三萬三十(二)二 八十三萬四十(二)二 八十三萬五十(二)二 八十三萬六十(二)二 八十三萬七十(二)二 八十三萬八十(二)二 八十三萬九十(二)二 八十四萬(二)二 八十四萬一十(二)二 八十四萬二十(二)二 八十四萬三十(二)二 八十四萬四十(二)二 八十四萬五十(二)二 八十四萬六十(二)二 八十四萬七十(二)二 八十四萬八十(二)二 八十四萬九十(二)二 八十五萬(二)二 八十五萬一十(二)二 八十五萬二十(二)二 八十五萬三十(二)二 八十五萬四十(二)二 八十五萬五十(二)二 八十五萬六十(二)二 八十五萬七十(二)二 八十五萬八十(二)二 八十五萬九十(二)二 八十六萬(二)二 八十六萬一十(二)二 八十六萬二十(二)二 八十六萬三十(二)二 八十六萬四十(二)二 八十六萬五十(二)二 八十六萬六十(二)二 八十六萬七十(二)二 八十六萬八十(二)二 八十六萬九十(二)二 八十七萬(二)二 八十七萬一十(二)二 八十七萬二十(二)二 八十七萬三十(二)二 八十七萬四十(二)二 八十七萬五十(二)二 八十七萬六十(二)二 八十七萬七十(二)二 八十七萬八十(二)二 八十七萬九十(二)二 八十八萬(二)二 八十八萬一十(二)二 八十八萬二十(二)二 八十八萬三十(二)二 八十八萬四十(二)二 八十八萬五十(二)二 八十八萬六十(二)二 八十八萬七十(二)二 八十八萬八十(二)二 八十八萬九十(二)二 八十九萬(二)二 八十九萬一十(二)二 八十九萬二十(二)二 八十九萬三十(二)二 八十九萬四十(二)二 八十九萬五十(二)二 八十九萬六十(二)二 八十九萬七十(二)二 八十九萬八十(二)二 八十九萬九十(二)二 九十萬(二)二 九十萬一十(二)二 九十萬二十(二)二 九十萬三十(二)二 九十萬四十(二)二 九十萬五十(二)二 九十萬六十(二)二 九十萬七十(二)二 九十萬八十(二)二 九十萬九十(二)二 九十一萬(二)二 九十一萬一十(二)二 九十一萬二十(二)二 九十一萬三十(二)二 九十一萬四十(二)二 九十一萬五十(二)二 九十一萬六十(二)二 九十一萬七十(二)二 九十一萬八十(二)二 九十一萬九十(二)二 九十二萬(二)二 九十二萬一十(二)二 九十二萬二十(二)二 九十二萬三十(二)二 九十二萬四十(二)二 九十二萬五十(二)二 九十二萬六十(二)二 九十二萬七十(二)二 九十二萬八十(二)二 九十二萬九十(二)二 九十三萬(二)二 九十三萬一十(二)二 九十三萬二十(二)二 九十三萬三十(二)二 九十三萬四十(二)二 九十三萬五十(二)二 九十三萬六十(二)二 九十三萬七十(二)二 九十三萬八十(二)二 九十三萬九十(二)二 九十四萬(二)二 九十四萬一十(二)二 九十四萬二十(二)二 九十四萬三十(二)二 九十四萬四十(二)二 九十四萬五十(二)二 九十四萬六十(二)二 九十四萬七十(二)二 九十四萬八十(二)二 九十四萬九十(二)二 九十五萬(二)二 九十五萬一十(二)二 九十五萬二十(二)二 九十五萬三十(二)二 九十五萬四十(二)二 九十五萬五十(二)二 九十五萬六十(二)二 九十五萬七十(二)二 九十五萬八十(二)二 九十五萬九十(二)二 九十六萬(二)二 九十六萬一十(二)二 九十六萬二十(二)二 九十六萬三十(二)二 九十六萬四十(二)二 九十六萬五十(二)二 九十六萬六十(二)二 九十六萬七十(二)二 九十六萬八十(二)二 九十六萬九十(二)二 九十七萬(二)二 九十七萬一十(二)二 九十七萬二十(二)二 九十七萬三十(二)二 九十七萬四十(二)二 九十七萬五十

躡耕未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錄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涓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誠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義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觀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癯。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効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乎。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爲之無微。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問各自損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嘆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淫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徒當口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針藥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病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病矣。未觀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群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觀也。玉石同置。猗頓爲之改色。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滅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謂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照其所以興。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墳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辭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溪。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憊怕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瞞。以爲鴛鴦而笑。鳳凰。執蠶。蜩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蟻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不聞尊蟬蟻也。然世人固有啖菽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服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

●地二● ①前二● ②真一● ③試二● ④其二● ⑤千十● ⑥之● ⑦乎一● ⑧二● ⑨之● ⑩文二● ⑪愈十● ⑫〔不生〕● ⑬尼十● ⑭病二● ⑮之● ⑯榮● ⑰改色● ⑱於世● ⑲笑二● ⑳畢二● ㉑會十● ㉒而● ㉓照二● ㉔填二● ㉕耕二● ㉖治二● ㉗或二● ㉘疾二● ㉙則二● ㉚性十● ㉛以● ㉜太二● ㉝氏十● ㉞而● ㉟新二●

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更去辟世。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歿。武王不能待成王。大崩。周公改葬之。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蘊樞之語。伯牛有命矣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辭。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而云不死。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正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窠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罽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赧然失色。又手遮席遂巡俯伏曰。鄙人瞽瞍生於幽仄。敢出愚言。不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請得革情。清心自勸。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評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惑彼胡狄父子。聚匪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戮群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無何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益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胡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即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

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群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必仗正順。敵國有覺必鳴鼓以彰其過。總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淫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結縛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其辛鉅之詐。以崇阻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誦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鏑。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刻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共必亡。舉世哀其就戮。兵之弊也。遂至于此。此爲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剪絕黎元者哉。

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

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國。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腐既流不獨良淑。縱火中原蘭蕙俱焚。桀紂之虐猶呼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謗言眩愚。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而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答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叙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僞說。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藏獲收堅猶將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博祇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佛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爲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爲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掘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書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蠅蟲之數不可稱計。人之在九州

①更去詳②賢者③(仁)十④(十)⑤命矣⑥亡命⑦未命⑧而云⑨云而⑩死十⑪(者)⑫截十⑬(出)⑭⑤正⑥二⑦三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レ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也仲智

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見涉俊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云。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風天。夷叔餒死。比干盡忠而陷。剖心之禍。申生薦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絕之日。皆以爲福祿之來。無復哀感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修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概。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懼。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哉愼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譬人之喪猶加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感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己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二

梁平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明佛論

晉宗炳

我躬不閱，遑恤子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爲然。況復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綿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會所，不鑒殊域何典。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聖之心。寧知佛之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減猶與喪反之。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奕，形算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宰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覺，監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闢，向惟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爲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爲明。

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凌虛心往而勿

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
鑒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
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_量之實。親由
無始而來。又將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
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凌之以
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
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涉閭閻。界飛
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
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
極也。今縱彳亍倫於太虛爲_雲。胡可言哉。故
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邇天之所邇。所
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
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
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
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_照。麗列萬二千天下
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蟬觸之域。應求
治之龜臧。且寧。乏於_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
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
而略於爲_終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
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
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
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
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
學者唯守救_危之_圖。闢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
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
呼。有似行乎_雨增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
稱一陰一陽。謂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
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
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

① 銀一銀① ② 見二見② ③ 云二之言③ ④ 銀一銀④ ⑤ 訓一訓⑤ ⑥ 恒一恒⑥ ⑦ 未一求⑦ ⑧ 戔一死⑧ ⑨ 加一如⑨
 ⑩ 諸十(一名神滅論)⑩ ⑪ 普一普⑪ ⑫ 宋⑫ ⑬ (復)一⑬ ⑭ 不一弗⑭ ⑮ (之)一⑮ ⑯ 反一及⑯ ⑰ 我出
 作哉⑰ ⑱ 歷一歷⑱ ⑲ 今十(會)⑲ ⑳ 凌一陵⑳ ㉑ 資一贊㉑ ㉒ 限一限㉒ ㉓ 獲一獲㉓ ㉔ 照麗列二列照麗㉔
 ㉕ 一二二㉕ ㉖ (終)一① ㉗ 聞二聞② ㉘ 均二均③ ㉙ 陽十(之)④ ㉚ 諸十(道)⑤

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
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無明。則以何明精神
乎。然群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龜
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瞍之
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
所有。生育之前素有龜妙矣。既本立於未生
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
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
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
數也。夫以累障之質。誕于頑特。罔均之身受
體黃中。愚聖。人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
靈始龜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
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龜之累。則練之
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
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
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懷有腐敗其身。
或屬臨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歸執手。病
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
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
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
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
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龜哉。而感託
嚴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
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
者妙萬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
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
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
微。逮于宰賜莊。稽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
之皆不。莊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

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
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
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
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
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
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竊博之葬
曰。骨肉歸土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
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心神之為也。
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
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
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
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
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
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含知
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
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
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啓閉。
而燕鵬龍蛇風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
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群有同見陶於冥化矣。
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
殺人而死者。傷人而刑。及為縲紲之罪者。及今
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遷
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豐達於幽而醜
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
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
萬世之中。若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
宗。垂光明照。何緣不慮。已鑽仰一變至道
乎。自恐往劫之縲紲。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
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

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
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
矣。情構於已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為
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
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俯入精化相與順
生而數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情安
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
本。冥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
情唯神獨映。映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
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
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
鳥闕反風起。禾絕粒。絃歌。亦皆由窮神為體。
故神功所應。備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
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
之出圖洛之出書。葵莢無而敷。玄珪不琢
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
王屋而為鳥。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歛變化威
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
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期物。復何奇
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
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踊
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
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隨隱顯沒。既出形
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
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微。不達顯咫尺。
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
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
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同
相為形影矣。夫形。元無影聲。元無響。則亦

○無明二明無○ ○人二天○ ○據二據○ ○敗二則○ ○然二精○ ○之二乏○ ○莊二一○ ○耶二邪○ 下同 ○誤二誤○
○口二口○ ○于二於○ ○鷹二雁○ ○明二助○ ○(新)十術○ ○情二情○ ○映二照○ ○絃二絃○
○形十(絃)○ ○裁二裁○ ○踊二而○ ○龍二龍○ ○元二無○ ○(則)一○

情元無報矣。豈直貫日限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際紛綸。顯昧眇漫。孰觀其際哉。衆變盈世。群象滿目。皆萬世以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超還微明。有實理而直疏魂。沐想飛誠。懷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來。孤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所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測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妙接識。識妙績。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燭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機。既新故妙績。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投也。今觀顏子之屢空。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茲以降。喪其彌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通天。忘行彌非。具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僞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已在不仕。神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爲有乎。

其矣。僞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昭然。彌厚則照而味矣。質其本明。故加機猶照。雖從謁至味。要隨鏡不滅。以辯之。物必隨機彌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僞有累神。成精龜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當從而證。以空焉。夫嚴林希微。風水爲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況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惜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治受萬有。而與之爲緣。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爲愚聖乎。又既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答曰。今神妙形。能而相與爲用。以妙緣。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眇。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群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豫乎。夫聖同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爲感。故存而不論。聖而不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稱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

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陽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豫。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沌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識。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慕聖。以成聖識。其猶衆日會日。以爲見。離朱察秋毫於百尋。其其妙目。假日而視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匿。無假以見。於而察微避危。無所少矣。何爲以千丈所味。還疑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匿。無會以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爲以緣始之味。還疑既明之化矣哉。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耶。聖人何以不爲明之。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不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靈驚。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絲絲。始然至理哉。明訓足如說修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相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飢樂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失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積道自昔。故未會元吉。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豈可以爲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惑。固無以感聖而剋明矣。夫非我求

○以二已自○ ○生十(於)○ ○還二若○ ○謂二翻○ ○次二虛○ ○忘二妄○ ○已二見○ ○陣二隔○ ○二弗○ ○池二給○ ○汚○ ○識二識○ ○聖二若○ ○識二識○ ○未二未○ ○本二未○ ○本二未○ ○於二而○ ○元吉二無○ ○大二步○ ○會二以○ ○然十(後)○ ○理二二○ ○相二想○ ○欠二欠○ ○二二○ ○言二無○ ○二二(耳)○ ○惑二惑○

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敘。枉者方將長淪惑。固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差。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又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新乎亂沫。洵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潤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額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悟焉。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岸。莫匪爾極矣。雖慈良無爲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不明耳。且凡稱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蹴也。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答曰。余前論之。指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

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不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爲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智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峽岫陟。凡。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臚巢許。支父。化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馴。摛詞難詳。唯採殺。伏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儻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即亦隨化升降。爲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爲上。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撫若曉而昧。又。摛紳之儒不謂雅。訓。遂。令。殉世而不深于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因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壽之國。俱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俱愛之義。亦如來大慈

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禮老爲言之。關尹之求復爲明道。設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舊城中。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象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陷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略迎。都。於。霸上。比丘今見。在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或問曰。若諸佛見。在一切洞微。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爲不耀光儀於當今。使精龜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視。故同其不信。俱陷關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中。白起項藉坑六十萬夫。古今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親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親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愍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

①至二王②純二純③周二綱④國⑤又二有⑥爲十(無爲)⑦子一⑧倫二佛⑨疏二緣⑩指二旨
⑪爲二道⑫智二知⑬今二今⑭凡二凡⑮支二支⑯化二北⑰開二開⑱訓二訓⑲略二略
⑳都二都㉑快二快㉒今二今㉓在二在㉔日十(之)㉕慈二慈

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諍險。誠嚴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爲一。神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爲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替頑象。

傲。皆化之固。然羣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降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世之俗。數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爲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夫鍾律感類。由心玄會。況夫靈聖以神理爲類乎。凡厥相與冥運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勳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踊見。鏡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積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以還。雖復禮義熏身。高名蔽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應豈不之偏隱哉。我不見矣。若佛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龜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己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籍籍二將。豈得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也。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群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鷄斃大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蠅爲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虛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希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

應說。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明
群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
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
道家之言。世之所_四迂。無以云焉。至若于公
那古虞。怡德應子。後魏延年。田盼。晉宣。殺報
交驗。皆書_于漢魏世所信。視夫活人而
慶流子孫。況精神爲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
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己身。況通塞彼神而
不榮悴於己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寶
嬰王陵。宰牧之豪。賢_四否殊貴賤異。其致報一
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
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
不在貴賤故耶。_四則肺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
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嘲嘯。葛_四廬所
聽之牛。西_四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
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剝而剔之。燔而
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
胎孕。燔菹羔雛。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
報哉。但今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畋漁非可
頓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之殺。以_四滅
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獮以爲節。疾
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
孟軻_四擊貫於罾鍾。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
撫_四鳬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
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爲衆戒之
首。萍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_四黃魚。以
示報應之勢。皆其竊究精深。迂而不昧矣。若
在往生能聞_于道。敬修法戒。則必不墜長平
而受坑_四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

達二達通 橫二橫通 心十(力) 治二治通 今二命 類十(別) 私二知 暴二暴通 月十
 (作) 日二日通 降二降通 主二生 者十(耳) 由二由通 河二同 那二那通 鏡二
 燈二 座二座通 不二佛 弗 佛 一 道二道通 斯二籍 得二得通 [也] 一 博
 二博 座二座通 希二希通 近二近通 漢執二執漢 否二不 固(然) 十則 道二道通
 廣二廣通 巴二巴通 咸二咸通 擊二擊 處二處通 黃二黃通 馬二馬通

難。若緣覺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謂觀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托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列誠動乎。神道之威。即佛之威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威於佛而融治起難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則虎鵠昔或爲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殺。融治之。寄安得妄作吹萬之死成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今。收隔傳嚴遐阻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思感觀無量。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關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清實漸于道苦力。榮觀傾資。夏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收不出盜誇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誇與道孰爲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

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彛之轂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齋。經之所寄。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會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構。嗚呼神鑒孔昭。每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誣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視髮膚絕其。胖合。所遇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共毒大苦。知非聖賢之爲矣。若人哉。焚須之流也。則亦斂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忘作哉。若自茲以降。則不肖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昭列於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毘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者城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讀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遠。闕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群公高其卓朗。郭文舉。鄺然遽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還。寧皆失身於所。向謂不肖者之說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

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以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點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業親傳世。抵其實。影跡遺事昭化顯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譎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爲苦身離欲。善是之至往而反宜見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平顯治道者。將以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選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漸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天疾厥胤蔑聞。商以考終而莊周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龍以百年。令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始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神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剎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

○羅二關○ ○列二烈○ ○道十(神道)○ ○寄二寄○ ○傳二傳○ ○收二悠○ ○阻二阻○ ○思二思○ ○清二清○ ○榮二榮○ ○寄二寄○ ○海二海○ ○肝二肝○ ○忘二忘○ ○微二微○ ○明二明○ ○開二開○ ○還二還○ ○所二所○ ○道二道○ ○以二以○ ○紫二紫○ ○花二花○ ○葉二葉○ ○抵二抵○ ○奉二奉○ ○恭二恭○ ○反十(者)○ ○見二見○ ○平二平○ ○漸二漸○ ○周二周○ ○令二令○ ○神二神○ ○烈二烈○ ○克二克○

何爲甘臭腐於漏刻。以托長。在之神。而不自疎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囿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爲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活。遐覽妙觀。天宇。清澄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離人。群忽忽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妙選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爲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唯人而已。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孰遣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故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應不豫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群生皆以精神爲主。故於玄極之靈威。有理以感。竟則遠矣。而百獸舞德。豈非感哉。則佛爲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岳。猶有朝夕之禮。祇望之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瞻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准習世情而謂神滅乎。是以不務遠志。清遐。而多。情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慈逆旅耳。精神

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己也。無窮中之爲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過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施之中。潔已懷遠。祇行於今。以擬來業。而適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獲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宜次林。必清水激則濁澄。有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慮意則然。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則信。以往終將。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疑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明無礙明之盡矣。發軔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還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蹉跎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靈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幾何。而壯齒不居榮心。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墮入流俗之險路。諱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問於佛理者。誠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關。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存而不論。已具前論。

衆所。不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連古違天而動。豈有不。止者乎。不可以緣始。不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子孩。亂。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止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口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冷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己。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達天祇。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核。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厲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獨婦。子。婦。婦。俄復淪爲惚悅。人理會何足恃。自以過隙宜。競除誘冥化。縱欲修生。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群生。蟲豸。萬等。皆殷鑑也。爲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靈靈援死則清昇。清昇無已。運將作佛。佛因言爾。而人悔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被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

○在二存○ ○帶澄一澄○ ○離一唯○ ○離一○ ○放一○ ○應十不○ ○秩一秩○ ○准一唯○ ○修一循○
○以○ ○祇一祇○ ○業一業○ ○官次一官○ ○必十○ ○則一○ ○然十誠○ ○則一明○ ○止一亡○ ○
○已一○ ○迄一迄○ ○幾何一何○ ○心一必○ ○誠十亦○ ○存一○ ○自一自○ ○
○亂一亂○ ○萬一萬○ ○雅一雅○ ○獨獨一獨○ ○獨獨一獨○ ○自一自○ ○

所以世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靈靈援死則清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為明后。歿為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哉。我非崇塔修像容養濫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類遠實而觀近弊將橫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上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遂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上據經之指云爾。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提禁一言而竊業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冲天者。今無陋鄙言以驚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弘明集卷第三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孫綽喻道論

宗居士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邇。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阜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波之勢。自得於管井者。則怪遊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繩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冥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還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間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誠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其殊放。酒者羅刑。溺者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同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賢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

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費。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耶。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驢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懲翳桑之飢。漂母哀淮陰之德。並以一食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開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刑二叔。伏誅耶。

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純。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罔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蛇蟻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輟弓。聞聲親生肉。至不食。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昆蟲。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皆災肆赦。刑

○我我○ ○觀一○ ○導一○ ○和上二和○ ○指一○ ○與一與○ ○提一○ ○燕一○ ○
二○ ○孫綽一○ ○此喻道論全文明本在羅白黑論下 P. 17c ○宮二○ ○其二○ ○
問一○ ○刑一○ ○刑二○ ○刑三○ ○刑四○ ○刑五○ ○刑六○ ○刑七○ ○刑八○ ○刑九○ ○
類一○ ○治一○ ○土一○ ○正一○ ○故一○ ○純一○ ○大一○ ○同二○ ○于二○ ○
○* ○五(十)○ ○網二○ ○是二○ ○

答曰。此誠窮俗之甚所惑。倒見之爲大謬。謬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疾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

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
驚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婬聲。口

志大豈以萬劫爲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

何承天

二一〇二 弘明集卷第三

答曰。謂施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嚮。不亦善乎。但影嚮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田伎所存慮。猶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異性。但當與周孔並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以傷盡性之義。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

①(答宋居士書)十釋題 ②(何承天)十論題 ③德必=德念題 ④引=弘旨 ⑤末=末(末, 者) ⑥寶稱=羅帳(寶) ⑦增=綴(增) ⑧(寶)一(寶) ⑨坎=坑(坎) ⑩病=病(病) ⑪義=贊(贊)下同 ⑫異=費(費) ⑬不十(能亦) ⑭(之)一(之) ⑮今=今(今) ⑯(病)一(病) ⑰役=援(役) ⑱施=意(施) ⑲善=苦(善) ⑳伎=技(伎) ㉑病=信(病) ㉒義=美(義) ㉓合=合(合)

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爲衆
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
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
無緣瞻濕。今覩經而不懷其慢先遡。夫復何
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
而言者。會復謂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
考其年月卽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風夜
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闔
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
門獨巨之類不可稱說。卽亦見光之符也。豈
祇邪巨之類不可稱說。卽亦見光之符也。豈
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
爲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耳。但精神無滅
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聖儒
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
疑兄弟相截。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
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子族賜滅

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此備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旣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答。所引制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盡耳。此書至便倚案答。殊不累容悉。宗炳

何重答宗

弘明集卷第四

梁宋揚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何承天達性論 顏光祿延之難

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絳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

斥二汚^① 向二尚^② 螺二蘆^③ 明十(理)^④ 音二誼^⑤ 余十(說)^⑥ 謂十(是)^⑦ 瞬二陣^⑧ 截二戮^⑨
 誠二誠^⑩ 焚二野^⑪ 所之(二)不死^⑫ 意^⑬ 之丘不死^⑭ 〔之(水)〕一^⑮ 推二推^⑯ 背二背^⑰ 敘十(其)^⑱
 可十(知)^⑲ 約^⑳ 變^㉑ 戒二誠^㉒ 辯二辯^㉓ 制二制^㉔ 盡二盡^㉕ 容二容^㉖ 何重^㉗
 宗二宗^㉘ 居十(何承天)^㉙ 是十(下)^㉚ 賊二賊^㉛ 辭二辭^㉜ 釋二釋^㉝ 常二常^㉞ 〔何承〕二難^㉟ 十二字一^㊱
 〔述性論〕一^㊲ 論十(何承天)^㊳ 位三仕^㊴ 願二願^㊵ 產二產^㊶

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懲勸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螭蠃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禁畝漁。候豺獮。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歸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用也。網。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弊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慍慍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灌敎。虛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釋⑥何衡陽達性論

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斷同豈忘所附。徒恐聚瑟專一更失。閑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證。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日不患亂倫。若能兩藉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探此。其實則可使倍宮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群差。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戕殘。庶端萌

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剛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儼異於枯爰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贅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耶欲毀後生反立昇遐當毀更立同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尙無體狀未知在天常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放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存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慙士子服義猶惠而不有況在開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耶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投責亦已厚言不伐足下嬰城素堅難爲飛書而書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或不慎顏延之白

答顏回永嘉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
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
於已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間。退尋
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運思。或
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申本懷。足下所謂共
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

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側隱爲仁者之表。恥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淡之想。沮虛於利害。誠直滋其萌。巽接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戾獄。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旣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伊顏下麗。寧儒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藉俱學。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耶。令受教咸同耶。若自己不殺。取足市鄴。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忽悅。遊魂爲變。發揚悽愴。亦于何否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上子服義惠而不有。誠哉斯言。微賜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以快快耳。知欲引之上濟。

①候=候②背=背③綢=綢④拆=拆⑤選=選⑥[何衡陽]⑦[顏延之]⑧[宋]⑨[微]⑩
 ⑪[別]⑫[則]⑬[口]⑭[便]⑮[宮]⑯[所]⑰[裁]⑱[起]⑲[反]⑳
 ㉑[廣]㉒[夢]㉓[客]㉔[耶]㉕[以]㉖[放]㉗[存]㉘[不]㉙
 ㉚[伐]㉛[嬰]㉜[永]㉝[下]㉞[同]㉟[活]㊱[直]㊲[應]㊳[唐]㊴
 ㊵[所]㊶[萬]㊷[忽]㊸[否]㊹[楊]㊺[勤]

亦其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爲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舉授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慚璿子未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陳野老爲僞。言止穀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閒遊義。重獲微。辯得用昭愷。啓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忘書往懷。以輸末述。夫精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允應。斯弘研其清虛。未肯存同。猶以恐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爲物之志誠爲優。瞻恐理位難越疑陽遂棄。若側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問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豫有其分。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極者爲資。扶其敬讓去其伎爭。令鑿斧鐸刃利害懸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爲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哉。隸彼甄聖智。兩藉俱舉。在於斯若。僞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臆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賢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入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忘衆名未虧衆

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爲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惟算相制。事由智出。非出天理。是以始於萌起終衰。薛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善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爲垣防猶忠諭。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讓去其。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羣夫同愛樂。殺意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爲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蹈實。莫天利澤通天而不爲惠。庸適恩止。歸耶事法豺獮耶。推此往也。非唯自己不復委谷市鄙乎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割剝爲惠和之性。爛爲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僅能申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成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辯。足下既辯其有。豈得同不辯之答。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廣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子罔講求。反意如非相識。或世人守璞受讓。玉市將譯。胥率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其具中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爲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爲大。心術之動謙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莽齒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

重答顏永嘉

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遐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胤福限則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虛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勒施。似由近驗。客情遠猶德教。故方罰於功而濫答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竊。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堯方寸。故願憑流。以託麟。厚意垂懷。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瞻。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曉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諸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又三議天位。然而遞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爰在中和。宜應君德耳。又云。側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祐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爲三才等。又云。僞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不及。雖隨之。指高下無准。惑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霄觀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類。其議登。超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斥立。徒謂支離。以爲通說。若以麤正爲支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平。

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誠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慙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列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語。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惑問。未覺多採。由余日磬不生華壤。何限凡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師耳。日習識之表皆爲諸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惠之心。順時。殺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貴而上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昌言窮軒平輕。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

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倖嫌其無度。卽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卽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潤腴。良庖提刀情怵。
*母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開三統。若令
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絨局義唐之紀。埋
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位之罪。仍制牲
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
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虛。
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
未至於侮聖。

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絨。義周之世。以此推求。爲不符之證。義唐逸矣。人莫之詳。尙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失。遼記禍福之源。今帝興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徵闕文。以爲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焉乎。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求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獨害以取安平。且畋漁。性生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性牢不可頓去於今世。復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爲通類矣。好生惡死。惠下愈篤。

故畧有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
尚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
滯。故因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叡懣憚之
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
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耽故常
袞袞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
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兩遇當。子長愛奇本
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謂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而熟能遺賢利之。言多。易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儻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

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按。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爲不得配擬一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卽爲體仁。忘報而施。便爲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

釋曰：足下論掇姬釋。吾亦答兼我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極高門。吾中彼釋。此云慶周。兆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簪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爲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道言辭。或不在此。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

神乎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

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爲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勝。薛棄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絕。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棄。此又所不得安。

答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

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詠華世足爲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群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護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尊一云云。

釋曰：「不陋積慶，已申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亦具感報之說，藻袞大裘，同用一體。蹲膜母讓何爲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答曰：「蜀梁二叔，世人驛胥之譬，非本論所繼，故不復具云。」

故不復具云

釋曰
近此數條

探於前談肆業及之無想多怪然二叔爲問欲以却竊戶之疑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律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歎忘其煩貪復悉心

弘明集卷第四

弘明集卷第五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羅君竄更牛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

遠法師沙門祖服論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因俗疑善惡無現驗三報論

更生論

羅君章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爲有終。則更更生可知矣。

更生可知矣

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群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爲無。彼不得化。而爲我。聚散隱顯。環轉我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也。利次毫分。不差。與運浪復。不成成。不知。還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性性。性有本分。故復有

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
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
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
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哉者。凡今生
世之爲卽昔生。生之故事卽故事。於體無所厝
異。其意與已冥。各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
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
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爲竊寐。誠哉是言。

孫長沙書

21 安國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令萬物化爲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聞。遂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渾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

答孫

獲書。文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累妄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神不滅論

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天所以然其可言。

乎。一世既以周孔爲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不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

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施妙分源則有無異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府四支七竅相與爲一。故所以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支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氣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膚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膚所以爲生。爪髮非生之本耶。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尸屬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麗妙異源。俱以有爲分矣。所以爲有則生爲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誠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

答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

〇五。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終始也。至於水火則爛貫群生雷騰而不置。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生所資。因即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降。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爲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答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陰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請爲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火則火盡。出火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辯。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

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答曰。子之問。曰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盡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爲罪爲是形耶。爲是神耶。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踳矣。

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則其異本耳。既以爲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爲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

難曰。神即形爲照。形因神爲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照感亦不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爲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盡。有在末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通則請後塵。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

〇一二十〇 〇二非〇爲* 〇象二像〇〇〇〇 〇藏二藏〇〇〇〇 〇府二府〇〇〇〇 〇支二狀〇〇〇〇 〇齊二贊〇下同 〇耶二邪〇 〇耶二也
生在本耶生之所本〇〇〇〇 也南藏此下有生在本邪生之所本八字〇耶二也〇〇 〇辯二辯〇〇〇〇 〇失二夫〇〇〇〇 〇十〇其〇〇〇〇
平二矣〇〇〇〇 〇五二平〇〇〇〇 〇終始二始終〇〇〇〇 〇時二時〇〇〇〇 〇耶二邪〇下同 〇恍二恍〇〇〇〇 〇火二火〇〇〇〇 〇日〇日〇〇〇〇
〇則二明〇〇〇〇 〇宅二宅〇〇〇〇 〇由二由〇神〇〇〇〇 〇惑二惑〇〇〇〇 〇四〇不〇〇〇〇 〇然二然〇〇〇〇 〇末二末〇〇〇〇 〇請二請〇從〇〇〇〇

桓君山新論形神氏之教至於論形神已

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其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當若火之傾。而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過滅則屠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燭。燭半壓欲滅。卽自整視。見其皮有剝乾。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豪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臥出者。猶果物殺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惻。然後終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爲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

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
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
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
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爲異也。而何欲同
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
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而透達於內。固未必
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熱。亦如水過燭度之。亦
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氣血生長肌肉等。顧
其終極或爲灰或爲炆耳。曷爲不可以喻
哉。余後與伯師夜燃脂火坐語。鐙中脂索
而炷燼。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

亦如彼禿_二煇_一矣。又爲言前懸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彼自_二蹶_一續。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_二鏡_一。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蹶黨亦在天。天或能爲他其肌膚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人生惡則絕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爲遲速矣。欲燈燭自_二益_一易以不能但_二從_一斂傍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熱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_二黑_一肥顏光澤。如彼_二從_一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_二惑_一而冀獲_二益_一。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_二之與禽獸昆蟲_一皆以雄雌交_二揆_一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爲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 ◎遠法師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亮。疑諸沙門抗禮。
萬乘所明理何。驪騎有答。◎二家論名至元興中。
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
書云。

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

① 皇=淮② ③ 不二=必④ ⑤ 辨=辨⑥ ⑦ 聖=稟⑧ ⑨ 桓君山=一⑩ ⑪ 區證以為=一⑫ ⑬ 證=澄⑭ ⑮ (於論形神已澄) 六字(薪火…之)十二字⑯ ⑰ 焉十(爾)⑱ ⑲ 爾昔恒原⑳ ㉑ 義=直㉒ ㉓ 好=矩㉔*, 圯㉕* ㉖ 減=減㉗ ㉘ 共=供㉙ ㉚ 常=常㉛ ㉜ 刺=刺㉝ ㉞ 過=道㉟ ㊱ 然十(純)㊲ ㊳ 自十(日)㊴ ㊵ 整=制㊶ ㊷ 日=日㊸ ㊹ 自=月㊺ ㊻ 食=資㊼ ㊽ 濟=濟㊾ ㊿ 度=渡㊽ ㊾ 灰=灰㊿ ㊽ 與十(劉)㊾ ㊿ 盤=盤* ㊽ 炆=燈㊿ ㊾ 衰十(亦如)㊿ ㊽ 自=日㊿ ㊾ 益=益㊿* ㊽ 從=從㊿* ㊾ 肥=肌㊿ ㊽ 感=或㊿ ㊾ 脂=指㊿ ㊽ (之)=㊿ ㊾ 撥=接㊿ ㊽ 論十(五篇并序)來註㊿ ㊾ 遠法師十(普賢菩薩)㊿ ㊽ 名=名㊿ ㊾ 禮是惟=禮是唯㊿

●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成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叙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申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爲異。出處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伴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論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迷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以因功山在昔。是故因親以敬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根深。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爲範圍。聲色爲遊觀。沈溺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爲岸。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嚴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

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資。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遵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遵世則宜高尙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照秦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曉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萬殊。精施異貫。統極而言。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構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爲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爲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尙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萬殊。精施異貫。統極而言。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構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爲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爲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尙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君二弘◎ ●生國二生貴國◎ ●生生貴◎ ●于二於國◎ ●或二式◎ ●沙門論七字一◎ ●第一◎ ●虛二家◎ ●●言十之◎ ●知十其◎ ●定二我◎ ●因在我倒二因在我◎ ●沈二敬◎ ●免二勉◎ ●某二派◎ ●●二敬◎ ●然十者◎ ●照二昭◎ ●求二體◎ ●言十唯◎ ●絕十其◎ ●攝二攝◎ ●化二死◎ ●照二理◎ ●此十而◎

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旨。其爲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遠。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其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

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帝。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

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今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異今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兼塗而嚴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故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者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達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爲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故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龜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令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盡。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味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在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

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龜。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微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言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而歸死爲反真。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應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皆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謂方生。方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龜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執識。

○皆二女○ ○今二基○ ○然十有○ ○具二見○ ○顯二開○ ○類二旨○ ○謂二辨○ ○之十有○ ○不二
主○ ○即二則○ ○今二合○ ○(先)十合○ ○歸二獲○ ○或二惑○ ○故二因○ ○者二日○ ○君
二周○ ○之十(所)○ ○反二文○ ○本十(與)○ ○合十(合)○ ○並二在○ ○自二日○ ○
主二生○ ○初二物○ ○精二靈○ ○特二持○ ○喜十(之)○ ○亦十(無)○ ○[方]一合○ ○或二或
○ ○巧二功○ ○

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和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迹隱於常用。指歸味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節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不吝。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延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有間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慈以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

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陰未啓。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祖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何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卽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而屈申進退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嫌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大方內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同

知發軔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殉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曰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明報應論

答桓南郡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同。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卽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爲神宅。寄生廼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

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己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自然之理。道何所寄哉

答曰。意謂此二條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群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之前。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旨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爲當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爲同體。生若道塵起滅一化。此則惠觀之所入。智刃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群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固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

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浪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舞以盡神。運千鈞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耶。若反此而尋其原。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爲惡網之淵。貪愛爲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爲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用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所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開。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爲形聲。報以罪福爲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卽我之影響耳。於夫聖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爲神宅。此則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知宅又無痛痒。以接

◎延一四◎ ◎以十(直)◎ ◎分十(外)◎ ◎慈二教◎ ◎何二記◎ ◎卽二既◎ ◎緣二譚◎ ◎內二御◎ ◎狗◎ ◎遠法師一◎ ◎論十(拜明)◎ ◎答桓南郡一釋慧遠◎ ◎感二慈◎ ◎應十(則)◎ ◎道二緣◎ ◎道順◎ ◎終十(始)◎ ◎[之前]一◎ ◎身二辨◎ ◎旨二指◎ ◎爲當二當◎ ◎惠二惠◎ ◎刃二忍◎ ◎二二◎ ◎原二源◎ ◎所二所◎ ◎玄二主◎ ◎則二卽◎

弘明集卷第六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道恒法師釋論 明僧紹正一教論

周剡顯難張長史融門律 謝鎮之析

夷夏論

釋駁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觀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冲遠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像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群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爲時君之所違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善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寵樊。邈世務而高蹈。無以遏其志。味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說。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渾渾渾渾。浪若蕩蕩。猶同燧。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無有枝。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

之失力。皆在鐘鐺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遠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爲時宗仰。儀容。爲物軌則。然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棲託之。高遠。而業尙之鄙近。至於營求。汲汲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於特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願養有餘。或抵掌空談。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

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追脅。云。行惡必有果報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勵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強逼切勒。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妾之分。會同盡。有饒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像於未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繁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主人畧答主人。慨然有間。慨爾長

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爲身資。一念之福。終爲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貴以爲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漱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慈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糞壤。可謂忍人所不能忍。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

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途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爲難信矣。周虓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十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同也。六極。商也。慳。賜也。貨殖。子也。難彫。由也。凶。復。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驛出於梨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摯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其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山或人入。斑輪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承相問客。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平客。答但聞慈鳥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間也。君子遇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

○[楊都建初寺]一○[律師]一○[道恒]論三十一字一○[律]二論○[所]二折○[釋]駁論十(并序)細注
○(晉)十釋道恒○[詰]二詰○[冲]二冲○[像]二像○[下]同○[善]二善○[清]二清○[論]二論○[義]二義
二維○[獲]二獲○[無]二無○[有]二有○[其]二其○[之]二之○[汲]二汲○[人]二入○[抵]二抵○[骨]二骨
○[語]二語○[道]二道○[有]二有○[名]二名○[故]二故○[玩]二玩○[資]二資○[下]同○[聚]二聚○[答]二答○[問]二問
○[附]二附○[下]同○[慈]二慈○[岐]二岐○[此]二此○[故]二故○[故]二故○[搭]二搭○[或]二或○
○[伏]二伏○[承]二承○[義]二義○[自]二自○

猶養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波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默以恬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既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旨弊瘡痍之對。幽處彌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純風遐被。振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群俊。用無扣浪之夫。各無含獄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車於是凝駕。甲士却走。以養嘉穀委於中田。倉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豐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太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眞子之謂也。

云繁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眞。大聖之所悲。嗟時不識實。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體之者道。冲虛循詣而會之者得。用遠能津梁類溺。拔幽拯滯。濟美濟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振。則感動大千。惠澤暫灑。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土庶觀眞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方外之冥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彌。淪而理與之乖。德苞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不觀。

其明。雷電振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宮商之音。度文章之觀。眞過之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所悲。最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制因緣。窮理盡性。立爲履不爲。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視朗日。發蒙蓋而悟眞慧。僕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道土有爲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明徵君和僧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經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慧。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曰。天曰。天下

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事在玄妙內。此是漢中興與非穿鑿之書。正曰。道家之指其在老氏二經。救玄之妙。備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

靈。無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視無死之唱。故悟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眞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

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眞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子無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退。此其所以爲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國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開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觀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難。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靈祇多不量。見恥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

冲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入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攝紳。諸華之容也。翦髮緇衣。群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先本禮俗。俗變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顯孫膺

○渡一度○ ○何二狗○ ○因二因○ ○祝二燒○ ○(經)十國虛○ ○純二淨○ ○振二震○ ○下同○ ○倉二食○ ○惠二數○ ○三乘十(教)○ ○花二包○ ○不二英○ ○人十(之)○ ○恨二帳○ ○制二判○ ○履二理○ ○明徵君二南齊明○ ○(僧紹)一○ ○皆二指○ ○指二旨○ ○成二聖○ ○子二子○ ○開二顯○ ○耶二耶○ ○五(常)○ ○三乘十(教)○ ○冲二冲○ ○吳二畢○ ○入二人○ ○指二籍○ ○先二無○ ○

訓喪志學設。夫致德詔武則神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躍矣。水陸既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譬得無翻乎。而刻。航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中。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正曰。今以廢宗祀為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孝敬。之典在我為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為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舊崇華尙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溺於凡觀豈期。卒埋於聖言。耶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億說誣謬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謬。倍慢。欲以苟濟其遠。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為宗。不死為主。其練映金丹養靈餌玉。靈升羽脫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之而竟無視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為鬼。或召補天賈。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為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難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咒章劾威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偽。立言舛難

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釋。誣亂已甚矣。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言其一二。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名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尙事中正其分。虛無為本柔弱為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世。四皓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而後。達不謀己以公為度。此學者之所

以詢仰餘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在調護羽化精變窮靈。此自繕積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不由矣。稽之神功愛及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應而止欲從。未由則分命之不容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尙而固守以無為。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者

於前。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集成於素。而橫慕以妄易其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成也。為其可為而為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絲絲殊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

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流討源以有生為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為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敦尊城中矣。明為於為將乃滅智。反流而還。天人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將在茲

張融門律

周劉難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迥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遂通成異。其猶樂之不治不隔五帝之祕。禮之不襲。不弔三皇之聖。豈三與五。皆殊時故不同共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恕庸愚。誣問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戰。是非昔有鴻飛天雷首。積遠難。鬼。越人以為鬼。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具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尊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

書與二何兩孔。周劉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烏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沉驚舟失。柁於空。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其徒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風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答張書并問張

周劉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懇製來。班

紅一船台 之三一三台 紀一禮台 萬一真台 潤一羽台 平理一本理台 耶一邪台 下四 億一應台 倍一清台 化一機台 不三不台 下同 風一鳥台 今一今台 未一未台 者一者台 前一前台 正一正台 集一集台 化一化台 驚一驚台 折一折台 以一已台 張融門律一門律 周劉難一難 南齊張融 道二道台 治一治台 不三不台 其一二台 風一風台 答張一書 六字 難長史門論並問答三首南齊周顒 十五字 班一班台

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疑敬。尋。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畜積。抱懷未及。暨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辯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遂述。成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見。越人以爲鬼。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道佛兩殊。非是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失。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間闕。從來何爭。苟合源共是。分跡。雖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諱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未殊爲本。未俱異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重與周書并答所問

張融曰。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魄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因。橫植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還。魄申陰。數感。下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騰。起情妙見。正。既起所志。今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知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參神。精明。驅動。識用。沈。所以

倒心下灌。照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一。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得乎。使靜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一。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前簡且。猖狂。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疎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足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見乙之交定者。鴻之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釋。然而有忘。釋不。代老。當其神。地。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滋。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之。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今。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畫。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

①(同)十本言②網二綱③奇二義④抱微二懷抱⑤辯二辯⑥[謂]一⑦位二位⑧極十(極)⑨失二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述。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述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述。迥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垂於佛也。道佛兩殊。則竟則乙

答彼周曰。非竟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共然。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日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滋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日擊。墨闔閭從來何諍

答彼周曰。虞夏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混闔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軍覺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迹之用官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諱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關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關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悔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

。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極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

闢道。故先屬垣耳。際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用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歷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重答書并周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快快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折

通源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清其順

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卽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卽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著。有題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尊情靈言詭聲律。

蓋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群家耳。此論未明在老何。但紛紛橫拂皆由著有。迹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思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

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禪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

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

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燭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

自疑。足下猶欲抗遺燭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既情崇於日月。又無悔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本道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涉其此意。吾就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

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鹿自拂一舉形上

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

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日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氏異於釋。涉釋氏之

①則非②③④來⑤米⑥⑦軍⑧二⑨巾⑩⑪動⑫⑬不⑭和⑮關⑯關⑰不⑱對⑲⑳悔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問②八字③(重答張長史書)④周顒⑤八字⑥⑦周⑧二⑨問⑩⑪(下)⑫何⑬⑭(正)⑮何⑯⑰抗⑱抗⑲⑳抗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②上③十④(又曰伯陽)⑤⑥(域)⑦一⑧⑨日⑩二⑪白⑫⑬(氏)⑭一⑮⑯沙⑰二⑱氏⑲⑳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白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謂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不得

周之問曰：「袞如來言吾亦虛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相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喪。吾所期。

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

許其道家。惟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餘瞻慮。唯足下共陋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通源曰。非覺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日。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曰擊道有得意。有本。想
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
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曰擊之本即在教跡。
謂之境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
旨。曰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
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一侮於何地哉。若
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

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沿。而玄因得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建也。

通源曰。虞虢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卽色。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塵巾之七執虛無而來。請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闕。

足下從容倚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塵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持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

於已也

吾翻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
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
教。翻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
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常欲列儒閣道故。先屬垣田耳。隙周之間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固疑

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循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⑤本暇。幸惠餘音。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⑥位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④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自敬覽夷夏之論。⑦辯擢一源詳據二

典，清辭斐曄，宮商有體，玄致麗聲，其可味乎？吾不_①崖管昧闕幽宗，苦_②思探賸，無階_③毫綸，但鏡復逾三_④味消鄙惑，聊述所_⑤懷庶聞後釋。

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謂以仙化比泥
洄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
例蓋以均也*未譏翦華廢犯亦猶翦華廢謹

迷今不悟。增上驚兮遠逝。卞和慟兮。淵側豈偏尤兮楚厲。良獨歲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弘明集卷第七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詔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敏法師戎華論

難顧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辯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萬世之殊途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獨想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激異端遂起。往反紛。頻斯害不少情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未如入淵。明夷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遽相牽拯。今先布其懷。求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對情。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檢。本無名。於萬會自會而爲稱。則名號以爲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爲

正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爲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則謂之爲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因故。設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可爲異。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尙復以形骸爲逆旅。袞冕豈足論哉。所可爲嫌。祇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辯耳。今當言之。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爲袞冕之服。禮樂之容。屈申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微容。衣裳不裁。閑情閑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卽而効之也。三者皆應之。感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卽不殊。無近無遠。誰毀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冥。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義以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以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不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凌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衆生。曠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

見非。直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惡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卽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爲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厝非貶妄。想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義。二賢推盡。往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之。豈待推盡。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捨紳繁。聽爲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馨折。爲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爲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爲正真。何理鄙訥。既虧畏聖之誠。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姓。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爲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冥難明。故子路有問。宜尼不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爲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二。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爲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除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除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共然乎。米糠在日。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爲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實。實敬同高。唱。覆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等衆羅。三乘同順。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詔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僧敏法師戎華論 ○難顧道士夷夏論 ○常侍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 ○辯商二教條勒經旨 ○冥然玄會妙唱善同 ○非虛言也 ○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 ○吾賢又均李釋於後 ○萬世之殊途同歸於一朝 ○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 ○賞深悟遠 ○獨想者多 ○益世之談莫過於此 ○至於各言所好 ○便復肝膽楚越不知 ○甘苦之方 ○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 ○乃互相攻 ○激異端遂起 ○往反紛 ○頻斯害不少情矣 ○初若登天 ○光被俗表 ○未如入淵 ○明夷輝淪 ○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 ○故忘其淺昧 ○遽相牽拯 ○今先布其懷 ○求陳所恨 ○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往耳 ○山川悠遠 ○良話未期 ○聊寄於斯 ○以代對情 ○旗一接所釋不淺 ○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 ○故能圓應無方 ○以其無方之應 ○故應無不適 ○所以自聖而檢 ○本無名 ○於萬會自會而爲稱 ○則名號以爲之彰 ○是以智無不周者 ○則謂之爲

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賸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爲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爲纖富。不以振惡爲教。偏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爲恨六也。又云。殘忍剛復。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勳。不乖於惠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恩無不被。梟鳩革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爲淺略。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耶。披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名難持。爲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略。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龜妙兩施繁約。共有曲法細誠科禮等碎精龜橫生。言乖乎實。爲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虜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劍刎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听。匪海濱之七。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嚴。爲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諸求。所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爲慢德。請問善護之。鑒共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爲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爲申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

復代匠

④ 疑夷夏論諸願道士

朱廣之

宋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寧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歐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巾。以擊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肅極。東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既阻。峯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曾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衍理。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喪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爲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爲履真之文。徒知己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歸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人。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毀。沈吟替絨。卷巾脂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隋。每獨慷慨。遙夜輒啓。且忘寐而清心。遠信經苦彌篤。若夫信不洽理。則輕泛無主。轉四謂之資。因斯而起。是以讐率狂言。書述鄙心。願重爲啓。誨敗導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擊毬毬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文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辨。侯甸之容。所云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

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耶。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悲孽。上騰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羶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餼之具耶。

論云。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敬。○惠和觸地而通。是以扣饌行道。非徵囚之宅。服冕素餐。非養正之方。屈申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惟照所惑。惑盡明生。則被我自己忘。何煩遲遲○於捨教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除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除法可以退夸強。疑曰。無生即無死。無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除切之別耶。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和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除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龐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爲利

①但=仁◎ ②偏=偏◎ ③黑=慧◎ ④耶=耶同下 ⑤名=石◎ ⑥曲=典◎ ⑦路=格◎ ⑧所=以◎ ⑨(疑夷…士)
 八字=「造賴道士夷夏論并書」九字◎ ⑩朱廣之=朱朱昭之◎ ⑪就=聃◎ ⑫東=東◎ ⑬人=入◎ ⑭替=替◎ ⑮十
 千◎ ⑯泛=汎◎ ⑰諸=諸◎ ⑱踞=踞◎ ⑲文=久◎ ⑳容=客◎ ㉑解=降◎ ㉒依=慈◎ ㉓
 惠十(從)◎ ㉔其=唯◎ ㉕[於]一◎

用博猶精也。豈庸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爲達鑒。所陶實未屈虛故。爲鑽實。所業。陶有序者爲資。味耶爲待明耶。若其資。味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心虛。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苟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倣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倣之。言侮矣。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爲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令根惡則於理可破。使其純善則於義可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別。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以此善異乎。彼善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代辯。猶蟲謂謹烏。聒何足述。徵疑曰。夫禮以申敬樂以感和。雖敬由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2 沿城惠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田照如發
田隙見辯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
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慰若萱草真所謂洪

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言。曾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探珠懷赤菽而反以爲獲寶。聾者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爲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爲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味。如昔老氏著述文。只五千。其餘諸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既非老氏所創。寧爲真典。庶更三思。僅祛其惑。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遺。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述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故爲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摛紳之飾。罄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蓋大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僞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思信之之薄亂之音也。既失無爲。而尚有爲。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之外沈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吝。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之藏祕之之後失。故迺剪髮玄服。損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之太伯無德。孔父之加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微。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欲滅江。

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純。無假禮教而能純。不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制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純風。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天道不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事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為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不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隔異風。豈有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為蚊虻。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蹀躞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蚊虻之音也。夷夏之別。斯旨何存。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申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臺。誦法晨宮。禮拜懺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測也。夫國資民為本。君恃民而立國之。以寧。乃民之。力推如來談似為空說。又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

論深釋文淵。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彌綸積紀。沈晦不還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墮落。公因聖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貧。大鹿獨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算。又云。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所動。磐石不為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寒之不凋信矣。夫淫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為大道誰為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東野畢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鄰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擯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無生之教除無死之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加之。然則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死道將屈故謂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指西為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為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君斷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誠。而無絕穀之訓矣。是以蟬蟻不食君子誰重。蛇蟻穴藏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其濫乎。故舜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

之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魯君見者曰。麟何類乎。答云。麟如麟也。問者曰。若魯君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如麟何。耶。答云。麟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見欲麟。耶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以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賀璞。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耶。允。又云。殘忍剛復則師佛為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為易矣。故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故人所以敷行誠緒顯著文教。將為愚瞽之故。非為賢哲之施矣。達之者必因順之者必吉。夫強梁剛復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愍方便為之。將非虛學。耶。慈柔虛受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為真典。佩紫綬錄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嫖妓以為療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追述密而微利用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氏以身為大患。吾子以軀為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己未知此談。以何為辯。又云。雲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傾解猶蟲喧。鳥語何足述効。僕謂飢辛者不知辛之為辛。而無美於甜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為臭。而不耽椒蘭。猶吾子淪好。淫偽。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既不得謂之

純二淨三。力十也。文二久。死十子。見欲二欲見。身十也。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爲有。亦不得謂之爲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筭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愼言乎。而云蟲喧鳥聒。義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妖。婢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志。而愚夫。輟僞迴心。姦。疇盈室。惡侶填門。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擢苦之怨。夫天道。禍盈鬼神福謙。然後自招淪喪。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廣陵釋僧敏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
揚淵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
協同幽唱若語其靈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
捉延任意。若語其真照也。則忘虛而幽疑言
絕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士
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未填。
慧陽之日未曙。無明之雲未晴。永冥之風未
息。夜遊之迷未旋。君既解猶常品而山號居
士乎。貧道遙演器量。知君未堪斯據。然此雖
大法之淺號。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
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四大埴希囑茲。況
而此所論者。才無田玩文之麗。識無鑒幽之
效。照無寸光澤無露潤。萬塗斯闕有何義哉
而復內秉茫思獲心圖計。輕弄筆墨仰卜聖
旨。或混道佛合同。或論深淺爲異。或說神邦
優劣。或毀清正虛實。夫苦李繁子而枝折
大。謬唱而受鼻。此皆是上世之成制後賢之
田殷鑒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
是正靈之別號。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
是一方之哲。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爲貴

佛用漏盡爲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靈。無窮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璇璣並應。跡臨王城。冥疎曉闕。總委重軒故。放彼萬國。誓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熙連。故乃巨光遇黑白日。我陣。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齊歌群仙悟機。敢預有緣莫不雲會歸焉。惟有周皇邊霸道心未與。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緣既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學。人間大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卽老子耶。便當五道群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眞謂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則盡於虛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逾於漠表。南則極乎空閭。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坎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淨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及四夷故八方推德。憲

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群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大正禮臣易眞法莫移。正禮臣易故太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眞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改。緣整服故令裸壤翫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憊。遠齊西風故使近見者莫不信心也。若謂聖軌無定。應隨方異者。太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耶。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爲正。佛以空空爲宗。老以太虛爲奧。佛以卽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爲妙。佛以講導爲精。太虛爲奧故有中無無矣。卽事而淵故觸物斯奧矣。自然而化故宵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昇矣。符章爲妙故道無靈神矣。講導爲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無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路遐曠也。宵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昇故智士亡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爾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渺而穢。佛經則弘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苦頂者異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倒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姦狡之窮也。斯則明闇已顯眞僞已彰。君可整率匹侶迴涉清衢。資道雅德內顧。

①堤吳=昆吾圖 ②章=甲圖 ③仙=依圖 ④甲=章圖 ⑤將=周圖 ⑥[流]=一圖 ⑦治=周圖 ⑧弱=斗圖 ⑨因=周圖 ⑩氏=氏圖 ⑪民圖 ⑫龍=張圖 ⑬堀=關圖 ⑭柳=柳圖 ⑮茲=某圖 ⑯庚=則圖 ⑰吮=塊圖 ⑱氏=晉圖 ⑲民=民圖 ⑳仙=仙圖
 ①脊=寶圖 ②道+〔姑沉〕圖 ③官=冠圖 ④謀=林圖 ⑤天=無圖 ⑥地=路圖 ⑦君=若仙圖 ⑧若=若圖 ⑨[也]=一圖 ⑩仙=仙圖
 ⑪命=合圖 ⑫正=王圖 ⑬崇=崇圖 ⑭旋=旋圖 ⑮府=府圖 ⑯駭=駭圖 ⑰光=光圖 ⑱收=規圖
 ⑲帖=帖圖 ⑳大=火圖 ㉑龜=鳴圖 ㉒〔東京一視〕六字+〔梁劉鑒〕三字圖 ㉓或=露圖 ㉔隨=拙圖 ㉕辯=辯圖 ㉖下
 同 ㉗緇=水圖 ㉘練=練圖 ㉙〔飛仙〕一宗圖 ㉚費=黃圖 ㉛果=果圖 ㉜天=無圖 ㉝凡=眼圖 ㉞刺=兒圖 ㉟包=苞圖

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准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爲興造無費苦。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滅損。見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爲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開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謂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于帛。禹國。至。于戰伐在者七君。太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絕寧此之由。亥嬰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雋服屬永棄。忤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

抑亦汰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不修。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添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恣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累生之體。從識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一。故名教有二。搭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嘉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緡弁輕冠本無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實

尊冠冑。冠冑以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爲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爲浮屠。況屠割也。至僧棊後改爲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爲桑門。僧棊又改爲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爲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晉義。改正三家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於穆不記謬師資。於周頌允塞安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龜。積欲斷其惡種故。今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積無始而道被無窮者也。按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興避世猶滅其迹。況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斯隸所傳。西胡怯弱北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形。何愛凶狄而

○爲二爲○見二沉○十(一作訓)○子二於○太二更○友二宗○桑二桑○同二同○理
十(而)○爲二爲○見二沉○十(一作訓)○子二於○太二更○友二宗○桑二桑○同二同○理
光○於二昭○北二北○安二安○正二正○二二二○廣二廣○積二積○也二也
○二二二○廣二廣○積二積○也二也

反滅弱胡。遂令獵虎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溺爲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擊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忽之。爲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爲邪僞不復云云。

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龜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遇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義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畫符。湯武。禁暴豈常餌丹。五經典籍不啻天師而求。援聖帝豈不非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爲宗名爲得。尋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誠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也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爲始。進慧以十地爲階。總龍鬼而均誘。涵養

動而等慈。極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胡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龜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用能振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辯。驗法則真僞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爲宗。許杜史嘉遜。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爲。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不紀慧業靡聞。斯遵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若乃神仙小道名爲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僞託遂滋。張陵米賊述紀昇天。葛玄野堅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欺。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憑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爲妙猶不足算。況効陵魯離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天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誘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群生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魘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姦方。理機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混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

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寔藩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士女。運屯則竭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上大清。金容妙相何美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孰與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鐘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屠齒校以形迹精僞已懸。覈以至理真僞豈隱。若以僞笑精以僞謗真。是瞽對瞽朱白我明也。

◎答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十九條

釋僧順

論云。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共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何以生爲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者無爲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實也則有常任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開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象。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賢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蟻飛城。十號

◎以二已◎ ◎若二書◎ ◎禁二持◎ ◎黃二帝◎ ◎授二授◎ ◎非二悲◎ ◎耶二邪◎ 下同 ◎ (萬)十象◎ ◎胡二梵◎
◎ (也) ◎ ◎用二因◎ ◎振二拯◎ ◎紀二記◎ ◎太二大◎ ◎漢二漢◎ ◎武二漢◎
◎也二道◎ ◎ (也) ◎ ◎上大二妙◎ ◎官二官◎ ◎高二離◎ ◎ (答道...融) 七字二 (釋) 一字 ◎ ◎ (本論
道士假張融作) 細說 ◎ ◎釋僧順一信順法師◎ ◎云二日◎ ◎二二四◎ ◎二二二◎ ◎不十 (得) ◎

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孀孀爲累故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是以。病婦夕產。急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爲病。凡夫之種若癩瘡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病。就佛爲樂爲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留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矣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不亦攻乎異端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爲上。稱其嚴也。剪落爲難。所以就剃除而。欽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無爲髮膚之戀。尙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甚非恩之薄所後。顧中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受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性於淳旨。相爲慨然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壽嘉。命之言。以太皇爲臣。魏之高貴敬齊王。於私恩。晉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爲浮圖

論云。入身破身

①廣二廣②下同③急二急④矣二矣⑤欽二欽⑥非二非⑦事二事⑧必二必⑨受二受⑩於二於⑪自二自⑫人二人⑬人十(上)⑭急二急⑮急二急⑯急二急⑰急二急⑱急二急⑲急二急⑳急二急㉑急二急㉒急二急㉓急二急㉔急二急㉕急二急㉖急二急㉗急二急㉘急二急㉙急二急㉚急二急㉛急二急㉜急二急㉝急二急㉞急二急㉟急二急㊱急二急㊲急二急㊳急二急㊴急二急㊵急二急㊶急二急㊷急二急㊸急二急㊹急二急㊺急二急㊻急二急㊼急二急㊽急二急㊾急二急㊿急二急

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多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卽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誦真。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尙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支伯。且希玄慕道。以不近屠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尙不移術於其兒。予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是避役。

釋曰。噫。噫。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胸懷澹爾。無寄

塵垢。無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權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或投陀林。野委身。餒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錦散地網。兆百福。於未萌。濟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子所得聞關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願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丈矣。何多口之爲。異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卽是緣。無緣生。有緣卽是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索。闔門而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緣中求反諸己而已矣。子方永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爲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爾。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但廣濟無邊。未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太極剖判之初。也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共揆一也。故立

法行云。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寥無爲。而作佛事。金口所說。今若符契。何爲東西跳梁。不避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攪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爲用。得其理也。則於道爲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日。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爲生。散而爲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尿之道。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

① 劫一劫 ② 高一尺 ③ 支一文 ④ 且一但 ⑤ 以一似 ⑥ 皆一十 ⑦ 無二何 ⑧ 幾二幾 ⑨ 慈二親 ⑩ 投二投 ⑪ 談二談 ⑫ 開二開 ⑬ 願二願 ⑭ 丈二尺 ⑮ 義二義 ⑯ 論二論 ⑰ 損二損 ⑱ 〔兩〕一 ⑲ 室二室 ⑳ 以二已 ㉑ 存二存 ㉒ 〔立〕一 ㉓ 寔二寔 ㉔ 攝二攝 ㉕ 未二未 ㉖ 尿二尿

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鵠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以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貴其理，無有二，而且殊矣。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

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驕驕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蠲蕩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寔是設教而已耶？

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理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

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鵠鳳，不得為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鵠號鵠，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貌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

觀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阜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乎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開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為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即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舜朱墨，腹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氣，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器耶？馬有同毛色而異驚駭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則雅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豈直語丘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

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事，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賤者，何耶？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棄之報，務施不關周急，立德必於在己，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詞，欣以兜率之樂。故桑維掖，襲橫衣，廣俎豆，列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究佛勝，頌聲尚權，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來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墮

故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為己，可以為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辯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弭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或者為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正欲繁育品獸，以人靈為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遁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斷斷丈六之形，以忠信為上，務施不苟，使彈財土木，以周急為美。若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種種無地。凡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信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飢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不顧，祭祀廢而不修。良繒碎於刹上，丹金糜於塔下，而謂為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為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為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浮，成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詐譴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逆悖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親，下虐僮僕，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闇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

非一作 ①直一其 ②平一于 ③即一既 ④氣一器 ⑤器一氣 ⑥則一也 ⑦皆一指 ⑧丘一近 ⑨惑一也 ⑩不一於 ⑪赴一趣 ⑫於一不 ⑬意一給 ⑭又一惑 ⑮詞一辭 ⑯棄一捨 ⑰無一來 ⑱即一聚 ⑲或一此 ⑳正一止 ㉑隨一賊 ㉒上一起 ㉓若一計 ㉔凡一十 ㉕皆一分 ㉖亂一故 ㉗不二分 ㉘夫一失 ㉙失一夫 ㉚許一計 ㉛虛一於 ㉜此一佛

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售掩德蔑而棄之。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伊公幸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而皆同趨炎錢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為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誠也。若能監彼流宕。豈不在佛。觀此禍福。悟教開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極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難范中書神滅論曹思文 難神滅第一 并啓
 范答第一 重難神滅第二曹思文

難范中書神滅論曹思文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為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遊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胡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還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為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豐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止

而神不止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豈是形止而神滅者乎。

論曰。問者曰。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婦孺之意也。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臣神。而為有臣。宜尼云。天可欺乎。今禮無神矣。而以禮配斯是周且其欺天乎。果其無禮也。而空以配天者。即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聖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婦孺之意哉。原尋論旨。以無鬼為義。試重詰之曰。孔子榮薨。魯祭其祖廟也。禮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途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也。欺偽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續神滅論。自為賓主。遂有三十餘條。思文不惟開闢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傾其根本。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賤。懼不能徹折說經。仰瞻天恩。伏追震悸。謹啓。

所難二條。當別詳覽也。右詔答。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

用者也。而合非即也。

答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蚩巨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為我援兵耶。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

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上遊帝。既云耳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即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病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無事耶。曹以爲生則合而為用。則病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逝。則故遊帝與形不同。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胡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還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

答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

同十(也)合

①(若)十伊合 ②若十(子)合 ③(若)十伊合 ④(若)十伊合 ⑤(若)十伊合 ⑥(若)十伊合 ⑦(若)十伊合 ⑧(若)十伊合 ⑨(若)十伊合 ⑩(若)十伊合 ⑪(若)十伊合 ⑫(若)十伊合 ⑬(若)十伊合 ⑭(若)十伊合 ⑮(若)十伊合 ⑯(若)十伊合 ⑰(若)十伊合 ⑱(若)十伊合 ⑲(若)十伊合 ⑳(若)十伊合 ㉑(若)十伊合 ㉒(若)十伊合 ㉓(若)十伊合 ㉔(若)十伊合 ㉕(若)十伊合 ㉖(若)十伊合 ㉗(若)十伊合 ㉘(若)十伊合 ㉙(若)十伊合 ㉚(若)十伊合 ㉛(若)十伊合 ㉜(若)十伊合 ㉝(若)十伊合 ㉞(若)十伊合 ㉟(若)十伊合 ㊱(若)十伊合 ㊲(若)十伊合 ㊳(若)十伊合 ㊴(若)十伊合 ㊵(若)十伊合 ㊶(若)十伊合 ㊷(若)十伊合 ㊸(若)十伊合 ㊹(若)十伊合 ㊺(若)十伊合 ㊻(若)十伊合 ㊼(若)十伊合 ㊽(若)十伊合 ㊾(若)十伊合 ㊿(若)十伊合

遊胡蝶是眞作飛蟲耶。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轅轡。或夢爲馬則入人跨下。明且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耶。又腸繞昌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返婦近入懷袖。夢幻虛假。無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真登閭闔。郭外弟蕭琛亦以夢爲文句甚悉想。孰取視也。
難曰。延陵。喪子而言曰。骨肉歸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止而神不止也。
答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神與知耶。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禘。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
答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墠以篤其誠心。肆筵設几以全其罔己。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天。明堂之享。且忠信之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煦於上風俗淳于下。周此道也。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

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耶。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耶。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述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臣而爲有臣。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禋無神矣。而以禮配斯。是周且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安。欺安以教。何達孝子之心。厲。嫌薄之意哉。
答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歸答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殺君非耶。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禘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耶。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
答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周也。
思文啓。始得范中書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衡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折其鋒銳。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具一二縷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

略成可思。 *右詔答。
重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蜚巨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形止而神在。又申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之也。又云。以禮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殺君也。子不責聖人放殺之迹。而勤勤於郊禘之妄耶。難曰。蜚巨。蜚巨。虛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蜚非。虛也。虛非。蜚也。今滅蜚而蜚不死。斬蜚而蜚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以爲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爲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即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蜚巨相資也。是今。刀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刀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今引一物之兩名。微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申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即今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禮配

①返二四②③ ④(無)一⑤ ⑥郭二郭⑦ ⑧郭⑨ ⑩執二就⑪ ⑫歸十(復)⑬ ⑭上二土⑮ ⑯神與二有神與⑰ ⑱(復)十誰
⑲ ⑳(天)一㉑ ㉒之十(人)⑳ ㉓周二用㉔ ㉕以二地㉖ ㉗欺安以二以欺安㉘ ㉙殺二執㉚下同 ㉛也二耶
㉜郭② ㉝郭② ㉞郭② ㉟郭② ㊱郭② ㊲郭② ㊳郭② ㊴郭② ㊵郭② ㊶郭② ㊷郭② ㊸郭② ㊹郭② ㊺郭② ㊻郭② ㊼郭② ㊽郭② ㊾郭② ㊿郭②
①物二初② ③也是二是也④ ⑤名十(以)⑥ ⑦(即)一⑧

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非殺君也。即
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思
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
一時。故權假以配天假。父以配帝。則可也。
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福黃而郊饗。祖顓而
宗堯。既淳風未殄。時非權假而。今欺天罔帝
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
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傾。餘枝葉庶
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
釋。不復費於無用。禮記有言多矣。又云。夫
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
何欺妄之有乎。

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
而哀。又虛誕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
之鋒的。在此言也。而答者曾不惠解。唯云
不假通而自釋。請重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
孔是假欣而虛誕也。又許禮之配天。是指無
以爲有也。宜尼云。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又
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棄。用此風以扇
也。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
上治民也。慈化何哉。論云。已通而昧者未
悟。聊重往諸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

弘明集卷第十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資主。標
其宗旨。辯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
佛之義。既顯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
妄作異端。進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盡瘡。充空
致詆呵。篇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覺之毒。河
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念而爭一息。抱
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
闊。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
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
載。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惟孝子爲
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
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誠可息。神
滅之論。朕所未詳。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
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且而
猶昏。

主上凝天照本。製道赴機。垂答臣下。旨訓周
審。孝享之禮。既彰。榮懷曾史之慕。三世之
言。復聞紉協波備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歌歎。
希同挹風。猷共加讚也。釋法雲呈

臨川王答

得所送勅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
教道叶於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
自反。妙趣愈光。遲近寫對。更具披析。蕭宏和
南

建安王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天誠昭遠。聖
情淵發。伏覽玄微。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
承篤顧。倖和南

長沙王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
選。可以鑒歸。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
塵慮遂能存示。嚴容良深。蕭淵業和南

尙書令沈約答

神本不滅。久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
約法師殿內出。亦蒙勅答。臣下一本。歡受頂
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
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萬代之
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歷疑難。比展具以呈
也。沈約和南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答

岫和南。伏見詔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敬照
淵深。動鑒機切。數引外典。弘茲內教。發蒙啓
滯。調誘未悟。方使四海。稟仰十方。讚許異見。
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誦。寤寐書紳。惠以逮
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

范岫答
十字二答
岫三答
所十答
切二答
初五答

①[禁]一①②③ ④父二文⑤ ⑥今二令⑦ ⑧形二刑⑨ ⑩(其)十餘⑪ ⑫(斯)十有⑬ ⑭夫二失⑮ ⑯惠二慧⑰ ⑱重十(言)⑲
⑳(斯)十又㉑ ㉒(法化)十何㉓ ㉔(慈化)一自㉕ ㉖[大梁...答]三十字一㉗ ㉘[大梁皇帝]一㉙ ㉚論十(梁武帝)㉛
㉜[莊嚴...師]七字一㉝ ㉞公主二王公 ㉟[莊嚴...師]七字一㊱ ㊲[莊嚴...師]七字一㊳ ㊴[莊嚴...師]七字一㊵ ㊶[莊嚴...師]七字一㊷ ㊸[莊嚴...師]七字一㊹ ㊺[莊嚴...師]七字一㊻ ㊼[莊嚴...師]七字一㊽ ㊾[莊嚴...師]七字一㊿
①[莊嚴...師]七字一② ③[莊嚴...師]七字一④ ⑤[莊嚴...師]七字一⑥ ⑦[莊嚴...師]七字一⑧ ⑨[莊嚴...師]七字一⑩ ⑪[莊嚴...師]七字一⑫ ⑬[莊嚴...師]七字一⑭ ⑮[莊嚴...師]七字一⑯ ⑰[莊嚴...師]七字一⑱ ⑲[莊嚴...師]七字一⑳ ㉑[莊嚴...師]七字一㉒ ㉓[莊嚴...師]七字一㉔ ㉕[莊嚴...師]七字一㉖ ㉗[莊嚴...師]七字一㉘ ㉙[莊嚴...師]七字一㉚ ㉛[莊嚴...師]七字一㉜ ㉝[莊嚴...師]七字一㉞ ㉟[莊嚴...師]七字一㊱ ㊲[莊嚴...師]七字一㊳ ㊴[莊嚴...師]七字一㊵ ㊶[莊嚴...師]七字一㊷ ㊸[莊嚴...師]七字一㊹ ㊺[莊嚴...師]七字一㊻ ㊼[莊嚴...師]七字一㊽ ㊾[莊嚴...師]七字一㊿
①[莊嚴...師]七字一② ③[莊嚴...師]七字一④ ⑤[莊嚴...師]七字一⑥ ⑦[莊嚴...師]七字一⑧ ⑨[莊嚴...師]七字一⑩ ⑪[莊嚴...師]七字一⑫ ⑬[莊嚴...師]七字一⑭ ⑮[莊嚴...師]七字一⑯ ⑰[莊嚴...師]七字一⑱ ⑲[莊嚴...師]七字一⑳ ㉑[莊嚴...師]七字一㉒ ㉓[莊嚴...師]七字一㉔ ㉕[莊嚴...師]七字一㉖ ㉗[莊嚴...師]七字一㉘ ㉙[莊嚴...師]七字一㉚ ㉛[莊嚴...師]七字一㉜ ㉝[莊嚴...師]七字一㉞ ㉟[莊嚴...師]七字一㊱ ㊲[莊嚴...師]七字一㊳ ㊴[莊嚴...師]七字一㊵ ㊶[莊嚴...師]七字一㊷ ㊸[莊嚴...師]七字一㊹ ㊺[莊嚴...師]七字一㊻ ㊼[莊嚴...師]七字一㊽ ㊾[莊嚴...師]七字一㊿
①[莊嚴...師]七字一② ③[莊嚴...師]七字一④ ⑤[莊嚴...師]七字一⑥ ⑦[莊嚴...師]七字一⑧ ⑨[莊嚴...師]七字一⑩ ⑪[莊嚴...師]七字一⑫ ⑬[莊嚴...師]七字一⑭ ⑮[莊嚴...師]七字一⑯ ⑰[莊嚴...師]七字一⑱ ⑲[莊嚴...師]七字一⑳ ㉑[莊嚴...師]七字一㉒ ㉓[莊嚴...師]七字一㉔ ㉕[莊嚴...師]七字一㉖ ㉗[莊嚴...師]七字一㉘ ㉙[莊嚴...師]七字一㉚ ㉛[莊嚴...師]七字一㉜ ㉝[莊嚴...師]七字一㉞ ㉟[莊嚴...師]七字一㊱ ㊲[莊嚴...師]七字一㊳ ㊴[莊嚴...師]七字一㊵ ㊶[莊嚴...師]七字一㊷ ㊸[莊嚴...師]七字一㊹ ㊺[莊嚴...師]七字一㊻ ㊼[莊嚴...師]七字一㊽ ㊾[莊嚴...師]七字一㊿

①丹陽王瑳答一答王瑳 ②陽一楊 ③其一赫 ④中書令王志答一答王志 ⑤(其)一 ⑥承木一惠來 ⑦有
懷射裴昂答一答裴昂 ⑧實一漢 ⑨(衛尉一答)六字二(御卿卿蕭居答)六字四, (答蕭居)三字 ⑩一 ⑪去一敬
⑫周一周 ⑬(吏部一答)七字二(答徐勉)三字 ⑭文義一義帝 ⑮超一起 ⑯仰計一計求 ⑰蒙一蒙 ⑱
班一班 ⑲(太子一答)七字二(答陸采)三字 ⑳果一果 ㉑果一果 ㉒如一如 ㉓惠一 ㉔按一按 ㉕
便流俗以二使俗以洗 ㉖出十(以) ㉗生一王, 主 ㉘(敬通一答)七字二(答孫瑒)三字 ㉙北一北 ㉚
答二 ㉛議一洗 ㉜開一開 ㉝城一棟 ㉞(二王一答)七字二(答王楊王綰)五字 ㉟一有 ㊱誠十(頓首)

②黃門侍郎王揖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吳蒼玄默。本絕言議。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之教。訟事降設。矜局蛙於井谷。哀危鱉於寸陰。思發神衷。言徵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凝神寂翳。一理能貫。墳典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因茲而隆。信足以警誠重昏。儀範百代。所謂聖談。洋洋嘉言。孔彰者也。弟子既忭。辨理彌惜。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頒觀妙藻。式卞下陳永垂聖則。弟子王揖知南。

吏部郎王泰答

一日曲蒙讖私。預聞莊中書有神形僧滅之論。斯人逕_田廷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_田角。辱告垂示。聖旨_田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誦當。尋誦_田永結_田蒙慈。弟子王泰頓首和南。

侍中蔡樽等

辱書奉宣勅旨。答諸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難該圖辯。雖復前聖睿言。後英猶惑。圖天旨爰釋。皎若發蒙。因以陵萬古而擅奇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載深抃躍。謹以書紳永祛迷滯。葵藿樽和南。

建康令王仲欣答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答臣下神滅論。伏讀淵歷并。不勝躍。皇帝敎性自天。機神獨遠。五禮外照。三明內映。金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

南
瓚既陳則孝隆七廟開慧日於清漢垂法雲於大千。如左之義重闡茲疑。常仕之明永證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棲心法門崇信大典。舞蹈之誠獨深臆蕩。王仲欣和

④建安王外兵參軍沈績答

弟子績和南。垂示勅答臣下神滅論。伏深欣躍。弟子竊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共識。識須共位。周易所稱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備。其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異化殆將淪沒。今天子以仁聖盛明。據至尊之位。蓋魯晉山可以衆煦飄。其和不可移也。鍾鼓可以雞旄亂。其鳴不可間也。將使慄慄黔首濟其長夜。自非德合天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靈風。既聞之矣。然而燕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門。尙自交構。聖旨爰降辭高理愜。教以人天之善。誠以莫大之圓形。一言作訓。內外俱悅。夫以孺子入井。凡民猶或傷之。況乃聖慈御物。必以隱惻爲心耶。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至於神享機外。志存弘化。魍魎摧其類。舌焉足道。道哉神蹟。天貴本非窺覷。遂能存示用慚。冥德。弟子沈績和南。

16 祠部郎司馬篤答

辱告并垂示勅答以下審神滅義伏讀周流式歌且舞夫識慮沈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追凡情不能測外聖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談故涉孔父共尚田悟經姬公其未曙而碌碌之

徒安理信目雖畫管窺異見鋒起荷恂離
賢之名遂迷雪霜之質愚惑到此深可矜
傷我皇道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
盡終始之奧忌猶紫之妨朱氣珉雉之
亂鳳玉爰發聖衷降茲雅義信足以光揚妙
覺拯厥沈泥近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
本實使異學翦其邪心向方篤其羨慕謬
以多幸豫奉陶鈞沐浴飲和有兼慶躍流通
曲被佩荷彌深司馬筠和南

⑤豫章王功曹參軍沈緄答

緼和南。弟子竊以爲交求之道必取與爲濟。至於續蒙不告。則空致衝衝。倏忽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絕謬受。崇深莫覲。誠自愧也。徒以開識因果脩局。誠靈履霜不退。堅冰可至耳。而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疾。雖未昇堂。遂招以法流。杜夷云。召渴馬於滌泉。不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答。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用忘疲癢。構斯法棟。導彼迷流。天屬既申三世父辯。鬼神情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實廣廣。孰能知。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鉤深旨超。繫表蒙情。易駘惡能是。空銘末示。終愧鐵仰。弟子沈緼和南。

終愧鑽仰弟子沈緼和南

[illegible]

①[和南]一合②③[黃門…答]七字=[答玉排]三字圖④寂一古⑤⑥因一同⑦⑧洋洋一揚揚⑨⑩彰一彰⑪⑫辨一辯
 ⑬垂一佩⑭⑮[吏部…答]六字=[答王泰]三字圖⑯[侍]十郎⑰⑱借一湛⑲⑳延一延⑲⑳角十[耳]⑳㉑
 ㉒微一微⑳㉓永一水⑳㉔蒙一蒙⑳㉕[侍中蔡椿]答一答蔡椿⑳㉖樹一樹⑳㉗婦一婦⑳㉘天一歡⑳㉙
 ㉚提一提⑳㉛樹一樹⑳㉜[建康…答]七字=[答王仲欣]四字圖⑳㉝[建安…答]十一字=[答沈績]三字圖⑳㉞曾一府
 ㉟鳴二明㉑㉒問二問㉓暗㉔雲二虛㉕㉖形二形㉗㉘役一關㉙㉚耶二飛㉛下㉜[見一]㉝[道一]㉞
 ㉟路二路㉑㉒安二安㉓[祠部…答]七字=[答司馬筠]四字圖㉔㉕十[中]㉖㉗惜一惜㉘㉙安二忘㉚㉛

稱謂理絕。曠劫多幸。猥叨妙訓。接足頂受。歡敬載懷。竊謂神道寂。冥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草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惠雲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以兩諦八解。獨闢皇旨。九部三。明空無國學。嗚呼。可爲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楞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弭。故使群疑異學。習以成見。若不。覺之教。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宮。并閱至德。與實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即率享以弘覺性。照比。因蒙拔茲疑網。雖復平尼之柔軟巧說。孔丘之博約善誘。易以喻斯。親觀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世。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戒香於鳳閣。藻靈龍於聖。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也。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慙吝。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寒甫爾。心慮惛惛。謹力裁白。不識謬次。傾遲。諸展親承至教也。弟子蕭。素頓首和南。

中書郎伏啗答

猥叨。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旨。頓祛群疑。天情獨照。妙懸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見。亦竊懷往來。今復稟承教義。遠。經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宣揚。弘。發聖旨。方便二教。同歸真俗。

一致豫得。餐沐誨誘。陶染至化。并鑒下風。實兼舞蹈。遠比諸觀。乃盡。誠。臨白欣佩。不知裁述。伏頓呈。

五經博士賀揚答

辱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味循環。故知妙蘊。機初事隔。凡。淺。神凝鑒表。義絕庸情。皇上。微覽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聖以導未曉。標二事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彌暢。嘔山粹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教。於茲再朗。譬諸日月。無得踰焉。弟子雖冥煩多蔽。謬奉格言。研求妙趣。猶。如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光闡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揚呈。

太子中舍人劉洽答

辱告。奉觀。勅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札。仰瞻玄談。文貫。夏義。淵。爰。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正教。垂之方簡。希夷卓爾。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毫髮。兼通內外之。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以爲佩。冷乎既入。照若發蒙。比故修詣其中。講復也。弟子劉洽頓首呈。

五經博士嚴植之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施。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迷見能曉。所以斷常交。一異競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之。彰實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教。明。發。發。朗。若披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幽

窮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其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歡欣。充遍身識。猥惠存。賜。荷。容。唯。深。嚴。植之呈。

東宮舍人曹思文答

辱。送。勅。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中書迷滯。若斯良爲可慨。聖上深懼。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詔。此旨一行。雖復愚闇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子近聊就周孔以爲難。今附和簡。願惠爲一覽之。折其。詭。經。不。尋。故。束。展。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祕書丞謝舉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話曰。萬物紛紜。則懸諸天象。衆言。放。外。則折乎聖理。昭自古事。藹在茲。辰。伏。辱。徵。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錄。希。微。孰。識。論。幽。至。極。盡。性。窮。神。惑。斯。六。蔽。哀。此。四。執。驅。小。言。之。亂。道。拯。徑。行。於。夷。路。旨。肆。而。隱。義。婉。而。章。博。約。載。弘。廣。大。悉。備。一。音。半。偈。顯。茲。悟。拔。慧。日。正。水。豈。此。塵。迷。俾。宗。奧。有。歸。教。思。攸。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凝。繫。表。於。繩。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含。孕。三。藏。冠。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仰承格誘。沐。流。敷。聖。奉。以。書。紳。謝。舉。白。

司農卿馬元和答

辱告。頒示。勅旨。垂答。臣下審神滅論。竊開標

- ① 經二 ② 正 ③ 和 ④ 同 ⑤ 字 ⑥ 元 ⑦ 和 ⑧ 七 ⑨ 元 ⑩ 和 ⑪ 四 ⑫ 字 ⑬ 元 ⑭ 和 ⑮ 七 ⑯ 元 ⑰ 和 ⑱ 四 ⑲ 字 ⑳ 元 ㉑ 和 ㉒ 七 ㉓ 元 ㉔ 和 ㉕ 四 ㉖ 字 ㉗ 元 ㉘ 和 ㉙ 七 ㉚ 元 ㉛ 和 ㉜ 四 ㉝ 字 ㉞ 元 ㉟ 和 ㊱ 七 ㊲ 元 ㊳ 和 ㊴ 四 ㊵ 字 ㊶ 元 ㊷ 和 ㊸ 七 ㊹ 元 ㊺ 和 ㊻ 四 ㊼ 字 ㊽ 元 ㊾ 和 ㊿ 七 元 和 四 字

① 班 ② 廣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① 班 ② 廣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機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唯仁是極。故衆教徘徊理詣於惇善。群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絕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闡導歸一。萬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筈之日月也。神滅之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摘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無二。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卽理。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寶。不同降情。神滅之爲論。妨政寔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慙於至道。濫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膺。弟子馬元和南。

⑦ 公論郎王靖答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
嚴廊遊心萬古。居無業日。道勝唯機。爰訪群
下。恢弘孝義。報漢淵玄。妙理深極。自非克
明。恂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
明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
唯理測宸衷。亦以義切臣子。含和飲懷之
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
弟子江淮孤生。不學無術。雖復從師北面。一
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髣髴。五經紛綸事類
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
響。公且更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祭義而談
尤爲顯據。若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便

應有神。而神理炳然。豈容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至澤。既涉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

散騎侍郎陸任太子中舍陸鍾魯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揚墨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徒轍亂旗靡。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遙。聖上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鈞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因蒙。均斯水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始竊恩紀。纓冕則天之朝。奮提稽古之論。養幸之誠。獨加跼蹐。猥頒告逮。謹用書紳。陸田任。謹呈。

⑬領軍司馬王僧恕答

屏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泰戴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古。知十之談每會。起予之富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消耶。弟子學慚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替洪輝。宣揚妙範者歟。但論者執一惑之情。修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豈爲儻。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家。見尙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者之金口。丘尼所說。彌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

自可一言而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尙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識留洞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豁然爰發。乃垂眷輪翰。使間提一悟。遂獲果通。間浮執惑。豁然洗滯。況復當搢紳之士爲益。因其弘哉。弟子餐道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珥迹神漢。使得豫沐清風。載歡載舞。無以自時。戢銘兼深。彌共多矣。弟子王僧恕頓首和南。

五經博士明山賓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田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說。寄在明德。想弘宣妙旨。無復遺蘊。耶。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觀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魄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其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哲。稱其鬼不神。爲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章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均火滅。弱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搢紳之所仰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真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

①尊=道②③ ④二=一⑤⑥ ⑦忌=不善⑧⑨ ⑩厚+（禮）⑪⑫ ⑬情=清⑭⑮ ⑯孝+（悻）⑰⑱，（悌）⑲ ⑳（公論…答）六字=（答王靖）三字⑳ ㉑巖=嚴⑳ ㉒妙理深=理深樞㉓㉔ ㉕克=應㉖㉗ ㉘以=乃㉙㉚ ㉛代=伐㉜㉝ ㉞神理=理且㉟㊱ ㊲（散騎…答）十三字=（答陸惟陸任）五字㊳ ㊴水樞=水陳㊵ ㊶始=清㊷㊸ ㊹加=知㊺㊻ ㊼（任）=合㊽㊾ ㊿（領軍…答）八字=（答王僧想）四字㊿ ㊿揭=獻㊿㊿ ㊿修=指㊿㊿ ㊿遠+（忍）㊿㊿ ㊿草+（木）㊿㊿ ㊿信=錄㊿㊿ ㊿而+（以）㊿㊿ ㊿（成草）一字㊿㊿ ㊿洞=周㊿㊿ ㊿輪=輸㊿㊿ ㊿指=轄㊿㊿ ㊿截數截=頂戴戴㊿㊿ ㊿（五經…答）八字=（答明山賓）四字㊿㊿ ㊿測=則㊿㊿ ㊿說寄=寄九㊿㊿ ㊿（其）=合㊿㊿ ㊿三=彰㊿㊿

通直郎庾黔婁答

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

云。入戶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尚書云。若爾三王有^⑤丕子之責。

左傳云。魃神化爲黃能。伯有爲妖。彭生見敢

右七條

弟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衆經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天之學。聖教相符。性靈無浪。致言或異。其揆唯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感惟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塗。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猖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辨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萬。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共宜也。若斯之偷。遂構穿鑿。駕危辯。鼓僞言。扇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萬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勳格無稱。道還淳粹。經天緯地之德。

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群聖之所不備。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罔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真俗。三才載朗。九服移心。電駭行蠹。蠕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風志。竊深踴躍。至_④於百家。恢_⑤怪所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且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魔_⑥徒所排。輒無索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略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遇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瀝微塵。祇增棟_⑦汚。弟子庾黔婁和南。

太子家令殷鈞答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勅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誠不得聞。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闡片言析妙半字。含靈辭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麗天。伏讀歡愉魂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虧。常恐識業未弘中塗迴杆。或端然靜念心翺翔而塵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昭若發蒙。且服且誦永爲身寶。數日來公私牽挽。還輒頓臥未卽白答。銜脊彌深。殷鈞和南

西祕書郎張緬答

尋三世兩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迷五塗而長沒。以爲形謝神滅。戢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羂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驚駘與麒麟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領蟲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身。

精神無託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說主
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譬兩祭而知不滅喻
妄作於背親義隨八引而舛入言比性道而
難聞弟子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
法師屢爲談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
旨爾來師心絕此疑想復覩斯判益破塵
塗非但閱親於今四方結緣於後徒知歸
信闡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簪弟子張緬
和南

五經博士陸璣答

璉曰。速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旨。昭鏡塵蒙。弟子問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津。謹尋內外群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滯方。先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宜六樂以導性靈。或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威以驗應實。豈可頓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然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說爲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迷惑之徒尙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開建。愚情極信。凡鄙者也。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裁還白。不宜抃舞。弟子陸璉呈。

伏見勅答臣下來

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

七字二【答張翻】三字

①敦=儉②③巳=也④⑤三=至⑥⑦〔通直…答〕七字=〔答庚醫妻〕四字⑧⑨兩=示⑩⑪不=太⑫⑬解=解⑭⑮解
 ⑯我=承⑰⑱天=方⑲⑳惟=唯㉑㉒撰=押㉓㉔辯=辨㉕㉖遂+〔復〕㉗㉘辯=辨㉙㉚扇=煽
 ㉛㉜鼓=鼓㉝㉞於=如㉟㊱㊲怪=恢㊳㊴搜=攷㊵㊶從=從㊷㊸括=怗㊹㊺〔太子…答〕七字=〔答殷鈞〕
 三字㊻㊼勅=答㊽㊾色=合㊿㊿翻=教㊿㊿蒙=蒙㊿㊿〔脫書…答〕六字=〔答張綱〕三字㊿㊿託=託㊿㊿
 ㊿㊿道=道㊿㊿談=談㊿㊿旨=旨㊿㊿師=師㊿㊿望=望㊿㊿閱=閱㊿㊿方+〔欲〕㊿㊿〔五經…答〕七字
 二〔答陸璣〕三字㊿㊿昭=昭㊿㊿尊=尊㊿㊿〔然〕=〔然〕㊿㊿〔執〕=〔執〕㊿㊿建=建㊿㊿惜=惜㊿㊿〔揚州…答〕

弘明集卷第十一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森難佛不見形事

并李

司徒文宣王書與孔中丞稚珪釋疑惑

并

恒標二公答姚主勸罷道書并

僧習僧遷鴻雁答姚主奏書并

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并

釋僧嚴答劉吉州勸罷俗書并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五日有司奏丹陽尹蕭

瑗等之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

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

而自頃世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

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頽隳曾莫之修而各造

新構以相誇尚甲地顯宅於茲殆盡竹林

竹銅綵靡損無極遠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為

之防流遁末已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

悉詣臺白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

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

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

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

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衣而毀其法著白

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

若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

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殷二

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末底謂乃止

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

尚之曰吾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

時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

典文本在濟俗為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

不以佛經為指南耶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

文之難自黑明佛汪洋尤為名理並足開

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

太平矣復何事近蕭齊諸制未令經通即

已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

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

信法以臣庸蔽猶兼愚對懼以闕薄貽點

大教今乃更荷優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

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

以來則王導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

倫之羽儀鄒超王坦王恭王謐或號絕倫或

以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

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

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

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僞獎其誠實與皇之

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

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顏作形

清信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

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

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

萬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

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為數者抑將

十有三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

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

百之獄何足難措雅頌之興理宜位速即

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微

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教

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

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

又五胡亂華以來生民塗炭冤橫死亡者不

可勝數其中設獲蘇息必釋教是賴故佛

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池池寶塔放

光而符健椎鋸用息豪邁反噬無親虐如豺

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

幾亂河渭而縛甘死以赴師阬此非有他敬

信故也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森難佛不見形事

司徒文宣王書與孔中丞稚珪釋疑惑

恒標二公答姚主勸罷道書并

僧習僧遷鴻雁答姚主奏書并

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并

釋僧嚴答劉吉州勸罷俗書并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五日有司奏丹陽尹蕭

瑗等之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

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

而自頃世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

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頽隳曾莫之修而各造

新構以相誇尚甲地顯宅於茲殆盡竹林

竹銅綵靡損無極遠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為

之防流遁末已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

悉詣臺白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

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

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

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

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衣而毀其法著白

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

若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

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殷二

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末底謂乃止

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

尚之曰吾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

時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

典文本在濟俗為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

不以佛經為指南耶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

文之難自黑明佛汪洋尤為名理並足開

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

太平矣復何事近蕭齊諸制未令經通即

已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

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

信法以臣庸蔽猶兼愚對懼以闕薄貽點

大教今乃更荷優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

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

以來則王導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

倫之羽儀鄒超王坦王恭王謐或號絕倫或

稱獨步氣貞情又為物表郭文謝敷戴逵

等皆留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

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

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琰略數十人靡非時

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昂晏選者其下輩

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還以上護國諸公

皆將惡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

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

可勝言寧當空天性虛坐棄天屬淪惑於幻

妄之說自陷於無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

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等

以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

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

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

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僞獎其誠實與皇之

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

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顏作形

清信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

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

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

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靈所擊著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爲隱。隱祭之朝。冤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普景。獨以淫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史載之以彰勸。誠。萬一影像猶云深功。豈若佛教實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觀。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爲勸。誠。所以爲深功。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謗。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悲僧尼之絕。辟育。疾像塔之。墨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用而不論。史司苦。禮之勞。有時而誤。惠琳承天蓋亦然耳。蕭瑟降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觀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豫。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尙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忘。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噉。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并李書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森難佛不見形事

真形於世。直空說而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根源。伏願大和上。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弟子李森和南。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辭義昭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牆崇。還得門自難。輒罄愚管。罔象玄珠。夫如來應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儀軌應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爲見哉。故淨名經云。善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翹頭末城龍華三會。人情感見。孰爲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僧。俱出靈鷲山。靈鷲之宮。居然可期。西方根源何爲不親。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開寄情少。咸以不親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且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孰觀之哉。釋氏震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鄒魯。皆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忠疑此。既罷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鑒三世。願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李和南

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冲美。欣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敬範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觀。開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在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

矣。若乃聲迹並。資言像相濟。大義既乖。儒墨競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謬誤增疊。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慈。何爲愒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絕群望於泥洹之後。與罪垢於三會之先。獨徇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廣興權實。莫辯。今如來軌業。彌貫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爲限。群迷求解。不可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備列於累萬。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焉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事而談。罔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默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觀清釋。

釋道高白

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服淵致。故知至理非庸近能測。微言奧辭。非鄙訥所參。今謹率常淺。應陳所懷。夫萬善爲教。其途不一。有禪宴林藪。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指。或歌頌言詠。皆耳眼所共了。爲者亦無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開寄之稱。何必受悟於因。鑒觀何必開寄。其則生疑。疑亦悟本。請當論之。疑則求解。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墨之競興。九流之是非。乃燭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輝。何急急於示現。而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問季俗無證。驗以徵誠。亦不謬大聖。愒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樹以不親形。遂長迷於大夢。橫沈淪而溺生

① 二深② 崇③ 史④ 文⑤ 誠⑥ 戒⑦ 功⑧ 切⑨ 如⑩ 功⑪ 切⑫ 諸⑬ 類⑭ 牌⑮ 牌⑯ 疾⑰ 一⑱ 疾⑲ 一⑳ 疾㉑ 一㉒ 疾㉓ 一㉔ 疾㉕ 一㉖ 疾㉗ 一㉘ 疾㉙ 一㉚ 疾㉛ 一㉜ 疾㉝ 一㉞ 疾㉟ 一㊱ 疾㊲ 一㊳ 疾㊴ 一㊵ 疾㊶ 一㊷ 疾㊸ 一㊹ 疾㊺ 一㊻ 疾㊼ 一㊽ 疾㊾ 一㊿ 疾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

辯聰群書滿腹。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

排

●孔稚圭書并答

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_也和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述。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師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道。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

事以聞復竊

耳。道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辭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麗遠近實有慚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樞其猶仲尼外典極唯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遵之。當其遵天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極大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予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覺。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覺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未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四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

靈道

主井
副井

10 姚主書與恒標二公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曠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田沈滯於屠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田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尙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田贊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田可以守節爲辭。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尙書令誓道恒田道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慚惶。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田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裝飾過美。開喻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田幾毫之補。將有山嶽之

二末[㊦]，來[㊧]
[㊨]錢三[㊩]
 ㊪

①〔尙〕—①② ②做—於③ ③目—百④ ④〔孔稚珪—答〕六字—〔答唐司徒書三首南齊孔稚珪〕十二字⑤，但三首二字作夾註 ⑥務
二操⑦ ⑦素—表⑧ ⑧波—般⑨ ⑨齊—齊⑩ ⑩〔答〕—①② ⑪故—顧⑫ ⑫東門—業直⑬ ⑬箋注—邵佳⑭ ⑭和
二移⑮，私⑯ ⑯間—依⑰ ⑰載—耀⑱ ⑱奉—舉⑲ ⑲〔又〕—十⑳ ㉑佩十〔絛〕㉒ ㉒還—竹㉓ ㉓大—人㉔
㉔予—子㉕ ㉕意—意㉖ ㉖宋—不㉗ ㉗心—之㉘ ㉘宋—末㉙ ㉙〔又〕—十㉚ ㉚〔又〕—十㉛ ㉛〔又〕—十㉜ ㉜〔又〕—十㉝
中丞蕭子良② ②〔道—〕主書二十一字—〔與桓撫二公勸龍遊書後秦王姚詵〕十四字③ ③〔姚主—〕公八字—④ ④〔沈—〕陳
④耶—耶⑤ ⑤〔又〕—⑥ ⑥〔又〕—⑦ ⑦〔又〕—⑧ ⑧〔又〕—⑨ ⑨〔又〕—⑩ ⑩〔又〕—⑪ ⑪〔又〕—⑫ ⑫〔又〕—⑬ ⑬〔又〕—⑭ ⑭〔又〕—⑮ ⑮〔又〕—⑯ ⑯〔又〕—⑰ ⑰〔又〕—⑱ ⑱〔又〕—⑲ ⑲〔又〕—⑳ ⑳〔又〕—㉑ ㉑〔又〕—㉒ ㉒〔又〕—㉓ ㉓〔又〕—㉔ ㉔〔又〕—㉕ ㉕〔又〕—㉖ ㉖〔又〕—㉗ ㉗〔又〕—㉘ ㉘〔又〕—㉙ ㉙〔又〕—㉚ ㉚〔又〕—㉛ ㉛〔又〕—㉜ ㉜〔又〕—㉝ ㉝〔又〕—㉞ ㉞〔又〕—㉟ ㉟〔又〕—㊱ ㊱〔又〕—㊲ ㊲〔又〕—㊳ ㊳〔又〕—㊴ ㊴〔又〕—㊵ ㊵〔又〕—㊶ ㊶〔又〕—㊷ ㊷〔又〕—㊸ ㊸〔又〕—㊹ ㊹〔又〕—㊺ ㊺〔又〕—㊻ ㊻〔又〕—㊼ ㊼〔又〕—㊽ ㊽〔又〕—㊾ ㊾〔又〕—㊿ ㊿〔又〕—

桓玄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勞弊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心過俗人所，談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眞實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勿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 違法開答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衡此高言實如來談。然
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
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
冥有^⑤在。故常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
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
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⑥羨矣。雖復養素山
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真。卞
和號慟於荆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
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
之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
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⑦則無功失其本質。故

使鄙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蕞渾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樞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跼蹐字也。云云。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可謂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頽。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燒之。言辭拙寡。聞學方調高命。蓋是不逆之懷耳。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秀才

書
明并
18
答劉
三

貧道弱齡出家。早達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教。雖復道場未卽。故亦誅誦繙矣。方將委質。餘獸。庶超九劫之功。分肌哺鷄。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隨樊。捨夫_田塗中之適。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奉還板命。願收過恩。無令曹公重歎王丹。再慚_田輔秀之_田召。非所_田刻塏。釋僧巖呈。

答僧嚴四道人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爲之長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既重。俯弘爲大。遠尋聖言斯教爲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辯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懼幽冥。相駭遐邇。致驚昔品。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

由時未遇君沈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
不爾豈不悲哉僕忝莅梓畚廩在明仄觀貢
帝庭必盡才謔故欲遁所未通屈所未屈如
來告紛紜有乖真唱苟爲誕說豈所期耶昔
王祥薦探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
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
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心
想更圖之劉君白答

四僧嚴重答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援釋理據皎然。徒欲伏義辯情末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微言入神。鄙懷所執猶或可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審者明。忘分昧進良所未安。昔魯威直應命終。獲減名之慚。遵祖聘能。卒招楊鵠之恥。若遺我欲效彼。追蹤王呂。恐曝鯁龍津。點額衆罵矣。道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賓主交鄙。可不慎乎。又禮云。非指玉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無譏於前代。斷髮有加於曩辰。斯蓋斬手全軀。所存者大。夫何怪哉。願貸愚執。賜遂陋言。釋僧嚴立。

田重答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相視而笑矣。君誠鑒衆流。知該理奧。每檢感應之源。窮尋分石之說。何嘗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而苟自謙光乖。其側席仍踵覆車。無悔敗轍。非知之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暫捨重擔。而安坐。棄羈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美。趣門欣欣爲樂已甚。況復文明御運。嫺

① 早二早② ③ 廬山一書④ 十七字⑤ ⑥ 與遠法師書晉桓玄⑦ 八字⑧ ⑨ 容十(而)⑩ ⑪ 二謂⑫ ⑬ 眞眞一眞⑭ ⑮ 反一及⑯ ⑰ 遠法師答二答柯南郡書晉釋遠⑱ ⑲ 在二在⑳ ㉑ 帶一帶㉒ ㉓ 漢一美㉔ ㉕ 則一① ㉖ 渾一混㉗ ㉘ 于二微㉙ ㉚ 云云① ① 慈十(世)① ① 方二力① ① 僧嚴一答① 二十二字① ① 齊劉刺史舉秀才書齊釋僧嚴① 十二字① ① 答十(之)① ① ① 二解① ① 錢一烏① ① 準一途① ① 帷一補① ① 石一石① ① 烟一克① ① 道人一法① ① 書劉君自① ① 悞一惜① ① 僧嚴答二與劉刺史書釋遠① ① 咸一咸① ① 二一① ① 矣十(資所)① ① 道二器① ① 若二機① ① 重答一答問遠法師書劉君自① ① 當一① ① 二一① ① 趣二① ①

●邵協政。思賢識道日。是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帶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後。與夫光剪之辱。雖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相與契闊。久要顯練。深志若隱。展禽之賢。恐招臧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歲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劉君白答

●僧嚴重書

比日之事。為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綢繆芳音驟肩。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愧汗交集。然鄙志區區已備前款。且巖之壯也。猶後於人。今既老矣。豈能有為。夫以耆耄之年。指麾成務。此自蒼靈特。援假首。人功。協佐龍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今欲以東敵之農夫。西園之扈叟。側景前光。參蹤古列。無異策驚足以均驕。繫澤雉以雙鸞。斯之不倫。寧俟深察。昔子泰伏命撫節。公孫預報。知深亡身。應悔。今日過貴德。釋兩賢。正恨年邁。臨命急。濠池吞炭。倒戈永與。願隔。臨紙惻愴。固識所陳。幸收過客。不復翻覆。釋僧嚴重

●重答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而幼失理根。踴躍時變。惜君之才。恒用歎息。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為群。恐沒鸞鶴之美。故率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舉。微服三枉。陋札再謝。荷自謙沖。固辭年耄。度君德。方亨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擇木。待倚桐竹實耳。邵命輕召。易足降哉。敬掛

清風肅從所尚。本圖既乖。裁還慚慚。劉君白答

弘明集卷第十一

弘明集卷第十二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習鑿齒與釋道安書

護王書論孔釋張新安答
鄒道子與禪師書論齋食

范伯倫書與王司徒論據食
義法師答范伯倫書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伯倫據食表并詔往反四首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王事并八座答

桓玄與王令書論敬王事并王令答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論沙門不應敬王者書一首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詔沙門不復敬天子并古嗣之等答并反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一首并桓玄書二首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一首

天保寺釋道盛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愛錄書表

者。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縻。漢魏以來。歷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非。而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沈。遠上弗論。則僧事頓盡。望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況棄俗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頻出於季運也。至於恒標辭略。遠公距玄。雖全已非奇。然亦足敦勵法要。日燭既寤。俗之談。學。作三機。亦推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隆。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蕩於中夏。覺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何勞如之。弟子聞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真無為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哀世降步。感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閭風而不迴儀。損此世而不壽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諸王居土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愈悟。藻悅游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書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地既唱。萬靈蒙恩。時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輝。道業之隆

●弘明集卷第十一
●弘明集卷第十二
●弘明集卷第十三
●弘明集卷第十四
●弘明集卷第十五
●弘明集卷第十六
●弘明集卷第十七
●弘明集卷第十八
●弘明集卷第十九
●弘明集卷第二十
●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弘明集卷第二十六
●弘明集卷第二十七
●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弘明集卷第三十
●弘明集卷第三十一
●弘明集卷第三十二
●弘明集卷第三十三
●弘明集卷第三十四
●弘明集卷第三十五
●弘明集卷第三十六
●弘明集卷第三十七
●弘明集卷第三十八
●弘明集卷第三十九
●弘明集卷第四十
●弘明集卷第四十一
●弘明集卷第四十二
●弘明集卷第四十三
●弘明集卷第四十四
●弘明集卷第四十五
●弘明集卷第四十六
●弘明集卷第四十七
●弘明集卷第四十八
●弘明集卷第四十九
●弘明集卷第五十
●弘明集卷第五十一
●弘明集卷第五十二
●弘明集卷第五十三
●弘明集卷第五十四
●弘明集卷第五十五
●弘明集卷第五十六
●弘明集卷第五十七
●弘明集卷第五十八
●弘明集卷第五十九
●弘明集卷第六十
●弘明集卷第六十一
●弘明集卷第六十二
●弘明集卷第六十三
●弘明集卷第六十四
●弘明集卷第六十五
●弘明集卷第六十六
●弘明集卷第六十七
●弘明集卷第六十八
●弘明集卷第六十九
●弘明集卷第七十
●弘明集卷第七十一
●弘明集卷第七十二
●弘明集卷第七十三
●弘明集卷第七十四
●弘明集卷第七十五
●弘明集卷第七十六
●弘明集卷第七十七
●弘明集卷第七十八
●弘明集卷第七十九
●弘明集卷第八十
●弘明集卷第八十一
●弘明集卷第八十二
●弘明集卷第八十三
●弘明集卷第八十四
●弘明集卷第八十五
●弘明集卷第八十六
●弘明集卷第八十七
●弘明集卷第八十八
●弘明集卷第八十九
●弘明集卷第九十
●弘明集卷第九十一
●弘明集卷第九十二
●弘明集卷第九十三
●弘明集卷第九十四
●弘明集卷第九十五
●弘明集卷第九十六
●弘明集卷第九十七
●弘明集卷第九十八
●弘明集卷第九十九
●弘明集卷第一百

⑧ 誰王書論孔⑨ 釋

張新安答

仰復淵旨匪邇伊教。俯惟未造鞞躬洲對。竊以爲遂通咨感。涉悟籍緣。誠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鐘。啓發俟於排憤。夫妙覺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覩親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習均萬劫者。豈非嘉緣未構。故革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文。莫載。靡得明微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

與禪師書論蹈食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卽心爲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異。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中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肄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于拜事。非偏坐所預。而以踞食爲心用。這儀爲斂衽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疎。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章甫不適越之義耶。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共制三服。行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爲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爲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既末於用。又龜。苟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人書論道人茹食

43 范伯倫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唯以雷同爲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無慮於受人。有用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踞食之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塞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毳裘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中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如神在。像中四壁八輩。義無云異。自務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略小理不兼舉故耶。方

二貽[㊦] 耶二邪[㊦] 下同
其制二制其[㊦] 行
十(其)[㊦] 次一[㊦]
末二末[㊦] 人書論道
踞食二公論沙門踞食書[㊦]
踞二據[㊦] 范伯倫二
宋范恭[㊦] 合二檢[㊦]
以二此[㊦] 用二同
[㊦] 加二[㊦] 踞
二據[㊦] 踞食之二 據
之食[㊦] 鹿二游[㊦]
中二衷[㊦] 像十(堂)
[㊦] 務二[㊦]

①首二道②③ ④千二十⑤⑥ ⑦並一普⑧⑨ ⑩藏一藏⑪⑫ ⑬靡一靡⑭⑮ ⑯誓一誓⑰⑱ ⑲梳一梳⑳㉑ ㉒進王書二與張新安明㉓ ㉔十
 (并張新安答)㉕㉖ (寄燕王)㉗ ㉘(明)一自㉙ ㉚授二授㉛㉜ ㉝朔一朔㉞㉟ ㊱朔二朔㊲㊳ ㊴微二微㊵㊶ ㊷婉十(河)㊸㊹ ㊺好二之㊻㊼
 新安明㊽㊾ ㊿沙二非㊿ ①鍾二鐘 ②登二平 ③朔二類 ④鼎二業 ⑤微二微 ⑥婉十(河) ⑦好二之 ⑧師師書論
 ⑨一微 ⑩二朔 ⑪二朔 ⑫昭二昭 ⑬詔一詔 ⑭苗十(一作敗) ⑮鍾二鍾 ⑯通二通 ⑰師師書論
 認食沙門論謁食書 ⑱于次行宮本有文五十一字如下 與王司徒書諸人書論據食范伯倫 釋慧觀答范重書 與道生書觀二法師
 書范伯倫 論據食表并詔西首范伯倫 與禪師書懷道子 ⑲異二乖 ⑳中二巾 ㉑乎二乎 ㉒於 ㉓千二十 ㉔治

坐無時而偏。偏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難。嘗變取同為易。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請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唾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政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為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源溺深水。視其死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來為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來立戒。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絕好新樂異之容。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為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無經律為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苟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元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床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祕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今者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道不得不。權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繼諸檀

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罪。幸願三思。令幽顯無恨。

答義公

答曰。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沸之尋耳。戒以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共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無用匙筋之文。何重偏坐而輕乎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為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為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為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顯衆而動。企之為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偏偏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據。外國之食。多用於手。誠無匙筋。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為不慚。自為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伐。其

是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法。

論據食表

范伯倫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勞弊玄宗。往者侍座。過蒙眷誘。意猥辭訥。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為恨。舉世無已。臣近難慧義據食。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簷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宜。戒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一。各信所見。渺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內。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耻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由。不以臣言為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為美。不斷為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口不允。皇風方當遠暢。交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適。及遠。令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測落髮而不偏據。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詣闕求通。欲以故林入據。理不可

○釋慧義一○倫十(諸檀越)○書十(宋釋慧義等)○政二正○容二客○[元]一○者二諸○權二權○
○罪二息○法二獲○答義公二重答法師慧義等書范泰○[答曰]一○[乎]一○偏二偏○據二據○了二了○
○救二放○范伯倫一○書十(范泰)○觀二觀○據二據○下同○[之]一○[於]一○說二說○
○伐二代○法二法○論十(沙門)○表十(三首)夾注○范伯倫二范泰○辭二詞○語二語○
○戒二誠○內二甘○問○已二凡○二二○下同○[正]一○(不)十測○林二床○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談如憶髮
髭有許法駕旣旋臣輒仰刊碑上曰皇帝
證正此三字而已專輒之罪思臣所甘至於
記福冥中未知彼齊若賜神筆數字臣死且
不朽以之弘獎風尚有益而無損萬機朕
有未暇聖旨自可援之左史侍衛之臣寧
無自効之心神誥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
慮亦昂騰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
在心唯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
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蓋首並結草之誠願
陛下哀而弗責臣言

重表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管穴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勅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沿。共樂革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今古。譬舟車。孟軻以事倍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直聞。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爲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況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義生觀得象弘接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

陛下錄其_一往之至。不以知拙爲罪。復敦
冒昧_二于穢。竊恃古典不加刑之_三年。

爾尙書令何充奏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

僕射長平伯臣翬。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

聖賢之志也。

其修善之法 所以通天下之志也 是謂之

遷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應盡敬爲晉成帝作詔

四夫萬方殊俗神道難_四辯。有自來矣。達觀倅

通誠當無怪。況阿跪拜之禮何必尙然。當

復原先王所以尚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

坐遘樂辟戰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

情乎。且今果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無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味且雷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爲繁。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亡味。依儒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常世。使夫凡流傲逸。恣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軌憲密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吾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畏服。布以爲妄。玩珠谷之敬豐。直形於唐。

命何尤及林參請哀憐懷謫庶等

重表

尙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翊。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族。尙書攝中候臣懷守。尙書安昌子臣庶

等言詔書如有不等關礙不足以讚揚聖旨

宣揚大義。伏望明詔震懼。特。甄其諱諱。在

帑帑。國亦重。所不能定也。然卒其遺文。終

佛無偏因非因等四前定也然其主道三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The title is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from 1624 to 1789". The author is "John Smith". The date is "1789".

二、

安昌

34

①原首前行宋本元本俱有重表二字明本有又字 ②旋=遊③蠅=獲④罪=息⑤披齊=攸濟⑥機=躍⑦幾=⑧隊=脫⑨可=十(笑)⑩按=陵⑪據=據⑫絲=絲⑬及=乃⑭重表=又⑮管=符⑯大=本⑰今古=古今⑱生=生⑲康=察⑳康=養㉑于=子㉒信=帖㉓往=仕㉔于=千㉕年=年⑶(尙書令何充)敬十(非詔正音)夾註(表有序何充等)通其中有序二字作夾註 ㉖宜=翼 ㉗(庚末一語)十五字一 ㉘天前行明本有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晉庚末十四字 ㉙尉=州㉚(阿)一 ㉛純=純 ㉜不=不 ㉝橋=橋 ㉞正=王 ㉟凌=陵 ㊱(尙書一表)十八字=《沙門不應盡敬表何充等》十五字

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宜流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一。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恭己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賻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謹惶恐死。罪

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爲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
情理之極哉

○恭一拱(國) 供(富) ○恨恨一恨恨(國) ○存二在(會) ○辨一鼻(國) ○柯郭二難王中令柯文(國) ○禮二禮(國) ○指一旨(國) ○夷二漢(國) ○大一本(會) ○道十(在) 自(會) ○言一(會) ○絕二施(國) 當(國) ○公重谷一答柯本(國) 王(國) ○(哉)一(哉) ○咸二成(自) ○明註日理流通作(國) ○指一旨(國) ○劫一物(自) ○同二周(自) ○屬二屬(自) ○說二說(自)

與同禮。隱居則宜高尙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按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髮。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受其德。需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矜者挹其遺風。激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溷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遠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廡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則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過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

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情。豈存一己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慙不覺涕泗橫流。

恒太尉答并謝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論。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贊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爲道者亦何能遠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雲淨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議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恒楚許道人致禮書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十二月三日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袁恪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味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矣。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何緣爾便宜奉詔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範。

侍中臣嗣之言。啓事重被明詔。崇中提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群心永爲來式。請如前所啓。謹啓。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德圓虛。使吹萬自已。九流各徇其美顯味並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導達爲功。自斯已還。蓋是教範之用耳。神理新遷。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詔。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遠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整讚。

○俗一旅○ ○今二今○ ○第二第○ ○別二別○ ○兩二兩○ ○則二則○ ○恒太尉... ○十一字二 ○恒楚許道人○ ○沙門○ ○詔十 ○并答往返五首 ○夾注 ○步 ○(恒玄) ○十二月三日五字明本在侍中上而十二月 前行明本有答恒玄詔書下嗣之九字 ○中二 ○復亦 ○恒 ○君 ○置之前行明本有龍恒玄二字 ○(答恒玄詔下嗣之)十付 ○被十(明) ○懷二懷 ○款二款 ○

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聊區區惜此。更非議其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冠百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遠略常均。臣聞短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謹承謹啓

元治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

並桓玄教

桓玄輔政欲沙汰衆僧與僚屬教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爲。懸懸在於絕欲。而比者。凌遲遠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圯。名器爲之機擯。避役鍾於百里。遁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群。境積不羈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寔汚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所諸沙門有能申述經語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爲阿練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宜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達於此者。皆悉罷遣。所在領其戶籍嚴爲之制。速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遠法師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佛教凌遲穢難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溺。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澈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溼以潤分則清濁殊流。枉以正直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今飾僞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真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與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衆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爲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諸白數條。如別疏。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神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爲本。檀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與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憤懣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真僞難辯。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親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今送至大府以經高覽者。則於理爲弘想。檀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當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

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諸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略叙所聞

籍書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反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增懷。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通。緣皇澤廣灑朽幹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抄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愛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亡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邁。或未具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事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皇帝論檢試僧

天保寺釋道盛啓。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履楚莊周

元治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符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 京邑沙門等頓首白 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 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 故尼父素室顏氏流 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反者哉 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 愛自天至 信不待習 但日損功德撫心增懷 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 得使山居者騁業 城傍者閑通 緣皇澤廣灑朽幹蒙榮 然沙門之於世也 猶虛舟之寄大壑耳 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 四海之內竟自無宅 邦亂則振錫孤遊 道洽則欣然俱萃 所以自遠而至 良有以也 將振宏綱於季世 展誠心於百代 而頃頻被州符求抄名籍 煎切甚急 未悟高旨 野人易懼抱愛實深 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 喪精絕氣達旦不寐 索然不知何以自安 伏願明公扇風於上位 待白足於其下 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 則身亡體盡畢命此矣 天聽殊邁 或未具簡 謹以上聞 伏追悚息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皇帝論檢試僧 天保寺釋道盛啓 昔者仲尼養徒三千 學天文者則戴冠 學地理者則履方 履楚莊周

諸哀公曰：蓋聞世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圖，知地理者著方。履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門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為竊服矣。釋迦與世說四諦六度，諸戒威儀，舍利弗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為無宗，但自爾已來，人根轉鈍，去道遠矣。遠習惑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爾，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鄉子產稱曰：大賢尚不能收失，為申徒嘉所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收失，若不收失，必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有典刑，願勅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亂聖聽。盛雖老病遠慕，檮木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啓。

弘明集卷第十二

弘明集卷第十三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祇嘉賓奉法要 顏延之庭詰二章
 王該日月燭

奉法要

制中書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見在當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衆生。願令悉得度脫。外國音稱南無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音曰衆。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殺人殺。當常堅持盡形壽。

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當常堅持盡形壽。三者不婬。不得教人婬。當常堅持盡形壽。四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為惠施。當常堅持盡形壽。若以酒為藥。當權其輕重。要於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為深戒。不殺則長壽。不盜則常泰。不婬則清淨。不欺則人敬。敬信不醉則神理明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肉不御。適中而食。既中之後。甘香美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尊。悔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撻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仗。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為先亡。見在知識親屬并及一切衆生。皆當因此至誠。各相發心。心既感發則終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己故也。齋日唯得專惟玄觀講。願法言。若不能行。當常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為願天行。又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

十善者。身不犯殺盜婬。意不嫉妬疑。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當常於慈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害彼。凡衆生難離皆當盡心營救。隨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為已殺者皆不當受。何謂為盜。凡取非己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為婬。一切諸著普謂之婬。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得。皆當代之歡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患者。心懷忿恨。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味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為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或云曰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為罪。亦為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為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極形十善。防心。事有疎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總謂三界。三界之內。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為人。人有高卑。或壽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則入地獄。抵撲強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內盛。徇私欺罔。則或墮畜生。或生蛇虺。饕餮貪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其罪若轉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色痛痒思想生死。謂之五陰。凡一物外有形可見者。為色。失之則憂惱為痛。得則歡喜。為痒。未至逆念為思。過去追憶為想。心念始起為生。想過意識滅為死。曾關於心。哉而不忘。為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竟終成淵岳。

○諸一○合○ ○弗二佛○ ○玄二慧○ ○必二無○ ○榜一詩○ ○木二未○ ○卷第十二○ ○祐二祐○ ○祇嘉賓○ ○王該○ ○日月燭○ ○弘明集○ ○卷第十三○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祇嘉賓奉法要○ ○顏延之庭詰二章○ ○三自歸者○ ○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 ○過去見在當來三世十方佛○ ○三世十方經法○ ○三世十方僧○ ○每禮拜懺悔○ ○皆當至心歸命○ ○并慈念一切衆生○ ○願令悉得度脫○ ○外國音稱南無○ ○漢曰歸命○ ○佛者漢音曰覺○ ○僧者漢音曰衆○ ○五戒一者不殺○ ○不得殺人殺○ ○當常堅持盡形壽○ ○二者不盜○ ○不得教人盜○ ○當常堅持盡形壽○ ○三者不婬○ ○不得教人婬○ ○當常堅持盡形壽○ ○四者不飲酒○ ○不得以酒為惠施○ ○當常堅持盡形壽○ ○若以酒為藥○ ○當權其輕重○ ○要於不可致醉○ ○醉有三十六失○ ○經教以為深戒○ ○不殺則長壽○ ○不盜則常泰○ ○不婬則清淨○ ○不欺則人敬○ ○敬信不醉則神理明治○ ○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 ○歲三齋者○ ○正月一日至十五日○ ○五月一日至十五日○ ○九月一日至十五日○ ○月六齋者○ ○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 ○凡齋日皆當魚肉不御○ ○適中而食○ ○既中之後○ ○甘香美味一不得嘗○ ○洗心念道歸命三尊○ ○悔過自責行四等心○ ○遠離房室不著六欲○ ○不得鞭撻罵詈○ ○乘駕牛馬○ ○帶持兵仗○ ○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之飾○ ○端心正意務存柔順○ ○齋者普為先亡○ ○見在知識親屬并及一切衆生○ ○皆當因此至誠○ ○各相發心○ ○心既感發則終免罪苦○ ○是以忠孝之士○ ○務加勉勵○ ○良以兼拯之功○ ○非徒在己故也○ ○齋日唯得專惟玄觀講○ ○願法言○ ○若不能行○ ○當常習六思念○ ○六思念者○ ○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戒念天○ ○何謂念天○ ○十善四等為願天行○ ○又要當稱力所及○ ○勉濟衆生○ ○十善者○ ○身不犯殺盜婬○ ○意不嫉妬疑○ ○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 ○何謂不殺○ ○當常於慈一切蠕動之類○ ○雖在困急終不害彼○ ○凡衆生難離皆當盡心營救○ ○隨其水陸各令得所○ ○疑有為已殺者皆不當受○ ○何謂為盜○ ○凡取非己有○ ○不問小大○ ○及莅官不清○ ○皆謂之盜○ ○何謂為婬○ ○一切諸著普謂之婬○ ○施之色欲非正匹偶○ ○皆不得犯○ ○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 ○所謂嫉者○ ○謂妬忌也○ ○見人之善○ ○見人有得○ ○皆當代之歡喜○ ○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 ○所謂患者○ ○心懷忿恨○ ○結於內○ ○所謂癡者○ ○不信大法○ ○疑味經道○ ○何謂妄言○ ○以無為有○ ○虛造無端○ ○何謂綺語○ ○文飾巧言○ ○華而不實○ ○何謂兩舌○ ○背向異辭○ ○對此說彼○ ○何謂惡口○ ○謂罵詈也○ ○或云曰說不善之事○ ○令人承以為罪○ ○亦為惡口○ ○凡此十事○ ○皆不得暫起心念○ ○是為十善○ ○亦謂十戒○ ○五戒○ ○極形十善○ ○防心○ ○事有疎密○ ○故報有輕重○ ○凡在有方之境○ ○總謂三界○ ○三界之內○ ○凡有五道○ ○一曰天○ ○二曰人○ ○三曰畜生○ ○四曰餓鬼○ ○五曰地獄○ ○全五戒○ ○則人相備○ ○具十善○ ○則生天堂○ ○全一戒者○ ○則亦得為人○ ○人有高卑○ ○或壽夭不同○ ○皆由戒有多少○ ○反十善者○ ○謂之十惡○ ○十惡畢○ ○犯則入地獄○ ○抵撲強梁○ ○不受忠諫○ ○及毒心內盛○ ○徇私欺罔○ ○則或墮畜生○ ○或生蛇虺○ ○饕餮貪利○ ○常苦不足○ ○則墮餓鬼○ ○其罪若轉少而多○ ○陰私情不公亮○ ○皆墮鬼神○ ○雖受微福○ ○不免苦痛○ ○此謂三塗○ ○亦謂三惡道○ ○色痛痒思想生死○ ○謂之五陰○ ○凡一物外有形可見者○ ○為色○ ○失之則憂惱為痛○ ○得則歡喜○ ○為痒○ ○未至逆念為思○ ○過去追憶為想○ ○心念始起為生○ ○想過意識滅為死○ ○曾關於心○ ○哉而不忘○ ○為識○ ○識者經歷累劫○ ○猶萌之於懷○ ○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 ○潛結始自○ ○竟終成淵岳○ ○

五蓋。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別而言之。求欲爲貪。耽著爲婬。外發爲瞋。內結爲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爲愚癡。生死因緣癡爲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恚。

彌結無解脫之期
六情一名六義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
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卽上
所謂誠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
苦之所由消御之方皆具載衆經

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虛發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夫情念^⑤員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於頃刻。是以行道之人。必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爲城池。常領本以^⑥禦末。不以事形未著。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乎隱。所慎在形哉。

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無適無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任行藏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彌重。既跡著於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生之大情。匪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苟情係沮勸而譽集於外。藏恪之心必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

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夫苟非備德。必有不周。出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乃負理之心。銘之懷抱。而外修情。貌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自然之覺。得不愈重乎。是以莊生云。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乎物。愆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積。恃其不彰。則終莫悛革。加以天靈內充。而懼其外。顯則幽虛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物累。終必頓集。蓋由不防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

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以一善生百億萬善。一惡生百億萬惡。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爲教。誠足以有弘。然齊楚享遺嗣於累葉。顏冉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散惡萬與。盼蚶異形。四罪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淫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牧擊之刑。猶以犯者爲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若覺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 upper 乎己所及。彌廣則誠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韜。韜每中近

以爲敎匪進無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
之流宜略其事而喻深領幽旨。若乃守文而
不通其變。殫敎而不達敎情。以之處心循
理。不亦外乎。

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無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無准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徵，理無愆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四**推之來世耶？是以有心於理者，審影響之難誣，廢事證而冥寄，達天網之宏疎，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劫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心，淹_四連革慮哉？此最始信之根_五，至而業心所深期也。

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所有。但有肝腸胃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無常主。宜及當年。施恩行惠。贈乏以財。救疾以藥。終日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十戒。差摩竭云。菩薩所行忍辱爲大。若罵罵者。默而不報。若撻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謗毀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闔。地及門闔。蓋取其辱垢納納。終日受踐也。成具經曰。彼以四過。加己。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飾。四過者。上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

①倒二果㊟ ②[也]一國 ③員二岡㊟ ④必二每㊟ ⑤票二角㊟ ⑥必二安㊟ ⑦貌二懇㊟ ⑧生十(赤)㊟ ⑨故二愍㊟ ⑩當, 餘㊟ ⑪呀二好㊟ ⑫故二故㊟ ⑬學二習㊟ ⑭延二近㊟ ⑮續二續㊟ ⑯飲二飲㊟ ⑰四二故㊟ ⑱推二非㊟ ⑲速二速㊟
 ㊲至二主㊴ ㊵胃二啤㊶ ㊷乏二之㊸ ㊹校二交㊺

忍。則悔悟消於見世。福報顯於將來。

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近而言。

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

慈悲喜護也。何謂為慈。感傷衆生等一物我。

推已恕彼願令普安。愛及昆蟲情無同異。何。

謂為悲。博愛兼。拯雨淚。惻心。要令實功潛。

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為喜。歡悅柔軟施而。

無悔。何謂為愛護。隨其方便觸類善救。津梁。

會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能。

冥心無兆則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

雖樂福盡亦喪。貴極而。天道與地獄對門。成。

具又云。福者有苦。有盡有煩勞有往還泥洹。

經曰。五道無安唯無為快經稱行道者。先當。

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聞善不喜聞。

惡不懼。信心天固。沮勸無以動其志。埋根。

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

緣。宿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

能止。固當順而安之悅而畢之。勳增道習期。

諸忘心。形報既廢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

而報彰於事。猶形正則影直。聲和而響順此。

自然玄應。孰有爲之者哉。然則契心神道固。

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太虛中正己而無希外。

助不可接以卑滯要以情求。此乃居懷之圖。

鍵。學者所宜思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

但當求己而已。固無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

旨。忘懷欣想。將以己引物自同乎衆。所以。

固新涉之志而令寄懷有擬。

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總謂三界爲一。

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

可保。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

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

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爲無常。佛。

言。真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日陳於前。而萬代。

同歸終莫之悟。無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

不在交則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獲。資。

以之治心則情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

陰而情逝。恒自強於鞭後業。與時競。惟日不。

足。則亂念無因而生。緣對塵由而起。

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情進。

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積而能散。潤濟衆生。施。

也。謹守十善。閉邪以誠。誠也。犯而不校。常。

善下已。忍辱也。勤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

也。專心守意。以約斂衆。一心也。凡此五事。行。

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兼忘謂之道慧。本起。

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皆樂安生。孰。

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哀亡。蓋弱喪之常。

滯。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潛謝。非務繹所留。

對至而應。豈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

本領觀玄宗。玩之珍之。則衆念自廢。廢則有。

忘。有忘則緣絕。緣報既絕。然後入於無生。既。

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耀經云。無所從生。

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泥洹經云。心。

見一現

必二安

同二周

明註

安生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爾察其孕於嘉類。悟繁產於蟲豸。喻客林其
猶希。若翻覆之倒米。爲羣以日日。誰識
伏而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
若夫倒置之族。噉噬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
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
霄絕望舒。無暇雲身。造著夢之檻。足蹈炎
炭之庭。刀岳霜鋒。以積刃。劍林錐鋒。而
精。陶銅注洋。以海涌。下鍾波沸。而雷鳴。閼王
領閱。卒傍執銳。三劫一奮。百千累羅。鳩鳩利
嘴。煌煌火車。銳釘機槍。狡狗。凝牙。淫徒。燬
於幻柱。饑囚。枯於塵沙。資輕妙之靈質。益
痛戮之易加。永煩冤以彌劫。安斯酷之可
過。三六峻。罔不可。列。千條殊劇。萬端異
苦。靡喘息而不經。俄非來而忘守。予略一
朝以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無玷。十
淑道全。夕陽。道逝慶升九天。寶殿晃昱。高
構虛懸。瓊房。百瑤戶。摩千。金門。煥水精之
朗。玉基。耀琉璃之鮮。珠樹。列於路側。鸞鳳
鳴於條間。芳華。神秀而繁蕩。香風。靈飄而飛
煙。想衣。斐豐以被軀。念食。必芳以盈前。彼
中義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爲以千
性。常從容於自然。映光榮之燦燦。眇輕騰之
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拾陋世
而上。躋。伴超倫之高遷。然夫。變茲舊德。日用
玉食。厭土不毛。閼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
竭。離。雖修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散。七
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
別。是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
道要。善權灑落。或龜或妙。如浪海之運流。若

天日之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貞志執
其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
舟。敷設云云。廣。術悠悠。闕未塞乎三百。要
指在乎一幽。四。攝累玄之綱領。遣毛目於。團
裘。宏範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
遠往實歸。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萬
塗叢歸。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
動於道場。畢無爲而息。想。木夫三乘之始同
歸。一無。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真忘有而求
空。遂耽空而恬愉。緣覺亮累於知微。爰遷玄
而不居。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違而未虛。開
士解。物於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於鑒
先。體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暗。越諒而
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遇。堂堂蔭映。躬受聖
喻。鳴。唱群黎。耳目仰注。或發。隱於一咳。或
革面於一哺。並因言而後化。未有人而不
度。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
析檀與。蘇同芬。夜光與。燭。燦。于氏超
世。緇體玄指。嘉。道山。澤仁。感虎兒。護公。證
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漸水。關。更登。霄
衡。度係。軌。咸。淡。泊。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
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冲。神。風。清
。肅。一言。發。則。纏。帶。披。三。番。著。則。重。寶。昭。
見之。足以洗鄙者。聞之。可以落矜驕。通。漚。流
以逸契。詠。遂。初。於。東。壘。何。深。味。以。栖。素。輕
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達。之。所。逍。遙。
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
陋。於。近。耳。孰。能。忘。味。於。聞。留。哉。奚。適。非。道。何
之。無。神。理。有。精。龜。物。有。聖。彥。真。大。居。細。君。小。爲

碩。臣。羽。族。隸。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儀
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是以。九。十。六。種。枝
條。繁。張。輕。重。根。根。廢。靜。王。俱。曰。與。聖。各
擅。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於。存。亡。命
天。衣。之。采。祭。嘯。靈。厨。之。芬。芳。曜。振。旅。之。兒
。化。礪。石。之。琳。琅。竭。變。幻。之。屈。奇。惜。有
待。之。無。長。斯。乃。數。內。之。甘。醇。不。如。至。道。之。精
。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仲
呼吸。太。一。夕。餐。淪。陰。與。素。月。朝。揭。陽。霞。與。朱
日。亦。弄。長。生。於。服。丹。涓。子。翻。飛。於。餌。北。安
期。久。視。於。松。。豐。人。輕。舉。於。柏。實。彼。和。液
之。所。深。足。支。年。而。住。質。中。不。夷。而。外。猗。徒
登。雲。而。須。卒。俱。括。囊。以。堅。固。同。門。而。共
出。理。未。升。於。顏。堂。未。封。望。乎。孔。室。貴。乎。能。飛
則。蛾。蝶。高。常。奇。乎。難。老。則。龜。蛇。修。考。伊。逆。旅
之。遊。氣。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
神。狎。俗。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
。諸。者。叩。窮。顯。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焉。則。既。常
於。玄。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謂。兀。然。寂
泊。玄。劑。有。箴。宗。鑽。浮。嬰。莫。悟。冥。音。希。之。彌。錯
搜。之。愈。沈。鄙。人。其。漸。爲。誰。匠。樞。設。筌。蹄。乎。淵
荷。侯。魚。鬼。乎。川。林。僅。得。意。於。談。表。共。目。擊。而
廣。心。無。運。駛。候。往。矣。斯。復。忍。立。賢。達。忽。如。涉
宿。千。師。誕。化。舉。過。一。六。慈。氏。方。降。仰。期。仁
育。孰。云。數。違。譬。若。胸。目。靈。機。雖。迅。緣。極。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頃誣乎火網。況下斯而東教趣堯孔之權餌。

道爽擲太山文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嶽神府及都錄使
者。蓋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璇璣則助之
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
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
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恒
國茂列幽武之賓。崑崙皇川之中。鎮四瀆之所
墳。此皆稟氣運實無邪之機。神道自然崇正
不僞。因天之覆順地之載。敦朴方直。潛然玄
淨。進道四運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內審通微
之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虛無下育蒼生。含
德潛通無遐不做。遊步九崖翱翔玄關。故能
形無正始呼吸陰陽。握攬乾坤推步八荒。夫
東嶽者龍春之初清陽之氣。育勳萌生王父
之位。南箕北斗四星九天。東王西母無極先

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潛於太素不在人間。瀉消衆穢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岳之道。託山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彫匠神典僞立神形。本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內則百鬼之流行。害則殺飯成其勢。夜則衆邪處其庭。此皆狼蛇之群鬼。梟麟之虛聲。自三皇創其傳載于今。歷代所崇未覩斯弊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闕。逍遙雲影龍翔八極。風與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乃靈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萬物。因時託響傳惑俗人聽。成祇散朴激動人心。傾財極殺斷截衆命。枉害中年。俎其骨肉。精神離進痛傷元氣。東岳之神豈比之謂也。故枕中書曰。含氣蠢蠕百蟲勿嬰。無食鳥卵中有神靈。天受命地庭有形。衆祖稟二儀焉可害生。此皆遵理達道本經。群民含慈順天不殺。況害豬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其非神也。

又五岳真神則精之候。上法璇璣下承乾坤。稟道清虛無音無響。敬之不以歡。慢之不以感。千變萬毀神無增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有禍。進退諂僞永無賢軌。毀辱真神。非其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嶽神者。必是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黿魚鱉。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貓狸野獸。自稱將軍。

①男二姻②除二祭③離二親④齊二禁⑤積液二歡峻⑥神二津⑦律⑧之二而⑨心二切⑩明二
 朋⑪居二君⑫學二齊⑬坤二川⑭可二之⑮月二耳⑯號二鉅⑰而二不⑱嫌二姊⑲
 ⑳割二其㉑王二辰㉒耕二服㉓忌二思㉔卷平十二第十三卷㉕〔姓姓一序〕目錄一冊㉖〔後序〕一第㉗
 ⑲〔終道疏〕一冊㉘文十〔釋終道疏〕㉙伐二後㉚路二落㉛開二開㉜〔本一芽〕㉝星二皇㉞木二元
 ㉟泉二鳥㊱文二王㊲木二末㊳鼓二鼓㊴惑十〔於〕㊵聽二溫㊶〔狀〕一合㊷虱二雅㊸
 ㊹說二戒㊺豐二豐㊻元二無㊼訓二祖㊽其非二非㊾福十〔於〕㊿詔二詔

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猿猴狐獾。自稱宅舍神者必是大羊猪犢。門戶井竈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稱爲神。驚恐萬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驗也。自汝妖祥漸藏六載。招來四遠靡不響應。送疾而往者如小水歸海。獲死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先亡便云算盡。輕者易降自稱其禍。若使重患難濟則汝無恩。中容之疾非汝所救。二者無効焉可奉事。乃令群民投心歸命。既無良醫善藥。非散髮之能降。經旬歷月曾無影報。以此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大元。桓王及封錫。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讚。皇家黎。無慈悅。天。禍謬加體嬰微疾。謂汝之祇能感靈德。故宣德信命詣汝神殿。獻薦三牲加贈珍異。若汝聖道通。乾致妙者。何不。上啓九皇下諸后土。參集百靈顯彰妙術。使。國良輔消疾獲安。既無響應。乃奄然而還。噫。此虛妄焉足奉哉。

又昔太山石立社移神靈降象迴聲萬代。此則乾坤之所感。顯爲時瑞。汝託稱其聖。旣不能興雲致雨以表神德。圖妖邪以損真道。正使汝能因靈動箸舉杯盡酒。猶爲鬼幻。非爲真正。況無其徵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閻羅王之統。共土幽昧與世異靈。都錄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於皇記。察都籍於天曹。群惡無細不_四捨。纖善小而無遺。總集魂靈非生人應府矣。而何弊鬼詐稱斯旨。橫恣人間欺_四殆萬端。蓬林之樹烏鵲之野。翕動遠近列于祠典。聚會男女樹俗之心。穢氣外翬烏聲遠布。毒

鍾王境爲害滋甚。夫雲霧蔽天，群邪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害。吾雖未流備階三服，每覽經傳而觀斯孽，推古驗今，邪不處正。吾將蕩穢光揚聖道，告到骸鉤魅，黨還遊塚墓，餐果飲泉，足生之路。旣令群民絕傾財之困，鳥獸無羅網之卒。若復顧戀望餐不去者，吾將宜集毘沙神王、惡羅子等，授以金剛屯兵師勇。武秋霜陵動，三千威猛難當。曜戈明劍，擬則摧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是小鬼，敢觸三光，鵠毛入炭，魚行鏹湯，傾江滅火，朝露見陽。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慮卽傷心。速在吾前，復汝本形。長歸萬里，滄浪海邊。勿復稽留，明順奉行。

檄魔文

釋智靜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輪下。相與玄窵殊
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會
申展疑積。而標榜未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
世十方思頌。靈網方申。絃綱彌綰。大通有
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書喻意耳。

夫時寡有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群師迭襲。昔我皇祖本原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位權形以附萬邦。奮靈柯以覆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有。方當抗宏綱於八區。絢靈網於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而冥宗不弔。異容凝靜。重明寢暉。虛舟覆浪。故令蠹邪番興。梟梟見暴起。暗染真塗。塵惑清衆。虐鍾蒼生。毒流萬劫。懷道有情異心同忿。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亂。上承高冒下託群心。秉天旗以籠三千。握聖圖以降大業。雲起四宮鸞翔。

天竺。降神迦維爲時城暫。綏撫黎元善安卿士。獎導群情慰喻有疾。嚴懸柯於胸中。被神甲於身外。惑十八之無辜。哀三空之路絕。志匡大荒。必平多難。百城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不忍重迷自覆。深攝愚懷故守僞見。狠據欲天鵝鳴神闕。叛渙疆場抗拒靈節。謂大位可登弘規可改。覽茲二三。遂爲歎息。昔大通統世群方影附。有僞寢天魔不遵正節。干甲照。曦霜戈拂域。靈鼓競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强盛。王師一奮群邪殄夷。衆迷革心望風影伏。況君單將驍然介士。無方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華邑。篡奪靈樞騰逸最勝。以爲忝真可不謬乎。今釋迦統世。道隆先劫。妙化蕩蕩神羅遠御。智士雍雍雲算蓋世。武夫龍跳控弦萬隊。協略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閻浮都督歸義侯薩陀。獨臬天奇蒙塵玄鏡。神高須彌。億揚鑊首路。使持節威遠大將軍四都督。切利公導師武勝標群文超。絃謀妙思絕塵心栖夢表。憂時忘身志必匡世。領衆百萬億。鸞飛天衢。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步塵表。略並童眞功侔九地。悼惑三塗忿若縱害。援劍慷慨。

二宏 ䷢ ䷢ ䷢
投創二校却 ䷢
䷢

九

杙威氣歸順。皆蒙授名爵封賞列士功侔舊臣聲靈蓋萬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計懷塞荒邊規固當位。毒害勃於蒼生。災禍流於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爲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實達常失久。謂君覺知返愚歸罪象。魏東身抽簪同遊群僞。以道自懼榮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儻安邪位。託癡山以自高。特見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怡性。建惰慢之高幃。引無明之兇陣。闊步荒塗輕弄神器。盜篡天宮抗衡日月。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填巨海。雖擬心虛標事之難就。將軍殖福玄津原承彌遠華貌臨然群情屬目。望貴之基易登。由來之功可惜。君可反往修來翻然歸順。謝過朱門。以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身名獲安。曉目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師剋舉十方翹轡。手提法羅齊舞群聖。道柯曜於前驅。靈鼓振於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飛波陸原涌沸。于斯之時。須彌籠於一塵。天地迴於一車。無動安於左衽。妙樂曜於右手。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佛法王道仁慈不忍便襲。權停諸軍暫壹靈轡。臨路遣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圖面縛歸闕。委命皇庭逍遙玄境。隆名內暉遊形外寄。上方卽任非君而誰。夫惠尙識機明貴免禍窮而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無道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卽古今之著龜將軍之明誠相與雖乖於當年。風流宜同於道味。

釋寶林65作

賢劫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剎現壽百齡日。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虜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萬波羅蜜諸軍事破結將軍領鷹鵠校尉大司馬楚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月等。稽首和南上。聖朝尚書。謫案夫六合同囑靈之鑒。群流歸百谷之王。萬化均于空玄。衆奇宗於一智。斯蓋理有宗極。之統。物無殊趣之會。是以如來越重昏而孤興。蔚勤功於曠劫。囑三塗之高明。拔洪癡於始造。窮聖德之區奧。究無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機。握宏德之統紐。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奕。雖復千軍並照。固已綽矣。身殊萬狀。而非衆體。合至妙而不一。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止而非滅。希夷恍惚。無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群感而不勞。周萬動而常靜。恒恒沙以倏忽。撫八荒於俄頃。兩儀顛陷而不夷。力負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焦。懷洪流而不溺。乾坤不足以

陸二通(陸) 類二反(類) 類二致(類) 致思(致) 思致(思) 陸二匡(陸) 清二荷(清) 荷二蘇(荷) (作)一國(作) 之十(地) 統二紘(統) 止二亡(止) 恍二悅(恍) 何二頃(何)

③陽二陽 ④王十(王) ⑤振一震 ⑥含二合 ⑦喻二喻 ⑧叱一叱 ⑨酸二酸 ⑩發一發 ⑪界二界
 ⑫上二在上 ⑬振一振 ⑭槍二槍 ⑮則二則 ⑯友二友 ⑰仗一枝 ⑱繼二繼 ⑲傑二傑
 ⑳陸一陸 ㉑然一然 ㉒漁一漁 ㉓征一征 ㉔那二那 ㉕天二天 ㉖機二機 ㉗蓋二蓋 ㉘遊二遊
 ㉙災二災 ㉚知一知 ㉛魏東二季來，魏來 ㉜催一催 ㉝棍十(一作棍)來註 ㉞兒二兒 ㉟責二責
 ㊱惜一惜 ㊲反一改 ㊳日二日 ㊴洩二洩 ㊵方二方 ㊶波二波 ㊷車二車 ㊸鈴二鈴 ㊹而二而
 ㊺夫二夫 ㊻遇向二遇 ㊼無道二道 ㊽之(一) ㊾宜(一) ㊿於(於) 一(一) 二(二)

淵門不束情於近教而駭神于荒唐之說也
弘明論後序 釋僧祐

余所集弘明爲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
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誓亦已備矣然
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
故復舉世典指事取微言非榮華理歸質
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衆疑故曰弘
明論云

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
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國則
耳目之外皆疑觀等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
執疑以迷照群生所以未洽者也詳檢俗教
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
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瞻瞻不了況
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
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
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
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
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
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
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
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
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
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
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
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
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
外復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盡朕是以知其
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

懸與經合非識之徒何由知得異夫以方寸之
心謀己身而致謬國分之畔隔牆壁而不見

而欲悔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可爲惑
傷者一也若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
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福也然則周孔制典昌
言鬼神易曰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
既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
京升靈上天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事鬼
敬神大禹所祇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
能事鬼神姬且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
則三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其極俗士執禮
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
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聖賢之徒非謬所
及可爲哀矜者一也若疑莫見真佛無益國
治則禮祀望族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
見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稷之形民
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壙塋蟻鬼奚功然猶
盛其犧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莫不以幽
靈宜尊而教民美報耶況佛智周宏昇神凝
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爲人依
其孕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背廢道則萬神
斯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禍不視金
容而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爲震懼者三
也若疑古無佛教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
執測始終哉尋義是縝繆政績猶渾彼有
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圖澄知臨淄伏石有
舊像露盤礎陀勒見靈盤錫山中有古寺基墟
衆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
顯驗誰謂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

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
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既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
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閉士之化大法明
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
時爲歎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
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
也昔三皇無爲五帝德化三王禮刑七國
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
禹出西夷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丘
欲居夷聘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
俗聖設教猶不繫於華夷況佛統大千豈限
化於西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
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爲戎
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無
恒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
故知天竺居中今以區區區中土稱華以距正
法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涼者五
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
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
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
肯遵用戰國代農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復加
燔燼豈仲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邇及
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
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於後代乎案漢元之
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
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傳發稱佛
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像於開陽

○弘明論後序 ○釋僧祐 ○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 ○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觀等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群生所以未洽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瞻瞻不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載符契

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莫識奧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略。建立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者域耀神通之跡。然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播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獻刻意而遷善。暨晉明報悟乘一棲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既而安上弘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既敷實相彌照。英才領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其乎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限。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

之于末。雖文匪珪璋而事足鑒鑑。惟憐憫君子自求多福焉
弘明集卷第十四

。是知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為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誘禍門。而況蒙蒙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不知而誣先覺之通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反號邪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胸謗誦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賈幽罰。言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變化于何不。足。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殷戊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微備詳典籍。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奧因果義微。微難領故略而不陳。前哲所辯關鍵已正。輕率鄙懷繼

①文十(故)②③ ④建立崇造⑤⑥ ⑦指二諸⑧ ⑨款二意⑩⑪ ⑫基乎二流于⑬⑭ ⑮(限)一⑯⑰ ⑱是二故⑲⑳ ㉑蒙蒙一原陳㉒
⑳足二之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廣弘明集卷第一

唐麟德元年。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淳。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倏辯。所以致移震且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顯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爲德母智爲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覈此求情。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之登臨。廓爾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時經三代。弊五洋之沈淪。識蒙邪正。銓人法之天網。是以內敦經緯。立法。依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九流。義包十誦。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群英。留心佛理構叙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討顏謝之風規。總周張之門律。辯駁通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之高致。備子秘閣廣露塵心。然智者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旨而通標領。迷夫取悟。繫詞而啓神機。若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襲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也。知謂生知。信三堅而入正聚。愚謂愚叟。滯四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源三代。並惟寡學所經。故得師心獨斷編集

其計向若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釋九說達情智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賢雖掩而逾光矣。余傳訪前叙廣弘明。以爲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籍文開中原周魏政變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賢。致使工言既申倭律斯及。時不乏賢。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互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術揚於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之權謀。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轡。今且據其行事決滯智徒。喻達蒙泉疎通性海。至如寇謙之構構崔浩。禍福皎然。鄧藹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朝典。此之譏議。混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綜緝。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宋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略。沈休文之慈濟。顏之推之歸心。詞采卓然。迴張物表。嘗以餘景。試爲舉之。弊於庸朽綜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繼贊成紀願惟直筆即而述之。命孤族題篇披圖藻鏡。至若尋條攝義有悟賢明。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討尋。略隨條例銓目歷舉。庶得程諸未親廣信釋紛擬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法義篇第四 實乘獨運攝廣。得其趣者心。理學。僧行篇第五 紹隆聖種人斯弘道。名篇三寶實則一歸。慈惻篇第六 在生所重。厚身實命。慈已則憐。慈爲覺本。誠功篇第七 情寄靈約。則不。欲附聖檢。則不。啓福篇第八 福。樂時日用斯貴。滅罪篇第九 罪。推折。必。心。統歸篇第十 奉正邪。道。成德。序曰。夫邪正糾紛。愚智繁雜。自非極聖焉能兩開。所以欲主天魔。猶能變爲佛相。況餘色有執可言哉。固知一洲萬國。一化千王。互興廢立。不足論評。是以九十六部。宗上界之天根。二十五誦。討極計之冥本。皆陳正朔。號三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下。又有魯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國李公。開虛玄於五岳。匪稱教主。皆述作於先王。贊時體國。各臣吏於機務。斯並衡分限域。謂流沙以東。孔老所統也。辯御乖張。理路天殊。居然自別。何以明其然耶。故西宇大夏。衆計立於我神。東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孰解妄想。流愛纏綿於九居。倒情徙滯。祛除於七誠。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向。昏波漾目。寧辨歸依。不可効尤。務須反本。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大聖小聖由來共述。至於親承面對。曾未覺知。雷同體

○卷第一序○ ○(唐沙門)十字○ ○(唐終南山)四字○ ○(西明寺)九字○ ○(終南山釋氏)五字○ ○(終南山釋道宣撰)七字○ ○(廣弘明集序)十字○ ○形二刑○ ○代二法○ ○法之天二天之法○ ○依二衣○ ○辯二辨○ ○而十(心)○ ○明註○ ○通上似道一字○ ○而十(方)○ ○攝二攝○ ○贊二贊○ ○徒二徒○ ○蒙二蒙○ ○結二結○ ○智○ ○混二混○ ○編二編○ ○采二采○ ○測二測○ ○向○ ○試二試○ ○繼二繼○ ○族二族○ ○結二結○ ○明本無比目錄○ ○攝二攝○ ○辯二辯○ ○較二較○ ○迷二迷○ ○厚二厚○ ○儒二儒○ ○攝二攝○ ○振二振○ ○樂二樂○ ○往二往○ ○詠歌二詠歌○ ○(廣弘明集歸正篇序)十序曰○ ○(廣弘明集歸正篇序)序

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尊。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義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微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尙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用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齎靈寶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上。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沈香爲炬。邊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

使開示衆心得辯真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翹見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慙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卽是虛妄宜就再來眞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旋轉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膝法師跏趺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遵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宮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按吳書明費叔才自憾死故傳爲實錄矣

後漢書郊祀志四

出茫薩漢書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

以純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懍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藉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德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云云。

吳主孫皓論叙佛道三宗第五

出典

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棄俗出家爲沙門。厥名僧會。姓康氏。神儀剛正。遊化爲任。時三國鼎峙。各擅威權。佛法久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爲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耶。會曰。佛晦靈迹。垂餘千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花。照耀宮殿。臣主驚嗟。希有瑞也。信情大發。因爲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爲佛陀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初寺焉。下勅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旣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亦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角力。

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格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懷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國今古亦有逸民知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曠山谷縱快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誦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也今見章疏行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云云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六出高僧等傳

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茫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政必求性靈真與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注注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士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

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顒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護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觀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精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遠崇遠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嚥亦無取義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問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與豈為諸君所屈時願延之著離識論帝命殿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

元魏孝明召佛道門人論前後四七

出魏書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

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留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道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眾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之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固又宣勅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叔尚尚書郎祖暕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綽太傅李定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綽散騎常侍溫子昇等

○君老○問二○二○此二○(六)一○(組)一○從二○汪二○深○前二○當十(之)○漢二○崇二○二二○又二○桃二○(七)一○(那)一○二二○

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委賦罪常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

廣弘明集卷第二

廣弘明集卷第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一

元魏書釋老志

高齊書述佛志

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收

齊著作魏收

隋著作王邵

齊著作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紀。義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述爲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固使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提摩騰竺法蘭還雒陽。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絨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

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誠神常不滅也。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能鄙。經無數劫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於積仁順國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異也。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信智同。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剝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也。上根者修六度進萬行。擯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號爲佛也。本號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救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維衛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威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

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燬。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爲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爲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聰敏。日誦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蹟。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爾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魏先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無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帝致書以綸素。詔圖鈔錫爲禮。今猶號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者閭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房。

○徒二徒○ ○[大唐一撰]十一字二(唐終南山釋氏)六字○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八字○ ○明本無此目錄 ○收二牧○ ○魏書一○ ○志十(八)○ ○(出魏書)細註○ ○[著作]一○ ○經一經○ ○持二獸○ ○昆邪二昆邪○ ○昆邪○ ○王二王○ ○大二天○ ○開二開○ ○隱二隱○ ○功漢二形漢○ ○德二德○ ○異二異○ ○(人)一○ ○髮二髮○ ○孫二孫○ ○號二號○ ○王二王○ ○(阿)一○ ○性十(談)○ ○先十(王)○ ○號二梅○ ○號二龍○

事。信矣。渭門既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沿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最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禍。及躬無由。自免顯戮。構密悔前。冀已復禮。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開惑。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舉為噬臍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炮烙以樹嚴。刑酒池以悅臣妾。時人豈謂為正化也。縱而飾非。褒而唱善。及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無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無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茲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繫於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本隸幽都禮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誠。不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恣此昏凶。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勵。追悔絕乎。

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衆。道王河西涼平。東歸太武信重。為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冠得侍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遂密讒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其祖父執劍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如何信讒。帝驚集朝臣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無辜。枉見幽辱。帝又信之。以晃君五年正月。下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為萬

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云云。崔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屍所。請告遺訣。高歷然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述。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復興。善自修心。無令後悔。言已便臥而絕。崔浩讒辭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況沙門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平。十月一日。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改元興安。是為文成帝也。廟號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萬國無王不奉。魏北雖除南宋彌盛。稱為真君明主。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臣。孰可悼乎。感痛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思返政。存立非一。

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者。雖存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

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姦之儔。得容假託。諸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即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往時所毀圖寺。並還修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時屬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俄罷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為下髮。賢為僧統。云云。

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

沙門曇曜帝禮為師。請帝於京西之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櫛比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有斷續。

① 聖烈一德克 ② 子二千 ③ 辛十(立) ④ 刑十(設) ⑤ 治一降 ⑥ 逐十(逐) ⑦ 帝又二帝 ⑧ 定二從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禮像為業。一像一拜至于中龕而死。尸殞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

皇興元年高祖孝文誕載。於恒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構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椽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

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蓋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覽。窮神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室。禪僧居之。

承明元年顯祖。太上皇崩。造建明寺。爾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下州二十人。著令以為常准。太和十九年常幸徐州白塔寺。顧諸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悼惜。施帛千匹。說一切僧齋京城七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背痛相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准師義哭諸門外。緇素榮之。西域

沙門跋陀者。有深道業。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蹤。欽悅。循跡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為建三級佛圖。又見通昏處為道。珍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賈。又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即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重焉。

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為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登詔讀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下詔也。

世宗即位。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

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採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為世宗造石窟一。凡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肅宗熙平中於城內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爾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云。如來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戀眷城市。豈淑隘是經行所宜。浮誼是栖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宜棄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為寺。禁令不復行焉。

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為天平寺。世宗已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銀僧獻道。歸僧深慧光慧顯法榮道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獲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尼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神之王。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獨去邪累。潔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

①羅二羅②羅③羅④羅⑤羅⑥羅⑦羅⑧羅⑨羅⑩羅⑪羅⑫羅⑬羅⑭羅⑮羅⑯羅⑰羅⑱羅⑲羅⑳羅㉑羅㉒羅㉓羅㉔羅㉕羅㉖羅㉗羅㉘羅㉙羅㉚羅㉛羅㉜羅㉝羅㉞羅㉟羅㊱羅㊲羅㊳羅㊴羅㊵羅㊶羅㊷羅㊸羅㊹羅㊺羅㊻羅㊼羅㊽羅㊾羅㊿
①羅二羅②羅③羅④羅⑤羅⑥羅⑦羅⑧羅⑨羅⑩羅⑪羅⑫羅⑬羅⑭羅⑮羅⑯羅⑰羅⑱羅⑲羅⑳羅㉑羅㉒羅㉓羅㉔羅㉕羅㉖羅㉗羅㉘羅㉙羅㉚羅㉛羅㉜羅㉝羅㉞羅㉟羅㊱羅㊲羅㊳羅㊴羅㊵羅㊶羅㊷羅㊸羅㊹羅㊺羅㊻羅㊼羅㊽羅㊾羅㊿
①羅二羅②羅③羅④羅⑤羅⑥羅⑦羅⑧羅⑨羅⑩羅⑪羅⑫羅⑬羅⑭羅⑮羅⑯羅⑰羅⑱羅⑲羅⑳羅㉑羅㉒羅㉓羅㉔羅㉕羅㉖羅㉗羅㉘羅㉙羅㉚羅㉛羅㉜羅㉝羅㉞羅㉟羅㊱羅㊲羅㊳羅㊴羅㊵羅㊶羅㊷羅㊸羅㊹羅㊺羅㊻羅㊼羅㊽羅㊾羅㊿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也。早好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有仙人成公興。備作謙家。後謙之算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爲不釋。謙之曰。我學算累年。延算周體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能便決。謙歎伏欲師事。興固辭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興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

謙之字志嵩岳。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寇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世。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王女九疑十二人。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⑨太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來嵩岳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桑乾。漢武時得道爲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岳所統廣漢方萬里以授讓之。作誥云云。

錄圖六十卷。眞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眞君
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眞仙
矣。

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云云。

又云。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命謙之與群仙爲

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

(於)十人 ① 刑二紀 ② ③ 二 ④ ⑤ 仍二乃 ⑥ ⑦ 太二木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㐀 㐁 㐂 㐃 㐄 㐅 㐆 㐇 㐈 㐉 㐊 㐋 㐌 㐍 㐎 㐏 㐐 㐑 㐒 㐓 㐔 㐕 㐖 㐗 㐘 㐙 㐚 㐛 㐜 㐝 㐞 㐟 㐠 㐡 㐢 㐣 㐤 㐥 㐦 㐧 㐨 㐩 㐪 㐫 㐬 㐭 㐮 㐯 㐰 㐱 㐲 㐳 㐴 㐵 㐶 㐷 㐸 㐹 㐺 㐻 㐼 㐽 㐾 㐿 㑀 㑁 㑂 㑃 㑄 㑅 㑆 㑇 㑈 㑉 㑊 㑋 㑌 㑍 㑎 㑏 㑐 㑑 㑒 㑓 㑔 㑕 㑖 㑗 㑘 㑙 㑚 㑛 㑜 㑝 㑞 㑟 㑠 㑡 㑢 㑣 㑤 㑥 㑦 㑧 㑨 㑩 㑪 㑫 㑬 㑭 㑮 㑯 㑰 㑱 㑲 㑳 㑴 㑵 㑶 㑷 㑸 㑹 㑺 㑻 㑼 㑽 㑾 㑿 㒀 㒁 㒂 㒃 㒄 㒅 㒆 㒇 㒈 㒉 㒊 㒋 㒌 㒍 㒎 㒏 㒐 㒑 㒒 㒓 㒔 㒕 㒖 㒗 㒘 㒙 㒚 㒛 㒜 㒝 㒞 㒟 㒠 㒡 㒢 㒣 㒤 㒥 㒦 㒧 㒨 㒩 㒪 㒫 㒬 㒭 㒮 㒯 㒰 㒱 㒲 㒳 㒴 㒵 㒶 㒷 㒸 㒹 㒺 㒻 㒼 㒽 㒾 㒿 㓀 㓁 㓂 㓃 㓄 㓅 㓆 㓇 㓈 㓉 㓊 㓋 㓌 㓍 㓎 㓏 㓐 㓑 㓒 㓓 㓔 㓕 㓖 㓗 㓘 㓙 㓚 㓛 㓜 㓝 㓞 㓟 㓠 㓡 㓢 㓣 㓤 㓥 㓦 㓧 㓨 㓩 㓪 㓫 㓬 㓭 㓮 㓯 㓰 㓱 㓲 㓳 㓴 㓵 㓶 㓷 㓸 㓹 㓺 㓻 㓼 㓽 㓾 㓿 㔀 㔁 㔂 㔃 㔄 㔅 㔆 㔇 㔈 㔉 㔊 㔋 㔌 㔍 㔎 㔏 㔐 㔑 㔒 㔓 㔔 㔕 㔖 㔗 㔘 㔙 㔚 㔛 㔜 㔝 㔞 㔟 㔠 㔡 㔢 㔣 㔤 㔥 㔦 㔧 㔨 㔩 㔪 㔫 㔬 㔭 㔮 㔯 㔰 㔱 㔲 㔳 㔴 㔵 㔶 㔷 㔸 㔹 㔺 㔻 㔼 㔽 㔾 㔿 㕀 㕁 㕂 㕃 㕄 㕅 㕆 㕇 㕈 㕉 㕊 㕋 㕌 㕍 㕎 㕏 㕐 㕑 㕒 㕓 㕔 㕕 㕖 㕗 㕘 㕙 㕚 㕛 㕜 㕝 㕞 㕟 㕠 㕡 㕢 㕣 㕤 㕥 㕦 㕧 㕨 㕩 㕪 㕫 㕬 㕭 㕮 㕯 㕰 㕱 㕲 㕳 㕴 㕵 㕶 㕷 㕸 㕹 㕺 㕻 㕼 㕽 㕾 㕿 㖀 㖁 㖂 㖃 㖄 㖅 㖆 㖇 㖈 㖉 㖊 㖋 㖌 㖍 㖎 㖏 㖐 㖑 㖒 㖓 㖔 㖕 㖖 㖗 㖘 㖙 㖚 㖛 㖜 㖝 㖞 㖟 㖠 㖡 㖢 㖣 㖤 㖥 㖦 㖧 㖨 㖩 㖪 㖫 㖬 㖭 㖮 㖯 㖰 㖱 㖲 㖳 㖴 㖵 㖶 㖷 㖸 㖹 㖺 㖻 㖼 㖽 㖾 㖿 㗀 㗁 㗂 㗃 㗄 㗅 㗆 㗇 㗈 㗉 㗊 㗋 㗌 㗍 㗎 㗏 㗐 㗑 㗒 㗓 㗔 㗕 㗖 㗗 㗘 㗙 㗚 㗛 㗜 㗝 㗞 㗟 㗠 㗡 㗢 㗣 㗤 㗥 㗦 㗧 㗨 㗩 㗪 㗫 㗬 㗭 㗮 㗯 㗰 㗱 㗲 㗳 㗴 㗵 㗶 㗷 㗸 㗹 㗺 㗻 㗼 㗽 㗾 㗿 㘀 㘁 㘂 㘃 㘄 㘅 㘆 㘇 㘈 㘉 㘊 㘋 㘌 㘍 㘎 㘏 㘐 㘑 㘒 㘓 㘔 㘕 㘖 㘗 㘘 㘙 㘚 㘛 㘜 㘝 㘞 㘟 㘠 㘡 㘢 㘣 㘤 㘥 㘦 㘧 㘨 㘩 㘪 㘫 㘬 㘭 㘮 㘯 㘰 㘱 㘲 㘳 㘴 㘵 㘶 㘷 㘸 㘹 㘺 㘻 㘼 㘽 㘾 㘿 㙀 㙁 㙂 㙃 㙄 㙅 㙆 㙇 㙈 㙉 㙊 㙋 㙌 㙍 㙎 㙏 㙐 㙑 㙒 㙓 㙔 㙕 㙖 㙗 㙘 㙙 㙚 㙛 㙜 㙝 㙞 㙟 㙠 㙡 㙢 㙣 㙤 㙥 㙦 㙧 㙨 㙩 㙪 㙫 㙬 㙭 㙮 㙯 㙰 㙱 㙲 㙳 㙴 㙵 㙶 㙷 㙸 㙹 㙺 㙻 㙼 㙽 㙾 㙿 㚀 㚁 㚂 㚃 㚄 㚅 㚆 㚇 㚈 㚉 㚊 㚋 㚌 㚍 㚎 㚏 㚐 㚑 㚒 㚓 㚔 㚕 㚖 㚗 㚘 㚙 㚚 㚛 㚜 㚝 㚞 㚟 㚠 㚡 㚢 㚣 㚤 㚥 㚦 㚧 㚨 㚩 㚪 㚫 㚬 㚭 㚮 㚯 㚰 㚱 㚲 㚳 㚴 㚵 㚶 㚷 㚸 㚹 㚺 㚻 㚼 㚽 㚾 㚿 㜀 㜁 㜂 㜃 㜄 㜅 㜆 㜇 㜈 㜉 㜊 㜋 㜌 㜍 㜎 㜏 㜐 㜑 㜒 㜓 㜔 㜕 㜖 㜗 㜘 㜙 㜚 㜛 㜜 㜝 㜞 㜟 㜠 㜡 㜢 㜣 㜤 㜥 㜦 㜧 㜨 㜩 㜪 㜫 㜬 㜭 㜮 㜯 㜰 㜱 㜲 㜳 㜴 㜵 㜶 㜷 㜸 㜹 㜺 㜻 㜼 㜽 㜾 㜿 㝀 㝁 㝂 㝃 㝄 㝅 㝆 㝇 㝈 㝉 㝊 㝋 㝌 㝍 㝎 㝏 㝐 㝑 㝒 㝓 㝔 㝕 㝖 㝗 㝘 㝙 㝚 㝛 㝜 㝝 㝞 㝟 㝠 㝡 㝢 㝣 㝤 㝥 㝦 㝧 㝨 㝩 㝪 㝫 㝬 㝭 㝮 㝯 㝰 㝱 㝲 㝳 㝴 㝵 㝶 㝷 㝸 㝹 㝺 㝻 㝼 㝽 㝾 㝿 㞀 㞁 㞂 㞃 㞄 㞅 㞆 㞇 㞈 㞉 㞊 㞋 㞌 㞍 㞎 㞏 㞐 㞑 㞒 㞓 㞔 㞕 㞖 㞗 㞘 㞙 㞚 㞛 㞜 㞝 㞞 㞟 㞠 㞡 㞢 㞣 㞤 㞥 㞦 㞧 㞨 㞩 㞪 㞫 㞬 㞭 㞮 㞯 㞰 㞱 㞲 㞳 㞴 㞵 㞶 㞷 㞸 㞹 㞺 㞻 㞼 㞽 㞾 㞿 㟀 㟁 㟂 㟃 㟄 㟅 㟆 㟇 㟈 㟉 㟊 㟋 㟌

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仞之崖爲功。差易帝深然之。但爲崔浩贊成難達其意。沈吟久之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爾何惜五三百功。眞君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諸弟子以爲屍解變化而去。靜輪天宮竟不成便止。

時京兆章文秀隱中岳。世祖徵問方士金丹事。對曰。神通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間遇。難以預期。臣昔受於先師。未之爲也。世祖重其家族溫雅。遣與尚書崔暕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

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歷出名行。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殿上大夫。

●穎陽絳略開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恒農閭平仙博覽百家不能達意。然辭對可錄。帝授官固辭。扶風魯新遭赫連虐。避地塞山教授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

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中。條山有穴。通崑崙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鄉立壇祈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召還。有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開待賢之意。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章符錄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召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爲主。自有漢已後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爲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尙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狼湊。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

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員滿九十人。遷洛移都。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九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壇主道士歌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執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齊文義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禮接焉。

余檢天師寇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浮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萬里。爲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造弟子八人使於四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戴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穎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餘燼不滅。今猶服之。

●齊書述佛志
●著作王劭
劭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御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

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怪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廣弘明集卷第三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三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歸心篇 北齊光

●錄顏之推 七錄序 梁處士阮孝緒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僕嘗爲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間。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澤無涯邊兮。

●女媧練石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

●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共聞涿鹿。川兮女姮

●九子爲民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兮。十日並

●出堯之間兮。羿廋斃日事豈然兮。常娥奔月

●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爲靈仙兮。夏開乘龍何

●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宜兮。夸父鄢林義亦

●艱兮。尋木千里烏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

●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解露誠宣

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北間

●功二工● ●君二元● ●歷一曆● ●類一類● ●德二德● ●修二修● ●通二通● ●刺二刺● ●口二口● ●歌二歌● ●高二高● ●故二故● ●(張)一(張)● ●曆一曆● ●齊書一● ●志十(第九)● ●(出齊書)細註● ●(隋)十者● ●(著)一● ●(傳)一● ●身十(心)● ●順二順● ●遂二遂● ●當二當● ●此目本無● ●錄二錄● ●(井)序細註● ●(侍中)一● ●津二津● ●練二練● ●氏二氏● ●當二當● ●錄二錄● ●北二北● ●

凡人所信。惟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
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安乍危。斗極
所周。繞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
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
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鄒
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
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望膠。魏
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
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鼙鼓。及來河北。
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世有呪師及諸
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
變萬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何妨神通感應。
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
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誘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
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滅。時像差
。簡終難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
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託顏回
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
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
更為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偶
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欺說。則亦棄舜之云
虛。周孔之不實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
。悲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
若觀凡猥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
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
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略無全行者。
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

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
於戒行。自當有犯。一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
所計齋講。誦持。此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
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別落
髮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
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
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
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
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
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
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
賦役。以為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
如妙樂之世。優佚之國。則有自然。糧米無盡
寶藏。安求田畝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
於後身。似不連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猶老
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見夢想。或降僮妾。
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
今人貪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以
此而論。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
地間一蒼生耳。何預前身事。而乃愛護。道以基
。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疎得其
一隅。累代詠而彌光矣。

凡夫愚暗。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
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
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
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
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為其勤苦

修德乎。亦是棄舜周孔。虛失愉樂。一人修道
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
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棄妻
子。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為
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處士阮孝緒

日月貞明。照光景不能垂照。需華載育。非風
雲無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
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索墳典。詩書禮樂。何
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鴻荒道
喪。帝吳興其爻畫。結繩義隱。皇頤肇其文
字。自斯以往。弘敷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
冊。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
。旋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

正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為。古之文猶
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
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
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遠乎戰
國。俗殊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亂而正疾
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
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職。內有延閣
廣內祕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
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
於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及子歆等。雖校

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哀帝
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
欲遂總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為
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
班固傳毅並典祕籍。固乃因七略之辭。為漢

○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宋案有別。晉祕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略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以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祕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祕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錄爲七志。其中朝道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太多。焉齊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接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暕撰其名錄。其尙書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臥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誦經已散。宵漏既分。綠帙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略探祕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以來王公播紳之館。苟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記至于術。技。全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感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拾之責。況總括群書。四

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制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爲紕謬。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子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辯其說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探其指要。著爲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撮略爲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技略。王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技爲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略。實有六條。故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略。及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于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諸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爲一略。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王以詩賦

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傾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改爲陰陽。方技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蓋六藝與數術。不逮方技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故合術技之稱以名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歷譜而與今譜有異。竊以圖書之篇。宜從所同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斯以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尙矣。劉氏神仙陳於方技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既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內外二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窮於是矣。有梁普通四年。歲惟單閼。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開余已先著。輒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經。盡歸于順之書也。古今書最

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一卷。一曰詩經。二曰書經。三曰春秋。四曰禮記。五曰易經。六曰春秋左傳。七曰春秋公羊傳。八曰春秋穀梁傳。九曰詩經傳。十曰書經傳。十一曰春秋左傳傳。十二曰春秋公羊傳傳。十三曰春秋穀梁傳傳。十四曰詩經傳傳。十五曰書經傳傳。十六曰春秋左傳傳傳。十七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十八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十九曰詩經傳傳傳。二十曰書經傳傳傳。二十一曰春秋左傳傳傳傳。二十二曰春秋公羊傳傳傳。二十三曰春秋穀梁傳傳傳。二十四曰詩經傳傳傳傳。二十五曰書經傳傳傳傳。二十六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二十七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二十八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二十九曰詩經傳傳傳傳傳。三十曰書經傳傳傳傳傳。三十一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三十二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三十三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三十四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三十五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三十六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三十七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三十八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三十九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四十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四十一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四十二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四十三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四十四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四十五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四十六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四十七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四十八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四十九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五十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五十一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五十二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五十三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五十四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五十五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五十六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五十七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五十八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五十九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六十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六十一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六十二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六十三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六十四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六十五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六十六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六十七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六十八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六十九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七十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七十一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七十二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七十三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七十四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七十五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七十六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七十七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七十八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七十九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八十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八十一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八十二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八十三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八十四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八十五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八十六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八十七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八十八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八十九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九十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九十一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九十二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九十三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九十四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九十五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九十六曰春秋左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九十七曰春秋公羊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九十八曰春秋穀梁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九十九曰詩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一百曰書經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
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
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
藝文志書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
二萬九百三十五卷 其中十六卷佛經
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十五卷三千一百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祕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祕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四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五卷
十四卷八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五卷

宋元徽元年祕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卷一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祕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卷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卷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祕書丞殷鈞撰祕閣四部書百六卷少於文德書故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卷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六千七百八十八種八千二百六十四卷總書二百三十三種二百六十三卷八百七十九卷圖書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四百九十三卷三萬七千九百八十八

三卷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二百六十六卷三萬七千一百八十八卷總書一百三十五種一千八百七十五卷圖書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百四十四卷六千五百三十八卷二千七百九十九種七千八百八十八卷一千一百四十四卷總書七百八十八卷一千一百四十四卷圖書

七錄目錄 經典錄 內篇一
易部四本四種九十六卷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卷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卷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卷一千五百七十卷 樂部五種五卷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卷一千一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卷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卷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卷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卷四千七百四十一卷

記傳錄 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卷四千五百九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卷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卷一千三百八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十八卷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四卷二千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卷 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卷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卷一千四百四十六

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卷二百五十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卷八百六十九卷 譜狀部四十三種四百二十三卷一千六百四十四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卷三百四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百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卷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 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卷六百三十卷
道家六十九種七十六卷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卷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卷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卷一十卷 縱橫部二種二卷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卷二千三百三十八卷 農部一種一卷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卷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卷二千四百五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四卷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 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卷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卷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卷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卷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卷一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技錄 內篇五

五二七〇 〇存十(二十八家在)〇三 〇十二千〇 〇[五]一〇〇〇 〇聖一〇〇〇 〇內二〇〇 〇二二三〇 〇三二二〇 〇五二二〇 〇二二五〇 〇(六種七十)十八〇 〇[四]一〇〇 〇符十(圖)〇 〇本二大〇 〇一十(十)〇 〇十(二)〇 〇 〇二二三〇 〇四三三〇 〇三三四〇 〇十(九)〇 〇十(三)〇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識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算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百五十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

佛法錄三卷 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三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 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 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七錄一帙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十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慧真臨賀太守。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略通五經大義。隨父為湖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十六丁艱終喪。不服綿繡。雖蔬食有味。即吐之。在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反。合藥須生人。參自探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至鹿息處。果有人。參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家權貴。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之。穿籬而遁。晏有所遺拒而不納。嘗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鹿林為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敢。進視鹿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通。其人其遠。太中大夫殷雲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苟異何用相干。於是朝貴絕於造請。惟與裴貞子為交。貞子即子天監十二年。祕書監傳昭薦焉。並不。天子以為苟立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其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遊取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孝緒曰。若

廣弘明集卷第三
廣弘明集卷第四
歸正篇第一之四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高祖武皇帝
廢李老道法詔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通極論 隋沙門釋彥琬
捨事李老道法詔 梁武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履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

①(一)十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通二爾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明本無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居二歷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食永絕辛癯。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
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
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
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
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
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
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
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
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燦靈儀於像
外。度群迷於慈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
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
應運婆。還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普大
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遂乃
誤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闕王滅罪婆藪除
殃。若不逢過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
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
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
歸還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
經教化度合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
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
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
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
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
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
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
外。還道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
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
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
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僞就

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
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
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
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
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
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
王上啓云。臣輪聞。如來嚴相親觀梁子有頂
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
銀粟以應凡。砥波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
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
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
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盛霧縹雲
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
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運之人景法
門而無倦。渴愛聳著之士慕探蹟而知過。道
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
振微。滿月圓姿漢感霄夢。五法用傳萬德方
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
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
天御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
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
方逗藥示權顯因。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
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誠。幽顯靈祇皆蒙誘
濟。人與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
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
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
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
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

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
甘果翻種苦。裁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
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
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垂矜許
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
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廢李老道法詔。北齊高祖文宣皇帝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
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都張之士封門受錄。
遂安加穿鑿廣制齊儀。廢費極繁意在王者
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
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
玉贈諸貴遊。託以標期冀興道法。帝惑之
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
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祝諸沙
門衣蓋或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墜。沙
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關貴賤移
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
脫雲漢高談自矜。誇街道術。仍又唱言曰。神
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
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
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統曰。方術小
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
得無言。可令最下坐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
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欲瞰
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
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坐。醺酒大醉
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

○壹二貳三 ○勝二賦三 ○假二衆四 ○惑二欲三 ○婆十(示生淨教) ○修十(道樹成光) ○忘十(自期二月當至雙林)八字
○達二六三 ○亦二三三 ○調二值三 ○遊三 ○生世二世中 ○法十(之) ○(清)一 ○(上武帝捨道法降并勅靜陵
王綸)十四字十 ○上註中并勅二字作夾註。至天監三年 ○波二假 ○收二收 ○沐二水 ○熱二勢 ○
○興二實 ○台二道 ○明註曰殺字疑訛 ○(至)一 ○廢李老二齊高祖廢 ○詔十(十四) ○(北齊一帝)八字
一 ○(高)十帝 ○(也)一 ○(觀)二見 ○(查)二鉢 ○*女二人 ○命二令 ○角二折

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與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祝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蓋祝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無一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償諸梁木。又令祝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謂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定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藏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麤。是味清虛焉在。畢脯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遊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剃。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窟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周時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卽元魏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愚慢。爲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欲遇大橫。大言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鴻而咸。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卽受其禪。爲大

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益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爲帝曰。檀越維利。察治國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群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鷄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彌遙曰。高洋駝來。便引見一老僧。非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通極論

隨沙門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刊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誼。高蹈則山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論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有無之界。若夫雲鴻振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卽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卽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醜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

清隱顯之云異。或有尋聞淺識。則欲智陵周孔。微薄唐官。便將位比帝王。張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越踐蔑沙門。愚襲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掛僧名。意似聲高。海城。傲然尊處。許爲極聖。豈知十纏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致。其猶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而總集。歸根自。耘耘之物。存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道。述獎於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論之云爾。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氣籠八。宏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養衣殊羊。續之袍。繩床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岳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濟然無爲。每而狀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迹暫遊。方踐京邑。次於瀾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不水。飛鶴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玉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擲菓之愛。是屬潘生。制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因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顧眉。瓦鉢恒持。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殊原志之棗枝。此地未之視。

上十(統) 二(周) 三(并叙) 四(陵) 五(不) 六(不) 七(不) 八(不) 九(不) 十(不) 十一(不) 十二(不) 十三(不) 十四(不) 十五(不) 十六(不) 十七(不) 十八(不) 十九(不) 二十(不) 二十一(不) 二十二(不) 二十三(不) 二十四(不) 二十五(不) 二十六(不) 二十七(不) 二十八(不) 二十九(不) 三十(不) 三十一(不) 三十二(不) 三十三(不) 三十四(不) 三十五(不) 三十六(不) 三十七(不) 三十八(不) 三十九(不) 四十(不) 四十一(不) 四十二(不) 四十三(不) 四十四(不) 四十五(不) 四十六(不) 四十七(不) 四十八(不) 四十九(不) 五十(不) 五十一(不) 五十二(不) 五十三(不) 五十四(不) 五十五(不) 五十六(不) 五十七(不) 五十八(不) 五十九(不) 六十(不) 六十一(不) 六十二(不) 六十三(不) 六十四(不) 六十五(不) 六十六(不) 六十七(不) 六十八(不) 六十九(不) 七十(不) 七十一(不) 七十二(不) 七十三(不) 七十四(不) 七十五(不) 七十六(不) 七十七(不) 七十八(不) 七十九(不) 八十(不) 八十一(不) 八十二(不) 八十三(不) 八十四(不) 八十五(不) 八十六(不) 八十七(不) 八十八(不) 八十九(不) 九十(不) 九十一(不) 九十二(不) 九十三(不) 九十四(不) 九十五(不) 九十六(不) 九十七(不) 九十八(不) 九十九(不) 一百(不)

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面而至

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

荒於色聲。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

其厚。吾聞。堦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枋

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與。其可

識乎。試當爲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也

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

劫之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寧

*惟。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

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之表。不

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

聽。須示真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麝虎之

雲之逐。騰龍之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

兜率之宮。垂像迦毘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

利。俗名悉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

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

千。既殊於雜色。國朝八萬。有踰於鷲嶺。宗

親籍甚。孰可詳焉。暨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

行七步。五淨雨花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

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後孕

異堯軒產殊禹契。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

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

一丈。肩間則白毫五尺。開。萬字於胸前。

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

龍顏虎鼻。八采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

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營私庇

之視。吾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

陽。甲觀洞開。龍樓迴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

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於太子池臨。泛

之辰。博望苑馳。騁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

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足

涉言。父王宿衛。甚嚴。驗視彌篤。九重禁闥。聲

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臆則二萬人。然以

道性恬靜。志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

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

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於斯

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

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富。聞

之如。敗。家。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

而。詣。闕。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

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

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迹。

沐。金。甕。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磨

座。因。施。草。於是。十。力。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

卷。大。業。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

國。初。轉。僧。侶。則。橋。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

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

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

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蒼。閭。山。上

方。會。三。乘。善。言。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

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群。之。比。丘。胸。前。則。吐

納。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

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

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

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刊。詩。予。賜。之。言。語。商

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

史。並。驅。之。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

靈。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

應身粒碎。流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

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

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歸。於。貝。葉。三

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於。斯。乎。但

世。道。紛。華。群。情。嬌。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既

當。祖。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

騰。行。蔡。惜。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

今。五。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維。佛。圖。澄

鳩。摩。什。繼。踵。來。儀。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

之。侶。慧。嚴。慧。觀。之。徒。並。能。銷。聲。掛。冠。翕。然。歸

向。繡。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尙。素。王

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墮

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歟

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迹。歸。斯。正

道。拔。自。沈。泥。本。號。離。慾。之。逸。民。摧。邪。之。大。將

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覺。類。而。言。曰。觀。先

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

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婆。婆

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振。有。頂。或

復。八。部。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

餘。俱。在。須。彌。之。南。並。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間

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

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適。甚

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塵。裏

披。運。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

長。鬚。足。可。閑。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足。何

棄。於。冠。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若

孝。心。莫。非。王。臣。終。從。朝。命。今。既。結。衣。髡。髮。未

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請。當

①指二以自②防二份③與二賊④驚二符⑤契二僕⑥一二餘⑦則二好⑧萬二祀⑨二論⑩二彩
⑪二射⑫故二仗⑬關二關⑭家二家⑮流二不⑯靡二靡⑰河二河⑱刊二刊⑲之二
⑳二天㉑於二特㉒維二維㉓慈二慈㉔太二太㉕賢二賢㉖何二何㉗必二必㉘結二結

柄形五山遊神三。住。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難相之多捨。庶今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東修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含生之遠志。但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獻名寶利收多福。所以玉鑿高利。掩日。鑒於半天。繡栢飛甍。連雲被於宮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垂至真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惟此爲功。如來亦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讚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因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爲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誠真以迴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遂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越四民之利。莫致百。遂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貧。非不自揣己之壅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與。寧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不屬三寶而用。爲道興供養。乖行福。既爲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己。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子何德以能。消。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答。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煙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群類充滿。佛猶無恪於飢。犬。寧有情於

○人焉。是知輒用固以招愆。迴施許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判非吾師之偏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不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勳。明○王責躬。蒼受不言而効德。子*不能自慨之無感。專謗吾師之不惠。持此饕餮。何以為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捋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於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渺。僕聞開闢混元。分割清濁。薄淳異稟。愚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修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為。竊見景行不虧。天身世而嬰○禍。狂勃無禮。竟天年而享福。遭○隨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沈。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為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惑緊風。請更量也。

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膚淺。所談不隘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植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正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任。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

知因自參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濫。王者之明。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別。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爲監。誠豈伊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漢石之感。羊公。白王。郭巨。黃金。鹽。標。鮑。宣之馬。珠。降。喻。參之鶴。爰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廣不侯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宜棄。儒墨之小教。失幽。所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太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眞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生蒸民。剛柔爲匹。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惡許賣花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徇口法師。毘耶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爲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雁。備禮。滌屬廚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復烏殘。自死。蚯蚓。聽內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

①住二徑②但二便③第ニ煉④越ニ超⑤⑥二陵⑦益ニ取⑧出ニ不知⑨消ニ銷⑩大ニ大⑪火⑫人焉ニ能⑬判ニ則⑭不ニ弗⑮王ニ主⑯推ニ推⑰或ニ或⑱於ニ十⑲禍ニ禍⑳享ニ享㉑隨ニ隨㉒惑ニ惑㉓清ニ清㉔積ニ積㉕正ニ止㉖任ニ任㉗而ニ可㉘法ニ供㉙歷ニ歷㉚洪ニ橫㉛宜ニ宜㉜所ニ明㉝黨ニ黨㉞思ニ思㉟班ニ班

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爲物其來
尙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興
情於斗石之量。勸華兩壘。盛德於鍾盞之
飲。管則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獄。聞諸
往哲。未嘗不醺。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
清此先生之三載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
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飲芝露。
敢爲生類罔。不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於
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
四載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
聞剛強難化。同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
蔽。吾之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
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尙避至親。邪行不仁
猶慚先達。然其男則纔離繯。美雙飛以求
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樂
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濕然誰怪。此而無恥。尤
類鴛鴦。勿將群小之制。婚敢非高尙之敦雅。
且婚者昏也。事奇昏。成。明非昌顯之哉範。
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
厲姪夫。彭祖獨臥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
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教也。
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顧彼邪風。嬰茲欲網。將
出六天之表。猶無携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
可挾妻。擊。惟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床
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
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
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所謂一通也。
吾聞生死去來本。同步。顯晦上下無異。循
環業之所運。入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

牛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
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
不懼蜂蠆。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
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殺。
豈禽獸。惟害物耶。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
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己爲喻。亦何不忍。
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至若死
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孔猶覆醢。
況吾仁慈之隱側。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慚
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
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三
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今身酩酊。是焉可驗。
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女學之鐔。空。玄
石之。眠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至
道哉。但使深醺則過多。微醺則怨薄。欲言飲
而無。災末之有也。往賢之所嚴。誠。良以此
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
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
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
情嗜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
覺蠶蟻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
切。渴乏之情。遂緩。自折道勝而肥。何啻食短
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
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而訪道。
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
謂子所不能。謂吾爲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
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魂飛
膽喪。五色無主。既如。踏虎。復似見龍。悅焉
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惟感物。

子何怖耶。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
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疎野。翻躍外邪之
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
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受業於
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第四

廣弘明集卷第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一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爲幻偽。誘人
心。二惑因果。沈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
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
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
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砂。內傾十使
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
攝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
四辯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
叙。至於李叟稱道。纔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
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
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
道流砂。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宗緒
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
聖賢海。蒙俗信。度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
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爲
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赤章厭祝。斯言孟浪
無足可稱。方欲陵佛。而誇法僧。矯俗而爲尊。

○斗二升 ○義二美 ○成二惑 ○學二習 ○形十(此五) ○同二方 ○今二令 ○賦二取 ○災二失 ○誠二戒 ○終二無 ○渴二二 ○印二現 ○道二料 ○惟二唯 ○(大唐)十一字二(唐終南山釋氏道宣撰)九字 ○(唐終南山釋氏)六字 ○辯二辨 ○第二二序 ○二十(之一) ○攝二攝 ○蒙二蒙 ○度二受

不哀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弄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旨。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陽死。數日。日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遊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腐。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諂以欺衆。行妖隱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若遺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樂大之徒矣。榮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猿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雀入海爲蛤。雉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羣龍爲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匹夫所憫。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降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

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疾之。其斯之謂歟。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郭郭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慨以爲至道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聲。故世之誦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音。乃摹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云。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晉孫盛安國

頃獲閑居。復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衡。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于戈迹乖。大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贊文同兆。元吉於虎兇之吻。顏孔俱充。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俟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豫範吉凶。豫範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潛礙共授一也。但欽聖樂易

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辯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跡好靜質柔愛剛。還所常習。惴惴所希聞。世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觀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案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斷駢拇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達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關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不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隱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語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播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宜導殊俗乎。若欲明宜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輟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

① 不又二 ② 精二情 ③ 陽一伴 ④ 月二白 ⑤ 身 ⑥ 二潛 ⑦ 本二 ⑧ 二市 ⑨ 二黨 ⑩ 二二 ⑪ 二二 ⑫ 二二 ⑬ 二二 ⑭ 二二 ⑮ 二二 ⑯ 二二 ⑰ 二二 ⑱ 二二 ⑲ 二二 ⑳ 二二 ㉑ 二二 ㉒ 二二 ㉓ 二二 ㉔ 二二 ㉕ 二二 ㉖ 二二 ㉗ 二二 ㉘ 二二 ㉙ 二二 ㉚ 二二 ㉛ 二二 ㉜ 二二 ㉝ 二二 ㉞ 二二 ㉟ 二二 ㊱ 二二 ㊲ 二二 ㊳ 二二 ㊴ 二二 ㊵ 二二 ㊶ 二二 ㊷ 二二 ㊸ 二二 ㊹ 二二 ㊺ 二二 ㊻ 二二 ㊼ 二二 ㊽ 二二 ㊾ 二二 ㊿ 二二

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遠天心。於我猶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通者。余以爲尙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悅與忽。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教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於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晉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遠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黷味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

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達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慾。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尙賢如何。貴愛既存。則美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尙。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尙。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繫。所未能通者也。道沖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昭任衆師錫匹夫。則驟然授禪。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曰。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今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忽悅。

下章云。道之爲物。惟悅與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尙。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述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之迹乎。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闕。鳥鵲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鄒伯盜節。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季梓擊殺根毀腹。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視食噎而絕

○新二神○ ○虛道二道○ ○忽二忽○ ○厚二厚○ ○日二日○ ○武十(第三)○ ○晉一○ ○天一○ ○中十(而)○ ○[而]一○ ○誠二誠○ ○不十(爲)○ ○知二知○ ○影二障○ ○又二或○ ○昭二昭○ ○投禪二禪○ ○彼二彼○ ○導二導○ ○昌二昌○ ○[道經云]一○ ○象二像○ ○上二下○ ○智二知○ ○道二道○

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蹟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

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

知希者何必貴哉。卽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

背。背。背。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

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

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

必達也。不見善而無聞。潛龍之德。人不知而。

不恤。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

焉。既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

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

優劣哉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

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

實不處其華也

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

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

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

返自然之道。直欲申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

於所悅。非。注心救物者也。非。惟不救。乃獎。

其弊矣。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

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

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

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效於六經。

矣。豈復有所愆之侯。佐助於聘周乎。卽莊周。

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至於虛誑誦。

怪。傲詭之言。尙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

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

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

妖

等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云善人。

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

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

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盛。

字安國。仕晉爲給事中祕書監。少遊涉墳。素。

而以史籍爲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

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

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故。

知爲尹述書。乃祖承有據。稽子云。老子就涓。

子學九仙之術。尋乎淳養。斯言有徵。至於。

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

次。王何所位典達鴻猷。故曰班固序人九等之。

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等爲。

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聖。賢有大賢。

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也。盛。

叙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

下。坐觀周衰適於西裔。行及秦壤。死於扶風。

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聖學論

齊沈約書休文

自天地雖與民生攸始。邇哉眇邈無得而言。

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大虛之。

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

事絕。及天地最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鉅。

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以來。猶一念。

也。我之所久莫過軒轅。而天地之在彼太。

虛。猶軒轅之在彼天地。解醜之徒。惟謂赫。

胥爲遠。何其鎖鎖爲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

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由。

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

踐迹而弗覩。婆娑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

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

殷。以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

五狄莫不超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贊。

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

橫字。胡華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

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

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

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

斯法宜隱故也。炎吳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

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

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

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

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

變腥爲熟其事漸繁。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

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噉腹。

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滅殺於事彌多。自此。

以降於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

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

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

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

漁不竭澤。佃不燎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肉食蠶衣皆須者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

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乎耐營于酒。

○背一風○ ○實一實○ ○何一可○ ○注一浪○ ○或問一詞也○ ○十七字○ ○王侯一通也○ ○八十九字○ ○莊老一老莊○ ○班一德○ ○戴一平○ ○也十○ ○(文)○ ○(其)一○ ○(放)二○ ○(休文)一○ ○(四)一○ ○(者)十○ ○(也)○ ○(大)二○ ○(如)一○ ○(以)二○ ○(已)○ ○(至)一○ ○(在)二○ ○(支)二○ ○(枝)○ ○(乎)二○ ○(耳)二○ ○(十)○ ○(十)○ ○(胡)二○ ○(二)○ ○(救)二○ ○(康)二○ ○(川)二○ ○(網)二○ ○(支)二○ ○(千)三○

方俟火粒甫爲教明。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踴乎。若梗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怍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親述或似論情。頗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諸洗。願具啓諸蔽。

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開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記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訓。前論已詳。請息重辯。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廣弘明集卷第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二

列代王臣滯惑解上

有唐太史傳奕者。本宗李老猜忌釋門。潛圖芟剪用達其鄙。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奕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臣誦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爲高誡傳。一帙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應。又加潤飾增其罪狀。至於張魯據於漢中黃巾反於天下。斯並李門勃達。皆覆而不顯非。謂篤論之文乎。若夫城高必頹木秀斯拔。惟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不足怪其鄙吝。未見斯徒。皇諒有加憐辱。明非日醫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隨問喻。此則古來行釋判天分。未廣見者謂爲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傅氏寡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廢興。大半坑殘焚蕩之事。可號非政所。須沙汰括檢之條。斯寔土化之本。故僧條俗格代代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傅氏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可悲之甚矣。奕學周子史意在誅除。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疏二十五人。大略有二。初則崇敬佛法恐有姪穢。故須沙汰務得往。持。二則憎嫉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胸襟。初列住持王臣一十四人。傳奕高識傳。通列爲廢除者。今簡則四。是興隆之人。

宋世祖 唐高祖 王度 顏延之 蕭摹之 周朗 虞胤 張普惠 李瑒 衛元嵩 顧歡 邢子才 高道讓 盧思道 二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傳奕高識傳。列爲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

魏 大武 周高祖 蔡謨 劉晝 陽衡之 荀濟 章仇子陀 劉惠琳 范縝 李緒 傅奕 章仇子陀 王文同

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穠稂之穢青田。榮華之繁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群之過與舍衛十濫之僞起毘離。大聖因立條章。無學由而正犯。遂有七損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張網日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萬。故得正像威稱有道內外同號無塵。自法漸王門。金科之刑無墜。僧羅海岳。藏疾之隙滋章。舉統以法繩之。烹鮮之儀可觀。隨機以時勸勉。握泥之喻自隣。人誰無過。垂珠之誠有津。醜迹易欣。掩耳之。夫難親。所以宋唐兩帝王顏等賢。墜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蕩。則淄澠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潒渭殊流。斥貪競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澤。存高尚之道德。廷重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爲政也。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火赦天下。逋逃因之改容。忘瑕納衆。群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逆。孔門季路雖僻而預升堂。釋種遠多乃

①以二已②志③記二戒④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一終南山釋氏⑤卷當。唐終南山釋道宣集傳⑥辯二辯⑦(叙)十列⑧一諸二部⑨法二推⑩持十(其)⑪一⑫一⑬一⑭一⑮一⑯一⑰一⑱一⑲一⑳一㉑一㉒一㉓一㉔一㉕一㉖一㉗一㉘一㉙一㉚一㉛一㉜一㉝一㉞一㉟一㊱一㊲一㊳一㊴一㊵一㊶一㊷一㊸一㊹一㊺一㊻一㊼一㊽一㊾一㊿

邪而參清案。是知權道抑揚神機利用。或收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王。力拔青山。莫有亡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和恒遷生。涯有數。斯實錄也。俗有識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人。自餘凡叟。誰之願錄。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懷怖。欲誅禪師。稠以情問。云有黑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漆。漆可作耶。齊宣妄解手殺第七弟。換。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識。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爲黑皂。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識緯。武帝雄略初不齒之。張寶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寶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運是誰。應得寶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識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寶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寶曰。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豆亦黑。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寶者。假過誅之。元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身信讒信讒。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興。與由時來。不在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遠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功在九億無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上事諸賢。並挾私忿於

僧有蹟。發憤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文而掛刑網。究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王臣。且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沿滔天網。自有陷日之夫。言賊斯即盜科。述妖乃當死例。書表盛云妖賊。未識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火。如須勘檢虛述自形。前後上事雖有十賢。苟濟。夫差有才用。自餘連寫未足人聞。傳奕後來謂自脫穎。言無典據才氣虛劣。瓦礫云寶。賢愚所輕。然素本無道門起家。貧賤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蓄憤致嫌。固其本志。武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道左之望。都邑所知。見其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子爲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奕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奕貪士。我將接在宅。豈爲不軌耶。僧曰。叔若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婿爲果毅。常以爲言。奕既竊妻而傳妖不可算矣。如唐吏部唐臨真報所傳。神爲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禮之利。勅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三木加身。考令云反。并令引邑。議同謀。遂誅剪僧徒於河間郡。殺道俗近一千人。傳符遂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時寶慶爲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戀之生噉。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反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咸因宿忿。不思累劫之禍。而欲一時

之快。泄在帝臣。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前答。徒爲舉斧終陷磨胸。故集者隨傳叙之。庶後葉之龜鏡也。後魏世祖。周高祖。宋世祖。唐高祖。趙王度。晉蔡謨。宋顏延之。宋蕭摹之。宋周朗。宋虞愿。魏張普濟。魏李瑒。齊劉晝。魏楊銜之。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宗。帝姓託跋氏。諱伏臘。後名燕。鮮卑胡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據有朔方。晉就封爲代王。盧孫。拾翼。繼或云珪。部落遼盛。衆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平城爲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第三主託跋燕立。時年八歲。尚在幼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尤不信佛。情重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帝令諷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嵩高值天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號。令奉太平真君。置靜輪天宮。可獲仙道。列辟聞之若遠。而浩深信之。帝由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崇峻。并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號太平真君。以遂寇謙之道命也。因蓋吳作亂。關中有沙門。各弓矢。浩便進說與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四方亦然。惟留臺下。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爲得志也。爲讒所譖。幽殺太子。惡疾殃身方

①王二生②掛二挂③素本無④素本素⑤素本素⑥道左二左⑦傳二傳⑧云二云⑨議二議⑩反二反⑪或二或⑫之快二泄之⑬素二素⑭拾二什⑮推二推⑯大二太⑰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爲元。改代爲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略怯於文。雄。輕於自審。重於信僞。而奕叙爲命世之明后。寔誣也。

說。尋奕搜檢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略五焉。前已顯之。今重昌。辯。一以業運冥昧報果交加。二以教指俗僞終歸空滅。三以寺宇崇麗顯陵嫉之。四以僧有難行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禮。五和雖惑多。以難行者爲言焉。斯不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尙來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三難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饕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穢穢。淫弊謂爲禿人。梵網呼爲大賊。戒海如屍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然。安容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純臣有國常。有行貞潔者重之。爲貪競者罪之。不可

以見一士乖僻合國並誅。一官濁濫舉朝同剪。斯不可也。事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謂虐官長也。判事雷同亦引以爲明略。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厚禮頻繁。自不能拔。妬而增狀。僧爲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盛其功。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初九州。豈以一士受祿朝廷爲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致嫌。又不

可也。是知清濁異途。俗通有。憲臺繩糾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須爾上言。所以

上帝高居於九重。嚴鑒四海。列辟靡盬於王事。職司其憂。爾非其司。妄行干政。徒爲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僞濫。人識難。辯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存倨傲。閭閻臣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德行。若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言初略述。統詳則釋門藻鏡者殷矣。

二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錄。猜忌佛門。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爲帝四年崩。諡明帝。兄小立弟魯國公爲帝。即高祖也。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爲心。晦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控御光時佐

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權剪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露懷臣下。累布袍非食勢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識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寶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病而崩於雲陽。子贊嗣位。殺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奢其功。明年五月崩。諡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奕述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既除妖邪之教。惟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勦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奔云。無佛則國安祚遠。如何周祖誅除幾了凶崩忽臨。則奕爲狂矣。然則武帝惟武會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叔毀佛欺憫已深。祚促曆移罔其宜矣。況復癘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正佛爲妖邪。指僞道爲師奉。聞君荒主豈待夏殷固諍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三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敬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可也。是知清濁異途。俗通有。憲臺繩糾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須爾上言。所以

上帝高居於九重。嚴鑒四海。列辟靡盬於王事。職司其憂。爾非其司。妄行干政。徒爲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僞濫。人識難。辯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存倨傲。閭閻臣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德行。若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言初略述。統詳則釋門藻鏡者殷矣。

二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錄。猜忌佛門。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爲帝四年崩。諡明帝。兄小立弟魯國公爲帝。即高祖也。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爲心。晦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控御光時佐

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權剪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露懷臣下。累布袍非食勢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識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寶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病而崩於雲陽。子贊嗣位。殺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奢其功。明年五月崩。諡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奕述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既除妖邪之教。惟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勦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奔云。無佛則國安祚遠。如何周祖誅除幾了凶崩忽臨。則奕爲狂矣。然則武帝惟武會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叔毀佛欺憫已深。祚促曆移罔其宜矣。況復癘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正佛爲妖邪。指僞道爲師奉。聞君荒主豈待夏殷固諍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三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敬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權剪扞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露懷臣下。累布袍非食勢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識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寶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病而崩於雲陽。子贊嗣位。殺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奢其功。明年五月崩。諡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奕述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既除妖邪之教。惟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勦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奔云。無佛則國安祚遠。如何周祖誅除幾了凶崩忽臨。則奕爲狂矣。然則武帝惟武會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叔毀佛欺憫已深。祚促曆移罔其宜矣。況復癘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正佛爲妖邪。指僞道爲師奉。聞君荒主豈待夏殷固諍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三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敬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閹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

有羌人高闡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敷而專成違戾。加以姦心頻發。因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謐等駁議不同。及桓玄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議。令僧致敬。既行剗斷之虐。鞭撻峻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業立。尋為明帝所奪。而傅奕叙為高識之帝。濫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絕嗣。身名俱滅。可為殷鑒矣。案蕭子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曲干。正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經絕嫡三號中興。關問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四大唐高祖太武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為失旨。故詔云。朕膺期啟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奕叙為滅法。則誣君罪。憫。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

奕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不許邑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住。又引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貧人閱其表奏。無除毀狀。但在匡政理教。除其僻險。斯之詳弘弘護之規。諫

平。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下書問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為應得事佛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潔。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其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禮有恒。饗佛生西域。非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惟聽西域胡人立寺都邑。魏承漢制。趙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詔曰。已為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為道士。樂事佛者。悉聽餘有。奕為潤飾。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偽妄自昔。黃書合氣。士女淫行。赤章厭禱。幽明亂起。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何者。奕云。佛圖澄令弟子遊說郡國。支遁之徒。為其股肱。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斯言。聖謨。謗天地。不容何者。佛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燈炬之照。瞻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東儲之貳。前表石苞之禍。及難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深害。詩不遙。斯言甚切。而奕乃云。令虎殺姦。取其帝位。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為其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林雖是同時。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又云。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此亦虛言。何得妄指。且道之述。作止在五。千。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日。姜斌事乎。然則自付者審。謂僧亦然。且佛之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

乖競。尋釋道經。濫竊何甚。不能自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旨。斯並業行之升沈。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叙集。圖傳迷信。亂真。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嶽之負犯。托沒卒歲。又可悲夫。

聖六蔡謏。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佛道。手書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而堂猶存。宜勅著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紘表博議。謏曰。佛者夷人。惟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聊書此像。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即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謏不至。皇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謏廷尉。以正刑書。謏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詔免為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剛愎之鄙夫。并坎之固量也。而奕叙為純臣。未為篤論。何者。謏之諷議。局據神州一域。以此為中國也。佛則通據閭浮一洲。以此為邊地也。即目而叙。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況復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央也。惟佛所統。非謏能曉。且庸度生常保局米。執自固以古同。謂家自為我土。樂人自為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士圭。測景以為中也。乃是神州之別中耳。至

①水二水②城二城③之帝二帝之④曲干二典午⑤卜二⑥顯明二問⑦四一⑧二二⑨因⑩除二餘⑪平二夫⑫五十後⑬胡一⑭晉二⑮勝二占⑯享二⑰指二⑱並二普⑲六⑳月二年㉑日二自㉒度二無㉓以二

書曰。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既亦廣矣。而假糅糅術。託以田卜數。外刑不容。內教不悔。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糾察。今宜中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遣。餘則隨其藝行。田各爲之條例。使禮義經誦人能共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田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田第十虞愿。會稽人。田仕宋明帝爲中書。善容止。直忤言。帝好奕。頗廢政事。愿曰。燕以此教升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田曳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來。明帝田以所居故第起湘宮寺。田製造宏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螻蟻。填瓦焚虫豸。勞役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貨子。呼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晋安。此寔大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奕謂爲除彈。匪其意乎。

田十一張普濟。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中。還諫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寺像。略無休息。乃上諫略云。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則一人有田慶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奕弄筆妄加。荒穢之姪。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是妃主。莫不通姪。百姓苦之。而上不覺。斯言姦蕩。何得妄施。宮禁有限。防禦有則。擅言姪辭。縱筆田妄陳。據田太史之任。總清慎之機。專搆私憤。顯行輕毀。烏能食母。

① 萬一萬金 ② 立一金 ③ 歷一歷金 ④ 味一咸 ⑤ 正一政 ⑥ 未一末 ⑦ 過一福 ⑧ 輕佛一佛經 ⑨ 惠一慧 ⑩ 誤一法 ⑪ 儀一儀 ⑫ 龍十(之) ⑬ (而) ⑭ (故) ⑮ 七一七宋 ⑯ 宋 ⑰ 郭一瑛 ⑱ 逸一連 ⑲ 預一預 ⑳ 破一破 ㉑ 產一談 ㉒ 亦一而 ㉓ 貨一謀 ㉔ (八) ㉕ 計一許 ㉖ 奔一奔 ㉗ 九一 ㉘ 內一王 ㉙ 卜一千 ㉚ 各一合 ㉛ 以二 ㉜ (第十) ㉝ 仕一士 ㉞ 事 ㉟ (帝) ㊱ 曳 ㊲ 拽 ㊳ 以十(下) ㊴ 聖一 ㊵ (十一) ㊶ 一 ㊷ (魏) ㊸ 十 ㊹ 產一 ㊺ 友陳一陳 ㊻ 太一大

君子恥聞亭曰柏人。漢后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奕自行嫖穢。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爲。勸僧遠財絕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奕重其財色毀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既化胡王令尹喜爲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軟善任從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庭朱戶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固其然哉。

十一。李瑒。趙人。魏延昌末爲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迹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大莫其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實以鬼教誘毀佛法。瑒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異學妄爲毀毀。且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號爲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誘。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詳場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爲疵謗矣。十三。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仕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況也。上書言。佛法

廣弘明集卷第六

廣弘明集卷第七

大唐山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三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下

梁荀濟 齊章仇子陀 周衛元嵩 宋劉慧琳 齊顧歡 魏邢子才 涼高道讓 齊李公緒 隋盧思道 唐傅奕

十五荀濟。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書。志調矯俗。初與梁武帝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及之。濟負氣曰。會屈辱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懷愠快二十餘載。兄帝信重釋門寺像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爲災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紀金人。黃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閹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湖仍其吞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廢。友朋之信絕。海內散亂三百年矣。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潔絕俗。固莫叙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致黃新之篡等。並安擬也。至如周斬紂首。豈見佛經。秦抗儒士。非開釋化。禮崩樂壞。未視浮

詭譎。避役者以爲林藪。又譏訶。淫蕩。有尼有優婆塞。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瘦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亦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說爲其配坐而已。詳書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陰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尙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名位莫緣。斯德隱之妄張淫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奕重爲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則劉晝之門人矣。

○奕二○(十二)一○(魏)十李○(流)二分○(紀)二○(十三)一○(化)二上○(況)二說○(滯)二諸○(亦)二之○(會)二衆○(大)唐西明寺沙門二唐終南山○(道)宣撰二氏○(道)宣撰○(叙)列二(來)四十七字一○(珠)十(范)微一篇有文○(十五)二梁○(武)十(帝)○(以)二后○(黃)二并○(二)二胡○(若)二萬○(故)二○(抗)二坑○

絕慈風豈識三寶爲正化。濟以不得其志。沒商陷之。但增貪競以害人。未顯厥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尙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筆。獨不聞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郡賞庫無尺絹。謝安平百萬賊慨然改容。能仁捨四有。謫遣如涕唾。斯實錄也。沉復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惟財惟食。誠八微之毒蛇。衣蓋自隨。若鳥之遊空府。去留無滯。類

梟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爲僧。豈得以賊臣虐主等稷卨與唐虞。穆秀荆棘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誡。清濁兩分。全。憫以昏兒。都。掩諸髦彥。理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爲政也。仁育爲初。帝則絕。慾蔬食。僧則祠林義窟。冒行蠅黠。足可投。卑。豺虎矣。通人爲論理。則統之去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行。惟孔一人。濫吹竊服。時惟傾國。僧之真僞。權實難分。惟佛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灰火。面陳。豈不知返。

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而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弛。豈委三寶其業。但佛德宏大。天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懷。義當上踊。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自毫相中。無量功德。百千萬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

無盡。故知爲道出家。爲道興供。爲道而受。爲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閻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

* 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真偽。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述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華避役姦侶。焉不迷惑者。斯是謬言。誠非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辯之。爾何不論掩善揚惡。專爲務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爲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

○齊又引涅槃。閻王害父者。婆叙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惟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惟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必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追悔慚謝。獲無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經。譏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續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

濟世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日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群不臣萬衆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徽厚矣終獲虜虜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

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姪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僧

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僧比明堂宗祏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懷帝王之詔勅也。四曰。交納魯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祕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卽令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鍾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四掛旛蓋於長刹。徹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明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假施則等東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非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

①和=都三②③ ④端=帝⑤ ⑥微=微⑦ ⑧盛=封⑨ ⑩偶=調⑪ ⑫掩=征⑬ ⑭欲=欲⑮ ⑯阜=傳⑰ ⑱豺=獸⑲ ⑳
 路=道㉑ ㉒地=施㉓ ㉔部=沛㉕ ㉖端=辨㉗* ㉘齊=濟㉙㉚, [齊]一團 ㉛引=云㉜ ㉝必=心㉞ ㉟道=
 來㊱ ㊲廣=黃㊳ ㊴度=夏㊵ ㊶祐=祀㊷ ㊸月十(口)㊹ ㊺泉=吊㊻ ㊼掛=挂㊽ ㊾做=放㊿ ㊿噴=噴
 ㊿ ㊿祝=祝㊿

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僞。牽引構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何以通。苦憤假謗以暢面議。言雖若巨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僞僞。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獨夫闇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詐。迹昌露矣。故曰。知人惟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夜政故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則後之。上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早拙矣。

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遲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于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守空地。殺蟻蟻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詭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不取五也。

詳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無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為妖書。以。潔齋為詬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徽讀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時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

濟曰。秦正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

信順妖說。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為心。墮胎殺子。昏姪亂道。故使宋齊廢滅。今宋齊

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蠅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忘仁於蠅蟻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虻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于不子。綱紀紊亂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

亦毀神祇。夫運業廣興。天之常數。禮讓放誅。有國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萬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罔丘。地祇方澤。山川望秩。一切須除。豈獨佛僧濫受誣罔。乃云墮胎殺子。令存好仇。爾亦好仇。何為干政自不見也。

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為齊文襄燒殺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逞才術。干政冒榮。負智自滅。占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守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

以導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隨緣悟達為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亂業之夫。以僞排真。以邪陵正。以募伐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典。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四十六章仇子陀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為儒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為僧。有賴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陀微。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姦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盡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與觀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殺之。高那肱曰。此漢竟名欲得死。陛下若祈伊頭。落漢術內可長。禁令自死。從之。經二年周武平。齋出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陀表奏。惟述僧之妖姦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曉者止惟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苟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緒之。立昭玄以司之。清衆譬如不可陷溺。子陀家素貧賤。投庇莫從。形骸所資。惟衣與食。因此終窶。長弊飢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濟漢博士詞費而無銘鑒。傳奕又加粉澤。言轉浮碎。為下愚者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十七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于蜀。梁末為僧。陽狂浪宕。周氏平蜀。因爾入

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競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塔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詐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蓋益無情。而大周啓運。繼唐虞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咸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豈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愛潤黎元等無持毀。以城隍為寺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勸用蠶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儉劫。於是衣冠寒賤孤生匹婦夫配寡婦。矜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當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

卽色為空。非正智莫曉。卽凡為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博瓦成日。為草蟲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水災。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誠誼也。故比丘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為。重物起慈卽為仁塔。理極正矣。事罕行之。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官僧輸課免丁。當僧輸課免丁。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則衆人必望免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有才學。為宋廬陵王所知。著均壽論。云。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殊途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十九范續。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卓越不群。在門下積年。芒屨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煩載。二十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化。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為夷言。道既在華。故為華語。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迷者分未合。僞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千號千稱。終不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閭浮。道則冢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乎。

二十一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

勸不平等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燎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立僧訓僧。勸敬大乘。誠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當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二十二一邢子才。何閭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為姓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為後身張阿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二十三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

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競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塔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詐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蓋益無情。而大周啓運。繼唐虞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咸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豈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愛潤黎元等無持毀。以城隍為寺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勸用蠶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儉劫。於是衣冠寒賤孤生匹婦夫配寡婦。矜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當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

勸不平等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燎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立僧訓僧。勸敬大乘。誠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當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二十三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

二十三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

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競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塔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詐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蓋益無情。而大周啓運。繼唐虞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咸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豈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愛潤黎元等無持毀。以城隍為寺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勸用蠶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儉劫。於是衣冠寒賤孤生匹婦夫配寡婦。矜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當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

勸不平等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燎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立僧訓僧。勸敬大乘。誠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當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二十三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

二十三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

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競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塔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詐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蓋益無情。而大周啓運。繼唐虞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咸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豈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愛潤黎元等無持毀。以城隍為寺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勸用蠶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儉劫。於是衣冠寒賤孤生匹婦夫配寡婦。矜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當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

勸不平等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燎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立僧訓僧。勸敬大乘。誠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當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二十三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

二十三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

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競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塔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詐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蓋益無情。而大周啓運。繼唐虞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咸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豈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愛潤黎元等無持毀。以城隍為寺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勸用蠶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儉劫。於是衣冠寒賤孤生匹婦夫配寡婦。矜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當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

勸不平等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燎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立僧訓僧。勸敬大乘。誠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當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云云。

二十三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

二十三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開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

云十(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社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損傷有識。蓋益無情。而大周啓運。繼唐虞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之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之始遇。咸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豈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愛潤黎元等無持毀。以城隍為寺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勸用蠶以充戶課。供政課以報國恩。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儉劫。於是衣冠寒賤孤生匹婦夫配寡婦。矜老病免貧窮。賞忠孝之門。伐凶逆之黨。進清簡之士。退諂佞之臣。使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當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慾。城隍充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

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吝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無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牲。故祭天以醯醢。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稟苴。苟有其誠。則蘋藻伴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神祭。而況鷄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損農蠶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爲忠。當衡者不以爲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爲護法之純臣矣。矣又何爲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裁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二十。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憂齋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遺蔑帝王。捐六親捨禮義。赭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妄惑。惟利是親。陰陽名器。雖紕繆。苛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幽。滋爲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即戎。有識不許。弟概字季節。屬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土俗。自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爲徒。生。無上善。以資神。死爲徒死。有下惡。以沈報冥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焉。識與夫群畜。愚更奚以異哉。

二十一。四盧思道。范陽人。仕齊。爲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圖遍海內。士女爲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罷

之。強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周祖始位。大家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肉躬大布。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以爲釋化立教。本貴清淨。近世已來。糜費財力。遂下詔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爲論。紕其。糜費。罷之。則謂強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未遠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爲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殷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爾。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然也。

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充物。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崇景仰之至。制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枝計。長夕無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難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亂。斬斛律明月。虛聽讒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閻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聲威充盈。不解。身用銜緼。而詣軍門。財寶並爲周有。周祖既廢二教。自以爲萬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剋。以爲滅法之廟略也。固天有之。統收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貪國。繼繼全希。一旦獲之。填胸滿目。連手連肩。接軫長途。斯爲大盜之滅國。乃以爲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不審之。惟擬

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爾。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與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巖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迺已勵俗。亦萬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勝相。用是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國。前後兩藩。隊伍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宣政。禪位小兒。時在繼繼。王位斯及。自號天元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從萬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移運。從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爲隋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殷實。不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沸騰。郊

風驚。幾旬霧結。初登位也。哥帝德而口萬年。後陵遲也。咸而罵而揚諸咎。倉粟資於群盜。糜爛者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即有期。況滅於萬。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萬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修。已用之。財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

二十二三齊 三十齊 三十一齊 三十二齊 三十三齊 三十四齊 三十五齊 三十六齊 三十七齊 三十八齊 三十九齊 四十齊 四十一齊 四十二齊 四十三齊 四十四齊 四十五齊 四十六齊 四十七齊 四十八齊 四十九齊 五十齊 五十一齊 五十二齊 五十三齊 五十四齊 五十五齊 五十六齊 五十七齊 五十八齊 五十九齊 六十齊 六十一齊 六十二齊 六十三齊 六十四齊 六十五齊 六十六齊 六十七齊 六十八齊 六十九齊 七十齊 七十一齊 七十二齊 七十三齊 七十四齊 七十五齊 七十六齊 七十七齊 七十八齊 七十九齊 八十齊 八十一齊 八十二齊 八十三齊 八十四齊 八十五齊 八十六齊 八十七齊 八十八齊 八十九齊 九十齊 九十一齊 九十二齊 九十三齊 九十四齊 九十五齊 九十六齊 九十七齊 九十八齊 九十九齊 一百齊

都爲灰揚。天龍人鬼。於中洲喪二儀。尙須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二十五傳矣。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魏人代齊。不入周。仕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諫。反還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不行下矣。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表云。二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口。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嬖嬖之尼。失禮不婚。天胎殺子。滅損戶口。不亦傷乎。今佛家達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等。老子至聖。尙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德義。未降。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

臣。編於朝典者。奕奕如此。未足理詢。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慈。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爲學僧守靜絕。慈無爲。以事討論。纓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若異其先斯爲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復黃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爾。慈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

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若非爲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禮。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來拜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僞。致有黃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繇徒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履同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經之。以法。懲効於何逃責。但奕上事碎亂。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還還西域。或云。三萬戶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

一奕云。大唐丁壯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心。可不備預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鰥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又大唐寺籍。佛道二衆。不滿七萬。如何面欺上帝。二十萬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處。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此國効之。又增其僭。凡百士庶。暗慕往罪。虛現來福。浪說天堂地獄。詛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古述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號曰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爲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諸僧福用。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品類區分。升沈之義。天判。不知道經。往往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幾地獄。何所云云。

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飄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升。如是。是非。述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

三明請滅寺塔。則民安國治者。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角營寺塔。小寺百價。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兇黨至今猶在。請必除。盡用消胡氣。漢句之間。宇宙廓清。奕奕如此。妄述兵多。于時。衆不滿七萬。半爲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兇黨。猶在者。僧之從逆。爲俗所拘。一身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惛君。天地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四兇。非由事佛。舜既絕嗣。豈是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爲過。全宗族滅。奕奕狀日。望即依行。明明作辟。固絕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蠶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糞掃衣。五絛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福。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達。犯此是荷。餘則鄙罵惡類。斷下之言。不足聞也。五明斷僧尼居。積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七明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八明統論佛教。虛多實少。九明隱農安匠市鄙。處中國富民饒者。

①二十五第二十五唐②唐③泥二范④入二入⑤代二伐⑥仕二士⑦諫二諫⑧慈二慈⑨是十乃⑩因二四⑪數二數⑫或六二或⑬大⑭二二入⑮二二利⑯富十者⑰少十者⑱匠二近⑲角二半⑳旅二依⑳數二數⑳二二利⑳富十者⑰少十者⑱匠二近⑲角二半⑳旅二依

十一期直言忠諫。詔書來出口禍及其身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爲存詞費。約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瘞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爾大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鍾。又言。佛法妖僞。勅示蕭瑀。瑀曰。傅奕非聖人者。無法奏駁曰。瑀先祖已來。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佛教入

經罪福之事有實乎。曰皆定實也。又問。如傅奕生平不信佛。死受何報。答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長命旦入殿庭。見薛顓說所夢。顓又說之。一夢符合。臨在共側同嗟歎之。顓卽送錢付奕。并說所夢。後數日而奕卒。案泥人者謂泥犁中人也。泥犁卽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也。深可痛哉。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四

⑫ 擊像焚經坑僧詔 魏太武 ⑬ 大集道俗

廢立二教議 周武二教論 釋道安
鑿像焚經坑僧詔 元魏世祖太武帝

茫。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南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卽目。義不濫聽弘爲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緣邊小兒。誠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一從污染。頓爾沈滯。反本何期。上所列入。亦如前詳與亡太平。隨類詳焉。

檢唐臨冥報記云云。太史令傳奕。自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奕與道士傅仁鈞薛瞿善。後傅薛俱受官。仁鈞先亡。瞿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隨問誰耶。曰卽傳奕也。是夜少府憑長命夢。又在一處。多見。是先亡。命問。佛

帝諱灋。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卽位。時年八歲。尙在幼冲。資政所出。惟持台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每以爲懷。言佛法虛誕。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旣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卽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釁。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旣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騶牧馬。帝入觀。馬從宮人。其便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常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

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詔乃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眞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庫。崔浩邪謀和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信僞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妖變。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法。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謬。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晃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晃攝政。或見危遂。密議於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玄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從。後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問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之便幽。死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於朝廷也。列時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眞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斯並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癘。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④周滅佛法集道俗議兩事

周高祖猜忌爲心。安忍嫌。隋。大冢宰普國公護。權衡百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侮。

①淨一諫②靜一廣③人一大④傳一傳⑤議一議⑥仁一傳⑦傳一傳⑧傳一傳⑨夢又文夢⑩是
一會⑪(長)十命⑫辯一辨⑬(聲像)安二十七字⑭大集道俗廣立二教議一戒佛法集道俗議事⑮
二一義⑯(聲像)一帝十四字⑰叙元魏太武廣佛法事九字⑱惟一唯⑲推一推⑳便一倍㉑功十(人)⑳(又)
㉒以一已㉓末一不㉔空一定㉕進一進㉖(後)一會㉗(局)一集⑳周滅佛法集道俗議事二叙周
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㉙車十(七)㉚隆大一運六

召護入內。親自誅之。并大臣六家並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所慮也。然信任讖緯。偏以爲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詭言黃衣當王。以黃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並變爲黑。用期訛說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以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遠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並著黃衣爲禁。黑故有道士張寶誦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籙。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寶唇齒相。扇感動帝情云。僧多忘怖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寢處。覘候得失。或爲僧讀誦。或讚唄禮懺。僧皆懷厲莫不訝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爲先。佛教爲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舛。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道。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辯其真僞。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

用笑三洞之名。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靈道法。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卽於殿庭焚蕩。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教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卽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初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乾化門。攻帝不下。退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並誅。

二教論

沙門釋道安

⑧歸榮顯本第一

儒道升降第二

君爲教主第二

詰驗形神第四

仙異溫槃第五

道仙優劣第六

孔老非佛第十

釋典道流第八

朋法非老第

明史紀事本末

帝宗顯本第一

在法防是負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糾修。誇尙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已。貫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齊魯茲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因欲後外。以致存生。咸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

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墮塵尼於胎轍。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墨純風。塞洞一之玄。指。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爲之開闡。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辯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爲子略陳其要。夫萬化本於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典。典號爲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語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儒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遊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者所長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①〔所〕一〇 ②錄二錄③④ ⑤辯二辨⑥ ⑦〔至〕一〇 ⑧初二⑨⑩ ⑪論十〔十二篇〕夾註⑫ ⑬〔沙門〕一〇 ⑭〔歸宗…二〕七十四字一〇 ⑮典二見⑯⑰ ⑱既二遺⑲ ⑳指二片⑰ ㉑茲二茲⑲ ㉒異二月⑳ ㉓〔之〕一〇 ㉔純二淳㉕ ㉖儒十〔家〕

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
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
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水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閉拘放鄙蕩之弊。眞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

佛敎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眞之軌轍。證泥洹。播蘭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沈。冀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邇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虛。孰能與斯敎哉。雖復儒道千家。

墨農百氏取捨駟馳u未及其度者也u惟釋氏

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麁優劣宜異。精

者超百化而高昇。龜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未。未

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答不期魚蹄不爲兔。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

還流遊月之歎乃作。並是方內之至談。諒非
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
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宜尼又所未言。可謂
瞻之似盡。察之未極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

儒道昇降第二儒通六典道止兩篇

問曰。先生濯濁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爲先。班固九流儒宗爲上。討其祖述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

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① 僅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陰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並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

有。是爲治本史遷不言。安段縱橫宮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褒貶是子長之論。疑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

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
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
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黃帝下
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

非事故也

仙異混融第五仙明延明之術。不無其終。淫樂常住之果。居然混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授一也。何可異乎

答曰。靈飛羽化者。並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強者。亦云餌服之功。衰哉不知。繕續前成。生靈異氣。壽夭由因。脩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為真寶。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勤。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侯之弔。死扶風葬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強謂之寂。其為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闕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為場。非想多劫與無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并降。哉。吾子何為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與義和爭暉。至於猶也。何至其乎

道仙優劣第六道以恬虛為德。仙則餌服。紛紜劣在從。勤無。

問。先生高談壽夭。繕續前生業果。雖詳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

答。老氏之旨。蓋虛無為本。柔弱為用。渾思天元悟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己。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

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樂大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為方技。不入墳流。人為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為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趨誕乎

孔老非佛第七佛生西域。孔氏所推。商辛致開列子書語。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為道。西云泥洹。此言無為。西稱般若。此翻智慧。准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為大道先已有之

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子以聖人為先覺。聖中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辯豈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論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為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於大小。論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偽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

辯。菩提大道以智度為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為狀。體用既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為以息事為義。內經無為無三相之為。名同實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准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者。昔商大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

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常推佛。老子西國升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善入泥洹。又曰。府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即就道書咸皆佛名。

釋異道流第八出世三乘。域中四大。郭景純注云。即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一名身毒國也。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造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

答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斑勇之列身毒。正言秦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之誕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竊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闕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惡殺。鑄繁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鵲角之論。未足以概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取其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表。惟四藏瞻博二諦並陳。

仙二先① 精撰二善稿② 伏二失③ 哉④ 一⑤ 義⑥ 一⑦ 義⑧ 二⑨ 然⑩ 格十⑪ 口⑫ 一⑬ 指⑭ 按⑮ 伐⑯ 中⑰ 王⑱ 滿⑲ 他⑳ 論㉑ 譯㉒ 難㉓ 一㉔ 必㉕ 二㉖ 不㉗ 泥㉘ 二㉙ 淵㉚ 典㉛ 與㉜ 明㉝ 名㉞ 者㉟ 一㊱ 大㊲ 太㊳ 二㊴ 開㊵ 又㊶ 問㊷ 知㊸ 十九㊹ 字㊺ 一㊻ 善㊼ 十㊽ 因㊾ 大㊿ 太㊽ 聖㊾ 十㊿ 人㊽ 乎㊾ 口十㊽ 丘㊾ 界㊾ 府㊾ 符㊾ 直㊾ 今㊾ 一㊾ 二㊾ 又㊾ 道㊾ 二㊾ 說㊾ 三㊾ 折㊾ 二㊾ 大㊾ 國㊾

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第九
經平棄智老氏之法
市中藥服。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儒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振旦教化。儒童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辯異似若自私。

答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迴彼群
品。器量有淺深。威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
像。像遍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應實塵砂
大略有二。

八相威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靡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_⑤征以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爲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_⑥義。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瘡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後爲大蛇所噓。弟子妄述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用魯。以爲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殺張修而并其衆焉。於漢爲逆賊。戴黃巾服黃布_⑦褐。

米五斗。故世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

革未聞或禁經止價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貨教述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

新。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或妄稱眞道至謂曰張闖入紅曉山自稱天師嘉平末爲蟒蛇所噬子衡奔出無

都。米七民山七狩遂因妄傳
賊死利七生逆七莫此之共也

或含氣釋罪妄造黃書兒癩無端乃開命門抱真人
嬰兒龍迴虎戲備如黃書所說三五

或缺道作亂黃巾鬼道海流漢室。孫恩求仙異禽獸用消災禍其可然乎

或章書田伐德遷遼七祀。乞免撻沙。橫貨紙筆奏章太
上。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

民枉死嗚呼哀哉

①素服一禁服②迨一適③振一震④品一器⑤征一正⑥蓀一簕⑦〔柄〕一⑧鴿一鷓⑨斗一升⑩
氏一民⑪〔之〕一⑫逆一迎⑬尋十(屍)⑭民十(之)⑮葵十(過)⑯兒一囟⑰龍迺一迺龍⑱
泉一廣⑲伐一代⑳席二席㉑綵二彩㉒戒二誡㉓節二福㉔柳㉕㉖〔有〕一㉗朝二期㉘觀

駕三張符錄。詭託老言招探謫詞。以相扶助。復引實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敬慕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仙服。三者符錄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麗。施者厭人殺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錄。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惟貶鄙者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惟王者與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錄也。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爲神。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二柄。而德作終古。動植効靈。仁並二儀。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淵猷。無惑求於象罔。牢籠語默。厭名言。超絕有無。迴瞻彼此。邪狗萬機。不可謂之爲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爲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爲彼。九州遠曠。不可謂之爲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尙信鬼錄之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

然皇帝之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盡窮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嶽。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言。豫經論之始。

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說惑生民敗傷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惟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尙。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錄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偽第十三兩經實誤爲真

問。老經五千。最爲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禁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

答。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掘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鳥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爲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爲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尙存。猶明三皇。以爲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寔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難符禁化俗。怪誕違爽。無爲哀哉。吁何乃指蟲迹。欲比倉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獨張晉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爲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皆稱陽平。重其本故也。以上清爲洞玄。靈寶爲洞真。三皇爲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徵事。皎然可見。

答曰。釋典洗洗幽顯並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爲利人略說。爲解義故。爲利人廣說。爲誦持故。爲鈍人略說。爲誦持故。爲鈍人廣說。爲解義故。如般若一經。微玄。數十周。智

典既然餘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釋典何量。八音部秩。其數無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可收。即是純純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旨通局第十一典康世治而不治生死爲通。近比王化而遠期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尙無爲。爲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髮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堅說塵劫。尙云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格。賤與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多殘掠。則年算減天。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羅疹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草。母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恍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死神滅。其猶若燈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

答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經密

錄一錄二錄三錄四錄五錄六錄七錄八錄九錄十錄十一錄十二錄十三錄十四錄十五錄十六錄十七錄十八錄十九錄二十錄二十一錄二十二錄二十三錄二十四錄二十五錄二十六錄二十七錄二十八錄二十九錄三十錄三十一錄三十二錄三十三錄三十四錄三十五錄三十六錄三十七錄三十八錄三十九錄四十錄四十一錄四十二錄四十三錄四十四錄四十五錄四十六錄四十七錄四十八錄四十九錄五十錄五十一錄五十二錄五十三錄五十四錄五十五錄五十六錄五十七錄五十八錄五十九錄六十錄六十一錄六十二錄六十三錄六十四錄六十五錄六十六錄六十七錄六十八錄六十九錄七十錄七十一錄七十二錄七十三錄七十四錄七十五錄七十六錄七十七錄七十八錄七十九錄八十錄八十一錄八十二錄八十三錄八十四錄八十五錄八十六錄八十七錄八十八錄八十九錄九十錄九十一錄九十二錄九十三錄九十四錄九十五錄九十六錄九十七錄九十八錄九十九錄一百

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
之所不知信矣。吾嘗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
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
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鈞弋順時禁四民
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
善也。尋先生制作局云：寬，天分十二野極
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遠過去，辯略未
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
緣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明，演大哀之洪
慈，上極聖人下及螻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
也。若乃道包真俗，義冠精靈，移仁壽於菩提，
徒教義於權貨，使宗虛者悟空之旨，存有
者進戒定之權，於是慧光遐照，莊王因觀夜
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春秋左傳曰：晉莊
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桓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莊王十一年也。所以
莊王別傳曰：主遂即易室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世也。所以
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案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
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道皆放光明。前云出胎
即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為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安
依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曆曆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
共查來忠用曆算，即二月七日。用前曆曆算，即二月八
日也。又依什法，年紀及石柱銘，並與春秋符同。如來周
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未出家，莊
王十年歲在甲午成道，莊王十五年歲在甲申滅度。至今
一千五百二年，良謂遠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
齊均萬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賸東逝道暢
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燿登人斯草
假，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
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
末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淳道者務在反俗，
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謨莫先剝落，而
削髮毀容事存高素，辭親革愛趣聖之方，祛
嗜慾於始心，忘形骸於終果，何脊懸乎三

界。豈留連於六道，太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
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
其至德，遠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含經
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
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和洽。吾子何為濫云
國士，惟聖教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無
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萬品齊悟，
豈以夷夏而為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
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夫識介之惡，歷劫不
亡，毫釐之善，永為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
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
積則地獄，斯臻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
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造
惡於顯得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
積善必有余慶，積惡必有余殃。而商臣肆惡
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冲和
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強，斯皆善惡無徵
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蹟矣。
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
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即此身受。生
報者，天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
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
司，必感於事。緣有強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
譬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貴罰。三報之
弘趣，百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
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
前報已應，故曰：貞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
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遲鍾在昔，今之
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訓於往昔，今之

肆惡義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
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諡之為穆，名實之差
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
曰：難業故難受。如歌利王之刑辱，現被露
露，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兄為王后，若斯
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為富貴之因，持戒
為患疾之本。經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
緣發善業，多殺而致得，或有善緣發惡業，多
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
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
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
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為緣
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
成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
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
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瞋
招醜陋，相當因果也。惟業報理微通人向味，
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
生，斷見。或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常見。
因苦樂皆天所為，他因。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
得，無因。果以禍福之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
報，迭代而兩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
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徵於下。若
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山
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隱
而神不化，以不化乘變化，其變無窮。又藏博之
葬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之。釋典曰：
識神無形，假乘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
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

①約代一鈞七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約代一鈞七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也見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禁怪力背衰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寂無為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以并仙為神。因而誑惑儉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妖僞於漢世。三張詭惑於西梁。孫恩搖擾於東越。此之巨蠹自古稱誣。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昔行父之為人。見有禮於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惡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宜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勅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卷可為儒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為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為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魂失守。謹啓。大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府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啓。

笑道論卷上

造立天地一年號差舛二。元為天人三。結士為人四。五佛並出五。五練生尸六。觀音侍老七。佛西法陰八。笑道論卷中。日經不同九。崑崙飛浮十。法道立官十一。稱南無佛十二。鳥跡前文十三。

張騫取經十四。日月普集十五。大上尊貴十六。五穀命鑿十七。老子所佛十八。勅使羅曇十九。事邪求道二十。邪氣亂政二十一。誠木枯死二十二。笑道論卷下。

北方禮始二十三。害親求道二十四。延年符二十五。椿與劫齊二十六。隨劫生死二十七。服丹金色二十八。改佛為道二十九。儉佛因果三十。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五億重天三十二。出入威儀三十三。道士奉佛三十四。道士合氣三十五。諸子道書三十六。造立天地一。

一太上道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嘉期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髮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尹喜化胡。隱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鑊煮而不熱。老君大瞋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並死。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頭為崑崙山髮為星宿。骨為龍肉為豹腸為蛇。腹為海。指為五嶽。毛為草木。心為華蓋。乃至兩腎合為真要父母。

臣鸞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天下將都雒邑。因畏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於此。因爾名之。周幽未有得老子。預知

長安與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始。清氣為天濁氣為地。便有七曜萬像之形共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方變為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於崑崙山數百萬里。而老君以心為華蓋。肝為青帝宮。脾為紫微宮。頭為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懸於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為度關之年。幽王為開關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一號差舛者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為周師。無極元年癸丑去周度關。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

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代為國師化胡。又云湯時為錫壽子。周初郭叔子。既為國師應傳典籍。何為不述。但列伊尹傳說呂望康邵之人乎。而傳說者惟注老子為柱下史。道家注為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計姬王一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子以景王時度關。魯哀十六年孔丘卒。即周敬王時。敬王即景王之子。景王即幽王之後

於此。因爾名之。周幽未有得老子。預知

二二〇三 廣弘明集卷第九
①二二〇三 ②廣弘明集卷第九 ③(註啓大) ④(笑道一六)二百三十八字 ⑤元二氣 ⑥七上七 ⑦大二太 ⑧所二作 ⑨德二陰 ⑩(一)一 ⑪道二老 ⑫(胡)十王 ⑬形十(像) ⑭且十(崑) ⑮持二張 ⑯圖十(至) ⑰(王) ⑱(二)一 ⑲者二二 ⑳(區)十笑 ㉑初十(為) ㉒惟二唯 ㉓下同 ㉔史二史 ㉕哀十(公) ㉖

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爲釋迦

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

胡推尹喜爲師而化胡。清冰經云。尹喜推老

子爲師也。文始傳云。吾師號佛。佛事無上

道。又云。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爲佛。推

此衆途師弟亂矣。何名教之存乎。又化胡消

冰經皆言。老子化闢寶身自爲佛。廣說品憤

陀力王老之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卽秦

漢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

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割

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下惟我爲尊。三界

皆苦何可樂者。尋闢寶一國乃有五佛俱出。

一是尹喜號儒童者。二是老子化闢寶者。三

老子之妻憤陀王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

作佛。亦號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

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

今五佛並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

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爲老化則多。經惟二卷

不變。至於儒童尹喜憤陀佛經。無聞於今。但

是自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爲佛。虛妄

可嘆。且老經祕說不許人聞。前後相番誠有

遠意。然老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

佛惑之甚矣。如父爲道。士豈以道人子爲道

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六五練生尸者。五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緇。

天子一匹。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

作一龍。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以書玉文。通

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卽出長

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

而更生矣。

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大水三宮九府九宮

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

善者益壽。惡者奪算。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

尺繪。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

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計五練之文。出

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十二年

後穿塚而出也。耳目所知。何爲愚義是已來。

不聞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耶。不然之

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塚。亦有穴開焉。非道

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啓齒。

七觀音侍道者。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

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

布帔。或似服肥通身被之。儉佛僧袈裟法

服之相。其服黃帔。乃是古賢之衣。橫被加

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

臣笑曰。案諸天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

重推前。天真真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

於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案

蜀記云。張陵避瘴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

符書以誑百姓。爲大蛇所吞。弟子恥之。云白

日昇天。陵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以祖

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魯爲督義司

馬。遂殺漢中太守蘇固。便得漢中。鬼道化人

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衆改著黃衣巾

帔。代漢之徵。自爾至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

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爲先。子像父侍

天地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

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襲張魯逆人之

服是不忠也。既挾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八佛生西陰陽者。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

萬物。道生於東。爲木陽也。佛生於西。爲金陰

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

並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

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

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

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

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于政也。

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爲臣僚也。道

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

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須食也。佛會持

齋。以主死死不食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

人獨坐。以女人人守一也。道士聚宿故無所

制也。

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

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以金爲

官鬼。金以木爲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

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

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

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

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主種故免也。道士

庶幾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

教。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

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經經。全無指的。又云。道

士以齋爲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

此形骸。而與絕粒服氣以求長生之術乎。卒

不見之終。爲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臥道

士聚宿。據此合氣。黃書不可妄乎。

①〔也〕-②〔也〕* ③〔尹〕-④〔年〕-⑤〔漢〕-⑥〔笑〕⑦〔老〕+〔子〕⑧〔王〕以〔道〕-⑨〔六〕-⑩〔者〕-⑪〔六〕⑫〔人〕-⑬〔義〕-⑭〔三〕⑮〔尼〕-⑯〔耶〕-⑰〔七〕-⑱〔道〕者-⑲〔老〕七⑳〔布〕-㉑〔中〕㉒〔似〕-㉓〔以〕㉔〔校〕-㉕〔披〕㉖〔重〕-㉗〔靈〕㉘〔八〕-㉙〔者〕-㉚〔八〕㉛〔坐〕-㉜〔臥〕㉝〔人〕+〔等〕㉞〔所〕-㉟〔可〕-㊱〔亦〕-㊲〔亦〕

⑨字前行宋本元本俱有集道論卷中五字，則本有目徑不同九五字，〔九日月周經者〕一翻 ⑩四一西合 ⑪廉一令合 ⑫崑十〔嵩〕
 合* ⑬者二角合 ⑭〔十〕一翻 ⑮者二十合 ⑯應十〔萬萬〕合 ⑰大一太合 ⑱所一中合，火合 ⑲駭一駭合 ⑳〔十一〕一翻
 ㉑天宮二立翻 ㉒者二十一翻 ㉓花一包合 ㉔支一肢合 ㉕罔一罔合 ㉖〔十二〕一翻 ㉗者二十二翻 ㉘老十〔子〕合
 生十〔教〕合 ㉙最一最合 ㉚胡一胡合* ㉛〔十三〕一翻 ㉜者二十三翻 ㉝核一從合 ㉞森一樓合 ㉟〔十四〕一翻
 竺十〔數〕合 ㊱以十〔道〕合 ㊲午一十合，千合 ㊳〔一〕一翻 ㊴〔佛〕一合 ㊵說一結合 ㊶〔是〕一翻 ㊷〔之〕一翻

遺尋耶。不知焉是。何長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十五日月普集者。諸天內音第三宗。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普臺緣大羅。千天真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內名。普臺者真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陽。三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既災。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

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崑山南三十兆里復有崑山。如是次第有千崑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者。若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爲但三。千而至。若餘不集者爲是災所不及。爲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尙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災所不及。今不來者。理其然乎。將知造此經者。惟聞大千之名。迷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十六大上尊貴者。安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貴。題目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清遠矣。

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義白曰。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尊

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數百人。如此狀明。則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太上尊貴治在衆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清宮在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十七五穀爲列命之鑒者。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時。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飲長生。中古來天生五穀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爲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

臣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考者。不食五穀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列命之鑒。吳五穀命促縮。此糧入腹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屎。五符經云。黃精者三陽之氣。上太清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列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耳。

十八老子作佛者。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人口中。後剖左腋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惟我爲尊。於是乃有佛法。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化作彌寶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

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爲諸大衆請啓如來三十六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即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屍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必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氣以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悟大道而爲國師耶。是則老爲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行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惟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首尾無據。蜀記。張陵蛇噉。而注曰。升天。漢書。劉安伏鐵。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詎可怪哉。

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爲日。右目爲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日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憑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於首。若乘頭而入。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十九勸聖雲遣使者。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勸聖雲身。汝共摩訶薩。齋經來東秦。歷洛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世尊法。教授聲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慎莫戀東秦。無令天帝怒。太上賜地

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義白曰。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尊

何長十(壽)⑤⑤ 何長長河⑤ ⑤(十五)一(一) ⑤者二十五⑤ ⑤從一文⑤ ⑤崑二昆⑤* ⑤「一萬⑤ ⑤今十(所)⑤ ⑤北二在⑤ ⑤(十六)一(一) ⑤大太⑤ ⑤者二十六⑤ ⑤玉三王⑤ ⑤義二義⑤ ⑤帝十(天帝)⑤ ⑤侍十(立)⑤ ⑤大二太⑤ ⑤重二重⑤ ⑤(十七)一(一) ⑤爲列命之鑒者二命鑒十七⑤ ⑤古十(之)⑤ ⑤古十(四)⑤ ⑤才二老⑤ ⑤(之)一⑤ ⑤穀二穀⑤ ⑤太清二入太清之⑤ ⑤斗二升之⑤ ⑤耳二也⑤ ⑤(十八)一(一) ⑤者二十八⑤ ⑤老十(子)⑤ ⑤請啓二啓請⑤ ⑤崑十(收)⑤ ⑤行二修⑤ ⑤陵十(被)⑤ ⑤而注二注而⑤ ⑤劉二劉⑤ ⑤入十(者)⑤ ⑤使二使⑤ ⑤(十九)一(一) ⑤勸十(使)⑤ ⑤遣使者二十九⑤ ⑤落二落⑤

行菩提鏡。因斷七人首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可爲事。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爲七寶。七尸爲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有。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殺胡王七子國人一分。

臣笑曰。三元誠云。道學不得懷挾惡心。不孝父母。不愛妻子。計喜所殺父母。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依誠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首乎。又胡王不伏。殺其七子。亦以甚矣。又殺國人一分。何斯不仁之深乎。若作法於後代。則令求道者皆殺二親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誣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三。可笑怪也。

二十五延生符者。三元品云。紫微宮。青延生符。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人。毀符以燒者。人隨烟化爲氣。其文四萬劫一出。

臣笑曰。文始傳云。萬億萬億歲一大水。崑崙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前萬萬歲。天地混沌如鷄子黃。名曰一劫。案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又濟苦。經乾坤洞然之後。潰然空落。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萬劫乃出。豈可四萬劫中絕無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又萬萬止是一億。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云。萬億萬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二十六格與劫齊者。洞玄東方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一椿。百六乘運迴。

臣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有大火。金鐵融地無草。乃至萬萬億歲。天地如鷄子黃。總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燒之則灰。值劫火便絕。而言大劫齊椿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二十七隨劫生死者。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交。其文乃沒。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字。出於元始。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玉京山玄臺。莫所不及。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代代不絕。

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開光以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度一恒沙衆生。爾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久劫終九氣。政運託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於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無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災所不及。而云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同生同滅豈非災也。

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云長生不死。此爲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災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無有存者。玉京玉臺斯爲色界。色界非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號。殊同河漢之質矣。

二十八服丹成金色者。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還復爲丹。服之得仙。白日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成丹。故曰還丹。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內外剛堅如金。故號佛金剛身也。

臣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此聖亦可爲一身金液經云。太一者。惟有中黃丈夫及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爲大神。調陰陽矣。

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爲太上萬真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須金液後調陰陽乎。

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难。何爲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爲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爲丹所誤。故捕影之談耳。

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姓丹得邪見之重。可爲悲夫。

二十九儉改佛經爲道經者。如妙真偈云。假使聲聞衆。其數如恒沙。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

臣笑曰。此乃改法華佛智爲道智耳。自餘並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願歡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道經爲法華也。且靈寶儉於法華。可誅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

①前二一服②(二十五)一③生十(年)④者二二五⑤青二有⑥符十(爪)⑦萬億萬億一萬萬億⑧太二大⑨經十(云)⑩(億)一⑪(二十六)一⑫者二二六⑬(二十七)一⑭者二二七⑮二二八⑯政二改⑰蓋二蓋⑱無二元⑲京十(之山)⑳(二十八)一㉑(成)一㉒者二二八㉓分二升⑳大二天㉕須十(服)㉖姓二任㉗夫二美㉘(二十九儉)一㉙經一㉚者二二九

梵。或三十六天。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真天王九氣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天九宮天曹

里三千二百五億重天地者。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萬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以四海爲地脈。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皆從出。

臣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帔。法褐。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氣。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自然經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二十四道士奉佛者。化胡云。願將優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

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

又大。誠云。道學當念。遊。大流景宮。禮佛。

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真人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清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爲不念清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古昔殷太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爲聖。不以道爲聖也。化。胡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齋經又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即佛也。此即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萬遍即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三十五道士合氣法。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曰。凡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爾度得度世。不嫌。姑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

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

教夫易婦惟色爲初。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詳。

二十六諸子爲道書者。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百卷有本。須紙四萬五千四百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共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共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並未得。

臣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爲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剩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惟恐人知己之有善。虛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以諸子爲道書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爲經。流例相附有何過賊。若爾則知老子黃子諸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爲中上。

賢類斯實錄矣。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句踐。君臣因吳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今尊崇其術。不亦味乎。又蠶子被戮於齊。何爲不行父術。變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爲柱史。即幽王之臣也。化。胡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若審爾者。幽王爲犬戎所殺。豈可不愛君父與神符令不死乎。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稱老子爲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厭人呪鬼之方。以護漢國乎。眼有流弊。若此無心取救。將非欺誑謬乎。又說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數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鉛墨未備致經本未成乎。自餘孟浪紛論無足更廣。

廣弘明集卷第九

廣弘明集卷第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惑篇第二之六

周祖廢二教立通觀詔

周祖平齊召僧叙廢立抗詔事

釋惠遠

周祖巡難請開佛法事

任道林

周祖天元立對衛元嵩上事

王明廣

①誠二戒②大十(梵)③[玄]一④古二故⑤李二李⑥齊二齊⑦以二已⑧(三十五)一⑨法二三十五⑩日二口⑪凡二禮⑫如二如⑬詳二詳⑭(三十六)一⑮[爲]一⑯者二三⑰(釋)一⑱並十(不)⑲黃二皇⑳月二臣㉑刺二樂㉒班二班㉓變十(化而自免乎)㉔史二史㉕愛二校㉖[稱]一㉗誼十(之)㉘(誼)㉙[說]一㉚未二未㉛辯二辯㉜[周祖廣]五十四字㉝詔十(十)㉞* 廢二廢㉟事十(十一)㊱惠二慧㊲事十(十二)㊳事十(十三)㊴明廣二廣明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觀觀詔

周帝宇文護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擯滅佛宗。會議攸同咸遵釋教。帝頃昔日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上二教論無間道法。意彌不伏。無奈理通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內。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苞空有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樸散形器斯乖。遂使三疊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祕闕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龍培壤者。識嵩岱之隆岫。守磧巖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員數。俸力務異恒式。主者施行。

周祖平齊僧叙廢立抗拒事

沙門釋惠遠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

大德並赴殿集。帝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敷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治。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白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

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典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閻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案親向疏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曰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名字。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滅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卽賞賜分散湯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瘡氣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銷。遂

①周祖... ②十七字... ③敘周武帝更興道法事... ④並廢二氏... ⑤今更興道法... ⑥十九字... ⑦內... ⑧外... ⑨卷... ⑩二... ⑪包... ⑫詔... ⑬流... ⑭息... ⑮定... ⑯自... ⑰扶... ⑱法... ⑲孝... ⑳孝... ㉑孝... ㉒孝... ㉓孝... ㉔孝... ㉕孝... ㉖孝... ㉗孝... ㉘孝... ㉙孝... ㉚孝... ㉛孝... ㉜孝... ㉝孝... ㉞孝... ㉟孝... ㊱孝... ㊲孝... ㊳孝... ㊴孝... ㊵孝... ㊶孝... ㊷孝... ㊸孝... ㊹孝... ㊺孝... ㊻孝... ㊼孝... ㊽孝... ㊾孝... ㊿孝...

隱於雲陽宮。後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帖寺。罰無薩僧用開佛法。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奏報記云。外祖隋文侯尉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問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郡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正以開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中。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若人。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方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雖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

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纂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意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微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所以哲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遂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慈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義。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孝者。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己。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廢。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

爲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儼非合理。雖順必剪。不可護己。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

今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護利。拾戎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曰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卽尋除。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節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

①文二左②(周高)③十一字④(任道林)⑤周武帝除佛法詔⑥十二字⑦事十(十二)⑧(九)⑨自二日⑩(君人)⑪(父)⑫(一)⑬(二)⑭(三)⑮(四)⑯(五)⑰(六)⑱(七)⑲(八)⑳(九)㉑(十)㉒(十一)㉓(十二)㉔(十三)㉕(十四)㉖(十五)㉗(十六)㉘(十七)㉙(十八)㉚(十九)㉛(二十)㉜(二十一)㉝(二十二)㉞(二十三)㉟(二十四)㊱(二十五)㊲(二十六)㊳(二十七)㊴(二十八)㊵(二十九)㊶(三十)㊷(三十一)㊸(三十二)㊹(三十三)㊺(三十四)㊻(三十五)㊼(三十六)㊽(三十七)㊾(三十八)㊿(三十九)㊿(四十)㊿(四十一)㊿(四十二)㊿(四十三)㊿(四十四)㊿(四十五)㊿(四十六)㊿(四十七)㊿(四十八)㊿(四十九)㊿(五十)

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護毀人法。或以抗禮看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構難重疊。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刺剪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資頭。仁惠真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真諸即成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逼大乘。寧希。波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爲授記。無謝證果。僻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剪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注注何。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

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今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尙疑。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縹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民俗。是以陰陽同

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異。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於儒。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腔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與廢有何咎。

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視日。伏聽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運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大及。與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

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己以惡者。懷之以疎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感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僞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之妖果。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

奏曰。貪財惡色。貞夫所鄙。好勝嗜美。廉士所惡。制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

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

○折二折 ○成二戒 ○任二生 ○通二過 ○波二較 ○酒二終 ○教物二民教 ○殊十(於) ○壽十(於) ○放二敬 ○民二保 ○取 ○常二常 ○王二王 ○於二儒生 ○儒王 ○處二成 ○端二端 ○感二感 ○德二懷 ○肌二肌 ○款二款 ○飲二飲 ○飲二飲 ○飲二飲 ○飲十(過) ○

秦曰。制過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止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飲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遠。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臥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遠。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為能。猿鳥以超翔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縉素高尚。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門。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究。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明。則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遇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訓談忠孝。身慎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通。執此為道。誠難取信。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燕雀離翔。詎羨

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遠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汚。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大則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小。是則小小大異於同。大大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小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

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詔乃問。卿何寂然。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常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忠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詔曰。至人無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皇皇不言成軌。木有不任得存。雁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為。

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觀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與卿言。為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達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達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達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己大為利益。仍設食訖。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許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詔。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典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懇懇。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共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殿尊像。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各銓一大德。令其法座。勸揚妙典。遂使人懷無畏。互吐微言。佛

①止二正②餘③了十(以)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難不復廣論。若夫道不獨遍德無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內心。至若輪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資抑作。民或嗟勞。義出。苞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卒富。儉困城市更甚昔年。可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爲詔。拜求社樹何惡良多。若言社樹爲鬼所依。資奉而非咎。亦可殿塔爲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元。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撒作橋屏之屬。繡像幡經。用充饑血之服。天下口日饑窮。百姓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尙或匡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詩云。昊天不職。其德降喪。饑饉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功臣。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消息遐方。生乃偏受榮勳。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殺生。崇虛損實。有勞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降。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遍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恕蒙安樂。爲將爲帥。名高偉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主龍不能致雨。尙遵之以求福。泥佛縱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徵。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重古人敬道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興。不應頓棄釋迦道法。臣廣又對。令無行富僧從謀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嫌宗悉戮。卜

商鄙格。詎可孔徒頓貶。牧馬童兒。先法亂群之馬。放牛豎子。由龍護群之牛。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怪焉。未合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教迹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名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嘉既是佛法下士。儉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寶。醜辭出。自僞口。不遜貴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越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望事出於此。廣既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當言。已往難追。遼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乞尋改格。

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剋已服禮。觸事多違。禮云。餽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榮者乎。爵盈不飲。未見。而而不勸者。禮極飲不過三。未見。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園。諸侯不掩群。庶民不。見。廣既少染玄門。不閑掩園之事。舉目盡見。廣卵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洽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芸田之法。禾秀須分。條桑初樹。豈當盡。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爲上。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沙門之爲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爲含識。三者不。大孝一也。是故詩云。懷德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虧爲不顧。若遇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租丁奉上。泰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向背。鉅。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擬。敬像。還成愚俗。婬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慙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背親之。諷。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爲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束脩合禮。僧有何。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無以。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至。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

○在二包○ ○元二大○ ○開二關○ ○撒二撒○ ○充二衣○ ○云二(諸)○ ○受二吳○ ○師二師○ ○重古人二
人重古○ ○山二(諸)○ ○怪二怪○ ○教二述○ ○祇二祇○ ○出二在○ ○(志)二(志)○ ○格二革○ ○道二
道○ ○列二烈○ ○民二氏○ ○守二水○ ○道二道○ ○刻二克○ ○服二復○ ○(乎)二(乎)○ ○三二(乎)○ ○
禮二(乎)○ ○去二松○ ○机二机○ ○途二途○ ○至二元○

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叛。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不在忠臣之用。道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當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道還俗。非是令終。與彼。龍女亂臣。計將何別。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開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非切。輒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近廟千載之規摹。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而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本母之形。無盡解環。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遠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効。由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為百億所。遵風化為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道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越結最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頽龜墜構。四戶八窓。可無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冀真明俗。聖感應時。若待太公為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為師訓。萬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

昔秦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災起七年。崔浩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祐。只然一罷人身。當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慚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士嗟傷。愚謂此。途未光周德。何為敬儒士以顯尊重。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士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中。仁不輕絕。三寶之田。願立。天無不覆。地載寬勝。山。包海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僧。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煩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隨處聽居。有舍利者。還今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樂慈之上。抑揚寂之侶。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無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天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懷魂浮。以生冒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二月廿七日。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澤內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同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答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澤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意見。廣答曰。樂紂失國。殷士歸周。亡國

破家不由佛法。內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立。
*澤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
廣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歷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中。君子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澤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得引為口實。廣又答曰。公謂佛經為妄。廣亦謂孔教不真。
*澤又問。卿據何為驗。言孔教不真。
廣答曰。莊周有孔子之行。言往事同。已陳獨狗。山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詠而不絕。邇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澤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鑽木母。木母為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
廣答曰。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塞。三月一日。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
皇帝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面辭受拜。拜訖。內史託跋行恭宣。
勅旨。日月雖明。猶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尚臣下匡救。
朕以開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書既廣。卒未尋究。即當披覽。別有檢校。卿等並

○廣一覽○ ○由一覽○ ○道一覽○ ○途一覽○ ○類一覽○ ○處一覽○ ○業一覽○ ○(二月廿七日)一覽○ ○澤一覽○ ○* ○拓跋一覽○ ○中一覽○ ○得一覽○ ○(千載一覽)十六字一覽○ ○答一覽○ ○託一覽○ ○(以)一覽○ ○(假)一覽○

共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燦爛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童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頻馳。隄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輪定繁。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弊正教陵夷。連上典弔俗之心。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敘人倫。功蓋補天神。伴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雷行葦。化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這紹軒義。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傳弄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獻辯道真。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聽。但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譏傷人倫之風。執何者。夫人有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同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弄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爽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是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

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奔陳此惡言。譬誦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爽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案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彗星不見。見夜明如日。卽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以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知道安道立之輩。圖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人王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有無。豈三皇能測。方包造化。非二儀可方。昔吳太宰諮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問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

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按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棄一人所能謗語。昔公孫龍著學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以爲前鑑。良可悲夫。

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軾閭封墓。與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善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弄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惟有機國風。特損華俗。謹錄并款。以啓聞。伏惟

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序六條。德既塞。羅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修竹之園。醺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闕。如方圓寡用。念傳弄下愚之甚。魏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虛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悖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奏害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庶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雲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

一發一發 一振一振 一重一重 一發一發 一政一政 心十(百姓) 一訓一訓 一政一政 一紀一紀 行
 一有 一化一化 一披一披 一有不 一側一側 一恨一恨 一見一見 一生一生 一解一解 一以
 一已 一立一立 一之 一無一 一方十(列子云) 一吳一吳 一時十(政) 一皇一皇
 一清一清 一執一執 一離一離 一則一則 一如一如 一侍一侍 一啓十(武德五年正月)

內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誣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僭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爲卿相。置一盃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猶稱。大言不及。梅孟。奢侈造作罪深。榮紉。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老經。昔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便往東方詣佛受法。

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道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卽禮大士。隨往佛所。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影宮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載不聽。當推置上坐。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坐。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

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懷惱。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勤行當作佛。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曰。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仙公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卿。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卿。思遠。願爲道士。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

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邊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按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云云。

道士陶隱居。禮佛文一卷。智慧本願。本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功少報多。世世賢明。無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士。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

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轉輪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右錄道經師敬佛文如前。

道十(統論其教虛多實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① 道十(統論其教虛多實少)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鑄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

史錄曰。吳太宰諮問於孔子曰。孰爲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右錄孔書稱歎佛文如前。

奔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強人衆。奔云。寺多僧衆。損費爲甚。結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還胡僧二人傳示胡法。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今猶毛躁。人面而獸心。土鼻道人。騷騷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

奔云。庖犧已下。一十五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

奔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奔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

奕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奔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

奔云。趙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時僧光反。況今僧尼二十萬衆。須早廢省。

一答廢省僧尼事者。

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誦誦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與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述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卑真。不犯大非者。以此技量。取捨難辯。案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己立身。津梁七世。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爲國行道。

一答毀寺。給民草堂安像。

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積世

來有。龜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爲存教二親。及嚮往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謀立書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爲三界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卽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一答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惡種。佛生西方。妖魅邪氣者。

對曰。案史記歷帝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簡狄吞燕卵而生契。伯禹割胸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並應天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陋。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釋迦祖彌。蓋千代輪王之孫。剎利王之太子。期兆斯時。物成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闍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爲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爲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慈嶺已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罪之

○水二泉井○ ○山十(口)○ ○二二三○ ○聚十(也)○ ○右錄前十字一○ ○奔云者二百五十八字一○ ○結二○ ○凡○ ○瓦二凡○ ○一十五二十九○ ○進十(者)○ ○益十(人家破家入國破國)○ ○光二先○ ○味二致○ ○真二真○ ○身十(住持三寶)○ ○世十(資益國家)○ ○一(特錄寺給民草堂安像)十字二○ ○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爲甚結是寺舍○ ○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還胡僧二人傳示胡法四十九字○ ○來一已○ ○往二經○ ○一答○ ○者二十二字二○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今猶毛躁人面而獸心上鼻道人騷騷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五十二字○ ○帝十(記)○ ○紀○ ○謂二制○ ○託二托○ ○居之一之居○ ○計二赴○ ○已二之○ ○東二來○

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一答。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

立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對曰。史記

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

與黃帝戰于阪泉。以登帝位。蚩尤遁命。復戰

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顯項時。又誅三

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沒桀竹書云。舜因堯於

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因堯城。舜又與有苗

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鳥羽。楚詞十

經有綴大。風於青丘。斬修蛇於洞庭。戮封豕

於大澤。殺九嬰於澗水。竹書云。洪水滔天。

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嗷嗷。禹時百姓各

以其心。而柏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

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有太華。伊闕在

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國殺龍逢。因成湯繼

妹。妹。妹。修政。放。放。放。湯凡九征。二十七戰。大

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燭石。高宗伐鬼方。

三年殷紂幸迷惑。已。惑。惑。之。害。流。五。虐。之。刑。刑。賢。人。之。心。列。孕。婦。之。腹。因。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虜。紂。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狁。至。于。太。原。采。薇。遣。戍。役。云。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宋。芭。又。云。宣。王。南。征。

殃及無辜。乃為姚石墓容永嘉之世。豈名蕩

蕩無為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一答。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對

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為多

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為次第。

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不記也。邪見乃始於

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

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

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仲時漸弱。但是周之

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

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

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

爵為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

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

歷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

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

一百一十一年。終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

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父頑母瞽。

並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

傳連早廢滅。

一答。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

羿篡十五年。桀篡十二年

夏早十一年。夏發十二年

對曰。書云。舜禹之有天下。親親乎其有成

功。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菲

食。卑帳。綿衣。而盡力於溝洫。為民治水。於民

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為天祚不永。治止九年。

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

寒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並相次作

亂。凡二十六年。夏自立。當時無佛。豈逆由

誰。

殷湯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

仲壬治四年。大甲治十年

沃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

外壬治三年。沃甲治四年

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

對曰。湯仁不殺。開三面之網。放夏桀於鳴

條之野。其有仁德。爾時無佛。何以天歷不長。

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

五征。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

甲于桐宮。汲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

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既稱忠朴之世。爾

時無佛。何為豈起蕭牆。君臣無道。

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三年

德王五年。厲王六年

宣王六年。元王八年

一答。安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與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家經傳所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曰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人。賢者。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不從。乃因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為證。諸陳其決。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典籍。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且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

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矣。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即其處也。詳而檢之。劉向所論。可為證矣。雖遭秦世。廢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楊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處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

世佛法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神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釋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已還。四衆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勤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驂騑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獲之。據此而推。同上法師答高麗使。佛是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為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池。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俊異。無問不酬。無言不答。豈容不達通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並題木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經本為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並為紀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或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佛法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誰國。邪見豎子。無角畜生。夙結狠心。久懷毒。無絲髮之善。負山岳之

辜。長惡不悛。老而彌篤。乃以生盲之慮。付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井蛙不信滄海。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為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耳。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橫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燒不燃。枯槁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與為儔。乃欲毀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惑生民。污點朝野。實可歎矣。奕云。佛法來漢。無益世者。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亦未可弘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宋伐樹。衛削迹。陳絕糧。避桓魋之殺。慚喪狗之呼。雖應聘諸侯。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姦。禮崩樂壞。爾時無佛。何因逆亂滋甚。篡殺由生。孔子乃婉婉順時。逡巡避患。雖保妻子。終壽百年。亦連不矣。或發匏瓜之言。與逝川之歎。然復遜詞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返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禮。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按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為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一答。寺饒僧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亂者。

○人一百○不○弗○四十四人○四一○矣二也○來來二來屬來○檢二論○百人二育又○同十
(齊時統)○使十(云)○(西)十周○(西)十周○(西)十周○(西)十周○(西)十周○(西)十周○(西)十周○(西)十周○(西)十周○(西)十周○
夫十(子)○耳二聾○侯二國○殺二就○施二府○衛二府○衛二府○衛二府○衛二府○衛二府○衛二府○衛二府○衛二府○
○半文二文○

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

歸俗者

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蒼海。千光照曜。猶聚
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

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累於人。然

主上欽明。弗容讒譭。縱共三失。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霧拂日。陽精爲之不明。而傳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概泰在繡徒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劍心。未以爲痛。抽刀斷髓。詎以爲殘。謗謫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謗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謹言

謹奏決破傳奕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

概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寔超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龜。故有內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具。譬千川之赴海。萬流之歸真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成佛。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祕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

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言。安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謂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爲金闕。本行迴爲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按託佛法之威儀。仿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真當偽。詎識是非。翻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璣。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略舉二三。不可備縷。但傳奕曾爲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爲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詛寧忌。湯沐。櫛梳與俗既同。既荒愛。慈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紜。罵罵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

奕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忠孝不。今既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孝者。事君以盡命。殉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奏。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餉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又言。衆僧仇匹。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者。今道士既合氣修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禮合天。此則仇儼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真是天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

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麴之素。供唯茅茹之費。資體瘠力羸。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蟻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對敵多怯。不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鷄豚。祭醮要求酒脯。糟醢醢醢。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強兵勢。若按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

若言躬耕力作。以爲農勸者。此山局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一法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朝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即是士之仁義。語其外。以權巧化物。即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即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即是農之力田。此則題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蝗避境。隨麥雙穗成。禾九粒。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勸農之力者矣。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深。既自落坑引他墜井。欲令同

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悖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

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罔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誠哉。我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滄恩旋拔溺濟沈。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至德玄功。曠能殫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輿而歸依。降扈衛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朝風。貴賤離俗之人。令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尙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

論言案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角遠爲外應。造黃布巾披黃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稷。帝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群者殺之。今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覷。寧不備豫。計數有五萬。箇令作丁年稅。費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強兵農勸。如概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務粹一。除田苗舊茂。姦邪既遣。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

概聞法身無像。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手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龜。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必開維。收必起塔。塔即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福力興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之堂。匪朝。既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筲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劍感。僧會稽請。并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碁隨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辰之間。發彩傍通。鬱映巖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權及朝臣。聞皆信伏。卽爲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判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蛇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家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家之陰。佛同胡塚。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便詎肯歸依。觀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爲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崇真。皆欲申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結興九級。備盡莊嚴。式構百層。貯其壯麗。致使

貧人捧奠。則梵宮立成。長者緝繩。天堂卽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闡誠之徒。弗能悟矣。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閭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爲無道。又身歿之後。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按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尙存。毀之立見惡報。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廟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爾頂。須臾之間。卽患陰。慙。苦毒難堪。太史古之云。犯大神。遍結靈祇。都無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卽遣迎像。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卽愈。緣是生信。誠懼終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悖。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用之。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驅逼軍

○序二勃○ ○(市)一○ ○謀二誤○ ○君十(者)○ ○像二象○ ○于二千○ ○區二修○ ○修相○ ○既二而○ ○權二妄○ ○判二別○ ○中二仲○ ○結二善○ ○擇二梁○ ○位二力○ ○德二痛○ ○誠二戒○ ○在二禍○

人。撞擊龍門破術尊像。俄而雲霧開地風塵
張天。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
落。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等被誅滅。
此事並如宋宣徽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
示諸未悟曉其心。目耳。如概愚見釋迦應世
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
而存之。李老棄世。心尚虛無。在世之時。全
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
概聞在昔明王恭己南面。智。落天地不自
慮也。辯離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上
逸於驅使之。士。但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
道宜室思政明堂。撥務分司治方授職。八。凱
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又國家。施寧社稷。
於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
省刑而慎獄。數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
禮而作樂。斯為至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
以安民為基。安民以良吏為本。若得其人則
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
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
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
祇為微禍福須慎。而突兇。作專肆狂言。聖朝
明察理無致惑。

論言。竊見標樹為社。立碑石以稱君。累土成
壇。束茅纂而為飾。至於急厄求請。微有威
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疑爾靈相
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與
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號。自斯厥
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浪無帝王豈應敬事。

威靈歟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
使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
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
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
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
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
二十四所。置以上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
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
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
斂租稅米。謀為亂階。時被蛇吞逆覺弗作。
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為曹操誅滅。
自爾迄今。群輩相係。依託治館。恒作妖邪。故
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
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
衆至十萬。焚燒郡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
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為道士陳瑞以
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為
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
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
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
祕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
年。道士袁粲。妖言惑衆。行禁步圖。官軍收
掩。羣被戮滅。至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
士蒲葦。與左道二人在廣溪館。自稱得聖
誑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
方堪受法。令女登床以幕圍遮。遂便姦淫。如
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
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朝。綿州道
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與惡逆云。欲建大事。

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
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厭之。
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
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
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
妖邪。去大業末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
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嬌
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
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
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噫氣小聲。詐說
禍福。遂令正直。極越幾致迴心。邪曲愚夫。理
宜專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
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
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閬州官人並道士
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號飾。衣巾。多料祭
器。信科醮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窺前
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
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詐。詐入闇密候。見望
咽聲。質時呵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
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概緝尋圖史博究古
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
略出五三。以為鑒誡。希垂照覽。宜簡除之。如
概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
張陵雜穢之法。紕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
其殘賊。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
不飢。
概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
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

○服二張○ ○日耳二耳日○ ○心二止○ ○全二會○ ○治十(者)○ ○落二張○ ○自二息○ ○土二上○ ○土二任○ ○
○但二役○ ○訓二懷○ ○趙二克○ ○厄二危○ ○漢二建○ ○達二達○ ○在二一○ ○稅十(米)○ ○
○河二何○ ○稱二號○ ○片二族○ ○漢二漢○ ○心二向○ ○專二專○ ○衣二元○ ○榮二榮○ ○希二
○顯○ ○賊二賊○

處弗可與奪也。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斯理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彌益其深迷。且依書指事。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時。毫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禍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爲惡之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買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有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奚可與言。眼見春時種種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牣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惡之與善。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庭。此並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萬民特賴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荷寵。祿而享富貴。況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禮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以濟饑夫。尙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祿相酬。科類而言。理無致惑。如概所見。賄貯有二。一則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同此也。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概聞中國者三千日月萬萬三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萬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去殺。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將還。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千聚落咸據封域。競尋戈劍。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釋迦應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僞。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論言。尋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爲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君。驗奕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細尋上代已來。爲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皇帝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即

亡。帝學亦無正嗣。治不滿替。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爲臣所誅。其間或爲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爲弟而奪兄。如仲壬之與維已。至平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弑君也。至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爲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既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明。以此而論。事合繩劾。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處重。須慎機密。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常言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謗毀佛僧。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哉。如概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樹善修功。慈育群生。厭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遠。七百之祚脩長。故淮南子曰。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概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

①處一變②事十(以)③虛二處④有二布⑤矣二欠⑥虛二處⑦祿一聖⑧同此二何退⑨萬三二⑩十二十⑪若十(見)⑫帝十(孝)⑬試二殺⑭則二見⑮明二朝⑯或二惑⑰哉二民⑱修二德⑲(夫)十天⑳朝必二其是

爾詩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興文藝還闢。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退爲德。卑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與邦制治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條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辯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百家之內兩學爲先。用各有宜。非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達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慎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爲。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近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爲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民禮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巨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述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奕豈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觀。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小

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來此迎周孔之經。爲此。孔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敦。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及多人。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詰明據。奚可致疑。竊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真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開攝摩訶騰經。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羅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按址。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憤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止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

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帙。云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判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揚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洋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槃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託俗書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鬻寶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噉芻芥爲美食。如概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庶使鼠璞不濫。鸞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概聞其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豁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虛。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懼。耽五醉而長慙。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生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

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來此迎周孔之經。爲此。孔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敦。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及多人。隋盛翻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詰明據。奚可致疑。竊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真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開攝摩訶騰經。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羅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按址。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憤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止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

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帙。云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判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揚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洋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槃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託俗書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鬻寶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噉芻芥爲美食。如概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庶使鼠璞不濫。鸞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概聞其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豁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虛。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懼。耽五醉而長慙。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生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

寶。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

應聲菩薩化爲伏義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說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爲虛妄而妄執言謬理視化迷真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鐫畫以難真然鐫畫代真寧是真佛泥木表聖非卽聖人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立像爲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爲令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真達人所以玄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也而奕闇於深理迷於業報弗論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壯馬負鐵効力疆場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武周壯馬最多世无厚卸不少効力征戰固守疆場常應富貴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穀米成熟但栽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福殖多納倉廚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充糶耕獲弗愆但開渠引水灌畦注埤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以求雨潤者蕭鐵鑪有荊州堤堰倍常沃潤應課收納保據封疆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

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老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竭力。出家修道。曾法以興慈。竭力者答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將來之大德。雖暫乖敬養。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爲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寔責晨昏之養。按其在田。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虛守真亡懷厭俗。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患乎。此令厭身棄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以暫託。不可久也。何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也。尋傳奕奕特兒頑嚚。明辱助。辭繁理寡。語少罵多。縱讀誨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鼻音醜氣。稍滿村閭。鳩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爾。有類蚩尤之夫。吠於軒轅。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奕親佛法。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盛崇朝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時因祭醮。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微沾誠解。弗受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寥。恒有嫉心。致虛構浮辭。強相捏辱。罵詈極其醜氣。呪詛窮

其惡言。誹謗弗忘。殃咎。誠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厭其快。書云。人惡其上。豈惡其綱。斯之謂乎。昔崔浩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尸都市。勅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如初。又周武帝狂悖無道。毀滅佛像。焚燒經像。破壞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牛。墮疥惡疾而死。斯並近代詳驗。靈異著明。聖上文思。久已玄鑒。奕之罪業。方墜泥犁。永劫沈淪。深可憐愍。概於其邪惡。曉以正言。儆或返迷。去道何遠。望諸同惡。咸識此心。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十三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辯正論 十喻九箴 釋法琳

十喻篇上 答李道士十異論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慚臆度。矜白鳥

之翼。望駭品華。負燭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

十異九迷貶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

聊爲十喻曉之。九箴誠之。用指諸掌。庶明達

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外一異曰

太上老君詔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

釋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生。

①義一德②德十(化)③④真一延⑤⑥說一法⑦⑧四一且⑨⑩濟一造⑪⑫論一格⑬⑭稱一屈⑮⑯物一因⑰
 老一孝⑱⑲尊一近⑳㉑出二生㉒㉓令一令㉔㉕何一河㉖㉗群一弄㉘㉙物十(故)㉚㉛致十(使)㉜㉝
 虎一尤㉞㉟云一之㊱㊲人一民㊳㊴乎一吸㊵㊶皓一清㊷㊸離一損㊹㊺言一殊㊻㊼崇一崇㊽㊾單
 一黎㊿㊿恰一謙㊿㊿照一表㊿㊿心十(龍朝二年七月十九日長安令清河公李義節於西明寺奉破邪論往光明寺總坊所立碑漢
 詔以其月二十一日遷)四十六字㊿㊿(西明寺沙門)一㊿㊿西門寺沙門一㊿㊿終南山)一㊿㊿(釋)一㊿㊿辯一辨㊿㊿九
 (上)㊿㊿論十(相)㊿㊿十(十)㊿㊿上九一寺㊿㊿賊一信㊿㊿十(喻)㊿㊿十(外)

內一喻曰

老君通常託牧女而左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

開士曰。案盧景裕藏說韋處玄等集解五千

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

謂三皇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

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

者爲君。材不稱世者爲臣。老子非帝非皇。不

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檢道家

玄妙及中台朱簡玉札等經并出寒記云。老

是理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

假謬談也。仙人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

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有茲瑞誠曰可嘉

何爲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實實。信矯妄

者之言乎

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左衽者非

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

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並順天之常

也

外二異曰

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

釋迦設教。示不滅不生之永滅

內二喻曰

李聘京實有生有滅。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

釋迦垂象示滅示生。歸寂滅之滅乃耀金軀

開士曰。老子云。吾有大患。莫若身。使吾

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

患有身欲求無惱。未免顛白與世不殊。若言

長生何因早死

外三異曰

老君應生出茲東夏

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

李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

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萬數故曰三千。二過

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婁族經

曰。慈河以東名爲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

故得名也。諸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邊邑。邊

邑若生地爲之傾。按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

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共爭邊中。法師

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木無

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

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

事爲論。中天竺國則地之中心。方別。拒海五

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且本自

居東。迦維羅末肯爲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

老君文王之日爲隆周之宗師

釋迦莊王之時爲屬賓之教主

內四喻曰

伯陽職處小臣泰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

非隆周之師

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年。爲

閻浮之教主

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爲上上流。是聖。老子

爲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

論云。杜史在朝本非諸贊。出周入秦爲尹言

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爲周師史無明證。

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有家譜云。

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鶴爲舜理官。因達氏

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

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

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

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爲周師。年代參

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謐

並云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僞文。非國典所

載

外五異曰

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

釋迦應生胡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

內五喻曰

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

年。猶慚龜鶴之壽

法王一滅一生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

誘恒沙之衆

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

唯臧兢諸操等考義例云。爲孔說仁義禮樂

之本爲一時教。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

君受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爲二

時。至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

時自稱周之柱史。爲太上所遣爲三時也。夫

應形設教必藉有緣。勸化度人皆資徒衆。豈

可五百年間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

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

周劣駕小車。鬚垂絲髮來漢即能簫鼓。雲萃

雨從。千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

①玉二玉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靈撫慰論心說妄尤甚

外六異曰

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乎孔丘之時。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內六喻曰

迦葉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

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為淨飯之胤。本。生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其顯。為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若。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檢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並無柱史藏吏之名。當是正品闕條

周末小史耳

外七異曰

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梲胸群胡大

內七喻曰

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弔。黃在適天之形

釋迦出彼王宮隱茲鶴樹。傳乎漢明之世。祕在蘭臺之書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向吾

人見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適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適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

始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諸曲取入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

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

釋迦尊如金。挺眼類非鼻。精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

內八喻曰

李老。光眉方口。是長者之徵。蹈五把十。未為聖人之相

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既彰希有之徵。萬字千幅之奇。誠標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掌經云。老聃黃色廣額長耳大目疎齒厚唇。手把十字。之文。脚蹈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疎眼睜耳

如髮蒼色厚唇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垂墜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盤。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而蓮花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胸上萬字足輪千紫。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相。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

老君設教教讓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

內九喻曰

老君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拜伏自奉朝章。佛為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儀豈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致興。撰明真論以駁道士。出其偽妄。詳彼論焉。言。市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虎市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為此服。尋黃帝之遇真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君周人兼陪末吏。冠履拜伏自奉恒儀。即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錄不効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

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德本。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內十喻曰。老訓狂勃殺二親為行先。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聘。聘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聘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聘喜行

①迦葉二老聃②生二出③史二史④測二測⑤其⑥二傳⑦挺二挺⑧光二美⑨然二者⑩二之⑪之⑫之⑬之⑭之⑮之⑯之⑰之⑱之⑲之⑳之㉑之㉒之㉓之㉔之㉕之㉖之㉗之㉘之㉙之㉚之㉛之㉜之㉝之㉞之㉟之㊱之㊲之㊳之㊴之㊵之㊶之㊷之㊸之㊹之㊺之

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內十喻答外十異

內從生有勝劣第一 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緣有廣陝四

壽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後六

還謝有顯晦七 和好不多少八

威儀有同異九 法門有頓漸十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嗣嗣氣非假

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

內喻曰。右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蒙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蘭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群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

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松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滑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

既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彈戈操輪。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述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二十八梵頑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

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微白首而効神。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耀。爾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混混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際。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氣風共利。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高華與培塿殊。峻瀆與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內德位有高卑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閭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差大禹所出。仁汎之德。頗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漱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中伏膺之禮。何止推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高士傳曰。常松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名於藏。史之問乎。爾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為子。豈可輕薄之小臣。匹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為務。周襄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

陽本。拘紲。所以木賊土故。以巳為甲妻。金相木故。以乙為庚妻。乾位高。乃居西北。震龍居。帝復在東方。至如。西。列之。即以南方為上。言順乾。也。東。內。德。位。有。高。卑。三。也。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閭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差大禹所出。仁汎之德。頗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漱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中伏膺之禮。何止推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高士傳曰。常松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名於藏。史之問乎。爾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為子。豈可輕薄之小臣。匹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為務。周襄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

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微白首而効神。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耀。爾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混混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際。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氣風共利。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高華與培塿殊。峻瀆與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內德位有高卑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閭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差大禹所出。仁汎之德。頗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漱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中伏膺之禮。何止推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高士傳曰。常松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名於藏。史之問乎。爾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為子。豈可輕薄之小臣。匹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為務。周襄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

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微白首而効神。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耀。爾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混混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際。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氣風共利。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高華與培塿殊。峻瀆與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為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為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內德位有高卑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閭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為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為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差大禹所出。仁汎之德。頗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漱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中伏膺之禮。何止推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高士傳曰。常松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名於藏。史之問乎。爾道之劣三也。

陽本。拘紲。所以木賊土故。以巳為甲妻。金相木故。以乙為庚妻。乾位高。乃居西北。震龍居。帝復在東方。至如。西。列之。即以南方為上。言順乾。也。東。內。德。位。有。高。卑。三。也。

①內十喻答外十異 ②內從生有勝劣第一 ③立教有淺深二 ④德位有高卑三 ⑤化緣有廣陝四 ⑥壽夭有延促五 ⑦化迹有先後六 ⑧還謝有顯晦七 ⑨和好不多少八 ⑩威儀有同異九 ⑪法門有頓漸十 ⑫外從生左右異一 ⑬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嗣嗣氣非假 ⑭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⑮內從生有勝劣 ⑯內喻曰。右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蒙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蘭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群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 ⑰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松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滑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 ⑱既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彈戈操輪。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述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二十八梵頑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

無老氏所制。案二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惟藏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指邪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惟遍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支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麟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天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釋迦生天壽異五。今在何郡縣乎。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天之異五也。

內壽天有延促五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珍怪。太史公以爲。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爲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晉華子錄回子傳豫子。大成子亦稱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反邑先生等。並是老者。止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

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豈獨當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說耳。誠哉斯言。可爲嘆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銓疑爾爾。明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水。五雲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鍾馗無大椿之久。蜉蝣寧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傳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爭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內化速有先後
內喻曰。釋迦降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窮地。文仙遺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詰難磨。磨不及舌。誠不虛也。後折愚。夫術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修。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壽壽久而猶選。玄虛非丈尺。

所辯。方劫遠而無窮。豈知蛇求仙潮共天世。一瞬纔待樂未且延齡。蓋騰鶴共騰翼。偶高馳與躡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

外還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常殊世。所以西望之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頒命於雙林。燒極焚屍還同胡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還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贊哉。前折邪。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沈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伍。法儔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亡返焉。橋山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隴空樹。

外賢聖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采雙瞳。河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匹我聖人。用爲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喻曰。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

①制二製②③(盈)一④⑤也十(右化緣有廣與)夾註⑥(外稟生天壽異五)一⑦⑧二⑨⑩也十(右稟生天壽異)夾註⑪(內壽天有延促五)一⑫⑬以二謂⑭大二太⑮反二及⑯從二從⑰從二從⑱從二從⑲從二從⑳從二從㉑從二從㉒從二從㉓從二從㉔從二從㉕從二從㉖從二從㉗從二從㉘從二從㉙從二從㉚從二從㉛從二從㉜從二從㉝從二從㉞從二從㉟從二從㊱從二從㊲從二從㊳從二從㊴從二從㊵從二從㊶從二從㊷從二從㊸從二從㊹從二從㊺從二從㊻從二從㊼從二從㊽從二從㊾從二從㊿從二從

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振。猶麒麟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玉。前經說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曆花日之麗。六万字千幅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六一日福勝八十種妙勝。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其增百倍始成。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同白毫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頂相。復加仙人觀而自悲。嗟我葉之且。莽梵志見而與感。歎靈華之空達。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供斷。舊以顯異。寶植相論云。如斯。善也。豈陽文與酸蔑比麗。五。娶與。隨廉競妍。爾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九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非伏掛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彈曰。道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巾。二十四。釋訓經以應陰陽二十四氣也。用白人情亦無異也。袈裟左。袂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帶倚支之服。垂髮露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用茲形制。匹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珮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花。況將反性

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羅難坐。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汚。榮位不能動。何必鵠冠雀弁。反拘自縛。確齒號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刻船待。矧何其鄙夫。爾道之劣九也。

外設規逆順異十

外論曰。老君作範。惟孝。惟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親不仁不孝。閻王殺父。翻說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項仁譏於四婦。大孝存乎不。然對凶。哥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撰母死。子助祭弗。子桑死。子貢市。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相盆而鼓。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于四海。貴聖王之。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爲父子。怨數爲知識。知識數爲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於己親。行善正之心。且道尙清虛爾重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勢競道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營聖豈不謬哉。爾

道之劣十也

九篇篇下 答九迷論

- 周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 威儀器服三 棄耕分衛四
- 教爲治本五 忠孝靡違六
- 三寶無翻七 異方同制八
-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尙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尙於清響。貴資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沾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彈曰。佛業有勝聖意。何得。離神。唯須自符也。求心責實。事外言乖。說妄咬然。足稱虛僞。凡夫莫悟。遂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一

內儀曰。夫淳。義麗天。曠。莫鑒其色。震霆駭地。聳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跡。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外也。莊子云。孔子見漆雕。漆雕反責。孔子馬使野人之言。野人怒。化其馬。孔子使子貢。說解形野人。適然。乃道周。周者。解。野人乃悅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①萬二②口二③一④二⑤二⑥二⑦二⑧二⑨二⑩二⑪二⑫二⑬二⑭二⑮二⑯二⑰二⑱二⑲二⑳二㉑二㉒二㉓二㉔二㉕二㉖二㉗二㉘二㉙二㉚二㉛二㉜二㉝二㉞二㉟二㊱二㊲二㊳二㊴二㊵二㊶二㊷二㊸二㊹二㊺二㊻二㊼二㊽二㊾二㊿二

不死之道。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駐采延華儼至三五百年。以此爲真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居然可修何勞動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邪。學又不專。蓋是鬪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言採佛家經論。或作道書。如黃冠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書。並改換法名及無義等經。而作修心則依坐禪而望龍。言改坐禪之名爲思神之號。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真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爲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爲業。但逢衆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琬璣抄文。冲和所制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覺法師書云。去朝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花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聖者著典墳。揖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有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言無矯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彈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窺國有仙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髮白。當教人爲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持財置位。臨窺王久無太子。其妃哀那因祀浮圖而生大子。遂名其子爲浮圖。前漢書音注。秦皇使民氏國王令太子口受於塞。所以浮圖經載。前漢皇帝六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改稱漢號。考秦皇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孚玄西域傳。爲明成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爲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與靈寶之稱也。但猶資此虛構耳。已歷秦漢至今商人輩便相繼不絕。莫覺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始見後身佛。未之聞也。護法名爲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老說哉。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詰其說甚多。檢袁宏漢書。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曰朝廷博議者多。豈可牽附證。指鹿爲馬。何愚之甚也。明威化胡等經竝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剪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爲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投陀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爲剝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悖逆之種。*彈曰。女以禁約妻房而爲聖者。玄都觀觀也。斷髮長生。女恒對親視衆弟子。皆須養兒。但李耳之宗人人取婦嫁配。張魯世奇妻妾。故有男仙官之本名。係師制師之別號。或晉已來館中生子。喫藥之日。母內養兒。喚婦女爲朱門。呼丈夫爲玉柱。經微撰蜀山出道家。外假清虛。內事濁濟。可恥之甚矣。所以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劍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祀。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真。檢廣宣儀云。景帝初。於樂國學內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間別立館舍。亦樂陳齊魏之前。准以瓠盧爲成。本無天壇形像。案任子游論及杜氏國求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某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落無方欲人篤信乃學佛家。創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樂陳陸靜。亦爲此無勞充頂。本遵至訓詎假髣髴。可謂身無

愆疵而樂著粧械。家無喪禍而念居縗絰。昏
戀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
令水胡人立廟。漢臣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
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
足毛羽。避役之流競爲剪剃。世不能知其迷
九也

① 內老身非佛指九

內籖曰大厦爲衆材所成。群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共流一也。且周孔世調。尙無改於百王。四難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卽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群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譏十異後讚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斯謬。夫眞僞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耆存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眞而捨僞。沙門之勝劣。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云。吳王屈節於康會。吳錄吳王問僧會。佛法何以異俗。答曰。吾惡於國人傳而誅之。吾惡於隱見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誅求爾不。亦佛儒俗之格言。曼始延魏君之席。魏錄云。拓跋珪。同雅諸侯之漸調也。曼始延魏君之席。魏錄云。拓跋珪。同雅諸侯之漸調也。

黃老所不及。延道林登晉主之床。秦世道安榮參共輦。趙邦澄上龍懸錦衣。符書云。符圭出遊命。安師共贊。高僧傳云。石虎號靈爲大和上。衣以袈裟。降極尊德。遇高僧。每下殿。勅王公等扶。昇之。皆道降極尊德。遇高僧。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費才以

①采二彩②營二營③邪二耶④並二新⑤汝二法⑥也十(有異方向制)⑦驚二罔⑧記二紀⑨投二頓⑩悖
 二勃⑪[之]一衆,之二李⑫宮二宮⑬靜二置⑭紀二制⑮問二聞⑯成二盛⑰梁二木⑱
 ⑲士二士⑳[內老身非佛指九]一⑳黜二黜㉑(其)十流㉒拔二拔㉓一㉔始二如㉕二

拘勝損躬。崔皓以邪誣喪體。魏書云。崔皓結黨。正欲殺身。後身發惡。乃誣崔皓。二人。姜斌以集詐。徒質。王浮以造

偽殃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謫也如彼。夫顏闕遇於孔門。擢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非

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偽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實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蛇

床與藤蕪類質。達方者。辨其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拘試邪見

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婆濟捨家入道。呂焦棄儒從真。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

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謠號闖人。善詛善罵。古

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

銜手板。逆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自負。盜秦

室也。則旬旬灰獄。背負水滙。出道士孫氏法。實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誡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

門鐘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

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

構。亦効他勝範。竊我聖蹤耳。故顏之推云。神

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華山之下。白

骨如葬。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

不能出世。余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情

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

陰。剖折形有。六升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

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貴徒。六經百氏之博哉

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誠

子弟。爾不能知其旨九也。有考古通人。與古衡君子觀李卿誅毀之論。

闕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

邪正異轍。眞僞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

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

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

神。亦無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

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滯。積滯成地。人

之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

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

根本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言靈寶。無上真書等云。無上

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

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

衛。住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圖

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

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

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

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圖云。都者觀也。太上

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

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

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

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

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雖色心

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尙書

禹貢。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

屬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語所明。九州

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

觸事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

縣。即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

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

今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

世符同。保僞爲眞。良可羞恥。其根脈本末。並

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

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

本無氣。恍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散

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

則爲死。故曰。有無相生也。萬物一也。何謂

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

大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

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

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

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

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

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

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

文。視之不見。名曰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

曰希者。神也。得之不得。名曰微者。氣也。是

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渺渺。所以

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

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

吾生眇莽之中。其幽冥。幽冥之中。生乎空

也 四 也 七 六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驥。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

夫天文曆象之秘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脈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蠶蠹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櫓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穉耆耄。長飯梁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

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修促于來去乎。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爲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非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誓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範。若日親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傲之。則師佛而違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上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狗。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魘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魘魅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魘魅之堂塔。入魘魅之徒衆。又有幸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並棄教而歸依。皆居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教。字武仲。高才領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按傳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爲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尙書令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法。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國家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爲國謀而不忠乎。爲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連。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網以高翔。宜轉各而爲福。何罔念而作狂也。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遂己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

①道一觀②老十(右肩佛出西胡)夾註③計二帶④宋二末⑤診二誦⑥橋二層⑦通教二敬通⑧版二餘⑨手十(右肩則孔不言)夾註⑩微二放⑪相二景⑫武十(右肩毀佛譽道)夾註⑬如二女⑭法二教⑮(家)一⑯勸二效⑰湖二萬⑱也十(右肩比佛妖魅)夾註

五三凶險一二關提。既無緣以鳥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鼻鏡之黨。搆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皂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僂。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惡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聽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穉稗以植嘉苗。蕭瑟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傳云。道人土鼻驢驢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貪善。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與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且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鳥鼻鏡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應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驢驢。毀大慈之善衆。燒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頓如此。乎。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概而河毀傷。雷同而顯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剔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尙焚軀以祈澤。墨教兼愛。欲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義。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改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摺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淫而生。是以便事。墮髮。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瓦。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爲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榮糾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與姐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尙乎。佛之爲道。慈悲善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範。罪惡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榮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達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常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皇。經。獵獵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搆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妄。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

① 鏡二鏡也 ② 二二二也 ③ 以二已也 ④ 橫二橫也 ⑤ 矣二矣也 ⑥ 矣二矣也 ⑦ 矣二矣也 ⑧ 矣二矣也 ⑨ 矣二矣也 ⑩ 矣二矣也 ⑪ 矣二矣也 ⑫ 矣二矣也 ⑬ 矣二矣也 ⑭ 矣二矣也 ⑮ 矣二矣也 ⑯ 矣二矣也 ⑰ 矣二矣也 ⑱ 矣二矣也 ⑲ 矣二矣也 ⑳ 矣二矣也 ㉑ 矣二矣也 ㉒ 矣二矣也 ㉓ 矣二矣也 ㉔ 矣二矣也 ㉕ 矣二矣也 ㉖ 矣二矣也 ㉗ 矣二矣也 ㉘ 矣二矣也 ㉙ 矣二矣也 ㉚ 矣二矣也 ㉛ 矣二矣也 ㉜ 矣二矣也 ㉝ 矣二矣也 ㉞ 矣二矣也 ㉟ 矣二矣也 ㊱ 矣二矣也 ㊲ 矣二矣也 ㊳ 矣二矣也 ㊴ 矣二矣也 ㊵ 矣二矣也 ㊶ 矣二矣也 ㊷ 矣二矣也 ㊸ 矣二矣也 ㊹ 矣二矣也 ㊺ 矣二矣也 ㊻ 矣二矣也 ㊼ 矣二矣也 ㊽ 矣二矣也 ㊾ 矣二矣也 ㊿ 矣二矣也

而利民有德而無應。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尤上。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于魯。不憾臧倉之蔽。仲由仕季。無悲伯寮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者。及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則已戒人。以易乾乾之志。樂天知命。獨其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命之功。外弘不爭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爲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鳥有視姦回之漏網。則爲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輒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教金玉之高行。無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殖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觀其麤。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爲時近而未熟。昔世古凶之果。須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四朝

種而夕稔。獲粟爲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飲者。因昔歲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疎。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爲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爲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逃實晦名之士。以何爲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爲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爲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爲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者云罪隨形而竝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而飢死。何處而加之福。贈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先祖。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舌勝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禍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開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爲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正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惟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

矣。何以辯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尙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應也。若培塿之與崑崙。淺深之不類也。匹潢污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按。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擢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道勝而鑽仰之乎。

內德論空有篇第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慚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上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其實矣。至如再疾顏回。疾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聊存。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共。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葵英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難剪。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于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蓀之奮鋤。值般輪之摧斧。此則草木之殞命者也。若篠簞比質於松柏。蔥若同氣於蘭芷。

而十(男)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翠陵寒而未淪。芳在幽而巳。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蘋蘩生而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匹茲而喻鄙。草木之庸獵者也。若乃異臭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萬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昧者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為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開衆生耳。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博言偽而辯。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口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象而俱。也。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照。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濁。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

作黑。不可俾善而為背。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持鳳比於鳥。何得同因果於兎角。匹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恣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驎浮水動而無功。舟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驎舟楫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離相之典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驢馬而逐流。棹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與無爲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即群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也。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象榮而在目。可見而無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遇寒而冰壯。冰涉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爲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

地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爲一。菩提不得謂爲有。何況群生與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真。言論窮理而無說。賓客盈堂而無人。絕色絕世而無美。寶篋盈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不一。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辯非無。事有而無妙實。義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闕戶之闕。無見非面牆之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無動非山岳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誤。無異非魚目之寶。無實非雁足之書。財比夢財而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猗頓等原憲之產。宋里匹平城之姝。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與衆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爲虛。非同楊雄之假稱玉樹。晏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旨。援井木而比諸。夫夜光結綵之寶。南威毛嫱之色。人皆見其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唯昔墨子之隙。青蠅只錦之縫。莫不著其相而興憤。豈能比於空而不憾。獨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道。三惡應捨而未懷。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造罪。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爲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

○南二傳○ ○泉二德○ ○位二包○ ○照二境○ ○志二資○ ○精二探○ ○遇二滿○ ○地一○ ○關二關○ ○岳二立○ ○北二非○ ○財一○ ○馬二○ ○養二養○ ○介二芥○ ○觀二通○

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其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遠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之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番獲聖人豈爲首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普。相無不難。視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無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惜違拒。福慧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沈溺。啓四生之聾聵。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達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爲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無作。若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水銷。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蠶。道過人天。豈得闕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樛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病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無裘禦冬。則苦其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美歎。愛壽者而忌短折。榮世祿而恥形殘。樂加之而

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禀。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匹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無恙。或服重。病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床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病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暗藏奚殊。皆含血而。苞肉並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天。何一充而一癩。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爲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妖命。胞胎受疾。嬰孩。喜怒未號。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何以而。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宋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若王不之於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辯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辯。愚。鵲除病。河東郭璞。護華他。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爲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不能令年之不盡。鵲。鵲。他不能使其親不歿。

吳普樊阿不能令其親不歿。何得不信長短之。有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魂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以業。殂。則聖醫爲一棺之土。壽之修促。體之安苦。隨遭。不泰。妍。中。千品。萬端。皆業爲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杖。人則懼。匍匐。爪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驚。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爲業。有大乘以萬境爲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遂妄心而現之誠草。若醫日視乎空花。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惟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稚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爲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亦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聞衆生衆生自不了。譬閭室之無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誼讀。競是非而擾擾。何異採芙蓉於木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水無以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

① 廣 ② 弘 ③ 明 ④ 集 ⑤ 卷 ⑥ 第 ⑦ 十 ⑧ 四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爲用。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於禦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罔能達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制起戰爭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胸臆而爲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則萬爲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號。況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惟二。初謂詳事。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計其身。而莫思其內識。故曰其化。爲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

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絕。此則內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曰其化。爲內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升沈。俗則入有而沈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則出空而升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振虐。而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吳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述之祥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覽歷。豈不昭彰心性乎。

初序梁弘明集序佛德目

晉宗炳明佛論

大唐廣弘明集佛德篇總目 卷十五

晉沙門支道林佛菩薩像讚

晉沙門釋慧遠佛影銘

宋侍中謝靈運佛法銘讚

梁沈約佛記序并勸答

晉代已來佛像感應相

梁高祖出育王舍利詔

梁晉安王菩提樹頌并表

梁簡文帝導佛德文十首

梁簡文謝佛事啓十首

梁沈約佛刹塔像諸銘十首

梁王僧孺唱導佛文

隋高祖於國內立舍利塔詔并疏

廣弘明集佛德篇第三之初

佛釋迦文菩薩等像讚 晉沙門支道林

佛影銘 晉沙門釋慧遠

佛法銘讚 宋侍中謝靈運

佛記序 梁沈約

佛像瑞集 唐終南山釋氏

出育王舍利詔 梁高祖武皇帝

菩提樹頌 梁晉安王蕭綱

梁唱導文 蕭綱在蕃作

歸佛發願誓文 梁王僧孺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晉支道林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

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曇焉。仰靈

胃以丕承。藉乃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稟

白淨之浩然。生自右脇。弱而能言。諒天爵

以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惕

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闕區外。俄而高

逝。周覽郊野。四闢皇扉。三鑒疾苦。風人勵

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猷於有道。

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

皇儲之重寶。希無待以輕舉。擬龍章之盛

飾。賀窮嚴之徒褐。資送之儔自岸。而反矣。

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匡居。摧心

立盟。釐安般之氣緒。運十算以質心。佛運

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絕送迎之兩

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曠秀。洞四觀而

合泯。五陰還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

之欲火。廓太素之清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

之欲火。廓太素之清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

①佛影銘 ②佛法銘讚 ③佛記序 ④佛像瑞集 ⑤出育王舍利詔 ⑥菩提樹頌 ⑦梁唱導文 ⑧歸佛發願誓文 ⑨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⑩佛釋迦文菩薩等像讚 ⑪晉沙門支道林 ⑫晉沙門釋慧遠 ⑬宋侍中謝靈運 ⑭唐終南山釋氏 ⑮梁高祖武皇帝 ⑯梁晉安王蕭綱 ⑰蕭綱在蕃作 ⑱梁王僧孺 ⑲晉支道林 ⑳卷十五 ㉑佛德篇序 ㉒佛德篇第三 ㉓影 ㉔祖 ㉕唐終南山釋氏 ㉖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㉗三十九字十釋 ㉘晉支道林 ㉙晉沙門支道林 ㉚支道林 ㉛乃一後 ㉜浩二顯 ㉝梁二廣 ㉞寶二寶位 ㉟任 ㊱本二章 ㊲龍二廣 ㊳保運二併進 ㊴併元

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絕。齒既立而廢筌。驚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損曜嗣六。佛而微傳。偉准丈六。體儼回光。啓度黃中。色艷紫金。運動凌虛。悠往僊忽。八音流芳。逸預揚采。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神量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大和擬而稱。勸員著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禱。元宿命以制作。或綢之以德義。或疎之以冲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既吉而青藍。還百練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擢屬八億以語極。單墳素以興典。撮道行之三。無絡聘周以會玄。神化著於兩域。若朝暉昇于陽谷。民望景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緬邈於義風。神奇卓絕於皇軒。蔚采冲漠於周唐。頗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談也。年逾從心浪迹泥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奇。固以存亡而充之。至於靈覺之性。三果殞慘。齡若川傾。頽如乾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濁津並。六度與崩岑俱滅。三乘與絕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慄。夫道高者應卑。因巡者親舉。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雖靈凡播越環周六合。群數終於赤縣。後死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洎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適以不才仰遵大猷。

追朝陽而弗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與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遙應三傳。明明釋迦。寔惟帝先。應期敕作。化融登乾。交養恬和。濯粹冲源。邁軌世王。領宗中玄。堂堂洪模。揭秀員靈。峻誕崑崙。景靈太清。大因象窺。乃員其明。玄音希扣。文以八聲。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霞舉。即亦雲津。威揚夏烈。溫柔臨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卷即煙滅。騰亦龍伸。鼓舞舟壑。靈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弘。雙輪惟典。充以環奇。恬以易簡。藏諸羅漢。寔之令善。今善善因。乃讚乃演。致有言往。豈伊弘闡。日月冥朗。顯晦周遍。生如紛縷。嚶來已歸。至人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泥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停芳赤畿。象罔不存。誰與悟機。鏡心垂翰。庶覩冥輝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遷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宜矣。余遊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暇。復中諸奇麗。佛經紀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迥遼迥遼。路臨恒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陀。普言無量壽。國無王制。斑爵之序。以佛為君。三乘為教。男女各化育於蓮花之中。無有胎孕之機也。

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沈天逸。於潤敷逝。萬群獸而率真。閭閻無扇於瓊林。玉樹自階於蕭管。冥霄寶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微化。以醴被薰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響。慧澤雲垂而雨霽。清。覺父囑子而貴言。真人冥宗而廢誓。五度還虛。以入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啓。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平邦五木之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道矣。通生未蹤。忝則殘跡。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聲。神道內綏。皇矣正覺。寔兼宗師。泰定輪曜。黃中秀姿。恬智交混。三達玄夷。辟境金方。緬路悠遲。迂彼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礪。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闢。詠歌濟濟。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說說。藏往慕故。知來惟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雲構峨峨。紫館辰時。華宇星羅。玉闌通方。金墉啓阿。景傾朝日。範蔚晨霞。神堤迴互。九源會深。浪無筌忘。鱗罕創淫。澤不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虞駭翼懷林。有客驅徒。兩埋機心。甘露。敦
洽。蘭蕙助。聲。化隨雲濃。俗。與風清。藏藥
香散。靈應掃英。瓊林。暗響。八言文成。琅瑤
沈粲。芙蓉暈陽。流澄其。潔。藥播其香。潛爽
冥。華。載。揚來翔。孕景中葩。結靈幽芳。類諸
風化。妙兼于長。萬軌一變。同規坐忘。

諸菩薩讚十一首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爲龍種覺。今則
夢遊方。忽悅乘神浪。高步維耶鄉。據此希
夷質。映彼虛閑堂。觸類興清邁。日擊洞兼忘。
梵釋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選。師通資自廢。釋迦
登幽閑。彌勒承神第。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
五。龍飛兜率天。法鼓振玄宮。逸響亮三千。
兒兒凝素姿。結跏踞芳蓮。寥朗高懷興。八
音暢自然。恬智冥微妙。縹渺詠重玄。磨
紆七七紀。應運位中。據此四八姿。映蔚
花林園。覽玄輪奏。三摠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
入形名。民動則我疾。人悟我氣平。恬動豈形
影。形影應機情。玄韻乘十哲。頤頤傲四英。忘
期遇。端音。覽。讀。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章。登臺發春詠。高興
希遐蹤。乘虛感靈覺。振綱發童蒙。外見還
寥廓。有無自冥同。忘高故不下。蕭條數仞中。

因花請無著。陵虛散美蓉。能仁暢玄句。即色
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神。期發
答悟。豁爾自靈通。

不二入菩薩讚

法作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茲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
不二名。玄音將誰和。法作率所情。臺臺玄
心運。寥寥音氣清。庵二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音開菩薩讚

音開齊吾我。造理因兩虛。虛兩似得妙。
問象反入龜。何以絕塵迹。忘一歸本無。空
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胸菩薩讚

有受生四淵。淵況世路永。未若觀無得。德
物物自靜。何以虛靜間。恬智翳神穎。絕迹
還靈梯。有無無所碍。不胸冥玄和。栖神不二
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空。響朗
生應軫。託。陰。遊。重。冥。冥亡影迷隕。三。果
毘。勤。求。善。宿。獨。玄。浪。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
形名外。都忘絕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冲
姿。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爲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
非我持。渾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
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感昏俗。統體
稱月光。心爲兩儀蘊。迹爲流溺梁。英姿秀乾
竺。名播赤縣鄉。神化詭俗網。玄羅華遊方。丘
巖積陳疴。長驅幸玉堂。汲引興有待。冥歸無
盡場。戩翼栖高岫。凌風振奇芳。

佛影讚

晉沙門釋慧遠

佛影今在。西那伽羅國。南山古仙石室
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萬五千八百
五十里。感世之應。詳於前記。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
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
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過。以之希心。則
開徹靡期。於是發憤忘寢。情百其慨。靜慮
閑夜。理契其心。爾乃思沾九澤之惠。三復
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
不以其所感。慈不以其所緣。宴懷自得。
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群品熙榮。有情同
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曲成之由彼。寄。妙
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
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
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岡終而會其成。理玄
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
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其。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疹。此春更甚愛。慮。古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間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讚。

歡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既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觀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袁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承祇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微緣。竊望不絕。即時經始招。題在所住山南。

南檐臨湖北戶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耶。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為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輒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

和范。特進祇。洵像。敬。范侯遠送像。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總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群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若人仰宗。發性遺塵。以定養慧。和理斯附。愛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爾生老。鑒允三車。翻乘一道。

無量壽頌。和從弟惠連。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頻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豁。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焰。性內相表狀。非焰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焚焚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合夢不結核。數花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目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就視娑婆盡。寧當非亦縣。

影響合。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像似。群有靡不然。味漠呼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泛濫明月陰。蒼蔚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山有所。

道易字。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沈約。梁高祖勅撰并勅啓。

序合三首。

勅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序。序體不稱。須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籍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為屑筆。以不故指勅。闡等結序末體又似小異。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慙。謹啓。

勅云。記序始得看。今勅續寫流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課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超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問。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惟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遐乎悠覽。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寶爰始言登永路起滅回環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還魯變而已哉。吳吳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己。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己。法吼振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靡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自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於恒沙。七步降踐。聖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

①此二疾②此二比③古二故④開二酒⑤歡二歡⑥微二微⑦題二提⑧耶二邪⑨諸十(三首并序)⑩廢二發⑪序十(并勅啓三首)⑫(來樂)首十三字一⑬并十(合)⑭以不二不以⑮起二超⑯惟二唯⑰環二環⑱吳二吳⑲[吳]一⑳乘二乘㉑辨二辨㉒白二因㉓日

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垂而法城而不觀。及像教云末經。記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萬。方通。窮業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問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三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禮茲大聖寔爲本師。悠悠群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昧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利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爲己。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辯靈怪偶儻言語斯絕。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建陀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不遠。七處。八會峨然在目。靈應。跨。變。偏富延澤以西。光景薈薈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其聖途玄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微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內形窮尺捷。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感勸每存汲引。垂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

始道承曠劫。十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惑惑久迷正路。排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到既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探注說。條別派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辨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復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還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膠目開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案。砥矢而言歸。不迴適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壇適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爲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塔南基出泉十餘所。徑三尺。涌而無聲。永徽中有昆命。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冀州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爲尼住寺。有古塔。編石爲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惟西面通行。往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勸令僧智瑛。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寸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詔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惟是一石見於其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玉。今見存益州北百里雒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益州西南百餘里。晉原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

閬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東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僧慧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兩盛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塔三層并剝佛

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垂而法城而不觀。及像教云末經。記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萬。方通。窮業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問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三諦三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禮茲大聖寔爲本師。悠悠群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昧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利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爲己。分蹤或異適。未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辯靈怪偶儻言語斯絕。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建陀近遊京洛。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不遠。七處。八會峨然在目。靈應。跨。變。偏富延澤以西。光景薈薈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其聖途玄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微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內形窮尺捷。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感勸每存汲引。垂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

始道承曠劫。十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惑惑久迷正路。排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到既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探注說。條別派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辨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復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還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膠目開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案。砥矢而言歸。不迴適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壇適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爲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塔南基出泉十餘所。徑三尺。涌而無聲。永徽中有昆命。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冀州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爲尼住寺。有古塔。編石爲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惟西面通行。往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勸令僧智瑛。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寸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詔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惟是一石見於其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玉。今見存益州北百里雒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益州西南百餘里。晉原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

閬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東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僧慧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兩盛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塔三層并剝佛

①子二於圖 ②把二度示圖 ③洗二洪圖 ④概二般圖 ⑤映二以圖 ⑥上二土圖 ⑦[寺]一邑圖 ⑧凌二陵邑圖* ⑨里二步邑圖
 以二以圖* ⑩精十(唐武德初於秦皇寺重被焚燒燼金色宛然玉毫無毀)邑圖 ⑪(每)十見邑, (向)十見圖 ⑫川二州圖 ⑬亦二遂圖
 ⑭問二常圖 ⑮二一苑圖 ⑯昌二昌邑圖* ⑰公二日邑圖 ⑱鼓二度邑 ⑲造二道圖 ⑳倣二效邑圖 ㉑[已前…心]五千七百二十五字一圖 ㉒(出古…之)二百六十七字之(大同…聲)百七十四字圖 ㉓[又牙像韻]一韻 ㉔(梁高祖)一韻 ㉕舍利傳二佛舍利圖 ㉖二請圖(完) ㉗(牙像韻, 梁武帝)十大鈞

立。波若長宜。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唱導文

梁簡文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萬善力微難感靈性。是以摩錯赴火立志道場。薩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不歸。苦海易沈慈波空蕩。渴愛與生死共門。無明與結網同路。各趣百非。經茲四苦。人思勸力昭彼三。明是以如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今皇化之基。格天網地。扇仁風於萬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首。天涯海外奉義。飡風抱嗽吹唇含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宜各克己丹誠澄心。惟到奉爲至尊敬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栴檀德尊。水精刹土月電如來。寶明世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與天地比隆。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玉燭之美日著遐方。聲壤之歌遍聞天下。敬由心起。五體所以外恭。情發於中。六誠所以通到。故一善染心萬劫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奉爲皇太子敬禮東方寶海。南方燈明西方無量。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璧外和。玉振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既擅溫文之德。實著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食仁。愛和內化事炳周經。讚德令章訓高。傳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風緝惠。聞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爲貴。煥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來賢劫千。現在百七十。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

時並祐。興七覺以炳照。因十智於常樂。聞守奉仁宮儲欽德。同疊壁煥若崑崙。

蓋聞嵩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維城克固盤石。所以威均魯衛任等蕭曹。三台正席坐而論道。九棘勤王格居連事。宜各運心奉爲臨川安城建安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陵諸王家國咸屬六司。貴歸命敬禮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迦碎身。奉願鏡凝深情岳峙洪福。克隆帝社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界異術五道分逕。天人植業各歸一果。鬼神率報事炳冥途。十善花果既垂正力。五濁煩心彌多惱累。雖復聰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根之滯猶染。衆等宜各露誠。逮爲天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脩羅八臂摩醯三目。盡爲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若究竟涅槃法花會一之文。淨名不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導正本。以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淵廣。泛波若之舟。淨居深沈。駕牛車之美。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權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無邊劇惱。扇八苦於修途。有縛纏情。總六趣於危道。金瑣玉床猶念解脫。影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飄熱風。滄浪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鐵輪碎骨銅柱焦腸。傍出刀峯橫抽劍鏑。如斯衆苦尤爲險脆。一息不追則萬劫永別。刹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蟬蟬。風電之馳誠難可駐。況復三相併。二鼠攢

危。毒箭惡蛇尤爲可畏。庶憑正法拔絃累染。長享百福永斷六塵。對至無強。惟佛可恃。今爲六道四生三途八難悲懇。到一心遍禮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禮救世觀音獻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辯淨名二土螺髻珠頸善宿彌勒文殊金剛藏解脫月棄隆蓋常舉手十大弟子五百羅漢。願固圍空虛疾惱消息。域中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繁一同寬蕩。人協覆蛇俗化匡蟻。類服鳩之不死。同拔劍之無傷。含生不續轉死自溫。渭橋日飽驢桑無餓。打塞三途填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發十善之心。牛榜啓五戒之業。如魚少水若鳥窮林。一聽法音即捨穢質。人運五體歸命三尊。

禮佛發願文

十餘首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虛通固略答衆雖事絕百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機前思超繁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婆娑之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群生。濯淨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咸。極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明。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云云。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遊並運。玄風與八挺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觀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尾而不驚。虺蛇蹶而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

文十(在藩作) 梁簡文 勸二 勸三 勸四 勸五 勸六 勸七 勸八 勸九 勸十 勸十一 勸十二 勸十三 勸十四 勸十五 勸十六 勸十七 勸十八 勸十九 勸二十 勸二十一 勸二十二 勸二十三 勸二十四 勸二十五 勸二十六 勸二十七 勸二十八 勸二十九 勸三十 勸三十一 勸三十二 勸三十三 勸三十四 勸三十五 勸三十六 勸三十七 勸三十八 勸三十九 勸四十 勸四十一 勸四十二 勸四十三 勸四十四 勸四十五 勸四十六 勸四十七 勸四十八 勸四十九 勸五十 勸五十一 勸五十二 勸五十三 勸五十四 勸五十五 勸五十六 勸五十七 勸五十八 勸五十九 勸六十 勸六十一 勸六十二 勸六十三 勸六十四 勸六十五 勸六十六 勸六十七 勸六十八 勸六十九 勸七十 勸七十一 勸七十二 勸七十三 勸七十四 勸七十五 勸七十六 勸七十七 勸七十八 勸七十九 勸八十 勸八十一 勸八十二 勸八十三 勸八十四 勸八十五 勸八十六 勸八十七 勸八十八 勸八十九 勸九十 勸九十一 勸九十二 勸九十三 勸九十四 勸九十五 勸九十六 勸九十七 勸九十八 勸九十九 勸一百

不生醴泉出。金車玉馬。自相輝耀。玄鶴丹鳳。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汎。莫不屈膝係頸。迴首革音。入侍禁衛。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愈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溫愈辟。不言而化。行無爲而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終遠知微。貫宗包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論。況復靜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蒼。廣載倖於礪礪。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問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夫茂實英聲。道周德茂。乘珪襲袞之貴。坐槐憩棠之尊。猶應共惜東曦。俱各西嶠。悟蕉盧之非實。知鏡月之虛街。信乘電之不留。驗畫水之隨合。唯宜照之智炬。灌以寶瀾。增此猷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殿下。禮。云云。

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問令望。道均於且黃。德貫右戚。義滿周親。作鉉則與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貞悅。

觀夫天枝峻密。常葉英芬。莫不玉振蘭搖。金鏘桂綈。觀寸文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殿。辭富雲臺。彬彬聲靈。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敬禮。云云。

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雲共明。永鍾清社。長享元吉。出牧則聲高。民

上。入朝則譽先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鏘鏘麗於珠樹。皎皎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屋。德威椒闥。必以前籍勝因。宿稟嘉數。況重霏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姬。捨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棄彫殘。徹靡麗。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爲六宮眷屬。歸命敬禮。云云。

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嬌辰。振采鏘闕。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閑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興等諸公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并宿世之所記。彌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爲諸公主歸命敬禮。云云。

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尊已蹈。七苦七定。靡退靡輟。盛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綈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和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駛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淪毒抱痛。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纏。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所爲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隨。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凌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計用。愧心負

理味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任其情。在人未易悉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敬禮。云云。

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憐悔禮佛文 王氏同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與候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本。宵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誠。竊猶綿蒙。其真辯導。此愚根。尙竊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縈薄。三有長驚。惑水迴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卽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淪迴生死。恣其六愛。興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濫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那交謝。瞬息不留。東扶栽吐。西曉已仄。譬閭川之駛流。若栖葉之輕露。僞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實。兩明其俗。俱備辯。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岳之淳靈。宿侍八恒。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真金之愈鑒。美玉之裁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齋肅。譬茲關鍵。盛來縉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

王姬同

王姬同

王姬同

王姬同

王姬同

○應二途○ ○包二句○ ○問二問○ ○清二情○ ○深二深○ ○太二大○ ○(歸命敬)十禮○ ○觀一馬○ ○啟辭二詞○ ○佐訓○ ○(敬)一○ ○(歸命)十敬○ ○先二光○ ○夫二夫○ ○虎二相○ ○微二微○ ○開二開○ ○別二別○ ○贊二贊○ ○計用二計用○ ○任二任○ ○王氏同前○ ○王姬同○ ○辯二辯○ ○根二根○ ○相二相○ ○論二論○ ○扶二扶○ ○林二林○ ○持二持○ ○建二建○

花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過雲。清粹遙奕
非直騰魚。仰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東
方云云

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遺十力外狀。百福莊嚴
萬社周集。惺夢無。千其處。甘疑有悟其神
更開寶衛愈興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
能測。是以十地云觀有難觀之疑。三乘稱見
懷。兇羊之惑。自非鑒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
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貼危。道
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曜唯在即世。舜黑不
乘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
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
拔冗冗於畏途。運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
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
洗濯臣民獎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產陸生。咸
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為皇帝陛下儲君太子
敬禮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
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氣
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却馬偃伯鑄錢
戈。南泊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惠雲唯
繩可結在冠已。書。康哉皇哉。為導為首。又
願皇太子殿下。徽業清暉與貞明而並燭。粹
範溫儀從富貴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
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
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闢慧。扉方掩。而
聖后焉法輪於長路。梓寶舟於遙壑。道。決人
祇福隆禪壇。肅事闕寢虔奉宗。藉斯妙果

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重明累聖。儼然如在。騰神淨國總駕天
宮。託化金蓮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側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
咫尺。衆等相與增到。為諸王兄弟妃主戚屬
歸命敬禮云云

願諸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
德高魯衛義重周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
則群黎仰化。弘闡至教紹隆。聖象弟內少長
並膺此多福。若有華之春麗。譬萬貴之秋
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包六趣。
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傍鏡。質同。瑩玉。
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親等觀。衆等。各
歸誠。為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
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

大乘奧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
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氣。氣。四序照
穆。至治光萬。玄化洞九幽。覆介披鱗濕生
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識識遵
依。刀林輟刃劍樹摧鋒。迷。城間道直指四
衢。開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
覺

初夜四文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塵。莫之
比。明暗遞來。薪火不能。逝水非駛。千月難
保。蠶虫習苦。桂露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
甚於枕。翹。義非他事事實已招。曾不知稟此
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誠竟欲何歸。唯以勢

位相高。爭。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為
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縹髮。口恣
肥醴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而不厭。
玉床象席。窮。而無已。謂。若木出
沒。曾不關人。蹲。願。升。常。自。在。彼。殊不
知命均脆草身為苦器。何異夫羊之趣屠肆。
塵。之入膳厨。秋蛾拂焰而不疑。春蠶繫絲
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畏途
孟門非險。輾裂。支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墜
肩比茲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悠悠。是以
天中之天降悲提引。棄。河之長。撲。秋。原
之猛。或。商。主。年。等。王。形。遍。三。千。教。傳
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
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
之。日。夜。稱。為。八。關。以。八。正。需。需。為。法。關。捷。斯
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
奉。逮。南。平。王。殿。下。禮。云。云

願大王殿下。徽業清暉與南岳而相固。貞心
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烟消百災霧滅。巧
幻所不惑。強魔莫能燒。遂慘舒而適體。隨
喧涼而得性。自。天。之。氣。永。固。護。衛。之
道。得六神通力。具四無礙智

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溟汜則神靜
志。恬。璧。月。珠。星。合。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
自。戒。鳴。鐘。浮。響。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
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
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凝。威。光。四。照。煥。發。青
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
大招離垢之資。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

位相高。爭。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為
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縹髮。口恣
肥醴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而不厭。
玉床象席。窮。而無已。謂。若木出
沒。曾不關人。蹲。願。升。常。自。在。彼。殊不
知命均脆草身為苦器。何異夫羊之趣屠肆。
塵。之入膳厨。秋蛾拂焰而不疑。春蠶繫絲
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畏途
孟門非險。輾裂。支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墜
肩比茲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悠悠。是以
天中之天降悲提引。棄。河之長。撲。秋。原
之猛。或。商。主。年。等。王。形。遍。三。千。教。傳
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
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
之。日。夜。稱。為。八。關。以。八。正。需。需。為。法。關。捷。斯
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
奉。逮。南。平。王。殿。下。禮。云。云

願大王殿下。徽業清暉與南岳而相固。貞心
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烟消百災霧滅。巧
幻所不惑。強魔莫能燒。遂慘舒而適體。隨
喧涼而得性。自。天。之。氣。永。固。護。衛。之
道。得六神通力。具四無礙智

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溟汜則神靜
志。恬。璧。月。珠。星。合。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
自。戒。鳴。鐘。浮。響。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
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
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凝。威。光。四。照。煥。發。青
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
大招離垢之資。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

位相高。爭。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為
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縹髮。口恣
肥醴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而不厭。
玉床象席。窮。而無已。謂。若木出
沒。曾不關人。蹲。願。升。常。自。在。彼。殊不
知命均脆草身為苦器。何異夫羊之趣屠肆。
塵。之入膳厨。秋蛾拂焰而不疑。春蠶繫絲
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畏途
孟門非險。輾裂。支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墜
肩比茲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悠悠。是以
天中之天降悲提引。棄。河之長。撲。秋。原
之猛。或。商。主。年。等。王。形。遍。三。千。教。傳
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
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
之。日。夜。稱。為。八。關。以。八。正。需。需。為。法。關。捷。斯
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
奉。逮。南。平。王。殿。下。禮。云。云

願大王殿下。徽業清暉與南岳而相固。貞心
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烟消百災霧滅。巧
幻所不惑。強魔莫能燒。遂慘舒而適體。隨
喧涼而得性。自。天。之。氣。永。固。護。衛。之
道。得六神通力。具四無礙智

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溟汜則神靜
志。恬。璧。月。珠。星。合。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
自。戒。鳴。鐘。浮。響。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
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
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凝。威。光。四。照。煥。發。青
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
大招離垢之資。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

位相高。爭。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為
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縹髮。口恣
肥醴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而不厭。
玉床象席。窮。而無已。謂。若木出
沒。曾不關人。蹲。願。升。常。自。在。彼。殊不
知命均脆草身為苦器。何異夫羊之趣屠肆。
塵。之入膳厨。秋蛾拂焰而不疑。春蠶繫絲
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畏途
孟門非險。輾裂。支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墜
肩比茲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悠悠。是以
天中之天降悲提引。棄。河之長。撲。秋。原
之猛。或。商。主。年。等。王。形。遍。三。千。教。傳
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
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
之。日。夜。稱。為。八。關。以。八。正。需。需。為。法。關。捷。斯
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
奉。逮。南。平。王。殿。下。禮。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氣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却馬偃伯鑄錢戈。南泊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惠雲唯繩可結在冠已。書。康哉皇哉。為導為首。又願皇太子殿下。徽業清暉與貞明而並燭。粹範溫儀從富貴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闢慧。扉方掩。而聖后焉法輪於長路。梓寶舟於遙壑。道。決人祇福隆禪壇。肅事闕寢虔奉宗。藉斯妙果

唱三歎。密義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抱德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籥。照如懸鏡。忘魯衛之尊高。略。棟蓂之華重。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五體。歸命敬禮。云云。

*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惠聲與八風而共遠。優遊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袞服。桓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轂。貫千祀而常然。

廣弘明集卷第十五

廣弘明集卷第十六

大唐山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佛德篇第三之二

謝述佛法事書啓十四首 梁簡文
寺刹像等銘十首 梁沈約等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

臣諱言。臣聞八國同祈。事高於法本。七區皆
蘊理備於涌泉。故牙床白鐵無因不祝。金瓶
寶函有緣斯出。伏惟陛下。懸天鏡於域中。運
大權於宇內。三有均夢。則臨之以慧日。百藥
同枯。則潤之以慈雨。動寂非已。行住因物。無
能名矣。臣何得而稱焉。故以昭光亦書。賤
前史之爲瑞。珥芝景玉。唯往代之爲珍。難遇
者乃如來真形舍利。昭景寶瓶淨光德水。
如觀鉤鎖似見龍珠。自非聖德威神。無以值
斯希有。天人頂戴。遐邇歸心。伏聞阿育王寺
方須莊嚴。施巨萬金。檀豐十藏。寶陳河府。泉
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構。羅漢引繩。高塔
將表。不勝喜林。謹上錢一百萬。雖誠等散花
心。思符不盡。而微均滯。濕陋其隆空。輕以塵
塵。伏啓悚汗謹啓

謝勅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臣諱啓。舍人顧。奉宣勅旨。以金銅苦行佛
并佛跡。供養具等。資使供養。伏以六年道樹
超出四魔。千輻足輪。德圓萬善。故能聞見悟
解。逢遇祛塵。天聽恩隆。曲垂獎被。謹修飾欄
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昭降。千昌四

辯尚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任下情
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迎佛啓

臣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曲資恩參。臣卽
爾到建元寺。奉候法身。金山戾止。王人勞問
榮恩頻疊。啓謝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
謹啓

答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瞻至奉宣勅旨。曲垂逮問。
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禮拜。謹奉秋色。昭澄
預表光瑞。臣比身心。得無障礙。明陪恩寶。函
謹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昇淨
土。高排閭闔。足踐蓮華。方茲非喻。昇臨寶梯
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迴始望。顧茲塵縛。喜
戴不勝。謹啓

謝勅資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主書陳僧。瞻奉宣勅旨。垂資銅一
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塔露盤。是稱祖陽
之珍。寶亦昆吾之瑞。燥濕無變。九布見奇。
寒暑得宜。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負子。光斯妙
塔。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兩谷聆其詠歌。臨瀛
應其祥應。陽燧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
稱天酒。辭林本闕。心辯又慚。徒戴重恩。終難
陳謝。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啓聞。謹啓

謝勅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臣諱啓。舍人王景。瞻奉宣勅旨。曲垂勞問。
并使明入光嚴殿禮拜法身。謹奉臣粗蒙恩
造。明守開恭。到遂以勞屢。昇淨土風。積水厚
不足爲喻。微心悚躍。上謝無辭。不任下情。謹

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伏見勅旨。使監作舍人王曇明。材
官將軍沈微。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刹
事。爰奉聖恩。曲降神力。命斯執事。修茲長表。
寶塔雲構。無待喜園。水精特建。非差龍海。大
龜持泥。未足爲盛。驚引繩方。斯取劣仰。瞻
慈渥喜。戴不勝。俯循宿願。私增涕泣。不任銘
荷。謹奉啓謝聞。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并答

臣諱言。卽日與駕幸善覺寺。威神所被。金表
建立。概泰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既等湛
然。長均淨土。方爲佛事。永利天人。頂荷之誠
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臣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威神。不營多功。
裁欲運力。卽便堅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
得與汝同共。瞻拜以此爲恨耳。越勅

謝勅資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臣諱啓。傳詔奉宣勅旨。以臣明法會。垂
資錢二十萬。白檀香陸。檀香各十斤。黃紙
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氣。次集桂宮。貨重文
龜。芳隆麗草。散金廡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
纓斑親族。未若資此。良用方開。五蓋入法。
度長出四流。假辭敬祖。尙慚難述。倍辭君卿
猶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勅資柏刹柱并銅萬斤啓

臣諱啓。傳詔呂文強奉宣勅旨。資臣柏刹
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資金
千尋挺樹。永曜梵輪。方興寶塔。夏蓋神鼎。普

十六 十八 大唐山明寺 唐終南山 沙門 釋道宣 撰 佛德篇 第三 之二 謝述佛法事書啓 十四首 梁簡文 寺刹像等銘 十首 梁沈約等 奉阿育王寺錢啓 梁簡文 臣諱言 臣聞八國同祈 事高於法本 七區皆 蘊理備於涌泉 故牙床白鐵無因不祝 金瓶 寶函有緣斯出 伏惟陛下 懸天鏡於域中 運 大權於宇內 三有均夢 則臨之以慧日 百藥 同枯 則潤之以慈雨 動寂非已 行住因物 無 能名矣 臣何得而稱焉 故以昭光亦書 賤 前史之爲瑞 珥芝景玉 唯往代之爲珍 難遇 者乃如來真形舍利 昭景寶瓶淨光德水 如觀鉤鎖似見龍珠 自非聖德威神 無以值 斯希有 天人頂戴 遐邇歸心 伏聞阿育王寺 方須莊嚴 施巨萬金 檀豐十藏 寶陳河府 泉 出水衡 比丘持土 大厦方構 羅漢引繩 高塔 將表 不勝喜林 謹上錢一百萬 雖誠等散花 心 思符不盡 而微均滯 濕陋其隆空 輕以塵 塵 伏啓悚汗謹啓 謝勅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臣諱啓 舍人顧 奉宣勅旨 以金銅苦行佛 并佛跡 供養具等 資使供養 伏以六年道樹 超出四魔 千輻足輪 德圓萬善 故能聞見悟 解 逢遇祛塵 天聽恩隆 曲垂獎被 謹修飾欄 宇 齋潔身心 翹仰慈光 伏待昭降 千昌四 辯尚不宣心 輕毫弱簡 豈能陳謝 不任下情 謹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迎佛啓 臣諱啓 主書周昂 奉宣勂旨 曲資恩參 臣卽 爾到建元寺 奉候法身 金山戾止 王人勞問 榮恩頻疊 啓謝無辭 不任下情 謹啓事謝聞 謹啓 答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臣諱啓 舍人王景 瞻至奉宣勅旨 曲垂逮問 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禮拜 謹奉秋色 昭澄 預表光瑞 臣比身心 得無障礙 明陪恩寶 函 謹鞠躬恭到 但不生羽翼 無假神通 身昇淨 土 高排閭闔 足踐蓮華 方茲非喻 昇臨寶梯 比斯未重 誘導殊恩 實迴始望 顧茲塵縛 喜 戴不勝 謹啓 謝勅資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臣諱啓 主書陳僧 瞻奉宣勂旨 垂資銅一 萬三千斤 供造善覺寺塔露盤 是稱祖陽 之珍 寶亦昆吾之瑞 燥濕無變 九布見奇 寒暑得宜 六律成用 況復神龍負子 光斯妙 塔 金鳥銜帶 飾茲高表 兩谷聆其詠歌 臨瀛 應其祥應 陽燧含景 還譬日輪 甘露入盤 足 稱天酒 辭林本闕 心辯又慚 徒戴重恩 終難 陳謝 不任銘荷之誠 謹奉啓聞 謹啓 謝勅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臣諱啓 舍人王景 瞻奉宣勂旨 曲垂勞問 并使明入光嚴殿禮拜法身 謹奉臣粗蒙恩 造 明守開恭 到遂以勞屢 昇淨土風 積水厚 不足爲喻 微心悚躍 上謝無辭 不任下情 謹 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臣諱啓 伏見勂旨 使監作舍人王曇明 材 官將軍沈微 御仗吳景等 監看善覺寺起刹 事 爰奉聖恩 曲降神力 命斯執事 修茲長表 寶塔雲構 無待喜園 水精特建 非差龍海 大 龜持泥 未足爲盛 驚引繩方 斯取劣仰 瞻 慈渥喜 戴不勝 俯循宿願 私增涕泣 不任銘 荷 謹奉啓謝聞 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并答 臣諱言 卽日與駕幸善覺寺 威神所被 金表 建立 概泰清而特起 接庫樓而上征 既等湛 然 長均淨土 方爲佛事 永利天人 頂荷之誠 臣百恒品 不任下情 謹奉啓事謝聞 謹啓 臣汝所營建 慈悲寶刹 諸佛威神 不營多功 裁欲運力 卽便堅立 幽顯欣仰 我亦隨喜 不 得與汝同共 瞻拜以此爲恨耳 越勂 謝勂資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臣諱啓 傳詔奉宣勂旨 以臣明法會 垂 資錢二十萬 白檀香陸 檀香各十斤 黃紙 詔書 先開泉府 青雲好氣 次集桂宮 貨重文 龜 芳隆麗草 散金廡下 止及軍吏 積穀充家 纓斑親族 未若資此 良用方開 五蓋入法 度長出四流 假辭敬祖 尙慚難述 倍辭君卿 猶知非謝 不任荷戴 謹啓事以聞 謹啓 謝勂資柏刹柱并銅萬斤啓 臣諱啓 傳詔呂文強奉宣勂旨 資臣柏刹 柱一口 銅一萬斤 供起天中天寺 九牧資金 千尋挺樹 永曜梵輪 方興寶塔 夏蓋神鼎 普

惡相風使福被域中功提無外。臣以庸愚稟承勝善。樂受遍心思光動色。銘荷之誠無詞啓謝。不任頂戴。謹奉啓。謝諸啓。

千佛願文

梁簡文

蓋聞九土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慧業難基。故法身寂鏡有照斯感。離無明於欲海。度若生於寶船。或輕慈導捨薄笑牽。曲曲口宜斜光頂入。自鹿梅表光金河照曜。故像法衆生希向有。雖千聖異跡一智同途。弟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樹未啓心燈。而善生一念敬造千佛。雖復無上無爲極相難。辨非容非有妙智誰觀。而紺髮日光蓮昨月面。庶可長表誠敬永寄心期。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蓮像疏

梁簡文

比丘某甲敬白。竊以慧日潛影絲輪能應。業逐憐飄愛道情。纖徒慈衣珠抱名珍而弗惜。眇歎葉金惑空。言而暗止。自非表茲勝業樹彼妙緣。何以去此心堂移茲身痛。故水精龍塔永館。恨於遠提明鏡。有龍獨徘徊於留影。某甲久發誓願。遍爲六道四生造丈八佛像一軀。年月已流罔緣易奪。常恐暫有之身忽隨。畫水還無之報。隨爾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茲本誓。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跡。見形善發聞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之焚灼。但四寶麗空。七財多匪。仰雙蓮而獨慨。觀萬字而無由。像能薄離五家微捐四事。結此冥慈共成因果。則素願之功。非唯昔世。散華之報。方驗來緣。語善無吝。在言多惠。謹白。

與僧正教

梁簡文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修供具。觀其外迹必備華侈。在乎意地實有未弘。何者。凡鑄金刻玉。鑲漆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美龍瓶之始晨。追鶴林之餘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迹既極。去聖茲遠。懷聖之理必深。此土諸寺止乎應生之日。則暫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篋笥。乃至葉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厨。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進心少。昔塔裏紅雨止。傳舍利。象頭白。徽非謂全身。夫以畫像追陳。尙使吏民識敬。銘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匹以龍阿尙能羅。方之虎兕猶稱出。況復最大圓慈。無上善聚。聞名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蘊斯木。橫絨置玉。空封印金。掌既殊維。閱久入四天。又異祇洹。掩戶三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敞。密帷不開。非仲舒之曲學。紅壁長掩。似邪卿之避嫌。且廣廈雲垂。崇臺鳥跂。若施之玉座。飾以金鋼。必不塵焉。輪姿露點。月面瑠璃。密窓。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網。足使飛燕不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彌重。可即宣勅。永使准行。

與廣信侯書

梁簡文

綱白。閣絕音旨。每用延結。風嚴恭勁。願比怡和。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處苑。理愜慈山。微密祕藏。於斯既降。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炳。亦乃意葉晨飛。思理弘明。本長內教。今陪十善之車。開八政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識之塵。以此春翹。方爲秋

實。綱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傍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觀。百尺。金池動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今卷圖帷之部。乘傳一隅。聞慧雨滂流。喜躍充通。徒仰懸河。無由承稟。空無所有。不覺情靈。緣疑有愛。自嗟難拔。兼下車以來。義言益少。舊憶已盡。新解未洽。既慚口誦復非心。辯。永謝寫瓶。終慚染墨。是則慈雲既擁。智海亦深。影末波餘。希時灑拂。但陰違轉。積興言盈。願加敬納。言不宣心。謹白。

與慧琰法師書

梁簡文

五翳消空。韶光表節。百華異色。結綵成春。道體何如。恒清宜也。對玩清虛。既在風雲之表。遊心入理。差多定慧之樂。弟子俗務紛糾。勞勩特深。瞻然北嶺。欽賢已積。會遇之期。庶必可屏。有緣之儔。事等飢渴。佇望來儀。一日三歲。想思弘利。益理當無爽。指道此信。無述寸。矜綱。和南。

且來雨氣殊有初寒。攝衛已久。轉得其力。雖他方法界略息化緣。祇洹之裏。恒有語對。眷佇之深。無時不積。久因倚師。頻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頗爲津及不耳。前昨已來。微事義聚。龍象畢同。應供皆集。慧炬開心。甘露入頂。問之善語。特盡歡怡。想味之懷。轉復無極。昔在幼年。經聞制旨。受道日淺。北面未深。雖異禪那。事同華水。今假西下。特蓄本心。訪理質疑。屬在明德。不謂般若留難。現疾未瘳。問津無地。歎恨何已。伏承輿駕。尋幸伽藍。

惡二惡二 謝十(四) 梁簡文二簡文帝下河 善二善二 辨二辨二 簡二簡二 機二機二 恨二恨二 易 善二善二 星二星二 白二白二 玉二玉二 夫二夫二 阿二阿二 性二性二 檢二檢二 猶二猶二 以二以二 益二益二 星二星二 梁簡文二簡文帝 簡二簡二 今二今二 今二今二 多二多二 勤二勤二 比二比二 水二水二 假二假二 段二段二 段二

冀於此時得一觀止。辯論青豆之房。遺。或赤華之舍。追往年之宿春。述即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還承問。佇有還書。網白和南

答湘東王書

暮春美景。風景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邵南寡。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爲政。暫止襄轡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太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療。子。豫亦九尚憂未。振。高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星。念絕修都之香。曼望文殊之來。獨思吳。客之婦。屬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宜。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邇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濮有闕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數祖前過。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惘然失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痼遺疾。尋別有信。此無所。申寺刹佛塔諸銘頌

南齊侯射王象樹園寺刹下石記

首 梁沈約

佛教東流。適未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故車騎將軍琅邪王。勅玄。悟獨曉信。解淵微。於。承祖文獻公清廟之北。造樹園精舍。其始則芳樹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殿嚴整。而。寶刹未樹。勅玄孫尚書侯射南徐州大。守王。與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內弘。食

不過中者。十一載。雖翼務朝端。而事降。柰。圖。日者。作輪。湘州。樹。麟。服。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恩。隆。主。盼。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徒。欲。盡。能。竭。虛。知。無。不。爲。下。彼。民。和。上。宜。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慚。短。効。且。義。止。今。生。報。謝。來。果。非。所以。酬。鴻。恩。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乘。傳。衡。阜。辭。轉。派。渚。暫。於。舊。寺。光。樹。五。層。捐。割。奉。奉。十。遺。其。一。凡。厥。所。收。三十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蓋木運將啓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於蒼雲。植重扇於玄壤。仰願宸居。納祐福履。攸歸。八神。警。室。萬。祇。翼。體。寶。祚。隆。邇。比。固。須。彌。靈。算。遐。永。齊。軌。常。住。諸。聖。延。祥。抱。天。和。於。少。極。* 蕭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群。后。流。克。讓。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合。生。惜。樂。物。不。天。性。嘉。穀。年。登。餘。糧。柄。畝。夷。荒。由。附。環。城。解。解。析。家。備。十。善。人。懷。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劍。摧。鋒。拯。幽。陵。於。無。擇。陟。神。化。於。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模。式。昭。厥。心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采。昭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帝。濯。給。慧。水。凝。神。淨。域。厭。世。瑤。降。遷。靈。寶。地。竟。陵。王。諱。泣。明。臺。之。不。臨。慟。高。山。之。方。遠。慕。餅。王。意。憤。殷。雙。樹。永。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裁。金。寫。好。資。匠。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月。日。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

影妙越。梅香。傳。穀。林。之。思。永。旌。於。萬。劫。用。刊。微。迹。式。垂。不。朽。云爾

彌陀佛銘

法身無。像。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爲。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緜。人。榮。寶。飾。事。儉。欲。興。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既。麗。且。莊。珙。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振。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興。言。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曷。寄。刊。靈。表。述。勞。勳。尊。儀。圖。金。寫。石。隨。梓。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因。風。發。響。願。遊。彼。國。晨。勉。慕。想。七。珍。非。美。三。達。斯。仰

瑞石像銘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抱。睿。臨。乾。幽。顯。成。映。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瑞。地。不。。聖。祥。十。住。髣。髴。於。林。御。應。眞。勝。響。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妙。跡。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事。荷。綱。課。既。表。禪。閑。無。不。雲。霧。委。盈。簡。被。策。莫。黑。三。距。眇。千。齡。而。再。現。晶。露。浮。映。望。鳳。蓋。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鳥。動。色。玄。拒。相。趣。而。已。哉。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潤。微。瓊。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東。山。

御一衛三
三三三
三三三

○或二意○ ○白和南○和南白○和南○ ○書下明本○有簡文帝三字○ ○邵二石○ ○梁二頂○ ○振二雲○ ○客二淳○ ○
○二僕○ ○君二京○ ○慈二恩○ ○永二適○ ○中二仲○ ○南齊一○ ○六字一○ ○一○ ○梁一○ ○
○耶二耶○ ○耶二耶○ ○承二太○ ○寶二樓○ ○守正二中正○ ○彼二成○ ○義二義○ ○推二推○ ○
○意二意○ ○林二析○ ○并○ ○首下明本○有沈約一字○ ○采二彩○ ○粉二粉○ ○瑞二瑞○ ○珍二珍○ ○不一下○ ○
○意二意○ ○應二應○ ○雙二雙○ ○歲二式○ ○巧二巧○ ○月一○ ○格二格○ ○海○ ○銘下明本○有
沈約二字 ○像二象○ ○樣二彩○ ○帶二帶○ ○隨二隨○ ○發二發○ ○因○ ○慈二慈○ ○泥二泥○ ○

廣弘明集卷第十七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隋國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王_田邵 慶舍利感應表并答 隋安
德王雄百官等 隋國立佛舍利塔詔 隋
文帝_{白注一十六州等} 岐州鳳泉寺 雍州仙遊
寺 嵩州嵩岳寺 秦州岱岳寺 華州思
覺寺 衡州衡岳寺 定州恒岳寺 廊州
連雲岳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吳州會稽山
寺 同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蘇州
虎丘山寺 涇州大興國寺 并州無量壽
寺 隋州 益州 秦州 楊州 鄆州
青州 亳州 汝州 瓜州 番州 桂州

交州 相州大慈寺 襄州大興國寺 蔣州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

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
 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
 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
 諸解法和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
 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匹。道
 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
 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寺者。於當州內
 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
 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

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爲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剎莫開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悉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剎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陳宣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王邵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竿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

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爲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

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遣連袞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盤。赫若冶鑪之異燄。一旬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迎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

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各三十。以瑠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

諸沙門各以精勤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

著作) 一(功) ㊦
 邵二劭 ㊦*
 ㊦ 架二盤 ㊦
 ㊦ 森二娒 ㊦
 ㊦ 迎二匪 ㊦*
 ㊦ 勸二舍 ㊦

①海一書台②③班一班④⑤寶一鑒台⑥⑦兩一子台⑧⑨陳一原台⑩⑪但一祖台⑫⑬橋一壽台⑭⑮籍⑯⑰十六一十八⑱⑲十七二十九⑳㉑〔西明寺〕一⑳㉒⑳三⑳四㉑㉒〔隋國一州〕百七十三字一㉑㉒部二勛㉑㉒〔岐州一州〕百十九字二〔華州仙遊寺〕岐州鳳泉寺，涇州大興國寺，秦州靜念寺，襄州思覺寺，同州大興國寺，諸州福嚴寺，并州無量壽寺，定州恒覺寺，相州大慈寺，鄭州定覺寺，嵩州嵩岳寺〔居閭寺〕，毫州開覺寺，汝州興善寺，秦州岱岳寺，青州勝福寺，并州正神山寺，隋州智門寺，襄州大興國寺，揚州西寺，蔣州崇慶寺，吳州會稽山寺，蘇州鳳丘山寺，衡州慈覺寺，桂州緣化寺，番禺靈寶山寺，交州禪來寺，益州法業寺，鄭州通覺寺〔法滿寺〕，瓜州崇慶寺百六十四字㉑㉒風二風㉑㉒門下前行明本有立舍利塔詔隋高祖八字㉑㉒現二見㉑㉒寺二山㉑㉒息二自㉑㉒〔隋

齊肅。其以寶蓋旛幢華臺像。佛帳佛輿香
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燒
或散。圍繞讚頌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
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集會。雖百覺老
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四部大眾作是唱
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眾生切
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
引經文種種方便。詞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
涕零如雨。大眾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
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
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
庶共。逮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
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
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
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
二部經甚深法藏諸菩薩一切賢聖。願起
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一
切眾生發露懺悔。於是如法禮拜悉受三歸
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為一切
眾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
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
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諂曲。煩
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於彼
衆罪。方始覺知深心慚愧怖畏無已。於三寶
前發露懺悔。承佛慈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
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眾既聞是
言。悲喜甚懷。銘其心刻其骨。投財
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

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以往修善斷惡生生
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間長幼華夷咸發
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
函。大眾闕遠填。沙門高奉寶瓶巡示四
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號泣聲響
如雷。天地為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如之。
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日益
而無窮矣。

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
面執。珽而立。迎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
七人。旛蓋香華讚頌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
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
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於京邑。茫茫
萬。萬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
法。衆僧初入。勅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
及昇階凡數三遍。當隨一人。皇帝見一異
僧。身繫覆膊。以語左右曰。驚動他置爾去
已。重數之。身繫覆膊者果不復現。舍利之將
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
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於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
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於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
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
以作重函。於是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為雙樹
之形。高三尺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瑪瑙。北
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華形左
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瑛
圖此雙樹之像置於許州。葉盡變為青色。明

年岐州大寶昌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於佛
堂。以供養當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
於是戶外千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顯放光。
半旬之內天華再落

涇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
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稱。
秦州於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群仙降集
以赤繩量地鐵櫃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
所。再有瑞雲來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
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
內又有讚歎之聲

華州於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
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
覆塔上。數十里外遙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
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雪飛散如天華。著人衣
久之而不濕

同州於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於近驛。天夜
雨明且興行。雲日迎之開朗。入自南門。而城
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
衆色光相繞日如輪。先是寺僧慧真。夢見聖
人項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
及舍利興至。無故止於其所。因定塔基焉。十
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
內。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白
光起於塔西。流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於栖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
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
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巖上有鍾鼓之聲。
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八日興登

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頃至於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乍顯。至於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斂入瓶。又有二光。並大如鉢。出於西壁。合爲一道。流入塔基。食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於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遠浮圖。共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有光。如三佛像並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於東北。其一狀如樓閣。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李杏奈多花。人採之以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出。圓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十_{二三}。有婦人抱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栖巖寺最多。蓋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於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眾禮拜。重思者便得除。起塔之日雲霧晝昏。至於已後日乃朗照。五色雲夾之。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無量天神。各持香花幢幡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於恒嶽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匹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舊無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

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使絕。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

相州於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寫得陳州瑞相圖。置於佛堂。神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零雨金華。其二花形如大蝶。色似青瑠璃。翾翔不下。乃騰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華。

鄭州於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既而定塔基於西岸。其東岸舊舍利塔有二光。西流入於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衆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懸幡無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於閑寂寺起塔。人衆從舍利者萬餘。有吏適坂走來。歷輿而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於閑寂寺起塔。界內無石。舍利至。便於三處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無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函盤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於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秦州於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岳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開。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岳神也。舍利自州之寺。來至

數里雲蓋出於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斂而歸山。分爲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岳神之來迎也。於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瑠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於野以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

北聽即華南。東西亦如之。
青州於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盤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於五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歛現於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於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於石橋旁之楊樹。有黑蜂無算來繞之。八日旦大霧。舍利將之寺。天便朗照。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輿上。既而沈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

有文在其腹曰。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勅使著作郎王邵審檢。龜便長引頸足。悉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八。七千萬年。皇帝親撫視之。入於懷袖自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

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

○散二二○ ○二二一○ ○太二大○ ○夾二來○ ○舍利十(舍利)○ ○寺十(僧)○ ○二花二花之狀○ ○不二而○ ○二二三○
○開一開○ ○二二二○ ○盤二盤○ ○來二未○ ○盤二盤○ ○特一時○ ○八二十○ ○高二治○

之

襄州於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楊州於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於栖霞寺起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於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黃赤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葉共三蓋。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蘇州於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輒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於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井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於衡岳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餘里。四遇逆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峯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面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於緣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於洪楊鄉崇楊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

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內有神仙雲氣之象。昔宋

主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求那跋摩將詣楊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亦有異瑞。兼值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群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為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修弘。驗於今日。

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鄜州於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於臨臯。沙門夢失舍利。是夜鄜州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氣風異常。

瓜州於崇教寺起塔。號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衆僧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止於讀經之床。人人讚歎。摩樓又繁之以行道。法師於佛前為之受戒。良久乃去。

隋州典義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無一違者。隋州人於泗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決放之。餘州若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闕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觀。勅令審視之。各於觀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推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帶而無損。

慶舍利感應表。并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甌。體散吹塵。猶與寶刹。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振。區宇之內。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迎請沙門泰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霞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鐘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內。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爐。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山頂。光如樓閣。山峯湖谷。昭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霞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霽。忽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於闕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觀。勅令審視之。各於觀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推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帶而無損。

慶舍利感應表。并

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甌。體散吹塵。猶與寶刹。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已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惟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王。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振。區宇之內。咸為淨土。生靈之類。皆覆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迎請沙門泰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栖霞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鐘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內。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爐。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繞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山頂。光如樓閣。山峯湖谷。昭然顯見。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栖霞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霽。忽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龜板外光明。狀如金華色。六日申時。漆龜板上。化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龜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已時漆龜板後紫羅。雙蓮華。影。像衆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後漆龜內板上。有婆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龜內板上。有石基文。甲後漆龜板外。大婆羅樹及僧執香。鑪等。形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鑪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每日恒聞。

晉州表云。舍利於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衆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琉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即變爲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口午時。神影復出。變動輝煥。於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土一人。麒麟一。師子二。魚二。自餘並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麟鳳等出。

安州表云。秦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淨業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時忽有香氣。氤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俗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衆。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即有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尺。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匝。繞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鎖閉。舍利於其下立道場。遣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衆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聞行聲。即走告。寺主來共開閣門上驗看。唯有佛像。自外都無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法師淨範。投陀僧淨治。於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爲諸道俗受菩薩戒。衆人見群魚行隊遊水。首皆南出。似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爲魚受戒。然內諸魚悉迴首向船。隨逐巡行。如似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於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打利行道。舍利於塔所放赤光。從未至申更見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繞舍利。繞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親見。驚意號吼。沸騰寺內。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坐於蓮華趺坐。又以二菩薩侍。長一尺餘。從卯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鑿牽橫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衙內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衡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①化二及②雙二樹③影二形④道一爐⑤然十(木)⑥巡二遍⑦打二治⑧觀二親⑨良二重⑩此二比⑪落二等⑫燒二閉⑬投二頭

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縣市院先有古井。堰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乾因取水而_○。怪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於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華。目驗芬芳然。狀如細雪。不落於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於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
日辰時。有一雄雉飛來兩側。心閑從容質羽
鮮華。自飛自止。曾無驚畏。河內縣民楊邁特
以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勅使沙門靈
璨卽與受戒。其雉向師似如聽法。師云。此
雉是野鳥。內法道理。無容籠繫。卽令送城北
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一跡。從塔東南
三十步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蹤。復無入
處。或闊四寸。或闊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
之跡。宮人道俗並悉共見。八日至午前。舍
利欲入塔函。遂放光於瓶外。巡迴數匝。暉彩
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慧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榮等五人。復聞香氣。去^{*}慧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炤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於僧房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臨寺佛堂。高五尺。其

夜四更復見青赤雜色光於寺。復有一老母。忠腰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寺。強來禮拜。於大眾裏見舍利光。腰卽得差捨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卽於漢王寺內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花絕焰。在佛堂東南神光照耀。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教等共聞見。於是彌增剋念。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葢。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安設舍利。石函始磨。兩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班駁。又類田碣。潤澤粲燿。光似瑠璃。至四月二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照庭。衆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輿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兩石現文。雲髮像有菩薩光彩。粉藻。又似衆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啻常者衆。實難詳審。其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初夜於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域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瑠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辦辦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

飲。齊所錄瑞應奉表奏聞

荆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間雨花
遊颺不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焰現。聞異香
氣雲間出音。自然鐘聲及以讚善。大鳥群飛
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常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映炤。掘基地
下。忽得銅塔。及瘞者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然_田折解。
用_田爲石函。

抗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烏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湧。飲者病愈。

鄭州舍利放光幡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銅
蘭州舍利掘地下得一石像。又小

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香*鑪烟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內滕

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獻。

香氣氤氳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當

夜雨。鉗。屠。天。花。芭。蕉。枝。葉。楊。槐。葦。稗。上。人。

皆拾得。大小如前無異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寺新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遠梁枋。衆僧親見

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枇杷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

仁壽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宮所見旨相問慰勞訖。令九日。赴慈善寺爲慶光齋。僧衆至寺讚誦旋繞。行香欲食。空裏微零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獻。京城內勝光寺模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婆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已後。在寺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即發不止晝夜。城治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闕門塞路往還如市。遇斯光者。矧動群心悲喜發意。其城內諸寺外縣諸州以絹素模將去。去者。或上輿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明現。明光光色別隨見不同

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寺灌寫釋迦金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銀華。香氣甚異無比

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夜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總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

光內見花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鳥。石函變異。八婆羅樹。樹下見水。一臥佛。三菩薩。一神尼。函內見鳥。三枝金華。與雲成輪相。自然幡蓋。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

舍利在陝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

通寺善法寺蘭業寺並見光明。唯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華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

色初赤。尋即變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菓樹及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地得鳥。舍利來

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進。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闕鄉縣玉山鄉民杜化雲。鏝下忽出一鳥。青黃色大如鵲。馴行塔內安然自處。執之不恐。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營福事。於舍利塔內獲非常之鳥。既以出處爲異。謂合嘉祥。今別畫鳥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見。三月十五日申時。舍利到陝州城南三里澗。即有五色雲

從東南騰起。俄爾總成一蓋。即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林郎章範大都督楊晏及官民等。並同觀。賜。其雲少時即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

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問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於前者。道俗並聞。石函內

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婆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備其嶠縣令鄭乾意。國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侯進。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內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

文亂起。其張備等怪異。更向北面。虔意以杉

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婆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

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

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章範初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

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內。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

面內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層上有一臥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於石函內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已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白。表裏瑩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下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幡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

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婆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於西面外。以水澆洗。即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並有水文。於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章範初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內。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內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層上有一臥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於石函內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已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白。表裏瑩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下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幡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

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煙如霧。漸次向上至於日所。即遙日變成一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兩圓。日。日光漸即微闇如小盞許。在輪外周匝。次第以雲爲輪。其輪及輻並作紅紫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即明淨。復於塔院西北牆外。大有自然幡蓋。亦有見幡

批把一龍也 止二起 感二感 照二照 去一 龍二屬 虔二虔 作二住 向十 西面向 函一 堂二映 下二午 次二欲

批把一龍也 止二起 感二感 照二照 去一 龍二屬 虔二虔 作二住 向十 西面向 函一 堂二映 下二午 次二欲

批把一龍也 止二起 感二感 照二照 去一 龍二屬 虔二虔 作二住 向十 西面向 函一 堂二映 下二午 次二欲

批把一龍也 止二起 感二感 照二照 去一 龍二屬 虔二虔 作二住 向十 西面向 函一 堂二映 下二午 次二欲

批把一龍也 止二起 感二感 照二照 去一 龍二屬 虔二虔 作二住 向十 西面向 函一 堂二映 下二午 次二欲

批把一龍也 止二起 感二感 照二照 去一 龍二屬 虔二虔 作二住 向十 西面向 函一 堂二映 下二午 次二欲

批把一龍也 止二起 感二感 照二照 去一 龍二屬 虔二虔 作二住 向十 西面向 函一 堂二映 下二午 次二欲

批把一龍也 止二起 感二感 照二照 去一 龍二屬 虔二虔 作二住 向十 西面向 函一 堂二映 下二午 次二欲

批把一龍也 止二起 感二感 照二照 去一 龍二屬 虔二虔 作二住 向十 西面向 函一 堂二映 下二午 次二欲

批把一龍也 止二起 感二感 照二照 去一 龍二屬 虔二虔 作二住 向十 西面向 函一 堂二映 下二午 次二欲

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可必從哉。又有東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難備。縱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慾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荷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社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苟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善。況者。自足乎一世之問。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有。粹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嗣商。臣極惡令胤。別呂。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罪惡。凡此比類。不可稱。言。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善惡。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惟梯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靖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

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隱。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為失道之人。讓讓以之起。向之則為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修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經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顯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釋。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戴安公和南。

遠法師答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為慨然。先雖未善。想思人物。來往亦未始暫忘。分命窮達。非常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亦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邇深其滯。及觀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者也。君以為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在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為當宅情於理任。而非營營邪。為忘懷閑味。直置而已邪。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戚。感因於事。則情亦昇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為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己。其效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為訓之方。不可一塗而盡。故或者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為言。是以塗車芻靈。室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顯。顯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於安忍。顏冉長悲於履和。恐有為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誠會以偕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聖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都宛以靈深莫救。朱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開道。拔無明之沈根。翳貪愛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自微。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故能反步。八極水鏡。

①可二何②③ ④二聖⑤ ⑥在二比⑦ ⑧二秋⑨ ⑩開二開⑪ ⑫究二說⑬ ⑭二克⑮ ⑯二丁⑰ ⑱言二致⑲ ⑳惟二唯㉑
 ①(風)十聖②③ ④精二語⑤ ⑥而二如⑦ ⑧山二田⑨ ⑩陳二陳⑪ ⑫修二節⑬ ⑭應二廣⑮ ⑯竹二符⑰ ⑱(遠法師答)
 四字二(答戴處士書。釋慧遠)八字② ③也二思④ ⑤亦二並⑥ ⑦以二子⑧ ⑨在二存⑩ ⑪邪二耶⑫下同 ⑬異二升⑭
 ⑮微二微⑯ ⑰自十(守)⑱ ⑲顯二顯⑳ ㉑地二否㉒下同 ㉓究二施㉔* ㉕二善㉖下同 ㉗以二已㉘ ㉙(八)一

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危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垂叙多年聊以代勸。

來論又以爲。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際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達法師書

安公和南。問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開啓誨。既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中郎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公和南。

釋疑論答周居士難

戴安公

問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既辱還告。并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既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誠拔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自然。蔡琰葬於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冥中之無罰。等比于盜跖。可誠禍福之非行。既能體此。數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請求諸已

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己。非爲無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騁。必不遠而復矣。

難曰。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爲教反其宏設邪。夫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揭玄風而載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遠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通以設。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相引。故功玄而事適者也。

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之嘉行。安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之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爲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累割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福哉。苟斯理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爲成疑府也。

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圯之來共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魏宛以靈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圯非新。壽夭自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靈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魏宛以愆微易唱。鄭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鄭乎。君所謂

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微。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際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己兆之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際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譏叙。

周居士書

見軍仲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乃即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燭火。

①書下明本有戴安二字* ②問一問 ③申一仲 ④釋疑一難 ⑤八字一(答周居士難釋疑論)八字 ⑥戴安公一 ⑦并十(送) ⑧實一資 ⑨數一難 ⑩答曰一十太 ⑪通一造 ⑫設十(教) ⑬相一抑 ⑭之足 ⑮罰一 ⑯祐一 ⑰難一 ⑱微一 ⑲之二於 ⑳謬一 ㉑周居士一答戴安士 ㉒書下明本有周道祖三字 ㉓仲一 ㉔同二

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遠法師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請。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于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釋。想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據故。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爲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常案歸必觀展。冀親承音旨。蓋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根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攢機。將。伸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鑒懸而水火降。兩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

而庖人執焉。豈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燕也。群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爲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其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糞。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豈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罪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歸物。我將我寧。定膺天祐。由獲三品寶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答何承天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爲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爲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爲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能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尙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微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

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鵝之就斃。味登鼎。鼎之獲免。無取鵝。故鵝殺於人。猶虫死於燕。鵝虫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爲陷罪。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疎制。理固從實。伯也廢發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殺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資。然湯開其網。孔鈞不綱。詩翼五祀。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成己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嘉許。仲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請俟諸君子。

辯宗論

諸道人王衛軍問答 謝靈運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煩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生。方

①遠法師一與戴處士書 ②書下明本有釋遠三字 ③蓋二益 ④根二即 ⑤據機一廣陳 ⑥執一報 ⑦家一多 ⑧田一四 ⑨廣二也 ⑩也二豫 ⑪承天二衡陽書 ⑫持二辨 ⑬下同 ⑭音均 ⑮一 ⑯發一廣 ⑰廣發一廣 ⑱色發 ⑲發二致 ⑳鈞二約 ㉑成二試 ㉒嘉許二來許 ㉓與諸道人 ㉔辯宗論 ㉕諸道一答 ㉖八字一 ㉗方二不 ㉘

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
際周。理歸一極。

有新論道士以爲。寂寥微妙不容階級。積學
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
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
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各取。然其離
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
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
意。遲有所悟。

法昂問。敬賢清論。明宗極微而一悟頓了。
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
悠悠者以迷惑累。絕欲本乎見理。累由
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
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思於茲顯矣。若涉
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
勞。期果頓悟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
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道之。權雖是假旨
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爲非真。非真不傷真。本
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則反本。如此。永
劫無爲空。勸期果有如皎日。

易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
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
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建言何
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
化地異也。大而較之。監在於民。華人易於
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
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
漸悟。漸悟雖可至味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
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

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
同其川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一。應吉甫
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眞實者乎。易三
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
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則鑒作
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
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
漸悟之選。案歸既已紛錯。群黎何由歸眞。三
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其夜殊用。緣
晨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遷接至粗之
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禮教
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而六經
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答歸歷然。何
疑紛錯。魚兔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
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
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
悟耶。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
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
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
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
矣。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
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
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

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
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
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生垢伏。伏似無同
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
悟萬滯同盡耳。

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
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
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暫合無耶。若許其
暫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答。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
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眞哉。今
暫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臣諫
莊王之曰。物除於己。故理爲情先。及納夏
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交互
已相傾。亦中知之率任也。若以諫。自爲悟
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
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
然向南可以向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
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麟演僧維問
當假知之一合與眞知同異

初答

與眞知異

驕再問

以何爲異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
恒其知。眞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在理。
故永爲眞知。

驕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
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
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
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
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

可不察。誠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一觀。伏累之狀。他已異情。客實殊見。殊實客異。已他者入於滯矣。一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麟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大小。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遠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麟制鷄之政。亦有牛刀佩。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折。體盡於武城。長世皆置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小大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群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為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乘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觀其。原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觀其原。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顏為庶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為聖耶。

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惟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為信。既以釋昌為是。何以孔昌為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刺權實。存旨儒道。道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梵拂發。詳復答。助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為玄句徒設。無關於胸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岸崑山而登。幾峰。所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備功梓。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爾尚不可以。此而弄彼。豈況乎有無之。背面反得。以相通者耶。

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問曰。夫言言大道。摧輔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者必無。未有先盡。

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為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暗。自歸無。假火日。無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蹟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懷二家。揭的偏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

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東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辯。辭長於新。論乎。品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虛乎。為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終相扶。可修教而至。不答維。假知中。殊為藻艷。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北背。可以乘燕。信燕北越南矣。虛空。可以洗心。損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勉般。若以日忘瞻。鄒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踴於南北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漢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因。尚不可以。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翫筆札者。何為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帶何為不可得。皆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季。翟養懶。

折二論 ②小大 ③大小 ④求 ⑤求 ⑥求 ⑦求 ⑧求 ⑨求 ⑩求 ⑪求 ⑫求 ⑬求 ⑭求 ⑮求 ⑯求 ⑰求 ⑱求 ⑲求 ⑳求 ㉑求 ㉒求 ㉓求 ㉔求 ㉕求 ㉖求 ㉗求 ㉘求 ㉙求 ㉚求 ㉛求 ㉜求 ㉝求 ㉞求 ㉟求 ㊱求 ㊲求 ㊳求 ㊴求 ㊵求 ㊶求 ㊷求 ㊸求 ㊹求 ㊺求 ㊻求 ㊼求 ㊽求 ㊾求 ㊿求 上十(人) ②未 ③未 ④未 ⑤未 ⑥未 ⑦未 ⑧未 ⑨未 ⑩未 ⑪未 ⑫未 ⑬未 ⑭未 ⑮未 ⑯未 ⑰未 ⑱未 ⑲未 ⑳未 ㉑未 ㉒未 ㉓未 ㉔未 ㉕未 ㉖未 ㉗未 ㉘未 ㉙未 ㉚未 ㉛未 ㉜未 ㉝未 ㉞未 ㉟未 ㊱未 ㊲未 ㊳未 ㊴未 ㊵未 ㊶未 ㊷未 ㊸未 ㊹未 ㊺未 ㊻未 ㊼未 ㊽未 ㊾未 ㊿未

昔於羅趙觸類之蹟始充巧歷之數。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伏之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傳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為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殺若不。言惠於愚。意其推此而往。詎侯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維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難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

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為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困矣。夫智為權本。權為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為檢。故三乘成歸。意以歸宗。故般若為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為達理之諫。是為交際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達。燕北越南有過空聖。其理既常。頗獲於心矣。若勲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勲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變來馳而云異。雖耶。

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

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

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無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轉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為稱知。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虛不能並。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就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

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辯。故難於唇舌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冷然又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

王弘敬請答王衛軍問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政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為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際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愚替之心矣。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虛不能並。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就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

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言。凡厥心數就不皆然。亦如來言。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議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客可洗。洗客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伴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用三界之外矣。不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携。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靈運自一悟理。實以經請。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真。艱高難。辭微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辯酬。釋求問。且以

○之=久○ ○忘=安○ ○卷=通○ ○林=時○ ○都=通○ ○難=款○ ○為=與○ ○遇=遇○ ○弘=集○ ○王=王
衛軍問二問謝永嘉王弘○ ○(轉)一○ ○用十(者)索○ ○為=何○ ○又=後○ ○問十(并書謝靈運)○ ○政=正○ ○
可十(無)○ ○向=向○ ○權=推○ ○本=未○ ○自=自○ ○辭=辭○ ○

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踴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辭致清勝。簡詣踰於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斷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懷。豈曰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言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疊疊超絕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該兼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

○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若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平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冥。有不即真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諸牒成言以據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直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難上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

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舍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回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細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

益。法華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閻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故緣慈願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開道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難通一切諸法皆空
○詔云。夫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乃足邊見之所在。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

福凡聖無。二苟無。洋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姚興答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爲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群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爲群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諸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野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大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共授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宗。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問。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若意以爲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

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

○臣言前行明本有上後泰主姚興佛義表九字 ○辭二詞 ○清二問 ○臣言一 ○該條二覆該 ○臣言一 ○下二於 ○五二原 ○難上三方一 ○難二策 ○開道二關 ○難通一空 ○八字一 ○大二大 ○大 ○二津 ○若一 ○山區一悟 ○六字二 ○姚興答二答安成侯姚嵩後泰主姚興 ○府二府 ○二天 ○宗二當 ○爲二謂

生死者皆著故也。若欲止於心卽不復生。既不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惡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卽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太遙遠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③安成侯蕭重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愛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辭之所讚雖欲心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存實_○戒比仰味微言研詠_○鐫至其爲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霓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臣嵩言

得表其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悟寒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四析疑義

唐沙門釋慧淨

太子中含辛謂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義輟理跨聯環。幽難勃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駝。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同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_四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概。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懷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道遙一也。鵬鷃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蘭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靈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_二星懸極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卽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驅馬難追。斯文_四誠矣。深可愼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應定成於縹緲。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剏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定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云：續鳥截鶴，鶴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遷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聖論惑恩，至乃道圓四果，尚味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共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獨謫。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斯疑前因沙門姚道安二教論已有成解，但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微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悲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彰，影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

①著十(秋)命②生十(死)③道遠一運延④(安或一表)六字二(重上俊泰主姚與長姚嵩)十字勢 ⑤心十(口)⑥戴二茂
 ⑦戴二於⑧得表簡行明本有重答安或俊姚嵩七字 ⑨昭二昏⑩折二折⑪(沙門一鍾)⑫先二大⑬亮二豪⑭連
 二紅⑮⑯蛋二類⑰誠二誠⑱云二口⑲論惑二論或⑳疑二擬㉑(廣折婆論釋法琳)十有疑 ㉒星二星
 ㉓(影一)

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叙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采。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其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會不視千。刃之一咫尺。頃之消滄。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達。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請御講啓并勅 梁皇太子綱

臣綱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明玄象。軒臺在岳。通曉良書。是以道彌隆而禮愈衛。德彌溥而事愈泰。此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嚴殿。作神垂則。冲天開宇。功深大壯。事協文明。儀辰建極。切雲啓構。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華所表。復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而感。實唯淨國固絕。薰落之禮。高邁釋宮。理無鹿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本師於茲。佛吼摩尼之殿。如來亦開法音。伏希躬降。降容施灑甘露。油然而然。雲雨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履天居而說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舉而二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錫山之上。傳巖之下。西都鳳凰岐陽麟。安足同日而語哉。敢露丹墀。伏待於遂輕干。聽覽流汗戰戰。謹啓。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萬幾。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輔

良有隙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肝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車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勅。

重啓請御講并勅

臣綱臣綸臣紀言。一日輕雷敢上聞。願垂法雨。天降凝遠。未蒙降。預均藥水。誠同器水。徒美春華。還憐秋葉。伏惟

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

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條。尙與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陛之仁。方留衛室之情。未議石渠之講。竊以神通所現。一念萬機。大權所行。應時三密。猶處禪寂。影現十方。一起道場。已爲八會。豈與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願以平等慈行。如來慈。爲度蒼生。降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法炬。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謹冒天威。重以聞啓。懇誠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於義日。南陽測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意

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煩經討。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榮食者衆。衆數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楊阜猶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之臣。又論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書屬夕陽。如履霜刃。以朽

索駭六馬。豈足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口。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道義也。越勅。

又啓請御講并勅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藉龍靈。頻于聽覽。再降神旨。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覃。天覆悠遠。海河夷宴。日月貞明。洛水有稱蕃之胡。荏衍有歸命之虜。泰已戢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貂璫有得賢之頌。聖德冲謙。勸勞日昃。猶以時多。禹敷物未堯心。百辟慚惶。群司聲蕩。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官不効。嗜鮑逢宰相之誚。學儉得參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是以匪懼。屢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說大慈。特垂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裏得珠。俱開三際。於共誠願。孰不幸甚。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省汝等辱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鑑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勅。越勅。

謝上降爲開講啓

臣綱啓。舍人徐儼奉宣勅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正月。開設三

①本二木②綱二略③刀二切④鴻二遠⑤并勅啓⑥皇太子綱二簡文帝等⑦董二董⑧亦十開⑨二二
三⑩餅二隱⑪傳二傳⑫或二負⑬樂二康⑭省啓前行明本有答請御講將勅梁武帝九字⑮日十括日⑯
標目下明本有梁簡文帝四字⑰啓請御講二請御講啓⑱敢二最遠⑲省重前行明本有重答御講啓勅。梁武帝九字⑳等十
(章)㉑計二計②二二武③(詩)十道④弋二又⑤臣二遠⑥省汝前行明本有又答御講啓勅。梁武帝九字⑦(之)一⑧僅二董

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蒙王膳比此未
除。食獲寶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裘
禮畢。慧經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
而布澤。俾茲含生隨藥木而增長。歡同萬國
福泐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宣令勅馳
報給紀。其耐相趣無辭上謝。謹啓

啓奉請上開講并勅

臣綱言。竊以真如無說非答不悟。極果不應
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圓。義之影。藥
合長性。得隱無雲之慈。伏惟陛下玉鏡宸居
金輪暇世。應跡有爲俯存利物。不達本誓開
導愚蒙。願十方於大乘。運萬國於仁壽。豈止
治斤田粟功作造化。疏江決河制成天下。智
高九舜明出十幾。頻徒變降甘露雨。天人
舞蹈含生利益。是以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
自叨預趨聞渴仰無厭。一日冒陳丹款。伏希
復轉法輪。未迴聽卑之恩。尙絕愚臣之願。
懷懷寸志重敢披祈。伏願。特降一音曲於三
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寶坊。聖心等視
若生猶如一子。遂臣之請即是普被無邊。如
蒙允許衆望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爲喻。不任
下願。謹啓事以聞。謹啓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內
外衆緣憂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
未遑。汝所爲未體國也。越勅

啓奉請上降爲開講

臣綱啓。臣丹願懇誠屢冒宸賞。希降甘露
雨普被三千。天聰孔邇未垂鑒遂。早苗傾潤
豈比自怡。賜烏思林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

慧令伏敢重祈。降逮勅旨垂許來歲二月開
金字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慈請。稽拜恭
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手足蹈舞
義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說實仰神文。潤方雲
雨明臨日月。能使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
懼來天魔遙禮。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若所
求希世復出。其爲利益深廣無邊。九圍獲悟
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念。方當共
捐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蕩難得爲喻。臣仍
屈懇令續宣此典。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
聲言宜載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開。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了觀導
五濁而超津。譬茲烈炎遠燄衆邪而不觸。如彼
出日示一和以趨道。自羅閣闡其玄。香城
弘其妙說。彌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
呪。受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利
險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萬法之本源也。
皇帝冥智自己大慈應物。遂迎日月緯絡天
地。鎮三季之澆風。紆五際之類俗。出臨衢室
退事齋居。非以黃屋爲尊。每以蒼生爲念。德
遍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勤於
密說。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一乘露跡五
部垂謬。詞繁狹劣。徒仰黑月之光。昆蟲偏
滯未見沈珠之寶。自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
散群迷摧伏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
祕深。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息。上以
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茲以來躬事講說。

重以所明三慧最爲奧遠。迺區出一品別立
經卷。亦由觀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
深。迺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昭悟新學
者焉。大僧正慧令。蓋法門之上首。亦總持之
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迦葉之請。迺啓請
御講說斯經。有詔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
十二日。講金字波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
之重雲殿。華林園者。蓋江左以來後庭遊宴
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將二百世。屬威夷主多
奢。僭舞堂鐘肆等。阿房之舊基。酒池肉林
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
宮之美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華園毀折。
悟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周。拾
茲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集僧侶。肅肅
神宇。結翠巖之陰。峨峨重閣。臨丹雘之上。廣
博光明。有蓮華羅之地。身心安樂。定符歡喜
之園。于時三春屆節萬物舒榮。風口依遲不
寒不暑。瑞華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滄漪
八德。洞啓高門雲集大衆。趨法席以沸誼。聽
鳴鐘而寂靜。皇太子智均悉達德邁。拾
三殿之俗娛。延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
宗室等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薰戒香以調
善。服染衣而就列。嚴映蟬冕委蛇冠帶。排金
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羣。既而警蹕北趨。紫戟
東轉。門揚清梵。傍吐香煙。被淨居之服。并
須彌之座。八種妙聲發言無滯。十方疎聽隨
類得解。甚深之義在挹注而難竭。樂說之辯
既往復而彌新。至如宿學耆僧。頭淪偏執專
固扶數輪。未了經文。變小意以稱量。仰大尊

○合二今○ ○二道勅 ○啓奉一答九字 ○爲端上開講啓 ○六字 ○義二願 ○合二合 ○治二治 ○反二返 ○持二將 ○
○省啓前行明本有答請開講啓勅 梁武帝九字 ○所二便 ○啓二重 ○諸十(啓) ○請下明本有梁簡文帝四字 ○
○合二合 ○二波二波 ○大二天 ○來二揭 ○城二威 ○二二二 ○對跪二跪 ○對跪 ○
○波若二波若 ○下同 ○信二信 ○二重二重 ○扶二扶 ○大二天 ○

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幟。莫不渙然永釋。欣然頂戴。若蓮華之漸開。譬月初而增長。凡聽衆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尙書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驛。遙遙萬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天華而跼躍。頭面伸其盡禮。讚歎從共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寺。夜覆制義。並名擷龍。象智曉江河。傳習譬於鴻瓶。諷誦同於疾雨。沙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闕塞之北。聞中國應講摩訶般若經。故自遠而至。時僧正慧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鄞縣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解。既等講多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到。遇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表至誠。昔剗體供養折骨書寫。歸依正法。匪怙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班資。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徹萬金。掖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收地利。同入珍於撓海。盆息泉府。譬無盡於龍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國度。財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思議。一則宮中佛像

悉放光明。二則大地震動。備諸踊沒。三則夜必渴雨。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樵樵既鳴。講筵將合。重肩絳綬。環溢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驚擾。五則所施法席。止坐萬人。而恒沙大衆。更無迫迫。六則四部曠遠。咸聞妙說。軒檻之外。應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厨匪宿辯。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氛氲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蓋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寶於昔靈。邁雨華於往瑞。是時率土。薰沐含饒。慶悅。願預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心迹。爲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尙生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常祕諸寶函。傳彼金字。百萬劫以光明。彌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無德而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參史職。謹錄時事以立。今序。

御出同泰寺講。金字般若經義疏并問答卷第一

第一日 二月二十六日 發般若經題 六人論義

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

侍中國子祭酒臣 蕭子顯撰

庖羲遇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尊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局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甃。雲夢之在胸中也。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宣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無際。眇塵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宇宙之外。屈

此無爲示同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既等王宮之時。最珍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蘊生知之上德。蓋機神於懷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爲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無相明本發軔。與究竟同流。奧義雲霧深文淨富。前世學人鮮能堪受。

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眷懷總持。親勳王言妙蹟綸綍。導明心之遠筌。標空解之奇趣。乃摘以翠縑刻爲金篆。衆具寶飾品窮無價。芝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翌河圖。方此非瑞。青玉之爲仙簡。於焉已劣。皇太子承萬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閑覽。譬彼薰風。願聞弘說。懇懇奏請然後獲從。以中大通興五年太歲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輿駕出大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無遮大會。萬騎龍趨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咒四合。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道場而建乎福田也。旣而龍袞輟御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匹高廣。上界莫之擬。新學不能昇。天容有穆降詔音旨。弘捷疾之辯。聘無畏之辭。夾裸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渙然氷釋。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藏。衢樽之俟酌。加以長筵亘陛冠冕千群。充堂溢室偕侶山積。對別殿而重肩。環高廊而接坐。錮立不容。棘刺無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如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皇太

①(諸)+託②屈趾=畫師③象=像④格=各⑤人=入⑥提=隄⑦辨=辦⑧氣=氣⑨階=階⑩(金)字=銜⑪三十一字=一⑫井+疏⑬(第-)-⑭(第-)-⑮(日)-⑯(余字)-⑰(波羅蜜)-⑱(待中-屈)七字=一⑲(撰)-⑳永=極㉑錄=道⑲寧=六

玩物。左右唯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味旦坐朝日。肝乃息。夜尋法寶。明發不寐。所利唯人所約。唯已。誠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萬。悉從停省。無所爲留。雖漢文衣不至地。光武穀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來之民。不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爲如法之淨財。量入爲出。資無外取。一役之勞。計限儲賁。故能構製等於天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元。三元所設。聚止數萬。隔歲預營。僅而後舉。監督紛紜。以爲巨務。至於此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爲邑節。欣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號令。不須課率。黍稷馨香。如期卽至。數十萬衆。饗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庫常蓄。固以天下爲公器。則秋毫無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爲無限。而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勅至。到張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卽時救贖。濟億數。以此爲常。文休者。先爲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上懲其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面目。既非遇燠之市義。又無汲黯之請罪。人微宥重。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暫忘。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還京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幢。負擔馳逐。家禽野獸。彈四生之品。無不放捨焉。是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上區其心迹。列有十條。或捨財同今法。

①〔業〕一 ②官一冠 ③主一王 ④延一列 ⑤保一贊 ⑥訓一說 ⑦裁一主 ⑧萬一記 ⑨撥一脈 ⑩贈一賦 ⑪
 問一理 ⑫逢一彩 ⑬開一開 ⑭便一乃 ⑮起一顯 ⑯官一宮 ⑰既一不 ⑱莫一若 ⑲僅一謹 ⑳
 謝一智 ㉑恭一奏 ㉒日一 ㉓煥一耀 ㉔志一 ㉕謹一

事者。或捨財以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大衆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啓求出家者。昔如來化。道獲悟不同。故法眼無生。根性非一。上並爲其人同發大願。別見顯文。小臣陪侍講筵。謹立今序。凡立義六科及答問。

一、帙合錄十三 第一日

發般若經題

論義

法。大僧正靈根寺慧令 龍光寺僧

綽 外國僧。伽陀。婆 宣武寺慧巨

都講。樹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制曰。意荷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彌不可

說。雖聲兩端。終終四答。夫實智不動。至理無

言。湛然莫測。超爾獨遠。照盡空界。不運其明

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任之以之。無得得

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無生。萬義異流俱會

平等。故能導群育而並驅。方六舟而俱濟。咸

菩提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規其

機。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

方便力接引衆生。於無名相寄名相說。使訪

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大

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經亦名爲

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極經論未

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

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

衛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衛

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

光讚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共

云金剛般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校量功德一

品。即其本名。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

時說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

兩說相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

多有少。止云。光讚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

五時。此土有光讚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即是

大品。光讚道行與放光無殊。正以詳略爲異。

光讚起序品。訖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

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讚闕無二品。道行初起

三。假盡後。囑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際前

六品。猶應有八十四品。道行闕無五十四品。

光讚道行與大品事義無異。爲是出經者辭

有文質。爲是在天竺時。已分爲三部。前注大

品亦開爲五別。隨文析理。非爲異處。僧叙小

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

廣略之說。其文多者。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

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

前謂僧叙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隨從舊聞

致成差漏。不遠而復。庶無祇悔。僧叙所言小

品。即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證之。故知

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亦自題爲小品。二。七

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叙序三

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叙序。止讚道

行二字。其文言。玄章雖三十。冠之者道。言

雖十萬。倍之者行。行。雖然。後無生。道足然

後補處。以是義故。知道行經即是小品。大品

之名。是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

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爾時猶未

名爲大品。前來小品後至小品。有三十章。大

品有九十章。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

所以得生。復有人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

鹿野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間

轉大般涅槃。云大品經。是第二時教。淨名

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第四時教。是義

不然。釋論言。須菩提問法華經中。說聲聞人

皆當作佛。是故今問。是畢定不畢定。是則聞

法華在前。說大品在後。以是因緣。不得言大

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說。佛從得

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所說經數。一切皆

實不顛倒。以是義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

日。乃至婆羅林中。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

蜜。中本起經云。如來始成道。優陀耶還淨飯

王間。今者獨處思憶何事。優陀耶答云。世尊

唯空。苦樂非真。淨飯王言。災矣。悉達一切

皆有。如何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爲譬。此是始

成道時。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

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乃

至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知見法界。解了

實相。空無所有。第九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

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

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

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知初成道日。乃

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

是諸佛母。三世如來。皆由是生。無相大法。非

可戲論。豈得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

宜聞非一。亦復不但止有五時。往年令莊嚴

僧。曼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覈。檢其根性。應

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是則時教。甚爲衆

①道二品 ②爲二與 ③凡立問八字一 ④一帙一五 ⑤五十七字二 ⑥發般若經題論義 ⑦集都講法處 ⑧十二字 ⑨合二合 ⑩治二治 ⑪意二意 ⑫俗十伽 ⑬說二說 ⑭發講二發 ⑮名一 ⑯說二記 ⑰訖二至 ⑱假二假 ⑲段二段 ⑳除二除 ㉑是二是 ㉒品二品 ㉓檢二檢 ㉔玄二玄 ㉕後一 ㉖過二過 ㉗名二名 ㉘經二經 ㉙苦二苦 ㉚至二至

此經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爲大空。大若定大。不名爲大。無德而稱。是爲大義。云何智慧。能知諸法實相。是智慧。能照諸法無生。是慧義。若有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無得。而本圓寂。是智慧義。云何爲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煩惱爲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流。以是因緣。名之爲度。度若定度。不名爲度。無去無來。是名度義。又云到者。以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云到。是體性能到。故名爲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果有所到。是名到義。云何是彼。此岸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彼此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非修非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爾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得薩婆若。如相。須菩提又問言。世尊。其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當得一切種智。佛言。無所得。卽是得。以是得。得無所得。又佛言。色卽薩婆若。乃至一切種智。卽薩婆若。色如相。乃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無別。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著取緣。忘懷求理。如響受聲。如幻聽法。斯真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章。更無異識。義乖傳燈。心非受水。豈能宣金口於悲嚴。散甘露於香城。潤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譬。均堂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猶蠅。蠅之日。因千日。

主上垂爲開講日參承并勅答

臣綱言。伏承輿駕臨同泰寺。開金字波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日。導出世之長源。百華同陰。萬流歸海。幽顯＊贊揚。率土令潤。臣身礙已。來望舒盈闕。甘露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翹冀。不任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畧者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願
 始覺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雨累日深虛廢
 事。景物開明幽顯同慶。實相之中本無去來
 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調養慎勿牽勞。尙
 有兩旬日數猶幽陰。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吾
 始還臺不復多勸。越勸

廣弘明集卷第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三

15 上大法頌并表答 梁皇太子綱

上太子玄圃講頌并啓答 梁晉安王綱

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法寶聯璧序 梁湘東王繹

成實論序 梁簡文帝

⑩【主上…答】十二字三【朝開萬般著經路·梁簡文帝】十一字四⑪省啓前句明本有答謝開講錢若啓勅梁武帝十一字⑫除…奏⑬十九…二十三⑭二十三…三十三⑮【主上…稱】九十字一⑯表答…答表⑰⑱

大海而同味。衆芳雜。綵到須彌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會。不合不散。無法無來。種覺可生。允茲佛母。群典弗逮。是號經王。乃欲振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陽紀歲。玄機次星。夾鍾應平仲春。甲申在平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我皇之所建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繩爲金沼。變鐵網爲香城。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於炎火。千楹巖巖百拱穹隆。紅壁玄梁。華榱玉砌。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捫天。飛銀櫺而蔽景。虹蛇蜿蜒。承甍繞樞。蓮抽井倒。冒宇臨窓。彤彤寶塔。既等法華之座。峨峨長表。更同意樂之國。下鑿白銀之甍。傍障金薄之埽。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鳳凰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滴之地下。層臺累架。邁宛委之空飛。夏宇凝霜。溫室含暖。雕樓之內。蟻動而響生。洞扉之裏。鶴歸而氣激。幢號摩尼。旛懸金縷。盤徑十丈。鈴閣四側。舒七寶之交枝。流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華逆風。法鼓夜鳴。聲中聞法。瓊枝旦動。葉裏成音。妙德陽之宮。麗未央以闢。故銅欄三丈。追嗤井幹。玉樓十二。遙恥神仙。譬彼清涼之臺。同符蘭臺之寺。忉利照國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以辛壬癸甲。綿繡飄飄。吁哉其不可狀。鏘鏘肝肝。璫璫雜錯。邈乎其不可名。於是壁日揚精。景雲麗色。熏風徐動。淵露微垂。後屯屯威前。芳聲迴。武。武。咬星連鴻。鍾吐響。運天宮之法駕。啓天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虬齊軫。七斗垂輝。雲空。雲空。鉤陳翼駕。超光躡

景日被天迴。金蓋玉輿。豹服鼉鼓。戰戰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弩。象飾魚文。伏飛案節。不勞斬蛟之劍。虎賁。虎賁。豈假鳴鳥之射。湛湛奔奔。麟麟。奔奔。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彤瑩之貴。行接足之禮。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萬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來之衣。登師子之座。均百慮之紛紜。惑三請之殷勤。啓其慧之深宗。明度之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二智。花權實之底。大乘俗其靡礙。道心究其歸涯。因果。因果。不攝不運而行。真俗莫求。弗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佛淵海。入佛法藏。極修始之妙典。研龍宮之祕法。宣婆娑之奧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既沽。邪難自息。慧日普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遣無明於三界。觀觀乎若彌樓之在巨海。穆穆乎譬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龍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華至膝。三千七寶。土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還道蒙休。泥犁普息。聖。聖。學侶濟濟。名僧。皆樂說如。智。智。如身子。躡乎青目黑齒。高彼廣膝。亦。威符。鴻瓶之思。並沾。染。之施。如金復治。似玉更雕。聞所未聞。得未曾得。聲搖動色。請益無勸。百司具列。簪履相趨。雲。雲。貂。貂。華。華。綬。綬。弱。弱。謂舍衛之集大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佛性達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風。尙黃老臨辟雍。講孔宅。公。康安足而語哉。距于三月甲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事。熊。熊。吐。吐。色。色。珠。珠。火。火。非。非。倚。倚。應。應。上。上。映。映。丹。丹。紫。紫。發。發。榮。榮。河。河。恥。恥。其。其。祥。祥。潤。潤。汾。汾。陰。陰。

陋其障影。掩入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唱。亮照普。般。般。若。若。非。非。宜。宜。通。通。身。身。盡。盡。笑。笑。王。王。城。城。之。之。瑞。瑞。千。千。載。載。更。更。逢。逢。豈。豈。非。非。聖。聖。主。主。同。同。諸。諸。佛。佛。身。身。降。降。茲。茲。妙。妙。相。相。等。等。諸。諸。佛。佛。力。力。若。若。符。符。契。契。焉。焉。猶。猶。乘。乘。淵。淵。默。默。之。之。謙。謙。肅。肅。弘。弘。懷。懷。焉。焉。之。之。至。至。誠。誠。爲。爲。而。而。不。不。宰。宰。推。推。而。而。勿。勿。居。居。以。以。百。百。姓。姓。之。之。心。心。爲。爲。心。心。非。非。關。關。諸。諸。已。已。荷。荷。負。負。無。無。勸。勸。攝。攝。受。受。四。四。生。生。皇。皇。太。太。子。子。臣。臣。綱。綱。視。視。騰。騰。東。東。廂。廂。親。親。承。承。大。大。法。法。以。以。爲。爲。西。西。巡。巡。東。東。狩。狩。贊。贊。頌。頌。以。以。興。興。柴。柴。山。山。望。望。祀。祀。詠。詠。歌。歌。斯。斯。作。作。況。況。頂。頂。開。開。而。而。受。受。露。露。鞠。鞠。躬。躬。而。而。聞。聞。道。道。敢。敢。述。述。盛。盛。德。德。之。之。形。形。容。容。以。以。爲。爲。頌。頌。曰。曰。玉。玉。牀。牀。悠。悠。翼。翼。青。青。史。史。綿。綿。長。長。道。道。沿。沿。五。五。勝。勝。風。風。殊。殊。百。百。王。王。商。商。丘。丘。命。命。瓊。瓊。姬。姬。水。水。開。開。演。演。河。河。澄。澄。待。待。聖。聖。海。海。濤。濤。期。期。皇。皇。方。方。天。天。譬。譬。地。地。功。功。歸。歸。有。有。梁。梁。垂。垂。拱。拱。南。南。面。面。克。克。已。已。嚴。嚴。廊。廊。權。權。輿。輿。教。教。義。義。製。製。造。造。衣。衣。裳。裳。九。九。韶。韶。聖。聖。響。響。六。六。樂。樂。改。改。張。張。儀。儀。鳳。鳳。婉。婉。婉。婉。璧。璧。石。石。鏘。鏘。鏘。鏘。廣。廣。脩。脩。壁。壁。水。水。洞。洞。啓。啓。膠。膠。庠。庠。輕。輕。輶。輶。微。微。聘。聘。旌。旌。帛。帛。搜。搜。揚。揚。蘭。蘭。臺。臺。且。且。宣。宣。廣。廣。內。內。斯。斯。藏。藏。芸。芸。香。香。覆。覆。簡。簡。綠。綠。字。字。摘。摘。章。章。文。文。功。功。既。既。被。被。武。武。跡。跡。斯。斯。彰。彰。題。題。雕。雕。龍。龍。鏤。鏤。香。香。紫。紫。支。支。黃。黃。南。南。街。街。請。請。質。質。北。北。闕。闕。來。來。王。王。飛。飛。旌。旌。集。集。翰。翰。勒。勒。跡。跡。書。書。狼。狼。銀。銀。車。車。引。引。附。附。黑。黑。節。節。招。招。荒。荒。文。文。同。同。海。海。截。截。化。化。普。普。龍。龍。鄉。鄉。西。西。臨。臨。月。月。窟。窟。東。東。漸。漸。扶。扶。桑。桑。卑。卑。宮。宮。類。類。碼。碼。解。解。網。網。如。如。湯。湯。衢。衢。室。室。納。納。異。異。明。明。臺。臺。引。引。良。良。壽。壽。旌。旌。弗。弗。卷。卷。諫。諫。鼓。鼓。其。其。鏘。鏘。萬。萬。符。符。集。集。社。社。百。百。神。神。啓。啓。祥。祥。黑。黑。丹。丹。吐。吐。潤。潤。朱。朱。章。章。舒。舒。芳。芳。珠。珠。懷。懷。鏡。鏡。像。像。星。星。含。含。慧。慧。光。光。液。液。池。池。下。下。鵲。鵲。高。高。梧。梧。集。集。鳳。鳳。赤。赤。熊。熊。日。日。擾。擾。素。素。雉。雉。朝。朝。翔。翔。觀。觀。玉。玉。伯。伯。友。友。訪。訪。道。道。西。西。王。王。遊。遊。經。經。建。建。木。木。巡。巡。指。指。盛。盛。唐。唐。終。終。非。非。運。運。出。出。豈。豈。曰。曰。津。津。梁。梁。我。我。有。有。無。無。礙。礙。共。共。向。向。圓。圓。常。常。玉。玉。鑾。鑾。徐。徐。動。動。金。金。輪。輪。曉。曉。莊。莊。紫。紫。虬。虬。翼。翼。軼。軼。綠。綠。驥。驥。騰。騰。驤。驤。虎。虎。文。文。駐。駐。躍。躍。龍。龍。騰。騰。啓。啓。行。行。闌。闌。干。干。玉。玉。馬。馬。照。照。曜。曜。天。天。狼。狼。玄。玄。龍。龍。映。映。日。日。翠。翠。鳳。鳳。臨。臨。陽。陽。前。前。飛。飛。格。格。澤。澤。後。後。擁。擁。陸。陸。梁。梁。風。風。移。移。空。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掃參差煥爛。峨峨寶座。郁郁名香。法徒學
侶。塵沙塔廟。慈雲吐澤。法雨垂涼。三密不
限。四辨難量。猶茲海寶。譬彼山王。慧流總
被。藥木開芒。佛日出世。同造感霜。帝釋歌
詠。幽祇贊揚。空華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
色。地入豪光。非煙繞氣。陸離開房。澤普三
界。恩均八方。巍巍堂堂。爲舟爲航。伊臣稽
首。萬壽無疆。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序

西中郎將普安王

綱啓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裁
風。心競夢。輕禽短葉。尚識音光。沐香歡心寧
忘。撫。伏惟殿下。體高玄。蹟義道春禁。牢
範文。開漁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
生付之才。並命應王之匹。探微析理。怡然不
倦。朱華景月。詠此志能。屬素藏晚節。玄英初
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實會神衷。
綱輕生多幸。屬此休世。緣附衣。渥得備。磐
蕸。而結蠟。未拔迷象。不稱。寶沒醉衣。珠沈勇
額。得聞勝音。寧忘歌詠。謹上玄圃講頌。頌一
首。文情綺發。思圖彫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
清風之藻。日味呈聞。追深戒汗。謹啓

皇太子令答

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
文麗。既溫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草爾不
群。覽以迴環。良同食。至於雙。因八辯彌
有法席之致。銀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
原之意。甚用欣懼。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答

玄圃園講頌并序

西中郎將普安王

竊以。寶山峻極。胎足未覩。慧海遙波。輕舟詎
泛。故以探沙。亂妙。類梓迷形。百代同昔。千年
誰啓

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低於苦習。續照慈
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水曜祥。丹陵瀉電。
功。輪火化。靈。雲。名。智慧之光。猶初日照。
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邇通陸。澤
漏無底。化行靡外。滄河鏡。綠碧海。調風。停瑞
氣。於三辰。汎祥。於五節。麟羽被解。羅之澤。
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潛通。法輪常轉。
類空境之傳。虛。猶懸河之。鴻潤。儲君德彰。妙
像。體教春瓊。視膳。閑晨遊心。法。提。擗管
摘章。既。姬。弟。錦。解。清談。論。辯。亦。參。差。玉。照。夏
啓。恩。德。周。頌。風。乃。於。玄。圃。園。栖。聚。息。心。之
英。並。命。陳。徐。之。士。極。談。永。日。講。道。終。朝。賓。從
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
岸。理。懷。祇。園。靈。塔。將。涌。天。華。乍。落。于。時。藏。秋
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犀。霜。浮。玉。瑤。玕。玆。園
邃。密。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韻。頌
於。瓊。音。樹。歲。懸。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
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網。叨。籍。殊。龍。陪。奉。座
末。預。入。寶。樓。竊。窺。妙。簡。最。真。藻。朴。獨。瑩。心
靈。敢。作。頌。曰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憂鴻芬。機
乘八解。道照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其
離照景。玉潤舒華。七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
法雨。普洽生芽。漣漪義水。照曜文華。其芳園
靈。天宮類寶。析論冥空。玄機入道。密宇淨

清重閣和漢。日映金雲。風搖銀草。其肩隨接
武。振寶靈珠。皆抽四照。並披九衢。顧惟多
缺。徒奉瑤瑜。終如燕石。更似齊芋。其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
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
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
相以通道。欲使琅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
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
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
於火宅。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更
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悵憤。吐
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
三十四問參差異辨。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
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
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
善事絕百非。空寂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
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將玉
室。豈易入哉

梁簡文帝法寶聯珠序 湘東王

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
火所以昭發。況復玉容。則照出天人之表。金
牀。容解生文章之外。雖。智。其。焉。言。語。斯。絕。
詠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
說。昔則王幾居。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
下。我之自出。豈與姚墟。石紐。離城。溫縣。御龍
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負辰。辨。方
正位。車書之所會同。南。戰。交。趾。風。雲。之。所
沾被。西。漸。流。砂。武。實。北。戎。采。宜。生。之。劍。樂。彰

① 卷二十 廣弘明集 ② 西中郎將普安王 ③ 綱啓 ④ 綱輕生多幸 ⑤ 綱輕生多幸 ⑥ 綱輕生多幸 ⑦ 綱輕生多幸 ⑧ 綱輕生多幸 ⑨ 綱輕生多幸 ⑩ 綱輕生多幸 ⑪ 綱輕生多幸 ⑫ 綱輕生多幸 ⑬ 綱輕生多幸 ⑭ 綱輕生多幸 ⑮ 綱輕生多幸 ⑯ 綱輕生多幸 ⑰ 綱輕生多幸 ⑱ 綱輕生多幸 ⑲ 綱輕生多幸 ⑳ 綱輕生多幸 ㉑ 綱輕生多幸 ㉒ 綱輕生多幸 ㉓ 綱輕生多幸 ㉔ 綱輕生多幸 ㉕ 綱輕生多幸 ㉖ 綱輕生多幸 ㉗ 綱輕生多幸 ㉘ 綱輕生多幸 ㉙ 綱輕生多幸 ㉚ 綱輕生多幸 ㉛ 綱輕生多幸 ㉜ 綱輕生多幸 ㉝ 綱輕生多幸 ㉞ 綱輕生多幸 ㉟ 綱輕生多幸 ㊱ 綱輕生多幸 ㊲ 綱輕生多幸 ㊳ 綱輕生多幸 ㊴ 綱輕生多幸 ㊵ 綱輕生多幸 ㊶ 綱輕生多幸 ㊷ 綱輕生多幸 ㊸ 綱輕生多幸 ㊹ 綱輕生多幸 ㊺ 綱輕生多幸 ㊻ 綱輕生多幸 ㊼ 綱輕生多幸 ㊽ 綱輕生多幸 ㊾ 綱輕生多幸 ㊿ 綱輕生多幸

使金堅秘法寶其夕夢無懷不滅華胥夜感
自非建悲橋明智劍薰戒香沐定水何以容積
忽微歷賢劫而終現黍累迴幹羶珠藏而
方傳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體康居之篆有
異六文二乘始闢譬馬傳兔一體同歸棄犀
崇象潤葉滋多見思平積本有凝遷了正相
因雖談假象續不攝單影卽此後心還蹤初
焰俱宗出倒蓮華起乎淤泥並會集藏明珠
曜於貧女性相常空般若無五時之說不生
煩惱涅槃爲萬德之宗無不酌其菁華撮其
要採彼玳鱗拾茲翠羽潤珠隨水抵玉
琨山每至鸛關且啟黃綺之倚朝集魚燈
夕則陳吳之徒晚侍皆仰京神規躬承睿旨
愛錫嘉名謂之聯璧聯合珠而可擬璧與日
而方昇以今歲次攝提星在監德百法明門
於茲總備千金不刊獨高斯典合二百二
十卷號曰法寶聯璧雖玉杯繁露若倚華霞
金堂繁檣似吞雲夢釋自伏櫪西河攝官南
國十迴鳳瑄一奉龍光筆削未勤徒榮卜商
之序稽古盛則文愜安國之製謹抄寫傳位
陳諸左云

使持節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年二十
七字世誠

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年四十八字景
暢

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劉溉年五十八字茂
灌

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宮侍南瑯琊王西循
年四十二字彥遠

吳郡太守前中庶子南鄉*郡王規年四十三
字威明
都官尙書領右軍將軍彭城劉瑤年五十字
孝穆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
寶
中軍長史前中庶子陳郡謝儵年四十五字國
美
中庶子彭城劉遵年四十七字孝陵
中庶子南鄉*郡王穆年四十五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僕東海徐噤年四十二字彥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湛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陳郡袁君正年四十
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吳郡陸襄年五十四字
師卿
中散大夫瑯*郡王籍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東海徐搢年六十四字士續
前尙書左丞沛國劉顯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書侍郎南蘭陵蕭幾年四十四字德玄
雲臺長史*尋陽太守前僕京兆韋稜年五十
五字威直
前國子博士范陽張綰年四十三字孝卿
輕車長史南蘭陵蕭子範年四十九字景則
庶子吳郡陸環年四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蘭陵蕭瑱年四十字文容
祕書丞前中舍人南鄉*郡王許年二十五字
幼仁
宣城王文學南鄉*郡王訓年二十五字懷範

① 兼 = 謙 ② 參 = 琴 ③ 章 = 彰 ④ 聞 = 聞 ⑤ 沖 = 冲 ⑥ 郊 = 交 ⑦ 精 = 精 ⑧ 然 = 然 ⑨ 春 = 湯 ⑩
 派 = 派 ⑪ 濟 = 沈 ⑫ 后 = 後 ⑬ 臨 = 臨 ⑭ 棄 = 易 ⑮ 基 = 基 ⑯ 精 = 精 ⑰ 森 = 威 ⑱
 ⑲ 問 = 龍 ⑳ 問 = 雅 ㉑ 主 = 主 ㉒ 儲 = 儲 ㉓ 鍾 = 鍾 ㉔ 微 = 微 ㉕ 庭 = 庭 ㉖ 交 = 交 ㉗ 紫
 二 = 業 ㉘ 續 = 續 ㉙ 指 = 片 ㉚ 臨 = 臨 ㉛ 現 = 址 ㉜ 撰 = 撰 ㉝ 刊 = 刊 ㉞ 志 = 志 ㉟ 云 = 方
 ① 宮 = 宮 ② 郎 = 郎 ③ 箭 = 箭 ④ 十 = 十 ⑤ 緒 = 緒 ⑥ 漢 = 漢 ⑦ 籍 = 籍 ⑧ 祿 = 祿

洗馬權兼太尉卿彭城劉孝儀年四十九字子儀

洗馬陳郡謝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中軍錄前洗馬彭城劉禧年三十二字懷芬

前洗馬吳郡張孝總年四十二字孝總

南徐州治中南蘭陵蕭子開年四十四字景發

平西中錄事參軍典書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八字子慎

安北中記室參軍潁川庾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宣惠記室參軍南蘭陵蕭憺年三十二字希博

舍人南蘭陵蕭清年二十七字元專

宣惠主簿前舍人陳郡謝慶年二十五字茂範

尚書都官郎陳郡殷勤年三十字弘善

安北外兵參軍彭城劉孝威年三十九字孝威

前尚書殿中郎南蘭陵蕭憺年二十九字元才

莊嚴曼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皇太子綱

夫事秉文辭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躓是以問玄經於楊子且云不習奏古樂於文侯猶稱則睡解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密氣現斗牛南昌之地或爽況乎慧門深遠入之者固希法海波瀾汎之者未易自使河渭混清靡塵紛糾皎皎霜童苦樹善田之苗不吐意華之采詎發無常之樓互起開室之火無暉是以餐蜜提精俱珍異論持牛臥棘競起邪宗自佛日開空正流蕩垢

手擎四鉢始乎鹿園之教身臥竹林終於象喻之說含生弗等開塞之義因機感受不同淺深之言或異處處散說本應根緣有不次第各隨群品金棺已掩枵腹之疾無遺乳池且涸白雲之灰斯盡迦葉入定歡喜智滅末地之報已終優婆之身且謝於是五部橫流八乾起執源既外取著尤別四相乃無常之刀三聚為苦家之質習續不斷稱為集諦無為有體分然可求等智能斷離淡猶退豈啻千里之舛義起豪釐三家之書謬符晉史北轅趨郢木末零蕢磨平服子論兵利害不識膠柱鳴瑟燥濕無變自佛滅之後八百餘年中天竺國婆羅門子名詞梨跋摩梁云師子鎧四種剛陀在家必習三品悲藏入道彌通師事達摩沙門事均反唇於是歎微言之已絕傷類風之不振抗言動論以朱紫為先發意吐談必淫滑由己於是標撥領會商榷異端刪夷浮譌搜聚貞實造百有二品以為斯論成則據文實則明理舉成對壞稱實形虛欲令昆蟲外道一途皆廢如來論主兩理兼興若夫龍樹馬鳴止筌大教旃延法勝繁縛小乘兼而總之無餘此說故花氏之王於茲頂戴樓佉外道結舌無辭百流異出同歸一海萬義區分總乎成實豈止鼓腹淫聲旗靡輟亂雞鳴真諦與精掩色多歷年所復寡英才粲我大梁炎圖啓運皇帝含天苞地之德春生夏長之仁以本誓願率化斯土梵輪常轉三寶現前甘露華宣四部無厭有莊嚴曼法師羽儀鸞鳳負揭光景深以

通志神以知來其跡同凡其源莫測故以心*苞四忍行合三容慧比文殊玄如善吉總持均阿難之德樂說有宮樓之功思媚我皇起予正法宜弘此論大盛乎京師負笈爭趨懷鉛來遠無勞冠軍之勢自傾衛容固有華陰之德入歸成市擬儀舍衛超邁泗洪西關自曉南宮不競湘宮寺智荷筆札之功不殊法汰之報安石清辯之妙何止道林之折子猷凡如十卷勒成一部法師大漸深相付囑豈直田生之亡獨臥施警之手馬公之學方由鄭氏而東其義云

內典碑銘集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故鵲園善誘馬苑弘宣自林將謝青樹已列是宜金牒方寄銀身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霄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次道孝伯嘉賓玄度斯數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於伽藍或歸心盡於談論銘頌所稱與公而已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尙云贊頌相似陸機鉤深猶聞碑賦如一惟伯喈作銘林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陳況般若淵玄真如妙密觸言成累係境非真金石何書銘頌誰聞然建塔紀功招提立寺或與造有由或誓願所記故鐫之玄石傳諸不朽亦有息心應供是曰桑門或謂智囊或稱印手高座擅名預師尹之席道林見重陪飛龍之座峨眉廬阜之賢郭中宛鄧之哲昭哉史冊可得而詳故碑文之興之斯焉

子二孝 二二三 廣十安 安一 博二傳 孝威 皇太子綱 簡文帝 愛十河 門二濟 紉二糾 紛 梁二彩 柁二由 梁二無 謝二謂 部橫流八 款 分二介 超二 兵二丘 梁二廣 說二詞 景二輪 景二理 旂二柁 喪二喪 容二客 起二 汰二方 十二千 東二陳 集十林 象二像 王二生 王 惟二唯 玄二淵 耶尹二伊 與之二之興

子二孝 二二三 廣十安 安一 博二傳 孝威 皇太子綱 簡文帝 愛十河 門二濟 紉二糾 紛 梁二彩 柁二由 梁二無 謝二謂 部橫流八 款 分二介 超二 兵二丘 梁二廣 說二詞 景二輪 景二理 旂二柁 喪二喪 容二客 起二 汰二方 十二千 東二陳 集十林 象二像 王二生 王 惟二唯 玄二淵 耶尹二伊 與之二之興

禪林妙記前集序

⑥京師西明寺釋玄則

二〇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

禪林妙記後集序

18 京都西明寺釋玄奘

1104

①南從=復②③余=子④⑤昔=惜⑥⑦歸同=同歸⑧⑨叙佛緣起=一⑩⑪京師西明寺二唐⑫⑬定=定⑭⑮當=當⑯
 各一名⑰⑱代+(代)⑲⑳擊=贊㉑㉒勝=聖㉓㉔集=盡㉕㉖鴻=寫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㊿以=已㊿㊿陸=蹟㊿㊿揚=揚㊿㊿衍=所㊿

留思給園遂以匠物之餘親江岸*指。正名之末。特結嘉題。僧等荷鎔施之恩。緘紹隆之澤。爰初滿名載暢中機。伏以

聖旨難降玄津罕涉。奉恩側管。曉混沌之未開。定賴叶開。時象罔其如得。蘭臺太史兼左侍極應山縣開國侯某。獎察弗疲。閱覽無滯。乃相與舉想林之英夢。綴者山之迅羽。搜八藏之殊。詮控三點之靈液。用成一部勒爲十卷。較其精詣事絕稱言。然以教海既。冲法門猶廣。雖要妙之旨已具前修。而博瞻之文終資別錄。竊以登荆山者思有獻於連城。遊楚濱者願納貢於苞匭。況龍宮逸寶。爛於情田。鹿苑遺芳。葩於字葉。苟懷貞諒。孰忘薦奉。加以成。貨有。循明規在屬。方。四披簡則琳。瑯畢炫。擬之區別則蘭菊自分。有導斯來。譬東瀛之沃澗。各歸所應。類南籥之宮徵。以差相屬。凡。逮十。章。章分上下。成二十卷。經一千五百餘軸。義列三百六十餘條。所建十章輒成四例。初二立真俗之境。次雙明染淨之山。中四坦修證之塗。後兩垂汲引之範。相次爲。叙各錄多日。俾大義粲然至言罔墜。隱千門之列。微修百隱之兼儲。同夫曉宿編。珠誠不倫而磊落。春藻綴。錦諒非工而彬布。寔山玄覽深契。故使與旨冥歸。伊其不紊。抑有憑矣。然則一毛可以知鳳彩。故所錄未多。雙飛不足。馨覺洲。故餘美難殫。既限金口之誨。良無玉屑之譏。其間豈獨蒙芒。斟酌去取。恐貽謬於千里。每加審於三復。粵以龍朔三年五月十七日首奉綸旨。迄今麟

德元年五月四日。前後二部汗青畢具。前則簡而能暢。後則博而無難。庶可以振釋網之宏綱。總法門之要鍵。開息心之勝蹟。備多聞之靈囿。伏願醍醐上味。永沃宸衷。般若明珠長輝容。斯文不墜。真宗與日月俱懸。茲福無疆。寶祚將穹。壤齊固云爾

○禪林妙記後集總目凡十章
一真性 二假緣 三流染 四即淨 五觀門 六行法 七乘位 八極果 九教力 十化功

右一章管多法聚

法苑珠林序 ○朝議大夫行中臺司元大夫 闕西李儼字仲思撰

○自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昭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萬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彈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寰中。原始要終。詎該於俗外。亦有藏史之說。固吏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紆怪。同鑠水而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葉玄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沈秘。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垤之小。比峻於嵩華。牛溲之微。爭長於江漢。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真如。初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慈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鬘珠雙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泊借雨微。周偏日通漢。蔡惜西涉竺蘭東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積積。續被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真源。卒

難詳覽。鑒我皇唐造物聖主。君臨玄教。聿宣緇徒。允允。傳輝寫液。照潤區宇。梵響誦音。囑都句。弘宣之盛。指喻難極。屬有西明大德。道世法師。名字玄惺。釋門之領袖也。幼誕聚砂。落飾綵衣之歲。慈殷接蟻。資成具受之境。戒品圓明。與香珠而等護。律儀精曉。隨照鏡而同欣。愛慕大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餘。閑三藏。遍覽。以爲古今綿代。制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博記。所以舉文固之菁華。嗅大義之瞻荷。以類編錄。號曰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義豐文約。紐虞氏之博要。跡宣道鏡。歸祐上之弘明。共言以美其道。斯著。舉至蹟而無遺。包妙門而必盡。粵以

○大唐麟德三年歲在攝提律。惟。沾洗。三月十日。纂集斯舉。庶使紺玄詞者。探卷而得意。珠。軌正道者。披文而飲甘露。釋之以知微。觀之而觀。與環量而齊照。將。琬穹而共久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四

○梁昭明太子答雲。法師請講書三首。并啓

昭明謝勅。齋水犀如意。啓。昭明太子解二諦義章。南潤寺釋慧超論諸二諦義。往反

晉安王綱諸二諦義。往反五番。招提寺釋

○法苑珠林序 ○朝議大夫行中臺司元大夫 闕西李儼字仲思撰

○自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昭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萬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彈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寰中。原始要終。詎該於俗外。亦有藏史之說。固吏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紆怪。同鑠水而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葉玄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沈秘。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垤之小。比峻於嵩華。牛溲之微。爭長於江漢。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真如。初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慈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鬘珠雙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泊借雨微。周偏日通漢。蔡惜西涉竺蘭東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積積。續被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真源。卒

○法苑珠林序 ○朝議大夫行中臺司元大夫 闕西李儼字仲思撰

○自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昭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萬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彈物範。而紀情括性。未出於寰中。原始要終。詎該於俗外。亦有藏史之說。固吏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紆怪。同鑠水而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葉玄詞。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沈秘。競以淺深較其優劣。亦猶蟻垤之小。比峻於嵩華。牛溲之微。爭長於江漢。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持之苑。前際後際。並契真如。初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慈海。情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鬘珠雙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泊借雨微。周偏日通漢。蔡惜西涉竺蘭東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積積。續被乎中域。而卷軸繁夥。條流深曠。實相真源。卒

慧瑛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栖玄寺釋曇宗諸

二諦義往反四番 中郎王規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靈根寺釋僧遵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羅平

候蕭正立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衡山候蕭

恭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中興寺釋僧懷諸

二諦義往反四番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諸二

諦義往反四番 吳平王世子蕭勵諸二諦

義往反四番 宋興寺釋慧令諸二

諦義往反四番 始興王第五男蕭暉諸二諦

義往反四番 與皇寺釋法宣諸二諦義

往反三番 程鄉候蕭祇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光宅寺釋法雲諸二諦義往反四番 靈根寺

釋慧令諸二諦義往反五番 湘宮寺釋慧興

諸二諦義往反三番 莊嚴寺釋僧晏諸二諦

義往反四番 宜武寺釋法龍諸二諦義往反

建業寺釋僧慈諸二諦義往反三番 光宅寺

釋敬脫諸二諦義往反五番 昭明太子令旨

解法身義一章 招提寺釋慧瑛諸法身義

往反五番 光宅寺釋法雲諸法身義往反五番

莊嚴寺釋僧晏諸法身義往反五番 宜武寺

釋法龍諸法身義往反五番 靈根寺釋慧令諸

法身義往反五番 靈味寺釋靜安諸法身義

往反五番 謝勸造主書看講啓 謝勸問解講

啓 謝勸齋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謝勸

齋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晉安王與廣信侯

書述聽講事 晉安王與廣信侯書重述內

教 廣信侯蕭映答王心要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統

覽近示。知欲見令道義。夫釋教凝深至理淵

粹。一相之道杳然難測。不二之門寂焉無響。

自非深達玄宗精解妙義。若斯之處豈易輕

辨。至於宣揚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於內

義。誠自好之樂之。然鈎深致遠。多所未悉。爲

利之理。蓋何足論。諸僧並入法門。遊道日廣。

至於法師。彌不俟說。云欲見食泉。良所未喻。

想得此意。不復多云。統和南

釋法雲啓。殿下以生知上識。精義入神。自

然勝辯。妙談出俗。每一往復。闔筵心醉。真令

諸天讚善。實使釋梵雨華。貧道雖幼。知向方

而長。無成榮。遂之盪吹聖明。而誠慚無退者。

豈不願餐幽致。敢祈仰者。誠在希聞妙說。今

猥蒙答旨。未許群情。退思輕脫。用深悚懼。渴

仰有實飢虛非假。循思檢願。重以祈聞。唯希

甘露當開。用得永祛。鄙悖伏願。四弘不替。曲

允三請。殷勤謹啓

重覽來示。知猶欲令述義。不。辨爲利具如

前言。甘露之開。彌漸來說。若止是略標義宗。

無爲不爾。但愧以魚目擬法師之夜光耳。統

和南

謝勸齋水犀如意啓

阮統啓。應勸左右。信佛掌。奉宜勸旨。垂齋

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采方

斯非貴。珊瑚擬質。此未珍雕。剖既成先。被

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

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維漢懷柔。鉢之嗟。

王式頌儒。折驪駒之。辯熊飾寶刀。子桓恩

共大齋。羣牛輕拂。張敞慚其舊儀。殊恩特降

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今旨解二諦義并問答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

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

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

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萬累

斯道。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二名俗諦。真諦

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

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日。若以

次第言說。應云一真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

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

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出真而生。正可

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

異法。能爲雜問。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

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

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

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

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即文證

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真俗世等以

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

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

立世名。諸者以審實爲義。真諦審實是真。俗

諦審實是俗。真諦雖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

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真

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

體

南淵寺慧超諸曰。浮僞起作名之爲俗。離於

有無名之爲真。未審浮僞爲當與真一體爲

當有異。今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爲體。出世

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

①院二侯堂下同 ②(也)一③④⑤ ⑥五二四⑦ ⑧(上昭明太子作釋法雲)十釋⑨(答雲法師書梁昭明太子)十重⑩二二⑪ ⑫二二⑬ ⑭二二⑮ ⑯二二⑰ ⑱二二⑲ ⑳二二㉑ ㉒二二㉓ ㉔二二㉕ ㉖二二㉗ ㉘二二㉙ ㉚二二㉛ ㉜二二㉝ ㉞二二㉟ ㊱二二㊲ ㊳二二㊴ ㊵二二㊶ ㊷二二㊸ ㊹二二㊺ ㊻二二㊼ ㊽二二㊾ ㊿二二

真卽有是空。俗指空爲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又諸真俗既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自動不關真諦。令旨又答。真理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又諸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以是橫見。又諸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准應有兩不得言一。又諸。爲有橫見爲無橫見。令旨又答。依人爲語有此橫見。又諸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諸曰。解旨依人爲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依仁爲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卽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又諸若真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見不生爲體。令旨答。卽俗知真。卽真見俗。就此爲談自成無異。約人辨見自有生不生殊。又諸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實之中見此浮幻。令旨答。真實之體自無浮幻。惑者橫構謂之爲有。無傷真實體自虛玄。又諸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豈謂不得爲一。令旨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爲論可得成一。又諸。真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真體。然則但

有一真不成二諦。令旨答。體恒相卽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觀真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

招提寺慧琰諸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爲體。聖人見真以不生爲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一。令旨答曰。凡夫。人於無。攝有。聖人卽有。辨無。有無相卽此談一體。又諸。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令旨答。正以有不異無無不異有。故名爲一更無異名。又諸。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令旨答。凡夫見有聖人見無。兩見既分。以茲成二。又諸。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令旨答。聖人見無在聖爲諦。凡夫審謂爲有。故於凡爲諦。

棲玄寺曇宗諸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諦。令旨答曰。聖人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又諸。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教化衆生。令旨答。聖人無惑自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又諸。聖人知凡見世諦卽此凡夫不。令旨答。此凡卽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又諸。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令旨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爲有。故曲赴其情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諸曰。未審真俗既不同。豈得相卽之義。令旨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見自不同。無妨俗不出真外。又諸。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當卽義卽體。令旨答。更不相出名

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又諸。凡夫爲但見俗亦得見真。令旨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真。又諸。體既相卽寧不觀真。令旨答。凡若見真不應觀俗。觀俗既妄焉得見真。

鐘根寺僧還諸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嘆之名。真離於俗亦應是讚嘆之名。令旨答曰。卽此體真。不得言嘆。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嘆。又諸。無勝我者既得稱讚嘆。我體卽真。何故非嘆。令旨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我體卽真亦是我真。故非讚嘆。又諸。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嘆。我是不僞何得非讚。令旨答。不僞卽真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稱其實體。豈成讚嘆。又諸。此法無能出者。焉得卽是讚嘆。令旨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諸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令旨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又諸。俗既橫見。何得有生。令旨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又諸。橫見爲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爲生。令旨答。卽此生法名爲橫見。亦卽此橫見名爲生法。又諸。若是橫見不應有有。若必有生。名何橫見。令旨答。既云橫見。實自無生。但橫見爲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諸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無義名。令旨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又諸。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令旨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又諸。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令旨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強字

爲義又諸。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令旨答。正以浮俗故無義可辨。若有義可辨。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諤曰。令旨解言。真不離俗。俗不離真。未審真是無相。俗是有相。相無相殊。何得同體。令旨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即是聖所見無。以此爲論。可得無別又諸。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既有兩。豈是一法。令旨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又諸。見既有兩。豈不相違。令旨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常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又諸。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令旨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諸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令旨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又諸直言第一。已。苞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復。令旨答。直言第一在義猶味。第一見義可得盡美。又諸。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令旨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又諸。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令旨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諸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貶立名。真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真諦之理既妙絕言。未審云何有定體之旨。令旨答曰。談其無相無真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體。又諸。若真諦無體。今寄言辨體。未審真

諦無相。何不寄言辨相。令旨答。寄言辨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辨相則有累虛玄。又諸。真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辨相。令旨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又諸。未審此寄言辨體。爲是當理爲不當理。令旨答。無名而說名不。全當理。又諸。若寄言辨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說。令旨答。雖不當理。爲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諸曰。真諦以不生爲體。俗諦以生法爲體。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爲當體中相即。爲當義中相即。令旨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又諸。義既不相。體云何即。令旨答。凡見其有。聖觀其無。約見成異。就體恒即。又諸。體既無兩何事須即。令旨答。若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又諸。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令旨答。約人見爲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明即此亦。大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暉諸曰。真諦稱真。是實真不。令旨答曰。得是實真。又諸。菩薩會真之時。爲忘俗忘真不。令旨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又諸。若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何謂實真。令旨答。若存俗存真何謂實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又諸。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忘俗。而是實俗。令旨答。忘俗忘真所以見真。忘真忘俗。俗猶見非俗。又諸。菩薩會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實真便成乖理。令旨答。假呼實真。終自忘真。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泉寺法宣諸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

以生法爲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無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令旨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又諸。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有無無異。令旨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異。又諸。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令旨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諸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旨答曰。正是形待。又諸。第一無相有何形待。令旨答。既云第一。豈得非待。又諸。第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名爲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真諦是待不名第一。令旨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二方成相待。又諸。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待。令旨答。第一褒真。既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諸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爲是真諦。爲是俗諦。令旨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真。又諸。有智之人。爲是真諦。爲是俗諦。令旨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又諸。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智。令旨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智。又諸。此人既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令旨答。冥於無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諸曰。爲於真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令旨答曰。於真諦中橫見有俗。又諸。俗諦之有爲實爲虛。令旨答。是虛妄之有。又

諸爲常見妄。爲常見有。令旨答。見於妄有。又諸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令旨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又諸於無名相妄見爲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令旨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不嘗異。

湘宮寺慧興諸曰。凡夫之惑。爲常見於真有迷。於俗亦迷。令旨答曰。於真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迷俗。又諸若使解俗便成解真。若不解真豈得解俗。令旨答。真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真何妨解俗。又諸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俗應非惑。令旨答。實而爲語通自是惑。辨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晏諸曰。三心中所得空解。爲是真解。爲是俗解。令旨答。可名相似解。又諸未審相似爲真爲俗。令旨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真解。又諸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則有三諦。令旨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生是真豈有三諦。又諸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令旨答。未見無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習觀真境。豈得以智未真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龍諸曰。真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二不。令旨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又諸。未審就凡聖兩見得

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令旨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又諸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無。令旨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又諸。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令旨答。就凡爲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懸諸曰。俗人解俗爲當解俗參差而言解俗。爲常見俗虛假而言解俗。令旨答曰。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又諸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妄。令旨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即是解真不解虛妄。所以名爲解俗。

光宅寺敬脫諸曰。未審聖人見真。爲當漸見。爲當頓見。令旨答曰。漸見。又諸。無相虛懷。一見此。現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令旨答曰。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又諸。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爲不悉忘。令旨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又諸。一得無相忘萬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真境。不應漸見。令旨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真。淺行聖人恒有漸見。又諸。若見真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忘萬有不可頓忘。令旨答。解有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萬有並寂。

令旨。解法身義并問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辯。將欲顯理不容默然。故隨從言說致有

法身之稱。天竺云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日。若以言說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爲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剛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剛即爲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曰金剛。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爲不墮。法故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迹。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知清淨而不可爲無。斯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淡諸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令旨答。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又諸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令旨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又諸。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令旨答。寄言軌物何得無體。又諸。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令旨答。軌物義邊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又諸。真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真實。強生言相。令旨答。真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廣淺。必須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諸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令旨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又諸。既爲萬行所得。豈可言無相。若必無相豈爲萬行所得。令旨答。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又諸。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以無

莊嚴寺僧晏謬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知。何得猶有身稱。令旨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假名相說。故曰法身。又謬亦應假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令旨答。亦得寄名。慧眼所見。又謬若慧眼能見。則可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令旨答。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又謬若云。無見有何法身。令旨答。理絕聞見。實無法身。又謬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令旨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爲以極智名曰法身。爲以絕相故曰法身。令旨答曰。無名無相是爲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身。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令旨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令旨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令旨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在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令旨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垂應以不。令旨答曰。法身無應。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令旨答。本以軌則之體名爲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執。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爲物軌豈無應化。令旨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爲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令旨答。能生注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令旨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窮美。若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謝勅齊看講啓。

梁昭明皇太子

臣統啓。主書管萬安奉宣勅旨。以臣今講竟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奧總一群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惻天文徒觀玉府。慚棟爰并寢興無冀。仰降中使俯賚光臨。榮荷殊慈應知啓。

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參解講啓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勅旨。垂參臣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奧。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茲宣釋。將應讓齒。反降教習之恩。允宜尙學。翻荷說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則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茲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群儒。鼓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惠施惠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臣王生挫辨既盡神氣。法開受屈永隱東峯。中使曲臨耀光兩席。仰戴殊慈。不知啓處。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謹啓

謝勅資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臣統啓。後閣應勅木佛子。奉宣勅旨。垂資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帙。合日百一卷。寒鄉觀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曾何驚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遠窮於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辨斯寶域之教。網羅真俗。開茲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彌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待刊寢田槃。孟屏黜丘田素。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已循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事謝聞

謝勅資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臣統啓。宣詔于慧寶。奉宣勅旨。垂資制旨大集經講疏二帙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聞遇明。如飢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乘雲集。四辨言而未極。八聲聞而莫窮。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真如而

①名+(相)②③歲=減④⑤在=存⑥⑦華=承⑧⑨答+(口)⑩⑪執=執也⑫⑬爲+(物)⑭⑮〔梁昭明皇太子〕一⑯⑰漢二訓⑱⑲宵=宵⑳㉑〔則〕一㉒㉓惠=慧㉔㉕王二玉㉖㉗閭=閭㉘㉙待=待㉚㉛梨孟=孟㉜㉝素=素㉞㉟〔謝聞〕一㊱㊲〔三乘〕一㊳

①書一奏②③晉安王二梁簡文帝④⑤晉安王⑥一謝⑦席二廣⑧參二備⑨沉十(兄慧)⑩今二令⑪政二正
 ⑫波二較⑬洗二酒⑭將二傍⑮僧⑯惟二帷⑰山二仙⑱凝二疚⑲以二已⑳染二浮
 ㉑星一質⑳定一宣㉒(廣信侯諱映皆王心要書)十廣㉓(皆王心要書梁肅映十廣㉔采二彩㉕抑二何
 ㉖思二思㉗謂二達㉘頤二頤㉙驚二驚㉚迺二皇㉛恩二恩㉜詰二詰㉝塵二塵
 ㉞周二周㉟囑二囑㊱客二客㊲二二五㊳此目錄明本無㊴論十(二字)㊵論十(并一論)㊶字二(佳
 法自然論宋世卿)八字㊷(唐)十太㊸㊹(述)一㊺上十(即高宗)㊻沈休文二沈約㊼于二於㊽沈約

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善無惡乎？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途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殺牙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果。內因外緣寔由乎此。

論形神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口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

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或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盡。善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感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遺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起。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途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大馬，易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又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辯殺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以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會未概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群方細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淺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

何則情靈淺弱心虛難據。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紜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雲前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不得謂不然也。又昆蟲天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天則壽不可無天。天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然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範較然有辯。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兼通。大聖貽訓豈惑斯哉。

難范鎮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支百體之異，屈申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惟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

①海二美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處非神矣。刀則惟刀。是利。非刀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有何異哉。

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割之爲兩。則飲飲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與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即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雁。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

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在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若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脚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

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身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

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

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神。耳有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則此半之神。亦應與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愕。若夫二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尙餘質於維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術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

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骸。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骸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骸。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骸。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

若形雖無知神尙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緣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惟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成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遷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惡者不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而也。坐右之賓。假是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達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五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將。親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與隆之性。陳賞罰而不侯。邵昌疎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將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

此是... 刀二刀... 形一... 割二割... 與二爲... 在二在... 身二神... 形二身... 神... 則此... 與八字... 負二負... 子二於... 形十(以)... 則二明... 因緣... 覽也... 百六字... 性法... 顯然... 二千百四十一字... (并)十序... (沙門)一... 成二與... 是二氏... 陳二陳... 將二將...

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爲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賦靈盈滅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滅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微。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爲之者。夫有造爲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微其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山道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爲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理蛇。長無令尹之貴。酈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答。散叟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無旌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再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嘆。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綴隨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眉壽。乘舟之痛誰罪。

三仁在毫。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邪讒密爾世代。非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虎之毒。從慮唯以害他爲念。行己必用利我爲先。雖刀推共尖銳。聲聲訝其難滿。而則百兩外榮。千鍾內實。優假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縉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百壁而爲。替登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墊之殺。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探。蓄美志而誰賄。偏糅於冗雜之中。見底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濫死。與麋鹿而共埋。寧嘗寂。廣孺孩無寄。名字不聞。沈沈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榮路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閱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魏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亦未必失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當而至也。則富貴者。食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食競。富貴非食競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颺。有委。漫垂之下。有。參玉階之上。風颺無心於厚薄。而華霞有穠淨之殊途。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母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觀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味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旨旨渙然蒙啓。譬猶疎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苞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迷。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爲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日。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翻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爲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邁。窮荒土。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申俯仰。心慮所爲。彫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爲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就使之然。身有痼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與廣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

○[焉]一○ ○[豈]二○ ○[豈]三○ ○[豈]四○ ○[豈]五○ ○[豈]六○ ○[豈]七○ ○[豈]八○ ○[豈]九○ ○[豈]十○ ○[豈]十一○ ○[豈]十二○ ○[豈]十三○ ○[豈]十四○ ○[豈]十五○ ○[豈]十六○ ○[豈]十七○ ○[豈]十八○ ○[豈]十九○ ○[豈]二十○ ○[豈]二十一○ ○[豈]二十二○ ○[豈]二十三○ ○[豈]二十四○ ○[豈]二十五○ ○[豈]二十六○ ○[豈]二十七○ ○[豈]二十八○ ○[豈]二十九○ ○[豈]三十○ ○[豈]三十一○ ○[豈]三十二○ ○[豈]三十三○ ○[豈]三十四○ ○[豈]三十五○ ○[豈]三十六○ ○[豈]三十七○ ○[豈]三十八○ ○[豈]三十九○ ○[豈]四十○ ○[豈]四十一○ ○[豈]四十二○ ○[豈]四十三○ ○[豈]四十四○ ○[豈]四十五○ ○[豈]四十六○ ○[豈]四十七○ ○[豈]四十八○ ○[豈]四十九○ ○[豈]五十○ ○[豈]五十一○ ○[豈]五十二○ ○[豈]五十三○ ○[豈]五十四○ ○[豈]五十五○ ○[豈]五十六○ ○[豈]五十七○ ○[豈]五十八○ ○[豈]五十九○ ○[豈]六十○ ○[豈]六十一○ ○[豈]六十二○ ○[豈]六十三○ ○[豈]六十四○ ○[豈]六十五○ ○[豈]六十六○ ○[豈]六十七○ ○[豈]六十八○ ○[豈]六十九○ ○[豈]七十○ ○[豈]七十一○ ○[豈]七十二○ ○[豈]七十三○ ○[豈]七十四○ ○[豈]七十五○ ○[豈]七十六○ ○[豈]七十七○ ○[豈]七十八○ ○[豈]七十九○ ○[豈]八十○ ○[豈]八十一○ ○[豈]八十二○ ○[豈]八十三○ ○[豈]八十四○ ○[豈]八十五○ ○[豈]八十六○ ○[豈]八十七○ ○[豈]八十八○ ○[豈]八十九○ ○[豈]九十○ ○[豈]九十一○ ○[豈]九十二○ ○[豈]九十三○ ○[豈]九十四○ ○[豈]九十五○ ○[豈]九十六○ ○[豈]九十七○ ○[豈]九十八○ ○[豈]九十九○ ○[豈]一百○ ○[豈]一百一○ ○[豈]一百二○ ○[豈]一百三○ ○[豈]一百四○ ○[豈]一百五○ ○[豈]一百六○ ○[豈]一百七○ ○[豈]一百八○ ○[豈]一百九○ ○[豈]二百○ ○[豈]二百一○ ○[豈]二百二○ ○[豈]二百三○ ○[豈]二百四○ ○[豈]二百五○ ○[豈]二百六○ ○[豈]二百七○ ○[豈]二百八○ ○[豈]二百九○ ○[豈]三百○ ○[豈]三百一○ ○[豈]三百二○ ○[豈]三百三○ ○[豈]三百四○ ○[豈]三百五○ ○[豈]三百六○ ○[豈]三百七○ ○[豈]三百八○ ○[豈]三百九○ ○[豈]四百○ ○[豈]四百一○ ○[豈]四百二○ ○[豈]四百三○ ○[豈]四百四○ ○[豈]四百五○ ○[豈]四百六○ ○[豈]四百七○ ○[豈]四百八○ ○[豈]四百九○ ○[豈]五百○ ○[豈]五百一○ ○[豈]五百二○ ○[豈]五百三○ ○[豈]五百四○ ○[豈]五百五○ ○[豈]五百六○ ○[豈]五百七○ ○[豈]五百八○ ○[豈]五百九○ ○[豈]六百○ ○[豈]六百一○ ○[豈]六百二○ ○[豈]六百三○ ○[豈]六百四○ ○[豈]六百五○ ○[豈]六百六○ ○[豈]六百七○ ○[豈]六百八○ ○[豈]六百九○ ○[豈]七百○ ○[豈]七百一○ ○[豈]七百二○ ○[豈]七百三○ ○[豈]七百四○ ○[豈]七百五○ ○[豈]七百六○ ○[豈]七百七○ ○[豈]七百八○ ○[豈]七百九○ ○[豈]八百○ ○[豈]八百一○ ○[豈]八百二○ ○[豈]八百三○ ○[豈]八百四○ ○[豈]八百五○ ○[豈]八百六○ ○[豈]八百七○ ○[豈]八百八○ ○[豈]八百九○ ○[豈]九百○ ○[豈]九百一○ ○[豈]九百二○ ○[豈]九百三○ ○[豈]九百四○ ○[豈]九百五○ ○[豈]九百六○ ○[豈]九百七○ ○[豈]九百八○ ○[豈]九百九○ ○[豈]一千○ ○[豈]一千一○ ○[豈]一千二○ ○[豈]一千三○ ○[豈]一千四○ ○[豈]一千五○ ○[豈]一千六○ ○[豈]一千七○ ○[豈]一千八○ ○[豈]一千九○ ○[豈]二千○ ○[豈]二千一○ ○[豈]二千二○ ○[豈]二千三○ ○[豈]二千四○ ○[豈]二千五○ ○[豈]二千六○ ○[豈]二千七○ ○[豈]二千八○ ○[豈]二千九○ ○[豈]三千○ ○[豈]三千一○ ○[豈]三千二○ ○[豈]三千三○ ○[豈]三千四○ ○[豈]三千五○ ○[豈]三千六○ ○[豈]三千七○ ○[豈]三千八○ ○[豈]三千九○ ○[豈]四千○ ○[豈]四千一○ ○[豈]四千二○ ○[豈]四千三○ ○[豈]四千四○ ○[豈]四千五○ ○[豈]四千六○ ○[豈]四千七○ ○[豈]四千八○ ○[豈]四千九○ ○[豈]五千○ ○[豈]五千一○ ○[豈]五千二○ ○[豈]五千三○ ○[豈]五千四○ ○[豈]五千五○ ○[豈]五千六○ ○[豈]五千七○ ○[豈]五千八○ ○[豈]五千九○ ○[豈]六千○ ○[豈]六千一○ ○[豈]六千二○ ○[豈]六千三○ ○[豈]六千四○ ○[豈]六千五○ ○[豈]六千六○ ○[豈]六千七○ ○[豈]六千八○ ○[豈]六千九○ ○[豈]七千○ ○[豈]七千一○ ○[豈]七千二○ ○[豈]七千三○ ○[豈]七千四○ ○[豈]七千五○ ○[豈]七千六○ ○[豈]七千七○ ○[豈]七千八○ ○[豈]七千九○ ○[豈]八千○ ○[豈]八千一○ ○[豈]八千二○ ○[豈]八千三○ ○[豈]八千四○ ○[豈]八千五○ ○[豈]八千六○ ○[豈]八千七○ ○[豈]八千八○ ○[豈]八千九○ ○[豈]九千○ ○[豈]九千一○ ○[豈]九千二○ ○[豈]九千三○ ○[豈]九千四○ ○[豈]九千五○ ○[豈]九千六○ ○[豈]九千七○ ○[豈]九千八○ ○[豈]九千九○ ○[豈]一萬○ ○[豈]一萬一○ ○[豈]一萬二○ ○[豈]一萬三○ ○[豈]一萬四○ ○[豈]一萬五○ ○[豈]一萬六○ ○[豈]一萬七○ ○[豈]一萬八○ ○[豈]一萬九○ ○[豈]二萬○ ○[豈]二萬一○ ○[豈]二萬二○ ○[豈]二萬三○ ○[豈]二萬四○ ○[豈]二萬五○ ○[豈]二萬六○ ○[豈]二萬七○ ○[豈]二萬八○ ○[豈]二萬九○ ○[豈]三萬○ ○[豈]三萬一○ ○[豈]三萬二○ ○[豈]三萬三○ ○[豈]三萬四○ ○[豈]三萬五○ ○[豈]三萬六○ ○[豈]三萬七○ ○[豈]三萬八○ ○[豈]三萬九○ ○[豈]四萬○ ○[豈]四萬一○ ○[豈]四萬二○ ○[豈]四萬三○ ○[豈]四萬四○ ○[豈]四萬五○ ○[豈]四萬六○ ○[豈]四萬七○ ○[豈]四萬八○ ○[豈]四萬九○ ○[豈]五萬○ ○[豈]五萬一○ ○[豈]五萬二○ ○[豈]五萬三○ ○[豈]五萬四○ ○[豈]五萬五○ ○[豈]五萬六○ ○[豈]五萬七○ ○[豈]五萬八○ ○[豈]五萬九○ ○[豈]六萬○ ○[豈]六萬一○ ○[豈]六萬二○ ○[豈]六萬三○ ○[豈]六萬四○ ○[豈]六萬五○ ○[豈]六萬六○ ○[豈]六萬七○ ○[豈]六萬八○ ○[豈]六萬九○ ○[豈]七萬○ ○[豈]七萬一○ ○[豈]七萬二○ ○[豈]七萬三○ ○[豈]七萬四○ ○[豈]七萬五○ ○[豈]七萬六○ ○[豈]七萬七○ ○[豈]七萬八○ ○[豈]七萬九○ ○[豈]八萬○ ○[豈]八萬一○ ○[豈]八萬二○ ○[豈]八萬三○ ○[豈]八萬四○ ○[豈]八萬五○ ○[豈]八萬六○ ○[豈]八萬七○ ○[豈]八萬八○ ○[豈]八萬九○ ○[豈]九萬○ ○[豈]九萬一○ ○[豈]九萬二○ ○[豈]九萬三○ ○[豈]九萬四○ ○[豈]九萬五○ ○[豈]九萬六○ ○[豈]九萬七○ ○[豈]九萬八○ ○[豈]九萬九○ ○[豈]十萬○ ○[豈]十萬一○ ○[豈]十萬二○ ○[豈]十萬三○ ○[豈]十萬四○ ○[豈]十萬五○ ○[豈]十萬六○ ○[豈]十萬七○ ○[豈]十萬八○ ○[豈]十萬九○ ○[豈]十一萬○ ○[豈]十一萬一○ ○[豈]十一萬二○ ○[豈]十一萬三○ ○[豈]十一萬四○ ○[豈]十一萬五○ ○[豈]十一萬六○ ○[豈]十一萬七○ ○[豈]十一萬八○ ○[豈]十一萬九○ ○[豈]十二萬○ ○[豈]十二萬一○ ○[豈]十二萬二○ ○[豈]十二萬三○ ○[豈]十二萬四○ ○[豈]十二萬五○ ○[豈]十二萬六○ ○[豈]十二萬七○ ○[豈]十二萬八○ ○[豈]十二萬九○ ○[豈]十三萬○ ○[豈]十三萬一○ ○[豈]十三萬二○ ○[豈]十三萬三○ ○[豈]十三萬四○ ○[豈]十三萬五○ ○[豈]十三萬六○ ○[豈]十三萬七○ ○[豈]十三萬八○ ○[豈]十三萬九○ ○[豈]十四萬○ ○[豈]十四萬一○ ○[豈]十四萬二○ ○[豈]十四萬三○ ○[豈]十四萬四○ ○[豈]十四萬五○ ○[豈]十四萬六○ ○[豈]十四萬七○ ○[豈]十四萬八○ ○[豈]十四萬九○ ○[豈]十五萬○ ○[豈]十五萬一○ ○[豈]十五萬二○ ○[豈]十五萬三○ ○[豈]十五萬四○ ○[豈]十五萬五○ ○[豈]十五萬六○ ○[豈]十五萬七○ ○[豈]十五萬八○ ○[豈]十五萬九○ ○[豈]十六萬○ ○[豈]十六萬一○ ○[豈]十六萬二○ ○[豈]十六萬三○ ○[豈]十六萬四○ ○[豈]十六萬五○ ○[豈]十六萬六○ ○[豈]十六萬七○ ○[豈]十六萬八○ ○[豈]十六萬九○ ○[豈]十七萬○ ○[豈]十七萬一○ ○[豈]十七萬二○ ○[豈]十七萬三○ ○[豈]十七萬四○ ○[豈]十七萬五○ ○[豈]十七萬六○ ○[豈]十七萬七○ ○[豈]十七萬八○ ○[豈]十七萬九○ ○[豈]十八萬○ ○[豈]十八萬一○ ○[豈]十八萬二○ ○[豈]十八萬三○ ○[豈]十八萬四○ ○[豈]十八萬五○ ○[豈]十八萬六○ ○[豈]十八萬七○ ○[豈]十八萬八○ ○[豈]十八萬九○ ○[豈]十九萬○ ○[豈]十九萬一○ ○[豈]十九萬二○ ○[豈]十九萬三○ ○[豈]十九萬四○ ○[豈]十九萬五○ ○[豈]十九萬六○ ○[豈]十九萬七○ ○[豈]十九萬八○ ○[豈]十九萬九○ ○[豈]二十萬○ ○[豈]二十萬一○ ○[豈]二十萬二○ ○[豈]二十萬三○ ○[豈]二十萬四○ ○[豈]二十萬五○ ○[豈]二十萬六○ ○[豈]二十萬七○ ○[豈]二十萬八○ ○[豈]二十萬九○ ○[豈]二十一萬○ ○[豈]二十一萬一○ ○[豈]二十一萬二○ ○[豈]二十一萬三○ ○[豈]二十一萬四○ ○[豈]二十一萬五○ ○[豈]二十一萬六○ ○[豈]二十一萬七○ ○[豈]二十一萬八○ ○[豈]二十一萬九○ ○[豈]二十二萬○ ○[豈]二十二萬一○ ○[豈]二十二萬二○ ○[豈]二十二萬三○ ○[豈]二十二萬四○ ○[豈]二十二萬五○ ○[豈]二十二萬六○ ○[豈]二十二萬七○ ○[豈]二十二萬八○ ○[豈]二十二萬九○ ○[豈]二十三萬○ ○[豈]二十三萬一○ ○[豈]二十三萬二○ ○[豈]二十三萬三○ ○[豈]二十三萬四○ ○[豈]二十三萬五○ ○[豈]二十三萬六○ ○[豈]二十三萬七○ ○[豈]二十三萬八○ ○[豈]二十三萬九○ ○[豈]二十四萬○ ○[豈]二十四萬一○ ○[豈]二十四萬二○ ○[豈]二十四萬三○ ○[豈]二十四萬四○ ○[豈]二十四萬五○ ○[豈]二十四萬六○ ○[豈]二十四萬七○ ○[豈]二十四萬八○ ○[豈]二十四萬九○ ○[豈]二十五萬○ ○[豈]二十五萬一○ ○[豈]二十五萬二○ ○[豈]二十五萬三○ ○[豈]二十五萬四○ ○[豈]二十五萬五○ ○[豈]二十五萬六○ ○[豈]二十五萬七○ ○[豈]二十五萬八○ ○[豈]二十五萬九○ ○[豈]二十六萬○ ○[豈]二十六萬一○ ○[豈]二十六萬二○ ○[豈]二十六萬三○ ○[豈]二十六萬四○ ○[豈]二十六萬五○ ○[豈]二十六萬六○ ○[豈]二十六萬七○ ○[豈]二十六萬八○ ○[豈]二十六萬九○ ○[豈]二十七萬○ ○[豈]二十七萬一○ ○[豈]二十七萬二○ ○[豈]二十七萬三○ ○[豈]二十七萬四○ ○[豈]二十七萬五○ ○[豈]二十七萬六○ ○[豈]二十七萬七○ ○[豈]二十七萬八○ ○[豈]二十七萬九○ ○[豈]二十八萬○ ○[豈]二十八萬一○ ○[豈]二十八萬二○ ○[豈]二十八萬三○ ○[豈]二十八萬四○ ○[豈]二十八萬五○ ○[豈]二十八萬六○ ○[豈]二十八萬七○ ○[豈]二十八萬八○ ○[豈]二十八萬九○ ○[豈]二十九萬○ ○[豈]二十九萬一○ ○[豈]二十九萬二○ ○[豈]二十九萬三○ ○[豈]二十九萬四○ ○[豈]二十九萬五○ ○[豈]二十九萬六○ ○[豈]二十九萬七○ ○[豈]二十九萬八○ ○[豈]二十九萬九○ ○[豈]三十萬○ ○[豈]三十萬一○ ○[豈]三十萬二○ ○[豈]三十萬三○ ○[豈]三十萬四○ ○[豈]三十萬五○ ○[豈]三十萬六○ ○[豈]三十萬七○ ○[豈]三十萬八○ ○[豈]三十萬九○ ○[豈]三十一萬○ ○[豈]三十一萬一○ ○[豈]三十一萬二○ ○[豈]三十一萬三○ ○[豈]三十一萬四○ ○[豈]三十一萬五○ ○[豈]三十一萬六○ ○[豈]三十一萬七○ ○[豈]三十一萬八○ ○[豈]三十一萬九○ ○[豈]三十二萬○ ○[豈]三十二萬一○ ○[豈]三十二萬二○ ○[豈]三十二萬三○ ○[豈]三十二萬四○ ○[豈]三十二萬五○ ○[豈]三十二萬六○ ○[豈]三十二萬七○ ○[豈]三十二萬八○ ○[豈]三十二萬九○ ○[豈]三十三萬○ ○[豈]三十三萬一○ ○[豈]三十三萬二○ ○[豈]三十三萬三○ ○[豈]三十三萬四○ ○[豈]三十三萬五○ ○[豈]三十三萬六○ ○[豈]三十三萬七○ ○[豈]三十三萬八○ ○[豈]三十三萬九○ ○[豈]三十四萬○ ○[豈]三十四萬一○ ○[豈]三十四萬二○ ○[豈]三十四萬三○ ○[豈]三十四萬四○ ○[豈]三十四萬五○ ○[豈]三十四萬六○ ○[豈]三十四萬七○ ○[豈]三十四萬八○ ○[豈]三十四萬九○ ○[豈]三十五萬○ ○[豈]三十五萬一○ ○[豈]三十五萬二○ ○[豈]三十五萬三○ ○[豈]三十五萬四○ ○[豈]三十五萬五○ ○[豈]三十五萬六○ ○[豈]三十五萬七○ ○[豈]三十五萬八○ ○[豈]三十五萬九○ ○[豈]三十六萬○ ○[豈]三十六萬一○ ○[豈]三十六萬二○ ○[豈]三十六萬三○ ○[豈]三十六萬四○ ○[豈]三十六萬五○ ○[豈]三十六萬六○ ○[豈]三十六萬七○ ○[豈]三十六萬八○ ○[豈]三十六萬九○ ○[豈]三十七萬○ ○[豈]三十七萬一○ ○[豈]三十七萬二○ ○[豈]三十七萬三○ ○[豈]三十七萬四○ ○[豈]三十七萬五○ ○[豈]三十七萬六○ ○[豈]三十七萬七○ ○[豈]三十七萬八○ ○[豈]三十七萬九○ ○[豈]三十八萬○ ○[豈]三十八萬一○ ○[豈]三十八萬二○ ○[豈]三十八萬三○ ○[豈]三十八萬四○ ○[豈]三十八萬五○ ○[豈]三十八萬六○ ○[豈]三十八萬七○ ○[豈]三十八萬八○ ○[豈]三十八萬九○ ○[豈]三十九萬○ ○[豈]三十九萬一○ ○[豈]三十九萬二○ ○[豈]三十九萬三○ ○[豈]三十九萬四○ ○[豈]三十九萬五○ ○[豈]三十九萬六○ ○[豈]三十九萬七○ ○[豈]三十九萬八○ ○[豈]三十九萬九○ ○[豈]四十萬○ ○[豈]四十萬一○ ○[豈]四十萬二○ ○[豈]四十萬三○ ○[豈]四十萬四○ ○[豈]四十萬五○ ○[豈]四十萬六○ ○[豈]四十萬七○ ○[豈]四十萬八○ ○[豈]四十萬九○ ○[豈]四十一萬○ ○[豈]四十一萬一○ ○[豈]四十一萬二○ ○[豈]四十一萬三○ ○[豈]四十一萬四○ ○[豈]四十一萬五○ ○[豈]四十一萬六○ ○[豈]四十一萬七○ ○[豈]四十一萬八○ ○[豈]四十一萬九○ ○[豈]四十二萬○ ○[豈]四十二萬一○ ○[豈]四十二萬二○ ○[豈]四十二萬三○ ○[豈]四十二萬四○ ○[豈]四十二萬五○ ○[豈]四十二萬六○ ○[豈]四十二萬七○ ○[豈]四十二萬八○ ○[豈]四十二萬九○ ○[豈]四十三萬○ ○[豈]四十三萬一○ ○[豈]四十三萬二○ ○[豈]四十三萬三○ ○[豈]四十三萬四○ ○[豈]四十三萬五○ ○[豈]四十三萬六○ ○[豈]四十三萬七○ ○[豈]四十三萬八○ ○[豈]四十三萬九○ ○[豈]四十四萬○ ○[豈]四十四萬一○ ○[豈]四十四萬二○ ○[豈]四十四萬三○ ○[豈]四十四萬四○ ○[豈]四十四萬五○ ○[豈]四十四萬六○ ○[豈]四十四萬七○ ○[豈]四十四萬八○ ○[豈]四十四萬九○ ○[豈]四十五萬○ ○[豈]四十五萬一○ ○[豈]四十五萬二○ ○[豈]四十五萬三○ ○[豈]四十五萬四○ ○[豈]四十五萬五○ ○[豈]四十五萬六○ ○[豈]四十五萬七○ ○[豈]四十五萬八○ ○[豈]四十五萬九○ ○[豈]四十六萬○ ○[豈]四十六萬一○ ○[豈]四十六萬二○ ○[豈]四十六萬三○ ○[豈]四十六萬四○ ○[豈]四十六萬五○ ○[豈]四十六萬六○ ○[豈]四十六萬七○ ○[豈]四十六萬八○ ○[豈]四十六萬九○ ○[豈]四十七萬○ ○[豈]四十七萬一○ ○[豈]四十七萬二○ ○[豈]四十七萬三○ ○[豈]四十七萬四○ ○[豈]四十七萬五○ ○[豈]四十七萬六○ ○[豈]四十七萬七○ ○[豈]四十七萬八○ ○[豈]四十七萬九○ ○[豈]四十八萬○ ○[豈]四十八萬一○ ○[豈]四十八萬二○ ○[豈]四十八萬三○ ○[豈]四十八萬四○ ○[豈]四十八萬五○ ○[豈]四十八萬六○ ○[豈]四十八萬七○ ○[豈]四十八萬八○ ○[豈]四十八萬九○ ○[豈]四十九萬○ ○[豈]四十九萬一○ ○[豈]四十九萬二○ ○[豈]四十九萬三○ ○[豈]四十九萬四○ ○[豈]四十九萬五○ ○[豈]四十九萬六○ ○[豈]四十九萬七○ ○[豈]四十九萬八○ ○[豈]四十九萬九○ ○[豈]五十萬○ ○[豈]五十萬一○ ○[豈]五十萬二○ ○[豈]五十萬三○ ○[豈]五十萬四○ ○[豈]五十萬五○ ○[豈]五十萬六○ ○[豈]五十萬七○ ○[豈]五十萬八○ ○[豈]五十萬九○ ○[豈]五十一萬○ ○[豈]五十一萬一○ ○[豈]五十一萬二○ ○[豈]五十一萬三○ ○[豈]五十一萬四○ ○[豈]五十一萬五○ ○[豈]五十一萬六○ ○[豈]五十一萬七○ ○[豈]五十一萬八○ ○[豈]五十一萬九○ ○[豈]五十二萬○ ○[豈]五十二萬一○ ○[豈]五十二萬二○ ○[豈]五十二萬三○ ○[豈]五十二萬四○ ○[豈]五十二萬五○ ○[豈]五十二萬六○ ○[豈]五十二萬七○ ○[豈]五十二萬八○ ○[豈]五十二萬九○ ○[豈]五十三萬○ ○[豈]五十三萬一○ ○[豈]五十三萬二○ ○[豈]五十三萬三○ ○[豈]五十三萬四○ ○[豈]五十三萬五○ ○[豈]五十三萬六○ ○[豈]五十三萬七○ ○[豈]五十三萬八○ ○[豈]五十三萬九○ ○[豈]五十四萬○ ○[豈]五十四萬一○ ○[豈]五十四萬二○ ○[豈]五十四萬三○ ○[豈]五十四萬四○ ○[豈]五十四萬五○ ○[豈]五十四萬六○ ○[豈]五十四萬七○ ○[豈]五十四萬八○ ○[豈]五十四萬九○ ○[豈]五十五萬○ ○[豈]五十五萬一○ ○[豈]五十五萬二○ ○[豈]五十五萬三○ ○[豈]五十五萬四○ ○[豈]五十五萬五○ ○[豈]五十五萬六○ ○[豈]五十五萬七○ ○[豈]五十五萬八○ ○[豈]五十五萬九○ ○[豈]五十六萬○ ○[豈]五十六萬一○ ○[豈]五十六萬二○ ○[豈]五十六萬三○ ○[豈]五十六萬四○ ○[豈]五十六萬五○ ○[豈]五十六萬六○ ○[豈]五十六萬七○ ○[豈]五十六萬八○ ○[豈]五十六萬九○ ○[豈]五十七萬○ ○[豈]五十七萬一○ ○[豈]五十七萬二○ ○[豈]五十七萬三○ ○[豈]五十七萬四○ ○[豈]五十七萬五○ ○[豈]五十七萬六○ ○[豈]五十七萬七○ ○[豈]五十七萬八○ ○[豈]五十七萬九○ ○[豈]五十八萬○ ○[豈]五十八萬一○ ○[豈]五十八萬二○ ○[豈]五十八萬三○ ○[豈]五十八萬四○ ○[豈]五十八萬五○ ○[豈]五十八萬六○ ○[豈]五十八萬七○ ○[豈]五十八萬八○ ○[豈]五十八萬九○ ○[豈]五十九萬○ ○[豈]五十九萬一○ ○[豈]五十九萬二○ ○[豈]五十九萬三○ ○[豈]五十九萬四○ ○[豈]五十九萬五○ ○[豈]五十九萬六○ ○[豈]五十九萬七○ ○[豈]五十九萬八○ ○[豈]五十九萬九○ ○[豈]六十萬○ ○[豈]六十萬一○ ○[豈]六十萬二○ ○[豈]六十萬三○ ○[豈]六十萬四○ ○[豈]六十萬五○ ○[豈]六十萬六○ ○[豈]六十萬七○ ○[豈]六十萬八○ ○[豈]六十萬九○ ○[豈]六十一萬○ ○[豈]六十一萬一○ ○[豈]六十一萬二○ ○[豈]六十一萬三○ ○[豈]六十一萬四○ ○[豈]六十一萬五○ ○[豈]六十一萬六○ ○[豈]六十一萬七○ ○[豈]六十一萬八○ ○[豈]六十一萬九○ ○[豈]六十二萬○ ○[豈]六十二萬一○ ○[豈]六十二萬二○ ○[豈]六十二萬三○ ○[豈]六十二萬四○ ○[豈]六十二萬五○ ○[豈]六十二萬六○ ○[豈]六十二萬七○ ○[豈]六十二萬八○ ○[豈]六十二萬九○ ○[豈]六十三萬○ ○[豈]六十三萬一○ ○[豈]六十三萬二○ ○[豈]六十三萬三○ ○[豈]六十三萬四○ ○[豈]六十三萬五○ ○[豈]六十三萬六○ ○[豈]六十三萬七○ ○[豈]六十三萬八○ ○[豈]六十三萬九○ ○[豈]六十四萬○ ○[豈]六十四萬一○ ○[豈]六十四萬二○ ○[豈]六十四萬三○ ○[豈]六十四萬四○ ○[豈]六十四萬五○ ○[豈]六十四萬六○ ○[豈]六十四萬七○ ○[豈]六十四萬八○ ○[豈]六十四萬九○ ○[豈]六十五萬○ ○[豈]六十五萬一○ ○[豈]六十五萬二○ ○[豈]六十五萬三○ ○[豈]六十五萬四○ ○[豈]六十五萬五○ ○[豈]六十五萬六○ ○[豈]六十五萬七○ ○[豈]六十五萬八○ ○[豈]六十五萬九○ ○[豈]六十六萬○ ○[豈]六十六萬一○ ○[豈]六十六萬二○ ○[豈]六十六萬三○ ○[豈]六十六萬四○ ○[豈]六十六萬五○ ○[豈]六十六萬六○ ○[豈]六十六萬七○ ○[豈]六十六萬八○ ○[豈]六十六萬九○ ○[豈]六十七萬○ ○[豈]六十七萬一○ ○[豈]六十七萬二○ ○[豈]六十七萬三○ ○[豈]六十七萬四○ ○[豈]六十七萬五○ ○[豈]六十七萬六○ ○[豈]六十七萬七○ ○[豈]六十七萬八○ ○[豈]六十七萬九○ ○[豈]六十八萬○ ○[豈]六十八萬一○ ○[豈]六十八萬二○ ○[豈]六十八萬三○ ○[豈]六十八萬四○ ○[豈]六十八萬五○ ○[豈]六十八萬六○ ○[豈]六十八萬七○ ○[豈]六十八萬八○ ○[豈]六十八萬九○ ○[豈]六十九萬○ ○[豈]六十九萬一○ ○[豈]六十九萬二○ ○[豈]六十九萬三○ ○[豈]六十九萬四○ ○[豈]六十九萬五○ ○[豈]六十九萬六○ ○[豈]六十九萬七○ ○[豈]六十九萬八○ ○[豈]六十九萬九○ ○[豈]七十萬○ ○[豈]七十萬一○ ○[豈]七十萬二○ ○[豈]七十萬三○ ○[豈]七十萬四○ ○[豈]七十萬五○ ○[豈]七十萬六○ ○[豈]七十萬七○ ○[豈]七十萬八○ ○[豈]七十萬九○ ○[豈]七十一萬○ ○[豈]七十一萬一○ ○[豈]七十一萬二○ ○[豈]七十一萬三○ ○[豈]七十一萬四○ ○[豈]七十一萬五○ ○[豈]七十一萬六○ ○[豈]七十一萬七○ ○[豈]七十一萬八○ ○[豈]七十一萬九○ ○[豈]七十二萬○ ○[豈]七十二萬一○ ○[豈]七十二萬二○ ○[豈]七十二萬三○ ○[豈]七十二萬四○ ○[豈]七十二萬五○ ○[豈]七十二萬六○ ○[豈]七十二萬七○ ○[豈]七十二萬八○ ○[豈]七十二萬九○ ○[豈]七十三萬○ ○[豈]七十三萬一○ ○[豈]七十三萬二○ ○[豈]七十三萬三○ ○[豈]七十三萬四○ ○[豈]七十三萬五○ ○[豈]七十三萬六○ ○[豈]七十三萬七○ ○[豈]七十三萬八○ ○[豈]七十三萬九○ ○[豈]七十四萬○ ○[豈]七十四萬一○ ○[豈]七十四萬二○ ○[豈]七十四萬三○ ○[豈]七十四萬四○ ○[豈]七十四萬五○ ○[豈]七十四萬六○ ○[豈]七十四萬七○ ○[豈]七十四萬八○ ○[豈]七十四萬九○ ○[豈]七十五萬○ ○[豈]七十五萬一○ ○[豈]七十五萬二○ ○[豈]七十五萬三○ ○[豈]七十五萬四○ ○[豈]七十五萬五○ ○[豈]七十五萬六○ ○[豈]七十五萬七○ ○[豈]七十五萬八○ ○[豈]七十五萬九○ ○[豈]七十六萬○ ○[豈]七十六萬一○ ○[豈]七十六萬二○ ○[豈]七十六萬三○ ○[豈]七十六萬四○ ○[豈]七十六萬五○ ○[豈]七十六萬六○ ○[豈]七十六萬七○ ○[豈]七十六萬八○ ○[豈]七十六萬九○ ○[豈]七十七萬○ ○[豈]七十七萬一○ ○[豈]七十七萬二○ ○[豈]七十七萬三○ ○[豈]七十七萬四○ ○[豈]七十七萬五○ ○[豈]七十七萬六○ ○[豈]七十七萬七○ ○[豈]七十七萬八○ ○[豈]七十七萬九○ ○[豈]七十八萬○ ○[豈]七十八萬一○ ○[豈]七十八萬二○ ○[豈]七十八萬三○ ○[豈]七十八萬四○ ○[豈]七十八萬五○ ○[豈]七十八萬六○ ○[豈]七十八萬七○ ○[豈]七十八萬八○ ○[豈]七十八萬九○ ○[豈]七十九萬○ ○[豈]七十九萬一○ ○[豈]七十九萬二○ ○[豈]七十九萬三○ ○[豈]七十九萬四○ ○[豈]七十九萬五○ ○[豈]七十九萬六○ ○[豈]七十九萬七○ ○[豈]七十九萬八○ ○[豈]七十九萬九○ ○[豈]八十萬○ ○[豈]八十萬一○ ○[豈]八十萬二○ ○[豈]八十萬三○ ○[豈]八十萬四○ ○[豈]八十萬五○ ○[豈]八十萬六○ ○[豈]八十萬七○ ○[豈]八十萬八○ ○[豈]八十萬九○ ○[豈]八十一萬○ ○[豈]八十一萬一○ ○[豈]八十一萬二○ ○[豈]八十一萬三○ ○[豈]八十一萬四○ ○[豈]八十一萬五○ ○[豈]八十一萬六○ ○[豈]八十一萬七○ ○[豈]八十一萬八○ ○[豈]八十一萬九○ ○[豈]八十二萬○ ○[豈]八十二萬一○ ○[豈]八十二萬二○ ○[豈]八十二萬三○ ○[豈]八十二萬四○ ○[豈]八十二萬五○ ○[豈]八十二萬六○ ○[豈]八十二萬七○ ○[豈]八十二萬八○ ○[豈]八十二萬九○ ○[豈]八十三萬○ ○[豈]八十三萬一○ ○[豈]八十三萬二○ ○[豈]八十三萬三○ ○[豈]八十三萬四○ ○[豈]八十三萬五○ ○[豈]八十三萬六○ ○[豈]八十三萬七○ ○[豈]八十三萬八○ ○[豈]八十三萬九○ ○[豈]八十四萬○ ○[豈]八十四萬一○ ○[豈]八十四萬二○ ○[豈]八十四萬三○ ○[豈]八十四萬四○ ○[豈]八十四萬五○ ○[豈]八十四萬六○ ○[豈]八十四萬七○ ○[豈]八十四萬八○ ○[豈]八十四萬九○ ○[豈]八十五萬○ ○[豈]八十五萬一○ ○[豈]八十五萬二○ ○[豈]八十五萬三○ ○[豈]八十五萬四○ ○[豈]八十五萬五○ ○[豈]八十五萬六○ ○[豈]八十五萬七○ ○[豈]八十五萬八○ ○[豈]八十五萬九○ ○[豈]八十六萬○ ○[豈]八十六萬一○ ○[豈]八十六萬二○ ○[豈]八十六萬三○ ○[豈]八十六萬四○ ○[豈]八十六萬五○ ○[豈]八十六萬六○ ○[豈]八十六萬七○ ○[豈]八十六萬八○ ○[豈]八十六萬九○ ○[豈]八十七萬○ ○[豈]八十七萬一○ ○[豈]八十七萬二○ ○[豈]八十七萬三○ ○[豈]八十七萬四○ ○[豈]八十七萬五○ ○[豈]八十七萬六○ ○[豈]八十七萬七○ ○[豈]八十七萬八○ ○[豈]八十七萬九○ ○[豈]八十八萬○ ○[豈]八十八萬一○ ○[豈]八十八萬二○ ○[豈]八十八萬三○ ○[豈]八十八萬四○ ○[豈]八十八萬五○ ○[豈]八十八萬六○ ○[豈]八十八萬七○ ○[豈]八十八萬八○ ○[豈]八十八萬九○ ○[豈]八十九萬○ ○[豈]八十九萬一○ ○[豈]八十九萬二○ ○[

智之所在者乎。若誠遍身中傷身則誠裂。若智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誠不知誠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制。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虛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爲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臯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遯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甃。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 因緣無性論

③陳真觀法師

諸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互馳鑽求。慕理名人競如穿鑿。^⑤寓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千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誠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

爲得也。今爲吾子揚榷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漆園傲吏。悅忽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爲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爲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尙論因果。則事同犀犀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爲善致殃。亦應鑽火得水。種豆生麥。未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勳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德。而田田出生於瞽叟。便爲自然而然者。竊爲足下不取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會。不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田散與興惡乎前世。故致此頑監。而復共結重緣。緣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無幹叟之凶。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勳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爲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爲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相。戴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閻王無問之罪。翻然改圖。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修善。

不可片時起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倖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戚。行善之者反致沈淪。以爲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遙。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婉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孱雅慶方臻。或可求。惟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至。遂等沈泥。暫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煩。殞身獲。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古。仲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再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沈。尙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之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爲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爲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髮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爲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覺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萬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斬臺。董卓凶殘。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盾。感陷廁之悲。齊王主害彭生。有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①若智一智若②制一契③若一者④【因緣無性論】⑤【陳真觀法師】⑥寓一寓⑦第—第⑧悅—悅⑨
 ⑩忽—忽⑪中—中⑫【川】⑬取—足⑭聲—聲⑮起—造⑯威—威⑰煩—煩⑱獲
 ⑲萬⑳觀㉑之㉒成㉓永—求㉔聲—聲㉕主—主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爲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

通敏先生曰：子既懇懇屬請，余亦僂僂相答。但自省庸陋，未申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運無從。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評論強生分別。所謂渴人逐焰，水在河池，眼病見華，空會無樹，但爲引接近情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執除自然見弭。若達乎正理悟此真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謹當共捨前迷，同遵後業矣。

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群品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繒，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事緇素，精誠肅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總勸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云云。蓋聞九河疏迹，縑靈丘，四微中緇書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緇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圖八經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庚子，奉爲云云。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文玉匣，發陽創藥，止觀仙字，關尹望氣，裁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灰分八國，文徒闕寶，石盡六錄，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道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民休慶，四方內附，萬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慇懃微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楊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燭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虛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繩，繩漸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義府覃思，證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類，莊嚴修葺，共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觀，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

親躬受持，其大藏以下，則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弘善靈剎，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酌付，授者既共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諒同金口，即教當教，寧殊玉牒，須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護，散在閭浮，亦復如是，追念繕造之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微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恕已深恩，即是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願循非誠，誠愧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爲第一樂，內典法奧，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相負荷，但慶遷宿，植生長王宮，謁毗盧庭，萬存遠大，出受審寄，每用祇諒，非唯禮樂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降，無容棄稷卨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用乖方，既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玉，隨病逗藥，開乳喻蘇，爲方既異，甜冷苦熱，以療亦殊，譬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羣枝，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外相融，義同混合，何處有學思晏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真，師子嚴鐙反貽毀於羸馬，象足至底，翻取諸於蜂房，心

○想二相○ ○河二河○ ○(引)一(○) ○(北)十齊○ ○初二勸○ ○後二安○ ○經一經○ ○奉一奉○ ○陵二陵○ ○說二說○ ○以二以○ ○雲二雲○ ○的十(分)○ ○達二寫○ ○道二法○ ○思二思○ ○關二關○ ○齊二齊○ ○哈蘇二舍○ ○只二只○

同劍戟誅誦水火。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醜醜。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於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渡群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申。願弘誓。於無窮平等出然。通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制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來之秘藏。尋釋迦之道旨。總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今以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爲經序。惟希勅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總二十卷。謹令合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勅答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開大猷。蠲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而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者。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勅。奘。尙重請經題序。啓。本。獨。

三藏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清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唐恩皆識其

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微雖隱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道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蠶蟲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西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道。及乎晦影歸真。還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降格。有玄奘法師者。沙門之領袖也。幼懷貞德。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淨。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遁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遊過。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

年。窮歷遐邦。詢求正教。使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驚駭。瞻仰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微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拔迷途。明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華露方得法共華。蓮出澤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謝勅齋經序啓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藏冊。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璽降寶。金輪御天。卑邱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毘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崑崙。經途萬里。枯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誠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鴻瓶之敏。所譯經論。紙舛尤多。

② 勅答謝啓

皇太子臣治述

聖記三藏經序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與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祕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四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甌流梵說之侶。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閭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

光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醞醞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思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寶嶺更獲明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闇而恆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一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

聖太子答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慚悚交并。勞師遠臻深以爲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諸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虛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踳駸而趨捷徑。豈同日而言也。潁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佳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

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咸誦不虧。而靈源
遷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返。瞻砥途而太
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轅。理究
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
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圓衢自滿。上憑神應
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
日舊疑。渙焉氷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
法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鸞岳
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
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劣。精該容
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闢。籍甚當世。想此
玄宗。鬱爲稱首。歲惟閏茂。始創懷油。月躔
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咸陰。扣鍾隨
其小大。鳴劍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
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農林遠。俯視安
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
不刊。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
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夫以親烏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數典渙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總沙界而證道釋春永於一乘冠塵劫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是空非空皆乎不測廓焉無象假名言以立體包權實而爲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導群迷於朽宅究其實相則般若爲之宗矣自真容西謝像教東流香城徒築於綿區

①受二授②③勅答謝④答謝齋經序啓勅，唐太宗文皇帝⑤⑥開一開⑦皇太子臣治述二述三藏聖教序⑧⑨記三藏經序二
唐高宗皇帝⑩⑪序十(唐高宗皇帝)細註⑫⑬撰一撰⑭⑮述二述⑯⑰雙一雙⑱⑲翔一祥雲⑳㉑雲霞㉒㉓經十(論)
①㉔②㉕記下宋元明三本俱有謝皇太子等首十六字卷末用之 cf. P. 262 c. ③㉖【皇太子一書】十三字=【答法師玄奘謝啓牒，唐高宗】十
一字④㉗(唐)十植⑤㉘臨一臨⑥㉙賦一賦⑦㉚孫一孫⑧㉛簡一新⑨㉜今一今⑩㉝妙二妙⑪㉞世二世
⑫㉟法十法⑬㊱林一林⑭㊲司元一撰⑮㊳十二字=【唐李嶠】三字⑯㊴象二象

寶臺移構於中壤麟萃羽集者成術其法雲
襄露廓法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稱也
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長安城
創譯一本名舍衛國經於後魏宣武之世有
流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含婆提江
南梁末有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
初開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
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林雖
分軫揚鑣同歸至極而箋詞析義頗亦殊途
然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
仙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
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
工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陪
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等並器業留茂博雅
洽聞耽味茲典俱爲注釋研考秘蹟咸助異
義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憚德
鏡玄流道資素著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解
詰多門尋獲勞止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
爰撮諸家而爲集註開題科節同銘斯部勒
成三卷號爲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
兩卷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千
天之峻彌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逾廣披文
者舉窮其理講者洞盡其性學侶無疲
於倍功談客有同於兼探金口妙義掩二
曜以長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
芬驚嶺宇輒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太常博士柳宣

歸敬偈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譏 沈晦未悟 聞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楫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絕過達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辨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凝虛研幾 契誠大道
孰收毀非 謬謬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於惻惻
垂誨要嬰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發雙樹微言既
暢至理亦弘利士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昭蘇
之惠自佛樹西瞻覺影東臨漢魏定爲溫
觴符號盛其風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鑣
慧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善開遠道維浮圖澄
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
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鈔錄明有終未離
於有爲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寂寂猶執玄
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
雖冥會幽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終空
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號發
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向降魔制諸外道自
非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
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總持建立法幢祇植
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
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膠而能闡弘
三寶無有是處尙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
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作於往哲其
辭辨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

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
園聞道必求猶善才之歸無竭意在弘宣
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
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雲集
並是探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
聽焉渴飲瓶皆望望滋潤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
聚有大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
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
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
法實神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
敢以黃葉爲金山雉成風南郭濫吹淄泥
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禪
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過末法初踐玄理
鬱而不彰皇道浸將墜落玄契法輔頭陀法
界遠遙迴維日整道樹金流仍觀七處八會
毘城驚嶺身入彼鄉婆羅寶階日驗虛實至
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
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
悉皆質之彼師毘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毘
曇明義亦洞觀而爲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
明釋多羅亦割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
韞之胸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
之四名振目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
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
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
佛於冥自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
明義隱所見不同猶觸象各得其形其器既
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
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象

①法二卷者 ②止二近 ③義一家 ④畢二異 ⑤義二道 ⑥口二石 ⑦書十(序) ⑧(并偈)細註 ⑨太常博士 ⑩十二唐 ⑪歸敬偈 ⑫請二願 ⑬取二同 ⑭庶二度 ⑮蘇二錄 ⑯唐二惠 ⑰善二財 ⑱漢二寶 ⑲錄二證 ⑳張二寧 ㉑(建立) ㉒說十(聖徒) ㉓正二以 ㉔辨二辯 ㉕善二才 ㉖波二波 ㉗善二財 ㉘瓶二水 ㉙蓋二蓋 ㉚過二近 ㉛日二仁 ㉜疑二疑 ㉝名十(在) ㉞振二振 ㉟稱二稱

蹴踘非驢所裝。猶綃服盡與白衣不踐。說○如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塞盡輒附徵○志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諸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共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博士柳宜

⑤譯經釋明落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益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 <small>諱言</small>
抑重爲輕	照日冰散	投珠水清
顯 <small>○</small> 允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哲	襟襟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悱悱
川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
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
海滔天邪山漚日。封人我者顧墜其何已。恃
慢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鬪蒼
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
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擢外道。竭茲愛海。濟
稟誠於三空。殄彼邪山。驅宵形於八正。指
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
稱矣。

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炳燭惠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共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類綱者接武。維絕細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鴻以贈五乘。悲去聖之途遠。惘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弔。振衣擊錫尋波討源。出玉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揚真殄謬。遺案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前烈。所明勝義。妙絕靈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無求之。無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跡。忘中道之相。累遣未易。泊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爲法。在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明共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沖宗。豈造次所能爾縷。法師凝神役智詳正始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祕希聲應扣鑿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頓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著疑請益。固已飲和。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鉤深擷壁之書。觸類而長應諸數術。振風颺於辯固。摘光華於翰林。驟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

六位佇其高談。一覺太玄應問便釋。再尋
聖象戲立試卽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卿。方
今蔑如也。既而翺翔群略。綽有餘功。而能
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
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己穿鑿。比決諸疏指
斥求非。諠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
難加覈共知也。誠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
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
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
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足。言是不足。是是
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
爲非所非。是是恒非。不爲是所是。以茲貶失
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
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
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體留依而爲
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迷一極成認生七
難。但以鑢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
誤字音之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衆生成爲
滅成。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達倒順之前
後。又探郢郢詛讀以擬梵本。轉音雖廣。援
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
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
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
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
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二。呂公所
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
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
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

①如二知㊟ ②志二慈㊟ ③以所二所以㊟ ④博士柳宣二柳博士書并領國 ⑤〔譯經一〕㊟ ⑥〔還遠頌一〕㊟ ⑦灌二道㊟ ⑧尤二無㊟ ⑨其十〔雅〕㊟ ⑩驛二駁㊟ ⑪有二肯㊟ ⑫矣二焉㊟ ⑬潮二難㊟ ⑭武二辟㊟ ⑮類二組㊟ ⑯許二術
⑰學二藝㊟ ⑱波訖二計本㊟ ⑲環二署㊟ ⑳之止也㊟ ㉑〔勝忘中道之一〕㊟ ㉒相十〔則〕㊟ ㉓之以爲法
㉔二以法爲心㊟ ㉕明二相㊟ ㉖和二河㊟ ㉗濟二頓㊟ ㉘華二時㊟ ㉙施二徒㊟ ㉚齊二贊㊟ ㉛師二言㊟
㉜借二情㊟ ㉝下二顯㊟ ㉞〔以〕一衆㊟ ㉟披二衣㊟ ㊱友二活㊟ ㊲一極二極一㊟ ㊳唯二推㊟* ㊴轉二轉㊟*

六之陽九。塵隨信毀。懷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難邪正。布逼引之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術。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聚於適道。弘喻在於權謀。未俟威容。惟存離著。若斯言之。備則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僻。謂爾其莫思己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於即雷同荷冒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悼兇。怍之安忍。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亡之經。開吞舟之宏網。布容養之寬政。陶仁風於萬內。坐致太平。弘出處之成規。饗茲大齋餘則察察糾舉。背烹鮮之格言。收羅咎失。提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殃扇。隄防莫開掩泣。向隅。斯須廢漬爲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謫言。或輿論以詳正義。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誄詞。茲道可尋備于後列。

梁弘明集僧行總目
晉庾承爲帝出詔令僧致敬 晉尙書令何充建議不合奏二首 晉桓玄書論道人敬王者并答 桓玄又書論敬議并王令答 釋慧遠與桓玄書論不敬并答 桓楚僞詔沙門不須敬并答五首 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 釋慧遠與桓玄書明沙汰事并答 支道林與桓玄書論僧籍 鄭道子書論驅食范伯倫書論驅食 范伯倫表論驅食并答 范伯倫 釋慧遠答范伯倫書并答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後秦主令恒標二法

師罷道詔并答 羅什與後秦主書論恒標罷道事 釋慧遠答桓玄令返俗書并答 釋僧嚴答劉公不還俗書 釋道盛啓齊武論沙汰事
唐廣弘明集僧行篇總目
東晉丘道護支曇諦誄并序 後秦釋僧肇羅什誄并序 宋釋慧琳釋法綱誄并序 宋釋慧琳竺道生誄 宋謝靈運釋曇隆誄 宋謝靈運釋慧遠誄 宋張暢若邪山敬法師誄 南齊釋慧林釋玄運誄 南齊律師釋智稱誄 南齊處義景法師行狀 梁沈約淨秀尼行狀 宋孝武沙汰僧尼詔元魏孝文褒崇諸僧詔七首 南齊沈休文述中食論 沈休文述僧會食論 北齊文宣沙汰僧議詔并答 梁簡文吊道澄法師亡書 梁晉安王與所部僧正教 梁王筠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釋智林與南周顯書 梁劉孝標與舉法師書 梁王曼穎與皎法師書并答 梁劉之遴吊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吊震兄李敬肅書 梁劉之遴吊京正亡書 金華山樞志 梁劉之遴徐僕射書 陳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周釋曇積上武帝止沙汰表 戴逵貽書仙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釋惠惠命訓書北齊戴先生 隋內史薛道衡吊延法師亡書 隋釋彥琮福田論 唐高祖問僧出家損益詔并答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唐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詔并表 今上令議沙門敬三大詔并表及詔所親表啓論等

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卷三
諸僧誄行狀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釋曇隆 釋慧遠 釋玄敬 釋玄運 釋智稱 釋玄景 釋淨秀
道士支曇諦誄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宵遐方而誕秀。協川嶽而稟神。誠情湛粹。風宇用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既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導幽蹟。清言析微。加以善屬文辭。誠賞參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日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遁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障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俗。養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於是隋宗歸仁者自群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

出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卷三
諸僧誄行狀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釋曇隆 釋慧遠 釋玄敬 釋玄運 釋智稱 釋玄景 釋淨秀
道士支曇諦誄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宵遐方而誕秀。協川嶽而稟神。誠情湛粹。風宇用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既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導幽蹟。清言析微。加以善屬文辭。誠賞參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日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遁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障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俗。養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於是隋宗歸仁者自群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

廣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卷三
諸僧誄行狀 支曇諦 竺羅什 釋法綱 竺道生 釋曇隆 釋慧遠 釋玄敬 釋玄運 釋智稱 釋玄景 釋淨秀
道士支曇諦誄 東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宵遐方而誕秀。協川嶽而稟神。誠情湛粹。風宇用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既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導幽蹟。清言析微。加以善屬文辭。誠賞參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日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遁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障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俗。養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於是隋宗歸仁者自群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

心應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壹之德。又遐邇所推。方將泐拂玄路。緝維類風。超外妙梯。擬轍玄蹤。惜乎不永。遽疾而終。識者深云亡之痛。悠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此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微器同於朽壤。然而關情期於欣戚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為悲。臨長岐而悽懷哉。苟冥廢之難體。寄箋翰以懷風。援弱毫而舒情。播清暉乎無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靡寤。生滅紛紜。動息舛互。相驅百世。季葉彌蠹。永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乘運。靈覺中肇。未觀滄流。井蛙無小。大明融朗。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闇即曜。道洽無方。仁被禽鳥。味者靡遺。識者彌了。超哉法師。道性自然。壹心絕俗。祇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乘之彌堅。擺落塵網。振花靈淵。遶遶清雅。蕭蕭貞韻。汪汪其冲。震聾其進。和而有慨。異而不峻。停心獨得。標想千力。虛以應物。無來不順。汎遊弘化。振舉揚輝。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冥極。剖析幽微。忘懷善拒。穆然靡違。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抗類網。閑固法閑。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幽境湛默。入肆誼引。閑遠易一。華紛難泯。公乃慨然。中駕潛軫。卜居川巖。構室林巖。播域外緣。潛精內敏。靡答不服。無微不盡。蔚矣崑嶺。崗阜丘壙。連峯雲秀。

迴轍迂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遠。蕭爾其虛。眇眇玄風。惜惜僧徒。味道閑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與俗疎。道固無孤。德必有際。淵清引映。業勝懷人。啼風宗玄。自遠來賓。亦有矜期。時來問津。湛湛無窮。日王神林。壤有謝道。心常更新。聖道言絕。賢表義乖。翳翳末運。玄化將頽。濟矣夫子。道俗歸懷。庶享遐年。振此落維。如何不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識深傷。含情同悲。嗚呼哀哉。推昔綢繆。驟淹信宿。閑宴清宇。藉卉幽谷。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與名辰。汎觴振菊。梨柚薦甘。蒲荷為歡。賦詩詠言。怡然偕足。各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遇。千載無復。踐舊履於瞻。填悲哭。嗚呼哀哉。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觀。千齡一口。味者或應。橫為凶吉。逸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疾。庶違冥緣。終會靈術。妙行弗還。寔深喪質。情在未冥。恒為自失。寄懷空素。微風載述。嗚呼哀哉。

摩羅什法師誄

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微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謫。故乃奮迅神儀。震形平俗。統承洪緒。為時城壑。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害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類

網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則靈歸仁。于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天王。師旅以延之。斯二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而為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威而後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羲和之出。快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閑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不虛唱。斯乃法數重振。振於閭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超修成。得精白。鍊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之。其為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觀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陰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靈軸東摧。朝落隴。寶岳崩頽。六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闕重閉。三塗塗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為誄曰。先覺登遐。靈風細。通仙潛凝。應真沖淡。叢叢九流。足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沈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愴。恬沖靜默。抱此玄

一途二成
一途二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素。應期乘運。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緣緣俊遠。翳亂逸量。思不再經。恬不待匠。投足八道。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遠明。又以抗節。勿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擬族。霜結如水。神安如嶽。外

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宋釋慧琳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卑隨國比。又虧於剛。山居協枯槁之弊。邑止來器。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清厭人

流就。閑於木石。帶寂丘壑。求觀於物類。人以爲無。特授。我見其師。誠矣。天性。廣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盡。之。契。進趣。慕。復。永。之。道。理。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趾。神。驕。丹。堊。之。闕。夙。制。況。乃。桑。門。矯。拂。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邇。遠。傾。蓋。著。交。同。以。剪。落。夷。契。群。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携。手。遊。梁。比。翼。栖。鄧。淪。風。虛。岫。指。道。玄。津。比。樂。齊。讎。千。載。一。時。自。林。傾。島。散。奄。忽。盈。紀。子。薄。高。柯。予。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諱。曰。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閔。凶。宗。無。緇。縹。茲。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逮。三。五。聰。穎。特。挺。雙。奇。比。秀。偶。羅。齊。穎。志。隨。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死。延。耽。慕。緣。永。既。遵。玄。轍。洞。曉。名。跡。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坐。以。會。適。弗。依。朱。屨。考。卜。巖。壁。來。不。濡。足。去。不。絕。嗣。頤。頤。升。華。進。退。損。益。予。憑。浮。波。爾。能。卽。心。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徂。國。在。目。在。矜。往。化。綿。

遼。遺思沈吟。亦既離逝。天道明。爾出舊山。予反遐裔。庶乘和運。同蔭共慰。寒灰弗烟。落葉離離。廢願莫從。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玄冬凄烈。江澗蕭條。寒風颯。飛。入。體。命。有。近。止。歸。澗。尚。遙。惘。惘。即。盡。寂。寂。哀。號。孤。旅。如。鴻。均。化。無。衰。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塵。嶺。惟。採。錄。於。中。京。念。提。携。於。番。境。情。飄。飄。於。雙。轡。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存。今。膺。騰。閱。嚴。冬。今。已。謝。籍。隆。著。今。既。息。四。運。紛。其。追。迴。情。期。曾。以。長。閑。荷。來。緣。之。匪。亡。容。生。平。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宋釋慧琳

宋釋慧琳

俗。共途無方。統斯群有。紐茲頹綱。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跡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滅。偉哉大人。振隆國德。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遠。幽里冥剋。天路誰通。三塗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而無不爲。權網遐籠。長羅遠緇。純恩下釣。客旅上攜。恂恂善誘。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時唯百六。道匠羈斤。梵輪摧軸。朝陽頽景。瓊岳顛覆。宇宙晝昏。時喪道日。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頹。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之無窮。鑽之彌堅。曉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未叙。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賀之以千。時無可待。命無可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合理聖亡滅。如惜者又深。法師本姓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携就法。法法師。改服從業。天資聰慧。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極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矣。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諧而易遊。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楊祖泰登虛。羅什大乘之趣。提舉小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聞日優。所見踰。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愚化。是以微名貴貨。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茫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域者矣。乃收迷獨運存履遺跡。於是衆經雲披。群疑氷釋。釋迦之

遺。遺思沈吟。亦既離逝。天道明。爾出舊山。予反遐裔。庶乘和運。同蔭共慰。寒灰弗烟。落葉離離。廢願莫從。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玄冬凄烈。江澗蕭條。寒風颯。飛。入。體。命。有。近。止。歸。澗。尚。遙。惘。惘。即。盡。寂。寂。哀。號。孤。旅。如。鴻。均。化。無。衰。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塵。嶺。惟。採。錄。於。中。京。念。提。携。於。番。境。情。飄。飄。於。雙。轡。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存。今。膺。騰。閱。嚴。冬。今。已。謝。籍。隆。著。今。既。息。四。運。紛。其。追。迴。情。期。曾。以。長。閑。荷。來。緣。之。匪。亡。容。生。平。以。增。惻。嗚。呼。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 ○法綱法師卒 ○嗚呼哀哉 ○夫峭立方 ○矯既傷於通任 ○卑隨國比 ○又虧於剛 ○山居協枯槁之弊 ○邑止來器之患 ○酌二情而簡雙事者 ○法師其有焉 ○少遊華京 ○長栖幽麓 ○樂志入出 ○乘情去來 ○清厭人流就 ○閑於木石 ○帶寂丘壑 ○求觀於物類 ○人以爲無 ○特授 ○我見其師 ○誠矣 ○天性 ○廣敏 ○陶漸 ○風味 ○從容 ○情理 ○賞託 ○文義 ○交遊 ○敦盡之契 ○進趣 ○慕復 ○永之道 ○理身法服 ○朱纓之累 ○早絕 ○抗趾神驕 ○丹堊之闕 ○夙制 ○況乃桑門 ○矯拂之跡 ○徒倚伏之數者 ○哉 ○昔因邇遠 ○傾蓋著交 ○同以剪落 ○夷契群萃 ○布懷舒憤 ○以寄當年 ○遂携手遊梁 ○比翼栖鄧 ○淪風虛岫 ○指道玄津 ○比樂齊讎 ○千載一時 ○自林傾島 ○散奄忽盈紀 ○子薄高柯 ○予淪泥滓 ○常冀曾卜 ○索居之遇 ○遂成梁高山海之別 ○東瀾弗復 ○西景莫收 ○致盡川征 ○歸骨曾丘 ○嗚呼哀哉 ○諱曰厥族氏殷 ○寔湯之裔 ○榮聲中微 ○源流昭晰 ○少遭閔凶 ○宗無緇縹 ○茲姑經營 ○託是養衛 ○爰逮三五 ○聰穎特挺 ○雙奇比秀 ○偶羅齊穎 ○志隨中區 ○思擢神境 ○脫落生死 ○延耽慕緣 ○永既遵玄轍 ○洞曉名跡 ○仁義之外 ○通非所惜 ○室欲靡遂 ○坐以會適 ○弗依朱屨 ○考卜巖壁 ○來不濡足 ○去不絕嗣 ○頤頤升華 ○進退損益 ○予憑浮波 ○爾能卽心 ○俱翔道澤 ○同集德林 ○齊拂和風 ○共聆玄音 ○自宮徂國 ○在目在矜 ○往化綿

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聘周之申名教。秀弱之領玄心。於此爲易矣。物忌光顯。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群遊。遂垂翼歛趾。銷影巖穴。遯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迹。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哀幾。嗚呼哀哉。

泗水之清。呂梁之峻。惟是淑靈。育此明俊。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曰素彫。成此芳綯。爰初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體。有識欽承。厥是鈞蹟。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瑣窮無歸。迴轅改軫。斐夷名疏。閭揚事表。何難不流。何晦不曉。若出朝離。其明昭昭。照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孰微斯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子。誨言。道誠在斯。群聽咸。不獨抵峙。請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誠協貞誠。見誨浮演。默陰去大。弭此騰口。增柄或英。量逸簞藪。通思泉源。無礙川阜。庶乘閑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速類。氣傷于偶。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風蕭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願。孰在隱淪。各從流。是長乖。異成永互。嗚呼哀哉。邇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聽陽禽之悅豫。睨神氣之。念庠序於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側高座之虛。聞歎因事以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溷滅。庶或同歸。中天可

略情念可。短章無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己不忠其蹟。而終莫相。我若成。欲聲名拔竟。知于誰。冀行跡立。則善惡應徵。傳則黃齋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擇。期出命之所限者。日所親見之若人矣。惠心朗識。發於鬚。生自稟華家。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句涉。溯彌歷年稔而已。諒超李之咸陽。程鄭之臨印矣。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與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週流。諸天候。況齊景牛山。隋武金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何能久。慨然有。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閭閻離世。妻子長絕。歎與永謝。豈唯向之。樂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世別矣。旅舟南。迺投。登石門。香。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美。豈望人期。願以山招。法師至。止。人。勞役。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反山成說。歎。遂獲接棟。重崖俱挹。淵。茹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情。微。法。漸。近。滯。去。薄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

莫。歸。徵。集。何。緣。晚。節。離。憂。遠。見。參。尋。至。止。阻。閨。音。塵。殆。絕。值。暑。邁。疾。未。旬。卽。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期。名。蓋。欽。志。節。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授。懷。援。筆。其。辭。曰。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未。視。象。物。以。靈。異。人。以。智。貴。卽。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惠。心。夙。察。吐。噏。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蘭。風。氣。越。如。彼。天。倪。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僮。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營。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綸。才。練。藝。技。驤。首。揮。霍。繁。絳。綺。靡。酒。酣。調。促。意。妍。服。修。朝。道。景。曠。夕。忘。星。徒。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易。餐。何。術。推。移。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卽。心。有。限。在。理。莫。規。試。數。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蹟。近。群。流。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美。被。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翼。永。息。幽。嶺。捨。華。製。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卽。愚。成。絕。智。之。柔。情。對。理。斯。湛。吝。既。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已。利。貞。存。彼。以。明。開。逝。以。慈。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遂。終。然。理。是。梁。鴻。携。妻。荷。篠。見。子。鷄。黍。接。人。行。歌。通。已。於。世。曰。高。於。道。殊。鄙。殆。見。法。師。獨。絕。神。理。形。跡。易。盡。然。諸。難。判。乘。心。卽。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辭。山。終。息。旅。館。嗚。呼。哀

○銷二消○ ○疏二述○ ○離二商○ ○照二昭○ ○子二子○ ○每二海○ ○橘二播○ ○諸○ ○連類二連類○ ○執二執○ ○熱二熱○ ○論二倫○ ○煙二氣○ ○道二道○ ○辨二辨○ ○款二款○ ○惠二惠○ ○嘉二嘉○ ○且二且○ ○具二具○ ○略二略○ ○誠二誠○ ○止二止○ ○芬二芬○ ○大二大○ ○香二香○ ○白二白○ ○羅二羅○ ○蘭二蘭○ ○期二期○ ○陶二陶○ ○東二東○ ○林二林○ ○此二此○ ○醜二醜○ ○松二松○ ○合二合○ ○長二長○ ○離十(北)○

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觸。即諸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有失。且見諸寺尼僧。多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墮。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行摩那埤。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有。才還。又於南園就顯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瓶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迄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諸諸寺尼。有高床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祇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眾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還背更無親侍。於是恩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閑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龜造像無不。必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莊黃染成。悉自然有婆伽羅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觀。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吐羅。一云。毘

毘吐羅。所著袈裟。色如熟薑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於是遠近尼僧。並相倣效。改服間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羅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諸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羅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始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即聞器機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會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閉。即便閉戶。還床復寢。久久乃明也。又經達和極。為錦薦。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湛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誦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達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諸傍人不解。問言。為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幡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還。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達和。數日中亦殊。綿恆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日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幡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幡華伎樂。非

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為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床。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苦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達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即自圍遶誦明。呌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臥。閉眼見佛入房。幡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為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與令法師素疎不塘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為治無益。漸就綿惓。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涼。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幡竿。猶車在地。幡之為理。不異世間軍隊。擔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諸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浪然而臥。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瓶。可高三尺許。以上

○觸○觸○ ○有二○ ○多十(有) ○鴻○ ○斯二期 ○子子子 ○大太太 ○今念 ○七二單 ○莊二
裝國、瓶 ○黃二漢 ○伽羅一維 ○吐一法 ○言云 ○莊一橫 ○見十(微) ○千二十 ○始二
如 ○始二此 ○畢二果(疑果是)十畢 ○門一潤 ○橫一橫 ○便二更 ○(爲) ○
二疾 ○其二其 ○日不二不日 ○(精)十涼 ○(軍)一

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雞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雞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

閑居。上為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一名名善女天。是迦毘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之復云。空中晝夜作伎樂。聞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亡書 梁劉之遴 與震兄李敬肅書 同上作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東陽金華
山栖志 梁劉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隱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戴逵貽書
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惠命訓書 北齊戴先生
吊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謬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連數。加項姦心頻發。因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符所在與寺者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世英人隨宜與例。世輕世重以緯玄奧。光朝之世。嘗為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相救。世。殿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神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為貴。德優者以親仁為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選之容。紫閣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為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洽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勅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①(者)一①② ③三二六 ④四二七 ⑤(沙門)一①② ⑥此目錄明本無 ⑦文十(帝)①② ⑧(戴逵一諫師)九字二 ⑨(給命禪師書)并註命禪師答書晉戴逵十五字 ⑩(幽林一先生)十三字 ⑪項二以①② ⑫符二付①② ⑬(襄陽一書)七字一 ⑭(元)一① ⑮(帝)一① ⑯(十)一① ⑰(下)一至第七准之 ⑱(俗)一① ⑲(白)一① ⑳(忽)一① ㉑(世)一① ㉒(世)一① ㉓(世)一① ㉔(世)一① ㉕(世)一① ㉖(世)一① ㉗(世)一① ㉘(世)一① ㉙(世)一① ㉚(世)一① ㉛(世)一① ㉜(世)一① ㉝(世)一① ㉞(世)一① ㉟(世)一① ㊱(世)一① ㊲(世)一① ㊳(世)一① ㊴(世)一① ㊵(世)一① ㊶(世)一① ㊷(世)一① ㊸(世)一① ㊹(世)一① ㊺(世)一① ㊻(世)一① ㊼(世)一① ㊽(世)一① ㊾(世)一① ㊿(世)一①

歲道人顯統帛詔

帝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違。雖有禁。止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會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惟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腆之口。進蔬藪之具。延頸蹙頰。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共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誠律曷然。無許自立廚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四請僧一會。既可^四勢像行乞之。乞丐受諸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四復不請召。則行乞^四之法於此永^四冀。此法既^四冀則

議沙汰釋李詔并啓 北齊文宣帝

問腔聞事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黃金可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爲鯨若以御龍非實荆山有鑿髻之懸控象爲虛溫洛寤夜光之譏是非之契腔實惑焉乃有繡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黃服之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爲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獨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脩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臣樊孝謙謹奉

④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
⑤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
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
秘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
道夫呖雲巾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
之說海東之談求之如鑿風學之如捕影而
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共真徐
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⑥升霞倒影

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爲不朽。又宋葉已來。大有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汝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嬌軀。波器。瀝血。假未能然。猶當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燕。沐時雨。而群飛。臺上。銅鳥。儀和風。而獨轉。但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賜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樹。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賜。鳳。寶。璽。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主。禮。尙。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悼。法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澤福慧。該。加以誠見。冥通心解。遠察記。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謂。服。膺。者。無。遠。近。蒙。益。者。衆。道。俗。弟。子。自。貴。旋。京。整。便。巾。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力。久。利。必。應。遊。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塵。積。香。棺。入。室。不。了。空。心。子。何。不。慟。但。如。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

泥洹。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二。歲。積。始。終。寧。道。宜。應。其。和。策。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擬。物。輒。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親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風。殷。勤。之。旨。歡。欣。頂。戴。難。爲。罄。說。仰。承。乘。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雖。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而。真。已。過。項。齒。剛。曾。不。先。落。延。華。駐。采。怡。神。輔。性。自。非。宿。植。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道。之。深。欣。美。景。仰。之。至。興。居。在。念。寤。寐。藏。懷。弟。子。限。此。樊。籠。追。茲。纓。瑣。無。由。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志。棄置形迹。唯願敬。保。此。期。願。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丹。款。殊。未。巾。暢。僊。惠。一。言。豈。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顯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迥。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制。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聞。妙。香。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傳。此。義。

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適。舊。有。此。義。常。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思。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其。寡。傳。通。略。無。其。人。貧。道。提。屣。尾。以。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積。年。迴。爲。之。發。病。既。衰。病。未。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機。發。無。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證。述。想。便。宜。廣。宣。使。實。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爲。失。奇。趣。邪。若。此。論。已。成。遂。復。中。興。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將。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叙。深。全。付。之。

與畢法師書 梁劉峻一名孝標

聞諸行李。高談微德。遂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霸。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含。星。昏。昊。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願。隨。攝。衣。裳。虹。霓。帷。幕。寄。露。餌。黃。菊。之。落。藥。酌。清。湖。之。流。流。具。候。歸。雁。晨。晨。暮。暮。羈。獨。獨。獨。神。影。影。影。蓋。象。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傍。若。無。人。孝。然。舉。臥。永。雪。沈。沈。隱。隱。何。以。尙。之。哉。至於馳驚經國。翔翔書圖。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具。曼。荷。荷。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屠。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梁王曼卿

24 咬法師答

24 咬法師答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田箴文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五以來昭明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田篋自課之。動長慕鉛墨。田瘡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磨心傳錄。每見一田分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誤陋拙。本以自備疎遠。豈宜濫入高聽。擅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情。抽文綴藻。內外淹効。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嘘。更增愧懼。今以所著田發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弔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和不_レ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正，捨壽闍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_レ植，必登善地。人情惻怛，化銜_レ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通。蔬非終身有爲，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衆豈直息心禪領。亦爲人倫之傑。弟子少長，游遇數紀。迄茲不生敬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顛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嘯，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兄李敬拙書

22
同上作。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誠。長往法言。永絕惓惓。抽擢不能。已巳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背在京師。聖上所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業。因衿抱豁然。與物無逆。所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悴。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惜。何可弭楸。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歎。殿下自爲作銘。又教鮑詒室爲誌序。恐鮑因想。悉未能究。盡已得而爲鮑說諸事行及徵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白誌石爲廡。并呼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恣然投筆懷慙。劉之遴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①折二通②③(并答)一④⑤油二福⑥⑦折二聚⑧⑨問二問⑩⑪拾二法⑫⑬商播二萬推⑭⑮問二開⑯⑰王字一秀
 ⑱約二誤⑲⑳聚⑳㉑(下)十方㉒⑳貳二家㉓㉔誠二成㉕㉖設法師答二答王曼卿語，梁釋君白㉗㉘故二故㉙㉚
 二策㉛㉜齊二降㉝㉞分二介㉟㊱貳二誤㊲㊳世二煩㊴㊵震十(法師)㊶[同上作]一①* ㊷拾二操① ㊸想
 二和㊹㊺白三三㊻㊼百三三義

八月二十日之遷和南。法界空虛山木。頗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計。五內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己。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隆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爲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匹之前輩類往賢。雖什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尙。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此。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面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捐哀慟之至當何可處。弟子執紼遊接五十餘年。未降知顧相期法侶。至平昔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萬古。享思愧愴倍不自勝。未由瞻執申。世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咽。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紜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焉足毛。衣疥瘡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霏

濡霧露。彌顧閑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斯寐永懷其來尙矣。蜩專噬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阜澤塊鬱。若其群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遼。則春青冬綠。迴溪洑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瑤。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潤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洽中奮迅。淫澤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嶺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譜。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以爲稱。靡迤坡陀。下屬深峻。路迫險隘。魚貫而昇。路側有絕澗。閭閻嗒路。俯窺木杪。焦原石已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阜陸隱隱。予之黃宇實在此焉。所居三面迴山。周遶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瀉。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涵涌成音。漣瀾引瀉。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薨。激湍迴於階砌。供吸無絕。滋。照漱息。瓶。楓。樞。椅。櫛。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絲。菓。楓。白。帶。抽。紫。莖。橘。檳。茶。薺。柑。風。鳴。簫。垂。條。欄。戶。布。葉。房。櫺。中。谷。澗。濱。花。藥。摺。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顰。櫻。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賢。露。芙。蕖。紅。華。照。水。皇。蘇。標。葉。從。風。

憑軒永眺。獨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灌漑。地髓抗羣。山筋抽節。金闕重於素壁。五鼓貴於明珠。可以養性。銷痼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翺翺翔鳥。風胎雨。綠翼紅毛。羽翠。肅肅。切羽關關。好音。馴狎。同池旅食。鷄鶩。若遇。焉日。伺辰。響。鳴。鵲。乘。煙。水。吟。嘈。囀。囀。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蹕管籥。鞀鞀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空。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瞻。仁智所居。故頌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誦詞五塵。郁烈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且聞。予。貼。履。振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飲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蔥樓蘭樹。隱隱。暖林。等。飛觀烈。錢玲瓏。煙霧。日止却粒之氓。歲大祈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影。影。刻。削。類。人。工。躍。流。湍。瀉。濟。濟。湧。決。咽。雷。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脩。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醇。潤。肥。腴。鄭。白。決。滌。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鳬。雁。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 ○層巢木末 ○魚潛淵下 ○窟穴泥沙 ○豈好異哉 ○蓋性其然也 ○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 ○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紜顯晦 ○踳駁無異火炎水流 ○圓動方息 ○斯則廟堂之與江海 ○蓬戶之與金閨 ○並然其所然 ○悅其所悅 ○焉足毛衣疥瘡 ○在其間哉 ○予生自原野 ○善畏難狎 ○心駭雲臺朱屋 ○望絕高蓋青組 ○且霏

○東陽金華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 ○層巢木末 ○魚潛淵下 ○窟穴泥沙 ○豈好異哉 ○蓋性其然也 ○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 ○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紜顯晦 ○踳駁無異火炎水流 ○圓動方息 ○斯則廟堂之與江海 ○蓬戶之與金閨 ○並然其所然 ○悅其所悅 ○焉足毛衣疥瘡 ○在其間哉 ○予生自原野 ○善畏難狎 ○心駭雲臺朱屋 ○望絕高蓋青組 ○且霏

與徐樸射領軍述役借書

陳釋真觀

眾亭光顯寺釋眞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
於已絕能使嶠山遺跡無虧宴坐之風祇樹
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
凡足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法
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天之
下莫匪王臣正當僊倪恭承鞠躬祇奉但憑
情所謂竊或疑焉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
轉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爲盛雖復
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
爲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
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冀鄴雖
復昆明池內識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
身之遺像陰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
世結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眸白足

連肩表稱大耳傳名。莫不定水淵濤義峰山。暨汪王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頽。韓之清行。頃年說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志。復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懷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爲其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皆遊方探。聽。隨處利安。望刹爲居。臨中膏飯。或頭陀林。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羅之菓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辯。忽使崑峰之上。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蛇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其。割愛辭親。披緇剪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雨散。便流死溝渠。遂有赴淩擊而。投身。絃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驅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成無用。若必有拔。拒投石。之能。索鐵。申鉤之力。則並從軍。募久預長。驅。儼復尙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利之浮。

法。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軍塵。魂飛氣懾。將恐有沮都護之威。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遊之屬。萍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饑。鄉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履則兩踵併穿。斂衽衿則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豐飽。求朽壤以爲藥。寧誠紫丸服糞掃而爲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譬。信哉應免。若令其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糶糴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踵軒義比肩炎吳。握鏡之風彌遠。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數弘十善。昔漢明靈感止夢金人。晉武覆修纓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瑤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以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畝。許嚴生之高尚。愚謂註預今者。免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違道業。或常居邸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宜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爲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瑤。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餽酒之客。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爲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爲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忻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

①搜一跡◎ ②葺一葺◎ ③汲一飲◎ ④堯一堯◎ ⑤則十(於)◎ ⑥頃十(於)◎ ⑦初一初◎ ⑧醒清龍一驚微清言, 濟潔清言
 ⑨有(一)◎ ⑩磨一磨◎ ⑪誰一誰◎ ⑫挹一挹, 抗遏◎, 挖◎ ⑬發一發◎ ⑭蕩一蕩◎ ⑮陳稹真觀一◎ ⑯某
 永◎ ⑰凡一結◎ ⑱法一淨◎ ⑲誰一洛◎ ⑳陸一陸◎ ㉑名一芳◎ ㉒海一海◎ ㉓辯一辯◎ ㉔則一則◎ ㉕雨一
 而◎ ㉖波一波◎ ㉗駟一駟◎ ㉘成一成◎ ㉙拒一拒◎ ㉚中一何◎, 仲◎ ㉛第—第◎ ㉜汎一汎◎ ㉝歛一歛◎*
 ㉞雙一雙◎ ㉟葺一葺◎ ㊱止一止◎ ㊲班一班◎* ㊳生一君◎ ㊴卒一曉◎, 佈◎ ㊵至一過◎ ㊶清一清◎

施邊荒入附。無待。升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忻哉。儼復無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費。計伏聽徵求。仰。唯領軍檀越外。則探賸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鹽梅。必願降意。獨務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觀覽。如其一毫。可採深儒。曲為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俱氣。庶得仙人范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之德。比恒倍。而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龍梵比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譬聞法師從彼舟航。趣返緇衣之務。此為日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以法師雖無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就為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幄之策。欲集。留侯。形類臥龍。還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願茅廬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閣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風管。非有或聞。舞女歌姬。空勞反觀。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猶若牛角。以此之外。何所規竊。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斷世間。無為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

作之勞。口資香積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得摩之衣。朝無踐履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遊。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城。自壁。朱門。理然致敬。夜琴書。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類足。其利三也。假使練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斗米。不進。倉庫。庫部。介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常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術。密裏通情。決勝。酌然。嬌俗。如斯。煩。垢。萬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六也。聽鐘聲而致敬。尋香觀以生心。朝觀。尊儀。恭披寶軸。利那之善。遂此而生。水。滯。微功。漸益大器。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遠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有者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為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希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勝之因。一。且。退心。於理。遑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過去之因。擗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業。不以為愆。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群品。為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開。梨和上。書輒致敬和南。遠近嗟詠。貴賤瞻仰。法師今必退轉。

立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祖姓名。便亦可呼。平。受。故。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藏。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便。以。君。為。題。封。若。不。屈。膝。斂。眉。自。達。無。因。俯。仰。承。迎。未。關。合。度。如。此。事。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其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柳。何足關懷。類似紅桃。詎能長久。同。妄。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臥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總。緒。則。共。氣。共。心。一。過。纏。綿。則。連。臂。展。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實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為。巨。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淪。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議。必。為。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些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忌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惜。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知。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魔。之。所。嬖。猶。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群。凶。豎。波。若。之。幢。天。魔。自。歎。若。此。

○升二月 ○計二計 ○唯二惟 ○氣二剪 ○(面)一 ○打二忤 ○秋二波 ○德二帳 ○留二第 ○遠求
二擬求 ○求榮 ○願二供 ○城二城 ○斗二井 ○的二灼 ○婦二婦 ○帝二帝 ○二二二 ○開
○聰二聰 ○識二識 ○味二味 ○業二果 ○梨二梨 ○交十(者) ○眉二眉 ○開二開 ○類二類
○庚二庚 ○過二過 ○互二互 ○於二則 ○惜二錯 ○知二智 ○波二波 ○

釋蠶積

入道則內業有餘，究其交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葉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論。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且夕栖栖，日讀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容施，微其發起，則佛之真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鷹犬。愛惡無常，豈貴其得失於一人之上。置不恆之弔式於十二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烈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鐘，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染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減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還成鹿，衆麤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忤懷之愆，伏增戰

越敬白

菩薩戒弟子戴達貽書與仙城禪師命禪師座下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箭短同乘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闢里儒童聞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振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袁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似臨懸鏡哀雜云之密行種種寶頂之福田撫摠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養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塵上辯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塋崇峰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洎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惺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胸襟朗開三達既念鼠蟻彌傷鳥繫青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饜飮頗

①寄=贊◎ ②莖=稟◎ ③(大)+祖◎ ④(周)+祿◎ ⑤白口=日月◎ ⑥幾=跡◎ ⑦一+下◎ ⑧決=快◎ ⑨淵=回◎
⑩敢=嘆◎ ⑪學=樂◎ ⑫未=木◎ ⑬席=藎◎ ⑭式=惑◎ ⑮烈=列◎ ⑯染=深◎ ⑰還=鹿◎ 「還」一音 ⑱布
染鹿=衆鹿◎ ⑲(衆)+之◎ ⑳傑=桀◎ ㉑(菩薩一下)十九字=「菩薩戒弟子戒達書師誠命師座下并答」十七字句(佛號「隨
仙城慧命師師書最速」十一字)
㉒振=震◎ ㉓花=包◎ ㉔壁=璧◎ ㉕哀=艾◎ ㉖似=異◎ ㉗種=鍾◎

絕章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振振百家。及乎
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採龍門而梯會稽。
賦鶴鵠而咏鸚鵡。若求其一介。亦勢窮古人。
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
真如。一日鄧城訊修疏。屈膝情欣。係。機遇
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
脫屣索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食九轉用
遺幽憂。漸。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視玉不
廢從師。深淵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
乍調。鑿齒。雁門高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
珍清軌。室邇人遐。彌珍。禁帶。餘辭殘簡。念
無金玉

幽林沙門釋惠命訓書濟北戴先生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達順
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
工有無異轍。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
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
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
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
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
之逸軌。損之為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
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廣
而文殷。或言高而義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
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抱器以奇文。
長卿惠其高趣。故雖秦楚分

風臥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誠望苦空志排
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款牽絲與
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

感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充虛四。屏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
十纏而遺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
鏡難清心塵易墮。定慚華水戒非草繫。才伴
微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
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
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句於眺眺。至迺夜
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華戶
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
所歎。麟鼠易侵樹猿難靜。勞想驚頭倦思。鷄
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
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
蘭清香如玉。誠復益目致歡。而賞撫膺多愧。
雖謝天池未。歸北漠之說。而事同泥井。慚
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
結期。明且。白駒可繫。用永終朝。善敬清猷
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申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名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澤
化。情深悲恨不能自已。唯哀慕摧割當不可
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
精悟。靈臺神。固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
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鍾
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
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
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
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謂緇林。特為
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
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

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
亦酸感一人。師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
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
無常奈何。疾癡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遣
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僧行篇第五之三

①福田論 隋沙門釋彥琮 問出家損益詔
②井對 唐高祖 出沙汰佛道詔 同上
③令道士在僧前詔 井表 唐太宗 議沙門
敬三大詔 井表 今上皇帝

福田論

經館學士沙門釋彥琮

④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
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
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
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
⑤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
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
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

①錄 ②沙 ③井 ④井 ⑤井 ⑥井 ⑦井 ⑧井 ⑨井 ⑩井 ⑪井 ⑫井 ⑬井 ⑭井 ⑮井 ⑯井 ⑰井 ⑱井 ⑲井 ⑳井 ㉑井 ㉒井 ㉓井 ㉔井 ㉕井 ㉖井 ㉗井 ㉘井 ㉙井 ㉚井 ㉛井 ㉜井 ㉝井 ㉞井 ㉟井 ㊱井 ㊲井 ㊳井 ㊴井 ㊵井 ㊶井 ㊷井 ㊸井 ㊹井 ㊺井 ㊻井 ㊼井 ㊽井 ㊾井 ㊿井

①採一採 ②採一採 ③採一採 ④採一採 ⑤採一採 ⑥採一採 ⑦採一採 ⑧採一採 ⑨採一採 ⑩採一採 ⑪採一採 ⑫採一採 ⑬採一採 ⑭採一採 ⑮採一採 ⑯採一採 ⑰採一採 ⑱採一採 ⑲採一採 ⑳採一採 ㉑採一採 ㉒採一採 ㉓採一採 ㉔採一採 ㉕採一採 ㉖採一採 ㉗採一採 ㉘採一採 ㉙採一採 ㉚採一採 ㉛採一採 ㉜採一採 ㉝採一採 ㉞採一採 ㉟採一採 ㊱採一採 ㊲採一採 ㊳採一採 ㊴採一採 ㊵採一採 ㊶採一採 ㊷採一採 ㊸採一採 ㊹採一採 ㊺採一採 ㊻採一採 ㊼採一採 ㊽採一採 ㊾採一採 ㊿採一採

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為不致敬？時明瞻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逮之。後語群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必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障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教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糾詞隱密，援列杏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為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尊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跡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惟此至極。寢聲滅影，攝慧林之運。刻楮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為群，住持是寄。

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同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輕重，亞神祇之大。小。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順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御以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別除尙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優婆塞。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樸道難沿，佛性可奪。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

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辯。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需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衍澤。既能於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龜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微以身敬收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尚滅餘慶。僧不拜俗，俗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自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惟存。仰福為尊，僧尙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為叙，是謂第一。無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引凡終期，成覺迥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遙攝。染衣之日，帝釋遙歡。妓女聊。披無漏遂滿，醉人暫剪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

○敬二俗○ ○列二例○ ○能二唯○ ○輕一○ ○小一○ ○附以二○ ○別一刺○ ○辯二辨○ ○莊二
○德二○ ○疑二○ ○疑二○ ○疑二○ ○如二知○ ○第一一○ ○無二不○ ○引凡二○ ○弘乃○ ○披二
被○

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惟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有穢科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微。備例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剔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滌之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固使天龍致敬兩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淵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瞻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慚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屬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為心。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宜等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重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星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即周秦已行。姑皇焚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會開佛法。中途潛隱重此中興。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雒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四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冲。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議不合拜。往還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遂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王等良以道在

則貴。不以人為輕重。如魏文之獻于木。尋大法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諱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六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議滅法。經於五載感痛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二道夏蜀是也。斯諸偽政信法不虧。唯赫連佛佛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為樂。僞像背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吞。妻子刑刻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寶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制斷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

法一染 報二因 若十山 問二故 福二賜 成二威 西明寺一首 二十一字 簡諸宰輔佛教隆替狀 十字 一 若神重之 皇十始 開二關 樂二洛 召二名 建 二 返一反 書一 事二之 事之也 無十時 處二其 處一 佛二勃 刑二形 猶二蕭 心惑二其心或 殺二殘 錄二錄

代。故使事理非常。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衆居福山之位。雖信毀交質。殊各推移。斯自人有靈。隆據道會。無與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連歷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妾之禮。又吳天上帝。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難齊。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願。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焰。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累。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輪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婆塞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佛法。毀訾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令違佛教。拜佛諸人。即不信。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

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誹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王為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官等白。朝宰群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其俗之科。百王同軌。千木在魏。高

杭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閑放之美。但以三寶。繼繼位。用數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以及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文。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群議紛紜。不能盡一。隴西王曰。

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徹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難。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文大夫孔志約等議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剔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轡。披釋服而為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通理。又道之為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耕。尊嚴式符高尙。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衷。道法難虧。還留容想。既奉詢芻之詔。敢罄塵獄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

司元議一首

胃宵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攀跪曲拳之禮。陶冶之侶同遊。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而老釋二門。出處遺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毘耶。闡慈悲之偈。氣浮

①作二行②〔作〕一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司戎議以一首

雖曆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冰黃沙

名稱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隆。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己。存道於物。敬存則己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亦所以尊於己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尊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被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爲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鏡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泥滓。亦爲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爲義共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逃去取。解田衣而非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爲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搜揀之例。甘棠爲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崇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爲欺誑。則可一而寢之。寢之道則長蘆之

之謂。是則所尊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宜崇之。崇之道則尊貴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眞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弼狗而尊像。不以弼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己。資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隆法之慮。與其墜之易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帶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爲利矣。泊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濶。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揚今。此爲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侯。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尙或攸遵。主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僅緣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群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獨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鬱肝瀝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泰苑永轉法輪。一心歡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卅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微婉難離。適莫天情。盡一則可使由之。容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爲無。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爲

有。則筆削於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岐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應心。管豈天窺蛙焉海測。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可懷鉛閑筆扣寂銷聲。而欲烏處程言等中竊吹。將鶯鶯聽而齊俗。與韓視而均叟。雖有聲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萬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其影。絃焉金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輪滑驛露。而覩顏蕤夏履薄永春。婉傷已甚。誠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

竊以朝廷之敍肅敬爲先。生育之恩色養爲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剔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故無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尚尙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日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沈化。滉

槃之蘊東流。辯羽驤霞。影王京而擬衆妙。
 津慈照寂。碎金固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
 希夷。祛濟塵蒙薰滌因果。神道神教茲焉有
 徵。坦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諱曰守法
流弊違經并俗謂之意
革即事不可其如理何原夫在三之敬六四位峻
 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莊固極之談。本立
 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定王化之始。乃天
 地之經。佛以法爲師。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
 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旣其齊衡。天法固乃同
 貫。身爲法器。法爲惟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
 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諱曰。佛法乃寰外之尊。
而令屈折。不稱還類人。此乃
帝曰。王爲域中之大。教在
法本垂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且夫戒錄纓高。
 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恭於屈
 膝。諱曰。王謙云。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寔居者
良以宗教既同則長幼咸成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屈
 誠哉是言矣。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
 齊寵辱。惠我不爲是損己詎稱非。自當浪若
 無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維而頓顙。覲天尊
 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乖眞。諱曰。沙門
道俗懸隔拜違佛教。其顯經文。而曰敬未
乖眞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爲北。反言成文且伯陽緒訓
 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吐謙尊之德。遠
 符隣照之規。伯陽謫自姬周。身充柱史。爲官則王朝之
一職。言曰道儒宗之二流。并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衆乃權道之一時。其鑑
 文命入裸俗而解裳。不可例準上以爲模。指又三極之
 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矣。諱曰。釋家
相敬正曰以教淺不殊故耳。非
是約本末而言。何玄流之甚也若以袈裟異乎龍輔
 緞巾殊於鷺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
 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遜清規振俗神
 化靈陽響戒行精勤。藻拔桐鸞梵清霄鶴。錦
 旌徵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耆。獨其拜禮。自餘

①〔宣〕—①宣^ㄅ ②〔詐〕—②詐^ㄅ ③〔福〕—③福^ㄅ ④〔前〕—④前^ㄅ ⑤〔前〕—⑤前^ㄅ ⑥〔成〕—⑥成^ㄅ ⑦〔一〕—⑦一^ㄅ ⑧〔册〕—⑧册^ㄅ ⑨〔藏〕—⑨藏^ㄅ ⑩〔容〕—⑩容^ㄅ ⑪〔於〕—⑪於^ㄅ ⑫〔愿〕—⑫愿^ㄅ ⑬〔覺〕—⑬覺^ㄅ ⑭〔道〕—⑭道^ㄅ ⑮〔議〕—⑮議^ㄅ ⑯〔廷〕—⑯廷^ㄅ ⑰〔別〕—⑰別^ㄅ ⑱〔議〕—⑱議^ㄅ ⑲〔百〕—⑲百^ㄅ ⑳〔當〕—⑳當^ㄅ ㉑〔惟〕—㉑惟^ㄅ ㉒〔狀〕—㉒狀^ㄅ ㉓〔王〕—㉓王^ㄅ ㉔〔彈〕—㉔彈^ㄅ ㉕〔何〕—⑨何^ㄅ ㉖〔位〕—⑩位^ㄅ ㉗〔惟〕—⑩惟^ㄅ ㉘〔王〕—⑩王^ㄅ ㉙〔錄〕—⑩錄^ㄅ ㉚〔所〕—⑩所^ㄅ ㉛〔成〕—⑩成^ㄅ ㉜〔采〕—⑩采^ㄅ ㉝〔髮〕—⑩髮^ㄅ ㉞〔道〕—⑩道^ㄅ ㉟〔南〕—⑩南^ㄅ ㊱〔以〕—⑩以^ㄅ ㊲〔發〕—⑩發^ㄅ ㊳〔勝〕—⑩勝^ㄅ ㊴〔道〕—⑩道^ㄅ

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紜相半。股商推群。義沈幽暗。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共父母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請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山拔沈其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山之清蕩。僧爲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區。垂範導於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賜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其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入主猶有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囂威嚴。伏增戰越。謹言。直東臺舍人馮神德上。

一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祕教東流。因明而開化。玄風西運。憑

至誠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宜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僞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趨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造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足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禱。祈禱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申情禮。捨尊就卑。棄重違輕。緣情猶尙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尙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離塵俗之悲。紫氣西陳。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盛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拜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真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宿著熏修。序無眞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勸。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定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分跪拜。私懷徒懷佛教其

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懇注。莫敢披陳。情用慙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僕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望。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請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仰。泊乎聖帝遵奉。成教彌隆。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賢。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無穢皇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異俗異區。桑門制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況擬形戒。律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駭。致養期於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情在僧有越戒之。當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從福莫先。自然教有可觀。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塵囂展旋。伏增戰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拜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聞榮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形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爰敬降高。乃

①母十(之)②即十(不)③(京邑)一首④十三字二(上沙門應不拜親表程士顯等)⑤十二字⑥當二字⑦成二誠⑧(西明寺)一首⑨二十一字二(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拜親無益啓釋道宣等)⑩十七字⑪宿二風⑫(被)一⑬(敬)一⑭(沙門)一首⑮(僧威秀等言)一⑯(大莊嚴寺)一首⑰十三字二(上請不拜父母表釋威秀等)⑱十一字⑲(云)一⑳成二誠㉑當二意㉒(沙門靜邁言)一⑳三言㉓惟二以㉔

令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非傷君父。詎曰忠。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三九一

蠅蠶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關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

三九一

①文二朕台②茲二茲台③期二其台④修二新台⑤沈二坑台⑥論二論台⑦(襄州…首)二十五字二(上親同君上不令致拜表稱崇拔)十三字台⑧(沙門崇拔言)一語⑨拔二伏台⑩作二勃台⑪子十(臣)台⑫(統論前議優劣并選擇道宜)十論台⑬額二認台⑭大二太台⑮訪二誘台⑯恭二簡台⑰詔二詔台⑱谷二咎台⑲(口)一語⑳故二還台㉑調二詔台㉒怒二飲台㉓摩二商台㉔別二刺台㉕(期)一合㉖問二問台㉗汗二浚台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琛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爲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時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群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必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宇尙開信毀之源豈唯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願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明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廣弘明集慈濟篇序卷第二十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原命之方由來所重故蠶蠶懷生唱唱唱類莫不重形愛命憎生惡死卽事可觀豈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慾明者思已爲喻不加憐於含靈昏者利己爲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爲聲勢以利爲功德是知坑趙六十餘萬終伏劍於秦邦膳畢方丈爲常窮形戮於都市至於禍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顧復終無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殺爲先由斯一道取濟群有故慈爲佛心慈爲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慈德通明起慈而登色界況復慈定深勝兵毒所不能侵慈德威德蛇虎爲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以酒肉爲身先飲噉異於流俗踐陟同於賢聖經謂明示不得以佛爲師譏醜靡黜滅法在於斯矣況復蠶衣肉食聞沈侯之極誠醜醜屠宰見梁帝之嚴懲觀其勸助之文統其慈愍之至足令心寒形慄豈臨履之可擬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無已下愚詳此等長風之激空林凡夫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歷無窮不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墮碎於大地何所捕於精靈乎所以至人流慟常慘感於狂生大士興言慨怨魂於煩惱撫膺弔影可不自

憐一旦苦臨於何適貴既未位於正聚何以抵於三途行未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誠者思之

廣弘明集慈濟篇第六

究竟慈悲論齊沈休文與何胤書論止殺梁周顒

斷殺絕宗廟犧牲詔齊武帝并表請誠殺家訓北齊推斷酒肉文梁武帝

究竟慈悲論

沈休文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群各遂厥宜得無遺天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染甘腴爲甚嗜染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申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合天生事均理一以蠶蠶蠶蠶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鮓肉食同有其緣桑萎登絲蠶衣共頌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鴈犬鹿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望已封而爲言非有優劣宜菜麻果菜事等義同獲實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綸續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天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群生生理無偏漏拯龜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

①此明本之文 of. P. 283 ②此明本之文 of. P. 289 ③卷第二十六二卷第三十④《大唐一撰》十一字二《唐終南山釋道宣撰》八字⑤《沙門一》⑥《僧二》⑦《情二》⑧《慈二》⑨《畢二》⑩《形二》⑪《於二》⑫《歌二》⑬《二》⑭《二》⑮《二》⑯《二》⑰《二》⑱《二》⑲《二》⑳《二》㉑《二》㉒《二》㉓《二》㉔《二》㉕《二》㉖《二》㉗《二》㉘《二》㉙《二》㉚《二》㉛《二》㉜《二》㉝《二》㉞《二》㉟《二》㊱《二》㊲《二》㊳《二》㊴《二》㊵《二》㊶《二》㊷《二》㊸《二》㊹《二》㊺《二》㊻《二》㊼《二》㊽《二》㊾《二》㊿

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翻繙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草。蓋是救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有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曾無概理。大聖弘旨。豈豈徒然。夫常任密傳。傳遇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弟。從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惟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降。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開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宰待膳。豈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肉盡。室驚。逐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模範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爾衣繒服。曾不惟疑。此蓋虛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菜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與何風書

梁周顒

普通年中。何胤修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

甚者。使門人議之。學士鍾毓曰。蠶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燔燥擾攘。仁人用意深懷如恒。且不憚不榮。曾得苑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共何算。

有汝南周顒。貽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榮耶。判折之升鼎俎。網罟之與載。冊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繼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忍己爲懷。是各靜封疆。固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肺資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列。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於。微彼弱鷹。顧步宜慙。觀其飲啄。飛沈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掃加復。忍吞嚼。至乃野牧成群。閑蒙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食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豈覺沈。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賈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亂。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胤獲書納之。遂絕血味。注百論十二門論。行於法俗。

斷殺絕宗廟犧牲詔

梁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

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柏超度等上啓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罔。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洽之旨。請丹陽郡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勅付尚書詳之。議郎江悅以爲。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感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兼都令史王述以爲。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寒暑雨人。尚無怨況。去俗入真。所以可悅。謂斷之爲是。左承謝幾卿曰。不殺之禮。誠如王述所議。然聖人爲教。亦與俗推移。卽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便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諸郎。江悅議。尚書臣賈僕射臣昂。令營以下並同。議。帝使周舍難脫。曰。禮云。君子遠庖廚。血氣不身。剪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此皆卽自與仁非關及遠。三驅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遂斷。

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綾衣。裁剪有乖。仁恕。至。遂所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麋爲牲。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神寶愛民。不責無識。所貴誠信。非尙血骨。

斷殺絕宗廟犧牲詔

梁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

① 蠶二蠶 ② 蠶二蠶 ③ 蠶二蠶 ④ 蠶二蠶 ⑤ 蠶二蠶 ⑥ 蠶二蠶 ⑦ 蠶二蠶 ⑧ 蠶二蠶 ⑨ 蠶二蠶 ⑩ 蠶二蠶 ⑪ 蠶二蠶 ⑫ 蠶二蠶 ⑬ 蠶二蠶 ⑭ 蠶二蠶 ⑮ 蠶二蠶 ⑯ 蠶二蠶 ⑰ 蠶二蠶 ⑱ 蠶二蠶 ⑲ 蠶二蠶 ⑳ 蠶二蠶 ㉑ 蠶二蠶 ㉒ 蠶二蠶 ㉓ 蠶二蠶 ㉔ 蠶二蠶 ㉕ 蠶二蠶 ㉖ 蠶二蠶 ㉗ 蠶二蠶 ㉘ 蠶二蠶 ㉙ 蠶二蠶 ㉚ 蠶二蠶 ㉛ 蠶二蠶 ㉜ 蠶二蠶 ㉝ 蠶二蠶 ㉞ 蠶二蠶 ㉟ 蠶二蠶 ㊱ 蠶二蠶 ㊲ 蠶二蠶 ㊳ 蠶二蠶 ㊴ 蠶二蠶 ㊵ 蠶二蠶 ㊶ 蠶二蠶 ㊷ 蠶二蠶 ㊸ 蠶二蠶 ㊹ 蠶二蠶 ㊺ 蠶二蠶 ㊻ 蠶二蠶 ㊼ 蠶二蠶 ㊽ 蠶二蠶 ㊾ 蠶二蠶 ㊿ 蠶二蠶

凡有本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諸難爲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塞咎事自依前。

前臣曰。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尙血腥之祀。或飲蠶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爲善。其誠無武何往不通。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爲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爲弘。語其無不待牲牲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禱祭山來尙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以麋爲牲於義未達。方之紋錦將不矛盾乎。

齊光祿顏之推議殺調

儒家君子離庖厨。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於末。

梁時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鷄聲。

江陵劉氏以賣鰓爲業。後生一兒。頭具是鰓。自頸已下。方爲人耳。

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而羊解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撥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謂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亂縣解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羊。解除形像鋪設床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羊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臥。下。投醒即覺體痒。爬搔。因。成。病。十餘年死。

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早。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數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詔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父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浞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斷酒肉文

梁高祖

聖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迴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

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言。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爲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酒肉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果。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達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親所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爲行四不及外道。

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我道真。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爲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爲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直行。能長已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爲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爲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己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

①齊光祿(齊光祿)九字(誠殺家訓齊光祿之推)十字(誠殺訓顏之推)六字(折像二曾(一作折像)夾注)②雞(之)③點二點④羊十(者)⑤謂二叫⑥羊二牛⑦羊二牛⑧利十(杜)⑨診二條⑩病二癰⑪則二山⑫父二吞⑬魚一⑭文十(四首)⑮高祖二武帝⑯祖十(武皇帝)⑰(其一)十弟⑱(吉)一⑲醋二甘⑳視所二所親㉑還二還

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已殺猶自得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諸肉。陸設置罟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爲常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則七不及外道。

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爲師長。或爲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懷內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

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己法。受鳥戒人受鳥戒。施鹿戒人受鹿戒。鳥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鳥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即飲酒開衆惡門。入即噉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

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何也。謂是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

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人僧尼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故復可。可至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某甲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丘壑。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行井甕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薰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

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罪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論欲過患條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

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爲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涅槃經。爲當會聞。此不聞。若已會聞不聽。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遇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人名佛弟子。云何今日不從師教。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爲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

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

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千萬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萬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爲言。同一苦果。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以來。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邊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卽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

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爲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

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是理中障難。不知出要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心對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食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⑤上教。若以^⑥殺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勸諸廟祀及以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

爲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請法師當見此意。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申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賊盜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爲外司聽察所得。若爲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鑼撻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潔俗策使。唯取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妄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毘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毘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伽王。阿修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毘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以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沙

①果十(但苦)②③ ④例二列⑤ ⑥以一已⑦⑧* ⑨修行=直道⑩ ⑪(心)一⑫⑬ ⑭幸十(本)⑮⑯ ⑰(其二)十弟子⑱ ⑲上=止⑳ ㉑殺
 十(生)㉒⑳ ㉓祀二載㉔⑳ ㉕(其三)十弟子㉖⑳ ㉗幸十(三)㉘⑳ ㉙復十(有)㉚⑳ ㉛被=披㉜⑳ ㉝被盜二盜汝㉞㉟, 盜賊㉟㊱
 ㊲被二被㊳㉟ ㊴取二取㊵㉟ ㊶幸二幸㊷㉟ ㊸喪二喪㊹㉟ ㊺[以]一㊻㉟

竭龍王阿羅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提闍婆王。阿修羅王。迦。婁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入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察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昌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剗心擲地以示。僧與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戒。今日當先自爲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以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蘇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業。清淨佛道。若未爲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治舉者。當反任罪。

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迦。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別。宣意。是後論竟。宣意如此。

聖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

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壞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閑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強。現無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勸。若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弱。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惡子想。如俱非惡。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惡惡血脈。甚於不能蔬食者。惡惡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惡。以爲善惡。就善惡中。所爲方便。食菓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於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罪。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性。類皆多冷。血腥爲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用心各有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爲

溫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蔬。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裁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爲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衆。共魔相。矯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熱。內心。惡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若節。如是等人。多爲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以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爲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

寺官三百六十八人 宿德二十五人 義學五百七十四人 導師三十九人

右牒衆僧合一千六人

寺官三百六十九人 義學六十八人 導師五人

右牒合尼僧四百四十二人

右牒合尼僧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並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到鳳莊門。

①建二乾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定二定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用二因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二十三日。光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爲法師。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爲都講。唱大涅槃經四和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義。法云解釋。與親親御。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衆各以次列坐。講畢。著闍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中食竟出。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尼。或猶云。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十九日。又勸請義學僧一百四十一人。義學尼五十七人。於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法超。奉誠寺僧辯。光宅寺寶度等三律師。昇高座御席地施座。餘僧尼亦爾。

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言。弟子無言乃復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僧尼共弘法教。兼卽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集會於大眾前。求律中意。聞諸

僧道。律中無有斷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作若爲開導。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雖許噉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未令食九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當日講。恒作如此說。

制又問僧辯法師。復作若爲開導僧辯奉答。僧辯從來所解大意。亦不異法超。但教有深淺。階級引物。若論噉三種淨肉理當是過。但

教既未極。所以許其如此。

制又問寶度法師。復若爲開導寶度奉答。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許噉三種淨肉。若涅槃究竟明於正理。不許食肉。若利根者。於三種淨肉教。卽得悉不食解。若鈍根之人。方待後教。

制又問法超法師。向答是文外意。若依律文作若爲判。奉答。當日解義只作向者所說。

制問僧辯法師。意復云何。同超法師不奉答。同法超所解。

制問法超法師。從來作此解律。諸律師並皆噉肉爲不噉肉。法超奉答。不知餘人並若爲法超從來自不食肉。

制問僧辯法師。復食肉不。僧辯奉答。昔恒不食肉。中年疾病有時暫開。

制問寶度法師。復云何。奉答。本住定林未移光宅。二處不得進肉。若在餘處爲疾病亦不免開。問講律時噉肉不奉答。講時必有徒衆。於徒衆中不敢。

問不敢有兩義。爲不敢食爲不敢不食。

制又問僧辯法師。常日講律時爲當許徒衆食肉。爲當不許。若不許噉肉有食肉者應驅遣去。若許者作若爲說。奉答。若約教解不全言不許。若論其意未。常開許。

問今正問。約教時爲許爲不許。答約教不遮。問不遮是許爲是不許。答引其向理許其得食三種淨肉。

問見殺亦可不見。問殺亦可不問。疑作若爲得免。答若見因緣不假疑。問因緣亦不假疑。

唯遇得者疑。

問以錢買魚肉是疑。非疑。答若理中理自是疑。

問不得以理中見。答若理中爲論。衆僧不應市魚肉。今所問事是疑。不。答若約教非疑。問市中人爲誰殺。答乃爲買者殺。但買者不作此想。

問買肉者此人既不悖亂。豈得不知是爲買者殺而不作此想。答于時作現死肉心。

問爲白死詔作死。爲殺。詔作死。答此旨是理中言。約教辯只得如此。

問法師既爲人講說爲人明導。爲人法城。云何言只得如此。但問作意使人買時作若爲意。答買自死者意。

問若自死者處處應有寺中。亦應有自死者。何假往屠肉家買。答理中居然是疑。

問若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肉食。僧辯無復對。

制又問。此肉爲當作肉味。爲當作菜味。僧辯奉答。猶作肉味。

問爲是慈心故食肉。無慈心故食肉。答此非慈心。

問若非慈心。豈得非殺耶。答理中常應不得。約事故如此。

問律教欲使人出離不。答令人出離。問食肉得出離不。答不得。

問若爾云何令食肉。答爲淺行者說。引其令深。

問爲具足戒者說。爲不具足者說。答爲具足。

◎卷第三十終◎ ◎卷第三十一盡齊篇第六之二首◎ (叙樂武帝與諸律師唱斷肉律) 十二◎ ◎昇一升◎ ◎斷十(酒)◎ ◎未二末◎ ◎當一當◎ ◎非疑二不◎ ◎諸一諸◎ ◎[足]一◎

者說

問既爲具足者說。不爲童蒙。云何。令。食肉而是引其令深。答初教如此非是極數

問云何。初教教具足戒人。答僧辯所解正自齊此

制又問。律教起何時。僧辯答。起八年已後至涅槃

問若如此涅槃經有斷肉。楞伽經有斷肉。央掘摩羅經亦斷肉。大雲經縛象經並斷肉律

若至涅槃云何無斷肉事。答律接續初教。所以如此

問律既云接續初教至於涅槃。既至涅槃則應言斷肉。答若制教邊。此是接續初教通於五時。不言一切皆同。僧辯解正齊此

問法師既是大律師。爲衆開導。今日大衆取判法師。不得言齊此。齊此亦不得住。不齊此亦不得住。只問此是優波離律不。答是

問佛般泥洹時。優波離既親在坐。云何律文不斷食肉。答此是接續前近教

問若言接近教。近教亦不明食肉。且涅槃前迦葉已持修行不食肉。法律若異此。則非優波離律。是異部家律。云何用此講說以化群僧。僧辯不復奉答

問問寶度法師。說既同德同行。云何解此語。寶度奉答。若律中事是優波離所出。經事悉是阿難所出

問若爾律中事便當皆不出經。答若經中事牽律。律中事牽經

問佛說經時有所制約。便集以爲律。何處方

復牽律。若經皆牽律。是則說經應在律後。答只言經中有明戒處。愚謂應相關涉

問若論相涉。三藏義何嘗不相涉。修多羅中亦有毘尼與毘曇。毘尼中亦有修多羅與毘曇。毘曇中亦有修多羅與毘尼。不言無此義

但問法師今所講律。是優波離律義。不違經不。答今所講是優波離律。與經不違

問若是優波離律不違經者。則斷肉義不應異涅槃。答涅槃經顯斷肉律文雖不明。而優波離意未。常開肉

問律既是具教。優波離既不開肉。律何得無文。法師此解殊爲進退。只可爲寺中沙彌式又摩尼說。不得以此答弟子。答寶度愚解。正自極此

制又問。下座諸律師。復云何解。龍光寺道恩奉答。律文不斷。涅槃經方。斷

問法師所講是誰律。答是佛律

問所引乃極弘曠。只未知此律是優波離律不。答優波離律述佛律

問優波離悉集佛所說不。答集前四時。不集涅槃時

問若爾迦葉那得語阿難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修多羅藏。語優波離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毘尼藏。云何得言唯取前四時不取涅槃。答涅槃時不復制戒

問涅槃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一切悉斷及自死者。如此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

制又問。諸律師親自講律。諸大法師盡講大

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何義。若不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爲不淨不。諸。講律師親達此教。外書所云。自毘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寺法龍奉答。開機門稱爲素。開機門稱不素

問若爾衆僧云何開機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以如此

問云何懺悔。答懺悔至心是爲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

問諸學人即時懺悔不。故如弟子請諸法師動至千數。導師唱導令懺悔者。于時諸法師懺悔。以不。答那得不懺。悔

問若懺悔出寺更食肉不。答居然不食。但其中有無明多者。或亦不免更食

問出寺更食。何如發初作者輕重。答一種問云何一種。初直爾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警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無懺悔。後人有懺悔。乃得有勝初人義

問若爾但先道懺悔痛打前人。而道我懺悔汝我打汝。我懺悔汝我食汝。答如大邪見人無懺悔。其既知懺悔。故知。差不懺者

問先道懺悔而猶噉食。此是知而故犯。非謂懺悔。若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是懺悔。豈非知而故犯。其罪大於不知。又復慚愧不得重犯。如其直犯。復是違破初心。論此爲罪所以彌大。答經有。誠文。者婆云汝有慚愧。故罪可滅。慚愧即是清白法

問法師是得經言不得共意此明。若作罪後方知慚愧。此爲白法。不言發初慚愧而故作

①金二今②(答)十食③正二止④涅槃經方斷二涅槃經方斷肉經⑤方斷肉涅槃經⑥斷十(肉)⑦講二經⑧(悔)一⑨云二去⑩差二差⑪直二重⑫誠二成⑬

麻油等。及諸衣服。櫛。奢耶衣。珂貝。皮革。金銀。盂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善男子。不應同彼。

長者。占相星宿。勲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疏

肉耶。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

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

而說偈言

央掘魔羅經第二卷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

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爲汝略
說。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爲六
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驢騾駝鹿狐狗牛馬
人獸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
所生長故不應食肉。衆生聞氣悉生恐怖。如
●梅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群吠故不
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
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
令諸現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
形起譏。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
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
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闍林中虎狼聞香故不
應食肉。令飲食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
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
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
者。無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
陀。養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
謀反。斷其俸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
食肉。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爲財利故殺生屠
販。彼諸愚癡食肉衆生。以錢爲網而捕諸肉
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釣網。取彼空行水
陸衆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
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
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
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
如來應供等正覺。尚無所食。況食魚肉。亦不
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觀一切衆生猶如一子。
是故不聽令食子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

會悉爲親屬。鄙穢不淨難。不淨所生長。聞氣
悉恐怖。一切肉與慈。及諸葦蕪等。種種放逸
酒修行常遠離。亦常離麻油及諸穿孔床。以
彼諸細過。於中極恐怖。飲食生放逸。放逸生
諸覺。從覺生貪欲。是故不應食。由食生貪欲。
貪令心迷醉。迷醉長愛欲。生死不解脫。爲利
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呼
獄。若無教想求。則無三淨肉。彼非無因有。
是故不應食。彼諸修行者。由是悉遠離。十方
佛世尊。一切成詞責。展轉更相食。死墮虎狼
類。臭穢可厭惡。所生常愚癡。多生●梅陀羅。
獵師譚婆種。或生陀夷尼。及諸肉食性。羅刹
●貓狸等。遍於是中。生縛象與大雲。央掘利
●魔羅。及此楞伽經。我悉制斷肉。諸佛及菩
薩。摩訶所詞責。食已無慚愧。生生常癡冥。先
說見聞疑。已斷一切肉。妄想不覺知。故生食
肉處。如彼貪欲過。障●闍聖解脫。酒肉葦蕪
●葷。悉爲聖道障。未來世衆生。於肉愚癡說。
言此淨無罪。佛聽我等食。食如服藥想。亦如
食子肉。知足生厭離。修行行乞食。安住慈心
者。我說常厭離。虎狼諸惡獸。恒可同遊止。若
食故血肉。衆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
食肉。食肉無慈慧。永背正解脫。及違聖表相。
是故不應食。得生梵志種。及諸修行處。智慧
富貴家。斯由不食肉
央掘魔羅經第四卷

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
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
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
復次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界。
所宅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文
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珂貝獵蜜皮革繒綿非
自界肉耶。佛告文殊師利。勿作是語。如來遠
離一切世間。如來不食。若言習近世間物者。
無有是處。若習近者是方便。法若物展轉來
者則可習近。若物所出處不可習近。若展轉
來離殺者手則可習近。文殊師利白佛言。今
此城中有一皮。師能作革。履有人買施。是
展轉來。佛當受不。復次世尊。若自死牛。牛主
從●梅陀羅取皮付皮師。師作革履施持
戒人。此展轉來。可習近不。佛告文殊師利。若
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履。施持戒人爲應
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
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唱經竟。制又語諸僧
道。諸小僧輩看經未遍互言無斷肉語。今日
此經言何所道。所以唱此革履文者。本意乃
不在此。正爲此二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
斷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龍法師難云。若經
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
同尼●毘離斷皮革不得著革履。若開皮革得著
革履者。亦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
而二法師難意未已。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
人故自不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

●梅陀羅●譚婆●狗●驢騾●駝鹿●狐狗●牛馬●人獸●屠者●雜賣●不淨氣分●衆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梅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群吠●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現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譏●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闍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養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俸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爲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愚癡●食肉衆生●以錢爲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釣網●取彼空行水陸衆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無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觀一切衆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

皆下行人。所以不同尼。撻者語有所含。若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類同。凡著一革屨。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

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
制說此語竟、僧尼行道禮拜懺悔、設會事畢、
出

其晚父勅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周捨曰。法寵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卽是經之羅刹。

又勅捨云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鴟鴞
鳩鵲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麋鹿雉
兔充滿野澤。亦不_レ嘗見有一自死者。而覓死
肉其就屠殺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
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
本不自爲。正爲諸僧尼作離苦因緣。

衆。若煮若炙此斷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炳然其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其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勅捨云。衆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爲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爲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既親達經教。爲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卽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爲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蝕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積矛。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

善。心惡律儀卽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殺分不殺律儀卽時亦爾。菩薩人持心戒。故自無有食衆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廣弘明集四誠功篇序四第二十七卷

16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夫群生所以久流轉生死海者。良由無戒德之舟艤者也。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橫截風濤遠登彼岸者。無此理也。故正教雖多。一戒而爲行本。其由出必山戶。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創起道意先識斯門。於諸心境籌度懷行。其狀如何。故論云。夫受戒者慈悲爲務。於三千界內萬億日。月上至非想下及無間。所有生類並起慈心不行殺害。或盡形命或至成佛。長時類通統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滿虛空。其德難量。惟佛知際。不殺既爾。餘業例然。由斯戒德故能遠大。所以上天下地幽顯聖賢。莫不遷祖此緣用爲基趾。經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出有心發。是曰生也。聖道良資。是曰成也。法延六萬。是曰住也。保任三業。是曰持也。諸餘善法蓋闕此功。有入此門便稱聖種。乖斯妄立是謂凡流。長沒苦海。出濟無日。自法移東夏千齡過半。在魏嘉平方聞戒法。自爾迄今道俗流布。然大聖垂教。

自成無理。知者艾數信述吾經過。適憶途遠。江夏路出西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章述有長沮之弊。必笑之災。術異葛仙形均荷序。第復資其糧。特為經營。轉禍為福事均北。更分別已來每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卸事同撫。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言玉嶺靜對金關。懷勞之深未常頃歇。善自保惜。反此不多。綱疏。

與梁朝士書

璦律師

光宅寺曇髮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機樞。故外設約事三千。內陳律儀八萬。誠復楷訓異門。無非懲惡。孔定刑辟以詰姦宄。釋敷錫磨用擯違法。二聖分教別有司存。頃見僧尼。有事每越訟公府。且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內律為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為重。外網更輕。凡情僥倖肆其阿便。若苟欲利己。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則棄內輕。而依外重。非唯穢黷時宰。便為頓乖理制。幸屬明令公匡。弼社稷和燮陰陽。舟楫大乘柱石三寶。遐邇向風。白黑斯慶。貧道忝居僧例。頗曾探習毘尼。累獲僧曹送事訪律。詳決尋佛具切。誠國有憲章。桂僧家誼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牒。佇奉還旨。庶成約法永用遵模。釋曇髮呈。

與璦律師書并序

釋慧津

*慧津和南竊聞導師萬日以禮見知。而津伏奉未淹。過蒙優接。昔鄒陽上書。乃可引為上客。宋玉陳賦。則賜以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堪師表。塵騰入漢。行合律儀者哉。故知道

寄人弘德不孤立。儻今訪古並非其例。豈可虛寵寵靈坐安隆滯。便是名臨分外譽超身表。但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負笈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繼踵來儀。華陰成市曾何足云。舉袂如帷。豈得獨高前代。況乃闢禪定之初門。開智慧之燈炬。信實傾河倒海宜說不窮。先進者陷於金城。後生者摧其利齒。可號重修戒善。能令十地瓔珞守持身行。則使八正莊嚴允穆聖凡叶和幽顯。加有懷鈴握錘之好。聚瑩流麥之勤。或剖蜂求珠。開河出寶。而慧津一累分無取。內外靡聞。學謝懸鍾言。慚散粉。同斯曲木空圓直。類此薪段謬參玉樹。乃知沿溪汪濊。不待雲滴之珠。華嶽崇崇。事俟遊塵之壤。譬茲秋風如彼春林。墜獨葉不預百枝。落一毛何關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觸途。還異區區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邊有務四郊多事。致使麝香講筵益成廢及言悲。願寧可具披。所冀難靜障除更敦諮受。不任懇結。行違祇承。慧津和南。

璦律師答

慧津和南

信來枉告良用。然余學慚。技接人非准的。中雖曾講授。不異管內關天。豈足作範後昆。踵武前哲。蓋身疾非。瘳門人引去。一師盛業廢而莫傳。五十之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已。未有好事者日相請過。遂以罷老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下奇才。當今利齒。必欲探嚴論部。任持律藏。方為美器。日見絕塵。復有海表奇僧聚中開士。皆學

無常師。不遠而至訪道質疑。足稱一時之樂。不意胡兵犯踴虜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道殣。即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復爰訪幽洞。令其訓導久廢無次。何以誨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雌黃謬於舌杪矣。煎水求冰未足為喻。佇能近顧方寸。璦白。

隋煬帝於天台山謁禪師所受菩薩戒。文弟子基承積善生長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頓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暫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立宮室先必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鑄。不有軌儀執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上。文殊冥作開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濤解體於無竭。善財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時導。

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清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機遠迎。每虛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以年月日。於揚州金誠設千僧會。敬受菩薩戒。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既受戒已。便舉法名。諸帝為總持菩薩也。帝頂受已。曰。大師禪慧內融。導之以法澤。可奉名為智者。斯同梁高舉約法師之徽號矣。天台智者禪師與煬帝書。

江一浮 鄒陽上書 宋玉陳賦 則賜以良田 且復康會來吳 才堪師表 塵騰入漢 行合律儀者哉 故知道 璦律師 慧津 釋慧津 與璦律師書并序 慧津和南 竊聞導師萬日以禮見知 而津伏奉未淹 過蒙優接 昔鄒陽上書 乃可引為上客 宋玉陳賦 則賜以良田 且復康會來吳 才堪師表 塵騰入漢 行合律儀者哉 故知道 寄人弘德不孤立 儻今訪古並非其例 豈可虛寵寵靈坐安隆滯 便是名臨分外譽超身表 但法輪初啓 請業者如雲 非直四海同風 天下慕義 遂令負笈之徒排肩自遠 歸仁之士繼踵來儀 華陰成市曾何足云 舉袂如帷 豈得獨高前代 況乃闢禪定之初門 開智慧之燈炬 信實傾河倒海宜說不窮 先進者陷於金城 後生者摧其利齒 可號重修戒善 能令十地瓔珞守持身行 則使八正莊嚴允穆聖凡叶和幽顯 加有懷鈴握錘之好 聚瑩流麥之勤 或剖蜂求珠 開河出寶 而慧津一累分無取 內外靡聞 學謝懸鍾言 慚散粉 同斯曲木空圓直 類此薪段謬參玉樹 乃知沿溪汪濊 不待雲滴之珠 華嶽崇崇 事俟遊塵之壤 譬茲秋風如彼春林 墜獨葉不預百枝 落一毛何關六翮 正言身名仰委觸途 還異區區寸誠喻如皎日 不意三邊有務四郊多事 致使麝香講筵益成廢及言悲 願寧可具披 所冀難靜障除更敦諮受 不任懇結 行違祇承 慧津和南 璦律師答 慧津和南 信來枉告良用 然余學慚 技接人非准的 中雖曾講授 不異管內關天 豈足作範後昆 踵武前哲 蓋身疾非 瘳門人引去 一師盛業廢而莫傳 五十之年忽焉將至 長夜永懷 惆悵何已 未有好事者日相請過 遂以罷老復成自勵 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 洛下奇才 當今利齒 必欲探嚴論部 任持律藏 方為美器 日見絕塵 復有海表奇僧聚中開士 皆學 無常師 不遠而至訪道質疑 足稱一時之樂 不意胡兵犯踴虜馬飲江 塔廟焚如 義徒道殣 即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 乃復爰訪幽洞 令其訓導久廢無次 何以誨人 故乃荆棘生乎口中 雌黃謬於舌杪矣 煎水求冰未足為喻 佇能近顧方寸 璦白 隋煬帝於天台山謁禪師所受菩薩戒 文弟子基承積善生長皇家 庭訓早趨 貽教夙漸 福履攸臻 妙機頓悟 恥崎嶇於小徑 希優遊於大乘 笑息止於化城 暫舟航於彼岸 開士萬行戒善為先 菩薩十受專持最上 喻立宮室先必基趾 徒架虛空終不能成 孔老釋門咸資鑄鑄 不有軌儀執將安仰 誠復能仁奉為和上 文殊冥作開梨 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 自近之遠感而遂通 波濤解體於無竭 善財亡身於法界 經有明文非徒臆說 深信佛語幸遵時導 禪師佛法龍象 戒珠圓淨定水清澄 因靜發慧 安無礙辯 先物後己 謙挹成風 名稱遠聞 衆所知識 弟子所以虔誠遙注 命機遠迎 每虛緣差 值諸留難 亦既至止 心路豁然 及披雲霧 即銷煩惱 以年月日 於揚州金誠設千僧會 敬受菩薩戒 戒名為孝 亦名制止 方便智度 歸宗奉極作大莊嚴 同如來慈 普諸佛愛等 視四生猶如一子 云云 既受戒已 便舉法名 諸帝為總持菩薩也 帝頂受已 曰 大師禪慧內融 導之以法澤 可奉名為智者 斯同梁高舉約法師之徽號矣 天台智者禪師與煬帝書

文多不載備所撰續高僧傳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終南太一山釋氏

夫淨住之來其流尚矣。祖述法王開化。道達之方。統引群生履信成濟之務也。是以正法存沒舉乘信毀之功。神用皆明終藉情勸之力。竊開輪王與運肇於有劫之初。法主府期開於濁域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淳薄結於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自教流震土六百餘年。道俗崇仰其蹤可悉。至於知機明略弘贊被時。垂清範於遠黎。導成規於得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鍾矣。昔南齊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蕭子良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教。注釋經論鈔略詞理。掩邪道而開正津。弘一乘而揚七衆。世稱筆海。時號智山。或通夢於獨尊。論天王之嘉稱。或冥授於經明。傳神度之英。規其德難詳。輒從蓋闕。以齊永明八年。感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住淨行法門。因其開衍。言淨住者。即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云增進。亦稱長養。通道及俗俱稟修行。所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也。子者紹繼爲義。以三歸七衆制御情塵。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以化行於世。了諸法門。故有性相差別。始於懷鉛終於絕筆。凡經七旬兩帙都了。遂開筵廣第盛集英髦。躬處元座談叙宗致。千衆雲合。若赴華陰之域。四部激揚。同謁靈山之會。咸曰。聞所未聞。清心傾耳。故江表通德體道乘權。綜而習

之用開靈府。陳平。隨統被及關河。傳度不虧。備于藏部。後進學寡識味。前修曾不披尋。任情抑斷號曰僞經。相從相擲。斯徒衆矣。可爲悲夫。余以暇景試括檢之。文寔屬精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師心。心何可師。一至如此。是以智度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弘贊佛經者。並號阿毘達磨。即十二部經之所攝也。聖教明訣理絕凡謀。但以初學。或味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略成一卷。撮梗概之貞明。摘扶疎之茂美。足以啓初心之跬步。標後銳之前蹤。又圖而贊之。廣于寺壁。庶使愚智齊曉。誠信牢強。萬載之道遐開。七衆之基成立。敬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之不亡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淨住子淨行法門

皇覺辨德門第一

南齊文宣公

極則不共之法神通方便無量法門。洞達三世了照。萬有卓然。明顯英聖超群。故號如來十號具足。既自覺於生死昏夜。又復起於未覺悟者。斯可謂有其名德無不備。具其美德無不備。故知形端則影直。聲雅則響和。未見貌醜鑒鏡有悅目之華。體雖照水發溢群之觀。書云。不登山無以知天之高。不測水無以知地之厚也。凡如斯之異學。皆漏於佛之大道矣。故經云。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者有名無義。出世者有名有義。故六師結營經。問佛名德。佛答云。最正覺自得。不染一切法。一切智無畏。自然無師保。至獨無等倫。自獲於正道。如來天人尊。一切智。力具。今各既知至德有歸邪正異趣。善惡分逕。凡聖路隔。幸得信因果悟非常。順智流入正道。諸賢並能悼川上之不追。悟交臂之潛往。病生滅之無窮。慕我淨之恒樂。凡我咸已仰風餐化制愛辭榮。豈得不懷然增到形命相競者乎。故當清和其性哀愍有形。等心存濟以法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逆。常志大乘內外相副。是名具足清淨度門。

辨德門頌

南齊書丞王融

開物歸信門第二

如來慈念衆生愛同一子。何當常不以善權方便弘濟益之津乎。所以垂形丈六表現靈儀。

①【終南一氏】七十一【釋道宣】三字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終南一氏】七十一【釋道宣】三字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終南一氏】七十一【釋道宣】三字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隨方應感法身匪一。及其金容託體相好莊嚴。顯發衆生欣樂瞻視。行則大千震動衆魔。憫伏。作則洞達諸定外道歸化。坐則演示方等釋梵諸仰。臥則開一實道三乘哀德。言則三陰靜苦。笑則四生受樂。聞聲者證道。見形者解脫。當此之時。豈不盛哉。今者雖稟精靈昏惑障重。進不覩分衛國城。退不聞八音辯說。將由罪業深厚煩惱牢固。非惟恐不見前佛後佛來聖近賢。深憂惡道無由可絕。發如此意。實有切情之悲。運如是想。不覺痛心之苦。豈容順默。使流晏安苦海沈淪沸火而不自拔者乎。當須慷慨。懷厲挫情折意生增上心。懺悔滅罪去諸塵累。乃可歸信。白不堅強其志亡身捨命捍勞忍苦。衝悲憫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無明重開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繫衆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錯負鐵鎖捶撲其軀。腰瘡穢爛周遍形骸。臭惡纏匝而欲以此狀求見國主貴臣。雖復一心無怠懇誠嘉到。恐升高殿踐玉筵。亦無由而果。假令慙念欲觀爲難。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具故。若夫枷脫鎖洗垢嚴服。王不我礙自然而現。今欲歸信亦復如斯。將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重障淨盡無餘。業累既除表裏俱淨。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剎。去諸塵勞入歸信門。必然仰觀法身無礙。如因脫枷鎖自然見於王。我今除煩惱亦必視諸佛。若不如是雖復殷勤倍切。直恐障礙難通。豈可不五體投地如太山崩

一心歸信無復疑想。奉爲至尊皇太子七兩聖靈龍神八部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三世諸佛。求哀懺悔。既悔已後。常行柔軟調和心堪受心不放逸心寂滅心真正心不難心無貪悋心勝心大心慈悲安樂心善歡喜心度一切心守護衆生心無我所心如來心。發如是等廣勝妙心。專求多聞修離欲定。奉戒清淨念報恩德。常懷悅豫不捨衆生。歸信門頌

生淨命舛。誠網情違。業雲結影。慧日潛暉。遠迤修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海難濟。參現見壁。辯礫知機。迷其未達。匪正何依。

離除三業門。第三

身口意三禍患之首。故經云。有身則苦生。無身則苦滅。既知其患苦則應挫而滅之。滅苦之要莫過懺悔。懺悔之法。先當潔其心靜其虛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肅其容內懷慚愧鄙恥外發書云。禮無不敬。傲不可長。又曰。過而能改是謂無過。經云。於一切衆生敬之如親想。各自省其過。然後懺悔。衆等從無始世界以來至於此生。由於身意造諸苦業。並緣愚癡多違至教。遂乃憍慢懈怠形用不恭。眠坐放逸行動輕傲。或入出僧坊登上堂殿。禮拜旋繞形不卑恭。或於父母師長上中下座。善友知識前。服用不端動止乖法。非禮而觀用違體製。或盜三寶財及親屬物一切他物。抄掠強奪。欺誑增減非分相凌。或姦嫉恣縱。非時非處。罔隔禽獸。不避親族。或造五逆水火焚燒。攻略坑陷加毒無罪。或剽剽刑刖

考掠所射。傷毀斬截殘害剝裂。屠割炮燒煮炙。爛瀾諸如此罪。或爲姦慾。或爲財利。或爲慳貪。或爲癡我。無漸賢愚不愧理達。今思此過若影隨形。怖懼慚愧悲惻懺悔痛苦懺悔已。有相加害者。從今已去爲眞善友。生生相向以法示誨。願十方佛特加攝念。悔身業障永更不造。

次懺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禍累之始。書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一發榮辱之主。經云。不得離間惡口妄言綺語。諂曲華詞構扇狡亂。故知有言之患招報實重。廣如自愛經彰斯業相。又如經云。失命因緣尙不妄語。何況戲笑構扇是非。常以直心懺悔口業。

次懺意業。意爲身口之本。罪福之門。書云。檢七情務九思。思無邪動必正。七情者喜怒哀懼憎愛惡欲者也。九思者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利思義。此皆所以洗除胸懷去邪務正。經云。不得貪慾。瞋恚愚癡邪見。故知萬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其然。若瞽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便行重罪。今欲滅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止。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然身口業能易可抑絕。意造細微難可豁盡。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離懺悔三業門頌

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言答。利

①情二語②信③靜二之④惟二唯⑤下同⑥使二賦⑦懷二懷⑧穿二宇⑨玉二王⑩錄二維⑪歸信門
⑫頭口⑬靜二之⑭辨二辨⑮注二遠⑯微二微⑰以二以⑱夜二夜⑲福二福⑳懺悔三業門頌二頌
⑳懺二懺⑳辨二辨⑳篇二聖⑳懺悔三業門頌二頌

衰畢倚。榮辱茲纒。燕驥匪識。周錯徒鑄。惑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動一至。何階四輝。

修理六根門第四

經云。罪無定相。隨因緣造。既是因緣而生。今亦隨因緣而滅。前已懺其重惡。則三業俱明。又欲莊嚴容體。則須六根清淨。固知心之驅役諸識。亦猶君之總策諸臣。故書云。君人者。懷乎如初索之御六馬。言其畏敬御物。不及於亡。驗之此事。曉然俱了。但以方境森然。威發內外。更相因倚。構接心識。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須各漸愧制。取根識。如法句經。心意品說。昔有道人。河邊學道。但念六塵。曾無寧息。龜從河出。水狗將瞰。龜縮頭尾。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便。狗去還出。便得入水。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輪轉五道。皆由意根。故須總明六根罪業。我從無始已來。眼根因緣。隨逐諸色。見勝美之事。不能修學。見不善之業。隨順履行。獲此雙眼。其淨甚少。惟見無慚無恥之色。不見賢聖神通方便作用之色。雖有雙目與盲不異。是大可恥一也。我從無始已來。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說正善信忠勸美。不能修學。反生憤結。聞邪惡事。歡然須行。緣此因故。惟聞一切不善音聲。不聞清淨正法之聲。十方諸佛常說妙法。我今不聞生聲不異。是大可恥二也。

我從無始已來。鼻根因緣。若聞正教戒德妙香。初不樂聞。反生妨礙。聞諸惡欲邪媚之香。深心耽著。由此業故。墮大地獄。生在邊

地。不聞賢聖五分之香。不聞三乘四攝等香。使我輪迴常與善隔。是大可恥三也。我從無始已來。舌根因緣。造過特多。貪著厚味。不淨說法。致此罪緣。常淪生死。是大可恥四也。

我從無始已來。身根因緣。多造眾罪。自重輕他。增長癡愛。由此業故。得下賤報。於佛勝緣。無由攀附。是大可恥五也。

我從無始已來。意根因緣。備造眾惡。至人經教。拔苦出要。心不憚行。更生違拒。乃學異論。規圖罪福。致無正信。求名求利。增長我見。乖僻尤重。臨死之時。方悔虛過。此大可恥六也。清淨六根門頌。

生老病死門第五

尋夫遠劫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染愛潤業。沈沒迄今。生老病死。實為大苦。故經云。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以為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與厭高昇界繫之表。愚夫貪生。恒淪死生之獄。故須識過。可得長辭。如胞胎經云。眾生受胎。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在胎十月。四十二變。識微苦毒。楚痛難忍。臭處迫近。劇於牢獄。飢渴寒熱。過於餓鬼。母抱急塞。母飢悶絕。食冷如冰。食熱如火。飲多如溲。大海。行急如墮險谷。坐久如土鎮。立久如懸廟屋。下熏上壓。無時不苦。及將欲生。倍復艱難。如赤身赴刃。叫聲

震裂。雖具此苦。復多不全。若一日。百日月十月。或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老苦。經云。年者。根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涅槃經云。譬如燈炷。惟賴膏油。膏油既盡。盡光炷非久。人亦如是。惟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性。何得久住。又如折軸。無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視。又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思此老復為大苦。次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四時變改。則水石垂扶。況此假合之體。危脆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無惱。豈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煩愁寒。求生不遂。求死不得。痛楚百端。窮憂自結。屎尿臭處。妻子為之改容。形骸不攝。傍人為之變色。況單身寄病。誰肯提攜。故經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時。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實為大苦。復思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絕神逝。形骸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又經云。去處懸遠。而無伴侶。無所破壞。見者愁毒等。經又云。獨生獨死。身自當之。幽幽冥冥。會見無期。是以聖人以身為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來五道。勞我精神。誓斷貪源。絕其生本。是故死苦實由此身。如來出家立言。此意。

生老病死門頌

穠華易遷。繁蕪不實。星髮胎肌。憐光惕日。二塵潛言。千原空術。生之往矣。高松蕭瑟。卽化翻靈。從緣墜質。噫。臍有譏。嗟然何。汨。剋責身心門第六

風一風 固二同 方二萬 格二 諸六俱門頌二頌 紫二紫 情二情 何二如 止二 牢二 根二相 復二大 該二體 廣實冥冥二冥 生老病死門頌二頌 二二 二二 二二

能改悔隨順佛語。是故特須深自剝責。

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露。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云。君子顯其過。

經云。讀人之善不言己美。

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

經云。恕己可爲譬。勿殺勿行杖。

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今以經書交映。內外之教其本均同。正是意殊名異。若使理乖義越者。則不容有此同致。所以稱內外者本非形分。但以心表爲言也。

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闇惑。猶如良醫隨疾授藥。

書云。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若出家之人觀空無常。厭離生死行出世法。是則爲內。乖此爲外。在家之人歸崇三寶。持戒修善奉行禮義。是則爲內。乖此爲外。今內外道俗。共知內美之稱由心。外惡之名在行。豈得不捨外惡勤修內善。若欲修行先自剝責。當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法。欲涉千里者。必褻糧衛足而致也。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糧具戒足而登也。所以能果者。實由退檢覺察校試輕重。故能却斷無明。退截老死。愚闇滅則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廉退者進之兆也。貪進者退之萌也。夫求而獲者虛則。實愛情深故有傾危墮墜之苦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者實則意無染戀。故得常安涅槃之樂。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應退檢不及以自責躬。若志求進必損我傷物。退。察檢失則彼我兼利。當

知剝責心口。是八正之路。檢察身行。是解脫之蹤。是故如上善自剝責則無善而不歸也。

剝責心行門頌

瞻彼進德。莫敢或違。願咨小智。徒以太康。豈無通術。跋此榛荒。雖有重離。亦照螢光。循情內負。撫事外傷。層羅一舉。空念高翔。

檢覆三業門 第七

剝責之情猶味。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心。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悚慙。何謂檢校。檢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剎一念一念一頃。

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

幾心欲摧滅煩惱

幾心欲降伏魔怨

幾心念苦空無常

幾心願代衆生受苦

幾心欲布施持戒

幾心欲禪寂顯慧

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

幾心欲超求辨所難辨

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

幾心欲作佛化度群生

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

從旦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

已得披讀幾卷經典

已得理誦幾許文字

已得幾過數佛功德

已得幾過稱菩薩行

已得幾過稱讚隨喜

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

已得幾過屈身禮佛幾拜

已得幾過屈身禮法禮僧

已得幾過執勞掃塔塗地

已得幾過燒香散華然燈

已得幾過拂除塵垢正列供具

已得幾過懸幡表刹合掌供養

已得幾過遠佛恭敬幾十百匝

如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之業裁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闇礙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無功。何有時閑議人善惡。故須三業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檢校行業門頌

渾風緬沒。旅俗膠加。競文內疚。誰覲心瑕。再惟情反。三省身華。貴危窮濫。貧穢豪奢。迴六蔽紛綸七邪。不圖厥始。逸馬難羈。

詞詰四大門 第八

四大指地水火風也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廢惰。由此四大招致懈怠。是故詞詰令其覺悟。夫三界遐曠六門道繁。莫不依因四大相資成體。聚則爲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非一。所以乖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大俱疾。乍增乍損痾疹續生。風輕而地重。水冷而火熱。互相煎惱。無時得安。經喻四蛇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慚無恥無恩無義。我今恐其不安。所以資給所須。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須綿繡衣裘臥褥溫室。若季夏鬱蒸。歔赫炎

① 壹二音 ② 寶二共 ③ 染二深 ④ 察二檢 ⑤ 〔察〕一 ⑥ 剝責心行門頌一頌口 ⑦ 或二惡 ⑧ 亦二述 ⑨ 七二 ⑩ 末二朱 ⑪ 剝二剝 ⑫ 頌二頌 ⑬ 辨二辨 ⑭ 檢校行業門頌一頌口 ⑮ 疾二疾 ⑯ 地二大 ⑰ 校二察 ⑱ 導二道 ⑲ 歔二喘

烈。復須輕絳廣室風扇牙簞。春秋改飾氣候清爽。復須輕軟服御。乃至食則甘肥珍香充滿。飲則瓜果溫漿冷水隨時資給。安苦求樂。此皆四大所須。而我供膳未曾拒逆。而此四大求索無慚。不知有無。有則充給不厭。無則恐迫令得。如飢須食不可暫闕。脫致乖違內慙外戰。增發火大。不知我艱辛。不恕我空乏。惟欲貪求無有休息。是名無慚。云何無恥。汝之所須無窮。我隨給汝不少。雅然當受初無愧容。我既役智盡謀以相資贍。而汝初無矜念於我。於少日中不須衣食。云何無恩。今既得我如此供給。未嘗爲我造作善事。獲我衣食飽暖怡懌。反更思念作一切惡。少時禪誦禮拜卽生懈怠。云何無義。此四大身。不可期懷。不可委信。我今爲汝種種供須。反復橫起種種愛著。驅逼於我行殺盜淫。我既愚癡不能制革。還相隨順生諸疾病。或遭王法牢獄鞭杖。爲汝所招。我既嬰苦。汝亦無利。猶復不知。更求更索。後今日去。不復隨汝流轉。老病生死大海。汝當隨我行道。作諸善業。方可給汝隨。分衣食。趣得支身以除飢渴。汝當善自驅策。令我早得五分法身。常化遊行自在無礙。

●呵詰四大門頌
退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昏疑。興居愛習。矧矧予求。營營爾給。匪德日歸。惟殃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昭迴不希。玄壙何泣。

出家順善門第九

上已檢校所行。知乖道實遠。剋責自咎。則進趣有途。前雖道俗總論混知其過。然在家罪重出家罪輕。但出家之人。行業階差生熟難辨。然既隨而觀。亦粗見其迹。今出家者未登聖境。而期望之人恒引聖賢。良由大教勝遠。尊之者貴重。法律精微。信之者望深。何以知然。今欲見雅形妙相之體。當觀儀容端麗之人。欲觀仁義盛德之風。當尋有禮有義之行。何常見衆多之口競譏棄諸外道。正以不足及言。所以息譏。在於棄僧動爲論端。實由我法清勝嫉之者多。我法高遠毀之者衆。書云。城高則衝生。道尊則魔盛。今午聞詰謂之言。乃足驚怪。就理而尋。非無義而發。試爲檢其所修。比其所習。福之深淺。罪之厚薄。可加意察之。夫父母是孝。戀難遺。而能辭親。妻子是恩。染難奪。而能割愛。勢位物情所競。而能棄榮。飢苦是人所難忍。而能節食。滋味是人所貪嗜。而甘蔬澁。翹勤是人所厭怠。而能精苦。七珍是人所吝惜。而能捨離。錢帛是人所蓄聚。而能棄散。奴僮是人所資待。而自給不使。五色是人所欣觀。而棄之不顧。八音是人所競聞。而絕之不聽。飾玩細滑人所保著。而能精麤無礙。安身養體人所共同。而能忘形捨命。眠臥是人所不免。而晝夜不寢爲業。恣口朋遊人所恒習。而處靜自檢。白衣飲饌不知紀極。而進食如毒。

白衣日夜無所不甘。而已限以晷刻。腐腹白衣則華屋嬌偶。而已家間離著。又行住坐臥如是法。禮拜圍繞如是法。讀誦講說如是法。食飲便利如是法。受供行施如是法。修道習行如是法。略說如上。無非有法數則三千威儀。廣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出家生善門頌

深身洛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謐。禪逕閑清。風飄弗響。雲轍徒驚。嘯傲揚塵。脫落何營。長消有結。永實無生。

在家從惡門第十

俗士每言談之次。或問白衣歸向何法。無不答云。釋氏純信。縱復實心錯背。亦羞言其乖謬。客所以爾者。寔由大法精勝。不欲與善相違。故也。既言其信。當事與言同。若言事相反者。便是矯僞諛諂。佞邪媚。天下所驚駭。四海所駭歎。若欲眞實期於三世者。見沙門之過。當知凡劣。形服雖異。喜怒何殊。便思其理可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吝之行。用廢大道乎。且其稍習勝業已積。熙連沙喻可不深思。今諸士女試自檢察。實自多過。

●阿諛四大門頌

瞋恚不避尊貴。惡罵無復高卑。貪求不計毀辱。慳吝不知禮節。淫欲不擇禽獸。黷退不避親族。加以嬌慢放逸。貢高。數恨。謬訟。邪命。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有恭敬。不隨教誨。身見有見。及以無見。未嘗省退。以禮自制。一何苦哉。惟恐我不勝人。人莫及我。經說起慢。

●雅一羅● ●分二病● ●阿諛四大門頌● ●希一獸● ●讀一誠● ●淺一曼● ●是● ●廿十(張)● ●侍二侍● ●出家生善門頌● ●從二途● ●信二臣● ●答二各●

此業熾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又云。爲惡雖少後苦無邊。如毒在身終爲重患。諸俗人等。惟欲營生。不知顧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之間。凶變無常。如佛爲愚癡富老公說偈。

汲汲愛子財。非我何所有。愚人多預慮。莫知當來變。

廣文如彼。何得不思。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惟業相隨。又觀女人所起惡毒。倍於男子。經云。

女人甚深惡。難與爲因緣。思愛一縛著。牽入罪門。女人有何好。但是諸不淨。何不審諦觀。爲此發狂亂。

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修道當觀女人。生厭離想。非常久想。不淨潔想。臭穢惡想。難利惡鬼。恒噉人想。貪色難飽無止足想。惡知識妨淨行想。三惡道增憂苦不斷。目面唇口惑人之具。人爲所惑。破家滅國殺親害子。衆禍之本。皆由女色。

在家男女惡門頌

在磨則礪。玉生雖堅。維居必徙。豈曰能賢。水開春日。蘭敗秋年。教隨類反。習乃情遷。命符三漏。生僧十纏。茲焉遂往。憂畏方延。

沈冥地獄門第十

觀故。便不知推因以測果。由不了故。復不知驗果以尋因。既因果未分。空屬是非。疑途亂起。明在何日。無談未來共事難了。但以即今善惡是驗。冥漠非妄。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滅。聲續而響乖。故知善惡相資。亦復如是。幸各明信。無庸疑心。何謂地獄。經中廣說。此洲地下八大地獄。最下阿鼻。四萬山句。鐵城四圍。表裏火徹。銅狗黑蛇。哮吼嚙咋。甚可怖畏。諸小獄者。散在鐵圍山間。海落空野。衆處備受寒熱。難可具說。獄各有主。牛頭阿傍。其性殘虐。無一慈忍。見受苦者。惟憂不苦。惟憂不毒。或問獄卒。衆生受苦甚可憐愍。而汝無慈。常懷毒害。獄卒答曰。諸受苦者。由是不孝父母。謗佛法僧。罵辱親疎。毀陷一切。破壞和合。瞋惡殺害。貪婪欺詐。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憍慢懈怠。放逸怨恨。迷沒聲色。耽著酒食。犯所受戒。不知慚愧。具足惡業。來此受苦。受苦既畢。恒加誡喻。此是惡處。今已得脫。勿復重來。然此衆生。初無改悔。今日得出。俄頃復來。勞我形力。加毒於彼。今觀此輩。既不修善。往趣泥洹。則是無知。不識避苦。所以倍痛苦之。何由得出。慈忍。又經云。有十惡業。殺生偷盜。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無量劫數。乃得爲人。還受短命貧窮等報。又感外報。棘刺沙磧水。早少味不如意等。且身口意。此三發業之始。自作教人。見作隨喜。此三成業之由。現報生報後報。此三感業之所。故論云。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生。然前九位業通善惡。受三塗報。惟在三毒。是

故行人先須觀破。於此人身可有出理。

地獄門頌

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卑。陰陽雖四密。幽夜有四知。炎山翻烈火。冰湖而寒漸。羅城振雲霧。鋒樹鬱霜枝。茹荼非云苦。集木豈稱危。求仁會已得。長歎欲何爲。

出家懷道門第十二

自大聖已還。性體未圓。三相所遷。四山作固。所以如來智周域外。尙假苦切之言。令諸有生得入律行。今居在凡。愚善惡難糅。何能免點累之愆。愛染之失。若聞所說。當深歎悼。何時免離若斯之過。不得內懷驚疑。增其忿憾也。然則起忿之來。誠由著我。如經所說。執我見者。生死大患。第一破戒。且舉一我。無人不患。自非正聚。誰不弊之。出家本意。爲滅此惑。故諸行者。常須遮制。積功不已。漸得出有。迷此不修。還同無始。徒在僧倫。更招苦業。今聞出家之美。不得便言無惡。又聞俗人之惡。不可便言無善。故通述之。宜各警策。夫出家者。猶信。故入道也。當去愛著。順佛語。則出世之行成也。若於行有虧。則非謂之信也。內既無信。則剪落納衣。瓶鉢等。於身無用。略引數條。不得自忘。

已去慣閑得空閑	已離俗愛無繫緣
已出馳動入寂定	已離染著得無礙
已捨苦境得無惱	已離妻子無纏縛
已棄飾好厭華侈	已絕聲色滅貪求
已斷榮辱去我見	已向八正趣道門
已披弘誓忍辱鎧	已服解脫涅槃衣

●頌二頌●●在家男女惡門頌一頌●●在二石●●●卷第三十二終●●●卷第三十三戒功篇第七之二首。撰號同異如前卷●●一十(蕭子良)●●●用二生●●●早二草●●●波二彼●●●地獄門頌二頌●●●密二密●●●(已出一定)七字一●

已望畢竟空寂舍 已登慈悲意捨堂

已見迴向之大利 已聽多聞自覺音

佛見出家之大利

如此。所以勸獎誠。厲修學。故經云。蓋聞沙門之爲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慾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其清淨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者。聲色不能汚。榮位不能動。免離憂苦。存亡自在。塊然獨立。捨五。燦除兩穢。二堅縛。二障法。二種垢。二雨雹。二癰瘡。二燒法。二種病。四破戒者。一謂三業不淨。二謂聞空怖畏。三謂不爲泥洹。四謂貪著我見。又如經說。菩薩修行。先除四失。謂捨欺誑。重報恩。決嫌疑。滅諂心。如是備行諸度妙行。清淨廣大安住寂靜。

出家懷惡門頌

韞石諒非真。飾瓶信爲假。竊服阜門上。濫吹緇軒下。鳳祀徒驚心。鵠文終好野。實相豈或照。浮榮未能捨。迹殊冠楚客。事變驅馳者。已矣歇。鄭聲。無然亂周雅。

在家懷善門第十三

前已聞其惡深自鄙悼。今顯其善悅以進道。何以知之。自非貪欲情厚。染愛性深。富貴意重。勢利心濃者。則不容安處。果結黑闇所纏。故知在家者衆患之本矣。故使室家妻子宗親眷屬。周旋來往。朋友遊處。奉上。接下。皆須將意。意不獨往。其應隨。隨之用。非求不至。既馳求事廣。財念無窮。惟念多蓄。不顧無常。擁積腐壞。塵知分散。是爲欲不慳貪。便不能得。既眷屬纏繞。百心不同。不加鞭罰。則

爲惡者衆。雖曰止惡要。由

瞋起。是爲欲不瞋。亦不能得。爲此資生校計。馳求萬方。以利榮心。不知患害。水火盜賊。艱苦備經。或天身命殘殺無辜。宴集歡樂。非此不濟。起貪癡心。謂我加爾。飲噉之後。暢快莫思。是爲欲不起癡。而不能得。當知白衣與善相違。故曰。所作之事。與地獄對門。又云。居處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怨家。

而今在窮苦之地。繫縛憂厄。艱辛纏累。備諸苦惱。不親二寶。不近正法。窮迷闇障。劇苦之內。而能一日一夜守持清禁。六時行道兼修六齋。年三長齋。或持一戒。二戒。三戒。乃至五戒。八戒。十戒。榮蔬節味。檢身口意。又率妻子內外眷屬。迴向崇善。建善提因。或撒父母之供。妻子之分。財貨衣服。甘珍肴果。窮其所有。敬供精潔。合室營奉。晨昏親注。或爲疾患危急。縣官牢獄。或親親親。親親亡。祈福現。或生善滅罪。始發信心。崇仰沙門。在聖無別。山共隨順。佛正教。故。所以順佛語。故出離生死。若違佛語。必墮惡道。是故常應堅發正願。願受化生自在。飛行一切佛刹。隨所感見。應接群生。學佛威儀。入如來室。若如來衣。坐如來座。巧便大慧。開悟解脫。於諸法中。究竟無障。盡虛空際。大誓莊嚴。

在家勸善門頌

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芻。四氏不爲侶。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染。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途。萬

物竟何匹。烈火樹紅芙

三界內苦門第十四

夫三界牢獄。四圍輪轉。在家出家。未斷我倒。無得免者。既爲生死所纏。身心勞累。遷變無窮。無非是苦。故經云。三界皆苦。何可樂者。而衆生常惑。謂言。世間是常是樂。出世樂因。無常是苦。何其沈迷。頓此顛倒。總驗刺身。即覺苦受。何得云樂。略引數條。證知惟苦。若謂飲食爲樂者。則應多所餐。遊身和心悅。何意小乖分度。便成疹患。若謂衣服爲樂者。則應春夏一服。愛心無厭。何意寒暑異服。明不甘樂。所以苦本。若謂室宇爲樂者。何意不常一處。既致馳動。明知避苦。

若妻子眷屬爲樂者。則應長相歌笑。何意俄爾無常。悲號。嗟時。當知眷屬實是苦本。若謂妙色以爲樂者。則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須臾顏貌。變改。髮白而黑。傷痛少年華美之艷。故知此色。本自是苦。不是外來。

若謂好聲以爲樂者。則應絲竹繁會。觀聽無厭。何意小。時便致昏倦。耳不樂聞。當知是苦。若謂酣酒以爲樂者。則應適意。造愛。長無惱患。何故神昏。心悶。骨節慘痛。或因此事。鞭杖鎖繫。喪身天命。破家亡國。受苦無量。若謂朋遊爲樂者。則應終日遊散。不知厭極。何意每一登臨。少時便倦。後更相携。無復行意。

若謂姝妹爲樂者。則應血氣剛強。眼明神爽。少而不老。壯而不變。何意恣情。逞欲。輒有疲

○大利二利樂○ ○萬二斷○ ○慈二欲○ ○經二懷○ ○出家懷惡門頌二頌曰○ ○續二深○ ○(經)一○ ○(經)一○ ○由十(意)○ ○疾十(病)○ ○親二族○ ○在家勸善門頌二頌曰○ ○四二聖○ ○時二久○

行住坐臥震動大千相
若禮拜父母師長賢聖。得佛頂相高明。若不
誑衆生讚揚其德。得佛眉間毫相。若行慈愛
仁救衆生。得佛紺青螺髮相。若以光燈供養
施人。得佛頂出日光相。若以慈意視衆生

十簋易台上行居候 蒙亡猶自泣轉生死泣

加片愛而愚夫以思愛爲蔽心是四惑也

①微二徵②③ ④支二其⑤⑥* ⑦權二惟⑧⑨ ⑩以二已⑪⑫* ⑬三界內苦門頌二頌日⑭ ⑮經二透⑯，透⑰ ⑱煉欲二煉欲⑲，經意⑳
 ⑲寬二怨⑳① ⑳厲二勵⑲⑳ ㉑頂二頂㉒ ㉓胎二胎㉔ ㉕馬陰二陰馬㉖ ㉗講二講㉘ ㉙萬二亡㉚ ㉛滿二滿㉜㉝ ㉞
 三界外樂門頌二頌日㉟ ㊱萬象二字萬㊲ ㊳而十(返)㊴

智人以眷屬是繫縛之本。放之如響。而愚夫

繼繼以爲勝適。是五惑也。智人榮利是自滅之。證。書云。割情在於速

達。而愚夫不計議害取貴。是六惑也。智人以色聲香味爲苦本。書云。割情在於嗜

欲。而愚夫爲之沈溺迷醉。且列如前不容致惑

是以智人當勤自勉。生老病死不離其身。勿

生疑惑。一生空過。今更出之以顯疑相

見布施者疾患早亡。便起疑心慳吝。見持戒

人過中不食。致患懷疑自養。見忍辱人檢心

攝形。致患懷惱勸令開意。見誦經人。且夕緣

理致患勸息

見榮疎人。致患瘦弱勸肥美

見坐禪者致患勸臥。聞語引進便稱本情。懈

怠自恣隨順流俗。曾不思其朝開夕死如救

頭然。何有情。懶更習常俗。以死自警。方曰有志

斷疑惑門頌

生塗非一理。誠緒固饒津。徒駭東陵富。空嗟

北郭貧。國生曾已戾。顏氏信爲仁。逢尤昭往

業。習善會茲身。勤憂永夷泰。晏安終苦辛。令

名且云重。豈若樹良因

十種慚愧門第十七

既已同知在家男女之惡。又見出家僧尼瑕

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

恥。愧者發露向人。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

師長。懷慚愧故。罪則除滅。顯相如此。各須

慚愧順清白法。事乃無量。略舉十條以爲綱

要

第一慚愧諸佛。如來往昔欲令我等離苦獲

安。所以發心行菩提道。忍苦受辱。今成法

身。常以正法爲我解說。而我不能如說修行

第二慚愧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長養教

詔常懷憂惕。既爲人子不順誨約。反學兇強

第三慚愧諸子。然彼實能晨昏定省。色養無

虧。而終貧賤無物賑給。故使諸子無由得立

又闕教導使子愚昏。實爲可愧

第四慚愧師僧。然我父母生育訓誨。不能使

第九慚愧所化諸人。由我無德久不種緣。致

使聞悟莫能津濟。故令聽者徒枉功夫。縱聞

難弄不獲純淨內心自戾。深可慚愧

第十慚愧天龍神鬼護法冥祇。我本發心誓

度一切。故諸天龍擁護無懈。而我發缺情志

不恒。惟知負恩但增慚愧

慚愧門頌

神霄施惟重。玄酒恩未隆。明璣隨水上。潤

玉藍田中。稟天性所極。資敬道攸崇。羽王共

以勢。輪軌相爲通。報德愔前雅。酬言愛餘風。

遵途每多舛。顧省能無忭

極大慚愧門第十八

慚愧之義以不及爲本。若於正行悉能遵奉

則無假慚愧。書云。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又

○今令自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慚愧門頌

禮非者。自憫情故嫉令不行。見有唱導梵音者。自不及彼願不爲之。見經行頭陀者。既不能行反謗毀滅。今據叔世。說法開化以此爲高。

義當生信滅罪祈福弘道。而今登無畏座。開廣笑謔之端。飾詞自麗之美。高言與色諷誦往還。儀容傲似初無謙遜。永不退省我解未深。惟詰諸者尋經有謬。故經云。若爲利養名譽我心愛黨而說法者。是名非法。法說若利於彼。增信心故。滅煩惱故。起淨業故。知慚知愧。開八正路。是名善說。如過去世。有苦岸比丘。說有衆生我人壽命。達於佛語。命終入阿鼻地獄。仰臥伏臥左右脇臥。各九百萬億歲。爾後更歷諸餘地獄。自外徒黨受苦難言。故知不依佛教毀謗正法。其罪實重。當知法師實亦爲難。其善則致福無量。其惡則獲罪亦重。是故法師應須極大慚愧。然居在世間。養生之急在於衣食。由此衣食勢亂極深。所須繒繡皮革。無不損生殘命著他皮肉。還養肉身。乃至食噉一粒之食。非用功夫無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進納軟滑。貪嗜美味。無羞無恥。須臾變改臭不可近。將行將坐。如廁不殊。何有智者。於食生貪。若生貪者大須慚愧。與彼畜獸復何取別。

極大慚愧門頌

冬狐理豐。春蠶緒輕。絲形骸翻爲阻。心誠還自欺。手容羈草日。平生少年時。驅車追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後悲。

惕然一以愧。永與情愛辭。

善友勸獎門第十九

夫能了除疑惑。內發慚愧勸獎之功。善知識也。今欲修習萬行。非善知識無由進道。經云。如栴檀葉在伊羅林。其葉則臭。伊羅葉在栴檀林。其葉則香。書云。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偕芳。與惡人居。如在鮑魚之肆。與之俱臭。又云。近墨必黑。近朱必赤。故知善友能作佛事。是大因緣。是。全梵行。善知識者。今能將我升淨土。惡知識者。今能陷我墜於地獄。當知善恩不可酬報。夫善惡之理。皎然明白。但以任情適道。則進趣之理。遲。善友勸獎。便勇猛之心。疾。經有獎課之文。書有勸學之說。當知要行實由勸成。故經云。菩薩自身布施。亦勸他人令行布施。自行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亦勸他人令行此事。然則勝美之事。欣樂美仰。物之恒情。今若徒有願樂之心。不行願樂之事。未見其果。猶若絕糧思味。其於飢渴終無濟益。故略引數條盛行要事。以相警誡。今有財富室溫家給人足不勞營。竟自然而至。復有貧苦飢寒形骸勞悴。終日顛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勸其布施力厲修福。

若有衣裘服。鮮華充備。又有尺布不全垢膩臭雜。是以勸獎令施衣服及以室宇。若見甘味珍羞。連凡重案。又有。葵菴不充困於水菜。所以勸獎令施飲食。若見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復有卑陋賤人不齒錄。塗炭溝渠坐臥糞穢。此苦

可厭。勸令修福除滅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貴我常在賤。

若見形貌端正吐言廣利。又有面狀殘陋所言險暴。此苦可捨。勸令忍辱。

若見意力強幹少病登勞行道無礙。有人多患不安所行莫濟。見有此苦勸施醫藥。令其進趣。故法句經云。四時行道得度衆苦。一者少年有力勢時。二者有財物時。三者遇三寶福田時。四者當計萬物必離散時。常行此四。必得道跡。應自督課。不待他勸。善友勸獎門頌。蘭室改蓬心。栴檀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絲蘭豈常皓。曲轅且繩直。詭木遂影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倦中道。隆漢乃王臣。大楚信無保。勉矣德不孤。至言匪虛造。戒法攝生門第二十。前已勸獎於他。我今自加課勸。凡論課勸。要必託境行因。若心志浮蕩。則進趣無寄。然託境行因。戒爲共始。可謂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如乖此訓。永處三塗人天長絕。是以經云。譬如大地長生萬物。戒亦如是。能生衆生人天華果。故經云。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良以三塗苦報罪障所纏。人天勝果堪爲道器。欲感勝果非戒不生。是以聖人先明此教。然三歸五品戒法兩科。七衆小學要以三歸爲宗。一乘大教必崇三聚爲本。並如經律具顯。規戒卓爾憲章行業明逾鑒鏡。今粗舉其大致。用光恒俗。所以發戒之原。須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實天人所尊。歸依生

①說二說② [法]一③ 極大慚愧門頌二頌四④ 手一華⑤ 平生二生平⑥ 全二同⑦ 梨二梨⑧ 菜二菜
⑨ 善友勸獎門頌二頌四⑩ 課二課⑪ 大二失⑫ 無二元⑬ 勸二厲⑭ 經二無

亦不異世間勍敵。相御世間則須金鉞。壯其氣。鼓鍾。擊其忿。懾佛增其怒。決烈成其力。不資此發勇不假此振威。何能摧鳴條之戰。拉牧野之師乎。今與煩惱共戰。當集無漏之智。命無畏之師。控道品之衆。禦六度之侶。建道場之隱。擊甘露之鼓。著弘誓鎧。胃被忍辱袍甲。握智慧弓刀。執堅固箭。楯。精進督怠惰。題勤課不及。發行登歡喜。稅駕頓法雲。種智斷其勇。方便運其略。於是無明老死之賊。協附四魔之軍。影響波旬。困倚天女。憑帶鬼神。億千萬衆。擔山吐火雷電回繞。欲以開惑之旅。退金剛之師。由乎菩薩忍調。無想積德久善魔怨稽伏。一念努力豁然大明。非法王壞正法王勝。此並經中之盛事。若不努力何由辨也。如人營家晨起夜寐劬勞督課。鞭白室內盈實飢寒不切。但能努力無所不濟。出世妙行事不殊俗。若小努力微復加意。三明六通不足爲難。更運方便重課心形。信順之忍漸樂自至。豈得空捨一生虛過。三塗切己力無所施。方復生悔何嗟及矣。所以努力一門貫通後者。位心極行惟此而已。願幽明聖鑒照覽窮途。故敢發言託文現意。

定。天厭外道莫敢侵陵。自慧月已沈法雲遐布。非夫前冊無由獻功。尊大迦葉法門英俊。擊鍾聲告。召集無學千僧。一夏撰結遺言。十二義求三藏文攝。多羅葉典其並英思。蘊積西夏將及千載。時運漸染東翻漢朝。沿彼至今。年垂六百。難錄正經七千餘卷。詞義明敏。談味無遺。近則安國利人。遠則超凡證聖。備如卷部。智者尋之。至心奉爲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

敬禮一切真如正法藏

敬禮十方一切諸佛所說法藏

敬禮賢劫初佛拘樓孫如來天龍宮法藏

敬禮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

敬禮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

敬禮釋迦如來天龍宮一切法藏

敬禮西印度黑峰山寺一切法藏

敬禮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

敬禮北印度石壁八字捨身法藏

敬禮神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

敬禮易州石經朔州恒安石窟經像

敬禮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

敬禮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人等。願一切含靈入如是法門。常能總持。廣說教化。通達無礙

法門頌

出自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仁言爲利壯已

博。聖道弘濟難求。通明洞燭煥發景深。凝廣潤滋潤流。翼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無執與化遊

奉養僧田門第二十七

僧稱福田。群道宗尚。斯何故耶。良由將蒙俗之幽心。啓正道之遐趣。拯沈淪而將濟於三有御法。綱而弘護於萬齡。由是道被天丁德光四俗。能生善種。號曰福田。德馨。捷。又稱應供。心乖理義行越法科。則顯乖刺落之容。幽受空樹之報。乃與施主爲警。與骨肉爲瘡。熱血之相可尋。石女之倫不遠。僧護佛藏。明言不迷。智論大經。清範攸屬。固當日須三省。事必九思。念念策心。無時寧舍。方可入三乘之一位。預三寶之一員。盛德可觀。六道歸依。而出有高行難擬。七衆相從。爲福田。豈非形寄域中。情超域外者也。流俗纏紉。封。付昏迷。處處生著。何能遠出。是以樹立僧寶。爲俗良田。令與福力得出生死。不徒設也。然佛超累。表作範區中。爲物受供而實不受。法在除惑清淨。非情。供養感果。自隨生榮。僧含凡聖形。繫往因。縱成無學。猶嬰苦報。身謝無餘。方出諸有。今以形累有緣。多須資待。故凡施者。教多在僧。然供養於僧。備有三寶。故佛有言。隨順我語。供養佛也。爲解脫故。供養法也。衆僧受用。供養僧也。有斯理義。故名衆僧良福田矣。奉爲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僧寶

敬禮當來下生佛兜率天彌勒菩薩僧

敬禮遊方大士文殊師利菩薩僧

敬禮救苦大士觀世音菩薩僧

敬禮護法大士普賢菩薩僧

敬禮滅罪大士虛空藏菩薩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大道心菩薩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緣覺心辟支佛僧

敬禮十方一切行下乘者諸聲聞僧

敬禮寶頭盧閣住法萬載諸聲聞僧

敬禮佛子羅。候羅住法萬載諸聲聞僧

敬禮剎州山海九億萬住法萬載諸聲聞僧

敬禮三千界內現在一切諸凡聖僧

願一切含靈當與賢聖同乘正道。聞智生福。不墜惡趣。生生遭遇爲善知識。伏除煩惱。得諸有

僧門頌

五玉已潤。談而信。八桂雖芳。風乃操。妙理至言。惟聖寶。不自伊人。孰弘道。照空觀。法誠還流。撫俗瞻。凡厥生老。絕滅情。嗜斷歡怡。縱落豪華。棄影。親愛。倏忽。信風煙。財利。悠悠若塵草。測以龍雲。豈曰高。濯足江漢。更慚皓

勸請者。懇懇之至意也。由發懇懇之意。則願善之情深矣。是故於一切纖微之善。咸須懇勸。勸請。增進令生慧行。不容中廢。然勸請有二。勸請衆生修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衆生。說法久住

十方四惡趣。我今悉勸請修持諸戒行。獲得於人身。十方一切人。我今悉勸請。令修十善

敬十(敬禮過去一切諸佛法藏) 法門頌二頌曰 昭二頌 綱二頌 據二頌 報乃二書及 報一 付二 附 善二善 侯二 現二見 伏二拔 僧門頌二頌曰 採二揚 採二 弘二佛 凡二光 僧二 凡二光

業得生於天上。十方諸天人。我今悉勸請。登立正定聚。得離於惡道。十方諸學人。我今悉勸請。覺察諸煩惱。速證無學地。十方阿羅漢。我今悉勸請。知非究竟位。惟有一佛乘。十方辟支佛。我今悉勸請。成就大悲智。教化諸衆生。人天二乘衆。我今悉勸請。體覺如來藏。修習菩薩行。一切諸菩薩。我今悉勸請。修行十度行。速登於十地。兜率天菩薩。我今悉勸請。常轉不退輪。速下度群生。菩薩智未明。我今悉勸請。金剛滅塵累。顯發眞實相。十方一切佛。初成正覺者。我請轉法輪。安樂諸衆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歸命請。願久住於世。如是佛菩薩。我今皆勸請。發此殷勤心。是故稽首禮。

勸請門頌

俟河之清逢聖朝。靈智俯接一其遙。白日馳光不流照。葵藿微志徒傾翹。遍盈空有盡三界。綿宇宙盡入遠德。業遂升至覺。寂寞常住獨。超前灼欲火。思雲露沈汨。使水望舟橋。弘慈廣度昔有誓。法輪道御且徐鑣。

隨喜萬善門第二十九

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與惡想。摧毀破壞不令成就。然彼前人未必損行。而此嫉者妄增憎熱。增長惑業生死不絕。是以聖人調心制意。行此隨喜。亦復勸諸衆生。如說奉行。

十方一切衆。所有微細善。仁義及禮智孝養。謙恭德慈和及愛敬。廣貞清潔行。若有如是善。我今悉隨喜。離欲在家人奉修如來戒。

三歸五八戒。十善菩薩戒。清淨諸律儀。離惡名聲者。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飯僧施法衣。浴除煩惱垢。救攝諸貧窮。飢寒窮寒者。疾病艱危苦。施藥悲憐業。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物。園林池花果。施佛并供僧。渴乏除熱惱。其福實無量。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造經流法教。燃燈發慧明。習誦及轉讀。決了諸義趣。若復爲人說。倍增歡喜心。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建立諸塔廟。堂殿及寶刹。彩畫及木像。金銀銅石等。傳寫諸相好。顯示於法身。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若有造僧坊。床帳及臥具。令彼息心者。安意於禪林。出入苦空門。次第寂滅觀。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如來大慈悲。善說諸法門。發生隨喜行。今我等修學。隨喜諸聲聞。忍苦度生死。隨喜諸菩薩。不捨惡道受。隨喜十方佛。無畏天人尊。能於三界獄。引出諸衆生。願令衆生類。悉得於佛道。是故我隨喜。稽首禮諸佛。

隨喜門頌

聞善若已燭良書。見賢思齊美通語。感幽動地孝有誠。須首流賜忠爲操。振禮攝文弘憲則。機謀隱勇靜姦暴。明白入素志冲閑。高論窮微契神奧。捐軀濟物不邀名。輕財貴義豈期報。百行萬善紛塗軌。求誠發想畢歡蹈。

迴向佛道門第三十

言迴向者。以不著爲義。原一切衆生。備修萬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生死者。皆緣耽著果報不能捨離。若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

隨有微福迴施群生。向於佛道者。則於果報不復生著。便於生死。蕭然解脫。故經云。如所說修行。迴向爲大利。是以一切所作善業。皆應迴向。兼勸衆生。不著果報。何者。即此身形果報之本。終日養飼莊嚴形飾。要必當死。徒爲保著。自非愚闇所以貪愛此身。少有慧明。何得無時不厭。以是智者。撫臆論心。不容貪著迴流生死。

十方諸衆生。所行微善業。仁孝及謙敬慈愛柔和等。忠正修禮智。於遠賑孤窮。如是世俗善。悉迴向佛道。一切諸外道。種種勤苦行。五熱炙其身。投巖赴水火。反縛陰灰等。無量諸邪見。今皆爲迴向。同歸正覺道。一切清信士。歸戒行十善。乃至諸女人。亦能修福德。又能善說法。開化衆妙福。迴向以施群生。其成無上道。一切弟子衆。聞聲即解悟。善來成比丘。乃至四道果。方便及初觀。苦空非常想。亦迴施群生。共向無上道。十方諸辟支。自然成緣覺。深悟在別世。曉了因緣法。隱顯化衆生。獨處樂善寂。如是衆一切。盡迴向佛道。十方諸菩薩。讀誦於經法。入禪出禪者。勸物行衆善。如是等三善。一切衆德本。亦迴施諸群生。歸向無上道。一切諸善等。乃至賢聖果。解空未能窮。有無不雙盡。悉令與一切。同入眞妙境。若迴向有相心。皆向解脫道。如是諸菩薩。我今勸迴向。發此無著心。是故稽首禮。

迴向門頌

悠悠九士各異形。擾擾四俗非一情。驅車秣馬徇世業。市交鬻義街虛名。三墨紛紜殊不

發願莊嚴門第三十一

原衆惡所起。皆緣意地貪瞋癡也。自害害他。勿過於此。故經號爲根本三毒。能煩能惱勞擾身心。於緣起惡三三九種。然此九種善通善惡。三善根生名善業道。三不善根生名惡業道。是故行人常一其心不令動亂。微塵起相見。卽覺察。守護六根不令塵染。常發弘願。以自莊嚴。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眼常不看貪姪邪詭惑人之色。不看瞋毒醜狀屠裂愚癡。闇鈍。傲慢邪衆之色。願見一切十方常住法身之色。菩薩下生八相之色。如來相好聖衆和會善集之色。願一切衆生耳常不聞悲啼愁歎聲。地獄苦楚聲。餓鬼畜生受苦聲。八苦交對聲。四百四病起發聲。八萬四千塵勞聲。願耳常聞諸佛說法八音聲。八萬四千波羅蜜聲。三乘聖果十地功德如是等聲。

願一切衆生。常常不聞殺生滋味。飲食之氣。三十六物。革囊之氣。發欲羅綺脂澤之氣。五辛能薰九相尸氣。願常常聞十方世界諸樹草木之香。五戒八戒。十善六念諸功德香。學無學人。十地五分。十力八萬四千諸度無漏之香。十方諸佛說法之香。

願一切衆生舌恒不嘗衆生有命身肉雜味能生煩惱滋味。願舌恒嘗甘露不死之味。天自然食在其舌根變成上味。諸佛所食之味法

願一切衆生身常不覺邪淫細滑生欲樂觸
不覺鏝湯寒水之觸。飢寒畜生諸苦惱觸。四
百四病寒熱風霜蚊蛇蚤虱飢渴困苦等觸
願身常覺清涼強健心悟安隱證道飛行八自
在觸。

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意常覺知九十八使。八萬四千塵勞之法。十惡五逆。九十六種邪師之法。三塗可厭。生死大苦。願意常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爲醫王。法爲良藥。僧爲看病者。爲諸衆生治生死患。令得解脫。心常無礙。空有不染。

⑥ 發願門頌

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遑。照悲日
兮駕法雲。騰危城兮出塵館。芳珠燁兮聞歲
時。寶樹飄兮凝晷日。清露搏甘水以。挹。喜
園流采常爲玩。無待股鼎方丈羞。安用秦箏
織指彈。勤誠歎願長不渝。習苦塵勞從此捍
廣弘明集卷第②二十七

廣弘明集啓福篇序卷第二十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福者何耶。所謂感樂受以安形。取歡娛以悅性也。然則法王立法周統識心。三界牢獄三科檢定。一罪二福三日道也。罪則三毒所結。繫業屬於鬼王。論其和狀後篇備列。福則四弘所成。我固屬於天主。道則虛通無滯。據行

不無明昧。明則乘分。小大智涉。信法明則特

達理性高超有容。斯道昌明如別所顯。今論福者。悲敬爲初。悲則哀苦。之艱辛。思拔濟而出離。敬則誠佛法之難遇。弘信仰而登神。緣境乃涉事情。據理惟心爲本。故虛懷不繫。則共福不迴於自他。倒想未移。則作業有乖於事用。故綿古歷今相從不息。王者識形有之非我。興住持於塔寺。餘則困於不足。多行施以周給。是知爲有造業未曰超升。多由起過重增生死。故云爲有造罪一向須捨。爲有起福雖行不著。由斯意致位行兩分。懣則增生捨則增道。道據逆流出凡入聖。福則順生興倒結業。故啓福本擬歷賢明。

梁代弘明集啓福篇錄 王該目燭

唐廣弘明集啓福篇第八

北代南晉前秦前燕南燕後秦諸帝與太山

朗法師書并答
與林法師書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

沈休文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就約
因依諸

經中行戲每顓文梁高祖
千骨會顓文沈約

四月八日 宴入出家願文 梁簡文 八關田齋

制字并制十條
爲人造字流梁簡文
射功帝

世乃樂簡文 爲人送政 誤東

為詩六作檀走麻疏

卷之五

與瑛法師書二首 與望之藏

與約法師書
與印階梨書

與王僧正書 梁玉鑰
與長沙王別

海東王鈞
答王法師書
梁劉孝綽
23
北齊武成

帝以三臺爲寺詔魏收周明帝立陟岷陟

① 匪一起 ② 鹿一 ③ 卽十(自) ④ 開鏡一延閣 ⑤ 功一 ⑥ 發門頭一頭口 ⑦ 竊一 ⑧ 抱一抱 ⑨ 二十七三十四 ⑩ [卷第二十]一 ⑪ [大唐一撰]十一字二(終南山釋氏道宣撰)八字 ⑫ (唐終南山釋氏道宣撰)八字 ⑬ (終南山釋氏)五字 ⑭ 耶一邪 ⑮ 味二之 ⑯ 念二 ⑰ 困二因 ⑱ 明本無梁代張明旭乃與聖寺諸目錄 ⑲ [晉王治]一 ⑳ 依諸一 ㉑ 十二字一 ㉒ 約二終 ㉓ 蕭二齊 ㉔ [啓]一 ㉕ [劉]一 ㉖ (北齊一詔)二十四字 ㉗ (北齊一道)十一字 ㉘ [薛]一

治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雖玄宗神妙。旨幽深。然所以會之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明喻以微之。故夫始墜之旨。可得之於千載。將絕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無之談。旨略例坦。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遺精之言。誠難爲允。理詣其極。通之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廣異同之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遲疑莫知所擬。今道行指歸。通叙色空。其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爲有明旨耶。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經甚多。或取譬不遠。豈無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微之於文。未知所釋。今故諸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疑。治稽首和南。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休文

維年月朔日。弟子皇太子。謹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真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廢乾行。四海震。遠百司戰。諱歷劫多幸。夙世善緣。忝生王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且啓。欣聞聖之安。寢。城扉早闕。訪膳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藍精舍。遠足頂禮。百神。儼衛萬福。具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私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願克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

百僧八關行道。又度三士。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降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懋農軒。德高舜舜。上界八萬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之歡。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茲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周。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似之盛。坤儀寧足匹。未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慈展。預此慈善。又普爲積苦。饑鬼受罪。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靈。翻飛濕生化生。有想無想。皆藉今日慈悲。咸獲浣濯。人天攝受。幽顯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捨身願疏

沈氏

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阿彌陀世尊云云。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大亦異。折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是膽。未足爲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憤。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空呼。名之爲有。豐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欲。捷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肅臍。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未嘗登體。溢俎充庖。既飫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慙慙。斯有共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爲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求。無一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

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基。祭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已度流僕。妾室。非懸。瞻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簡委餘。冬夜既蒙。累。而積有。贏。自斯已上。修長非一。雖等彼。豪其。陋已甚。方諸。室所。適是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飢寒困苦。爲忠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願日。髓。腦。識。難。輕。慕。虧。已。已。贖。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歲。次。玄。曆。日。度。度。夾。鍾。紀。月。十八。日。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勞。勞。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應。兼。捨。身。資。服。用。百。有。一。七。種。微。自。捐。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刀。俎。非。切。剝。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群。生。咸。有。佛。性。不。因。剪。削。此。路。莫。由。緣。業。舛。互。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卽。事。爲。難。故。開。以。八。支。導。彼。情。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招。屈。名。僧。實。之。虛。室。主人。高。臥。取。逸。閑。堂。呼。爲。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卽。朝。至。下。明。旦。排。遣。俗。累。同。善。來。分。留。上。德。品。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沈約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固。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

埃壤。而嗜欲易繁。每疚心術。捨施難弘。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劫誓報。茲生託景中。瑞聯華日。采玉組風。紆蕃慶。早建蘭池。紫燕之乘。擾於外。閑。翻帳翠帷之飾。光於中。髮。徒以心源。承滯情。路未昭。誠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叶調。五氣綏御六神。霜暑或寒。風露時外。是以數襟上。寶樹誠妙覺。敬捨肌膚之外。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術。風理府給時順。萬社雲翔百妖。霧滌。望北極而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祐。則天均慶。少陽。分福。繼日承休。儲妃闈。騰祥之符。皇。支廣。應祺之昨。敬飾蕊崇。嚴置寶帳。仰延息心。旁旅清信。局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順和招對。靈應。玄塗匪昧。要之無爽。高僧傳列有梁高僧諸經行禮願文第六無其文於下海華篇中有梁陳帝依經願文應是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日見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沈於苦岸。迷塗。遂遠。溺喪忘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爲空談。靡依靡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無期。約所以撫心自惻。臨踐非譬者也。至聖誕寂。無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拯物。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逾停午。以福衆生。芳塵餘法。峨然未改。約以往復。遯痾痼疾。帝上哀矜。深垂愍慮。以月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宅。隆。慈重施。弗知所限。已奉祇洪德。又思自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稍而後滿。事或易充。

草堂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爲營。八集共。仰遇主定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聞之經訓。心路皎然。又過於此。凡有消亮。應證來業。無巨無細。咸歸聖主。仰願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眷。蓋以微寄誠心云爾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

弟子蕭綱。以今日建齋。設會功德。因緣。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竊聞涅槃經言。身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不淨。九孔常流。凡夫愚入。常行味著。愚癡難刹止住其中。又如瑞應經言。涉門之爲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其清淨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羅色不能染。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以免憂苦。故知出恩愛。厭薄俗爲難。善來比丘。其福深重。弟子以此因緣。今日度人出家。願一切六道四生。常離愛欲。永拔無明根。削造闇惑。心修習。波若。是足踐輕輪之光。口說懸殊之辯。被忍辱。乘智慧刀。乘菩薩車。坐如來座。結經披解。頂相光明。戒因清白。後報尊重。所有果業。皆悉勝出。受持法藏。爲佛真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切大誓。不休不息。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咸加證明。又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天。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仙。仰願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聰明正直守護一切善神。

又願今日現前。顯大衆。咸加證明。今日誓願。使弟子蕭綱。得如所願。滿菩提願。一切衆生。皆悉隨從。得如所願。願皆禮一拜

八關齋制序

梁簡文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泊。業動心風。情漂愛焰。自非誠達真空。照靈珠於難曉。神緣妙境。若慈根於未化。無以却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筵蕭靖。高宇閑遠。香吐六銖。煙浮五色。門路全容。耳餐玉韻。無容使情緣異染。形不蕭恭。類倚於鶯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蛇祛斯醉象。立制如左。咸勉聽思。謹條八關齋制如左

睡眠至不覺。罰禮二十拜。擎香總聽經三契。一

出不請刺。罰禮十拜二

出過三契。經不還。罰禮十拜三

鄰座睡眠。維那至而不語者。罰禮十拜四

鄰座睡眠。眠私和容。隱不語維那者。罰禮十拜五

維那不勤聽察。有犯制者。不即糾舉。爲衆座所發覺者。維那罰禮二十拜六

擎香鐘聽經三契。白黑維那更相糾察。若有阿隱。罰禮二十拜七

聽經契終。有不唱贊者。罰禮十拜八

請刺無次第。罰禮十拜九

請刺白黑刺有誤者。罰禮十拜十

爲人作造寺疏

梁簡文

鄂州某甲敬白。竊以布金須達。表精舍於給園。影石仙人。造伽藍於離越。莫不事表區中

①采一彩②承一承③何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①分二升②安二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①文十(帝)②波二教③殊二殊④被二披⑤現二見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①(附背禮一拜)②(梁簡文)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①其二誦②

*洞。流銀而成寶殿。方知鹿苑可期。鶴林無遠。敢緣雅頌仰藉莊嚴。欲使功侔天地興歌不日。可令大師晉國公總監大陟岵大陟配二寺營造

隋文帝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詔 李德林

門下風樹非靜。陰影如流。空切欲報之心。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錄合同。開炎德之紀。魏氏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問關二代。造我帝基。猶夏禹之平唐虞。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構禍蕭。察稱兵。擁衆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變鄧飲馬漢濱。彼威懷連城。頓顙隋郡。安陸未即從風。敵人騎輔車之援。重城固金湯之守。乃復練卒簡徒。一舉而剋。始於是日。遂啓漢東。蕭繹往在江陵。後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迷之間。未盡臣節。王師薄伐。帝旅推鋒。誅厥放命。繼其絕祀。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連山巨防。艱危萬重。晉水之陽。是共心腹。於是鳴義執銳。假道北隣。皮服欽風。煙隨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縈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既功。而英威大振。齊人因以挫衄。周武賴以成功。尙想王業之勤。遠惟風化之始。率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徒湯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仰神猷。事冥冥寂。降生下土。權變不常。用輸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戰百勝。爲行十善。故以千戈

之器已類香華。玄黃之野。久同淨國。思欲崇樹寶刹。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導水。尚且銘山。周曰巡遊。有聞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尙矣。其襄陽隨州江陵普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導揚茂實。同天地而長久

隋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門下昔歲周道既衰。群兇鼎沸。鄴城之地。寔爲禍始。或驅逼良善。或同惡相濟。四海之內。過半豺狼。兆庶之廣。咸憂吞噬。朕出車練卒。盪滌妖醜。誠有倒戈。不無困戰。將士奮發。肆其威武。如火燎毛。始無遺燼。于時朕在廊廟。任當朝宰。德漸動物。民陷網羅。空切罪己之誠。唯增見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戰實危機。節義之徒。輕生忘死。干戈之下。又聞徂落。與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懷至道。興度脫之業。物我同遇。觀智俱惑。思建福用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長。悖逆之侶。從闇入明。並究苦空。咸拔生死。鯨鯢之觀。化爲微妙之臺。龍蛇之野。永作頻梨之鏡。無邊有性。盡入法門。可於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立碑紀事。其營構制度。置僧多少。寺之名目。有司詳議以聞

隋煬帝行道德人天下勅

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薩戒弟子皇帝。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賢聖。竊以妙靈不測。感報之理。遂通。因果相資。機應之徒。無爽。是以初心爰發。振動波旬之

宮。一念所臻。咫尺道場之地。雖則聚沙蓋鮮。實獲置於香山。水滴已微。乃濫觴於法海。弟子階緣宿殖。嗣膺寶命。臨御區宇。寧濟蒼生。而德化弗弘。刑罰未止。萬方有罪。寔當憂責。百姓不足。用增塵累。夙夜戰兢。如臨淵谷。是以歸心種覺。必冀慈愍。謹於率土之內。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日行道。仍總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並爲一切。上及有頂。下至無間。蠲蠲飛蠅。動預稟識性。無始惡業。今生罪垢。藉此善緣。皆得清淨。三塗地獄。六趣怨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

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門下至人虛己。忘彼我於胸襟。釋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無隔萬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暫收登陲。曾無寧歲。其有桀犬愚騃。嬰此湯鑪。衝嚴義憤。終于握節。各殉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藉放命。封樹紀於丘墳。紀信捐生。丹青著於圖像。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繼冰炭。慨然疚懷。用忘典寢。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因隄。限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爲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破薛舉。於蘭州立昭仁寺。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

①錄二錄②保③問二問④二二三⑤安陸二陸安⑥練二練⑦放二放⑧記二記⑨北二北⑩降二降⑪寶二寶⑫隋高祖於相州戰場立寺詔⑬聖二聖⑭應二應⑮聖二聖⑯聖二聖⑰聖二聖⑱聖二聖⑲聖二聖⑳聖二聖㉑聖二聖㉒聖二聖㉓聖二聖㉔聖二聖㉕聖二聖㉖聖二聖㉗聖二聖㉘聖二聖㉙聖二聖㉚聖二聖㉛聖二聖㉜聖二聖㉝聖二聖㉞聖二聖㉟聖二聖㊱聖二聖㊲聖二聖㊳聖二聖㊴聖二聖㊵聖二聖㊶聖二聖㊷聖二聖㊸聖二聖㊹聖二聖㊺聖二聖㊻聖二聖㊼聖二聖㊽聖二聖㊾聖二聖㊿聖二聖

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
破王世充於邠州立昭覺寺
破竇建德於鄆州立等慈寺
破劉黑秦於洛州立昭福寺
右七寺並官造。又給家人車牛田莊。并立碑頌德。

唐太宗爲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門下刑期無刑皇王之令典。以戰止戰列聖之通規。是以湯武干戈濟時靜亂。豈其不愛黔首肆行誅戮。禁暴戢兵。蓋不獲已。朕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伐所向平殄。然黃鉞之下。金鐵之端。凡所傷殞。難用勝紀。雖復逆命亂常。自貽殞絕惻隱之心。追以愴恨生靈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懷。無忘興寢。且釋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殺害爲重。承言此理。彌增悔懼。今宜爲自征討以來。手所誅剪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爲建齋行道竭誠禮懺。朕之所服衣物。並充檀捨。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門下三乘結轍濟度爲先。八正歸依慈悲爲主。流智慧之海。育羣生。冀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其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登仁壽。冥緣顯。應大庇含靈。五福著於洪範。三災終於世界。比因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覩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彫毀

良用憮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爲僧尼。總數以三千爲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少多。委有司量定。務取精誠德業。無間年之幼長。其往因滅省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可取。亦任其闕數。若官人簡練不精。宜錄附殿失。但戒行之本。唯尚無爲。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假託神通。妄傳妖怪。或謬稱醫藥。左道求財。或造詣官曹。囑致賄賂。或鑽磨焚指。駭俗驚愚。並自貽伊戚。動。掛刑網。有一於此。大虧聖教。朕情深護持。必無寬捨。已令依附內律。參以金科。具爲條制。務使法門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內有違法僧。不舉發者。所司錄狀聞奏。庶善者必採。惡者必斥。伽藍淨土。咸知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

唐太宗斷賣佛像勅

勅旨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果。止求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自今以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像賣贖。其已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衆。酬其價直。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校。勅到後十日內使盡。

與暹律事師等書

褚亮

竊伏下風。久揖高義。有懷願託於。恨良深。春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岳。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秘。控接煙霞。創聖果。仍靈臺百丈。神仙以爲勝地。賢

哲之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厥。導興廢弘之在人。且棟梁三寶。必資龍象之力。羽儀四衆。尤待鸞鷟之群。法師等學洞經典。舉宜真俗。實宜共化。若生升於彼岸。且。達人庸已存乎應物。大德忘名。唯在申教。理必弘濟。無隔遐邇。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遠輝居遙躍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造興聖寺詔

貞觀三年

門下昔丹陵啓聖。華。落降祥。叶德神居。克隆鴻業。朕不承大寶。奄宅域中。遠藉郊禋之慶。仰惟樞電之祉。思園之禮。既弘。撫鏡之情。徒切。而永懷慈訓。欲報無從。靖言因果。思還冥福。通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敬。增靈祐。宜拾爲尼寺。仍以興聖爲名。庶神道無方。微中凱風之思。主者施行。

爲太穆皇后追福願文

文帝手疏

貞觀十六年五月。御製願文。致弘福寺曰。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仁之所愛者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訓。蓼莪之念。何日而忘。罔極之情。昊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虞丘嗟二親之不待。方寸亂矣。信可悲夫。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難疾。與言永慕。哀切深衷。欲報靡因。惟憑冥助。敬以絹二百匹。奉慈慈大道。儻至誠有感。冀銷過往之愆。爲善有因。庶獲後緣之慶。

大周二教鍾銘

皇帝製

天和五年歲次攝提五月庚寅。造鍾一口。治昆吾之石。練若溪之銅。郢匠鴻爐。化茲神器。

① 唐太宗爲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② 以二已 ③ 唐太宗 ④ 貞觀三年 ⑤ 門下 ⑥ 破劉武周 ⑦ 破王世充 ⑧ 破竇建德 ⑨ 破劉黑秦 ⑩ 右七寺 ⑪ 並官造 ⑫ 又給家人車牛田莊 ⑬ 并立碑頌德 ⑭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⑮ 門下三乘結轍濟度爲先 ⑯ 八正歸依慈悲爲主 ⑰ 流智慧之海 ⑱ 育羣生 ⑲ 冀煩惱之林 ⑳ 津梁品物 ㉑ 任其體道 ㉒ 理叶至仁 ㉓ 妙果勝因 ㉔ 事符積善 ㉕ 朕欽若金輪 ㉖ 恭膺寶命 ㉗ 至德之訓 ㉘ 無遠不思 ㉙ 大聖之規 ㉚ 無幽不察 ㉛ 欲使人免蓋纏 ㉜ 家登仁壽 ㉝ 冥緣顯 ㉞ 應大庇含靈 ㉟ 五福著於洪範 ㊱ 三災終於世界 ㊲ 比因喪亂 ㊳ 僧徒減少 ㊴ 華臺寶塔 ㊵ 覩戶無人 ㊶ 紺髮青蓮 ㊷ 櫛風沐雨 ㊸ 眷言 ㊹ 彫毀

雖時屬凝賓。而調諧夷則。故春秋外傳曰。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弘宣兩教。同歸一揆。金石冥符。天人咸契。九宮九地。遙徹洞玄。三千大千。遠聞邊際。銀閣應供。延法侶而尋聲。金闕降真。候仙冠而聽響。式傳萬古。迺勒銘云。

靈圖降*采慧日垂暉金河霧集銀澗雲飛其一
 九霄仙籙五岳真文智炬遐照禪林普薰
 金鼓入夢瓊鍾徹雲音調冬立誓召秋分二其
 二教並興雙鑾同振遠赴天霜遙斷地鎮陳
 河浮影漢溪傳韻聽舞弘法聞聲起信其
 波若無底重玄有門長開久暗永拔沈昏
 不求正覺莫會天尊唯令智海先度黎元其

大唐興善寺鍾銘

皇帝道叶金輪示居黃屋。覆燾萬方。舟航三
界。欲使雲和之樂。共法鼓而同宣。雅頌之
聲。與梵音而俱遠。乃命臧氏範茲金錫。響
合風雷。功侔造化。騰驤猛虎。負靈囊。而將
飛。宛轉。槃龍。繞乘風而如動。希聲。且發。捷
絕夕震。莫不傾耳以證無生。入神而登正覺。
圓海有竭。福祚無窮。方石易銷。願力無盡。

京師西明寺鍾銘

維大唐麟德二年。歲經星紀。月次降婁。二月
癸酉朔八日庚辰
皇太子奉爲

二聖於西明寺造銅鍾一口可一萬斤發漢水之寄珍探蜀山之祕寶虞極練火晉曠飛鏞帶龍震而騰規應鯨桴而寫製聲流九

地遐宣厚載之恩。滌破三天。遠播曾旻之德。寤群生於覺路。警庶類於迷塗。業擅香壇功。齊塵劫。式旌高躅。敢勒貞金。雷銘曰。

青祇薦祉黃離降精。滿川毓德瑤璣飛英。吹
銅表性。問寢登情。興言淨業載啓香城。七珍
交鑄。九乳圖形。翔龍若動。假默疑驚。製陵
周室。規臨漢庭。風飄日響。霜傳夜鳴。仰延皇
祚。俯導蒼生。聲騰億劫。慶溢千齡。

廣弘明集悔罪篇序 終南山釋氏

夫福曰富饒罪稱摧折富則近生四趣。厚報榮祿滿於目前。遠則三業。勝相資用豐於群有。至於罪也。返此殊途。良由沈重貪瞋。能獲果登苦楚。所以罪業綿亘。勞歷聖凡。凡惟罪聚不足討論。綸網正行。事該小學。致使須斯二果。尙弊於怒癡。羅漢漏盡。猶遭於碎體。足知無始故業。遂分段而追徵。有爲積障。望易而迴道。自古正聖。開喻滋彰。時張四惑。三三九品。欲使隨念。萬機豈得縱以燎原。然以煩惱增繁。難爲禁制。勃起忽忘。根基過結已成。迫悔無已。但以諸佛大慈。善權方便。啓疎往咎。導引精靈。因立悔罪之儀。布以自新之道。既往難復。覆水之喻可知。來過易救。捕蛇之方須列。遂有普賢藥上之侶。分衛而廣斯應。道安悲遠之儔。命駕而行茲術。至於侯王宰伯。咸仰宗科。清信士女。無虧誠約。昔南齊司徒竟陵王制。布薩法淨行儀。其類備詳如別所顯。今以紙墨易繁。略列數四。開明悔過之宗。轉焉

廣弘明集悔罪篇第九

①謝勅爲建涅槃懺啓梁陳文 六根懺父

悔高慢文同上 懺悔文沈約 陳群臣請

②隋武帝懺文江總一名沈約 梁陳皇帝依經悔過

文十首

謝勅爲建淫樂讖啓

梁簡文

臣竊啓伏聞勅旨垂。爲臣於同泰寺瑞應殿
建涅槃懺。臣障難多災身穢饑疾。針灸湯液
每黯天霓。重蒙山慈降斯大福。冀惠雨微垂
卽滅身火。梵風纔起私得清涼。無事非恩伏
枕何答。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謹啓

此無所謝也越勅

六根懺文

* 梁簡文

今日此衆。誠心懺悔六根障業。詎識無明見
●頃朱紫一隨浮染則千紀莫歸。雖復天肉
根法慧殊美。故因見前境隨事起遷。今願捨
●於肉眸俱瞬佛眼。如●決日王見淨名方丈
之室。多寶跏趺之瑞。牟尼鷲●山之光。彌勒
龍華之始。常遊淨土。永步天宮
耳根聞鈍多種衆惡。悅染絲歌。聞勝法善音
昏然欲睡。聽鄭衛淫靡聲身側耳。知勝善之
事樂之者希。淫靡之聲欣之者衆。願捨此穢
耳得彼天聰。聞聞塔●管籥之聲。彈指磬欬
之●唱。諸佛所說悉皆總持。香風淨土之聲
寶樹鏗鏘之響。於一念中恍然入悟
鼻根過患彌復頑翳。耽染六蘭流連百和。體

(岳) 會 個
一 則 元
竹 葉 二 關 鑑 元
(明) 唱 三 傳
(宋) 樂 元 關

①竊一賊圖 ②火一窟圖 ③符一得圖 ④恒一類圖 ⑤昔一遠圖 ⑥令一令圖 ⑦唐一圖 ⑧銘十(序未詳作者)圖 ⑨宜一宅圖
 ⑩與一隨圖 ⑪虎一虎圖 ⑫虞一虞圖 ⑬虞虞一襲圖 ⑭紫一紫圖 ⑮京師一唐圖 ⑯銘十(拜序未詳作者)夾註圖 ⑰令製
 一圖 ⑱唐一遠圖 ⑲(綱其)十銘圖 ⑳製一制圖 ㉑卷第三十五終圖 ㉒卷第三十六首圖 ㉓(唐)十終圖 ㉔氏十(道宣)
 撰圖 ㉕氏一道宣撰圖 ㉖道一首圖 ㉗惑十(乃)圖 ㉘救一救圖 ㉙上玉圖 ㉚之人一圖 ㉛布一接圖 ㉜(廣弘一)
 九字二(或弘明集卷第三十六,悔罪篇第九,唐終南山釋道宣集)十二字圖 ㉝(翻勅一首)五十五字一圖 ㉞隋一陳圖 ㉟約二何
 圖 ㊱文十(章)圖 ㊲寒三撰圖 ㊳(此無…勅)七字一圖 ㊴頃一傾圖 ㊵於一此圖 ㊶決一決圖 ㊷由一讚圖 ㊸山十

德僧。皇帝某。諱菩薩。容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虛空照曜。波若發弘大誓荷負衆生。神道會昌膺茲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岳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心。既而深悟苦空極信無我。寶臺華柱本非實錄。賊城樓櫓苦具茲多。遂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苦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象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鑿駭龍章翠張玉机。福德所感威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尊。便欲拂衣。際嗣高步六合。到林間而宴坐與釋種而同遊。素微虛宮黃屋曠位。上靈驚動厚土恒惕。弟子等身經愛惡業構煩惱。天生蒸民樹以司牧。慄慄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致尊居萬乘而申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爲布衣之事。且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燧人警職。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未昇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雲迷官然汾水之上。八駿。波若方在瑤池之濱。則天下何依。群臣莫奉宗社廟堂有廢。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千錢如千物。仰囑三寶大衆。奉贖皇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三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無礙心。坐道放光顯揚宣說。歡喜和合超然降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南山等固。乃神乃聖之德與北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金神玉幹之威。窮積善之慶。壽萬歲之歡。玉鑾迴鑣金門洞啓。百辟翹首播紳並列。願塵勞與雲霧俱銷。億兆與天地同泰。懷懷丹愚敢以死請。弟子某和南。

摩訶波若懺文

梁高祖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變我淨。蓋眞常之妙本。無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眞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顛倒我人之所。彌見愚癡。取捨有無之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實法唯一眞如不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遺。示之以冥滅。百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無復塵勞解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旨終歸一趣。莫非第一義諦。悉是無上法門。弟子頗學空無深知虛假。王領四海。不以萬乘爲尊。攝受兆民。彌覺萬機成累。每時不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乾。獄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波若舟航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惠命須菩提。願諸衆生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若誠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恒空。無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金剛波若懺文

梁武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流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眞法身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至言共歸一揆。莫非無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爲殊失。就無求也彌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內外。造之又造之。不能得

其眞。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眞俗同案本迹俱眞。得之於心然後爲法。是以無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已行法。方欲以家形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敷。恒沙衆生皆爲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金剛般若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金剛波若。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集會。哀憐萬品護念群生。引入惠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見金牒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無復塵勞。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宣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自鶴林滅迹驚蟄疑神。瓶寫總持遺文不墜。傳燈流布法輪廣廣。方軌弘宣。既昭著於西域。分鑑顯說。亦漸移於東土。而周朝微應止見夜明。漢帝威通不過宵夢。香象所載虎觀。寂而未聞。龍宮所藏麟閣。闕其無取。山海爲隔傳授蓋微。華夷不同翻譯何幾。天王所問止得經名。金剛之經總見一品。歷魏晉而未備。經宋齊而恒闕。我皇帝承家建國光前絕後。道格天地德被幽微。大啓慈悲廣開智慧。施造化以仁壽。濟蒼生於解脫。異世界而承風殊刹土。而響應眞人。間出法寶傳通。思以天嘉六年。外國王子月婁首那來遊匡嶺。慧解深妙廣潤聖凡。奉持勝天王般若

①[詩]一〇〇 ②張二派〇〇 ③教一至〇〇 ④雲二途〇〇 ⑤波委二沃若〇〇 ⑥麟二涉〇〇 ⑦高祀二武帝〇〇 ⑧盧二消〇〇 ⑨主二正〇〇
 ⑩機二幾〇〇 ⑪[梁武帝]一〇〇 ⑫法二派〇〇 ⑬身二才〇〇 ⑭形二刑〇〇 ⑮作二構〇〇 ⑯眞二眞〇〇 ⑰得二行〇〇
 ⑱德二通〇〇 ⑲道〇〇 ⑳聖二壽〇〇

若經一部。於彼翻譯表獻京師。某校彼前名冥合符契。總三乘之通教。貫六度之淵海。如開時室以照修曇。十方衆生若貧人之獲寶。四部弟子等力士之得珠。金牒寶印。始茲辰而一啓。智慧寶法。泊爾時而方具。故知如來付囑必俟仁王。般若與隆期於聖運。弟子纂承洪緒思弘大業。願此法門遍諸幽顯。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勝天王般若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般若波羅蜜。禮勝天王。願一切衆生勤求般若。不避寒暑。如薩陀波耆不愛身命。如力進菩薩得般若之性。與般若若而相應。攝諸萬有住安隱地。含靈有識悉獲歸依。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妙法蓮華經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竊以前佛後佛種種因緣。已說當說各各方便。莫非真語悉爲妙法。理無二極。趣必同歸。但因業因心。莫萬類之識。隨見隨著。異群生之相。品分有淺深。覺悟有遲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聞之者差別。是以小乘頓教由此各名。聲聞菩薩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分段解脫。以諸佛之善巧。會衆庶之根機。是曰半字。未稱三點。及夫會三歸一反本還源。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滅化城於中路。駕寶車於四衢。帶裏明珠隱而還。現影中真寶於焉始得出寶塔於虛空。踊菩薩於大地。現希有事證微妙法。最勝最尊難逢難值。弟子

子以因地凡夫屬符負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黎庶。竊以義皇結網深失大慈。成湯解羅猶非。法善揚旌丹水異道樹而降魔。執玉塗山。非寶坊之大集。所以惡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無三之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門。汲引群迷導示衆惑。今謹於某處。如千僧如千日法華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多寶世尊。禮妙法華大乘經典。禮普賢菩薩妙光法師。願多寶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象空來。並入道場證明功德。擊大法鼓轉妙法輪。震動世間覺悟凡品。今使盡空法界無復聲聞。無邊衆生皆爲菩薩。總持性相同到無生。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金光明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尋夫靈鷲山間。自有常住之相。白鶴林。應本無變易之法。故知真解脫者誰辨去來。實智慧者非有生滅。而顛倒迷愚。不曉三點之理。無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於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之室。顯說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出懺悔之法。貢是曰法王微妙第一。以種智爲根本。以功德爲莊嚴。能照諸天宮殿。能與衆生快樂。能銷變異惡星。能除毀貴饑饉。能遣怖畏能滅憂惱。能却怨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子以茲寡昧纂承洪業。常恐王領之宜不符。政論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結末康黎民弗父。方願歸依三寶。憑藉冥空。護念衆生扶助國土。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金光明懺。

明懺。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四佛世尊金光明經信相菩薩。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天善神不離土境。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悲雲開智慧日。作眼目道爲衣止所。成就菩提之道場。安住不動之境國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大通方廣懺文

陳文帝

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三寶。竊以諸佛刹土不可言說。如來稱號無有限量。或過去見在。共取願維之姓。或同時異世。俱有釋迦之名。或明王十億。或燃燈三萬。去來三界遍滿十方。聞名者離塵受持者得道。其爲功德難用思議。釋迦如來以無礙力遊紫微之淨道。止吉祥之福地。寶池化生白蓮。說大通方廣三寶名號。譬如六天總歸一乘。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業。常以萬邦有罪責自一人。四生未安理爲重任。所以薰修在己日。忘勞。精進爲心夜分未息。菩薩行處皆願受持。諸佛法門悉令如說。欲使普天率土。無復怖畏之虞。觸動輒飛。永得歸依之地。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行方廣懺悔。讀誦百遍右遶七匝。塗香末香。莊嚴之相。正念正觀。聲稱懇之心。見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方廣經中所說三寶名字。願諸佛菩薩尋聲訶詈。放淨光明照諸暗濁。施清涼水滅茲渴愛。登六度舟入三昧海。總萬有而會真如。齊三界而登寶法。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虛空藏菩薩懺文

陳文帝

①力進二精進力②趣二起③分有二位分④法二一⑤帶一衣⑥現二見⑦應二元⑧法二法⑨(律)十如⑩⑪復二足⑫(陳文帝)一⑬應二處⑭信二性⑮法二經⑯政二正⑰若二如⑱道二導⑲南十(十方)⑳生十(金花)㉑仄二夜㉒計二赴㉓故二方圓施

竊以菩薩之於衆生。是大依止。觀察性相隨機濟拔一人未度不證道果。往古今來行願如一。而虛空藏菩薩最爲勝上。爲衆中之幢王。爲大明之尊主。具諸佛之智慧。得如來之祕密。至如因夢見形隨緣示相。一聞稱號。水火不能焚溺。一心稱名。刀杖不能傷害。壽命財產之願。念而必諧。色聲味觸之須。求而皆遂。身心疾惱。怙惡療治。牢獄怖畏。方便解釋。此蓋隨從世法安樂衆生。及夫動神變相。去香集之境。放淨光明來閻浮之界。入三昧定除煩惱熱。說陀羅尼破惡業障。五濁惡世一時清涼。五根本罪並皆解脫。此則世間之眼。示涅槃之路。弟子承如來之教。冀諸佛之慈國。被菩薩之功。家行大士之業。方願十方刹土悉有一乘。十方衆生皆修十地。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虛空藏菩薩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禮本師釋迦文佛。禮勝花敷藏如來。禮陀羅尼神呪禮虛空藏菩薩。願虛空藏菩薩摩訶薩。見神通力開智慧光。以種種身遊諸國土。度脫衆生不乖誓願。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陳文帝

竊以三世諸佛以誓願因緣。十方如來以智慧方便。縱無礙之辯。開無盡之門。法流派別宗源無限。法本分散枝條不極。非直摩訶般若獨有八萬四千。至於陀羅尼門亦有九十二億。處處宣說種種名稱。功德無量威神不測。至如婆薐之拔地獄。波旬之發菩提。花聚之獲神通。雷音之脫掩蔽。莫不因斯章句承

茲業力。亦有四部弟子十方衆生。聞一句而發心。聽一說而悟道。故知一切諸法無非真妙。弟子側身修行。所學者菩提。肝食夙興。所行者濟度。一心之力攝取衆生。一念之頃遍諸法相。如來種智皆願總持。諸佛功德悉欲流布。今謹於法典本之經教。見前大眾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禮陀羅尼章句。禮雷音比丘。禮華聚菩薩。願承此功德調伏衆生。滅三毒心破十惡業。四百之煩惱自然清淨。八萬四千塵勞一時解脫。得神呪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陀羅尼門。觀諸佛境界。獄火永盡無餘。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藥師齋懺文

*陳文帝

竊以諸行無常悉爲累法。萬有顛倒皆成苦本。熱炎鏡像。知變易之不停。漂草繫。見生滅之奔迅。隨業風而入苦海。逐報障而趣幽途。去來三界。未見可安之所。輪迴五道。終無暫息之期。藥師如來有大誓願。接引萬物救護衆生。導諸有之百川。歸法流之一味。亦能施與花林隨從世俗。使得安樂令無怖畏。至如

八難九橫五濁三災。水火盜賊疾疫飢饉。怨家債主王法縣官。惡陵之勢萬端。虞殺之法千變。悉能轉禍爲福。改危成安。復有求富貴須祿位延壽命多子息。生民之大欲。世間之切要。莫不隨心應念自然滿足。故知諸佛方便事絕思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績未又。方憑藥師本願成就衆生。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千日藥師齋懺。現前大眾至心

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藥師如來。慈悲廣覆不乖本願不棄世間。與四等雲降六度雨。滅生死火除煩惱箭。十方世界若輪燈而明。七百萬神。尋結纒而應。計。隨逐香然災無復有。命隨幡續漸登常住。遊甚深之法性。入無等之正覺。行願圓滿如藥師如來

婆羅齋懺文

*陳文帝

尋夫真解脫者本自不生。實智慧者今亦無滅。故知鶴林變色。非變易之文。鷲山常在。實常住之法。但世界不一。應計所以不窮。衆生無邊。方便所以無際。隨念隨著種種法門。因業因心各各示現。或八十小劫端坐之相。未移。方八四千年無餘之。幾已及。照連河側。晨朝之色忽明。婆羅樹間。中夜之聲便寂。最後功德是日。茲晨。弟子有緣閻浮。屬當重任。感群生之顛倒。嗟庶類之愚迷。常願造六度之舟。濟之於彼岸。駕一乘之。驅之於中道。今謹於太極殿設無礙大會。百僧一夕婆羅大齋。願法雨法雲。清涼三界之火。慧燈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二字。人天共聞。伊字三點。凡聖並悟。無勞迦葉之問。不待須臾之疑。一切種智而爲根本。無量功德以自莊嚴。意樹開解脫之花。身田含定慧之水。居處吉祥之地。枕藉福德之場。與二氣而俱真。隨四時而納祐。日月天子。照合璧於大千。星辰宮殿。散連珠於百億。慈悲輕雨。與祥風而並飛。菩提寶雲。共飛煙而合。來。六合四海無復塵勞。六道四生俱蒙清淨

無礙會捨身懺文

如(一)一(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十一(十一)十二(十二)十三(十三)十四(十四)十五(十五)十六(十六)十七(十七)十八(十八)十九(十九)二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七)二十八(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九)三十(三十)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七)三十八(三十八)三十九(三十九)四十(四十)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六)四十七(四十七)四十八(四十八)四十九(四十九)五十(五十)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三(五十三)五十四(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五)五十六(五十六)五十七(五十七)五十八(五十八)五十九(五十九)六十(六十)六十一(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二)六十三(六十三)六十四(六十四)六十五(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六)六十七(六十七)六十八(六十八)六十九(六十九)七十(七十)七十一(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二)七十三(七十三)七十四(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五)七十六(七十六)七十七(七十七)七十八(七十八)七十九(七十九)八十(八十)八十一(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二)八十三(八十三)八十四(八十四)八十五(八十五)八十六(八十六)八十七(八十七)八十八(八十八)八十九(八十九)九十(九十)九十一(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二)九十三(九十三)九十四(九十四)九十五(九十五)九十六(九十六)九十七(九十七)九十八(九十八)九十九(九十九)一百(一百)

●陳文帝爲皇太后大捨寶位

竊觀雅語奧義。皇王與在子之言。禮經合典。聖人揚罪己之說。故亡身濟物。仁者之恒心。克己利人。君子之常德。況復菩薩大士法本行處。應計三界攝受四生。運無量之四心。修平等之六度。國城妻子。飽饒哀荒。承祖宗之大業。扶曳喘息。當天下之重任。黎民弗又庶績未熙。御朽履水無。忘兢業。又以世相泡影。有爲露電。愛河奔迅。欲海飛騰。稟識同焚。含靈共溺。垂璫還玉。還覺萬乘非尊。當宇負辰。翻以萬機成累。夕惕若厲。思弘汲引。每日不顯。奉爲七廟聖靈。奉爲皇太后聖御。奉爲天龍鬼神幽冥。空有三界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怨若親。若非怨親。遍虛空滿法界。窮過去盡未來。無量名識。一切種類。平等大捨。捨弟子自身及乘輿法服。五服變略。六冕龍章。玉几玄裘。金輪紺馬。珠交璣寶飾莊嚴。給用之所資待。生平之所玩好。並而視那咸施三寶。今謹於前殿設無礙大會。奉行所願。并諸功德具列于前。願諸佛菩薩冥空幽顯。俱到證明。開智慧日映慈悲雲。樹寶幢於大千。擊法鼓於百億。震動世界。覺悟群生。放三昧之淨光。流一味之法雨。引愚癡於火鑪。拔煩惱於棘林。出輪轉河。到無生岸。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唐太宗爲戰亡人設齋行道詔 唐太宗度僧於天下詔 唐太宗斷賣佛像勅 與暹律師等書略 唐太宗捨舊宅爲寺詔

唐太宗爲穆后追福手疏 周武帝二教鐘銘 唐太宗大興善寺鐘銘 唐東宮皇太子西明寺鐘銘

廣弘明集統歸篇序第二十九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廣弘明者。言其弘護法網。開明於有識也。自上古篇隨時布現。籌度理路。其緣頗悉。然於志之所之。未備詳觀。如不陳列。頗聲何寄。故次編之。殷鑒遐邇。且法王御高。哥頌厥初。梵王天主。聲聞菩薩。咸資倡贊。用暢幽誠。無經不有。彰于親聽。東夏王臣。斯途不惑。擬倫。帝德國美。無不稱焉。所以寫送性情。統歸總亂。在于斯矣。然晉宋已來。諸集數百餘家。信重佛門。俱陳聲略。至於摺拾百無一在。且列數條。用塵博觀。

●梁代弘明集統歸篇錄

●釋僧祐弘明論 釋智靜微魔文 釋寶林破魔露布

唐廣弘明集統歸篇第十上

梁高祖淨業賦 梁高祖孝思賦 梁宣帝遊七山寺賦 梁王錫宿山寺賦 魏高允鹿苑賦 魏李順大業賦 梁仙城縣志命詳玄賦 梁蕭子雲玄圃苑講賦 夢賦釋真觀 梁江淹傷弱子賦 無爲論 伐魔詔并書檄文并魔答 奏平心露布 唐蒲州善教寺沙門行友 梁武帝 淨業賦并序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獨往之行。乖任縱之心。因爾登席。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有事戎旅。略無寧歲。上政昏虐。下堅姦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力應勅。梅蟲兒茹。法珍僉靈。韻豐勇之。如是等多望。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寶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于時群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閣。公亦怒而言曰。亂戴頭。亂戴頭。各執權軸。入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在口。忠良被屠。賊之害。功臣受無辜之誅。服色齊同。分頭各號。皆稱帝主人云。奪極。川其詭詐。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忘昏曉。屏除京邑。不脫日夜。屬籍者絕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產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懷懷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無報。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遂復還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便。以至雍州。就諸軍。師欲見謀害。衆心不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猛虎。器甲精銳。君親無援。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群小。畏壓溺三不弔。況復姦孽乎。若默然就死。爲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爲蕭顯胃所執。卽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號。建牙堅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艫聯漢。竟陵太守曹宗馬軍主段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通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舫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降款。姑孰執甲。皆望風退散。新亭李居士

●(陳文一位)十一字● ●(總二忘)● ●(五不)● ●(拾)一● ●(傳)一● ●(二十八)三十三● ●(此目錄唐太宗手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八字● ●(唐太宗大興善寺鐘銘)九字● ●(唐東宮皇太子西明寺鐘銘)九字● ●(梁代弘明集統歸篇序)九字● ●(此目錄明本無)● ●(夢賦釋真觀)● ●(卷第三十七統歸篇第十上)一●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十字● ●(力二刀)● ●(羅二羅)● ●(二神)● ●(二)● ●(二)●

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蘇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負累幽顯。乃作詩曰。日夜常思惟。循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負展臨朝。是疏四海。味且乾乾。夕惕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譬。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哀宰衆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必至。方丈滿前。百味盈盤。乃方食輟。筋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清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啖魚肉。雖自內行。不使外知。至於禮宴群臣。看膳按常。菜食未習。體過黃羸。朝中。斑斑始有知者。謝。膳孔彥穎等。屢勸解素。乃是忠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剗心鄉地。數片肉耳。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今天下有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嬖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于時四體小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姚善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所致。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善提含

笑搖頭云。唯善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爾。于時久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無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令為治。劉澄之處酒。姚善提處丸。服之病逾增甚。以其無所知。故不復服。因爾有疾。常自為方。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無復殺害。障既不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以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內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爾。

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無邊。懷善想皆起惡。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逐無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沈溺苦海。長夜執固。終不能改。屯否相隨。災異互起。內懷邪信。外縱淫祀。排虛枉命。賤實橫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社。前輪折軸。後車覆軌。殃國禍家。亡身絕祀。初不內訟。責躬反己。皇天無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內淨心塵。不染不取。不愛不嗔。如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淤泥不能汚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真。霧露集而珠流。光風動而生芬。為善多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隨。恒與道而為隣。見淨業之愛果。以不殺而為因。離欲惡而自修。故無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礙亦淨。如久澄水。如新磨鏡。外照多。象內見衆病。既除。客塵反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滅。上善既修行。善無缺。清淨一道。無有異轍。唯有哲人。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水。志皎潔。其如雪。在。果其既除。懷憂畏其亦滅。與思愛而長違。願生死而永別。覽當今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懷荆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在躬。修聖行共不已。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萬代流於清風。豈伏強而稱勇。乃道勝而為雄。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而成。皆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內意而自驕。日隨色而變易。眼逐貌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黃。觀七寶之陸離。著華麗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而忘疲。如英蝶之在摘。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麗天。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絲竹。亦繁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相等。或亂情而惑慮。亦留耳而。至如香氣。靜起觸鼻。發識。晚。追。隨。氣。無。極。蘭。麝。夾。飛。如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了。味。衆。塵。無有。大苦。鹹。酸。莫。不。甘。口。噉。食。衆。生。虐。及。飛走。唯日不足。長夜飲酒。惺亂。明行。罔。慮。幽。谷。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陽。巧。笑。峨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潔。觸。體。如。脂。狂。心。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傳。未嘗不終軸輟書。悲恨。捐心。嗚咽。年未。髮。亂。內失所恃。餘喘。踰。踰。踰。踰。相。長。

孝思賦。梁高祖。注。太常卿劉之通。注。文多不載。

詩二賦 詩二清 宋一味 盧班一班班 謝二賦 姚二統 以二已 隋晚二施 了二 晴 受 陽二揚 也二迫 梁二與 象二像 上二止 經二飲 果二絕 結 在二存 梁高祖 井序 十太 冷解二其 梁

齒過弱冠外失所佔。限職刺變致闕晨昏。江途遶夏家無指信。勞號行路。先君體有不妥。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列解職以違歸路。于時齊隨郡王子隆。鎮撫陝西頻煩信命。令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周仲連。爲鵲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無逮及。五內屠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陵。長兄哀慙未許獨行。續有北門疥癩寇邊。朝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扞壽春王事。靡監辭不獲免。刺史崔慧景。志懷翻覆。遠招逋逃多聚姦俠。大猾兇醜莫不雲集。至如彭益韓元孫等。不可稱數。倍道雷邁奄至淮源。凶徒疑駭相引離散。臺軍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是歲齊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微慧景。折簡而召必不違拒。即重遣還以安其心。姦渠既出。沿邊無虞。旬朔之間慧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爾驅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政遂膺四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消塵。今日爲天下主

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永嘉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遠追遠之心。不能遺棄我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難齊。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朝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中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爾

感四氣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雖蟻於蚊眉。觀鵬鷖於北溟。俱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之衆多。獨在人而最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鸞鳳。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懷情。懷燼燼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永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引思心而無已。既懷愛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常閑居以永念。觸指膺而自傷。徒升結而靡瞻。空陟配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涕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吳蒼。冀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萬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坐而縈結。夕獨處而迴遑。氣塞哀其似嘔。念積心其若狂。至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

不娛悅於懷抱。但罔極而纏心。兼殷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迴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水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黃落山積白雪。旅雁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颼颼。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絕。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時瞬眴其如電。想慈顏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答。願報復而無片。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燕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翺翔。去來候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醋而輪迴。歷日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絲。亦見白而爲黃。憂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鶴而心死。慟終天而無怙。號畢世而靡特。親休屠之日。碑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值何羅之作難。乃檢之以投慙。超王臣之稱。首冠誠勇而無匹士。行己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汲而力竭。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竈下。顧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始。時父歿而未葬。遇降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獨板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黃雀入帳。陳通橫石特起。盛彥之開母日。邢渠之生父齒。覽斯事而衆多。亦難得而具紀。靈蛇銜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尙爾。

○列二制三○ ○簡二陪三○ ○許二說三○ ○門二問三○ ○庭二廷三○ ○縣二隆三○ ○宗二緣三○ ○政二正三○ ○前二徵三○ ○政二復三○ ○可二有○ ○道二造三○ ○中二衷三○ ○眉二賦三○ ○俱二彼三○ ○對二樹三○ ○因二開三○ ○坐二立三○ ○道二道三○ ○道二道三○ ○而二一○ ○檢二拾三○

況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五
孝。置天地而德盈。橫四海而不撓。履斯道而
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遊七山寺賦

梁宣帝

此山川之寥廓。時天高而氣靜。路閑曠而清
華。地幽栖而特挺。窮漸左之標絕。極富中
之勝境。承興序而陟涉。聊盤桓而騰騁。盡登
臨之雅致。悅誼囂之暫屏。因茲連鑣結驪。並
修方舟。萬騎齊列千機爭浮。皆東南之俊
異。並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侶容與。携儔。巷
無服馬路寡遺輶。窮周章而歷覽。盡娛翫而
遨遊。爾乃傍林橫出。舳舨上訴。歷秦王之舊
陌。緣越池之昔路。望塗山而斜繞。還南湖而
迴渡。連天台之華嶺。引若耶之長注。乍泛
瀟而瞻望。或凌峯而一顧。於是歷樂林而南
上。升法華而望西。有嵒嵒之奔瀾。復臺臺之
長溪。既皎潔而如鏡。且見底而無泥。途嶮峭
而峨絕。路登陟而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資
伴而相提。窮羊腸之詰屈。極馬嶺之高低。霧
昏昏而漫漫。風颼颼而淒淒。瞻洪川其如帶。
望巨海其如珪。執玉帛於茲地。會諸侯而計
稽。想疏河之茂葉。憶大骨之悟迷。傳盛美
於斯岳。播遺範於氓黎。既遇關往賢之舊
跡。美高尚之餘風。踐遠草之蕪沒。撥榛莠之
彌蒙。名岳峨而峙立。峻谷沓而虛冲。春林
縹而皆碧。秋沼淨其如空。既連綿而相接。
兼隱軫而無窮。信英奇之攸止。宜翔集之所
崇。傍高巒而建刹。亦帶壩而成宮。神靈更其
附。聖仙聖互其交通。嚴穿霏而起霧。樹布

雲漢而抽叢。嘉卉生其前後。善草植其西東。瞻
朱扉之赫奕。望寶殿之玲瓏。擬大林之精舍。
等重閣之講堂。既爽塏之禪宇。亦顯敞之華
房。跨曲澗而為室。繞紆曲而俯瞻。夕雲生於
窓牖。朝日照於簷梁。諒幽曲而成麗。蓋照景
而生光。流清梵之婉轉。響桴磬之鏘鏘。構
造精密華麗無方。清流四繞吐溜悠長。遶迴
闌閣峻絕塔階。水確伴於金谷。飛樓似於建
章。其徒衆則乍遊乍處。或賢或聖。並有志於
頭陀。俱勤心於苦行。競假寐而誦習。成夙興
而虔敬。誠苦空之迅流。惜朝陰之奔競。潛深
窟而學通。隱閑蕪而修正。或燒體而為
功。或灰身而入定。熏名香之氣氤。電成飛錫
而相映。或振錫而高談。或閑居而坐聽。禪
衆疑於漆木。智士同於懸鏡。既釋教之興華。
乃法輪之宣盛。寺既遷山而構造。山亦因寺
而有七。蓋雲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產
龍劍之遺溪。遊鹿机之餘術。謝鳳來而容與。
鄒風反而蕭瑟。既清澗之漣漪。亦飛流之湧
溢。奇樹蔚而成林。珍果榮而非一。植山海之
雙樹。種丹爐之兩橘。梅花皎而似霜。黃柑
肥其如日。或曄曄而夏開也。離離而冬實。
山多寶玩地出瓊珍。金玉生其陽。珠石出其
陰。神靈顯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孰
知歲之豐儉。觀玄白而皆謀。刻石記於羣
德。披圖悟於禹心。懸崖百刃攢幹千尋。岩
曉兮閣達螺峴兮嵌空。樹修聳而巖峻。泉流
激而水深。仰瞻增其隱隱。側眺觀其沈沈。眇
然今無際。邈爾今無邊。還山崔嵬而問出。近

樹羅從而相牽。巖將頽而未墮。峯人漢而猶
懸。望蟬聯而蔽日。視傲悅而連天。有石帆
之異狀。擬瀑布之飛泉。實逢巖而聚霧。乃觸
石而成煙。既嵒峨而陰映。亦陸岷而什綿。
既遠控於江海。兼近接於村田。反闕城邑傍
眺市園。稱神州之鎮嶺。實天下之名川。至
若蓬萊遊於聖迹。巫岫表於神仙。衡陽開於
夏貢。高岳重於周篇。曾何比麗。詎此同妍。復
有標奇神井。萬載澄潭。汲之不竭。添之不盈。
雖頻撓而不濁。徒屢攪而終清。涉隆冬而溫
煖。經酷暑而冷冷。異成都之飛火。寧疎勒
之表誠。匹醴泉之鑄疾。同溜水之鑿形。亦有
孤潭道士。焦里夫人。獨居味道。寂絕朋賓。餐
霞永日。靜坐千春。衢無行跡。路產荆榛。既勤
劬而向道。亦蕭灑而忘塵。或逍遙而誦詠。或
擁膝而長吟。同輩生之華議。學梁子之明箴。
將松喬而共侶。與嚴衛而相親。其林藪彌密。
羽族爭歸。猿連臂而下飲。鳥比翼而群飛。鴻
鵠集而相映。白鵬品而生輝。拂霜毛之奔
奔。鼓素翻之露露。兼有奇禽猛獸。偃息溪圻。
虎懷仁而不害。熊隱木而肥。巨象數。刀雄
蛇十圍。麀鹿易附。狎兔俱依。同彭蠡之仙室。
異海鳥之知機。藥卉叢生。消病駐老。地出長
齡。多壽考。似南山之溪谷。匹井中之埋寶。
送劉五者何殊四皓。復有牛膝雞腸。雀頭燕
草。甘菊辛夷。苦參酸棗。紫苑赤箭。黃精白朮。
天門地骨。肉芝石脂。神農是嘗。仙經是造。白
兔服而通靈。鹿皮餌而得道。其果則有木瓜。
木棗。楊桃。楊梅。朱橘。冬茂。黃菴。霜秋開。楂梨並

左二右三 高二字 二一〇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樹羅從而相牽 巖將頽而未墮 峯人漢而猶懸 望蟬聯而蔽日 視傲悅而連天 有石帆之異狀 擬瀑布之飛泉 實逢巖而聚霧 乃觸石而成煙 既嵒峨而陰映 亦陸岷而什綿 既遠控於江海 兼近接於村田 反闕城邑傍眺市園 稱神州之鎮嶺 實天下之名川 至若蓬萊遊於聖迹 巫岫表於神仙 衡陽開於夏貢 高岳重於周篇 曾何比麗 詎此同妍 復有標奇神井 萬載澄潭 汲之不竭 添之不盈 雖頻撓而不濁 徒屢攪而終清 涉隆冬而溫暖 經酷暑而冷冷 異成都之飛火 寧疎勒之表誠 匹醴泉之鑄疾 同溜水之鑿形 亦有孤潭道士 焦里夫人 獨居味道 寂絕朋賓 餐霞永日 靜坐千春 衢無行跡 路產荆榛 既勤劬而向道 亦蕭灑而忘塵 或逍遙而誦詠 或擁膝而長吟 同輩生之華議 學梁子之明箴 將松喬而共侶 與嚴衛而相親 其林藪彌密 羽族爭歸 猿連臂而下飲 鳥比翼而群飛 鴻鵠集而相映 白鵬品而生輝 拂霜毛之奔奔 鼓素翻之露露 兼有奇禽猛獸 偃息溪圻 虎懷仁而不害 熊隱木而肥 巨象數 刀雄蛇十圍 麀鹿易附 狎兔俱依 同彭蠡之仙室 異海鳥之知機 藥卉叢生 消病駐老 地出長齡 多壽考 似南山之溪谷 匹井中之埋寶 送劉五者何殊四皓 復有牛膝雞腸 雀頭燕草 甘菊辛夷 苦參酸棗 紫苑赤箭 黃精白朮 天門地骨 肉芝石脂 神農是嘗 仙經是造 白兔服而通靈 鹿皮餌而得道 其果則有木瓜 木棗 楊桃 楊梅 朱橘 冬茂 黃菴 霜秋開 楂梨並

壯柿奈牽環。積樹列植而爲數懸。觸草而徘徊。林檎伴於萍實。甘棠擬於帝臺。紅莓覆輿車李胡類。綠椹冬獻紫芋秋來。半夏成圃春就群。我批把梨豆椎栗兼該。或炫炫之片實。或靡靡之青菱。禦疾風而彌艷。中殿霜而不摧。既蒼鬱之梧桐。亦檀欒之修竹。篠簞亂其形類。筋桂異其品族。映檐牖而交加。繞房廊而郁毓。抽葉陰於清泉。結根攢於幽谷。靈木之所自生。瑞鳥之所栖宿。實散賞之佳地。信開心而醒目。至如涼秋九月百卉飄零。氣淒淒而恒動。風颯颯而常生。愁蟬咽於南囿。寒鳥吟於北庭。蟋蟀哀嘶而遠聞。孤雁時啼以騰聲。寒雁鳴鳴而夜響。鵲鷄咽嘶而悲鳴。增逸民之放曠。動遊士之滯情。咸有志於獨往。俱栖心於潛經。信達人之良會。蓋可申其遊曠。故孝先往而成真。慶緒經而離俗。憑怪石而爲枕。因滄浪而洗足。蓋往賢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學。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懷於遐邇。屢徘徊於閭闔。頻留連於名岳。念家國之隆恩。緩獨往之遺闕。欲抽簪而未從。聊寄美於斯曲。

宿山寺賦 梁王錫
脂車秣騶。薄暮來遊。入界道而遼朗。息祇樹而淹留。惟基構之所處。實顯敞而高居。延中軒之迢遞。屬廣無之踟躕。差繡樞而反宇。列緹柱而承隅。爾乃陟飛閣於峻峻。登步櫺於絕頂。既中天而昇降。亦崇臺而遊騁。宇陰陰而恬曠。階蕭蕭而虛靜。朗華鍾之妙音。曜光燈之清影。其房則開窓木末。浮柱山

叢引含光之澄月。納日遠之輕風。因明兮目極。憑迥兮望通。平原兮無際。連山兮不窮。誠生煙於岫裏。阿列樹於巖中。樹凌危而秀色。煙出遠而浮空。情超遙於原野。心放曠於簾籠。夜悠悠而何其。露穠穠而漸落。翫一葉之流螢。聆九野之鳴鶴。靈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蘭。靜嘯兮疏煩想。獨往兮恣遊盤。信一枝之易息。豈萬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寢。適高枕而星闌。

鹿苑賦 高允
啓重基於剡土。系軒轅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灑靈液以滂流。扇仁風以遐被。鍾姬文而築苑。苞山澤以開制。殖群物以充務。綢四民之常稅。暨我皇之繼統。誕天縱之明教。追鹿野之在昔。興三轉之高義。振幽宗於已永。曠千載而存寄。於是命匠選工。刊茲西嶺。注誠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髣髴。耀金暉之煥炳。即靈崖以構宇。陳百尋而直上。緇飛梁於浮柱。列荷華於綺井。圖之以萬形。綴之以清永。若祇洹之對。執道場之途。迴。嘆神功之所建。超終古而秀出。寔靈祇之協贊。故存貞而保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達。澄清氣於高軒。佇流芳於玉室。茂花樹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龍宮以降雨。俾膏液於星畢。若乃研道之倫。行業貞簡。慕德懷風。杖策來踐。守應真之重禁。味三藏之淵典。或步林以經行。或寂坐而端宴。會衆善以並臻。排五難而俱遣。道欲隱而彌彰。名欲毀而逾顯。伊皇興

之所幸。每垂心於華園。樂在茲之閑敞。作離宮以營築。因爽塏以崇居。抗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奔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遊思。絕鷹犬之馳逐。容耆年以廣德。縱生生以延福。惠愛內隆。金聲外發。功濟普天。善不自伐。尚諸賢以問道。詢芻蕘以補闕。盡敬恭於靈寺。遵晦望而致謁。奉清戒以畢日。兼六時而宵月。何精誠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登聖王之遠圖。豈循常以明教。希結雲之上升。美頂生之高蹈。思離塵以邁俗。涉玄門之幽奧。禪儲宮以正位。受大上之尊號。既存亡而御有。亦執靜以鎮躁。觀天規於今日。尋先哲之遺訓。悟二乾之重陰。審明離之並燭。下寧濟於兆民。上剋光於七廟。一萬國以從風。總群生而爲導。正南面以無爲。永措心於沖妙。夫道化之難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開。遵長夜之始曙。願表年以懷傷。惟負忝以危懼。敢布心以陳誠。効鄙言以自著。

大乘賦并序 李顥
大乘者。蓋如來之道場也。故緣覺聲聞謂之小乘。言法駕之通馳。如舟車之致遠也。夫介抱輿於蒙末。九層作於壘土。從淺以高大。理妙在於不有。迹龜山乎不無。舉有以希無。則無無以暢。忘無以統有。則有有以通。無無以暢。則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則乘斯大矣。夫總福祐之會者。莫尚於法身。宜一切之知者。莫貴乎如來。故神冥靈照。以觀三達之權。思周深妙。以入四持之門。知色之空。任而不取。

○社二社三 ○崇二崇三 ○華二華三 ○陰二陰三 ○慈二慈三 ○釋二釋三 ○安二安三 ○信二信三 ○道二道三 ○超二超三
○龍二龍三 ○其二其三 ○俱二俱三 ○枝二枝三 ○安二安三 ○而二而三 ○而二而三 ○而二而三 ○而二而三 ○而二而三
○述二述三 ○真二真三 ○與二與三 ○因二因三 ○抗二抗三 ○惠二惠三 ○清二清三 ○香二香三 ○升二升三
○大二大三 ○離二離三 ○君二君三 ○冲二冲三 ○(號)二(號)三 ○(號)二(號)三 ○(號)二(號)三 ○(號)二(號)三 ○(號)二(號)三

猛焰鏖湧驚波。楞嚴鐵網。森簇灰河。凡諸苦難次序經過。頭蓬解骨被磨。磨身呈散合體。滂沱一朝鍾此萬恨如何。若夫正法弘深。妙理難尋。非生非滅非色非心。隨機

往赴。應便臨。內宜萬德外啓八音。威降醉象影攝驚禽。形如滿月色似融金。遂令尼捷脫離梵志抽簪。然而出家之爲道也。則肅散。優游無欲無求。不臣天子不敬王侯。似無瑕之璧。如不繫之舟。聲樂不能動。軒冕不能留。無爲無欲何懼何憂。戒忍雙集禪慧兼修。天人師範家庶依投。若夫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則道業隆高。益之則學功踰遠。故形將俗人而永隔。心與世情而懸反。所服唯是布衣。所餐未會再飯。從師則千里命駕。慕法則六時精懇。濯慮於八解之池。娛神於七淨之苑。至如道安道立慧遠慧持。赤鬚法主青眼律師。弘經辯論講易談詩。開神悅耳

折滯去疑。並皆揚名後代擅步當時。或與秦王而共翬。卒將晉帝而同。韓遂使桓玄再拜而弗暇。郗超千斛而無辭。爾乃行因已正方。響餘慶。四梵爭邀六天俱聘。封畿顯敵國士華淨。寶樹瓊枝金蓮玉柄。風含梵響泉流雅詠。池皎若銀地平如鏡。妙香紛散名花交映。近威樂神遠當歸帝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圓明。靈智既滋種覺斯盈。寂遠虛壑堅皎潔澄。清質非質礙之質。名非名相之名。水火衝天而不懼。雷霆震地而不驚。窮天下之至妙。誰能與之抗衡。於是前來君子開斯語已合掌曲躬。斂眉彈指。魂飛氣響神如

情否。踴躍無顏。逡巡敬起。自陳孤陋未知誠。鄙。追用感傷實懷慚恥。今日奉教。謹從命矣。

傷愛子賦 江淹

江亢字胤卿。僕之第二子也。生而神俊。必爲美器。惜哉。遽聞涉歲而卒。悲至鄢。臨過爲此文。惟秋色之顛顛。心結緒兮悲起。曾憫憐之。憫憐。痛掌珠之愛子。形憫憐而外。心切切而內。日月可銷。今悼不滅。金石可鏤。今念何已。緬吾祖之。赫義。帝高陽之玄胃。惜衰宗之淪沒。恐余人之弗構。觀三靈之降福。矜弱子之擅秀。酷奈何兮胤卿。鄉逢天兮不祐。爾誕實於青春。攝提真乎孟陬。謂比芳於古烈。望齊英於前修。遺高行之美迹。盛業之清猷。白露奄被此百草。爾同凋於楸。憶朱明之在節。顧岐嶷之可貴。脫輿帳而多怡。瞻戶牖而有慰。奚在今之寂寞。失音容之勞。姊日中而下泣。兄嗟季而飲淚。感木石而變哀。激左右而殞歎。慈懷袖之深愛。爾母氏之麗人。居丹泣於下壤。傷爾憂於上憂。視往端而。標踐遠緒而苦辛。就深悼而誰領。歸來命兮何陳。我過幸於時私。爰守官於江澤。悲薄暮而增甚。思撫黃而不禁。月接日而爲光。雲合雲而成陰。霧籠籠而帶樹。月蒼蒼而架林。嗟奈何兮弱子。我百艱兮是尋。驗纖帶之夜綬。察葆鬢之朝侵。惟人生之在世。恒歡寡而感饒。雖十紀之空名。豈百齡之能要。迅朱光之映夜。其自露之凝朝。指茲譬而取免。排此理以自銷。然則

生之樂兮親與愛。內與外兮長與稚。傷弱子之冥冥獨幽。泉兮而永。余無德於若祇。亦何望於厚地。信釋氏之靈果。歸三世之遠致。願同昇於淨刹。與塵習兮永棄。

無爲論并序

吾曾遇向正覺。歸依福田。友人勸吾任。吾志不改。故註無爲論焉。

有奔葉公子者。聯蟬七代冠組。相望服多素。執紼衣繡裳。負長劍而歌歌。佩鳴玉而鏘鏘。時遊稷下。或客於梁。聞英雄而豹變。聽利害以龍驤。乃動朱履而馳寶馬。振玉勒而曜金羈。之無爲先生之門。曰。先生智德光顯。出華無得以方其峻。道義清遠。溟海不足以喻其深。無學不窺。無事不達。容儀閑靜。言笑溫雅。至如釋迦三藏之典。李君道德之書。宜尼六藝之文。百氏兼該之術。靡不詳其津要而探撫神玄。煥乎若觀於鏡中。炳乎若明於掌內。余聞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衆人曰財。是故老聃以爲柱史。莊周以爲園吏。東方持戟而不倦。尼父執鞭而不恥。實萬古之師範。

二二〇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二二〇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二二〇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二二〇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生之樂兮親與愛。內與外兮長與稚。傷弱子之冥冥獨幽。泉兮而永。余無德於若祇。亦何望於厚地。信釋氏之靈果。歸三世之遠致。願同昇於淨刹。與塵習兮永棄。

二二〇三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涅槃之彼岸。聞三乘以誘物。去一相以歸真。有智者不見其去來。有心者莫知其終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絕殊塗。無變無遷。長祛百慮。恬然養神。以安志爲業。故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舒卷隨取。進退自然。通逸無悶。幽居永貞。亦何榮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塵內方外。於是乎著。公子惡然而有慚德。遂巡而退。

伐魔詔并序 元魏懿法師
慰勞魔書 檄魔文 魔王報檄 破魔露
布 平魔露布文

伐魔詔并序

夫生在三界。恒爲四魔所嬖。沈淪生死。遍在六趣。若一得人身。及聞經法。瞥見優曇。喻值浮孔。尋惟聖教。實開心目。豁身處下流。元掃彼岸。直因生有惡此。漏身。心去志恭。徒然無補。略因愚管。遷剿四魔。昔在年幼。嘗作破魔露布。文雖鄙拙。頗爲好事者所傳。自遷都之後。寓在洛陽。忽於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時

門下僞魔誅于茲曠劫。鷹跼四山狼顧五道。心頑縱毒。常懷返噬。固守一隅。擁隔聲教。自大遁已降。爰暨賢劫。雖百王繼踵千聖相尋。威懷百途獎導千計。猶不能遏彼邪心息此異見。得使貪競相緣。瞋癡互舉。常結四生終歸六趣。眷言斯瘼。實用傷懷。今原燎方邇。浸潤有漸。無宜自寬。以致顛覆。可簡將練卒。隨時速施行。

臣信相等言。奉被詔書如左。

臣聞見機者則承風以先附。守迷者必威加而後降。是以舜舞_羽于戚。有苗自縛於王庭。目連援弓。則金地相齒之日。故能斬伏心王。塞靜樓觀。身被忍鎧手挈浮囊。棄所保之貨。賄設禪悅之名飾。宴彼奇將。集此雄勇。志有所規。則無往不摧。心之所向。則無思不服。四魔區區。焉足以規慮哉。但今聚結未散。事須

獄勞魔書

告三界五道有誠群生等。夫義和迷駕。旨者尚迷其光。雷霆震響。聾者猶惑其聽。雖照屬理均。而稟受道異。致令法音擁於殊聞。慈光蔽於異見。昏痼相仍。長迷永夜。劫石有_四殫。此緣無竭。故我高祖愍此橫流。心存拯溺。體軀殊光。口含異響。開宏基於未前。搆玄覺於有始。故一闡洪猷。則巨擘競馳。再擇道教。則羊鹿服御。證無生於胸襟。緝滅於懷抱。但年德推移。心存靜定。爰命皇儲紹隆大業。先帝藉此洪資。纂我前緒。積德三大。累功塵劫。心變冥機。遊神赴會。身周舟壑。陵波拯接。出沒任情。權旨自在。故能超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據一方。威攝萬國。八十年中。刑措不用。但時不我與。聖上遷化。教迹道殊。人懷異念。卿等或是日種。輪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高良。忠貞不貳。享三界之名宦。保一時之榮祿。但爵命難恒。時有否泰。或因橋慢而喪家。或由貪殘而失國。故今後胤波流。奄然忘返。遵彼邪原。泛此_三欲海。而使天魔承_四覺。作患於上方。煩惱因茲。侵淫於下國。或縈中_四蔭。於未生。或馳五衰。以告老。終疲昇降。長動往沒。幕府因機。傑起英略。超群緯文。經武體真。練俗承百王之洪規。稟萬代之遺則。履道居彼龍象。扣此津門。方當馳光上下。候騎八維。總括群邪。羅絡萬有。籠三界於一身。抗百綱於無外。摧拔須彌。翻波巨海。顛倒宇宙。

◎故二美反◎[而]一焉◎◎故二飲◎◎著二藥◎◎明本無此目錄◎王二主◎◎露布二款◎◎[元魏諸法師]一◎
◎元魏諸法師二號博覺◎夫二天◎◎漏身心去二澤好事者◎◎慚二除◎◎[過]一◎◎波二般◎◎得一◎◎符
十氏◎◎文二父◎◎[伐魔路]一◎◎搖二搖言、搖◎◎(奉伐魔路)十區◎◎左二右◎◎干二于◎◎真二眞◎
◎今二今◎◎譯二譯◎◎漢二那◎◎指二戴◎◎月二用◎◎原二源◎◎泛二汎◎◎摩二摩◎

迴易日月。使人天倒懸水陸難沸。然後寒其必我之心。開其子來之路。扇清風於茶炭。布同愛於無間。平蕩三途攝茲四有。咸以動之。福以綏之。撮爾小醜。焉足以語哉。卿等既為所誤。沈淪日久。宜藉此時機。早建良圖。夫時難得而易失。機向速而後悔。若得時也。則福祿競臻。如失機也。則敗捷爭及。故寶融享爵。事歸於先覺。公孫嬰戮。取敗於後機。此皆往事之高鑒。當今之軌轍。且智者處危以謀安。愚者臨成以致敗。成敗安危在於時機。非降自天。抑亦人謀。今三軍並烈寶藏初開。懸重爵以俟功。設天官以命哲。正是大士縱橫之秋。智勇獻功之日。與卿等同發遐原。技流異土。追惟在昔。猶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覺撫劍故先遣白書。略陳成敗。曾改迷徒。尋光赴命。相與齊轡。道場比肩。輪下。諸稟未聞受教。君子友朋好合。不亦善乎。無宜大安斯趣。盤桓遊逸。恐此生滅相。尋有無繼作。若三毒一馳。則義無怨親。四凶互出。則天壽俱剪。雖欲保全。其可得哉。今善身已建。六軍啓途。出彼火宅。尋討未服。身斬之期。非旦即夕。幸體往意。時作出計。勿懷猶豫。濫嬰斯禍。臨路遺書。忽忽無盡。

微魔文

彌天釋道安頓首。魔將軍輪下相與離復。玄徒殊津。入天一統。宗師雖與三界大同。每規良集。申其異積。然標榜未宜。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九服思順。靈網方申。絃綱彌布。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申預意。釋

道安頓首

夫時有通塞。否終則泰。千聖相尋。萬師迭襲。昔我高祖。本元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枝權留形。以割萬邦。奮慧利以伏六合。咸滿四邪。掃清三有。方當抗宏綱於八區。恒靈網於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但冥宗不弔。真容凝靜。重明輝耀。虛舟覆浪。故令蛇蟻煩興。梟鏡競起。翳染真徒。塵惑清衆。虐被蒼生。毒流萬劫。懷道有清異心同忿。我法王體運應期理物。上籍高貴。下託群心。乘玄機以籠三千。握聖徒而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迦夷。爲法城野。撫育黎元。善安卿士。匠導群賢。慰喻有疾。嚴慧柯於胸中。被神鈔於身外。照十八之無辜。哀三空之路絕。志匡大業。情必平難。百城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久抱惑心。重迷自覆。深執愚懷。固守爲見。狼踴欲天。鼻鳴神闕。畔換疆場。抗拒靈節。謂天位可登。洪規可改。攪絃二三。遠爲歎息。何者。大通統世。則群方影從。而僞魔天魔不遵正節。忤忤聖聽。塵撓神心。領卒塞虛。奇形萬變。精鈔曜曜。霜戈拂日。靈鼓競。發響衝方外。高步陸亮。自謂強威。而王師一奮。群邪殄夷。魔衆革心。望風內附。況君單將。儼然一介。土無方尋。衆不成旅。而欲背理違常。陵墟華邑。冀奪靈權。勝常取信。以僞弄真。可不謬矣。于今釋迦統世。道隆初劫。妙化堂堂。神羅遠御。智士驚萬。玄算蓋世。武夫龍超。提戟千隊。協略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閭浮都督。歸義侯。薩陀波崙。獨稟天

委義陳玄覺。神高須彌。猛志龍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四十萬億。揚鑣首路。子故命使持節。威遠大將軍。四都督。切利公導。師疊無竭。武勝群標。文超隨夏。宏謀絕塵。心栢夢表。每憂時忘身。志必匡世。領衆百億。虎賁須彌。故命使持節。征魔大將軍。六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步塵表。略並重真。功伴九地。悼慙三塗。忿君縱害。授劍慷慨。龍迴思奮。領衆五百萬億。鸞鳴天衢。故命使持節。通微將軍。七都督。四禪王金剛藏。朗志虛玄。金顏遐矚。恩殊九錫。力傾山海。左顧則濛汜飛波。右盼乃扶桑落曜。德無不施。威無不伏。領衆七百萬億。雲迴天門。故命使持節。鎮城將軍。九都督。十地大王維摩詰。奇算不思。法柯達震。體合神姿。極像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崩。叱咤則十方風靡。威被下愚。無辜酸楚。領衆九百萬億。飲馬靈津。故命使持節。鑒復大將軍。十九都督。十住大王王文殊師利。承霄遐元。形臨三耀。身自金剛。神高體大。應適千途。玄算萬計。群動咸於一身。衆虛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攝。領衆塵沙。翔翔斯土。故命使持節。匡教大將軍。十九都督。錄魔諸軍事。群邪校尉。中王觀世音。智略淵深。慧剛迴網。四達六通。朗鑒三因。或託跡群邪。耀奇鋒起。或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嚴氣則浮雲頹。能爲十方作不請之益。領衆不思。風吟虎嘯。故命使持節。撫化大將軍。十方三界。大都督。補處王太慈氏。妙質從容。天姿標朗。體踰金剛。心籠塵

茶二龍 攝二原 宜二况 天二天 身二牙 文十(晉釋道安) 勝二勝 故二宏 故二仗 形二刑 割二割 部 經二五 故二德 故二德 清二清 城二城 爲二爲 第一 道二道 道二道 聖 魔衆二魔衆 衆二衆 交二二 堂二堂 首 路二路 達二達 無二無 飲馬靈津二領馬靈津 王二士 剛二剛 達二達 氣二吸

①根一港◎ ②道一導◎ ③於一機◎ ④常一帝◎ ⑤娛一快◎ ⑥第—井◎ ⑦括—抱◎ ⑧〔版〕—一◎ ⑨於—內
 ⑩填—植◎ ⑪請—明◎ ⑫歸—縣◎ ⑬謝—詔◎ ⑭方—萬◎ ⑮電—指◎ ⑯煉—煉◎ ⑰振
 ⑱二發◎ ⑲昔—昔◎ ⑳深—深◎ ㉑王—己◎ ㉒早—蚤◎ ㉓責—責◎ ㉔勉—勉◎ ㉕踰—過◎ ㉖影—影◎
 ㉗匡—匡◎ ㉘荷—荷◎ ㉙藥—藥◎ ㉚勝—勝◎ ㉛且—且◎ ㉜首—首◎ ㉝型—型◎ ㉞代—將◎ ㉟代—代◎
 ㊱指—指◎ ㊲伶—伶◎ ㊳忽—忽◎ ㊴概—概◎ ㊵守—守◎ ㊶帥—帥◎ ㊷迴—迴◎

逾盛。縱橫剪瓊腹背難討。六奇三略先趨胸襟。百步千榮本無橫陣。遂雲消霧卷。吾道興焉。於是分官置職。行我風化。

勅無廉驃騎虎踞貪山。性澁將軍龍蟠懷海。

勅鑿地郎將。置陰陽之府。情康駟馬。觀伉儷之。兵愛水暫流。身城被漬。欲火繼發。天廟遭燒。繕性將軍。已從焚溺。勅咆。勃校尉弓劍隨身。燭毒鷹揚。戈戟在手。嚴毅士卒。警固賄城。使平忿將軍。銷聲剷跡。勅正勤御史。且停監察。

隨眠武侯安撫朝獻。放蕩無明縱恣有待。使
精進一馬。罷行四勤之路。迴留二箭。不射三
空之門。勇猛將軍風煙歇滅。

勅覺觀大司馬置府初禪。邪思惟都尉列陣
三有。心原未靜頻被風波。禪枝欲茂再遭霜
雪。安靜將軍埋身亂境。勅我見行高鎮陀那
之嶺。惑山萬刃疑戎百重。討返還迷問津天
路。使觀身實相。中如羊角。緣家安業密若
魚鱗。故毒動狂子酒醒醉客。覆真金藏隱肥
膩草。博通將軍兀然如醉。斯則率土之寶
皆吾民也。今十軍意氣五將英雄。乘機發立
成國宗廟。朕俛仰卽位臨軒御宇。纂承王業
握圖受命。困弱之輪無際足擬金輪。心與駭
獸有餘。聊充紺馬。衣冠無二車書已一。方
扇長風於火宅。粉高車於門外。解釋甲冑與
民更始。將軍士卒並亡智力俱喪。路窮箭盡
棄馬焚舟。蹙蹙無歸。良可愍也。良可恥也。
盜跖率卒侵暴諸侯。孔丘置陣流汗反府。
卽將軍之明誠也。皇太子彌勒代邸龍飛。朕

汗馬歸朝。銜罪庭闕。將軍見徵。未敢聞命也。
情深筆短。不能多白。冀歸高君子相期於言
外焉。波旬頓首死罪。

破魔露布文

廣緣將軍流雲蕩校尉都督六根諸軍事○新除
惡建善王臣心○賑惠將軍善散子都督廣濟
諸軍事監軍臣施○縉性將軍剋欲界都督攝
志諸軍事司馬臣戒

平忿將軍蕩恚侯都督洪裕諸軍事司空公臣忍

勇猛將軍勤習伯都督六度諸軍事行臺臣進
安靜將軍志念都尉都督觀累諸軍事攝散侯
臣禪

博通將軍周物大。夫都督_四調達諸軍事監照

王臣智。四行。言謹案。臣聞。治靜泰平。兇徒
有時以興。化清去殺。逆黨因之而作。是以
文命引狩於九圍。遇死魔於罽山。頂生騰

輪於六合。催貪賂於懷和。故使身滅。名威魂散。閼越淪蕩。他鄉退失尊位。良由內挾姦邪。

外樹廉軌。賞善信功。罰乖臣惡。故也。自世宗
釋迦文皇帝晏駕。固林。條餘千載。太子慈氏

阿逸多有事兜率。未遑紹襲。法城暫空。梵輪無主。塵域外叛。沙州弗貢。遂使三界風驚。六

天烽起。邪徒詭說翻成異俗。僞自在天主賊
王波旬。稟質昏冥猜體襲邪氣。我慢在心愛結

盈慮。矯奪_田惠命。竊弄神器。放縱欲界。闖闔皇境。且其_田政敦陵替。內外相違。姊妹同姦。千子

武志三女邪蕩邀我上宮。姿態未施自貽伊
素。又波旬翫習小道。頗有才辯。復諫飾非。

好是四美怒。不用順子之言。專從佞臣之計。

伺國間隙乘蹙來侵。僞結使大將諸煩惱等。因聖道消運鍾。八百光音無間十纏斯作。遂

陳欲兵於愛海。策疑馬於高原。控轡於二見之域。馳騁於無明之境。值聖則卷跡高栖。遇

惡則泄惡中區。負險重關觀時而設。或志求榮利假寐權門。或忿威衆專行毒害。意氣

稜層固守方等。僑慢邊隅未識正朔。方復假遣七使傳車。三障詭宣六條以致殊俗。愚

者承教而濯纓。智人棄之而澗飲。畜卒俟前儲烽候進。僞四天大都督五陰魔等。置宅

於無始之原。卜居於有形之裏。浮游於苦海之中。放逸於火宅之畔。竊號躬身假署六

府。偷榮瞬息耽樂時顏。元首未幾徒役無算。飢兵妬卒流川遍野。怖士愁人亘山滿

谷同惡相求_①緝結一方異類群聚_②岨兵三
界僞署行臺有生_③死賊王觀兵五道置卒三

①塗。在生逆命處老作寇。五衰告期四生應世。
②擁塞泉③原杜絕飄焰。業④力咆哮。率危脆

以先馳三毒。趙起。挾群有而長逝。安忍無親禍。連九族。威怒互行。戮及忠孝。方乃忽聖

誣賢欺眞枉正。陷穽黎元羅絡凡庶。妄計苦
空以爲己有。驟驚之勢。謂固同金石者也。以

正月三十日黃昏時。有一人姓善字知識。從道場來告云。賊去比不遠。宜急剪撲。不爾當

爲大患。臣聞此語未_レ悉敬信。單駕羊車轉軍。

換二策^⑤
 ⑤ ⑥ 添
 二注^⑥，
 遂^⑦

①茶=第④圖 ②於=于④圖 ③勝=賄④圖 ④勃=聊④圖 ⑤割=割④圖 ⑥心=以④圖, 以心④圖 ⑦刃=仞④圖 ⑧家=寂④圖 ⑨然=焉④圖 ⑩發=廢④圖 ⑪因=囚④圖 ⑫無=充④圖, 統④圖 ⑬二=三④圖 ⑭粉=奮④圖 ⑮郵=娘④圖 ⑯(豈)十④圖 ⑰於阿=月陳④圖 ⑱滿=滿④圖 ⑲新=舞④圖 ⑳調=河④圖 ㉑[行言談案]一④圖 ㉒晉=宮④圖 ㉓正十(等)④圖 ㉔文=聞④圖 ㉕龍=第④圖 ㉖儻=陰④圖 ㉗精=精④圖 ㉘蕙=慧④圖* ㉙政=正④圖 ㉚志=忘④圖 ㉛散=既④圖 ㉜美=鼎④圖 ㉝灌漑=施掾=十④圖 ㉞等=十④圖 ㉟朔=喝④圖 ㊱府=願④圖 ㊲垢=始④圖, 哈④圖 ㊳牌=排④圖 ㊴船=阻④圖 ㊵死=成王=賦玉死④圖 ㊶陰=武④圖* ㊷摧=班④圖, 重元④圖 ㊸原=源④圖 ㊹力=刀④圖 ㊺勝=勝不丁④圖, 勝丁④圖, 精平④圖 ㊻籍=茲④圖

化城深修輒自備而已。賊方於後夜遣一使。來多資珍異求結和好。臣知此賊勢若泡。智計莫出。意性狂勃難可親近。弗與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設詭。械欲來侵逼。即以月七日。向晨出方便門。頓解脫處。馳信郵以深入。徵群迷以出海。纂集三昧以致一暫。冀蕩除五陰。式清諸有。賊方特固一川拒抗皇威。其水彌漫廣深難際。又偵旋風傾勃。電激瀉。對擊浪揚波。海神。竟涌七等雜類。或飛或沈。夜又守。塗羅刹。據津。流誓流豐覆沒善財。其欲溯泳。鮮不沈溺。又臨。折阻湊。大築城壘。壁立險。瀋險。間唯有一門。四垂幽谷。一人執戈萬夫。攝思。四果佳憚。辟支戰慄。遂集衆唱。誡規望進。擊驟度能。食曰。或可即勒軍士爲渡水。故備取諸草木編以爲橋。附令抱。蹋橫波直進。臣等手案浮囊。泝流而往。固護無非。遂登彼岸。部分將士修備兵車。齊心戮力。驅馳往撲。即遣安。靜將軍。領觀累之卒。據散亂之原。又使平。忿將軍。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復令賑惠將軍。引廣濟之衆。截徑貪之路。更勒博通將軍。整洞達之士。守狂癡之徑。將。師離張四面交侵。積戰告捷。不月而三。行。素恐。衆。避。近不得競進。乃僱厲六軍。置阿惟越地。而餘。燼。遊魂。儼安他化。驅率犬羊欲來拒戰。乃假虎咒以爲威。招熊羆而自衛。異首別面之徒。吐風火而待發。擔山戴樹之類。方蟻聚以齊衡。希進皇。家。膺符受命。啓土塵劫。疊聖重光。享祚無窮。先帝鼎湖之日。顧命殷勤。專令文德。以。來不許戰爭。而

致幕府受詔之初。依勅而行。略設六奇。斷。截而已。但狂。孽。僞。張。猶敢亡逆節。雖遣。貝。多曉喻。都無悛心。乃更命將大權。徵兵十萬。皆。未。決。辰。大。弘。淨。土。資。無。畏。以。殷。身。兼。衆。妙。而。獨。拔。龍。蟠。道。樹。虎。視。婆。婆。十。號。一。宜。則。四。八。應。期。言。教。暫。設。則。二。九。雲。集。遂。擊。討。鼓。而。出。三。空。建。慈。幢。以。臨。八。難。講。武。大。千。曜。威。萬。域。神。戈。暫。指。則。魔。徒。失。膽。惠。劍。一。揮。則。群。邪。俱。斃。現。道。身。而。斬。死。魔。因。般。若。以。戮。煩。惱。摧。波。旬。於。不。動。之。林。滅。五。陰。於。計。性。之。境。然後。覺。集。守。穴。到。不。到。處。巡。伏。隱。身。者。唯一人而已。遠。處。營。軍。非。勇。力。攻。及。也。遂。乃。竄。生。死。於。寂。滅。之。原。流。老。病。於。常。樂。之。境。排。三。障。於。六。通。之。衢。投。七。使。於。薩。婆。之。域。元。凶。既。梟。首。徒。黨。伏。誅。自。餘。從。者。並。不。追。問。諸。有。誠。心。先。救。者。悉。令。解。甲。去。鋒。編。戶。民。例。授。以。遠。號。私。之。樂。土。爲。拔。五。箭。并。以。善。醫。療。除。垢。病。施。惠。湯。藥。于。時。業。風。息。吹。六。塵。弗。起。祥。雲。四。舒。靈。禽。翥。翼。引。八。部。而。自。誤。嚴。四。七。以。守。衛。垂。拱。閑。堂。無。爲。而。已。大。覺。天。王。等。好。尚。風。軌。志。存。拔。擢。援。昔。舊。談。懸。勸。諫。諍。辭。不。獲。免。默。許。所。奏。爾。乃。開。甘。露。門。出。八。正。道。千。輻。雲。迴。來。儀。鹿。苑。四。天。獻。器。於。高。掌。二。商。薦。脩。於。初。請。故。緣。行。錄。勅。則。陳。如。先。封。眞。師。開。賞。則。耶。舍。繼。襲。或。朋。類。蒙。榮。或。兄弟。感。澤。已。不。肖。於。初。果。表。有。德。於。十。地。依。准。古。禮。巡。省。方。岳。振。旅。六。城。治。兵。八。國。理。怨。於。三。天。之。上。開。罪。於。九。地。之。下。徵。英。傑。於。十。方。會。萬。國。於。鷲。岳。華。荒。剋。錄。異。士。勇。出。

於是啓寶藏以賑貧窮。出三車以給諸子。撫納黎黎。寧堵復業。乃身安一乘。心固一聚。溪。據。林。水。宜。揚。皇。澤。依。恒。說。逸。召。集。未。賓。仁。風。順。宇。道。光。遐。照。四。面。光。通。化。流。無。別。聽。訟。於。中。路。之。域。決。判。於。寶。山。之。所。無。量。之。威。遠。震。城。岳。無。礙。之。智。洞。徹。山。河。故。土。無。二。統。車。書。一。軌。日。月。重。光。天。地。清。朗。六。萬。之。衆。解。長。圍。以。從。正。十。仙。之。徒。棄。大。河。以。就。祇。不。動。之。賢。不。遠。千。里。意。樂。之。暫。應。感。而。至。工。人。率。簞。食。於。尸。城。捷。獸。奉。壺。漿。於。長。源。內。外。剋。清。表。裏。咸。泰。寔。由。道。音。四。敷。餘。波。束。訓。主。上。至。心。群。僚。深。敬。稟。承。神。規。殄。茲。兇。醜。豈。臣。智。力。所。能。剋。威。也。冀。憑。此。一。勳。漸。望。更。進。方。事。前。計。凱。旋。未。日。並。露。布。以。聞。臣。等。死。罪。死。罪。平。魔。赦。文

門下首區同源因派異緒。窪隆代興信背千途。故智勝標宗。歷塵劫而。上三。登明啓教。經九中而未一。況乃邪徒僞見。賀刺憤於自然之原。結賊妄根。御形色於顛倒之境。以茲偏師抗衡中道。睿言二三良用憮然。自先帝昇遐。寶歷無主。淳風漸虧靈教異說。僞魔乘間充斥神邑。假變真容妄談空有。驅役四生周還六趣。昨。換。慾。天。狼。戾。愛。地。毒。被。邊。荒。虎。流。菲。夏。雖。獫。狁。之。侵。宗。周。凶。奴。之。陵。炎。漢。未。爲。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幼。齒。參。玄。弱。

化城深修輒自備而已。賊方於後夜遣一使。來多資珍異求結和好。臣知此賊勢若泡。智計莫出。意性狂勃難可親近。弗與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設詭。械欲來侵逼。即以月七日。向晨出方便門。頓解脫處。馳信郵以深入。徵群迷以出海。纂集三昧以致一暫。冀蕩除五陰。式清諸有。賊方特固一川拒抗皇威。其水彌漫廣深難際。又偵旋風傾勃。電激瀉。對擊浪揚波。海神。竟涌七等雜類。或飛或沈。夜又守。塗羅刹。據津。流誓流豐覆沒善財。其欲溯泳。鮮不沈溺。又臨。折阻湊。大築城壘。壁立險。瀋險。間唯有一門。四垂幽谷。一人執戈萬夫。攝思。四果佳憚。辟支戰慄。遂集衆唱。誡規望進。擊驟度能。食曰。或可即勒軍士爲渡水。故備取諸草木編以爲橋。附令抱。蹋橫波直進。臣等手案浮囊。泝流而往。固護無非。遂登彼岸。部分將士修備兵車。齊心戮力。驅馳往撲。即遣安。靜將軍。領觀累之卒。據散亂之原。又使平。忿將軍。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復令賑惠將軍。引廣濟之衆。截徑貪之路。更勒博通將軍。整洞達之士。守狂癡之徑。將。師離張四面交侵。積戰告捷。不月而三。行。素恐。衆。避。近不得競進。乃僱厲六軍。置阿惟越地。而餘。燼。遊魂。儼安他化。驅率犬羊欲來拒戰。乃假虎咒以爲威。招熊羆而自衛。異首別面之徒。吐風火而待發。擔山戴樹之類。方蟻聚以齊衡。希進皇。家。膺符受命。啓土塵劫。疊聖重光。享祚無窮。先帝鼎湖之日。顧命殷勤。專令文德。以。來不許戰爭。而

冠從政。班名於大通之年。驛驛於賢劫之下。荷百億之重任。泰三界之特尊。人天樂推無所與讓。遂陟靈壇受茲封禪。願惟多闕有慚庶政。明發孜孜不遑啓處。常恨封境未清正教無一。致使群生沈淪魔境。每一撫念用廢寢食。遂命將微兵以清時難。上藉三昧之士。下選六度之師。按清方夏大。龜荒服。故六軍雷動則三有雲消。慈施電馳則四凶面縛。降附若塵生擒萬計。唯波旬一人。單馬奔逃。百道截羅網。繫不久。且令五道皆清。寰外咸一。思與天下同茲福慶。可大赦天下與同更始。改像教之號。為即真之歲。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繫。罔見徒悉皆原放。若為四魔所悟。浮游三界犯十惡五逆。毀經壞像。三世所作一切衆罪。能改過自新者。不問往愆。若亡命慾山。挾藏姦器。百劫不自首者。伏罪如初。其殺父害君傷兄烝母。隨時投竄。以息後犯。其墮提一人不在赦。擯罪遙責神速可乘。意驛遍告十方。主者施行。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中書令補處王臣逸多宣

臣文殊等言。奉被詔書如右。臣聞毀忠謗善。經千葉而不無。邪臣逆子。歷百代而常有。是以三監流言。伏罪於明時。五霸背道。甘誅於聖世。故王威必震。慶常於周邦。改教暫加。福歸於露。伏惟陛下。慈兼百王。智齊千聖。乘瑞靈津。握圖玄化。出沒動於大千。馳騁應於群有。服微形以引愚迷。吼法音以振弊俗。至乃刻身志道。釘體求經。析骸質禽。委

命降獸。捨塵劫之危。收一生之妙質。龍潛四天。利見閭浮。輕彼七寶。重此一乘。撒脫深宮。滅饕餮河。去寶冠於苦林。賀法衣於獵士。故能駕御四禪。時乘六度。殄服群邪。易於返掌。三界無熾然之警。四生絕沈溺之憂。方復情存解網。志尙宥愆。十八來蘇。萬國幸甚。謹重申聞。請可付外施行。謹啓。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

侍中臣文殊師利 侍中臣薩陀婆耆 黃門臣師子吼 黃門臣舍利弗 黃門臣須菩提 平心露布文

擬唯識道行軍府。謹奏平心露布事

擬使持節儀同三司領十二使大將軍唯識道行軍元帥上柱國普國公臣般若等言。臣聞四魔放命。歷代以之為縛。五住遊魂。含誠因共致患。是以三明聖智。十力雄尊。莫不屢動偏師。頻行薄伐。伏惟

陛下。乘大慈而啓運。應冥感而赴期。奄宅神區。光臨法海。述前王之令典。演衆妙於圓音。考列聖之玄謀。會群生於淨國。三千刹土。共稟威靈。百億類洲。同遵聲教。唯有僞心主。阿黎耶識。擅假名器。助竊生民。跨有乾城。綿歷年祀。遂窮迷於夢境。長夜不歸。縱橫亂於空花。終年如醉。推攀緣為義屏之任。引戲論為權曜之臣。陷溺黎元。干擾鋒鏑。

陛下。應真利物。調俗御民。念此鯨鯢。斯空炭。遂詔臣揚旌色野。問罪心庭。臣敢効庸虛。稟承奇略。去四月十六日。軍次心境。即以其夜初更。與賊相見。臣於是潛機密會玄契。冥

馳。集戈船於六度之津。命戎車於一乘之轍。屯營三月。揚清梵以申威。列陣九旬。擊鳴鐘而作氣。阿黎耶識。固重昏而莫曉。執窮計而不移。譬蠅螂之拒輪。等蜂蠶之含毒。乃遣偽恒行大將軍阿陀那識。率無明之子弟。恃無賴之胸。矜據守乾城。與臣抗敵。又遣偽自性大都督迦毘羅仙。僞執此大將軍迦旃延子。招引烏合。聚結蟻徒。搖蕩邊陲。激揚聲勢。臣遂分布諸將。指麾籌策。遣擬使持節拔塵大將軍領四念處。諸軍事率道品縣開國公臣求知。擬使持節寧境大將軍領八正道諸軍事通真縣開國公臣如實知。部勒驍雄。星流電轉。從方便諸道。靜緣邊之界。臣求知等尋名討義。躡影追蹤。乍橫行於密宮之間。或轉戰於隣虛之際。事窮理絕。域盡途殫。冥宗所以永消。數論於斯瓦解。迦毘羅等知大乘之有在。識玄統之所歸。各將羸卒數千。咸來請命。臣哀其晚悟。許以自新。即令慈悲觀道士畢無緣。隨便安養。僞謀議大夫鄧謙懷逸群之思。負出世之奇。將全國以効忠。返危身之被繫。臣以此月十五日。夜。挾中軍之勇氣。乘外敵之離心。手抗干戈。躬先士卒。爰命擬使持節兜率大將軍婆娑道招慰大使上柱國趙頭末開國公臣阿逸多。擬使持節開淨大將軍天竺大都督天竺諸軍事上柱國富婁沙。開國公臣婆藪槃豆。並以道邁三空。神遊四辯。使其招揚勝負。曉喻是非。又遣擬使持節平等大將軍兼行軍長史上柱國清涼縣開國公臣正念。擬使持節遍滿大將軍兼

○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珍祥盈四八。安黃曜紫庭。感隆非情想。恬
怕無所營。玄根民靈府。神條秀形名。圓光
朗東日。金姿黠春精。含和總八音。吐納流
芳馨。跡隨因慣浪。心與太虛冥。六度啓
窮俗。八解濯世纓。慧澤融無外。空同妄化
情

詠八日詩三首

大地揮冥樞。昭昭兩儀映。萬品誕遊華。澄清
凝玄聖。釋迦乘靈會。圓神秀機正。交養衛
恬和。靈知溜性命。動爲務下尸。寂爲無中
鏡

真人播神化。流淳良有因。龍潛兜率邑。漂景
閻浮濱。佇駕三春謝。飛轡朱明旬。八維披重
譙。九霄落芳津。玄祇獻萬舞。般遮奏伶倫。
淳白凝神宇。蘭泉渙色身。投步三才泰。揚聲
五道泯。不爲故爲貴。忘奇故奇神

緬哉玄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圖靈器。像也
像彼形。黃裳羅帔質。元服控緋青。神爲恭
者惠。跡爲動者行。虛堂陳樂餌。蔚然起奇榮。
疑似垂幟微。我諒作者情。於焉遺所尙。蕭

佛三昧圖詩
齊王元長法樂哥詞十二卷

開善寺藏法師奉和武帝三教詩一首
十六字十唐韻^㉔ ㉕〔詩〕一^㉖元^㉗玉^㉘*
㉙詩十〔四言〕韻^㉚ ㉛〔東晉〕林^㉜十^㉝
字一〔釋友通〕三字韻^㉞ ㉟分今二^㊱
令十〔作友通〕夾註韻^㊲ ㊳王二玉^㊴
㊵深二標^㊶ ㊷美二扶^㊸ ㊹神^㊺
二神^㊻ ㊼芳十〔一作芬〕夾註韻^㊽
㊾第二落^㊿ ㋀陸二降[㋁] ㋂民二浪[㋃]
㋄芳二[㋅] ㋆懷二偏[㋇] ㋈清[㋉]
㋊標二嬰[㋋] ㋌安二忘[㋍] ㋎盤[㋏]
二虛[㋐]玉[㋑] ㋒和一如[㋓] ㋔露二蔬[㋕]
轉雲[㋖] ㋗詩二 ㋘柏一[㋙] ㋚玉二戰[㋛]
㋜ ㋝蔬二蔬[㋞] ㋟

大塊揮冥樞。昭昭兩儀映。萬品誕遊華。澄清
凝玄聖。釋迦乘靈會。圓神秀機正。交養衛
恬和。靈知溜性命。動爲務下戶。寂爲無中
鏡。

眞人播神化。流淳良有因。龍潛兜率邑。漂景
閻浮濱。佇駕三春謝。飛轡朱明旬。八維披重
關。九霄落芳津。玄祇獻萬舞。般遮奏伶倫。
渟白凝神宇。蘭泉渙色身。投步三才泰。揚聲
五道泯。不爲故爲貴。忘奇故奇神。
緬哉玄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圖靈器。像也
像彼形。黃裳羅帟質。元服控耕青。神爲恭
者惠。跡爲動者行。虛堂陳樂餌。蔚然起奇榮。
疑似垂幟微。我諒作者情。於焉遺所尙。蕭

①爲二爲(四)②城二韻(四)③郭一韻(四)④二十九二十八韻(五)⑤十(之三)(四)⑥卷十(第)(三)⑦十(九)(四)⑧《大唐一撰》十一字二(唐終南山釋子道宣撰)九字(四)(唐終南山釋道宣集)八字(四)(唐終南山釋氏)六字(四)⑨明本此目錄無⑩詩十(并述懷)(四)(四)⑪《井佛菩薩讚》一(四)(四)⑫詩十(井佛菩薩讚)(四)(四)⑬章十(齊王融姬女寺羅漢遊慈園共七韻應可徒教一首)(四)(四)⑭武十(帝)(四)(四)⑮《等》一(四)(四)⑯《梁》十簡(四)(四)⑰文支(四)(四)⑱《梁簡·詩》十字(四)(梁簡·和)十(五)(四)⑲《簡一類》兩(四)(四)⑳表十(陳沈炯遊天中寺詩一首，應令陳沈炯同庚昇月處士弘讓遊明慶寺詩一首，隋楊希尚舟登陸亦慧日造場下箭玄境樂一首)五十二字(四)(四)㉑十七(四)(四)㉒武二虎(四)(四)㉓贊二濟(四)(四)㉔《唐文一首》九字一(四)(四)㉕《梁

心凝太清

五月長齋詩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漠莫測。源變凱
風乘和翔。今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四部
欽嘉期。潔己升虛堂。靜晏和春暉。夕惕厲
秋霜。蕭條詠林澤。恬愉味城傍。逸客研沖
頤。綵綵運宮商。匠者握神機。乘風吹玄芳。淵
汪道行深。婉婉化理長。聲應維摩。靈德音
暢遊方。羣宰妙傾玄。絕致由近城。略略微
容簡。八言振道綱。綴煩練陳句。臨危折婉章。
浩若驚飈散。同若揮夜光。寓言豈所託。意得
筌自喪。霏濡妙習融。靡靡輕塵亡。蕭索情靡
類。寥朗神軒張。誰謂冥津遐。一悟可以抗。
願為海遊師。權柁入滄浪。騰波滲源客。玄
歸會道場

八關齋詩序

問與何驪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
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
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
不靜暢。至四日朝。眾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
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獨住。於是乃揮手送
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真。登
山採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附二三
之情

八關齋詩三首

建意營法齋。里仁為美。揆明時。相與期良晨。沐
浴造閑丘。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修。窈窕八
關客。無礙自編繆。寂默五習具。聲應顯心
柔。法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懷怡願弘濟。闔

堂皆同舟。明明玄表聖。應此童蒙求。存誠夾
室裏。三界讀清休。嘉祥歸宰相。若慶雲浮。
三梅啓前朝。雙鸞暨中夕。鳴禽戒明日。備禮
寢玄役。蕭索庭賓離。飄飄隨風適。踟躕岐路
咽。揮手謝中折。輕軒馳中田。習習陵電擊。
息心投伴步。零零振金策。引領望征人。恨恨
孤思積。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詠歸虛
房。守真玩幽蹟。雖非一往遊。且以閑自釋。
靖壹潛蓬廬。惜情詠初九。廣漠排林篁。流颺
灑隙牖。從容遐想逸。採藥登崇阜。崎嶇升千
尋。蕭條臨萬畝。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素柳。
解帶長陵岐。遷婆清川右。冷風解煩懷。寒
泉濯溫手。寥寥神氣暢。欽若若春藪。達度
冥三才。恍恍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運
化肘

詠懷詩五首

傲兀乘尸素。日往復月旋。弱妻困風波。流浪
逐物遷。中路高韻溢。窈窕欽重玄。重玄在
何許。探真遊理間。荷簡為我養。逍遙使我
閑。寥寥心神寧。含虛映自然。聲聲沈情去。
綠綵沖懷鮮。踟躕觀象物。未始見牛全。毛
麟有所貴。所貴在忘筌
端坐隣孤景。眇罔玄思助。懷靈牧神鸞。領
略綜名書。涉老哈雙玄。披莊玩太初。詠發
清風集。觸思皆恬愉。俯欣質文蔚。仰悲二匠
徂。蕭蕭柱下迥。寂寂漆園虛。廓矣千載事。
消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塗。道會
貴冥想。罔象撮玄珠。假使濁水澄。幾忘映
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合道符。心與理理密。

形與物物疎。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陽熙春圃。悠緬歎時往。感物思所託。蕭條
逸韻上。尚想天台峻。髣髴巖巖仰。冷風灑蘭
林。管籥奏清響。霄崖青雲謁。神疎含潤長。
丹沙映翠瀾。芳芝曜五爽。若若重軸深。寥寥
石室明。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鎮有
心。揮玄拂無想。隗隗形崖類。罔罔神宇敞。
宛轉無造化。縹緲隣人象。願投若人蹤。高
步振策杖

閑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真。逸想流巖阿。嚙
麗望幽人。慨矣玄風。濕皎皎離染。沌。時無
問道睡。行歌將何因。靈溪無驚浪。四岳無埃
塵。余將遊其嶠。解駕振飛輪。芳泉代甘醴。
山果兼時珍。脩林暢輕跡。石宇庇微身。崇虛
習本照。損無歸昔神。曖曖煩情故。寥寥仲
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懷。怕為無
為。孤哉自有隣。坤基匪簡秀。乾光流易顯。
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超超介石人。握
玄攬機領。余生一何散。分不謫天挺。沈無冥
到韻。變不揚蔚炳。冉冉年往。悠悠化期
永。翹首希玄津。想登故未正。生。途雖十三
日已造死境。願得無身理。道高冲默靖

述懷詩二首
翔鸞鳴崑崙。逸志騰冥虛。惚恍迴靈輪。色

一徒身道造
二徒身道造
三徒身道造
四徒身道造
五徒身道造
六徒身道造
七徒身道造
八徒身道造
九徒身道造
十徒身道造
十一徒身道造
十二徒身道造
十三徒身道造
十四徒身道造
十五徒身道造
十六徒身道造
十七徒身道造
十八徒身道造
十九徒身道造
二十徒身道造
二十一徒身道造
二十二徒身道造
二十三徒身道造
二十四徒身道造
二十五徒身道造
二十六徒身道造
二十七徒身道造
二十八徒身道造
二十九徒身道造
三十徒身道造
三十一徒身道造
三十二徒身道造
三十三徒身道造
三十四徒身道造
三十五徒身道造
三十六徒身道造
三十七徒身道造
三十八徒身道造
三十九徒身道造
四十徒身道造
四十一徒身道造
四十二徒身道造
四十三徒身道造
四十四徒身道造
四十五徒身道造
四十六徒身道造
四十七徒身道造
四十八徒身道造
四十九徒身道造
五十徒身道造
五十一徒身道造
五十二徒身道造
五十三徒身道造
五十四徒身道造
五十五徒身道造
五十六徒身道造
五十七徒身道造
五十八徒身道造
五十九徒身道造
六十徒身道造
六十一徒身道造
六十二徒身道造
六十三徒身道造
六十四徒身道造
六十五徒身道造
六十六徒身道造
六十七徒身道造
六十八徒身道造
六十九徒身道造
七十徒身道造
七十一徒身道造
七十二徒身道造
七十三徒身道造
七十四徒身道造
七十五徒身道造
七十六徒身道造
七十七徒身道造
七十八徒身道造
七十九徒身道造
八十徒身道造
八十一徒身道造
八十二徒身道造
八十三徒身道造
八十四徒身道造
八十五徒身道造
八十六徒身道造
八十七徒身道造
八十八徒身道造
八十九徒身道造
九十徒身道造
九十一徒身道造
九十二徒身道造
九十三徒身道造
九十四徒身道造
九十五徒身道造
九十六徒身道造
九十七徒身道造
九十八徒身道造
九十九徒身道造
一百徒身道造

一徒身道造
二徒身道造
三徒身道造
四徒身道造
五徒身道造
六徒身道造
七徒身道造
八徒身道造
九徒身道造
十徒身道造
十一徒身道造
十二徒身道造
十三徒身道造
十四徒身道造
十五徒身道造
十六徒身道造
十七徒身道造
十八徒身道造
十九徒身道造
二十徒身道造
二十一徒身道造
二十二徒身道造
二十三徒身道造
二十四徒身道造
二十五徒身道造
二十六徒身道造
二十七徒身道造
二十八徒身道造
二十九徒身道造
三十徒身道造
三十一徒身道造
三十二徒身道造
三十三徒身道造
三十四徒身道造
三十五徒身道造
三十六徒身道造
三十七徒身道造
三十八徒身道造
三十九徒身道造
四十徒身道造
四十一徒身道造
四十二徒身道造
四十三徒身道造
四十四徒身道造
四十五徒身道造
四十六徒身道造
四十七徒身道造
四十八徒身道造
四十九徒身道造
五十徒身道造
五十一徒身道造
五十二徒身道造
五十三徒身道造
五十四徒身道造
五十五徒身道造
五十六徒身道造
五十七徒身道造
五十八徒身道造
五十九徒身道造
六十徒身道造
六十一徒身道造
六十二徒身道造
六十三徒身道造
六十四徒身道造
六十五徒身道造
六十六徒身道造
六十七徒身道造
六十八徒身道造
六十九徒身道造
七十徒身道造
七十一徒身道造
七十二徒身道造
七十三徒身道造
七十四徒身道造
七十五徒身道造
七十六徒身道造
七十七徒身道造
七十八徒身道造
七十九徒身道造
八十徒身道造
八十一徒身道造
八十二徒身道造
八十三徒身道造
八十四徒身道造
八十五徒身道造
八十六徒身道造
八十七徒身道造
八十八徒身道造
八十九徒身道造
九十徒身道造
九十一徒身道造
九十二徒身道造
九十三徒身道造
九十四徒身道造
九十五徒身道造
九十六徒身道造
九十七徒身道造
九十八徒身道造
九十九徒身道造
一百徒身道造

總角敦大道，弱冠弄雙玄。遂巡釋長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玄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惜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冲漠，優遊樂靜閑。膏腴無爽味，婉孌非雅弦。懷心委形度，聲聲隨化遷。

遐想存玄哉。沖風一何敞。品物緝榮熙。生塗
連惚恍。既喪大澄真。物誘則智蕩。昔聞庖丁
子。揮戈_①任神往。苟能嗣沖音。攝生猶指掌。
乘彼來物間。投此默照朗。邁度推卷舒。忘懷
附罔象。交樂盈胸_②於神會。流俯仰大同羅。
萬殊蔚若充句網。寄旅海_③驅鄉委。化同天壤。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讚之。可謂因俯對以寄誠心。求參焉於衝軛。圖巖林之絕勢。想伊人之在茲。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已。聊著詩一首。以繼于左。其辭曰。

夷震驚。怕然肆幽度。曾筌攀六淨。空同留浪
七住。逝虛乘有來。永爲有待馭。

五岳鑿神基。四瀆涌蕩津。動求目方智。默守標靜仁。苟不寡出處。託好有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玉潔其巖下。金聲漱嶺濱。捲華藏紛霧。振褐拂埃塵。跡從道躋屈。道與騰龍伸。峻無單豹伐。分非首陽真。長嘯歸林嶺。蕭條任陶均。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_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_恭閑守。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功以移性。猶或_或若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

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頽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尚。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與九淵緣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

妙用在幽。涉有覽無。神由味微。識以照施。積微自引。因功本虛。浪彼三觀。亡此豪餘。其一空漠河始理玄通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暉。心悠緬域。得不踐機。用之以沖。會之以希。其二神資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群。應不以方。受者自分。寂爾淵鏡。金水塵紛。其三慨自一生。夙之慧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思轉豪功。在深在測。至哉之念。注心西極。

密哉達人。功玄曩葉。龍潛九澤。文明未接。邇通其會。神疎其轍。感夢魂交。啓茲聖哲。

① 斷一說② 瑞一說③ 漱一說④ 情一說⑤ 情一說⑥ 總一說⑦ 弄一說⑧ 白一說⑨ 惜一說⑩ 茲一說
 ⑪ 詩十(一首)⑫ 任二在⑬ 交十(一作大)⑭ 於一說⑮ 舉二說⑯ 人十(并序)⑰ 求二來⑱ 柳二說⑲ 屈二說⑳ 慕十(一作摩)㉑ 欲一說㉒ 去二說㉓ 欲苦驗㉔ 九二九㉕ 凝二說㉖ 心無二說㉗ 妙一說㉘ 浪一說㉙ 詠十(利城)㉚ 居十(一)㉛ 若二說㉜ 道二尺㉝ 伐二代㉞ 欲二說㉟ 守二說㊱ 功二說㊲ 若二說㊳ 欲二說㊴ 均二說㊵ 〔晉廬山〕一 乃二說 守二說 功二說 若二說 欲二說 〔計〕

薩陀波。偷入山求法讚

激響窮山。憤發幽誠。流音在耳。欣躍晨征。奉命宵遊。百慮同冥。叩心在誓。化乃降靈。

薩陀波。偷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歸塗將啓。靈關再闢。神功難圖。待損而益。信道忘形。歡不期適。非伊哲人。孰探玄策。

曼無竭菩薩讚

覺覺淵匠。道玄數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漚不俟津。塗無旋軫。三流開源。於焉同派。

諸佛讚

妙哉正覺。體神以無。動不際有。靜不隣虛。化而非變。象而非摹。映彼真性。鏡此群龜。

法樂辭十二章

天長命自短。世促道悠悠。禪衢闊遠。駕愛海亂輕舟。累塵曾未極。心樹豈能壽。情埃何用洗。正水有清流。

右歌本起

百神肅以虔。三靈晨且越。恒曜揀芳。霄薰風動。蘭月升。榮藻玉璫。翠羽文朱闕。皓露非虛來。交輪豈徒發。

右歌靈瑞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祀鍾休曆。萬國命嘉祥。金容涵夕景。翠鬢佩晨光。表塵維淨覺。汎俗乃輪皇。

右歌下生

襲氣變離宮。重栢警層殿。曼曼感心神。修容展驪宴。生老終以縈。病死行當薦。方爲淨國遊。豈結危城戀。

右歌在宮

春枝多病天。秋葉少欣榮。心骸終委滅。親愛暫時生。長風吹北。迅。景急東。瀛。知三既情暢。得一乃身貞。

右歌四遊

飛策辭國門。端儀假郊樹。慈愛徒相思。中謝時人。得道且還去。

右歌出國

明心弘十力。寂慮通四禪。青禽承逸軌。文。驪鏡重川。驚巖標遠勝。鹿野究清玄。不有希世寶。何以導靈泉。

右歌得道

亭亭。霄月流。騰騰晨霜結。川上不徘徊。條問。幽淪滅。靈智湛常然。俯應有盈缺。感運復來儀。且厭人間絀。

右歌雙樹

春山玉所府。檀林芳所棲。引火歸炎燄。挹水自清隄。卷園無異轍。祇館有同。比肩非今古。接武豈燕齊。

右歌賢衆

昔。余輕歲月。茲也重光陰。閨中屏鉛黛。闕下挂纓簪。禪悅兼芳旨。法。忘清琴。一異非能辨。寵辱誰爲心。

右歌學徒

峻宇臨層霄。行若疎遠風。騰芳清漢裏。響梵高雲中。金華紛若。瓊樹鬱青葱。貞心延淨境。遠業嗣天宮。

右歌供具

影響未嘗隔。晦明殊復親。弘慈迫已遠。容。后扇高塵。區中視景福。寓外沐深仁。萬祀流國祚。億兆慶唐民。

右歌福應

栖玄寺聽講畢遊邸園共七韻應司徒教

齊王融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際。桂。煒燁初裁。蘭。堪堪將開。虛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流風轉。運清煙泛喬石。日。泊山照紅。松映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春將夕。

梁武帝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爲善在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鑲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還陰德。顯證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月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方昭明。不毀惟平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云萌。天降大雨。隨分各受榮。心相起異解。報應有殊形。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梁昭明太子開善寺法會

栖鳥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迴互入羊腸。稍看原藹藹。漸見岫蒼蒼。落星埋。

①探一採合 ②元反一融 ③關一開 ④度一虔 ⑤長一震 ⑥日一且 ⑦恒一(一作常)夾註 ⑧霄一竹 ⑨中 ⑩命一合 ⑪凡一風 ⑫去一(一作願)夾註 ⑬力一(一作方) ⑭景一澤 ⑮徒一往 ⑯面 ⑰四 ⑱符 ⑲二 ⑳世 ㉑言 ㉒忘一(一作想)夾註 ㉓樹一(一作寶樹)夾註 ㉔芳一(一作驚)夾註 ㉕館一符 ㉖二 ㉗余一樹 ㉘言 ㉙忘一(一作想)夾註 ㉚二 ㉛二 ㉜二 ㉝二 ㉞二 ㉟二 ㊱二 ㊲二 ㊳二 ㊴二 ㊵二 ㊶二 ㊷二 ㊸二 ㊹二 ㊺二 ㊻二 ㊼二 ㊽二 ㊾二 ㊿二

①惟=唯②會* ③璠=璠④宇+ (藝文作智目)夾註⑤度=渡⑥會 ⑦簡文=梁簡文帝⑧會,梁簡文帝⑨問+ (詩)⑩會 ⑪和+ (五首)⑫會, (三首)⑬ ⑭女=汝⑮ ⑯引=不⑰ ⑱世=世⑲ ⑳金=金⑳ ㉑居+ (釋天子傳天子之寶璽珠璣銀郭璞曰璽有精光如璫也)二十二字夾註⑳ ㉒會=居⑳ ㉓痛=通⑳ ㉔落=洛⑳ ㉕璠=甘⑳ ㉖女=返⑳ ㉗ (王褒利)一韻 ㉘講=誦⑳ ㉙承+ (一作成)夾註⑳ ㉚積=樹⑳ ㉛ (庚信)一韻 ㉜遙遙=超超⑳ ㉝合=各⑳ ㉞泉=全⑳ ㉟簡文=梁簡文帝⑪ ㊱ (梁)十簡⑪ ㊲ (簡文)一韻 ㊳支=枝⑪ ㊴詩⑪ ㊵支詩⑪ ㊶合=心⑪ ㊷辨=二⑪ ㊸對+ (孝)⑪ ㊹冠+ (詩)⑪ ㊺錄=緣⑪ ㊻ (-)一韻 ㊼梁=濁梁樂集,場樂集⑪ ㊽林成=開成詩⑪ ㊾會, ㊿設詩⑪ ㊿對=持⑪

真宰和鈴混吹音。勝曙紫雪彩。早浦欲抽
葉新篁向舒。翹翹諒懇到。歸誠信兼情。審
聽似煙霞。聞于若珠璣。善誘雖欲繼。含豪
愧文彩

昭明太子講席將訖賦三十韻依次用
法苑稱嘉奈。茲園美脩竹。靈覺相招影。神
仙共栖宿。悲義比瑤瓊。薰染猶蘭菊。理玄
方十算。功深似九築。華水警銀舟。方衡列
金軸。微言紀已久。煩勞多累蓄。因茲開慧雲。
欲使心康伏。八水潤燃芽。三明辟群日。寶
鐸且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敬。微祛
二鼠慮。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複。喻斯滄
海變。譬彼菴羅熟。妙智方解錦。深辭同霧縠。
善學同梵爪。真言異銅腹。逶迤合蓋城。歲
韃布金郁。珠華蔭八溪。王流通九谷。青禽乍
下上。雲雁飛翻覆。高談屬勝時。宴開終自
惠。日麗蒼蒼瓦。風度蜘蛛屋。落鵲散還香。
霏雲卷遙族。曠濟同象園。中乘如佇獨。後
焰難堅明。初心易驚縮。應當離華水。無令乖
漆木。投巖不足貴。棘林安可宿。器月希留
影。心灰庶方撲。視愛同採蜂。遊善如原菽。
八邑仙人山。四寶神龍澳。藥樹永繁稠。禪枝
詎彫撼。以茲悅聞道。庶此優馳逐。欲追露
寶車。脫履親推轂

簡文且出與業寺講

沐芳肅朝帶。駕言祇淨宮。羽旗承去影。鏡
吹難還風。吳戈夏服箭。驥馬絲沈弓。水照柳
初碧。煙含桃半紅。由來六塵縛。宿昔五纏曠。
見鶴徒知謬。察象理難同。方知應四辯。奚用

語三空

梁元帝和劉尚書侍五明集

帝德洽區宇。垂衣彰太平。黃唐慚慈實。子
思恩嘉聲。治定陳五禮。功成奏六英。汲引
留宸鑒。舟航動睿情。諸王惟一法。無生信
不生。因因從此見。果果自斯明。元良仰副
后。含一震鴻名。歸藏驗啓筮。魯史冠春卿。
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散西觀。綈
履卷南榮。金門練朝鼓。玉壺休夜更。宮槐
留曉合。城烏侵曙鳴。露光枝上動。霞影水中
輕。肅薄今何事。徒知戀法城

昭明太子鍾山解講并和

陸倕和

終南隱漢闕。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天嶺。穹隆
距帝城。當衢啓珠館。臨下構山楹。極南望窮淮
源。北眺盡滄溟。步步瞻時中宿。飛階或上征。
細戶闔雲氣。龜室畫仙靈。副君憐世網。廣命
率人英。道筵終後說。鸞轡出郊坰。雲臺響流
吹。松野映風旌。容心嘉杜若。神藻茂琳瓊。多
謝先成敏。空頌後乘榮

蕭子顯奉和

嵩岳其舊宇。盤嶺跨南京。歡心重禪室。遊駕
陟會城。金輅徐既動。龍驤躍且鳴。塗方後
塵合。地迥前旂清。遷迤因臺榭。參差憩羽
旌。高隨閭風極。勢與元天并。氣歇連松遠。
雲升秋野平。徘徊臨井邑。表裏見淮瀛。折
果尊常住。渴慧在無生。暫留石山軌。欲知芳
杜情。翰躬荷嘉慶。瞻道聞頌聲

劉孝綽和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鷺。比事

實光前。翠蓋承朝景。珠旗曳曉煙。樓帳榮嚴
谷。綈組隴林阡。況在登臨地。復及秋風年。喬
柯變夏葉。幽澗潔涼泉。停轡對寶坐。辯論悅
人天。淹塵資海滴。昭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
筵劍儼將旋。遊近逢優渥。託乘侶才賢。攜辭
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劉孝儀奉和

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禮遊盛。終
爲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鑾啓四門。夜氣
清簫管。曉陣燦郊原。山風亂彩旆。初景麗文
幃。林開翕騎馳。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
石瀨響飛奔。迴響下重閣。降道放真源。談
空匹泉涌。綈藻邁絃繁。輕生逢過誤。並作
羣龍鵠。願已同偏得。何用挹衡樽

八關齋夜賦四城門更作四首

梁皇太子同作

庚集五第一賦韻東城門病

伏枕愛危光。病纏生易折。無因雪岸草。虛反
消渴腹腸。腸。疼寒腰。枝節。如何促齡內。憂
苦無暫缺

和(奉)一(奉)二(奉)三(奉)四(奉)五(奉)六(奉)七(奉)八(奉)九(奉)十(奉)十一(奉)十二(奉)十三(奉)十四(奉)十五(奉)十六(奉)十七(奉)十八(奉)十九(奉)二十(奉)二十一(奉)二十二(奉)二十三(奉)二十四(奉)二十五(奉)二十六(奉)二十七(奉)二十八(奉)二十九(奉)三十(奉)三十一(奉)三十二(奉)三十三(奉)三十四(奉)三十五(奉)三十六(奉)三十七(奉)三十八(奉)三十九(奉)四十(奉)四十一(奉)四十二(奉)四十三(奉)四十四(奉)四十五(奉)四十六(奉)四十七(奉)四十八(奉)四十九(奉)五十(奉)五十一(奉)五十二(奉)五十三(奉)五十四(奉)五十五(奉)五十六(奉)五十七(奉)五十八(奉)五十九(奉)六十(奉)六十一(奉)六十二(奉)六十三(奉)六十四(奉)六十五(奉)六十六(奉)六十七(奉)六十八(奉)六十九(奉)七十(奉)七十一(奉)七十二(奉)七十三(奉)七十四(奉)七十五(奉)七十六(奉)七十七(奉)七十八(奉)七十九(奉)八十(奉)八十一(奉)八十二(奉)八十三(奉)八十四(奉)八十五(奉)八十六(奉)八十七(奉)八十八(奉)八十九(奉)九十(奉)九十一(奉)九十二(奉)九十三(奉)九十四(奉)九十五(奉)九十六(奉)九十七(奉)九十八(奉)九十九(奉)一百(奉)

和(奉)一(奉)二(奉)三(奉)四(奉)五(奉)六(奉)七(奉)八(奉)九(奉)十(奉)十一(奉)十二(奉)十三(奉)十四(奉)十五(奉)十六(奉)十七(奉)十八(奉)十九(奉)二十(奉)二十一(奉)二十二(奉)二十三(奉)二十四(奉)二十五(奉)二十六(奉)二十七(奉)二十八(奉)二十九(奉)三十(奉)三十一(奉)三十二(奉)三十三(奉)三十四(奉)三十五(奉)三十六(奉)三十七(奉)三十八(奉)三十九(奉)四十(奉)四十一(奉)四十二(奉)四十三(奉)四十四(奉)四十五(奉)四十六(奉)四十七(奉)四十八(奉)四十九(奉)五十(奉)五十一(奉)五十二(奉)五十三(奉)五十四(奉)五十五(奉)五十六(奉)五十七(奉)五十八(奉)五十九(奉)六十(奉)六十一(奉)六十二(奉)六十三(奉)六十四(奉)六十五(奉)六十六(奉)六十七(奉)六十八(奉)六十九(奉)七十(奉)七十一(奉)七十二(奉)七十三(奉)七十四(奉)七十五(奉)七十六(奉)七十七(奉)七十八(奉)七十九(奉)八十(奉)八十一(奉)八十二(奉)八十三(奉)八十四(奉)八十五(奉)八十六(奉)八十七(奉)八十八(奉)八十九(奉)九十(奉)九十一(奉)九十二(奉)九十三(奉)九十四(奉)九十五(奉)九十六(奉)九十七(奉)九十八(奉)九十九(奉)一百(奉)

南坡門老

虛蕉誠易犯。危藤復將嚼。一隨柯已微。當年信長訣。諸葛已同白駒去。復類紅花熱。妍容一旦罷。孤燈行自設。

西城門死

緩心雖已殊。減景寧優劣。一隨業風盡。終歸虛妄設。王五陰誠爲假。六趣寧有截。零落竟同歸。愛思空相結。李

北城門沙門

俗幻生影空。愛繞心塵。噫。於茲排四纏。去矣求三混。下下學背流心。方從窈冥別。已悲境相空。復作泡雲滅。中

第二賦韻東城門病

空獨誠易愈。有病故難痊。徒知餅五色。終當悲九泉。王已無山草。沈痾竟誰憐。復悲淪苦海。何由果淨天。諸葛

南坡門老

昔類紅蓮草。自甌淥池邊。今如白花樹。還悲明鏡前。下壯心欲何在。餘日乃西邊。清澗不復樂。蓬鬢豈還妍。徐

西城門死

高堂信逆旅。壞業理常率。玉匣方委襯。金臺不復延。中挽聲隨道遠。蘿影帶松懸。詎能留十念。唯應

逐四緣君

經行林樹下。求道志能堅。既有神通力。振錫遠乘煙。李一登四弘誓。至道莫能先。不貪曠劫壽。無論延促年。孔

第三東城門病

纏痼纏百年。自傷無五福。長。榮盡饒蛇。不值仙人鹿。下習染迷畫瓶。臥起求栖宿。羅襦豈再歡。臨岐方土木。中

南坡門老

少年愛純綺。衰暮漸羅縠。徒傷歲冉冉。陳詩非郁郁。王鶴髮辭軒冕。貽背烹葵菽。松柏稍相依。歡愛幾時睦。遠

西城門死

追念平生時。遨遊上苑園。一沒松柏下。春光徒倏昱。孔結根素因假。枝葉緣骨肉。自應螻蟻驅。值此風刀逐。遠

北城門沙門

俗醜厭纏絲。因田抽善轂。長披忍辱鏡。去此纖羅服。徐願引三塗衆。俱令十使伏。珠月猶沈首。金鉗未挑目。君

第四東城門病

紫紩未可得。漳濱徒再離。一逢大馬病。黃育龍駒馳。李

已無九轉術。復闕萬金奇。不看授鹽亭。唯夢蓮花池。君

南坡門老

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孔已傷萬事盡。復念九門枝。乘軒意何在。獨

西城門死

一息於今罷。平生詎可規。天長曉露促。千齡誰復知。下華堂一相捨。松帳杏難窺。萬祀藏珠應。千年龍玉羈。徐

北城門沙門

深心不可染。正道亦難敬。方除五欲累。長辭三雅厄。王依空慮難靜。習善路猶彌。沒身竟靡託。單孟詎待贊。諸葛

應令

正月八日然燈
藕樹交無極。華雲衣數重。絨竹能爲象。縛荻巧成龍。落灰然素盛。垂油濕畫梁。天宮儼若見。燈王願可逢。簡

簡文遊光宅

應令
陪遊入舊壘。空氣鬱青葱。紫陌垂清柳。輕槐拂惠風。八泉光綺樹。四柱暖臨空。翠網隨煙碧。丹華共日紅。方欣大雲薄。慈波流淨宮。

梁簡文於幽業中。援筆自序云

已殊二殊用○王十(哀)○○格二臨○○昔二雅○○爲二雲○○連二連○○壞二懷○○壽二壽○○雅后二雅危○○少二少○○燈十(詩)○○今十(簡文皇帝)○○簡文一○○宅十(奇詩)○○清二背○○(梁簡文被幽述志詩)八字十梁○(被幽述志詩并連珠三首)十字十梁○

①簡二簡②③ ④〔又爲〕一⑤ ⑥權二數⑦，按⑧ ⑨又爲以下乃至五年也一⑩宋元明三本在又爲前，〔又爲詩曰〕一⑪ ⑫長一常⑬
 ⑭〔宋謝靈運〕一⑮ ⑯詩十〔一首〕⑰⑱⑲〔謝靈運〕⑳ ㉑悵悵二萋萋 ㉒後十〔一作後〕夾註⑳ ㉓所二修⑳ ㉔既一無⑵
 十〔一作幾何〕夾註㉕ ㉖感二慈⑵ ㉗隱俠二約⑵ ㉘終十〔道〕⑵ ㉙廣二國⑵ ㉚廢二途⑵ ㉛沙門一⑵ ㉜詩十〔補漢
 集作法華〕題之書文並註⑵ ㉝十來註⑵ ㉞月十〔一作秋〕夾註㉟ ㊱季二非⑵ ㊲啞二啞⑵ ㊳一首一⑵ ㊴序十〔一作序〕
 ㊵五二一⑵ ㊶單二單⑵ ㊷此二由⑵ ㊸〔乃〕一⑵ ㊹追十〔一作追〕夾註㊺ ㊻肆二華⑵ ㊼具二共⑵ ㊽深淺二淺
 深⑵ ㊾樓十〔一作樓〕夾註㊿ ㊽藏二威⑵，藏⑵ ㊾爾素二爾素⑵ ㊿界二升⑵ ㊽悔十〔詩〕⑵ ㊽三二⑵ ㊽通

靜臥栖霞寺房望徐祭酒。江令公絕俗俗無侶。修心心自齊。連床夕氣合。虛宇宿雲纔。臥藤新接戶。欹石久成階。樹聲非有意。禽戲似忘懷。故人市朝狎。心期林壑乖。唯憐對芳杜。可以爲吾儕。

上宰明四容。迴車八道中。洞涼容麥氣。巖光對月宮。香來詎經火。花散不隨風。澗松無異語。禪桂兩分叢。虛薄誠爲累。何因偶會同。暫此乖山北。猶可向牆東。

○顧明二年仲冬。攝山栖霞寺布法師○某爾
○時終。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爲師
○氏營涅槃懺。還途有此作

可思不同一貫。生死亦一條。況斯滅盡者。豈是俗中要。人道離群恨。冥期出世遙。留連入湖曲。宿昔步巖椒。石溜水便斷。松霜日自銷。向崖雲襲薺。出谷霧飄飄。勿言無大隱。歸來卽市朝。

庚寅年二月十一日遊虎丘山精舍
縱棹憐過曲。尋山靜見聞。每從芳杜性。須與

群。何由狎魚鳥。不願屈玄纁。

於鶴窟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四詳觀之。已死於窠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法師於是放弩。發菩提心。

宋初有法瓊尼。南方人。不知因緣所出。辟穀食蜜粟。不著綿帛。戒德甚尊嚴。禪定多所

感通。會稽恭子張使君莅廣州。便供養之。隨使君還吳。又隨出西。自剋亡日。捨命後勿

關殮。但以乞烏鳥至破岡。如期而終。使君
依旨送林野間。停柩七日七夕。烏獸不敢

侵。乃收殮焉。亡祖親使君之第四女也。就瓊尼受戒。勅余記錄之。

塵中暗慮積。物外衆情捐。茲地信爽塏。墟壘
 腰_田。腰_田眠_田。謁謁車徒邁。飄飄旌旆懸。細松斜

繞逕。峻嶺半藏天。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煙。
分花出黃鳥。挂石下新泉。翳薈均雙樹。清虛

類八禪。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徒然嗟
小藥。何由齊大年。

美境多勝迹。道場實茲地。造化本靈奇。人功兼製置。房廊相映屬。塔閣並殊異。高明留

睿賞。清靜穆神思。豫遊窮國鎮。歷藉此芳春。
至。野花奪人眼。山鶯紛可喜。風景共鮮華。水

石相靚媚。像法無塵染。眞僧絕名利。陪遊既伏心。聞道方刻意。

鷄鳴動睥睨。棕苑睚晨遊。朱鑣陵九達。青蓋出層樓。歲華滿芳岫。虹采被春州。葆吹

臨風遠旌羽映光浮。喬枝隱修逕。曲澗聚輕流。徘徊花草合。瀏澆鳥聲適。金盤響清梵。涌

塔應鳴桴。慧雲方靡靡。法水正悠悠。實跡徒荷教。信解愧難酬。

平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驅聞鳳管。後乘
躍龍驤。爰遊非逸豫。幽谷有靈龜。兼覲息心

者。宴坐臨清潭。禪食寧須稼。雲衣不待蠶。蘋
若緣澗繁。蘿葛蔓松楠。鶯林響初嘯。春畦

翠欲含。惑心隨教遣。法味與恩覃。庶憑八
解力。永滅六塵貪。

我王宗勝道。駕言從所之。輜軒轉朱戟。驪馬躍青絲。清渠影高蓋。遊樹拂行旗。賓徒紛雜

沓。景物共依遲。飛梁通澗道。架宇接山基。叢
華臨迥砌。分流通曲墀。誰言非勝境。雲山

獨在茲。塵情良易遣。道性故難縉。承恩奉教義。方當弘受持。

神心醜物序。訪道絕塵囂。林疎蓋影出。風去
管聲遙。息徒依勝境。稅駕止山椒。年還節已

〔和〕一和[㊦]
 蔡二蔡[㊧] 采[㊨]
 二彩[㊩] 州二
 河[㊪] 前区刑
 城多取二奉和[㊫]
 〔翠〕二翠[㊬] 始[㊭]
 〔八〕八入[㊮]
 〔州民一軍〕八字[㊯]
 〔奉和〕二字[㊰]
 分二紛^㊱ 遣二
 著^㊲ 西青香
 佐二奉和^㊳ 〔從
 爲虎爲山寺〕一^㊴

①樂十(之)②合③[江令公]一④合⑤羅二旌⑥物二由⑦[音零]一⑧合⑨我二莫用⑩[江令公]一⑪徐祭酒孝克二徐
孝克國，徐祭酒⑫和十(江)⑬(普世繫職非序)十獻⑭某二只⑮時二待⑯不二百⑰斯二期⑱三津
⑲水二水⑳合十(江令公)㉑(江場)㉒深橫二偏領㉓(偏領)㉔夜二漫㉕合十(江令公)㉖背二當
㉗合㉘許二期㉙(和釋道宣)十來㉚西二入足㉛關二集㉜舟二有㉝[陳仁江]一㉞詩十(詩)
㉟(詩并前五首詩紀考藝文此詩屬女章作所載王問諸臣詩可證音此集作江令詩蓋有脫節案誤編)四十字㊱虞殷二暖半
㊲眠二綿三㊳縱二從四㊴治中一㊵殊二殊馬㊶靜二淨五㊷燄二領六㊸[記室參軍]一㊹第二第台

仲野綠氣方潤。短葉生喬樹。疎葉發早條。

遠峯帶雲沒。流煙雜雨飄。復茲承乏者。頌名則末條。願藉速。河朔。庶影慧燈照。一知衣內寶。方。悲慈地。饒。

陳從事何處士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蘭庭厭俗賞。奈苑囑年華。始入香山路。仍逢火宅車。慈門數片葉。道樹一林華。雖悟危藤鼠。終悲在饒蛇。

別才法師於湘還鄂北三首

乘孟事將遠。捧袂忽無聊。南楚長沙狹。西浮鄧路遙。離亭華已散。別戍鳥新嬌。明日分千里。相思非一條。

敬酬解法師所贈

道林俗之表。慧遠處之阿。買山節高世。乘杯且度河。法雨時時落。香雲片片多。若為將羽化。來濟在塵羅。

通士人篇

龍宮既入道。鳳閣且辭榮。禪龜八想淨。義窟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華燈慧火明。自然忘有苦。非止悟無生。

陳沈炯從遊天中天寺 應令

福界新開草。名僧共下延。楊枝生拱樹。錫杖呪飛泉。石座懸朝講。山禽擬夜禪。當非舍衛國。賣地取金錢。

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鷲嶺三層塔。耑闢一講堂。馴鳥逐飯聲。狎獸繞禪床。摘菊山無酒。然松夜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登心王。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 北齊盧思道

皇帝以上徵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被四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考儀大室。張樂洞野。會計苗山。天不愛寶。神靡道現。麟羽効異。山澤薦社。華裔率從。幽顯咸映。八政惟序。六符告平。猶且棲志。寶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有救。精民於苦器。拯怨界於危域。身心登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宮厚德。載物正位。僊天。道冠郡陵。榮耀幸奴。禁宮朝起。四生佇其寸合。慈燈夜慈。九服照其餘光。乃瞻參道。實惟唐舊山川。周衛襟帶嚴迴。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化。咸如踊出。既而景曜西陸。氣中。商。振野白露。戒寒。聖主御歸。巡方順時育物。六龍進駕。七聖齊軫。翠華揚旛。雕玉徐輪。問百年而駐蹕。朝萬靈以案節。熊羆欣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車。將屆下都。遊茲淨域。並悅驚山之觀。其喜龍宮之遊。接足酒心俱展誠敬。課讀引寂。仍發詠歌。雖事北擊。轅義同叩角。亦所以雍容盛烈。述讚休美。豈若早朝文辭。市陳男祝。王谷蟲篆。機傳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玄風冠東戶。內範挾西陵。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繡栢高可映。畫栢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陽室疑停燧。陰軒類鑿冰。迴題飛星沒。長楸宿露凝。旌門曙光轉。登道夕雲蒸。山祇効靈物。水若薦休徵。虛薄叨恩紀。微軀竊自凌。優游徒可恃。周賚永難勝。

五苦詩

周沙門釋亡名

生苦

可思身為患。生時憂其生。心神恒獨苦。寵辱橫相驚。朝光非久照。夜燭幾時明。終成一聚土。彈覺千年名。

老苦

少時欣日益。老至苦年侵。紅顏既罷黠。白髮寧久吟。階庭惟仰杖。朝府不勝簪。廿肥與妖麗。徒有壯時心。

病苦

拔劍平四海。橫戈却萬夫。一朝床枕上。迴轉仰人扶。壯色隨肌滅。呻吟與痛俱。綺羅雖滿口。愁眉獨向隅。

死苦

可惜陵雲氣。忽隨朝露終。長辭白日下。獨入黃泉中。池臺既已沒。墳壠向應空。惟當松柏裏。千年恒動風。

愛離

誰忍心中愛。分爲別後思。幾時相握手。嗚咽不能辭。雖言萬里隔。猶有望還期。如何九泉下。更無相見時。

五盛陰附

先去非長別。後來非久親。新墳將舊塚。相次似魚鱗。茂陵誰辭漢。驪山詎識秦。千年與昨日。一種併成塵。定知今世土。還是昔時人。焉能取他骨。復持埋我身。

遊明慶寺詩

陳沈炯詩。覽之怡然。此詩。仍用蕭韻述。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宮臨鏡石。華

之之之 河二阿 衣二依 悲悲二漸 漸一作悲 鏡二遠 遠 何處士二表 表一作表 今從詩記 十三字 北二此 三首 三首 馬 考二年 大二太 符二府 登二殿 莊二邦 節二即 度二就 延二延 井十序 成二城 成二瞬 呂二宮 戒二威 華二加 莊二邦 聖二聖 龍二龍 龍二龍 酒二根 所二一 盧二漢 命二命 斯二聖 戒二戒 沙門一 時二將 肌二肌 陵二陵 動二動 附一 家二家 辯二辯 上二上

●讀總孝運。霞暉間旖旎。雲氣合爐煙。迥松
高候蓋。瀑水細分泉。含風萬嶺響。哀露百
華鮮。宿昔尋真趣。結友亟留連。山庭。步露
塵。湖池湛湛深。因斯事重習。便得息攀緣。何
言雲雨懷。此恨悠然。徒有南登望。會逢東
流旋。

詠懷詩

陳張君祖

運形不標異。微懷恬無欲。坐可栖王侯。門
可迴金穀。風來詠遠清。鱗萃淵不觸。斯乃
玄中子。所以矯逸足。何必翫幽閑。清衿表
離俗。百。齡荷未退。昨反亦非促。義騰望舒
映。囊今迭相燭。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區
區雖非黨。兼忘混礫玉。怪神固叢穢。要在
夷心曲。

●雲騰起。情浪。飛雲騰連鱗。荷擺南陽秀。
固集三造賓。緬懷結寂夜。味藻詠終長。近
佇時無進。誰與拂流塵。眇情奇極眇。蕭條
獨邀神。和志東溟裏。何隔西潮津。我崇道
無廢。長謠想義人。

●遙遞播荆衡。杖策憩南郢。遺動委浪迹。遇
籍恬夷性。附卷從老話。揮翰與莊詠。遐眺
獨細想。肅神騰塵正。時無喜惠偶。絕韻將誰
聽。習子茂芳標。有欣徵音令。類。數凌霜
●。葩熙三春盛。拂。翻期霽翔。豈與桑榆競。
我混不材姿。遺情忘彫映。雖非釋陽椅。聊以
●。敲淵響。

贈沙門竺法顯三首

沙門竺法顯遠還西山。作詩以贈。因亦嘲之。
省其二經聊爲之讚

襟帶華陽岳。絕雲甯枕飛峯。峭壁溜靈泉。秀
嶺森青松。懸巖廓崢嶸。幽谷正寥廓。丹崖
栖奇逸。碧室禪六通。泊寂清神氣。綿渺矯
妙蹤。止觀若無無。還淨滯空。外物豈大悲
獨往非玄同。不見舍利弗。受屈維摩公。

●至人如影響。靈慧陶億利。應方極權化。兆
類蒙慈悅。冥冥積塵。永在巖底閑。廢聰
無通。遺形不洞滅。明哉如來降。豁矣辟
潛穴。幽精淪朽壤。孰若阿維黎。遙謝歸玄囂。
何爲自矜潔。

●遙遞度城標。峨峨浮雲嶺。峻蓋十二嶽。獨
秀閭浮境。丹流環方基。瑤堂臨峭頂。淵滋甘
泉液。崖蔚芳芝穎。翹翹美化倫。眇眇凌
霄巖。正肅拱望妙覺。呼吸歸齡永。苟能夷冲
心。所憩靡不靜。萬物可逍遙。何必栖形影。
●勉尋大乘軌。練神超勇猛。

道樹經讚

峨峨王舍國。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長。空觀
體善權。私呵。時光景。豈誠真迹端。恢恢道
明玄。解發至神歡。飄忽凌虛起。無云受慧
難。

三昧經讚

迹超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住。道志
慧以明。九本既殊動。四禪不同冥。淵哉不起
滅。始自無從生。借問導氣倫。安測泥洹靈

詩序

省贈法顯詩。經通妙遠。靈臺清綺。雖云言不
盡意。殆亦幾矣。夫詩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
寄也。志妙玄解。神無不暢。夫未能冥達玄通

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哉。吾想茂德之形容。
雖栖守殊塗。標寄玄同。仰代答之。未足盡美。
亦各言其志也。其辭曰

●真朴運既判。萬象森已形。精靈感冥會。變化
靡不經。波浪生死徒。彌綸始無名。捨本而逐
末。悔吝生有常。胡不絕可欲。反宗歸無生。達
觀均有無。蟬蛻豁朗明。逍遙衆妙津。栖凝於
玄冥。大慈順變通。化育曷常停。幽。閑自有
所。豈與菩薩并。摩詰風微指。權。道多所成。
悠悠滿天下。孰識秋露情

●張君祖
茫茫混成始。豁矣四天朗。三辰環須彌。百億
同一像。靈和陶煙煥。會之有妙長。大慈濟
群生。冥感如影響。蔚蔚沙彌衆。榮榮萬心仰。
誰不欣大乘。兆定於玄冥。三法雖成林。居士
亦有黨。不見虬與龍。瀾鱗。凌霄上。冲心超
遠寄。浪懷逸獨往。衆妙常所。隨。維摩余所
賞。苟未體善權。與子同髣髴。悠悠誠滿域。所
遣在廢想

庾僧淵答

遙望華陽嶺。紫雲籠三辰。瓊巖朗。璧室玉
潤。靈津。丹谷挺樛樹。季頤奮陳薪。融。融衡
天籟。逸響互相因。鸞鳳翔迴儀。虬龍灑飛鱗。
中有冲漢士。耽道玩妙均。高尚擬玄寂。萬物

●張君祖
●代序
●并序
●序

●詩一讀
●詩二讀
●詩三讀
●詩四讀
●詩五讀
●詩六讀
●詩七讀
●詩八讀
●詩九讀
●詩十讀
●詩十一讀
●詩十二讀
●詩十三讀
●詩十四讀
●詩十五讀
●詩十六讀
●詩十七讀
●詩十八讀
●詩十九讀
●詩二十讀
●詩二十一讀
●詩二十二讀
●詩二十三讀
●詩二十四讀
●詩二十五讀
●詩二十六讀
●詩二十七讀
●詩二十八讀
●詩二十九讀
●詩三十讀
●詩三十一讀
●詩三十二讀
●詩三十三讀
●詩三十四讀
●詩三十五讀
●詩三十六讀
●詩三十七讀
●詩三十八讀
●詩三十九讀
●詩四十讀
●詩四十一讀
●詩四十二讀
●詩四十三讀
●詩四十四讀
●詩四十五讀
●詩四十六讀
●詩四十七讀
●詩四十八讀
●詩四十九讀
●詩五十讀
●詩五十一讀
●詩五十二讀
●詩五十三讀
●詩五十四讀
●詩五十五讀
●詩五十六讀
●詩五十七讀
●詩五十八讀
●詩五十九讀
●詩六十讀
●詩六十一讀
●詩六十二讀
●詩六十三讀
●詩六十四讀
●詩六十五讀
●詩六十六讀
●詩六十七讀
●詩六十八讀
●詩六十九讀
●詩七十讀
●詩七十一讀
●詩七十二讀
●詩七十三讀
●詩七十四讀
●詩七十五讀
●詩七十六讀
●詩七十七讀
●詩七十八讀
●詩七十九讀
●詩八十讀
●詩八十一讀
●詩八十二讀
●詩八十三讀
●詩八十四讀
●詩八十五讀
●詩八十六讀
●詩八十七讀
●詩八十八讀
●詩八十九讀
●詩九十讀
●詩九十一讀
●詩九十二讀
●詩九十三讀
●詩九十四讀
●詩九十五讀
●詩九十六讀
●詩九十七讀
●詩九十八讀
●詩九十九讀
●詩一百讀

窺深湖。千尋仰絕壁。^①傍嶺竹參差。綠崖
藤繁^②。歷。行行極幽邃。去去逾空寂。杳值息
心侶。喬枝方挂錫。圍遶悉旃檀。純良豈^③砂
礫。妙法誠無比。深經解。怨敵。心歎卽頂禮。
道存仍目擊。慧。力幸^④。逢。疑網於焉析。豈
直祛煩惱。方期拯沈溺。

帝謁大慈恩寺一首并和^⑤唐今上

日宮開^⑥。百仞。月殿聳千尋。華蓋飛^⑦。圓影。幡

紅曳曲陰^⑧。霞綺遙^⑨。瓏帳。叢珠細網林。寥

廓煙雲表。超然物外心

大慈恩寺沙門和

皇風扇祇樹。至德茂禪林。仙華曜日^⑩。綵。神

幡曳^⑪。遶陰。綺殿籠霞影。飛閣出雲心。細草希

慈澤。恩光重^⑫。深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①傍=旁②藤=藤③豈=豈④慧=慧⑤帝謁大慈恩寺一首=遊大慈恩寺詩⑥和十(一作太宗)⑦唐今上=唐今上⑧百=萬⑨霞=霞⑩圓=圓⑪紅=紅⑫霞綺遙=綺霞⑬瓏帳=瓏帳⑭叢珠細網林⑮寥廓煙雲表⑯超然物外心⑰皇風扇祇樹⑱至德茂禪林⑲仙華曜日⑳綵⑳神幡曳㉑遶陰㉒綺殿籠霞影㉓飛閣出雲心㉔細草希慈澤㉕恩光重㉖深

唐龍朔元年於京
師西明寺實錄

若夫無上佛覺。迥出。樊籠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故使隄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浴霑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閻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卽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眞僞交正。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爲泥洹。指梵主爲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眞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敬。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羣生窮於劫始。臆度玄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臥棘。吸風露而曰仙。祖形體而號聖。守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四十軍碎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萬感。於是鏝腹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心仰於覺路。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枯穴。能事旣顯。獎務弘通。玉關揚正道之秋。金陵表乘權之瑞。清

涼臺上圖以靈儀顯節閭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風抑邪通正於斯啓轍于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抗言瑣瑣黃巾時褻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王何達其上賢。斑馬隆其褒貶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敢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通觀具瞻義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闕澤之對天分其理難迴孫盛之談海截然猶學未經遠情弊疎通邪辯這真能無猜貳孔丘之在東魯尙啓虛盈田十商之據西河猶參疑聖自餘恒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華久隔震旦張葛交論寔繁故商田確由來銓衡叙列筆削田蕪濫披圖藻鏡總會聚之號曰佛道論衡分爲甲乙下四卷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₂₆甲

26 唐西明寺釋氏

後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道士等請

求角試事

前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爲佛立塔寺因問

三教優劣事二

魏陳思王曹植辯道論附

晉孫盛老聃非大賢論附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訊附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興廢故述其由

事二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群臣論佛理治教

太平事四

魏明帝登極召沙門道士對論叙佛道
先後事五

先後事五

梁高祖先事黃老後歸信佛下勅捨奉老

子事六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勅廢道教事七
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諸道士等請求
角試事一

角試事

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問群臣。此何爲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

問群臣。

陳思王辯道論事第三)十字^{④⑤⑥}，【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事三)十二字^{④⑤}】^{④⑥}【晉孫…附)十字二【晉孫盛聖賢同執老聃非大賢論事第四)十六字^{④⑤⑥}，(晉孫盛聖賢同執老聃非大賢論事)十五字^{④⑤}】^{④⑥}附二結第五^{④⑤⑥}，結事第五^{④⑤}【元魏…三)十八字二【後魏太武重造毀佛感應事第六)十三字^{④⑤⑥}】^{④⑤}，(元魏魏李豐信致有庭與感應之事六)十五字^{④⑤⑥}【宋太…四)十九字二【宋文帝集游臣論佛理致太平第七)十四字^{④⑤⑥}】^{④⑤}【群臣…四)十一字二【與群臣論佛事七)七字^{④⑤}】^{④⑤}【魏明…五)十九字二【梁高祖下勅捨奉老子事第八)十二字^{④⑤⑥}】^{④⑤}【沙門…五)十三字二【佛道對論叙先後事八)九字^{④⑤}】^{④⑤}【梁高…六)十九字二【魏明帝召佛道二宗論先後事第九)十四字^{④⑤⑥}】^{④⑤}，【梁武帝捨事道法事九)九字^{④⑤⑥}】^{④⑤}【北齊…七)十五字二【齊高祖文宣帝下勅廢道事第十)十三字^{④⑤⑥}】^{④⑤}，【北齊高祖文宣帝廢道事十)十一字^{④⑤}】^{④⑤}【後漢…一)二十二字二【後漢陸法士表請角試事第十一)十三字^{④⑤}】^{④⑤}，【漢顯宗孝明皇帝帝憲夢金人乃遣使尊佛法遣洛陽與道士角神力信護信爲立寺度人)十漢^{④⑤}】^{④⑤}【博)十問^{④⑤}】^{④⑤}】^{④⑤}何爲爲何何士

①【集】一①③ ②街十(寶錄)②③ ③《唐龍一錄》十三字②《唐釋道宣撰》五字③④⑤,《唐釋道宣撰》五字③ ④樊籠一籠樊②③ ⑤正
二宸② ⑥玄一懸②③ ⑦祖一祖②③ ⑧體一散②③ ⑨鑑一美②③ ⑩十二 ⑪ ⑫路一教②③ ⑬精一果②③ ⑭榮一將②③ ⑮
陵一相②③ ⑯檀一幾②③ ⑰國一慶②③ ⑱苑一別②③ ⑲迴一通②③ ⑳迴一通② ㉑卜一卜②③ ㉒雅一挂②③ ㉓燕
二無②③【燕】一③ 甲乙下四上中下三③④ ②街十(寶錄)②③ ②甲一第一②③ ②唐西明寺釋氏唐釋道宣撰②③*
〔後漢〕一二十一字〔後漢陳法道士表請角試事一〕十三字③④ 〔後漢陳法道士表請角試事一〕十二字 ②〔前魏〕一二十
二字〔魏時吳王立寺問三教優劣事第二〕十四字④⑤⑥,〔魏時吳王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二〕十五字② ②〔魏陳〕一十②③〔魏

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龍鼈爲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衰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也。而頗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諡爲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性。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威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麗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慕其聲節。寫爲梵唄。撰文製音。傳爲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六契。見梁釋僧祐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搜仙錄。姦妄多奇。終歸歸飾。許其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頃獲閑居。後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於靈衢。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草。

[illegible]

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爲
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民利百
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而
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
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旣稱聖人。則
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
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迷乎。卽如其言。聖人
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
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
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
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
是也。則不宜復稱迹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
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
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
唱矣。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
用常稱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

懸天。有何不照者哉。孔氏之言智。綏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之侯佐助於聘周乎。卽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忌者也。至於虛詠譎怪徵詭之言。尙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又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爲天下正。或云無正。旣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集論者曰。盛字安國。有說云。卽東晉名士綽之。後也。祖則魏名臣之子荆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爲名父之子。仕晉爲給事中祕書監散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典。遊心史籍。常以爲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是以仲尼因魯史記以著春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式瞻。孟軻孫卿並讚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一代之成敗明鑒。誠作來今。遂厯心博綜。撰考諸事疏著。晉陽秋。庶擬前賢。以美道訓傳本并晉合三十二卷。又命掌國史竭意經史論。一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太元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祕書監所著書。省以慨然。遠模前典憲章在昔。亦一代之事。輒勅納之祕閣。以貽于後。潛襲父爵參驃騎將軍諮議參軍。見於晉紀。盛凡著述備如別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爲丹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洎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

① 齊二章② ③ 書二章④ ⑤ [道經云]一⑥ ⑦ [福]一⑧ ⑨ [孫]一⑩ ⑪ [絕]一⑫ ⑬ 仁二人⑭ ⑮ 誅一未詳⑯ ⑰ 賢一
 ⑱ 齊⑲ ⑳ 車二李㉑ ㉒ 說二訓㉓ ㉔ [見]一㉕ ㉖ [之]一㉗ ㉘ 處二居㉙* ㉚ 叔未一歲麥㉛ ㉜ 莊老一老莊㉝ ㉞ 交一
 ㉟ ㊱ 者哉孔一哉老㊲ ㊳ 終一厥嗣㊴ ㊵ 焦二環㊶ ㊷ [拘]一㊸ ㊹ (於)十而㊺ ㊻ 橫一師尊 ㊼ 貞貞一
 ㊽ 眞眞㊾ ㊿ 正十(耶)㊿ ㊿ 妖二妖㊿ ㊿ 有說云即二而㊿ ㊿ 後二子㊿ ㊿ (以)十為㊿ ㊿ 爲十(敦)㊿ ㊿ 春一陽㊿
 ㊿ ㊿ 誠二試㊿ ㊿ 作二降㊿ ㊿ 歷二曆㊿ ㊿ 晉陽二陽㊿ ㊿ 春㊿ ㊿ 論二綸㊿ ㊿ 亦二與㊿ ㊿ 倚十(位)㊿
 ㊿ 十(喜)㊿

也則不云學。占譜曰。生知之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典。達鴻猷。故斑固叙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極。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盛叙老非大賢。聖共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萬物。坐觀周衰陽遁於西裔。而實死扶風葬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田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跡。信可依憑。可於京邑。建飾容範。脩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者閣。嶺山及須彌殿。加以飾田續別構講堂禪田室。沙門座處莫不具焉。

魏世祖太武託跋摩卽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不味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花禮敬爲敬兼至。晚據有平城興敬李術爲立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旣位居僞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佛經。輒而投井中。密欲加滅。皓有才略。太武信用。國人以爲摸搭。盡所扶信道士寇謙之。與皓歎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時有沙門玄高道王。河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賤咸重。盡乃軍逼掠境。徵高東還。旣達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事高爲師。形心盡禮。晃時被譖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

由可脫。高令作金光明齋懺七日懇誠。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列咸曰。何故信讒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說神夢告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譴。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城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次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寇先得寵於燾。恐晃篡政有奪威權。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跡難明。若事不早除。必爲巨害。燾納之。即勅收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縊於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即宋元嘉四之二十二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四香起。便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絕。崔皓於此縱以姦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法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後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弓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勒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

士寇讖不從其毀。苦與皓爭詎拒之。讖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熹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竄逸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慧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泥塗。初不汚足。而色逾鮮白。世號白足和上。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慧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屬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熹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時北園養虎。勅以始餽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療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卽延始入殿。頂禮足下。悔其^{害咎}。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熹於是大生愧懼。遂感^癘疾。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群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由於此。于時崔寇二人。次發惡疾。熹^惟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於車上更尿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埋出口而尿之。自古三公戮辱未^有之過。此之甚。遂誅諸姻親門族都盡。宜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熹崩。孫禧襲位。大弘佛事。卽高宗文成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高僧傳。

④ ⑤ (慧) —
 台 ⑥ ⑦ 属二
 展 ⑧ ⑨ 析
 二 ⑩ ⑪ 延
 始入二 迎上
 ⑫ ⑬ 誓二
 想 ⑭ ⑮ 痛
 二 ⑯ ⑰ 疎
 [疾] — ⑱ ⑲
 ⑳ ㉑ 催二 偶 ㉒
 ⑳ ㉓ (推) +
 於 ㉔ ㉕ 更之
 便 ㉖ ㉗ ㉘ 之
 三足 ㉙ ㉚ (於)
 十此 ㉛ ㉜ ㉝
 成二武 ㉞ ㉟
 ㊱ (商) — ㊲

(古二故)①(口二云)②(之)一③(位二謂)④(適二建)⑤(班二別)⑥(中二小)⑦(擊二取)⑧(齋十行及奉展)⑨(故述其山事三二之相故述其由第六)⑩(慮應之事第六重)⑪(濟益二拯濟)⑫(續二翰)⑬(室二堂)⑭(與二與)⑮(簡二佐)⑯(略有一搭)十四字一⑰(扶二投)⑱(伏)⑲(師十(略有才略太武信州人以為附續))⑳(王二十)㉑(既二勢)㉒(達二建)㉓(皆)一⑴(神二所)⑵(書二先)⑶(昭二照)⑷(者城二或)⑸(世二代)⑹(非)⑺(之)一⑻(一一)⑼(否二股)⑽(便二更)⑾(盛衰)一⑿(略二氏)⓫(法)一⓬(從二代)⓭(牙)⓮(無少丘坑之三羅介冠俗)⓯(漢二漢)⓰(替二惠)⓱(遠)一⑳(求二)

雲漢高談自誇誇術。道術仍又明言。曰。神
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
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
與靜角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
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
坐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錫一名曇顯
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欲瞰同俗。時有放
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手時
名僧盛集。顯居末坐。酣酒大醉。而面坐
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
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耳耳可
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法上統威權。不
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便立而含笑
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
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
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
曰。向視諸衣物飛騰者。我故開門試卿術
耳。命取稠繡師衣。蓋視之。諸道士一時奮
發共視。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
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卒
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
曰。佛家口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
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
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曰。驗誠否。便
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
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
崇。麴糵是味清虛焉在。置脯斯甜慈悲永
隔。上異仁禍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違事。
顯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

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
三傳。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
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
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矣。帝諱
詳。即元魏承和主之第二子也。嫡兄澄。
意慢爲奴所害。詳襲其位。代爲相國。魏將
解窮。詳築壇於南郊。釐過大橫。大吉漢文
之卦也。乃鑄金像。一鴻而成。魏收爲禪文。
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
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
尼盈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
師問錢帝曰。檀越羅刹始臨水自見。帝從
之。視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鷄去
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
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
法上。而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普
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
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
有佛寺。群沙彌遙曰。高詳託駝來。便引見。
一老僧非之曰。高詳作天子何如。曰。聖明。
口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詳在寺。讀
經。今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
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勿謂帝曰。我
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普陽焉。
著作王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
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黃帝
夢遊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
言

髮髯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
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
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
常樂我淨。善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
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
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
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
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事如此。依齊
書錄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唐西明寺釋氏

- ①周高祖登朝論屏佛法安法師上論事
- ②周祖平齊集論毀法遠法師抗詔事
- ③周祖東巡滅法已久任道林請興佛事
- ④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
- ⑤隋高祖下詔述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
- ⑥隋兩帝事宗佛理崇受歸戒事

- ⑦事十
- ⑧事十一
- ⑨事十二
- ⑩事十三
- ⑪事十四
- ⑫事十五
- ⑬事十六
- ⑭事十七
- ⑮事十八
- ⑯事十九
- ⑰事二十
- ⑱事二十一
- ⑲事二十二
- ⑳事二十三
- ㉑事二十四
- ㉒事二十五
- ㉓事二十六
- ㉔事二十七
- ㉕事二十八
- ㉖事二十九
- ㉗事三十
- ㉘事三十一
- ㉙事三十二
- ㉚事三十三
- ㉛事三十四
- ㉜事三十五
- ㉝事三十六
- ㉞事三十七
- ㉟事三十八
- ㊱事三十九
- ㊲事四十
- ㊳事四十一
- ㊴事四十二
- ㊵事四十三
- ㊶事四十四
- ㊷事四十五
- ㊸事四十六
- ㊹事四十七
- ㊺事四十八
- ㊻事四十九
- ㊼事五十
- ㊽事五十一
- ㊾事五十二
- ㊿事五十三

①〔談〕一②③ ④〔其〕十⑤⑥ ⑦〔日〕一⑧⑨ ⑩〔具〕二⑪⑫ ⑬〔往〕二⑭⑮ ⑯〔佛〕一⑰⑱ ⑲〔何〕十⑳㉑ ㉒〔未〕坐㉓㉔ ㉕〔行〕十
②③〔上〕十④⑤ ⑥〔扶〕二⑦⑧ ⑨〔法〕一⑩⑪ ⑫〔云〕一⑬⑭ ⑮〔以〕一⑯⑰ ⑱〔二〕一⑲⑳ ㉑〔承〕一㉒㉓ ㉔〔承〕一㉕㉖
②③〔代〕一④⑤ ⑥〔爲〕二⑦⑧ ⑨〔益〕一⑩⑪ ⑫〔州〕十⑬⑭ ⑮〔問〕一⑯⑰ ⑱〔功〕二⑲⑳ ㉑〔官〕二㉒㉓ ㉔〔託〕一㉕㉖
②③〔今〕二④⑤ ⑥〔此〕一⑦⑧ ⑨〔佛〕一⑩⑪ ⑫〔界〕十⑬⑭ ⑮〔佛〕一⑯⑰ ⑱〔其〕一⑲⑳ ㉑〔書〕二㉒㉓ ㉔〔由〕二㉕㉖
②③〔古〕今④⑤ ⑥〔實〕錄⑦⑧ ⑨〔中〕二⑩⑪ ⑫〔集〕一⑬⑭ ⑮〔十〕一⑯⑰ ⑱〔乙〕二⑲⑳ ㉑〔周〕高祖

飲。張制鬼服黃衣則齊。真偽皎然急緩可見。故略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難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但得金帛便與共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觀。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為天鼓。咽。陰為醴泉。馬屎為靈藥。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蟬所噓。子衡奔山。假設權方用表靈化。生。魔。萬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升玄。都米民山。猿遂因妄傳敗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咒。癩無端。乃云開命門。挖真人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洩亂不異禽獸。用銷災禍。其可然乎。

四或挾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俗惑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書伐德者。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上。又云。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乎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暈。擬鬼千里血。若受黃赤章。即是靈仙。訣。

七或制約輪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

八或解除基門者。左道除氣也。基門解除。春

秋二分祭龍祀社。冬夏兩至祠祀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除炭齋事起張魯。驅車轆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櫛。填填使熱。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云。楚怪。召鬼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倣者。造黃神越意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頃世濫行罕有覺者。論成上之帝覽安論。以問臣下。僚宰按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

乃經六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遂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觀簡釋李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為通觀學士。

時有蜀地新州顯果寺僧。勸法師。不遠千里躬詣魏闕。雖面陳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決。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其詞略云。勤以世之濫述。

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為說經誡。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鬼谷仙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問。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直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尋老子意者乎。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

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

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為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悟也。

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史。老聘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為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嬰臣而耳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儼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為神妄。往禱祀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無愧惡。次有講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糗懷音寧無酬德。又為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溺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京。明從。至午。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請又進曰。釋李邪正即可事求。不煩聖慮索鍾煮兩宗

① 述二 ② 論二 ③ 廣二 ④ 論二 ⑤ 此十 ⑥ 論二 ⑦ 論二 ⑧ 論二 ⑨ 論二 ⑩ 論二 ⑪ 論二 ⑫ 論二 ⑬ 論二 ⑭ 論二 ⑮ 論二 ⑯ 論二 ⑰ 論二 ⑱ 論二 ⑲ 論二 ⑳ 論二 ㉑ 論二 ㉒ 論二 ㉓ 論二 ㉔ 論二 ㉕ 論二 ㉖ 論二 ㉗ 論二 ㉘ 論二 ㉙ 論二 ㉚ 論二 ㉛ 論二 ㉜ 論二 ㉝ 論二 ㉞ 論二 ㉟ 論二 ㊱ 論二 ㊲ 論二 ㊳ 論二 ㊴ 論二 ㊵ 論二 ㊶ 論二 ㊷ 論二 ㊸ 論二 ㊹ 論二 ㊺ 論二 ㊻ 論二 ㊼ 論二 ㊽ 論二 ㊾ 論二 ㊿ 論二

門人不害者立可見矣。帝使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與同志七人。於彌勒像前。不食禮懺。經於七日。一時同逝。謫入南山錫谷。自剖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云

願捨此身已 速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自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 有爲法皆然

三界皆無常 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業盡於今日

周武帝大集僧徒問以興廢慧遠法師抗詔事第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遠播。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久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眞佛無像。造像表心。佛經廣敷。崇建圖塔。莊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其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聞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諛諛難從。關內以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白惟曰。佛

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眞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眞。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眞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眞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且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退還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聖旨。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

冬夏隨緣。修造春秋。歸家侍養。故曰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不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其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名。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割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歸錄入官。登卽賞賜分散。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瘴氣內蒸。身疥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銷。遂隕於雲陽宮。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無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帖寺。置菩薩僧。用開佛法。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尙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問。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庫倉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周高祖巡郡。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第三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

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上主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正以開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中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無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拔彼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纂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到嘉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微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居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

樂無為。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大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遠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己。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林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為不可。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可護己。一令名四海懷感。外垂太祖。內潤黔黎。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憐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戈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高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即除。除。寧肯積年奉敬。興通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彼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

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微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戈。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許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唐紂特衆禍傾。帝業。周武脩德。福集。其。夫。荒。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武王誅紂。奏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護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終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道。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剔剔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為上座。不用資頭。仁。惠。真。為。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寧。勞。布。薩。貞。諸。即。成。木。叉。何。必。受。戒。儉。約。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殺。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波。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

①上士二事②特二持③上主二主④林二林⑤安撫二撫安⑥又二入⑦原二德⑧顯二顯⑨拔彼二特
拔⑩到二則⑪時二後⑫忽二勿⑬此二北⑭〔大〕一合⑮外二內⑯內二外⑰點二黎⑱
孝二考⑲憐二憐⑳戈二戎㉑理二重㉒化二他㉓法十〔非不孝〕㉔大二大㉕光二芒㉖
法二佛㉗崇二宋㉘惠二慧㉙和二利㉚實二真㉛波二般㉜智二諸

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爲。授記。無謝證果。爵錄交獲天堂。何待上界。計戮見感地獄。不指泥塑。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剪削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洋何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事。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尙疑。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俗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民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混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與一廢。一。真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儒釋與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與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

興廢。有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觀日。伏聽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四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近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靈顯。理難常。在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遞。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察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性已以惡者。懷之以疎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謬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短長。日懷憎薄。是則以僞爲移。真衆聲惑。惑。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之妖。異。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庸庸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要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慕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嘆。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

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答。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臥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鱗牙爲能。猿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縉素高尙。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防邪。萌察姦。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

○授二受○ ○通二通○ ○千二于○ ○俗二美○ ○民二張○ ○或二惑○ ○無十○ ○天二無○ ○正二止○ ○俗十○ ○世十○ ○興二惟○ ○一十○ ○計二揚○ ○法二力○ ○有二復○ ○時二載○ ○在二存○ ○移二修○ ○指二指○ ○文二味○ ○德二微○ ○可二得○ ○且二宜○ ○善十○ ○之二而○ ○善十○ ○萌二前○ ○肌二肉○ ○處二家○

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令還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_○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譯_○親覽。小內史臨_○經公宇文弘披讀。常禮上_○士託跋行恭奏尋都上_○士叱寇_○臣審_○覆。高祖諱_○邕。卽西魏丞相宇文黑泰之第三子也。泰以魏氏廢帝三年_○薨。世子洛陽公覺嗣位。受魏禪號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_○毓。三年崩。諡明帝。立弟魯國公。卽高祖是也。改號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年改元建德。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齊。江淮巴蜀中原一統。帝以爲得政於天下也。改號宣政。五月便崩。初帝深信佛宗曾無有二。流俗識緯。黑衣當王。以僧緇服彌所_○釋懷。所以太祖入關。便改衣幡悉爲皂色。用厭不祥。乃至_○齊高竊忌釋種將戮。稠師以通覺故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譏佞。終是信非徹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誅剪。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既窮當年便殞。子贊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日禪位子衍。改元大象。贊號天_○元。明年五月天元

帝二常 同 拔二伎 同 虛二言 同 通二通 同 者一 同 以 下 害 於 同 汚二籍 同 小一 同 大 一
 同 同 異 二 異 同 同 同 異 二 同 同 異 二 同 同 異 二 同 同 異 二 同 同 異 二 同 同 異 二 同
 林二林 同 證二發 同 補二補 同 本二奉 同 弘二和 同 法二佛 同 勸二教 同 裕二養 同 視
 二視 同 經二經 同 士二事 同 吐二吐 同 復二發 同 飛二展 同 破二破 同 經二經 同
 齊商二商 同 元明二明 同

後進未廣。安能博諳。想有識者。顧此懷諍。隨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案附著。作王邵述。隨祖起居注云。帝以後魏

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同州般若尼寺。

于時亦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

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而

扇之。寒甚幾絕。因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

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

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

遂以禪觀爲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

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爲那羅延。

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兒來處異俗俗家

穢雜。自爲養之。太祖乃割宅爲寺以兒委尼

不敢召。問。後皇妣來抱。忽化爲龍。驚遶墮

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

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

滅山兒與之。尼沈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

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

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入爲天子。重

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願群臣追念

阿闍梨以爲口實。又云。我與由佛法。而好食

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

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爲尼作傳。帝昔龍潛所

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

寺。仁壽元年帝及後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

碣礎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

餘所。皆置銘勒隱于地府。咸發神瑞充。切

目前。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所以周祖竊

忌黑衣當王。便摧滅佛法。莫識隨祖元養佛

家。王者不死何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詐

狂。自古皆爾。備諸聞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

無已。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轉經問法。乃至大

漸至於道觀編廩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盛

時既非遙故略其叙。于時曇延法師。是稱僧

傑。昇於正殿而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及

大業嗣曆彌隆前政。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

日法雲道場興號。玉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

搜揚總歸晉邸。四事俱給三業依憑。禮以家

僧不屬州省。迄于終曆徵訪莫窮。而情慕佛

宗。崇奉誠約。天台智顗。定門幽秘神用罕

加。請爲國師尊加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

從。及其卽世廢朝追感。就山造寺廣度衆僧

下書蒙問恩敷委曲。遺錫糧粒并諸法衣

欲使徒衆行道如師。在日。故每至忌晨必預

先設供。門人歲至面叙昔緣。情款莫二。自有

帝王於師珍敬無以加也。至於李老符錄

會無預懷致使交論與言絕於徵召。故無所

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唐西明寺釋氏

大府高祖問僧形服利益事一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道是佛師事二

道士李仲卿著論毀佛琳師抗辯事三

大崇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四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五

辛中舍著齊物論淨琳二師抗辯事六

太宗問琳師辯正論信毀交報事七

太宗幸弘福寺手製願文并叙佛道後

先八

太宗勅道士三皇經不足開化令焚除

事九

太宗詔獎師翻道經爲梵文與道士辯

數事十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師奉對事

一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

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

集仙等寺架築相等。至於道觀無間於俗武

第二十⑤⑥⑦ 四二二十⑤ 五二第二十一⑤⑥
二二一⑤ 論十(并)⑤ 釋事六二拒事兩⑤
二二二⑤ 事六二第二十二⑤⑥ 阿琳事⑤
十一字二(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願應事)十三字⑤
七二第二十三⑤⑥ 二十三⑤ 太宗二文帝
九字⑤ 手製先⑤ 十字二(立願重施叙佛道先後)
八二第二十四⑤⑥ 二十四⑤ 開
化二傳授⑤ 事九二第二十五⑤⑥ 事二十五⑤
詔十(合)⑤ (法)十⑤ 事十二
事第二十六⑤⑥ 覆事二十六⑤ 大唐一⑤
一一第二十七⑤ 問二開⑤

廣十(開)⑤ 法一⑤ 事十(第十六)⑤ 作十(郎)⑤ 問二開⑤ 咸一感通⑤ 切二初⑤ 目前二耳目⑤
許二作⑤ 郎二府⑤ 崇二宗⑤ 加二稱⑤ 愛二儀⑤ 道二法⑤ 在二存⑤ 敬二重⑤ 錄二
錄二 所一⑤ 古今一⑤ 衡十(實錄)⑤ 乙二第⑤ 衡十(實錄)⑤ 丙二第⑤ 大
一⑤ 利益二有何利益法師奉對⑤ 事一二事第十七⑤ 事十七⑤ 高祖二二)十六字二(武
第十八)十五字⑤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道是佛師事十八)十八字⑤ (著論三)十字二(等
抗事十九)十八字⑤ (法)十師⑤ 事三二第十九⑤ 大二太⑤ 宗十(下)⑤ 等上諫事四二寺上表請校勘

宗無何而退。可謂一席揚扇。足爲萬代舟航。可尙可師立功立事。是知近假叩率之力。遠庇護念之恩。道藉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氏。彭城人也。有陳氏之時。早經師訓。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論之美。光華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帝昔在青暮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舉。召入王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其儀相魁岸。眉目高朗。貌體時事。不在思量。鋪詞摘藻。俊逸終古。自寓內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楚之文。駢陳其翹楚典。午南據才學。涌於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乘於斯伍。聲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義門法將。盱衡而對。饒伯。電舌而卷群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山。煬帝初在春坊。因從京邑談講。徒侶五顯英雄。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成。雖已召往東都。厚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且未遑海。襄平無不預從。戒嚴對晤。詞旨京師。西南建兩禪宇。內獲舍利。擬摩寺塔。終愛所重。特詔此行。粵自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逸郊園。及帝往江都。留乘洛邑。常事恒業。不撫素風。皇泰初。元彌崇敬。重內置道場。晨宵觀接。開明建始。鄉重相仍。齊譚繼軫。法輪不絕。及武德四年。蕩定東夏。入僞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都。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仍舉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高衆望。又處其具。在京住勝光寺。以勝光寺主僧珍法師。即隋煬國師智。者顓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聲。追往慧日。舊會

同寺同氣相求。珍亦文帝素交。特隆恒准。所以秦國福供。並入勝光。乘達帝成弘。道無倦。福智二嚴。與時俱積。勝光北院。寶塔高華。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畫繡瓊奇。冠絕區域。皆乘日准。心計巧類。神功不可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湧注若河傾。名貌如摘錦。能使智人傾心清耳。許聆逸辯。不覺暑度形疲。自餘昏漠。但聞寫送。輕快莫知筌緒。然爲人慈育。以濟度爲心。言問所流。惟存贊悅。不及過。斯亦季代之辯士也。年將八十。終於勝光。帝深悼惜。賻贈榮顯。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法琳法師著辯正論。以抗事第三。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猜忌佛法。恒加訓誨。與傳夾唇齒。結構誅剪。釋宗卿著十異九迷論。喜顯正論。仍託傅氏上聞。天聽孟春下勅。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桑梓。有才用者。八品處分。嚴勅行下。無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驚歎。不久震方出。帝氣祿廓清。太宗素襲啓開。薄究宗領。登即大赦。一切休寧。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沙門法琳。前造破邪論。道俗具瞻。道士固新論。猶未筆削。乃因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一帙八卷。綸絲終古。立信當今。絕後光前。布露惟遠。顯川陳子良。才術縱橫。聲振寰宇。爲之注解。并序由來。文多不載。太宗下勅。遣先佛後僧等。上諫事第四。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

釋迦貽訓。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遠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撲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泊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遷忘返。於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遵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携諸風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共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追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侵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機術。棄五千之妙

①席十(之)②③代十(之)④⑤(氏)一⑥⑦軒二軒⑧⑨維二維⑩⑪興二興⑫⑬字二定⑭⑮室⑯⑰室⑱⑲定⑳㉑⑳者㉒⑳泰㉓⑳光㉔⑳寺㉕⑳成㉖⑳城㉗⑳道㉘⑳通㉙⑳北㉚⑳北㉛⑳鎮㉜⑳鎮㉝⑳但㉞⑳得㉟⑳其㊱⑳十㊲⑳過㊳⑳法㊴⑳琳㊵⑳沙㊶⑳門㊷⑳法㊸⑳琳㊹⑳三㊺⑳十九㊻⑳三㊼⑳十㊽⑳著㊾⑳沙㊿⑳門㊰⑳新㊱⑳斯㊲⑳亦㊳⑳而㊴⑳解㊵⑳二㊶⑳之㊷⑳俗㊸⑳風㊹⑳二㊺⑳口㊻⑳十㊼⑳上㊽⑳某㊾⑳十㊿⑳枝㊰⑳同㊱⑳白㊲⑳因㊳⑳於㊴⑳于㊵⑳得㊶⑳寺㊷⑳十㊸⑳定㊹⑳衣㊺⑳商㊻⑳二㊼

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郎岑文本宜勸語。僧等此事久以行訖。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是暮年形疲道氣而旋。智實勇身先出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罪。遂杖之放還。實少出家住京師總持寺。沙彌時殊有烈烈有精神。善談論有聲遠近。通攝論俱舍。自受其已後嚴策形心。衣鉢自隨淨瓶常執。不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踴躍。鏗鏘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逼。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法雅。躬為募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實於衆中。太哭云。雅是魔賊擬而識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因周行講肆不染俗風。貞觀初元雅有罪。故下勅。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令在僧前。實携京邑大德法常慧淨法琳等十餘人。隨頓上表以死上請。不許之。實曰。深知明詔。已下不可轉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染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實曰。余見死者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不以重身輕聖。何名師資乎。乃閉口不食。有間後事。答曰。轉弓箭下可選地耶。在後量處省事為要。言已卒時。春秋三十餘矣。

士於弘文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斯嘉會。有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時英。下令遣與抗論。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微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假近開遠。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第也。為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弟。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辟令曰。昔有二。一名蛇奴。道帶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千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唇。何以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豈直形骸聾聵。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難蹤。道士魂迷謂人為奇。有國子祭酒孔穎達者。心存道黨。潛扇斯玷。曰。承聞佛家無諍。法師何以構斯。淨辟令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乎。佛為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爾。以淨之誣破彼之誣。彼得無誣即淨無誣也。於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勸說真為道黨。淨辟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坐歡躍。今日不徒法樂。以至於斯。

淨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下日屬其神銳也。尋下令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坐事。復下書與普光及以淨所廣述寺綱。住持惟人在寄等事也。淨本趙郡房氏。即隋國子博士微遠之猶子也。家代儒宗。流略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卓明文雄。機論標放。乘時構采。少出家遊學。三河不專師傳。於大小乘探賾沈隱。開皇末歷觀化帝京。優柔教義。而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文。雖校古今商榷儒墨。問之不已。乃為敘述。古來詩人雅什。雖多罕登百二。群髦重其慧悟。服其品藻。遂勸續詩英華。自梁高齊。且已下逮于皇運。為編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并俱舍毘曇大乘莊嚴論等。咸為著疏。各三十卷。法華已下行川諸要亦橫疏。述令成師之。并注經集論不能悉述。貞觀嗣實宰伯咸欽。僕射玄齡尤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寮案預聽法筵。日下當時以為榮觀之極也。然能事匪一學罕兼通。淨之陳述可謂玄儒並驚。所以吹蕪易發。光華莫不由此。年逾經心風疾交集。然猶憑几談寫。叙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骨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著因。因當捨著。遂召五衆。一切都捨。夜夜有問。曉又重發。依前都捨。疾問亦然。今

貞觀十二年 皇太子集諸學官臣及三教學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第五

皇太子集諸學官臣及三教學

○已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有爲命而捨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年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淨今悟之。任時而已。然其恕己謙光接誘。道俗迎送禮遇不爽恒倫。至於同法論難知窮。引通不答前。失人代。即日聞見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藉其道化履歷。具見續高僧傳。

太子中含辛謂齊物論并淨琳二。法師抗拒事兩首第六。

太子中含辛謂。學該文史。誼傲自矜。心在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於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義理。跨聯環。幽難効以縱橫。接藻紛其路驛。非夫哲士誰其益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同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概。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都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一宗既辯。百難斯滯。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觀空談。答曰。誠

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於九萬榮枯同管。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庭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足相替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子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凍修。慧定成於繕刻。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薰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論曰。續鳧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處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差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土淪惑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味衣珠。位降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吸究幽微。貧道竊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蕞莛。如或鑒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製邪網。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廣其義。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

大約兩問。詞旨宏瞻。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現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問。非夫契彼寰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微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闕。其秋毫之方。巨纖踰尺。鵠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一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刻而方。妍。乘因趣果。籍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與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惟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資賢於仲尼。跋扈陵於駿驥。欲觀渤海。更保涓流。何異蔽日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琨謝容等。並江左英

○淨分二今淨○ ○失人二人共○ ○太子中含辛謂○辛中含者○ ○(法)一○ ○六二二二二○ ○在二在○ ○漢二衍○ ○大二先○ ○智二知○ ○問一問一則○ ○(必)一○ ○於二乎○ ○符二也○ ○(明)一○ ○宅二家○ ○小大二大小○ ○庭二庭○ ○妍二妍○ ○足二定○ ○謂二非○ ○子二即○ ○虛二謬○ ○誠二誠○ ○受二受○ ○傳二傳○ ○於二於○ ○日二云○ ○草二草○ ○無二不○ ○像二像○ ○上二上○ ○(至)一○ ○敢二敢○ ○從二從○ ○(李)一○ ○(更)十廣○ ○問二問○ ○既二即○ ○亡二忘○ ○能二能○ ○聖二聖○ ○妍二妍○ ○保二保○ ○郭二郭○ ○郭超王謐○

并施淨財以充檀捨。用其功德奉為先靈願心悟無生神。遷妙喜策紺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昇寶殿。遊玩法樂道通淨土。永蔭法雲。常喻甘露。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斯願。帝謂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師等。大應恨恨。寺主道懿奉對。陛下。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國重恩安心行道。詔旨行下咸大歡喜。豈敢恨恨。帝曰。朕以先宗在前可即大於佛也。自有國已來。何處別造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戰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定。戰場之地並置佛寺。乃至本宅先妣。唯置佛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依。師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平也。僧等起謝。帝曰。坐。是弟子意耳。不迷不知。天時大熱房宇窄狹若為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寬展行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太宗下勅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事第九

貞觀二十二年十月。有古州上表云。有事天尊者行三皇齋法。依檢其經。乃云。欲為

天子欲為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及國家檢田。令云。道士通三皇經者給地三十畝。

檢公式令諸有令式不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有異具錄以聞。有勅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惠元問有此言不。惠元答云。此處三

皇經並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然為之一字聲有平去。若平聲讀之。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乃為國於理無妨。臣等以為。惠元所說不乖勸善。然此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篆籀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云。依三皇經。今與老子道德經義類不同。並不可留。以惑於後。勅旨。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道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於時省司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部藏前于尚書。試以火焚一時灰燼。昔宋時鮑靜初造三皇被誅。今仍宗尚改三皇為三洞。妄立天文大字惑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遇大唐皇帝體其偽妄。故此焚除。近如大業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悲詳。三年不言。改涅槃經為長安經。將欲入山巖中。於時條制不許出城門。候見其內著黃衣。又獲新經執送留守。及至勘校改經事實。尚書衛文昇以狀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日生靈。所共同委。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後輒爾制經寫於藏篋。無人檢勘。誰辨偽真。且所造者。文義淺俗濫引佛經。讀者無味不足觀採。至如南華幽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也。

文帝詔令焚法師翻老子為梵文事第十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

支那大國未有佛教已前舊有得聖人說經在俗流布。但此文不來。若得聞者必當信奉。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為梵言。我欲見之。

必道越此。徒傳通不。晚登。即下勅。令玄奘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於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餘餘顯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日別參議。詳覈道德。乃句句披析。窮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為譯之。諸道士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天乖。安用佛理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窮竭。出語濫落。的據無從。或謂四諦四果。或謂無得無待名聲雲。涌實質俱虛。奘曰。諸先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說四諦四果道經不明。何因喪本虛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有多義義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陷。向問四諦但答其名。謂別廣義尋問莫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道但是一義。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見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維摩三論見素學宗教令吐言命旨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為本。在文雖異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爽。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成誦在心由來不怪。佛言似道如何不思。奘曰。佛教初開深經尚。老談玄理微附。應懷盡照落空滯而未解。故肇論序致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今佛經正論繁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諧會。然老之道德文。止五千。無論解之。但有群注。自餘千卷事雜符圖。蓋張葛之旨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德兩卷詞旨沈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至如何晏王弼嚴遵鍾會顧歡蕭繹盧景裕章處玄之流數十

其二斯也 生二為也 常二當也 吹二滾也 (大)一也 重恩二恩重也 於二千也 寺二字也 唯二惟也 (此)十是也 字二在也 (下)一也 九二二十五章 (經)一也 惠二惠也 無二不也 此二問也 篆籀一家經也 讀二讀也 今二今也 火十(焚)也 安二樂也 所共二之所也 不二不也 也二之也 文帝二太宗也 老子二道經也 文十(與道士辯道)也 十二二十六也 支二脂也 樸二道也 周二女也 從二從也 曉二曉也 (玄)一也 方二名也 天二大也 涌實質俱虛二謂實聖俱虛也 倫二論也 樸二樸也 令佛二今也 (只)十止也 及二反也 道二道也

三八九

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網於帝前。無勞秦陳。是以雲梯嬰帶。徒聞姚主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宋君之美信矣。

○上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往論事第四

顯慶五年。車駕東都。歸心佛道。宗尚義理。非因談叙無由釋會。下勅。追大慈恩寺僧義褒。西明寺僧惠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登即郵傳。依往至合璧宮奉見。叙論義旨。不爽經通。下勅。停東都淨土寺。褒即於彼講大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褒姓薛氏。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大

吳名臣綜望之胤也。而天體高邁。履性清明。少染緇衣。長遊聽采。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具美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巖穴。又往

續云。山黎州曠法師所。經于多載。備問幽求。會體素誠。爽拔玄致。於是周流西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學侶奔從。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涓陰。播源乃流。楊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往東陽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思契伊心。長懷卒歲。會慈恩申請寓

內搜揚京邑。髮彥承風。仰德以名聞表。下勅徵延。既達京師。幽愛頓湧。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猜。共叙大綱。議法為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願諸門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開宏理。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于時執有毘曇

存空成實。分河飲水之客。別部說戒之徒。人我雖然。欽然驚視。皆謂空見外道。或曰。空花道人。遂即負氣衝天。莫不承風摧轍。喪

魂。陂陂失路迷歸。褒乃誨以謗法之害。示以信首之路。責以三關則周。憐無計。導以五過則負罪彌天。辯給之口。引用飛流。能使答對無前。翔集雲雨。自辰止日。下光問德。宰輔傾城。道勝獎賞。中興大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勅召。中禁明道。躬閱清言。如前

略述。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復徵延。聲榮藉甚。彌隆今古。不意法柱忽崩。仁舟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餘道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逸。故耳

○今上在東都。有洛邑僧靜泰。勅對道士李榮。叙道事第五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勅召僧靜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帝問僧曰。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可備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皇王盛事。其跡不同。或闡明堂。以待賢。或臨儒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柏殿。或延雅

論於蓬山。並驅名教之場。未踐具玄之肆。豈若我皇德。靜兩儀。道清八表。嚴廊多暇。二教融襟。控方外之輪。高昇惠日。理域中之闕。暢引玄風。爰詔緇黃。對揚寶主。但靜泰編學

問。雕木鐫木。肅承疏中。斧鉞交標。聖旨問。道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莊生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然為宗。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

家恬素。降茲以外。制自下愚。靈寶創起。張陵吳時。始盛。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鮑靜。謬作三皇被誅。具明晉史。大唐貞觀之

際。下詔普焚。此化胡經者。秦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為援引。榮據化胡

經云。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偽。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序。竟無西適流沙之

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老聃死。秦失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詰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託。儼竊

佛教安圖。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咎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即源真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

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籍。據勝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提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

月。詳諸國史。亦有俗士。承遠謝靈運等。皆翻譯。備詳群錄。豈比汝之偽經。或云。朱鳥味銜。或道青鳥。嚙嚙終散。失於龍漢。卒改易於赤明。並涉憑虛。未聞其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謂不可據。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考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我聖朝。漢二帝之天文。煥兩皇之

際。下詔普焚。此化胡經者。秦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為援引。榮據化胡

經云。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偽。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序。竟無西適流沙之

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老聃死。秦失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詰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託。儼竊

佛教安圖。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咎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即源真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

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籍。據勝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提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

月。詳諸國史。亦有俗士。承遠謝靈運等。皆翻譯。備詳群錄。豈比汝之偽經。或云。朱鳥味銜。或道青鳥。嚙嚙終散。失於龍漢。卒改易於赤明。並涉憑虛。未聞其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謂不可據。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考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我聖朝。漢二帝之天文。煥兩皇之

際。下詔普焚。此化胡經者。秦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為援引。榮據化胡

經云。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偽。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序。竟無西適流沙之

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老聃死。秦失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詰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託。儼竊

佛教安圖。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咎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即源真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

○宋○宗○○上○帝○○又○人○○往○於○○四○三○十○○車○上○幸○○宗○崇○○非○興○○敬○體○○明○
○采○探○○城○誠○○山○口○○鳥○鳥○○並○是○見○
○我○人○我○見○我○見○我○見○
○叙○道○事○第○五○對○論○第○三○十○一○
○失○供○○源○原○
○提○提○
○味○味○
○鳥○鳥○
○並○是○見○

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案榮之罪已合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聖言。非榮靜泰即能陳述。靜泰奏言。榮自不能。泰即能矣。李榮重云。榮據道劫經云。道生於佛。佛還小道化胡之事。斷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檀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賊角受化尙戴黃巾。既漸佛風不披緇服。食我桑椹不見好音。人之無良胡不還死。劫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同。何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是空同。李榮自云。可無糞屎耶。靜泰奏言。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爲樞機。將委。恭爲雅論。古人請。尙方馬劍。今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固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屎。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據縱下而言。汝道本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榮云。汝面對宸極。而云。我莊子耶。李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如是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以對後人。爾今稱我。親承殿。辰此而不類。何以逃辜。李榮辭窮。遂嘲云。靜泰語莫怪。惟。我未發汝利揚。靜泰云。李榮烏黠。何異賄賂。先師米賊。汝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狐盧等語云。靜泰奏言。此對旒冕宜應雅論。幸許劇談。敢欲。問作。亦請嘲李榮頭。聖旨便曰。可令連脚嘲。泰曰。李榮道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生鬚還同鹿尾。纔堪按酒未足論文。更事相嘲。一何孟浪。泰又奏

言。向承。聖旨。令連脚嘲。便曰。李榮腰長。卽貌而述。屢申駝項。兩蹙蛇腰。舉手乍奮。騰蹄動脚時搖。鶴膝。李榮頻被嘲急。不覺云。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加之一分。則太長。李榮云。向共相嘲。便誦洛神賦。靜泰云。此關宋玉之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周憚。迷妄。李榮是蜀郡詞人。泰云。泰是洛陽才子。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關。靜泰奏云。嚴楊不嗣。江漢靈靈。榮爲蜀郡詞人。一何自枉。李榮曰。無詞。又轉語云。箇是靈靈。那得靈輝。靜泰云。夷歌燭曲。自謂成章。烏韻。左言用閑音。李榮又轉語云。何意喚我爲李王。因言。大唐天子。故是李王。靜泰云。汝此語爲白。屬耶。爲屬帝耶。如其自屬。爾是何人。如其屬帝。言王非。帝。李榮云。我經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過。靜泰云。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四大者。汝教自淺。汝復不聞。以帝爲王。汝過之極。李榮既急。不覺直云。靜泰言是。靜泰奏言。李榮既稱泰是。伏乞宸鑒。李榮又轉語云。大道老君。皇帝所尙。何物緣。精胡子剃髮小兒。起口西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爲天中。我。皇御寓此間。爲地正。佛法有囑。委以。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若限以華裔。恐子自弊於杜郵。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向云。緣。精胡子。自是慈嶺已東。榮仲卿之部。辭。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略汝家之秘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或灰。獄圍身。或牛糞塗體。或

背繫水器。或背負楊枝。或解髮却拘交繩反繫。以圓潤而爲神主。將井竈而作靈師。自臣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醮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禮天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充斥未亡。街巷之徒。置罔網紀。加又扣頭擗頰。銜。板。三點九閣之方。丹門玉柱之術。既無慚於父子。寧有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之教耶。李榮不覺云。是。靜泰云。李榮既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共嘲燭。卽是臨機之能。靜泰奏言。泰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嘲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與佛。非榮泰等之所言。委時。又請休。靜泰奏言。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恐疲。聖旨。帝。令。休。榮遂走下。基云。云也。于時靜泰脚痹未行。少還停立。泰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痹。帝令人扶之。榮於階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持。泰云。帝者之前。理須戰慄。辭而復語。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賁。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環不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答。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是。恐陛下不樂。由是失厝。令還梓州。形色摧。悲聲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榮。既其對論失言。舉宗落。泰本洛陽人。素有遠識之量。雖略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上幸東都。多營法祀。晝覽萬機。夜通論道。禮誦餘暇。偏重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見。親預微。延。屢遭。勅。敵。仍參

①生二上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生二上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生二上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①生二上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無令墮其園中。榮奏曰：孔子尚畏後生，況榮不如前哲，辯奏曰：靈辯誠爲後生。李榮故當是老。榮住在蜀中故有此議上大笑曰：榮已被逼。榮問曰：昇玄經題曰：道玄不可以言象證。辯問曰：玄理本寂思慮情智不可度量。妙道既絕言詞，若爲得啓題目答。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無所說。難。玄若可言證，即當云可證。如實不可證，當云不可證。何得向云不可證。今復言可證。榮領難不得，辯謂榮曰：求魚兔者必藉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言既其遷，賴於理信亦迷曠。又更爲述前難。答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詮玄。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至道中無說無不說。辯曰：此是中論龍樹菩薩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安得影玆正偈爲彼邪言。竊菩薩之詞作監齋之語。榮曰：佛道何殊西域名爲涅槃。止是此處死滅。辯曰：螢光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域名涅槃唐翻爲滅者。此乃玄寂之妙境。恬澹之虛宗。絕思累於後身。證無爲於極地。詎得以生死變謝而相擬乎。子問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兩滅即是齊。鳥鵲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來別。二法雖同滅。冥寂本不均。因呵曰：足下若无情昏。我麥日間玄黃。何爲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死。上大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堅義。令難問。玄理是可證。可使以言證。玄理證是不可證。如何得言證。答：曉悟物情。

假以言詮。玄亦可詮。難。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遂可詮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難。是玄可並玄非玄。若爲得並玄。正難玄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可並玄非玄。若爲得並玄。正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可並玄非玄。若爲得並玄。正難玄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雖不是玄。言既可詮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詮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並玄答。玄是微妙。如何以空來並。難。玄是微妙。如何以言來詮。又汝玄理不可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可並。空亦應可並。空體不可並。非並不得並。玄體不可詮。非詮不得詮。榮不能答。直抗聲曰。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辯曰。日磾生於塞外。爲忠臣於漢朝。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榮默然不答。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踟躕。榮曰。既得玄旨。所以杜默。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關杜口。上大笑。令更難。難曰。玄理幽深。至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爲得知。答。玄雖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不能答。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未研尋。莊生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啄木。榮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蜀道信爲難。何不乘鳧遊帝里。翻被枷項入長安。動止榮入京口著枷榮曰。死灰其慮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妨。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坐枷。終身著枷。

仍嘲之曰。朽木猶應重死灰方未然。既逢田
甲尿。仍遭酷吏懸榮未答。又嘲曰。桂柳異支
策。檠柳非齒櫛。梧閉口臨柳柄。真似濫吹等。
榮患曰。天子知有榮。乃與榮柳著。如汝道
人之流。主上何曾記錄。辯曰。天子今年
知有榮。來年亦應知有榮。今年既與榮柳著。
來年亦與榮柳著。聖恩方復未已。著柳豈有
了時。又謂曰。詳刑抵羅。天子未必皆知。
道士著柳。聖人何曾記識。又謂曰。李榮
著柳。聖人必不承意。儻若因柳被識。亦猶
以醜見知。榮慚怒厲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
榮。何物小僧敢欲相輕。辯曰。李榮李榮。
先乏雄情爽氣。何勞眼日勸聲。仍嘲曰。區區
蜀地老。竊號道門英。已摧頭上角。何用口中
鳴。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知。怒力加餐
飯。辯曰。衆僧本來齋潔。故當食飯進蔬。
道士唯重醢祭。應須酌醢焚魚。榮曰。天宮
清淨何意論魚。辯曰。向已同齋何爲語飯。
當論時
在中後榮曰。蠢爾荆蠻詎堪爲敵。辯曰。周
德未被。往日暫有荆蠻。皇澤遠覃。今時猶見
蜀皇孫。榮曰。心裏若無烏泥。袈裟何爲得黑。
辯曰。心中既有柴棘。頭上遂裹木皮。末席
辯嘲榮曰。道士常諦聽。沙門贈子言。鴻鶴
已高逝。燕雀徒自喧。已前雅嘲甚多。不能盡
記。每嘲。上皆垂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序

昔昆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先生泛
駕蓬門之內。以今況古。夫何異哉。范先生洞
曉儒宗兼精李釋。未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

空理於法筵。小僧往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關中。彌欽道德。尚未披叙。邂逅相逢。深適鄙懷。是所願也。既而光陰易失。嘉會難留。豈可使慈恩。遽伸獨論。象繫。道林玄度。自解逍遙。請各據宗。陰標。勝題目。以申。考鑿共叙幽微云爾。范曰。莊子之書。頗曾披覽。其間旨趣。待問當酬。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窮。請更別舉。章門以申往復。范曰。齊物之理。今古以爲難。法師可依此義。以開宗轍。問曰。今古若難。誠如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輟當。聯復竭思。試陳短句。秋毫太山。備舉咸稱大小。莊生以爲不爾。豈非孟浪之談。范曰。俗滯情於是非。莊生遂忘於大小。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毫之質。范曰。意在忘情。難曰。不須齊質。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忘。難曰。秋毫既無陵霄之峯。太山未有入塵之細。逼令均等。其可得乎。范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美陵霄之峯。山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性。故說爲齊。難曰。物雖各冥。其極大小之體不無。莊周雖貴捐情。不覺翻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論有差殊。山毫既有形容。安得談其均等。范曰。談其齊等。本貴忘情。若欲均形。豈非爲蛇畫足。難曰。前言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今持。畫足過人。翻爲自因。更並。山。大毫小。莊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可混其尊卑。莊生安得齊其大小。范曰。二教所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本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同。山毫本不齊。不齊應說異。

異物既不同。不異得說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古族。晉中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末。又南遷。因家于襄陽。宿。殖德本。累修淨業。家遞士農。門傳貞素。靈辯。江漢之英靈。胤荆衡之秀氣。幼而聰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白黑。天竺峻爽。風韻凄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虛肅。常若。秋。合。齊。霜。松。引。鷹。每至辯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河箭。飛流。月。弦。揚。彩。永。微。年。中。暫。遊。東。都。聲。馳。天。闕。尋。奉。勅。住。大。慈。恩。寺。仍。被。追。入。內。論。義。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並。經。往。復。靈。辯。對。旋。旋。縱。橫。辯。神。氣。高。邁。精。彩。抑。揚。望。敵。摧。鋒。前。無。強。陣。嘲。戲。間。發。滑稽。餘。裕。頻。解。聖。頤。每。延。優。獎。然。素。懷。謙。抑。加。復。謹。慎。溫。恭。枝。絕。訪。時。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次。卿。宏。論。唯。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纔。傳。折。角。之。謠。尙。想。連。環。沈。吟。千。祀。略。題。梗。概。爲。之。記。云。但。恨。言。唯。應。物。理。非。獨。詣。尋。微。之。延。猶。有。餘。功。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四丁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續附

唐西明寺釋氏

元。寶。乘。靈。寶。俱。開。津。於。有。識。然。則。承。俗。訓。一風軌於醯章。佛垂法網。是舟師於形有。自非統括經詰。孰能輕舉。謹竭誠心。敬傳經像。用資景福。通祇無邊。啓深信之根前。喻即真之正業。可不然歟。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永所。惟。釋。尊。弘。化。慈。誘。遍。於。人。天。李。老。垂。則。述。作。開。於。赤。縣。故。使。在。身。在。國。不。免。生。死。之。流。離。惱。離。著。超。於。空。有。之。域。所。以。迴。心。歸。向。未。敬。無。遺。造。佛。書。經。晨。昏。禮。誦。當。願。善。無。不。在。常。志。篤。於。真。乘。道。無。不。通。故。莫。滯。於。凡。識。統。諸。來。學。幸。願。斯。言。金。銅。佛。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軀。并諸大乘經。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自。惟。昭。告。于。十。方。先。覺。無。極。大。聖。能。仁。化。主。慈。氏。法。王。行。真。稟。自。凡。庸。隸。斯。觀。伍。形。雖。草。化。心。造。彌。勒。柱。下。周。之。史。臣。道。不。振。於。明。后。佛。乃。天。人。師。敬。德。化。總。於。無。邊。豈。有。事。天。之。夫。章。醯。之。士。琴。瑟。不。釋。酒。脯。未。遺。禹。步。而。抗。於。豐。隆。叩。齒。而。排。於。列。缺。誠。所。不。取。也。今。改。操。迴。信。欽。仰。佛。宗。敬。造。經。像。恩。程。心。用。伏。願。殊。斯。厚。夜。大。徹。明。離。裂。久。却。之。障。經。解。無。始。之。流。縛。生。生。弘。反。本。之。業。代。代。出。解。脫。之。津。預。有。同。流。景。仰。斯。在。金。銅。佛。像。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軀。并諸大乘經。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仰。惟。諸。佛。大。聖。神。通。遍。於。十。方。柱。下。仁。風。流。扇。光。於。五。岳。梁。魏。已。上。未。聞。道。有。儀。形。周。齊。已。下。弘。誘。開。於。氓。俗。是。則。擬。佛。

欽一飲二飲三飲四飲五飲六飲七飲八飲九飲十飲十一飲十二飲十三飲十四飲十五飲十六飲十七飲十八飲十九飲二十飲二十一飲二十二飲二十三飲二十四飲二十五飲二十六飲二十七飲二十八飲二十九飲三十飲三十一飲三十二飲三十三飲三十四飲三十五飲三十六飲三十七飲三十八飲三十九飲四十飲四十一飲四十二飲四十三飲四十四飲四十五飲四十六飲四十七飲四十八飲四十九飲五十飲五十一飲五十二飲五十三飲五十四飲五十五飲五十六飲五十七飲五十八飲五十九飲六十飲六十一飲六十二飲六十三飲六十四飲六十五飲六十六飲六十七飲六十八飲六十九飲七十飲七十一飲七十二飲七十三飲七十四飲七十五飲七十六飲七十七飲七十八飲七十九飲八十飲八十一飲八十二飲八十三飲八十四飲八十五飲八十六飲八十七飲八十八飲八十九飲九十飲九十一飲九十二飲九十三飲九十四飲九十五飲九十六飲九十七飲九十八飲九十九飲一百飲一百一飲一百二飲一百三飲一百四飲一百五飲一百六飲一百七飲一百八飲一百九飲二百飲二百一飲二百二飲二百三飲二百四飲二百五飲二百六飲二百七飲二百八飲二百九飲三百飲三百一飲三百二飲三百三飲三百四飲三百五飲三百六飲三百七飲三百八飲三百九飲四百飲四百一飲四百二飲四百三飲四百四飲四百五飲四百六飲四百七飲四百八飲四百九飲五百飲五百一飲五百二飲五百三飲五百四飲五百五飲五百六飲五百七飲五百八飲五百九飲六百飲六百一飲六百二飲六百三飲六百四飲六百五飲六百六飲六百七飲六百八飲六百九飲七百飲七百一飲七百二飲七百三飲七百四飲七百五飲七百六飲七百七飲七百八飲七百九飲八百飲八百一飲八百二飲八百三飲八百四飲八百五飲八百六飲八百七飲八百八飲八百九飲九百飲九百一飲九百二飲九百三飲九百四飲九百五飲九百六飲九百七飲九百八飲九百九飲一千飲一千一飲一千二飲一千三飲一千四飲一千五飲一千六飲一千七飲一千八飲一千九飲二千飲二千一飲二千二飲二千三飲二千四飲二千五飲二千六飲二千七飲二千八飲二千九飲三千飲三千一飲三千二飲三千三飲三千四飲三千五飲三千六飲三千七飲三千八飲三千九飲四千飲四千一飲四千二飲四千三飲四千四飲四千五飲四千六飲四千七飲四千八飲四千九飲五千飲五千一飲五千二飲五千三飲五千四飲五千五飲五千六飲五千七飲五千八飲五千九飲六千飲六千一飲六千二飲六千三飲六千四飲六千五飲六千六飲六千七飲六千八飲六千九飲七千飲七千一飲七千二飲七千三飲七千四飲七千五飲七千六飲七千七飲七千八飲七千九飲八千飲八千一飲八千二飲八千三飲八千四飲八千五飲八千六飲八千七飲八千八飲八千九飲九千飲九千一飲九千二飲九千三飲九千四飲九千五飲九千六飲九千七飲九千八飲九千九飲十千飲十千一飲十千二飲十千三飲十千四飲十千五飲十千六飲十千七飲十千八飲十千九飲十一千飲十一千一飲十一千二飲十一千三飲十一千四飲十一千五飲十一千六飲十一千七飲十一千八飲十一千九飲十二千飲十二千一飲十二千二飲十二千三飲十二千四飲十二千五飲十二千六飲十二千七飲十二千八飲十二千九飲十三千飲十三千一飲十三千二飲十三千三飲十三千四飲十三千五飲十三千六飲十三千七飲十三千八飲十三千九飲十四千飲十四千一飲十四千二飲十四千三飲十四千四飲十四千五飲十四千六飲十四千七飲十四千八飲十四千九飲十五千飲十五千一飲十五千二飲十五千三飲十五千四飲十五千五飲十五千六飲十五千七飲十五千八飲十五千九飲十六千飲十六千一飲十六千二飲十六千三飲十六千四飲十六千五飲十六千六飲十六千七飲十六千八飲十六千九飲十七千飲十七千一飲十七千二飲十七千三飲十七千四飲十七千五飲十七千六飲十七千七飲十七千八飲十七千九飲十八千飲十八千一飲十八千二飲十八千三飲十八千四飲十八千五飲十八千六飲十八千七飲十八千八飲十八千九飲十九千飲十九千一飲十九千二飲十九千三飲十九千四飲十九千五飲十九千六飲十九千七飲十九千八飲十九千九飲二十千飲二十千一飲二十千二飲二十千三飲二十千四飲二十千五飲二十千六飲二十千七飲二十千八飲二十千九飲二十一千飲二十一千一飲二十一千二飲二十一千三飲二十一千四飲二十一千五飲二十一千六飲二十一千七飲二十一千八飲二十一千九飲二十二千飲二十二千一飲二十二千二飲二十二千三飲二十二千四飲二十二千五飲二十二千六飲二十二千七飲二十二千八飲二十二千九飲二十三千飲二十三千一飲二十三千二飲二十三千三飲二十三千四飲二十三千五飲二十三千六飲二十三千七飲二十三千八飲二十三千九飲二十四千飲二十四千一飲二十四千二飲二十四千三飲二十四千四飲二十四千五飲二十四千六飲二十四千七飲二十四千八飲二十四千九飲二十五千飲二十五千一飲二十五千二飲二十五千三飲二十五千四飲二十五千五飲二十五千六飲二十五千七飲二十五千八飲二十五千九飲二十六千飲二十六千一飲二十六千二飲二十六千三飲二十六千四飲二十六千五飲二十六千六飲二十六千七飲二十六千八飲二十六千九飲二十七千飲二十七千一飲二十七千二飲二十七千三飲二十七千四飲二十七千五飲二十七千六飲二十七千七飲二十七千八飲二十七千九飲二十八千飲二十八千一飲二十八千二飲二十八千三飲二十八千四飲二十八千五飲二十八千六飲二十八千七飲二十八千八飲二十八千九飲二十九千飲二十九千一飲二十九千二飲二十九千三飲二十九千四飲二十九千五飲二十九千六飲二十九千七飲二十九千八飲二十九千九飲三十千飲三十千一飲三十千二飲三十千三飲三十千四飲三十千五飲三十千六飲三十千七飲三十千八飲三十千九飲三十一千飲三十一千一飲三十一千二飲三十一千三飲三十一千四飲三十一千五飲三十一千六飲三十一千七飲三十一千八飲三十一千九飲三十二千飲三十二千一飲三十二千二飲三十二千三飲三十二千四飲三十二千五飲三十二千六飲三十二千七飲三十二千八飲三十二千九飲三十三千飲三十三千一飲三十三千二飲三十三千三飲三十三千四飲三十三千五飲三十三千六飲三十三千七飲三十三千八飲三十三千九飲三十四千飲三十四千一飲三十四千二飲三十四千三飲三十四千四飲三十四千五飲三十四千六飲三十四千七飲三十四千八飲三十四千九飲三十五千飲三十五千一飲三十五千二飲三十五千三飲三十五千四飲三十五千五飲三十五千六飲三十五千七飲三十五千八飲三十五千九飲三十六千飲三十六千一飲三十六千二飲三十六千三飲三十六千四飲三十六千五飲三十六千六飲三十六千七飲三十六千八飲三十六千九飲三十七千飲三十七千一飲三十七千二飲三十七千三飲三十七千四飲三十七千五飲三十七千六飲三十七千七飲三十七千八飲三十七千九飲三十八千飲三十八千一飲三十八千二飲三十八千三飲三十八千四飲三十八千五飲三十八千六飲三十八千七飲三十八千八飲三十八千九飲三十九千飲三十九千一飲三十九千二飲三十九千三飲三十九千四飲三十九千五飲三十九千六飲三十九千七飲三十九千八飲三十九千九飲四十千飲四十千一飲四十千二飲四十千三飲四十千四飲四十千五飲四十千六飲四十千七飲四十千八飲四十千九飲四十一千飲四十一千一飲四十一千二飲四十一千三飲四十一千四飲四十一千五飲四十一千六飲四十一千七飲四十一千八飲四十一千九飲四十二千飲四十二千一飲四十二千二飲四十二千三飲四十二千四飲四十二千五飲四十二千六飲四十二千七飲四十二千八飲四十二千九飲四十三千飲四十三千一飲四十三千二飲四十三千三飲四十三千四飲四十三千五飲四十三千六飲四十三千七飲四十三千八飲四十三千九飲四十四千飲四十四千一飲四十四千二飲四十四千三飲四十四千四飲四十四千五飲四十四千六飲四十四千七飲四十四千八飲四十四千九飲四十五千飲四十五千一飲四十五千二飲四十五千三飲四十五千四飲四十五千五飲四十五千六飲四十五千七飲四十五千八飲四十五千九飲四十六千飲四十六千一飲四十六千二飲四十六千三飲四十六千四飲四十六千五飲四十六千六飲四十六千七飲四十六千八飲四十六千九飲四十七千飲四十七千一飲四十七千二飲四十七千三飲四十七千四飲四十七千五飲四十七千六飲四十七千七飲四十七千八飲四十七千九飲四十八千飲四十八千一飲四十八千二飲四十八千三飲四十八千四飲四十八千五飲四十八千六飲四十八千七飲四十八千八飲四十八千九飲四十九千飲四十九千一飲四十九千二飲四十九千三飲四十九千四飲四十九千五飲四十九千六飲四十九千七飲四十九千八飲四十九千九飲五十千飲五十千一飲五十千二飲五十千三飲五十千四飲五十千五飲五十千六飲五十千七飲五十千八飲五十千九飲五十一千飲五十一千一飲五十一千二飲五十一千三飲五十一千四飲五十一千五飲五十一千六飲五十一千七飲五十一千八飲五十一千九飲五十二千飲五十二千一飲五十二千二飲五十二千三飲五十二千四飲五十二千五飲五十二千六飲五十二千七飲五十二千八飲五十二千九飲五十三千飲五十三千一飲五十三千二飲五十三千三飲五十三千四飲五十三千五飲五十三千六飲五十三千七飲五十三千八飲五十三千九飲五十四千飲五十四千一飲五十四千二飲五十四千三飲五十四千四飲五十四千五飲五十四千六飲五十四千七飲五十四千八飲五十四千九飲五十五千飲五十五千一飲五十五千二飲五十五千三飲五十五千四飲五十五千五飲五十五千六飲五十五千七飲五十五千八飲五十五千九飲五十六千飲五十六千一飲五十六千二飲五十六千三飲五十六千四飲五十六千五飲五十六千六飲五十六千七飲五十六千八飲五十六千九飲五十七千飲五十七千一飲五十七千二飲五十七千三飲五十七千四飲五十七千五飲五十七千六飲五十七千七飲五十七千八飲五十七千九飲五十八千飲五十八千一飲五十八千二飲五十八千三飲五十八千四飲五十八千五飲五十八千六飲五十八千七飲五十八千八飲五十八千九飲五十九千飲五十九千一飲五十九千二飲五十九千三飲五十九千四飲五十九千五飲五十九千六飲五十九千七飲五十九千八飲五十九千九飲六十千飲六十千一飲六十千二飲六十千三飲六十千四飲六十千五飲六十千六飲六十千七飲六十千八飲六十千九飲六十一千飲六十一千一飲六十一千二飲六十一千三飲六十一千四飲六十一千五飲六十一千六飲六十一千七飲六十一千八飲六十一千九飲六十二千飲六十二千一飲六十二千二飲六十二千三飲六十二千四飲六十二千五飲六十二千六飲六十二千七飲六十二千八飲六十二千九飲六十三千飲六十三千一飲六十三千二飲六十三千三飲六十三千四飲六十三千五飲六十三千六飲六十三千七飲六十三千八飲六十三千九飲六十四千飲六十四千一飲六十四千二飲六十四千三飲六十四千四飲六十四千五飲六十四千六飲六十四千七飲六十四千八飲六十四千九飲六十五千飲六十五千一飲六十五千二飲六十五千三飲六十五千四飲六十五千五飲六十五千六飲六十五千七飲六十五千八飲六十五千九飲六十六千飲六十六千一飲六十六千二飲六十六千三飲六十六千四飲六十六千五飲六十六千六飲六十六千七飲六十六千八飲六十六千九飲六十七千飲六十七千一飲六十七千二飲六十七千三飲六十七千四飲六十七千五飲六十七千六飲六十七千七飲六十七千八飲六十七千九飲六十八千飲六十八千一飲六十八千二飲六十八千三飲六十八千四飲六十八千五飲六十八千六飲六十八千七飲六十八千八飲六十八千九飲六十九千飲六十九千一飲六十九千二飲六十九千三飲六十九千四飲六十九千五飲六十九千六飲六十九千七飲六十九千八飲六十九千九飲七十千飲七十千一飲七十千二飲七十千三飲七十千四飲七十千五飲七十千六飲七十千七飲七十千八飲七十千九飲七十一千飲七十一千一飲七十一千二飲七十一千三飲七十一千四飲七十一千五飲七十一千六飲七十一千七飲七十一千八飲七十一千九飲七十二千飲七十二千一飲七十二千二飲七十二千三飲七十二千四飲七十二千五飲七十二千六飲七十二千七飲七十二千八飲七十二千九飲七十三千飲七十三千一飲七十三千二飲七十三千三飲七十三千四飲七十三千五飲七十三千六飲七十三千七飲七十三千八飲七十三千九飲七十四千飲七十四千一飲七十四千二飲七十四千三飲七十四千四飲七十四千五飲七十四千六飲七十四千七飲七十四千八飲七十四千九飲七十五千飲七十五千一飲七十五千二飲七十五千三飲七十五千四飲七十五千五飲七十五千六飲七十五千七飲七十五千八飲七十五千九飲七十六千飲七十六千一飲七十六千二飲七十六千三飲七十六千四飲七十六千五飲七十六千六飲七十六千七飲七十六千八飲七十六千九飲七十七千飲七十七千一飲七十七千二飲七十七千三飲七十七千四飲七十七千五飲七十七千六飲七十七千七飲七十七千八飲七十七千九飲七十八千飲七十八千一飲七十八千二飲七十八千三飲七十八千四飲七十八千五飲七十八千六飲七十八千七飲七十八千八飲七十八千九飲七十九千飲七十九千一飲七十九千二飲七十九千三飲七十九千四飲七十九千五飲七十九千六飲七十九千七飲七十九千八飲七十九千九飲八十千飲八十千一飲八十千二飲八十千三飲八十千四飲八十千五飲八十千六飲八十千七飲八十千八飲八十千九飲八十一千飲八十一千一飲八十一千二飲八十一千三飲八十一千四飲八十一千五飲八十一千六飲八十一千七飲八十一千八飲八十一千九飲八十二千飲八十二千一飲八十二千二飲八十二千三飲八十二千四飲八十二千五飲八十二千六飲八十二千七飲八十二千八飲八十二千九飲八十三千飲八十三千一飲八十三千二飲八十三千三飲八十三千四飲八十三千五飲八十三千六飲八十三千七飲八十三千八飲八十三千九飲八十四千飲八十四千一飲八十四千二飲八十四千三飲八十四千四飲八十四千五飲八十四千六飲八十四千七飲八十四千八飲八十四千九飲八十五千飲八十五千一飲八十五千二飲八十五千三飲八十五千四飲八十五千五飲八十五千六飲八十五千七飲八十五千八飲八十五千九飲八十六千飲八十六千一飲八十六千二飲八十六千三飲八十六千四飲八十六千五飲八十六千六飲八十六千七飲八十六千八飲八十六千九飲八十七千飲八十七千一飲八十七千二飲八十七千三飲八十七千四飲八十七千五飲八十七千六飲八十七千七飲八十七千八飲八十七千九飲八十八千飲八十八千一飲八十八千二飲八十八千三飲八十八千四飲八十八千五飲八十八千六飲八十八千七飲八十八千八飲八十八千九飲八十九千飲八十九千一飲八十九千二飲八十九千三飲八十九千四飲八十九千五飲八十九千六飲八十九千七飲八十九千八飲八十九千九飲九十千飲九十千一飲九十千二飲九十千三飲九十千四飲九十千五飲九十千六飲九十千七飲九十千八飲九十千九飲九十一千飲九十一千一飲九十一千二飲九十一千三飲九十一千四飲九十一千五飲九十一千六飲九十一千七飲九十一千八飲九十一千九飲九十二千飲九十二千一飲九十二千二飲九十二千三飲九十二千四飲九十二千五飲九十二千六飲九十二千七飲九十二千八飲九十二千九飲九十三千飲九十三千一飲九十三千二飲九十三千三飲九十三千四飲九十三千五飲九十三千六飲九十三千七飲九十三千八飲九十三千九飲九十四千飲九十四千一飲九十四千二飲九十四千三飲九十四千四飲九十四千五飲九十四千六飲九十四千七飲九十四千八飲九十四千九飲九十五千飲九十五千一飲九十五千二飲九十五千三飲九十五千四飲九十五千五飲九十五千六飲九十五千七飲九十五千八飲九十五千九飲九十六千飲九十六千一飲九十六千二飲九十六千三飲九十六千四飲九十六千五飲九十六千六飲九十六千七飲九十六千八飲九十六千九飲九十七千飲九十七千一飲九十七千二飲九十七千三飲九十七千四飲九十七千五飲九十七千六飲九十七千七飲九十七千八飲九十七千九飲九十八千飲九十八千一飲九十八千二飲九十八千三飲九十八千四飲九十八千五飲九十八千六飲九十八千七飲九十八千八飲九十八千九飲九十九千飲九十九千一飲九十九千二飲九十九千三飲九十九千四飲九十九千五飲九十九千六飲九十九千七飲九十九千八飲九十九千九飲一百千

陶化。終詐飾於昏蒙。達見通微。畢曉鏡於明識。所以開義遷善。奉造靈儀并諸經誥。當使上弘下施。開達古之濛泉。福始罪終。顯窮生之厚障。伏願恩隆慈施。不隔於邪林。方便善巧。無滯於幽谷。並使解明七覺慧發三明。拔見幢而偃疑山。裂愛網而陳寶駕。悠哉同侶可不勉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以陰陽結構。凡俗之所依持。空有驅除。惟聖於焉體鏡。排三有而超挺。開平五藏之經。在一得而守雌。見於二篇之作。是則尊天敬地。無忽於有爲。解縛離惱。寔開於惑性。由斯比德事等雲泥。敢用傾誠敬崇流施。寫經造像無替暄涼。用此福因津通有識。咸超見網早越迷林。敬造金銅佛像五軀。十一面觀音檀像兩軀。諸大乘經相續寫。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生在微伍。忽廁朝班。弘之以厚禮。敬之以宗匠。斯之榮問。誠有其由。真雖隸處黃冠。心存玄化。討尋邪誥。佛爲道父。後學迷生。妄存比擬。擬人以倫。固難齊准。且佛爲法主。道稱柱史。佛垂金色相。開四八之奇。道見白頭真。流雙柱之異。聲光不聞於恒俗。大羅乃焉有之言。神通未化於物情。玉京本亡是之說。是用歸心至覺經像。留情傳於遐壤。遠流未悟。當使一乘一道。常作化於大同。九天九有。共陶津於極教。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尋道德二篇。不存於毀佛。脩多三藏。

莫述於李宗。後學奔竟。亞述於法王。前條奉法志。隆於羽化。是用丹誠舉述。元討於仙經。栖心正則。豈存於服氣。三錄三元。緣情而妄立。并書玉檢。逐物而興言。秦漢由此而致譏。變徐寄茲而取喪。是用還心委志。敬寫流通。庶有見聞咸存此意。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敦行真所造。自惟佛經詞義。迥拔於人天。道書本末。影像於西域。何以知然。至如元陽一經。轉法華諸典。西升衆卷。類方俗詠歌。文義不可大觀。情事全非所錄。況復朱門玉柱之液靈薪。穢土俗之情高。蕪老君之雅誠。還依正繕寫。不濫染於元陽。如本奉持。豈有淪於教義。伏願聖慈無礙垂降迷蹤。永作道於後昆。畢如流於夢海。

金銅佛像伍軀。十一面觀音菩薩二軀。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以道本無形。形之於周魏。佛惟有像。像布於人天。故柱下之容。未足光於視聽。能仁之相。可謂超出幽明。故使石像浮江。經生火聚。群儒奉之。如在書傳。記而不渝。是使致敬彌勤。奉持難絕。用斯上善通被下元。割見網於此生。獲正果於來際。貽諸末葉。通斯致焉。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造。真以道惟元氣。非形像之照臨。佛稱大覺統景仰之尊則。佛稱道父。僧曰上賓。聖教明文無容隱匿。所以敬寫經像傳奉未聞。開

萬古之繫根。樹百王之逸軌。欲使一乘令駕。總邪正之登臨。九天奉誠。該幽明而朔化。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惟夫。一國朝宗。一人稱聖。一土陶化。一佛稱覺。故使唐虞殷夏五運推遷。過現未來三際循環。代代異材。豈惟一老。劫劫開濟。是稱多佛。無識叙稱。已形葛洪之請有情通議。早見周顒之說。是以李聃華於槐里。秦失哭而不迷。馬遷演於流沙。尹喜變而垂迹。未若釋氏大聖。混封周於環海。教義弘明。誠濟會於異俗。遂投誠欽仰奉尊歸戒。造像書經。式表虔敬。當使幽明叶讚心用之道。日隆現未。智開冥津之尊。將曉永垂弘範。貽則英賢。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敬造。蓋以老氏之教。不出流沙。釋君之宗。化行環海。即日而叙。廣陋可知。窮神體聖。居然非惑。二篇之志言。未絕於俗塵。三藏之經理。自詣於真極。所以歸依正覺。承受至乘。造佛書經。流通士俗。願反本之道。控精爽於天衢。迴向之門。畢權衡於地軸。是使天師受道。恒禮佛於鶴鳴。隱居立敬。常拜釋於茅嶺。自餘未悟事等。効尤詳嚴。昇玄無宜永執。

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夙知希向。早預法流。形雖黃老。心染緇釋。經像福本。每事經營。用資景業。通被存沒。必願罪終福始。惑盡智明。逮及黎元咸資敬仰。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

眞所造。夫爲道日損。義有存於克念。學無常師。理必資於遷善。至於道德五千言。不涉於章醮靈寶三洞事。有微於方術。黃書亦符。莫通於物議。玄霜絳雪。或陷於烏有。未若佛宗至極坦八正之通津。妙法窮眞。靜八倒之迷藪。所以百王奉化。寺塔遍於大千。萬代承風。僧徒充於天下。行眞不惟鄙俚。奉佩遺鑒。造像書經。流通兆庶。常願早傾三漏。早見三身。早騰三界。早御三有。通被高識。通斯意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眞聞道本虛通。義非摠結。靈智洞照。須知大歸。自古同門英秀。咸尙佛宗。叔代暗識諸生。雷奔輕侮。是不遵往哲。不讀金科。遂生此見。未曰通敏。至如張族三師。相從拜佛。陶寇兩傑。攝敬釋宗。詳于梁魏之書。備例蜀川之紀。豈非擇木而處。得至身而達性。知幾其神。悟佛性之非朽。故辯泉具造像書經。敬勸願言陳于卷末。庶同悟士塵斯道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眞所造。夫以一實之道。理越於天仙。大覺之言。義該於空有。至如陳思辨道。乃涉方士之科。何晏叙甜。未入聖門之列。然則道有小大之別。聖亦升沈之儀。老君柱史之員。立教非爲其主。釋乃法王之位。訓範統於幽明。故二篇述作。顯於山之論。兩諦大造。程於周氏之宗。所以沿古至今。罕能詳覈。余承正則。義取眞乘。造佛書經。無替心曲。用茲上善。通被誠情。願解大道。發無上意。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重校序

按此一部四卷之書。其第四卷。國本與宋本則同。唯八紙耳。丹本大多至三十四紙。非唯多小不同。文義亦不相涉。又前第三卷。國本與宋本則同。丹本始終迥異者何耶。今進退檢校。宋本錯亂失第三卷。妄引第四卷爲第三卷。於第四卷。則傍引道士郭行眞拾遺歸佛之文。十餘段凡八紙。補爲一卷。國本依宋故同錯耳。今詳此一部撰集之體。始自漢明帝。終至唐高宗。歷紀帝代佛道論衡。而國本宋本之第三卷。凡七條事。卽唐高宗時事也。今於第四卷八紙後。所運寫十條之事。是高祖太宗時事也。然則先後倒錯。勢必不然。理須正之。今依丹本。以高祖太宗時事爲第三卷。高宗時七事爲第四卷。而正焉。其郭行眞拾遺歸佛之文。并附于尾云。守其序

No. 2103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一卷

西漢事

大唐西華觀寺沙門釋智昇撰
出後漢書列傳七十八

案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年中。夜夢見丈六金人。光明特異。色相無比。明帝寤不。自安。至旦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曰。臣聞西域有神。號之爲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之。國子博士王遵謹對曰。臣案周書異記

云。周昭王時有聖人出在西方。太史蘇由對曰。所記一千年。時聲教被及此土。陛下所夢必當是之。明帝信以爲然。卽遣中郎蔡愔與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尋訪佛法。至天竺國。見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秦景等乃求請之。摩騰二人誓志弘通。不辭疲苦。卽共景等乃冒涉流沙。至於洛陽。明帝大悅。甚尊重之。卽於洛陽西立精舍。卽今白馬寺是也。本白馬負經來。因以爲名。摩騰二人既至。翻譯衆經。二人爲漢地僧之始。經是漢地法之初。又釋迦像是優填王像師第四作之。明帝卽令圖畫模寫如法供養。卽是漢地佛之初

永平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明帝在白馬寺設齋行道。帝問法師摩騰曰。佛處生化世滅度日月可知不。法師對曰。佛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摩耶夫人。甲寅之年四月八日。在迦毘羅衛藍毘尼園。從母右脇而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四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大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生王宮。壬申之年十九出家。漢統師云。佛十九出家。當周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三十成道。漢統師云。佛三十成道。

①(一卷)②(一)③(大)④(一)⑤(西華觀寺)⑥(一)⑦(釋)⑧(一)⑨(書)⑩(一)⑪(自安)⑫(龍泉)⑬(時)⑭(外)⑮(一)⑯(遇)⑰(十)⑱(見)⑲(佛)⑳(二)㉑(三)㉒(寶)㉓(三)㉔(衛)㉕(十)㉖(國)㉗(一)㉘(大)㉙(二)㉚(大)㉛(三)

周穆王二年癸未之歲。常陽化世四十九年。漢統師云。佛出世化物四十九歲。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所有光氣。先問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令相國呂侯西人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法久已處世。壬申之年二月十五日。臨般涅槃。漢統師云。佛入涅槃。當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

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日暴風忽起。廢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黑。西方有白虹。作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義相現也。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計佛入涅槃至今合有一千二十二年。

明帝大悅曰。弟子此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恰然與同。帝復問法師曰。佛是大慈王。當時出世。何不化及此土。法師對曰。迦毘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從彼生。不同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並生於彼受佛正法。咸得悟道。餘處眾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當時不往處光明皆悉及之。光明及者。佛涅槃後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之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明帝曰。法師言一千年外有聲教者。亦與周書異記同。案齊國大統法師達摩傳多羅答高黎國諸法師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

八日生。當周孝王五年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案帝王世紀云。周昭王即位五十一年崩。周穆王即位五十五年崩。周恭王即位十二年崩。懿王二十五年崩。從昭王二十四年計至孝王五年。合一百二十四年。從佛初生計入涅槃。合七十九年。今言孝王五年者。何太謬乎。未知統師出何書典。

案世傳記云。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經云。息用名滅非死滅也。一本無像法有正末二法記。從佛入涅槃計漢明帝永平十年。凡一千二十年。從漢明帝永平十年計至大業十年甲戌歲。凡五百四十八年。合一千五百六十八年。從大業十年至貞觀十年歲次丙申二十二年。通前一千五百九十年。

漢法本內傳第三
道士度脫品

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觀道士朝正之次。先承京師向西域天竺國。取得佛本。言是脩多羅教。復請胡師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等翻譯佛本。一從漢言。又立白馬興聖寺。勅度王公子女令作沙門。承事胡師遵用其法。京師貴賤奉敬者衆。諸道士怪焉。遞互相命曰。至尊棄我道法。遠求胡教。我等今日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各盡己之所能。共上一表乞與胡師比較。今至尊意悟使有所歸。爾時南嶽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

靈寶真文一部 太上靈寶玉訣一部 空洞靈章一部 中玄步虛章一部 太上左仙公請問一部 自然五稱一部 諸天內音一部 合一百三卷

華嶽道士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一部 智惠上品戒一部 仙人請問本行因緣一部 明真科一部 合六十二卷

恒嶽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上品一部 法科罪福一部 明真科齋儀一部 太上說洞玄真文一部 合八十卷

岱嶽道士焦德心七十人。將諸天靈書度命一部 太上說太極太虛自然一部 滅度五練生屍一部 度自然處儀一部 合八十五卷

嵩嶽道士呂惠通等一百四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一部 三元誠品一部 太極左公神仙本起內傳一部 服御五牙立成一部 朝夕朝儀一部 合九十五卷

霍山天目山五岳雲山白鹿山宮山合八山諸山觀道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真人吸靈寶文一部 太上洞玄靈寶大文五符經一部 步虛文一部 神仙藥法一部 戶解品一部 上天符錄勅禁一部 合八十四卷 并茅成子一部 許成子一部 列

四成子一部 惠子一部 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總二百四十五卷

正月九日。楊州界豫章郡吳丘縣南嶽道士褚善信。以爲表頭。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

○歲二漢 ○(或)十黑 ○意十(法) ○不同二乃至 ○時十(佛) ○胡二梵 ○(正)一合 ○心十(等) ○左十(仙) ○月二並 ○天二大 ○日二雲 ○大二天 ○(成)一合 ○揚二揚

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無虛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教從生。無爲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尊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義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既是胡師。所說者不參華夏。復請得胡道人。令翻其語。說同似漢。臣等思付。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試。臣等五嶽諸山道士多有聰明智慧。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行。悉能曉了。太虛符呪。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若比對不如。任上重決。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虛詐。臣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以聞。明帝又得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二人說法。善明法相。心大信敬。既得道士表聞。即遣尚書令宋庠引諸道士至長樂宮前。帝謂道士曰。諸大德。莫自誤也。

帝曰。摩騰法師曾爲朕說法言。佛有四種法身。所謂法報應化。一者法身。無爲無相無主。無宗。獨寂空無。自然澹泊。二者報身。獨立無侶。朗然無匹。光耀世界。自在隱顯。三者應身。備諸形色。言行無端。任物千圖。神應萬變。四者化身。開演正法。遵以三乘。利潤蒼生。隨機化育。諸大德須知。佛有四種法身。出沒自在。不可思議。其用也則萬像俱應。其息也則託入幽玄。此是智慧之大山。涅槃之巨海。必須敬信得福無量。

褚信問曰。不審。帝設涅槃。是何句義。帝曰。涅槃無爲。淡泊自然。此四者一味耳。如似眼目異名焉。

褚信問。涅槃之義有幾種。

帝曰。摩騰法師曾與朕說法云。涅槃義乃有多種。言入聖位中者。涅槃有五種。一者隨分涅槃。二者有餘涅槃。三者覺滅涅槃。四者方便涅槃。五者究竟涅槃。

褚信問曰。未審。五者其義云何。帝曰。一者小乘初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各受人天報。盡得生初禪。或生二禪。或生三禪。是名隨分涅槃。二者小乘極果。阿羅漢。善觀六根。證七識。空智得生四禪。或生空處。是名有餘涅槃。三者中乘辟支佛果。觀十二因緣。證滅盡樂。得生識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是名覺滅涅槃。四者大乘。初地已上。菩薩常居六道。出入生死。不捨衆生。隨順受形而教化之。清淨願行不退菩提。是名方便涅槃。五者菩薩。於無量劫世常在生死海中。歷諸勤苦修

行善本。成就萬行。得證無上正真正道。是名究竟涅槃。

褚信奉答曰。若佛是究竟涅槃。願聽與試。

帝曰。卿若爲比試。

褚信對曰。臣以太上天尊所說經典。設壇置經。壇上以火焚之。其法若真。願火不燒。其法若虛妄。願從火化。西域之教。願與臣同於此試。

帝曰。卿無自辱焉。朕恐卿等螢火之光明。濫同日月之顯。彈丸之土。竊價隋國之珠。實非其類。如欲相比。卿既不相信。可此月十五日。平旦。總集白馬寺。與卿比校。道士即得勅許。歡忻而去。諸道士在京師聚衆。或在洛水上。履水而行。水不能溺。或在園苑。積薪自燒。火不能損。或在京師市巷。作種種呪禁。呼策鬼神。京師觀者咸言大聖。正月十一日。帝詣白馬寺。至佛殿前。燒香行道。禮拜訖。問二法師。啓首具說。諸山道士功能。欲來與師比校。弟子輒不自量。口以許之。剋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願師垂恩。開示法藥。摩騰法師對曰。如來滅度一千餘年。正教東流。法不虛設。道士欲來比校。今正是時。貧道雖處羣衆。服戒行無取。今仰憑正法。諸佛威力。得與開悟。

帝聞此言。心大歡喜。摩騰法師復語曰。陛下往修福業。得爲天下主。既遇正法。復能信心奉敬。方欲引導群生。指於歸處。此是開基之功。思加萬葉。菩薩之行。功德難量。

帝即整容禮摩騰法師足。啓法師曰。弟子往

○無虛二虛無○ ○無十(上無)○ ○餘二遺○ ○說二託○ ○行二術○ ○也一○ ○諸二悟○ ○問十(自)○ ○此二比○
○即一既○ ○啓二悟○ ○編二潤○

蒙法師光相。喜滿交懷。又屈法師持法宜化。弟子一生再幸。不勝慈澤。法師大悅。令帝復坐。問竺法蘭法師曰。西域有道士以不。法師對曰。西域梵志者同此問道士。

帝曰。道有幾種。以何爲宗。法師對曰。道有九十五種。並宗正法。其行有差。欲可觀者八種。梵行。一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摩醯首羅天王以爲天尊。求生空處。識處非想非非想處。二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大梵天王以爲天尊。求生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三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天尊。求生炎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四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辯於論答。事六師弟子等以爲師尊。求還空滅絕。有無。五者常修梵行。志在仙學。善禁呪。事阿私陀仙以爲仙尊。求五神丹服之。若得仙道。會假風鳥力得昇霄漢。六者常修梵行。志在醫學。善於符術。事阿私陀仙以爲尊。求五芝草服之。若得仙道。會假商劣得匿形影。七者常修梵行。事波頭大仙以爲仙尊。求入火聚火不能損。八者常修梵行。事夷制叔羅水仙以爲仙尊。求入江海水不能溺。此八種道。以梵行力得生天上。以不發正信迴向心故。天上壽盡還墮三惡道中。

帝曰。此八種道。常修梵行。博通外典。即是世間聰慧上人。當時值佛應得悟。正云何不捨諸見。仍有此。法蘭法師對曰。佛生難遇。百一小劫一佛出世。佛未出已前造化之始。或有大力諸天。或有自在聖人。恐世無訓降生此俗。或作帝王。或作師儒。各舉已一。或教

梵行。或可教禮敬行。或教事佛。或教事日月神。或教事江海神。或教事諸山神。或教事水大神。或教事社稷神。或教事先師神。如是等種種神明。悉教事之衆生。從劫初已來。學習久遠。雖值佛出世。有鈍根者。咸言。我之事從元皇已來。尊仰佛。雖神異其教近耳。何能捨本從今。爾時執見者在。其道不滅。

帝曰。佛道之中。亦有仙號。以不。法師對曰。仙者並傳梵行。多諸伎術。是以爲世所上。佛初成道時。坐於菩提樹下。世人未識。是佛光明顯照。咸言摩訶大仙。未曾有也。舍利弗目連等。坐臥空中。神化自在。各相謂言。此是大弟子天仙也。佛以隨機應顯。佛號生焉。

帝曰。弟子蒙師說法。心想朗然。未審法師預設何法。欲調伏道士。

法師對曰。龍吟雲起。非蚯蚓之所能。虎嘯風生。非跛驢之所及。雷門無施布鼓。電曜豈懼螢光。敵對即施何用。預搔持痒。

帝乃大笑。弟子知師有證達之理。無畏懼焉。法師對曰。貧道未得過人法。又不敢增上慢。譬如弟子爵位封王。帝命將勅。巡省革易風俗。其王見。到郡縣官人。豈有不懼以不。

帝曰。使者既是陰子。又行朕命。至於州郡縣令長敢在王前行。自在以不。

帝曰。承朕威命所在。官人懲肅畏法。寧敢自在。法師曰。如是如是。誠如帝說。貧道出家人。亦名法王子。所持正法。亦是法王金口所

說。所在教化。亦無畏懼。若法行處。一切諸天魔鬼莫不奉敬。道士小惠何足消伏。

帝聞法師一言。轉加意大。即辭法師入城。勅有司令辦供設齋。并勅五品已上文武內外官人。仰十五日平旦。悉集白馬寺。十三日道士在白馬寺南門外。道東裏東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西壇置太上靈寶天尊經合三百六十九卷。中壇置諸子黃老等二十七家書。合有二百三十五卷。東壇置饌食奠祀百靈。十四日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門道西。置佛舍利及佛經像。十五日平旦。大衆普集。已時齋訖。

帝謂道士曰。諸大德欲試。今正是時。先顯卿等所能。以示大衆。道士等奉勅。即以柴荻如栴檀沈水等香木積。遠西壇經教上。復作啓告啼哭流涕曰。太上尊天經典與造化俱開。往哲今賢行之不捨。今爲西域別教入亂華俗。臣等五嶽諸山觀褚善信等。合有六百九十人。敢以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用曉示衆生。以辨真僞。伏願上慈顯出神効。即便放火燒經。經隨火化。悉作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愕。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隱。先時入火者不敢更入。先善禁呪者呼策不應。先有種種功能者。施用無一可驗。道士等火生慚愧。

帝謂道士曰。卿等不聞。益州部內有鍾山。亡命賊在於山澤放縱自由。謂無過者。及其臺軍討罰。形勢不立。卿等今者亦復如是。爾時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今拘試無一効驗。即

事二以爲(離) 有十(離) 爲十(仙) 惠二惠(法) 正十(法) 此十(執) 之十(所) 來十(世) 帝二帝 以二已(離) 爾二 伐二按(離) 上二尚(離) 大十(仙) 佛二仙 蒙十(法) 持二持 帝二帝 帝十(令) 劉二州 教二家 三三四 西十(百) 上二 天二天 行之二遊行 封二辨 二 二

高飛了。於虛空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

諸。一、各各行王雖所醫。非我所午。帝印前

安惠國王太子。擢國出。緣有意遊仕。至洛陽。

沙門支。迦樓國出家。是月支國人。至洛陽譯出衆經。漢靈帝光和二年。已未之歲。有沙門竺佛朔。是月支國丞相。棄相位。願弘佛道。開化衆生。至洛陽譯出衆經。

案魏書。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沙門曇摩迦羅。中天竺國人。至許都譯出經戒律。漢明帝永平十年。至魏文帝黃初三年。合一百五十年。

案吳書。吳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人。大丞相之長子。志弘大道。遊化諸國。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是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漢明帝夢神。號名爲佛。是其遺風乎。即召僧會問之。曰。佛有何神驗也。僧會對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唯有舍利。至心求者。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僧會對曰。舍利慈感。求即顯降。若無感者。當以死期。何假王憲。乃請至七日。至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於天。吳主即置舍利鐵鏈上。令大力者以鐵鏈擊而試之。當即破鏈。但陷於地。舍利無損。吳主復置舍利剛炭火中。舍利光明。從火而出。作大蓮花。照耀宮殿。吳主敬信。僧會一遵其法。即造建初寺。爲舍利起七寶塔。其地名佛陀里。江東佛法自是興焉。起黃初三年。至吳赤烏四年。凡二十年。從永平十年。至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康會。是吳地僧之始。教是吳地法之初。吳主孫權問高書令都鄉侯關澤曰。漢明帝夢神。遣中郎蔡愔等。向西域尋訪佛教。至

今可有幾年。關澤對曰。從漢永平十年。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吳主曰。佛教入漢已久。何緣今始傳至江東。關澤曰。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南嶽道士褚善信。正朝之次。與諸山觀道士諸信。同上一表。乞與西域法師。迦摩騰竺法蘭等。比校。爾時佛教初到洛陽。漢明帝始立白馬寺。與聖寺。法師迦摩騰竺法蘭。翻譯衆經。始從漢讀。道士未達正法深淺。不知。上表乞與對驗。明帝許之。至正月十五日。在白馬寺門南嶽諸道士。設壇。將所學法名。靈寶經。置壇上。放火焚之。當時以正法力故。道士書典。悉從火化。無有遺者。復作種種伎術。施用無効。諸道士等。皆大慚。恥南嶽諸善信。費叔才等。在會中。自憾而死。自餘道士。明帝勅放還。其時不預。蘭法師說法者。不得出家。爾時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戈不息。是以佛法。一百七十年。中而不通。今遇法師。僧會。入來教化。江東始得興行。吳主曰。孔丘老子。二家得與佛道。比對以不。關澤對曰。臣建安年中。在洛陽遊學。曾入法。舉寺禮拜。得遇法師。惠鏡。垂照。講大乘經。以聞法愛樂。當時遂憑法師。在寺。得聽法。音。首尾向三年。臣審知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哀含萬像。深同巨海。不簡細流。明。同日。月不嫌星燭。會觸即化。遇物斯乘。天上人中。自然尊大。縱使天有普覆之功。地有能載之力。皆是諸佛建立使之然也。臣又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作經典。訓獎周世。教加來葉。師儒之

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原陽子。列子。老子。莊子等。百家諸子。書皆修身。習。放暢山谷。縱。大其心。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化民之風。是以古人。將爲滯陷。蓋此之謂。至漢景帝。考諸百家。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內外明達。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訓朝野。令誦誦焉。若將孔老二家。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曰。仙有靈寶之法。何如。關澤對曰。靈寶者。一無氏族可憑。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無所知也。直是山居潛說。非聖人所制。吳主善答之曰。公學博精通。覽無不悉。宜加太子太傅。令領侍中。尙書。令如故。案後涼書。秦主苻堅。建元十九年。遣征西將軍。酒泉公。呂光。西討龜茲國。得沙門鳩摩羅什。是龜茲國大丞相之長子。呂光至涼州。聞秦主姚萇。所害光遂稱帝。涼治姑臧。羅什在涼州。譯出大華嚴經。以自翫適。至秦主姚萇。長子。興。始二年。至長安。譯出衆經。佛法爾時大盛。當晉大興三年。安北涼州沮渠蒙遜。永和二年。有沙門曇摩識。是天竺國人。至涼州。譯出衆經。至持地六度。不譯戒品。謂漢地人不能持戒。隱。如不譯。時有比丘披讀經文。怪無戒品。遂即行道。心專求。夜夢見一道人。授戒本。與比丘。得戒誦持。至明。告識曰。昨夜夢中。見有法師。授我戒品。恐有所忘。願與正之。識即令比丘誦之。與本無異。

迦樓國=樓迦國 (光) (色) 正朝=朝正 樓=慈 文=夜 中十 (壽) 舉=舉 唐=唐 同二= 山 (也) 一 諸君=白 大=太 汰= 遠=遠 始=置 孔老=老孔 遠二比= 山 (附) 等= 今= 酒=醴 水=五 於十= 長子= 二二三= 安=案 元=其 (識)=

識曰：善哉善哉！大德。吾恐漢地人不能持戒，不復譯之。今大德求如得者，漢地必有持者。戒品從此流行。當晉隆安四年，自此以後，年年西國沙門傳法來者衆，非記可盡。論營記：元魏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元服大赦。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在佛殿前設齋，齋訖，帝語侍中劉騰、宣勅、諸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

爾時諸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談最對。帝問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入化胡，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問曰：何以知之？姜斌對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

法師問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始生？周何王幾年西入？姜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在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周簡王卽位四年丁丑之歲，事周爲守藏吏。當周簡王卽位十三年丙戌之歲，遷爲太史。當周敬王卽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此足明矣。

法師對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歲次甲寅四月八日生。當周昭王四十二年歲次壬申十九出家。當周穆王二年歲次癸未三十成道。當陽化世四十九載。當周穆王五十二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今計佛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至周敬王元年，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入。據此，則年、月

日懸殊不同。鄙夫一何聞說，輒言佛爲侍者，豈不高舉爲谷小乃謬乎？姜斌曰：案開天之文，李柱史西入化胡佛爲侍者，亦應不謬。

法師輒拒此事，恐理未安。法師對曰：夫佛者法王也，故能降靈兜率生出王宮，萬福圓備，億善臻集，普化三千均濟六道。行卽金花捧足，坐卽百寶蓮臺。出則帝釋前驅，入則梵王侍後。左輔密跡以斷邪僞爲効，右有金剛以滅邪魔爲功。無央菩薩以充法子，無量聲聞以爲聖衆。護世四王朝，夕觀省，天龍八部，晝夜奉接，天樂懸空如雲。天化散落如雨。

師子一吼外道歸真，法鼓自鳴邪魔從正。何得與周藏吏以爲侍者？若周柱下有法王子之量，應在周世如現神通，何有避世西逃方能化物？若也柱史能化其時，周德雖曰衰微，仍承文武成康之風，柱史既乃周世五王，何不加以神變，顯之以法？案若能此者，如風在草，色正日由，何用潛逃於西遠化胡俗？況法王柱史相去四百二十餘年，今言同時，特爲侍者，此亦誤之太甚，深可悼焉。仁者既有開天之說，此狂簡斐然文章，何足依信。

姜斌曰：若生當昭王滅周穆王，出何文記？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用漢書法本內傳，並有明文。當今君子放應覽見，不能爲君一人對衆更說。

姜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何得過無一言記？法師對曰：眞是仁者不識，同於管輅覽不弘廣。何得輒誇孔子於佛？迥

無一言記。仁者若不相信，孔子自有三備卜經。佛之出世在中備，仁者善自披究足得開曉。

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如志，何假卜乎？法師曰：唯佛是聖人，之法王四生，上首，遠視一切衆生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視。若掌中，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爾時明帝卽遣中尚書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復云：開天經言老子說者，問姜斌，此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就與姜斌對曰：臣亡師道士張祥邊得。

帝曰：經在何處？姜斌對曰：在觀，遣中書侍郎魏收尙書祖瑨等，就觀取得經將來。帝遣文武官尙書郎已上議當太尉公蕭琛、太府李寔、衛尉卿許百、桃吏部尙書邢穆、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云：老子止著五千文，西隱流沙，更無言說。此書虛妄，專言老子化胡說十二部經，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謂道士曰：卿等比來專學此法，何名求道？諸道士對曰：臣等並無此書，今日始聞姜斌所說。帝卽遣中書郎邢子才、黃門侍郎楊寬等向觀重搜諸房，搜訖盡無此書。

帝曰：姜斌道人罪合極刑，付獄斬決。爾時廷尉卿元超、領斌將出，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曰：陛下新赦恩宥天下，今復建齋以啓多福，勅令論議開暢鳳獸。姜斌雖可語無宗旨，得沽案會。今陛下從天怒之威，就案法之中，如欲戮人，恐不當天意。

帝曰：弟子謹案經云：佛在因中作國王時，殺

帝曰：弟子謹案經云：佛在因中作國王時，殺

○以二已○ ○加二加○ ○笑二斌○ ○(佛)十光○ ○史二史○ ○支○ ○談二談○ ○入據二入化胡○ ○入化胡○ ○通○ ○道○ ○則一○ ○月日二代○ ○岸二斯○ ○谷二答○ ○小二比○ ○有二二○ ○[夕觀]一○ ○[化]二華○ ○何一行○ ○藥十(授之)○ ○(顯之)○ ○色二危○ ○用二能○ ○胡二皮○ ○同時二作周時○ ○(興)十○ ○(當)十周○ ○正十(時)○ ○道二通○ ○真二直○ ○不義同於二義同○ ○如志二而識○ ○之法二諸法中○ ○上首二良○ ○若二如○ ○者二策○ ○其二封○ ○尙書二書侍郎魏收○ ○執二持○ ○說○ ○取二收○ ○取十(經)○ ○府二傳○ ○[十]一○ ○(笑)十云○ ○昔十(位)○ ○道二一○ ○從二載○

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見揚越即有二塔。廣袤九。城故有之焉。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彩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鄞縣下。真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真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一時俱墮化為鳥石。猶人形。其塔在鐵樹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島上有聚鳥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鑿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東海不遠。島上是徐偃王避地之處。宮郭基宛然。昔周穆西巡。登崑崙山。偃王乃有統焉。穆王聞之。馳還。日行萬里。偃王避之於此。晉孫思作逆。寄仙妖以惑衆。築城自衛。其處猶存。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圖。堂殿房廊。周環備滿。號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葱翠。花卉間發。走飛相娛。實閑放者之佳地。有碑頌之。著作郎顧胤祖文。寺東南三十五里。山上有佛右足跡。寺東北二里。山頭有佛左足跡。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其實深池。鰻魚俗號為魚菩薩也。人至井所禮拜。魚隨聲出來。賊過偽禮。魚出。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爾潛隱。魚不時出。有至心邀請禮拜者。但噴水而已。初有一僧聞塔來禮。處所荒涼。恃食為難。有一老姥患脚。來為造食。便去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內。據量。即魚所化也。其塔靈異。往往不一。大略為瑞多現。聖僧過塔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旋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

貞觀十九年。敕法師者。禹穴道勝。歷覽聖迹。依然動神。傾徒數百。來寺一月。敷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見梵僧百餘。遶塔行道。以事告衆。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每見梵僧行道誦經。讚頌等相。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太玄。於寺禮誦。沙門智悅獨與太玄連床而寢。半夜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心欣泰。乃至誦訖。然契其相。若真尋視。無形。明知神授矣。
①東晉金陵長干塔者。今在潤州江寧縣故揚都朱雀門。東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末。統江南。是稱吳國。於長干舊里有古塔地。即育王所構也。依於邑里。既崩。子亮立。孫琳執政。五鳳中。毀除佛寺。此塔同湮。而舍利潛地。吳平之後。諸僧頗依故處而居。起塔三層。既不得舊塔之基。事遂無從。莫之或識。至東晉咸安二年。簡文立塔三層。孝武上金相輪露盤。冥祥記云。簡文有意興構。未遂而崩。即三層之塔。疑是先立。至孝武太元末。有并州西河沙門劉慧達。本名僧荷。見於僧傳。來尋古塔。莫知其地。乃登越城四望。獨見長干有異氣。便往禮拜。而居焉。時於昏夕。每有光明。迂記其處。掘之。入地丈許。得三石。碑長六尺。中央一碑。鑿開方孔。內有鐵銀金三兩相重。於金兩內有三舍利。光明映徹。及爪甲一枚。又有一髮。中可數尺。旋則成螺光彩。照曜。咸以為育王之所藏也。即從就塔

北。更築一塔。孝武加為三層。故寺有兩塔。兩邊是育王古塔也。丹陽尹王雅奉五斗米。道常謂宜黜佛法。除毀塔寺。其日下詔。令會稽王道子將雅觀焉。時沙門正行舍利至雅。撥翻其鉢。而舍利附于器內。終不墜落。王更貯清水。燔香。呪曰。王丹陽。酷不信法。世尊威靈。顯有以。津示。應聲光明。煥然騰發。雅自此後。雖未能精至。終身不復誣謗佛法。梁大同中。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髮爪。天子幸寺。設大無礙法會。下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羣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懼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在困窮。運臻斯際。原情察理。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詣。賈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其有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見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瞻仰。士女雲覆。布冠蓋雲集。同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今潤州江寧故地。但有斯基三層井刹。佛殿。餘則榛木荒蕪。非人涉示。是古基而已。頻有大蟲。發塔基者多自死。而草深人希。惟有惡獸。於中產育。或銜鹿而血汚塔者。尋被撲殺。號叫驚人。今去永安坊張侯橋七八里。余本住京師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所造。昔在晉蕃。作鎮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

①揚都朱雀門 ②東南古越城東 ③廢長干寺內 ④昔西晉末 ⑤統江南 ⑥是稱吳國 ⑦於長干舊里 ⑧有古塔地 ⑨即育王所構也 ⑩依於邑里 ⑪既崩 ⑫子亮立 ⑬孫琳執政 ⑭五鳳中 ⑮毀除佛寺 ⑯此塔同湮 ⑰而舍利潛地 ⑱吳平之後 ⑲諸僧頗依故處而居 ⑳起塔三層 ㉑既不得舊塔之基 ㉒事遂無從 ㉓莫之或識 ㉔至東晉咸安二年 ㉕簡文立塔三層 ㉖孝武上金相輪露盤 ㉗冥祥記云 ㉘簡文有意興構 ㉙未遂而崩 ㉚即三層之塔 ㉛疑是先立 ㉜至孝武太元末 ㉝有并州西河沙門劉慧達 ㉞本名僧荷 ㉟見於僧傳 ㊱來尋古塔 ㊲莫知其地 ㊳乃登越城四望 ㊴獨見長干有異氣 ㊵便往禮拜 ㊶而居焉 ㊷時於昏夕 ㊸每有光明 ㊹迂記其處 ㊺掘之 ㊻入地丈許 ㊼得三石 ㊽碑長六尺 ㊾中央一碑 ㊿鑿開方孔 ①內有鐵銀金三兩相重 ②於金兩內有三舍利 ③光明映徹 ④及爪甲一枚 ⑤又有一髮 ⑥中可數尺 ⑦旋則成螺光彩 ⑧照曜 ⑨咸以為育王之所藏也 ⑩即從就塔

四河東蒲坂古塔者。後秦姚暉叔父爲晉王。鎮於河東。古老傳云。蒲坂古塔卽阿育王所立也。疑之屢有光現。依掘得佛骨於石函銀

將事南及大宗率師薄伐。初度八十僧。未
有住寺。寶昌寺僧惠業掃洒鳳泉以僧未配。
遂奏請住法門。蒙勅依奏。便總住焉。年歲既

之一塔矣。璩曰：未詳虛實。古傳云：名育王。寺言不應虛。又傳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貞觀初已曾出現。大有感應。今期已滿。請更出。

①瓜=瓜②莖=莖③(云)=④(三)=⑤(聲)=⑥余=有⑦(余阿)=⑧須=頤⑨(輝)=⑩(四)=
 ⑪(五)=⑫(正列)=⑬(原)=⑭(韻)=⑮(韻)=⑯(脚)=⑰(以=川)=⑱(沒)=⑲(草)=⑳(以=亥)=
 ㉑母=㉒(韻)㉓(莖)=㉔(韻)=㉕(白)=

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錢五千緡五十疋。以充供養。瑞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且發。六日通夜方到。瑞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現。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燒香。懷厲專注。會無異想。忽聞塔內像下。振裂之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露上涌。塔內三像足各放光。赤白綠色。纏繞而上。至於衡桶合成帳蓋。瑞大喜。踊將欲召僧。乃觀塔內。要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既久。光蓋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見群僧。方知聖隱。即召來使同觀瑞相。既至像所。餘光薄地。流輝布滿。赫奕潤滂。百千種光。若有旋轉。久方沒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枚。總置盤中。一枚獨轉。送餘舍利。各放光明。炫耀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狀上聞。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疋。令造殿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開發。出佛舍利。以開福慧。僧以舊財多難朽故。遂總換以柏編石為基。莊嚴輪奐。製置殊麗。又下勅僧智琮弘靜鴻臚給名住會。呂寺。初開塔日。二十餘人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不見。其人懊惱自拔頭髮。苦心邀請哀哭號叫。聲駭人畜。徒自咎責。終不可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來謁者。恐不見骨。不敢見其光瑞。寺東。云龍坊人。勅使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

光照寺城升赤如。晝。且具以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長寸二分。內孔正。方外楞亦爾。下平上圓。內外光澤。余內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勝戴。以示大眾。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准。于時京邑內外道俗。連接二百里間。往來相慶。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大慈恩寺僧惠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睛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然。皆懾然喪膽。更不敢重視。顯慶五年春三月。下勅取舍利往東都。入內供奉。時周又獻佛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將往東都。駕所時。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勅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后捨所寢衣帳直絹一千疋。為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勅令僧智琮弘靜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藏舍利于石室掩之。三十年後。非余所知。後有開瑞可續而廣也。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憑玄嗣者。先來龜獮。殊不信向。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嗣不許往。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訖。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功德。若舍利有功德。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像燒之。有何靈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即時忽倒。後醒曰。忽到一處。似是地獄。大鳥飛來。啄睛啖肉。入大火坑。燒烙困苦。以手摩面。眉鬚墮落。

目看天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對。但曰。火燒我心。東西馳走。又被打拍。拍之狀。摧慟號哭。又稱懺悔懺悔。而晝夜唯走。不曾得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行處法師等百餘僧。為衆說法。裴尚書官比丘尼等數百俗士五六千人。咸見玄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云。其佛頂骨。國用珍寶。贖之計。實約估評。絹直四千疋。遂依其數。以奉練酬之。頂骨今仍在內云。六瓜州城東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寺也。廢教已後。隋雖興法。更不置寺。今為寺莊。塔有舍覆。東西廊廡。周迴牆廂。時現光相。土俗敬重。每道俗宿齋集會。輿福。官私上下。乞願有應云云。七沙州城內。廣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見有塔基。相傳云。是官王本塔。纔有災禍。多來求救云云。八洛陽都故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古基。俗傳為阿育王舍利塔。疑即迦葉摩勝所將來者。降邪通正。故立塔表。以傳真云云。九涼州姑臧塔者。依檢諸傳。咸云。姑臧有育王塔。然姑臧郡名。今以為縣屬州。漢書。河西四郡。則張掖姑臧酒泉敦煌也。然塔未詳。十甘肅刪丹塔者。今名為縣。在甘州東一百二十里。縣城東弱水北大道側土堆者。俗傳

○屬二○ ○振二○ ○豐二○ ○冉二○ ○水二○ ○云二○ ○數二○ ○惠二○ ○騰二○ ○拍之○
之拍○ ○官二○ ○六二○ ○七二○ ○八二○ ○都二○ ○九二○ ○十二○ ○十一○

是阿育王塔。但有古基荒廢極久。斯即疑爲姑臧塔也。

十一晉州北霍山南原大堆塔者。遠近道俗咸稱是育王塔。余曾遊焉。地居夾道南望迺敵。示是古基村落希遠。

十二代州城東古塔。俗云。阿育王寺。考北朔雁門。周時北狄地也。故詩云。北遂獵猶至于太原。然朔方馬邑。古城大冢往往非一。此非北狄所有。明知本是夏人爲狄所侵故至太原也。

十三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石傍鑿取一片將出。乃是。醫王。問於識寶商者。云此真。醫王。世中希有。隋初有識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益州。早泐年。官人祈雨必於此塔。祈而有應特有感徵。故又名福感。余嘗至焉。誠如所述。近有人盜鈴將下三級。有神擎鐵。料起。以賊髀內中。其人被。押唱呼。寺僧爲射。料起。方得脫出。

永徽元年有王顏子者。剽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見一梵僧曰。可大唱賊。不爾死矣。即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貞觀年初地大震動。此塔搖撼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

面。乍倚乍傾卒以免倒。有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露盤出來小短不稱塔形。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繁盤。既成拆下。至覆盆香氣。燦爛如雲騰涌。流芳城邑。十日乃歇。十四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今號爲等衆寺。本名大石。基本緣路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案蜀三塔同一石。蓋餘不定准。益州北百里繼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大石。基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掘又。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禮拜。至繼縣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擁護。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別耳。又曰。既能遠送。何不現形。神即現形。又爲人善畫。便一一貌之。既遍形隱。及至成都禮大石塔訖。說律師乃依圖刻木爲十二神像。莊飾在於塔下。今猶見在云。

益州郭下法成寺沙門道卓。有名僧也。大業初繼縣寺塔無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飾備矣。塔爲龍護居在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闘。雷震。振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龍毛。長三尺許。黃亦可愛。

十五鄭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東大川西嵩嶽南歸山北又川。寺院東西五十步。南北亦爾。塔

在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沸出。流溢成川。灌溉遠近。泉上皆下安柏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灰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床。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柏欄。便抽出一團長三丈徑四尺見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爲。何能辦此基構。終古不見其僞也。今於上架塔三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帝四道場。後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怪其泉流涌注無極。乃遣善水良崙入泉討之。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見在。寺南歸山寺西嵩山。寺在川中地極汚下。每年二山大水常東流注。繞寺北轉方始東逝。水漲寺高水減寺下。自古至今終不遭溺。泉初出孔文如蓮華。下打礪磴浪極恬靜。水中沙石。綠色鮮明。國家見寺衝要欲造離宮。尋行有塔。將欲南徙。其基牢固遂休。近有僧於南夜坐。望見此塔光明殊異矣。

十六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道俗目見咸驚訝其鬼作。

①〔十一〕一② ③示二不④亦⑤ ⑥〔十二〕一⑦ ⑧〔十三〕一⑨ ⑩名二石⑪ ⑫要二⑬ ⑭官二富⑮ ⑯料二斗⑰ ⑱押二壓⑲ ⑳達二⑳ ㉑押二教㉒ ㉓〔十四〕一㉔ ㉕相二想㉖ ㉗〔結〕一㉘ ㉙〔十五〕一㉚ ㉛〔後〕一㉜ ㉝〔莊〕十殿㉞ ㉟林二謀㊱ ㊲此二北㊳ ㊴北㊵ ㊶〔十六〕一㊷ ㊸修二陵㊹

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下有大水。委莫真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人傍掘其下。至泉源猶不盡其基際也。

○十七并州子城東淨明寺塔者。本號育王。是僧所住。唐初已來僧散寺空。尼請居之。余往問塔。全無蹤跡。但有空名。遂失其本。

○十八并州大谷榆社塔者。今在縣郭下育王寺中。見有僧住。中有小塔。古今相傳。此是本塔。亦未聞異相。

○十九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北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為尼住。其塔見在。三邊有水。唯西開路。其構編石從水底上。蓮花彌滿於三面。其水澄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真塔在水內空中。如鄭州者。今改為冀州大都督府。

○二十維明神州山澤所藏珍異神寶。如上所列。有王子之諸塔沈隱未形。其徒不一。如後列之。滄州長河中塔稱育王。名非虛立。豈唯骨塔。靈像亦爾。吳宜涼三州俱山現像郊。

○此屬山近復出佛。愚俗謗為虛誕。故知謗者虛焉。豈有人造妖說。山中藏三丈石佛。特是諸謗者坎井。焉知九海之天池哉。齊州臨邑縣東有觀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石獸迅殺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手擄出。終不可脫。亦勞有損。今在彼云。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往昔高麗聖王出見案行國界。

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荒草。掘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

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答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法始至。具知始末。今更損高木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閣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有會承者。隋時來此學。諸子史統及術藝無事不閑。武德之末猶在。京邑貞觀五年方還本國。會問。彼國味谷東隅佛法晚至。未知已前育王及不。

會答云。文字不言無以承據。驗其事迹則是所歸。何者。有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露盤佛諸儀相。故知素有也。益州城南空慧寺金藏者。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二升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甕行行相對。莫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雍州渭南縣南山倒剎谷崖有懸石。文狀倒剎。因以名焉。谷有巖像於仍面。亦號像谷。古老傳云。昔有梵僧來云。我聞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龜。昔七佛曾來此谷說法。洞內有瞻蔔華。常所供養。近永徽中南山龍池寺沙門智積。聞之往尋。至谷聞香。莫知何所深訝。香從洞內沙出。即撥沙看。形似茅根裹甲沙土。然極芬馥。就水抖擻洗之。一

潤皆香。將返龍池佛堂中。合堂皆香。極深美。山下俗人時見此山。或如佛塔。或全如佛面。挺出空際。故像額之號非是虛立。像去嘉美谷甚近。即姚秦時王嘉美所住者也。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嶺俗號檀臺山。上有古塔甚宏壯。面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輓塔。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餘。廣五尺餘。傍

有破輓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還看仍在。乃勸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為起輓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年作不事華修。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輓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宋修前鐘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證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輓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

有破輓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還看仍在。乃勸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為起輓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年作不事華修。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輓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宋修前鐘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證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輓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

有破輓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還看仍在。乃勸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為起輓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年作不事華修。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輓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宋修前鐘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證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輓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

有破輓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還看仍在。乃勸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為起輓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年作不事華修。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輓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宋修前鐘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證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輓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

有破輓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還看仍在。乃勸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為起輓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惟須年作不事華修。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輓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宋修前鐘聲時至。即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證文者。前周大遠。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輓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竦。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

○委莫一莫委○ ○(也)一○ ○(十七)一○ ○(十八)一○ ○谷二父○ ○(十九)一○ ○(舊)一○ ○(二十)一○ ○河十(界)一○
比北北○ ○(諸)一○ ○今二今○ ○半據二半據○ ○千撰○ ○京邑二至○ ○對二對○ ○(合)一○ ○
[美]一○ ○(時)一○ ○乃勸二勸乃○ ○(此)一○ ○推二推○ ○(計)一○ ○(道)一○ ○
道二道○ ○王二王○ ○寸二尺○ ○

晉義興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放光。沙門慧遠。隨廣州刺史。刀遠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爲二。遠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爲三。遠欲模長千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宜導。何故恪耶。明報聽。摸既成。遠以舍利著像髮中。西來諸像放光者。多懷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怪尋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擎以箱盛。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屢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汚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爲尼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枚。六句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世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材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得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間出。佐吏沙門咸見不同。王捧

宋元嘉九年。尋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花上似冰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火焰相屬。後遂失之。數十日閉厨。更視獲牙。奩中有白氎裹舍利十枚。火焰向屬天。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凝之隱衡山。徵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及悟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見額下有紫光。瑞光處得舍利二枚。剖擊不損。水行光出。後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爾又得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盛銀瓶中。後石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今觀私開之空罌。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還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也。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記所及略陳萬一。由事相重。沓屢現非奇。佛現栖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有隋一化之中。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略出之。以顯盛德云爾。隋高祖昔在龍潛。有神尼智仙。無何而至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神明還來。後周氏果滅佛法。及隋受命。常以爲言。又昔有婆羅門僧。詣宅出一裹。舍利曰。檀越好心。故留供養。尋爾不知所在。帝曰。我興由佛。故於天下立塔。

宮。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宮之仁壽殿降生日也。帝於此日追惟永往報父母恩。延諸沙門輿論至道。欲於海內清靜處三十所建塔。下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共

修福業。令使現在未來俱爲利益。宣請沙門三十人解法相堪宣導者。各將侍者散官分道。送舍利於諸州。起塔盡州。現僧爲膜及皇后太子諸王官人民庶幽顯生靈。七日行道懺悔打刺。布施限以十文。以供塔用。不充役丁用正庫物。共刺史以下常務停七日。專知塔事。同至十月十五日正午入函。一時起塔。

帝以起塔之旦。左京大興殿。西執筵而立延佛像。沙門三百六十人上殿。左右密數三度常贍一人。帝見異僧披褐色覆膊。語左右曰。勿驚置之。及行道散不復見。帝曰。今佛法重興。立舍利塔必有感應。果如言矣。

雍州仙遊寺立塔。天降陰雪。舍利將下。日光朗照。及入函雲合。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文。石如玉爲函。又現雙樹鳥獸等基。石變如水精。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界所有。合用爲函。恰然相可。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雪下。草木開花。入函光照聲贊。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下。日照五色氣。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山朗。入函雲合。

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表疎放爾架。令其形舍利猶有。可表前式分

二本正之。又爲看舊宋藏者。具錄正文于左

①天=四(㊦) ②如=一(一) ③流=流(一) ④上=土(一) ⑤(我)=一(一) ⑥至基=基至(一) ⑦整=整(一) ⑧(訖)=一(一) ⑨秦=秦(一) ⑩朗=朗(一)
 ⑪鳥=鳥(一) ⑫計=計(一) ⑬拖=拖(一) ⑭陷=陷(一) ⑮(二)=一(一) ⑯壁者=薛(一) ⑰壁=薛(一) ⑱(相)=一(一) ⑲相=愈(一) ⑳又=天(一)
 ㉑(花)=一(一) ㉒(日)=一(一) ㉓文=反(一) ㉔及(一) ㉕見像患差=現像病愈(一) ㉖把=把(一) ㉗沈=沈(一) ㉘洗(一) ㉙內=日(一) ㉚日尙時,內次行末末有五十三州四字 ㉛神州十(塔時) ㉜此數=左(一) ㉝四十九字=一(一)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吳佛像靈祥充物區宇而群錄互舉出沒有殊。至於瑞跡蓋無異也。今依叙列而罕以代分。何者或像陳晉代而曆表隋唐。或感化在人而迹從倚伏。故不獲銓次。於錄而辯集之。

- 東漢領陽畫釋迦像緣一
- 南吳建鄴金像從地出緣二
-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三
- 西晉泰山七國金像瑞緣四
- 東晉楊郡金像出洛緣五
- 東晉襄陽金像遊山緣六
- 東晉荊州金像遠降緣七
-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八
- 東晉會稽木像香瑞緣九
-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十
- 東晉東掖門金像出地緣十一
- 東晉徐州太子思惟像緣十二
- 東晉廬山文殊金像緣十三
- 元魏涼州石像山裂出現緣十四
- 北涼河南王南崖素像緣十五
- 北涼沮渠丈六石像現相緣十六
- 宋都城文殊師利金像緣十七
- 宋東陽銅像從地出緣十八
- 宋江陵金像出樹光照緣十九
- 宋浦中金像光現及出緣二十

- 宋江陵上明澤中金像緣二十一
- 宋荊州壁畫像陰却現緣二十二
- 宋江陵小金像誓志緣二十三
- 宋湘州桐屑感通作佛光緣二十四
- 齊番禺石像遇火輕舉緣二十五
-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緣二十六
- 齊楊都觀世音金像緣二十七
- 梁荊州優填王梅檀像緣二十八
- 梁楊都光宅寺金像緣二十九
-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三十
-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高王經緣三十一
- 陳重雲殿并像飛入海緣三十二
- 周晉州靈石寺石像緣三十三
- 周宜州北山鐵石像緣三十四
-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三十五
- 隋蔣州興皇寺焚像移緣三十六
- 隋釋明憲五十菩薩像緣三十七
-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形像緣三十八
- 隋邢州沙河寺四面像緣三十九
- 唐坊州石像出山現緣四十
- 唐簡州佛跡神光照緣四十一
-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四十二
- 唐渝州相思寺佛跡出石緣四十三
- 唐循州靈龜寺佛跡緣四十四
- 唐撫州降潭州行像緣四十五
- 唐雍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四十六
- 唐雍州鄠縣金像出邊緣四十七
- 唐沁州像現光明常照林谷緣四十八
- 唐覺州五臺山像變聲現緣四十九

唐遼口山崩自然出像緣五十

○初案南齊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齎優填王畫釋迦倚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之像如諸傳備載○一吳時於建鄴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即周初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江南何得有像埋瘞于地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園廁令執屏箠至四月八日皓如廁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像頭上尋即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呼太史占曰犯大神所致使逼祀神祇卒無應効妓女中素有信佛者曰佛為大神陛下前穢之今可請也皓信之伏枕歸依有頃便愈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像漸謝重修功德送於建初寺云○三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渚濱口漁者牽鰲遙見海中有二人現浮遊水上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華里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乎乃潔齋共東雲寺帛尼及信佛者數

○神州十(塔寺)○中二第○釋十(氏)○自法前行明本有第二靈像垂降凡五十緣十字○今二合○感二陶○(更編)十餘○於錄二依緣○東漢前行元本有第二靈像垂降六字此日錄明本配置各本文記數前行而各記數上並有第字○二支江○(世)一○(劉縣石像附)細註○(劉縣石像附)一○(漢二漢)一○(份二代)○(初)一○(號)一○(號)十(云)一○(二)一○(對)二案○南十(述)一○屏二類○(三)一○萃焉二華卒○二道○雲二靈○

在。建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主。乘爲襄州刺史。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不信法。聞有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將廢僧尼。聞欲除滅哀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憤怒彌盛。逼逐侍從速令摧碎。先令一百人以繩繫頸。挽牽不動。哲謂不用心被監事者加一百牽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動如故。哲怒逾壯。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勇。即令融毀。揚聲自快。便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墮然落地。失音。直視四肢不舉。至夜便死。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次。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後計年月興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誠無虛記云。今本所住名啓法寺。所履之石人鑿取之。今見存焉。初隋末分崩。方隅守固。襄陽留守竇盧褒權據一部。屬王世充。有啓法寺憲法師者。爲士俗所重。數諫寶君。令投唐國。寶不從。憲與士俗內外通。使京輔。遂發兵至襄陽。寶固守三度。兵至屠城不陷。後知憲情遂殺之。憲臨終語弟子蘇富婁曰。我與汝父見毀安師金像。自爾已來遺迹不嗣。我死後可依造之。及武德四年。官軍圍急。寶降方恨不取憲計。枉殺。時斯即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城不富婁便從俗服。憲有衣資什物。並妻鳩捨。乃有心擬造像。不知何模樣。遂夢見婆羅門。僧指其相。并訪古老亦有畫圖。即依模鑄一治。便成無有缺少。當鑄像時。天陰

雲布雨花如李通一寺內。富婁性巧財用自富。又於家內造金銅彌勒像高丈餘。後又夢憲令其更造佛像。乃於梵雲寺造大像高五十九尺。事如別題。昔隋初秦孝王俊曾鎮襄部。聞安師古像形製甚異。乃遣人圖之。於長安。延興寺造之。初鑄之夕。亦感天樂天花等相。今見在。即今永泰寺改名萬壽寺也七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歲次丁未。依勘長曆乃三年也。二月八日夜有像現于荊州城北。長七尺五寸。合光趺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從也。初永和五年。廣州商客下載欲覓恨船輕。中夜覺有人來奔船。驚其尋視了無所見。而船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駭其異而不測也。引邁利沙恒先諸船。不久遂達渚宮。纔泊水次。夜復覺人自船登岸。船載還輕。及像現也。方知其非時。大司馬桓溫鎮牧西陲。躬事頂拜。傾動邦邑。諸寺僧衆咸競迎引。鑿然不動。有長沙太守江陵滕峻。晉書以永和二年。捨宅爲寺。額表郡名。奉道安法師襄川綜領。請一監護。安謂弟子曇翼曰。荆楚士庶始欲信法。成其美者非爾誰歟。爾其行矣。翼負錫南征。歸攜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曰。育王寺像隨緣流布。但至誠不極何憂不垂降乎。及聞荆城像至。欣感交懷。口斯像余之本誓也。必歸我長沙。固可以心期難。以力致。衆咸僉曰。必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禮拜。請令弟子三人捧之。雖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慶悅。至晉簡文咸安二年。始鑄華趺。晉孝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爲刺史。像於

中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答。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擊胸處。文現於外。有屬賓僧伽難陀禪師者。多識博觀。從蜀來荆。入寺禮像。歎嗟久之。翼問其故。答曰。近天竺失之。如何遠降此土。便勘年月。悉符同焉。便看像光背有梵文曰。阿育王造也。時聞此銘。更倍欽重。曇翼與念致應之驗也。及病將棘。像光忽逝。翼曰。佛示此相。病必不損。光往他方。復爲佛事。旬日而終。後僧擬光更鑄。今者宋孝武時像大放光。江東佛法一期甚盛。宋明帝太始末。像輒垂淚。明帝尋崩。嗣主狂勃。便有宋齊革運。荊州刺史沈攸之。初不信法。沙汰僧尼。長沙一寺千有餘僧。應還俗者將數百人。舉衆邊駭。長幼悲泣。像爲流汗五日不止。有聞於沈沈。召寺大德玄暢法師訪問。所以暢曰。聖不云遠無幽不徹。去來今佛。佛佛相念得無。今佛念諸佛乎。欲請檀越。不信之心。故有所應。問出何經。答曰。出無量壽經。悠之取經尋之殊悅。即停沙汰。齊永元二年。鎮軍蕭穎胄與梁高共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義。時像行出殿外。將欲下階。兩僧見而驚喚。乃迴入殿。三年。穎胄暴亡。寶融亦廢而慶歸高祖。梁天監末。寺主道徽與一白衣淨塔邊草次。開塔戶。乃見像繞龕行道。岳密禮拜。不令泄言。及大開堂像亦在座。梁鄱陽王爲荊州。屢請入城建大功德。及病迎之。倍擢不起。少日而薨。高祖昔在荊州。宿著懇誠。屢遣上迎。終無以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白馬寺僧。建主書。何思遠齋

○乘二康 ○將殿二被壁 ○通二區區 ○音二齊 ○有二在 ○使二俠 ○荷二阿 ○從二捨 ○僧二像 ○延二近 ○(即今也)十一字二(寺云)二字 ○(七)一 ○合二合 ○船二其 ○合二合 ○(可)十以 ○(除)十不信 ○川二云 ○鑿二盛 ○州二陝 ○提二張 ○

香花供養具申丹款。夜即放光似隨使往。明且承接還復留礙。重謁請祈方申從往。四衆繼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相于金陵。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無絕。道俗欣慶。未嘗有。留殿三日。竭誠供養。一作中與設無遮大齋二十七日。從大通門出入同泰寺。其夜像大放光。勅於同泰寺大殿東北起殿三間兩廡。施七寶帳座以安瑞像。又造金銅菩薩二軀。築山穿池。奇樹怪石。飛橋欄檻。夾殿兩階。又施銅鑊一雙。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閣。宛轉玲瓏。中大同二年三月。帝幸同泰設會開講。歷諸殿禮黃昏始到瑞像殿。帝纔登階。像大放光。照竹樹山水並作金色。遂半夜不休。及同泰被焚。堂房並盡。唯像所居殿存焉。

太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月。侯景亂。隨大寶三年賊平。長沙寺僧法敬等迎像還江陵。復止本寺。後梁大定七年。像又流汗。明年二月。中宗宣帝崩。天保三年。長沙寺延火。所及。合寺洞然。煙焰四合。欲救瑞像無方轉移。此像由來舉必百人。爾日六人便起。天保十五年。明帝延像入內禮懺冥感。二十三年。帝崩。嗣主蕭詧移像於仁壽宮。又大流汗。廣運二年而梁國亡滅。開皇七年。長沙寺僧法緒等。復迎還寺。開皇十五年。黔州刺史田宗顯至寺禮拜。像即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殿。一十三間。東西夾殿九間。彼運材木在荆上流五千餘里。斫材運之至江散放。其木流至荊州。自然泊岸。雖風波鼓扇終不遠去。

遂引上營之。柱徑三尺。下礎闊八尺。斯亦終古無以加也。大殿以沈香。帖遍。中安十三寶帳。並以金寶莊嚴。乃至檠檠井無非寶花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並用檀栴。中有寶帳花。並用真金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年。瑞像數汗。其年朱榮破掠諸州。來至荊邑營于寺內。大殿高臨城北。賊上殿上射。城中留守忠之。夜以火箭燒之。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矣。其夜不覺像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且見像存合城欣悅。賊散後看像故處。一不被燒。灰炭不及。今續立殿。不如前者。僞梁蕭銑鳳鳴五年。僞宋王楊道生等至寺禮拜。像大流汗。身首雨流。竟日不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還將統希求一瑞。繞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光爲其善瑞也。至於亢陽之月。宰牧致誠無不畢應。貞觀六年六月大旱。都督應國公武彊迎像。建齋行道七日。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遂登都督乃拾黃金更鑄瑞像。禁輿轎花莊嚴具備矣。今見在江陵長沙寺。又有外國銅像高七尺許。古異不甚重云。道安在石城長安所送。令弟子於營中得一舍利。有光失之。

八東晉周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守。家內奉佛。其女尤甚精到。家僮捕魚。忽見金光溢川。

映流而上。當卽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浮水而往。牽排不動。馳往詣周記。記以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遙見喜心。禮而手挽。卽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看像膝果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死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裝飾逾於平日。內外咸觀。俄而紫雲下迎。遂上。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戎旅。平討孫恩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悔。祈求備至。有一老姥齋請賣之。其價極少。說是前像。方欲展直。失姥所在。此像遂亡。光在張家。云云。

九東晉會稽山陰靈寶寺木像者。徵士譙國戴逵所製。達以中古製像。略皆朴質。其於開敬不足動心。素有潔信。又甚巧思。方欲改鑄威容。庶參異極。注意累年。乃得成遂。東夏製像之妙。未有如之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高平鄧嘉賓報香呪曰。若使有常將復親聖顏。如其無常願會彌勒之前。所拈之香於手自然芳煙。直上極目雲際。餘芬佛佛。馨盈一寺。于時道俗莫不感勵。像今在越州嘉祥寺。

十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慧護。於吳郡紹靈寺建釋迦文一丈六尺金像。於寺南傍高鑿穴以啓鑄鑄。既成將移。夜中穴內清明有花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灑。未及於地。自斂而上歸。及曉白雲若煙出所鑄穴。雲中白龍見長數十丈。光彩炳煥。徐引繞穴。每至

①出二步②留二在③築一廟④宣一⑤新二結⑥彼二被⑦初⑧徑二經⑨時十⑩帖二帖⑪貼⑫內二非⑬非二非⑭非二非⑮非二非⑯非二非⑰非二非⑱非二非⑲非二非⑳非二非㉑非二非㉒非二非㉓非二非㉔非二非㉕非二非㉖非二非㉗非二非㉘非二非㉙非二非㉚非二非㉛非二非㉜非二非㉝非二非㉞非二非㉟非二非㊱非二非㊲非二非㊳非二非㊴非二非㊵非二非㊶非二非㊷非二非㊸非二非㊹非二非㊺非二非㊻非二非㊼非二非㊽非二非㊾非二非㊿

像前瞻仰遲回。似歸敬者。斯時風霽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座龍乃升天。元嘉初徵士譙國戴顓嫌。制古朴治像首面威相若真。白眉以上短舊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云云

十一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宮住東掖門。有侍人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此像本在瓦官寺。後移龍光寺云

十二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勸沙彌為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若騰家求食。為犬所噴。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若騰。具狀問之。答有是事。便指餘血瘡門之處。顯曰。此經漢聖人血也。當時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應聞慚愧。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涌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應求像未獲。派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若騰供養。應曰。必如彼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模取千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應採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

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

十三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陶侃字士衡。建康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光。因以白侃。侃遣尋之。俄見一金像陵波而趣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昔傳云。育王既統此州。學鬼王制獄。怨酷尤甚。文殊現處鐵中。火熾水清生青蓮花。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爾。此其一也。初

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

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蕩略盡。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風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

十四元魏涼州山開出像者。太武大延元年。有離石沙門劉薩訶者。備在僧傳。歷遊江表禮鄧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訖西行。至涼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東北望御谷山遙禮。人莫測其然也。訶曰。此山屋常有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缺則世亂人苦。經八十七載。至正光元年。因大風雨雷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還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陵遲其言驗矣。至周元年。涼州城東七里。湖石忽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處二百餘里。相好音聲一時還備。時有燈光流照鐘聲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立為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令齊王往驗。乃安首像。項以兵守之。及明還落如故。遂有廢法國滅之徵。接焉備于周。釋道安碑周雖毀教不及此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往禮觀。改為感通道場。今仍在焉。依岡擬者非一。及成長短終不得定。云云

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蕩略盡。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風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

①制二製②眉二眉③[十一]一④[盤]一⑤[十二]一⑥[見]十⑦[辨]一⑧[開]一⑨大二大⑩[十三]一⑪[行]一⑫學二數⑬總二惡⑭像二減⑮像二風⑯此嘉二嘉此⑰瑞十(像)⑱(後)十更⑲白二開⑳[品]一㉑惟二唯㉒衆僧二僧來㉓[者]一㉔[行]一㉕然二殺㉖速十(法師)㉗屯黑二黑㉘四二而㉙風二關㉚夜十(云)㉛[十四]一㉜開二門㉝大二太㉞詞二何㉟河二何㊱有二比㊲[治]十涼州㊳餘二許㊴鐘二鐘下同㊵項二頂㊶[十五]一㊷云二久

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斷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喝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士空地。觀其行不入。纔遠之即便蹈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十六北涼河西王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遣世子與國攻。抱罕大敗。與國遂死。於佛。佛氏遜悲恨以事佛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楊述山。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戰慄。如有把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深自咎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諸僧還復本業焉。觀遜之為信。佛深明攻殺以取。豈佛之為非禁也。性以革改為先。任意肆惡知何所。惡不至。初重法議譯大淫。堅願同生死。後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咎佛僧殄寺誅僧。一何酷濫。晚雖再復。不補其愆。云今沙州東南三十里三危山。即流四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函發云。

十七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禮拜。頃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于五年。昏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

香拂拭床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存。

十八宋元嘉十二年。留元之東陽長山人。家以種芋為業。每燒田塹輒有一處叢草不然。經久怪之。不復鋤伐。後試薄掘。得銅坐像高三寸許。尋檢其地。舊非邦邑。莫測何來云云。

十九宋元嘉十四年。江陵靈寂寺尼慧玉。行業精勤人也。昔於長安薛尚書寺見紅白光。於寺中後有六重寺。沙門。於先光處得彌勒金像高一尺。及住江陵見寺東樹有紫光起暉映一林。以告餘人。並云不見。後寺主法。和將於樹下築禪堂基。仰首樹上得金坐像。亦高尺許。

二十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惠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花經。輒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跌。高二尺一寸。跌銘云。建武六年歲在庚子。瓦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即加磨瑩之。

二十一宋元嘉十五年。羅順為平西府。將戌在上明。十二月放鷹野澤。同輩見鷹雉俱落。于時火燒野平。唯有三丈許。蓋草不然。遂披而覓鷹。乃得金菩薩坐像。通跌高一尺。工製殊巧。時定襄令謂盜者所藏。乃下符界內。無失像者。遂收而奉之云。

二十二宋元嘉中。衛軍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衛陽文王代。鎮廢為明齋。悉加泥治。乾輒墮脫畫狀鮮淨。再塗猶爾。王不信向。心謂

偶爾。又使濃塗。而畫像微見炳然可列。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閉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

二十三宋元嘉中。江陵雷枝江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形金像。以為前路之資也。而父母逼嫁。誓志不行。而密許鄰氏。女初不知也。及羔雁既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此像遂放金光彌竟一村。父兄驚其通感。止不嫁之。張郢二門因大敬信。僧定為之出家。宋丞相南郡王鎮陝。乃以其居建精舍焉。

二十四宋泰始中。東海何敬叔。少而奉法。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縣。遇有桮棹。製以為像。既就無光。營案甚勤。而卒無可獲。遇凡思之。如睡見沙門納衣杖錫來曰。檀非可得。龜木不壞。唯縣後何家桐屑堪用。雖惜之苦求可得。龜問左右。果如所言。因固求買之。何氏曰。有盾甚愛。患人乞奪。曾未示人。明府何以得知。直求市耶。敬叔以事告之。何氏驚。奉以製光。後為湘府。直省中夜夢像云。鼠嚙吾足。清旦疾歸視像。果然。

二十五齊建元中。番禺毘耶離精舍舊有扶南國石像。莫知其始。形甚異常。七八十人乃能勝致。此寺草茨遇火延及。屋在下風煙焰已接。尼衆十餘相顧無計。中有意不已者。試共三四人捧之。飄然而起。曾無鈞石之重。像既出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州部兵寇。輒淚汗滿體。嶺南以為恒候。後廣州刺史劉俊表送出都。今應在故蔣州寺中。

①土二上②納二相③此十(云)④(十六)一⑤抱二於⑥(佛)一⑦佛二弗⑧二而⑨愆二⑩(十七)一⑪存十(云)⑫(十八)一⑬(十九)一⑭牧二收⑮(初)十沙門⑯許十(云)⑰(二十一)一⑱金十(謂)⑲(二十二)一⑳術二行㉑(明)一㉒明齊⑳堂㉓(成)一㉔(成)一㉕(心)二亦㉖(二十)一㉗(二十)一㉘(二十)一㉙(二十)一㉚(二十)一㉛(二十)一㉜(二十)一㉝(二十)一㉞(二十)一㉟(二十)一㊱(二十)一㊲(二十)一㊳(二十)一㊴(二十)一㊵(二十)一㊶(二十)一㊷(二十)一㊸(二十)一㊹(二十)一㊺(二十)一㊻(二十)一㊼(二十)一㊽(二十)一㊾(二十)一㊿(二十)一

丈八金像。圖樣既成不爽分寸。臨鑄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曷勸遣送寺。便即鑄寫。一冶卽成。冠絕通國。唯覺高大。試以量之。乃長二丈二尺。以狀奏聞。鑄像已成不改元樣。所續送銅用亦俱盡。更重審量乃增四尺。勅云。初不送銅何緣乃爾。豈不以真相應感獨表神奇乎。可鑄著花趺以爲靈誌。乃具疏而勸于足下。於

今存焉。梁祖爲父於鍾山造大愛敬寺。中殿大像神相有之。故不重顯。廣如別記。有梁佛像多現神奇。剡縣大石像者。元在宋初。育王所造。初有曇光禪師。從北來。巡行山川。爲幽栖之所見。此山崇麗。乃於峯頂構小草室。空

①〔二十六〕一〇 ②右二左〇 ③流二流〇 ④之二其二〇 ⑤恭二肅〇 忘〇 ⑥〔流〕一〇 ⑦遍一流〇 ⑧〔號〕十守〇 ⑨推二推〇 ⑩有
 十〔云〕〇 ⑪〔二十七〕一〇 ⑫昔十〔年〕〇 ⑬祗二祗〇 ⑭〔三〕一〇 ⑮良是二是自〇 ⑯劉二劉〇 ⑰寔二實〇 ⑱廣二廣〇
 ⑲紆二紆〇 ⑳紆二紆〇 ㉑日二日〇 ㉒〔叶其…之〕十二字二〔不盡其本餘如冥陀記一部十卷具云〕十五字二〔不盡其本餘如背
 陀記部十卷具云〕十四字〇 ㉓〔二十八〕一〇 ㉔〔高〕十粗〇 ㉕往十〔見〕〇 ㉖十〔將遠方〕〇 ㉗〔登〕十背
 ⑲〔俗〕一〇 ⑳日二云〇 ㉑由二中〇 ㉒國十〔云〕〇 ㉓〔二十九〕一〇 ㉔刺遺二奉勅〇 ㉕二二四〇 ㉖云十〔絹〕〇 ㉗
 〔絹〕一〇 ㉘育二有〇 ㉙空中聞天樂二聞天樂空中〇 ㉚〔之〕一〇 ㉛引二建〇 ㉜像十〔者〕〇 ㉝愈二愈〇 ㉞先二光〇 ㉟

●鑿浮石至本仍止。既都除訖。乃具相焉斯則真儀素在石中。假工除刻故得出現。梁太子舍人劉勰。制碑於像所備之。

●三十梁。世祖登極之後。崇重佛教。廢絕老宗。每引高僧談叙幽旨。又造等身金銀像兩軀。於重雲殿晨夕禮事五十許年。冬夏鑿石六時無缺。足踏石處十指文生。遂卒窮祚侯景篡位。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修復臺城。會元帝陷於江陵。江南無主。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蕭淵明爲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遣女婿杜龔典衛宮門。龔性兇頑不見後際。欲毀二像爲鏹。先令數十人上三

●休閣。令鑿佛項椎鑿始舉。二像一時迴顧。所遺諸人臂如墮落。不自勝舉。失瘡如醉。杜龔亦爾。久乃醒悟。仍被打築遍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此乃近事。道俗同知。

●三十一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誣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日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辟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佛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歎覺起坐。緣之了無參錯。比至平明已滿一百遍。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折爲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

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勸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在防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觀歎其通感。見齊志及旌異等記。

●三十二陳武帝崩。兄子蒨立。將欲修葬造輓轎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昔梁武帝立重雲殿。其中經像並飾珍寶映奪諸國。運雖在陳殿像仍在。蒨欲收取重雲佛帳珠璣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流遠佛殿。自餘方左開朗無陰。百工怪焉競往看視。須臾大雨橫注雷電掣擊。煙弱錫吻火烈雲中。流布光焰高下相涉。歛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寶座一時上騰。煙火挾之忽然遠逝。觀者傾國咸歸奉信。雨晴之後覆看故處。唯礎存焉。至後月餘有人從東州來云。於此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海。今望海者有時見之。魏氏洛京永寧寺塔去地千尺。爲天所震。其緣略同。有人東海時見其迹云。

●三十三北齊末。晉州靈石寺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衆僧咸怪其大言。後於寺北谷中見有臥石可長丈八。乃雇匠就而造佛。向經一周而腹粗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掘舉之不動。經夜自翻且視欣然。即就營作移在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先燒寺塔。此像被焚初不變色。唯傷二指後欲倒之。人牛六十牽挽不遂。忽有異僧咸無識者。以瓦木土斬難累圍之。須臾

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悟而補之。隋氏啓運如前開。復開皇十五年有盜幡蓋者。即夢丈八人入室責之。其賊慚怖而送像。今見在云。

●三十四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意欲殄滅。天下聞之。有冥州姜明者。督事夜行。經州北百餘里。山中行往常見山上光明怪之。因巡行光處見有臥石。狀如像形。便斷掘之。乃是鐵礦。不可鑿。故其形體雖高三丈許。欲加摩。榮幸不可觸。又向下尋。乃有石趺孔穴具足。乃共村人以物舉之。其像款然流下。逕趣趺孔卓然特立。衆以爲奇瑞也。以狀奏聞。時天元嗣曆佛日將融。乃改爲大像元年。仍以其處爲大像寺。隋祖開運重構斯迹。又改爲顯際寺。討尋其本處非人住。又無大石及以鐵礦。豈非育王之神力所降感乎。大唐因之不改。貞觀末寺西置宮。名曰玉華。像仍舊所在宮東三十里苑內。太宗嘗往禮事。嫌非華飾。乃捨物莊嚴。永徽年中改宮立寺。還名玉華。今屬坊州。陰暗之夕每發光瑞。道俗常見。故不甚驚歎云。

●三十五周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者。古來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微應在昔不復其今。不佛具陳。及周滅法。人藏其首。隋開乃出。如前莊飾以爲聖像。號盧舍那佛。每年祈禱以爲歸依之所也。隋文將崩。兩鼻演出沾污懷中。金薄剝起。洩流有光。拭之無痕。望還如漢。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內洩還連出塗漫懷中。方圓一尺初

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悟而補之。隋氏啓運如前開。復開皇十五年有盜幡蓋者。即夢丈八人入室責之。其賊慚怖而送像。今見在云。

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悟而補之。隋氏啓運如前開。復開皇十五年有盜幡蓋者。即夢丈八人入室責之。其賊慚怖而送像。今見在云。

●三十一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誣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日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辟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佛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歎覺起坐。緣之了無參錯。比至平明已滿一百遍。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折爲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

未委也。及後太宗昇遐。方知兆見。至六月內漢又重出。合州同懼。不知何禍。至七月內漢水。泛漲溢入城郭。深丈餘。陷溺不少。今在本寺祈求殷矣。襄陽士俗有少子胤者。皆往祈之。隨其本心男女感應。

三十六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戴顯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炎火大盛。衆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欵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甌瓦木炭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跌下有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今移在白馬寺。鳥雀無踐。永徽二年。盜者欲利像銅。乃鋸窓樞斷將欲拔出。遂被夾腕。求拔不脫。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撮手。求脫不得。云云。

三十七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和傳云。昔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界請阿彌陀佛。娑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像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常現彼。及菩薩還。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花。在樹葉上。菩薩取葉所在。圖寫流布遠近。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等至洛陽。後騰姊子作沙門。持此瑞像。方達此國。所在圖之。未幾像西返。而此圖傳不甚流廣。魏晉已來年載久遠。又經滅法經像湮除。此之瑞迹殆將不見。隋文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所得此一本。說其本起與傳符焉。是以圖寫流布遍於

宇內。時有北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曹國人。善於丹青。妙盡梵迹。傳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真範。

三十八隋京師日嚴寺石影像者。其像八楞紫石英色。高八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太清年中有西域僧將來。會侯景作亂。遂安江州廬山西林寺像頂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揚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總收集。乃於雜記中得影像傳。即令舍人王延壽往寺推覓。得之自任晉蕃已來每有行往。常以烏漆函盛之。令人馬上捧而前行。後登儲武。乃送曲池日嚴寺。有令當寺看記封鎖。勿令外人見之。寺即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僧衆常來瞻視。余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石中金光晃晃疑似佛像耳。仍見名行諸僧互說不同。咸言了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有。余慨無所見。又潔齋別懺七日。後依前觀之。見有銀塔後又觀之。見有銀佛。而道俗同觀往往不同。或見佛塔菩薩。或見衆僧列坐。或見帳蓋幡幢。或見山林八部。或見三塗苦相。或見七代存亡。一觀之間或定或變。雖惡善交現而善相繁焉。故來祈者咸前發願。往作何形來生何處。依言爲現。信爲幽塗之業鏡者也。貞觀六年七月內下勅。追入內宮供養云。

三十九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三尺餘。便請遂許。失僧所在。諸處聞之競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僧引之。隨手至寺。後人寺側獲金一塊。上有烏形銘云。擬鍍四面佛因鍍之。像身上都是烏形。後忽失之。於寺側澗中數有光現。尋乃漚出。隋後主聞。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云云。

四十唐武德年中。坊州西南慈烏川有郝辯郝積者。素有信敬。見群鹿常在山上逐去還來。異之共掘鹿所止處。得石像高一丈四尺許。移出川中。村內乃今見存。自像出後群鹿因散。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所藏有四十軀。今雖兩現餘在山隱。其形如金玉。垂東鐵礦像相似。不可治斷。

四十一唐蜀川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常有神燈自空而至。每夕常爾。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尋之。乘馬來寺。十里已外空燈列見。漸近漸昧遂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見。至今不絕。貞觀十年有僧法藏。以乞爲心不謹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冑從門中披出。擲于寺外七里。傷足夜返還寺。重門皆閉。

四十二唐貞觀十七年九月。涼州都督李襲譽。內巡境至州東南昌泉縣界。有石表文。合一百一十字。乃有七佛八菩薩上果佛用等字。以狀奏聞。有勅覆檢如其所奏下。詔涼府給。復一年罪者赦之。

四十三唐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見有僧住。貞觀二十年十月。忽於寺側泉內出蓮花形

○注一汎○ (水)十深○ (三十六)一○ 正二止○ (炎)一○ 盛十(佛殿被焚)○ 利二利○ 夾二甲○ 內二上○ 云二去○ (三十七)一○ 上二下○ 洛二雅○ 方二又○ 純十(云)○ (三十八)一○ 像二形○ 記二日○ 五二更○ 觀二觀○ 依二何○ 迎二迎○ (三十九)一○ 後主二主後○ (四十)一○ 乃二至○ 見二見○ 金二今○ 或二或○ 新十(云)○ (四十一)一○ 至二現○ 十年二末○ 乞二至○ 辨二辨○ 足二藏○ 閉十(云)○ (四十二)一○ 一二臺○ 復二復○ 之十(云)○ (四十三)一○ 思一○ 二二三○ 故二牧○ 四十(繞本)○

紅色鬚臺具足。大如三尺而合擎出。如湧入水成花舟。挾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相思寺因以名之。一云涪州亦有此寺。本貧賤。由是感施。至今常當。昔南齊荆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如人中錦不異。經月乃歇。故知花出不足可怪。出吳均齊春秋蕭誠荆南志。

四十四唐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龜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五尺。許以下。循州。在一川中東西二百南北百里。寺極懸渥。近得銅藏面三尺。爐可獲百餘諸盤合等。又其銘云。僧得福興俗得禍至。古傳云。晉時。此僧在此山隱。遊大洪嶺至佛跡處。有大石窟花果美茂。遂住經宿。山神爲怪怖之心。卓不動曰。此不可居山鬼數來。望前石山陵雲概日。遂往登之下望懸絕不可至。彼還與寧說之。宋代二僧承前不遠功意。覆尋。共僧誦法花經。戒行貞潔能伏神鬼。乃至見形受戒。爰及家屬望前崖上有異光彩。隔一丈許上下俱絕。僧以木爲梁。度視乃見奇迹七枚。色如人肉現于石上。貞觀三年又現一跡。並放光明輪相具足。今有看者多少不同。因置靈龜廟取其異。又訪其本。宋時王家捨栗園爲寺。卽今古堂尙存云。

四十五唐顯慶四年。撫州刺史祖氏。爲亢早請祈無効。有人於州東山見有行像。莫測其由。將事移徙。然不動。風聲扇及遠近同趣。有潭州人云。彼寺失之。乃在此耶。尋其行路乃現二跡。各長二尺。相去五里。刺史以充

炎既久。便往祈請。盡州官庶香花步往二十里許。泣告情事動至彌甚。使三人捧之。飄然應接返還州寺。隨路布雲當夜滂下。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四十六唐永徽年。雍州藍田縣東悟真山寺。寺居藍田谷田之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於寺北湖更修別院。大石橫礙其爲妨害。乃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鎚打碎。中獲金像一軀。四面無縫。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跌全具非解合作。亦不識是何珍寶。高五寸今在山寺。云。其年益州光明寺柱上有一佛二菩薩現。雖削還影出。初在九隴佛堂。長史張緒以衆衆移入光明。今見在。

四十七唐雍州鄂縣東澧水西李趙曲。有金像高三尺六寸。并焰光四尺。數放光明。像形露右膊極威嚴。余聞往尋見之。跌上銘云。秦建元二十年四月八日。於長安中寺造。女王慧韶感佛泥日。幸遇遺像。是以賴身之餘。造鑄神像。若誠感。必應願使十方同福。銘文如此。問其獲緣云。昔廢二教遂藏於澧水羅仁洞中。有人岸行。聞洞中有聲。亦放光明。向村老說。便趣水求洞中純沙。水出光明。便就發掘。乃獲前像。時尙在周。村家藏隱互相供養。閉在閣室放光自照。今見在村中云。云。

四十八唐龍朔三年春二月。沁州像現。州北六十餘里。在綿上縣界長谷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有三鋪石像。中央像常放光明照燭林谷。村人異之。以事聞州。遂以達上。上乃勅

京師大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驛往審。登到卽見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然續不絕。時有白雲至窟。其光暫隱。雲去光現。便仰馳報。勅令圖寫重覆依審。光還如初。頻頻三夕如初照曜。至今相傳光仍不斷。余昔貞觀九年曾遊沁部。左綿上界周歷三年。山林勝地石龕佛像大有古迹。莫委其初然不親瑞。故是障源。今在三輔乃聞斯異。依口錄之云爾。

四十九唐龍朔元年。下。勅令會昌寺僧會續往五臺山修理寺塔。其山屬岱州五臺縣。備有五臺。中臺最高。日極千里山川如掌上。有石塔數千。薄石疊之。斯並魏高祖孝文帝所立。臺北石上人馬犬迹陷文如新。頂有大池名太華泉。又有小泉迭相延屬。夾泉有二浮圖。中有文殊師利像。傳云。文殊師利與五百仙人往清涼山說法。故此山極寒。不生樹木。所有松林森於下谷。山南號清涼峰。山下有清涼府。古今遺基見在不滅。從臺東而下三十里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事備焉。古老傳云。漢明帝所造南有花園三頃許。異花間發。是焰人目。寔神仙之宅也。屢有僧現數忽難尋。聖迹神寺往往出沒。今上龍朔二年。又令續往并吏力財帛往修理故寺。續與五臺縣承并將從二十餘人。直詣中臺。見石像臨崖搖動身手。及至像所乃是方石。儼然多感恨恨久之。令作工修理二塔并文殊像徒倚塔邊。忽聞塔間鐘聲振發連推不已。又聞異香氣氤氳至。道俗咸感歎未曾有。又往西臺遙見一僧乘馬

京師大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驛往審。登到卽見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然續不絕。時有白雲至窟。其光暫隱。雲去光現。便仰馳報。勅令圖寫重覆依審。光還如初。頻頻三夕如初照曜。至今相傳光仍不斷。余昔貞觀九年曾遊沁部。左綿上界周歷三年。山林勝地石龕佛像大有古迹。莫委其初然不親瑞。故是障源。今在三輔乃聞斯異。依口錄之云爾。

○按二書○ ○天子二書○ ○井二井○ ○志十(云)○ ○(四十四)一○ ○(許)一○ ○(在)一○ ○此二北○ ○四二四○ ○(姑)一○ ○(二)二○ ○(五)十○ ○(石)十○ ○(面)二○ ○(寸)二尺○ ○(在)十(云)○ ○(四十六)一○ ○(縣)一○ ○(谷)二○ ○(四十七)一○ ○(二)十○ ○(二)十○ ○(源)二○ ○(之)所○ ○(源)二○ ○(之)云○ ○(四十九)一○ ○(其)十○ ○(見)一○ ○(四十八)一○ ○(例)二○ ○(像)十○ ○(陷)二○ ○(忽)二○ ○(上)一○ ○(二)二○ ○(大)二○ ○(太)二○ ○(而)二○ ○(陷)二○ ○(然)二○ ○(下)二○ ○(多)二○ ○(無)二○

東上奔來極急。隨與諸人立待其至。久而不到。就往參迎。乃變為悵悵無已。然則像相通感有時隱顯。鍾聲香氣相續恒聞。其上方三百里東南脚。即恒岳也。西北脚即恒天也。中有佛光山仙花山王子塔古寺六所。解脫禪師僧明禪師遺蹤坐窟身相存焉。廣如別記。

五十唐龍朔中。有事遼左行軍將薛仁貴。行至隋主討遼古地。乃見山像水噴蕭條絕於行往。討問古老云。是先代所現。便圖寫傳本京師云云。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序曰。正法弘護其。唯在人。故佛未降靈法存而莫顯。僧初不至。徒聞而豈傳。是知事理因循義非沈隱。所以四依三品人依厥初。住法。現舉資聖力。致使三洲聞道。終顯寶頭之功。六萬遐齡。教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陳祥山海之間。香氣鍾聲。相顯幽明之際。列於視聽良書筌而不窮。備諸古老。口實仰而無絕。故撮略所聞紀之云爾。

初明聖寺 次明靈教 後列神僧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嚴州林慮山靈隱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岱州五臺山太平聖寺
西城黑峰山石窟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雲嶺竹林聖寺
梁州道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山折谷炬明聖寺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姓者。銳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者。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徑趣石梁。周瞰崖險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萬尋。上關尺許。若若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躋路絕。猷乃別思異枝。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韻唱誦。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爾不息晨夕愧恨。結草為菴彌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不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圓塔壞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軍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揖。今有往者。雲迷其道。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餘日。遂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觀。僧

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懷。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曰。識之。便指壁上鉢囊袋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囊袋與石并書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眼聽往不勞。帆也。於即依言。但聞颼颼風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樹海上。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析正見杯度騎桁欄。口云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逢萊道人。青喚我歸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別條。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聖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柏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遶寺花藥果菜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無定指。常聞鍾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為唐述。羌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石者。每逢仙聖。行往恍惚現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①天十(池)②聖十(云)③(五十)④神州十(塔寺)⑤下二第上⑥序曰前行明本有第三引聖寺瑞經神僧。初明聖寺。大明瑞經。後列神僧二十一字。⑦唯二惟⑧住二人⑨鍾二鐘⑩下同⑪初明前行元本有第三引聖寺瑞經神僧九字。⑫(初明...附)百二十一字二(聖寺第一凡一十二寺)九字⑬秦二秦⑭(子)一⑮古二古⑯聖二聖⑰(元)十年⑱道十(也)⑲石口此二此石口⑳袋二袋㉑眼二筋㉒帆十(花)㉓即二是

高齊初有異僧。毘鄰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歎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羶眉爲飲。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給酒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爲患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適時可。歷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間翹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卽至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事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處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鐮。斫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鐮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今年復來踏我秋苗。舉鐮逐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爾上山乞虫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闊。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臺造日修竹千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欄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上去。須臾便引入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上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

狀如西域。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能遠涉。名卽禮拜十數。和上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霄。屬言永住。彼曰。一任和上不敢爲礙。待明爲諸報。曰。和上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都中臨別。和上曰。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垂否。必欲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悵悵既別。懷然行一里間。數數返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峰崖雜樹。行行西下。依道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窟備爲諸僧說之。

高齊初。沙門高公者。嵩山高樓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鐘聲。尋聲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踞或臥。以眼眈眈。嵩怖將返。須臾梵僧外來。嵩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夫亦隨入。良久嵩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嵩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口。大有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西蜀北嶺南無處不至。動卽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堅義。大有後生聰俊。難開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嵩本事鑒。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奄然失地。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多巖谷禽鳥翔集。嵩出以問上統法師。法師曰。此寺石趙時。浮圖澄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云云。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驢駝。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駝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爲冥寂。山半有寺。群沙彌曰。高洋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爾來何爲。曰。今取經函。僧曰。洋在寺讀經。今北行東頭是其房。可取函與之。卽乘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返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漓。是夜帝崩。

○嵩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峻。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木松柏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號清涼山。亦立清涼府。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卽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蹤靈迹奄然卽日。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并州四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四許。卽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入

○嵩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峻。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木松柏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號清涼山。亦立清涼府。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卽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蹤靈迹奄然卽日。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并州四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四許。卽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入

案別傳云。西域天竺黑峯山龍狂菩薩。寺者二十四依中。此大士最爲宏冠。威加異道德洽王臣。藝術智。能無不通。練號佛滅度後一切智人也。王爲立寺鑿石爲龕。擬于終天不可改壞。龕各立像并一化主。經累年運功府藏。已竭而寺不成。王來拜曰。藏庫已空。寺猶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何。菩薩曰。王之德化無思不服。福報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盡。寺不成也。可案行寺側功用。若爲菩薩先以要術爲藥。筆卽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小大。金塊亦爾。王依言尋果見金聚大悅。卽以造寺。今猶見在。故西域出金名有多種。龍樹金者紫光外發。俗爲第一。自餘諸金。光色少減。昔菩薩長年七百餘歲。山寺來往無由固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號爲少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號焉。張衡西京賦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入山採樵。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鐘聲在近。卽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往尋者。余曾至山。但有層峰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火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遶山隙。止獲五窟。其圓淨如人所造。無缺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窟也。足爲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鐘聲尋而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斲二節竹以盛汁。蜜可得五斗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來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鐘聲。不以爲奇。一時驛家婦女樵採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物。此女有信心。自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可驛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絕。走取食。及來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在近追之。永不可值。而常有鐘聲。此寺去驛可五里許。

○又終南折谷內樓欄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儻爲擎鉢。向寺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額頭。其人爲荷鉢。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岸下。可長五十丈。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此得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窮之。不得已。便說遂瘧。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喚。指口如是三返。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額側。常聞鐘聲。亦往往見異僧。近有一僧聞之。遇見入谷。見僧疑是樓欄寺。問云。大德不是樓欄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思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蹟

①在二年* ②生二雲☁ ③皮二皮☁ ④聯二聖☁ ⑤予二等☁ ⑥龍二游☁ ⑦[即]—☁ ⑧白二日☁ ⑨裂二以☁ ⑩[賦]—☁ ⑪
 登二登☁ ⑫[城]—☁ ⑬志二次☁, 跋☁, 踐☁ ⑭[汁]—☁ ⑮防二訪☁ ⑯至二去☁ ⑰(樂州道)十子☁ ⑱物二入☁ ⑲女
 十(人)☁ ⑳可二向☁ ㉑得十(得)☁ ㉒令二食☁ ㉓在二左☁ ㉔[常]—☁ ㉕[可]—☁ ㉖[又]—☁* ㉗終南十(山)☁
 [向寺]—☁ ㉘[此]—☁ ㉙便十(即)☁ ㉚[見]—☁

頓我^①也。竊生念時前僧便失。懊恨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侯立精舍以候之。精舍見^{*}在其僧不知所終。

又終南山庫谷內西南。又名瓠盧谷。昔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僧人是衆僧具度。其人徘徊顧眎。記誌處所。以齋瓠盧掛於室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瓠盧。莫知縫跡。今有尋山者云。石門扇在山崖旁。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彌勒下時。方現於俗耳。

案別傳云。佛令九十九億大阿羅漢。三明六通。住持正法。於三千界四○大洲中統通。弘護。極人壽六○萬歲時。雖遇三災諸聖暫隱。至壽百歲聖人還出。廣通佛法。如是漸增千歲萬歲。終六萬歲方取涅槃。七萬歲時辟支佛現。八萬歲時慈佛方降。

瑞經圖錄

序曰。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誠化道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爲除惱滅結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徇國。恒列於玄崖。遺法文言。總會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顧復之劬勞。幽明荷恩。慶靜惻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微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蹟常談。震旦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焦。賊徒盜葉。於客堂。腕重而不舉。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七難

由之獲銷。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
述難聞。敢隨代錄用雪呈諸後。經不云乎。爲
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矢入心決。致然
水流米度情疑頓決。斯等尙爲士俗常傳。況
拔重空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
緣之遶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逾符契。義非
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多出傳紀。志
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
攬之。恐難觀其文。固疏共三數。并以卽日
所詳。示有感通之_在數

21 初列感應名緣

曇無竭 釋道安 釋僧生 釋道忞 釋普明 釋慧果 釋惠進 釋弘明 孫敬德

釋道琳 釋志湛 范陽僧 并東看山
魏陶官 周經上天 隋揚州僧 釋道積

釋寶瓊 釋空藏 釋道俗 史呵誓 令
狐元軌 釋曇韻 釋僧徹 河東尼 釋曇

延釋道遜 釋智苑 嚴恭 李山龍
李思一 陳公太夫人 岑文本 蘇長妾

董雄 益州空經 高文 崔義起
高僧傳云。宋元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

誦觀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險。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

路逢山象一群，蟻蠻緇詭念稱名歸命有師
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復有野牛一群鳴咽

而來將欲加害。謁及女林。歸命有大驚。奔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害免。

又昔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世于襄陽。沈般若道行密迹。

諸經。因折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

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_四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

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
時時設食也。後十誦至遠公云。昔和上所夢

乃寶頭盧也。於是立坐飯之。遂成永別。因矣。又蜀郡沙門釋僧生者。出家以苦行致因。僞

蜀三賢寺主諷法花誓定四尊山中誦經虎
蹲其前。竟部乃去。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

爲侍年雖衰老而翹楚彌厲遂終其業云云

四人不足數。里三人溺死。灶火交亡。陷者

穴。頻作普賢行道。並見屬應。或見₆古僧入
坐。或見騎馬人至。未及言次。倏忽不見。後遊
天都。以設計爲美。中友入。單見四人。御車呼

宋濂以舟舟爲樂。曰石之頑見四山徑直曰
問上乘。不覺自身已在太路。見一人坐胡床
寺前數百人。見問驚起曰。向命和意而已。可

忽勞屈。法師遂拜別。令送還寺。扣門方開。房

又宋孝建中。釋普明者。少出家。稟性清純。

普賢乘象立其前。誦維摩亦聞空中倡樂之

又宋太始中文揚州瓦官寺釋慧果者少以蘇

素自節。誦法花十地。嘗於清廟一鬼致敬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在

⑧(也)一⑨(終)十(云)⑩(成)一⑪(盡)⑫(所)十(以所)⑬(室)二⑭(空)⑮(時)二⑯(生)⑰(俗)耳二凡俗耳云⑱(大)二⑲(有)⑳(弘)二
加⑳(萬)二十㉑(取)一㉒(降)十(云)㉓(錄)十(序)㉔(錄)二第凡三十八段㉕(誠)二顯㉖(藉)二緣㉗(銷)二
消㉘(早)二程㉙(日)二月㉚(詳)二詳㉛(數)十(也)㉜(初列一起)百二十四字一㉝(慧)二惠㉞(惠)二慧㉟(視)二陽㊱(還)二還㊲(免)十(云)㊳(世)二地㊴(折)二析㊵(胡)道人一梵僧㊶(矣)二云㊷(囚)二月㊸(并)二常㊹(云)一㊺(探)二采㊻(亡)二云㊼(火)二光㊽(胡)二梵㊾(焉)二云㊿(常)二并

柿樹下。願取爲福果因。告衆掘錢爲造法花
設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之苦
報也。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
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
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恆病。乃發願造百
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
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
損。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
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因無疾而
卒。年八十餘矣。

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花
經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諸天童子爲
給使也。又虎來入室伏床前。久之乃去。又見
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僧厨食。今
墮圓則中。聞上人誦經力故來聽。願助方便
免斯累也。明爲說法。傾解方隱。後山精來惱
明。乃捉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
矣。

昔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勇士孫敬德。在防
造觀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禮事。後爲賊所引。
不堪拷楚。遂妄承罪。明日將決。其夜禮懺
流淚。忽如睡夢見一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
經。經有諸佛名。令誦千遍得免苦難。敬德忽
覺。如夢所緣了無差錯。遂誦一百遍。有司
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遍。刀下斫之
折爲三段。皮肉不傷。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
折如初。監司問之。具陳本末。以狀聞丞相高
歡。歡爲表請免死。因此廣行世。所謂高王
歡。

觀世音也。敬德還設齋迎像。乃見像項上有
三刀痕。見齊書

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少出家
有戒節。誦淨名經。寺有鬼怪。自琳居之便歇。
弟子爲屋壓。頭陷入。琳爲祈請。夜見兩
胡僧拔出其頭。且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
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
尺。衆咸服其徵也。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
邃谷中。衡草寺。省事少言。入鳥不亂。讀誦法
花。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
曰。北方衡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
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
初果也。遂葬此山。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
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

又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花爲常業。初
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
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花。隱白鹿山。感一童子
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如故。齊
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土黃白。又見一物狀
如兩唇。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
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花者六根不壞也。
誦滿千遍其徵驗乎。乃集持法花者。圍遶誦
經。纔始發聲。此靈唇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
以事奏聞。乃石函藏之。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閹官自慨刑餘。奏乞
入山修道。勅許之。乃齋花嚴晝夜讀誦禮
懺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髮鬚生得丈夫
相。以狀聞奏。帝大驚重之。於是國敬花嚴。

後尊恒曰。並見侯君素旌異記

*又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忽見空中如
圍大者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一段隨風
飄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
上土牆。視乃大品之第十三也。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名。誦通涅槃自矜
爲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音經。二俱
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王所。乃處沙彌金高
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
乞勘問。二僧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
恨恨。特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蘇
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
言。初誦觀音。別友別所燒香祝願。然後乃
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
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
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釋道積。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
淨衣澡沐自爲恒度。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
于五月。炎氣赫然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加
坐如初。道俗莫不嘉賞也。

時蜀川又有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貞素
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無他方術。唯勸信佛爲
先。本邑連比十郡。並是米族。初不奉佛。沙
門不入其鄉。故老人女婦不識者衆。瓊思拔
濟待其會衆。便往赴之不禮而坐。道黨咸曰。
不禮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奉各
異。天尚禮我。我何得禮老君乎。衆議紛紜。瓊
曰。吾若下禮必貽辱也。卽禮一拜。道像連座
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反倒。狼藉在地。遂

也十(云) 慧二惠 乃二通 疾二病 矣十(云) (又)十永明 (昔)一 勇二募 有二右 (通) 一 (爲) 一 (像) 一 句二胸 底十(矣) 齊二齊 (太)二大 (遂)二還 錢十(云) 五二 王 加十(見) 刑二形 修二服 是二一 記十(云) (第)十三 邪二揚 下村中二下林寺 僧二俱 假二假 返十(云) 釋十(僧) 也二云 (時)一 有(有)一 邪二方 米二朱

合衆禮壇。一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化。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爲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誦經齋麪六斗。擬爲月。調乃經三周月。噉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王泉以爲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貞觀十六年。沒於京寺。還葬山所。

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花爲業。乃數千遍。貞觀中。固疾將終。告友人慧歸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吾根不朽。可埋之十年。發出。若吾朽滅。知誦無功。若吾如初。爲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云。

又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料史呵咎者。誦法花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感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並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收葬。斯徒衆矣。今且略之。更不多述。

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令狐元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遇彼士抗禪師板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帙。還岐州。莊所經留在。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是草

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任遷。朝令家人相命。撥灰取金銅經軸。既撥外灰。其內諸經宛然如故。黃色不改。唯箱帙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收取諸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由是被焚。其人見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余曾於陽州有曇韻禪師。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比干山。常誦法花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並能行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會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囉奉。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黃。一如正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裏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憚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巾塵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余以貞觀十年。親自見之。

絳州南孤山陷泉寺僧微禪師。曾行過。賴者在穴中。微引至山中。爲鑿穴給食。令誦法花。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漸覺愈。一部既了。髮眉平服。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誠驗矣。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訪工書者寫之。價酬數倍。而潔淨勉勵。有其餘者。一起一浴。然

香薰衣。筒中出息。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龍門寺僧法端。集衆講說。借此尼經。以爲指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字。餘卷亦爾。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兩頂戴。繞佛七日不休。開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年。端自說之。

隋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解涅槃經。恐不合聖心。乃陳經及疏。於佛舍利塔前。焚之。啓告靈聖。若所解合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經軸。各放光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天。傍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赴。至乃知非。三日三夜。勝焰不絕。隋祖重爲戒師。迎入京。爲建延興寺。門人見在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講涅槃經。百遍。有弘護正法心。四方所歸。無問客主。將給之。富無有過者。貞觀四年。崔義直爲虞鄉令。遣人請遜講經。及發題訖。泣曰。去聖滋遠。微言隱絕。庸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希向。自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日時既促。願存心聽。既至其品。無瘳而終。道俗哀慟。義直徒跌扶柩。送之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地冰嚴。下屍於地。地生蓮花。而小頭及手足各一。義直奇之。令守。不覺盜折。明旦視之。周身有花。總五百莖。七日乃萎。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經。緘于西南山巖。以備法滅之護也。隋大業中。初構石室。四面鑄之。又取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滿以石鋼之融鐵其縫。遠近公私。無不送施。

住十(云) 訓二(云) 王二(云) 沒二(云) 所十(云) 因二(云) 本二(云) 又二(云) 州長安縣界 今二(云) 達十(云) 令二(云) 文二(云) 任二(云) 人二(云) 黃二(云) 灰二(云) 經二(云) 目二(云) 合二(云) 然二(云) 顯二(云) 親二(云) 妻二(云) 十十(一) 矣十(云) 其二(云) 隋二(云) 焚之 一 迎十(云) 在十(云) 富二(云) 以二(云) 自二(云) 存二(云) 委十(云)

工匠既湊欲造佛堂食院。而山東無木可得。忽一夜暴雨雷震山崩。且晴乃見大松柏數千株漂積道次。尋蹤遠自西山送來。此爲神助即依而構造。頃之畢成。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貞觀十三年苑卒。弟子等猶繼其業云云。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精舍。寫法華經。清淨供養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信心而與不行乞覓。隨得便營如法經營。給書生歡喜。常有十人道俗送直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得錢船載中覆。錢失人活。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水洗怪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又有商人至。富亭湖。祭神上物。夜夢神云。情君以物送與嚴恭法花。令經用也。及覺所上之物在前。又恭會至市買紙少錢。忽有人持三千錢授恭曰。助君買紙。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焰焰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函。及明尋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無一字而不經眼。無一字而不用心。及大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群盜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至今。故業猶爾。

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向法師誦非唯自利。乃令庭中諸因皆以聞法獲免。諸因寂爾不見。乃放還。備見地獄五苦休息亦由聞經故止也。太廟丞趙郡李思一者。以貞觀二十年正月八日失瘡。至十三日死。經日乃蘇。自言備見冥官云。年十九時嘗害生命。思一乃悟之曰。所害之時。在安州旻法師下聽涅槃。何緣於彼相害。官追旻法師有答云。旻生金粟界不可追。且放還家。家近清禪寺。僧玄通素與往來。俄見其活又說冥事。因爲懺悔受戒。并勸轉金剛般若五千遍。至日晚又死。明日還蘇。自云。見大官。遙見便大喜曰。還家大作福德。復見二僧。證云。旻法師還來。官見驚懼迎之。僧曰。思一昔時聽講。又不殺害。何緣妄錄耶。冥官曰。即放還。至家日淨心修善因遂活云云。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若。一紙未度。後日昏時頭痛四支不安。自念儻死經不終耶。即起強誦。而燈已滅。命婢然燭。廚中外院覓火俱絕。夫人深恨。忽見庭中有然火燭上階入堂。至床前三尺許。無人執而光明若晝。夫人驚喜所苦亦除。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鐵燈得火。燃燈入堂。堂中燭火即滅。便以此夜誦竟。因此日誦五遍爲常云云。中書令岑文。本少信佛。誦法花經善門品。常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死。文本亦沒水。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如是三言。遂隨波出沒。須臾著岸云云。

武德年中。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度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皆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及水入船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死。乃隨波泛濫。頃之達岸。經函外濕內乾。于今尙在。貞觀中。河東董雄爲大理丞。少來信敬。蔬食十數年。十四年中。坐連李仙童事。上大怒。使侍御史鞠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與直主忻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因鎖。專念善門品。日得三千遍。夜坐誦經。忽自解落地。雄驚告忻。忻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鈎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開鎖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忻。等。至明告守一。守一來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爲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爲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書鎖解落。視之如雄不異。其事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脫云云。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人乃毆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小兒等常集其中。衣服不濕。

○〔法〕一○ ○〔乃〕一○ ○備一略○ ○比一北○ ○同一與○ ○十(云)○ ○三二二○ ○信一請○ ○宮一那○ ○一○ ○二二一○ ○度一東○ ○二一○ ○又一及○ ○誦一經○ ○注一汎○ ○散一誠○ ○四一四○ ○與一可○

武德年有非常僧。詣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村人莫汚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踐。因此四周。施欄柵不許人畜往踐。于今兩時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天樂聲繁會盈耳。

*又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京師高表仁孫子。常讀法花經。乘馬從順義門出。有兩騎追之曰。今捉獲矣。其人問曰。卿是何人。答曰。我是閻王使者。故來追卿。其人惶忙走馬西出。欲投普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入即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走欲入開善寺。又令騎捉門。遂爾相從西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道遠乃欲入禮泉坊。一騎在前。其人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施。急曳下挽。却頭髮即被牽髮。如刀割狀。遂擲于地。亦隨落馬。家人。舉還至晚。蘇云。備見閻王云。君何盜僧果子。何事說三寶。遂依伏罪無敢言。王言。盜果之罪合吞鐵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盡。設過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令出。遂蘇。少時還終。口如吞物。遍身腫赤。有苦楚相纏。經日方醒云。經一年吞百餘丸。其苦難言。明日復爾。恰經四日吞丸亦盡。方欲拔舌耕之。拔而不出。勘案所由。乃云。曾讀法華。舌不可出。遂放令活。今見在化度寺圓滿師處。聽法懺悔云。

龍朔三年六月二十日。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大不信佛。妻父蕭鏐念善誦經法花般若數千遍。薰酒不入門。起妻以五月亡。為修三

七齋正食亡妻來。有婢素玉。見作夫人語。我生時離間地獄不大信。今受苦不可言。汝男女等不得信。由汝為我轉經然燈功德。蒙放暫歸。便向大眾陳悔。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我受罪。至期果至。將素玉去。見大城官府夫人入別院。須臾有火鑊鐵床總至。夫人受毒。忽見夫人父蕭公。坐蓮花臺語夫人。早放素玉。還。又告素玉。我女生時不用我語。多瞋妬不信善惡。今受此苦。我無力可救。汝歸可語其夫兒女道令修功德。不久解脫。又見婆羅門僧從空中下。教素玉誦金剛般若。又誦藥師法華一遍兩遍。並得改名為聲聞。又曰。閻浮提人不信佛。汝誦此經聞婆羅門並解經語。婢死三日復蘇。家人良賤初如常遇。麟德元年正月。薛將軍宅設齋。迎婢請三。道佛頂骨婆羅門僧令試。素玉乃昇座。長誦一無脫漏。皆合掌歎曰。如西國本不異。合衆驚訝希有奇事。薛將軍遂口奏天子。大歎曰。百官亦有不信者。冥道若此何得不信。時朝貴聞者。咸生大信。司成館博士范叔元。又將僧二十人就翊善坊宅。召素玉令誦本經。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自云不忘故

附錄

神僧感通錄

僧之真偽唯佛明之。自餘凡小卒未能辯。良由導俗化方適緣不壹。權道難謀變現隨俗。不可以威儀取。難得以事相求。通道為先。故無常准經云。云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

乘於季俗。一十六聖。窮六萬而弘持。又有九十九億。二達真人七十四賢五通明士。冥通佛性顯益神功。遂使三有大洲釋門所統。四圍輪內同稟仁風。能使七衆歸依。碎四魔於身。世。八部弘護。澄五翳於當時。固得代有澆淳時逢信毀。淳信之侶感淨果而高昇。澆毀之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無辜起惡。冒精靈。佛於爾無嫌。凡於佛有障。徒為謗誹難絕之。故周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滅自貽伊。感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吁嗟何已。尋沒與復更顯由來。斯則興亡在人。正法無沒良由前列。衆聖冥力住持存廢。自彼道無不在。豈得以百年之短壽。而阻六萬之修期乎。豈得以一國之局。而擁三千之鴻化乎。豈得以人中之聖。而抗天表之正真乎。豈得以生死之形儀。而格金剛之寶質乎。以四據量殊不可也。彼周魏兩君明明后辟。知萬歲之焉有。審百年之期。寶位由於非道。神識抱於愚蔽者。則自救無暇。焉能及人。皆謂常住萬邦。鄒三五而稱聖威。加四海蔑堯舜之獨失。遂使誅除佛化。非我誰能坐受天殃。賢愚同笑。故集僧中之道勝。為住持之臣證乎。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峰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降。傳能仁佛所付大

十(患)自 12(設)自 13(卷第三上終) 14(卷第三下首) 15(撰號同異如首卷) 16(感通錄第三凡三十人) 17(得)一 18(通)二 19(得)三 20(現)見 21(呼)呼 22(呼)呼 23(呼)呼 24(呼)呼 25(呼)呼 26(呼)呼 27(呼)呼 28(呼)呼 29(呼)呼 30(呼)呼 31(呼)呼 32(呼)呼 33(呼)呼 34(呼)呼 35(呼)呼 36(呼)呼 37(呼)呼 38(呼)呼 39(呼)呼 40(呼)呼 41(呼)呼 42(呼)呼 43(呼)呼 44(呼)呼 45(呼)呼 46(呼)呼 47(呼)呼 48(呼)呼 49(呼)呼 50(呼)呼 51(呼)呼 52(呼)呼 53(呼)呼 54(呼)呼 55(呼)呼 56(呼)呼 57(呼)呼 58(呼)呼 59(呼)呼 60(呼)呼 61(呼)呼 62(呼)呼 63(呼)呼 64(呼)呼 65(呼)呼 66(呼)呼 67(呼)呼 68(呼)呼 69(呼)呼 70(呼)呼 71(呼)呼 72(呼)呼 73(呼)呼 74(呼)呼 75(呼)呼 76(呼)呼 77(呼)呼 78(呼)呼 79(呼)呼 80(呼)呼 81(呼)呼 82(呼)呼 83(呼)呼 84(呼)呼 85(呼)呼 86(呼)呼 87(呼)呼 88(呼)呼 89(呼)呼 90(呼)呼 91(呼)呼 92(呼)呼 93(呼)呼 94(呼)呼 95(呼)呼 96(呼)呼 97(呼)呼 98(呼)呼 99(呼)呼 100(呼)呼

衣。然後涅槃。又于墳園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在山入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為剃髮。按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資頭盧不得滅度。傳於佛法於三天下。福利群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云。資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器住法。又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洲并天上。至人壽六萬歲時。中雖少隱後還興復。斯諸聖人冥為利益。故今山內寺寺神僧。鍾聲香氣往往值遇。皆不虛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安世高 朱士行 耆域 佛調 捷陀

勒 抵世常 閻公則 滕並 竺法進

李恒 佛圖澄 釋道安 單道開 何充

僧 桓溫 尼 杜願 僧 廬山僧 竺僧

明 梁法相 杯度 釋道問 求那跋摩

命兩尼 釋慧全 劉凝之 釋曇始 釋

慧遠 釋慧明 釋寶誌 釋慧達

余所討尋前後傳記備列如前。至於事條不可具歷。故總出之。

宣驗記 幽明錄 冥祥傳 僧史

王 三寶記 高僧傳 名僧傳 搜神錄

續高僧傳 徵應傳 搜神錄 內典博要

旌異記 冥報記 內典博要

法寶聯璧 述異記

漢桓帝時。沙門安清字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太子也。捨位出家入於聖果。自云過去曾至廣州值一吾怨。見便睡手以刀逐之。高曰。卿之宿忿猶未除也。其人曰。真得汝矣。便申頸

受刃。於彼命終。今生為太子。即高身也。有一同學好施多贈。高曰。卿明經好施不在吾後。然多瞋忿命報如何。彼曰。物來相惱誠難忍。之翼受報時希垂拯濟。高然之。彼命終已。便於此土為郡亭湖神。威力所統上下千里。祈禱給福分風。高歷遊中原將往度之。寄載至湖。舟人奉牲請福。神曰。船上沙門可召來也。即召來至。神曰。吾昔與君本同同學。但以多瞋故受神報。命在旦夕死入地獄。然此形骸恐汚江湖。當徙於西岸。有布絹千匹并寶物。可用致福。高曰。故來相造叙昔舊緣。報至難免。長慨如何。可現真形。心願盡矣。神曰。醜形可恥。如何示人。高曰。但出無損。神乃從座後出身。乃是大蟒。伸頸至高膝上。高見已淚出如泉。蟒亦下泣。便作胡吟。三契為除。蟒內小虫又作胡語數百言。已。蟒便漸隱。高命舟人盡取財寶載往豫章。舉帆西引。蟒又登山出身極望。夜宿江浦。有青衣者上船曰。蒙為興福得免苦趣。極受安樂。高以其物為造東寺。明日江西澤中有一死蟒。頭尾相去極遠。今澤陽蛇頭蛇尾村是也。高重往廣州。問昔害身猶尚在。執手解仇為善知識。又曰。小債未償須往會稽至市甌。安被打死云云。

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業經投火。一無所損。舉國敬異。便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十亡。依法火焚而經日不壞。道俗異之。乃具呪曰。若真得道法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云。

晉武帝太康中。沙門耆域者。西域人。浮海東遊達于襄陽。寄載北岸。渡船人見胡人衣裳弊陋。輕而不載。比達北岸城已先上。兩虎弭耳逐之。域摩其頭。人間之。無所答。惠帝末。至洛陽諸僧服章華修不以佛法為志。見洛宮曰。初利天宮髣髴似此。上有千二百作具。本是天匠。當以道力成之。而以生死力作。不亦勤苦乎。見支法淵曰。好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好菩薩。天中來。云云。告人曰。聖人將去京師。贈遺億萬悉受。臨發封而留之。作大幡八百口。駱駝負而西返。又曰。此方後大造新罪。可哀如何。及晉亂鼎沸。斯言不朽。洛陽中食訖送者無數。者城徐行而奔馬不及。後有西來賈客。於流沙北逢。計校其日乃初發洛陽日也。量其所行。蓋已萬里之外。

晉初沙門佛調者。住常山。積年業尚純朴。獨行山林夜投虎窟。大雪。虎來橫臥其前。調曰。我奪汝舍。有愧如何。以手拂虎上雪。虎弭耳下山。從者駭怖。自剋亡日。近遠與訣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乎。若能還除三垢則此為不朽耳。遂還房端坐而卒。後數年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巖上衣服鮮明。同輩八人驚曰。和上尚在耶。曰。吾常在耳。具問知故。良久乃去。遂發其冢不見其屍云云。

沙門健陀勒者。晉初遊洛數年。雖敬其風

①萬二十②(安世...誌)百九十九字一③行一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操而不測其通照也。後語人曰：盤鴞山有古寺塔，能建立者其福不訾。衆人許之。依言發掘，咸得礎臼。卒遂興復，以勸爲寺主。去洛百里。至時食訖，乞油一鉢，擎以還寺。去來迅速，其狀若飛。有能行者逐之，須臾遠失。勒笑曰：「可捉我衣角。」既持之，不移晷而達寺也。抵世常者，晉太康中，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網，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醜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禮，命奴洗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月留宅云。

閻公則者趙人。恬放蕭然。惟勤法事。晉武時死于洛邑。同志爲設會於白馬寺。其夕轉經空中聞唱菩薩聲。仰視一人形器光麗曰。我是閻公則也。生西方安樂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合堂驚出咸共見之。時衛士度汲郡苦行居士師於則母。亦篤信常飯僧。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滿香氣充堂。皆得飽滿七日不飢。士度有文章。見冥祥傳。

東晉初南陽滕_田舍之父也。家門信敬。每設會不逆請。隨來者而供之。後設會於路。要僧見一僧_乞趨柳而坐。請入舍行食。淨人翻飯傾簞于地。_田罔然無計。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簞所作既畢。擲鉢空中。極目乃滅。卽刻木擬

之朝夕禮事災禍則其像先到云云

西晉末。竺法進闢度浮圖主也。多知聰達。值闕欲亂。將入山隱。衆人設會與別。布香有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進怪之。牽曳就下。復來如是。三不復見。衆坐食。忽覺暴風起。揚沙。雨梓案俱覆。法進懺失。自責輕侮之過。

李恒西晉末遇一僧曰。君福將至然後禍來。若守貧不仕者。殃即滅休至。若帶金紫極於三郡於一郡卽止者善矣。恒性躁本塞門曰。且富貴何豫後患。此僧留宿夜視見滿一床。恒驚呼家人看之。又化爲鳥峙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忽不見。因此信佛。亦不能用其言。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太興中錢鳳之亂被誅。斯僧言不謬云。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者左脇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爲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預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滅虐省刑故中州免死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構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取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被執以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風吹鈴有聲顧謂衆曰解此鈴音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卽位師奉過勒錫以輿輦出入乘焉所有祥

感其相多矣。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

及期未至。吾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冉閔之亂。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聞開棺。唯有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比。塗炭。凡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事澄公爲弟子。澄與語終日而無歇。門人怪而問曰。和上道化。既廣。當與先輩宿德通言。安非衆望。而與語終日。澄曰。此人有遠識。非爾所知。及澄亡。安與徒屬千餘。逃難王屋。護澤諸山。木食澗飲。南度河。趣漢陰。夜行乘電過人家。令召林伯升。主人驚曰。素不行。往何得知名。安曰。卿門馬。樹中掛一篋。可容一斛。非百升耶。兩水夾之。非林如何。然安手臂上有肉釧。將可上下而不屈腕。時俗號印手菩薩。羅什在龜茲。亦遙禮焉。既達荆襄。大行道化。分衆四出。所在流法。夜有異僧寄宿大堂。窓隙出入。守者告安。安往禮曰。自顧罪重。如何臨顧。僧曰。君殊無罪。當生兜率。卽以手搗西北天際。重霄既收。天宮奄現。又曰。當浴。聖僧此果畢矣。安曰。浴具可辦。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法。聖可致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常小兒十數。入寺遊戲。須臾失之。但聞浴室用大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滅。及襄陽沒秦。安歸符氏。將平東晉。安苦諫不從。遂有淮南之敗。將終日。因早食先遣。與僧大訣。便卒。葬於五級。

①立二之②皆二廿③也二云④時二時⑤綢二綢⑥醜二醜⑦偉偉二輝輝⑧聞二聞⑨惟二唯⑩事二
草⑪蔭二蔭⑫傳十(云)⑬舍二舍⑭蔭二蔭⑮問二問⑯開二開⑰揚二揚⑱梓二梓⑲減
二減⑳恒(恒)十月㉑減二減㉒[省]一㉓拒二拒㉔澄十顯㉕音十(者)㉖及二乃㉗及二汲㉘
蹠二蹠㉙度二渡㉚獨二獨㉛將二將㉜羅什十(之)㉝水二火

寺中云云

沙門單道。開嫩炮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柏三十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樂幽靜。在抱罕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至鄴周行邑。野救諸患。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業。又南造羅浮山。遂卒山舍。袁彥伯。與寧中登山禮其枯骸云云。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坐。數年以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座中一僧容服垢汚神色鄙陋。自衆昇座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謂在齋餅。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飯於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願充曰。何俟勞精進耶。擲鉢空中。陵虛而逝。充及道俗。目送天際。追其愧恨。稽悔累旬云。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尼失名。自遠來造。而才行不群。桓溫敬而不倦。每浴必移影。溫訝而私視。見尼裸形。揮刀自割破腹出。藏斷截身首支分。切溫駭而怖。有頃尼出室身如常。溫以情問尼曰。若遂陵居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便止。遂辭不測所之云云。

晉太元三年。杜願濟人家巨富男。天保十歲暴亡。數月家養猪生五子。一最肥。官長新至。願將爲禮。捉就欲殺。有僧忽至謂願曰。孰是天保。如何百日遂相忘耶。言竟不見。即四尋視乃在天。西騰空而去也。

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一峯。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寧。遣人伐木此山。見一沙門。陵虛

直上蹶峯。久之與雲俱隱。能文之士咸爲之興詞。沙門曇諦賦此山曰。應真。陵雲以據峯。峯。眇翳景而入冥是也。

沙門竺僧朗。戒行嚴明。華戎敬異。常與諸徒受請行。於中道曰。吾竊有疑。寺有盜者。同伴反視果及偷焉。晉太康中。下於東嶽金輿谷。起寺列衆。符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朗一衆不在毀例。信者由此高之。每有外來輒預爲調。舊谷多虎。自朗居之如家犬焉。有井神異。女人臨之則竭。朗謝而復滿焉。燕主給以二縣。調拜爲東齊王。魏主晉帝符秦並致書遠錫。至今三百餘年。寺像存焉。現有僧住。重其古迹。名爲神通寺云云。

沙門梁法相者。河東人。山居獨住禽獸馴其左右。太山祠大石函。以貯神物。相宿其廟。見一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蓋重千鈞。義非獨舉。試提之。飄若遊毛。遂取財寶以施貧。後渡江住越城寺。忽邀遊放達俳優干冒。鎮北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燬之。頻傾三杯。神氣自若。年九十元興末卒。

杯渡沙門不知何來。如前卽蓬萊道人也。初在冀州年可七十。隱匿姓名不護細行。人不齒之。曾投人夜宿。家有金像。度持而出。主人奔馬追之。安行如故。騎走不及。至河以小杯在水。一足投中。杯舞而過。因號。杯渡時在彭城荷簞而行。至食赴會便置簞當。道人嫌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不以爲礙。永初中江南卒。羅什聞渡在彭城曰。吾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如何南度遂不面耶云云。

沙門道固。扶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年於洛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經七日。中食忽見一人著褐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謂是常人。不甚禮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赤光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而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見飛直上天。失僧所在云。

求那跋摩。西域人。宋初求遊。揚都。多所開化。時咸謂得聖人也。以花布諸座下。諸僧花竹奏。唯摩鮮淨。及卒端坐叉手。或謂入深禪定。多日不起。於席下得遺。傷三十餘行云。得二果時。夜集者二百餘人。咸見一物長如匹許。繞屍而西南去云云。

宋元嘉元年。東官俞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過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四月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問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田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經月乃返。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摩其頭。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縵。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興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座立精舍。旦夕禮誦。每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證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章朗孔默皆迎敬異云云。

沙門慧全。涼州禪師也。門徒五百。中有一人性頗兇暴。全不齒錄。後忽自云。得那含果。

沙門道固。扶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年於洛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經七日。中食忽見一人著褐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謂是常人。不甚禮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赤光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而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見飛直上天。失僧所在云。

人十(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全以無行永所不信。全有疾閉房。此弟子夜至間病。而門閉頗異之。全密重關而自靜。又至床前曰。閻梨可見信也。若命過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一生坐禪。豈祈生彼耶。弟子曰。閻梨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會飯壹聖人可成道果。全即依辦弟子。又曰。可以僧伽梨施。須者勿擇。及會訖施衣。有沙彌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擬聖人那得與汝。復憶前囑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問沙彌曰。先所得衣著不大耶。沙彌曰。何等衣也。此日他行。全方悟。所取衣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唯塚四邊時有白光。元嘉末全猶在世。

宋元嘉初劉凝之在廣陵。逢一異僧曰。君將病氣然不死。可作三百錢食飯僧則免此患。凝之素不敬信。聞之加忿。僧曰。勿怒但加敬。自得福也。二十步許忽不見。後經七日病發殆死。後在都下有僧。先不相識。直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因說前事。僧曰。此賓頭盧也。語已不知所之。凝之以十七年於廣陵。慧法精舍見幡蓋在空。久之滅矣。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五十餘年。足不踰履。踐行泥中。蓄足便淨。色白於面。俗號白足阿練也。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尼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色不改。

陵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威變。一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剋終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寶寺。謂僧曇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詢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苦氣自知必盡。三更中聞空中樂聲。香煙甚異。詢曰。還公之契至矣。尋爾神逝。宋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乘象事。因設講會。忽有異僧。風貌秀舉。一堂異之。異語百餘。尋爾不見。初有一僧前起問曰。不審上人從何而來。曰。來自天安。不審何名。曰。名慧朗也。宋末沙門寶誌者。遊於揚都。初無異相。後頗涉疑。分形赴供。人乃加異。齊氏受禪多有猜疑。刑加錐鋸。誤犯者衆。聞誌有異。長四鎖子圓戶。誌任之會無憂。召獄吏曰。門外兩與食何不取來。及看乃是文惠文宣所送。行始至獲。後於市中巷內見誌徒行。有司白帝帝令看獄中有無。見誌著械如故。往市搜捉。隨見隨滅。隱顯不定。預記未然。萬無一失。時又浪言。亦無表次梁祖建運。下詔出云。任其往返無所拘礙。形如耆老。被髮擊杖。懸鏡剪刀。無所定泊。多來延賢寺。僧寶意處。意以聖禮處之。時亢旱。誌自帝曰。雲能得雨。可講勝鬘。即令法雲法師講之。當夜雷雨充洽。帝後時從容問曰。帝位更運。誰守百年。弟子既能奪他。故知他亦能奪。不知是誰當續梁後。誌張喉開口以手指之。初不委也。俟景事故。方知先及不久曰。聖人將去如是。

臥於空野。今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余至其廟。備盡其緣。諸傳約略得一涯耳。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蘇曰。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汝今落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子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日月。然表異迹。生信愈隆。書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廟中以自沈隱。且從爾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爾也。以從爾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佛像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土俗乞願率者不一。每年正月與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喪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一歲必有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爲候俗。亦以爲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惠達。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胡語。讀者自解。余素聞之。親往二年周遊訪述。始末斯盡。故黃河左右。慈陽風石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無不奉

○彼二被○ ○[所]一○ ○久乃二飲○ ○末十(年)○ ○世二云云○ ○世十(云)○ ○相二見○ ○(凝之)十因○ ○慧二惠○ ○法二往○ ○美十(云)○ ○[時]一○ ○改十(云)○ ○遠二遠○ ○苦二異○ ○開二開○ ○者十(云)○ ○二像○ ○觀二兒○ ○與字元本空內○ ○[來]一○ ○也十(云云)○ ○刑二形○ ○誤二竹○ ○四二同○ ○白二目○ ○亦一○ ○延二近○ ○禮二化○ ○[當夜]一○ ○從二繼○ ○指二拍○ ○野十(云)○ ○慈二并○ ○亦二向○ ○讀二贊○ ○金二金○ ○士二士○ ○二昔○ ○慧二慧○

者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柏刺繫以蠶繭。擬達之栖止也。何於本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番和御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礪而卒。形骨小細狀如蔡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彼俗有災障者。就羅覓之。得之凶亡不得吉喪。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尙之。

齊周隋唐代有神異。事止百年見聞不少。備之僧傳。故闕而不載。略述感通之會。知僧中之有人焉。

○子以麟德元年夏六月二十日。於終南山北鄠陰之清宮精舍集之。素有風氣之疾。兼以從心之年。恐奄忽。泣露靈感沈沒。遂力疾出之直筆。而疏願存大略而已。庶後有勝事。復寄導於吾賢乎。其餘不盡者。統在西明寺道律師新撰法苑珠林百卷內具顯之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

No. 2107

道宣律師感通錄

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

宣律師感天侍傳

余曾見晉太常寺寶撰搜神錄述。晉故中牟令蘇韶。有才識。感冥中卒。乃畫見形於其家。諸親故知友聞之並同集。飲噉言笑不異於

人。或有問者。中牟在生。多諸賦述。言出難尋。諸叙詞曰。運精氣兮離故形。神渺渺兮爽玄冥。歸北帝兮造鄧京。崇壻爵兮廓崢嶸。叔鳳闕兮詞帝庭。邇卜商兮室顏生。親大聖兮頌梁成。希吳季兮英嬰明。抗清論兮風英英。敷花藻兮文繁榮。庶攬身兮登崑崙。受福祚兮享千齡。餘多不盡錄。初見其詞若存若亡。余見梁初江泌女誦出淨土大莊嚴等三十餘經。逮于即目上有斯事。生緣有幸。近以今年二月末。數感天人。有若曾面告余云。所著文翰。續高僧傳。廣弘明集。裨助聖化。幽靈隨喜。無不贊悅。至於律部。抄錄疏儀。無足與二。但於斷輕重物。少有疎失。斯非逾抑。惟譯者如何。以王貴衣同於白衣俗服。相從非重。乃至毳氈同法相量者。亦在輕收。且王著貴衣。同比丘之三衣也。價直十萬者。故曰貴衣。用以施僧。可同輕限。白衣外道之服。斯本出家者絕之。三衣惟佛制。名著者定得解脫。故白衣俗服。佛嚴制斷。若有亡者。並在重收。至於毳氈三衣。相量同三衣也。邊方開皮臥具。亦是三衣。條葉在外。柔毛在內。寒酷之國。佛開爲道。必至布鄉。還非輕限。可改前迷。宜從後悟。如來在日。尙有後制。廢前。何況於今。不存迷悟之事也。余問所從來。有一天來禮敬。叙喧涼已曰。弟子姓王。名瑤。是大吳之蘭臺臣也。會師初至建邺。孫主卽來許之。合感希有之瑞。爲立非常之廟。于時天地神祇咸加靈被。於三七日遂感舍利。吳主手執銅瓶寫銅槃內。舍利所衝。槃卽破裂。乃至火燒鎚試。

俱不能損。闕澤張昱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徹。答對諸允。今並在天上。弘護佛法爲事。弟子是南天章將軍下之使者。將軍事務極多。擁護三州之佛法。有闕靜陵危之事。無不躬往知喻。令附和南大欲卽至。前事擁隔不久當至。且令弟子等共師。言散不久復有天來云。姓羅氏。蜀人也。言作蜀音。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禮儀。敘述緣由多有次第。遂有忽忘。又一天來云。姓費氏。禮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章將軍下。諸天以貪欲醉。弟子以宿願力不戀天欲。清淨梵行偏敬毘尼。章將軍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州少有佛法。餘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點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屬。並令守護。不使魔燒。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誠不敢不行。雖見毀禁惑而護之。若見一善。萬過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熏於空四十萬里。諸天清淨無不厭之。但以受佛付屬令守護法。尙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章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爲惑亂。將軍迺遣奔赴應機除剪。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爲章將軍修童真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毘尼。並坐中聽受戒法。因問律中諸隱

文義無不決滯。然此東華三寶。素有海水石往往現多。謂其靈而敬之。願訪失由。莫知投詣。遂因此緣。而便證諸。且泛文相。以理括之。未曾博觀。不可以語也。余少樂多聞。希世拔俗之典籍。故搜神研神。冥祥冥報。旌異述異。志怪錄幽。曾經閱之。故非疑慮。況佛希入之說。心進勇銳之文。護助形神。守持城塔。事出前聞。非爲徒說。後諸緣叙並依出而疏之。初問佛事。益州成都多寶石佛者。何代時像從地隔出。答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耳河造之。擬多寶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驚頭山寺。有成都人往彼與易。請像將還。至今多寶寺處爲海神顯船所沒。初取像人。見請像將還。至今海神子岸上遊行。謂是山芝遂殺之。因爾神嘆覆役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多寶佛舊在驚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今向彼土。道由郎州。過三千餘里。方達西河。河大闊。或百里五百里。中山洲亦有古寺經像。而無僧住。經同此文。時間鐘聲。百姓殷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塚。每發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福祚也。其地西去嵩州二千餘里。問去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云云。

至晉時。有僧於地見土墳出。隨除終不可平。後見坼開。復怪其爾。乃掘深丈餘。獲像及人骨在船中。其體骨肘脛悉龐大。數倍過今人。卽迦葉佛時閻浮人壽一萬歲時也。今時命

促形小固其常然。初出之時。索與難得。弟子化爲老人。指擲方便。須臾得出。周滅法。暫隱還興。重更出之。蜀人但知其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原。見其花趺有多寶字。因遂名爲多寶佛。名多寶寺也。余問。多寶佛書出於三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神書也。答曰。秦李斯隸書。此乃近代遠承。隸書之興。興於古佛之世。見今南州四面千有餘州。莊嚴閣浮一萬百有餘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遼遠。動數十萬里。譯者莫傳。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博士也。周訪字源。出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其銘文。皆是隸字。檢春申君。是周代六國同時隸文。則合併之日也。此國篆隸諸書。尚有茫昧。寧知迦葉佛之事乎。非其耳目之所聞見也。

又問。今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謠云。是蒼頡造書臺。如何云隸字古時已有。答云。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迹者。非無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黃帝之臣。或云。古帝之王也。烏迹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無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云。弟子周穆王時。初生在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爲通化。故用暫現。所問高四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穆王從之。卽列子所謂化人是也。化人示穆王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汚此像。神

瞋令公染患。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數。覺問侍臣由余答云。臣讀古書。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趾見在。又於蒼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神爲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棄之馬坊。將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深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諸神擊棄之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余答云。臣聞。佛神清潔。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造像。絕於工人。又問由余。余答曰。昔穆王造寺。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造之。臣今老年。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爲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資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爲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之名。因之名樓。故高四之名。至今稱也。

又問。目連佛在已終如何重見。答曰。同名六人。此目目連。非大目連也。至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爲梵僧。來遊此土云。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并文殊所住處。名清涼山。遍問道俗。無有知者。時有智猛法師。年始十八。返問梵僧。何因知有二聖餘迹。答云。在秦都城南二

十里，有蒼頡造書臺，即其地也。又云，在沙河
南五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又問，沙河青山是
何語。答云，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
南而出，遂到高四臺，便云，此是古佛說法處
也。于時智猛法師，隨往禮拜，不久失梵僧所
在。智猛長大，其爲太常章卿說之。請其臺處
依本置寺。遂奏周王。菩提寺西當陽佛首，即
三會寺佛也。釋迦如來度迦葉後，十二年中
來至此臺。其下見有迦葉佛舍利。周穆身遊
大夏，佛告彼云，有古塔可返初事。王問何方。
佛答，在鄠京之東南也。西天竺有別傳，云歲
長年師子國僧九十九夏三果人也。聞斯勝
迹，跣行至此。尋清涼山，國家供送。今夏在彼
所願應遂。余問，自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
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是久住娑婆世界
菩薩。娑婆則大千總號，如何偏在此方。答云，
文殊諸佛之元帥也。隨緣利現，應變不同。大
士之功，非人境界，不勞評薄。聖智多在清涼
五臺縣清涼府仙花山，往往有人到，不得不
信。

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
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在，南有花園，可二頃
許，四時發彩，人莫究之。或云，漢明所立。又
云，魏孝文帝，互說不同。如何。答云，俱是二帝
所作。昔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
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
塔。漢明之初，摩騰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
山形像似靈鷲名大孚，孚信也。帝信佛理，立
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

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知。豈惟五臺，今終
南山太白太華五岳名山，皆有聖人。爲住佛
法，處處有之。人有供設，必須預請。七日已
前，在靜室內，安置壇座，燒香列疏，閉戶祈
求，無不感應。至時來赴，凡聖難知。若不爾
者，緣請既多，希來至飯。今時有作寶頭盧
聖僧像立房供養，亦是一途。然須別地空座
前置碗鉢，至僧食時，令大僧爲受，不得僧家
槃楮設之。以凡聖雖殊，俱不觸僧食器。至俗
家則俗所設，若不前置淨室等者，止可諸餘
聖衆或可降臨。以三天下同，一供養隨緣別
赴，此寶頭盧難一遭遇。

又問，今涼州西番^唐和縣山裂像出，何代造
耶。答曰，迦葉佛時，有利資菩薩，見此山人，不
信業報，以殺害爲事。于時住處有數萬家，無
重佛法者。菩薩救之，爲立伽藍。大梵天王手
造像身，初成以後，菩薩神力能令此像如真
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尊猶不
信受。于時菩薩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落欲
下壓之。菩薩伴佈，勸化諸人，便救迴心信敬
於佛。所有殺具變成蓮花，隨有街巷花如種
植，瑞自此方攝化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
令造七寺，南北一百里，東西八十里，彌山亘
谷處處僧坊佛堂。經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時
出家，有二萬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
人等，現業力大。昔造惡業，當世輕受，不入
地獄，前所害者，在惡趣中。又發惡願，被害
我者，及未成聖，我當害之。若不加害，惡業便
盡，我無以報。共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聚落。

一時焚蕩縱盜得活。又以大水而漂殺之。無
一子遺。時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遠在
空中。寺破以後，下內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
久，石生室滅。至劉薩何禮山示其像者，前身
元是利資菩薩，身首別處更有別緣。

又問，江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來，就扶南
所得如何。答非羅什也。斯乃宋孝武征扶南
獲之。昔佛滅後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羅漢
優婁質那，以神力加工匠，三百年中鑿大石
山，安置佛窟，從上至下凡有五重。上重高三
百餘尺，請彌勒菩薩指作檀像處。玄奘師傳
云，高百餘尺。聖迹記云，高八丈，足符八尺。
六齋日常放光。其初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
三往方成。第二牛頭栴檀，第三金，第四玉，第
五銅像。凡夫今止在下重四重閉。石爲映徹
見人藏腑。第六百年，有佛奈遮羅漢，生母在
扶南國，念母重恩，從上重中，取木檀像，令母
供養。母終生楊州，出家住新興寺，獲悟三果。
宋孝武征扶南獲此像來都，亦是羅漢神力。
母今見在。時往羅浮天台西方諸處，昔往曇
無竭者，再往西方有傳五卷，略述此緣。何得
云什師背負而來耶。

余問什法師一代所翻之經，至今若斯受持
轉盛何耶。答云，其人聰明善解大乘，以下諸
人皆俊，又一代之寶也。絕後光前，仰之所不
及。故其所譯以悟達爲先，得佛遺寄之意也。
又問，俗中常論以淪陷戒檢爲言。答此不須
相評，非悠悠者所議。羅什師今位階三賢，所
在通化。然其譯經，刪補繁闕，隨機而作，故大

論一部。十分略九。自餘經論。例此可知。自出經後。至誠誦誦無有替廢。冥祥感降。歷代彌新。以此詮量。深會聖旨。又文殊指授令其刪定。特異恒倫。豈以別室見護。頓亡玄致。殊不足涉言耳。

又問坊州顯際寺山出古像者。何代所立。答云。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出是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育王第四女又造像塔。於此供養。于時此寺有一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所奉敬。往者迦葉佛時。亦於此立寺。是彼沙彌顯際造也。仍其本名。以為寺額。

余問。今玉華宮南檀臺山。有觀塔。面列三十步。下層極壯。四面石龕。旁有碎甃。又有三十餘窠。觀古老莫知何代。然每聞鐘聲。答云。此穆王寺也。名曰靈山。至育王時。勅山神於此造塔。而晉末亂。五胡控權。劉曜都長安數夢。此山佛現在觀塔。坐語曜曰。汝少飲酒。莫耽色欲。黜去耶。後進忠良。曜不能從。後於洛陽醉落馬。石勒所擒。初曜因夢所悟。令人尋山訪之。遂見此像坐小甃塔。與夢符同。便毀小塔。更作大者。高一十九級。并造寺宇。極好莊麗。寺名法燈。度三百僧住之。曜如趙後。寺有三十二人。修得三果。山神於今塔後。又造一寺。供二果僧。神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聖僧。皆獲延齡。寺今見在。凡人不見。所聞鐘聲。即寺鐘也。其塔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王立寺之處。又是迦葉如來之古寺也。貞觀年中。玉華北慈烏川山。常見鹿集逐去還來。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深一丈。獲一石像長丈許。

又問。荊州前大明寺梅檀像者。云是優填王所造。依傳從彼摸來至梁。今京師又有。何者是本。答云。大明是其本像。梁高既崩。像來荆渚。至元帝承聖三年。周平梁後。收諸寶物。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法師。藏隱房內。多以財物賂道。使人遠得。隋開皇九年。文祖遣使人柳顧言。往定寺僧。又求像令鎮荆楚。顧是鄉人。從之令別剋檀。將往恭旨。當時匠得一婆羅門僧名真達為造。即今興善寺像是也。亦甚靈異。本像在荆。僧以漆布漫之。相好不及舊者。其本是作佛生成七日之身。今加布漆。乃與壯年相符。故殊絕異於元本。大明本是古佛住處。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妙義法師。天人冥讚。遂悟開發。剝除漆布。具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觀靈儀。合檀所作。本無補接。光殊殊異。蒙牙彫刻。卒非人工所成。與善像身一一乖本。

又問。蜀地簡州三學山寺。空燈常明者何。答云。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立。有懼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有小菩薩三百人。斷粒還齡。常住此山。燈又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時處蜀主故至正月處處然燈。以供養佛寺。

又問。涪州相思寺側多古迹。篆銘勒之。不識其緣。答云。此迦葉佛時。有山神。姓羅名子明。蜀人也。舊是持戒比丘。生僧破戒者。發諸惡願。令我死後作大力鬼。噉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屬。所王土地。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年噉萬人以上。此神本

曾為迦葉佛兄。後為弟子。復佛恰感。故來教化種種神變。然始調伏。乞受五戒。隨識宿命。因不噉人。恐後心變。故佛留迹。育王於上起塔在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育王所作。其神見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事現付南海循州北山興寧縣界靈龜寺。多有靈跡。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為此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感之。便教化。遂識宿命。請為留跡。我常禮事得離諸惡。文殊為現今者是也。貞觀三年。山神命終生兜率天。別有一神。來居此地。即舊神親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神憐之。下請文殊為現小跡。以化後神。又從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跡現。莫不匪由焉。事現付

又問。見今泌州北山石窟中山。常有光明者何。答此窟迦葉佛釋迦佛二時備有。往昔周穆王第二子。造迦葉佛像。

又問。渭州終南縣山。有佛面山七佛潤者。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大藏。是迦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現有十三緣覺在谷內住。又曰。今諸處塔寺。多是古佛遺基。育王表之。故福地常在。不可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開。無名塔者。隨處亦有。河西甘州郭中寺塔下有舍利。及河州靈巖寺佛殿下有舍利。秦州麥積崖佛殿下有舍利。山神廢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靈安。經今四十年。常有人出。荊州長寧寺塔。是育王造。下有舍利。入地丈餘。石函五重。盛碎身骨。益州三塔。大石。今名福感。武擔。今名龍。雒縣。今名寶興。並有神異。如別傳。

又問楊都長干塔鄧塔。是育王者非。答云。是昔劉薩何感。今往楊州上越城望見長干有異氣。因探掘獲。如今傳所明。余問。若爾已有長干。便爲佛刹不。答非刹干也。是地之名。名隴爲干。塔遙長隴之側。書不云乎。包括干越干越名隴也。臨海鄧縣塔者。亦是育王造。是賢劫初佛中者。有迦葉佛臂骨非人所見。羅漢將往鐵圍山留小塔。其塔大。有善神且現二魚。井中鰈鯉魚。護塔神也。其側有足跡石上者云。是前三佛所蹈處也。從地踊出。爲開俗福也。昔周時。此土大有人住。故置此塔。

又問。若爾周穆已後諸王遂置塔時。何爲此土文記罕現。答云。靈塔爲於前緣。多寶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故文字少傳。楊雄劉向尋於廟書。往往見有。佛經豈非秦前已有經塔。

今衡岳南可五六百里。在永州北。有大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昔有人住數十萬家。今生諸巨樹。大者徑三二丈。下無草木。深林可愛。中有大江。東流入湘江。尋澗見之。卽得川。南有谷北入谷有方池。四方砌石。水深龍居。有犯者輒雷震山谷。左則多山果橘柚楊梅之屬。列植相次。池南有育王大塔。石花捧之。以石龕覆與地平。塔東崖上具有碑記。篆書可識。登梯抄取。足知立塔之由。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云云。其寺南北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渠靜院處處皆立。

又問。此土常傳。佛是殷時周昭魯莊等。互說不同。如何定指。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時生。具見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人見。並登地已上。唯有化身。昔被三千百億天下。故有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俱在大千之中。前後咸傳一化。感見隨機。前後法報。常自湛然。不足疑也。

又問。今諸瑞像。多云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事幽遠。難得其實。答云。育王第四女。厥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醜。乃圖佛形。相好異佛。還如自身。成已發願。佛之相好。挺異於人。如何同我之形儀也。以此苦邀。彌經年月。後感佛現。忽異昔形。父具問之。述其所願。今非山玉華荊州長沙楊都高僧及今崇敬。並是其像。或書光跡。人罕識者。育王令諸神鬼所在。將往開悟佛法。今諸像面。莫匪女形。崇敬寺地。本是戰場。西晉末。五胡大起。兵戈殺害。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由見在。所殺無辜。殘酷枉濫。故諸神鬼。携以鎮之。今此冤魂得生善念。周滅佛法。神亦從之。隨祖載隆。佛還重起云云。

又問。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三塔。威名大石。人有掘者。莫測其源。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者相傳。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貞觀已來。兩度出現。光瑞殊壯。而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如何陝陋若此。答曰。諸鬼神中貧富不定。各是往來。如人不殊。天中亦爾。隨其所有。而用供養。此塔云云。又問。幽冥所

感俗中常有。疑以神與形朽。而猶重來。如記傳中。或經七日。百日至三年者。識來形起。如生不殊。如經中云。錄其精神。在彼王所。五三七日何也。答曰。人稟七識。識各有神。心識爲主。主雖前往。而餘神守護。不足怪也。敢問余云。師言受戒。一戒幾神。余答云。見五戒中。一戒五神。未知大戒如何。答僧之受戒。有二百五十神。若毀一重戒。唯一神去。則二百五十神恒隨戒者。

荷穢。綿州巴西縣人。得第二果。客遊新繁村中。教學。其人不食酒肉。村人多信外道。與食。其人不食。村人遂打。其人能書。村人從乞。不相禮遇。遂卽懷惱。因發誓願。於村北草中仰臥。以筆向空書之。村人怪問。答云。我書經本。遣天看讀。不許人見。上界諸天。將中天紙向下承筆。遂寫得金剛般若經一卷。經于七日方始得了。諸天於上。造作寶蓋覆之。地遂無草。放牛小兒。避雨多於其下。村中怪其衣燥。答云。我於荷先生寫經處避雨。村人因此遂卽信敬。今於其處。以木爲欄。不許侵入。每至齋日。村人於中法會云云。鼓山竹林寺。名迦葉佛時造。周穆王於中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諸像。至今現存。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住此寺。卽今見有二千聖僧。遠寺左側。見有五萬五通神仙。供養此寺。餘云云。已後論諸律相。問余云。師本在梁朝。已爲稱首。大有著述。論名人。皆聞之。建初定林。咸其所住。及生見慈尊。少有慢情。亦大有決律相。故今生人間。今之所解。百不存一。然有所注記抄儀。

並是曾聞除習計師報命。已終過一年矣。今則以傳錄業餘慈力所熏。天人扶助。故日復一日。師豈不知。去年已來無降損日。但枯喪耳。如枯樹朽車。無由更壯。余問。若爾意欲更讀藏經抄錄要行。見事可得遂不。答云。師前讀經大龜。但究與律相符者。至於優柔文義。過非深細。必欲重讀。隨分亦應得耳。無奈報命。久終生處。復欲師到常勸不願早生在人。有弘律教。幸願悉之。又曰。所製章服儀靈神威喜。自法東傳六七百年。南北律師情無此意。安用殺生之財。而為慈悲之服。全不然故也。師獨拔此意。答曰。余讀智度論。見佛著施布僧伽梨。因懷在心。何得乖此。及聽律後。見蠶衣。由此興念。著新章服儀。通瞻古今。成教融會。臥具三衣且凡情瑣細。因尤重。身服所接莫匪損生。焉肯捐捨著於法服。又法服所擬。本顯慈仁之心。非仁無以拔濟。濟必由慈而獲。故佛心者大慈也。殺生而行慈。未見其可。故沈隱侯之著論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年六十者容氣已衰。內假縫襦。外存大布。所以大布之服。通於富貴貧賤也。今猶通行於王臣。古法不改。俗有老少之殊。故致降殺之異。道無損害之理。少長咸一法衣。是慈化焉。通損害也云云。

又曰。三衣破緣而縫。江表咸然。此何不爾。余曰。四分無文。故絕三縫。答十誦有文。何得不以此制。有以不可不行云云。

又大衣重作。師比行之。然於上業之下。乃三重也。豈得然耶。即問其所作。便執衣以示之。

此業之下。乃三重也。此業相者。表於稻田之墾墾也。以割裁衣段。就裏刺之。去葉橫表已後。此則條內表田畝葉。上表渠相。豈不然也。今則通以布緤。一非割裁。二又多重。既非本制。非無著著之失。然猶令革之者。止從得失為論。

又問余云。坐具兩重。斯成本制。裁後更接。但是一邊一頭意者。接在四面。通皆周緣如何。余云。今信成教。不徒設也。律云。於本制外。廣長更增半磔手。據文止是一廣一長。不云四周之廣長也。在事非無不便。猶勝跋闔之蹤。便默然。又問余云。今見比丘行者。以坐具置左肩上。情不忍可。何者。資下之物。如何在左肩上。弟子俗人未廣知律。師可說之。樂聞斯要。余云。坐具在肩。斯成教也。舍利弗初起祇桓。外道雲踊。須達往命舍利弗。乃具修威儀。以尼師檀置左肩上。庠序入大眾中。至高座取而敷之。又諸律論。多處有文。比丘食已出定已。尼師檀在左肩上。又入林坐禪。具三衣右角在左肩。坐具安上。又加蓋袋於上。故善見云。蓋袋貫左肩。青色分明。豈古人之行也。今則三衣下置左肘。坐具藏于內臂。乃論方坐。若語並在左體。蓋袋絡左膊。下垂左膝。時代訛變。遂失本原。余見古之瑞像。今此方見制者。莫不衣搭於左肩。然後取衣角。共左臂內衣角屈而捉之。恐出二角。如羊耳之相。則俯同此律。亦是聖人楷模焉。有行則收束左臂。坐則放縱左臂。未見正文所許。終是放逸威儀。

又坐具之制。本為護於身衣及僧臥具也。其中表裏俱淨。不同此土之僧。故經中乞食已還本處收衣鉢。方始洗足而坐。至於革屣拭削。網系如面手焉。故身衣俱淨。無有不淨之者。此土衆僧。身之臭穢。焉可以言。左右便利。曾不潔除。內外衣裳。曾何澣濯。三衣少備。褻袴尤多。人見尚有厭之。其腥臊而聞。當悲其忍辱。據此成文。今在肩上。觀事止可藏於臂中。如有依法沙門不行惡習。內外俱淨。形服可觀。豈得背佛誠言。不順左肩之法。故十誦鼻奈耶等。三衣之鉤紐也。前去緣四指施鉤。後八指施紐。以右角挑左肩上。紐綴於前鉤。今則一倍反之。豈是教文所許。但以凡僧誠想。憑准正教。及以見緣如前差違。賜垂箴誨。諸非人等。咸悼默然。

次後復有一天人來云。弟子黃瓊。致敬已云。向述坐具。殊有可觀。憑准經論。無差違者。然終始不備。故重却論。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並製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西方王臣披白氎搭左肩上。故佛制衣左臂異俗。頗轉比丘威儀度物。爾時法服猶未搭肩。後度諸衆。徒侶漸多。年少比丘儀容端美。入城乞食。多為人所愛。由是佛制衣角左肩。後為風飄。聽以重物鎮上。比丘不達佛意。自造鎮衣之物。種種莊嚴。諸俗譏論。比丘以事白佛。佛言。我前聽安重物。即是尼師檀。餘者不合。後王舍城外道名達摩多。稱一切智。所著衣服。並皆鮮白。日易一衣。日三十浴。所食皆以香薪香炭作之。所住皆以香材。塗泥皆以香汁。

園林皆植香樹。所種花葉皆是香者。流泉池水皆聚生頭香。內中水爲香潔。雖帝釋歡喜之園。未能加也。世尊爾時將諸比丘入城乞食。執持衣鉢。坐具在肩。有諸外道語達多言。今瞿曇沙門入城乞食。可往言論降從大師。時達多領徒衆。披一領氈。價直千兩。紫磨黃金。將至佛所。時大梵王請佛上天。外道來唯見比丘。便問比丘。肩片布持作何用。答曰。擬將坐之。又問。汝所被衣名何等耶。答云。忍辱鎧也。

又問。何名忍辱鎧。答曰。卽此爲三寶之相。上制天魔。下降外道。達摩云。此衣既爲可貴。有大威靈。豈得以所坐之布而居其上。爲瞿曇教汝。爲是汝自爲之。時比丘咸皆默然。外道云。瞿曇教汝。此法不足可尊。云何自稱一切智人。若汝自爲之。師何不復教汝耶。比丘食訖還僧坊中。以事白佛。由此佛制。還以衣角居于左臂。坐具還在衣下。於後比丘披著袈裟。多不齊整。諸離車子譏言。無有威儀。所披衣服狀如姪女。猶如象鼻。因此始制上安鉤紐。今以衣角達于左臂。置於左腋下。不得令垂。如上過也。前引舍利弗事。此方前開不見後制。義須綸綜。往者雞鳴之詩。聖壺掌漏刻之官。齊無道官失其守。諸侯朝頓倒衣裳。詩人刺之。可不鑒哉。書云。冠雖賤不可以居下。屨雖貴不可以居上。此言雖貴不可以上。此言雖小可以況大。古人或詢諸芻蕘。伏願仁慈。不以人微廢教也。余備聞雅論。前後憲章。斯則一化之所宗。承三藏之弘微也。如或鏗

執頓拒。未聞何殊。結集永開八事之緣。不違上座重結之相也。縱無此示情。或廣之五分律中。餘方不爲清淨者。雖制不行。據此可依准的。況復天人賜降。周統制閑。恨知之晚也。然於現教事等云篇。仰以信之。亦同飲光之罰懺焉也。如是云云。

又云。元制坐具之意。用表塔基之相。僧服袈裟在上。以喻法身之塔。塔基既無偏邪。坐具寧容縱廣。使四周具帖。不違磔手之文。但以翻譯語略。但云。各增半磔。十宗而論。卽是四周之義。又問。比丘見西域僧來。多縫衣葉者。答曰。此佛滅後將二百年。北天竺僧與外道同住。外道嫉之。密以利刃內衣葉中。同往王所。外道告王。沙門釋子內藏刀刃。將欲害王。因卽檢獲。由是普誅一國比丘。時有耶舍羅漢。令諸比丘權且縫合。爲絕命難。此乃北方因事。權且立制。非佛所開。今有南方比丘。皆亦縫合。有無識者。亦學縫之。

又今日戒壇之興。佛所重也。祇桓一寺。頓結三壇。兩居佛院。惟佛所登。爲集諸佛登壇。而論僧尼結戒也。僧院一境。爲受具者。莊嚴別窟。如須彌座。神景石柱。守護不虧。下至水際。經劫無沒。北天竺東。見有石壇相狀。弘律師今何緣特立壇相。天人幽顯莫不贊悅。余答云。曾見僧傳南林戒壇。意便重之。故仰則也。彼云。豈惟一所。今重幽求。南方大有。初昔宋求那跋摩。於蔡州立壇。晉法護於瓦官寺立壇。晉支道林於石城汾各立一壇。晉支法存於若耶溪謝敷隱處立壇。竺道一於洞庭

山立壇。竺道生於吳中虎丘山立壇。宋智嚴於上定林立壇。宋慧觀於石梁寺立壇。齊僧敷於無湖立壇。梁法超於南湖立壇。梁僧祐於上雲居。栖霞歸善。愛敬四處立壇。今荊州四層刹基。長沙刹基。大明寺前湖中。並是戒壇。今以事斷。江右淪州已下。迄于江淮之南。通計戒壇。總有三百餘所。山東河北關內劍南。戒壇事不絕。使江表佛法。今四五百年。會不廢退。由戒壇也。戒爲法之初。元本立而不可傾也。自北河之左右。曾不開名。由此佛法三被誅殄。又江漢之南。山川秀麗。綺錯。見便忘返者。土地之然也。人依外根。故使情智聰敏。形心勇銳也。遂能詳度佛教。深有可依。無所疑慮。不可忘廢也。中原兩河。晉氏南渡之後。分爲一十六國。以武猛相陵。佛法三除。並是北狄之亂也。本非文地。隨心卽斷。曾未大觀。豈不然乎。故戒壇之舉。住持之式。相也。衆僧說戒受戒。咸往登之事。訖。東迴左轉南出而返也。余曰。經中咸言。右旋右繞右脇等相。今云。左邊如何。答云。天常法爾。人乃右也。故日月星辰皆左行也。天氣風轉。遂從西沒。不見月之始生也。初在西方漸漸而東。亦從西沒漸上東迴也。西沒風轉也。地上臺草生必左旋。此天常也。今有西從日月之轉人謀也。佛亦從之左轉者。此方不爲清淨也。故如來右脇而臥。首北面西。觀本生地佛法久流之方也。制諸比丘悉右脇臥。因從請出祇桓圖相。遂取紙畫分齊一一諸院。述其源流如別。可有數紙。不久復有天來云。姓姚

氏云云

弟子天人。自有姓字。語同天竺。師既不詢。還述本音。不久復有天來云。姓荷氏。云弟子本相人也。往以夏殷多難。將居家入白鹿山。山素有辟支佛住云云。

最後一朝章將軍至。致敬相問。不殊恒禮。云弟子常見師。師在安豐坊。初述廣弘明集。割斷邪正。開段明顯。於前者甚適幽旨。常欲相尋。但爲三天下中佛僧事大。聞訟與兵攻伐不已。弟子職當守護。勸喻和詞。無暫時停。所以令前諸使者共師言議。今暫得來。不得久住。師今須解佛法衰昧。天竺諸國不及此方。此雖犯我。大途慚愧。內雖陵犯。外猶慎護。故使諸天見其善忘其罪。若見造過。咸皆流涕。悉加守護。不令魔子所見。侵惱云云。余問。欲界主者。豈非魔耶。以下諸天。皆非屬耶。答云。魔若行惡。四天帝釋。皆所不從。若下二天行諸善法。魔及魔女。無如之何。此方僧勝。於大小乘。曾無二見。悉皆奉之。西土不爾。諸小乘人。獲大乘經。則投火中。小僧賣於北狄。老者奪其命根。不可言述。今菩提大寺。寺主威猛。象有八萬。僧戶數千萬。王征不得。遠塔之下。日有金帛。收已自納。厨內生魚。頭積成大聚。羊腔懸之。劇於屠肆。然亦守護。不令惡鬼害之。

問曰。可無善神龍王。何因縱其造罪。答曰。血食之神。咸來嚮衛。諸受佛語者。守護太乘寺僧。余曰。常見此國。以殺戮爲功。每願若死生龍鬼中。有大勢力。令其不殺。如何此神還復

縱殺者。答曰。並是衆生惡業所致。魚羊還債。此是常理。余曰。還債之業。誠是可嘉。然彼殺噉。無不由惑。惑是貪癡。貪癡之惑。結在惡道。如何諸神。故縱造也。答曰。亦是業定。諸佛尙不能除。況諸神者。生此國中。正念既失。便縱其殺。余曰。先有此願。脫生失念。隨彼如何。自非觀行明白。在泥不溜。方可行此。如何如何。又問。彌天釋道安。宇內式瞻。云乘赤驢。荆襄朝夕而見。未審如何。答曰。虛也。又曰。若爾傳虛。何爲河東寺上有驢。峴山南有中驢村。據此行由。則乘驢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後人築臺於上。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頓置驢耶。又中驢之名。本是閭閻郡國之故地也。後人不練。遂妄擬之云云。

道宣律師感通錄

此一卷書。藏所無。然而可洪音疏云。出貞元目錄。勘經。惠澄上座傳來寄帙。故在此函。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太原王隱·客字少微撰

若夫雞澤起一龍聖開三。飛義畫而龜繩。泛軒文而越契端宸肅辰。題尊。玉宇之中。班履。鴻福。光佐瑞達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龍霞之後。乘韻控鯉之英。寧。慾蠲泰茹丹。苗於秘洞。休糧蛻影。吸青露於神丘。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假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於至蹟。不滅之滅。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繫之響。繁且馳。紐。邁三呪於湯年。苦浪塵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群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動。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標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泊乎星渚。禪照日夢飛光。東徒休屠之像。西漸屬賓之化。高人響係。數妙說於銀函。茂德肩隨。暢真詞於貝牋。列辟以之崇奉。綿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紆翠蓋而同嬉。劉漢虔誠。下細輿而致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暖而還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

我大唐澄飛日海撲燎爾岷。延喜流禪。昭華獻百。財成紫宙。歲難改粒之動。大庇蒼黎苗萬運裝之業

皇帝乘雷震極鑠電離宮。驅九殿以會馳。駕

八翼而橫厲。希風颯岷。啓鶴苑於神農。仰化連河。構蜂臺於勝壤。敷攝誘之微範。敦愛敬之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裝家寔資於孝。爰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諄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拾與頌於英寮。雖冀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仍致昇堂之拜。懷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雅。迥韻道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謚。飛寶。刃以衝天。意樹紛披。聲珍翹而拂漢。既。治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繼徒擅其矯節。素侶挹其微望。固以偶述乘杯。伴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近識孤聞。以適俗之權。爲會真之實。叫鳳閣而莫遂。叩鸞掖而無從。爰興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迄于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錄之。總合三篇。分成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途。緝旨含鏘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隱。客業寡才疎。名無繁淺。坐烟郊而晦迹。泊風戶以棲神。徒以早尙花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蟪輕光。匪助弄羲之曜。春蛙陋響。寧神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擢藻。與我同志。幸無誚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弘福寺沙門釋彥保纂錄

故事篇第一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自大法

東流六百餘載。其中信毀交質褒挫相傾。亟染漚殘頻令拜伏。而事非經國理越天常。用爲露道。俱沿舊貫焉

奏 晉尙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

三首并序

詔 車騎將軍庾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

二首

書 太尉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

事書一首并序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

首 桓玄與中書令王謚論沙門應致敬

事書一首

王謚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難 桓玄難王謚不應致敬事三首

答 王謚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書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致敬

王者意書一首 并遠答往返二首

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東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時太后臨朝制。司

徒王導錄尙書事與上舅中書令庾亮參輔朝

政。後導等薨。庾冰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王

者。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與

充同。門下承冰旨爲駁。充等因爲此奏焉。初

奏

尙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

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

臣恢。尙書關中侯臣懷守。尙書昌安子臣廣

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

聰聖玄覽。豈干時沙門不易屈膝願以不變。

●(唐)十太●客二容●玉二王●班二張●源二影●止二上●慈二洪●紐二橫●緒二祇●銀二環●昭二照●真二魏●裴二英●拾二持●與二興●道二道●開二閉●刃二似●治二者●叫二叫●叩二叩●客二容●(唐)十弘●(上)一●(不)十座●干二于

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庾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二首初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怪。況阿跪拜之禮。何必尙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尙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遂繫辭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無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且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爲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昧。依倖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材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逮焉。

二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

揚聖旨宜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與自漢世迄于今。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詔有損也。視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崇崇。區區之祝。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乃大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離化者也。豈義聖之不達。而末聖而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人。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則亂。斯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南行耶。

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誠雖暗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

大倫耶。直以漢魏逮晉。不開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恪。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屢屢以爲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 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事書一首并序

晉元興中。安帝蒙塵於外。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己。因陳何處舊事。謂理未盡。故與八座等書云。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茫。推乎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於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定惟隆。豈是庸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需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

○宣一○ 所十以○ 今二合○ 材二林○ 凌二陵○ 陸二陸○ 謝二謝○ 戒二誠○ 于二於○ 二日○ 陸二陸○ 而二修○ 花二泥○ 范二清○ 敬恭二恭敬○ 大二太○

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請。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關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小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堯孔殊趣。禮教互乖。人以髮膚爲重。而彼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當以神明無方示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唯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卽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今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費。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謹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首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若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

以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厥心處真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宜流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一。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謬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自已。雖欲奉調言將無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容阿未遺猥見遠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謹惶恐死罪。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初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爲於事。爰暨之師。遠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爲忽儀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所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

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一。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於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微誕之所益也。今篇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旨。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爲於事。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

①謂二議②堯一老③五正④疑一宜⑤唯二⑥合二今⑦昭二⑧成恨一恨恨⑨真二直⑩世二代⑪于二於⑫指二旨⑬所二非⑭道二哉⑮敬二故

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措威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龜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意。以爲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虛價。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述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伸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答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愼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

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評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遣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答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桓玄重難王謐

二難。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威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教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覺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貴以敬爲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王謐重答桓玄

○象二條○ ○容二著○ ○鍵二提○ ○異二貴○ ○地二德○ ○大二人○ ○福二和○ ○乏二之○ ○基二道○

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誓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濠上耳。

王謚三答桓玄

三答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貴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而爲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折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爲顧問既華。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邁。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令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敬王者書一首

并道答住反二首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夫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譖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桓太尉

遠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

①合二拾②云二立③津二律④照二節⑤子二於⑥矣二也⑦在二存⑧敬二聖⑨向二向⑩無二元
 ⑪最二取⑫期二斯⑬戰二抵⑭太上二大山⑮于二於⑯常二亮⑰序二書⑱主二王
 ⑲啓二言⑳足十(下)㉑未二末㉒神二伸㉓至二主㉔主二王㉕爲二緣㉖蒙二朕㉗
 ㉘概二賸㉙略二數㉚今二合

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微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氣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需其惠而廢其敬。此禮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禮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資。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遠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體。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處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饜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貪者哉。禮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難。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

襟者揭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侯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竊所未安。禮越奇韻擬於弱年。風流過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在一己。苟。客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論。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

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計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讚皇極而不虛需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故事上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故事篇第一下

弘福寺沙門釋彥纂錄

論 晉廬山遠公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并序

詔 偽楚桓玄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啓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敬奏四首并序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琮福田論一首

○符一○符二○山一○山二○令一○令二○與一○與二○疾一○疾二○月一○月二○從一○從二○各一○各二○遇一○遇二○想一○想二○
 ○上十(卷)○(唐)十弘○一首二字宋元宮三本俱作此註○此細註宋元明宮四本俱作本文下同○廢一廢二○
 二○

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并序
昔咸康中。庾將軍疑諸沙門抗禮萬乘。至元興中。桓太尉亦同此議。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教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五篇。究叙其意。豈曰淵鑒之待是路。蓋是申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而覽焉。

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爲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通利物則功。俸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不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以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睦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卽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根深。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爲範圍。聲色爲遊觀。沈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爲度。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

禮。需其惠而廢其敬。是故說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獻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宜寄所懷。

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資。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思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思。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思不由於存身。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遷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遷世則宜須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今一失全德。則道治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越化表以求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

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

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萬殊。精麁異質。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轉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爲大。而未嘗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爲功。未能令存者無思。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思。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需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

○不敬王者論 ○家處 ○伴作 ○因四 ○沈二 ○以此二此以 ○獻二敬 ○說二道 ○宜二宣
○服二併 ○治二治 ○越二超 ○化二物 ○求二體 ○異十(異) ○抗二九

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靡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遠。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卽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開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惑亂。此三者皆卽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開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王。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

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師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援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檢。若令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達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氣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始。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全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爾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殊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生爲彼徒

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異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經也。亦已深矣。將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之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龜故。其性各異。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感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太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羈死爲反真。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氣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賢。失其流統。故幽與莫。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

○理一耶 ○全二其 ○開二文 ○具二真 ○爲二謂 ○檢二按 ○至二主 ○全二今 ○(若)十生 ○(苦)一 ○耶二邪 ○卦二封 ○太二大 ○二二二 ○或二成 ○巧二功

世應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執識其變。請爲論者驗之以質。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爲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之於形耶。爲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爲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暗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微。効之以事。則無惑於大。通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聞。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靈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當資以糗糧錫以輿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

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提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以弘矣。然且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尙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蠅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靈以開。雖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然詠言而退。

桓楚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桓楚。得廬山遠公書及論。以太亨二年十二月三日。乃下詔停沙門致敬事。詔曰。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侍中下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序四首。并桓楚答三首

初啓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臣袁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愛遠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可紀識謹啓。

桓玄一報曰。何緣爾便宜奉詔。

二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

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群心永爲來式。請如前啓。謹啓。

桓玄二報曰。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得圓虛使吹萬自己。九流各得其所。其美。顯味並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道達爲功。自斯以還蓋是敘龜之用耳。神理細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虛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遠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讀。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桓玄三報曰。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所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邁遠略常均。臣暗短不遑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天=反○ ○與=應○ ○則=一○ ○通=道○ ○蓋=蓋○ ○雖=雖○ ○得=答○ ○此細註宋元明宮四本俱作本文 ○經二化○ ○也=一○ ○得=德○ ○虛=虛○ ○兩=兩○ ○以=已○ ○二=一○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聞遂拱

凝居非期宏峻舉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

張四維締制八萬故雖儒法支派名裂條分

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為教遠自

龍埠反經提傳訓退事遠諫生惡誠恒俗稱

難宗旨緬邈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末彌

扇遂遇凌越典度倨尊威失隨方之眇

迹迷變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虔

為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日連桑門遇長則

禮寧有屈膝四輩而問禮一親稽首者臘而

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

屈偏黨道操餘分今鴻源遠流仰鏡萬

仙寶百神繫職而幾輦之內含弗臣之耻

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

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

當盡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微有序乘

方兼遂矣帝從之

釋彥恢曰孝武傳云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還

其欲拒諫足以敗德今天下失望有世祖

才明而少以禮度自蕭若思武皇之節儉追

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云從大明

六年至景明元年凡四載令拜國主而僧竟

不行豈非理勃天常固使綸言徒設耶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晉恭帝元熙中赫連勃勃據夏州略二秦之

地行五刑之虐便言佛佛謂已是人中之

佛堪受僧禮乃畫佛像披於背上令沙門禮

像即為拜我後為震死葬後復震出屍題為

無道之字尋為北代所吞為天下笑焉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齊武帝大明中勅定林上寺僧法獻長干寺

僧玄暢於三吳沙簡僧尼時暢獻二僧皆少

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

坐後中與僧鍾於乾和殿見帝帝問鍾如宜

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適問尚書王儉北

地沙門與王共語何所稱又正殿坐不儉答

漢魏佛法未是大興不見記傳自僞國稍盛

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米

桓玄等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

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

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

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提拜則太甚稱名

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王自暢獻始

也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并與善寺沙門明

答

隋煬帝大業中改革前政令沙門拜帝及諸

官長等懸之雜令至五年南郊謁帝大張文

物廣位群僚于時佛道二衆依前跽立有勅

云條式久行何因不拜黃老士女聞便致禮

唯僧尼儼然時與善寺沙門明瞻答帝曰僧

等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致

拜瞻曰宋武狂勃不拜便有嚴誅陛下有道

不拜不懼顯戮帝令問對僧尼遂散瞻

明曰至闕重參有司募敢死者對詔謝過內

史為通昨不拜之罪帝夷然不述乃盡京僧

尼設齋人別施錢帛後帝至西郊顧謂蘇威

曰朕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中亦有人焉拜事

因寢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琛福田論一首并序

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盧

山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屈愛戒寶之

將沈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論不設敬之儀

當時遂寢然以糾詞隱密授例奢深後學披

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福田

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

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

吾今相為論之夫云福田者何也三寶之謂

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佛也玄理幽寂正教

精誠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僧也皆是四

生導首六趣舟航高越天人重踰金石譬乎

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尊法以佛師居

本僧為弟子崇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

共門諸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

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盡雙

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

稟學相承和合為群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

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香章圖方

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意

親屬莫能累其報衣則裁於壞色髮則落

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天

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當致敬有經有

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

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

拜非所聞也如漢異旨請陳雅見

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爲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爲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議案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隆。亦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膺天順民御。圖提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政之道。亦宜覆親宿命追憶本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降。慶必賴兼赫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譴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略宣吾志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典。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寔繁。自離唐暗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辯包內外。所謂祭典尙有餘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奉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佐。眞佛已潛聖僧又滅。空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視閑逸相學。剗剪職掌。壇令。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獨共俗役。繞觸王綱即墜民貨。既同典。禮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但知其一。未曉其二。請息攀緣少

加聽。探。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祇惡趣。神勝於色普該情道。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爲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類於一氣。微言關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靈習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觀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理幽細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弗得名相孰能窮。眞身本無還謝。生旨自不瞻觀。託想追於舊蹤。傾心慨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班。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季。暫行此抑彼亦乖眞。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違同之可怪之極。

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論曰。桓庾二君之威權。可謂迴天轉日矣。而

何王執理終竟不屈。而使佛教有妖妄。二公不體悟。孰能若此連鱗耶。仲尼云。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誠哉遠法師。骨梗罕望重當年。向無雅論理舉。曷以傾桓楚之心乎。觀其遺文。足知若人之命代必死而可作余歸衆爲之。宋孝武晚年。風德既衰百姓失望。受臣下扇動。抑高尙之跡。渙汗設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而然乎。僞夏政虐淫刑。愈於商紂。皇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謫言於齊君。明。贈陳切對於隋后。竟全方外之節。諒道稽人弘者歟。梁上人福田論。理例宏博恢張教義美矣。

余綿鐘前哲垂文。足爲後賢准的。望古追慨。因而編錄焉。

贊曰。猗歟何君。拔萃出群。危言輔政。克著元勳。美哉王令。歸心至極。不憚威權。確乎秉直。遠公孤潔。不濫在涅。書論既陳。桓楚屈節。孝武縱欲。赫連肆荼。拒諫淫刑。詳諸雅詈。王儉獻可。齊后是思。贈僧切對。隋君納之。洛濱高士。飛文擅美。見重當今。良有以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故事下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弘福寺沙門釋彥懷募錄

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上
議不拜者。明沙門不應拜俗也。聖上情敦

○後一彼○ ○圖一界○ ○政一正○ ○長久一久長○ ○自一限○ ○謂一論○ ○利一別○ ○增一按○ ○禮一祀○ ○採一采○ ○特一時○ ○何一論○ ○禮一禮○ ○而一然○ ○汗一汗○ ○德一德○ ○輔一輔○ ○濟一濟○ ○諸一諸○ ○士一去○ ○等一○ ○(聖朝)一○ ○(上)一○

三〇八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Enth

①〔議〕—①台^① (今上)—①(又)上上^② ②俗十(等)③ ④〔狀〕—① ⑤〔通簡…拜〕十一字=〔又序佛教隆椿事簡諸字輔等〕十二
字^⑥ ⑦議不拜—議沙門不應拜俗狀^⑧ ⑨又=又^⑩ ⑪大=少^⑫ 太^⑬ ⑭少=太^⑮ ⑯祥=祥^⑰ ⑱〔今上〕—① ⑲額=厲
⑳* ㉑官=冠^㉒ ㉓二=四^㉔ ㉕〔丘〕—① ㉖陸=提^㉗ ㉘環=掌^㉙* ㉚谷=谷^㉛ ㉜謂=謂^㉝ ㉞王+(賢)^㉟
㊱俗十(赤)^㊲ ㊳同=有^㊴ ㊵出=出^㊶ ㊷同=句^㊸ ㊹陸=諸^㊺

慮。所以千冒陳欺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

提治。是則遠崇付燭。清風被於九域。正像更

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

塵擾之深。惟知慚惕。謹啓。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

不合拜俗啓一首。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興

宮禁。榮國氏。知僧

等諸門教書云爾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

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

化。萬載扇。惟聖之風。故得環海知歸。生靈迴

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

易犯。遂有穉穉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

微。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

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

之容。法衣剃髮。擬全僧之相。衣而信毀。報果

兩分。背此緒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

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

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漚之有際。宗途既列。名

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固使

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

以時經濁染。人涉調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

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

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聰。垂

深懷恩。謹啓。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諸率輔等

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

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重

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

朱士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

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禁之。夜有金剛

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金人。率長丈

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

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

也。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

也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

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也。哀帝

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

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會開佛法。中途

潛隱重此中興也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

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洛陽

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

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

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

開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

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

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

輔政。帝在幼沖。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尙書

令何充尙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返三議。

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

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尙書令桓謙

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

以形屈爲禮。述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

國之君莫不降禮。如晉王等。良以道在則貴。不

以人爲輕。重如魏文之執于木。漢光之遇于陵。等大法東流。爲

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

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

平者乎。玄又致書盧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

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

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是。及安

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太明六年。暫制拜

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

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

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大武真君七年。聽讒

形

物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弗

④具如肅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爲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乖休明之政。剗斷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質殃咎推移。斯自人有竊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十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疊。爰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尙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更責同臣妾之禮。又是天上帝徽瀆靈祇。君人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伏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也。故得冥祐顯微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蓬形命如陽焰。是故號爲出家人也。故出

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需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个列佛經論 明沙門不敬俗者 梵網經下

卷云。出家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

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卽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皆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全違。出佛教拜跪俗人。卽不信佛語犯根本罪者也。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焚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爲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數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爲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群議紛紜不能盡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大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體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合三十二首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孔志約等
議狀一首

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身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花不染泥滓。亦為諸佛之所瞻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矣。

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為者。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為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恩。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張。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為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道。則荏薶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為濃助。則宜崇之。崇之道。則尊貴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為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假以綢狗而尊像。不以綢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

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寧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帶。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為利矣。泊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籍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獨今。此為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侯。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主聖臣忠。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異。雖率土碎首。群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獨不忠之罪。此為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嚔肝瀝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恆春。奈苑永轉。法輪心歡。顯。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微婉。義難適。天情晝一則可使由之。微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為無。則崇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岐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厭心。管。窺天蛙焉。測海。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懷鉛閣。筆扣寂銷聲。而欲鳥處。程言竿中。竊吹。將驛聽而齊俗。與舊視而均。雖有罄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過扇。萬

籟咸貢其音。兩曜升暉。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輪涓露。而覲顏。漿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披良交集。諸議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祥道等議狀一首

竊以。朝廷之叙肅敬為先。生育之恩。色養為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剔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之人。敬法捨俗。豈拘朝。庭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議不拜上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弘福寺沙門釋彥懷纂錄

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下

中御府少監護軍高藥尚等議狀一首

內侍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亮等議狀一首

奉常寺丞劉慶道主簿郝處傑等議狀一首

詳刑寺丞王千石張道遜等議狀一首

司稼寺卿梁孝仁太。有署令趙行本等議狀一首

外府寺卿韋思齊主簿賈舉等議狀一首

○彼二岐○ ○維二維○ ○俗十(之)○ ○(俗)一○ ○一以○ ○奉二○ ○平二○ ○方二○ ○崇○ ○因人二
人因○ ○攝二○ ○忠二良○ ○汲汲二○ ○錢二○ ○帝十(崇)○ ○萬一業○ ○宣二○ ○窺天
二天○ ○海二海○ ○庭二庭○ ○王二主○ ○(議不拜上)一○ ○(聖朝)一○ ○王二王○ ○承二丞○ ○
會二食○

司稼寺卿梁孝仁等議狀一首

佛道之興其來尚矣。自白光東照紫氣西浮。莫不遵彼五千崇茲二教。無為寂滅同樹勝因。而僧尼道士女。官趨承訓典。其為教也。裨濟實多。歷覽前修非無去取。所以同遵不拜良或可觀。至如道之為宗。皇基由漸。尊嚴之切有。異恒倫。豈可改作別儀。俯隨常俗。因循不拜。理謂為允。謹議

外府寺卿韋思齊主簿賈舉等議狀一首

竊以。臣子跪拜固是常規。爰在禮經兼有權制。母拜其子。以禮成人。不臣其君。以尊道德。況方外之教。為善不同。道有凌虛。佛無生滅。修心練行。因果是憑。名曰出家。明超俗表。咸言勝業。歷代俱尊。盛立道場。皆求常樂。獻君親以廣福。濟含識於冥塗。久大而論高於俗教。若同儒例還入俗流。不向學徒無由顯道。賴有崇護道獲常存。不拜之儀以彰深護。尊道之本取益為宗。今據經文云。拜非。利人益國。實所宜言。非益之文何容敢進。循法仍舊無闕。察章。體妙窮深非下能及。幸霽獨議。敢竭愚誠。懼不台宜。追深戰灼。謹議

僧尼

一竊見王者尊敬神祇。神祇之類尊佛弟子。是以明其遠敬。尊其所尊。抑從拜禮。想謂未可。一比見官人承。詔不拜王師。非是師賤下人。乃以敬其王教。出家僧眾染衣除髮異俗。標形承佛。繪言為國崇福。君父致敬不禮其身。僧

為法衣不拜君父

一竊見神。象所立。因人作形。形已作成人。還返敬。豈以因人所立則不致尊。若不致尊立之何用。佛以遺教付囑國王。王之所立王還尊敬。如王不敬立之何益

道士 女道士

竊見承先代之後者。立居百王之上。道士等身披老君之法服。口傳老君之法言。同俗致拜。恐乖其禮。謹議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有國因循遂開崇尚。既久其法須從其道。竊謂拜伏理恐未通。何者削髮異冠帶之儀。持鉢豈祖豆之禮。申恩方所定。懸無勞。拜跪嚴親報德有冀。真如何必屈腰。慈后。山林既往。非復廊廟之賓。朝野裁殊。理宜高尙其事。今使貴以名教有虧其旨。臣等愚暗。請從不拜為宜。謹議

司成館守宜業范義類等議狀一首

臣聞。至道沖虛。般若玄寂。在人則人尊。在處則處貴。故河上仙老降劉后之高。難輔名僧屈輪王之重。是知斯風久扇千載同遵。謹案楚網等經。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父母禮拜。至如傳儒業者。尚與君王分庭抗禮。孫為祖尸嫡胤冠祚父母猶拜其子。為傳重也。當今聖主法唐虞之揖讓。任巢許之不臣。超漢帝之寬仁。縱四皓於方外。豈況受付弘宣闡揚玄教。既許出家理宜隔俗。忽違朝拜誠所驚疑。用人廢法愚為未可。且禮云。介者不拜。為其失容節也。去俗之人身被忍錯。今同俗跪

翻貶朝儀。忝職上座謬參賢館。沐恩既重。敢罄誠聞。謹議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氏玄奧。發揮衆妙之門。釋教凝寂。滿灑出塵之境。自夫金容東度真氣西遊。挹道希風綿區浹域。聖朝撫運茲道彌隆。仁祠法宇麗充都邑。寶幢金刹彩綯路衢。凡此憑奉庶為資益兼存其教。竊謂可通。謹議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李釋二教旨趣幽深。理絕名言功超意表。道以清淨為主。佛以拯物為宗。然含生者以為津梁。有形者將為彼岸。故河上屈文帝之貴。驚嶺威明皇之尊。自茲以降其道彌廣。止如柱下妙理迴衛神蹤。仰其道者。莫識於指歸。挹其波者。無詳於終始。方審駕鶴遊五嶺。分形遍三千。直是託迹應身方便誘接。但憑其化者。俱希輕舉之功。資其業者。亦救濟於塵劫。是故黃冠既變縵服纓帶。人主不屈而臣。父母不子而畜。此乃尊於佛道。非是虧於禮儀。拜揖者何損於身。但恐虧於聖教。必也形神雙遣拜揖兩忘。均然同彼天。真無煩貌屈。既未窮於性相。便是若存若亡。理須成此勝因。遂其高尙。況今。聖上欽明孝臨天下。尤遵二教資助福田。所以道士道人許其不拜。且違拜甚易不拜甚難。足使震野幼童。不獨善於軒帝。河上老叟。無專美於漢皇。千慮一得不拜為允。謹議

仁十(太倉署令趙行本) 官二冠 二典 若二以 道二通其 尊二道 益十本 二披 二像 道士二冠 趙豆二權組 慈二效 成十(寺) 戶二戶 為二謂 容二客 右二左

臣聞輪頭檀王是佛之父。摩訶摩耶是佛之母。僧優婆塞者本王家僕隸。王親遍禮敬同於佛。臣父見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祠。亦不拜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道衆。臣經難彼僧曰。此之僕隸始落髮披緇。殊無所識。即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對曰。雖初剃髮形已同佛。復能震動魔宮。雖曰無知豈不如望木。望木一立爲主像。縱博通貴勝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

一臣父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維摩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文。拜俗明矣。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僧曰。佛制律經乃是僧尼常軌。其維摩經比丘荷法。暫行曲禮。法花經大士一時別行。何得以權時別行亂茲恒典。臣深然之。臣聞妻死鼓盆瓊屍而歌。此亦一時別行。豈得預於喪服之制。

一臣於天竺。經禮天像。彼王乃笑而問曰。使等並是優婆塞。何因禮天。臣問所由。答曰。此優婆塞法不禮天。昔迦膩色迦王受佛五戒。亦禮天像像皆倒地。後至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禮天像倒。遂將佛像密置天頂。王三體不倒。王怪令檢。於天冠內得一佛像。王甚大喜歎佛神德。嘉其智慧大賞封邑。至今見在。又云。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養天祠而不頂禮。王責不禮之罪。白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恐損天。王曰。天損不關爾事。彼即禮拜天像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天。況具戒僧尼而令拜俗。

臣玄策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寰中。

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謠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彌。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緇衣之徒。駕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爲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兆庶慕昔敬信歸依。今議令拜君父。寔乖主善百姓之心。況袈裟異華俗之服。髡削非常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無益於國。拜父不利於親。臣如寢默不言。豈得爲忠爲孝。臣望隨舊軌請不改張同。太宗文皇帝故事。依前不拜謹議。

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綱之重義極君親。百行之先憲資敬愛。而黃冠緇服。咸均亭育之恩。謁帝奉親。頓虧臣子之敬。本乎教義頗紊彝倫。解而更張抑爲通允。然則道樞遠曠。出乎名言之外。慧輪廣運。超乎心行之表。經行之侶。庇白馬而栖禪。繕性之流。佇青牛而警契。雖迹羈有待而利涉無滯。誠宜重其道而崇其教。尊其人而異其禮。是以河上真人。親紆漢后之蹕。廬山慧遠。竟絕晉臣之議。況復出處殊致。顯味異塗。羽帶田衣。既匪朝宗之服。乘杯負局。寧同就養之方。致敬之儀未爲盡善。若以道雖可尚而處非其人。則宜峻彼堤防。甄其律行。不可以人屈道。誠可以道勵人。伏以皇家發慶。肇自猶龍之德。宸居體寂。每崇

靈鷲之風。不革前規。彌光。尊祖之義。儻違舊制。便曠師臣之禮。天潢下覃俯令。群議竊懷管見。輒肆芻蕘。用捨之宜。非敢取衷。謹議。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原夫指樹摘荷。警龍德於皇胃。蹈花標瑞。抗輪寶於宸儀。創跡毘城。包紫宙而開宇。疏基。勵壤。貫青曦而闡耀。故能抑揚庶類。控引群靈。十地閑安。趨紺殿而希果。九天凝竄。佩玄珠而問津。由是著美。皇猷馳芬帝載。緇服齊裾於上輦。黃冠接武於中州。宴坐經行。道不參於廊廟。登壇執簡。迹未齒於朝宗。今欲約以儒門。牽於王制。儀背纓冠法符。簪笏。便是貴其道而賤其人。申其教而屈其禮。禮隨教顯人由道尊。固可以道廢人。不應以禮虧教。誠宜時咨故實。軌範舊章。俾夫高尚之風。昭明易象。隨時之義。允洽毗心。但燭燦盤翻。豈增華於日月。塵露露委。希緇美於山河。冒進芻言。輕陳輿頌。詞疎理慚。汗驚神悚。謹議。

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等議狀一首

竊以。至道沖虛。釋教凝寂。津梁庶品。道引群生。銷鄙行於未萌。發慈心於已悟。然而後身濟物。雖假於名言。勸善懲非。無資於賞罰。信乃善開。方便冥助。政道。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恩霑動植。含靈稟氣。俱荷曲成。僧尼之屬。誠宜拜跪。但不拜君父著在經文。臣以爲道或可存。則言不可廢。且君父尊極。事絕擬倫。在於臣子。敬非緣拜。既殊道俗。無

嫌傲誕以臣愚見。不拜爲宜。謹議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才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津流自遠。求諸典實。崇敬斯弘。至若。皇極所宗。靈光華於萬祀。漢室惟啓。亦紛郁於千載。且君親在三。儒有不臣之禮。玄寂居二。制無掛拜之儀。義不師古。請循惟舊。謹議

右奉宸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釋老二門。教周四海。源流自久。弘益已深。敢申愚見。仍舊爲允。謹議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一勅云。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者。此實先王之要道也。今請申其理。竊尋教有外教內教之別。人有在家出家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躋。理叶儒津。出家則依乎內教。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戀。以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既許不以毀形易服爲過。豈宜責以敬親事君之禮。異乎孔老之教。所以理絕常境。不抑其拜禮。無損於國也

一勅云。宋朝暫革此風。少還依舊貫者。自佛法東流。六百餘載。帝代相次。向有百王。莫不敬崇佛法。樹福僧田者。故以染衣剃髮。同諸佛之容儀。割親辭榮。異衆人之愛戀。天龍敬重。號爲福田。故佛告憍曇彌。莫供養我。當

供養僧。此則大聖誠言。理不可棄。如其佛語可棄。請總除廢。豈容存之。欲求其福。辱之而責其拜禮也。伏惟太宗文皇帝。聖智則無所不達。神威則無所不伏。于時僧衆。豈不易令跪拜。故以佛法可敬。長其容善。又恥好異。亂常之迹。故不爲也。但願近依先朝。聖化之道。遠棄晉宋邊鄙之法。則萬古不怪。道俗心安矣

一勅云。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者。比見普天之下。俱行孝道。親在則盡心色養。親沒則追思道述者。皆稟。陛下至孝之道也。今忽改棄先朝正淳之軌。遠慕晉宋矯異之風。今僧等雖復暗昧。竊爲。陛下不取也。伏願追思先述。還依貞觀之法。此則至孝之道。不化而自行矣

一勅云。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者。竊尋付囑之意。恐不如此。何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漸薄。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部之衆。無力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如其王者不護。法當衰沒。白壤。豈勞付囑令王毀壞。今僧徒雖復凡鄙。而容儀似佛。使之跪拜。還如佛拜。一至於此。則存之無益。且夫去好。異順大同者。君子之道也。故。先朝云。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所恥。此風未遠。伏願依行。人或問曰。經中既說。新學比丘。禮維摩詰足。不輕菩薩。亦致敬於慢衆。況今聖主示爲白衣。神德則不謝於維摩。立行則不同於慢衆。今使僧拜正合其宜。更有何辭。敢不從順。答不可以一人別行。而亂於大教。

若以比丘頂禮於居士。則令五衆設拜於君親。俗人有居母喪而不哀。豈使天下喪親而不哭。至如莊周對婦屍而歌樂。知存歿如四時。孟孫居母喪而不感。遂死生乎。一貫。此皆體道勝軌。何不令天下俱行。若以體道之情。不可施於國法者。彼亦證理之行。豈得施於大化之議風也。夫議者蓋欲取其大理。以成。畫一之法。三教之法。即國王法。其法既成。終天不易。若不行用。則須除廢。若行用之。必須述其教跡。昔開帝王禮佛。未見佛禮帝王。所以帝王敬法服者。以先聖國王受佛付囑。歷代遵承。佛教故也。父母敬其袈裟。不可屈其佛衣。招父母之過。自古帝王度人出家。去其鬚髮。與其佛衣。不拘常俗。令作導師。敷演法教。而作福田。若令其禮拜則屈其尊服。付囑之義安在。今欲改變。恐昧理之流。心有疑惑。因生其過。譬由敬泥龜木像。以其圖寫佛容。若不親相欽承。泥木一何可貴。泥木尚假。佛儀僧尼。還託法服。無假無託。覺伐誰代。如愚所見。望請循舊。不拜爲定。謹議

駁僕寺大夫王恩泰丞牛玄璋等議狀一首

竊以。瀕鄉垂範。實東國之至人。祇園演法。乃西方之上聖。皆能割慈忍愛。絕塵離俗。禮者忠信之薄。超道德而上馳。色爲真相之空。遺形骸而幽蹟。故前王待之方外。後帝許以不臣。習見生常。其來自久。頗爲改創。恐乖聽。曷且復。縉衣非揖拜之徒。黃冠異折旋之侶。縱使人非精感。不能式景玄風。本立道生。庶以漸持真教。若浮沈類俗。俯仰隨時。恐驚嶺

之業將虧茨山之風行替。變道從儒。未見其可。因循勿改。竊用爲宜。謹議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釋之教雖曰沖玄。君父之尊終資嚴敬。況所行化不出寰中。義屬在三須遵孔禮。但爲髮落不可加冠。法衣不可加帶。無冠無帶拜伏失儀。如愚管窺。依舊爲允。謹議

長安縣尉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竊惟在三之禮。固極於君親。不二之門。獨遺於資事。豈不以異俗兩隔。孔釋雙分。臨之寵辱。既不驚。受之髮膚。則已毀。玄冕與緇裳。詭飾。振錫與銅金。殊義。足使弱喪知歸。行迷識反。今若降其塵外之迹。嬰其俗中之事。一乘案典三歸。弛法。尙其道而黷其儀。挹其流而汨其本。義非稽古。宋不足徵。求之恩衷。有所未陟。且道之爲道。玄之又玄。衆妙所歸。啓聖辭屬。入關之業。可大而不可小。居河之訓。可尊而不可卑。隆纏。睿想方弘。損益。冒進。獨詞伏增戰汗。謹議。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教同歸。漸頓雖別。俱爲助化。咸稱勸善。宜尼作訓。不拘方外之流。大師垂範。全舍寰中之累。虛室生白。一粒餘資。並駕康衢。唯道是務。自玄風載假。法雲收族。黃冠緇服。心跡不俱。皇上愍其忘反。式令僉議。但絕胤髮頂形之重也。擊跪拜伏禮之末也。今若捨其重而檢其末。申其道而屈其人。恐習俗生常。頓改非易。伏望嚴告有司。詳加誘進。如更因心靡脂。方可寘之。刑禮。輕陳芻管伏深

戰懼。謹議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參軍元思敬等議狀一首

釋旨希微。理暢有形之表。玄宗罔象。義軌無名之外。括三才而體要。包萬類而窮神。真氣麗闕。佇猶龍之西舉。法雲彩野。馴巨象之東歸。玉洞仙經。沖玄羽化。金容懿範。演聖龍宮。至道難名。神功不揣。爰自周漢。咸著丹青。典午當塗。因循下替。是知越玄門者千古崇釋典者百王。剪髮緇裳。忽輕肥之美。變冠黃服。蔑簪紱之榮。莫不志越寰中。心遊方外。去揖讓之節。就戒律之儀。弛禮樂之規。遊虛白之室。是以如來。祕說絕敬。君親。綿古洎今。無朽茲教。教如可廢。法亦可刊。教捨法存。法將安措。且甲士不拜。豈伍卒之自尊。天顏咫尺。非一介之云貴。並以銜威。哀命。所以禮棄謙恭。況乎延思。煙霞。解塵俗於羈網。警情法界。釋怨會於樂籠。而使降出俗之容。展入家之禮。考古恐乖通理。論今懼爽彝章。議建獨微。敢申管見。而瞻對疎謬。悚懼交懷。謹議

論曰。玄教廢興。理鍾期運。而盛衰之寄。抑亦人謀。皇上御辯。乘時允膺付託。所以降非常之。詔勵釋侶於。明時者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余聞其語矣。今見其人焉。觀秀上肆力釋君昌言。帝國詞志。欺欺勤則勤矣。而宣公之啓狀。詳切該博。吾無間然。方今以大法爲己任。

思正其傾危。能負重道遠者。此其人也。思仲尼云。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若此。真可謂至覺元首。良哉。股肱中臺。周府等議。雖文質有乖。而咸得事要。然細細經典。疇咨故實。理例鋒穎。詞韻膏腴。則司戎之稱。鴻筆麗藻矣。若標以顯議。約以正。詞其文。辯潔其事。明嚴。則左驍衛舉其綱領矣。將來達鑒斯焉。取斯

聖賢曰。正法既隱。象季斯微。不有。明哲。懸口誰暉。獻可替否。飛英。萃實。詳諸昔賢。驗乎茲日。卓卓英秀。是振隕綱。饗容宜公。聖聖斯匡。衆議誹謗。宏。謨謬。蘭菊殊美。絲桐同作。秦君鴻筆。王生顯議。文質并途。忠貞齊。惟茲盛德。謀無不滅。一時風素。千載流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

弘福寺沙門釋彥懷纂錄

聖朝議拜篇第三上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寓。尙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海宏廣。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之=二 卷=落髮 卷=宗 卷=隆 卷=拾 卷=形 卷=像 卷=慈 卷=施 卷=建 卷=隆 卷=期 卷=謀 卷=與 卷=組 卷=贊 卷=草 卷=北 卷=二 卷=二 卷=四 卷=十 卷=議 卷=下 卷=類 卷=聖 卷=朝

議狀一首

右清道衛長史李治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令張松壽等議狀一首

議令拜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司續大夫

楊守拙等議狀一首

司平太常伯閣立本等議狀一首

蘭臺祕閣局郎中李淳風等議狀一首

太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司宰寺丞豆盧暕等議狀一首

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一首

司取寺丞韓處玄等議狀一首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一首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等議狀一首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琮等

議狀一首

右監門衛中郎將能玄逸等議狀一首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左春坊中議賀蘭敏之贊善楊令節等議

狀一首

右春坊中議郝處俊贊善楊思正等議狀一

首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狀一首

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敬則等議狀一首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議狀一首

左清道衛長史蔣真胃等議狀一首

左崇掖衛長史賈尚義等議狀一首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

左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議狀一首

右奉裕衛長史懷敬等議狀一首

雍州司功劉仁敬等議狀一首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龜之風西被白虹沈化

混擊之蘊東流鸞羽飄颻影玉京而凝衆妙

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冠空有理洞

希夷祛濟塵蒙熏滌因果神道神教茲焉有

徵垣躡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高僧稱爲

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然

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定王化之始乃天地

之經佛以法爲師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大

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夫法固乃同貫

身爲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

敬君父眇契玄波彈曰佛法乃靈外之尊帝天爲城

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

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

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

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

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

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

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

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

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

拜還佛教其顯經文而言敬未垂真容且伯陽訓於

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遠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符隣照之規彈曰伯陽謂自微周身先杜史爲官則王

太二

同二

仁十

能二

金二

典二

九思

思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將二

但在家在國事君事親。不拜之儀。何可以望請勸訓彈曰誠哉奉君親者無宜不拜沙門不拜亦王侯背恩天屬以拜爲訓未之恩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爲務。徒有人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譚曰。不居者奉法

而然私語者誠違教義只可破其科簡意德不至若君
不立之流寧容縱火昆崗而欲俱焚玉石耶

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請令拜若歸觀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釋典釋曰天僧尼合拜則無宜不拜不爲便聞毘薩法服始終無二據事遂制髮經此首風兩端苟要時容未日忘隆家國誠孝忠臣以卑屈爲恥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羯管伏增慚戰謹議沙門致拜狀

司平太常伯閣立本等議狀一首

竊以寂滅垂軌。猶弘孝敬之議。無爲闡化。
終叶虔恭之禮。雖道超可道。道尚繫於三。
尊法空諸法。佛法猶包於四大。況皇猷遠暢。
衍地義以宣風。聖澤遐覃。浹天經而灑潤。

至德所被。理不隔於幽明。大道傍通。故無分
於異俗。而遠方之士。空迷相物之心。淪俗之
徒。尙嬰自我之累。釋曰。今諸僧等。莫不寒朝。以來爲國所度。將以資泰陵廟津梁品庶。
而不傷堪家之福乎。莫識九重之貴。不知得一
之尊。絕忠孝於君親。棄敬愛於母后。求諸至
理。竊謂不通。俱拜君親。未乖舊典。謹議
蘭臺祕閣局郎中李淳風議狀一首

竊以三辟之重。要君者無上。人曰。沙門承是。刑之極。非孝者無親。彈曰。親視出家。是以國悖。德悖禮。爲大亂之本源。彈曰。僧等勤依經。故。非孝德禮也。唯敬唯忠。乃經邦之正軌。彈曰。有等輩形同奉親。而內懷其孝。因敬也。禮非事主。而心賊其恩忠也。至於老教虛靜。資柔弱以曲全。釋典沖和。常不輕爲普敬。事如左威。彈曰。沙門身具佛成。形其。夸衆彈曰。佛曰。沙門身具佛成。形其。勵俗。安國寧家者。也。今令道士女官僧尼恭拜君親。於道佛無虧。彈曰。經云。拜君損君拜親。復從國王正法。大革前弊。深厲澆詆。爲誰賢。以順法性之重。謹議。使其永誠隨順之方。更知天

●泰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一謹按老子道德經云。域中四大王居一焉。
又案仁王般若經云。地前三賢菩薩位。常四
天下主。內經又云。假令比丘得須陀洹果。經
八萬劫始見於地前。今令道士女官拜敬域
中之大僧^②之及^③尼。拜敬地前菩薩。此乃不

乖本教。正合其宜。釋曰佛經所以出處不同故也。今僧敬者良
釋曰為四天下主。而猶現有妻子相不捨家位。厚信口如然。致敬則無誠說故混樂經云。諸出家人從諸白衣諸受
本問。不應禮拜。據此別殊王國王尚不許拜。直下歸焉可也。
理合敬拜。釋曰仁王經云。出家人法不拜國王。國王尚不許拜。直下歸焉可也。一又
案道經云。道士一人得道乃追榮七葉父母
此則立身成道。貴於追顯前業。今時未得道
者見生父母。理合拜敬。又案內經云。西方妙
樂國土。本爲法藏比丘願力所成。是知妙樂
之所。乃是比丘願往生處也。又案無量壽觀
經云。願生妙樂國土者。先須孝養父母。後云
具足戒行。然經宿不見卽須跪問孝之儀也。
不拜父母何成孝養。今令僧尼道士女官拜
敬父母。亦是不違本教。譯曰。如總所云生西方者該通諸俗持孝養父母者也。
此明道俗應兩修行兩殊。安得混彼二因俱言禮偈且
此則道俗懸隔修行兩殊。安得混彼二因俱言禮偈且
孝義異宜。聖唯禮禮揚名後代亦其至也。故五分律
云。若諸沙門左右二肩荷擔父母。親於身上便利不淨糞
使一劫。猶不能償須臾之恩。若敬父母護三寶四諦。受持
五戒行十善道於一念頃卽以報父母之恩。何以故荷擔
果事是人中殺。不能令彼生天證聖。若敬父母護諸寶實
如是受持戒。由此因緣卽能證聖。又四分律云。佛言比丘
不應禮敬一切白衣。父母雖曰堪敬。終同白衣之列。佛
教不合禮拜。若拜乃陷於殺生有敬敬之容。死相無量
重罪。不孝之一謹案周禮有九拜之儀。一曰稽
首。注云。首至地也。又案尙書言。於禹益等拜。
皆言稽首。此爲拜君之敬。通於古今也。然今
之僧尼禮拜。正當稽首之法。是以維摩經云。
導衆以寂故稽首。然今若令尼作婦女跪拜。
但爲衣服不稱。恐爽於常情。聖人無心。以百
姓心爲心。俗行已久不求改變。今令尼等拜
敬。望請許其稽首。此則不乖古今之儀。順於
與人之類。釋曰。夫希顧之士亦頌之條。惡驥之徒亦
驥之類。今尼等辭榮是一入道不殊。何爾

況太陽垂耀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

拜親退會法源。撫事有益於經。捫理未虧於

俗服遂傲禮容。高揖乘輿不拜殿父。資敬之

①則一即②(帶)一合。〔常情〕一合 ③同二用自④漆一號⑤直十〔從〕⑥小十〔法〕⑦〔白〕一⑧一讀
⑨閱二關⑩況十〔乎〕⑪擲二折⑫傷一併⑬紐一耦⑭駢一驅⑮謀一宜⑯詔一謬⑰所一屈
⑱〔所〕一⑲則一則⑳如二向㉑諸一行⑳可一合㉒橫十〔也〕㉓漸一眞㉔拜有損不
自⑵免二他⑶則二之⑷期三棟⑸理二意⑹列二升⑺武一商⑻方一万⑼藏一獲⑽因一固
⑾如二和⑿錄二鏡Ⓜ故一古⑓昭一照⑔〔不〕一⑕宋一家⑖派流二滅⑗

謹義

首 不 宋 城 日 語 亦 風 俗 查 幸 村 思 印 止 等 諸 先

聖慮詎及教義輒附管見從拜爲允謹議

①高=商②道=導③福=福④最=取⑤捐=捐⑥修=脩⑦衛十(護)⑧格=範⑨左戎=在我
 ⑩皆=指⑪能=集⑫也=一⑬誠=成⑭存二在⑮如=同⑯未=末⑰令=全
 ⑱止=正⑲冠=其⑳太=太㉑使=便㉒攝二接㉓乎=矣㉔左二右㉕九思=思九
 ㉖耀=曜㉗覆載=載㉘外內=內外

表一首
并上
後上
佛道

所歸。後患累結。幽明錄云。魏藏太子通死。來云見沙門
祖暕。爲開經王講。首經厥詞。父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求
祖暕。祖不肯聽。孤負聖人死方恩悔。又案袁宏後漢紀
卓甫謫高士傳等。於無孝子化胡作佛之文。卽曰西國
君子博識者多。豈得塞耳偷鈴。指鹿爲馬。信可謂虛無之說逛人耳。
來。越葱山而夢漢。弘通貝葉比妙蓮華。行以
普敬爲先。教以不輕爲本。事如左摩按議中彈服脫離異
同趣無爲。率土之雷濱。宋聞無父之子。薄天
之下。未見無君之臣。貞觀年中已定先後。盡
禮致敬斷焉可知。彈曰。貞觀中詔本以皇系宗孫無他拜之文。但有先後之義。今乃
例故道敬。斯則比附勅文。失旨之愆。孰重於此。
歷代因滋多。曾莫先覺。彈曰。自佛
教入漢年逾六百。其中晉代庚戌爲趙桓玄赫連末武肅齊
有降等諸君。皆因仰拜成以事非。通允俱尋舊沙而云。

三。振千古之隳綱。維萬國之絕紐。豈徒革
猘音之詠。資父事君。方且變天竺之風。自家
刑國。謹議

之尊。超羣獨之。

引不言之化冥
庸之人以爲無爲

佛道崇虛乘幽

而誰。故佛告信。斯

伽之禮小僧諭

通聲二聲通

(玄)十氣

一宮 崆峒二
代二世三
元明 四 網二
察二像三

14 華二經會
62 辯減二
29 僧二沙門

②③ ④ [作]—
⑤ ⑥ ⑦ 求二次
⑧ ⑨ ⑩ 抑二
⑪ ⑫ 上十(倍)

漢元明 12 言
晉 20 藏
四 等十(執)

想三所元明
王二土宮
二資三宮
三[聖朝]

①想二想(想) ②尊二尊(尊) ③佔二首(首) ④[作]一[箇] ⑤[而]一[箇] ⑥[不]一[箇] ⑦崆明二崆明(崆) ⑧人有二有人(人) ⑨及二反(反)
 ⑩王二土(土) ⑪六二茂(茂) ⑫言二开(开) ⑬求二女(女) ⑭兼二經(經) ⑮代二世(世) ⑯幫二幫(幫) ⑰幫二幫(幫) ⑱庭二延(延)
 ⑲茂二寶(寶) ⑳博二普(普) ㉑截二效(效) ㉒抑二柳(柳) ㉓辯減二勝成(勝) ㉔網二網(網) ㉕刑二形(形) ㉖[請弄上]
 一箇 ㉗[華朝]一[朝] ㉘等十(等) ㉙上十(倍尼) ㉚僧二沙門(沙) ㉛寮二僚(僚) ㉜(女)十教(教) ㉝通聲二聲近(聲)

外。放容儀於物表。臣而子之。足盡忠孝之節也。卽而史傳不必爲長夜。經子未必爲太陽。司成雖學而無倦。猶將闕焉於大訓。況助國之美無聞亂矣。不繁禁而獲安。不革情而得志。雖文王至聖也。猶學於號叔。孔子至明也。尙師於郕子。王者至尊也。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及其釋奠。躬執爵而跪之曰。穆穆焉恂恂焉。雖至孝之事。嚴親罔以加也。是以大易盛爻不事王侯。大禮備行不臣天子。故知道以貴之爲貴。不以輕賤爲輕。伏想僚案談詠正士爲之。蠶室將生蠟。騰而議爲拜者。非朝田廷之上策也。原夫正法西基。迄于茲日。已過千載有太半焉。自大教東流。方七百歲。雖歷變市朝。隆之莫替。其中聖主賢臣。計餘可數。未嘗拘檢意。況銑削僧尼。信知闕達之資爲日久矣。聞者有執權少主。謾冀微君。私倭自媚。陷墜家國。又一二蕃小雄雌互舉。雖暫誅除。尋革前弊。夫若此者。可以攘袂鼓肘。怒目切齒。大視而叱之。豈不忠烈之壯觀也。今我大唐應九五之期。四三皇之位。八紘共軌。四海同文。百辟守法。度於有司。三寶暢微言於汲引。則道俗資勸。家國延祚。可不盛歟。可不盛歟。勅以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良爲爽其恒情。議在不失常理。幸儼而思之。弘而護之。家國之政若隆。忠孝之誠必著。冥功潛潤。根條盤蔚。好爵自縈。祿秩優寵。花萼繼胤。蘭菊緒芳。感福慶之內資。思弘益而外護。豈不居生勿墜。常保勝期者歟。今謹疏

內外典禮。請循照察。沙門釋範敬白

① 不一下 ② 返大=大回 ③ 函又函，大函 ④ 獸=獲 ⑤ 受=今 ⑥ 爲=而 ⑦ 維=翻 ⑧ 舒=省 ⑨ 橫=幾 ⑩ 合=合 ⑪ 橫紐=串和 ⑫ 橫和=和 ⑬ 情=派 ⑭ 橫=釋 ⑮ 驅=事 ⑯ 語=藉 ⑰ 更=便 ⑱ 騰=鼓 ⑲ 延=庭 ⑳ 原=源 ㉑ 開=開 ㉒ 談=謀 ㉓ 然=列 ㉔ 芳=榮

龍朔二年五月五日上中臺司禮太常伯隋西王博父等執議奏狀一首

司經議僧尼道士女官等拜君親等事

一 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剔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為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微風益扇。雖王欲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獨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為允。伏惟。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雖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詢錫之旨。敢罄塵襟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惕。

一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闕立本等議稱。臣聞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以是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細服之表纓。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有作萬物斯觀。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橫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彩沙門弘禮足之綿典。況太陽垂曜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上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奴隸。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為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議跪拜為允。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官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謹錄奏聞。伏聽。勅旨。龍朔二年六月五日狀

今上停沙門拜君親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阻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懸流東被。至於玄牝選官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弊。朕席圖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可以絕塵峻範。而忘特估之敬。拔累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官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粉綸相半。朕商

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以是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細服之表纓。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有作萬物斯觀。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橫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彩沙門弘禮足之綿典。況太陽垂曜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上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奴隸。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為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議跪拜為允。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官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謹錄奏聞。伏聽。勅旨。龍朔二年六月五日狀

退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請。出家子女不拜親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沈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為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道於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聖成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異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六月二十一日上

威嚴。伏增戰越。謹言。六月二十一日上
直東臺憑神德上請依舊僧尼等不拜親表一首并上佛道
先後事

道士僧尼請依舊僧尼在前。此一條在貞觀十一年因今上合
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龍二標○ ○官二冠○ ○[一]一○ ○大二太○ ○結二新○ ○[一]一○ ○以是二是以○ ○經二綱○ ○形二體○ ○
○龍二標○ ○上二止○ ○[前]一○ ○具二俱○ ○法二律○ ○推二確○ ○謙二隨○ ○由二區○ ○主二王○
○道二導○ ○成二誠○ ○抗二尤○ ○(一)十道○ ○合上二同上○ ○(一)十指○

臣聞祕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誠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宜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偽之跡。勝果者意在杜漸。遠開趣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鳥。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是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開。釋教載陳。每至齋日。皆令祈禱。祈禱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申情禮。捨尊就卑。棄重違輕。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難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七月十日上。

西明寺僧道宜等重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不合拜親啓一首

僧道宜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真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宿著熏修。啓無疆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

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惻惻。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八月十三日上。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拜父母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

順正理論云。國君父母不求比丘禮拜。

玄教東漸。漸六百餘年。上代皇帝無不咸皆敬仰。泊乎聖帝遵奉成教。彌隆。故得列列相望。精慮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營。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無穢皇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況挺形戒律。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福善。而今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警。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概。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植福莫先。自然教有所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顯辰旒。伏增戰越。謹言。

八月二十一日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僧尼拜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以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刑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隆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刑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過密八音。其於三載修于心敬。其來尙矣。若令反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顯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八月二十五日上。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僧尼父母同君上不受出家男女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家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

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敬愛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尙之迹。不勃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達聖旨。可謂放子。爲求其福受拜。仍獲共幸。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塵顯

①雅二正②日二思③何一④用二周⑤龍二漢⑥一十梵⑦一十和⑧一十和⑨一十和⑩一十和⑪一十和⑫一十和⑬一十和⑭一十和⑮一十和⑯一十和⑰一十和⑱一十和⑲一十和⑳一十和㉑一十和㉒一十和㉓一十和㉔一十和㉕一十和㉖一十和㉗一十和㉘一十和㉙一十和㉚一十和㉛一十和㉜一十和㉝一十和㉞一十和㉟一十和㊱一十和㊲一十和㊳一十和㊴一十和㊵一十和㊶一十和㊷一十和㊸一十和㊹一十和㊺一十和㊻一十和㊼一十和㊽一十和㊾一十和㊿一十和

法琳啓。緬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帝之興。

武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¹⁸濟法寺沙門釋法

有緣^①於斯 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②儒士學中

①眼=瞰②迥=迴③昆虫=後昆④一一=二⑤曲=曲⑥寄=寄⑦葉=葉⑧月=玉⑨上=尙⑩
 或=賊⑪顯=顯⑫歸=多⑬離=离⑭卜=下⑮牧=被⑯住=任⑰二=一⑱〔濟法
 〕大〕十字=〔上破邪論卷上沙門釋法琳太〕十二字⑲⑳，〔上破邪論卷上唐沙門釋法琳撰太〕十四字㉑
 ㉒葉=橫㉓子+〔在〕
 ㉔義=義㉕耶=翼㉖*三三=三㉗貨=亦㉘也=夫㉙古=台㉚位=伍㉛沒=洗㉜
 ㉝〔也〕=一㉞*四=二㉟有=二名㊱佛十=亦㊲〔若〕=一㊳早有=有佛是㊴劫十〔也〕㊵云二
 ㊶百㊷㊸庚虎中=庚華 庚處中㊹羊=符㊺時=時㊻〔得〕=一㊼

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正。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鴻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皇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謗議。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爲前監。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賦閣封墓。與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穩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序六條。德既斐羅。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醺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

野美質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傳奕下愚之甚。勉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虛赫。肯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悖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事。概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顯威嚴。伏增殞絕。謹啓。武德五年正月十二日。濟法寺沙門釋法琳啓。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弘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僱驅生漢。供給死胡。何期大甚。可謂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達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個泥胡而爲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得稽大言。不及旂孟。奢侈造作罪深。樂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

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寶告道陵。使往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鵲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昇玄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影宮。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當遏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經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處。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懷惱。以晚泥洹一何早。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並度諸人物。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曰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西域人也。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

○(正)一○ ○(問)二對○ ○(泉)二王○ ○(前)十(智)不○ ○(監)二監○ ○(夫)二夫○ ○(問)二問○ ○(短)二促○ ○(釋)一○ ○(善)二善○ ○(五)二四○ ○(正)二九○ ○(何)期大甚○ ○(有)二友○ ○(其)十(之)○ ○(大)二本○ ○(尼)一○ ○(遊)二遊○ ○(湯)二湯○ ○(舊)本○ ○(早)十四字○ ○(度)二波○ ○(兩)手二禮拜○ ○(子)弟二弟子○ ○(微)二微○ ○(時)一○

後漢書。孝明帝永平三年。上夢金人項。佩日月光飛行殿前。顧問群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使於天竺而圖其形像。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自此始也。後漢郊祀志曰。佛者漢言覺。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修道。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丈六。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苞羅精龜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懷然自失也。魏書云。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寫像形。置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文綴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來漢。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雞門西。其經旨不抵言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心行等四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以為著。率在於積仁順德。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受三歸也。三歸如君子之三畏。又有五戒。斷殺盜淫妄語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云奉持

之則生人天勝處。離鬼畜諸苦。言善惡之處凡有六道。在其防心正身口斷妄語。總謂之十善道也。能具此者。近獲天報。遠得菩提。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當周昭魯莊之世。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身。靈骨分碎大如小如粒。其色紅白。擊之不壞。焚之不燒。每有光明神驗。滅後百一十六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使於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寶塔。今洛陽彭城扶風蜀郡姑臧臨淄等。皆有塔焉。並有神異也。漢法本內傳云。明帝遣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二十八人。至天竺國與攝摩騰等將釋迦立像。是優填王第四師所作。還明帝問摩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摩騰對曰。迦毘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從彼生。不問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互相命云云。至尊乘我道法。遠求胡教。我等今因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盡已之所能。共上一表曰。五岳十八山觀太皇太后三洞弟子道士諸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德從生。無上。無為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

義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教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既是胡神。所說者不參華夏。復請胡人令翻其語。託同似漢。臣等思付。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試。臣等五岳諸山道士多有聰明智慧。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行悉能曉了。太虛符呪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上重決。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虛偽。勅遣尙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詔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外。道士等共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諸善信等七十人。將靈寶真文太上玉經訣。崑崙靈章昇玄步虛太上左仙人請問自然五經諸天內音等經合一百三卷。華岳道士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智慧上品戒仙人請問本行因緣明真科等六十二卷。恒岳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上品法科罪福明真科齋儀太上洞玄真文合八十卷。岱岳道士焦得心等七十人。將諸天靈書度命九天生神章太上說極太虛自然滅度五練生屍度自然券儀合八十五卷。嵩岳道士呂慧通等一百四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三元品誠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服御五牙立成朝夕朝禮儀九十五卷。霍山天目

○後漢書 ○孝明帝 ○永平三年 ○上夢金人項 ○佩日月光 ○飛行殿前 ○顧問群臣 ○通人傅毅 ○對曰 ○臣聞西域有神 ○其名曰佛 ○陛下所見得無是乎 ○帝遣郎中蔡愔 ○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 ○使於天竺而圖其形像 ○愔仍與沙門攝摩騰 ○竺法蘭東還洛陽 ○中國有沙門自此始也 ○後漢郊祀志曰 ○佛者漢言覺 ○將以覺悟群生也 ○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 ○不殺生類 ○專務清淨 ○其精者為沙門 ○漢言息心 ○剃髮去家 ○絕情洗欲 ○而歸於無為也 ○又以人死精神不滅 ○隨後受形 ○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 ○所貴行善修道 ○以練其精神 ○練而不已 ○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 ○身長丈六 ○黃金色 ○頂中佩日月光 ○變化無常 ○無所不入 ○故能化通萬物 ○而大濟群生也 ○有經書數千卷 ○以虛無為宗 ○苞羅精龜無所不統 ○善為宏闊勝大之言 ○所求在一體之內 ○所明在視聽之外 ○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 ○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 ○莫不懷然自失也 ○魏書云 ○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 ○明帝令畫工圖寫像形 ○置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 ○經文綴於蘭臺石室 ○愔之還也 ○以白馬負經而來漢 ○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雞門西 ○其經旨不抵言生之類 ○皆因行業而起 ○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 ○其修道階次心行等四級非一 ○皆緣淺以至深 ○藉微以為著 ○率在於積仁順德 ○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 ○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受三歸也 ○三歸如君子之三畏 ○又有五戒 ○斷殺盜淫妄語飲酒 ○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云奉持

山五臺山白鹿山合十八山諸山觀道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真人數靈寶文太上洞玄靈寶天文及五符經步虛文神仙藥法屍解品上天符錄勅禁合八十四卷。都合五百六十九卷。置之西境。茅成子許成子列子黃子老子莊子。惠子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總有一百三十五卷。置之中境。饌食奠祀百。神置之東境。明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門外道西。置佛舍利及經像。十五日齋訖。道士等即以紫荻和栴檀沈水香。積遶西境經教上帝泣啓告曰。臣等上啓。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靈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謹依三五步剛之法敢以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開曉未聞以辯真偽。便放火燒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怖。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隱。先時入火者不復能入。先善禁呪者呼策不應。先有種種功能者無一可驗。諸道士等大生慚愧。爾時太傅張衍語諸信曰。卿今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域真法。稽信不答。南岳道士費叔才在衆自縊而死。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輪。摩騰法師先得阿羅漢果。以慈善力。滿身高飛行空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于時天雨寶花。在於佛殿及衆僧上。又聞天中諸樂之音。感動人情大衆觀悅。歎未曾有。法蘭法師於大衆中即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光 池無巨

海納 丘非崑崙嶽 法雲垂世界 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 處處化群生

於時大衆圍遶蘭法師數百餘重。法師復出梵音讚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讚述佛法。或說人天地獄因緣。或說小乘阿毘曇。或說大乘摩訶衍。或說懺悔滅罪。或說出家功德。時司空陽城侯劉善岐官人民庶及婦女等發心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五品已上九十三人出家。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兒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下民張子尚等二百七十人出家。明帝後宮陰夫人王婕妤等一百九十人出家。京都婦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出家。十六日帝共大臣文武數百人與出家者剃髮。日日設供夜夜燃燈。作種種伎樂比至三十日。法衣瓶鉢悉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內三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漢之佛法從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 明帝得夢 第二卷 明帝立 第三卷 與諸道士比 第四卷 明帝求功德 第五卷 廣流通

案玄通記云。後漢桓帝建和三年己丑之歲。有沙門安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國出家。意存遊化。至洛陽譯出衆經。魏書云。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沙門曇摩迦羅。至許都譯出戒律

侍中傅毅漢法王異記云

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

吳書曰。吳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僧會答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遺有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起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吳主嘆異。信心乃發。因造建初寺。度人出家。吳主問僧書令都卿侯關澤曰。漢明帝已來。凡有幾年。關澤對曰。從永平十年至今。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五年。吳主曰。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關澤對曰。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摎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縊而死。門徒子弟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吳主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以不。關澤對曰。臣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作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呂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衛。放暢山谷。縱大

漢法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合十二宮山合 仙一神 仙二神 仙三神 仙四神 仙五神 仙六神 仙七神 仙八神 仙九神 仙十神 仙十一神 仙十二神 仙十三神 仙十四神 仙十五神 仙十六神 仙十七神 仙十八神 仙十九神 仙二十神 仙二十一神 仙二十二神 仙二十三神 仙二十四神 仙二十五神 仙二十六神 仙二十七神 仙二十八神 仙二十九神 仙三十神 仙三十一神 仙三十二神 仙三十三神 仙三十四神 仙三十五神 仙三十六神 仙三十七神 仙三十八神 仙三十九神 仙四十神 仙四十一神 仙四十二神 仙四十三神 仙四十四神 仙四十五神 仙四十六神 仙四十七神 仙四十八神 仙四十九神 仙五十神 仙五十一神 仙五十二神 仙五十三神 仙五十四神 仙五十五神 仙五十六神 仙五十七神 仙五十八神 仙五十九神 仙六十神 仙六十一神 仙六十二神 仙六十三神 仙六十四神 仙六十五神 仙六十六神 仙六十七神 仙六十八神 仙六十九神 仙七十神 仙七十一神 仙七十二神 仙七十三神 仙七十四神 仙七十五神 仙七十六神 仙七十七神 仙七十八神 仙七十九神 仙八十神 仙八十一神 仙八十二神 仙八十三神 仙八十四神 仙八十五神 仙八十六神 仙八十七神 仙八十八神 仙八十九神 仙九十神 仙九十一神 仙九十二神 仙九十三神 仙九十四神 仙九十五神 仙九十六神 仙九十七神 仙九十八神 仙九十九神 仙一百神

崔皓^永皓侯^永侯毀除佛像。陛下所患必由^雷此來。
皓後果伏誅。備加五刑。豈非積^雷惡受殃可
鑒之甚。然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
九年。唯七八年中佛法淪廢。自餘光顯不可
具陳。興光元年。於五級大寺^雷及大祖已下
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
萬斤。^雷太和元年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

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無文記。法師對曰。仁者誠同。管見闕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十經。謂天地人。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善自披索。足得開曉。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法師對曰。唯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上首。達一切衆生前。

思遠寺。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女官。皆在前殿設齋。齋訖。帝遣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爾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論。帝問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問曰。何以得知。姜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問曰。老子當則何王幾年而生。當周何王幾年西入。姜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當周簡王卽位四年丁丑之歲。事周爲守藏史。當周簡王卽位十三年景戌之歲。遷爲太史。當周敬王卽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此足明矣。法師報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此則年月懸殊。所說不同。無乃謬乎。姜斌曰。若佛生當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

後之際言凶終始不假下觀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卦也明帝卽遣侍中尙書令元乂宣勅語道士云姜斌論無宗言問斌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尙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言官人議之太尉升陽王肅綜太傅李寔衛尉卿許伯挑吏部尙書刑轡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餘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言苦諫乃止配徙馬邑自興光之後京內及四方諸寺新舊有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言以鷹師曹爲報德寺考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通流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略計僧尼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所時世隆平人民豐樂僧尼甚衆會無逆人洎永嘉南遷迄于陳世三百許年像教東興未之盛也出好名德利益倍多光讚時君罔有凶黨

破邪論卷下

唐濟法寺沙門釋法琳撰

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等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侯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記。滅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十九年。齊祕青楊等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周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答帝王無佛年長有佛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君明臣忠者。對曰。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帝。堯則翼善

武乙治_{四年} 祖庚治_{七年} 祖乙治_{十一年} 又對曰。湯仁不
 殺。開三面之網。放夏桀於鳴條。甚有仁德。爾
 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外丁外壬共年轉
 促。尙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湯次
 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
 塚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殺殺伊尹而
 用其子。旣稱忠樸之世。爾時無佛。何爲蹶起
 蕭牆君臣無道。周武王治_{十一年} 懿王治_{三年} 傳
 王治_{五年} 纣王治_{六年} 匡王治_{六年} 元王治_{八年} 烈王
 治_{七年} 靜王治_{六年} 貞王治_{八年} 悼王治_{一年} 哀王治_{三月}
 思王治_{五月}

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諡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賴來。蘇軾問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長。何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一答佛未出前世無篡逆者。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爲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弟思王外。殺之。思王治五月。小弟考王。隗復殺之。三王共治一年。此出楊玘史目。陶公年紀。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昭王五十年。滅周。稱王在位五載。孝文王式一襄王楚三始皇。政七年。胡亥三。煬帝子嬰四十。又對曰。顯王五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仲之前本無年。世世紀。陶公並云。秦是篡君。

王之復殺殺王
 治一
 立
 [此] 一出楊芳
 日陶公年紀宋
 元明宮四本俱
 作夾註
 十(注)
 王正
 政正
 (又)
 (周)十
 顯
 (秦)
 十仲
 世
 三之
 君
 二居

①三二合②信士一對③不分卷④(一)十符⑤以二爲合⑥云二始⑦的二明⑧令二命⑨
 ⑩爲一⑪等一⑫侯二國⑬但十從⑭玠二份⑮霸統一統新⑯佛十則大治⑰佛十
 ⑱則肅政⑲代二世⑳日十夫理肯深謙言寬銘㉑二二之㉒早二道㉓從二促轉㉔累二更泉㉕
 ⑖大二歲㉗⑘五一一⑙又一一⑚煥十煥㉛非二迄事飲㉜止治二治止㉝寒二冀㉞
 ⑟外二炎㉠武二又十六字一㉡于二潮丁㉢桐二郎㉣伊十尹㉤簡二頃㉥烈二列㉦
 ⑧穌二蘇㉧放二牧㉨武王十治㉩荆一㉪殺之思王二袁王弟㉫小弟二思王殺袁王㉬陳復殺

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爲長。指鹿爲實。有何意見。秦時北築備。胡僞殺扶蘇。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漢時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賓。乃習水戰。

漢高祖在位七年。惠帝七年。文帝高祖第四子。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孝景帝時吳楚等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爲乃爾。

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光武三十。孝明十八。章帝十三。安帝十九。順帝十九。桓帝二十。靈帝二十。獻帝三十。隱居云。自魏黃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歲。

拓跋元魏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對曰。後漢書云。光武撥亂反正。明帝致治昇平。民無百里之憂。更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園。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鳥白鹿。嘉瑞備臻。兆民胥悅。垂洎。滑。磅。礪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八方欽化。萬國欽風。論衡等書並云。後漢徵祥不慚。周夏。汝言有佛。祇短何故年。長矣云。西域胡且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苑。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都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和國兵三十五人。孤。湖。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

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備預之哉。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且末小。苑等八國。並是葱嶺已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過萬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叛。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興邪說。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一答佛來漢地有損無益。人家破家人國破國。漢明之世。佛法始來者。大府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出俗高士。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像求。不可以情慮授。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觀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絲髮。隨緣應化。無常儀。尋釋迦之肇。基依漢東都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考校善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梅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毘羅城利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歲四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毘閼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云。明星下現。時太子生。不行。經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殞如雨。杜氏注。解。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符合。通儒以爲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利益天人。度脫群品。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今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閼浮提。我此漢地九州之內。並有寶塔。建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與周世。經四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燬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房等一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遂囚禁。房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爲證。請陳其決也。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日稱曰。余遍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編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天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流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一十二賢者。亦在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師利般泥洹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爲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卽其時也。檢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卽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文殊往化仙人。卽其處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爲驗矣。雖遭秦世焚除。

○案十(長城)○ ○胡十(人)○ ○正二(風)○ ○隱居一(久)四十二字一○ ○十(二)○ ○清砂議二(田砂議)○ ○滿二(滿)○ ○[八方一風]八字一○ ○長十(隱居云自魏黃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拓跋元魏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四十三字○ ○苑二(苑)○ ○二二三○ ○湖二(胡)○ ○傳領二(預備)○ ○未十(國)○ ○[出俗高士]一○ ○基依漢東都二依後漢○ ○[第]一○ ○他二(三十九)○ ○歲四二(二)○ ○時二(侍)○ ○[經]一○ ○經十(等)○ ○[後]一○ ○建二(王起)○ ○未十(之)○ ○十二二(二十)○ ○隱二(論)○ ○行二(衡)○ ○[日]一○ ○房二(防)○ ○蓋十(是)○ ○佛法二(經師)○ ○一(二七)○ ○宋二(秦)○ ○驗二(證)○

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之餘灰也。方朔既博識通。人生知俊異。無間不酬。無言不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與行四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并題木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胡梵本爲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晡曉。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于明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並爲紀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戒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四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八閭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

沙門安世高譯一百七十六部 沙門鳩摩羅什譯九十八部
沙門衛道安譯二十四部 沙門嚴佛調譯七部 沙門寶唱譯衆經目錄四卷譯一百一十四部三十三部 吳人支謙譯一百二十九部 晉人聶承遠譯三部 晉人聶道真譯五十部 宋人謝靈運譯三十六卷 北涼安陽侯沮渠京聲譯三十卷 元魏期卷四部
城郡守楊嗣衡之譯一部 元魏李廓撰衆經目錄四百七十七部 魏人萬天懿譯一部 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譯七十部 齊常侍庾頴譯一部 梁人木道賢譯一部
梁武帝注大品經五十卷 梁人袁曇允撰論抄一部 梁簡文帝撰法集記二百卷 梁記室虞孝敬內要一部 隋人洋川郡守曇法智譯一部 右古來翻經人
宋臨川康王義慶撰宣驗記一部又撰幽明錄一部 太原王琰撰冥祥記一部 瑯琊王僧虔撰齊竟陵文宣王造三寶記傳一部 齊著作裴子野撰高僧傳一部 淮南劉俊撰益部記傳一部 晉

①非徒應說一依①、非徒應說一① ②官二有②②② 良可憐二實可悲② ③(十)十五③③ ④(今)一④④ ⑤益二益⑤⑤ ⑥友二
 炭⑥⑥⑥ ⑦人二玄⑦⑦ ⑧興行二當興⑧⑧ ⑨勝二聖⑨⑨ ⑩正二之⑩⑩ ⑪行二衡⑪⑪ ⑫我二梵⑫⑫ ⑬[一]一⑬⑬ ⑭久二
 二又⑭⑭ ⑮辛二義⑮⑮ ⑯非二井⑯⑯ ⑰痛二感⑰⑰ ⑱見二現⑱⑱ ⑲[矣]一⑲⑲ ⑳點汚二汚點⑳ ㉑(六)一㉑ ㉒幾十
 (經)②② ㉓涼二樂②② ㉔街二街②② ㉕[口]一②② ㉖[一]一②② ㉗齊十(人)②② ㉘哀二友②② ㉙(撰)一②② ㉚慶
 二成②② ㉛紀二記②② ㉜斐二斐②② ㉝[令]一②② ㉞傷十(一)部②② ㉟作一②② ㊱宗二籍二本二自②② ㊲傳十
 (者)②② ㊳右二古②② ㊴朋二明②② ㊵信二②② ㊶若二於②② ㊷相二至②② ㊸陳蔡二在陳②② ㊹應二歷②② ㊺之

言或與近用之歟然復遜辭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反執其面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禮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爲訥其木石而不陳彈也一答寺多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並皆反亂者

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並無此色人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証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矣案前後漢書即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赤眉等數十群賊並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住來劉焉之家焉後爲益州刺史任魯爲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并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衆並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爲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默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魏必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爲天師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

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四室家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爲本其來學道者初名鬼卒受道用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師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說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訖言

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布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巾黃褐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顯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南鄭反漢而蜀亡孫恩習仙而敗晉書道有醮祭因而禍宋在事宋于吉行禁始以危吳事在公國旗學仙而誅家書在華陳瑞習道而滅族事在晉魏華叛夫在陽國志張陵妻婦事在子登背父衛叔去兄仙傳右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其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妄談古凶姦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爲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王世充李密竇建德劉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爲不道事偏理曲黨惡嫉賢爲臣不忠明矣

奕云自開闢已來至今武德四年辛巳積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八十八歲者對曰汝云庖犧氏凡三十世治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年少昊至漢高有三千二百一十一年從庖犧至漢高二十九代計之不過二萬三千四百九十八年何因爰初開闢迄之武德四年頗有二百七十六萬餘歲耶勸帝系譜云天地初起狀如雞子盤古在其中經九萬年次三皇及燧人氏治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年安齊秘書楊粉史目云伏犧元年甲寅至開皇元年辛丑有六萬一千六百八十八年總而言之二十七萬一千九百五十五年校此而論大懸殊矣請勘年紀定其修短也檢正史所載伏犧氏始畫八卦陳甲子造書契乃有世年庖犧已前本無紀曆進退何依

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教致但欲攸叙彝倫明忠烈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宜究竟之旨及養生濟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遠隔鄉之志刪經養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流末云七略案前漢藝文之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過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且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

○說二四○ ○於一○ ○此而論二而論之○ ○也二矣○ ○石二否○ ○涼二京○ ○安二靈○ ○孝文二文孝○ ○
○錄二緣○ ○上二七○ ○旗二期○ ○家二家○ ○者二道○ ○者二有○ ○說二言○ ○方二
○萬○ ○上二七○ ○旗二期○ ○家二家○ ○者二道○ ○者二有○ ○說二言○ ○方二
○年二五○ ○省二靈○ ○濟二○ ○劉二一○ ○月二四○ ○成二十○ ○父子君臣立忠立孝○ ○初二目○ ○
○第二二○ ○在二生○ ○權二義○ ○義二德○ ○世二年○ ○莊周二則莊○ ○或二改○ ○
○上二世○ ○反二返○ ○及二反○ ○云二白○ ○道二退○ ○

而未曉。故知道遙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寂之境。斯乃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謨。重覽四流。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諸嘆。造魔勞之業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妙覺。二邊頓遣。萬德俱融。不喧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味。胡可以形名取。為小則小而無內。處大則大也。無垠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機士。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炎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蓋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王從後。左輔密述以滅惡為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為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波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蒼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為法王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連類者。也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趣深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八萬四千之藏。稽其道也。二諦十地之基。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牒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如語實語。不可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為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歸處。於時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

北辰。受化之徒。如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天人。故無得而名也。既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胡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適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觀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月於清臺之側。或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遠河北翻。詞漢南著錄。道與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行而轉盛。渭水備逍遙之苑。廬岳總般若之臺。深文奧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聯聯遠至。雲梁武之世。三教連衡。隋文初三乘並駕。獨羅居。累極情契。汾陽屏酒。正而撒髮人。熏戒香而味法喜。愚四流難。拔躬以七。辯能。持乃輕袈飾而御染衣。拾彫釐而敷草座。於時廣創惠臺之業。大啓表塔之基。梁記云。東魏八十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滿室。常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造聖業。孜孜無倦。各歷世榮也。遂令五都豪族。厭冠冕而投誠。四海名家。棄榮華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禮迴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其來久矣。孔老垂化。安能與京案。十六國三十國春秋。高僧名僧。牟子等記傳。始後漢明帝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其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合五百八十八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

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等高僧。皆德効四依。功備三業。法傳震旦。實所賴焉。邪見隱而不論。但說五三惡者。夫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之中。既足明珠。亦饒羅刹。喻崑山缺於片石。比鄧林損於一枝耳。何可為怪。而使廢之。

譯經沙門第一二十人 義解沙門第二九十人 神異沙門第三二十人 習禪沙門第四二十人 明律沙門第五三十人 遺身沙門第六六十人 誦經沙門第七二十人 興福沙門第八四十人 經師沙門第九十人 唱導沙門第十十人

此等沙門。或踰越沙險。或汎濞洪波。皆能委命弘經。亡形殉道。或以神力救世。或以異迹發人。或慧解開機。或通感適化。安禪湛慮。則功德如林。禁行清高。則冰霜彌潔。樹與福善。則冥衛可祈。誦誦法言。則幽顯沾慶。於是三藏四含。功用遠廣。方等般若。取信尤多。但神化所該。無遠必屆。葱河由跬步之間。聲光有見聞之限。豈非時也。及緣運將感。像教遐通。或號為西域大神。或稱為浮閻之主。所以摩騰挾策而來。法蘭懷道而降。德什師碩學。鉤深神監。奧遠及遊。中土備悉。方言受學者三千。入室者八俊。生融影教。嚴觀恒

道一聖二不喧不寂三不寂不喧四不寂不照五胡二明六為小一為二小為三二為四二為五二為六二為七二為八二為九二為十二為十一二為十二二為十三二為十四二為十五二為十六二為十七二為十八二為十九二為二十二為二十一二為二十二二為二十三二為二十四二為二十五二為二十六二為二十七二為二十八二為二十九二為三十二為三十一二為三十二二為三十三二為三十四二為三十五二為三十六二為三十七二為三十八二為三十九二為四十二為四十一二為四十二二為四十三二為四十四二為四十五二為四十六二為四十七二為四十八二為四十九二為五十二為五十一二為五十二二為五十三二為五十四二為五十五二為五十六二為五十七二為五十八二為五十九二為六十二為六十一二為六十二二為六十三二為六十四二為六十五二為六十六二為六十七二為六十八二為六十九二為七十二為七十一二為七十二二為七十三二為七十四二為七十五二為七十六二為七十七二為七十八二為七十九二為八十二為八十一二為八十二二為八十三二為八十四二為八十五二為八十六二為八十七二為八十八二為八十九二為九十二為九十一二為九十二二為九十三二為九十四二為九十五二為九十六二為九十七二為九十八二為九十九二為一百

皆領悟。言前詞芬蘭桂執筆承旨任得其人。晉有道安擅名當世。資學圖澄傳業惠遠。門人日盛世不乏賢。足使陳郡謝安推其神俊。襄陽習郁屈我彌天。自晉惠豪靡懷敏還播羯胡縱毒寇蕩中州劉曜篡虐於前。石勒僭國於後。華夏分崩。人民塗炭。聖師佛圖澄。感傷殺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設神化於葛陂。示懸記於襄鄴。精秘呪以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占鈴映掌坐定吉凶。終令二石發心四民。免害。沙傳云澄在漢地二十五年所歷郡縣與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年一百七歲亡。當石氏國祚盡。唐書無道若與澄同日孰可。言乎百姓之得性命者不可稱紀。及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志上分身。圖戶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莫不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者紹隆聖種。佛則冥衛國家福蔭。基必無退廢之理也。應我大唐之有天下也。當四七之辰。安九五之運。扶危濟世之德。越湯武而獨出。夷兇撥亂之功。逾漢魏而孤顯。蕩蕩乎巍巍乎難以揜揚者矣。加以留情佛法降意玄門。造像書經度僧立寺。種種功德處處檀那。利益華戎汲引黎獻。方欲興上皇之正。開正覺之道。蔑茲五帝跨彼三王。治教太平永隆淳化。上來邪見所迷穢言。蓋是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賢不足可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惠。乞審其逆順議以真虛。涅槃經云。佛滅度後法付國王。陛下君臨正當付囑。伏願杜其邪說。使像教興行。博雅君子。正見道人聞之。乃共扼腕。抵掌盱衡而作論云爾。孟子有

言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夫虛妄顯於真。實錄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朱紫。難則瓦玉參糅以情言之。豈余心所能忍也。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夫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乎。考王者之降靈也。或流星貫月。或長虹繞電。或赤雀銜書。或素靈夜哭。帶雲龍之氣。合奇異之象。皆有天命。非由人也。或問曰。何則以周過其曆。秦不及期。答曰。夫冥理難知。人情易惑。校其指歸。略詳之矣。何者昔宋景修德守心便退丁蘭篤孝。木母舒顏。但使事精嘉祥可致。必能潔己災禍自亡。信哉斯言也。觀夫文武成康之世。治道隆平。蓋積善所資福鍾來葉。所以過曆也。始皇在位焚書坑儒酷毒天下。逮于二世誅戮更甚。生民寒心手足無措。上天降禍。故不及期也。易曰。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也。此之謂矣。故知興滅之理。非關力能。成稟先因。頗由行業信爲明證也。近如周武錯見毀寺廢僧。旋踵之間後嗣磨滅。竊見隋文皇帝初生。卽有神尼撫養。後爲寶禪師觀見。當爲霸王。及其卽位普興佛法大度僧尼。四部誡誡三學濟濟。安心行道以報國恩。登卽漸息干戈口就豐樂。嘉祥靈應史不絕書。四海無波六合同慶。後封禪岱嶽世致太平。比至楊帝屏除寺塔流擯僧尼。繕造奢華萬事過度。天降隕海外親自征行。禍及無辜殃鍾身世。目前可驗。何待將來。論曰。論衡云。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遲前而薄後。不

非曰言之虛美而責今之實論。信久遠之僞詞。忽近今之實事。不知指馬之要而競儒墨之談。膏肓之病固難治矣。大矣哉。釋氏之爲教也。包羅三世囊括四流。方萬像之列太空。譬八河之歸滄海。至于博尋子史覽覽經誥。六宗七廟之典。五岳四望之儀。丹青金版之文。名山石室之記。玉檢芝泥之冊。雲臺麟閣之書。清分濁判已來。鳥獸談虫跡之後。赫胥栗陸之曠。天皇人帝之前。斗杓之所指。輪鳥之所臨照。地輿迴闊天角遼長。補遺折柱之靈。刊山刻海之異。立功立德之道。一陰一陽之言。禾黍藥石之所基。衣裳宮室之所肇。參玄祀黃之典。制禮作樂之訓。勛揖華讓之則。湯征武伐之威。金麟零雨之翁。泣麟傷鳳之叟。莫不事極寰中而理窮域內者也。豈知上界禁二死之患。下方抱三塗之愛。苦海漂淪愛河綿遠。是以大悲出世導彼生旨。開八正之關。闢五乘之路。宜忍服戒珠之旨。啓優波木叉之規。遂使體施飛禽驅役野獸。列國都城方之脫屣。矯賊毆險棄似遺塵。正欲去此四蛇息茲八苦。永斷生老病死。無復怨會愛離。一罷受形長辭毒器。況千花寶殿近號天宮。六合珍樓遠稱淨

乃者一風正二風正三風正四風正五風正六風正七風正八風正九風正十風正十一風正十二風正十三風正十四風正十五風正十六風正十七風正十八風正十九風正二十風正二十一風正二十二風正二十三風正二十四風正二十五風正二十六風正二十七風正二十八風正二十九風正三十風正三十一風正三十二風正三十三風正三十四風正三十五風正三十六風正三十七風正三十八風正三十九風正四十風正四十一風正四十二風正四十三風正四十四風正四十五風正四十六風正四十七風正四十八風正四十九風正五十風正五十一風正五十二風正五十三風正五十四風正五十五風正五十六風正五十七風正五十八風正五十九風正六十風正六十一風正六十二風正六十三風正六十四風正六十五風正六十六風正六十七風正六十八風正六十九風正七十風正七十一風正七十二風正七十三風正七十四風正七十五風正七十六風正七十七風正七十八風正七十九風正八十風正八十一風正八十二風正八十三風正八十四風正八十五風正八十六風正八十七風正八十八風正八十九風正九十風正九十一風正九十二風正九十三風正九十四風正九十五風正九十六風正九十七風正九十八風正九十九風正一百風正一百一風正一百二風正一百三風正一百四風正一百五風正一百六風正一百七風正一百八風正一百九風正二百風正二百一風正二百二風正二百三風正二百四風正二百五風正二百六風正二百七風正二百八風正二百九風正三百風正三百一風正三百二風正三百三風正三百四風正三百五風正三百六風正三百七風正三百八風正三百九風正四百風正四百一風正四百二風正四百三風正四百四風正四百五風正四百六風正四百七風正四百八風正四百九風正五百風正五百一風正五百二風正五百三風正五百四風正五百五風正五百六風正五百七風正五百八風正五百九風正六百風正六百一風正六百二風正六百三風正六百四風正六百五風正六百六風正六百七風正六百八風正六百九風正七百風正七百一風正七百二風正七百三風正七百四風正七百五風正七百六風正七百七風正七百八風正七百九風正八百風正八百一風正八百二風正八百三風正八百四風正八百五風正八百六風正八百七風正八百八風正八百九風正九百風正九百一風正九百二風正九百三風正九百四風正九百五風正九百六風正九百七風正九百八風正九百九風正一千風正一千一風正一千二風正一千三風正一千四風正一千五風正一千六風正一千七風正一千八風正一千九風正二千風正二千一風正二千二風正二千三風正二千四風正二千五風正二千六風正二千七風正二千八風正二千九風正三千風正三千一風正三千二風正三千三風正三千四風正三千五風正三千六風正三千七風正三千八風正三千九風正四千風正四千一風正四千二風正四千三風正四千四風正四千五風正四千六風正四千七風正四千八風正四千九風正五千風正五千一風正五千二風正五千三風正五千四風正五千五風正五千六風正五千七風正五千八風正五千九風正六千風正六千一風正六千二風正六千三風正六千四風正六千五風正六千六風正六千七風正六千八風正六千九風正七千風正七千一風正七千二風正七千三風正七千四風正七千五風正七千六風正七千七風正七千八風正七千九風正八千風正八千一風正八千二風正八千三風正八千四風正八千五風正八千六風正八千七風正八千八風正八千九風正九千風正九千一風正九千二風正九千三風正九千四風正九千五風正九千六風正九千七風正九千八風正九千九風正一萬風正一萬一風正一萬二風正一萬三風正一萬四風正一萬五風正一萬六風正一萬七風正一萬八風正一萬九風正二萬風正二萬一風正二萬二風正二萬三風正二萬四風正二萬五風正二萬六風正二萬七風正二萬八風正二萬九風正三萬風正三萬一風正三萬二風正三萬三風正三萬四風正三萬五風正三萬六風正三萬七風正三萬八風正三萬九風正四萬風正四萬一風正四萬二風正四萬三風正四萬四風正四萬五風正四萬六風正四萬七風正四萬八風正四萬九風正五萬風正五萬一風正五萬二風正五萬三風正五萬四風正五萬五風正五萬六風正五萬七風正五萬八風正五萬九風正六萬風正六萬一風正六萬二風正六萬三風正六萬四風正六萬五風正六萬六風正六萬七風正六萬八風正六萬九風正七萬風正七萬一風正七萬二風正七萬三風正七萬四風正七萬五風正七萬六風正七萬七風正七萬八風正七萬九風正八萬風正八萬一風正八萬二風正八萬三風正八萬四風正八萬五風正八萬六風正八萬七風正八萬八風正八萬九風正九萬風正九萬一風正九萬二風正九萬三風正九萬四風正九萬五風正九萬六風正九萬七風正九萬八風正九萬九風正十萬

夫釋迦者。譯云能仁。言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然法身二義。一曰眞實。二謂權應。眞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應身者。積劫行因。僣生求果。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爲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法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也。世說云。魯人尙不貴東家丘。邪見豈信有西方佛。根深難拔。悲夫。或者問曰。豈其然耶。請

與乎文章之觀。聲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蓋知十惡波浪易動心源。萬善枝條難抽意樹。良以凡夫顛倒溺愛所燒。妄想攀緣身心放逸。激五欲浪漂二死河。常在黑闇崖下無明波底。長夜睡眠處於夢宅。莫醒迴天之醉。詎知迷亂之色。昏昏未劫役役偷生。乃復隨逐邪師親近惡友。咆嘯狂象放恣心猿。起六十二之見山。汎九十八之使海。耽瀝行廁戀著毒瓶。扇八魔風吹三毒火。縱六入賊盜五陰城。不憂二鼠之危。恒興四蛇之怒。信其牛羊之眼。發其烏鐘之兇。於是立我慢幢聲自大鼓翻覆毀譽之口。誇金儒器之談。反表爲裏。顛裳爲衣。敗俗傷真。問朋亂友。陵辱三寶。欺侮二親。輕忽冥祇。呵罵風雨。與鬼神爲讎隙。與骨肉爲怨憎。自矜白高不仁不孝。恃

其管見愚謂指南。何異蠅蛆之甘臭。鸚鵡之嗜腐鼠。以毒爲美。深可畏哉。庸慮將來之辜。不愁地獄之報。嗟乎。肆一言之禍。招萬劫之殃。致使沈滯幽塗。淪歷惡道。入銅狗銅蛇之網。居八寒八熱之城。鋸解磨磨。爐燒鑊煮。餐灰食火。噉雪吞冰。處處焦然。心心苦楚。百骸九竅。撩亂刀鋒。五臟四肢。紛披劍鋸。所以然者。皆由撥無因果。謗出世間。破和合。僧不信正法。邪見根深之所致也。況復捨身受身。常墮三塗。從獄至獄。不離三塗。大聖觀已興悲。至人爲之流慟。故知善惡之理。如響應聲。報施之徵。似形影。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詔云。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答法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以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仁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剎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天竺貴族。厭榮華而入道。是以悉達太子去袈龍之衣。就福田之服。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案佛本行經。剃髮出家品偈云。

假使恩愛久共處 時至命盡會別離
見雪是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遠。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違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伏惟陛下。至德令弘。仁心鞠育。爰復降情正法。留意出家。廣布慈雲。重興佛日。利益之道難得而稱。此卽大唐帝業。慈被百靈。聖種洪基。惠流千祀。不敢輒以愚意輕測天心。謹課庸詞略申管見。庶籲御覽。伏深戰越。謹對。

辯正論序

No. 2110

⑬ 穎川陳子良撰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蹟希夷。名言之所不宜。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泯眞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卽心。非色爲色。無心卽心。故能心斯心矣。非色爲色。故能色斯色矣。雲騰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美。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宣遊播遷江左。近因流寓又處襄州。隋世入關從師請業。玉

①林一照◎ ②奕交輕舉一動足飛去◎ ③雍雍歌歌困因一妙樂憐誰勞◎ ④緣興一京一十八字二《花樓碧簪暫賦於地府瑣枝
 飛落彩於天津》十八字◎ ⑤云一曰◎ ⑥或一應◎ ⑦皆一指◎ ⑧之見一見之◎ ⑨之使一使之◎ ⑩輒一領◎ ⑪施一
 茶◎ ⑫企一伐◎ ⑬敗一破◎ ⑭問一或◎ ⑮陵一凌◎ ⑯嬌一帶◎ ⑰集一類◎ ⑱塗一除◎
 ⑲濟一禮◎ ⑳傍一緣◎ ㉑娶一築◎ ㉒至一入◎ ㉓帶一遂◎ ㉔服章一章服◎ ㉕門一問◎ ㉖答一◎
 ㉗象一像◎ ㉘族一遊◎ ㉙或一曰◎ ㉚是此一此◎ ㉛道一真◎ ㉜破邪論卷下三終◎ ㉝潁川一東宮學士◎

七佛之護命。反常合道因物成務。濟世之術。孰若是乎。言論部者。推邪立正。釋滯開。之義府也。良以代移正像人變澆淳。直路難登邪途易入。致令雪山採藥爭。收毒草。深水求珠競持瓦礫。故有通法聲聞傳燈菩薩。折彼邪論。此正經。鯨鯢既剪。五翳所以云亡。零露廓清。三光於焉遂朗。古錄序云。至聖繩墨曰經。弟子述經曰論。論者如丘明之作傳也。呵梨曰。經若有論義則易解。解延以深了實諦。創乾度之文。諸聖以富洽名理。繼漢沙之說。次則成實毘曇。鋒穎精密。考而詳之。蓋小乘之英華也。至於建無畏幢。馬鳴標其稱首。然正法矩。龍樹統其機源。百論破外以簡邪。中觀祛內之偏執。十二玄門之精。謂摩訶衍義之宏深。並大教之梗幹也。言。注解者。就文現義。述而不作之備也。並立像以取形。即事而出理。若生筆之。注淨名。支陸之訓般若。屬詞灑落。抗意標奇。昔仲尼既歿。寄微言於荀孟。大覺已逝。傳法印於通人。高山仰止。實開。縻滯者也。言章疏者。舉綱提綱拾遺補闕。通一部之文義。亦所以備遺忘也。大法初度未遑解釋。衛安帛遠創啓玄章。自斯厥後競擢談柄。至於憑數大品愛亮涅槃。集鏡昆曇靜琳成實。何但詞省意深。固亦義周文愜。猶丹青之寫狀。若水鏡之圖形也。並懸諸日月足稱標祖矣。言傳記者。釋門記事之盡也。如。斑馬述作陳范修文。王隱之序晉儀袁宏之著漢紀。斯並治民小術。動傾學之奇才。忠孝片善。播史臣之芳翰。況三達易隱

八。戒難思。卓朗擢其嘉聲。法開播其清辯。帛祖既方諸稽阮。支遁亦匹彼王何。高逸隱節之文。遞世遊方之錄。十科導世之士。五部利物之賢。美德形容簡素斯在矣。尋法王垂軌爲息苦輪。既病有萬殊。故藥非一准。致使騰盈天府。偈積龍宮。香象八萬億。負初分而莫勝。羅漢五千。閱散華而靡遍。況乎數塵寶軸。墨點玄言。十地視而未詳。八恒觀而不測。豈儒道名。法之類。能擬議其性海之門乎。公子曰。古哲云。文繁者失其要。理寡者喪其實。今見之矣。縱釋氏銓旨禪戒之說。呪術傳記之典。自是一家勵己之談。未爲五常經國之訓。猶方孔圓。雖美於形而闕於事矣。且書有五常之教。謂仁義禮智信也。感傷不殺曰仁。防害不姪曰義。持心禁酒曰禮。清察不盜曰智。非法不曰信。此五德者。不可造次而虧。不可須臾而廢。王者履之以治國。君子奉之以立身。用無暫替。故云常也。夫子向序佛教。言緩而義迂。非不憚然。太爲瀟落矣。五常也者。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嶽。在處爲五方。在人爲五藏。在物爲五行。廣而言之。無所不統。仰觀俯察。其能有加焉。於是通人。所爾而笑。沈吟久之。徐而喻曰。世云。千金易傾。一言難吐。徒費指掌。恐子夜遊不免失言。強復論其大較。案沈氏均聖論云。炎吳之初。純樸之始。人未粒食。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聖德慈恩。存救。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是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改火。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

君子曰。沈侯學綜玄儒理兼孔釋。匪斯人。子奚有斯論乎。所以爾者。太吳本應聲大士。仲尼卽儲童菩薩。先遊茲土。權行漸化。感濟五濁。宣布五常。而吾子未訪所聞。不粗爲陳其本。何者。佛初成道。近接下凡。爰開小教。因尸利而說三歸。因未伽而說五戒。爲迦王而說十善。爲長者而說六齋。此四者何耶。三歸勸其捨邪。五戒防其行惡。十善使其招貴。六齋令其得樂。釋名云。歸向也。戒止也。善嘉也。齋肅也。言三歸者。教其歸向三尊防止五欲。備延嘉脫肅敬容儀。則冥祇欣奉。微慶允洽者矣。一曰不殺。二謂不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爲五戒也。戒者禁也。勒也。勒身口如馬著轡。禁情欲如猴帶鎖。智度論云。大惡病中戒爲良藥。大恐怖中戒爲守護。死關冥中戒爲明燈。三惡道中戒爲橋梁。生死海中戒爲大船也。夫不殺者。如負天。踏地之屬。圓首方足之儔。水陸山空胎卵濕化。諸其種類凡有四生。一一生中皆有八萬四千形狀不等。然而人畜乃殊貴賤。云別至於顯顯怖死汲汲貪生。避苦以樂其身。求安以養其命。此情一種。斯理萬均。何有枉害忠貞。誅誅淳善。所以良士殲其。神被髮趙同。死大厲。擄膺。印阜積怨魂之悲。秦坑肆無辜之酷。乘舟之歌已作。黃鳥之詠徒哀。次則列國瀾川從禽夢澤。張羅互野布網連山。火逐嶺以高低。煙隨草而疎密。奔電之鷹爭舉。追風之馬競前。猿猱以虛驚。雁看弓而迫墜。洞胸達腋之痛。解。腹陷腦之酸。奚獨喪蟬池空。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使士狙林盡加以垂絲曲渚下鉤深潭獲朱

鯉於河淵收紫鱗於井谷斯等並稟五常俱

含四氣同歸佛性共有神明何忍陳此肉山

樹茲炮烙極鱗羽之命靈羽之群瞻染指

之龜魚如朱之醢供何曾之盛饌備重護之

珍羞美彼心肝充其口腹歟他燕爾樂我嘉

賓慶七德之光榮悅九功之繁會寔乃傷

大慈之本意故至聖以禁焉所以飼魚長者

睡感天花見金光救蟻沙彌冥延促算見寶經爰

致金剛之體終為長壽之因護法因緣得金剛體

見涅槃經此則永斷宿嫌其德一也言不盜

者盜跖之行舉世不容梁上之頭是人皆患

囊裝無才遺之貨朕懷有絕本之貧遂使布

被莫充焉袍奚擬長者慚寄口之累精民羞

屠販之勞豈止犯案偷竊瓜私案兼以盜

僧還物用常住財惡求多求以利用利甘無

其似夜三十五失過患並生見智度論八萬四千

塵勞俱起現在遮智慧之業將來獲愚癡之

報此罪最深故佛不許誠能奉戒獲福無窮

其德四也言不妄者口是禍媒舌稱闢本能

為伐身之斧厥號衆惡之門刀劍起咽喉之

間繩索居唇齒之際語寒風足使翠柯零葉

談芳節能令的稿木舒華衰貶由其一言生死

出共三寸友于因之以水火室家為此而乖

離大害則滅族傾邦小愆則危身致命招未

來之重報結現在之深怨實四過之根株

乃十惡之林藪釋典述如鼻之誠周廟書銅

人之銘福無以加其德五也

公子喜而對曰鄙聞海無異鹹湯無異熱仁

者所談殺盜等戒亦猶先王仁義之教也終

是眼目之異號頭首之別名耳將知殊途同

歸百慮一致斯之謂矣五教已足何煩五

訓

原夫釋氏之教也勸之以善化之以仁行不

殺以止殺斷其殺業以斷殺故而民畏罪王

者為政閉之以獄齊之以刑將殺以止殺不

斷殺業以不斷故而民弗禁智度論云殺有

十罪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

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

衆生惡之如見毒蛇五者睡時心怖覺亦不

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

八者種短命業九者身壞命終在泥犁中十

者若出為人常當貧窮短命矣

夫懼十罪於將來而殺自止制五刑於現在

而過不懲書防口下立驗目前此之謂也法句

經云殺生求生去生道遠提謂經云不殺曰

仁仁主肝木之位春陽之時萬物盡生正月

二月少陽用事養育群品好生惡殺殺者無

○士亡○

○經十(也)○

○法二笑○

○精二機○

○經一○

○言二高○

○五二六○

○等一○

○現二見○

○橫二防○

○教二戒○

○正二政○

○刑二形○

○以十角○

○私二行○

○惜二增○

○形二刑○

○機二座○

○經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機二座○

鑑乃脫魔王賊。百句譬喻經云。五根之禍。劇於毒龍。過於醉象。五根納受。如海吞流。如火得薪。未嘗厭足。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思念如矢。以五戒。使守護六根。如視逸馬。天地本起經云。劫初之時。人食地肥。有一衆生。頓取五日之食。因制盜戒以禁之也。以食地肥而生貪欲。因制姪戒。以姪欲故。共相欺奪。因制殺戒。以求欲故。妄語詭曲。因制不妄語戒。以飲酒故。昏亂行非。因制酒戒。計五戒之典。其來已久。萌於天地之始。形於萬物之先。細入無間。大彌八極。衆生之父。人道之根。包括三才。牢籠三世。含育群有。統御陰陽者也。四天王經云。一戒有五善神。若有歸向三寶守齋持戒。四王上啓天帝。天帝令二十五神營衛門戶。臨其命終。往生天上云云。於是曳七寶之妙衣。羅百味之香食。明珠類月。美女如雲。花合花開。既無終始。目迎目送。自有周旋。魔化比丘經云。五戒人根。十善天種云云。言持五戒當得人身。修行十善必獲天報。十善者。所謂身三口四意業三種。合爲十也。智度論云。無放口之四害。無恣身之三患。發菩提心經云。以此十戒防身口意。持身戒者。永斷一切殺盜淫行。不斷物命。不侵他財。不犯外色。又亦不爲殺等因緣及其方便。不以杖木瓦石傷害衆生。若物屬他。他所受用。一草一葉。不與不取。又亦未曾繫。昧細色。於四威儀恭謹詳審。是名身戒持口戒者。斷除一切妄言兩舌惡口綺語離間和合誹謗毀訾文飾言詞。及造方便惱觸於人。言必至誠。柔軟忠信。

言常饒益教化修善。是名口戒持心戒者。除滅貪欲瞋惡邪見。常修軟心不作過罪。信是罪業得惡果報。思惟力故。不造衆惡。於輕罪中生極重想。設誤作者。恐怖思悔。知恩報恩。心無憚惜。樂作福德。當以化他。恒生慈悲憐愍一切。是名心戒。持十善戒。死得生天。受上妙樂云云。是以披五色之雲衣。曳三銖之綺服。質多樹下。妙勝堂中。隨天衆而優遊。步香園而容與。坐間一劫。瞬頃千年。光華麗日月之輝。芬郁美旂檀之氣。育王經云。王令國中人民悉行十善持五戒。月六齋年三長齋。牛馬犬猪一切皆齋云云。淨土經云。當持九齋。所謂歲三月六。九齋應九神除九惱。滅九惡愈九病。三齋出三界求三道。制三流斷三苦。治三毒塞三途。應三尊六齋制六情禁六賊。止六衰得六和。起六行成六德。譬喻經云。天主帝釋勅四天王。以六齋日案行天下。何求人間所造善惡。見大國王以十善四等治化天下。天主歡喜。即賜人王金輪千輻。雕文刻鏤。衆寶圓瑱。光明洞達。絕日月光金銀銅鐵。凡四輪寶。空中自下。八。斛明珠。光焰如日。能除熱氣。在王宮中。復有女寶。從空而降。純肉無骨。具滿女姿。腹圓不現。耳軟而垂。容態閑美。六十四變。腰毛青緞。髮澤不亂。能知王心。應時供奉。奇異七寶。水中涌出。寶馬八萬。白象六牙。四大天王。提七寶瓶。香湯灌頂。持天寶冠。爲王著之。王若行時。七寶導前。四兵從後云云。

又育王經云。育王夫人寶璽二具。珠衣千領。雖處王妃受天。服御云云。所謂珠光。列後玉女。縱前。風生霧縠之裙。香起雲羅之袖。大論云。奉戒持齋。見得五利。刀不能傷。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水不能沒。於一切煩惱。悉皆惡衆生中。見者歡喜。譬喻經云。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糧。得五種福。少病。身安。少婦。少睡。生天。淨土經云。八王者。謂八節日也。言天王所奏文書。一歲八出。故稱八王。此日最急。言歲終事畢。考課結定。上言天帝三十二臣四鎮司。命司錄。閱羅所司神明聽察。疏記罪福。不問尊卑。一月六齋。六齋日是一歲三覆。即三長齋月也。今人左右肩上有左右契。左神男右神女。男神疏善女神疏惡。先前一日夜半上天。校定罪福。各自求功。爭了罪福。毛髮不差。如來大悲。爲拔彼苦。勸修齋戒。令其得樂。余今明以語子。子當回也無違。勿爲下士自取笑也。宋典云。文帝以元嘉中。問何侍中曰。范泰謝靈運云。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爲指南。文帝又云。如其率士之。演皆出純此化。吾坐致太平矣。尙之對曰。臣聞自渡江已來。王導周顒。率輪之冠蓋。王濛謝尙人倫之羽儀。鄒超王謐等。或號絕倫。或稱獨步。略數十人。靡非時俊。清信之士。無乏於時。竊謂釋氏之化。無所不可。何者。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傳此風訓。已遍萬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

○伏二杖○ ○經二諸○ ○未二末○ ○脉二根○ ○土二土度○ ○度二度○ ○解二解○ ○腹二腹○ ○提二提○ ○服二服○ ○列二列
二烈○ ○者二者○ ○土二土度○ ○演二演○ ○民○ ○純二厚○ ○導二導○ ○士二士○ ○千二千○

致危亡。所以降伏修羅。遠因般若。招延豐樂。近寄寶賢。但能依王論正論以。字民仁王等。奉日藏月藏而寧國。務興七善增長三氣。則有五千大將各振劍輪。四大夜又俱領神衆。敬順佛語守護人王。大德經月藏分云。佛以。震旦國夜叉大將。須摩那王。雙目大。天女等。各將眷屬主領神兵共護。震旦。所有國靜無。急欲言訟。兩陣交戰。飢饉疾病。非時風雨。水寒海熱。悉令休息。令我法眼得久住故。結三寶種不斷絕故。三種精氣得增長故云云。正者用心則。星辰流景而正行。日月重光以合度。陰陽和而無變。雨水決以應時。有威斯通無靈不契。至如業稱過現福說重輕。但非定報皆可獲也。終不徒然。枉爲功德。

辯正論卷第一

辯正論卷第二

三教治道篇第二下

唐沙門釋法琳撰

公子問曰。竊覽道門齋法。略有二等。一者極道二者濟度。極道者。洞神經云。心齋坐忘至極道矣。濟度者。依經有三錄七品三錄者。一曰金錄。上消天災保鎮帝王。正理分度。大平天下。二曰玉錄。救度兆民改惡從善。悔過謝罪求恩請福。三曰黃錄。拔度九玄七祖。超出五苦八難。救幽夜求歎之魂。濟地獄長悲之罪。七品者。一者洞神齋。求仙保國之法。二者自然齋。學真修身之道。三者上清齋。入聖昇

虛之妙。四者指教齋。救疾。攘災之急。五者塗炭齋。悔過請命之要。六者明真齋。拔幽夜之識。七者三元齋。謝三官之罪。此等諸齋或一日一夜。三日三夜。七日七夜。具如儀典。其外又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通用自然齋法。坐忘一道。獨超生死之源。濟度十齋。同離衰憂之本。始末研尋其功甚大。其間威儀軌式堂宇壇場。法象玄虛備諸精則。衣冠容止。濟濟鏘鏘。朝揖敬拜。儼然齋肅。旋行唱讚。真氣自然。燒香。花華神儀。爵在身。心俱致感應必臻。賓主同諧。自符景福。明真儀云。安一長燈。上安九火置中央。以照九幽長夜之府。正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令高九尺。於一燈上燃九燈火。上照九玄。其佛家慈羅藥師度星方廣等齋。威儀軌則本無法象。世人並見何所表明。通人謂曰。余結髮從師早經座塾。備觀百氏躬習三玄。爰自開闢迄于漢魏。不聞王者奉道爲國家建三錄之齋。攘天災行七品之法。若言其法早行世者。昔洪水滔天四民昏墊。炎威鑠石六合洞然。當爾之時。豈所不以道齋往救。暇看狼狽若是者乎。若救而得者。其文昌釋。武發疾癘。復應是齋力所致乎。如其救不得者。豈復不是道齋虛妄乎。余嘗歷觀道經備詳其要。見玄中經云。道士受戒及符錄。皆置五嶽位設酒脯再拜。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龍祠社。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先亡。及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將軍吏兵

之事。又見上元金錄簡文威儀自然經云。上元總真。中元總仙。下元總神。常清朝向本命迴心。禮三十聖三天者。搖頭以兩手指天。鳳翔各九迴。手摩額案兩肩後拭兩目案鼻兩邊上下兩孔。各七過受錄。用上金五兩素絲五兩食米五升薪五束。或用金人金銀金龍金魚銀人銀銀銀箭銀橋等。莫不廣陳金玉多費繒綵。但肆貪求之術。未聞出要之方。何者竊尋道士陸修靜安加穿鑿制此齋儀。意欲王者遵奉其法。屬梁武啓運。道化不行。何以知之。案梁武先世事道。潛龍之日親奉老子。至天監三年既得自在。四月八日出勅捨道。修靜不勝憤恨。於是遂與門徒及邊境亡命。叛入高齊。又傾金玉賄諸貴遊。託以標期冀興道法。文宣帝令曇顯法師挫其鋒銳。修靜神氣頓盡結舌不言。其徒爾爾日並皆粉邪歸正。求哀出家。未發心者勸令染剃。具如別傳所載。時有偏執儒生。厥姓劉氏。自稱漢末黃巾之裔。近承修靜左道之餘聞通人出修靜叛梁所由叙入齊被戮之狀。乃勃然作色攘臂而起勵聲言曰。夫子大人言何容易可不聞乎。造次於是則顛沛於是。尋三錄七品並出靈寶自然洞神等教。獨超生死之源。同離憂苦之本。傳之在。昔行者登仙是以入道之士。冠冕服章佩符帶印。操持簡錄接奉仙庭。扇古道而佐明時。修無爲而崇上德。進則動鸞輪而登金闕。轉飛蓋而遊玉京。退則開小善而救三塗。運大慈而濟六道。此其狀也。

○字二定○ ○既二振○ ○天十正士○ ○交二大○ ○也一○ ○撰二撰○ ○終二經○ ○德十定之不業報無差矣○ ○唐一○ ○釋一○ ○三一○ ○大二太○ ○求二永○ ○撰二撰○ ○化二散○ ○愛二關○ ○錄二錄○ ○(再)一○ ○三二二○ ○(前後試兩)一○ ○升二斗○ ○或二式○ ○至二到○ ○爾二是○ ○如二以○ ○近二延○ ○昔二升○ ○慈二悲○

等無河上公結草爲菴現神變處事。並虛謬焉可憑乎。又言。道稱教者。凡立教之法。先須有主。道家既無的主。云何得稱道教。以三事故道家不得別稱教也。一者就周孔對談。周孔二人直是傳教人。不得自稱教主。何以故。教是三皇五帝之教。教主即是三皇五帝。二者案前漢藝文志。討論今古墳典。總判凡有九流。一儒流。二道流。道無別教。總在九流之內。據此而言。無別立教。何以故。無教主故。若言以老子爲教主者。老子非是帝王。若爲得稱教主。若言別有天尊爲道教主者。案五經正典。三皇已來周公孔子等。不云別有天尊住在天上垂教布化爲道家主。並是三張

以下僞經。妄說天尊上爲道主。既其無主。何得稱教。三者姚道安作二教論。唯立儒教佛教。不立道教。何以故。儒者用三皇五帝爲教主。尚書云。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用墳典之教以化天下。毛詩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墳典是教。帝皇爲主。儒得稱教。佛是法王所說。十二部經布化天下。有教有主也。然佛是出世人。經是出世教。故得稱教。主三皇五帝是世主。三墳五典是世教。先以世教化。後以出世教化。事盡於此。攝法既周。爲緣亦了。何須別有道教。又毛詩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子有風能化天下。故得稱教。道非天子不得有風。既其無風。云何布化無風可化。不得別稱教也。據此而言。但有二教。縱稱有道。制入儒流。又老子是俗人。未斷煩惱。有所言說。但序三皇

之教化。河上公云。大道之世無爲養神無事安民。謂無所施爲無所造作。日出而起。日入而止。名爲大道。無別天尊住在天上。此謂道是道理。淳和之氣亦無形相也。又葛仙公云。吾師姓波閼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亦不云天尊是我師也。

儒生問曰。道以自然爲宗。虛無爲本。其證非一。如太上玄妙經云。道曰自然者。道之真也。無爲者。道之極也。虛無者。德之尊也。不視不聽而抱其玄。無心無意若。未生根精聚化爲其身。又昇玄內教經云。太極真人問大道。以何爲身。生在何許。名之爲道。通曰。夫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無先。又靈寶自然經云。太上玄一真人曰。太上無極大道無上至真玄居虛無無形自然極虛無之上。上無復天下無復地。故曰無上至真大道。道雖虛無而能生一。爲萬物之本也。通人問曰。道能生一。誰復生道。若道無從生。亦道不生一。若道不從他生。一亦不從道生。若道自生。一亦自生。一既不能自生。道亦不能自生。若道自生。道亦道自法道。何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道不自法而法自然。亦可道不自生而自自然生。若道不從自然生。亦一不從道生。又一不及道從道生。亦可道不及自然從自然生。一從道生道得稱大。道從自然生亦可自然稱大。道不得稱大。若不稱大應云小道。若道望自然即道法自然。自然即爲道本。既道本於自然。即自然是常道。不得是常。今道既稱常自然亦

常。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亦應法道。若自然爲本道不得爲本。自然爲常道不得爲常。若兩箇俱是常。亦兩箇俱相法。如其一法一不法。亦一常一不常。若言俱常即俱自然。既有自然不自然。亦有常有無常。若自然爲本道爲迹。本迹俱稱常。亦可道爲本天爲迹。天道俱無常。今以道本對天迹。道常天無常。亦可自然對道迹。道無常而自然常。若道即自然亦天即是道。若天體非道體即一常一無常。今亦可道體即自然體。同體亦同常。今道法自然。云何得同體。既道法自然不法還是。然常道無常。若有常異無常。可得無常非有常無。無常異常。何得令常異無常。由無常有常。有常故無常。常法尚無有何得有無常。若離常有無常。因餘常有常亦離常無有常。是故知無常常法既無有云何有無常道。若稱常便爲諸見之首。如其稱大復被域中所拘。鳥鼠二端何以自出。假令有道因藥成仙耳。故袁宏後漢紀郊祀志云。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爲主。妬善疾惡爲教。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齊妻子用符書。其修行不已。得至神仙也。

通人曰。尋老君居世未捨俗塵。儀貌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之微官。隱龍德而養性。和其光而避外患。同其罪以攝內生。愚者見之謂之愚。智者見之謂之智。非魯司寇莫能識也。今之道士不遵其法。反同張禹漫行章句。苟求潤屋。冀得養身。棄五千之妙門。行三張之穢術。如茅山道士陶隱

○以二已○ ○(主)一○ ○(天)一○ ○(判)二○ ○(未)二○ ○(通)二○ ○(若)二○ ○(若)二○ ○(天)二○ ○(不)二○ ○(亦)二○ ○(自)二○
十然○ ○(無)一○ ○(無)十(常)○ ○(無)二○ ○(若)居二子○ ○(事)二○ ○(應)二○

厨撰樂醴儀凡十卷。從天地山川星辰嶽瀆及安宅謝墓呼召魂神所營醴法。備列珍奇廣。班綫綵多用蒸魚鹿脯黃白蜜料清酒雜吳鹽或油米等。先奏章請曉將吏兵道士等皆執手版。向神稱臣叩頭再拜。求恩乞福。與俗並同。既非出家具造邪業。然紫微太微少微等。總謂天皇三官。案古來先儒云。天皇大帝者。是紫微尊神。一名曜魂寶即中央天也。謂之北極。在鈞陳之內。為天之主。衆星所尊。左有一神。右有一神。為左右將。如今左右丞相也。主承事天皇。人命所屬。尊中之尊。依尚書周禮。國家自有祭法。皆天子親所敬事。孝經云。周公至孝之心。乃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后稷以配天。天謂五方天。帝謂昊天上帝。以祖父配祭於明堂。及圓丘兩郊等。本非道家之神。亦非道士所行之法。云何今日乃用道士醴祭。大乖禮教。深恐天神不饗非禮。從漢末張陵以鬼道行化。遂有道士祭醴。爰及梁陳盛行於世。龜法易染習俗生常。天下僞儒莫過於此。依周禮及郊特牲等。國家祭天自有儀式。醴者祭中一名。畫爵曰醴。三吏九流亦無道士。為國懷災奏章行醴也。昔武王病篤。周公請命。置壇設祭祈禱上天。不云。請諸神微喚道士。若道神在天上。衆聖所尊壽。歟古凶。由其決斷。周公行祭敢不先之。何害金縢傳云。立三壇。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言且多材多能。事鬼神。言王不能事鬼神。若不救恐天實命。公歸乃內所屬。周公謀敢不先求諸子。細推勘。虛謬可知也。若

言有者。書何不載。孔子云。獲罪於天。不云獲罪於道。案五千文解節中經序云。今喜辟穀斷米為粥三日一食。用上金錢九千。嘜白馬血。君子曰。老既慈仁。不應殺馬為醬。道釋無欲。何乃貪金說經。其一曰泥洹府解道可道名可名。萬物母有欲微無欲妙。同出而異名。衆妙之門。淵兮似萬物之宗。其六曰人之府解谷神玄化天地根綿綿若存等。道者謂泥洹。君名者謂脾。母者謂丹田。泥洹者天德也。其神所治在人頭中。歲五來下。下至丹田。老謂尹曰。脾者中黃一也。黃氣徘徊治於中宮。黃神長一尺。戴日履月名曰金胎主。常飲甘露食驅驢之脯。其神太白主之於日月。五光覆之太一封之。青龍負之朱雀時之。中有神一不可不思。又丹田者玄牝也。却著香。治下元。中有神氣名小童子。行一來下。至丹田灌鼻上去入泥洹。其妙謂虛無。其微謂丹田。異名者謂諸精。其各有六。一曰精。二曰。三曰汗。四曰血。五曰涕。六曰唾。故曰異名。玄又玄者。謂左右目。衆妙門者。謂人死無氣。氣絕於口道冲而用之者。冲謂一也。道一身常冲行之不盈。淵兮者謂口也。口有華池。陳睡而咽之。言津。約滿口中。一行浸潤百二十府。口不可滿若淵泉也。似萬物之宗者。謂口飲食萬神於口也。谷神者。亦謂口也。神入口則生人也。玄牝者。謂鼻與口也。天地根者。謂口鼻為門。神氣於中出入為生養根也。鼻不言不語。其氣綿綿為天窓用之不勤也。凡八十一章。總以三元甲子為第一所明旨趣大

都與黃庭合契。皆在服氣養身及行房縮精之秘。為俗所重。非道所遵。但為說。非真行也。以此求仙太為河漢。豈有嗜欲翻得長生。縱使延年終為罪本。黃庭云。上有黃庭。下有開元。外出入丹田。希能行之可以長生。黃庭中人衣朱衣關門。此神閉兩眼。兩耳閉夾之高。鐵鎖并口之中。精氣。玉池清水上生。靈根堅固志不。中池有。士服。衣。橫下三寸神所居。中外相照。重閉之。支。氣。受。精。符。念。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土。靈。衣。衣。格。子。能。見。之。可。不。病。方。寸。之。中。謹。謹。藏。神。神。還。歸。老。復。壯。使。理。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無。患。呼。吸。及。靈。門。以。自。慎。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長。生。要。助。房。中。急。常。存。王。房。視。明。時。念。太。食。不。乳。渴。閉。子。精。路。可。長。活。五。行。參。差。同。根。節。三。五。合。氣。要。本。一。抱。珠。懷。玉。和。子。室。仙。人。道。士。非。有。神。精。神。所。致。事。和。仁。欲。得。相。得。開。命。門。常。能。行。之。可。長。生。矣。陳。思。王。辯。道。論。云。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為。晨。尾。宿。歲。星。降。下。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鈞。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極。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圖。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聞。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賁。公。年。百。八。十。兩。日。官。帝。奇。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官。專。一。內。視。精。不。外。鑑。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賁。公。便。以。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倖。死。數。日。目。陷。虫。出。

①二東②班二滿③大二太④天二太⑤司二貝⑥云二司⑦告二召⑧秋二⑨大二太⑩勝二勝⑪東二⑫殺二試⑬名二十⑭無二名⑮萬二物⑯始二有⑰名二⑱開二深⑲二二⑳二二㉑二二㉒二二㉓二二㉔二二㉕二二㉖二二㉗二二㉘二二㉙二二㉚二二㉛二二㉜二二㉝二二㉞二二㉟二二㊱二二㊲二二㊳二二㊴二二㊵二二㊶二二㊷二二㊸二二㊹二二㊺二二㊻二二㊼二二㊽二二㊾二二㊿二二

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虫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虫。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鄧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詭以欺衆。行妖匿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寢實。頗切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變大之徒矣。樂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猶猿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雖入海爲鵠。燕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隨隨爲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匹夫所同。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降禮以招非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儋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謂矣。子可詳焉。儒生悅焉。莫知所對。久而言曰。豈若是乎。豈若是乎。鄙聞道德二篇。歷世宗仰。漢文魏武。親自修行。洞玄經云。五千文者。道德祖宗真中之真。誦之萬遍。則身飛。仙學者議云。布衣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道。而天下孝慈。夫子

學優見遠。辯若懸河。請述所聞。敢同夕死也。

時。垂衣裳營宮室。尙聲尙色。以政以漁。人主驕奢下民勞役。容成因時。故述斯要矣。雖言崑崙問道。詎曾脫躡鼎湖。輕舉反葬橋山。至於燕處超然。未聞其說。

通人口。學不師古。無克永世。先賢往彥。孰不因師。僕之所崇。世號總持開士。現生玉濁。爰踵四依。縱有饒腹奇才。聞便喪膽。折角雄辯。見即絨脣。儒絲五車。釋該八藏。綽綽有裕。彬彬可觀。綺藻蘭言。稟平天骨。神情機警。由於自然。高名發於上京。雅調流於下國。傳燈在意。梁棟居心。寄金之業。以成護法之功。遐播嘉聲。振於萬寓。玉裕覃於六幽。然而老氏宗源。遍所詳究。請爲吾子函。文論之。於是共造祇園頂禮。開士退坐一面。具陳所懷。開士運不請之心。縱無礙之辯。顧而說曰。尋太古無爲其民朴素。宋崇仁義不尙威容。衣服莫用於六章。飲食詎調於五味。自世運推革。時節流動。淳源一變。澆波四起。既失序於結繩。因照俗以書契。八索緣茲以作。九丘自此而興。及軒轅在政。淳風便隱。頽競聲色。兼好畋漁。遂感隱者容成。爲說五千文也。明道德之純。序無爲之治。欲使還源反朴。抱一守雌者耳。故說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驅。敗壞。令人心發狂。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善行者無轍迹。善言者無瓊譎。善計者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善結無繩。約去甚去奢云云。泰。其謂食。淫。色。言。此三者須去之。則中和行無爲。則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勿強者也。考其所以。但是禁抑物情。近爲世訓。未能斷煩惱本。絕生死根。尋黃帝之

儒生曰。夫五千文。探道德之奧。順古歸朴。致之太和。貴虛靜以守真。執至言以崇本。其文依廓以弘遠。其教淡泊以柔弱。棄忽名利而潛世。聖智遺心而成功。不在於己。而究萬物之幽。情存聖人之風。是以班固。楊雄。尙不營毀子長。或以先於六經。冠於儒首。叔皮君山。或以言約易守。用過儒術。蓋知言之機。知道之微。可爲百王不刊之誠矣。而開士抑爲世訓。同之俗典。若是可乎。開士曰。智大者盤桓於山時。器小者蓬飛而萍浮。吾聞爲可爲於可爲之世。則天下同爲是爲可爲也。今示子以爲明可爲者。可以不爲矣。夫五色致盲。謂貪淫好色。傷精失明也。豈非淨名云所見色與盲等乎。五音致聾。謂耽淫聲則損和氣心。不能聽無聲之樂也。豈非淨名云所聞聲與聾等乎。五味致爽。謂人嗜五味。則舌損而厭生也。豈非淨名云所食味不分別乎。不貴難得之貨。息盜也。豈非觀受無常乎。不見可欲自靜也。豈非靜也。非觀身不淨乎。去煩亂令心虛。愛精血令骨強。則有心可虛。有骨可強。氣散形枯。非心虛也。神去體朽。非骨強也。挫其銳。黜其思。解其紛。不聞也。但是抑其聰明。息其紛競。清儉自守。不與物嫌。蓋爲士之一志。非通人之大度也。和其光。不亂人也。同其塵。不自別也。直是揚波瀾泥。以避患。

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道。而天下孝慈。夫子

學優見遠。辯若懸河。請述所聞。敢同夕死也。

時。垂衣裳營宮室。尙聲尙色。以政以漁。人主驕奢下民勞役。容成因時。故述斯要矣。雖言崑崙問道。詎曾脫躡鼎湖。輕舉反葬橋山。至於燕處超然。未聞其說。

○卒二本○ ○復十有 ○ ○振二震 ○ ○裕二格 ○ ○二二偏 ○ ○太二 ○ ○照二昭 ○ ○便二更 ○ ○勝二龍 ○ ○閉十
(者) ○ ○說二健 ○ ○禮 ○ ○執二抗 ○ ○先二尊 ○ ○經十(或以) ○ ○淨二淨 ○ ○廣二開 ○

以毘城勝集摩竭微言。折角解頤。獨高時彥。

梁尚書令沈約文苑補林。編推江表。梁尚書僕

射朱昇諸帝帝道。梁始興令陸咸領鏡出群。梁

侍中袁粲採顧明直。梁國子祭酒張充領學

志支梁太子侍讀王暕絕世。梁東宮太子庶子

柳澄談玄。梁中書令王僧孺學識。梁著作

子顯品藻。梁度支尚書蕭子恪安心。梁祕書

監何敬客不。梁吏部尚書謝舉面折。梁行

軍下簿劉孝威有安國之詳。梁黃門陳伯之

好支梁中庶子孔休源立身忠正。梁中庶子平西

安北戎昭將軍襄陽令劉遵儀表溫潤。風

姿韶朗。趨步生光久而可敬。芝葉銀鉤之巧。

堪懸帳中。龜文鳥足之奇。信安臺上。梁天

官尚書劉孝綽梁襄州太守柳津。梁文學王元長梁領軍將軍劉孝儀。

梁左丞張稷梁中書顏之推。

梁寧遠長史徐摛梁中書顏之推。

梁侍中中庶子溫子王訓梁中書顏之推。

梁散騎常侍章侯王規梁中書顏之推。

梁東陽郡烏陽縣林寺傳大士。常轉法

輪。紹隆尊位。分身世界濟度群生。或胸臆之

間。乍表金色。拳握之內。時吐異香。或現身

長丈餘。臂過于膝。脚長二尺。指長五寸。兩目

分明。雙瞳照耀。顏貌端嚴。有大人之相。遣使

齎書。贈梁武帝曰。雙林樹下。常來解脫。善惠大

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

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忘相

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

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

衆生。梁武延之。仍居鍾山之下。定林寺。坐蔭

高松。臥依盤石。四微之中。恒注甘露。六旬之

內。常雨天花。梁武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

題。獨設一榻。與天旨對揚。及玉輦升殿。晏然

箕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若動。則一切不安。

且知梁運將終。救戢兵災。乃燃臂為燈。冀

攘來禍。至太建元年夏。右脇而臥。奄然涅槃。

于時隆暑赫曦。溫暖無異。色貌敷愉。光彩

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恒。觀者發心歎未

曾有。

陳尚書右僕射章侯徐陵文章冠絕。數信學。

陳少保尚書左僕射袁憲忠節罕。篤信。

陳尚書僕射江總梁領軍將軍劉孝儀。

推物。視玄黃其若夢。聽鍾鼓其如響。幾尺

壁而重片言。投髮屑而祈半仙。蒙筆屢

不能記其所行。蔡紙徒窮。未易陳其為益。茲

例甚衆。罕以究言。蜀陳隋世。貴時英閭。士

女。高門連閭閻。崇基接太階。戚里之皇親。

帝京之富室。顯顯慕道。各各橫經。口誦金言。

手披玉軸。其衆也。如草木之依大地。其遇也。

猶鱗介之汎長川。至於白屋農夫。無名野老。

薄知希向。少發信心者。不可稱計。胡得紀言。

所以福祐於四生。慶資於三世。允允允恕及

子及孫。其能行之德。無不至也。

梁元魏太祖道武帝運鍾喪亂宇內分崩。

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時觀戎馬之迹。禮

樂文章掃地將盡。太祖以雄傑之深姿。包大

君之雅量。克平朔野。奄有中州。大啓龍光。

潛被日用。天興元年下詔曰。佛法之興。其來

尚矣。於京邑建飾容範。修整寺舍。又於虞魏

之地。造十五級浮圖。起開泰定國二寺。寫一

切經。鑄千金像。召三百名僧。每月法集。

魏太宗明元皇帝明初寂雅非禮不言。愍

念四生。敬重三寶。仍於鄴下大度僧尼

魏世祖太武皇帝氣蓋當時。威振天下。

臣體四海半範萬邦。迴向一乘。歸依三寶。復

伽藍之勝地。創招提之淨宮。仍於鄴城造宗

正寺。後因崔暭始淪正法。

魏高宗文成皇帝聰達穎悟。風格異倫。

重興佛教。修復寺宇。釋門廣被。始自文成。凡

度僧尼三萬許人。

魏顯祖獻文皇帝弘德配彼天。道隣極聖。

業。莫不委其五體。敬我三尊。忍辱慈悲。恕已

傳。梁武帝。才方謝。梁武帝。才方謝。梁武帝。才方謝。

並有錄者。具在史籍。不復委言。至如謝朓謝

覽拾生。存義柳悅。柳悅推功弗有。江淹任昉

終始宜哉。劉杳顧協著述盡美。張弘策之懷

密。呂僧珍之匪懈。鄭紹叔忠誠。王業蕭穎胃。

首膺義舉。咸為世寶。抑又通家皆一代之大

儒。是四海之名胃。並蘊經國之略。俱稱君

子之門。社稷由其乃安。上下賴其方穆。有文

有武匡世匡家。人標九合之功。並樹千秋之

業。莫不委其五體。敬我三尊。忍辱慈悲。恕已

傳。梁武帝。才方謝。梁武帝。才方謝。梁武帝。才方謝。

並有錄者。具在史籍。不復委言。至如謝朓謝

覽拾生。存義柳悅。柳悅推功弗有。江淹任昉

前見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常二

造招隱寺召坐禪僧

*魏高祖孝文帝諱神光照室。和氣充庭。

仁孝綽然。岐嶷顯著。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濟益。以太后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二日。哭不輟聲。仍於鄴都造安養寺。碩德

高僧四方雲集。六宮侍女皆持年三月。六。其精進誦經者並度出家。事無大小務於。賜給

常謂史官無諱國惡。手不釋卷。覽之便講。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善談莊老。尤敦釋義。才

藻富瞻。文章百篇。悠然遠邁。不以世務妨道。而幼承洪緒。早著敬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

優遊。拱已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幾。十許年

間曾不暇給。欽明稽古。叶御天人。帝王製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文章。然而盡聖窮

神繼天紹曆。奉為先皇。於大覺寺修葺舊宇。魏施隆厚。供給豐華。影塔經臺。粲然備舉。上

標金刹下列銀櫺。雁翼臨雲。龍首承日。名僧繼踵法侶排肩。朝步蓮池。暮栖香閣。風流慧苑。梵響禪林。召三百許僧六時不墜。所度僧尼一萬四千人

*魏世宗宣武皇帝諱於武乾殿為諸僧朝臣。講維摩經。喜怒不形。雅愛經史。尤長釋義。善風儀。美容貌。德格陰陽。明並日月。播文教以懷遠人。調禮樂以旌。俊達。於三河六郡之地。涇渭瀕瀕之區。造普通大定等四寺。供養三學千僧

*魏肅宗孝明皇帝諱得一居貞。體二隣極。總三乘以馳騁。臨四衢而閑步。仍於鄴下造

大覺寺。窈窕曲房。參差複殿。風颺出其戶牖。雲霞起於簷櫺。見珍木之相續。視芳。草其如。積須達金地。差得相方。迦蘭竹園。猶難比擬

*魏敬宗孝莊皇帝諱一風神秀邁姿貌。環偉素履忠貞。夙稱民望。造五精舍。刻萬石像

西魏武皇帝諱善射數術兼閑武藝。纂登真之要旨。欽出世之玄猷。永熙元年於長安造陟岵寺。供養二百名僧。四時講誦略無棄日

*魏文帝諱立德立仁。允文允武。常行信捨。每運慈悲。大統元年造般若寺。拯濟孤老。供給病僧。口誦法花。身持淨戒。起七覺殿。為四禪室。供養無懈。檀忍不窮。魏孝靖皇帝諱見

右魏榮膺王瑞。遠叶冥符。慶集壽丘神照若水。九圍仁被四海威加。繼三皇之茂緒。纂五帝之徽蹤。高祖以藏聖御天。徙京定鼎。世宗以敬明承業。廓寧區夏。紹累聖之基。資則天之業。式觀乾象。俯協人謀。遠遵古式。深知時事。考龜襲古。還宅漳滏。再昌寶曆。剋樹洪基。聖德重光。暨於九葉而受終。文祖運鍾靖帝

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國家大寺四十七所。又於北代恒安治西。旁各上下三十餘里。鑄石置龜。遍羅佛像。計非可盡。莊嚴弘觀。今見在焉。雖屢遭法滅。斯龜不壞。其王公貴室五等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

百姓造寺三萬餘所。總度僧尼二百萬人。譯經一十九人四十九部

高齊高祖文宣皇帝諱降就日之靈。垂望雲之慶。河圖負字。驗帝錄之禎符。海外占風。知中國之有聖。九牧來貢。百神咸拱。貴道尚德。藏用顯仁。或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乍愚。故大人之所鑒。至如弘通象法。莊嚴金地。機來深淺。並赴泥洹之門。土隨淨穢。皆等琉璃之色。至如折伏憍慢。殊丹水之戰。厭離纏縛。異昭華之禮。所以樹酌能仁。碎波旬之衆。憲章覺者。輕輪王之尊。固是大權應物弘誓利生者也。天保之始。請稠禪師。受菩薩戒。於是又斷肉禁酒。放捨鷹鷄。去官漁網。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勸民齋戒。諸官闕及六坊公私董榮皆悉除之。外有者不許入。大起寺塔。度僧尼滿於諸州。又以昭玄大統法上為戒師。常布髮於地。令師踐之。天保二年詔曰。仰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驚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為太皇太后經始寶塔。廢鷹師曹為報德寺。所度僧尼八千餘人。十年之中佛法大盛

*齊肅宗孝昭皇帝諱襲極電之微。繼星虹之慶。光被四表。叶順三辰。體道居尊。顯仁作聖。奉崇至教。情寄玄門。奈國法輪。尼園廣說。四諦八因。捷之旨。五乘十行之詮。香山巨力。且日難勝。表裏皮書。猶云未備。隨世間之行業。應群生之弘誓。奉為先皇寫一切經。一十二藏。合三萬八千四十七卷。青首紫綬。

◎六+(口)◎ 周給二周治◎ 惡二忌◎ 後二後三◎ (月)十見◎ (傍)十視◎ 草十(之茂)◎ [積]一◎ 慈二攸◎ 四(一本諱似)一◎ 四二四◎ 茂二想◎ 精二續◎ 業二統◎ 夏二夏區◎ 魏十(拓跋氏)◎ 七二六◎ 七二八十九◎ 三二四◎ 四二宇◎ 象二像◎ 泥洹二涅槃◎ 斯酌二准◎ 公私二私公◎ 度一◎ 京二榮◎ 姓二姓◎ 紹二條◎

銀繩金縷。覆以蓮花之帳。擎以師子之臺。文與日月俱懸。功將造化。同廣。凡度僧尼三千許人。

*濟世祖武成皇帝諡廣濟群生。應遊佛刹。芳林園內。更興花蓋之詞。洛邑城旁。還紆靈書之頌。層臺別觀。並樹伽藍。璧玉珠璣。咸充供具。躬自頂禮。每事經行。大寧元年。創營寶塔。脫珍御服。並入檀財。轉大品經。月盈數遍。有高齊六君。二十八年。皇家立寺四十三所。譯經六人。一十四部。

周孝惠皇帝諡明裕研機。疎通弘遠。天縱神武。民歸獄訟。握金鏡以居尊。齊玉衡以建極。時逢剋喪。世距雲雷。地絡絕維。曠輪掩曜。還迴九服。震駭百靈。既而象緯重章。宸極再紐。惟微作聖。知機曰神。周保元年。大弘像化。海內名德。慕義歸仁。廣開解脫之門。洞啓菩提之路。欲使天窮有頂。等被慈雲。地極無邊。俱蒙慧日。

*周孝明皇帝諡君臨萬國。平章百姓。內親九族。外穆四門。封介丘之瓊珍。觀陰山之玉帛。乃至本枝維翰。列辟諸官。五向十行。俱識歸依之道。外觀內覺。同登解脫之門。世界有邊。弘誓無盡。二年。奉為先皇敬造盧舍那織成像一軀。并二菩薩。高二丈六尺。等身軀像一十二軀。各二菩薩及金剛師子等。麗極天成。妙同神製。

*周太祖文皇帝諡聰明藏智。岐嶷繼體。四門允穆。百揆時序。上降休寶。下叶禎祥。於長安立。追遠陟配。大業魏國安定中興等六

寺。度一千僧。又造天保寺。供養瑋法師及弟子七十餘人。於安州造壽山梵雲二寺。又造大福田寺。供養國師實禪師。又於實師墓所造福田寺。又為大可汗大伊尼造突厥寺。

*周高祖武皇帝諡膺期御辨。握鏡乘乾。登上格下之訓。天經地義之則。五緯殊方。則御以天聖。四維失紐。則援之地球。移風易俗。安上治民。道被震岡。昭華陳賜。舜之玉。功開伊闕。疎河降錫禹之珪。山濤効靈。中外禔福。武成二年。為文皇帝。造錦繡迦像。高一丈六尺。并菩薩聖僧。金剛師子。周迴寶塔。二百二十軀。莫不雲圖龍氣。俄成組織之工。水濯江波。非假操刀之製。照淨土於神光。開化佛於圓影。仍於京下造寧國會昌永寧等三寺。飛閣跨中天之臺。重門承列仙之觀。雲臺藻樹。繡柱文樑。夏戶秋窓。蓮池奈苑。處處精潔。一妍華。見者忘歸。觀之眩目。凡度僧尼一千八百人。所寫經論一千七百餘部。後遇張寶始為不善。

*周孝宣皇帝諡重降佛日。光後超前。造素像四龕。一萬餘軀。寫般若經三千許部。六齋不替。八戒靡渝。永夜清晨。經行誦念。立四大願。志三菩提。右周世宗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寺九百三十一所。譯經四人。一十六部。

隋高祖文皇帝諡膺千齡之運。當百王之末。玄德通於神明。至功包於造化。揖讓之始。未動戎衣。樂推之辰。咸熙庶績。於是提攜璣而運乾象。履文呂而齊斗極。經天緯地之業。重

光紫微。仁盛聖明之姿。聯華日月。至德被於人鬼。神化合於陰陽。威靈振九圍。澤露四海。紹三皇之懋緒。纂五帝之徽蹤。文景成湯。莫能及也。故有玄龜赤雀。瑞應祥龍。總萃於江。俱遊於蘭。致賜虞於不樂。降麒麟於富昌。東鯨西黿。紛綸上苑。丹鳥翠鳳。爛華林殿。闕產於靈芝。柱礎成於美玉。石開奇字。山出嘉聲。甘露垂醴。泉涌景星。曜浪井浮。朱草叢生。嘉苗合秀。學者能步。瘠者能言。慈治九垓。澤潤八表。明籌以合變往。幽計以知年來。乃聖乃神。多能多藝。無為之政。遠嗣離連。有道之風。寔方炎吳。聞思息訟。比屋可封。弘護居心。汲引興念。棟梁三寶。荷負四生。開皇三年。詔曰。朕欽崇聖教。念存神宇。其周朝所廢之寺。咸可修復。京兆太守蘇威奉勅。於京城之內。選形勝之地。安置伽藍。於是合京城內無間寬狹。有僧行處。皆許立。並得公名。聖者。高祖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生於同州般若尼寺神尼之房。于時正氣冥符。赤光滿室。浮輝溢戶。紫焰燭天。其內觀者莫不驚異。互相禁約。不許外聞。比至三日。紫氣充庭。其人物在內。皆成紫色。四隣望之。氣如迴蓋。或似高樓。復有景風甘露。合額連枝。池發異花。林生奇果。海蟲隱伏。吉鳥翔鳴。仍為神尼護持保養。及登大位。爰憶舊居。開皇四年。奉為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以般若故基。造大興國寺焉。般若寺往遭建德內外荒涼。寸楮尺椽。掃地皆盡。乃開拓規摹。備加輪煥。七重周。且百拱相持。龜室高竦。欄宇連

銀一錄(一)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七(七) 八(八) 九(九) 十(十) 十一(十一) 十二(十二) 十三(十三) 十四(十四) 十五(十五) 十六(十六) 十七(十七) 十八(十八) 十九(十九) 二十(二十) 二十一(二十一) 二十二(二十二) 二十三(二十三) 二十四(二十四) 二十五(二十五) 二十六(二十六) 二十七(二十七) 二十八(二十八) 二十九(二十九) 三十(三十) 三十一(三十一) 三十二(三十二) 三十三(三十三) 三十四(三十四) 三十五(三十五) 三十六(三十六) 三十七(三十七) 三十八(三十八) 三十九(三十九) 四十(四十) 四十一(四十一) 四十二(四十二) 四十三(四十三) 四十四(四十四) 四十五(四十五) 四十六(四十六) 四十七(四十七) 四十八(四十八) 四十九(四十九) 五十(五十) 五十一(五十一) 五十二(五十二) 五十三(五十三) 五十四(五十四) 五十五(五十五) 五十六(五十六) 五十七(五十七) 五十八(五十八) 五十九(五十九) 六十(六十) 六十一(六十一) 六十二(六十二) 六十三(六十三) 六十四(六十四) 六十五(六十五) 六十六(六十六) 六十七(六十七) 六十八(六十八) 六十九(六十九) 七十(七十) 七十一(七十一) 七十二(七十二) 七十三(七十三) 七十四(七十四) 七十五(七十五) 七十六(七十六) 七十七(七十七) 七十八(七十八) 七十九(七十九) 八十(八十) 八十一(八十一) 八十二(八十二) 八十三(八十三) 八十四(八十四) 八十五(八十五) 八十六(八十六) 八十七(八十七) 八十八(八十八) 八十九(八十九) 九十(九十) 九十一(九十一) 九十二(九十二) 九十三(九十三) 九十四(九十四) 九十五(九十五) 九十六(九十六) 九十七(九十七) 九十八(九十八) 九十九(九十九) 一百(一百)

及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田莊。仁壽元年文帝獻后及宮人等。咸感舍利普放光明。硃提試之宛然無損。於四十州各造寶塔。光曜顯發神變殊常。具如王劭所紀。自開皇之初終於仁壽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萬人。海內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凡寫經論四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金銅檀香夾紵牙石像等。大小一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許軀。宮內常造刺繡織成像及畫像。五色珠旛五彩畫旛等不可稱計。二十四年營造功德。弘羊莫能紀。隸首無以出知。

*隋煬帝諱廣 隋煬帝 嗣膺下武丞承大業。至德光被於億兆。神化覃洽於黎元。占風候雨之鄉。梯山請朔。蟠木流沙之地。汎海輸琛。外洞九流內窮三藏。究其如之妙理。殫造化之幽源。體物超前緣情冠古。每以鼎湖之駕遠矣寧追。長陵之魂悠然茲永。乃聿興淨業標樹福田。大業元年爲文皇帝造西禪定寺。並式規大壯備准宏模。起如意之臺列神通之室。仁祠切漢。靈刹干霄。寶樹八行和鈴四角。韻從三層之四格。懸自響之鍾。布護千葉之蓮。捧飛來之座。危危吞琅瑯之殿。陵奪魯恭之空。盡世珍奇具諸文物。又於高陽造隆聖寺。碑文祕書郎虞世南撰。爾乃儼香閣以遠臨。暖花臺之相踞。金波夜上徘徊璧璫之側。玉繩曉映的麗珠網之間。潛虛白於房帷。生風雲於軒牖。靈龜禪室像設化城。涌塔寶臺極圖神

右隋普六茹楊氏二君三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二十六人八十二部。然有隋建國佛教會昌。文帝創啓靈儀。禎瑞重咨。煬帝嗣膺寶曆。興建彌多。自昔在蕃。邸立四道場。釋老雙標。內外資給。爰至登極。更廣搜揚。一藝惠於有生。三微居於別館。四事供養。二千餘人。年別諸諱。普建大齋。各度僧尼。永充常式。大業末歲。妖寇勃生。雖郊壘多虞。干戈競接。而隆敬盡一終。始無虧。昆_台贊佛理。勸諸銘碣。辯正論卷第三

①附一附②二額③六+(和)④以一⑤閉二附⑥以二已⑦下十(轉經)⑧月一⑨弟二榮助⑩[造]一⑪
 ⑫靈一虛⑬羊二揚⑭知二加⑮定二之⑯二利⑰格十(撰)⑱危二色⑲弱二拒⑳[州]一㉑
 ㉒普二漢⑳六茄二錄如㉓贊二謙

義綜六經。史該百氏。衣冠儀貌朝野所推。高論清風。獨超時輩。弱冠。聘。梁武帝奇之。與語終日。梁武謂曰。昔王陵在漢。姜維相蜀。所在成名。何必本土。其見禮如此。常與梁武啓必云。魏臨淮王誦。梁武亦不責之。頗以敬重爲意。六齋之日。恒設淨供。獻佛飯僧。俸祿所資。多入經像。

*魏尚書令廣陽王嘉

喜愠不形。沈敏好學。仁厚至孝。造次不渝。讀一切經。凡得三遍。造愛敬寺。以答二皇。爲衆經抄一十五卷。歸心委命。志在法域。

*魏陳留王虔

姿氣魁異。膂力絕倫。自小出家。虛心慕道。其後歸俗。不廢習真。雖干政事。頗敦勝業。

*魏齊獻武王

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咸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修心克己。迴向正法。造大悲寺。普濟群生。

*魏使持節中外諸軍事齊王

*魏鉅鹿王蘭

*魏錄尚書事彭城王韶

*魏譙郡王亮

*魏江夏王曄

*魏臨洮王榮

並英毅挺拔。風格超倫。而信敬法言。迴向釋氏。

*魏太師大司馬洛州刺史馮熙

文明皇太后之兄也。奉佛至信。於諸州建淨圖精舍。七十二所。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常與名僧講論佛。議。

*魏使持節幽州刺史司徒公胡國珍

靈太后父也。唯事齋潔。自強禮拜。書經造像。

起正化寺供養百僧

*魏司徒祖瑨字元珍

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虛閑。志識開悟。口含碧雞之辯。手握彫龍之文。義府玄宗。於是乎任。

*魏司空李無爲

率性不群。自然行己。鈞深致遠。懷文抱質。鴻鵠將飛。便懷四海之志。驥騄方。聘。已有千里之心。雖政事殷廣。常以金剛般若爲業。每月六齋。終身靡廢。

*魏大傅昌寧王李寔

立身雅正。爲人清儉。慎終令始。奉法尊師。無廢六齋。恒持五戒。

*魏少保建昌公竇略

素抱伊霍之量。夙懷柱石之林。專。征。授。律。知甲乙之孤鹿。當敵制權。識風雲之向背。富而不驕。貴而無傲。敬信崇重。委命世雄。造靈山法雲二寺。供養二百許僧。

*魏司徒高僧曹

勇氣絕群。武略超世。

*魏司徒高隆之

逸氣超倫。德風可挹。

*魏待中尚書令元。又

氣幹宏拔。英華清煦。羽儀朝野。匡。贊。有聞。

於。僑。州。起。法。音。寺。

*魏右僕射大行臺慕容紹宗

聰鑒可稱。禮賢斯篤。

*魏吏部尚書邢。造。普。濟。寺。

有清規美談。閑莊老味詩。敬重大乘造。

像立。田。寺。

*魏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陸政

平直無私。守道寡欲。有長仁之操。善文雅之容。口誦維摩。以爲論本。時人高。尚。莫敢抗。談。卽。陸。載。之。第。二。子。也。

*魏太常卿恭侯鄭瓊

蒼蘭表德。瓊。瑛。爲。心。朝。貴。羽。儀。人。倫。龜。組。起。淨。域。寺。建。法。華。堂。月。別。營。齋。年。常。寫。像。

*魏雍州刺史韓仲詳。造。韓。史。君。寺。

簡略清通。標舉雅俗。深懷非。我。

*魏黃門崔陵。造。報。恩。寺。

精。心。道。藝。託。志。詩。書。彫。篆。爲。文。斧。藻。成。德。承。風。虛。想。望。美。傾。心。獨。步。當。朝。爲。物。稱。首。而。迴。向。三。寶。委。質。四。弘。於。鄴。城。中。起。報。恩。寺。

*魏幽州刺史盧令守。造。通。玄。寺。

珪璋內潤。風。騰。外。肅。器。度。淹。美。神。用。高。明。於。幽。州。造。通。玄。寺。供。養。百。僧。

*魏沛郡太守趙元則

稟。精。辰。象。資。靈。河。嶽。幼。譽。擅。美。弱。冠。馳。名。信。敬。之。志。不。移。檀。忍。之。心。無。竭。寫。經。造。像。心。未。爲。勞。

*魏河南尹武邑公李獎。造。彌。勒。寺。

羽。儀。文。物。冠。蓋。相。望。守。一。抱。眞。志。存。安。養。三。長。之。月。必。自。清。齋。二。親。諱。日。達。曙。悲。慘。造。彌。勒。寺。供。養。百。僧。

*魏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陸載

載。本。吳。人。爲。宋。咸。陽。王。義。眞。行。軍。大。都。督。史。後。沒。蘇。連。因。卽。仕。魏。有。才。調。善。談。諒。爲。魏。朝。貴。公。所。見。稱。重。而。性。愛。虛。靜。常。以。佛。法。爲。

①(歷)十(稱)②(而)十(乘)③(坦)二(恒)④(義)二(義)⑤(請)二(勝)⑥(大)二(太)⑦(征)二(正)⑧(又)十(造法音寺)⑨(匡)二(匡)⑩(貨)二(代)⑪[造普濟寺]⑫(寺)十(即普濟寺也)⑬(尙)二(上)⑭[造韓史君寺]⑮(我)十(造韓史君寺)⑯[造報恩寺]⑰(造通玄寺)⑱[法彌勒寺]⑲(存)二(在)⑳(修)二(惠)㉑(大)二(太)㉒(十)十(長行軍大都督)㉓[見]①

意。每讀衆經讚揚玄旨。末年精。到經字放光。口誦法華。時感舍利。

魏衛尉卿許伯桃

有長仁之風。弘莫逆之道。崇奉正法。無替於時。

魏散騎常侍溫子昇

有太冲三都之筆。美子雲百奏之才。錦繡性其文章。金王慚其曜映。崇重妙法。愛樂大乘。

魏寧遠將軍侯莫陳引

本漢中山靖王之胤。涉漢已來。肇有豐國。因侯而氏。遂號陳焉。造祇園等。寺常營齋講。及施悲田。

已前並魏代時英。一期聖彥。欽仰佛教者。梗概條之。

齊大丞相內外諸軍事常山王確

齊太尉蘭陵王長恭

齊司徒琅邪王儼

齊錄尚書事長廣王湛

齊大都督錄尚書事廣平王智思

齊大司馬清河王亶

齊左僕射廣寧王孝

齊侍中尚書令錄事尚書使持節都督趙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趙州刺史帶六州都督并州太忠正長安公晉昌王唐邕

像一軀。星氣程符。徽神効祉。屬此昌年。挺茲上德。光事五君。龍加八命。出陪黃屋。入履青蒲。拾遺補闕。獻可替不。軍制之經。兵符

之祕。國之利寶。不可示人。心符攸歸。尸掌切密。重以刺舉。枯服督察。全趙杖節。中威。下車布惠。豪右兼并。望風霜而斂手。單弱擠墜。沐雨露以息肩。金口木舌。提耳指掌。衣食盈而知榮辱。禮樂寡而識忠孝。旗亭絕奇貨之貨。園上有哀矜之識。約比食魚。清俸酌水。參壻長吏。畏之若神明。農墾黎民。仰之如日月。加以良田。居體真金。在性遊。戲衆法。調伏諸根。聞必修行。見便隨喜。爲國乃蒼生。於堯之舊都。建衆義莊。嚴寺。擬大壯模。乾象測圭。表度几筵。背陰面陽。啓寒含饗。月宮日殿。晝夜齊光。奈苑遙臺。春秋異態。名僧踵武。淨信連衡。令月嘉辰。爭稱禮拜。又於陽平。造大寧國寺。寶刹上浮。精廬遶秀。梁裁文杏。柱用栴檀。輔藻相輝。朱綠交映。又鑄彌勒金像一軀。合光七尺。白石丈八。像二軀。并一切經三千餘卷。修治故像一萬許軀。

齊右丞相成陽王斛律明月

齊左丞相平原王段孝先

齊錄尚書事淮南王和士開

齊太常清河王高

齊太宰章武王庫狄干

齊侍中秦王高彥深

齊侍中尚書令元繼

才等咸爲賓客。然爲性儉素。怡怡接物。崇敬三寶。欽尚四弘。於法喜寺。興建七層浮圖。觀塔。至於盡心以匡聖主。修己以圖永安。則上寧於君。下保於民。蓋人倫之水鏡。天下之楷模。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

識懷溫敏。風儀遒逸。早標玉潤。夙擅金聲。而文綜九功。武苞七德。振天下之美譽。感海內之歡心。文宣高視於上京。僕射總知於時務。鼓腹擊壤。人無怨聲。十年之中。齊國大治。匡合之力。楊公有焉。而博涉內外。兼閑孔釋。仁祠櫛比。列剎相望。法衆連衡。士女迴向。護持在意。民具邇瞻。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

備閑禮樂。總攝經綸。深達苦空。尊重正法。學該馬鄭。才蓋應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

才膺佐命。寵亞二南。蓋朝廷具瞻。人倫勢望。兼信佛法。大建福田。樂與名僧高談至理。書經。造像修補伽藍。

齊右僕射崔季舒

齊左僕射燕子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太尉彭樂

齊司空司馬子如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

識懷溫敏。風儀遒逸。早標玉潤。夙擅金聲。而文綜九功。武苞七德。振天下之美譽。感海內之歡心。文宣高視於上京。僕射總知於時務。鼓腹擊壤。人無怨聲。十年之中。齊國大治。匡合之力。楊公有焉。而博涉內外。兼閑孔釋。仁祠櫛比。列剎相望。法衆連衡。士女迴向。護持在意。民具邇瞻。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

備閑禮樂。總攝經綸。深達苦空。尊重正法。學該馬鄭。才蓋應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

才膺佐命。寵亞二南。蓋朝廷具瞻。人倫勢望。兼信佛法。大建福田。樂與名僧高談至理。書經。造像修補伽藍。

齊右僕射崔季舒

齊左僕射燕子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太尉彭樂

齊司空司馬子如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楊遵彥

識懷溫敏。風儀遒逸。早標玉潤。夙擅金聲。而文綜九功。武苞七德。振天下之美譽。感海內之歡心。文宣高視於上京。僕射總知於時務。鼓腹擊壤。人無怨聲。十年之中。齊國大治。匡合之力。楊公有焉。而博涉內外。兼閑孔釋。仁祠櫛比。列剎相望。法衆連衡。士女迴向。護持在意。民具邇瞻。

齊少傅尚書僕射魏

備閑禮樂。總攝經綸。深達苦空。尊重正法。學該馬鄭。才蓋應劉。

齊光祿大夫尚書僕射崔

才膺佐命。寵亞二南。蓋朝廷具瞻。人倫勢望。兼信佛法。大建福田。樂與名僧高談至理。書經。造像修補伽藍。

齊右僕射崔季舒

齊左僕射燕子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齊侍中斛律

於六鎮。父安仁北道大都督朔州鎮將。祖考已來並崇佛教

*周通州刺史右侍上士散騎常侍楊操

西漢十人東京四世。朱輪花蓋。葉相承。尚書忠公之孫。汾州刺史之胤。二場同世皆崇佛法

*周司空侯鄉穆

出忠入孝。肇自彼天。敬佛重僧久而無倦

*周侍中少傅京兆郡守行臺郎中大匠卿燕郡公盧景仁

太僕卿靖之少子。雅好博古。家傳折薪之業。夙夜強學。世續良弓之教。三兄景裕學冠玄儒。四兄景辯博聞強記。俱能釐改憲章。制度禮樂。關中號於夫子。河上疑於仲尼。並稱佛教窮深莊老虛薄

*周太保柱國大將軍吳武公尉遲

軒輊誕聖新鄉。肇其洪源。昌意降居若水。承其遺烈。始祖魏氏之政。封尉遲國君。官族表於世功。命氏因于胙邑。蟬聯華緒。疊鼎鏤其深功。寫奕崇基。庸器紀其行業。父柱國大將軍長樂公。夫人尚書昌樂大長穆公主。造褒義寺及宣化尼寺

*周大將軍南蠻都監常山公柳慶之

嵩高峻極。大夏雲構。器宇冲邁。風度凝整。追王戎之簡要。適裴楷之清通。有德有才可師可尚。於襄州造香山。寺刹飛雲表。幡麗天垂。日殿蓮臺。珠薺金地。遠方祇樹。若寫雞園

*周北荊州刺史安道公席願

器宇淹凝。才略通濟。銀章青綬。明經俯拾疏。爵時庸。無功克舉。令德彰於國史。策勳載于家謀。基茲閑閑。累葉光華。於鄧州造德王寺。房宇精嚴。殿堂煥爛。住居形勝。見者發心

*周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瀘州刺史徐國公若千鳳

司空之孫。武公之子。建社嗣齊。執珪續衛。高峯掩日。長翹垂雲。造至聖寺。庶憑冥福

*周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清河公侯莫陳休

文武兼施。忠孝備舉。生而念善。常行慈恕。於大乘寺受戒發心。寫一切經。造丈六夾紵無量壽像。俸祿所致。咸置檀那

*周太師柱國蜀國公尉遲

魏室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朝揖讓。勳高効重。所在難方。崇善慕福。久而彌著。造妙象寺。四事無闕。法輪恒轉。三學培增

*周開府儀同三司安政公史雄

昔柱史留滯。周南消聲。兩谷。因官命氏。遂稱史焉。祖遼東州刺史。父寧柱國安政烈公。並深謀宏略。匡時濟世。而門崇三寶。人奉八齋。造安政寺。冥薰祖考

*周開府平北將軍仁州刺史安化公丘洪

世挺忠烈。門承顯貴。卷通長戟。擬王藩之居。門方馴馬。同魏舒之宅。弟廣化公。並器均瑚璉。質表珪璋。難兄難弟。同元季之德。或將或侯。齊列并之貴。敬重釋氏。研味法音。捨其舊居。為本起寺

*周益州府中郎新州刺史蔡翥

待詔金馬之門。論儒石渠之學。梁園作賦。遇等鄒枚。從梁沒周。禮過申白

*周開府威遠將軍王靜

雞雄。造和。周大將軍爾綿永。周司空金大夫破多羅紀。造破多。周軍司馬洪和公意力勤仲慶。造意力

*隋皇太弟

濟度尼寺并。隋蜀王秀。益州造法聚寺。州造開化寺。隋蜀王秀妃長孫氏。造福。隋益州長史昌平元嚴。造福

*隋漢王諒

京師造福。定寺。并州造內華寺法忍寺。各度百僧供養

*右三王。竝敬信居懷流通在。篤愛仁孝。秦王最優。常持六齋。每行十善。書經造像。所在用心。為襄州總管之日。綏撫化導。大得物情。俗詠來蘇。時稱至晚。其延興堂宇。濟度神宮。悉是王所。所居捨而為寺

*隋太師上柱國申國公李穆

器度英舉。風宇清曠。奇功茂績。兼濟生民。周道既衰。三邊鼎沸。肅寧方面。摧遏兇醜。精誠丹款。貫徹幽明。志慮沈深。聲猷遐遠。勳庸夙著。名器早隆。盛德至道。坐鎮雅俗。時宗人傑。朝廷羽儀。爰用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建興佛

侯。齊列并之貴。敬重釋氏。研味法音。捨其舊居。為本起寺

*周益州府中郎新州刺史蔡翥

待詔金馬之門。論儒石渠之學。梁園作賦。遇等鄒枚。從梁沒周。禮過申白

*周開府威遠將軍王靜

雞雄。造和。周大將軍爾綿永。周司空金大夫破多羅紀。造破多。周軍司馬洪和公意力勤仲慶。造意力

*隋皇太弟

濟度尼寺并。隋蜀王秀。益州造法聚寺。州造開化寺。隋蜀王秀妃長孫氏。造福。隋益州長史昌平元嚴。造福

*隋漢王諒

京師造福。定寺。并州造內華寺法忍寺。各度百僧供養

葉二業* ①[折]一② ③[樓]一④ ⑤[三]折⑥ ⑦[記]三⑧ ⑨[夫]二⑩ ⑪[夫]十⑫ ⑬[安]二⑭ ⑮[造]褒義寺及宣化尼寺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封]一⑲ ⑳[書]一㉑ ㉒[造]香山寺一㉓ ㉔[造]德王寺一㉕ ㉖[無]二元㉗ ㉘[造]至聖寺一㉙ ㉚[五]一㉛ ㉜[實]二寶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妙像寺一㊱ ㊲[象]二像㊳ ㊴[造]安政寺一㊵ ㊶[考]十(時人敬焉)㊷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二用 ②[造]二用 ③[造]二用 ④[造]二用 ⑤[造]二用 ⑥[造]二用 ⑦[造]二用 ⑧[造]二用 ⑨[造]二用 ⑩[造]二用 ⑪[造]二用 ⑫[造]二用 ⑬[造]二用 ⑭[造]二用 ⑮[造]二用 ⑯[造]二用 ⑰[造]二用 ⑱[造]二用 ⑲[造]二用 ⑳[造]二用 ㉑[造]二用 ㉒[造]二用 ㉓[造]二用 ㉔[造]二用 ㉕[造]二用 ㉖[造]二用 ㉗[造]二用 ㉘[造]二用 ㉙[造]二用 ㉚[造]二用 ㉛[造]二用 ㉜[造]二用 ㉝[造]二用 ㉞[造]二用 ㉟[造]二用 ㊱[造]二用 ㊲[造]二用 ㊳[造]二用 ㊴[造]二用 ㊵[造]二用 ㊶[造]二用 ㊷[造]二用 ㊸[造]二用 ㊹[造]二用 ㊺[造]二用 ㊻[造]二用 ㊼[造]二用 ㊽[造]二用 ㊾[造]二用 ㊿[造]二用 ①[造]

殿起立僧坊。禪室鍾臺靡不精麗。講堂門屋咸悉高華。

隋太保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造寶勝寺

降靈川嶽。稟和純粹。山庭反宇。冥符佐旗之德。龜文河日。天挺命世之姿。孝表率由。忠爲令則。溫恭寬裕之性。簡文遠大之才。治國隆家之道。匡世濟時之略。審察有周。捨之氣肅肅懷管仲之風。十亂無以加。三傑莫能擬。股肱良哉斯之謂也。然而迴向法本。崇奉釋門。捨其第居。傾竭堂宇。仍充金地。即構寶坊。月殿金人。蓮臺華蓋。種種嚴麗。事光新。

隋上柱國使持節淮南總管壽州刺史觀王楊雄造歸依寺

平暴靜難之才。禦侮運籌之策。爪牙之用。既顯應揚之力。遂宣光國光家可大可久。股肱攸屬。文獻具瞻。至信法言。汲引無倦。與福造寺恒建檀那。奕葉公侯傳家。台鼎。識空鑒有。服道知歸。其望益高。其心逾下。

隋大司馬上柱國神武肅公賈毅造雲華寺

幼稱令譽。長號通人。家有賜書。門標衛戟。供奉四帝。終始一心。義重龍文。財輕蟬翼。折獄動哀矜之念。臨下盡寬和之仁。而護持三寶。體達五家。造寺建齋。以爲常業。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齊國公虞慶則造神

齊寺

奕葉衣纓。朝廷杞梓。志識詳幹。器宇淹通。善六國之音。達四方之俗。既總繁倫之要。偏知帷策之機。而篤信居懷。片善必記。與福建寺所在行檀。大起法堂。廣羅佛殿。於襄州造

盧舍那夾紵像。高一百二十尺。相好奇異。靈應殊常。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高顯造信寂寺及積善尼寺

器局和允。識慮優長。禮綜夏殷。樂窮韶武。百官氏族之諱。九州土地之宜。憲章經國之圖。訓世字民之術。朝政之事。知無不爲。其位彌高。其心彌下。皇隋建極。實有殊功。而善達世間。早知幻化。存心出要。篤志香城。至於七覺花臺。三寶寶殿。瑠璃梵宇。碼碯禪龕。奈苑祇園。竹林檀閣。遊者忘返。一一留人。凡是名僧海內大德。慧崇禪師。道彥法師等。並感其敬信。同起伽藍。又延信行禪師。別起禪院。五衆雲聚。三學星羅。道俗歸依。莫斯盛也。又造積善尼寺。願亦嚴華。

隋上柱國左衛大將軍陳國公賈抗造靜法寺

三輔良家。五陵貴冑。洪源。後於姬水。層巒聳于岐山。世載軒冕之榮。門承燕雁之禮。扶風振其茂緒。平陵。其。雖在俗塵。志存出要。

隋上柱國武衛將軍梁國公侯莫陳芮造會

齊寺

卓犖不群。骨梗無輩。參謀王室。首建義旗。去煩就簡之功。佐命平暴之力。任居闔閭有積炎涼。宿衛宮城。頻移氣序。用心恭謹。獨美當朝。文物具瞻。聲猷遐布。一門昆季。三人駟馬。

敬信崇重。造寺書經。每以法言。備修善事。

隋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洛州刺史左

翊衛將軍詢陽公元。孝矩造觀音寺

志識優遠。風骨陵霜。參務治基。早知禁衛。用心匪懈。奉法無親。捨其第居。充斯淨域。靡恪資產。常建福田。玉質金相。英聲遠振。

隋上柱國荊州總管上明公楊紀造定水寺

荆門勝地。楚塞神鄉。舳舻之所。混并。水陸之所。衝要。唯仁是寄。雖親弗居。布政宣條。咸稱繁賴。清風遠沐。盛績有聞。人唱來晚之歌。咸陳去思之詠。啓茲福地。置此仁祠。月殿流輝。珠臺曜彩。華開粉壁。荷發圓池。至於鄭氏維摩。孫公安養。皆爲絕世妙畫。丹青。

隋上柱國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造光明寺

昨士開家。俾侯建國。少懷伊霍之志。長叶廉蘭之風。唐舉知其相泰。郭賀稱其輔漢。聰明神粹。器局淹弘。納比吞流。照同懸鏡。英俊天挺。穎拔自然。至於推斥九流。阻嚼三古。拒衛鐔而不竭。運蒼海而無窮。方朔虞延。恥諸魁岸。魯匡朝錯。斯智囊。郁都美其爲文。桓桓壯其用武。弼諧之力。獎理之功。無以加也。而尊重正覺。開獎法門。俸祿所資。並營淨業。授赤書。而與象殿。陵倒景。而起鍾臺。七寶之堂。九層之塔。高臨漢表。上出雲端。布滿名花。綿疊吉鳥。善能留目。甚暢遊情。播美關中。傳名海內。

隋上柱國尚書右僕射納言邳國公蘇武威

造濟法寺

高二尚。造十(即修善寺也)。造寶勝寺。文二久。新十(即寶勝寺也)。造歸依寺。台二治。下十(其所造寺即歸依寺也)。造雲華寺。造十(造寺即雲華寺也)。造神覺寺。識詳二詳識。偏二偏。十(其所建寺即神覺寺也)。造二神。信二真。字二安。字二瑞。遊者二處。起二赴。造法寺。後二後。燕二羊。精二精。榮二榮。要十(昔造靜法寺焉)。造合德寺。車十(即舍衛寺也)。造空觀寺。造二觀。振十(昔造空觀寺也)。造定水寺。造二世。造二輪。二二。青十(即定水寺也)。造光明寺。昨二聖。額二額。朝二

貞幹足以濟事。和義足以利生。確乎不拔體
乎其性。隱弗違親。貞無絕俗。類八公之赴漢。
同四皓之入朝。國政天綱。從斯大備。頗聞百
氏兼達三玄。放心於四德之場。託質於五門
之觀。書經造像。禮佛燃燈。備彼莊嚴。其諸
功德。隋朝良宰。蓋此吾人。而心下志高。識幽
見遠。憲章文武。敦紆舞倫。

*隋上柱國都督河東諸軍事河東太守竇慶
文足字民。武堪靜難。泛愛仁厚。來晚去思。
汲引爲心。權忍不倦。

*隋柱國右衛將軍南康公劉浩。造律藏寺。

武毅剛。甚奉法無私。厭離居家。欽向解脫。

*隋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崔鳳。造經
行寺。

操履貞肅。奉法愛對。篤愛大乘。迴向正道。
*隋上柱國河間王楊辟邪。造大慈尼寺。

儀貌溫雅。志操貞確。常欽出世。早厭有爲。

*隋兵部尚書上大將軍龍崗公段文振。造雲
化寺。

世襲通侯。家傳寵命。器局和允。識慮優長。武
冠孫吳。文高班馬。待詔之策。屢顯。應對之
美。日隆。蓋朝廷之羽儀。皇家之棟幹。崇敬三
寶。體達四衢。造寺供僧。寫經鑄像。慈惠仁厚。
檀捨不塗。

*隋著作郎濟南侯王劼

學窮經史。才邁群英。著齊志一部。釋老志一
卷。又撰仁壽舍利現瑞記一部。總敘佛法由
來云。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爾玄言之。昔
春秋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

星隕如雨。而意說者。以爲四月八日佛生時
也。案周四月夏之二月。辛卯非八日。年

紀云。言魯知不及他國。牟融云。漢明帝夢金

人。其名曰佛。於是遣使往求經書。又案漢武

帝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劉向列仙傳云。七十

四人在佛經矣。然則明帝前已有佛之經像。

魚豢云。老子入西戎。教爲浮屠者。此言出自

化胡經。不足取也。漢世曰浮屠。即佛陀也。猶

沙門與桑門語之轉耳。典略云。黃帝夢遊華

胥氏之國。華胥氏者。即天竺國也。在佛神遊

之所。

*隋柱國左衛將軍海陵公賀若弼

定卿相之門。稱冠蓋之里。山庭儀表。月窟風

猷。篤信大乘。崇奉正覺。

*隋使持節大將軍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趙

國公獨孤羅

景公之世子。獻后之長兄。敬法重人。尊師尚

義。

*隋上柱國涼益六州總管蔣國襄公梁睿

導靈源於少昊。分休薄於伯益。東漢良宰。西

晉鼎臣。敬信有聞。丕業克著。

*隋上柱國廣宗莊公李崇

挺生拔萃。秀出罕儔。唯見與季師王友帝。誦

習般若。興建法輪。

*隋上柱國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涼州刺史

宇文慶

包文武之幹略。蹈仁義之規矩。宣條萬里。圖

聞詩聞禮之風。三義三君之德。鍾慶流澤奕

*葉不窮。慕正法於當年。習微言於積歲。

*隋上柱國吏部尚書上庸公韋世康

容狀魁岸。風韻韶舉。同玉樹之華滋。類壁山

之朗潤。善經略美銓衡。歸心慧門。遊情法苑。

*隋廣漢太守襄垣侯薛瑒

鳳毛麟角。標文示武。家崇正法。門奉玄風。暨

五涼四燕三秦二趙。高門連於閭閻。崇基接

于太階。咸里之皇。親帝京之富室。顯顯慕

道。各各橫經。口誦金言。手披玉軸。至于隋代

王公盛名。帝宇。竝欽崇釋教。俱敬福田。或造

寺。摸經。或行檀悲敬。或誦味經典。或研覆

玄義。如是比屋。可封。差難具列。至如大唐

朝。伍賢官成林。蕭族以法華爲福基。寶宗用

塔寺爲命。伐戴尙書之普敬。秦將軍之濟生。

或府省同欽。或寺臺共奉。爰逮要荒。華夷令

長。沿諸僕隸。等布一心。各以佛理爲指南。

竝修勝業。爲己任。既形于耳目。故不卽事而

叙之。豈以李老埋名。故由深鑒有託矣。

*辯正論卷第四

*辯正論卷第五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佛道先後篇第三

儒生久之。更爲議曰。尋佛教東夏未六百年。

晉宋已來其風始盛。猶謂功無與等。世不能

放一於 然二然 其二具 倫十 晉造濟法寺 上柱 造律藏寺 基二直 脫十 造律藏寺 造經行寺 造大慈尼寺 爲十 晉造大慈尼寺 造雲化寺 高二齊 班二班 論十 共所造寺即雲化寺也 郎 二面可 月十 於 二月耳 六月日 傳十 講 爲浮 二作佛 唐 壁一壁 太二人 摸經 二立形 覆二覆 差二尤 伍二仕 差二差 僕二僕 各二者也 辯二辯 四二五 五二六

師等所記不差。推老子以桓王六年丁卯之歲仕周。敬王三十二年癸丑之歲五月壬午乃西渡關。至開皇五年。傳案葛仙公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太歲丁卯二月十二日丙午爲周師者。卽桓王丁卯之歲也。又云。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者。卽是敬王癸丑之檢歲三皇。以下本記。亦無建元。至漢武世始有元號。彼稱上皇無極等。並爲妄說。全無依據。又高麗王表問齊后。諸佛生世可得聞乎。文宣帝召上統法師爲文具報。于時引周穆傳。蓋穆王別傳也以對。使人與姚長謙所引無異。劉向列仙傳曰。聃與尹喜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是知孔老二儒皆生周末。老在佛後隔十二王。國語云。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伯陽父云。周將亡矣。別有老人。非老子也。案梁元帝解莊老云。老子以景王初終。莊生以景王末卒。姚將軍言。孔老相見問禮之時。亦在景王十年。景寅之歲。爲尹說經。亦於景王之時。此則佛先道後的可明矣。子云。清濁之年爲國師者。甚大河漢不近人情。原夫清濁始兆而陰陽未分。陰陽未分則兩儀尙渾。兩儀尙渾則三才莫形。是以窮窮冥冥不可名也。甲子起於大撓。年月定於堯典。非唯羲皇未出。固是天地闢開。驗知天地構精男女化生。義之與老。其是人耶。必在二儀之內。不越三才之中。焉得遺跡遠說以自欺乎。又言。方朔亦聃之身。彌不可也。傳云。東方朔者。歲之精也。何以明之。尋曼倩在朝二十餘載。歲星不見。亦二十餘年。朔之云亡

大精始出。通人所紀驗可知矣。抱朴子神仙傳云。夫聖者不孤。必應物以成化。豈可天下國師皆待李耳一人乎。異哉斯言。良盡美矣。若歷多世唯一老聃爲師。亦經多朝皆一義皇爲主。既有多政。必賴多君。信可一師但皇匡一治耳。如其歷代。皆是義皇。新周之言。出何承。據葛仙公序云。此是無識道士假生神異。其然儒生問曰。皇甫謐云。老子出關入天竺國。致胡王爲浮圖。此則老之與佛一時人也。何爲浪談前後。以矯俗乎。開士喻曰。尋夫至人玄寂有類。谷神應變無方。事同山警不疾而速。豈隔華夷。井坎之徒好師偏見。朝三暮四空生喜怒。是以虛己應物者。必有千變之容。狹情適事者。豈知萬殊之妙。案西域傳云。老子至罽賓國見浮圖。自傷不及。乃說偈供養。對像陳情云。我生何以晚。新本改云。佛出一何早。新本改云。泥。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懷惱。言不親。所以難交。應。縹略西域傳云。隨觀國王無子。因在浮圖。其妃其夢白象而孕。及太子生。亦從右脅而出。自然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其形似佛。以祖浮圖得兒。故名太子爲浮圖也。國有神人名曰沙律。年老髮白狀似老子。帝欲以爲浮圖。近世黃巾見其頭白。故改沙律爲老子。而能安隱隱隱天下。前漢哀帝時。景帝月氏國。其王合太子口授浮圖經。還漢。浮圖所載。略與道經相出入也。京市之言。未究其本。化胡經云。罽賓國王城老子妖魅。以火焚之。然不死。王知神人。舉國敬之。老子云。我師名佛。若能出家爲沙門。其國奉教。若爲沙門也。佛若先無老聃。豈知變身爲佛。良以窮資來信佛。老氏因推佛以化之。非起聃身爲佛也。隨後射楊葉從駕至竹林宮。經過樓觀見老聃。壁上畫作老子化胡圖。國人刺髮出家之狀。問道士云。道若大佛老子化胡應爲道士。何故乃爲沙門。若知佛力大能化得胡。道力小不能化胡。晉世此是佛化胡。何關道化胡。于時道士無言以對也。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昂遠抗論。王浮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爲化胡經。言

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老子野高僧傳沙門昂。字法祖。每與蔡澄酒正。浮一云。道士基公。共誦邪正。浮屢屈焉。既不自忍。乃託西域傳化胡經。以誣佛法。遂行於世。人無知者。殊有所歸。故愚累載。明錄云。清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祖。爲圖玉清首。切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求祖。魏世姜斌道士。妄引開天經對魏明帝。自云。老子定王時生。破邪論中備引斯證。莊子云。老聃死。秦失弔焉。關中記云。老子葬於槐里。今古扶風縣。然漆園吏親學聃道。雖可未魯邦異。出世時間。所說之文足堪依信。靡往天竺灼然不疑。皇甫士安斥其說說明彼謬談。叙老流沙皆無實錄。備在高士安傳。豈可謂乎。佛先道後爾無惑也。

釋李師資篇第四

儒生問曰。大唐運興。蓋太上老君周師李聃之聖胤也。開無爲之化。弘道德之篇。考胄子以業六經。命司徒以敷五教。導德齊禮仁布九區。懲惡勸善咸加四海。天成地平遠安運肅。光宅富內。于茲八年。於協洽之歲。當夾鍾之月。天子躬幸辟雍親臨釋奠。沙門道士並預禮筵。奉口勅云。道士潘誕奏言。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云。無上大道。若以此而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何得浪判先後及師資耶。

開士讓曰。吾聞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能讀。夫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篇

○記二○說○ ○三○四○ ○漢二○ ○以二○ ○子二○ ○二○ ○父二○ ○景二○ ○之○ ○之○ ○星○ ○曼○
情二○ ○大二○ ○區二○ ○在二○ ○故○ ○胡二○ ○也○ ○〔浮〕○ ○說二○ ○亥二○ ○之○ ○
○矢二○ ○佚○ ○〔傳〕○ ○于二○ ○

應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
是為淨觀之風。本出莊王之前。

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
顯為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
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按周禮官儀文武成
康之世。然並無柱史藏史之名。當是正品關
條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注老君初生周代。應通流
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

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槌胸群

胡大叫。

內七喻曰。*注老君生於賴鄉。賴鄉在槐里。詳乎秦。矢之
中。實在天之形。即靈山後王宮。隱茲。極
其。祕在儒崇之書。

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焉。為三
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
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
哭其子。古者謂之通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也
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
也。言始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
嗟其謬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注老君頭五把。美眉方口。雙柱
參。口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

釋迦鼻如金挺。眼類井星。請若青蓮。
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

內八喻曰。*注老君美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形。頭五把
參。有之。為聖人之相。婆伽婆曰。金之色。既
之。誠聖人之相。

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額長
耳大目疎齒厚唇。手把十字之文。脚踏二五
之書。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
記並云。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疎眼眯耳
顰髮蒼髮色厚唇長耳。其狀如是。豈比佛

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
幽冥。頂有肉髻其髮紺青。耳覆垂墜目視開
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盤。口四十齒方白齊平。
舌能掩面蓮花葉形。手內外握掌文背成。其
語雷震八種音聲。胸上萬字足輪千紫。色融
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相八十種。放一
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
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注老君設教。數載成儀自依中夏
釋迦制法。悉順儒宗。遠遜外國。

內九喻曰。*注老君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拜伏自奉朝
拜。佛為聖主。道與俗乖。貌或儀不同。凡制
開士曰。昔丹陽余玖與。撰明真論。一十九
篇。以駁道士出其偽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
服。正是古曰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
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
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像一
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
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如周秦
二世即以夏之十月為年。至於分度盈縮曆
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
不為此服。尋皇帝之遇。是九真之靈。又降
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窮此等服會
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且感丹書之瑞。既
符火德世服朱衣。老聃周人。兼陪末吏。冠履
拜伏。自奉恒儀。即日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
纁。不傲伯陽。呪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
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注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德本
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
內十喻曰。*注老君初生。二親為行先
釋教仁慈。濟世為德本

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聘。聘曰。若有至

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
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
聘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也。不
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
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聘喜行道
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
慈乎。

內十喻。答外十異。

內從生有勝劣。一。立教有淺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化緣有廣狹。四。
壽夭有延促。五。化迹有先後。六。
還謝有顯晦。七。相好有少多。八。
威儀有同異。九。法門有頓漸。十。

答十異序
夫椒蘭鮑肆。習久玩其先入。陽文教治窮愛
緣其曲情。故咸池玉英。累覆有非聲之論。淳
皇散后。田巴有毀聖之談。蓋其揆也。況乃麟
廣異質。魯俗均其容。鹿馬殊形。秦人一共
貌。聊感之變。頓至於此。況悠悠者乎。仲鄉所
以陳釋老優劣。余愍而傷之。備於後論矣。答
一一牒件。上文如是

外從生左右異。一。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
胎。乍開腸胎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
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李氏之母。明賴鄉平氏。老子來而託
降神。摩耶夫人。即維衛王之王后。釋迦
因。

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
所尚。故春秋云。蒙昧無命。介卿有之。不亦

所尚。故春秋云。蒙昧無命。介卿有之。不亦

①載二載②史二史③天二天④佚二佚⑤為二為⑥秦二秦⑦天二天⑧井二井⑨請二請⑩形二形
⑪隱二隱⑫真⑬梨二梨⑭相⑮與二與⑯像二像⑰判二判⑱皇二皇⑲錄二錄⑳平二平
也②卷第五終③第六終④撰及同異如前卷⑤卷第六首⑥卷第七首⑦十喻篇第五之餘⑧十內⑨餘字次末本有內
九歲篇第六六字⑩內⑪認數明本在目錄下准之⑫答十是⑬百十三字⑭一⑮一⑯一⑰一⑱一⑲一⑳一㉑一㉒一㉓一㉔一㉕一㉖一㉗一㉘一㉙一㉚一㉛一㉜一㉝一㉞一㉟一㊱一㊲一㊳一㊴一㊵一㊶一㊷一㊸一㊹一㊺一㊻一㊼一㊽一㊾一㊿一
神三十二字一㊿家二家

左乎。史記云。爾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群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椹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稽康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而生。既無正出。皆是謬辭。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輪。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定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扶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堂。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述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曜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禪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微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耀。爾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勝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老訓抱一守真。遺形滅智。始謂於無爲。釋教通周則修。乘機而舉。後言於覺妙。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浪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綿綿無名。

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聊復明其淺深。至若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謂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氛氲共和。金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萬華與培塿殊。峻瀆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爲教則陰不如陽。五德爲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注彈曰。乾爲陽爲父。位在西北。坤爲陰爲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爲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拘恒准。所以木賊土故以己爲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爲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皆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爲上。言順乾尊也。京西列之。即以南方爲上。言逐陽盛也。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德位有高卑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寓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巳東爲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巳西爲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居西。未應卑子。

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准。無惑大方。苟局制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美。大禹所出。仁汎之德。賴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漸陸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折邪。次對正。夫釋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太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申伏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薄尹喜於關吏。稟學於齒牙之際。注高士傳曰。常椹子因張其口。

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收名於藏史之間乎。爾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僭衛之小。臣。臣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老爲九服諸虛化主。說五千教章。釋爲三界遍知法王。開八萬妙藏。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爲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無老氏所製。案二教論等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史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折邪。後對正。釋迦降神。羅維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遍覺。演惠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

○首十(和)○ ○耳二聯○ ○(而)一○ ○(皆是諸辭)一○ ○(二)一○ ○(影)一○ ○[老訓]妙發三十○ ○(四)一○
○局二篇○ ○(與)一○ ○(三)一○ ○又二乃○ ○北二比○ ○已二以○ ○(伏二康)○ ○史二史○ ○(四)一○
○信二廣○ ○(二)一○ ○(之)一○ ○(老爲)妙藏二十六字一○ ○(衰二衰)○ ○(離二維)○ ○(文二又)○

之暇。收乘於道。者或頂幾而耽。物。據於德者。

以治門持作起真。士居藥方。云。處。道。寧。今。祇。於。已。觀。行。善。止。之。心。且。道。尚。未。

子云。凡子馬。曼野人之苗。子人怒止其馬。凡

至九
環三

婆。儉婆漢言。塚。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暢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爾其百鏡靈龜。千花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鵬跋鳳。遠接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欄登之辯。讓滄海之廣狹。榆枋之智。測崑閭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旨二也。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卽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樂無恭復形于國。

注曰。禮云子冠父親離之。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無孝斯則門門出。鏡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在髮頭。守真無勞毀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三

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

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曰污染乃萬質同歸。緇衣爲衆。綵壤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未

有執勞。缺缺便於運役。聖訓語云。幾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也。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擢棄聲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政也。正顏下色。感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屐闕地理之明。著南鄉反漢之巾。把公族誅家之笏。飾道呈禍未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隸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風缺。猶者蠅招白黑之論。蠅有烏鼠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旨三也。

注正法念經云。譬如蠅。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

子謂有慈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猶蠅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績。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社正置

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維之婦。是知持孟振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且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內棄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槃溺務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請爲吾子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懷莫作。言虛棄功夫。浪

厭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紉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官。勲織。何爲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卽墮貧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耕。地。玄都鬼卒。捨橫帳而偶耕。既無絕粒之人。頗慚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餘在其

中。勞形休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者玉門也。唯以禁秘爲急。不許泄於道路。

○(墳)十塚○ ○楊二賜○ ○勃二作○ ○箕二洪○ ○樂二處○ ○注十(彈)○ ○鏡二渡○ ○在二侯○ ○(三)一○
○汚染二泥○ ○經二采○ ○遠二錄○ ○象二錄○ ○宋二示○ ○(注)十論○ ○詳二詳○ ○(正)一○ ○(教)十○
○社二種○ ○維二註○ ○(四)一○ ○務二竹○ ○波賜二賜○ ○(爲)一○ ○被二披○ ○(正)二天○ ○(註)二註○
○官二冠○ ○貧二負○ ○稱二稱○ ○例二稱○ ○候二候○

道路。溺孔也。呼爲師友父母鼻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觀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家生身。鏡之兒明矣。夫。辨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淵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瑛。無懼三襲之險。貴其實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隕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勸夫不愛其力。貧客不吝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市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僞於漢國。叙控鶴弗克。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猿猴猿蛤之論。*注曹植辯道論云。仙人者。黨猿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夫雖入海化爲蛤。燕入海化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爲魚鱉。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也。磨石田者。以難。舉也。賤左道者。以虛僞也。蓋檢實則稱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其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

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爲奉法。唯事早逝。號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期則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經久滅。可謂畏死而服。句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光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促運。正由真僞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爲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退本。故云。道高者尙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兼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尙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識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殄。注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盛。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競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百穀稔豐。人民安樂。兵戈戢息。疫疾不行。若猶屏棄去章益重。而難彰。絕焰息。熾微而易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保儲

受精。仙家之奧旨。今反謂淫欲爲妙訓。妻子爲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數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誠思。嫉鼻。鏡者。惡其反噬。爾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麟反舌。覆深於鼻。鏡。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矣。且運祚脩短。雖曰天命。與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胤政淫刑而壽短。*陳思論云昔堯舜禹湯文武周邵大公。並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天年。樂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談詰在目。非曰虛談。豈敢無佛而祚延。有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情哉。吾子自胎伊。感。良足歎矣。昏若夜遊。*附五也外論曰。夫孝爲德本。人倫所由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恩。豈曰能酬。故生蒸溫清之恭。終備墳陵之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損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娥棺。曾無封樹之心。*注曰觀夫土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墨墨周空室之事。故有。臠。積。積。積。積。皆起於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練唯。俯同。末世行於葬禮。蓋未能免俗也。戎狄屍。翻。翻。翻。翻。且神不享非

①溺二尿②尿二尿③尿二尿④尿二尿⑤尿二尿⑥尿二尿⑦尿二尿⑧尿二尿⑨尿二尿⑩尿二尿⑪尿二尿⑫尿二尿⑬尿二尿⑭尿二尿⑮尿二尿⑯尿二尿⑰尿二尿⑱尿二尿⑲尿二尿⑳尿二尿㉑尿二尿㉒尿二尿㉓尿二尿㉔尿二尿㉕尿二尿㉖尿二尿㉗尿二尿㉘尿二尿㉙尿二尿㉚尿二尿㉛尿二尿㉜尿二尿㉝尿二尿㉞尿二尿㉟尿二尿㊱尿二尿㊲尿二尿㊳尿二尿㊴尿二尿㊵尿二尿㊶尿二尿㊷尿二尿㊸尿二尿㊹尿二尿㊺尿二尿㊻尿二尿㊼尿二尿㊽尿二尿㊾尿二尿㊿尿二尿
①句吻二句吻②句吻二句吻③句吻二句吻④句吻二句吻⑤句吻二句吻⑥句吻二句吻⑦句吻二句吻⑧句吻二句吻⑨句吻二句吻⑩句吻二句吻⑪句吻二句吻⑫句吻二句吻⑬句吻二句吻⑭句吻二句吻⑮句吻二句吻⑯句吻二句吻⑰句吻二句吻⑱句吻二句吻⑲句吻二句吻⑳句吻二句吻㉑句吻二句吻㉒句吻二句吻㉓句吻二句吻㉔句吻二句吻㉕句吻二句吻㉖句吻二句吻㉗句吻二句吻㉘句吻二句吻㉙句吻二句吻㉚句吻二句吻㉛句吻二句吻㉜句吻二句吻㉝句吻二句吻㉞句吻二句吻㉟句吻二句吻㊱句吻二句吻㊲句吻二句吻㊳句吻二句吻㊴句吻二句吻㊵句吻二句吻㊶句吻二句吻㊷句吻二句吻㊸句吻二句吻㊹句吻二句吻㊺句吻二句吻㊻句吻二句吻㊼句吻二句吻㊽句吻二句吻㊾句吻二句吻㊿句吻二句吻
①刑二形②刑二形③刑二形④刑二形⑤刑二形⑥刑二形⑦刑二形⑧刑二形⑨刑二形⑩刑二形⑪刑二形⑫刑二形⑬刑二形⑭刑二形⑮刑二形⑯刑二形⑰刑二形⑱刑二形⑲刑二形⑳刑二形㉑刑二形㉒刑二形㉓刑二形㉔刑二形㉕刑二形㉖刑二形㉗刑二形㉘刑二形㉙刑二形㉚刑二形㉛刑二形㉜刑二形㉝刑二形㉞刑二形㉟刑二形㊱刑二形㊲刑二形㊳刑二形㊴刑二形㊵刑二形㊶刑二形㊷刑二形㊸刑二形㊹刑二形㊺刑二形㊻刑二形㊼刑二形㊽刑二形㊾刑二形㊿刑二形
①注十(譯)②注十(譯)③注十(譯)④注十(譯)⑤注十(譯)⑥注十(譯)⑦注十(譯)⑧注十(譯)⑨注十(譯)⑩注十(譯)⑪注十(譯)⑫注十(譯)⑬注十(譯)⑭注十(譯)⑮注十(譯)⑯注十(譯)⑰注十(譯)⑱注十(譯)⑲注十(譯)⑳注十(譯)㉑注十(譯)㉒注十(譯)㉓注十(譯)㉔注十(譯)㉕注十(譯)㉖注十(譯)㉗注十(譯)㉘注十(譯)㉙注十(譯)㉚注十(譯)㉛注十(譯)㉜注十(譯)㉝注十(譯)㉞注十(譯)㉟注十(譯)㊱注十(譯)㊲注十(譯)㊳注十(譯)㊴注十(譯)㊵注十(譯)㊶注十(譯)㊷注十(譯)㊸注十(譯)㊹注十(譯)㊺注十(譯)㊻注十(譯)㊼注十(譯)㊽注十(譯)㊾注十(譯)㊿注十(譯)

①殉=徇②⑥(六)一① ③吸=噉④①以=之⑤ ⑥廣=造⑦⑤[比]一① ⑧祀=祀⑨⑨(注)+阿⑩ ⑪此=比⑫ ⑬乘=至⑭
 ⑮(注)+智⑯ ⑰蓬=井⑱ ⑲柯=功⑳ ㉑[悠+未覺]一② ㉒(稱)+替⑳ ㉓尼+(者)㉔ ㉕上+(者)㉖ ㉗將=送㉘ ㉙亦
 又=又亦㉚ ㉛覆=膝㉜㉝,膝㉞㉟ ㊱溺=弱㊲ ㊳[之]一② ㊴弘=如㊵ ㊶又=之㊷ ㊸[旨]一② ㊹(注)+道㊺ ㊻
 (草)+符㊼②(董仲)②造㊽ ㊾法=公㊿,法㊿㊿ ㊿黑=黑㊿ ㊿呼=解㊿ ㊿蟲=虫㊿㊿ ㊿鷗=鷗㊿ ㊿注=注㊿ ㊿[開]

潛形。雖隱質事同。豈妍異矣。冥焉不知。爾旨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緒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去茲冠冕。皂服被緇。棄我華風。遠同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天竺隨方現形而為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故習漢法。著巾亦為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為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迷之八也。

內異方同制指八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胡服。雖復答。歸異術。而魚兔之功齊矣。況變俗誠心毀形結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聖制不徒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為玉璞也。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文心云。楚人以此雞為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軋三十六部滑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世經云。衛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仙。火仙外道名。吉頭。末伽闍夜之道。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敷神。執

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邪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

謬論也。其次鬼笑靈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噴風。驚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籙。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罪。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深持惑。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沈淪於九流。誠體輪迴。無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設藥。誨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忠輕則寄方遙授。偏。以剪髮為。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局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二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膺絳額。集須彌而共色。中。和子曰。堯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道則養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僅至三五百年。以此為真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居然可修。何勞動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邪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問道士經及行道。義理則約數論。而後通。言像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者也。修心則依坐禪而望。言改坐禪之名。為。精思之號也。上清尤高。師未。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

為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為業。但逢眾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璉。抄。文。冲和子所製。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謝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花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何自陷違背本。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著著典墳。揖讓千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記事。右史記辭。辭直筆直。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

注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貍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舍財。賄。臨。倪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渡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身

① 靈=靈 ② 靈=靈 ③ (天竺)= ④ 正=正 ⑤ (八)= ⑥ 靈=靈 ⑦ (爲)= ⑧ 軋=軋 ⑨ (主)= ⑩ 火=火 ⑪ (十)= ⑫ 論=論 ⑬ 刺=刺 ⑭ 惑=惑 ⑮ 住本=住本 ⑯ 設=設 ⑰ 濟=濟 ⑱ 鏡=鏡 ⑲ 冲=冲 ⑳ 度=度 ㉑ 房=房 ㉒ 法=法 ㉓ 法=法 ㉔ (退)= ㉕ 精思=精思 ㉖ 記事=記事 ㉗ 右史=右史 ㉘ 史記=史記 ㉙ 法十(彈)= ㉚ 注=注 ㉛ 高士傳=高士傳 ㉜ 倪王=倪王 ㉝ (漢)=

作佛方有佛興。蓋誣謂之甚極也。但屬實去此萬里已遠。秦漢至今商人審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況浮圖經。及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子為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誣哉。袁宏漢後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語。其說甚多。檢袁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日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指鹿為馬。何愚之甚也。

則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白髮謝罪。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陀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為劇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

注曰。汝以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燕爾之坊。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汝恒對婦親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魏晉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靜內養兒。喚婦女為宋門。呼丈夫為玉柱。淫欲猥慢。生自道家。外假清虛。內專穢。繼可恥之甚也。所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割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刑。必須誅宗滅祀。但此土君子夙稟道真。聖德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始立道館。以教生徒。不許人間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狐盧成經本。無天尊形像。蓋案任子道論及杜氏函求。並云。道無形質。蓋

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梁陸修靜之為此形也。

無勞禿頂。本遵至訓。詎假髡頭。可謂身無愆疵而樂著粗械。家無喪禍而愛居縵經。昏戀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胡人立廟。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為佛道人矯世。且凡下。避役之流。競為剃削。世不能知。其迷九也。

內老子身非佛指九

內竊曰。大厦為梁材所成。群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雖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無改於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群朋絕登道之望。又先譏十異後。諸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自皆參商。掩目盜裘。信有斯謬。夫真偽相形。猶禾秀之相類。善惡者存禾而去秀。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勝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吳錄云。吳王問僧會曰。佛法何以異俗。

答曰。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漸訓也。

曇始延魏君之席

魏錄云。拓拔燾用崔冠之說。遂滅佛法。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正旦杖錫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而始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斬之不傷。乃內始於虎圈。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圈側。虎鳴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及。延始上席。謝過。道林登晉主之床。秦世道安榮參共輦。趙邦澄上寵懸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云。石虎號澄師為大和上。衣以錦繡。每上殿勅諸王公以下扶輿。皆道降極尊德。迴萬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費才以撓勝。殫躬崔浩以邪誣喪質。

魏書云。崔浩寇謙之。勸拓拔燾毀滅正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姜斌以集詐徒質。王浮以造偽誅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謫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偽也。且賢佞相濫。倭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蛇床與龍無類質。達芳者辨其容。銳劍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拘試。邪見折鋒。慧日凝輝。法雲舒蔭。姜潘捨家入道。呂集棄偽歸真。曹馬傳燈而

○(注)十檢○(等)一○(戒)二○(注)十(彈)○(注)二○(房)二○(靜)二○(用)○
○(注)十檢○(但)此○(真)九○(檢)漢○(無)勞○(要)頂○(制)注○(十)檢○(用)○
○(注)十檢○(世)且○(凡)下○(足)毛○(羽)○(注)十檢○(內)老○(九)一○(九)一○(雞)一○
○(注)十檢○(直)皆○(向)背○(注)十檢○(注)十檢○(王)二○(主)○(僧)一○(注)十檢○
○(注)十檢○(師)十○(於)○(注)十檢○(注)十檢○(和)上○(和)尚○(與)十○(也)○
○(注)十檢○(後)二○(依)○(銀)別○(荷)物○(荷)勞○(德)○(集)二○(無)○

不窮。秦魏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謠號闖人善阻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探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錄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柳枝百束自折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出道士孫氏法儀也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淪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勝範竊我聖蹤乎。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荼。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塵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心篇以誡子弟。爾不能知其育九也。

氣爲道本篇第七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謗之論。闕開士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邪正異轍。眞僞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超乎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人之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

地者物之根也。根生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霧隱書無上眞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机。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圖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眞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圖云。都者觀也。太上大道道中。上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宴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之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於。但道家僞說爲迹可觀。習俗生常爲日已久。衆邪競叙互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岳始見州名。尙書禹貢已來方陳州縣。春秋之時。縣大郡小。鄉屬於縣。漢高祖已來以縣屬郡。典諸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獨事無爲。何因戶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即有官長。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官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見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眞。良可羞恥。其根脈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

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忽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曰有無相生也。萬物一也。何爲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陰陽二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元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應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注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渺渺。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吵弄之中其幽冥。幽冥之中生於空同。空同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清。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爲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藏於願。歡諸揉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氣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既爲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案養

○探一解○ ○錄二錄○ ○訓三訓○ ○原二原○ ○論二論○ ○贊二贊○ ○乎二乎○ ○之下二下之○ ○其二其○ ○卷第六
終二終○ ○卷第七終○ ○卷第八首○ ○辯二辯○ ○永二永○ ○君二君○ ○上二上○ ○降二降○
○其二其○ ○鄉二鄉○ ○已二已○ ○二二二○ ○官二官○ ○光二光○ ○也二也○ ○陰陽二陰陽○
○吵弄二吵弄○ ○中二中○ ○清二清○ ○諸二諸○ ○云二云○

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卽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云。言天地之道並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辭。道是智慧靈知之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

君子曰：易乾鑿度云：世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氏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二剛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遁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映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有過。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測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勸堂小水匹憑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唐沙門釋法琳撰

信豐交報篇第⑨八

儒生問曰：造像書經本期現福。持齋行道曷益眼前？何爲念地藏而無徵，喚觀音而不救七難之殃，留連競集，二求之願，攜手莫從？馮士幹有請聖之文，楊街之致答，靈之論，徒勞辛苦，枉費珠璣。專事誇談，罕聞實錄。非唯爲善者不蒙其効，亦乃作惡者翻受其榮。豈意釋門反成烏有，聞士喻曰：夫幽幽挺難聞，信能入。玄浩浩蕩，唯智能度。智爲超聖之基，信是越凡之本。本因信而行，立度藉智而神澄，信以招福爲功。智以反源爲術，故曰：有智者可以所聞會理。抱信者可以師資道成。夫子云：兵食可忘，信不可去。今當爲爾論斯旨也。夫威在精誠，道由懇苦，意不專道，何以剋心心。不至感無以通。是故鄒衍長歎，夏日零霜。李廣注心箭羽沒石。將軍拜拜疎勒泉飛。明府叩頭江陵火滅。若披肝露膽，委命投骸。福福相資，念念不倦者，便可還年轉障。何但獲福受恩者歟？外既有然，內亦無爽。若謂觀音不神，士幹從何免死？地藏無力，孝謙由誰得全？至如建安威夢而疾瘳，感德傳云：齊建安王患疾，忽觀音不忌。夜見觀音，悉覺瘳。夜中傳云：王香手香手持藥。明且將愈。文宣降靈而病愈，齊魏陵王內傳云：王得熱病，夜中得愈。齊世有凶罪，當極法。夢見聖僧，因逢平復也。高王行刑而刀折。

口授其經。至心誦念數盈千遍。臨刑刀折。因遂免死。今張王廟舊基是也。

項傷 感應傳云。張遜為孫氏宰。預忌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而項不傷。官問其故。答曰。唯以禮像為業。其像項上有一刀痕。痕赤如血。因而得免刀。謝氏通魂。見亡子而祈福。心支。旨姿才秀遠。獲二男。病甚。六年不開帷幕。解見二兒。鑰鎖鎖大械。勸母自寬。云罪無得脫。為福德可免耳。具敘諸苦。母為祈福。寶應廟佑也。

達觀須臾而營齋 宣統記云。孫氏齊國沮陽人。位至中郎大夫。子孫世守。孫君雅字法碑。少聰慧。奉法。年十八。晉成康元年。桂陽郡也。亡。難以任武員。到三年四月八日。廣置法場。請佛延僧建齋行道。見維在衆中。父先有像。往喚問之。維禮拜具說與居。便隨父母歸家。父從後後。推云無備。到五月當齋。言辭悉悉。云作福可以拔罪。免苦。其事不虛。

長舒一唱而風迴 少年四投而火滅。晉錄異祥記云。晉世有姓長舒者。本天竺人。專心誦經。觀世音經為業。後居吳中。于時邑內遭火。屋宇連棟。燬廢。一心嘆觀世音。欲到舒家風迴火滅。竟家獲免。合縣驚異。狀其有神。時有庖惡年少。怪其老胡有何靈應。火燒不燃。到後夜風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滅。年少嗟感。至明乃叩頭百遍。舒云。我無神力。常以觀世音為業。每有事恒得免。說也。

僧洪在禁鑄像摩頭 冥祥記云。晉世沙門僧洪往京師。凡官寺。常義像摩頭。熙十二年。時官禁鑄。洪既鐵心鑄。大六金像。圓滿我死無恨。使即偷鑄。鑄像像鑄在模。所司收洪禁在府獄。鎖械甚嚴。因一念觀者。日誦百遍。便夢所鑄金像往獄中摩頭。口無慮。其像胸前一尺許。旬日動至彭城。洪因放免像即阿練託生胡音逸口。冥祥記云。鄒瑯破模自見。

常觀新觀音乞兒 後魏路行達一胡僧。意甚虔之。因詣我。我死當為君子。少時造人果亡。三月間喪妻有娠。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朗明身也。故小名阿練。敘德祖一心雲迷虜騎。宣統記前生時事有驗也。

陽人毛龜初投江南偷道 而道達處所退伏。在道側蓬蒿之內。草短高踈。牛身猶餘。分意受死。合家默然念觀世音。遂得免難也。

李儒默念賊馬群驚 宣統記云。後魏虎平。為親軍所困。危急欲降。夜衛城出見賊。縱橫以臥。俄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超一樓。賊即隨來。情便入草。宋及藏伏群馬向草。備大驚恐。心專念觀世音。焉忽然自覺。因此得脫也。

郭宣許

①府一廟②③响一咄④⑤通一包⑥⑦有一多⑧⑨測一朽⑩⑪堂一塾⑫⑬⑭不分卷⑮⑯八十(東宮學士陳子良注)⑰⑱⑲
 二直⑳㉑建難開一鍵難開㉒⑳會理一理會㉓㉔心十(剋心)㉕㉖附一博㉗㉘[鑒]一(鑑)㉙㉚旨一詣㉛㉜少二小㉝㉞
 棟一棟㉟㊱結一(結)㊲㊳像十(像若)㊴㊵在二有㊶㊷於二相㊸㊹一(心)㊺㊻日十(感得)㊼㊽見二現㊾㊿前二析
 ㊿㊿路行一行路㊿㊿意一其意極㊿㊿(其胡)十僧㊿㊿[也]一㊿㊿(德)十祖㊿㊿(賊)十焉㊿㊿警十(定)㊿

[illegible]

後因窮病死見閻羅王。始知佛法可學。遂即奉佛出家證記。**張達**被囚放至意修齋。吳達有罪繫獄。分身齊戒。乃事念觀音。鎖械自脫。因緣獲免。終身齋戒。出獄氏別傳也。

吳興盡

燒經堂如故。元嘉中吳興郭內僧失火燒數百家。燒也。出立。唯有經卷車舍儼然不燬。時以爲神驗記也。

蒲城失火精舍不然。元嘉八年河東蒲城大火失火不可救。唯精舍不燬。

建康天廟鵝死。相大小鵝然。反白衣家經像皆不相大。百姓驚異倍其發心。出宣驗記。

還鳴。建康郡大塔有四天王廟。常朔望日殺白牲祀祀人。還鳴爲胡俗。後殺白鵝三頭。治罪畢忽驚起。哀鳴入神座下。祠祝夢告曰。我佛大戒弟子。本不殺生行屠淨戒。何以殺鵝見祭。向死驚驚走欲情汝心。後遂改殺而不復。何！

建康別記。吳郡市中刑囚免戮。吳都人沈英被黜盧觀世音名號。口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赦。一云。吳人陸暉繫獄致死。乃令家人造觀世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日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世音慈力及。乃像項上。乃有三刀痕。因表獲免。出宣驗記。

廟神奉絹。卽離蟒身。梁外兵尙書劉瑄嘗持寺記云。沙門人經是其所出也。往往聚草至宮前刺。廟神告世高曰。吾昔在外國出家道人。好行布施不持戒。今在此爲吾營湖神。周回千里泣血所統。百建寶鍊珍玩無數。我失身損己之報。若能持戒祈應生天。以毀禁故隨此神中師是同學今得相見。悲欣可當。壽盡旦夕。而體形長大。不欲於此給命發汚濁水。當度山西空澤之中。此身滅大。塔營置地。我有絹一千匹。西國中并雜諸物。可爲我立流涕。便語神曰。何不現形面共言封。神曰。設哉之罪形甚醜陋。見必驚怖。世高曰。但暫現身吾不懼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太髯蛇。至世高膝邊淚如雨下。不知其尾長短所在。俄而入於床後。世高於於是收取絹物。悉內船中。辭別而退。宗伯一時馳帆進路。神復出蛇身登于山頂遙望而去。衆人舉手然後移。度山西過命。頭尾相去四十餘里。今鄱陽郡那村是也。世高還都於廟中餘物於瓦官寺起塔三層。世高後夢神來報云。蒙師作福已離解身。又見宣驗記也。

車母者遺宋陳慶王青泥之難爲佛佛所得母。在賊營至。其母先來奉佛。卽燃七燈於佛前。晝夜精心心親觀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得叛還。七日七夜行獨自南走。備凶險不知西東。進見有七段火光。眾火面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尚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

自後懇到奉行禮吏部孔瓊由放生而脫苦吏部
忍。出宣諭記
孔瓊字彥廣。素不信佛。因與范泰四月八日至瓦官寺共
放生。憫悔死後徵句託夢與兄子云。吾本不信佛。因與范
泰放生。乘一善力今得脫苦。罪福報應決定不差。汝
當勵心爲福助吾善業。可以脫苦也。出瓊別傳。也
士史俊因灌像而能行佛史俊者學儒奉道而慢
足事耳。每見尊像恒輕誚之。後因病開藥。種種祈禱都無
効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兩中。灌像第一。可試造
觀。若像後以病愈。知言灌像。像成夢
見親音遂差。出宣諭寶祥等記
陳範之妻連光曜
座。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恒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
養。有願必從。專心日久。忽有觀音金像。連光五
尺。高座上。出
尺。高座上。出
宣諭寶祥等記
張導之母吐焰陳盤張導母王氏。素
日。飲食感得舍利。流光出口。僕射鄒鮮威幽齡續鮮
暉映食盤。出宣諭記也
道也。善相法。自知命短。念無以可延。夢見沙門問之。須延
命子。可六齋日放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福也。鮮
因本法遂獲長年。尙書劉式至念像歸彰城劉式。像。
出宣諭記也
無故失去。不知所往。式之風夜思。自責。至念冥通。經
百日後。其像忽然自顯。見本座。神光照室。合家驚喜。信復
傾心。出
遺民精思勸養珠顏耀彩於眉間劉遺
城人。少爲儒生。喪親孝以聞。家貧。卜室廬山。西林中。
因多病。不以妻子爲心。絕迹往來。精思禪業。半生之中。見眉
間相。漸見佛一腿。及髮際二色。又見全身。謂是
闍闍。見一道人奉明珠。因遂病瘳。出宣諭記也
吳王
闍寺執僧舍利浮光於鉢上孫皓時有王正辯上事
利胡神。結便下。溺集諸沙門。陳兵圍寺。欲行誅滅。中國。謂
僧會法師曰。佛若神也。宜崇之。若其無靈。黑衣一日同
命。僧或縱死。或逃于外。會乃清齋期七日。現神變。以
銅鉢盛水。置庭中。中食畢而噴光曜耀。忽聞庭鉢鉢然有

①造二沃②鵠一鵠③令二今④南二南⑤變二官⑥天二大⑦手二一⑧〔一〕一五⑨五二王⑩〔泰〕十佛⑪又十〔問〕⑫〔視〕一⑬第二弟⑭比二北⑮〔中〕一⑯王二坦⑰而不見耳二忽然不見矣⑱榮二榮⑲十一⑳刀折又斷二面折㉑〔也〕一㉒記十〔也〕㉓先二志㉔也十〔由官驗記〕㉕形二刑㉖証二證㉗〔家〕十口㉘十十〔九〕㉙免十〔言訖〕㉚〔黑〕十風㉛惠二謙㉜〔法〕一㉝病二捩㉞放二繁㉟常一齊㊱車二車㊲反二及㊳自二向㊴皇二聲㊵不復一復不㊶見二現㊷平二捩㊸〔後因〕十往㊹宮二邦㊺師是二師不是否㊻見二見㊼宗二客㊽東十〔休〕㊾〔等〕二等㊿中十〔爲奴〕㊿天十

是天地間一蒼生耳。與身竟何親乎。而乃愛護爲其勤苦。既以產業憂其飢飽。況於己之神爽而不自念頓欲棄之哉。可謂迷大聖之慈訓。信凡人之愚說也。

品藻衆書篇第九

儒生問曰。聖人制法皆有所因。請爲詳之。願聞厥趣。則士喻曰。昔有無名野老。不知何許人。未詳其姓字。住青溪千仞之南。紫臺七盤之北。地居形勝。山號寶牀。門枕危峰。蒼龍碧湖。忘憂長樂。既。飄靡於閑庭。荷蓋蓮衣。亦紛披於山沼。雲樓暫起。影麗朝川。霞錦纔舒。光含近日。布濩掃壇之竹。爭列翠於中園。歲暮獲井之桐。競垂陰於野院。階繁倒柳戶。掛懸蘿。臥石似床。久橫林下。飛泉若雨。每灑懸前。松風將鶴。喚俱哀。春鳥共。鶯歌並。韻實棲心之福地。遞世之桃源者矣。余久承靈異。始遂經過。以己未之年仲夏之月。擔簦策杖。自遠造焉。野老乃撫汲郡之鳴琴。動蘇門之鼓吹。因歌白雪之曲。乍詠青山之篇。共辭曰。元淑世位卑。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峯白雲上。排月青山下。中心欲有言。未得忘言者。余因讓曰。夫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言以顯理。入理則言息。故知以言得理。不待請而自談。假象會意。必藉機而後動。彼以無言之此。亦無聽聽之。言其不言。理自玄會。聽無所聽。歸乎大通。所以口無擇言。故天下則之。言不虛運。故世界仰之。於是野老放琴。避席執手而喜曰。僕得人矣。僕得人矣。便引余臨風亭遊月館。開文苑肆書厨。

閱孔壁之遺經。視汲塚之餘記。尋東觀南宮之典。討玉函丹枕之方。寓目久之。因而問曰。貧道受身不利。恒抱沈痾。且病入膏肓。醫藥無効。累年將卽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倦。九流七略。雖甚難天。萬卷百家。香猶行海。先生既明白四達。世號通人。請問人間之書。凡有幾許。窺讀利己何者最。益野老聞之。愴然改容。良久而言曰。昔習郁屈彌天之對。闕澤推登地之言。匠者之前難爲斤斧。雖然。禮云。無言不訓。豈應結舌。今粗揚。確奉報德音。觀夫遂古無書。刊符著信。既龜負文來鳥。行字出。聖人命而作記。蒼頡探以成書。而無書不覺。余乃又詰之曰。未見佳人不讀書。讀書未必令人佳。奚斯言之異耶。野老重答余曰。本資識敏。事兼木雁。琢玉成器。豈虛言哉。昔牛首蛇身之君。結網茹毛之后。淳朴自然。會無典則。及離運紀。號栗陸肇興。而夫子所知七十餘代。此外綿遠。聖不能憶。庖炎既降。軒項遞興。封建驟啓。因存簡冊。及乎文質相質。道蹟詞華。於是虞置上庠。夏開西序。殷稱右學。周設東郊。洎亡秦坑。秦焚篇籍。浪棄。鴻漢事修。尊儒重業。有濟南伏生。口以傳授。或逢漆書。開於汲塚。或值殘經。出于孔壁。尋火神鳩聚墳。素稍多藝文志云。六書七籍。百氏九流。凡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五百九十六家。部異區分三十六種。其內七經并樂章。自有三千二十八卷。今之世俗。不行樂章。然而訓世之風。唯禮與孝。孝是立身之本。禮固爲政之先。援

神契云。孝經一部。自有五十九卷。非直時變質文。而亦學成優劣。至後漢敬於祭酒。天子行巾卷之儀。故桓榮拜封匡曰。武力所以闡里聚徒。華陰立市。屬其將季史籍轉股。充車兼兩架。藏屋溢。董京還徒長安。載二千餘乘。值雨損棄。百無一存。于時簡參相素人。又取爲驢。比歸洛邑。所收蓋寡。首尾空殘。或非部帙。考夫論語之記善言。毛詩以開諷諫。尚書以明詔策。周易以陳吉凶。三禮別于尊卑。三傳詳乎七地。戰國叙於權正。山經歸於丘陵。三史之錄古今。三者之談文字。次則韓非老子。墨翟莊周。管仲孟軻。不害平仲。大戴小戴。共姓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統其前後著述。而編軸彌盛。或二馬兩班。玄晏抱朴。蔡邕。班固。向。孫盛。王充。逮防氏七錄。王家四部。案梁武皇帝。使阮孝緒等。於文德政御殿。撰文德政御書。四萬四千五百餘卷。于時帝修內法。多參佛道。又使劉杳。顧協等。一十八人。於華林苑中。纂要語。七百二十卷。名之通略。悉抄撮衆書。以類相聚。於是文筆之士。須便檢用。致令懸髮握錐。緣仍懈怠。又有壽光苑二百卷。要錄六十卷。類苑一百二十卷。終是周因。殷禮損益可知。名目雖殊。還廣前致。亦猶床上鋪床。屋下架屋也。庾信哀江南賦云。諸宮陷夕。元帝手自燒書。十四萬卷。乃當兼本。竊欲疑多。而校彼洪流。復非膚淺所測。恐火布斯。臻沈於典論。法師欲讀。想難備有。且應隨急。不可遍該。但絃章莫偶。蘭約不類。至若史書所述。全關。假儻。春秋之言

○道二○ ○述二○ ○記二○ ○掛二○ ○稽二○ ○益二○ ○言二○ ○名二○ ○龍二○ ○文二○ ○行二○ ○細二○
○典十(諸)○ ○紀二○ ○乃二○ ○則二○ ○與二○ ○名二○ ○(文)十○ ○派二○ ○素二○ ○按二○
○而亦二○ ○亦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似二○ ○似二○ ○似二○ ○似二○ ○似二○ ○似二○ ○似二○ ○似二○ ○似二○ ○似二○

彌在研射。儒風亡於攻戰。老莊過於遺蕩。國語尙虛左丘譏詐。假令五經百氏莫非翰林體骨。爾雅離騷足爲緣情根本。源其人倫詳備者。豈過禮與孝經乎。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有孝有忠有信有義。於理習易周。於事審難忘。孝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授吏任所奉民肯是賴。貫通神明釐導風俗。縱五行俱下一閱兼誦。論質乃表於精神。語才實歸於伎倆。唯孝包括允仁允恕。非家自至若斯而已。余又讓曰。夫五經浩汗百氏扶疎。義極知微理包盡性。譬北辰之臨萬象。猶東溟之導百川。功不相推德無升降。何爲止歎孝經一卷耶。野老答云。三德之基人倫爲主。百行之首要道爲源。是以太昊炎皇謂之務本。武發周旦稱爲大哉。至如訓子夏於色難。示子游以知敬。先王奉法則乾象著明。哲后尊親則山川表瑞。遂有青騰合節白雉馴飛。墳柏春枯潯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形于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百姓。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至如履霜露而興感。懷茶蓼而經悲。寒林之慟既增。風樹之心逾切。足以俯廻上聖。及下愚者矣。案禮記云。孝者畜也。鈞命決云。孝者就也。度也。養也。究也。畜也。爾雅云。善父母曰孝。孝之爲義繼於奉親。難記云。畜者爲孝之道。養德順理不違於時。是名爲畜。就者成也。言天子之孝。謂禹之德能盡力溝洫以成大功。非食卑宮故仲尼云。吾無間然。度者諸侯之孝。上奉天子下率一國。守其法度

義無違犯。譽者卿大夫之孝。勤德內省一心事上。苟利社稷無法不爲。隣國傳芳清猷自遠。究者盡也。士者事也。能辯然否以効一官。審德正務忠順不失。竭誠盡事厥志匪移。周禮師氏職云。以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慈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防惡逆。言其覆載之功則謂之至德也。語其裁成之用。則謂之慈德也。譽其仁愛之心。則謂之孝德也。仲尼叙孝。先述愛親揚名。然後天經地義。周公論孝。先稱獲麟宰割。後陳好於父母。夫子生平季周。長於末俗。觀孝悌之云絕。慨禮樂之已闕。曾參篤行謹於事親。因其侍側。爲明孝道。弟子存錄。名曰孝經。鈞命決云。百王率修萬古不易者。孝之謂歟。秦懸呂論一字翻成可責。蜀桂楊言千金更招深怪。孝經德也。川阜無貴孝感神明功伴造化。比重則五岳山輕。方深則四瀆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濤。虛空未足棲其令譽。言約指弘盡美盡善。法師佛教可得聞乎。請試言之。以開未悟。余對之曰。內將外反真與俗乖。雖迹異九流理難一致。唯達觀之士方能會通。若欲統其指歸詳其始末者。則性相無以涉其門。色心不能到其境。忘言絕慮。既杜口於毘耶。盡照窮神。爰掩室於摩竭。冲遠幽簡。義和之職詎知。微密希夷。上林之書不載。尋夫眞土應土皆沐慈風。上方下方咸霑聖教。創於鹿野終彼鶴林。則有三藏三輪之文。四乘四階之說。半字滿字之弘旨。貫花散花之別談。沿沿焉涌難竭之泉。湛湛焉垂長生之露。

其言巧妙其義深遠。譬八河之歸海。猶萬象之趨空。難解難入。稱諸佛任理之經。隨類隨宜。號至人權化之典。自雒水紆璽書之頌。芳園立華蓋之祠。朱士行之高流飲藕池之八味。鄒嘉賓之世族佩伽陀之一丸。莫不同悟己身等有佛性。體茲煩惱卽是菩提。假令疎通知遠之書。玉洞金章之宇。子房授履之術。文喜問道之篇。語未涉於空空。事終淪於有有。並挂八魔之網。還縈四倒之籠。先生向談孰爲盡善。野老謝曰。謂老將智智又及之。略聽法音恍焉如失。敬聞命矣。當具奉行。

辯正論卷第七

辯正論卷第八

出道僞謬篇第十

唐沙門釋法琳撰

靈文分散謬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謬

改佛經爲道經謬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未出言出謬 道士合氣謬 叙天尊

及化跡謬 諸子爲道書謬

靈文分散謬

君子曰。良有以也。良有以也。夫闡庭鮑肆。日久愛其先狎。陽文敦洽。寵積緣其曲情。是以鹿馬殊形。秦人一其貌。麟鳳異質。魯俗迷其容。吠聲之僞。頌至於此。余今考其浮詐。重示後昆矣。案太上洞玄靈寶黃錄簡文威儀經

①源二原②孝二者③汗二清④游二由⑤辯二禮⑥者十(兼也)⑦慈二敬⑧王二正⑨指二皆⑩(請)一
⑪與十(喻如出必由戶清冠待舟自僧會來吳法蘭赴漢)⑫智二至⑬七二八⑭八二九⑮(唐)一⑯(釋)一
⑰(東宮學士陳子良註)十⑱(儉)十改⑲(賜)二賜

云。元始天尊告太上大道君曰。下元黃錄靈仙品功過開度。其文在靈仙宮中。舊有八百部。自經龍漢舊文分散。遂至赤明其文改易。多有煩猥。今故抄集下元八十一條。撰爲要用。上應三元之數。中應八景之神。下應二十四氣。常有三部威神侍衛靈文。君子曰。靈文真錄出於自然。天尊所保之文。衆聖所行之法。藏於玉檢祕在玄臺。三部威神四邊侍衛。元於無始極於無終。何爲涉龍漢而分散。至赤明而改易耶。改易便爲不實。分散即是無靈。有何詐妄頻招棄辱。

靈寶太上隨劫生死謬

靈寶諸天靈書皮命妙經。稱天尊言。大劫交周天崩地淪。六天之中欲界之內。雖法普滅無有遺餘。太平道經。佛說法華大小品經。周游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之內。至大劫交周天地改廢。其文乃沒。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金書玉字靈寶真經。並出元始處於二十八天無色界之上。大劫周時並還天上大羅天中玉京之山七寶玄臺災所不及。大羅天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天之上天也。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與運同滅。能奉之者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世世不絕。靈寶真文度人本行經云。十方大聖自作是言。以何因緣得是太上之任。道言自稱元始開光以來至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九億劫。度恒沙之衆。赤明以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七百億劫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洪氏。積

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通藏。在甲子。誕於狀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無量。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我信靈寶之故。

甄鸞笑云。此之真文既在玉京山中災所不及。而復說言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生滅之日豈非災也。又云。我身常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滅滅之日。大上理不獨存。而云長生不死之大法者。此言爲妄說耳。又云。玉京之山在衆山之上災所不及者。理合可疑。何者一切法悉皆無常。形色之類無有存者。玉京之山金臺玉闕。七寶所成。卽爲色界所攝。既屬色界。云何常耶。又云。赤明之歲歲在甲子。赤明之號。拒可信乎。儼改佛經爲道經謬。

太上仙公請問經云。龍駕曜虛項負圓光身生天光。老子曰。世世生王侯家。是謂轉輪聖王家。終入真仙之道也。太上靈寶五。練生尸妙經云。天尊於香林園中。上智童子輪天觀世音等。前進。左禮上白天尊。

本相經云。天尊說法時。乾闥婆及人非人等。六牙白象四衆圍遶一百數匝。天尊以中夏一音演說斯義。衆生隨音類解。天台山有神人。名曰天尊。三十六天植鐘鳴角。作樂而去。往天尊所。十旬得達。頂有肉轡項背圓光耳高於髮。額有三乾手過於膝。臍。脾鹿蹄面首平澤。此是天尊八相。後總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妙姿。又改十行十迴向十住。爲十仙十勝十住處。節級而立始。從歡喜乃至法雲相好

具足示之金剛。共有十障及四道果。又云。坐禪者斷煩惱想。神心定須彌頂上釋提桓因宮辟方四千里。周迴一千二百門。其中小宮三千六百區。五城十二門。純以琉璃爲地也。三十二天輔弼四邊。又云。天尊在林中。出眉間白毫光明。照南方大千國土。聲聞緣覺知進而觀知。進者諸漏已盡更無煩惱。華嚴法華。

摩訶般若。方等經兩卷亦名妙法。彌多子經是魏世道士張達所造。儼佛家大方等經名也。妙法彌多子取妙法蓮華經彌多羅尼子名也。迴二乘之津塗。宣一乘之正路。純一無雜。問以何爲一乘。二乘。何名純一。何名無雜。案法華經。有一乘二乘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名爲七善。云何數之。

呵吒單國。阿隸國。反真國。阿盤吒國。赤眉國。阿剛提國。問此六國今在何處。書籍所載亦無其名。仍是改換佛家外國名字。當歸命三十六真人。歸命師子吼真人。取師子吼。歸命寶勝真人。取寶勝。各各互跪合掌。如法懺悔。三三合爲一。改三三合九種。今身若先身。有罪盡懺悔。與佛同。

問帝代相承九土之內。唯有長跪頓首稽首稽顙叩頭博頰等語。書史之中元無互跪合掌之事。道家但有脫巾伏地。亦無互跪。悉令迴向一切供養。一切恭敬。歸命無上天尊。歸命無上尊也。歸命無上尊也。歸命四維上下虛空法

界得道聖衆命應教化衆生盡得多羅果。問云何名迴向。凡幾迴向。用幾法成迴向。何處六十四異步虛品。偈云

有見過去尊	自然成眞道
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
如淨琉璃中	內現元始眞
聖尊在大衆	敷演化迷強
妙法蓮花經。偈云	
又見諸如來	自然成佛道
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
如淨琉璃中	內現眞金像
世尊在大衆	敷演深法義

改諸如來爲過去尊。改佛道爲眞道。改眞金像爲元始眞。改深法義爲化迷強。王得無漏果

問云何名無漏果

至齊景明元年八月十六日。道士陳顯明。從堂車子受得此經。智慧思微定志經言。法師爲度十戒五。戒是佛家五戒。又云。往昔恒沙之數者。問若道家先有十戒出於自然。老子既世爲帝王師。古來人主皆應遵行。其法云何至今不聞傳者。然外國有八大河。一名恒河。二名辛頭。其河廣大沙數無限。佛借爲喻。備列衆經。今稱恒沙復出何處。信偷佛經其賊現矣。又云。樂淨信者吾今身是。法解者左玄眞人是。法解妻者右玄眞人是。並改金光明法華等經

太玄眞一本際經護國品卷第二
是時元始天尊。成就五方國土。度一切人

君子曰。若天尊出世度一切人者。必應動地放光。天人雲集。何爲書策不載。今古莫傳。九州之中無一見者。其爲詐妄。皆此類焉

聖行品有三達五眼六度四等五濁六通等語。亦有未度令度。未安令安。未脫令脫。化引三乘入一乘道。一念了達三世。道性品有正定七小劫。三有。四魔。四趣。五道。六根。六塵。六識。三途等語。復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四攝。四辯。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之說

君子曰。如前所列法門名字。並偷佛經爲其僞典。一一尋檢。部部括窮。備取涅槃般若之文。或偷法華維摩之說。其爲竊盜。取驗目前。博識名儒。咸所詳究。未遑委出。略舉其大旨也

昇玄內教經云。道言五品五氣周流八極。或號元始。或號老君。或號太上。或號如來。當思念遊諸天宮宅。與帝釋問佛論經。九轉仙經第五布施轉云。旋行於佛僧。靈寶經十三願者。當觀現在佛法。改云十四願者。當觀未來佛法。改云十五願者。當觀過去未來佛法。改云無機。改云仙公請問經云。又見道士勇猛精進。又見賢者勇猛精進。改云

不積真人行品云。二者見佛身如金剛。色相具足。太上消魔寶真經云。若見居家妻子。當願一切早出愛獄。攝意奉戒。改云元陽經云。太上靈寶從無央數劫來。在道爲道本。在佛爲佛先。十方之佛。皆始於靈寶也

東方香林刹土。其佛名入精進。菩薩號敬首。元陽又云。赤松子遊仙觀元陽宅中。變化事。其中備有華嚴善才童子求善知識入法界。及現神通等語。靈寶妙眞經。偈云。假使聲聞衆。如稻麻竹草。遍滿十方刹。盡思其度量。不能測道智。而靈寶唯改佛一字以爲道字。及其體狀全取法花。自餘之文例皆探撮。宋人謝常侍爲駁道論。以問道士顧歡。歡答云。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改法花爲之。乃是羅什姦妄。與弟子僧祿改我道家靈寶以爲法華。非改法華爲靈寶也。準如此狀。可以情求。靈寶之經不言可見。若言羅什改靈寶經爲法華者。出何記傳。止可誑此東土。以惑下民。不應流傳西域所在皆有。今彼沙門來游此國。其所持經以樹葉抄寫。爾日又遣譯人對之翻解。與今經文不異。以此驗之。定知道士偷改法華以爲道經。此事誠可信。如前所列。非止一部。凡是道書除五千文之外。悉皆偷採安置已典。誠如涅槃經之所說也。竊以佛之與僧代代相承。前賢後哲人人欽敬。蓋由威靈化被。理事可詳。所以往古來今名僧繼踵。猶如師子得無畏焉。有喻香林梅檀園邊。住持國界冥潤難量。以慈修身安人恕己。慎行之美無辱先乎。立身奉道揚名現矣。其若偷改道經爲法華者。既習學詭言。寧有許多勝行。心用高潔。智海弘深。而道士既奉眞文。何事愚短相次。書史所載。未得其一。以此往推。改換正經以爲邪典。其義可嘆。衆共詳焉

東方香林刹土。其佛名入精進。菩薩號敬首。元陽又云。赤松子遊仙觀元陽宅中。變化事。其中備有華嚴善才童子求善知識入法界。及現神通等語。靈寶妙眞經。偈云。假使聲聞衆。如稻麻竹草。遍滿十方刹。盡思其度量。不能測道智。而靈寶唯改佛一字以爲道字。及其體狀全取法花。自餘之文例皆探撮。宋人謝常侍爲駁道論。以問道士顧歡。歡答云。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改法花爲之。乃是羅什姦妄。與弟子僧祿改我道家靈寶以爲法華。非改法華爲靈寶也。準如此狀。可以情求。靈寶之經不言可見。若言羅什改靈寶經爲法華者。出何記傳。止可誑此東土。以惑下民。不應流傳西域所在皆有。今彼沙門來游此國。其所持經以樹葉抄寫。爾日又遣譯人對之翻解。與今經文不異。以此驗之。定知道士偷改法華以爲道經。此事誠可信。如前所列。非止一部。凡是道書除五千文之外。悉皆偷採安置已典。誠如涅槃經之所說也。竊以佛之與僧代代相承。前賢後哲人人欽敬。蓋由威靈化被。理事可詳。所以往古來今名僧繼踵。猶如師子得無畏焉。有喻香林梅檀園邊。住持國界冥潤難量。以慈修身安人恕己。慎行之美無辱先乎。立身奉道揚名現矣。其若偷改道經爲法華者。既習學詭言。寧有許多勝行。心用高潔。智海弘深。而道士既奉眞文。何事愚短相次。書史所載。未得其一。以此往推。改換正經以爲邪典。其義可嘆。衆共詳焉

①王正②(又云)③至④(戒)⑤一⑥[子]⑦一⑧賊⑨一⑩途⑪一⑫七⑬三⑭元⑮無⑯旋⑰一⑱佛⑲一⑳云⑳一佛法作⑳佛法⑳道法⑳佛道⑳道法⑳經十(云又見善薩勇猛精進)⑳這一⑳[明]⑳一

偷佛法四果十地謬

道經度國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諸得道

大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從凡夫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量無數衆。亦有一。與而致一仙。復有從凡而得其住。所以者何。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升。十升者。十住處階級而往。從歡喜至法雲。和好具足現身金剛。於是。大王小王聞天尊。說法即得四果。又案度

身品云。尼乾子於天尊所聞說法解定。便獲須陀洹果道。又云。玄中養於靈鷲山中說五部尊經。度人無量。又云。與太和先生於檀毒

山中大度王民。號曰沙門。案文始傳云。老子在闕賓國。彈指引諸天王及羅漢五通。飛天大衆一時俱至。進升喜爲師。又云。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又靈寶智慧畢根。品云。恒沙天人聞法得道已成如來。此等妄說既多。爲防

亦甚。所以然者。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通亦異。道以自然爲宗。佛以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顯十等之級。從凡入真具有文證。未知道家所列四果十地。名與佛同。修行品次未見其說。又復道家所修。或

有吸氣以沖天。或飲水而證道。或開法以飛空。或御草而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或云。九重天。或云。三萬六千。或云。八十一。或云。六十大梵。或云。三十六天。或云。三十二

帝。或云。二十八天。或云。二十四帝。或云。一十八天。或云。九真天王。或云。九氣天君。或云。欲界六天。或云。四方氣君。或云。三元三

天。或云。九宮天曹。或云。玉清大有。或云。玄都紫微宮。或云。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略件其目。未識此天爲同爲別。爲重爲輕。爲高爲下。爲虛爲實。修何業行而能昇陟。服食何草而得往生。因緣次第未聞其說。然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虛妄之情見矣。

道經未出言出謬
按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取宋人陸修靜所撰之者。依而寫送。檢修靜舊目。注上清經有一百八十六卷。其一百一十七卷。已行於世。從始清以下有四十部。合六十九卷。宋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修靜經目。又云。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已行於世。其大小劫已下有十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宮未出。檢今經目。並注云見在。陸修靜者。宋明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因勅上此經目。修靜注云。隱在天宮未出於世。從此以來二百許年。不聞天宮下降。又不見道士昇天。不知此經何因而來。昔文成以書飯牛。詐言王母命至。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以吳赤烏之年。始出其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經。當時事露而寢。文成致戮於漢朝。鮑氏滅族於往昔。今之學者仍踵其術。良可悲矣。漢劉焉傳稱。張魯祖父陵桓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爲繼師。衡傳子魯。魯爲嗣師。號曰三師。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

號祭酒。聚合醜徒。類爲非據。三人之妻。號爲三夫人。陵爲蟒蛇所螫。弟子亦相次餒蛇。皆云。白日昇天。欺詐妖妄。傳記所明也。案姚書云。上代已來。至於符姚。皆喚衆僧名曰道士。魏太武時。有妖人寇謙之。欺詐誑惑。自號天師。始偷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案禮良弓之子必善爲簞。良治之家必能爲裘者。以其事類然也。若陵道實朴素。其子孫何所承稟。妖誑若此。又案三元品經稱積善之人。則有積善子孫來生其家。積惡之人。則有不善子孫來生其家。張陵既白日昇天。有何不善而招此妖妄子孫也。穿鑿之端。皆此類知矣。道士合氣謬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曰。禮法男女。至朔望之日。先齋三日。入朝師入私房。來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命聽許立功。訖出。日夜六時常立功。功德。又案真人內禮。道家內侍律稱。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教。不得好外交接失內養之禮。不得好在前列內修之事。老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蕊。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半守昇太清。又云。老子曰。我師教我通師精會食金丹昇太清。我行三五七九呼吸太玄生門口堅守玉池。拜道母。赤松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蕊。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城。行氣半守昇太清。又真人內禮詣師家行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又道士禮律云。玄子曰。不高戾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陰陽

道經未出言出謬
按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取宋人陸修靜所撰之者。依而寫送。檢修靜舊目。注上清經有一百八十六卷。其一百一十七卷。已行於世。從始清以下有四十部。合六十九卷。宋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修靜經目。又云。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已行於世。其大小劫已下有十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宮未出。檢今經目。並注云見在。陸修靜者。宋明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因勅上此經目。修靜注云。隱在天宮未出於世。從此以來二百許年。不聞天宮下降。又不見道士昇天。不知此經何因而來。昔文成以書飯牛。詐言王母命至。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以吳赤烏之年。始出其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經。當時事露而寢。文成致戮於漢朝。鮑氏滅族於往昔。今之學者仍踵其術。良可悲矣。漢劉焉傳稱。張魯祖父陵桓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爲繼師。衡傳子魯。魯爲嗣師。號曰三師。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

號祭酒。聚合醜徒。類爲非據。三人之妻。號爲三夫人。陵爲蟒蛇所螫。弟子亦相次餒蛇。皆云。白日昇天。欺詐妖妄。傳記所明也。案姚書云。上代已來。至於符姚。皆喚衆僧名曰道士。魏太武時。有妖人寇謙之。欺詐誑惑。自號天師。始偷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案禮良弓之子必善爲簞。良治之家必能爲裘者。以其事類然也。若陵道實朴素。其子孫何所承稟。妖誑若此。又案三元品經稱積善之人。則有積善子孫來生其家。積惡之人。則有不善子孫來生其家。張陵既白日昇天。有何不善而招此妖妄子孫也。穿鑿之端。皆此類知矣。道士合氣謬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曰。禮法男女。至朔望之日。先齋三日。入朝師入私房。來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命聽許立功。訖出。日夜六時常立功。功德。又案真人內禮。道家內侍律稱。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教。不得好外交接失內養之禮。不得好在前列內修之事。老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蕊。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半守昇太清。又云。老子曰。我師教我通師精會食金丹昇太清。我行三五七九呼吸太玄生門口堅守玉池。拜道母。赤松子曰。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蕊。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城。行氣半守昇太清。又真人內禮詣師家行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又道士禮律云。玄子曰。不高戾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陰陽

道經未出言出謬
按玄都觀道士等所上一切經目云。取宋人陸修靜所撰之者。依而寫送。檢修靜舊目。注上清經有一百八十六卷。其一百一十七卷。已行於世。從始清以下有四十部。合六十九卷。宋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在。修靜經目。又云。洞玄經有三十六卷。其二十一卷。已行於世。其大小劫已下有十一部。合一十五卷。猶隱天宮未出。檢今經目。並注云見在。陸修靜者。宋明帝時人也。以太始七年。因勅上此經目。修靜注云。隱在天宮未出於世。從此以來二百許年。不聞天宮下降。又不見道士昇天。不知此經何因而來。昔文成以書飯牛。詐言王母命至。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以吳赤烏之年。始出其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經。當時事露而寢。文成致戮於漢朝。鮑氏滅族於往昔。今之學者仍踵其術。良可悲矣。漢劉焉傳稱。張魯祖父陵桓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爲繼師。衡傳子魯。魯爲嗣師。號曰三師。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

①大二人②興二學③住二任④(十)一⑤往二姑⑥大二天(實)⑦(說)一⑧養二天(人)⑨品二經⑩修十(之)道⑪(或)一⑫太二大⑬重二縱⑭安二實⑮以二已⑯飯二飲⑰經二載⑱(所)一⑲治二⑳(必)十能㉑(至)一㉒(下)宋本元本俱有白明本有印㉓好二姑㉔五二主㉕婚二姑*

和合乘龍去。赤松子曰。木昇仙開生門真人紫府開腸戶。

甄鸞笑曰。昔年二十之時。心好道術。就諸道士。先行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孔兩舌四手。令心正對陰陽。

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真決在於丹田。唯以禁祕爲急。不泄道路。不得更相嫉妬。行者災厄皆除。號爲真人度世延年。交夫易婦唯色爲先。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

今民間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許叙天尊及化迹謬。

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云。天尊過去世是道民。姓樂名淨信。由供養道士得成天尊。右玄真人者。過去時施比丘財帛飲食。今成真人者。是亦不可。何者道有十號皆自然應化。

天尊先天而生。不由業行而得。本無父母不稟陰陽。何有過去修因今成無極。自相矛盾僞妄可知。若實氏族所生。何爲傳記不載靈寶度命經云。天尊出遊西河之邊。坐弱水之上。口吐五色之光。普照諸天四方。邊國普見光明。長幼男女皆往稽首。天尊口吐五篇真文。宣示男女者。今略詳之。所以然者。赤縣神州大人坐處。城邑聚落戶口衆多。天尊誠心計應平等。何爲遠遊邊國近捨中華。爲是神力所不周。爲當夏民劣下堪化縱其劣也。不應劣彼邊夷。邊夷既蒙聖力而垂容中土。何不降慈光而現德。若不能來此即是無靈。但

構虛談還成虛論。比來商人行往審使經過共所未詳絕無蹤緒。智慧罪根經云。不得輕

師慢法傲誕三寶。第十二戒云。不得竊取佛經妄宣道要。

十二門論云。寂寂融真際。蕭蕭遊智河。一入大乘海。孰量千劫多。超陵三界外。慈心出世羅。

佛爲無心宗。亦是有物因。立功無定主。本願各由人。虛懷濟群品。沉愛本來均。

諸子爲道書謬。檢玄都觀經。自稱道家傳記符圖論等。總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二千四百卷見有本計須紙四萬五千四百張。其一千一百五十六卷。是道經傳及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是諸子論等。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檢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目錄。其目及本今並未見。

養生經一部十卷。彭祖神仙傳一部十卷。抱朴子列仙傳一部十卷。劉向列仙傳一部十卷。莊子一部十七卷。莊子所出。抱朴子一部二十卷。廣成子一部四卷。商洛公尹文子一部二卷。淮南子一部二十卷。

文子一部十一卷。列子一部八卷。抱朴子服食方一部四卷。崔文子經一部七卷。鬼谷子經一部十三卷。先生服食禁忌經一部五卷。黃帝龍首經一部五卷。治練五石一部八卷。怪異志一部十二卷。與利宅舍法一部五卷。治病經一卷。說陰陽經一卷。日月明鏡經一

卷。太玄鏡經一卷。案摩經一卷。崔文子肘後經一卷。陶朱變化術經一卷。彭祖記經一卷。養性經一卷。定心經一卷。鬼谷先生變化類經一卷。師曠爲西宮子授藥經一卷。九宮著龜序經一卷。導引圖一部一卷。河圖文一部九卷。芝草圖經一卷。芝草圖六卷。鄒陽子經一卷。江都王恩聖一部二卷。道德玄義三十三卷。必然論一卷。榮隱論一卷。遂通論一卷。歸根論一卷。明法論一卷。自然因緣論一卷。五符論一卷。三門論一卷。右八論陸修靜撰。

聖道士所上經目。皆云。依宋人陸修靜所列檢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等。合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難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乃有二十四十卷。其中多取漢書藝文志目妄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怪。何者。指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言道事。又復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並得爲道書者。其連山歸藏。周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陰符陰陽書五姓宅圖七十二葬書等。亦得爲道書乎。案修靜目中並無前色。今輒集之。彼將何據。笑道論云。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也。若有依據。何以前後注列不同乎。且人之有惡恐人知之。已若有善慮人不見。所以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轉讀。道經即如此狀。道有何醜慮人知乎。若道士所注。以諸子爲道書者。民中

五十六

諸子悉須追入。已不。案陶。朱者即。是范蠡也。范蠡親事越王勾踐。君臣悉囚於吳。堂食屎飲尿亦以甚矣。又復范蠡之子被戮於齊父。既有變化之術。何以不能變化免之。案造立天地記。稱老子託生幽王皇后腹中。即是幽王之子。又身為柱史。復是幽王之臣。化胡經言。老子在漢為東方朔。若審爾者。知幽王為犬戎所殺。豈可不愛君父與神符令君父不死耶。又漢武窮兵疲弊。中國天下戶口至減太半。老子何忍不與其符令用辟兵。以此驗之呪厭之方。何其謬歟。何其謬歟。玄都。館經目錄云。道經記符圖論。凡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已有本見行。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指陸修靜目錄。既無正本。何謬之甚也。然修靜為日已是大偽。今玄都錄復是偽中之偽。

歷代相承篇第十一

道家無金剛密迹師子 釋老形服異 道家節日 鍾幡不同 器名不同 不合行城 依法朝拜 請立經目 玄都東華非觀

梁武帝拾遺文

道家無金剛密迹師子

案道家四見論。凡有二十一條大義。一曰序致。二曰列名。三曰釋名。四曰辯色。五曰氣數。六曰里數。七曰重數。八曰異名。九曰出體。十曰多少。十一異同。十二廣釋。十三增減。十四龜細。十五三轉。十六七惡。十七乘劫。十八壽命。十九事相。二十五岳。二十一問答。總明道家三十六天。從初皇曾訖無上大

羅備序諸天及道神等所住宮殿樓閣金闕玉城寶樹瓊枝祥禽瑞鳥羅列其中。唯有仙童玉女侍衛太上。本無金剛之神。不見密迹力士之像。案道家玄妙內篇。大真科九天生神章。渾成圖。無上真人傳。五岳神仙圖。清虛傳。左仙公傳。玄都律。瓊文帝章。登真隱決。太平真科衆經。讀誦諸天內音。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並無金剛力士之神。案三天正法經。洞神經。洞真經。靈書經。玄丹經。觀身大戒經。定志經。度人經。寶玄經等。具序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寶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甲。金闕玉京及清靈宮極真宮紫陽宮等。並是道家尊神所坐之處。但有麒麟鳳凰白雀朱龜鸞鶴靈龜赤鳥青雀等。羅布苑囿之中。散在宮臺之內。亦無金剛之神及密迹力士之像。今道士改金剛名天闕者。案曹氏太一經云。黃帝遭蚩尤喪亂之世。有神女明陰陽開闢之節。以達旋機迴行之度。通六甲屈申之微。探鬼神盈縮之應。以推天地。窮精入微。故設日月星辰四時五行六律七變八節九宮十二辰。上以神將立號。下以日辰為名。宿合之辰以爲月。神月建之氣以爲辰。名天闕者八月之神月建在酉。言萬物強固。柯葉以定。實堅剛故曰天闕。諸書並云天闕是月將名也。非道家神洞房內經。有金剛力士神呪經。有密迹力士三萬億者。悉是浪語。按九流百氏之書。羽蟲三百六十。鳳為其

上。毛蟲三百六十。麟為其上。甲蟲三百六十。龍為其上。春秋云。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未論師子不道辟邪在此典墳無所不述。自漢已還。唯傳西域曾有獻者。以今驗昔。即事可知。若言道家先來有者。甚大河漢不近人情。彼三天神仙大道儀有金剛力士。度人經有五色師子。本相經有七色師子。本相經云。天尊門內有師子猛虎守門左右。拒天力士威赫前後者。案漢魏及晉三都兩京江南淮北諸道士觀。唯以狐貍成經本。無天尊形像及金剛神。今日作者悉是修靜張賓等偽經所說。然金剛師子乃是護法善神。自晉已前。道士觀內亦未曾有。乃至碑頌贊詠皆所不論。史籍文典之所不載。請問多識前古卽世。通儒考校正典自知虛實。若依度人本相經等。天尊須乘師子。不坐蓮花。釋老形服異。如來有紅爪紺髮果唇花目萬字千輪月面日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所著之衣金縷織成。坐千葉蓮花之上。有形可圖有相可彰。老子鼻有雙柱兩耳參漏頭尖口高厚唇疎齒。脚踏二五之畫。手把十字之文。戴法天之冠曳像地之履。髮白面皺顏老色衰。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所以然者。道本無形但是元氣。養生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謂得道。古來通儒以氣爲道。無別道神。若言有者。古來書籍曾所不載。今作道形依何取則。如其有者昔所未傳。

○已二以○ ○朱十公○ ○是○ ○堂二室○ ○龍變化二行父術變化而○ ○黃二授○ ○郭二役○ ○子十爲方朔者○ ○
○前二觀○ ○見○ ○密二案○ ○梁武帝拾遺文○ ○省二層○ ○大二太○ ○左仙公傳○ ○大二太○ ○
○放二飲○ ○度人經○ ○麒麟二獸○ ○式二成○ ○微二儀○ ○虫二蟲○ ○虫二虫○ ○成二
盛○ ○贊二讚○ ○皆二武○ ○校二授○ ○

請立經日

太玄是都。東華是宮。

眞。行仁者生東華宮。行禮者生南離宮。行義者生西靈宮。行信者生北玄武宮。三界之內大劫交時。有四行者。堪爲種民。王母迎之。登上四天。爲下民種也。釋名云。都者覲也。言華夏之地帝王所居。萬邦歸湊。處華物麗。謂之陸海。有所覲觀。故云都也。纂文云。京都皆大也。大謂之都。小謂之邑。天尊所治。故稱玄都。釋名云。天子所居曰都曰宮。諸侯所居曰第曰室。止客曰館。集賢曰觀。如今鴻臚及弘文也。是以張衡兩京左思三都。不言觀也。今以都宮而爲觀者。非其義也。釋名云。觀者。於上觀望也。漢宮殿名長安。有五十七觀。爾雅釋宮了無觀字。若改都爲觀。便是降尊就卑。以觀

歸心有地篇第十二

⑤ 梁武帝捨道勅文

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闡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菩薩僧。伏見經文玄義。理必須詮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標空。察理。淵玄。微妙。就義立談。因川致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衆生於苦海。引含識而趣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論絕百非。應述婆娑。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此土根情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亦是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遇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反。今捨舊歸。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衆生。共取成佛。入諸地獄。普濟群萌。寧可在世。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一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蕭衍和南。

勅旨。神筆自書於重雲殿。重閣上發菩提心。因于時黑白二萬人亦同發心受持。

天監三年四月十一日功德局主陳爽

尙書都功德主願

尚書令何敬容

中書舍人任孝恭

御史中丞劉洽

詔告舍人周善

邵陵王啓

勅捨老子受菩薩戒文

臣綸啓 臣聞如來端嚴相好巍巍架于有頂

微妙色身的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

鉅粟以應凡 硯波若之利鋪收沽漿之實果

汨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

雲師甘錦曰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五

時四時和益之方無盡並舉以清日盛霧霽生

際燭火驟光輝。燕自靜。可謂入俗化於瞻感。

出世因成此異女也。秋林牙徑之人。竟江門而

無作 泣愛 誓亭之士 嘉抄 四圍 而矣 是 道 棲

①得二辨②內見二見內③(女都東華非觀)+太④號+(乎)⑤(梁武帝帝捨道教文, 卻陵王捨老子受菩薩戒文, 法琳與蔡國公書)二十六字+樂⑥(禁戒)⑦而一⑧論二語⑨(但以)+此⑩(比)+正⑪一一二⑫于二於⑬持+(梵戒)⑭(禁戒)⑮隔二革⑯正+(故)⑰少二弱⑱善二信⑲啓+(奉)⑳五時四篇二四諸五時㉑水二水㉒成二與㉓隨二樂

始乎迦維。德音盛於京恪。恒星不現。周鑒振

徵。滿月圓。委漢威。霄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

華。洛潛。故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

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善。薩應

天。御物。負辰。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

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群生。故能。隨

方。運藥。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

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誠。幽顯。靈祇。皆蒙。誘

濟。人與。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

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

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

民。亦化。之。於是。願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

道。堅持。政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

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

甘果。而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

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

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

許。謹序

天監四年三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

丹陽尹邵陵王臣蕭綸啓

勅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殖勝因宜加勇猛

也

天監四年三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

孝恭宣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

道安。是以。舉志。青溪。歸心。紫蓋。覆船。巖下。永

味。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藪

更入。罽廛。久客。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

墜。三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臥靈

臺而。起恨。遊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

風之。悲。愈切。居生。坎壤。稟命。連遭。空詠。七

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運也。如何。加以。病在

膏肓。風纏。腰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

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略。難甚。緣山。萬卷

百家。香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

竭。邪源。今重。修辯。正。頗爲。經書。備史。籍靡

充。雖聲。短懷。未。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

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器。遠邁。山濤。接

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弘。既握

靈蛇。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變

理。文昌。德鏡。照神。魯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

世號。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

灰更。煖。朽木。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

如。達賦。必賴。楊侯。意者。但是。諸子。難書。及晉

宋已。來。內外。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

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所請。悚

息。何言

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無。前

以。傅子。調言。略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褒揚

戢在。中心。但知。慚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

人見。賞。破邪。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者。海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公爲弘護檀越

辨正論卷第八

現二見 洛二俗 故一啓 辭二來 方二根 謂二訓 而二翻 此處一字明本缺 三二四 地 龍...也 十八字之 天監...宣 十八字 勅十(旨) 三二 三二 分二今 合 匪二非 二 二 坎... 今十(者) 本二四 變二變 破邪二今破邪 八二九

大慈恩寺沙門釋復禮撰

答⁴ 大子文學權無二釋典稽疑

權文學聲冠應。徐地參園綺。擢紳嘉其令望。縑素挹其芳猷。而頃著十疑干我二誦。公孫生之駿辯。自昔難酬。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擬。豈當仁而抗議。試言志以成文。必也。吾名乎。稱之曰十門辯惑。雖詩云勸誠蔽之。可幾乎一言而法。惟祕密。述之。敢忘乎三轉。遂取類觀象。再盈卷軸。煩而無賞。有愧知音者焉。

通力上感門一

應形俯化門一

淨穢土別門二

迷悟見殊門四

顯實得記門五

反經也贊道門上

觀業救捨門七

隨教抑揚門八

化佛隱顯門九

聖王興替門十

通力上感門第一

稽疑曰。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十地之觀。如來尙隔羅殿。如何一掌之內能容十號之尊乎。非獨以卑移尊於理。非順覺亦佛與菩薩豈無等差。如有等差安能運佛。如無等差何須成佛也。若維摩是如來助佛揚化。未知何名何號。何論何經。請煩上智。以指示下愚也。辯惑曰。嘗聞逆情而取。匹夫雖賤而難奪。順理而求。萬乘雖尊而可降。山澤通氣。未始

一其崇卑。金石同聲。何必均其小大。況惟諸佛有平等誓願。乘時應物。菩薩能遊戲神通。

坐忘致遠。邈相影響。赴機緣哉。維摩羅訪者。蓋是法身大士。德超群聖。啓權智以有生。示居家而弘道。蓮花總持之力。來自他方。

芥子解脫之門開於此國。未曾有室括囊無外。不思議道利用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辭

問疾。八千菩薩莫能造命。彌勒居一生之地。服其懸解。文殊是衆佛之師。謝其真人而養。

園之集。因淨名而發興。淨名之跡藉無動而方明。故如來_○迴隱於此方。居士敬延於右。

掌三昧之力有感必通十號之尊不行而至矣然則至誠感神者莫知神之巨細孝德

動天者孰知天之高下。知乎慧眼通觀。見牟
尼於寶相。神足甫運。持妙喜於花鬘。而不

龍屈從仁，鑽入越國界。豈唯絲絲之喻耳，而可通亦將金粟之名傳而有據者也。古藏師云金粟事出思惟

此經名竊謂西國有經東方未譯者矣
應形俯化門第二

甚易。何云艱苦無量。方得成佛也。如其化者。

何爲若斯哉。且文殊乃燃燈之師。釋迦又燃

之前。況彌勒未通文殊已悟。龍女成道。文殊

之力。今謂女成伉於前。彌韋成伉於後。而文殊不成。安能無惑。若先成者成在何經。經云。

何偶者未成者何事滯留謂示滯留之意也如文殊未成爲是。則諸佛成者應非。如雷以成

者非。非則文殊豈是是非之理。請爲言之。
辯惑曰。至人無己爲物有形。高卑不可^{*}以跡

定。隱顯不可以情測。龍女雖身遊五道。而位光十地。文殊雖名稱菩薩。而實是如來。何

以明之。按法花經云。有婆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乃至辯

才無礙能至菩提。詳夫智慧利根者。非下趣之可有也。知諸根行業者。非小乘之事也。辯

才無礙者。善惡之地也。能至菩提者。等覺之道也。斯則三祇劫畢。十度因滿。獻寶珠而

轉女形坐蓮花而昇覺位。義殊早計事同俯拾。而惑者見龍女。卽謂是三塗而嬰五障。聞

發心卽謂自凡位而希聖果。殊不知五道有示生之義。四發有補處之文。智積所以懷疑。

身子由其致詰。蓬之心也。何其曲哉。又按首楞嚴經云。文殊是過去平等國龍種上尊如

來央崛魔羅經云。是北方常喜世界。摩尼寶積佛。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云。未來作佛名。

道先劫。已爲龍種之尊。或流形此界。尙號法

王之子或。而位北方。久名寶積。或受記來劫。將稱普見。變化十方。而無礙。周行三際。而

不動無取無得而成果不去不來而見身豈
可以一相求。未可以一名定。故遇燃燈而函

又逢釋迦而遷席慈氏造之以決疑龍女師之而進道。然龍女自垢身而明速疾。誘物持

經文殊處因位而示淹留勸人後已並曲成
方便實爲利益。且君子之道貞而不諒。聖人

①辯一辨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㊿①唐②大③恩④寺⑤唐⑥興⑦興⑧寺⑨大⑩太⑪徐⑫二⑬行⑭駱⑮二⑯聰⑰所⑱正⑲台⑳*㉑二
 唯⑳敢㉑取㉒取㉓取㉔取㉕取㉖取㉗取㉘取㉙取㉚取㉛取㉜取㉝取㉞取㉟取㊱取㊲取㊳取㊴取㊵取㊶取㊷取㊸取㊹取㊺取㊻取㊼取㊽取㊾取㊿
 ㊿①再②三③能④贊⑤二⑥諸⑦容⑧二⑨擊⑩竟⑪實⑫以⑬一⑭以⑮示⑯亦⑰乘⑱時⑲時⑳乘㉑乘
 ㉒乘㉓乘㉔乘㉕乘㉖乘㉗乘㉘乘㉙乘㉚乘㉛乘㉜乘㉝乘㉞乘㉟乘㊱乘㊲乘㊳乘㊴乘㊵乘㊶乘㊷乘㊸乘㊹乘㊺乘㊻乘㊼乘㊽乘㊾乘㊿
 ㊿①一②國③週④乃⑤萬⑥誠⑦誠⑧實⑨實⑩日⑪錄⑫錄⑬日⑭者⑮一⑯台⑰何⑱云⑲云⑳何㉑何㉒何
 ㉓何㉔何㉕何㉖何㉗何㉘何㉙何㉚何㉛何㉜何㉝何㉞何㉟何㊱何㊲何㊳何㊴何㊵何㊶何㊷何㊸何㊹何㊺何㊻何㊼何㊽何㊾何㊿
 ㊿①姓②之③姓④姓⑤姓⑥姓⑦姓⑧姓⑨姓⑩姓⑪姓⑫姓⑬姓⑭姓⑮姓⑯姓⑰姓⑱姓⑲姓⑳姓㉑姓
 ㉒姓㉓姓㉔姓㉕姓㉖姓㉗姓㉘姓㉙姓㉚姓㉛姓㉜姓㉝姓㉞姓㉟姓㊱姓㊲姓㊳姓㊴姓㊵姓㊶姓㊷姓㊸姓㊹姓㊺姓㊻姓㊼姓㊽姓㊾姓㊿
 ㊿①以②已③台④所⑤十⑥有⑦易⑧二⑨凡⑩滿⑪二⑫罰⑬另⑭二⑮號⑯龍⑰十⑱王

進既信彼之非妄。仍疑此之不實。吁嗟七竅一猶未達乎

淨穢土別門第三

稽疑曰。佛說法花經之時五十小劫。但春秋夜明以爲釋迦生也。正法五百。像法一千。並謂滅度之後。同斯一劫。若西域聽法之人。神力促爲食頃。則此不聽之人。已隔五十小劫。何則初未聞佛神力豈加神力。不加合成煨燼。今既不成煨燼。則是千餘年耳。苟知千餘非謬。安有五十小劫。若以雖不聞佛神力亦加則佛成道之初大。小俱合得果。何止頻婆一國十二萬人哉。持此相況不加明矣。沙門復禮曰。法。花序品云。日月燈明佛說法花經。經六十小劫。謂如食頃而出品云五十小劫。謂如半日今發難。在釋迦之佛引文。衆。衆明之事。但取意而直通不依文以反。詰者矣。

辯惑曰。佛有真身焉應身焉。真土焉應土焉。真身真土絕名相而獨立。應形應國隨物感而多狀。淨者見之謂之淨。穢者見之謂之穢。久者見之謂之久。近者見之謂之近。各滯所封窄能達觀。故身子觀穢而迷淨。空承日月之談彌勒執近而疑久。仍生父子之喻。及其按地顯莊嚴之國。下塵比僧祇之壽。執穢之情始去。封近之見方除。然示淨所以除穢穢去而淨可留乎。說久所以被近。近亡而久可存乎。非淨非穢方爲妙土。非久非近始曰真身。然則四十餘年者。穢土化身也。五十小劫者。淨土報身也。化身因遷動。自可以年月測報體固常。詎可以時代限。既報化分跡久近殊歸以久難近得無爲謬。法花壽量之品。維摩佛國之文。斯義朗然。豈俟多述。○惑曰。釋

迦利見元是化身。婆婆盡野本非淨國。耆闍穢國之靈鎮。法化化身之妙典。今乃以報身而述化身。將淨國而明穢國。其爲謬也不亦大哉

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先豈不云乎。淨穢久近生於所見。生於所見者同處而異見。非別處而異見也。且釋迦一佛也。或以之見久或以之見近。婆婆一界也。或以之見淨。或以之見穢。久與淨菩薩上人之見也。近與穢凡夫下乘之見也。若然者穢既婆婆矣。而淨得非乎。近既釋迦矣。而久得異乎。而云釋迦但是化身。婆婆唯曰穢土。義符偏著理異玄同。況乎法花數品靈山一集。初則會二歸一。迴小道以入大乘。次則三變八方。引穢心而觀淨土。大乘已入無復小乘。淨國已觀何有穢國。故始自集分身之佛。至乎說壽量之經。並於淨土之中。而演常身之義。故經云。如是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又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故知聖壽遐長。非界塵之能數。妙境安固。豈劫火之所焚。何乃推始起於春秋。以五十小劫爲焉有數。未經於水火。將一千餘年爲指實。不見屬籍者必疑堅永乎

迷悟見殊門第四

稽疑曰。說法花之時。神光遠照他界。說淫弊之日。寶蓋廣覆大千。未知此方何爲不見。若以無緣不得見者。無緣則罪人也。有緣則福人也。○達多殺父及母。豈福人哉。而許

其出家也。閻王害父因母。豈福人哉。而照月光三昧也。此地萬里爲國賢哲相。仍豈無一人有緣何爲獨隔。不言林放反勝太山乎。辯惑曰。耆。耆。信廣融。雞。雞。遊而不見。白日蓋明仙鼠晝伏而奚視。豈資始之有外而照臨之不及哉。固以近物爲之覆。則不能遠察。倒情爲之惑。則不能順辯。假使語之曰。有天焉有日焉。天周三百度廣而覆下。日徑一千里。而明而照外。瞻彼二蟲必以狂而不信也。今未披業障者。何異雞遊乎。未開慧目者。孰非晝伏乎。雖寶蓋會懸百億四天之。毫光薄照萬八千國之中。而有漏背昏方馳大夢。無明被覆何階微視。若不見則無者。耆。耆。白日可無耶。若不見而有者。寶蓋毫光非有耶。反覆相明言而足矣。況乎魯史直書。記祥障於卯夜。孔君多識。推聖德於西方。並紛綸而有據。豈寂寞而無。故知君子或默。已昭彰而感通。中士若存。尚河漢而驚怖。其有飾智。憑靈之伍。懷想混沌之流。將撫掌而大囑。或絕脣而曾毀非其人也。道可虛行者哉。故仲尼體無化之先涉於有。季路問死對之反詰於生。仁義稍檢其性靈。道德粗明其微妙。然後應真西舉像教東來。八萬法門吞納九流而微顯。三千寶塔充滿四瀛而輪煥。若先

醒而後日。顯始雲而終雨。教之有漸。不亦宜乎。然則有緣無緣者。三乘菩提之性也。福人罪人者。六趣生死之業也。業有輕重。性分生熟。性猶生。福雖多而難啓。緣既熟。罪雖重而可化。福尚難啓。而況於罪者乎。罪猶可化。而

○五自二一子○ ○訓二爲○ ○則此二此則○ ○根二伏○ ○小二千○ ○花十(經)○ ○(真)一○ ○詰二詰○ ○(者矣)一○ ○二二化○ ○惑二或○ ○人二乘○ ○二二三○ ○二二土○ ○火二災○ ○二二維摩○ ○二二遊○ ○(及)一○ ○(其)一○ ○又二吳○ ○明而二而明○ ○朕二朕○ ○已二以○ ○二二陵○

行射獵。周遍曠野。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即勅左右而令殺之。其仙誓言。我於未來亦當如是而害汝命。又云。佛語閻王。汝昔已於毘婆尸佛。初發阿耨菩提之心。竊以馳騁發狂肆虐於五通之上。景行。行止歸心。於七佛之初。或宿善不亡。因懺悔而延壽。或餘殃未殄。遭殺逆而非命。非命由乎肆虐。詎是無辜延壽。始乎歸心。寧稱有幸。請修三報之理。當反一隅之惑。又曰。頻婆得果賢王也。庶救而不救之。閻王賊臣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釋曰。觀無量壽經云。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自然增進成阿那含。諸經論並云。阿那含者。名爲不還。更不還生欲界。故涅槃云。阿闍維見現在不見未來。父王無辜橫加逆害。心生悔熱。遍體生瘡。又云。若不隨順着婆語者。來月七日墮阿鼻獄。詳夫幽憤而昇上果。雖外凶而內吉。冥目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即翻損。任之則自益。至若身瘡而心熱。罔知迴向之路。業深而報近。將墜泥犁之城。救之則爲益。任之則爲損。斯則觀其所應救。救之以爲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爲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所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之何陋矣。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革也。行可革。惡人遷善於濫觴。業難犯。善人止惡於探湯。惡止善行。卽有恥且格。斯蓋導之以德也。豈若齊之以刑也。父子咸已進於道。何顧不扶乎。賢愚並可從於化。何來不勸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在旃

附錄

在旃

隨教抑揚門第八

稽疑曰。涅槃章門總括群品。不依涅槃惡難成佛。何爲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若以般若拾執著爲優。則涅槃爲半楊拾身。豈劣於般若也。若以法花證大乘爲優。則涅槃以大空爲門。豈劣於法花也。法門不二。何爲二之哉。

辯惑曰。真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微本亡性相。雖無言說。不違言說之道。雖無性相。而爲性相之津。譬夫明鏡無爲。形來而像著。幽谷不撓。聲及而響盈。然則衆難參差。無谷不能以攷。響群物絡繹。無鏡何。若而生像。故知形聲爲之威。鏡谷爲之應。咸應一虧視聽兼失矣。竊以如來有無緣大慈。不思弘願者明鏡幽谷也。衆生有聞熏習之種。發菩提之心者。群形衆聲也。玉毫明而三十二相著鏡中之像也。金口發而十二部宣谷中之響也。自波羅苑內明苦集滅道。堅固林中說常樂我淨。其間八藏咸聞三乘競馳。甘露之味不殊。大雲之澤無別。然而小草大草受之者少多。有緣無緣服之者生死。漸頓於焉百慮平滿所以多門。本乎其源莫非一致。故自本而觀也。泯然平等矣。自末而觀也。森然不同矣。不同所以各解平等所以一音。一音故法門以之不二。各解故教跡以之非一。若乃演六度之法。談四絕之理。卽有以明空。依空而起行。斯般若之爲義也。明七種譬喻。辯三法平等。破二以歸一。迴小以從大。斯法花之

爲旨也。弘三點之奧闢四德之妙。異客出其家珍。新醫用其舊乳。斯涅槃之爲教也。此並大乘之祕府。方等之妙門。賢聖仰止之崇山。經論朝宗之巨海。得之者咸可以致遠。失之者誰能以不泥。來論云。不依涅槃惡難成佛。仁欲謂不依法花般若而可成佛者乎。然則法花是衆經之王。般若爲諸佛之母。孰見無母而孕子。無王而統人哉。義無優劣斷可知矣。來論又云。何因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花乎。夫以隨時之義沿革。不可守其常。唯變所適。取捨必貴存其會和。肩隨病而授藥。班僊任物而施巧。豈寒溫不變規矩有恒哉。況華經。成文有異來旨。經云。上語亦善中下亦善。金剛寶藏滿足無缺。又云。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又云。亦如日出放千光明。又云。譬如衆流皆歸於海。又云。修行是經卽得其足十事功德。夫以分流設險。海。君爲百谷之王。列曜成文。日天作三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醍醐藥中之最上。三語愈善。何句義而非玄。十事以成。何功業而不備。其比與也如彼其稱揚也如此。靜而詳校諒已非輕。矧如涅槃。梵本偈逾三萬。震旦所譯纔出十千。法鏡開而未全。玄珠得而方半也。惑曰。教跡非一法門不二。辯功德之有無明經本之廣略。怡然理順矣。但高下相傾長短相形。既法花云。此經第一。餘經得非其亞乎。涅槃云。此經尊勝。餘經得非卑劣乎。般若云。此法門不可思議。餘法門得非可思議者乎。斯義不明。前疑復振也。釋曰。夫以利涉大川舟楫爲之

最。載馳廣陸車騎爲之光。燕處超然宮觀爲之長。雖水陸殊位動靜異宜。而萬國非止一人也。九州非止一地也。故畫鷁芳櫓周流而莫輟。騰駒繡轂馳騁而未已。時鳳華居寢處而寧廢斯。則舟楫未嘗不爲最。車騎未嘗不爲先。宮觀未嘗不爲長也。其有局於水鄉者。得車卽破之。專於山野者。與舟卽割之。身不下堂者。莫辯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過者。罔知棟宇之所適。若斯人者。何足與言於道哉。孔子曰。教人親愛莫善於孝。教人禮順莫善於悌。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亦各隨其義以稱莫善也。以云莫大也。諸經言乎第一者。蓋亦從此而明歟。

十門辯惑論卷中

十門辯惑論卷下

大慈恩寺沙門釋復禮撰

化佛隱顯門第九

稽疑曰。二月十五日。佛將涅槃。促純陀獻食。爲滅時將至。又却後三月正應此期。聖衆勸請佛云。當滅但佛無虛語。則此滅非虛。何爲續子梵志月餘方乃報。佛便似未滅。其故何哉。如其已滅。梵志不應違報。如其未滅。不知滅在何時。其滅時之經。滅時之日。佇承高旨。可得聞乎。沙門復禮曰。涅槃云。續子梵志。滿十久得阿羅漢。遣信報佛。入般涅槃。月餘之百果。吾所聞也。辯惑曰。原夫佛陀以圓覺爲義。涅槃以至寂

①在旃 ②一 ③二 ④三 ⑤四 ⑥五 ⑦六 ⑧七 ⑨八 ⑩九 ⑪十 ⑫十一 ⑬十二 ⑭十三 ⑮十四 ⑯十五 ⑰十六 ⑱十七 ⑲十八 ⑳十九 ㉑二十 ㉒二十一 ㉓二十二 ㉔二十三 ㉕二十四 ㉖二十五 ㉗二十六 ㉘二十七 ㉙二十八 ㉚二十九 ㉛三十 ㉜三十一 ㉝三十二 ㉞三十三 ㉟三十四 ㊱三十五 ㊲三十六 ㊳三十七 ㊴三十八 ㊵三十九 ㊶四十 ㊷四十一 ㊸四十二 ㊹四十三 ㊺四十四 ㊻四十五 ㊼四十六 ㊽四十七 ㊾四十八 ㊿四十九 ㊽五十一 ㊾五十二 ㊿五十三 ㊽五十四 ㊾五十五 ㊿五十六 ㊽五十七 ㊾五十八 ㊿五十九 ㊽六十 ㊾六十一 ㊿六十二 ㊽六十三 ㊾六十四 ㊿六十五 ㊽六十六 ㊾六十七 ㊿六十八 ㊽六十九 ㊾七十 ㊿七十一 ㊽七十二 ㊾七十三 ㊿七十四 ㊽七十五 ㊾七十六 ㊿七十七 ㊽七十八 ㊾七十九 ㊿八十 ㊽八十一 ㊾八十二 ㊿八十三 ㊽八十四 ㊾八十五 ㊿八十六 ㊽八十七 ㊾八十八 ㊿八十九 ㊽九十 ㊾九十一 ㊿九十二 ㊽九十三 ㊾九十四 ㊿九十五 ㊽九十六 ㊾九十七 ㊿九十八 ㊽九十九 ㊾一百

也。亦何傷於涅槃常住之義夫？惡人又曰：二身蘊粹而圓常。八相逐情而興廢。是則眞爲寂靜化是。由權遷。鶴林之事不無犢子之疑佇決。釋曰：向辯眞化之不一。未明眞化之不異。夫化佛者豈他歟？報身圓應之用也。報身者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以廣濟爲理。智以善權爲業。所以因時降跡隨物。現身。身跡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是其本用是其末。依體起用攝末歸本。欲求其異理可然乎。而迺定化體之權遷。異眞身之寂靜。斯爲未得矣。斯爲未得矣。然此且明報身起化也。未明化身卽法也。化身卽法理微矣。還寄影喻而述焉。夫水中之日影也。不從外來不從內出。不此不彼不異不一不無其狀不有其質。倏焉而存忽焉而失。像著而動性虛而謐。執實者爲妄。知妄者了實。日何謂也。曰：若從外來者。水外寧在乎。若從內出者。水內先有乎。若言在此者。於彼不見乎。若言在彼者。於此不觀乎。若言是異者。一見有二乎。若言是一者。二見豈一乎。若言是無者。於是有可亡乎。若言是有者。求體會得乎。謂其生生無所從。謂其滅滅無所往。不生矣不滅矣。性相寂然。心言路斷。斯可謂見水影之實性也。見水影之實性者。可見化身實性也。見化身之實性者。則證法身之體也。故淨名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又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又云：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引而申之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何不寂滅。于何不清

①既=即②[兮]—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①既=即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其]—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淨是以舉足下足。道場觸處而無盡。開眼閉眼。諸佛現前而不滅。故須菩提之宴坐常見法身蓮華色之爭前。暫現形相。迷悟之分優劣若此。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見於化身哉。夫知劍者。忘其質器。俟其光彩。識馬者。略其形色。視其駿異。然後切玉似泥。一日千里。反是者。豈曰知劍識馬乎。鑽仰於法門。研精於佛事。亦猶於是矣。至若問誕於右脇謂之生。化於北首謂之滅。坐於蓮花謂之有。焚於香木謂之無。此蓋尋常之流。雷同之見。亦何足以托於高門歟。經云。持戒比丘不應於佛生有爲想。若言有爲。則是妄語。又云。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終不說言如來無常。又云。不可算數般涅槃時及不般涅槃若也。隨問而卽對。逐事而同執。會經文之同別。定滅時之遠近。使二字智疊而不聞。八味口爽而常失。吁可畏矣。非所敢言。惑人率爾而興。喟然而嘆曰。前言之過也。顧不及否也。嘗聞井蛙棲瓮。莫辯括地之深。澤鵠槍榆。詎識垂天之廣。物既然矣。人亦有諸。至若涅槃四門不生不滅。佛身三種非一非異。比空性而難量。方水影而常妙。並得其所未得。聞其所未聞。而今而後泰之無。孰故知同凡。假以示跡。彌留出自塵勞之情。何預金剛之體。體唯一相。始終不可措其詞。情也多端。前後不可齊其見。遍知示滅之日。梵志遺報之期。存而不論置之莫答者。不亦以是乎。對曰。然。子得之矣。余無所隱乎子矣。

聖王與替門第十

稽疑曰。輪王撫運之日化四天下。又說法花之時。輪王預聽。但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雖縉素有殊而聞見無別。未悟輪王聖躬何爲不至於此。若以乘虛來往非人所知。人既不知焉用王也。何不肆觀東后風伯前驅。寶馬共天馬爭飛。金輪與日輪競馳。千乘萬騎難查。清漢之間。振鼓鳴蕭。嘈嘈丹霞之表。發號令撫摩。釐恤飢寒。理冤滯。使軒羲之帝仰霄際以承風。堯舜之君望天衢而慕德。然後下碧空而朝萬國。乘白雲以禮百神。舉玉匣之仙。奏鈞天之廣樂。豈非聖王之盛事歟。又豈尤作亂追風召雨。共工觸山傾天絕地。八年九潦。伊耆致昏。壘之憂。鑠石流金。成湯有剪髮之厄。兩漢之末。八埏雲擾。二晉之間。萬方鼎沸。而王遠遊西域。無拯溺之心。遙視東方。無巡撫之意。爲聖王者其若斯哉。遂使疑億兆之心。失人神之望。不知有王耶無王耶。控鐵圍而三十二相者。其道合然耶不合然耶。傾心遠聽。佇聞嘉旨。

辯惑曰。夫以勾芒司春。不能於隆冬發。照義和馭日。未嘗於靜夜舒景。故若華照曜。將列宿而分時。蘭風披拂。與香霜而別候。寒溫甫爾也。昏旦頃焉也。而物既謝。不可以覆追。時未臻。不可以預觀。況乎今昔之遠哉。夫輪王之興也。七寶應圖。十善裁化。鐵圍所界。君天下而光宅。金輪所遊。大域中而利往。千馬伏軾。自空表而飛來。四龍守藏。從地中而踊出。寶田氣色。詎別於寒暑。珠柱光明。莫

分於曉夜。家給人足。俗阜時雍。下有知於上。上無事於下。至若孕質奇表。卜年景曆。三十二相。不獨於日角珠衡。八十千齡。豈兼於長神用教。雖巍巍矣。蕩蕩矣。聖王之盛事矣。蓋是劫增之日。殊非壽滅之辰。求古於今。聞其難得。按諸經論。三千國土同時而成。成已住同。壞終而復始。於住劫之中。從閻浮提人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其間有轉輪王出興焉。故俱舍論云。輪王八萬四千增上。心論云。若乃庖羲結網。黃帝垂衣。共工亂常。蚩尤作暴。並望古非綿邈之代。形今是斯須之間。故皇王繼踵。不達寶馬之巡狩。大盜排肩。莫遏神兵之戡剪。唐虞已下。從而可知焉。來論云。佛說法花之時。輪王預聽。釋曰。竊以聖人作萬物觀。諸佛興十方萃。是知四兵扈從。寧此界之飛皇。千子陪遊。乃他方之聖帝。故彼經偈云。又千萬億國轉輪聖王。至請原始要終。取其義矣。來論又云。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釋曰。夫載籍之興。本乎書契。書契之作。源乎易象。因三才而畫卦。布六位以重爻。澤上於天。後聖取而成則。鳥行於地。前哲像以爲文。斯乃書契之兆。之於皇雄。文字成之於倉頡。故云。易之上古。是曰義爻。書之首篇。不過堯典。載籍遠近。昭然可明。而乃謂經史之文。詳開闢之事。理不然矣。若博採圖牒。傍存子記。則元神是巨靈所契。毘陵爲大帝所居。華胥。柱州依稀。稀得其地。容成太上。髮髯臻其道。而文物並闕。而不論。聖政粗論。而不備。但龍師已下之日淺。經誥盈車而未周。人皇已上之歲多。圖書數卷。而便盡。以時比事。義可通。

①現一見②(故)一③一依一依④門一問⑤(不)一⑥辨一辨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乎。然則昔有聖王。金輪屢其東轉。近無哲后。玉環遂以西獻。人遂時而興替。物隨人而去來。取類虛舟異夫膠柱者矣。○惑曰。若輪王但生於八萬歲時者。何故玉毫在家之日七寶咸臻。鐵輪當宇之辰百年已滅。釋曰。有化而爲瑞者。有假以爲名者。化而爲瑞。不君於萬國。假以爲名。莫徵於七寶。故仙人相融金之質。必成十號之尊。如來記獻土之童。但王一分之地。鐵輪王之事未聞實錄矣。○或曰。佛記作輪王四分之一。一者謂金輪王四分之一也。若然者。鐵輪可非一輪王乎。但可作鐵輪王。則明矣。何故。須言四分之一乎。夫輪王者。降七寶之祥行十善之化何故。始行十惡終無七寶者乎。人又曰。皇王者所以理人也。人不自理。故立主以理之。至如二十住劫之初八萬增年之極。俗淳和有道。人而朴略而無競。當斯時也。何用聖王哉。釋曰。三界受形。莫離於苦宅。六情對境。悉嬰於惑網。是非因而互反。善惡所以相攻。假令有頂地之高昇異。三災不及。非想天之寂靜。四空爲上。苦蘊猶其逼迫。使法尙以驅馳。況乎欲界之人哉。若也聞太古謂無爲之極。稱遂初言有道之最。此蓋醉於巫咸耳。安知真諦之妙歟。沙門復禮曰。言者所以出意。非意也。跡者所以明本。非本也。故大聖之垂教。或跡淺而本深。或爲乖而意合。未得其門者。能無岐路乎。但不遠而復。斯則善矣。檀越曩講淳因福履退而日用。今資異氣貞襟秀而天挺。講君子之松柏。湛人倫之水鏡。文場翹楚。稱其雅論高才。學肆英髦。許其博聞強記。何其美矣。至若開選鍵而探蹟。振芳毫而討論。理尙達

於得象言將涉於非聖。若疑而叙意。異三子而何傷。若謗以爲賤。載一車而可怪。然敬尋○來翰云。晚披釋典。捧卷竭誠。斯言諷乎。亦勤之至也。幸甚幸甚。貧道不涯賤質。濫齒玄門。若春露之輕滋。學慚鴻器。同秋螢之末景。業謝傳燈。夫以聞斯行諸。是仲尼之所釋離乎畢矣。非有若之能對。況一乘妙義三藏微言者歟。涉鬼未足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大。于時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秋之朔日也。十門辯惑論卷下

○權文學答書

弟子。權無二敬致書於大興善寺。禮法師侍者。昔菩薩之間。如來斷幾生命。以佛速滅乃發斯言。豈有十地之人。於聖起謗。但爲理資。索隱義在。鉤深前。致稽疑意亦如此。且宣尼將聖之德。尙問老聃。慈氏次佛之尊。猶詢師利。況以下愚之蔽。披上聖之文。四千萬戶。觸塗多惑。所以罄肝膽。露昏。曠竭鄙誠。請高德。遂引三軍車之。駕開八正之塗。續晨晷之足。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方當永遵覺路。長悟迷源。燕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卒餘年。謹遣尺書。致謝不敏。弟子權無二和畢南

云是天尊所詮。教主畢竟不存。明經無主。主可說。說經無主。自曉偽端。拔本塞源。誣勞繁述。子。今尚未悟。終俟剖析論之。其稱三十六部者。義有由焉。此名發自佛經。道士因而創作。庸俗愚情。以增為勝。以佛經有一十二部。通加二十四部。總成三十六部。見佛法說眼耳等六根染塵因茲結罪。遂於六根之上。每根開六種。法門。六六三十六。故標三十六。稱雖有其名。竟無其義。每部之內。事理乖張。此非聖人所詮。妄造豈能該密。三十六部偽妄可知。又三洞之名。還擬佛經三藏。三洞者。一曰洞真。二曰洞玄。三曰洞神。此之謂三洞。洞者洞徹明悟之義。言習此三經。明悟道理。謂之三洞。洞真者。學佛法大乘經。詮法體實相。洞玄者。說理契真。洞神者。符禁章醮之類。今考數三洞經文。唯老子兩卷。微契洞玄之目。其洞真部。即是靈寶。經數並是近代吳宋齊梁四朝道士。葛玄宋文明陸修靜及顧歡等偽造。咸無典實。其洞神一部。後漢末蜀人張道陵自云。於峨嵋山修道證果。老子從紫微宮下降。授道陵天師之任。及符禁章醮役召鬼神之術。道陵。適自偽造道經數百卷經中。叙道陵與天尊相對說經。經文多云。天師道陵曰。晉武帝平吳之後。道陵經法始流。至江左。文明等於道陵所造偽經之中。創制義疏以解釋之。因此更造偽經以增其數。三洞偽狀。足可知矣。玉字金書者。經云天尊於玉京玄都說經既畢。諸天真人編玉為字。以寫其文。一說云。玉字者。是諸天書名。

金書者。鍊金為字。今道士所受法真文。及上清其詞。皆以玉字為文。其字似小篆。又非小篆。道家明真行道。於壇五方各施一真文。其文書作玉字。宋文明等作隸書以譯之。據文明此狀益彰字偽。若玉字本是諸天真人所書。文明是近代道士。不預說法之會。又與集經真人不相交接。如何文明得識玉字。而偽易以隸書。即彰玉字是文明所改。篆書體偽立玉字之名。所以還自以隸書易其偽字。以此驗之。皎然可悉。又云。銀函瑤格。且兩者。是盛經之匣。格者貯經之藏。此言天尊說經。入天敬重。盛以銀函。祕之玉藏。銀玉貴故。用以綴經。准此虛詞。全為詭妄。但仙宮人代貴尚各殊。若以人間銀玉為天宮之珍。人間聲色可為天宮所重。聲色偽經。說妄銀玉何。迺是其財色對境。是同彼此。有何殊別。立財破色。未識其由。又云。紫筆朱簡。此更虛偽。但筆之起稱。基於六國。秦人蒙恬方始造筆。自秦以前。皆削木書之。或謂之契。或謂之札。或謂之。元無筆號。豈有天尊以稱為筆。況五色非實。六塵咸假。迷心執。妄以為色。在於賢聖本無此見。文明等以朱紫俗中所貴。用飾靈寶題之名。且韜者以擬六韜。妄竊太公兵書之號。迺俗書之異名。兵之殊目。不離塵勞之境。纔淪生死之流。語事似是美名。拘理全成偽述。公子問先生此說。心昏志擾。莫知所措。迺謂先生曰。伏聞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先生此議。無。迺是乎。未解所疑。更希良釋。經云。

雲彩霞光。結空成字。烟。輝霧液。聚氣為文。芒垂八角。字方一丈。靈寶具顯。爰所感哉。先生曰。情弊執者難移。性明察者易悟。夫子沈淪。弱喪往而不返。靡思已惑。翻見致疑。子審聽之。吾為子述。此經旨意。久已曉之。蓋叙真文偽經之源。顯靈寶虛妄之跡。既云天尊含一氣之端。包兩儀之始。生化物象。孕育群形。說經不託空聞。造字何推氣結。此文明等偽造真文之因。虛立緣起之狀。迺云天尊感。之氣。聚結成文。字方一丈。黃。凡俗之書。芒垂八角。用殊篆隸之體。若其真文。應見於此。下方。警悟凡俗。須示靈異之狀。真文若在上方。天尊都化之所。何須廣大其文。以呈詭怪之跡。徒陳海東之論。寧思蝸角之虛。此又偽也。公子曰。玉字之文。結空之氣。既云虛誕。誠如所言。大羅之天。玄都之境。王京仙宇。金闕天宮。空青寶林。素木靈樹。三清上界。九仙靈府。道俗同詮。豈並非實。先生於是解頤而謂曰。適欲為子說之。子果見問。今為子具陳其妄。案靈寶偽經。有三十。二天。其天自下而上。重疊置之。從下第一。太黃皇曾天。第二太明玉童天。第三清明何童天。第四玄胎平育天。第五元明文舉天。第六上明七曜天。第七虛無越衡天。第八太極濛濛天。第九赤明和陽天。第十上真玄明天。第十一曜明宗飄天。第十二落皇篇天。十三虛明堂曜天。十四觀明端靜天。十五玄明恭慶天。十六太煥極瑤天。十七元載孔昇天。十

①主二人三 ②說一 ③(大)十子 ④今二合 ⑤終侯一機終 ⑥(一)一 ⑦(法)一 ⑧(密)一 ⑨(實)一 ⑩(以)一 ⑪(成)無二無其 ⑫(後)一 ⑬(告)十直 ⑭(不)一 ⑮(金)一 ⑯(易)二 ⑰(作)一 ⑱(是)一 ⑲(一)一 ⑳(二)一 ㉑(三)一 ㉒(四)一 ㉓(五)一 ㉔(六)一 ㉕(七)一 ㉖(八)一 ㉗(九)一 ㉘(十)一 ㉙(十一)一 ㉚(十二)一 ㉛(十三)一 ㉜(十四)一 ㉝(十五)一 ㉞(十六)一 ㉟(十七)一 ㊱(十八)一 ㊲(十九)一 ㊳(二十)一 ㊴(二十一)一 ㊵(二十二)一 ㊶(二十三)一 ㊷(二十四)一 ㊸(二十五)一 ㊹(二十六)一 ㊺(二十七)一 ㊻(二十八)一 ㊼(二十九)一 ㊽(三十)一 ㊾(三十一)一 ㊿(三十二)一 ①主二人三 ②說一 ③(大)十子 ④今二合 ⑤終侯一機終 ⑥(一)一 ⑦(法)一 ⑧(密)一 ⑨(實)一 ⑩(以)一 ⑪(成)無二無其 ⑫(後)一 ⑬(告)十直 ⑭(不)一 ⑮(金)一 ⑯(易)二 ⑰(作)一 ⑱(是)一 ⑲(一)一 ⑳(二)一 ㉑(三)一 ㉒(四)一 ㉓(五)一 ㉔(六)一 ㉕(七)一 ㉖(八)一 ㉗(九)一 ㉘(十)一 ㉙(十一)一 ㉚(十二)一 ㉛(十三)一 ㉜(十四)一 ㉝(十五)一 ㉞(十六)一 ㉟(十七)一 ㊱(十八)一 ㊲(十九)一 ㊳(二十)一 ㊴(二十一)一 ㊵(二十二)一 ㊶(二十三)一 ㊷(二十四)一 ㊸(二十五)一 ㊹(二十六)一 ㊺(二十七)一 ㊻(二十八)一 ㊼(二十九)一 ㊽(三十)一 ㊾(三十一)一 ㊿(三十二)一

但諸天之上成是天人。欲界之天男女雜處。雖有欲事輕重不同。修十善勝業生於其境。不似人間分疆畫野。自色界之上無女唯男。修四無量因方咸彼果。咸無土地之實。衆寶之所共成。今言大浮黎土。一何迂誕。虛僞之狀參驗可知。子自情迷非余辯誤。

甄正論卷上

甄正論卷中

大[＊]白馬寺僧玄奘撰

公子曰。天上無地誠亦有之。天尊神力不無。其實案此經文。天尊當說度人經時。七日七夜。諸天日月。璣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此則神力所致。聖德靈威。故得日月駐景以停運。風雲

③斂竄以○澄清。若非大聖孰能至此

先生曰：無天尙解造天。無地猶能立地。日月任其筆削。風雲隨其指揮。確實論之。並無其事。且璿璣輪運金渾應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交會晝夜百刻。周旋潛轉。靡有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縮。大數不虧如也。簿蝕差時行次失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長。猶爲吉應。尙書史策以○示將來。況天○一不轉經七百刻。自有天地以來。未聞有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光諸簡牘。典載不紀。明並虛焉。若言此之璿璣日月風雲山海之等。並論天上之天。不是人間。

之天者。且諸天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曜。以花開合爲晝夜。不與此土相同。宋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上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具詳。此可略示。虛又明也。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辯之。至如天尊說經。利益實廣。經云。天尊說度人經。一遍一國男女聲病耳皆聞。聰。二遍盲者日明。三遍喑者能言。四遍跛者能行。及周十遍。乃至婦人懷孕。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藏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以此言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於夢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向已具論。子仍固執。何異占夢乎。余告子_以以上天下境勝劣不同。豈有盲聾_之暗跛之疾。亦無塚墓骸骨之穢。雖有_之死生之事。皆是變化所爲。無產生之生。無屍死之死。今此經_云云。天尊於始青天中說法。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盲聾等病。天上元無此_之疾。案此經文。元來不委_之上天善惡。出自胸臆。造此僞經。乃委巷之浮談。非典實之雅論。虛僞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因僞也。然則道法流行。爲日因已久。教跡匪一。義理多門。因祇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

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經。首尾

虛僞不可爲證。道家宗旨莫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寇之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因果之文。不明六道之宗。詎述業緣之義。地獄天堂了無辯處。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餘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爲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別舉例論之。道家

稱_①天尊說經在堯舜以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尙質_②醜俗未萌。人無矯妄之心。時有無爲之化。老子說經當_③衰周之末。帝王之季。君昏於上臣亂於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強侵弱。人懷狙詐俗趨澆浮。何因天尊當_④淳朴之日。乃說地獄天堂罪福因果。三世六道_⑤應報業緣。老子當_⑥澆醜

之代。乃說無爲無事恬淡清虛雌柔欲
 運機之義。何其爽歟。以理推之。虛僞非謬。
 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生執僞。後之靜信。復豈
 妄哉。請少詳之。無爲孟浪。案道經云。樂靜
 信宿稟仙才早。殖德本。功滿行就道。證天

尊。大弘教跡廣演經論。豈並僞耶。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僞造元始。下代同僞。豈不解假立天尊。^⑤公子前惑其^⑥本今迷其末。誣其源而派其流。曷可得耶。此宋文明等爲元始立天尊。自知無據。僞佛經說釋迦

棄儲后之位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僞立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兼說經教具信因果等事。趨日避影重覺心勞欲隱而彰僞跡逾顯非唯外無俗學。不明得地因由。亦乃內無

識智，不悟立主虛僞，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

①誤一悟②其二有③敏一敏④澄清一清淨⑤揮一搥⑥導一博⑦薄⑧策一册⑨〔示〕一⑩一二七日
 ⑪〔有〕一⑫且二但⑬羅一羅⑭〔上〕一⑮示二爾⑯也二矣⑰〔天〕一⑱〔等〕一⑲導一德⑳
 暗二店㊱㊲息二馬㊳〔以〕一⑳死生二生死㉑〔云〕一，云二文㉒疾一病㉓上天二天上㉔德二虛㉕已
 久二久已㉖祇二祇㉗端二清㉘罪二禍㉙非一爲子㉚天二人㉛釀二演㉜賁周二周賁
 〔當〕一㉝應報二報應㉞濟一快㉟〔逗換〕一㊱非二益㊲復點二崇復㊳孟二孟，猛㊴信十〔等〕㊵
 植一植㊶同二同㊷公二夫㊸本二初㊹始立二立㊺信二論㊻果等二緣之㊼覺二學㊽智二知

師。並是老子西昇經文既稱佛是已師。如何翻云化胡爲佛。若老子本擬往天竺化胡。何所迴避而言。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化胡之義。此其虛也。但其文合云。乾竺。乾者天也。故易三三三卦以象天地。足知乾者天之謂也。後人抄寫誤昇竺字於乾字之上。故云竺乾。又案西。蕃葱嶺以西至于西海。東西南北唯有五天。無竺乾之國。明是後代傳寫誤也。老子不化胡之跡。居然可知。其尹喜傳老子出塞記及文始內傳。並是近代道士等見佛法與盛俗薄其教。苟懷妬忌。僞造此等文書云。老子化胡成佛。今直據化胡之文。足以顯經本僞。案史記及前漢書。西夷傳諸蕃部落各殊。一蕃之中又分數部。西蕃之國咸悉城居。國號蕃名其數極衆。月支疎勒碎葉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天竺。略舉大數。子細甚多。天竺之中東西南北及中分爲五國。國號天竺。人曰婆羅門。與胡境相去尚有萬里。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化胡。況釋迦本是中天竺國太子。元自未登王位。何得經云佛是胡國王。驗此經文再三皆妄。良由宋文明等以佛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僞造化胡之經云。佛是老子化作。誣惑輿俗欲令敬奉。又宋文明等生長江濱。不諳西域。傳聞西是胡國。乃疑佛亦是胡。復開佛是王種。還謂佛是國王。望風僞造此經論。說化胡之事。國名王號殊不相當。何異肝膽楚越。以經驗國虛僞自分。不待言談方辯假妄。

公子曰。若也此經是僞。何得云老子爲胡王及群臣說涅槃法華嚴金光明等經。經今見實。豈曰虛乎。

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虛。此不合疑。子何蔽也。且涅槃等經。並是佛說。各有緣起具論法相。詮因果於三世。明罪福於六道。辯報應之業。顯真如之理。旨意不論化胡。何關老子所說。宋文明等元來未識佛法。謂如道經義趣。妄云老子所說。推尋本跡何大狂。凡所述作須委由緒。故雙林示滅。三藏開結集之宗。兩楹夢奠。十哲撰紀言之論。姬文荆楚。明夷之義載數。馬遷下獄。太史之書方著。咸有所以非無表明。修靜張江左唐流素著邪見。徒知心矯豈悟跡。案前漢書。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金人。帝以爲神。列於甘泉宮。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傍有身毒國。身毒名天竺。始聞有浮圖之教。至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之經。此並佛法東流之漸。何因不說老子化胡之事。若化胡不虛。史傳自然合錄。直以元無此事。虛狀不可妄書。

公子曰。化胡之經先生稱僞。何爲唐朝吳天觀道士尹文操奉勅修老子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六牙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此所說。佛即老子應身。何妨實說經也。先生不覺虛胡久之而歎曰。斯言之過。致子惑焉。但老子當過關日。自云。望二乾有古先生。方將撤勒金河裏。經履砂傾跋涉山川。百舍忘疲。一心訪道。遠慕聖德。遙尊曰師。今化胡經中。自身作佛。前後乖謬。誰的從。驗西昇之首章。類化胡之末句。彼談此說。終始參差。良爲構虛詞多舛誤。且老聃之適竺乾藉其釋迦盛德。准此佛生已久。聲聞遠被東周。老聃慕義欽風。驅車以之西上。而云至彼之後身方入胎。僞在目前。詎煩言辯。作僞心勞。蹤跡彰露。既云乘象入胎。變身為佛。如何復說老子化胡。必其入胎不虛。降生有實。老子身已作佛。遣誰相化。即是伯陽自生爲佛。何關伯陽化胡成佛。案此化胡入胎兩皆是妄說。經之事一概虛。設令老子實入母胎受生作佛。佛是老子應身。即是道門宗祖。道士等自合削髮染衣。宜從緇侶。變鼻聲於機。革狼顧於邪心。而乃毀五乘之聖文。譽三張之鄙教。踐迷塗而隴足。泛慈海以沈。不復本以歸宗。良爲此經先僞。

公子曰。此又云僞。僕何言哉。但道法之興。基於遠古。教門宏遠。宗致幽深。其談詠者重玄。所歸依者三寶。正真大道。無上福田。修而行之。咸蒙利益。或梓青鸞於上漢。或駕白鶴

〔是〕一 〔其〕二 〔乾竺〕一 〔故〕一 〔之〕一 〔蕃〕十 〔自〕一 〔天〕十 〔竺〕一 〔文〕一 〔元〕一 〔胡〕二 〔胡〕一 〔等〕一 〔文〕一 〔佛〕一 〔西〕二 〔城〕一 〔勒〕一 〔國〕一 〔之〕一 〔國〕一 〔境〕一 〔向〕二 〔胡〕一 〔國〕十 〔王〕一 〔佛〕一 〔宋〕一 〔王〕一 〔二〕一 〔現〕一 〔大〕二 〔太〕一 〔疎〕一 〔疎〕一 〔勒〕一 〔大〕一 〔夏〕一 〔休〕一 〔屠〕一 〔波〕一 〔斯〕一 〔天〕一 〔竺〕一 〔月〕一 〔支〕一 〔大〕一 〔神〕一 〔宮〕一 〔甘〕一 〔泉〕一 〔身〕一 〔毒〕一 〔國〕一 〔五〕一 〔乘〕一 〔聖〕一 〔文〕一 〔譽〕一 〔三〕一 〔張〕一 〔之〕一 〔鄙〕一 〔教〕一 〔踐〕一 〔迷〕一 〔塗〕一 〔而〕一 〔隴〕一 〔足〕一 〔泛〕一 〔慈〕一 〔海〕一 〔以〕一 〔沈〕一 〔不〕一 〔復〕一 〔本〕一 〔以〕一 〔歸〕一 〔宗〕一 〔良〕一 〔爲〕一 〔此〕一 〔經〕一 〔先〕一 〔僞〕一 〔公〕一 〔子〕一 〔曰〕一 〔此〕一 〔又〕一 〔云〕一 〔僞〕一 〔僕〕一 〔何〕一 〔言〕一 〔哉〕一 〔但〕一 〔道〕一 〔法〕一 〔之〕一 〔興〕一 〔基〕一 〔於〕一 〔遠〕一 〔古〕一 〔教〕一 〔門〕一 〔宏〕一 〔遠〕一 〔宗〕一 〔致〕一 〔幽〕一 〔深〕一 〔其〕一 〔談〕一 〔詠〕一 〔者〕一 〔重〕一 〔玄〕一 〔所〕一 〔歸〕一 〔依〕一 〔者〕一 〔三〕一 〔寶〕一 〔正〕一 〔真〕一 〔大〕一 〔道〕一 〔無〕一 〔上〕一 〔福〕一 〔田〕一 〔修〕一 〔而〕一 〔行〕一 〔之〕一 〔咸〕一 〔蒙〕一 〔利〕一 〔益〕一 〔或〕一 〔梓〕一 〔青〕一 〔鸞〕一 〔於〕一 〔上〕一 〔漢〕一 〔或〕一 〔駕〕一 〔白〕一 〔鶴〕一

公子曰：既聞先生此說，心開意悟，卒誠還迷，如披樂廣之天，似廓張超之霧，避席趨下拜首而謝曰：僕久沈俗網，罕悟真筌，耳滯黃花之音，志昏白雪之奏，雖則屢承妙釋，方乃重結深疑，形智瞽盲，一至於此。幸蒙南指，今從北轅，靈寶天尊虛妄若是。至於經教，莫不僞修。凡所謬妄，咸請垂誨，希愈膏肓，永祛沈痼。先生怡然而對曰：子今悟矣。亦且暮而得復，坐有疑便問。余爲一論之。

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衆。道法之中有道士女官二流。彼此相望。威儀備具。准佛律。僧受二百五十戒。尼受五百戒。今道士女官所受法錄。一概齊等。更無增減。俱受十戒。眞文上清之法。并受符籙之事。未知此法何人所傳。

先生曰：道士女官，元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法真文上清，咸以絹素爲之其中。畫作符圖及書玉字，其真文總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爲日月星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爲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用，不要總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其次受真文，後受上清，其法具矣。錄者其數甚多，不何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將軍、三五大將軍等錄，受

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爲何惑。道法先無戒律。道士不娶妻。憑何典記。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淫欲之事。今道士等不婚娶者。學僧爲之。一無憑據。故隋唐陽觀道士李播上表云。准道法道士無娶妻之條。道士等咸請取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

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爽於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宗於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無出家斷婚之跡。道士今曰出家，遵誰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於西域，釋迦棄儲后之貴位，捨妃嬪之愛戀，出家修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度憐陳如等。此土元無出家之兆。老子本自有妻。仕周爲史。去周西邁，身是俗人。本無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封段干。後爲漢膠東王太傅，各有列傳。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輟。此論依教修行。

則息胤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輟。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出家。本學佛教。更無別據。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教。老子不禁婚娶。經文又說子孫。今日縱學佛宗。識者詎肯依信。盜鍾掩耳。豈杜他聞。妄立

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僞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爲其部帙，又太清上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模寫佛經滲徹罪福，構架因果，參亂佛法，自唐以來，卽有益州道士黎嶠、豐

州道士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造洗心浴經以對溫室。道士劉無待又造大獻經以擬孟蘭盆。并造九幽經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帙。僞者不可勝計。豈若釋迦大聖獨擅法王。施化西國。聲流東夏。案列禦寇書云。商太宰問於孔子曰。三王聖者與。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與。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孔子曰。三皇善用時。聖則丘弗知。太宰驚曰。則孰爲聖。孔子曰。丘聞之。西方有聖者爲聖。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蕩蕩乎民莫得而名焉。案宣尼此言。

自○時○弗○不○
 者○一○
 時○十○政○
 者○爲○聖○二○人○者○焉○
 爲○聖○二○焉○
 信○十○化○不○而○自○行○
 也

①武十(帝) ②何二上 ③[日]一 ④今二令 ⑤亥二名 ⑥得十(之) ⑦得二問 ⑧爲十(子) ⑨官二冠 ⑩具二雅
 夷唯 ⑪受二愛 ⑫還二途 ⑬[十]一 ⑭薑二薑 ⑮次二次 ⑯人十(女人) ⑰性二唯 ⑱染處二嗜欲 ⑲
 [於]一 ⑳差二甘 ㉑其事二此法 ㉒委妻二妻娶 ㉓信十(月) ㉔禁二不 ㉕條二禁 ㉖取二娶 ㉗所
 二何 ㉘[宗]一 ㉙克二喪 ㉚士二七 ㉛[列]一 ㉜還二嫁 ㉝於二在 ㉞后二君 ㉟妃二奴 ㊱[成佛]一
 ㊲史二吏 ㊳干二于 ㊴東十(平) ㊵別二別 ㊶畢十(於) ㊷詎二誰 ㊸杜二氏 ㊹等十(所) ㊺
 苦二差 ㊻和二治 ㊼又十(有) ㊽浴二沐 ㊾至十(經) ㊿羣二教 ①者二入 ②果二實 ③十(者)

與老子西昇所說略同。伯陽仲尼並此。上稱之爲聖。二人咸知西方有聖人。則明釋迦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尙早竊當時之譽。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慚。塞訥木賜。仰宜尼之崇仰。愧環堵之卑陋。鄉咸觀子林之宴容。悟心識之皆忘。是知。傳搖九萬垂天之翼方昇。擊水三千橫海之鱗乃運。幸承咳唾凝滯咸盡。竊見白屋鴻儒黃冠碩學。扼腕。肝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云。儒道釋典三教是一。咸躋於善理。無有三。慈悲仁恕殊途而同歸。利物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鷄黃馬之辯。未可分焉。雖堅合異之詞。豈能別矣。每思此說。交戰乎懷。請一詳議。希除衆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未遑創裁。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教群分九流區別。本跡斯異。義意迥殊。非唯魚淺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文似涉參。互究理居然不同。自八卦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號。觀鳥跡以裁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化。垂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謨。泊乎姬公制禮作樂。隆二南之風雅。孔父修詩述易。證十翼之精微。莫不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大長幼明夫婦朋友之別。盡忠貞以奉國。崇孝悌以資家。蘊恭謙以克己。施仁恕以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廉讓以推行。此之五德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俗。運武功以寧亂。修禮祀以綏神祇。崇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

之漸。易著網罟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擇蒐狩之典。截殲斬首。効征戰之勞。宰犧屠牲。邀薦饗之福。貫胸迷腋。申馳騁之娛。天命剖肌。恣賞心之樂。刑禮與而姦詐起。符璽著而矯僞生。盜國竊器者告父弑君。爭權趨利者滅宗夷族。無慈悲之大惠。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因果。明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逮乎子孫。積惡修善絕於冥報。在生之命。年有延促之限。爲鬼之質。壽無遷變之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之重人畜同之。類於己情豈宜傷害。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其肉者。以己之心。體彼之命。戀生之志。物我皆然。故孔丘不味山梁之雉。子定國之寬刑。孫叔傲之陰德。新楚以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秦軍。白起之坑趙卒。身死杜郵之下。支分烏江之上。或禍福被於當代。或榮辱流於子孫。身遭受而嗣同。於見報父。業子傳酬非自己。亦有射宜王以復其怨。抗杜回以答其恩。申生命而胡突以馭車。劉約從元海而陪乘。此論幽明交接人鬼相離。非罪福之業緣。異報應之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

夫道之爲教。儒之異流。黃帝述其濫觴。老聃嗣其繩紐。究其本也。保精養氣。翫光藏。障。全生遠害。無爲寂泊。恬懷清虛。少私寡欲。此其宗也。自後變淳就澆。分鍾各爲。派一化。廣成。皇帝是也。次則守雌。剛忘知息。智伯陽子休是也。下則擯代遺榮。巖棲谷飲。

許由巢父是也。推究神仙之跡。事涉遐虛。案黃帝本紀。帝行房中之術。修導養之法。御七十二女。服九一金丹。昇鼎湖。策飛龍。白日登天。群臣攀戀。收衣冠劍履而葬於橋山之陽。參驗此詞。成成。烏有。夫葬者藏也。先人云亡。子孫咸戀。卜其宅兆。修建墳塋。安魂靈藏祕骸骨。庶免曝露之患。皇帝馭青龍以冲天。躡紫雲而遐上。高謝萬機。脫屣四海。元來不死。何因須葬。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人。尙蔽弟甘棠。思德留樹。況黃帝登九五之位。處萬乘之尊。馭龍駕以上仙。故勝羣疾而死。若群臣攀戀。情切卽令留奉衣冠。豈容埋棄帝之遺服。以申誠戀之志。仲子未幾來。左傳以爲非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誣。必葬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跡可知。且御女求仙。愈欲求果。更入輪迴之境。詎登解脫之場。縱令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出代之法。黃帝之跡如此。神仙傳並虛陳。已其前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爲教。備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於

○士二出 ○塞二養 ○○陌十(耶) ○容二客 ○傳二持 ○扶 ○昇二升 ○咳二款 ○肝二肝 ○揚二揚 ○三二二 ○馬二鳥 ○○設二義 ○何二所 ○斯二維 ○五二旨 ○○漢二文 ○○氣十(文) ○○仁二二 ○○孔十(宜) ○友于之別 ○朋友之列 ○○克二刻 ○以二而 ○○尊二尊 ○○盤二盤 ○○効二郊 ○○造十(身) ○○綱二似 ○○復二祥 ○○子二子 ○○刑二形 ○○郵二詔 ○○福二福 ○○身二方 ○○造十(身) ○○經二經 ○○(於)一 ○○胡二狐 ○○報二相 ○○明二命 ○○黃二皇 ○○其二云 ○○龍二施 ○○九二二 ○○橋二橋 ○○無二元 ○○泉二黃 ○○代二代 ○○導二導 ○○養十(生) ○○二二三 ○○九二二 ○○橋二橋

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但詮陰陽天地和氣四時生育之理。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嚴君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分無狀可見。於無狀可見道中生一氣。此氣之清者爲天。濁者爲地。此一氣生天地。一生二也。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人。此二生三也。以人稟陰陽。陰陽能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萬物也。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即此陰陽之理。非測度可知。此神妙也。能順此陰陽之理。安其所稟。涯分守雌柔。恬淡寂泊無爲。絕矯性之聖智。棄越分之聞知。同微妙之兩觀。混有無之雙執。挫折銳進之心。解釋紛擾之志。除剛勇之強梁。捐聲色之耽染。體禍福倚伏之萌。行慈儉謙退之行。即得終其壽考免於身患。子孫昌繁祭祀不輟。苟違於此。則天命傷生。招於敗果。息胤絕其嗣。後不嗣。故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莊周解牛以全其生。傳火而續其命。齊萬物以杜健羨之路。隱四支以去形骸之戀。述木雁用遺愚智滯守之方。喻指馬以忘天地執著之見。混變化而夢胡蝶。一天壽而延壽子。太山小於秋毫。則巨細之妄斯顯。朝菌長於大椿。則脩促之弊方假。此並莊周詮俗情妄執。遂有長短妍醜之實。而起人我貪惡之心。利己損物致招患禍。此論一生之內有此顛倒。天齡害命索累敗身。無未來冥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代造善惡之行。隨其所行當代受報。與儒書所說大意略

同。此是明佛道全別。公子曰。三教懸殊若此之異。一理之說吁可同哉。是知子休心齋以忘身。非是爲他祈福宜尼潔齋以變食。豈關藉因求果。設道供以邀冥資之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庶幾免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時有効驗。此事如何。更請詳議。先生曰。子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者祭祀之流。祈禱之事有來自久。非唯道陵之法。靈帝太公時行此術。醮者祭之別名。禮典先著其義。道陵因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是俗中術人之技。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祇之理。俗諦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巫陰陽卜筮郊祀尸祝之類也。行此法者自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爲佛法從西國來。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元非是客。自然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祭祀之法。即是司禮寺事。但以寺觀相對。因此遂屬司賓。以賓而論。祇合郊社所管。又符者鬼錄。行之於鬼神之道。所以有驗。亦焉足怪焉。公子渙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曰。僕習夢甘辛居飽忘矣。沈淪弱喪積有歲年。今屬類光西邁之晨。方悟非狂東迷之弊。朝聞夕死有愆深心。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目誠傳諸將來。使夫倒蹟之徒革心於昏昧之俗。弘通之士懸解於真如之理。遂筆削

爲論貽諸後代
甄正論卷下

但一俱也 狀一象也 可見一也 因一也 陰陽一也 明道一也 六字一也 即此一也 涯一宜也 恬一後 怡一也 泊一也 壯一也 支一也 友一也 肢一也 雁一也 復一也 造一也 變一也 成一也 人一也 之心一也 一生 二 人 三 與一也 乾一也 是二則也 是二見也 休一也 沐一也 忘一也 安一也 潔一也 枯一也 因一也 以一也 何虛費哉一也 自一也 日一也 黃一也 此一也 之也 之也 其也 伎一也 伎一也 與一也 乞一也 此一也 自一也 太一也 來一也 答一也 之也 錄一也 錄一也 疑一也 修一也 日一也 之也 檢一也 論一也 請遵一也 敬道一也 自一也 因一也 夫一也

短長 觀與此方分子 陽暑濕同也 舍成實等

王母戴王勝豹尾虎齒主人間接瘞之鬼也

蘇 子 王 公 士 女 之 作 六 十 倫 舞 也

生皆依食住。遂受乳糜六斗四升而餐之。乃成道也。以是

極至。但羣生感應未興故也。既以變物之形。又且

老氏默識於能仁。仲尼問禮於伯陽。清淨法

也。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此道之三釋教極至也。自鳥獸羽土遠而必慈。律文之

如有用釋教者。使人居乎漏盡。如有用老教

者。使民至於沖和。如有用孔教者。使民登乎

仁壽。是以大聖生于盛王。謂周昭。五天之人。

千乘之邑。百乘之君。階于聖智者也。千乘之

乘之君。謂周昭王之諸侯也。二教生乎衰世。而

以佛生之世。則皆謂果聖者也。二教生乎衰世。而

大道顯于陵夷。自周第十二主。周王寵衰。失御天

下。平王遷都洛邑。諸侯爭征。禮樂崩

壞。謂之。故老聖潛其龍德。隱於柱下。紫氣浮

關。適于流沙。老子爲周柱下史。見周德衰。遂出關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自衛返魯。而修春秋。

感其靈應。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皆非其志也。

仲尼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返魯。而知道者關尹也。

知儒道者顏回也。行二教者百王也。老氏爲

高仙。仲尼爲素王。聖謀洋洋與天地而無窮

者也。時有愷見者曰。此乃。若二教已甚

矣。而胡德之歟。胡何也。乃可。余謂彼不知予楮

者也。昔有雙子楮者。雙楮共功。言楮則牙刺不入。言牙

者則能穿十楮。或云實汝牙而穿汝楮。如何彼無詞矣。

吾經以二士爲至化今鄙之。爲通義爲老子。則何

藏大龜氏則大龜氏姓。事畢詣于雙林道場。即供尸

提河。末命七寶床。上北首而臥。於靜夜中寂

然無聲。正遍知月隱于大涅槃山。佛身命月。萬

聲號慟。泉填岳墜。照星驟墮。諸河返流。阿

難心沒憂海。羅際羅但觀無常。有學無學。愴

然悠逝。諸天稱曰。苦哉其婆羅林。梵云婆羅

素如白鶴色。以是謂之鶴樹也。勁葉含霜凌

冬不凋。故謂之堅固林也。初大聖將復乎無

爲。則未。發毘舍離至于南河岸上。履大方石

顧阿難曰。此吾最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

留之跡也。毘舍離國在恒河南中天竺界七百

石上有佛雙趾。長尺有咫。一尺八。廣三之一

寸也。下有千輻輪相。指端萬字。花文及瓶魚

等。光爛爛焉。至此文見。自古邪徒毀而還復原

茲聖人寄跡以表教。教存而跡不亡。觀者泣

其依然則長想之懷有在矣。周之二月今十

二月也。周朝十一月建子之月爲歲首。十五日西土

之晦也。西國於一月三十日內。分前十五日爲白月。後

月晦。自十六日爲黑月。彼十二月各以星名呼之。正

月朔。自十六日爲黑月。彼十二月各以星名呼之。正

月朔。自十六日爲黑月。彼十二月各以星名呼之。正

月朔。自十六日爲黑月。彼十二月各以星名呼之。正

曆象會耳。古者三代之正有所取捨。夏后氏

尙黑建寅爲正。夏禹姓姁。名文命。以天錫玄圭之瑞。

以平且爲瑞也。殷人尙白建丑爲正。殷湯子姓。名

正。祭祀旌旗衣服皆尚白。以五更時爲朔也。周人尙赤

建子爲正。周姓姬。名發。有火流王屋之瑞。以建子之月

半爲。而大聖在乎周年。故得十一月言正

期也。異乎今之世也。佛既生周代。凡經中所有年月。皆

月也。天地否閉。龍蛇斯蟄。微陽潛布於下泉。

勾萌未達於上土。以茲生者應氣運而來。以

茲滅者應代謝而去也。北山和尙以佛滅乃用周正

也。聖人與物無帶。其生也示相同凡。其滅也示

化歸真。雖現生而無生。雖示滅而非滅也。既死而

不能生者非聖人也。此方緣盡。凡化他方非同小聖灰

滅度。非死非生而能死生者。是謂大聖人也。

本不屬於生死而示。而六合之間。萬類職之。未捐

於有爲。未歸於無爲。生而復生。未始有極。

而聖人應生者。亦何有極焉。職主也。捐治也。職

未治於有爲。亦何有極焉。職主也。捐治也。職

生可生之世。滅可滅之世。生滅在物。固不

在己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八日而生。

表始華而就滿也。周四月佛生是今二月也。物

日而滅者。顯自盈而之虧也。應衆生起常見。故現

無常十六之

後。月漸虧也。滿則滋華。虧則害盈。以八日漸滿故

於榮也。以十五

日後漸虧

故害盈也。揆其日。是以見生滅之有爲耳。又方

晝而寢。反晝而逝者。蓋生顯死晦。且勤夕逸

之徵也。佛生以晝入滅以夜者。蓋生則顯明也。死則

晦暗也。又生且必有勤勞之用。外於夕乃

閑適之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義也。嗟乎群生紛紛若乎在夢。或有見佛生

以乾善機爲導物起信刑定邪正。皆得謂之繩繫義也。章明也。繩猶也。病於惡而明於善導引起也。有不信者引之令信。不定者判刑也。

苦之因。並應受持不宜忘失也。曹望也。弟子所說雖非情之本意。然

名使至。具以微言誨。天親退而省其咎。嬰然。將自援刀斷舌。無著聿來共前止之曰。罪自

濁繁細如陸持入如漢魏失譯并藥師等經戶利
難。及與地野等經雖不雅奧且非虧謬。驗之重
簡譯。今在正軌譯不可廢也。然得禽雖一目之網。而藉萬目
資乎一目。出苦雖一門之法。而兼萬法資乎
一門。雖以一目獲禽不可唯開於一目。故演而伸之。
雖以一法獲機不可唯演於一法。也。故演而伸之。
為八萬四千之法藏也。牟子云也。故演而伸之。
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
兆。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
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表。剖析其窈眇之
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
放諸海九十九日滿。譬如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
宮不能載其盈趣。譬如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
其餘哉。兩夏二聖之經。宣孝子
居百氏。如北
辰之於懸象矣。孔孝為北辰。
而孔老之外。猶有
象聖之格言。楊太惠施虛無之流也。出莊
墨翟
韓非濟世之流也。出史
其間馬遷修史司馬遷。
子長漢武
時人。為太史繼父
傳史記一百三十卷先黃老而後六經
記。毛詩。尙
書。周易。樂班固藝文
班固。字孟堅。修前
記為云也。漢書一百二十卷
始儒家而
次道德三於吾宗為三教所謂儒
揚日月於不
朽。至於廢興取捨。皆繫於時也。或取或捨。或廢或
數。其有後世作者。或詞勝於理。或才不及事
也。或詞雖富瞻其理疎曠。或務華去實。詞失也。
事雖備而才力不足也。者於實事多失
尚玄否黃知之者。唐居浮促。孰能與死者交
論。既却偏執之非。而所患浮世短促。
誰能與前代之人交論是非者矣。
心。播流無極。不了之徒。但知持誦
在。心。布流無極而已。
夷戎為國之綱紀。朝謂脫職會親之禮。
禮之事。喪謂吊屬非禮之儀。我謂
講武征統行其道鮮克攸攸
釋老之教理在虛玄迹參權實理既虛無玄
其道或權或實也

致令中人已下上土閣而下之。中土如存。若亡而土侮而笑之。阿附曲演
非妖則妄。鄭聲亂雅魚目欺珠。是以道則有
化胡經晉時王浮道士所撰。一卷後漢書卷十一卷夷夏三破十異九
迷皆道門非釋經之文釋則有滅惑敷夷夏甄鑒玄道論等並在弘明集破
邪辯正唐沙門法琳撰紛然陵駕。既悖而往。亦悖而
復互相矛盾情意忌慕忌者惡之意者好之意義不由直相附如糺
纏以曲爲直也相酬如響答。糅以編簡糅雜闕以緼騰
經緼騰豈關十二分五千文之本歟聖人之旨元無是非之文西
域統一世之教以爲三時。謂有教即何舍空教
即八部般即八部般不空不有教即解深密經是此方以五時辯
若等是謂苦集滅道四小乘教二則般若謂八部般三
則淨名思益等謂維摩經論不思議教四法華會二歸一中道教五涅槃
教或謂之不然。今存乎古也時三
眞俗符第四眞契無爲之爲眞。有相動用之爲俗。俗非眞而莫異眞非俗而莫顯。眞故曰符契也。
昭機之士是有也昭顯也。依言論之冥機之士是
其無也冥默也。超言論之相反爲道說眞者於俗猶迷。存俗者於道
眞來了。各執爲道如隻輪駟衛奇輪戾天偕何得也。存單輪眞也。車本隻輪方轉。鳥以兩翼而飛。今於眞俗若不同通。如隻輪之車。單翼之鳥也。偕齊也。但道之不弘爲物所宗。箴其牧濟。弘直俗之道。欲爲物之宗匠。必無所成也。濟成也。故以眞俗兩門爲道之樞總。吹萬有於一指。靜群動於絕朕。蕩蕩焉眞可入不二法門之夷路也。攝萬有而入於一指趣。寂業塵而不混其形兆。於所對則了然無起微涉動之謂俗。未必以造至極之境。便爲之眞。涉此則入不二之門也。何則會極捐情之謂眞。眞也者性空也。謂眞性之空。俗也者假有也。謂依他

假有之有謂之似有其法無一似幻而有性空
 之空謂之眞空眞性之上百非四相了然無得故也故悟士立異於俗相違眞即無爲。俗即有爲。二法不同故也。合眞俗於不二也。眞者理者事也。中無理而不與。理無事而不顯。無俗不可言眞。無理不可談事。不即不高故爲不二也。中道洞照赫然玄會。未嘗有一事當情者也。夫如是簡易之理于何不著。久大之業于何不備。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功。簡從則有大功。雖僧順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祇云遠法身無外於焉悟哉。阿僧祇。四百七十五億那由他。十信初發心至世第一末名初信位。從見道至第七地名第二信位。從第八地至解脫道名第三信位。此三祇外方得成佛。不亦遠乎。然法身之理。本來混融。此三祇外方得成。故萬象語共眞。以空爲迷悟雖殊。而非外得者也。昔青翠竹蕊是眞如。辯其假以有爲相依。假即性。性不離相。故云一質。二體者。性之相。性之性。性不離相。故云一質。二體者。性之相。性之性。既空假一質二際無得。非中道如何。依性之相。性之性。性不離相。故云一質。二體者。性之相。性之性。有自體待彼衆緣生。既待緣則象本無矣。萬象之法。色法二緣。自不能生。則爲無體也。根於空矣。有假本無自體。緣合而生。緣散而滅。若心法四緣。色法二緣。自不能生。則爲無體也。根於空矣。有假爲象本。空含於象。待象以顯。顯既在象則空爲象矣。象外無空矣。無爲之空含有爲之象。將顯無爲必仗有爲。有爲則則所顯也。譬諸水月緣會則見。就得謂之空也。形虛無在。孰得謂之有也。月本在天。影流于水。誰言其空也。本本無月。假影所流。誰得言有也。故聖人妙體有無之間。能成有無之用。是謂至矣。是以聖人方清辯云。有爲如幻化。無爲如空花也。掌珍論云。有爲之法猶如空花。定不起故也。夫幻法假有。蓋以有而適無。兔角本無。幻如以手巾而假有。商牛巾外都無牛角。猶有爲之法使衆緣而假有。商業兼外假法元無。則地以有而無也。空花本無。蓋以無而似有。無而似有。湛乎眞際。眞性本無不起猶若空花。爲獨有爲作依所以似有了此似有本無。即是湛乎眞際也。有而適無復歸無物。皆以有爲假行之法緣。叩兩喻以表法則。

法無所在矣。兩喻。幻法以喻真性有爲也。但以善文字

者。得其微而不得其數。善心學者。知其極

而不知其象。物生有象。然後有數。微者邊也。極者

極之妙門。復不即原始之兆象也。守兩崖而不退。

患在此焉。一則守一岸之邊。一則守兩崖之邊也。故滯

有者滯於常。沈空者滯於斷。計有者執諸法是常。若外道計四邊常等。

又小乘計一切有等。執空者如外道計七

與濫常。常則有法可修。斷則無善不棄。棄

則當乎邪見。修則漸乎真道矣。如以菩提涅槃

不可得。如須彌。今有封於喪有取空爲至極之

門者。如近代說禪帶於喪有道試問。此空爲可取

乎爲不可取乎。設爾若有空可取則空便是有

豈不是有。蓋是以封執之心取混茫之空。此但滅諸

何關修行見性之理歟。若空不可取則與有

俱遣。有亦不可取。既與有俱遣則亦與有俱存。既有

不可取存。遺於有。何獨存空道歟。夫能雙

遣雙存。焉然無累。居相則有無俱遣。始曰大士之

正觀道場之玄照矣。寓二取相故。龍樹云。譬有

姪怒疑是道。言其根芽雖說難顯。道者。如

理。忿慢是生。喜根觀乎他世有益。強授不忘

今雖未達。終爲他世。但今邪見者誤執其文以爲

名相。皆空爲惡不作。性相也。謂說言不得。其

得經之意。然而書曰。皇建有極。會其有極。歸

共有極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大中

之道。非聖人莫能庶幾行之。大中之道。謂九職也。

五事。三曰農用八政。四曰協用五紀。五曰建用皇極。六

曰又用三德。七曰明用稽察。八曰念用庶徵。九曰聖用五

福威用六極。此九禮曰。中庸其至矣乎。禮記第十

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故皇極者萬化之

中也。中庸者亦萬化之中中也。所謂萬物者各

爲至德之性也。爲萬物之形容也。爲萬化之主也

老聖云。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以少總衆也。此舉轅輪有體之法。而資無體之用也。

擬填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和土爲瓦器。是有

以內空處有故有之以爲器。事法也。無之以爲用。無如

法而顯也。無則中也。以中喻。中示一也。故曰。天

欽器焉。形如小瓦。以之盛水。虛則欽。欽

正之表。夫中則正。正則虛滿合度。超然特植。

始在于目。而畢應乎心。淵而諒矣。特樹之者。特樹之於

目。而終悟之於心。玄而可悟也。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剛失入虐。簡失入傲。論語文。溫而也。剛失入虐。簡失入傲。

又不猛。皆聖人君子。權衡物理。心融事會。而不

失其中也。已上雖外典所明。皆取其中庸之義也。智

論以大士觀於色空。如屠牛師弟子。大智度論

子文意。莊氏以爲庖丁解牛。日無全牛。庖丁爲文

全同也。莊氏以爲庖丁解牛。日無全牛。庖丁爲文

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踞。砉然莫不中。

刀隨然莫不中。言合於柔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以一刀十九年解數千牛。刀刃若新。發於剗

者。彼師有間。而刀刀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

刃必有餘也。此乃莊生寓言。夫何故耶。牛之質

戴角垂胡。肉也。有也。骨節間無也。無厚之刃

入有間之軀。安得不恢恢焉。何牛之有也。

屠牛師昭其易也。未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

牛師弟子昭其難也。其猶良庖族庖更刀有

近久也。良庖族庖更刀有。故體中者不以

貨物爲礙。不得其道者。而妙高納於芥。實委瀾

注於豪隙。委瀾。海也。誠可得而易矣。經意。老聖云。咒

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此不求其物無害心也。故。莊氏云。大浸稽天而不

溺。大浸稽天。稽。同。

溺也。道遠猶文。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寒暑而遷其相。仲尼見呂梁丈人懸流三十

仞。恃忠信而游泳。道而不懼險阻也。豈不皆以

含大中之理。和品物之性。而能至於此耶。

故蹈水赴火。觸刃履危。身能輕舉。耳可洞

聽。日可徹視。正由心虛而已。老子云。虛其

心。實其腹。夫

心虛故不逆於萬物無彼我而萬物亦與我玄順。浩然之性無往不合虛心求物。且夫水火物之害也。水能潤物。火能焚物。而鱗育於泉。水以生獸。生於火。皆生於火中。彼豈假禦水火之術乎。但性合於燥濕。氣同於寒燠。故相容而不相違。相生而不相害。誠則全也。既不相傷則信。況有道者而德全於萬類乎。故大士以此心學。目之曰禪。禪者靜慮也。此定能止寂心慮也。外境不足以遷情目之曰定。此云正定。定者專一也。其有以身即佛。屏除像設。居大聖之位者。誠愚悖虐已者也。如金剛。苟誠之以水火。事得多其幸而免哉。若投之於水火。下誠惑其游言不理其實行。附驥而求直路難已矣。如實引也。夫為道之人。知心行心使心三者。審諸已然後語其所至。知心謂了其真妄。行心謂滅其愛憎。使心謂變其垢淨。心淨則世。界淨等也。今始學之流。方欲似知。於餘則闕。何求自謂焉。今之禪師。往往自謂得。而誤謂於人者。故大悲無窮。香飯無窮也。大智不礙。方丈不礙也。如維摩詰大患無所。所修智行不礙。經云。若得作佛時。具三十二相等。經文始可謂永盡矣。衡岳天台。即思大南岳也。智者。謂摩訶般若。摩訶法身。摩訶大師居天台也。一心三觀。謂觀空觀色觀心。觀空觀法身。二從空入假。觀空即色。故觀般若。三。觀假入中。觀色空無異。故是涅槃也。成平圓伊三德。已上三法相須而成。謂之三德。亦曰圓伊。蓋得之龍樹也。嘉祥權實雙行。成乎悲智兩足。會釋嘉祥寺僧。舉通內外。善經律論。著經解涅槃等。以蓋大悲故樂說。大智故樂斷。相依如人兩足。以蓋得之於華嚴也。此乃得實性之旨也。若提達磨致思無為無

思無慮。得之於性空。以樂天鑑。中至此也。而近世不知空不離假。廢有求空。異端於是作矣。以真空不離於假。有求空。異端於是作矣。離於假。有求空。異端於是作矣。何然廢俗者知假不離空。廢俗者知假不離空。何然廢俗者知假不離空。之所為不謂俗也。俗者。謂世間。居真者知真不離假。則照我之不為不謂之真也。以俗顯真。不離假。則照我之不為不謂之真也。以俗顯真。不離假。則照我之不為不謂之真也。故大聖存三界為無生。二乘滅三界為無生。大乘乃即俗談真。小乘乃滅俗而談真。偏圓於此優劣矣。圓通解。常修淨土教化諸群生。雖知有相是空。是謂行中道也。如是銘金縷素執謂之有。果踐冥目孰謂之空。於有作而了。有作之相。雖言其體。其能體達行於非道。通會佛道者。始可與言其極。能體達其非道。而通會佛道者。始可與言其極。其極。能體達其非道。而通會佛道者。始可與言其極。能體達其非道。而通會佛道者。始可與言其極。哉。迷者有之。從。有智保者。謹於名節。挺然孤介。而能以持律著譽。而不能虛心合道。但經之心有味。通塞則入水。熱則就火。渴則食鹽。其死懷然。哀為寺神。雖勵操篤誠。而不知道之所由矣。夫寒暑天地之恒紀。彼尚復而違之。況能冥情於物我乎。第二十祖名闍夜多。至維也。少欲知足。長坐不臥。一食而已。尊者告大衆曰。此如陀者。汝見如何。衆曰。不可思議。常修梵行。此是道耶。誠如尊者。說曰。今此頭陀不久墮落。與道懸遠。心有不得。不名道哉。衆曰。何知。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願倒。不六時禮。亦不經。我不長坐。亦不臥。我不一食。亦不難食。我不知足。亦不食。頭陀聞說。即生敬重。天竺呼為馬行頭陀。故生勞其形死淪無狀也。而小乘於大乘持律為破戒。如瑜伽說。善薩若見有情。令其得精勤為懈怠。是懈怠也。信為智障。信小不超。義可見矣。有執忘言為道者。固亦頗類此焉。夫不知言而言妄言者也。不知言而不

言慎言者也。承言而言學言者也。承人之知言。不言靜言者也。其欲亡於言而不果於亡言之心。則雖響息於外。情躁於內。蓋不亡者也。口雖不言而心逐名利。夫能體言生於物物皆自化。言者亦自化。終日言而常默。是謂真亡言者也。雖言而心。而經中淨名不言。由前諸大士言已至盡言。不言為真入復何謂也。莊氏無為謂不告知北遊。以共人不能體言而即道乃不告也。告謂也。自印。如經云。是法不可示言詞相寂滅。法華經文。此豈則不說乎。是以般若溫和為圓宗之兩備。去方便則般若孤照矣。然般若。此云智。梵云溫和不俱舍。此云方便。方便與智體用相依。若去方便之用。即般若之體為孤矣。故至道焉。統天地。含萬物。動變化。得之入一塵而曠乎法界。一塵不淨法。失之行法界而隘乎一塵。不得其道者。迷法。大山之與秋毫。迷悟何相遠矣。大山秋毫。小大不齊。迷悟之情。通亦別也。

北山錄卷第二

合霸王第五

劫初蒸民胥于粒食。蒸。衆也。胥。相也。地。地。為防疆里立大盡。分土作統。乃分土而各治之。為防疆里立大三末多王。三末多。此乃梁落玉虛有強者。後奉欽承。恩流率土。重離繼體。世祚天竺。君父繼紹也。至于淨飯。凡八萬四千二百六十餘王。合經云。過去有王名德摩。有四庶子。一昭月。二聯月。三調伏象。四尼樓。並聰明神武有大威德。第一夫人有子名

快讀傳。大牛。神農。牛首。女。黃帝。龍。也。皆稟不測之靈氣。蘊不窮之聖德。而澄

左乳傍有穴。圍四五寸。徹於腹內。時有光從

中出。以燭塞之。夜或抽燭。則洞照一室。

齊日至水。引腸而洗之。此實至奇之

表也。並出古。永嘉之亂。晉室東遷。晉自愍帝即位。

後。趙王倫。永康初。亂。至永嘉。江都等作亂。前趙。趙法

潛。高僧。姓王。名。王敦之弟也。先事忠州

劉元真。崇德務學。舉滿西朝。劉元真。有才能之

元明。二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即王。皆

友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屣至殿內時。

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後隱剡山。請益者

以方等老莊內外密治。書而教。哀帝徵就御筵

開講。晉武帝。成帝子。名。司空何次道。宗以

為師。後啓還剡山。既卒。孝武詔曰。潛法師理

悟。遠風。慶清貴。并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

悔前言殆平耳。殆。也。或本。夫所以陳有生者

昭其類也。詩曰。惟其友之。是以似之。時小雅

之友。皆相似之。與。詩。少。別。不。以。文。書。意。也。是知鳥鳳不

相群。不。上。鳥。鳳。也。食。母。而。得。各。命。補。而。從。之。於。路。半。從

蓋。率。古。之。風。也。仲尼曰。不知其人。觀其

所友。不知其君。觀其所使。賢。賢。乎。哉。寔孔聖

矣。夫七子從之。晉侯霸也。七子謂。顧。也。子。司

買。七。人。從。晉。重。四。翁。來。護。漢。儲。定。也。漢。高。祖。以

耳。出。奔。終。歸。晉。四。翁。來。護。漢。儲。定。也。漢。高。祖。以

立。太。子。未。定。上。下。惶。惶。張。良。令。呂。后。請。於。而。山。輔。之。入。朝。

高。皇。一。見。其。位。乃。定。矣。四。翁。一。東。關。公。二。夏。黃。公。三。綺

里。季。四。角。里。張。祿。去。魏。秦。之。興。也。范。曄。為。須。買。所。請

先生。角。里。張。祿。去。魏。秦。之。興。也。范。曄。為。須。買。所。請

為。相。封。侯。而。大。興。秦。國。也。惡。來。相。封。殷。之。亡。也

史。記。云。飛。廉。生。惡。來。事。封。多。力。又。善。其。言。至。驗。人。罕

中。郭。將。朱。序。致。道。安。并。習。堅。齒。堅。喜。曰。朕。用。師

十。萬。得。一。人。之。半。也。一。人。謂。道。安。半。謂。習。堅。齒。國。有。疑。謀。并。古

器。服。家。隸。寶。玉。所。不。識。者。俾。諮。詢。于。安。堅。嘗

欲。遊。東。苑。命。安。同。駕。權。翼。諫。曰。左。傳。曰。臣。聞。天

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賤。士。寧。可。參。過

乘。輿。堅。忿。然。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

時。尊。朕。舉。天。下。之。重。不。足。以。易。之。非。公。之。榮

乃。朕。之。榮。也。使。翼。扶。安。登。輦。然。臣。諫。顯。忠。也。

主。拒。愛。賢。也。權。則。區。區。之。尺。度。之。宜。然。不。能。尊。賢

重。德。亦。器。也。符。則。汪。汪。之。陂。湖。安。公。實。為。一。代。之。賢。存

之。言。本。終。不。納。君。臣。向。背。若。不。相。合。若。然。也。而。於

國。則。合。矣。故。君。子。和。而。不。同。匪。茲。何。取。焉

君。子。之。道。不。爭。然。所。見。各。彼。偽。符。猶。愈。於。真。樂。主

而。無。道。秦。雖。誠。可。謂。得。霸。之。道。也。道。安。當。山。扶。柳

儒。早。失。覆。蔭。為。外。兄。所。榮。七。歲。讀。書。再。覽。龍。圖。十二。出

家。親。隨。下。為。師。之。所。重。執。勢。作。役。曾。無。怨。色。數。歲。之後

方。啓。求。經。與。諸。童。一。卷。可。五。千。言。黃。經。入。田。籍。還。已

謂。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成。萬。言。如。初。亦。謂。師。就。經。之

不。差。一。秦。克。燕。與。涼。前。涼。張。天。錫。據。涼。州。為。堅。所。破。也

字。矣。降。其。君。為。臣。渤海。流。沙。恢。為。國。壤。渤海。遼。東。足

食。足。兵。威。振。海。內。常。患。不。得。繼。舊。服。登。會

稽。而。望。滄。海。朝。萬。國。以。號。令。天。下。萬。國。諸。侯。就。玉

帛。而。朝。貢。當。山。累。問。安。伐。晉。之。計。安。亟。曰。晉。德

雖。微。天。命。未。改。難。可。圖。也。君。子。亦。以。為。私。護

援。本。朝。而。實。得。禮。也。故。一。言。而。兼。致。焉。符。以

獨。夫。之。見。天。討。也。爰。舉。百。萬。之。衆。符。融。治。前

軍。晉。之。詐。之。末。鼓。未。成。列。秦。師。大。崩。潰。符。長

安。之。兵。騎。八。十。七。萬。前。後。千。里。鼓。相。望。東。西。萬。里。水

並。進。符。融。為。將。晉。謝。玄。等。以。水。軍。七。萬。拒。之。王。道。子。以。鼓

吹。求。助。於。鍾。山。神。堅。至。海。春。登。城。而。望。見。八。公。山。上。草。木

皆。人。狀。引。軍。陣。於。澗。水。晉。師。不。得。渡。遣。使。請。諒。曰。君。懸。軍

寺造敬同輦還宮。宋武悅其賢。爲之於壽春立東山寺也。宋武劉裕收後秦與晉曇始孝武末也東晉

夫。或作人王。應以宰官小
大士。或作人王。應以宰官小
王等現化。善別知一切香。亦知和合一切香。
馨香長者。名處持者。善別知一切香。亦知和合一切香。
法燈室末等。又知出處。有否名象貌。因兆開生。若燒一
丸。起大香烟。彌羅耶那。於七月中兩細香雨。著身披掛衣
服。越佗色金。摩羅耶那山有樹檀名牛頭香。若以身設入
火煎火不能燒。雪山上有香山名濟海紅師。中有剎師。名婆
阿盧那。衆生喚者離諸染欲。
施難。在佛功德上。與百千商人。苦行外道。
方便開示。爲人演說一切世間巧術伎倆。又戲沙童子
能調伏九十六種外道。令其捨離所有諸見。
南方自在童子。於名聞國河清之中。與十千童子聚沙爲
戲。此童子於一切衆生名一切樂名一切諸名皆悉了知
共有益於生民者而無不爲也。或問焉。示之以朴愚陋昏。或察察焉。示之以智察察明。或行之焉。示之以勇行行剛。或衍衍焉。示之以和衍衍和樂。親而不得求之一致也。不可捨一以求之也。故或喻或顯。或顯或晦。或窪或隆。喻象也。顯明也。晦暗也。窪低也。隆高顯也。將得之又失之。將依之又違之。其德淵乎其迹淪乎。其表覺乎其影詖乎。其音揚乎其響塞乎。誠莫可徵其微也。是以真道焉可以修身。權道焉可以御化。眞道滿教也。不專利已。權在不利己。這半教也。不能兼濟窮獨也。異道不可以暫廢。故混而不滓。果在不增。居而不滅。隨常流而不涸。群奉而不異故也。權道不可以久立。故捨而合道也。設權暫用故不可久立。歸當終之處。而下結字二紙。乃是究竟之處。六度萬行之真道。能周圓三藏之來也。上始字初發也。下始字五戒十善小學之行等也。佛開此普宜之教。以爲初發趣入之始也。如調達達云。梵云行三逆而終得授記。三逆亦有報也。提婆雲。提婆多。佛公云。受佛之業弟解脫王之身子。從天神乞得。故得多。佛爲寔。以石拂佛脚指。由佛身血。破和合僧。殺比丘尼。是三逆罪。墮入地獄。變山河丘尼。是上亦得授記。三逆之報豈徒然哉。聖記顯復歸乎本也。常不輕禮四衆。誠則失儀。但劫濁難化而聖善用時。寄迹申禮。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遇值四衆而得成佛。懸機通遠者。以時多輕慢故。盛西域優陀廷王。與寶頭虜少行禮敬而化之也。

相厚善。順頤山。姓顧。羅陳。王每至賓頭盧。不爲之起。左右請王用治法。王曰。事既矣。既已前度不起。之者已了。須吾後往。異日王至賓頭盧。念欲不起。恐王害己。墮於地獄。念欲爲起。慮損王福。失於國位。俄復裁之。失國之重。不甚惡道。起愈不起。宜從愈也。乃前逆王七步。王駭其無恒。賓頭盧曰。吾前慮王失位也。今將爲我害。故不獲其慮也。王曰。吾失國幾何。對曰。後七日當亡國七年矣。北齊僧稠見文宣無將。送文宣高洋都河東。帝密納邪譖兼之以讖忌。黑衣又有讖云。黑衣當王稠禪綸衣疑應也。既異日往以大不敬除之。比大駕幸山中。稠出山二十里。孤立道側。帝曰。嘗他日不吾爾。今則然。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汚僧房耳。帝內難。請以身負稠還所止。稠固不受命焉。不受命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隨應變。時也。所謂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也。夫富有天下者。貴有人民者。視行鸞。猶雞犬牛馬之類耳。其始以能知時也。大能致遠。字也。任重致遠。能代勞也。而悅之。終不以其能而不殺之而不食之。而不皮毛用之。故彼慎恃其貴。而懼及其害。尙寡乎吉也。況道德者。此等禽畜雖獲。實賈殺及誅者。若禽異獸。爲萬井不忿之用。非鄉井也。其或遭一士之所悅。其能久乎。而至德之世。上古之時也。鳥巢可親。麋鹿可羈者。何以殺機微也。後世高其巢。遠其人。禽則高巢。獸則遠人。懼殺戮故也。莫得馴狎者。豈不以機之甚乎。如吳季札嘗言。入羣喚曰。暴矣。從者問其故。曰。吾見鳥巢高。咸以知暴也。仲尼云。傾巢覆卵。鳳皇不至。窮螽竭澤。麒麟不至。嫌

其害也。惡。故資者不輔，勢善下已。高蹈故也。
天授其福。人思無競，別報所感，不妄動矣。夫處於
權豪權勢豪強之士也。鮮有不伏已，而務多尙於人者。
鮮少也。伏，習也。務，慕也。尙，勝也。高貴，榮華之士。少有不甘念己權豪之勢，既苟念之，而必切求勝尙於人。
彼門寒援寡，雖負智藝，籍之何有？權豪之者，於蓬門寒戶之士。
縱使才發，後想於己不由姑息，則必繼繼以罪。
而毒之。此是伶憫也。既不伶憫，即必別事羅網，而加罪戾以害之也。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尙書畢命之文。世有祿位之人。少能月禮也。奈何以禮而欲理其介耶？而吏或有志有氣者，以殘刻爲德，豈知溫渥之惠，而使遭虎兕眦睚，亦當以力觸之，何望於怒耶？此謂怒貌。觸對抵也。豈懷其怒也。昔管蕃殺帛遠，道字法祖。本姓高。河內人也。少出家。才思俊微。日誦萬言。盡極愛之。衆命歸俗，不允。後與道士等著論議。著周讀之於輔。輔殺胡閭之怒，而入秦州。殺輔與者也。陳恭祐法慧，法慧，號中人。方宜有成行。晉康帝建元中止暴陽。不受別語。每乞食。敝簪床自隨。時遇雨，以油帔自覆。兩足不見之。僧法照曰：汝違去甘旨，一雞足。其將至，後爲征西與維桑穀之也。肆忍勇罰一，通逃也。賁者，越也。旣不能避世之惡，卽合便危行遁言。包胥身之防，而自取其禍也。凝滯業理，故至是也。但凝滯不通。指業報而斷之故也。或以道富，則不有己，故被褐節粒。捐形骸如委蛻。固不難其死。安能矯示耶？其間或有清德，佩高洞達者。有物我俱喪。於死故無所懼。安能矯飾求生者也。彼蓋不得死之義也。旣非正教，門人非求道濟。物處趣一死。亦奚以爲哉。夫有勇而輕死，有勇而輕死，於其勇者不愚，勇而死者。或因恩故而死。或以仁故而勇於死。愚若暴虎馮河，徒涉也。馮河，水名。仁則得義，登於明堂，則登於明堂。喪我也。者聖仁也。非故觸死，死至不懼也。情達生死，何必懼。惟業義者，義者，懷書。宋雲字子遊。魯人。成帝時，張禹爲帝師，其義者，重。雲上書云：願賜上方斬馬劍。詔臣一人頭也。

以厲其鋒。上曰：誰也？安昌侯張禹。帝怒，小臣居下，訓上後，何令更將下殿？雲雲殿，折辛忌，叩頭乃止。自後，有此人，雖靜，道積之徒，空巖殺身。蓋亦自經於溝瀆之流也。謂漢周武沙汰不從，入山刺血卒。論語云：景行大夫，以賜掛樹，出心林之而師之說也。自經於溝瀆也。平齊之後，慧遠憤惋，叱然震靈之下，詞又不婉。辯難逆鱗，幾不免害。謂公譚周武殺諫官而出。後遂黨。害山林，謂武殺諫官。至隋文與方出。故賢者能權，聖者知機。雖不貴生，亦不可輕死也。稠謂高洋曰：檀越昔為羅刹，但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群羅刹，遂不食肉。罷繁鳥獸，禁鮫屠薰辛入市。謂齊高洋征伐丹。先驅頭祖身。千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為君之後。雖羅刹無禮。支解婦女。以賴為惡。自破人腹。登舍之眾。疾走如地。殺戮不可勝紀。以此觀之。若羅刹不謬也。初帝在晉陽，勅人乘駝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洋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彌遙口高洋駝來，便引見一老僧，僧曰：洋作天子，如何？日聖明。曰：爾來何為？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懶讀經。今北行東顧是也。後帝至谷口木井寺，時有捨身癡人，先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亦尋崩於晉陽。有太山道人，帝問之曰：吾得幾年為天子？答曰：三帝，想十年。帝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及期果崩。帝想智不測，委政楊遵彥，而大興寺宇竟日。坐禪禮佛行繞，其疾如風。鄺謂如高洋，自符黑識矣。先是，魏高洋字龍昇，與羊同，即是黑也。意以高洋字龍昇與羊同，即是黑也。先是魏正光已後，先是太后廢朝，清河王彥弼兵失統，內多虞。王役光病，所在編戶相從入道。猥濫彌積，略計寺廟三萬餘，僧尼二百萬。至周武克齊，齊承魏後，寺出四千五，衆減三百萬。衛元嵩或以佛法惡賤，假剛酷召禍之主，託以訕

謗，將使滅之。滅而復興，與天下惟新之義也。元。蜀新繁縣人。出家於峨嵋山黑水也。上策二十道。令證法無行當僧。置一延平大寺。安其海病弱之徒。其理甚當。唐太宗入見之在獄。故唐臨傳云：其人不在三界。經云：示衆有三毒。又見邪見相。豈非斯人之徒歟。但至人行權事濟，權若終闕而不啓，則殺者効權害實矣。如元嵩則未盡權之術也。宋極渡海上謫仙也。隱共姓名。時人以乘極而渡。乃即事呼之也。亦曰度練。或有處呼。古者呼僧曰道士，阿練阿尚是也。更有此。嘗寓宿於逆旅，味且早朝。竊金像而行。主人奔騎追之。彼徐而不逮。遂及也。奔至孟津浮杯濟河。孟津黃河也。達于京師。衣服弊惡。飲食喜怒俱不節也。荷一蘆簪。簪竹器。如小簪中置一木杯。嘗欲往瓜步。瓜步江淮地名。昔揚子江津人不為操舟，適自累足於極中。西眺吟詠，直濟北岸。嘗一日於廣陵村舍也。遇八關齋會，置需於庭中，其家屬將往之。其重莫能舉。嘗有親者見四小兒居焉，初僞死於廣陵北巖下。菡萏遠身生於石上。葬後有見在彭城也。徐州也。開棺視之，惟靴履獨在。附者短物靴也。朱虛期也。不人。使自高麗還，失濟於洲上，得度之鉢。既至，度曰：我不見此鉢已四千年矣。度見鉢梁寶誌飲嘆非法。髮長數寸。執一錫掛剪刀及銳或二三端帛。齊武謂伴狂惑衆。南齊武帝。字宣昭。道成之子。在位十一年。崩。遺詔上勿以葬。唯餅飯而已。不許出家入道。及起塔寺以宅為精舍等也。繫於建康。而誌分形遊於市上。嘗就人求贈。既飽而去。主人視盆中。魚活如故。誌公嘗對魚如故。唯尾損。至今江陵有鮓鮓魚也。武帝酷刑。

誌假其神力。今見高帝於地下受極苦。高帝造也是廢錐刀之害。梁初其迹孔盛。有陳征虜。悉家事誌。誌為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有以觀音為誌。今或建之也。即今十一。夫十住大士。猶能為作十號之佛。地前初人功。況菩薩歟。故或以誌為觀音。非必觀音為誌也。聖賢權化皆然。誌每造光宅雲。輒更於宿曰：吾欲解師子吼。雲為剖析而彈指曰：善哉微妙矣。臨終然一燭。付後閣舍人。帝曰：彼將以後事囑我也。勅厚葬。即梁武帝天監十四年卒於開善寺也。有史宗者。蓬萊人。麻襦邵碩張奴。外人之止。皆其類焉。麻襦與佛圖澄相見。謂贈之詞頗為秘奧。時張奴人少見食。而常肌悅。冬夏唯一單衣。外國道人僧法吒神異人也。寓宿長干寺。在揚。與僧悟同室。夜取寺利捧之入雲。然後乃下。勅悟勿漏。利寺僧悟不使。後路上見張奴。僧悟也。忻然笑曰：吾東見蔡範南執馬生北遇王年。皆隱跡。今欲就極度。乃與子相見。張奴題槐樹歌曰：濛濛大象內。法界有真物。照曜實顯彰。本性靈明何事昏迷子。縱惑自招殃。招殃。此乃傷悼凡愚不悟之意也。樂處少人往。諸佛之境長垂接引。苦道若爾。論三寶。失人身。不可得。猶如木葉。何用擬風霜。生不死志。何對衆。閑豫紫雲表。長歌出吳蒼。吳蒼天也。此張奴自敘之意也。即澄虛無色水。若水澄虛無波。游泳於天地之間也。澄虛無色水。不動識浪元平。應見有緣鄉。此方緣。歲臘昆漢后之精下佐漢武帝后君也。辰麗傳殷王。傳說乃傳說。丁伊余非一仙。言我非此方。晦迹之九方。九方上方及上。

也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此二句是略諷觀有
念。寧曰盡襟章。因有所感。意者此歌。託酬和有
寄。致書。未報張奴與極度言。莫有解者。劉公孫語
也。蓋彼神遊於有知之外。而內者不及耳。三界
知之境。疑此人是。三界外者。夫飾愚為智易也。
今處三界之內。故不及其言論也。
即聾從味難也。左傳如彼極度實誌。貌異心
符。蓋君子不而不同也。而中照未嘗息。豈得目愚愚者謂之
愚。謂之不達。遺跡不銜智。智者謂之智。謂其智也
惟人心無恒。待境而遷。凡物理守常則耳目
不駭。若其心識。則不能通。故於滔滔之際。必假託奇
行。方以助教。當俗俗之際。則宜設其猶風雨雷
霆之變。革于萬物之情耳。革也。春雷發而蟄戶
卦上六云。君子。經稱三密。其不在此乎。行心也。然
大儒小儒。以詩為盜。大儒君子。小儒小人。儒也。儒
術。力以取立。有如此者。也。今之小
儒。記片文集。有竊名譽。故謂之盜也。愚竊愚俗。以
法為盜。故有竊妖容浮怪之言。故有矯詐之士。世
妖容怪服。而惑於始稱智聖。終則鄙辱。若山果金剛
但至信者。真詐俱進。嘉苗敗於糠莠。嘉苗不果
梁也。秀稂草也。糠稂也。不信者。愚聖俱退。和玉
混於燕珉。不信之人。好惡盡退。故王轉夫琢匠。適
足為之悲矣。琢夫。琢匠。琢玉也。權貴之門。罕有
不以獲盜。窮奇為有道者。貧益富貴門。以一類
知內。雖窮奇。彼詐之行。也。其心。肺腑。混沌。鄙陋。行
只以其衣服。飾其言。始親之。次譽之。彼愚得幸
於豪貴。而昧於刑憲。姦回是庸。無愚惡而不
為也。既彰矣。彼自不以眼為咎。反謂天下為

縑者皆莫可也。縑。無目也。自無別識。顧用縑邪之
多。穀子。除。用。縑。潔。以。愚。參。肖。將。此。凡。庸。之。類。縑。者
之。靈。惡。也。縑。者。不。知。僧。有。跡。實。天。府。神。虛。界。外。出。入。死
生。動。寂。無。方。其。至。德。克。至。於。此。者。德。德。落。落。澤。
隨。往。不。帶。其。至。僧。有。器。重。名。揚。教。宗。人。範。可
望。不。可。邇。不。可。情。難。進。而。易。退。性。同。雲。鶴。其。高
世。而。至。於。此。者。僧。有。慈。良。處。意。無。所。干。犯。日。良
仁。忍。克。己。何。處。布。惠。仁。讓。則。自。及。日。讓。慶。則
均。人。勝。事。則。其。潤。物。有。如。此。者。至。若。革。囊。天
仙。瓦。礫。珠。璣。而。不。知。內。藏。天。仙。珠。璣。之。行。小。珠。曰。璣。
樂。猶。不。笑。義。猶。不。取。樂。而。笑。者。情。猶。動。義。而。取。者
豈。以。己。所。不。知。而。聽。裁。之。也。僧。行。而。以。胸。臆。度
之。故。三。苗。逆。命。變。龍。有。德。七。旬。而。帝。命。禹。征
之。一。月。不。服。益。清。退。而。修。德。七。旬。而。帝。命。禹。征
自。來。此。乃。相。輔。之。德。也。變。龍。變。龍。相。輔。而。義。和。沈。瀝。
天。宗。無。廢。義。氏。和。氏。世。受。天。地。之。官。至。太。康。而。不。度。
罔。治。意。以。三。苗。義。氏。和。氏。世。受。天。地。之。官。至。太。康。而。不。度。
同。也。變。龍。天。宗。宗。清。義。氏。夫。求。人。於。始。義。則。淑。慝
可知。也。觀。其。初。始。有。義。無。義。則。知。其。考。情。於。素。行。則
狂。哲。可知。也。素。先。也。狂。也。故。僑。扎。之。為。僧。必。非
調。達。善。星。也。僑。子。也。扎。延。陵。季。子。也。等。使。良。將。之
莊。陌。之。為。僧。必。非。驚。子。菽。氏。也。莊。陌。也。莊。陌。也。莊。陌。也。
乾。連。奚。為。始。得。僧。於。莊。陌。而。後。責。不。賢。乎。始
不知。僧。有。僑。扎。而。前。謂。無。德。乎。夫。有。士。君。子
之。器。必。有。士。君。子。之。僧。有。豪。興。之。性。必。有。臺
輿。之。僧。人。故。以。仁。求。僧。可。必。也。以。僧。求。仁
難。乎。必。也。以。仁。行。向。僧。中。求。之。必。有。仁。行。者。
安。遠。妄。道。定。彼。必。不。為。妄。真。自。有。餘。也。使。思

顯暴。思大禪師也。天彼必不為暴。仁自有餘矣。
使佛圖澄。慧始妖。圖澄如上。惠始元魏沙門。其有
泥。足。不。污。彼。必。不。為。妖。神。力。自。有。餘。矣。使。僧
曼。智。藏。倭。門。而。還。智。藏。倭。門。而。還。智。藏。倭。門。而。還。
曼。智。藏。倭。門。而。還。智。藏。倭。門。而。還。智。藏。倭。門。而。還。
不。為。倭。直。自。有。餘。矣。是以。忠。孝。之。門。不。可。使
為。亂。德。行。之。門。不。可。使。為。濫。宋。文。帝。飯。僧。同
衆。御。于。地。筵。頗。食。遲。衆。疑。將。不。食。帝。曰。始
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
中。遂。取。鉢。便。食。舉。衆。從。之。帝。大。悅。萬。衆。之。君。
執。去。留。之。柄。有。殺。活。之。權。若。國。守。小。道。而。拒。之。縱。無。具
廢。之。禍。得。不。乖。於。數。順。之。道。乎。如。生。公。之。見。深。為。當。矣。
斯。蓋。大。人。與。天。地。同。其。德。日。月。同。其。明。故。言
中。則。中。矣。況。帝。王。之。力。可。畏。乎。故。避。焚。不。俟
乎。師。姆。起。坐。得。之。方。行。已。經。則。不。待。也。宋。伯。如。還。火。待
婦。不。來。而。燒。死。拯。溺。豈。嫌。於。掉。首。水。子。提。頭。以。救
此。為。執。帶。也。拯。溺。豈。嫌。於。掉。首。水。子。提。頭。以。救
救。之。亦。不。為。過。善。無。量。豈。顧。乎。斷。臂。斷。臂。不。愛。惜
若。遇。路。鳴。鐘。護。法。之。理。通。於。神。明。小。節。而。已。昔
遠。公。臨。終。門。人。進。餐。漿。俚。且。慎。應。有。乖。違。律。力
檢。律。未。得。而。終。依。法。行。彼。克。峻。于。己。使。人。則。之
無。隙。閑。一。俯。一。仰。有。為。也。使。後。人。依。法。則。之。而。行。也
北。齊。天。保。中。僧。曇。顯。莫。知。所。來。飲。啖。同。俗。時
放。言。宏。遠。上。統。知。其。異。故。號。上。統。密。與。交。厚。
時。遇。黃。冠。陸。修。靜。自。梁。奔。齊。靜。在。梁。梁。武。欲。誅。之。故
奔。齊。又。勸。沙。門。與。靜。徒。十。人。對。詔。較。量。優。劣。
靜。徒。妖。術。所。祝。沙。門。衣。鉢。或。至。飛。轉。者。祝。梁
木。或。至。橫。堅。者。願。沙。門。不。能。對。而。大。言。曰。
沙。門。所。見。一。我。當。見。二。帝。命。上。統。統。求。曇。顯。
顯。醉。居。會。末。衆。告。曰。某。醉。焉。上。曰。彼。稱。祭

於輪之實。有木爲積水所成。積水有微於實水之護門。
南。推輪古棧車也。大轆玉轆也。得華忘機之義。護門
法乘。法乘。依法護護沙漏。幼而神悟玄鑒過人。有許
語云。和尙已相許前人。果。才慧俊拔。孫綽方
諸王濬沖。以皆少有機悟之鑒也。王。孫。王。孫。
子。與阮籍友少之二十歲。相得如時輩。每至某家輒之
戎。謂其父曰。濬沖清尚非鄉儔也。與鄉語不如阿戎矣
竺法雅。河間人。擬正有底少等外學。長述佛
中山人。善戒。以經中義類擬議儒書爲生解之
例。謂之格義以訓門學。嘗與道安法汰講談
諸經。皆妙盡其要。朗門人令詔每入定。數日
不起。朗終刻木爲像。如事生之禮。昂法祖風
神之秀也。於王導則以簡率於下望之則莊敬
以爲王公風道斯言。下令軌度格物故也。昂。
祖。本姓萬。河內人。才思俊徹。絕倫。日講萬言。被
晉亂將遁。有秦州刺史張輔重之。然令反服不從。遂殺
之。葬。後。祖。弟。法。祚。德行沖允。實祖之
道。實。方。之。精。康。也。祖。弟。法。祚。德行沖允。實祖之
季也。祚亦有少警。博學。微不。二十五出家。洞明佛
之。理。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殺。之。光。又
逼。之。祚。亦。爲。光。所。害。昂。高。座。草。朗。之。傑。也。昂。高。座。草。朗。之。傑。也。
人。時。呼。爲。高。座。以。其。高。說。法。故。本。國。王。導。謂。之。曰。
王。之。子。讓。位。出。家。於。東。晉。譯。經。師。等。經。羅。吉。交。國
外國有君一人而已。尸梨蜜笑曰。若使貧道
只如檀越爲今日。豈得遊歷至此。晉。成。康。中。卒。
在。吳。後。起。寺。焉。支。道。常。遣。人。就。竺。潛。買。剡。山。側
沃洲小嶺。支。道。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幼。有。神。俊。聰
明。出。山。陰。諸。維。摩。經。講。潛。曰。欲。來。輒。給。豈。聞。巢。許
許。詢。爲。都。講。也。潛。曰。欲。來。輒。給。豈。聞。巢。許
買。山。而。隱。竺。潛。字。法。深。姓。王。晉。大。將。軍。敦。之。弟。事。忠
道。者。也。道。後。與。高。麗。道。人。書。曰。上。座。竺。法。深。忠
州。劉。公。之。弟。子。體。性。貞。峙。道。俗。綸。綸。往。在。京
邑。維。持。法。網。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
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

縣之岫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棲浩然遐
邇有。詠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謂曠大之體同
焉。時岫山竺法友從深受阿毘曇。一百一宿便
誦。深曰。經目則誦見稱昔人。若能仁更與大
晉者。必取汝爲五百之一人矣。法友年二十四。便
城南。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
晉。成。世。康。僧。淵。康。法。暢。支。敏。度。俱。過。江
僧。淵。本。西。國。人。生。長。安。爲。僧。常。乞。食。自。資。德。暢。常。執
摩。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庚。元。規。曰。
此。塵。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貧。者。不。與
故。常。在。耳。著。人。物。始。義。論。支。道。初
至。京。王。濛。器。重。之。謂。人。曰。精。微。之。功。不。滅。輔
嗣。殷。融。與。衛。玠。交。時。謂。其。神。情。俊。徹。後。進。莫
有。繼。之。者。及。見。道。歎。息。以。爲。重。見。若。人。此。人。如
珍。通。每。講。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
宗。文。者。所。隨。謝。安。聞。之。曰。此。乃。九。方。壘。相。馬
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莊。子。云。九。方。壘。善。相。者。准
馬。三。月。而。反。曰。已。得。矣。在。沙。丘。公。曰。何。馬。也。曰。牡。而。黃
及。至。驪。而。公。怒。曰。子。之。所。求。毛。色。牡。牡。不。知。之。伯。樂。謂
然。曰。一。至。此。乎。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體。在。其
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忘。其。所。不。見。焉。至。而。果。天。下。之
馬。也。後。出。沃。州。於。山。陰。講。維。摩。經。許。詢。爲。都。講。
道。通。一。義。衆。謂。詢。無。所。指。難。詢。設。一。難。亦
謂。道。不。能。通。世。說。并。論。字。玄。度。好。遊。山。水。而。便。登。涉
在。越。州。即。王。右。軍。蘭。亭。曲。水。每。致。四。方。諸。侯。之。遊。山。陰。縣
在。此。有。越。王。勾。踐。小。城。猶。在。哀。帝。徵。出。京。王。濛。宿
構。數。百。語。謂。道。莫。能。抗。道。徐。曰。貧。道。與。君。別
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郗。超。問。謝。安。林。公。談
何。如。稽。中。散。都。超。字。嘉。賓。桓。溫。聖。室。參。軍。形。安。曰。
稽。努。力。裁。得。去。耳。又。問。於。殷。浩。何。如。曰。臺
臺。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殷。有。慚。德。後。超
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

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遁
幼以雞子無命。其師與爭辯且。不勝。死後見
形。投卵於地。殼破。鰥行。遁乃感而蔬食。遁與
卵。生。用。米。足。救。之。無。罪。以。其。無。辯。師
不。能。勝。乃。死。之。現。形。鰥。卵。以。指。之。也。禮。云。國。君。春
不。園。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驪。卵。遁。若。始。乃
未。知。既。知。矣。則。不。違。仁。何。侯。師。之。誨。焉。蓋。師
前。猶。未。有。道。焉。者。養。之。曰。吾。愛。其。神。駿。聊。復。畜
之。耳。有。餉。鶴。者。放。之。曰。爾。沖。天。之。物。寧。爲
耳。目。之。翫。乎。先。經。營。餘。姚。塢。山。至。於。名。辰。獨
還。塢。中。或。問。其。意。曰。謝。安。在。昔。數。來。相。見。
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孫。綽。比。諸
向。子。期。向。秀。子。以。雅。尚。莊。老。風。好。同。焉。于。法
蘭。高。陽。人。隱。居。巖。壑。時。永。雪。甚。有。一。虎。入。房。
蘭。神。色。無。忤。後。往。江。東。將。適。西。域。至。交。州。終
於。象。林。遁。爲。贊。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
山。澤。明。馴。虎。兒。孫。綽。方。於。阮。嗣。宗。俱。以。高。尙
不。群。也。蘭。之。門。于。法。開。于。道。遠。開。之。門。于。法
威。凡。三。世。負。盛。譽。開。每。與。支。遁。爭。卽。色。空。義。
蓋。龍。虎。之。勃。敵。也。超。宣。進。林。解。並。傳。於。世。孫。綽
爲。威。贊。曰。易。曰。白。馬。文。也。詩。員。蘋。藻。班。如。在
場。芬。若。淳。淳。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潔。其
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途。經。山。陰。算
支。道。講。般。若。其。辰。所。至。處。示。其。攻。難。威。至。郡
果。不。出。其。計。乃。往。復。數。番。道。引。退。因。厲。聲。曰。
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耶。後。詔。徵。講。放。光。經。
還。從。蘭。過。江。沒。於。交。趾。南。嶺。之。地。通。典。云。彼。郗
超。圖。像。支。遁。贊。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
王。瑩。德。音。蘭。馨。孫。綽。比。於。阮。威。威。字。仲。容。家
或。問。之。曰。焉。能。免。俗。也。以。其。高。風。一。致。也。刻

山竺法崇不詳何許人。少入道。唯專法。曾遊湘州麓山。今潭山。神化爲大人。詣崇請戒。乃拾山爲寺。居之。少時。治湘土。後還剡。潛門人竺法義。忽患之。爲觀山。茅庵於其側。而己。

心疾。至念觀音。夢被人破腸。其疾乃愈。十二過。黑之。勤出家。遊。乃。與。九善法。辛。東。晉。太。元。五。年。傳。亮。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開。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孝。武。徵。出。京。就。講。孝。武。帝。子。名。古。者。出。家。從。師。命。氏。之。姓。道。安。受。業。佛。圖。澄。澄。姓。帛。安。以。師。莫。過。佛。遂。通。以。釋。氏。爲。姓。中。夏。沙。門。呼。釋。氏。自。安。始。也。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習。鑿。齒。與。謝。安。書。曰。比。見。釋。道。安。固。是。非。常。勝。士。師。徒。數。百。齊。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嚴。罰。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山。來。未。見。其。人。內。外。群。書。皆。略。遍。觀。陰。陽。計。數。亦。皆。通。會。佛。經。妙。義。固。所。遊。刃。翻。覆。籌。算。無。可。比。肩。恨。足。下。不。同。日。而。見。也。慧。遠。初。爲。儒。年。過。乎。弱。冠。遇。道。安。於。太。行。恒。山。喜。曰。以。爲。真。吾。師。也。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以。夜。續。其。書。資。旅。多。闕。榮。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聞。之。曰。道。士。誠。知。人。矣。嘗。他。日。安。歎。曰。使。道。流。東。土。其。在。遠。乎。遠。後。盛。德。既。彰。聲。華。洽。聞。外。國。咸。稱。漢。有。大。乘。道。士。每。東。向。廬。山。稽。首。焚。香。退。誠。展。敬。羅。什。入。關。遠。致。書。通。好。什。答。書。其。卒。章。曰。經。云。末。後。東。方。有。護。法。菩。薩。曷。哉。仁。者。普。弘。其。事。殷。仲。堪。之。荆。州。至。山。與。遠。臨。北。湖。談。易。移。景。不。倦。盧。循。初。據。江。州。以。父。懷。同。爲。書。生。歎。然。篤。舊。有。諫。者。曰。循。爲。國。寇。與。之。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

爲識者所察。泊宋武討循。左右曰。遠公素篤循交。裕曰。遠公世表之人。心無彼此。乃齋書道錢米。遠講喪服記。宗雷並執卷。宗雷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問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慧持形長八尺。常躡屣衲衣半脛。將入蜀。兄止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曰。若滯情愛聚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爲期耳。同學慧永於西林嶺上別立一室欲禪。輒往居焉。常有一虎在屋。賓至則使去。於一日會何無忌於虎溪。遠從徒百餘莊而肅。永獨衲衣草屨荷鋤提鉢。松下飄然而來。時以清散之風多於遠也。其門德行有道祖僧迂道流。富有才思。遠每謂祖等曰。夫易悟盡如汝輩。則吾不復憂後生矣。孔子曰。聞者不徒徒其言。其後迂流天世。遠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使此長往。一何痛哉。有慧要者。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耳。又嘗作水鏡。令木人執二時牌。隨水銀轉。對殿報時。各刻不差。服山人。名思訓。本遠州人。後入京。係司天監。有僧激者。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而嘯。遠山。於是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勝氣。退而語於遠曰。律禁管絃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爲乎。遠曰。以亂意言之。皆爲違法。激聞唯而止。其始道儀見於高尼傳也。四卷。議者以爲佛圖澄之門豫樟杞梓也。即安。道安之門。山。監。壁。也。遠。公。見。也。羅什之門。珊瑚。簾。也。夏。理。周。實。也。慧。遠。之。門。

犀象齒革也。遠祖等。象之。慧光之門孔翠羽毛也。光姓楊。定州人。師佛陀出家。後是明僧。所習諸經。便爲人說。師爲出家更多。以時俗呼爲聖。尤攻律部。造疏注經甚多。門學如林。玄奘之門沈檀入室九人。道暉爲首。僧生漢哀也。蘭惠。遠。百。本。疏。去。聖。遠。遠。道。德。降。矣。藝。行。美。矣。已。降。其。學。者。多。藝。美。矣。得。道。者。少。將。非。泉。酒之魚失江湖之所在多其胸沫耶。遠。遠。數。而。依。焉。宋人魏人南北兩都。宋劉氏都江。宋風尚華。魏風猶淳。淳則寡不據道。華則多遊於藝。晉宋高僧。藝解光時。弘開法教。故曰華也。元魏高僧以禪觀行樂操道。故曰淳然在人不在他。夫何以知觀乎。北則枝葉。生於德教。南則枝葉生辭行。昔臧氏宰漆雕氏。以大蔡繁簡知臧氏之優劣。臧氏魯大夫。漆雕開魯賢人。宰家宰也。臧氏世已下一年。下。簡。少。也。今奚獨不若於憑乎其象。何也。臧氏以蔡簡之象而知優劣。何不以淳華而知其師訓也。文章之家加宋楊馬遞相祖述。風平。宋玉。楊子雲。馬雖欲速鞭難其齊足。故道德言行古今殊世。厥若坡陀矣。不齊。浸微矣。夫琢奇璞爲美器。良工之能也。構貞材爲廣廈。哲匠之力也。授專門以成德。仁師之訓也。故鳥可以擇木。魚可以擇泉。臣可以擇君。弟子可以擇師。夫不能爲臣而求能爲君。不能爲子而求能爲父。不能爲弟子而求能爲師者難矣。事可矣。故爲人在怨己也。然父子天屬也。其有不象者。父子之道天也。若君臣國體也。故有象不象者。君臣之義也。師資義會也。安得有象不象者乎。如舜生均也。師資義會也。安得有象不象者乎。如舜生均也。文王生武王。父子象不象也。舜父不象也。文王父不象也。庭堅爲虞臣。飛廉爲紂臣。驩兜爲父子之象也。

驩兜

為堯臣龍逢為桀臣。君臣象不象也。堯桀象也。龍逢與桀象也。龍逢與桀象也。龍逢與桀象也。

仲尼之門。顏閔尚於仁義。鬼谷之門。蘇張尚於詭詐。克象也。蘇張尚於詭詐。克象也。蘇張尚於詭詐。克象也。

故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猶學。故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猶學。故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猶學。故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猶學。

法法亮亮。直於晉世。法法亮亮。直於晉世。法法亮亮。直於晉世。法法亮亮。直於晉世。

夫何象也。歷觀前往。孰能不由道德之室。而至於大名乎。夫何象也。歷觀前往。孰能不由道德之室。而至於大名乎。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也。故不能繼釋氏聖人而能繼釋氏之君子。何莫由師之道焉。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也。故不能繼釋氏聖人而能繼釋氏之君子。何莫由師之道焉。

夫澄至安。安至遠。遠至晏。順至僧慧。凡五世。價重帝王。風動四方。事標史冊。夫澄至安。安至遠。遠至晏。順至僧慧。凡五世。價重帝王。風動四方。事標史冊。

立言也。立言也。立言也。立言也。立言也。立言也。立言也。立言也。

為天下之人也。為天下之人也。為天下之人也。為天下之人也。為天下之人也。為天下之人也。為天下之人也。為天下之人也。

而一會一遁其後。而一會一遁其後。而一會一遁其後。而一會一遁其後。而一會一遁其後。而一會一遁其後。而一會一遁其後。而一會一遁其後。

於水。但為一方之賢。未果為天下之賢者也。於水。但為一方之賢。未果為天下之賢者也。於水。但為一方之賢。未果為天下之賢者也。於水。但為一方之賢。未果為天下之賢者也。

為師者亦患弟子不至於安遠。夫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懸象在天。光流于下。琴瑟在御。知音離闕。冰雪載駕。遠隔寧隱。為師者亦患弟子不至於安遠。夫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懸象在天。光流于下。琴瑟在御。知音離闕。冰雪載駕。遠隔寧隱。

如彼德行。如彼德行。如彼德行。如彼德行。如彼德行。如彼德行。如彼德行。如彼德行。

雖高岸已谷。雖高岸已谷。雖高岸已谷。雖高岸已谷。雖高岸已谷。雖高岸已谷。雖高岸已谷。雖高岸已谷。

洋洋乎盈耳哉。洋洋乎盈耳哉。洋洋乎盈耳哉。洋洋乎盈耳哉。洋洋乎盈耳哉。洋洋乎盈耳哉。洋洋乎盈耳哉。洋洋乎盈耳哉。

宣唱者但包括大義。詠味玄旨。宣唱者但包括大義。詠味玄旨。宣唱者但包括大義。詠味玄旨。宣唱者但包括大義。詠味玄旨。

稱慶。以為幸觀三藏全矣。而未未知但淪冥賦。稱慶。以為幸觀三藏全矣。而未未知但淪冥賦。稱慶。以為幸觀三藏全矣。而未未知但淪冥賦。稱慶。以為幸觀三藏全矣。而未未知但淪冥賦。

淪耳。淪耳。淪耳。淪耳。淪耳。淪耳。淪耳。淪耳。

而中則實未多也。而中則實未多也。而中則實未多也。而中則實未多也。而中則實未多也。而中則實未多也。而中則實未多也。而中則實未多也。

北涼浮陀跋摩譯阿毘曇。北涼浮陀跋摩譯阿毘曇。北涼浮陀跋摩譯阿毘曇。北涼浮陀跋摩譯阿毘曇。北涼浮陀跋摩譯阿毘曇。北涼浮陀跋摩譯阿毘曇。北涼浮陀跋摩譯阿毘曇。北涼浮陀跋摩譯阿毘曇。

後泰佛陀耶舍善大毘婆沙。後泰佛陀耶舍善大毘婆沙。後泰佛陀耶舍善大毘婆沙。後泰佛陀耶舍善大毘婆沙。後泰佛陀耶舍善大毘婆沙。後泰佛陀耶舍善大毘婆沙。後泰佛陀耶舍善大毘婆沙。後泰佛陀耶舍善大毘婆沙。

時號赤髯也。時號赤髯也。時號赤髯也。時號赤髯也。時號赤髯也。時號赤髯也。時號赤髯也。時號赤髯也。

此云。此云。此云。此云。此云。此云。此云。此云。

摩羅叉善十誦。摩羅叉善十誦。摩羅叉善十誦。摩羅叉善十誦。摩羅叉善十誦。摩羅叉善十誦。摩羅叉善十誦。摩羅叉善十誦。

時號青眼也。時號青眼也。時號青眼也。時號青眼也。時號青眼也。時號青眼也。時號青眼也。時號青眼也。

魏曇始足白。魏曇始足白。魏曇始足白。魏曇始足白。魏曇始足白。魏曇始足白。魏曇始足白。魏曇始足白。

於時呼白足阿練若。於時呼白足阿練若。於時呼白足阿練若。於時呼白足阿練若。於時呼白足阿練若。於時呼白足阿練若。於時呼白足阿練若。於時呼白足阿練若。

後至姑臧。聞什為秦污戒曰。後至姑臧。聞什為秦污戒曰。後至姑臧。聞什為秦污戒曰。後至姑臧。聞什為秦污戒曰。

羅什如好綿繡。羅什如好綿繡。羅什如好綿繡。羅什如好綿繡。羅什如好綿繡。羅什如好綿繡。羅什如好綿繡。羅什如好綿繡。

何可使入棘林中乎。何可使入棘林中乎。何可使入棘林中乎。何可使入棘林中乎。何可使入棘林中乎。何可使入棘林中乎。何可使入棘林中乎。何可使入棘林中乎。

義理趣圓通。義理趣圓通。義理趣圓通。義理趣圓通。義理趣圓通。義理趣圓通。義理趣圓通。義理趣圓通。

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今在姑臧。願詔徵之。

講傳謂之曰。此爭論中。有七處破阿毘曇宗。講傳謂之曰。此爭論中。有七處破阿毘曇宗。講傳謂之曰。此爭論中。有七處破阿毘曇宗。講傳謂之曰。此爭論中。有七處破阿毘曇宗。

而在言小隱。而在言小隱。而在言小隱。而在言小隱。而在言小隱。而在言小隱。而在言小隱。而在言小隱。

若能不問而解。若能不問而解。若能不問而解。若能不問而解。若能不問而解。若能不問而解。若能不問而解。若能不問而解。

可謂英才。可謂英才。可謂英才。可謂英才。可謂英才。可謂英才。可謂英才。可謂英才。

敬啟發幽微。敬啟發幽微。敬啟發幽微。敬啟發幽微。敬啟發幽微。敬啟發幽微。敬啟發幽微。敬啟發幽微。

不謬什。不謬什。不謬什。不謬什。不謬什。不謬什。不謬什。不謬什。

吾傳譯經論。吾傳譯經論。吾傳譯經論。吾傳譯經論。吾傳譯經論。吾傳譯經論。吾傳譯經論。吾傳譯經論。

得與子相值。得與子相值。得與子相值。得與子相值。得與子相值。得與子相值。得與子相值。得與子相值。

無所恨矣。無所恨矣。無所恨矣。無所恨矣。無所恨矣。無所恨矣。無所恨矣。無所恨矣。

子相值。子相值。子相值。子相值。子相值。子相值。子相值。子相值。

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

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

加焉。加焉。加焉。加焉。加焉。加焉。加焉。加焉。

精難則觀筆第一。精難則觀筆第一。精難則觀筆第一。精難則觀筆第一。精難則觀筆第一。精難則觀筆第一。精難則觀筆第一。精難則觀筆第一。

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或謂什門四聖生。

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道恒道標。

夫居俗外而爲俗內。所起不亦難哉。宋文帝嘗遣生公顧悟義。群僧構難。帝以麈尾扣几曰。若使逝者可與。豈爲諸公所屈。生道生。趙廕人。幼而穎悟。聰哲若神。懷仰軍經。斟酌難通。止有郗鑒。初見泥洹經。乃說頓悟成佛義。驚眾服從。時以爲邪說。被逐於廬山。及後分經至。果得開提悉有佛性。乃升座講。數於香臺。凡粉然而墜。經凡九平。言恐死以特經也。故宋文帝舉之。顏延之著離識論。帝令慧嚴辯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塊支許之譚也。支遁才章茂逸。得僧會之風。僧肇筆削奇邁。又得支林之風。安遠生叡之徒。各擅其美。自後緇列。寡有紹其音徽者。齊梁之後。世尚紅麗。詞虧體要。致使求其雅言立意。曾不及於漢魏之間。箴論若揚子雲之續虞策等而況於聖人經籍乎。故懸象緯。漬不以軒華爲天地之文章。以其能綱紀覆載爲文章。懸象經天也。續緯緯地也。人文安不然乎。嘗讀殷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丘誅曰。晏天不慙遺耆老。莫相子位焉。嗚呼哀哉。孔丘字。魯哀公誅之曰。晏天不弔不慙遺耆老。一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策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文。左傳三十。與小異。斯文也。天之將喪久矣。不有盛德大業。其孰能興之者焉。仲尼以天縱多能故其策之。肇著般若無知論。晉書。京兆人。家貧。舊書雜經云。方知所歸矣。羅什至從之翻譯。著不墨等四論。義熙十年卒於長安。年三十一。劉遺民見而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融講新法華經。開爲九轍。號九轍法師。什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遺融。汲郡林慮人。師愛其聰明。先令外學。令往林中。借論語竟不獲辭。開什往詣。師更以本授之。不遺一字。至立字才解冠絕。年七十四矣。什譯中論。始二卷。融更割拆。預貫始終。時師子國有一婆羅門。乘院負書而來。請求拘試優劣。優則行之。秦人觀其口眼便辟。將改吾觀。有通教之心也。

什告融曰。此外道聰慧殊人。拘言必勝。豈可使無上大道在吾徒爲彼而屈。如吾所觀。在君一人而已。融自顧才力可濟濟成。但患外道書籍未盡披讀。乃密寫其目一覽。而誦既刻日。爰整其徒。對敷于王庭。彼外道恃其博知。倍意攻融。融出其所知。討其所不知。彼遽保其強誦。而融列其所誦。并諸夏群書。編目尤廣。其所誦梵志塞而肆肆放也。塞吃情放也。羅什濟詞而嘲之。彼殞越而亡也。濟益也。云速也。昔符師征晉。大事將去。謝安知玄而舉之。爰致大勳。天下服其遠鑒。而什之知融。何莫安之儔歟。故質斯與廢。同在一舉耳。質形對也。以什舉融。可對安舉玄。融性不狎喧。常登樓披說。僧叡初爲僧賢弟子。賢友僧朗。講放光經。兩遭叡譏難。朗謂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賢賢弟子也。叡魏郡人。秦主問姚嵩曰。叡公何如。曰。鄴衛之松柏。興召見大賞悅。勅給俸吏力車輿。後謂嵩曰。此乃四海之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乎。叡平生素不背西西方也。願生西。曇影初從什。什謂姚主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之僧也。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後著成實論疏。起善堂光山寺。止壽春。孝武詔于京鑾興隆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悲不自勝。元嘉三十年。太子劼試文童自立。三月爲武陵王驍與諸王殺之。即帝位。改元建武。號孝武皇帝。帝亦哽噎。勅開講。帝及公卿會焉。導曰。昔王宮託生。雙林見滅。自爾已來。歲逾于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外道之類。或云九十六。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爲淨土。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懷惶者哉。因則涕泗。四衆爲之改容。

問之與導孰愈。因曰。吾與導同師什公。方孔門則。導入室。吾升堂矣。道猷述頓悟義。孝武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機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微旨。道猷吳人。生公昔者。師公後見膝裳經跋猷數日。先師昔者。與此經問。今因注之五卷。後孝武謂諸僧。悟義。猷辯之徒聞奏互起。猷破之。帝乃携几稱快。普慧遠慧持兄弟也。宋法愛法瑗。遠持也。愛爲芮國師。俸三千戶。瑗文帝使述生公頓悟義。何尚之聞乃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僧遠隱上定林寺。齊太祖鑾駕詣遠。遠門狹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稱老足不垂床。太祖造問與臥轉蹕而去。文惠太子竟陵王蕭子良也。崇爲師範。何默戶顯吳苞張融稟戒受道焉。昔沙門稱貧道於帝王。南齊法獻玄暢俱爲僧正。武帝與語皆名不坐。後僧鍾稱貧道。帝嫌之問王儉曰。先輩沙門於帝王何所稱正。儉坐不儉曰。漢魏佛法未興不記傳。自僞國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世有庾冰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見不行。自邇迄今。多預坐稱貧道。帝曰。獻暢二僧道業如此。尙自稱名。況復餘者。揖拜太甚。稱名亦無嫌。自後稱名獻暢始也。梁寶亮性率直。每對武帝稱貧道上。雖有問然而搢其神志。亮青州人。初至京。袁瓌異之曰。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乘。璧在邯鄲。秦人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僧晏七歲出家居虎丘。或問曰。沙彌何姓。家在何

處對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張融謝眺少相
厚善。陸倕與寶從造。是長稱疾不見。鍾欣
然曰。法師不趨於世。此誠弟子所望也。蕭昂
出守吳興。吳興郡。漢置也。晉初屬吳。後屬齊。今屬浙江。即烏程縣也。將謁昂。
昂曰。吾山數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顓
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顓高臥牖下。不與相
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後戶
而遁。夫獲世者。祿于之不及。尙利者。干祿之
不及。既得祿。狎侮爲志。於其賢雖始降禮。
若欣遇而無恒其心。卒能以權勢而卑之。既有
其心不恒。則待其權勢而以驕傲終之也。則今門者然
也。然能病其終卑而兆其始遇則高。見之昭昭
不貽己感矣。則其始而知其終也。智藏事師。以孝
敬聞。師疾絕食。藏亦絕食。師進飲。藏乃飲。
但性傷乎許直。許直。許人也。而以譽行爲干構。故不
至於危殆也。嘗捨財火。謝幾卿挂衣竹
戲之曰。猶留此物。尙有意耶。藏曰。身猶未
滅。意何由可盡。道安之門人法遇。領徒四耳。
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罰而不還。安
聞之。以簡絨杖寄遇。遇曰。此由飲酒者也。我
訓不勤。遂貽愛賜。乃集衆命維那行杖至三。
因泣下自咎。魏道靜門人亡名。負才傲世。辯
捷而徒黃龍。其初無恨。晨夕向辯。遙禮唐
智正之門人。智見師所著述。必侍立而書累
載。初不貽坐。或久而仆。正責曰。翹足七日
匪勞。今爾心輕何不然也。釋迦因地。七日翹足。一足。謂底沙如來。北遠
之門智微。每講析幽微。皆云。大法師意如此。
因則聲淚俱發。廬山慧遠。性實。雁門人。謂之南遠。
禮云。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

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然良家子在
家。家有訓從師。師有教故能克意。盡所敬
而行敬。盡所信而行信。是以大聖皆命族姓
子而勉之。不說事通。律禁出家。非緇樞。聖者之能也。以
繁。以哀。今弟子罕有不聞言於師範者。彼
以禮疏而來。此以恩薄而往。弟子既於師範。師遠。則
然牽牛蹊田而奪之牛。春秋有牽牛以蹊田爲過也。而奪之牛。罪之太甚矣。今喻
師之恩薄已非而便捨。師之恩薄。本輕而末重也。而不敬爲末重
如魯雖義不至卑。則欲據其事。歟。父絕不父子。禮
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爲人子者。不患無所立而患。夫能移此於其師者。
豈使過及其身乎。移事父不忘不怨之道。故有假
師而爲名。侮師之涼德。涼薄也。無敬也。以其師之
情師名。將升堂則筋骨捷解。俾侍坐則手足竄
情。竄。竄在穴也。臥而不起。竄人
左。師名。將升堂則筋骨捷解。俾侍坐則手足竄
弟。子。勝。師。故。相。輕。微。也。今。或。
之。有。似。物。類。之。相。召。我。不。日。而。化。爲。蛇。也。今。弟。子。
乃。他。人。所。生。取。以。其。威。尙。不。謹。其。容。而。德。豈。能。服
其。心。歟。官。有。威。刑。事。公。尙。不。懼。其。容。今。澆。季。之。風。
師求弟子。匪弟子求師。師以此始弟子以此
終。嗟乎何日不由之矣。夫魯國先師以再有
僕樊遲。御。子貢。羅顏回。譽。冉求。子子。子。樊。須。子。子。
陳。則。賜。同。也。其。何。至。於。此。哉。彼。德。厚。可。慕
而弟子實慕德故也。梁惠布三果至人也。妙
窮三論。時號得意布也。見樂生淨土者皆云。
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
樂。未若三塗救苦者也。生西方下品中生。在蓮華中十劫。救苦衆生。此乃悲增善哉也。
二劫。開花方得見佛。不如三。凡法集先衆往而默

彼講者憚若銜枚德之至也。升堂先往。後生卒後
手屈三指地動七日。史奏得道人星滅矣。高僧
亦如之。唯聖人與聖人而能至於此也。隨衡
岳慧思。衡岳。南岳也。今岳州也。證法華三昧。能知前
生事。頂有肉髻。知達人心。毒不能害。怨不能
動。初智顯悅其風而造焉。思曰。昔靈山同聽
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遂示普賢道場四
安樂行。顯行道經三七夕。誦至藥王品。心緣
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見與慧思同在靈山聽
佛說法。思云。此之靈相非爾不感。非我莫識。
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思以三觀義傳頌。頌
以四教義裨之。三觀四教之宗旨自衡岳天
台始也。梁策草堂約爲智者。慧約法。陳隋以顯
爲智者。即今江陵玉泉寺。惟有道之賢。聽虛名
非美。視虛器非重。心若浮雲。跡猶過羽。唯器
高士。禪名亦不以爲貴。而帝天下者。師其聖。友
其賢。固其然也。以梁陳隋貴有天下不
告云。吾鐵輪王位中人耳。四加行位。普賢爲四州
也。或問天台位。告云。吾不領徒衆。當淨六根。
一云。八地已上六根清淨。二云。初地已上。三。
云。實加亦清淨。今類與思。恐俱是地前資加也。
己。只是五品內人耳。嘉祥初聞天台。頗輕於
耳。高僧慧皎。住嘉祥寺。亦既目覲乃伏膺爲徒。又以三輪
割斷經例制勝之論。而特聞於天下者也。弟
子智慎。專門之業雖不盡於師。而於死則有
稱焉。南土四朝克尙玄理。宋齊資於龍樹提婆
爲不拔之論。真諦難譯對法唯識等部。真諦。三
至。會王室多虞。天步孔艱。孔。甚難也。承業學
徒所究未弘。有法遇鑽研講記殆乎過半。惜

哉短命不極其志。將死之日勒禁遺草。聞者為之涕零。自後其徒沒沒焉。通法師所計唯識末盡其旨。而至唐慈恩者唯識疏。泊真諦南迴綜習無聞。故色心之學終少聞於盡善章疏之家必先意於空理。自其論去後。

少傳法相也。國初玄奘貞觀譯唯識授門下基。其多弘法性也。慈恩和尚也。兼之瑜伽也。兼大義論譯俱也。造百本疏。慈恩和尚也。兼之瑜伽也。

舍授門下光兼之婆沙也。並小可謂法相光華。名數淵弘。精搜異俗。通乎大道。彼空宗之學。若乎不舒其志也。兼三藏。自貞觀年往河國。學法相。性之徒親之。若風情則波儀。

太宗高宗製聖教序。今見冠經首也。華藻耀乎天文。真風翔乎海隅。泊玄宗注般若。蓋二聖鴻基之積潤也。見行于世。但世以譯經則易。譯論則難。而傳者亦如之。者。

止於譯文。刻旨微意。連綴故舊。易也。傳論。循環性相。通達幽微。故難也。寔由經但斷疑生信。旨遠而文近。論則彈窮性相。訓暢精微。為義必典。為文尚華。錯綜音律。鏗鏘彬蔚。

彬蔚文彩。賓主相由。鉤疏為美。自非上智不能見往復之意。故學之者鮮不功倍為山。淺近之者聞而輕侮。蓋非其境也。辯參神化。以教行中夏。始為山九切起於累土也。至今學經之不譯論。求其師資輔會之道難矣。徒。其若若林。光論之士。

夫法學之侶。知經律而不知論者。但直讀述其文而已。至於鑿援大義。則不謂之洞達者也。故今蜀中凡善傳經者皆兼其羅什譯經則醒觀。譯論則舒緩。玄奘反之。故什世經學則優。奘世論學則倍矣。昔慧休者一鞋三十年。遇泥則跌。曰泥軟易陷。吾不欲損信施故也。每告衆曰。吾所聽經律皆三十二遍。猶恨少功。欲兼異部。未遑多涉。今之學

者罕有備通。文句薄知則預師範。致有窮括。莫知由緒。此法滅在人矣。所以終夜長想有慨于懷爾

北山錄卷第四

北山錄卷第五

釋賓問第八

假設賓主之問答以釋賓門之疑滯也。

向方士適石林之館。向方士者假設。若烏膜跪造。膜跪拜也。穆天子傳云。膜跪受。述於主人曰。吾之生也。權乎百憂。骨他日在異室有牢醴有琴瑟有詩書備儲。好辭詠乎先王之風。猶憐乎未樂。今幸來高居。松桂寂寥。環堵虛白。鄙吝之心祛矣。

謙也。久居俗網。每厭繁雜。今幸來高居。松桂寂寥。環堵虛白。鄙吝之心祛矣。一。來諸寺。幽虛然者也。將幸味金仙之旨。暢無生之篇。佛經讚。法喜禪悅。食。盤散法。沐浴甘露。朗頌素於秋照。擢華耀於春滋。心願雖懇。非敢以觀如之何。

既休。道請問未敢。觀望如何。主人曰。余病廢久矣。親流世若眩眩不悅乎厥躬。疾。若。今我病世人廢棄已久。觀流世之徒。退藏于山林。居乃積蘇編茨。蘇草也。衣乃弊褐。龜純。純。今也純。食乃單孟。豆。巖流沈沈。與覺鹿為群。夫何道之可觀事之可詢歟。但金石之和。隨拊擊之。良能小大舒速。或亦果應。奏。人無言對。遂把問以相酬。賓降拜。以謝主。主人避不敬。避位讓也。既復席。賓曰。漢夢未占。音譯未通。此方先有得聞至教者乎。自漢明已前。此方還。主人曰。遠哉何吾有知西方有佛者無。

之知也。遠也。向但觸石之雲生於膚寸。公羊云。雲四觸石而生。膚寸而射。射之水負於餘。餘。紅名。言射射小。何期不然也。昔大聖遊遼闊國。其國在南海。去方夏未之遠也。未過萬里。微流之風何莫及斯。故周穆王遇西極化人老聖稱古皇先生。老子西昇經云。孔丘推西方有大聖者。子云。西方有大聖。佛圖澄知臨淄石下有舊像。右露盤。盤陀呵見盤。山中有古寺基址。安得不有見聞者乎。此皆預有。此皆預有。第五。命霍去病北伐匈奴。過居延擒休屠王。除。獲金人以爲大神。列于甘泉宮。陳香火以禮事之三年。慧昆明池。漢武元狩三年。滅輪西上之。使穿昆明池。西京雜記云。池中刻石爲魚。至遇雷雨常鳴。上有鯢船數百支。照燭三輪故事云。廣三百二十畝。初穿得黑灰。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此非帝將以問東方朔也。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此非臣能知。陛下可問西域胡道人。暨張騫大夏還。知有申毒國。漢書張騫傳云。山海經云。身毒之民。俱人而愛人。郭璞注云。則天竺浮圖所興之處也。亦曰印度。印度月名也。彼月有千名。茲乃一焉。若此方。始於影水輪金等。哀帝世。景憲往大月氏。受浮圖經。月氏王使太子口授之也。劉向云。余遍尋群策。往往見有佛經。及鴻嘉之年。漢成。撰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造列仙圖。黃帝已下六世迄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以是而推周化爲秦。秦滅漢興。至于永平實千年矣。自此之前何不聞也。答。漢夢未。賓曰。在昔菴園按地。靈鷲騰光。聖衆滿於虛空。居士

以方丈室性德開見佛。釋迦說。道場周于法界。法界

法華經於靈鷲山。放光動地。三變土田。三變土田。

手法界也。姬孔之典于何不載。秦洛之人未

曾預會。將無大聖顯歟。傳者張歟。佛既放光。何

故京洛無有見聞之者。為如大聖。主人口。魚潛不知

化有偏頗。為如傳者開張虛誕乎。主人口。魚潛不知

乎水人陸不親其風。非可知而知居之而不

知也。非可見而見居之而不見也。況方諸附

月。非方諸則謂無月矣。方諸者。主充論衡云。水鏡

時。與五方行海如雲。向月得水也。高誘云。陽燧燦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日。非陽燧則謂無日乎。有珠映日光。以艾蒿承之則

不備聞古之書。本以簡要。又遺。如唐虞二世。

尚書但存數篇。五篇。商周盛化。詩頌能餘

幾什。此重刑德猶有所闕。況彼象外所逸而

能備哉。故堯師尹壽。舜事務光。周孔亦所

不載。孔丘言道見乎莊氏。五經不言。老聃知禮

存乎戴聖。戴聖字近君。傳禮大戴禮。玉信常太傳。戴

九江。向使此書無燬。則豈知二聖窮禮知道

耶。則此豈能窮之乎。實曰。蘭騰至國。人追黑灰

以訊之。蘭云。劫燒之餘灰也。而實獲其事歟

實獲其事歟。主人曰。言存人往。焉識其心。此言

人所答之意。在於何。仲尼云。情欲信。辭欲巧。是辯

也。此之所答。但或亦貞而不諱也。真正也。諸信也。

也。夫劫火所焚。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乎。劫火之災。大地悉盡。然既却復。安有燼

居之。即化。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學無常師。

主善為師。則從德而從之。天下之善一也。安可

以隄封為限哉。但以封為限。故大禹姬文聖

王也。大禹西生於石碣。今茂。由余日碑賢臣也

州路也。周文生於梓潼。光。由余日碑賢臣也

則須人造也。金口碑漢武時著人。在漢宮甚賢也。生不

在中夏。太康周幽荒君也。太康夏王好遊。五子

不返也。周幽王寵。寒浞申侯悖臣也。寒浞伯明氏之諸子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黃帝登崑崙。老聖適流沙。

雖於骨肉似有私嫌理
歸於正同族爲異昧同
由是聖人刑自邇而及遠。不密親而問疏。大
權之義於焉何測。若迺大禮與天地同節。道
德與天地同尊。聖人與道德同體。而君父率
乎禮則尊天地。尊天地則親道德。親道德則
敬聖人。敬聖人則合天地之節。廣道德之風
矣。非我大聖要上以求尊重。蓋君父由道德
而自尊重之也。禮法旣彰而人是憊。故使形
儀異俗。則不異者禮敬之。順道德也。形儀
不異俗。使異俗者禮敬之。則背道德也。雖異
者不必賢於不異。不異者不必愚於異。然土
石之偶旌其像飾猶可敬也。土木偶雕
像像也農賈之子
表其服貌安不敬也。四姓出家皆同種族。敬其不
肖猶愈不敬。不以凡庸而敬存夫羊而識禮。禮之常
殺羊告朔於廟。自文公後不復行告朔之禮。猶祭羊而已。至
哀公時。子貢爲司畜主祭廟告朔之禮。因君不視朝。遂兼
欲廢祭羊之事。夫子曰。爾愛其羊。愛我其禮。君雖不
視朝見羊猶知此禮。若棄羊則禮無所依。今敬亦然
市駿骨以招賢。昔燕昭王將舉賢士。郭隗曰。請王以
黃金築臺而尊於區區。則四方之賢者
至矣。以臣不肖王旬月之說。況賢者乎。皆有來循焉不獲。
有得死焉皆奉上之。王以千金相贈。聞者皆至。一月獲三
龍馬。諸王尊臣。後
果有樂毅等數人而至蓋人倫之大道也。故君父
敬不敬在己。以沙門受不受在人。非大聖必欲
抑君父致敬沙門。必當欲坐受拜揖。禮云。子
新冠而母拜。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
口而具
爲禮也介冑者不拜。皆不失君親之敬也。況儒
有不臣天子不仕諸侯者乎。若輩計
四皓等若乃屢耶
假壽待爲佛母。聖既誕矣。還形于天。華嚴經
過去未來
諸佛皆以摩耶爲母。
生佛既了。還歸于天。
母子有裕。奚非福乎。昔夏
啓生而母化爲石。帝王世紀曰。戲納莘氏女曰簡曰
帝行見流星驚惑。又苻苻登三年
不產。後破骨而生禹。今蜀汶山廣業縣有地名石細。乃禹
母化石處。又禹欲通鯀山。謂塗山女曰。饒我開鑿鼓聲而

臣謝贖無避惡也。商臣楚成王太子也。試父仍加惡。父目不暇。改謚爲成。乃既受。謝贖而歸。公太子欲殺母。母不捷。遂奔公。公乃立。謝贖之子。父子相攻。爭國出入相殺。豈避於惡名也。拓跋以諺言而殺元子。太子是爲宗愛。諺云元子內。帝怒。見諺將誅。帝乃許死。使召太子至。以錢贖之。三。宇文以猜忌而害家宰。晉公宇文護。爲太宰執政。帝疑忌之。建德元年三月。帝自以簡章殺之於宮內。帝自親萬機。彼尙鯨鯢於骨肉。而豈能仁恕於道德乎。之。鯨鯢。故今三尺童子無不抵掌太息於其事也。哀彼二武不得爲鬼。何厚顏於祖考乎。寶曰。魏靈太后造浮圖。罄億兆之產。屹若造化。人實保之。天若棄之。故一朝爲災。煙焰絕乎九域。蒸焦貫於重垠。未喻天意可得辯乎。主人曰。夫物以合度爲德。失度爲孽。爲德則常。爲孽則亡。胡氏孽矣。過於大壯故也。豈神鬼之庸蓋人力也。其高千尺。其層有九。利上金瓶容二十五斛。金承露盤一十一重。四角鐵鎖四道引利。並垂金鐸如一斛器。四面各有三門。間以六窓。朱扉鏤鏤。繡柱金鋪。秋風朗夜。燭耀空。鏗鏘之響聞十餘里。延袤博敞。登降峰嶺。居閣浮提爲第一也。易曰。古者穴居而野處。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未有違。其壯者也。雖盛則極矣。而南有強隣。中分日月。時太后居洛陽。國有姦臣。求主之瘼。謂謝金玉既竭。物役亦苦。其後爾朱榮震動瀝洛河橋之下衣冠葬於魚鼈矣。太后不備德政。爾朱榮等抗。河洛所害。未嘗之見。以臨四海。榮乃率衆渡河。遂至洛陽。使騎捕太后及少主。並沈于河。昔後趙尙書張離張良各起一大塔。佛同澄謂之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於爲心。檀越宜奉

大法。貪格未已。敗德無度。積聚無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誅。惟人心無寄。故託塔像以辯理。則宜見聖人慈恕之心矣。若外伐侵善。內祕殘虐。必業害所鍾。非聖力而能黨之也。且大聖割肌膚。膚等情無二。如來有三平等。一左以施檀。右以利刀。割。中一人非強非弱。如來於此三人心持平。曷可以一塔而與其非善乎。故爲善者當以善至善。不可以非善至善。書云。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荒哉胡后索元氏之家矣。牧養文也。以婦人知國政。喻胡后知政。雖欲樹不世之功。而實營家之。不造焉。武之后。李胡氏。宜命侍臣射不能者。自射針孔中之大悅。大臣宜深有思不已。令文士作歌詞。日夜令宮人連唱。聲甚悲切矣。黃門侍郎元順諫。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言鬼神享于克誠。而況聖人乎。或有謂不道之財爲善。猶愈於濟惡。不宜顯貶者。彼乃阿利容非輕本重末之士也。夫沙門貯服爲像。律家不禮不重。非狐丘盜財爲食。義士却吐。義精曰。善。善。見於道。狐丘盜財爲食。義士却吐。丘之見而餽之。因問。子何人也。曰。我狐丘之。國子。狐丘父。以餽子也。曰。子義士也。不食子無義之食。遂兩手據地。叩之而死矣。出列子也。禮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是知財由不義不爲福也。若使誠如所論。蓋小人於不道中自辯優劣。其由賞兒酌之子以不繼父爲德。不繼父爲德。肚篋之盜。以能行仁義爲賢。鬼谷子曰。肚篋探囊。非是昭大典之流訓也。寶曰。梁武盡志弘宣。名冠宇宙。宜天動遐統。降天永命。何分崩離析骨肉相殘。非畢世而有裕乎。梁武帝盡心受齋。志崇佛教。宗廟素食。身披法服。捨

身入寺。臣下具饌。歸。至侯景作逆。石頭城陷。而而。簡文帝元並皆遇害也。主人曰。曆數在天。知微在聖。而賢者猶其味之。況護才之所宜言乎。護。大統蕭氏。膺大寶之位。行聖人之教。或不見聖人之心遠矣。夫服文彩。帶利劍。負展以臨群后。何必損已爲豪隸乎。又作皇親。必若厭黃屋。齊卑官。齊好。胡不厭有德而高讓。履金繩而不返。以金繩。豈侯君臣之請歟。梁武帝居萬乘之尊。三度捨身。沒當住。以楊朱云。唐堯僞讓以享福。夷齊真讓而致餓。況梁氏兼亡於其僞乎。雖四十五年江表無事。而政刑襄缺。禮樂崩弛。征僞不滅。鯨鯢無告。君臣臣和。父倡子和。自謂無爲致理。高談治國。遂使侯景伺隙。憑天作威。既喪其身。亦棄其族。上九在元。安得無悔。易乾卦上九辭。元。爲言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也。太清元年侯景反於壽春。遂濟江圍臺城。陳帝之十失。援軍莫有開志。遂陷臺城。景自爲丞相。帝憂憤成病。口苦索蜜。不得。荷荷而卒。年八十六。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齊戒。不殺迫以身徇於物。不獲從志。法師何以教之。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士女以悅。布一善政。人神以和。同當刑不夭命。徒無勞力。則使風雨順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豐茂。如此持齊。齊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齊。防非爲。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撫几曰。法師所言。真謂開悟人心。明達物理。可謂談於人天之際矣。懿哉若人。非獨誘進於真門。抑亦俾與於王化。而

務自苦節。麻艾充軀。高靜其業。茲可尚也。若
矯行沽名。服輕縹緲纖綯。沽賣也。論議也。縹緲也。縹緲布也。本無道德。詐見孤
前。以細布爲衣。以也。本無道德。詐見孤
繫布作襪。何儉之有。誠則修靡傷財。孰爲廉士。
夫服者心行之表。得其儀則鮮辱寡過。違其
義則營姦納害。故禮云。君子居縵經則有哀
色。居端冕則有敬色。居介冑則有不可辱色。
方茲沙門居稻畦時。當有虛靜之色。稻畦。袈裟也。佛見也。
本田指示阿難言。我弟子常制裁爲衣衣。
如此水田有出生之義。可以生於福田也。
故所服在乎道不必抑以皮縶而舉。甄紵縵人
務詐矣。若髮縵布紵。則說 梁沈約以沙門食肉
小教雖容而後教塞達。蠶綿之理則何不然。
但教來遺闕非所可也。遂撰究竟慈悲論。廣
申其例。然慮沈說非也。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世在
不捨。母慈其勢。普滅滅滅火。及在梁武諸僧。果還寄書
久居端冕。有志室司。帝終不用。致書徐勉。勉爲言於帝
但加款款而已。爲性不飲酒少嗜慾。左目重瞳子。腰有
紫志。紫書二萬卷。爲丹陽升作中。卒官者曾未齊等書
雖欲廣顯其特見。而聖人之意或則不然。夫
因患制戒。去損就益。食肉之過。凶而無謀。經云。食肉之人衆生遠隔。傍殺云。是諸佛憐。
經云。食肉之人衆生遠隔。傍殺云。是諸佛憐。
斷大慈種。一切鬼神夜臥低其骨响。福德日消。
仁智猶
鄙。況聖人乎。孟子曰。是以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食其肉。是以
不近。
庖師。絳革資形儀服修潔。世人未嘗譏之。故馬勝
比丘以
威儀攝。
聖人由其美之。故經云。懸繒播蓋。又
云。柔軟綯結以爲網罽。法華 若酌以今所未斷
由經未至者而涅槃許有憐者耶衣。謂赤色好衣也。又名衣
上服。貫千
萬。如佛及僧
何爲不備哉。但蕭陳之世。人過乎
信。法教滋彰。骨讀齊。太子并梁陳書。屢拾褒
曩乘輿寶玉。爲諸經懺。秉筆流辭。以菩薩
行願爲童戲也。方於周魏則愈求於風教則
病矣。賓曰。法雲馳騫吊慶。譏者謂之佞。靈

而死。靈裕以吾敦運鍾百六百六十四 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事同之。一百六歲曰陽九之厄。莛杖而斬者齊孝出文選三國名臣讚。其杖而斬者齊孝出文選三國名臣讚。蕞無喪而服建德二年癸巳滅法。甲午興。去國而亡故也。丁酉君薨。辛丑國滅也。慧遠法嗣在已避世圖存。數不終朽。必授以泰。但

已存而法亡。於我如不亡也。演故也。普殲以哀樂俯仰與時推移。爲鶩能天。爲魚能淵。晦恥和光。潛伺興替。貌雖改而氣不可奪也。古者殷亡。而三人異志。仲尼皆曰仁乎。微子齊封庶兄。先賓曰。萬德奔周以存宗廟之計。箕子紂之諸父。囚國作狂比干誦而剖心。雖殊行而同構仁

歸仁，仁無不死。爲無爲者俟河之清。修行期道何年乃證曷若咀味靈英，浸澤雲腴，輕舉神丹，下可躋年。高者上昇，免爲一函之腐骨。實長生之良算也。今而何謂端居待化歟。主人曰：長生由乎仙骨。仙骨者，吾教謂之宿植德本。自非累世

詎能度世耶。故長桑漸乎仙階。扁鵲救世爲名。莊周遷於桐柏。蓋功未備而不登于雲天。克退其壽夭。若階山宿學。何不志於釋氏乎。夫黃帝乘蒼龍。列子之御風。王喬之飛鳥。

焉。於其人也。猶介之有龜。羽之有鶴。宿稟氣運之所壽也。非龜之介。非鶴之羽。雖同其族。莫得其方也。如龍龜之屬。又如衆禽之類。若使傲而得成者。仲尼之門。德行之儔。生無不貴。知無不博。何

不精意求之變化。以克永世乎。周穆穆八駿。飛王母於
池地。可不求秦皇方士往蓬萊採藥。竟死沙丘。漢武好道求仙。燕
昭方士有幾存乎。惑慕者衆矣。得者誰矣。
處於所獲不多於所喪矣。夫老聃含粹孕靈。

立五千文治于家國。道味疑乎太和。至德含
平太虛故能壽能少以隱以顯。至若駕鸞鶴
挾日月。磅礴宇宙。出入死生。假彼神用以彰
道德。非謂不徹腥肥不潔心慮。但由克意草
木。而能駐彼爽口腐腸之性命者也。故老聖
云。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其也。從順也。言其有容
德之人。所行唯以禮義之
順也。夫師以德義為本。疑游覆以張其末。其或
本之病矣。末奚以為。德行爲本。而吾教雖有神仙
仙五通之化。皆由定力而後乃成矣。晉單道
開服松脂吞細石。能日行七百里。而不能過
百年之壽。高僧道開。好道常。梁慧約餌松木凡
三十餘年。年近于期頤。亦高僧也。禮記
長生之道
未有聞也。但世途好修惡短。惑然不自決。
吾教以去殺施食爲長壽因。胡不遵歟。世途
好堅惡朽。惑然不自決。吾教以除難授法
爲不壞因。胡不勉歟。至若以凡世言之。處萬
載。若旦暮同盡者也。夫新新之運未嘗不爲
物就化。修者若此世之化。短者先後世之化。
與不化奚異焉。莊生云。生者死之
死生之理也。故古之達者安
時而處。順哀樂之所不能入矣。孟孫問於楊
朱曰。有人於此。愛生貴身。以祈不死可乎。曰
理無久生。夫生非貴所能存。身非愛所能厚。
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
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
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通之矣。百年
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乎。居世若不進道。修
行長生亦奚以爲。
實
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死人有知乎。子曰。吾欲
言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
無知。將恐不孝之子孫棄其親而不葬。賜。欲

知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當自知之矣。
出家仲獻子曰。仲獻也。夏后氏用盟器示民無
語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
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
示民有疑也。因緣之經將必極焉。此乃三氏內緣
之義。儒教未
明。故有
主人曰。死者形謝而精神有往。綿續
五道輪復無窮。以無明業行支感愛取潤。見在十
支因。未來二支果。輪迴無已。此
以彼生爲死。彼以此死爲生也。南華文也。死有
生有死也。故爲鬼則有知是死不爲鬼則無知
也。而鬼有大小焉。大則知大。小則知小。至若
岳瀆社稷爲綱爲紀大焉。在檐窗在戶竈爲
罔。廟爲蟻蛇小焉。季路問事鬼神。仲尼亦所
未答。但云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以其冥道幽昧。益生人之惑
矣。宋何承天云。生必有死。形弊神散。猶春
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更受形哉。詩曰。三
后在天。言精靈之昇遐也。神延之讓曰。若
精靈必果異乎。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
將由三后萃善報在生天。若徒有精靈尙無
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也。梁范縝形神
滅論云。宗廟祭饗。周孔之道以敬也。申生
伯有懷怪之妖也。風雲往曲冥冥中使之神云。夷吾
言訖而滅後。惠公果爲秦獲。鄭殺伯有後。怨介甲而見也。雖人間有鬼。自是
地之一物。如人畜類。非死者而爲之也。當時
詔百官精詳曉諭。其人愚反非聖人之法。不可
教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
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精
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言
所謂至矣哉。文子稱黃帝之形有糜而神不
化。以不化之化乘變無窮。延陵季子適于齊。
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贏博齊地。太山縣也。其坎深不至

泉殮以時服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氣爲
變無所不之仲尼賢之也。莊子曰。死。弟子欲厚葬
梓。日月爲運。星辰爲運。萬物爲運。吾知其不
耶。何以加其弟子。曰吾恐其爲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
食。事彼與此何共偏耶。
北山錄卷第五

北山錄卷第六

喪服問第九 服從屬制喪以禮成問喪
父母與師五服宜從何等
二子侍乎前也。賓退翼而進。翼以進。曰三乘
之行或得聞焉。三代之禮未之學也。夏殷周文
而百行之紀莫大乎孝。孝莫大乎送死。有死
已復。送死復生。有死已復。復其生有節焉。夫微諸
終。終則其始可知也。禮云。始卒。主人兄弟哭。
麻。上之喪二日而殯。皆三日不食。食粥。粥一盞
米。一升二升二十四分之二也。既葬。主人蔬食水飲。不食
菜。敢問何謂沙門喪在五服焉。五服新舊齊。續大余
釋凡久之愀然而告之曰。先王之禮。魯君子
之所知也。於孔氏多能也。吾未之其究也已。
夫天竺非方俗所同。釋子既宗天竺之教。質極而
微矣。西國之俗。隨質而異。略也。南海寄歸傳云。天竺
古者義農之淳。中國則變。蓋質極而文。文極
而質。四海則不然。夏故文也。四海不變。先王制四夷
在華。華則有儀。其可同於異域歟。之樂。不制
中國。不可同於異域。故稽五服之數。象升降
之節。擬議其教。立以爲文。至若語其憲章有
所損益合乎天下之心者。以俟君子矣。今依五
之。新喪三年。齊衰周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緇麻三
月。或上或下以行之。如要合天下之宜。以得其中。俟將來

也夫敬則行其志。慕則思其教。教立而志宣。於標幟之理實爲有得。涅槃爲究竟之教。於何不然。若以去親損俗習。無生之法當忘情。絕愛固不宜者。則何太早。緣未行便欲忘情。一何謬也。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鴛鴦。時夜難也。有可厭之理非也。鴛鴦難也。緣色肉爲愛最甚。須以彈方盡。今見卯便欲求鴛鴦。非也。忘情於境。方契於道。今情既未忘。如何便欲損俗也。夫始行之徒。未階聖位。志業沈痼。蓋區中一細人耳。遽則能割愛乎。夫不愛於其親。則移愛於他人。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而於權勢潤屋之門。遽遽然。驟驟然。有所親附也。其忘情者。但忘於名教禮義。今見名門有親名教。謂之聲聞。取者全便忘棄則。又見貴門財物動容淚涕者也。而忿欲勝負衣服飲食逐逐焉。何所忘也。既情不盡。忘愛不盡絕。豈於喪禮而欲去耶。或曰。若使沙門隨方爲喪。亦得。隨方致敬。王者歟。既同俗禮。何者。方便同非損。曰不然。也。答。何則。也。却。夫拜爲外飾。孝自內心。抑爲外飾。損髡祖之儀。抑其內心。失愛敬之性。與其兩抑。不若兩縱。縱其不拜。成王臣之信獎。縱其爲喪。成人倫之孝悌。故依違異也。詳夫外國哀亦甚矣。故波斯王喪母。惶惶戚戚。舍衛國王波斯王喪母身灰塵塗等。大聖不滅而四衆血現。如波羅奢花。舍利弗灰身。無色界天淚下。如春細雨。無色界化定果色。而下降潤也。豈不由生我德我。其情篤切。匪刊匪割。志發于衷。故有吳天蓼莪之痛。蓼莪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是天罔民久役。不得養父母。如見蓼不識也。升堂負序之哀。序東西牆也。孝子升堂而背負序。不期哭而聲自號。不肝衡而貌自苦。安能以飾高而強抑。恥俗而求變耶。昔齊州三藏。說。自西域還。每事演遷舉之功。遙情賞金方之訓。

以爲披縵布而乖常式。留長髮而異舊儀。斯亦重結塵勞。更嬰桎梏。縵縵長髮米又云。去釋父之聖教。重周孔之俗禮。特以靈裕爲知道者也。竊以。天下沙門皆非裕也。爲裕則邯鄲之步不成。邯鄲趙郡美女能行得無真俗兼喪焉。古人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曹子臧語也夫非達非守則非失如何。是以居喪者。退居勵行。起於寒泉凱風之思。修香火。齊戒之福。幽顯普賴。奚則乖於道歟。今有瑣夫居喪如無喪。衣食安安然。笑語晏晏然。何其物也。喪喪不哀。何以觀之說有土之時。亦可問之。生成何罪焉。梁草堂約二親將亡。並及臨訣。孺慕號號。慈同孺子號比嬰兒不交人世。其德彌遠。其望彌重。不食五穀。猶至於。是。食美衣輕者。其則能加於約乎。

譏異說第十

建德之賢蔽志若偷立也。蔽掩也。立德之不足也。竊合弘。長掩之而如不足也。
作僞之家。智言如流言可也。作僞之士。所舉便恆。故巧言流美也。執虛
爲有。飾邪撓正。舉其所同。譽其所不同。憑陵
紛紜。如日之升。爲雲之翳。如水之澄。爲風作
濤。難乎其極也。巧說亂正也。經云。昔有二弟子。各
護師之一足。各非所不護者。賢愚經說。昔有令二弟子各護一足。護左者不在彼護右者擊之。護右者不在彼護左者擊之。師足不逾月二俱爛矣。喻今大小乘各相非也。忿則
相擊之。其忿不已。其亡亡矣。今異說之。夫各
伎貨譽。伎巧害也。於聖師則無所顧矣。哀哉焉。嘗
試論之曰。夫貌異於心。性成乎習。下俚巴歌。
和者必衆。昔楚人巴歌。俚人和者衆。燕石魚目。鑒
者必寡。燕石似玉。魚目類珠。故使逐塊之流。邪妄同群。朋
邪說如狗逐出。各保其主。吠堯爲桀。今以言不及義則

爲異說。折之有當。是曰譏者。伐木塞淵。或寬乎得。今之所陳。實在伐其本。其原者也。但燭火光微。資燭。龍以輔照。蒲生響。迴。仰雷震而佐震。燭火微也。雷響也。蒲生響也。則聲震川谷。今於燭上燭之。以魚形作聲之。取其聲也。今北山和尚顯云。雖欲伐木塞淵。止其邪說。所恨已才智同於燭火。等微安仗。斯實鄙抱之所蓄也。嘗有威施。囁囁者。威施面柔也。囁囁。顯顯也。私余曰。彼黨斯盛。謂其說將不得於君奈何。余曰。獸顧濡尾。則不濟也。狐將渡河。若得濡尾。則不濟也。義而傷。亦何忌耶。夫漁父刺蛟。獵夫搏虎。皆其志也。懼則不爲也。所謂論至德者不異說曰。封戒學者。實則小智。陰情不夷。對德也。隘者也。夷平也。言戒者局小。觸物忌過。亡身猶糞土。厚意於草木。持戒比丘。行過賊劫。其衣鉢。仍以草繫之。日中比丘。不能斷章而去。慮破戒也。大士觀之。如險惡。選。不若資吾大道。落吾節。放吾心。不躡武。不使眉。不飢腸。不病蔬。逍遙乎飲饌之間。坦蕩乎貨植之上。何莫爲吾適也。孰能捐膏粱。純穢之美厚。與夫後世魂靈作殘刻。卑隸者歟。今世不食鮮美。服華帶。死後終作卑賤之鬼何哉。譏者曰。夫何然哉。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允意勃善。罪莫甚矣。戒者威儀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則。威儀者德之表也。詩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又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片取威儀之德也。故若即修途。用之作符印。飾是也。往長途以戒能涉也。特印若今之公憑也。若涉大水。用之作浮囊。律云。如人欲過大海。藉浮囊以得渡。喻如持戒。破一小戒。亦不能濟也。若制佚馬。用之作銜策。若稽千畝。用之作平地。羊車唯五犯。一破糴夷。二僧伽婆戶沙。三破逸提。四提舍尼。五突吉羅。唯防身口二業也。牛駕通三聚。身口意。三聚也。虧之首末。沈于龍鬼。破戒者多沈龍鬼。全之始

六、

卒趨在人天。其照如日月。其好如瓔珞。是以草薺護鵝。草薺如土護鵝者。昔有比丘入王宮。見鵝啄一珠。王後尋珠不獲。疑比丘取問之。比丘懼殺鵝不言。王將殺比丘。比丘亦不言。鵝即吐珠。王知非問。何以不言。比丘言。吾恐殺鵝也。有死無貳。驅龍隨雁。精誠一貫。如有比丘。於龍住處無貳。驅龍隨雁。精誠一貫。如有比丘。於龍住處戒者。往彈指三下。龍即便去也。智論云。有比丘持戒。食時至念食處。雁王知之。令雁投地條供其食。比丘知已不食也。且吾與君俱縊也。在首無冠。在身唯褐。四海一已。無適無莫。適厚其薄。何但選僧田之臘。飲焚爐之供。僧自二十歲年。所受大戒。經夏及冬。謂之夏臘。儀範不攝。早素何別。今僧但以年臘高者。居上座而受供養。而全不知修攝威儀也。夫聖人之行。莫尚乎齊戒。聖人之心。莫尚乎慈儉。非齊戒則謗聖人之行。非慈儉則違聖人之心。謗行違心。則八難不由步而往。八難。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北州。五無想天。六生盲聾啞。七世智辯聰。八佛前法後。皆離聖道之所。五苦不待召。而至此世他世。與夫後世幽魂。作深仇巨釁者也。由今身誹謗。令後世遭譴沈墜。而積愆恨也。若以大道虛懷。小行傷德。則於菩薩戒經復何有矣。小乘戒若不能持。又安能持菩薩戒。小乘之戒。本自大乘流出。由是爲猶冒於虎質。稱鼠濫其馬形。爲僧不能持戒。而更舉大叱小。實類大風之形。蓋虎馬之質也。雖欲假詞逃責。而實文其罪也。異說曰。禪爲心學。心冥神化不行而逝。將駐返速。其動如波湧。其靜如淵默。當任之於自得。縱之於無爲。何必端居稿形。以有待無。夫得之百年人也。不得之亦百年人也。況宗途偕時戶牖無味。縱達其理。未免生滅。而況途超昆虛。豈不儻乎。色心混沌。豈不蕪穢乎。擁之於實。其誰悟焉。未若與居偃仰。聊逸自體。鍾梵誦誦。顏娛其意。禪乎吾無所爲也。意重誦誦不樂禪味者不識者曰。泛乎其誣。悠乎其殆。是悠遠思慮。深玄之理趣。全乖殆危也。理

經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矣。

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

世也。此後多以名相傳心也。自可至六祖。分爲兩

一萬阿尼曇八萬清淨具足亦隨我滅故傳
法者但傳其言承法者體言見心卽是得法

正可審其言行自忍有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也凡石匪玉不潤

雖曰親智而但傳言句也共猶斷輪之藝。傳藝而不傳其妙齊祖

淵匪龍不威。彼有道者。心虛弘遠。故鍾鼓之

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

音。怒擊則武。憂擊則悲。喜擊則樂。其志變者。釋亦隨之。未有尋道之賢。忘智而言愚者也。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輸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已。無說則死。輪扁

余昔觀淨衆禪門。崇而不偕。博而不佞。而未

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所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子存

嘗率異驚俗真曰大智閑閑之士也

焉。其間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愛之於國。母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

相禪師。本新羅王第三太子。於本國月半郡南寺出家。開元十六年至京。後入蜀至資中。謁詵公學禪定。入蜀止潯

師襄之琴，得琴而不得其術。學

廣。又有安僧梁僧等。皆宗禪法也。遂禮足爲師。諸事

習其志也。有問曰。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志也。有問曰。所參雖然。忽有所合。然高望

也。棧柱也。不遭和緩。恣肺腸之患。和緩並古之名醫。秦人也。苟

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也。黯然而默。愼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卽文王誰爲此也。師襄子避席拜曰。師

在自我精搜而已。若但以外事爲自累之津

蓋云交王操也故有久習無成。又有發心便證。或有微

類北轅而適諸楚也。轅車之轉軸者。楚在南地。今學者不能精搜洞照。但求言句

流獨得。英才不悟所貴在乎冥會。不必在於目受。然令者門皆譚。而惡乎知弗。譚獨乃

其禪曰管勞嚴三昧自佛專大迦葉至菩提達

一家耶如先德長者所傳各有宗師者也異說曰。達磨既當傳

磨。逮吾師。心與心相付。餘宗則不吾若也。

法使二弟子至漢地。被秦人擯於廬山。即跋陀也因

鉢羅蜜諦三藏。齊到佛頂經十卷。於廣州與房融共譯。上進天后。此乃稱爲同願之旨。皆禪之宗匠也。護者

與遠公出禪要經達磨問之慷慨乃自出西

曰。吉人寡辭。功伐不賞。況匪功妄伐人其吉。

適于魏也。此所敘並寶林傳與高僧傳乖異也。譏者曰。詞失於當。援

乎有法傳止有二十四人其歸子衍舍辨說
斯等四人並餘家之曲說也設於寶林又第二十

曲翳直。豈謂智乎。但祖師之門。天下歸仁焉。

九名達麼多羅。非菩提達磨也。其傳法賢聖

禪德自高。寧俟傳法。然後始爲宗教者與。

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則迴心。尙爲小知。

居第二十九。翻在晉時。何失言於年秩也。

脩告優波鞠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

得二十四年相去百年已上。豈得二十九祖在二十四祖前

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衆不

百二十 晉有傳魯般浮圖魯般有種後時人 右軍
年耶俗事晉右軍王羲之有說書多心經 殊不皮打

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

般若知多心經是唐朝玄奘三藏貞觀年譯也

門君子則不然也。梁朝皇綱既弛，也庶事墮。唯餘一御榻受制可也。梁武嘗欲御僧官，勅主者遍令許者署名。其時無敢抗者。逮疏聞藏，藏以筆橫轅之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書曰：御衆以寬。臨下以簡。此唐虞之化也。夫寬而以簡守之，則人安，寬而不簡，則法之亂矣。當梁世寬而不簡，不亂，何待彼智藏。雖幸其無法，豈不畏後世簡書乎。簡策之書異說云：吾師加趺，心在乎定，奄若蟬蛻。後人哀思，高塔厚葬，不亦盛乎。吾師即門尊宿也。學人誇其坐化高塔厚葬之事。識者曰：君子論於義，小人論於利。論曉也。惟所詳也。若德行所致，或則哀榮。若曲以羶美，因其死合，矯其後計，則重繫其魂。沈乎賈譽之罪也。若賈以了達去住，無礙則可也。若素非真貨，苟取後而矯飾則涉於浮競也。無德影失於光顯未代。無德而矯飾則涉於浮競也。故師顧言奢而求諸義，師願言薄亦求諸義。匪顧是信唯義是信。雖有顧命之言求合度而行之。古者曹侯命薄葬。大夫曰：國有常禮，以奢上。僉乃偪下。豈儉得中。是合常禮。然有命暴尸者，雖欲利於飛走，而實無何戮其尸也。高僧慧賢。矯暴尸以施禽鳥者。其小惠未凝。何如善願以廣濟乎。又釋之過惡也。陳尸曰戮。居令德者，宜去此意。雖遠公將終之見，或未吾善也。市遠趨焉。命施百鳥。夫死者精神往矣，質何能知。識者既往。使向無情。立與坐臥，孰爲優劣哉。故金河右脇，佛在金沙河。右脇勝者通業。奉持如來裝設。於難足山。至淵勒出。奉裝設已。作十八變。却往難足。加趺入滅。化火焚身。慧永求履始起。高僧慧永於膝前索履而卒。靈寂執卷就化也。高僧靈寂手執卷而卒。各任時而待盡。匪慕異而詭俗矣。

北山錄卷第七

佛云。舍利。謂定。地大震動。佛猶著地。富樓那。開

智慧居弟子。上而以說法知也。富樓那。開

母影名也。大迦葉。爲法家嗣。而獨娶頭陀。飲光

蘇母姓也。王舍城人。奉養其舍利日連。爲阿尼

曇。而迦旃延。專論義之號也。阿尼曇。此云無對

舍利俱造此論。而迦旃延。猶論議第一。亦云。迦多

不刺。有一仙。爲制髮諸仙。此大聖之弘

旨。非餘之所不兼焉。者見稱。然於其間。或勸或

沮。皆有爲而言之矣。故劫賓那。獨窮摩象。劫

那。此云房宿。蓋因首龍那。適然精進。則應耳。比

感之而生。故曉。應象。須令急。得所。因。果。也。至

若以一行求之。則無不居甲而非乙也。共若

孔門三千昇堂。入室者七十二人。舉以四科

十哲。雖曾參不標德。行而見稱孝悌。文學。言

四科也。顏回。則損冉。雍。曾。卜。商。冉。仲

由。冉。有。宰我。子貢。爲十哲。曾參不預。左氏不登

文學。而騰翰國史。不預十哲。而著左傳。禮經三百威

儀三千。唯公西赤之卓立。孔子云。東帶立於朝。可

使與賓。言也。故二宗風教。玄符於抑揚也。昔者諸大

迦葉。卽曰。同一解脫。讓舍利弗。卽曰。所不能

心也。爾佛說。久住世間無益。涅槃云。後三月當入涅槃。

途生悲泣。法華經云。若佛久住於世。薄德之人不稱善

也。其傳法之人所未得者。難在此矣。夫。執文

以定義。義歸理也。隨義以垂文。文將害也

能辯。此二者誠則有焉。蓋無求。爾。然所說經皆

稱第一。固有旨矣。夫。愈屈之於患者。史記。諸

古之陰慘焉。桂椒之良也。陰慘。陰。桂。椒。皆

良醫之良也。陽。陽。桂。椒。皆。陽。陽。皆。良

雪之良也。陽。陽。桂。椒。皆。陽。陽。皆。良

醫王。以般若破名相。以法華會三乘。以金光

致哀。懺各有。所。而不居其次也。金剛經。以破相

法華經。以會三乘。中。三。乘。歸。大。自。牛。之。車。爲。第一。

金光明經。據信相。善。薩。懺。悔。一切。罪。障。第一。也。

而經言。國君失道。玉燭不調。之玉燭。風雨不時。疾

疫是興者。蓋警誡之辭耳。如仁王經。光明經。夫

王者以風化于下。其風若昏。人變於惡。德薄

禍重。安得大康。故。職。其。人。罔。與。守。邦。則。祿。位

之亡。如。岷。之。類。天。降。殃。禍。其。其。良。忠。臣。國。運。如。山

之。斯。大。聖。婉。而。成。章。矣。然。於。教。中。亦。有。言。似

而意非者。如。燕。居。三。月。勅。一。切。不。得。見。唯。除

一。供。養。人。佛。之。安。而。而。而。先。有。和。先。比。丘。與。六。十

正言。似反。取捨未論。未。知。佛。言。行。供。養。祖。也。

作。福。田。不。應。祖。也。所。貴。善。時。非。堅。白。之。可。離

取。捨。過。時。造。過。從。權。非。如。磨。而。不。磨。方。日。磨。乎。

曰。勿。縱。惡。比。丘。令。僧。田。無。穢。其。罪。甚。於。割。大

千。眼。王。舍。城。主。有。時。以。破。戒。比。丘。如。萎。薺。薺。王。官。素

服。勿。得。刑。罰。違。教。經。云。齊。蘭。花。離。萎。薺。諸。餘。花。

比。丘。若。犯。王。法。或。殺。或。打。若。割。髮。裝。通。令。還。俗。

若。驅。出。國。如。生。刺。三。百。頭。牛。其。罪。尙。輕。蓋。由。仁。王

過。仁。使。愚。者。恣。惡。惡。王。過。惡。使。人。枉。濫。虐

失。其。中。設。兩。經。以。防。損。也。戒。經。始。命。展。轉。相

諫。終。命。但。自。觀。身。戒。經。僧。殘。有。三。諫。之。文。七。佛。戒

蓋。爲。直。己。而。不。能。直。人。者。制。使。背。諫。也。伐。善

而。好。訟。過。者。制。令。退。省。諸。已。也。有。事。隱。而。言

實。如。憍。梵。波。提。墮。數。粒。粟。而。五。百。世。爲。牛。

彼。當。更。有。牛。業。而。但。彰。乎。一。事。也。即。牛。阿。比。丘。

未。應。數。粒。粟。五。百。世。作。牛。降。牛。口。阿。那。律。施。一。食。

佛。悉。世。人。譏。之。遂。令。長。居。三。十。三。天。阿。那。律。施。一。食。

而。九。十。一。劫。受。人。天。樂。此。云。無。減。彼。以。善。緣。相

資。成。於。多。劫。然。由。肇。自。一。食。隱。末。而。稱。本。也。

如。世。稱。富。者。食。一。金。錢。彼。始。以。一。金。錢。而。後

成。於。富。者。也。夫。同。躋。十。號。何。則。強。劣。而。稱。拜

此卷首缺

歸緣而損之也。人天謂五戒十善等。諸謂緣。後以二乘而損之也。今捨羊鹿。損至無損乃

歸。曰大道有以教不從人。如華嚴前會。小聖

在席。視聽之所味塞也。初八會。雖小聖在席。而不見不聞。美非其境。至第九會。方有以人不從教。如初轉法輪。十二億衆發無上道意。佛初成道。請提長者說法。攝末

歸本。無量人天得法眼淨。夫如是不鉤深不

達矣。昔仲尼修春秋陳褒貶。而游夏之徒莫

敢措以一詞。豈不以智不及乎。至若問仁問

政問斯行。諸所問是一。所告不同。如論雖萬

流俱潤。而不泮其源也。故曰信近於義言可

復也。有義不必信。昔大菽氏。山崩也。常探菽豆而食。因以爲菽。曰。菽也。記七日後雨。則日連觀不

也。尊者之母是其族也。又記。變羅門家牛生指

也。牛牛白積終用克爽。又記。變羅門家牛生指。五百無學。同以天眼討論天地。皆二三其

說。蓋分理事亦或乖也。夫十二分教。如晝夜

有時。寒暑有月。醫藥味分。闕則寡力。多則

無要。已上皆不可。婆沙謂如三周偈。四聖諦數。若論之不極也。三周數四諦謂。減減行觀也。夫大乘我不障小

果。彼憤子衆。生。故謂憤子。或執之。而人皆謂隨眠性我。吾弟信也。故天親造對法論。所宗有二。蓋不以一宗爲盡善之門矣。天親本

宗出家。說。法勝造毘曇心論云。若生諸煩惱

是聖說有漏。達磨多羅謂其生字溢於滅道。

乃別製難毘曇心論云。若增諸煩惱是聖說

有漏也。無著造般若論。天親二之。無著菩薩

亦造般若云。以伯仲以師資以行位。天親俱

弗先也。無著。天親。師子覺。三兄弟也。北天竺留婆沙。富羅國人。此云丈夫士。是天帝尊無難處也。俱

在薩婆多出家。無著先造大乘。往兜率。所不然者。

止以無著智障未除。而提不及於馬腹。只有

短於寸者。智障所知障也。左傳云。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也。喻無著雖造論猶有所不到。

清辯與諸徒。誓於修羅窟。俟龍華成道。方擬

問津焉。謂今彌勒未是遍知也。清辯善識以并子彌勒佛下生。將問不決之事。後德光假龍軍而得見所不致拜。又索之以形儀焉。不禮以其作天人

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

長遠而已。遠公歎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

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遂著法性論。遠公維什見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開與理合。豈不妙哉。竺道生講泥洹經。謂一闍提人皆得成佛

舊學以爲邪說。擯之於虎丘。尋往廬山。

泊大本經至。果與玄契。泥洹經說。有一類人處無分。一切衆生皆得。種性終不成佛。及涅槃後成佛。果符生公之義也。生乃登法座。論義數番。塵尾紛然而墜。隱机順化。生昔不死有待故也。大本經未。生故待之。今既生今之死待竟故也。至乃卒。時人號之忍死生也。

也。向無生公落證之知。則昭昭佛性。於無

知之聲矣。國初玄奘至西域。以花語觀自在

像曰。若一切衆生實有佛性。惟所散花挂菩

薩。乃輒如其願。今謂。若使契有生公之

知。則不應有是祝也。儻祝之。不吉。將不信

乎。夫卜者決猶預定嫌疑。不疑何卜。易云。中

心疑者其詞枝。契非其枝乎。枝散也。失公不若爲物而然者。蓋是導物爲疑。乃攝人之心矣。契本不疑。恐後人疑。故示此以釋之也。不離散也。內散散後之疑心也。曇延撰涅槃疏。應匪叶于聖衷。置疏於舍利塔前。焚香請

微驗其疏。與舍利放光。通三晝夜聯照不絕。

而淨影之徒未之允也。長已所製終於並驅。

夫望舒既御。不假載燧。望舒月名也。月光既出。不假載燧。出。不假載燧。既族寧期私瀝。甘澤。而閨戶之家華

紅特舉。月影難流。既布。甘澤。而閨戶之家華以。遐光不燭。驟雨不滋本。各惟所利爲美

故也。議者以遠則文句愜當。延則標舉宏瞻。

學者彈其美。該善而求諸不以感靈。得延而

廢遠也。續效也。北遠與靈俱。著涅槃經疏。延則文疏。有放光。遠則言旨開當。後多傳遠疏。不以延之靈故也。

故古云。雖有挈瓶之智。而守不假

器。杜預云。挈瓶小智也。雖小智所守不可假人也。其在法義匠焉。今有

行事。皆尙中天爲美。梵語皆以新經爲正

詳矣。五天諸國王制各異。況年世今古風俗

治亂。原夫。大聖隨其至邦。因事演教。豈得

同其律度。一彼量衡。量衡也。故由旬俱盧舍遠近殊說。八俱盧舍爲一由旬。或云十

延促多類。安居有七。前安居四月十六日。中安居十

四。心念對背忘成及界。及界有四。一足及界。二足及界。

式。沙彌。沙彌尼。前安居五七三十五。後亦三十五。成

七十。中安居只有心念對背三二十五也。共成八十。安居

心念謂獨住無人作法也。對背如常忘成偶忘至十七口欲

明方止亦成安居。中安居一月放無此也。及界等。謂從外

來。未明至寺。而往者未應遍觀來者何無寡知

奈何欲以中天一世定聖人萬方千古之教

歟。經曰。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

一日而得解了之時。有比丘承師誤訓誦云。若人生百歲不識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觀見之。阿難聞而歎歎往正彼師竟不令改黨之由矣。夫師者莫大於佛後之學者。各師其師不承佛爲師。故有採相似之言逗未濟之俗。祛經像傳自性曰。吾宗教焉。若言句其釋之十也。

有智者能圓之。發沈善之輝華。方可謂之人倫
鑒鑑矣。鑒鏡也今者一夫謬非和者萬計。一夫

猥魯和者亦萬計。隨流逐塊考案也。唯唯然都不知所以善惡也。其有鄙爭好勝之門。自不隱拙其愚。

敵人。若今之標。以爲能掩敵疆場。音易。邊界之地。莫有

做足於所不與者則奔騰踴躍而可畏也。宋徒

於世。有獨知之慮。但不可以其然而不爲之然也。今黷爾學徒翻小飛之類於疏論禪法。皆劣他

優已。以己所未聞。謂人之未聞。以己所未知。謂人之未知。曾不參較衆匠決其所專。是以

微善所習而惡所不習。顧其器則滿無以加也。植鑑於鄰俎之徒。鼓扇向庸熱之內。夫夢者覺乃知是夢。迷者悟乃知是迷。向使王懿。迷夢之間。人謂迷夢客。

彼必詬陀矣。詬陀怒罵也。觀乎往所製撰者。鮮有正於名理。如續高僧傳云。鸚鵡死云滅度。道

法徂世稱定中坐化一切定心無有死生什公誄言薨天子曰崩

拾贖罪也。謂三十尼薩者。如畜長衣。十日贖
兩人對手假拾謂之拾。若過十日不拾。則結尼薩者
罪。謂之贖。故曰拾贖。今蓋流俗淺誤。不忌之
拾贖罪。但可云拾贖也。

談也。仲尼云。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苟且。故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
也。

六次主。錢見大水關曼坐重華中。皮專者吉
幹講華嚴經。作華藏觀。臨終天樂來迎。幹辭

不達。夫天宮亦在乎華藏也。說者意云。靈幹不欲生天。要生諸佛上。

化求之。如實未得矣。十地諸心金剛定後。方百劫修相好。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化行等。若是眞身。豈容凡見。若是化身。安能修相好也。夫事不足紀。言

而旨密於其詔，見不書人坂柴。見繩床上有好清

曰才。二曰學。三曰斷。自非
董狐南史之流。莫當此任也。
彼魯之三桓。季孫仲孫。
叔孫。皆魯
之讖。豈齊於顏閔。漢之七貴。
金張之族。七代貴

商引詩人興詠發起予之嘆予者商也自金言選萃綴述多門。廣本略本。名義不同。單譯重

淨吾。一柔轉音。三和適音。四歸了音。五不反音。六不誤音。七深遠音。八不竭音。四辯者。一法無礙辯。二詞無礙辯。三義無礙辯。四總持無礙辯。超乎群有。徵心沖照。靈誥

涉俗如竺法護支樓等所譯文全如著述之體理乖精密。尤失聖人

昔致意於譯者。爲說梵本。爲就刊削乎。如法華法師品。雖什不載其首。普門品。闡那續出其末。此法華經文少正法。華與法品文其見也。其間亦有誤爲文者。如真諦翻俱舍。云見法有非得。玄奘出婆沙。加一十六字。大毘婆沙。只於真諦三藏所譯。是知俱舍上。加其文一十六字也。是不知不刊之言。彼所未契也。道安以三不易五過失。詳評翻譯。妙盡樞細。蓋以梵文難曉。聖意深也。不著聖旨。章句備。後世不能研究其旨。實爲失。言詞難曉。是爲過也。後世不能研究其旨。實爲失。言詞難曉。是爲過也。衡度以爲詞。不由中瞭若不聞也。古語經文不潤。達不能討究。雖無所悟。且儒爲此方之教。自科解也。如安世高所譯者也。且儒爲此方之教。自科斗爲二篆。古有科斗書。後有大篆小篆也。周宣王太史史籒造大篆。秦李斯等造小篆。程邈造隸書等。篆變爲隸。又經秦滅文或舛闕。始與三十三各論秦事。丞相李斯奏。三皇五帝取捨異說。或云。乃其書坑儒。滅先代典籍。謂天地人皇。或云伏犧神農黃帝。五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也。魯論齊論。篇次何定。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禮記之與春秋。哀公誅孔丘。增減孰是。孔丘卒。魯哀公誅之。與檀弓。仲尼授琴。偏偏切切。其文豈同。而誅之。禮記家語其。故孟莊所領。亡言取意。孟同。字子與。文不同也。周著書十卷。皆是謠言。馬鄭所注。文字互改。字李立意。不可執文實義也。馬鄭所注。文字互改。字李長。北海人。鄭玄。字康成。亦北海人。並注詩禮論語。皆有不同也。況五天異語。諸部宗乖。又有六宗十部不同。屢遭無道。毀滅淫泆。難別譯梵爲漢。其可一乎。夫以淫擊鍾。鐘也。不盡其響。以管窺天。不達其眸。以凡達聖。易昭其奧。然不得不就達之力聽其和。循管之涯察其畔。竭凡之虛精其理。而傳法之士惡紕繆之所以深者。蓋以諒至道不爲之人也。紕繆。謂之。此學者之弊也。彼以瑤軸編聯。經帶也。廢誠不究者。此學者之弊也。

也。出自金口爲文定矣。既瑤琢者爲其經典。過貶討論者爲世智辯聰。此乃傳心之士。以講解論者。世智辯聰。仲尼曰。君子以其所不能與人。不能而教。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自既無能。而又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取勝。而世有隱瑕匿疾。飾智籠鄙。盜玄匠之虛譽。祕昏情以自誦。本非經義。更稱師匠。特不知渴極則飲多。疑深則悟遠。彼借夫也。或曰。扶前賢之點。則物無疵於教乎。以直證實。理於物不。以此斥前賢也。日不然也。神農辯百草。非欲進人於毒藥。岐伯議鍼石。非謂收人於五藏也。佛說經非。豈南華斥姬孔。則家家無六典。莊周非於周公。孔。史。則家家無史記乎。班固漢書非。馬遷史記。昔天親造俱舍。衆賢撰電而非之。天親改題爲順正理。二論俱弘。使夫來者。疑直祛蒙。辯精範而取捨也。天親善造俱舍論。衆賢命師造俱舍論。以攝之。如兩親覽之。並謂已獲。因改爲順正理論也。

報應驗第十二

明善惡之業報應不爽也

爲善天降之百祥。輔德也。德是輔。爲不善天降之百殃。紕淫也。天親善造俱舍論。衆賢命師造俱舍論。以攝之。如兩親覽之。並謂已獲。因改爲順正理論也。而況聖賢乎。如佛等。道理焉至親交兵。而況於鬼神乎。莊子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闇之中鬼得而誅之。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言由己也。周頌仲尼謂哀公曰。存亡禍福在己而已矣。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西域阿育王孫弗沙蜜多。下庭議曰。吾如何垂名於不朽。群臣

曰。當如先王建八萬四千塔。不然反之。名雖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紹先王。當建後議。遂乃侮皇祖之訓。獸羣倫之紀。常倫理也。帝王日。焚法垢。塔虔劉釋衆。殺也。天愁人怨。靡奈其酷。雖有聖賢。不能遠之。登彼南山。自求免害。息心之侶。血流成川。道人鼻首務實。府無虛日。征賦由之竭矣。勝有後僧王益其怒。更施殘虐。率師至佛牙塔。死於頽山之下。漢桓靈世。範金爲佛像。遭國亂流墜荒。瘞吳孫皓使衛兵治禁園。其有得者。令置濁所。四月八日溺其頭也。曰。爲爾灌頂。君臣相與笑樂。俄爾遍體隆腫。隱處尤痛。毒痛五內。哀聲外揚。使下殯。咸以坐犯大神。皓乃遍走群望。有加而無瘳。宮人信佛者。謂是佛也。皓乃迎像沐浴。夙夜餐養也。藉類叩養。謂以類扣床也。陳罪責己。左右聞之。惻傷流涕。有頃疾間。差篤潔齋戒。後乃豫焉。僞夏赫連勃勃匈奴也。據朔漠。龍旌帝服。尊高已德。昧乎聖人之道。曰。勃者佛也。吾爲佛也。陳聖像於後坐。令沙門朝集爲已致拜。天罰有罪。迅雷震而死也。故雷者靈物。憑陽氣以作威者也。王充論云。雷是陰陽之氣相攻射而擊損物。故陽氣極而生光等。然雷有神。感天之使。譴誅惡者也。惡陽氣而行。依雲雨而動。夫陰陽之氣。舒則安而靜。蓄則蒸而怒。有時嫉惡而震於土木。以警戒於人民。於其不思則肆乎害也。肆於城內立塔。湫隘雜堞。謀躬役介夫。厚勞酒食。令肆其武勇。嚴鼓戒威。莫敢不前。撞擊墜可

反壤故壤也。無損而時毀之也。禽像摧頽狀有暴風。連天雲霧作昏曉烈為之膽寒。晦蒙被塵

土。以手拭去。膚隨指落。潰爛瘡痍。體無貌

肌。竟以反而族誅也。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為

領軍將軍。荆州牧。反召檀道濟討之。兵潰於城下。斬於都

市。周世宗。崇氏。以鎮州大慈善廟鑄錢。為周通元寶錢。

後文。此亦其類也。故為罪大者為天下不吊也。吊。始

濟其力將溢共禍。禍極則革之矣。初沙門法

敏苦諫不納。諫。其後為之著顯驗論。魏太

武以穹廬之胃。穹廬。因藉時運。奄有河洛。其本居

下世為君長。稱招拔氏。晉武時。稍通中國。至懷穆為劉

曜所害。初都雲中。後遷平城。又移魏。至孝文帝遷河洛。

遂改姓。崔浩執政。惡細衣於太武曰。佛化無

益。有傷人民。不若黜廢。為國之大利也。他日

凶謀既進。詔始誅長安沙門。焚破經像。唯留

臺下四方如長安。異歲有後命所在有圖像

沙門一切並除。自是不稔。崔浩報其尸

製也。前太武遘厲疾。而法令寬弛也。既經又復

也。至文成。夫治國者。以大臣為股肱。以嬖臣為

耳目。幸而獲未支寡邪而身不殘瘵。悲夫大

命未傾。會莫始悟。既傾而悟。方迷何別。其無

也。始先方正也。至危而悟。與正而迷何別。唐武宗會昌

五年。沙汰毀滅至六年。遍體惡病而崩。先是李德裕陳

謀。後宣宗。然有踐崔氏。太武興於無益之論

臣州而卒也。杜光庭造無佛論。其意以敗獵飲酒聲色臺榭。竟以雙臂而卒也。

克喪于家邦。以此等為家邦。不以而始為之

益乎。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

矣。人之為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漢東平王

曰。為善最樂。吾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事。凡

此至言。未嘗非益。但非下士之所知也。嗟乃

世無賢直使崔也。始縱皓妻郭氏誦般若經。

皓取經灰之於廁。至是將刑。檻車送城南。衛

士十人。行復其上。漢魏呼聲。吸吸。曰斯投經之

報也。出盧水金。論曰。邪見輕者。將死續善。善斯

續矣。法。緣力斷善。生地獄時。緣。因力斷善。死地獄

時。西域無垢稱論師。適乘賢塔前。告于幽靈。

矢毀大乘也。破天親論。言訖心狂舌出。於

所終地。忽然而陷其坑。逮于今見者。惴惴然

懼也。孰能無傷乎。沙門惠眺究小乘學。聲流江

漢。開像王。哲講三論。謗言。三論明空。講者著

空。尋則舌挺三尺。耳鼻灑血。精誠號悔七日。

乃復有安慧。則晉永嘉中。於洛陽以黃練手

寫大品一部。為一卷凡十本。周仲智妻胡母

氏。持一本過江陵。為隣火所燒。不遑取經。

唯悲泣若疾火燭。於燼中得經。無一字虧

損。崇邪者崩首而信。此經至梁武世。猶藏于

御閣。侯景之亂也。亡所在矣。宋北本涅槃經

疏。謂也。創行南土。慧嚴慧觀。謝靈運。以其品

疎詞野。依泥洹本。共加潤色。刪削解脫。即南

經。嚴夜夢神人。鎧仗槐赫。色高聲勵。將討其

罪。乃驚悟而起。悸。汗恍惚。聚族會論。欲

追復前本。識者止之曰。此蓋為欲誠後人耳。

必若苟違。何容即時方感。嚴他日又夢曰。

君以弘經精至。後必當見佛也。晉末洪豫鑄

丈六像。未及開摸。會銅禁甚嚴。宋武時為

相國。豫坐繫丞相府。誦觀音經。夢像摩其頂

問怖不。豫曰。自念必死。安得不怖。觀像胸

前。銅色焦沸。殆臨刑。會監官牛奔車墜。更

克日。有令從彭城來。原豫之罪。彭城宋武比開

摸像胸如所夢焉。比及也。東魏高歡為丞相。有孫敬德者。兵家役人也。戍于邊鎮。造石

觀音像。至誠無二。後敬德為他罪所累。寔死

刑。既迫于刑期。爽且有僧告之曰。吾以經授

汝。至日午。但誦滿千遍。則免矣。口受訖。失僧

所在。敬德念懼身禍。誠誦弗懈。纔畢其數。

法官行刑。舉刃皆折。但開徑然。如觸石之響。

敬德被鞠。問也。曰。無乃像應歟。公傳往驗之。其

頸果有數迹。高氏錄其經。而題之曰。高王觀

世音經也。孫卿云。報應之勢。各以類至。言

可信矣。故古者旌德以沮惡。宜禍以弘善。使

人不以惡為無傷而不去。不以善為無益而

不為也。但業理在徐疾。順生順後。為徐。報應期乎

遠近。情慮生於篤薄。損益差於輕重。而吉

凶之數。屬若影響。故天網疎而不漏。陰府幽

而甚明。于公高門而待封。子公定國。致仕高其門。謂

孫必。嚴母掃墓而待誅。嚴延年為河南尹。酷法。其母

誅也。豈謬也哉。人亦有言曰。種植不見其

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觀其虧終消厥厚是也

砥礪磨石也。人之為行。必自

有報。善惡相符。猶如影響

北山錄卷第七

北山錄卷第八

論業理第十三

三世行支曰業。微索求理白論。覺皇有業智力。佛有無漏淨業。八識四智等。又示。相門中有九業報。一梵志女孫陀利。二佛。三佛。四進木。五琉璃。六受阿。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聖云自然者其道也。至道與萬物同體。故曰萬物自然。萬物與至道不可離。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無體也。神如方而見無體在陰以生在陽以成。故曰一陰一陽之謂也。莊氏云。在瓦礫在稊稂。非謂萬物無因緣之義也。觸目皆是。故也。夫稟性命者。以業運爲因緣。有情者。皆遷化。業運爲因緣也。處外物者。以氣數爲因緣。無情者。悉俱根爲因。故羔雁徵之於業習。雁序羔鴈皆也。離棘求之於水土。隄上棘也。江北陸之成枳也。夫水潤下。火炎上。金從革。木曲直。土爰稼穡。水鹹火苦。金辛。木酸。土甘。因五氣成五質。播爲五味。凝爲五色。流五音。然後錯而雜之。剛柔強微。所稟有異。萬象生焉。何異因緣之義乎。上皆統施。平義也。若又責以造化之本。陰陽何施。而孕育繁。委使玄黃異視。宮微分聽者。則其酷矣。若一窮究。則其品類繁酷矣。夫萬物始於太極。無因緣相構。觸類成象。不生而生。萬物本不生。緣分而生。道本無生。萬物緣分而生。陰陽無心。道之非我。理自生於不生。物靈之而生。故曰無心生於不生。天地無功。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宰。故云絕聖棄智。大盜乃止。竊王毀珠。今古莫知夢幻之理。於焉得矣。故盜不起也。今古莫知夢幻之理。於焉得矣。老氏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神道之本。擬與天地也。有名者。莊氏云。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文如海云。大塊自是。象帝之先。不可得而有始也。噫吐氣貌也。由是。象帝之先。不可得而有始也。若又責以外物觸氣流形。內命亦何業之由者。外云如以無情繫觸。內命而起愛憎。豈是業耶。誠不足類也。夫外物無心。無心則業。內命懷情。懷情則業起。故飄風之與投瓦。俱及於人。則有怒不怒也。何斯之無別乎。劉子云。氣是業人。虛舟觸也。豈有懷心。而不怒。

塔塔廟之興。自此始也。成道臨年。化力風行。降象頭山。入王舍大城。此云上落。瓶沙王率統內官士庶。御于郊野。因以迦蘭陀竹園為佛寶舍。迦蘭陀。此云好華鳥。昔有王出獵樹下。見王。因捨此園。令鳥居止。今王佛勅為僧居。伽藍拾以建寺也。有云。迦蘭陀是風非也。此為迦蘭陀之興。自此始也。正法有二。謂教與證。教資持說證在修行。不持則真文闕矣。不說則至理擁矣。不修則聖嗣絕矣。故世親云。法無久近。隨三人在世。又持說證三人。人在法在。人亡法亡也。或謂正像千年。末法十倍之。此但舉其大限。示興喪之於天下也。或以大聖云。有如法衆說戒則我法住矣。由律師持律。故佛法住壽五千年。戒經云。若不持禁戒。如所應布此乃舉益以彰勸也。故經律論為住持之教。本僧財食為住持之功烈。務教而法衆盛矣。宜功而金界治矣。故使至道淳懿。凝味不散。如大藥之在鼎。味。故左傳云。大藥不致。靈神降社。此住持之法度也。天三學孔揚德。輪鴻毛也。輪鴻毛之德也。言所習光華。人思服道善。故能久欲使真風玄緒。取陵夷於天下。又不可得也。西域知事僧曰。竭磨陀那此方為維那。亦以悅衆呼之也。彼國克艱于厥位。先聖微賢。則仁人次之。維那者掌事。西國求之甚多。而中國之聖。不顯于聖。惟德惟行。求諸已乎。於無恒者。輕諾者。諒則有闕。不恒。則有易之使信。既虞覆轍。亦果敗類。故與夫無良為任。使下民化之。寧為聚盜之數也。主室僧出。非其才。惟食其非其人。則不洽。事。佛在世。飲光統衆於靈山。身子莅事于竹林。洎各婆摩羅年十六得

阿羅漢。其後念身不牢固。請知僧務。大聖憫其誠懇。命僧差之。既勤于職。於衣食。乃孜孜不暇給。先物後已。率顯玄侶。流聞暢乎八方。皇覺懿乃嘉績。讚曰。我弟子為僧知房舍。具差次。請食。香婆摩羅為第一也。屬賓有長老達磨多羅。手變於僧厨。客比丘二人。自遠欲展勤。初不識之。就前問曰。大聖尊德。今止何處。達磨指云。在彼最上房住。一比丘如其言將往。而達磨遽以神力先復本坐。比丘後至。默識是前所見者。接足致敬已。問曰。大德名滿閭浮。胡為躬煇新燕。任茲斯役耶。達磨唱然曰。汝既有問。吾則何隱。吾所念累劫受生死苦。險難長遠。泊五百世為狗。惟飽雨食。況餘惡道。若使吾頭可燃者。吾並燃之。矧茲燃火。及餘支平。中夏姚秦世。棄俗者十室而半。羅什入關。學徒繼踵。不遠千里而至者三千。因立道署為僧正。慧遠為悅樂也。法欽慧斌掌僧錄。主簿書。若給車與吏人。僧正祇同侍中。餘別有差。震旦有僧官。自秦始也。魏世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司。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周齊草為崇玄署。北齊後周。東魏高齊尚其統。宋齊梁陳尚其正。而復寺三官。屬其統正焉。隋革周命。弘法尤盛。天下三藏。分置十統。今國家罷統立兩錄。而司於京邑。外州別立僧正。其三綱特以德望求人也。藍摩國塔昔與諸國分舍利而營之。歲久地荒。惟野象銜芳薦實。以牙除穢。以鼻拊澀。而有遊方沙門。感其事。遂反戒為策勸。誦舊舊址。總

衆役于厥躬也。反戒捨戒也。策勸沙彌。何為然以有戒不可作。與。晉道敬王右軍之曾孫。棲若耶山。立懸溜精舍。反戒如藍摩之事焉。故仁人為善。天下同矣。不仁為不善。亦天下同矣。古人推口不足。因人為崔慧元營寺於武陵。既歿。武當山下有見者。神色甚暢。寄語於寺僧曰。勿令寺業有廢。自是空中依時有聲聲也。今蜀之山中。及彭州金閣寺。廣州法獻創寺於藏微山。有二童子携手來。歌曰。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歌訖忽然不見之也。夫神以誠感。道由神功。匪誠何德。匪神何佑。故禪應之所翔。宜勵乎未翔者耳。齊周顒於鍾山雷次宗舊館立草堂寺。或謂之山茨。求慧約為寺任。約以邑居雖近而蕭條物外。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顒歎曰。山茨約主。清虛滿世。梁武造光宅寺。詔法雲為寺主。創立僧制。雅有後範。雲之有孝德。又以業行承天之休荷國寵光。夫孝者。事親如事生。思親如不欲生。曾子以事親聞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以思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如血出也。雲無僧曼之讓。則殆乎不勝喪矣。法雲持時喪。幾有毀滅。沙彌歲單思法華。骨造幽巖。堅石為聽徒。執松枝獨講。故其後首出此經。雖有衆師難能僧也。嘗於一寺散講。感得天花如雪滿空而飄于堂內。罷坐乃去。時有一僧。願欲齊雲。夢神人誡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宜速措汝意。勿圖非望也。今法門之季人向其意。各趨前哲遺列。後生何顧。背德向利。易進難退。恒規常住。若

北山錄卷第八

晉朕則賂求其司謂求主也。既得之，振彼公

符暢乎有位。遂致專蒙遺次，不備假命。案六

和之秩夷九仞之功，泊儲虛空虛。田蕪已綠

此明將常往寺務，可謂勤政也。或則謀老，或則辭

疾。府寺曾不察其殿最，省其姦直漢書章帝。上功

口最。下功曰最。逮則遂其背就，致使狡夫得

計其矣。且彼之敢爾也，處俗猶俟乎人

治。豈服繯則能爲物致治乎。但府寺始以貨

選，而彼負罪亦終以貨免。或衆所不蔽，稱

其罪以告。而訊獄者，且頗反陷於告者于理

也。殺義也。頗偏也。初求主持，以財而求之。及使使

加罪於告者。此皆未論於府邑。既籍其田業列

爲庭旅，論曉也。猶傳也。占十一而稅。民耕十畝之田。

或以方外期之。或以飛行視之。公府願僧信。或謂

則宜選賢任能也。致於政化之外。莫有選賢勤

能。傳其維昔之人而不治之也。是使福門隕墜人

神太息。得非有土而漏其威惠耶。庶繯之獄

繩乎公府。衆首罪也。衆僧有罪。令公府

理豪勢沮之俗官之罪也。正之。是僧之罪也。爲公家

二罪而不討亂何有止焉。或有假釋氏之官

籍。規僧田之法。蔭勞務所及。雀躍掉頭。以爲

寧居逸體。或主持院舍。或管領莊田。減刻衆僧。使損常

者莫得其勝。然後後獲樂。華

而已。寺有損益。不驅不馳。寺有貨植。不躬不

親。寺有鐘磬。不孝不擊。寺有庭戶。不掃不

灑。於財與難。但苟而已矣。但苟且。此乃法族

之懸疣。人流之駢指也。五指更生一指。謂之駢指。

夫出家者。務以行其法而爲形容。不以謀其

利而爲形容。故能隨時高下。所在爲物。如南

薰而和萬品。如蒼精之福一方。角星。曰蒼星。亦曰

時。見何但氣。遇飄風力制奔馬。勇於安己。廉

於取善耶。故中人慕下浸而成俗。習以成性。故也。使匡

弘統理者。終鮮其人矣。夫夏殷之末。何至皆

誅靡不化爲惡也。唐虞之際。何至皆封靡不

化爲善也。樂紂之民比屋可誅。唐虞之民比屋可封。今大法將墜。吾

黨從熒熒也。熒熒也。又靡不化爲不肖耳。其或方將

就夫教源刻鑿其弊。疏流導波。造舟爲梁。造舟爲梁。造舟爲梁。

器望微彰。若今負一經一論之徒。哀其有利則無

所謝於衆務。則曰妨道去維持之意。職作辭于

飾。必爲之辭。此乃族庖之折刃。未得良庖之投

刃也。莊子族庖切學解牛必折其長。若君子不器。此

器者也。不方也。上善若水。此不若水者也。天學道

者。先乎行後其守。行礙乃守。守通則行。當行

而守。是謂矯。矯夫庶官爲理。知賢授材。省謗

申冤。得入則省謗。去苛務惠。此六者。濟生民

之至矣。而師表法望鎮重方隅。何莫放其徒

若是焉。至若結攬賢能。分勞析司。不潤於身。

不虞於衆。總百過歸于己。推衆善歸于他。恩

先于有功後施于平民。令行于所親。後及於

所疎。心夷愛憎。事均榮醜。泛逸乎若不繫之

舟。逍遙乎若邀若遊。安得不爲道哉。殷大夫

周柱史漆園吏。莊子也。皆祿位之士也。在濁

若珠投於水。履寵若風過于草。何嘗以外事

而汨於道德乎。和其光而普孔。幾爲邑怨乎三失

孔蔑。孔子兄之子也。與子體俱事孔子。孔子過陳而問

之。汝仕何得何亡。曰未有所得。所亡者三。王事若墨學

焉得賢。是學不明也。傳錄少。雖獨不及親戚。是皆向益

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出喪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有此

三密子賤爲邑。喜於三得。密不吝也。孔子往問之。

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傳錄所供被及親戚。骨肉益

親也。雖有公事而得以喪問疾。是朋友之信也。孔子喟

然嘆曰。君子哉若人。魯

有也。悲夫有累之質。百年人世。在凡籍乎官

寺。在聖隸乎仙寺。居官寺者。寧辭以入事處

之耶。其有仙寺。而莫吾能適也。切却州大邑縣

百難漢居三學山。學僧山。皆隱居等。

又如感通傳。有僧亡名。至竹林仙寺。是皆。昔竺曇猷

造天台。赤城圓通往鄰東。石鼓慧寶寓宿巖

室。皆仙莫不有師長有威儀。將欲寄形彼不我

留。故人間往往聞絕壁深林。鐘聲梵響。神燈

奇像者。斯可徵也。是以僧居每於說戒。解夏

日。不得不清嚴法宇。整潔翼翼。儼若在乎聖

人之前。入大乘論云。寶頭盧羅羅羅等。一十

六人大阿羅漢。恭承遺願。遂行人里。佛滅後。

軍王維提婆多羅尊者爲。近世梓潼郡有大長老律

師胡氏。亦感通之流也。郡南鄙有靈鷲山。胡

領徒而夏安居說戒。夜人數則定。籌數每過

衆莫識其然。僧每以十日夜及月晝夜。令一人誦戒

知籌數。夏既末有二三胡沙門。出山至路隅與

稽人揮手相別。律師聞而奔走。其徒四騁技。

其去則不遠。然而莫得見之矣。夫聖人之心

自我人心。鬼神之靈自我人靈。至誠感於

忠講居無水。將徙其屬山神謂之吐溜。如梓潼

七日。至期果發進泉出。今見在。僧範說戒夜寓

宿他寺。觀堅義者廢其事。靈祇怒而仆之。

斯誠與調不可偕矣。梁慧超爲大僧正好山

水翼從之聲聞于數里居則羅列童僕願王侯之不若彼豈爲僧正歟夫僧正當正己以爲政匪廉則何有於正乎道達之爲南齊州僧正罷任唯五束故紙奚廉與濁之不相概也概猶平也僧長不爲大會謂門人弟子曰大會雖有一時起發之功吾寡乏手力米糧榮湯踐踏流災傷害極衆如假官力使役雖衆難盡意故吾不爲也議者曰靜者善其動動者善其靜是爲周濟之士周濟好靜實衆又加以寬濟若靜而行靜則庶心寂冥德不光華其動也若處動而逾動則物理滋彰道德淨僞隱故也故賢者履動靜之間適有無之外總萬善於無爲無善不爲也夫大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豈好手足胼胝而脛腋無毛耶夏禹治水胼胝無毛蓋不私其安而欲以功施天下也長者子善德建大施會難離聖人悅而教之顯博施濟衆福與心遠其樂無窮也故西域有鉢遮于瑟會也上智行之積而能散歸惠于我歸財于人陳錫周實則兼慶陳桓子豆風兼鍾重施於民而夫大士苟益於物雖害於己亦所不避況匪害乎善哉修行身爲肉山魚米微行大道何觀小徑若以興功害物命則幢塔泥木像像服像所出執罪耶舍利弗乞食觀空中虫如彼駛雨如器中粟乃多日不食大聖告言當以肉眼所見固可食也靈裕教誠學徒無貴賤無少長皆述己名稱彼仁者絕於呵極違言必證彼何施至於此歟茲或可傳而不可繼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言文王不發大聲以顏色也仲尼曰聲色

之於人末也作威也此乃下也夫不刑而治世皆尚之但今之人懼威而侮德威勝於德聖人猶其疾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言君子若怒其亂衆必潰散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言以威止亂也夫良馬必假其銜策好鳥必俟乎剪拂良材必資於剗剗未有捨於此而能自致其美者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示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懲責也謂責以儆者損其功之故禦衆者當達人於未顯刑人於未亂使人仰其威惠勉而祇懼可謂善始矣始既立默若五氣相宣八風啓序濟濟允諧言行有章雖有咎扑特厲責也而無所用之是謂善終也人鮮有終而裕則有終譽焉譽猶名也觀夫雖不撻辱而譴出衆外或則亦已甚矣謂調也若今之經云是殺生是殺生報是地獄是地獄報律開教授毀些不犯夫何義耶蓋欲以刑期於無刑故也此乃懲罰罪人故譽善則誘善彰惡則塞惡愛語羅喉叱呵調達其不然乎羅喉佛子而仁者恕在心狡者恕在口思者故恕在心狡者故恕在口在心則矜物就益在口則敗物矯慈今之人庸細者聽於口而不知其心以面柔爲慈惠巧言令色是恭者以行高爲強傲彼不知周之夷厲夷厲下堂而朝諸侯愚柔而削也炎帝軒轅起伐亂之師不得謂之無爲之君也炎帝軒轅起伐亂之師不得謂之無爲之君也夫爲師者所利在法何恤人之言師憂也利濟不以害而不爲也但世有積矯翳直德卑價重延慈悲之譽盛羣羣之黨令無節之夫則沒己之行模範其事使少自責反已而爲之也

以大聖慈而不加於我遂使五種惡馬七類治人永墜于地矣今吾教叔世叔世季世法徒多難朋姦濟亂若苞桑之固矣苞桑欲由吾直當度其可否慎厥機亦聖人之教也昔客三藏見無罪覆藏讓而從革准律比丘犯僧殘罪則令別住十日謂之波利婆沙言省罪也十日未滿更犯僧殘不覆藏便已發露不覆藏應作覆藏罪有客三藏見其如此還責讓之因此乃從舍利弗遇非法羯磨昔伽藍內淨人男女長而改也舍利弗知其非法欲呵之先白佛佛言汝不應呵一不呵來也又彼棄汝矣恐反致害是以默而不止其由公劉避狄國弱而就德公劉居視之後也官不穴出矣官氣西我至公劉復修其職我人食其土逐之至太王遷于別居岐山之陽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有天文王伐崇師強而取亂崇諸侯之國也崇下也文王伐崇師強而取亂崇諸侯之國也崇下也皆變通精照之弘也其有謀不道財營不速之福卑崇臺而改作陋華鏞而列危屋宇宏敞鐘磬輝華也財由枉濫事生貪冒誠爲罪福不相補矣夫放生者哀彼將雛齊將殺牛養雛宜王令以羊易之孟子曰王將將雛牛王曰不忍見其死曰王但見其牛未見其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遇而存之是謂生生之福也昔趙簡子元日放生國人聚捕而獻彼恩生於害則勿若不放之也故維持者計德不計利則利由德博計利不計德則德由利削嗟乎法既陵頽劫極洋下聖凡攸隔天龍潛藏魑魅作威正雅難辯新塔寺以重鎮假貞哲以扶荷豈只香臺庇影法供澤膚興亡不繫於肺腸笑語自怡於旦夕奄若白駒過隙白駒天也電空沈魂電厚也夢夜也夢夜也縹緲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靜言此理就不寒心酸鼻哉但玄綱久紊紺圖徒廣版籍藏於王府并賦歸

於郡縣祇奉迎接。若邑之畏於尊吏焉。是以廉儒者避色避言而不居也。謂己以愚惡者費力費財而無益也。金田化為枳棘。實則患是之由。夫如是蓋將廢寺舍於府縣也。何只笑於二武焉。故臨民者。在知人在安人。宜察其言行。於其善者施折腰沒階之禮。且以力援否者當降之。使君子小人不同日。誠則祇林鬱鬱布金之望如可待也。由是寺廟之興。與有道者也。故入其境自大國至子男。幅廟修整。僧徒肅穆。則亦是以見俗政之清淨矣。西域常住給僧衣食。以田園所產。山乎施者。豈施只論於衣食哉。夫僧饑以時擊鍾乃食。餒則歸僧勿已。有也。餓餘也。殘異界不以法不通也。三聖之財出納有司。匪則有恪三寶之財典庫掌之。王臣力勢肆求所備。固無得而辭也。劫賊囚人校力不制。未達其欲也。僧有病而無藥。隨有而給之。其貧無衣。即隨貨而益之。死者之衣從之。既葬復于僧也。若有三寶。當住財物。以備王賦。貧病之僧。若其無衣。則以衣備之。死葬之後。却取納僧常住也。其經務有勞者。以衣食倍之。若今主事者。福饒類也。而任務者。每事匪專。舉必詢衆。詢衆不恒。宜立知法。故律謂之處分人也。若今主若以物非我有。縱心廢散。事自我逸。廢業墮功。鳩役計食。量衡無節。鳩。聚也。量。尺寸也。衡。秤也。致使傷蠹衆財。此職司復于罪也。昔僧伽舍見海上寺僧。以臘血爲食。以器相擊。蓋迦葉佛世同一淨宇。有客僧至。忿怒藏食故也。宋法豐死爲不食之鬼。巡寺作餓蛇聲。以專寺任刻薄故也。臨邛僧孫氏見身如廁。

持鉢食穢以儉。制約減粥故也。智瓊死作衆奴。以寺布借人故也。如聖寺僧清。則念蓮經。酒肉及色之以爲。一日。緣無。經年。鏡。冥。運。就。不。適。食。漸。不。通。水。自。云。生。入。餓。鬼。也。鏡。冥。冥。運。就。莫。是。微。高。僧。傳。十。科。一。釋。經。二。講。經。三。持。戒。四。明。八。讀。誦。九。興。以。住。持。爲。興。福。余。每。考。行。其。事。實。則。有。福。興。焉。昔。吾。開。諸。梵。僧。問。吾。師。曰。類。類。覆。許。近。礎。必。焚。焚。奧。奧。漢。者。居。焉。華。軒。綺。疏。必。懷。冰。漫。雪。者。居。焉。惜。哉。今。驗。若。不。虛。矣。又。曰。佛。圖。澄。建。八。百。九。十。餘。所。寺。泊。天。台。三。十。有。五。吾。今。不。能。與。弘。一。二。蓋。非。夫。也。非。夫。爰。在。爾。徒。因。涕。下。承。睫。在。予。狂。惑。不。克。荷。負。其。子。不。克。荷。負。俾。式。光。遺。寄。積。行。于。艱。難。爲。法。衛。倚。愧。瞻。雲。日。愴。然。永。慕。耳。

北山錄卷第八

北山錄卷第九

異學第十五

器弘者以虛受爲美。心遠者以膽聞爲優。器弘者。以虛受爲美。心遠者。以膽聞爲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云。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能也。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優。故。我。大。聖。聖。古。先。哲。王。嘉。讚。博。能。高。稱。上。智。使。圓。顯。方。趾。賢。愚。於。焉。別。矣。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薩。婆。多。師。博。通。敏。智。導。利。法。化。者。也。十二。時。中。許。一。時。學。外。故。於。其。宗。悉。能。區。別。內。外。典。籍。善。解。論。義。無。德。部。化。他。部。分。出。也。俗。藝。呪。術。爲。防。己。害。兼。以。閑。邪。開。學。不。犯。也。其。宗。立。五。藏。論。四。呪。五。華。嚴。經。讀。菩。薩。偈。云。雅。思。淵。才。文。中。著。錄。也。

王歌舞譚說衆所欣。第十。智。論。顯。結。集。羅。漢。德。云。讀。誦。三。藏。知。內。外。經。書。外。道。十。八。種。大。書。亦。盡。讀。知。即。是。伽。羅。映。陀。論。等。細。觀。前。風。聖。人。皆。不。限。所。知。指。其。小。善。近。崇。文。德。遂。成。種。智。其。種。性。有。羅。漢。不。識。赤。鹽。之。義。外。黨。諸。俗。深。以。爲。謂。舍。衛。城。法。預。婆。羅。門。當。請。附。食。問。其。義。能。答。者。自。與。美。食。不。能。者。令。下。人。與。惡。惡。食。由。是。比。丘。皆。不。往。其。家。因。至。佛。所。佛。不。遠。有。羅。漢。比。丘。法。預。乃。問。之。何。名。赤。鹽。羅。漢。比。丘。言。我。知。汝。是。法。預。羅。漢。比。丘。今。復。憐。我。羅。漢。止。是。鹽。羅。漢。比。丘。語。已。心。破。因。然。來。至。佛。所。佛。云。此。比。丘。未。從。師。學。故。不。能。答。答。爾。也。有。比。丘。名。弗。羅。羅。佛。令。往。問。鹽。羅。漢。比。丘。云。鹽。有。二。義。一。種。味。如。大。海。水。同。一。鹹。味。二。性。味。者。有。黑。鹽。赤。鹽。辛。頭。鹽。拔。遮。鹽。鹿。提。鹽。迦。遮。鹽。私。多。是。名。鹽。義。法。預。問。之。羅。漢。而。退。蓋。出。朽。宅。則。生。死。凡。夫。孰。哉。何。及。也。聖。人。出。於。朽。故。火。也。語。外。事。則。解。脫。聖。智。或。不。如。凡。夫。也。但。以。一。行。一。智。斷。惑。證。及。凡。故。採。棟。梓。於。杞。梓。繳。羽。儀。於。鴻。鵠。敗。文。彩。於。虎。豹。則。於。物。幾。矣。幾。近。也。棟。梓。與。杞。梓。近。羽。儀。與。鴻。鵠。近。文。彩。與。虎。豹。近。以。類。求。之。可。也。索。遍。知。於。羅。漢。則。否。矣。四。加。行。位。尚。或。中。否。否。昔。王。城。野。人。不。謂。大。聖。智。周。萬。物。問。以。鄙。賤。獨。牧。之。事。大。聖。俯。其。事。而。申。之。牧。族。奇。其。聞。踴。躍。而。信。因。皆。階。乎。道。也。放。牛。離。院。以。成。道。必。不。曉。放。牧。之。事。豈。曰。通。知。遂。往。問。佛。佛。即。說。放。牛。經。一。卷。皆。四。時。所。放。安。養。之。事。其。族。歡。喜。出。家。皆。獲。道。果。故。釋。氏。子。內。審。諸。已。於。進。修。之。門。可。學。而。不。學。可。知。而。不。知。結。以。不。學。無。知。之。罪。也。西。域。所。學。總。有。五。明。一。聲。明。謂。詮。顯。文。字。二。醫。方。明。謂。醫。術。三。算。明。謂。算。術。四。工。巧。明。謂。一。切。伎。藝。五。內。明。謂。諸。因。緣。三。指。定。邪。正。其。攝。陀。悉。跋。此。曰。聲。明。則。五。明。之。一。也。以。其。廣。記。諸。法。聲。教。故。也。而。彼。俗。典。總。曰。昆。何。羯。喇。拏。舊。曰。昆。伽。羅。論。也。大。數。有。五。如。此。方。之。五。經。焉。一。曰。悉。曇。章。以。成。就。吉。祥。爲。義。被。于。創。學。之。流。也。本。

史記以司馬遷爲宗國書以班固爲宗漢魏以後皆有書誌班固前漢書一百二十卷。司馬彪後漢書八十卷。陳壽三國志等。諸國書類多。兼乎百氏備于金馬石渠之目皆漢藏書之府。又近有經籍志。吳氏西齋詩氏東齋。見其至若文章之始歌虞頌殷。逮周德下衰詩人盛矣。詩人之後。騷宋變於風雅騷屈原本宋玉也。皆六國時人也。賈馬賈誼司馬相如楊班漸變乎騷楊雄班固同。逮安變乎賈馬漢徵帝時。晉宋已降。咸韶不接咸韶楚樂。齊梁之間。花繪相擬沈約劉勰任昉謝安等。此方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假借定文字之所出。故窮大篆則於文字之惑也。彼方六釋一持義。二依主分出依主。三相造。四帶數分同依主。五降近。六有財也。辯名題之因致。故窮世語典故。則於名題有得矣一切異俗世語名題。皆以六釋攝之。無不辯證宗旨者也。而康僧會支道林澄什安遠。什門四聖生樂融客。梁僧祐周道安隋彥琮國初淨宣林概慧覺。道宣。法林。明概。靡不洞閑本教。該涉經史。研綜詞翰。咸事著述。極夫匡紹者也皆貞觀譯經之高僧。禮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僧也。文通注莊子逍遙篇。希玄之資高其致也。慧淨撰英華集詩集。麗藻之士美其鑒也。由是表正人天。折衝師律。文場法苑。何世曠能。罕有客應遠公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遂引莊子義爲連類。惑者乃悟。自後安公時聽遠不廢俗典。宋元嘉年文帝也。已日三也。車駕臨曲水。命慧觀與朝士賦詩。觀卽座先獻。周建德年。陳周弘正來聘。詢談談士。曼延首應之周武帝時也。大羅親臨釋奠。延當席抑揚。陳人數柁。稽首拜聽展衣樂作禮而聽也。因構詩四首首簡延。延用其韻酬和。如宿諾焉。彼乃圖

五聲之後。不
容彈矣。則有

心蘭 宇文氏

雙獲也。果如

一教。至大成元

厚薄而可

得其源薄如

有舖味淺謔之
如豕如羊。

避衍

有辭親。菽水。割。

如穢物。所謂率
一疏也。二子皆

賞劉裕每升

復自賢其師

林二十。後

信順與慈

而伺其闕_b

州鼓憤而

者感其言。而勵進。是曰爲文夫稻畦爲衣。陶

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鰥鰥澤鳥也。鰥魚鰥也。今澤鳥而居鰥而鰥其翼。

俗行而處僧
 余詳觀乎緇
 衣者。讀書爲
 文。唯知

有俗情而不知其他。迨病喘喘然。淚橫于目。

衣。惑溺於素。不事進修。自倚薄才。輕侮賢善。蔑視本教。以爲異物。此乃騰住比丘。一旦風燭將臨。可不忙乎。

寬且慈。篤志好學。開卷求於未聞。務遊其美。然不持現。現一器。必龍參一。一。高品廣甘。飽。

以崇其德。至若觀夷叔夷叔國得其仁也。璧名

柳下惠援寡室。得其貞也。顏叔子辭隣女。得

其防惡也。正考父三命循牆。得其恭也。正考父仲尼祖

孟之反也。魯與齊戰。魯敗。孟之反奔而殿。將人國門。國

列禦寇不受鄭子陽之粟。得其知難也。

子再拜而不受。其妻望之，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佚樂。今有飢色。君遺先生何不受？」曰：「君非愛青目，

吐狐丘父之食。得其嫉惡也。

安喜。下正色。其量也。謝安。字安石。相東晉孝
非盜也。遂囑出而死。狐丘之人爲盜也。惡其不義也。

破之。安亦不喜。可知量也。王敬之徐武於焚屋。得

其審也。武步也。王元慶字子敬。晉右軍之子也。其屋遇焚。子敬衣冠從容而出也。戴逵不

鼓琴於王門得其耿介也

耿介獨偏也。數送戴顓

王氏門。有諸顯鼓琴。融觀之。請於鼓琴。遂謂使君曰。遂所鼓琴非王門之俗人也。遂對使君其琴。即一戴便

知其能酌一善於身足以光於朽骨。況兼之

者乎。君子疾世而名不稱焉。孔子謂魯哀公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

人。有聖人。庸人者心不則慎終之規。口不吐

格訓之言。格法也。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不擇賢以

託其身。不力行以定其志。見小暗大而不知

其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其所執。此庸人也。

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

之本。必有率也。率也。雖不遍百善之美。必

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

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

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

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

士人也。君子人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妄。無詐妄

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自思慮通明而辭不

專。篤行信道而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

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迫之貌也。越過也。

不能使必貴已信已用已也。是以恥不自信不

恥不能不取不見用也。不勝於譽不怨於道而行也。賢

人者。德不離閑。閑法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

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

則寡人不聞此言也。今探茲五儀之人。為五

儀之僧。誠則皆不乖其本矣。若使裁其尊卑

勸其情操去此取彼。易庸人為士君子。易士

君子為賢聖。則天下之僧皆高僧也。故斷石

刻木範金之像。石則石矣。木則木矣。金則金

矣。非變化則不能革其本態也。而人有生而

知之。有學而知之。但有知則不難乎遷。遷。通

凡其所難在乎不知矣。世或以樂特不學不

謂無道。平在唯誦半偈而得果。備云。守

不謂立一德。德。是比元本。聽明作薄。彼乃不

達樂特聖人也。善星庸人也。樂特不學而生

知。善星雖學而不知也。若使樂特無生知則

不聖。善星有學知則還善矣。夫生而知之千

載無一。學而知之遍於天下。若以千載之一

而廢乎天下者。非聖人之志也。況學以資生

知。若金之有礦。礦。磨石也。含性難舟之有機。機。機

用。用。若舟機也。惟利與速物莫能加之。昔仲尼

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

自直。斬而用射。達於屋宇。以此言之。何學之

為。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勵之。其入豈不益

深乎。因。深。子路再拜曰。故木以繩直。土自

水平。王用人器。未有不學而能自致奇功知

與夏侯勝同下獄。竊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畢

當死。竊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

之再更。而講讀不怠也。漢昭帝將議立武帝廟為世

業。乃求從學。會赦俱免也。常啼求法於法舅

若。經常啼。以骨骸致香花。兼侯平宮門。凡七載。異

有所聞也。於予之眇志。實學知之。不足教知。

其困兢兢勤勤慚嘆此生。已下叙。當撰釋氏年

志。編年序事務成林。數十卷。又撰法苑珠

珠十卷。誠心澄觀。鄧野一家之言。經郡邑寇亂

而亡矣。鄧以學無常師。遂體三教參玄之旨

趣裁而錄之。暮年神疲。不盡所志。而有告余

者曰。日月既逝。老之至矣。蓋釋文字乎。蓋何不

也。余莞爾而笑。莞爾曰。彼不吾知也。余今自

欲實腹精於義。何嘗計利而進。度齒而廢乎

爾。夫去學而神虛焉。則善有所補。不則聽言

譁噪。無若誦言為優。誦言。應俗之言也。徒為喧噪。

者勝。然法華誠其親近。法華經不許親近。華嚴責

其多聞者。蓋恐封乎所嗜也。封。密設其防謂不

爾者。彼善財童子歷抵一百一十城何為

也。

北山錄卷第九

北山錄卷第十

北山錄卷第十

外信第十六

大荒之西

師一千五百里。今指大申毒殊風。即西天之風化。太

古之始。至聖未生。來也。有外道仙。爲世宗教

首。則僧伽衛世。初時有僧伽外道。立二十五諦。中則

六師。四波林。五先比處持。六尼乾子。終於九十五

種。我等外道也。高視嚴敷。謀勸吾敵。將危害正

法。若食玄侶。侵軼真境。伐毀舟梁。雖情其

衆。不若吾身。是以舍利弗一舉勞度差之僞殄

瘁矣。彈盡也。即勝論外道也。以此仙人形貌好夜出乞

那善離破之。一故以直擊亂獲有不濟。但慢

既高。邪戈難假。稠林峭聚。迷津徒涉。傳苦海

波瀾浩而無際。險道署綴。綿亘不甞。雖外鳥

修行者不至矣。聖人是以爲疲。群生以是永悼

嗟何莫如之何也已。自白馬西來。梵文資洛

後漢明帝永平十年。攝摩騰與竺

法蘭以白馬馴象方來至洛也。信毀送扇。君臣不

一時五馬道士。且退城之壤。九服謂之

荒表。兌方之俗。四海目爲戎人。九服九州而彼

復謂中華封略爲儒邦。慈嶺東陲爲邊裔。夫

人情各重其所處。而傲乎他邦。而皆曰佛何不

生中國。此土爲中國。傳聞。中天夏至。測影而盡

其表。西天中印度夏至之日。南學於日中無影。此方雖

邵伯相宅周公往營。周本都郊京公和宅於陳鄆周

而周禮云。大司徒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洛京之

心。夏至之日。午時樹竿尙有

萬里之外。又戎夏爲邦。古今何定。伊洛化則

爲戎。伊洛之戎。又有吳越變而爲夏。吳越本

中國。漢書云。故至聖乘時。本不限於方俗。但以

大千閭浮爲內地。可此即此。可彼即彼。豈以

文武不在洛。則非天下之君乎。文王居西。而

西域時無輪王。分天下爲四主。夷以人爲主。

正由禮樂出乎此方。仁義冠乎八荒。舉稱中

非必由於地。宋何承天問。嚴曰。佛國用何

辟。嚴曰。彼夏之方。中無影。五行尙土。德

八寸爲尺。一兩當此方十二兩。建辰爲歲首

故能明此也。及討數分至。春分。海食宿度阿

衡陰陽乃以爲然。但以西來三藏越海重譯

涉歷于艱險。輕百死而致乎一生。既至而不

知鄉國之所在。固可悲也。其所翻譯。方諸寰

中之典。既乖視聽。深遠背欲。將使積習之士。背

風靡草。道坂走丸。祇增其忿。誠又難也。三藏來

既遠。不注此方語言。致令詞旨。支離。如安世

高所譯等經。不之。道便相非。增於謬誤。則爲未可

者。夫雍門周承孟。背驢肩。爲之鼓琴。琴

一發。而涕泗零落。不知其極。雍門齊也。孟仲

承爲之鼓琴。而邪思之夫。承王侯疑貳阻薄。爲

之鼓琴。一發。而涕泗零落。不知其極。雍門齊也。孟仲

承爲之鼓琴。而邪思之夫。承王侯疑貳阻薄。爲

之鼓琴。一發。而涕泗零落。不知其極。雍門齊也。孟仲

罔弗敗。律喪師矣。若有外難相攻。無夫釋氏之

難。而釋氏不能達之者何。外人間有難釋氏之教。

不能達其難。陰德于序。赫日晞之。陽德于序。

洪雨澤之。久雨者。陰之失序。則須晴景方解。若陰濟

于陰。湯濟于陽。則九載之水。七年之旱。未足

多也。湯有七年之旱。故古之賢德。無位何威。無

賞何悅。無辯何信。其所酬抗。多以釋教爲證

反資其侶。以陰濟陽。以陽濟陰也。是以夷難靜暴

復迷取亂。挫公孫龍之辯。夷人也。取亂取勝也。公

孫龍對平原。龍以辯捷。而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氏。後語云。龍有白馬之辯者也。絕叔孫氏之毀。叔孫

也。其有混余參儒道者也。混，混也。余顧彼誰或焉。夫越俗輕冠，以彼多水其俗。齊市賤履，履則人足。晏公也。近市，公更之不肖。公云：近市，議貴賤。豈廉已之利而捐君子之華也。學以飾身，不可以已。不益馬佚，犯野人苗，野人擯子貢之詞。納困人之詞，子貢謂之士也。困人養馬之士也。而野人棄子貢之詞，不與焉。而困人之言，遠之。蓋以其類相投故也。蓋鄙人不悅賢談久矣。孔子曰：昔者季孫氏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南宮敬叔，遺我駟乘也。而道益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人之現，則丘之道殆將廢矣。夫子和將出魯，時周問禮。季氏賜粟千鍾。孟氏傳子賜車。仍令歸子南宮敬叔從師事仲尼及門徒諸益者。昔大聖之將滅，顧命列國諸王洎大臣，猶入滅，以教法及比丘內。亦如仲尼之道焉。兩域無之。事付有力王臣也。亦如仲尼之道焉。兩域無貴賤老幼，其人更智彥。亦昭云：老而有德曰彥。皆謂優婆塞。壽母令妻皆謂優婆塞。此謂近事男近事女也。陶神五戒，都審奉聖。居俗日之美也。先聖亦託以法教。今率力兼道。如須達多毘舍佉。視王侯之亞矣。昔孫權未達教之所由，問於關澤。吳大吏。澤對曰：臣嘗知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如被哀含萬象。深同江海。不揀細流。照並日月。不嫌星燭。雖阻會觸則化。遇物斯乘。觸對也。乘運也。若洪運之舟。扣似其舟而廣運也。天上人中，自在尊貴。縱使天有普覆之功，地有普載之力，皆是諸佛建立使之然也。宋文帝問何尚之羊玄保。尚之，宋侍中。玄保，東郡中。玄保，保之弟也。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比，近也。三世因果未緣，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

信也。范泰。字彥博。及謝靈運。皆稱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黑白論。明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是閑獎人意。若使率士之資皆感此化。則朕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尙之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敢所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西晉。難復盡知。渡江已來。東晉。王導周顒庾亮王濛謝尚都超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范汪孫綽張玄殷璠等。並東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道崇遠。高僧也。皆述聖黃中。咸不測之人也。黃中。慧遠法師云：釋氏之化。無施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真要。竊尋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遍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息一刑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故佛圖澄入鄴。石虎殺戮。滅半溫池。寶塔放光。符健推轂。用息石虎殺戮也。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北涼沮渠。符健前秦。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蒙遜。北涼人。博望侯。後人姑滅。即位號西河王。末節改悟。遂成善人。在位三十年。法建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厄。此非是內教所被哉。時羊玄寶進曰：竊恐秦趙論強兵之術。孫吳

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尙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忘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心。志在吞嚙。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佛教而已哉。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昔羊子都嘉賓宗炳朱皓之劉勰。並會道控儒。承經作訓。警法王之路。獻獲醜之功。而彼言行。豈由形勸而已哉。魏以太延五年始起虐。北魏。太延五年已卯年。太平真君七年丙戌盡誅滅。是歲宋元嘉二十三年也。正平二年壬辰春二月帝崩。太子晃先卒。初帝南征。有書晃經逆。帝知之因詐死。使人召晃。晃至。帝怒。晃懼乃謀以鐵籠罩之。晃三自投。後乃殺之。吳王立改元曰永平。是歲十一月崩。魏太武至平二年。爲當時宗室所宗。愛亦害之。立景穆子浹。文成立。改元曰興安。復興也。釋教周以天和四年己丑議議興廢。建德三年甲午大殲滅。當陳宣大建六年也。周武帝。宣正元年戊戌帝崩。天元嗣立。立帝也。建德三年。魏人市者。人一文錢。帝賜。賜四百里。皇后方駕而行。後者罪之。自能大元皇帝。咸陽水變爲血。已亥歲改爲大成元年。春復興也。惟天命弗于常。以禹啓夏命。以湯啓殷命。其將亡也。以桀紂滅之。禹姓姁。桀姓天乙。桀姓天乙。惟至道弗于常。以漢魏始之。以晉宋弘之。其將亡也。以二武滅之。天意以萬物不一。外事豈必福者能興。禍者能滅。不與安廢。不廢孰興乎。昔玄高繼于郊南。弟子經夕乃至。與而告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運。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汝等死後。法當復興也。高道人。以太子晃之師故死於平陽。晃至平陽。弟子方知乃請尸。尸至寺。復起告弟子。後大法果興也。魏興

重刻護法論題辭

蘇州開元住持煥翁禪師端文。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已宋觀文殿大學士。丞相張商英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闍維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爲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爲序其首簡。序曰。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沖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太僕既散誕聖真。滴露遂物唯塵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烟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迫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爲驅諸惡。引登康衢。卽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乎。人心顛倒莫此爲甚。有識者憂之。復體如來慈憫之心。而護法論。亦不容弗作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

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駁變焉。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並作。縲紲不足以爲囚。斧鑕不足以爲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蠱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勃也。其上焉者。炯然內觀。匪卽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爲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蓋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昆尼不守。馳騁外緣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嘔患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尙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爲縑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梁之途。齟齬者。壁之。粘飢暴露者。掩之。由衢之天寧。遷住今刹。首新戒壇。授人以戒。俾母犯國憲。其應機設化。導民爲善。致力於佛法者。非言辭可盡也。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道沙門者矣。

洪武七年秋九月九日。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護法論元序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佛者生於西方。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寂滅爲樂者也。自得於妙有真空。圓明廣大。不可思議。孔子以謂。佛爲西方聖人。孔子聖人也。爲萬世之師。豈虛語哉。其尊敬如此。學者學孔子者也。孔子之言不信。反生謗斥。與斥孔子何異。此皆非吾徒也。無盡居士。深造大道之淵源。洞鑒儒釋之不二。痛夫俗學之蔽蒙。下悟自己之真性。在日用之間。顛倒妄想。不得其門而入。深懷憤嫉。搖唇鼓舌。專以斥佛爲能。自比孟子拒楊墨之功。俾後世稱之。以爲聖人之徒。譬諸學者。豈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也。則護法之論。豈得已哉。觀其議論勁正。取與嚴明。引證誠實。鋪陳詳備。明如皎日。信如四時。非胸中超脫該貫至道之要妙。何以臻此。故能釋天下之疑。息天下之謗。實後學之標準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與佛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佛以戒定慧爲大道之火要。吾儒所謂。懲忿窒慾。則戒也。寂然不動。則定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慧也。三者儒釋豈不相同。蓋方冊所載。皆古人之精粹。若誦精

相。而不識聖人之旨要。與面牆者何異哉。杏壇三千之衆。得夫子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尚未達一間。靈山百萬徒衆。悟玄機者。迦葉一人而已。況聖人數千載之間。聞其風。讀其書。咸欲造聖人之域。不亦難乎。宜其邪說橫議興焉。則護法之論。確乎不可拔也。

乾道辛卯六月望日

無礙居士南淵鄭德與撰

護法論

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爲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爲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尙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爲急務者何也。豈獨孔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宗奉。矧茲凡夫。輒恣毀斥。自昧已靈。可不哀歟。韓愈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蓋爲史者。探撫人之實迹。尙有刑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沈淪諸趣。乘少善力。而得此身。壽夭特未定也。縱及耳

順從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爲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業識。造端倡始。誘引後世。罔提之黨。背覺合塵。同入惡道。罪孽厥身。可不慎哉。且佛何求於世。但以慈悲廣大願力深重。哀見一切衆生。往來六道。受種種苦。無有已時。故從兜率天宮。示現淨飯國王之家。爲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特。於聖人中。而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棄金輪寶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覺。爲天人師。隨機演說三乘五教。末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爲教外別傳。更相傳授。接上根者。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歎不修之業薄。傷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知。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無處不有。故余嘗謂。欲排其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據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見。折疑辨惑。而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則是斥鷃笑鵲。朝菌輕松柏耳。歐陽脩曰。佛者善施無驗不實之事。蓋亦未之思耳。嘗原人之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開急饑寒。苟免患難而已。佛者捨其至貴極富。爲道忘身。非饑寒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安也。何所圖哉。若以造妄垂裕。其徒凡夫。尙知我躬不闕。遑恤我後。而佛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給者。必爲衆人所棄。況有識之賢者乎。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傳其佛教。綿亘千古。周匝十方。天龍神鬼。無不傾心。菩薩羅漢。

更相弘化。試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卑凡下愚。尙不可得。況能攝伏於具神通之聖人哉。經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又云。諸佛如來無妄語者。信哉斯言。明如皎日。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余則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矣。何嫌乎哉。佛祖修行。入道踐徑。其捷如此。而人反以爲難。深可閔悼。撮其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能定力。決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入大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其是之謂乎。韓愈與大顛論議往復數千言。卒爲大顛一問曰。公自揣量學問知識。能如晉之佛圖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如蕭梁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不如矣。大顛曰。公不如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子以爲非何也。愈不能加答。其天下之公言乎。佛豈妨人世俗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維摩經偈云。經書呪禁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傳大士隨道元。豈無妻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使能轉識爲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佛去。若能如是。則爲在家菩薩了事凡夫矣。豈不偉哉。歐陽脩曰。佛爲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爲人所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爲中國天子。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況佛

遠方上古之人也。但藏密言。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假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時克爾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言也。謗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不復完灰。不重木矣。可懺悔哉。佛言。唯有流通佛法是報佛恩。今之浮圖。雖千百中無一能勞報古人者。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雖然如是。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無聞矣。續佛壽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譬之自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與焉。然則是言也。余至於此卒存一說。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為念。與之闊略可也。又曾逢原作郡時。釋氏有訟者。問其罪必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委在國王大臣。若不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誰乎。余考二公之言。則達原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誠可惡也。豈不念皇恩度牒。不與征役者。人主之惠哉。豈不念古語有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豈不念辭親棄俗。當為何事哉。豈不念光陰易往。而道業難成哉。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恩難報哉。豈不念行業不修。而潛膺恭敬哉。豈不念道非我修。而誰修哉。豈不念正法將墜。而魔法增熾哉。蓋昔無著遇文殊時。已有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之說。況今去

聖遠遠。求其純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所寄。譬猶披沙揀金。袁石攻玉。縱於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為世珍寶也。非特學佛之徒為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況茲後世服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學者求為君子。安能保其皆為君子耶。歷觀自古巨盜姦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由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敗群不律者。勢所未免也。韓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曾有也。自皇帝已下。文武已上。舉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陋哉愈之自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舜與文王皆聖人也。為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況佛以淨飯國王。為南瞻部洲之中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則蚩尤瞽瞍。生於上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血。而上棟下宇。鑽燧改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不足用也。若謂上古壽考。而後世事佛漸謹。而年代尤促者。竊鈐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事乎。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牛之夭乎。又書無逸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自漢明佛法至此之後。二祖大師百單七歲。安國師百二

十八歲。趙州和尚。七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捨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為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況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信與不信。何加損焉。佛者如大醫王。善施法藥。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必瘳。其不信者。蓋自棄耳。豈醫王之咎哉。夏蟲不可語冰霜。井蛙不可語東海。吾於韓愈見之矣。若謂事佛促壽。則毀佛者。合當永壽。後世之人。排佛者故多矣。士庶不足道也。如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下旬廢教。至六年三月初。繼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如唐李白杜甫盧全李翺之輩。韓愈亦自知其不及矣。然諸子亦未嘗排佛。亦不失高名也。衆人之情。莫不好同而惡異。是此而非彼。且世之所悅者。紛華適意之事。釋之所習者。簡靜息心之法。此其所以相違於世也。諸有智者。當察其理之所勝道之所在。又安可不原彼此之是非乎。林下之人。食息禪燕。所守規模。皆佛祖法式。古今依而行之。舉皆證聖成道。每見譏於世者。不合俗流故也。佛之為法。甚公而至廣。又豈止緇衣祝髮者得私為哉。故唐相裴公美序華嚴法界觀云。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

佛之隨機接引故多開遮權變。不可執一求也。歐陽永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如此。永叔好同惡異之心。是則是矣。然不能通方達慮。何其隘哉。若必以結繩之政。施之於今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若使世人舉皆爲儒。則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競起。爭競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褒貶勝。褒貶勝。則讎怨作。讎怨作。則擠陷多。擠陷多。則不肖之心。無所不至矣。不肖之心。無所不至。則爲儒亦不足爲貴矣。非特儒者爲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佛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尊也。欲使其後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爲尊。無爵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於衆者。使其折伏憍慢。下心於一切衆生。又維摩經。佛令迦葉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昔於貧里。而行乞食時。維摩詰來謂我。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也。肇法師注云。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善。後復彌苦。懲其長苦故。多就乞食。又曰。見來求者。爲善師想。什法師注云。本無施意。因彼來求。發我施心。則爲我師。故爲善師想也。不畜妻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也。惜乎糲食其門者。志願衰劣。不能企及古人。良可歎也。且導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爲之建寺宇。置田園。

不忘付囑。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蔭人天。其心真。則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賜也。苟能以禪律精修。於天地無愧。表率一切衆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悟心證聖。上助無爲之化。密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爲如來弟子矣。苟違佛祖之戒。濫膺素餐。罪豈無歸乎。上世雖有三武之君。以徇邪惡。下臣之請。銳意剪除。既廢之後。隨而愈興。猶霜風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冬後有春之譬。欲盡殲草木者。能使冬後無春則可矣。苟知冬後有春。則何苦自當其惡。而彰彼爲善也。於已何益哉。余嘗觀蔡其徒中。有辭榮捨富者。俊爽聰明者。彼亦不知富貴可樂。春色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甘心於幽深閑寂之處。藜藿韋布。僅免饑寒。縱未能大達其道。是必漸有所自得者歟。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江海之上。草竊姦宄。市廛邸店之下。娼優廝役。僻源邪徑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祀者。皆然也。何獨至於守護心城者。而厭之哉。今戶籍之民。自犁鋤者。其亦幾何。釋氏有刀耕火種者。栽植林木者。灌漑蔬果者。服田力穡者矣。豈獨今也。如古之地藏禪師。每自耕田。嘗有語云。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百丈惟政禪師。命大衆開田。曰。大衆爲老僧開田。老僧爲大衆說法義。大智禪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滌

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箇什麼事。仰山曰。鋤得一片地。種得一畝粟。溪山曰。子可謂不虛過時光。斷際禪師。每集大衆。栽松鑿茶。洞山聽禪師。常手植金。剛嶺松。故今叢林普請之風。尙存焉。釋氏雖衆。而各止一身一粥一飯。補破遮寒。而其所費亦寡矣。且其既受國恩。紹隆三寶。而欲復使之爲農可乎。況其田園隨例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敷官客往來。種種供給。歲之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於公私。何損之有。余嘗疾今官有勸農之虛名。而挾抑農之實惠。且世之利用。苟有益者。不勸而人自趨矣。今背公營私者。侵漁不已。或奪其時。作不急之務。是抑之也。何勸之有。今游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止二三。耕者雖少。若使常稔。則菽粟亦如水火矣。近歲或旱或潦。無歲無之。四方之稼。秀而不實者。歲常二三。甚者過半。亦豈爲耕者少而糧不足哉。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富。苟無以致和氣而召豐年。雖多耕而奚以爲歲之豐。凶饑乎世數。意其天理亦自有準量歟。歲常豐穀愈賤。耕者愈少。此灼然之理。僧者佛祖所自出也。有苦行者。有密行者。各人有三昧。隨分守常德。孜孜於戒律。念念在定慧。能捨人之所難捨。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外富貴若浮雲。視色聲如谷響。求道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衆生而不忘。今厭僧者。其厭佛祖乎。佛以持戒當行孝。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茹葷酒。以此自利利他。則仁及含靈耳。又豈現世父母哉。蓋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曾爲己

父母宗親故等之以慈而舉期解脫。以此爲孝。不亦優乎。且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銅山奚補於餒亡。金穴難開於長守。余忝高甲之第。仕至聖朝宰相。其於世俗名利何憚乎哉。拳拳繫念於此者。爲其有自得於無窮之樂也。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滅。於茲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惜哉。若世間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過真如涅槃者。豈不能捨此而趨彼耶。惡貧欲富。畏死欣生。飲食男女。田園貨殖之事。人皆知之。君子不貴也。所貴也者。無上妙道也。或謂余曰。僧者毀形遁世之人。而子助之何多哉。余曰。余所存誠者。佛祖遺風矣。豈恤乎他哉。子豈不聞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孰謂巾髮而娶者。必爲孝子賢人。今世俗之間。博奕飲酒。好勇鬪狠。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也。又安相形。而不論心哉。前輩有作無佛論者。何自蔽之甚也。今夫日月星辰。雷霆風雨。昭昭然在人耳目。豈無主張者乎。名山大川。神祇廟貌。可謂無乎。世間邪精魘魅。小小鬼神。猶尚格然信其是有。何獨至於佛而疑之。曠大劫來。修難行苦行。成等正覺。爲聖中至聖。人天法王。明極法身。充滿沙界。而謂之無可乎哉。大集經云。南主天子問。佛在世之日。有所供養。世尊是受者。而施者獲福。世尊滅後。供養形像。誰爲受者。佛言。諸佛如來法身也。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華嚴亦云。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雖然諸佛而名其道。蓋善權方便接

引之門耳。若必謂之無。則落空見外道斷見外道。自昧自棄。可悲也矣。如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者。此大乘先覺之人。解粘去縛。這疑破執而已。豈初學者可躐等哉。此可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語。其教之興也。恢弘之。則有其神通之聖人。信向之。則有大根器之賢哲。以至天地鬼神之靈。無不景慕。豈徒然哉。大抵所尚。必從其類擬之。必從其倫。般若正知。菩提真見。豈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故同安察云。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緣覺辟支因果聲聞。尚不與其列。況其下者乎。在聖則爲大乘菩薩。在天則爲帝釋梵王。在人則爲帝王公侯。上根大器。功成名遂者。在僧俗中。亦必宿有靈骨。負逸群超世之量者。方能透徹。故古德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學。慧者疑而不能至。問有世智辯聰者。必爲功名所誘。思日競辰。焚膏繼晷。皇皇汲汲然。涉獵六經子史。急目前之應對。尚且不給。何暇分陰及此哉。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汨其慮。富貴蕩其心。反以此道爲不急。固然置而不問。不覺光陰有限。老死忽至。臨危湊兩難悔矣。道世有大道遠理之如此也。而不窺其涯涘者。塊於古聖賢多矣。既不聞道。則必流浪生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甘心焉。是誰之過歟。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

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憤憤口排排。聞佛似寇讎。見僧如蛇虺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帝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遇難者何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國治天下。爲緒餘耳。豈無先覺之明而慎擇可行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嗚呼定業之不可作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來。若四時之無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上二祖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不免。金獅馬麥之報。況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修來矣。且宿業既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爲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兩變爲男子乎。必將盡此報身。而願力有待於來世乎。梁武帝壽高九十。不爲不多。以疾而卒。不至大惡。但捨身之謬。以其先見禍兆。竊得乾卦上九之變。取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以此自卑。欲圖弭災召福者。梁武帝自謬爾。於佛何有哉。梁武小乘根器。專信有爲之果。茲其所以不遇達磨之大法也。過信泥跡。執中無權者。亦其定業使之然乎。但聖人創法本爲天下後世。豈爲一人設也。孔子曰。仁

祖應世本爲群生。亦猶吾教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以不在世界上行爲是乎。超然自利而忘世者。豈大乘聖人之意哉。然雖如是。傷今不及見古也。可爲太息。古之出世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截瓊枝寸寸是玉。折梅檀片片皆香。今則魚目混珠。薰蕕共圓。羊質虎皮者多矣。遂致玉石俱焚。古人三二十年。無頃刻間雜用身心。念念相應。如雞伏卵。尋師訪友。心心相契。印印相證。琢磨淘汰。淨盡無疑。晦跡韜光。陸沈於衆。道香果熟。諸聖推出。爲人天師。一言半句。耀古騰今。萬里同風。千車合轍。今則習口耳之學。裨販如來。披師子皮。作野干行。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所守如塵俗之匹夫。略無婉恥。公行賄賂。密用請託。劫掠常住。交結權勢。佛法凋喪。大率緣此。得不爲爾寒心乎。余嘗愛本朝王文康公。著大同論。謂儒道釋之教。沿淺至深。猶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誠確論也。余輒是而詳之。余謂。群生失其迷性。棄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驅其惑者。藥也。儒者使之求爲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脉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其無信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儒者言性。而佛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貪著。而佛者解脫。儒者喧嘩。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而佛者忘懷。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爲。而佛者無爲。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惡。而佛者回觀。儒者望

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家金鎖之難也。同安察云。無心猶隔一重關。況著意以觀妙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佛則雖見可欲心亦不亂。故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吹須彌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則立大願力。老以玄牝爲天地之根。佛則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外無一法。而建立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老以抱一專氣知止。不殆不爲而成絕聖棄智。此則正是圓覺作止任滅之四病也。老子曰。去彼取此。釋則圓同太虛。無缺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老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文殊師利則以身爲如來種。肇法師解云。凡夫沈淪諸趣。爲煩惱所蔽。進無寂滅之數。退有生死之畏。故能發跡塵勞。標心無上。植根生死。而敷正覺之華。蓋幸得此身。而當勇猛精進。以成辦道果。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花。是故煩惱泥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釋則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老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釋則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老曰。智慧出有大僞。佛則無礙清淨慧。皆從禪定生。以大智慧到彼岸。老曰。我獨若昏我獨悶悶。楞嚴則以明極爲如來。三祖則曰。洞然明白。大智

則曰。靈光洞耀。迴脫根塵。老曰。道之爲物也。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則務見諦明了。自肯自重。老曰。道法自然。楞伽則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老曰。物壯則老。是謂非道。佛則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以謂道無古今。豈有壯老。人之幻身亦老也。豈謂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欲去兵。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佛則云。信吾言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老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若據宗門中則勤而行之。正是下士。爲他以上士之士兩易其語。老曰。塞其穴。閉其門。釋則屬造作以爲者。敗執者。失又成落空。老欲去智。愚民復結繩而用之。佛則以智波羅蜜。變衆生業識爲方便智。換名不換體也。不謂老子無道也。亦淺奧之不同耳。雖然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羈俗。猶鼎足之不可缺一也。若依孔子行事。爲名教君子。依老子行事。爲清虛善人。不失人天可也。若曰盡滅諸累。純其清淨本然之道。則吾不敢開命矣。余嘗喻之。讀儒書者。則若趨炎附寵。而速富貴。讀佛書者。則若食苦嚙澁。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効如彼。富貴者未死已前。溫飽而已。較之神仙。孰爲優劣哉。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犬之謂也。舜家有犬。堯過其門而吠之。是犬也。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未常見者堯也。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闕

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校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或曰。佛經不常誇示。誦習之人。必獲功德。蓋不知諸佛如來。以自得自證。誠實之語。推己之驗。以及人也。豈虛言哉。諸經皆云。以無量珍寶布施。不及持經句偈之功者。蓋以珍寶住相布施。止是生人天中福報而已。若能持念。如說修行。或於諸佛之道。一言見諦。則神通神會。見謝疑亡。了物我於一如。徹古今於當念。則道成正道。覺齊佛覺矣。孰盛於此哉。儒豈不曰。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髮未嘗覩也。或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語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祥。此亦必然之理也。豈告聖人妄以祿與慶祥誇示於人乎。或曰。誦經以獻鬼神者。彼將安用。余曰。子固未聞。財施猶輕。法施最重。古人蓋有遠行。臨別不求珍寶而乞一言以爲惠者。如晏子一言之諷。而齊侯省刑。景公一言之善。而焚惡退舍。吾聖人之門弟子。或問孝。或問仁。或問政。或問友。或問事君。或問爲邦。有得一言長善。救失。而終身爲君子者矣。此止終身治世之語耳。比之如來大慈法施。誠諦之語。感通八部龍天。震動十方世界。或向一言之下。心地開明。一念之間。性天朗徹。高超三界。顯脫六塵。清涼身心。剪拂業累。契真達本。入聖超凡。得意生身。自然無礙。隨緣作主。遇緣卽宗。先得菩提。次行濟度。世間之法。復有過

此者乎。一切鬼神。各欲解脫其趣。其於如來稱性實談。欣戴護持也。宜矣。又況佛爲無上法王。金口所說。聖教靈文。一誦之則爲法輪轉地。夜叉唱空。報四天王。天王聞已如是展轉。乃至梵天。通幽通明。龍神悅懽。猶若綸言。誕布詔令。橫流寰宇之間。孰不欽奉。又況佛爲四生慈父。如父命其子。奚忍不從。誦經之功。其旨如此。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不散亂者。隨其所作。定有感應。若形留神往。外寂中搖。則尋行數墨而已。何異春禽畫啼。秋蟲夜鳴。雖百萬遍。果何益哉。余謂耿恭拜井而出泉。魯陽揮戈而駐日。誠之所感。只在須臾。七日之期。尙爲差遠。十千之魚。得聞佛號。而爲十千天子。五百之鰥。因樂法音。而爲五百聖賢。麟因修懺而生天。龍聞說法而悟道。古人豈欺我哉。三藏教乘者。權教也。實際理地者。唯此一事實也。唯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爲衆生設也。今不藉權教。啓初機。而遽欲臻實際理地者。不亦見彈而思鴉炙乎。此善惠大士所謂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也。其不然乎。佛法化度世間。皎如青天白日。而迷者不信。是猶盲人。不見日月也。豈日月之咎哉。但隨機演說。方便多門。未易究耳。學者如人習射。久久方中。東柏大士云。存修却敗。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緩亦不得。但知不休。必不虛棄。又白樂天問寬禪師。無修無證。何異凡夫。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則落無明。此爲心要耳。此眞初學

入道之法門也。或謂佛教有施食眞言。能變少爲多。如七粒變十方之語。豈有是理。余曰。不然。子豈不聞勾踐一器之醴。而衆軍皆醉。樂巴一漂之酒。而蜀川爲雨。心靈所至。而無感不通。況託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善心。變少爲多。何疑之有。妙哉。佛之知見廣大深遠。具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則一念超入於多劫。唯其具天眼通。則一瞬遍周於沙界。且如阿那律小果聲聞。唯具天眼一通。尙能觀大千世界。如觀掌中。況佛具其天眼乎。舍利弗亦小果聲聞。於弟子中。但稱智慧第一。尙能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況佛具正遍知乎。唯其知見廣大深遠。則說法亦廣大深遠矣。又豈凡夫思慮之所能及哉。試以小喻大。均是人也。有大聰明者。有極愚魯者。大聰明者。於上古興亡治亂之跡。六經子史之論。事皆能知。至於海外之國。雖不及到。亦可觀書以知之。極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爲誕也。一自佛法入此之後。間有聖人出現。流通輔翼。試撫衆人耳目之所聞見者論之。如觀音菩薩。示現於唐文宗朝。泗洲大聖。出現於唐高宗朝。婺州義烏縣傳大士。齊建武四年乙丑五月八日生時。有天然僧出頭陀來謂曰。我昔與汝昆婭。婆戶佛所同發誓願。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常還。命大士臨水觀形。見有圓光寶蓋。大士曰。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行道之時。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號州闡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

久征遠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豐干禪師。居常騎虎出入。寒山拾得爲之執侍。明州奉化布袋和尚。坐亡於慧林寺。而復現於他州。宋太始初。誌公禪師。乃金城宋氏之子。數日不食。無饑容。語多靈應。晉石勒時佛圖澄。掌中照映千里。鎮州善化臨終之時。搖鈴騰空而去。五臺鄧隱峯。遇官兵與吳元濟交戰。飛錫乘空而過。兩軍遂解。高祖帝受戒法於元珪禪師。仰山小釋迦。有羅漢來參。并受二王戒法。被竈墮之類。皆能證果見神。達磨大師。一百五十餘歲。滅於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葬於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於葱嶺。携一革履歸西而去。後孝莊間秦啓墳觀之。果只一履存焉。文殊師利。佛滅度後。四百年猶在人間。天台南嶽。羅漢所居應供人天。屢顯聖跡。汀州南安巖主。靈異頗多。潭州華林善覺禪師。武寧新興嚴陽尊者。俱以虎爲侍從。道宣律師。持律精嚴。咸昆沙門天王之子。爲護戒神。借得天上佛牙。今在人間。徽宗皇帝。初登極時。因取觀之。舍利隔水晶匣。落如雨點。故太平盛典。有御製頌云。大士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感應。無刹不分身。玉璫千輪皎。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皇帝知余好佛。而嘗爲余親言其事。如前所據。諸菩薩聖人。皆學佛者也。余所謂若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攝伏於具神通聖人也。釋有如彌天道安東林慧遠生肇融容陳慧榮隋法顯梁法雲智文之徒。皆日

記數萬言。講則天華摩席。頑石點頭。亦豈常人哉。如李長者羅居士。非聖人之徒歟。孫思邈寫華嚴經。又請僧誦法華經。呂洞賓參禪設供。被神仙也。豈肯妄爲無益之事乎。況茲凡夫。敢恣毀斥。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實有權。或半或滿。設漸設頓。各有攸當。苟非具大信根。未能無惑。亦猶吾儒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晉。神降於幸。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非神怪而何。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教得民財。於宋受兼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合道者。又安可以前後異同之。議聖人也。諸同志者。幸於佛祖之言。詳披諦信。真積力久。自當證之。方驗不誣。天下人非之。而吾欲正之。正如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余豈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人以難得之身。知有無上菩提。各識自家寶藏。狂情自歇。而勝淨明心。不從人得也。吾何畏彼哉。晉惠帝時。王浮僞作化胡經。蓋不知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滅於穆王五十二年。歷恭懿孝夷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頃厘定一十六王。滅後二百四十二年。至定王三年方生老子。過流沙時佛法退被五天竺。及諸隣國。著聞天下。已三百餘年矣。何待老子化胡哉。呂夏卿序八師經曰。小人不知刑獄之畏。而畏地獄之慘。雖生得以欺於世死亦不免於地下矣。今有人焉。姦雄氣焰足以塗炭於人而反不敢爲者。以有地獄報應。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比不敢自欺其心。

善護衆生之念。各無侵凌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吾不信矣。諒哉。人天路上以福爲先。生死海中修道是急。今有欲快樂人天而不植福。出離生死而不明道。是猶爲無翼而欲飛。木無根而欲茂。奚可得哉。古今受五福者非善報而何。嬰六極者非惡報而何。此皆過去所修。而於今受報。寧不信哉。或云。天堂是妄造。地獄非真說者。何愚如此。佛言。六道而人天鬼畜。灼然可知。四者既已明矣。唯修羅地獄二道。但非凡夫肉眼可見耳。豈虛也哉。只如神怪之事。何世無之。亦涉史傳之載錄。豈無耳目之聞見。雖愚者亦知其有矣。人多信於此。而疑於彼者。是猶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可謂賢乎。曾有同僚謂余曰。佛之戒人不食肉味。不亦迂乎。試與公詳論之。雞之司晨。狸之捕鼠。牛之力田。馬之代步。犬之司禦。不殺可也。如猪羊鵝鴨水族之類。本只供庖厨之物。苟爲不殺。則繁植爲害。將安用哉。余曰不然。子未知佛理者也。吾當爲子言其涯略。章明較著善惡報應。唯佛以真天眼宿命通故能知之。今惡道不休。三塗長沸。良有以也。一切衆生。遞相吞噉。昔相負而冥相償。豈不然乎。且有本身衆生。如鯨龜師象。巴蛇鰐鰂之類是也。細身衆生。如蚊蚋蠅蟻蟻蟻之類是也。品類巨細雖殊。均具一性也。人雖最靈。亦只別爲一類耳。儻不能積善明德。誠心見道。習習然以嗜慾爲務。成就種種惡業習氣。於候爾三二十年之間。則與彼

何異哉。且迦樓羅王。展翅闊三百三十六萬里。阿修羅王。身長八萬四千由旬。以彼觀之。則此又不直毫末耳。安可以謀畫之。大心誠之最靈。欺他類之渺小不靈。而恣行殺戮。哉。只如世間牢獄。唯治有罪之人。其無事者。自不與焉。智者終不曰建立都縣設官置局。不可閑冷。却須作一兩段事。往彼相共關熟也。今雖衆生無盡惡道茫茫。若無冤對。即自解脫。復何疑哉。若有專切修行。決欲疾得阿耨菩提者。更食衆生血肉。無有是處。唯當貴之人。宰割邦邑者。又須通一線道。昔陸亘大夫。問南泉云。弟子食肉則是不食則是。南泉曰。食是大夫祿。不食是大夫福。又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所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由是論之。帝王公侯。有大恩德。陶鑄天下者。則可矣。士庶之家。春秋祭祀。用之以時者。尚可憐憫。同顯方服者。承佛戒律。受人信施。而反例廉俗。飲酒食肉。非特取侮於人。而速戾於天。亦袈裟下失人身者。是爲最苦。忍不念哉。吾儒則不斷殺生。不戒酒肉。於盜則但言慢藏誨盜而已。於淫則但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已。安能使人不犯哉。佛爲之教。則彰善癉

惡深切著明。顯果報說地獄極峻至嚴。而除誡強暴者。尙不懷心。況無以警之乎。然五戒但律身之龜跡。修行之初步。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求道證聖之人。亦未始不由此而入也。至於亡思慮。泯善惡。融真妄。一聖凡。單傳密印之道。又非可以紙墨形容而口舌辯也。文章蓋世止是虛名勢望驚天。但增業習。若比以定慧之法。治本有之神明。爲過量人超出三界。則孰多於此哉。士農工商各分其業。貧富壽夭。自出前定。佛法雖亡。於我何益。佛法雖存。於我何損。功名財祿。本繫乎命。非由誘佛而得。榮貴則達。亦在乎時。非由斥佛而致。一時之間。操不善心。妄爲口禍。非唯無益。當如後患何。智者慎之。狂者縱之。六道報應勝劣。所以分也。余非佞也。願借諸有志者。背塵合覺。同底於道。不亦盡善盡美乎。或有闕提之性。根於心者。必不取於是說。余無恤焉。

護法論終

護法論後序

樹教聖人。其設教雖殊。然於化人遷善去惡。則其一也。故曰爲教不同。同歸於善。若夫超出世間。明了生死。惟佛氏之學。無盡居士得兜率悅公。不傳之旨。以大辯才。縱橫演說。猶虛去佛既遠。邪見者多。不知向上之宗。妄有謗訕之語。此護法之論。所由作也。閩建寧

高仰山。古梅禪師。弟子慧欽。游方時得此論。乃與佳持智了及諸上士。謀之命工繡梓。以廣其傳。可謂善用其心矣。斯論一出。人得而覽之。殆若貧而得寶。暗而得燈。真所謂護如來正法之金湯。斬邪見稠林之利劍也。後世之士。苟未達無盡之闊奧。臻無盡之造詣。妄以斥佛爲語。以要譽時流。聲譽學者。寧不自愧於其心哉。然爲其徒者。不能致力於佛祖之道。亦獨無愧乎哉。吾嘗宴坐寂默。心境混融。紛然而作。不淪於有。泯然而消。不淪於無。語大則天下莫能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雖有智者。其猶有所未盡也。然後乃知。凡可以言譽。可以言毀者。特其道之龜耳。至若實際理地。清淨妙明。凝然湛然。了無一法。則又果何所毀。果何所護哉。慧欽乃欣然請書以爲後序云。了字徹堂。飽參來歸。據席說法。欽字肅菴。清心苦行。不私於己。皆足以恢弘古梅之道。并識之。

咬亭書

No. 2115

鍾津文集目錄

- 卷首 行業記序 此即 陳舜 合撰
- 卷一 輔教篇上
- 原教 勸書 并序 共 四篇

卷二 輔教篇中

廣原教并序共二

卷三 輔教篇下

孝論并序共一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卷四 皇極論

中庸解五篇

卷五 論原共四

禮樂 大政 至政 賞罰 教化 刑法 公私 論信 說命 皇問

卷六 論原

問兵 評讓 問霸 異說 人文 性德 存心 福解 評隱 喻用 物宜

卷七 論原

中正 明分 察勢 刑勢 君子 知人品 論 解 譏 風俗 仁孝 問經

雜著六篇

問交 師道 道德 治心論原

記復古

文說 議早對 夷惠辯 唐太宗述 易術解

卷八 雜著六篇

逍遙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記龍鳴 寂子解 寂子解傲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卷九 書

再上

仁宗皇帝

上韓相公書啓共十

上韓相公

上富相公 上張端明

上田樞密 上曾參政 上趙內翰 上呂內翰 上歐陽侍郎 上曾相公 謝李太尉

卷十 書序狀

與關彥長祕書 答茹祕校書 與章表民祕書 與章潘二祕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員外 答王正仲祕書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與通判而下衆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接錢塘知縣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塘方少府 謝仁和趙少府 謝沈少卿見訪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禪師 與黃龍南禪師別幅 答黃龍山南禪師次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答圓通禪師譚院 答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王 退金山茶筵回答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卷十一 叙共二十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與祖圖 六祖法寶記叙 明州良和尚語錄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 移石詩叙 法雲十詠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游唱和詩集叙 山游詩後序 與月上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送淨陽姚駕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送王仲寧歌叙 送周感之詩叙 送周公濟詩叙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叙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詩叙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卷十二 志記銘碑共二十

武林山志 游南屏記 解獨秀石名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福院千佛閣記 勸潭雙閣銘 清軒銘 南軒銘 舊研銘 題荷香亭壁文 中子碑 天竺慈雲法師曲記

卷十三 碑記銘表辭共七

秀州資聖勤禪師塔誌銘 秀州資聖還和尚影堂記 故杭州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石壁山保聖寺故紹大德塔表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李晦叔推官哀辭 周叔智哀辭

述題書贊傳評共十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廬山遠公影堂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 書范曄傳後 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贄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卷十四 非韓上 第一并叙

卷十五 非韓中 第二至第十三

卷十六 非韓下 第十四至三十

卷十七 古律詩共六

卷十八 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

共六十

卷十九 附錄諸師著述

觀溪東郊草堂釋懷悟序 又序鑒道溫

作 石門惠洪禮高禪師塔詩三十 楞

伽山守端吊高禪師詩一百韻 龍舒天柱

山修靜贊并 靈源史題明教大師手帖

後二 天台松雨齋原旭撰并 疏語 嘉

興都綱天寧弘宗指南序 杭州徑山住

持文瑤序

鍾津文集目錄畢

鍾津明教大師行業記石刻本在杭雲山

尙書屯田員外郎陳舜俞撰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毘。欲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菰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父居士陳舜。愈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玆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鍾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湖涉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

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警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奸之甚者。仲靈明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二鄉郎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色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欽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義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

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爲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冤。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鍾津文集卷第一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補教編上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沈於生死者。情爲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

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爲五乘者。爲三藏者。別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技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清汚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親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

報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明理。並是開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述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述出於理。而理祖乎述。述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爲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爲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爲教不同。而同於爲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

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薪雖與火相盡。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渺。其形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爲人邪。果爲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爲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爲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爲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爲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群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概而惠之。不散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群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爲善有福爲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

默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爲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悲不讐。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爲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爲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爲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爲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爲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爲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爲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爲癡耳。佛豈苟辦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爲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自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口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聖人憂之。爲其法交相爲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恩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默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爲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爲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颺風颺塵而來。蓋其類

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其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尙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爲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

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爲之。豈不然哉。況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群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己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爲道。因其善而爲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爲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爲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爲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爲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誦謫然誕佛謂其說之不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己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耶。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

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皆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共。同。或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於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況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為。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為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為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為道德。嗚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厭邪。子輩雖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為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敵民混而易亂。遂為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為惠。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

所至則以其道勸人。含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齋也。苟不能然。自共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其教加於四民。而為癘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為世之憂太過。為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各說。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共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就為虛張邪。夫含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為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為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食恪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為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為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於世。今佛者。其為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修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為其修。超然欲高天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為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

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為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邪。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儉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朽之木。大畝中固有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為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甘聞之。若老氏。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例之耳。客曰。僕因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沿淺而及奧。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

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傳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縉紳先生服苦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爲善矣。卽爲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爲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爲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爲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爲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拘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爲善果善乎。其爲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爲理。以行義爲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爲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論佛道曰。道之爲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爲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荷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概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道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

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爲善。則爲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今有人口爲善物於此。爲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爲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奈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願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願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爲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擬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爲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袁弘師襄老聘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聘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

謂孔子問禮於老聘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存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爲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儒者不尙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止渴不必東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爲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觀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爲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己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爲公而不爲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

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己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勳。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於今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日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常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替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為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奘。逮其垂薨乃命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勣業於唐為高。丞相崔群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

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陵。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已上之事見於劉曉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共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惡。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樞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誦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成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縲。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茫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論。請即以前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問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

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邪。今語詞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驟然破散無復礙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於錢唐。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脈。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也。脈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迴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

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隣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堅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知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爲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龜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爲世不以其心而爲人耶。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會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適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論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味矣。諸君賢達無爲彼已昧者也。鍾津文集卷第一

鍾津文集卷第二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中

廣原教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爲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謬佛。若吾聖人爲教之大本。雖概見而未暇盡言。欲待別爲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始余爲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訾訝。當時或爲其改之。今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爲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論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一百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其乎群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

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狗彘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群機。而幽明靈矣。預頓而開漸預漸而開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爲淺教爲小道。與夫信者爲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爲異道爲他教爲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爲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群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遍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生與人同然。而莫覩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獻智博大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爲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概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失在於迹較。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

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修夫大聖以趨乎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大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降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爲之。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龜也。龜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壘填乎儒佛者耶。夫含靈者。溥天溥地。遍幽遍明。遍乎夷狄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心。必至至必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興。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大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

地道。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群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群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隣廟。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平若無平。若不有不無。若不有。若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解論。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爲諸教。言之義之諱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真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爲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惑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不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其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盛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

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爲僞爲識。得之則爲愛爲惠。爲親爲疎。疎爲或善爲或惡。失之則爲欺爲狡。爲兇爲不通。爲貪爲溺。嗜欲爲喪心爲滅性。夫性也爲真爲如爲至爲無邪爲清爲靜。近之則爲賢爲正人。遠之則爲聖神爲大聖人。聖人以性爲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當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束也。夫以情教人。共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味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醴雞之局乎甕甌之間。不亦然乎。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爲理也幽。感之爲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却。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礦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幸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夫物不合固不捨群也。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睿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爲誠常爲誠善爲誠孝爲誠忠爲誠仁爲誠慈爲誠和爲誠順爲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爲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群生

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毘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毘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成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修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爲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卹。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

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修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賤。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爲其正之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人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概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僞者狂者於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

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諒於戲。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爲患一也。聖人所以爲理必誠。爲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爲聖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梁武帝齊文宣也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武帝周武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信。不必信。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僭儒者迹也。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迹。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

昔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而佛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兇愚不爲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刑罰不中也。雖輕財奉佛。何以益乎。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狗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

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爲之修乎。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乎。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種人。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爲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階乎理者也。

善不修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往往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教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夫本大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

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大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爲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爲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爲族不爲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爲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爲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爲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吝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爲福。不善心感之則爲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爲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爲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

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爲姓。以如來爲家。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禪悅爲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滯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舉身不污。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其歸。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爲恥。其寡欲也。糞衣緼鉢。而不爲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已。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爲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爲讓也誠。有感可敬。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得。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遍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艷。煦燠貪病。瓦合輿僂。而不爲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爲孤。其群居也。以法爲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爲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

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爲人至。其爲心薄。其爲德備。其爲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其徒。汚難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鳥。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概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豫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床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尙德。儒曰貴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尙不待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傲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爲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誓不明。不知窒其漸。道誓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爲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沿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

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爲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爲聖人之果。天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或無上二而字是故指修莫若乎因。剋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情之慢之。謂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謂不必修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可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自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證者也。旨哉天下可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在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群靈所以與聖人相問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群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趨之。欲其至之。人夫謂佛何。拒而謫之。爲家而投珍。蹈路而捨地。惑亦甚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修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僞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刑得義。

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群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群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衆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群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爲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爲博爲多爲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詎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己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己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

下之當也。夫泰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爲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爲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爲其教者也。聖人各爲其教。故其教人爲善之方。有淺有奧。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佛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爲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爲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無百家者。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爲之者無之。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是極議。知佛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譚津文集卷第二

譚津文集卷第三

藤州譚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下

孝論

叙曰。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其愧。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卽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解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攝衣

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隨佛法爲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艱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爲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視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詰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爲大戒。卽曰。孝名爲戒。蓋以孝而爲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爲善微戒善何生邪。爲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爲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

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之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薄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爲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爲善也。必先誠其性。而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卹物也均。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効其孝也。爲孝而無効。非孝也。爲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爲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爲貴。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爲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論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爲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譚然骸世而在。道然也。天

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爲父母虛。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聞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爲遠而孰爲遠乎。是不爲大而孰爲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爲用。聖人之善以孝爲端。爲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爲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共善未行乎父母。能博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博善。能爲道乎。是故聖人之爲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爲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爲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爲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尙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爲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爲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博善也。博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

菩薩等。故常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爲孝。而不以佛爲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漚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善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隣。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奧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奧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賂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爲戒。蓋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聖人之

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爲善不大而爲孝小也。佛之爲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徇物之生猶己之生也。故共爲善則昆蟲悉懷。爲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爲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婉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爲大。顯其親德爲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威德。是故聖人輒道于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曾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潔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其真。其已修。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萎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焉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曉然而豈見聖人爲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邪。是謂爲親也。慧能。好習新以養其母。將從師。思無以爲母儲。殆欲爲備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守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其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不啻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爲養。父死於

事。而不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不即祝之。遽有觸轍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不可謂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滅其衣蓋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終經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飲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及其送之。或舁或導。大聖人也。夫目隄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日隄連亦聖人也。尙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日隄連也。心喪可陷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降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喪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製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趨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衆撫膺大

呼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墳經替經者。自後人據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下卷之末。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墳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鑿。大鑿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墳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迷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爲法界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所會。爲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祕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

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旨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議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趨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外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也。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爲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

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爲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誇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儻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

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爲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爲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爲行滿如也。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因修因證因因因果。穿鑿義障。競爲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末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轡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比雖以多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

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塞。率平之人以無記悟，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隱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透，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而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即四依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洵，洵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澤，澤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

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大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爲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虻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絕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有爲之謂也。有爲則以言乎權，絕待則以詣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趨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群心之元心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群心而不昧，現聖智而不瞞，神明不能測，巧歷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群動，然則體而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於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絕聖棄智，是亦宜爾。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爲釋乎。而秦人以爲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諱其微旨也，若夫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安心之繫緣耳，在乎影響即凝滯於名數，以乎繫緣則眩惑於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

聖，無知而知其真知，所以遍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固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也。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劍，遠亦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論道，其言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視指而不視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于形骸之外，淨名默爾而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其不然乎。

鍾津文集卷第三

鍾津文集卷第四

皇極論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爲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爲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崇高者，天下之大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勢強，持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也，周之文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

高而父子相繼。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播於無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莊敬。下堂而致禮諸侯。東遷而苟避戎狄。列國強橫而不能制。富貴崇高而不能尊。岌岌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也。所謂持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爲人至愚也。其爲治至細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隣里慕之。其家道之隆尙可能累世以傳于子孫。況乎備天下之大體。乘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資。有易爲之勢。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服之。豈不摩肩蹠足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中正。則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萬物不生。地道不中正。則山嶽丘陵崩潰。江河淮濟其凝。草木百實不成。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正。則性情相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天之高明廣大。微皇極孰爲天平。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爲地平。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爲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爲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

之於爲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世益薄。嚚嚚嚚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疇。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繫一國一天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直。及其所以爲身也爲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極而正之。是聖賢豪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君一作君子其有爲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遲疑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於人。雖堯以天下與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而怨禹。湯一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其征伐而怨於湯。蓋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己而疑乎天下。而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雖多奚益。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事。堪大事者不可以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

陟者君人之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苟惡而加重。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定民。不可輕出而屢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多作而大譴。多作大譴則人煩而無恩。輕出屢改則人惑而無準。以毀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加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器則井田差賦稅亂車服宮室上僭下倂。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別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爲古而有不爲今而無。不爲堯舜禹湯而長。不爲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爲帝爲王。行之未至。所以爲五霸爲諸侯。絕而不行。所以爲亡國。得者爲聖。履者爲賢。棄而不學者其爲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觀其書則一一可辨。概而語之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爲然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覓從而辨之曰。子

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爲之禮樂刑政。以節其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爲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爲之禮也。有上下內外。使喜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疎。爲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泆。爲之刑也。有誅罰還責。使怒而發惡者不得相凌。爲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爲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爲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爲之智也。教其疎通而知變。爲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爲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子復爲我言之。更曰。孺子有志哉。

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修。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懼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爲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謂或作無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爲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爲不善。則亦無所不至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慎其變也。舜以之爲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以之爲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爲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後世之爲人君者。爲人臣者。爲人之子孫者。而後世不稱非他也。中庸之不修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爲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

也。故以教爲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爲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爲哉。問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異乎。幸聞其所以然。更曰。快哉子之問。吾嘗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然鄭氏者。豈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愛感激。知別思慮。狗從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義也。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狗從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爲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爲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怪哉鄭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爲。而或者默爾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爲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顛之側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日云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奈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于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爲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爲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

矣。夫犬牛所以爲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爲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爲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夫誠作大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嫁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歌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爲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爲君子。通而失教。所以爲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修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

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噤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安之。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不及禹湯文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曰。孟軻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翱。其能中庸乎。曰。翱乎其微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曰。子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肯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道。以中庸幾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首而退。

鍾津文集卷第四

鍾津文集卷第五

論原

禮樂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爲政。政乃因禮樂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樂之養。人情莫不棄死。而禮正之喪。人情

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匹一本作正人情莫不有親疎而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喜怒哀樂而禮理之當人情莫不懷貨利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宮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懸樂愈舉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修五禮故其治獨至於無爲恩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而觀乃韶作而鳳凰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言舜修禮得禮之實也作樂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襲修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道而不極或作及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所適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也夫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享燕之禮所以教敬也酢醺之禮所以教謹也鄉飲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

軍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聘之禮所以教順也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商角徵羽五音之沈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正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遂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悉故詩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則生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無苟且則法無所閑也人無爭奪則兵無所起也堯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與天下同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爲一本作無所則大公也誠以道則以道傳天下也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爲大則範法乎天地也誠爲小則察微乎神妙也故能道成而不私其位也政成而不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其仁也周萬物而不遺其智也故聖人大有爲而無累也大無爲而化淳也誠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也聖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公者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明矣堯命四正其人稱也物所以遂其時焉

民所以得其死生焉舜命六官四岳十二牧其人常也故其政亦臻也教亦顯也堯有子曰朱舜有子曰均二子道不足以在位也迺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之禹也蓋以天下爲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爲有苟私而爭也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懷諸故德者得其政也政者發其誠也誠者貫乎天地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聖人或作君子誠之則五材四時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故堯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常也政簡則無煩法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民之過失而不章也修五禮所以正人之恭敬而不怠也政之大至所以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讓也推帝於太上者品治道而所以勸也歸讓於大德者辨時宜而所以教也後政不至謂之帝可乎治不公謂之禪讓可乎大公之化熄而人其苟私智以計校欺愚以氣力爭當是時也以帝者化不可也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曰賊帝道者自秦始也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義也天下以義舉則政有所伸也政或作正邪有所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是非其事萬端有所決也天權可以扶義其權雖重必行也義可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也權不以義會其之則終賊義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之擅大政者必有其權也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湯武運大

權其所以扶斯義也。周昭徐偃亡大構。故斯義所以惡也。義也者何。域大中之而與天下同適者也。適之得其所。天下謂之有道也。適之非其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人建厥中以正天下之所適也。其世變而人甚苟私。大則私其國。次則私其家。小則私其身。協義者少也。反義者多也。而後聖懼其爭且亂也。示有刑非苟暴也。示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趨其義者也。在執者與人不義衆得以而去之。與衆不義官得以而治之。是故禹湯文武周公。此五聖人者謹大政。故不苟擅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也。征有扈也。放夏桀也。殛葛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傳天下。而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有怨也。蓋其政至矣。故逸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書曰。刑其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亦慎政而重權乎。迨其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勢。其權之敝也。人資之以爲亂。謂政者名在而實亡也。謂權者任在枉或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諸侯。可謂政之不足也。隱公苟讓千乘之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桓公以伯自誇。可謂權之始邪也。周公王以王自降。可謂政之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概也。權之於政猶衡之從石也。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曰時乎。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

賞罰以資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同之。其道不亦興乎。天下異之。其道不亦廢乎。賞罰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者所以正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罰也。賞罰中所以爲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有善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之權也。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蓋賞罰出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恩歸乎私者也。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也。威以驅衆。衆必隨之。惡以懷衆。衆必效之。衆人無常心與利害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苟免也。擇之正僞其亦寡矣。古人譬之牛馬唯妻妾己者也。柔焉。媚之與衆爲之不可沮也。夫賞罰者先王行道之大權也。欲道之行則不可俾賞罰之權須臾在私也。小私以之則濫是刑也。大私以之則濫是兵也。濫兵則征伐出於諸侯自是始也。濫刑則政令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春秋諸侯專征而春秋罪之。春秋諸侯專封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諸侯之賞罰也。春秋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者所以示王者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人冒罪而作春秋。所以懼後世之賞罰者也。

教化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則其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爲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沈也。聖人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者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脈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其氣脈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也。所視者修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己。而後推諸其人焉。人未之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達邪。則加修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修於上而人化於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犯禮。是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不中正而下必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聲也。諺曰。形端影直。響順聲和。上二句似文倒及其不直也不順也。責形聲邪責影響邪。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寬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庸寡。後世法諸刑繁而民之過姦者滿多。斯何故爾。曰古之以刑法者存其本。故民過者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者其末也。苟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救焚用之雖甚而其焚愈熾何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之所以爲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之素爾。是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善焉。推之害則怒焉。自古聖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養致庠塾以導其爲相孝弟澤梁交通教其不相爭利關譏市平教其不相欺負。十一之賦教其效私奉公。爲之禮以節其哀樂之情。爲之樂以正其遺風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當刑。而聖人猶求諸己曰。使民如此。蓋朕教之未至政之未修。而寬之不以刑爲。禹南狩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下車。問之左右曰。若罪人也不順而至。然君王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心爲其心。今朕爲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王之時。有虞芮兩國爭封而訟於文王。文王詞而釋之。既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篤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其生得和同其族類得遂性人得美稱。豈肯愾然不相從而爲之也。雖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故古之人鮮過者善其俗者也。蓋其政教之致

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者矣。君子不得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生其訟端。有虞氏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蓋其本末倒持故也。遠韓非申子商鞅輩苟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而其國滅亡不暇。然若甫侯之刑。鄭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奈何又後之俗更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爲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爲暴非特爲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爲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君子之論刑法者。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迂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勸。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釭益繁而殺人者罔間。曰子誠通於時而乃塞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蓋得其道也。今之民僞。蓋失其道也。予患道德之不修。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斧以伐柯。睨而眎之。猶以爲遠。言道之不遠可修而至之也。孔子曰。德

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漢文帝修縣獄爲之政務於寬厚。恥語人之過失。化行而世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爲廷尉。欲其持法甚輕。於是刑罰大省。歲卒斷獄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太宗平世禍亂。欲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如晦諸儒輔相力興王道。天下遂大治。正觀三十年民家外戶不閉。嶺表行旅而不裹糧。歲卒斷獄不過三十人。肆之還家而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下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各接乎秦隋舊俗。其民也豈唯雅善乎。而其教治之如此也。豈非在其道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天下順其力行如何耳。或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公道者導衆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共趨也。所謂共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裁作材。則無以同天下。私不以義處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闔闔也。公私之所以翕張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則專乎公道也。言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資私。不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己而已得。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盬不能執耒耜。蓋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今不素餐兮。蓋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爾我公田遂及我私。蓋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而私道強也。其諸侯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厭禮樂祭祀也顛倒不倫。二百餘年虜戎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

逮乎秦氏振試商君之法而公道復強也。天下困其賦。百姓斃其刑。秦不改世尋亦亡矣。然公道不必強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之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畝。澤梁不禁。闕不征。罪人不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姓編戶之謂私也。存乎小也。衆人之謂公也。一身之謂私也。苟得義焉。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者亦可卑也。漢之孝文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卹私也。以一弄臣而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議太子投力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耀私也。蘭相如之不校廉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歸反坫。可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苟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也。蔑私也。眦錯請削。可謂苟公也。不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寶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祛其妻織。可謂純公也。曾子寇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顏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黔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魯連段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淪其私也。嗚呼公平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論信

人道信爲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導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

是故謹於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信存乎法也。政惑則民無所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則官學無所信也。故善爲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違也。善爲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爲法者正學行而其徒不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也。正信故久行而不違其道也。苟信故久興而必失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命故妄求而多過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則正小人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非人之無信也。其所以爲信者不足信故也。表達路者堦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堦書惑則達路者所以迷南北也。教令失則人民者所以欺上下也。湯武者有教而天下稟也。有誓而天下從也。是亦其所表端也。爲後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說道而自反。若是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爲無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堦書所以謹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諧誓也。恐世失諧誓。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以交質子也。然盟誓謹而逾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侯苟信而非信。三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懷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于天下。

而天下不忍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不可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說命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矣。至之雖幽則共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爲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修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廢人道者謂之亂倫也。曰正統易詳說。吾子盡云也。曰昔者民既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勞援天下於既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正統也。夏之末也。民不勝其虐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之。

故爲人統也。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而武王承之。故爲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苦其敝。漢唐始以寬仁。振五季僞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心歸其德而五行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命也。用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乎神奇也。魏季南北雜然稱制。而互謂自得天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內斃民如棄芥。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命。其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賊。不可稟命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之道也。古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以通乎。後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來至乎正也哉。

皇問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眞學士同疑之而罔辯。雖然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

也。是果有然。是果無耶。吾子至學不謬聖人。必能引決。爲我明之也。只是何云乎皇道豈無有耶。特乃不見耳。夫皇道者簡大無爲。不可得而言之也。縣縣默合體乎元極。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元者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孰曰皇無道眞乎。曰如此也。孔子蓋推而廣之。而祖述則何獨尊乎堯舜文武而已矣。曰夫聖人之云爲者。必以其時之所宜也。苟非其宜。雖堯舜必不能徒爲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言其能以時爲而爲之也。昔者孔子處周之衰世。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僞。因不稱以簡大之道化。是故推至乎禮樂刑政者也。蓋以合乎後世之時爲治之宜也。然禮樂大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備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道者聖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聖人現皇道而存之者也。禮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敷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適有贏糧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趨於行也。第以路歧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道也。與乎今之學者所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爲聖人之書。雜其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易言

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乎。曰孔氏云。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耶。曰彼孔氏者以述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眞而言之也。教化迹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本則皇與帝者宜一。孔氏可謂見其微者也。烏足以知道淵邪。或者曉然而作

鍾津文集卷第五

鍾津文集卷第六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論原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傲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眞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王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同生而不同殺。是故五帝之兵。謂之正刑。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轅氏隕子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

而顯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紂爲無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誥而諸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而用於周。周襄而兵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國以兵橫大國以兵驕。怨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始勝於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爲玩。夫兵逆事也。無已則君子用之。是故聖人尙德而不尙兵。所以明兵者不可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嬰冑非所以興國也。則以誅暴亂也。文中子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仁。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聖王無以尙可以仁義爲。故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吾其與乎。席人吝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於禮無別則後世何以收法乎。若夫天子以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之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伯夷其

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札子臧常列國相爭而父子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強臣之勢而其身窮因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荀子曰。堯舜禪讓或作揖字。依荀子文也。此乃事權意也。在理當作揖。與禪讓。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有誰與讓矣。楊子曰。允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爲詳乎。如堯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他人乎。使禹得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所謂堯舜禹其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爲之者也。堯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堯舜爲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修信也。而霸執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尙德霸尙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

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爲權而私者爲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力會諸侯。自北杏抵幽十一主盟而諸侯皆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召天王。其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之功也。不稱者或無惡其詐且不誠也。詩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道也。中古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有異道而無異禮。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異禮乎。信征伐而尙詐力。不亦有異道乎。故曰霸非古也。亂王政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共舍諸噫致合天下之猖狂詭譎。傳會于孫子吳起之說淫溺而不反者也。此誠愚者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事而正之以義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秋之讓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功而競利也。顯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故堯舜之化淳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雖以王霸而治天下。暫厚而終薄。少讓而多諍。

異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大順而舉

其事者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爲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爲之也。乘其順履其中效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爲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之知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則民不知其所以而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蓋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慎其出號令也。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或用或作則或無同字九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文也。而文言鳥足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可驗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

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貴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下保其德也。示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刑而達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待德而忘之也。或忘或是故文武皆得其政和而民安。刑德皆敵則其政失而其民散。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文武至之也。宜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文僅至也。惠其減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救敵也。質文本正而未敵也。質如不敵何以文爲。文如不正何以質爲。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度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就曰。言文其無用乎。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藝

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無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佃之耕夫以其能尙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尙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閭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僞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

是故君子貴其敦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有言曰。吾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存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跌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爲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聞其爲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出其已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也。而辯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曰。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無全信久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天下僞。僞之感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者所以應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嘗陰也。吁。豈天爲之。人實召之。夫政者示天

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雨暘燠寒風。五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目也。人之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身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燧感日而火焉。雲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地草舞。銅山始崩而景陽鐘響。此物之相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窮。聖人以神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賢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心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斯言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而言之者也。利道故而利福爲兩端焉。利福者嘗多有也。道福者嘗寡有也。多謂衆人也。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之福聖賢之所得也。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所得而聖賢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欲之故天下競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之者。不爲樂也。有欲之者。非爲安也。得聖賢之得謂之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其實禍之。顏回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奚爲聖賢邪。視高明之家。恣勢充欲曰。唯福也將跋

意而圖其富貴。是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修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爲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時也。而君子不憚。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恥之。富貴而有道。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共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隱名者所以警其爭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賢之道亦遠也。其爲可見而其所爲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由者。輕天下而遜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義博。亦可以愧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爲也。未若聖人之爲不苟也。可爲則爲之也。不可爲則不爲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

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修也。禮不修則失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勸也。可不慎乎。呂望東海之隱。稱隱也。伯夷西山之隱。憤隱也。顏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之隱。不卑論以僻俗。騶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修隱也。成都嚴君平和隱也。憂情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苟隱也。孫思邈處鴻一處。不污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_名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水可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豈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舜禹。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

善而沮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惴惴于群小。遇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懷。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爲也。憂心悄悄。惴惴于群小者。惡小人之加乎君子也。遇閔既多。受侮不少者。怨疾小人之玩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懷者。怨不用君子也。雖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不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修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_{散疑乎誤}。及鄙負其所使也。網則覆其紀綱而命能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衣也。庶人處下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冉求嘗爲季氏宰。爲季氏而聚斂。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己而

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讒人之惡。存其心。殺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辦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疎之也。其盜跖儻人肉而人皆能惡之。少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議在微。誅讒在持。刑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微。則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人懷其心而殺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教二十而冠

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性情之得失。觀情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癰。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千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鬻鬻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憚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天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讀者尚曰。天下甚寧。是亦諛也。而當露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爲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者。古語曰。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邪。而伊尹爲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爲之。不亦爲伊尹愧乎。

九流

儒家者流其道尙備。老氏者流其道尙簡。陰陽家者流其道尙時。墨家者流其道尙節。法家者流其道尙嚴。名家者流其道尙察。縱橫家者流其道尙變。雜家者流其道尙通。農家者流其道尙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

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班固本其所出尊儒也。司馬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也。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非馬氏以其先。黃老爲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豈班氏之智亦有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楊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楊子爲劇秦美新。長卿爲封禪書也。封禪之言怪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爲而爲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謂其極也。宜賢子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俊盆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鑒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爲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適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

之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盡也。善爲者不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與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鍾津文集卷第六

鍾津文集卷第七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論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適中則天下無過事也。履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也。仁義道德之紀也。人以強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導也。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樂名器。導人所以趨之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唯卓之極。此君子所以進人趨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教人者。非以中正修其誠。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夫聖人之法猶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其所響也震。而其所應也和。人之誠中正。則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詳。是故

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閭幽室而不渝也。雖富貴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其感物也。不感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教化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易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之理。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人道無所疑焉。氣凝而生。生則有飲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歸。是人道之分也。穹隆無窮。日月星辰而已。餘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或無草木二字}。是地道之分也。人^{或無地字}數極。雖天地^{或無地字}不能重之。天地變。雖人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日。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巧成。噓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焉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綸趨之。留連而忘返。亂巡狩之制。繆祭祀之禮。孰謂是四人主者聰明聖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與人相絕也。苟其公衆人而私一人。孰謂天平乎。苟其同形生而獨不死。豈謂人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蓋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蓋不以人而瀆神道者也。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矣。臨赤子于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而人不

得不憂疑也。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盜乎。而昔君子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而昔君子不憂。然往古其國亂凡亡者。易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邪。可憂而不憂者邪。往古能存其國者。亦易嘗不因乎可疑憂可憂者邪。或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欲其柄而正之。曰。憂如之何。曰。憂之不如保民推恩而布信。曰。曩豈無恩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曩之恩信者聲而未實也。必得仁人而後恩則必得義人而後信行。彼守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非無勢於天下也。而天下忽亡。蓋張其勢不以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而國家朝廷之勢。勢之大也。世莫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正也。駕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蓋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爲刑正而爲政治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爲人上者以刑而鼓勢。爲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

人無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終其身而無競。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客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爲仁乎。善而無效。孰爲信乎。愛而不正。孰爲義乎。育而無實。孰爲智乎。君子之與人。也不失智。不虧義。不愆信。不欺仁。所以道修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滅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爲休也。齊桓公初以警視管仲。遽取以爲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之晚也。及其以絳灌之惡出而疎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傳說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稽之。高宗可謂

能始而能終也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妻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瑄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大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辨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揚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泊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莊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傳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莊固論其疎矣誠疎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爲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爲原鬼讀墨何爲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剔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者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疑有作發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或無詞上文字郭泰黃憲

之爲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顏子之徒歟徐穉之爲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焉袁奉高之遁世也不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辨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非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足以有別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辨道之謂也

解議

爲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容也爲道雖異而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與傷拘也君子以義則無所傷也適吾鄉子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命者也資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哉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盡之矣安得中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婦不假始以筭幣而誦病漢人用鹽鐵代農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利有作市以直相給仁義調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故秦俗日以亂漢俗日以敝夫秦漢其基勢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傷其風壞其俗而致然也風俗者膚體也國家者人體也膚腠既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法之物慎習俗也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

樂無荒良士罷罷蓋言動以禮義以正其風俗也今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引而削民使閭里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風乎不亦敗俗乎君子不亦憂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別乎是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之孝舜之爲子文王之爲父可謂仁孝者也天下宜法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至於詩書禮經乎予欲尊而事之子謂之何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繹矣乃今尊二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缺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爲知天人可與舉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之心權也文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見作之之心也范寧折中於聖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

見易之所存故振之也。楊子雲見易之所設故廣之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或無爲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爲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詩之淺也。說詩不若從毛公之爲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亂也。卓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大叔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若發臆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予欲擇交恐傷乎介。予欲汎交恐傷乎雜。中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兮。不求友生。然則予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子爲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衆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道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言詳道而從其交也。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充己而爲汎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爲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己而爲擇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爲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也不厭其交。蓋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塗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蓋無所質道而自篤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豈一端

也。茲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久也。吾嘗懷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同惡。以利交利散則絕。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平抱關屠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難鬻販之人而慕極富貴。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爲仇讐。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酒慷慨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散勢去。則故抵忤仇讐之隙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久而益善。小人之交久而益欺。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囑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爲其本也。教者道爲其

主也。道者師爲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爲道也。正其主所以爲教也。正其本所以爲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爲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患勢位或作利字之不在己。

治心

客以見余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爲耶。應曰。無爲也。吾治其其或作吾心耳。曰。治心何爲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爲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汨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乘心心乘氣。故心動而氣以之趨。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之達焉。子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二子則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生之變。超天地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怪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爲之內書者。客拜

而去

雜著六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為君臣者有禮。為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苟況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與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內觀其文知所以修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灌百姓萬邦。百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祖

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修理。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彼戎狄叛命。兇惡之邊鄙。今朝廷當行征伐以誅其不廷。而文之興也。都郁乎如此。是亦止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之也。君子觀之。謂其化成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之靈長久曆數之無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為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為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常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舛舛徒摸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羸秦時。就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執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或云春秋六經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霽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謬然不辯。本成從辯

議旱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予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七月。吳疆赤地千里稼穡稿矣。農夫忙忙無所奈何。百穀勇貴乃倍其價。道路餓殍相望。為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救之水火。而雨終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如為之所耶。余時應曰。此官人者謀之。非吾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語子竊與之。吾嘗聞諸長者。諸荒旱時謂之凶年。為國憂民者莫如發倉廩以救其饑。而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擁江河注之陂池以洽灌溉。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貧弱者。以法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約不足者以樂歲酬之。關譏無重征。以通商旅。細民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冤枉。斯則亦救旱之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癘之災以營山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風雨時至水旱不為沴非由乎山川也。問者憮然曰。我鄙人也。未識乎旱潦之所由。子復為我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各徵曰。備恒暘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不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者云。夫僭也者何過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民無教則肆暴刑也。肆暴刑則罰不當也。罰不當則民怨之。與肆暴所感故早順之。夫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

者何。王由王道而不任喜怒安黜陟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守厥職無僭妄以侮王權也。如此則國事修。國事修則其氣和洽。氣和洽故百穀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義而下無怨咨。故國家安也。夫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者何。君奪臣職而臣冒君政也。如此則國事不修。國事不修則人不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道昧也。俊良之道不顯。是上非仁義而下民有怨。故國家不安也。今天子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樂。豈聞過差也。然未有天下。鷄鳴犬吠徹于四海。其爲廣且遠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罰能無誤也。惟刑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用禱邪問者。置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或從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頭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詞也。次曰清與和也者。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者。慕之之詞也。既拒而又稱慕之。學者多惑。有以其言爲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說。厥旨遠乎。夫君子與人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如其

人始不惡而一日翻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之。直之不得已則去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苟也。專在其義也。彼伯夷者。恥立惡人之朝。恥與惡人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以諸侯爲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受也。以其終爲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爲爾我爲我。雖相揚榘。我爾爾焉。能浼我哉。但其自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與不修之人處而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酌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棄人者也。棄人也者。是不與人爲善也。侮人也者。是與人無禮也。與人無禮孰爲恭乎。不與人爲善孰爲容乎。以君子之道校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宜乎。孟子曰。君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橫政之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毗睚恣作。頑儒鄙薄。爭勢冒利。雖死不顧其有節義。孟子以羞堯舜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寬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夷。柳下惠爲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其不以義而爲人也。蓋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詞也。又曰清與和者。是明其各有聖人

之一德也。欲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爲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務教人。故指其所爲。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親文靜於繫獄。何憂天下之念也。隋大業間。劉文静坐與李密達。太宗入觀。諫班師。乃謂曰。今看卿非兒女情。與卿圖大事也。於霍邑。號哭以感。何忠孝之義合也。高祖初起。中國。隋將宋老生據霍邑以據驍。會久雨糧盡。高祖議還太原。太宗欲須入成陽高祖不納。就望雲閣中。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誅。尉遲敬德等九人。入宮。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太宗登極初。可汗寇遼州。總兵百餘。可汗見懼而請和。太宗獨上以輕驍軍。刑白馬盟於便橋上而去。拒德彞之諂。何沮天下之佞人也。正觀初。秦皇王破陣樂。封德彞對曰。臣以爲此。上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名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斯。斯言洵矣。突厥胥亂。以其無罪於我不乘便而討之。何賞罰之有禮也。正觀初突厥諸部叛。討之而兵叛。薛臣諸乘便討之上曰。豈有新與之。乘其亂而滅之邪。從部諸議。六。議不屢赦。皆皆死。朕終不討。待其有罪而後擒取。何賞罰之正也。太宗謂薛臣曰。赦有罪乃不軌。古語一歲再赦。好人暗暗故朕不願赦。庶得四。與杜淹論樂。何知政也。太宗初奏新。海安泰也。樂之。聖人緣物設教。以爲導。治之。聖人。史大夫杜淹曰。前代存亡實由於樂。故。陳之亡。爲王樹後庭。齊之亡。爲伶。聞之莫不悲。泣。上曰。不然。夫音。樂之感人。心。數者。聞之則。憂。者。聽之則悲。將亡之國。其民心苦。若心所感。則樂則悲。何有樂聲使人悅者。悲乎。今玉樹。伶。其音具在。今公

泰之公則 與孔穎達論藉田何知經也正觀初

不盡耳田給侍。中孔穎達曰。按禮。天子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上曰。禮緣人情。亦何有定。虞書云。平秩東作。陰令見少陽之地。罷田於東郊。蓋其儀也。亦何不於古禮者哉。

營閣之議。何惜民力也。軍臣以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上曰。朕德薄漢文。豈可過勞民。竟不許。

幾致刑厝。何天下之有教也。居

不閉戶行不竇糧。何天下之廉讓也。正觀四年冬。斷刑

四十九人。幾致刑厝。外赴刑者應期而畢至。

何天下之無欺負也。正觀七年冬。親錄囚死者三百九十一人。令明年秋來就刑。至

是舉也。而 納魏徵之言。何與人為善也。太宗

武者。正以其由仁義之道而王天下也。如後

世以仁義而為主者。猶禹湯文武也。吾讀唐

書。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勝舉。原其所

歸皆趨仁義。要其與禹湯異者亡也。當時論

者謂太宗大度類漢高神武同魏武。夫漢高

寡文德而魏武不及霸道。惡可與太宗擬論

乎。惜哉欲用周禮治。而房魏輩不能贊成

之。如使王通未喪唐得用之。太宗文中子曰。如有

之。則卜年卜世。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孟

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太宗之作。真王者也。而不但文中子可歎也

哉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
易以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
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以成卦。
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

象者必觀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

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

之大範也。陰爻者爻或陽爻者君道

也。陰陽之爻升降得其所則卦吉。陰陽之爻

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

治也。君臣之道繆則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

修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亂則彝倫萬事數

也。夫天下萬世治亂規誡之道。易其備矣。方

絕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吾亂而明之。潛

子稽其說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

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列精而且至大。略如

乾坤小畜大畜卦之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

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

之始。固出於河圖。河圖所見唯陰陽之數最

為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偕出矣。雖

然而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

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

會。遂卦之而又爻之。爻或用其法以王天下。然

其法非聖人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不

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

雖知其法而無位。歟不得如虛犧行其道。於

當世徒文而傳之耳。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

至漢人楊何。而所傳遂絕。其後諸儒用已見

各為其家。紛然勝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

不復守聖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常易

道支離紛錯漫漶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

人之軌法。解其書以道學者。其於聖人之道

亦有力焉。子郝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其

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

衆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翼。不亦忝乎。吾

嘗削之。乃離序卦為之上下篇。而以裨夫十

翼可乎。潛子曰。楊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

矣。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

排其演聖人之言者宜之何必疑之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鍾津文集卷第七

其服也士。既執厥中而遍天下。帝堯之爲生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爲生也。父頑母嚚。順適而不失子道。二十而孝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之爲生也。其德不遠其仁可親。臺臺穆穆。爲綱爲紀。以治鴻水。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爲生也。篤仁敬老。慈少禮下。革苛虐之政。斷虞芮之訟。稟天明命。乃君萬國。棄之爲生也。相地之宜。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焉。丘之爲生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爲生也。孝道昭。由之爲生也。至義明。伯夷之爲生也。激大廉。柳下惠之爲生也。懷至和。榮之爲生也。務之凶德。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爲生也。拒平諫。飾乎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而殫殘無辜。至於身厄火死。爲極太醜。幽厲之爲生也。接應榮紂。惡來之爲生也。間亂君臣。盜跖之爲生也。賊匪肆賊。夫道亦自然者。黃帝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然者。榮紂幽厲之謂也。道亦自得者。參由夷惠之謂也。非道亦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也。刀與劍同鑠。以謂自然乎。劍自得乎利。水所以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兇。縱而試之。恢恢乎。是安知金之性也。耗于是哉。是故聖人任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得乎自然之正。不得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別。喜怒不得攻。貪殘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道。道也者。大妙之謂也。至寂也。而通乎群動。至無也。而含乎

萬有。春容在聲。而聽者不可以盡其音。疎疎在色。而明者不可以究其景。謂之不可得。終天地而未喪。謂之可得。彌天地而未有。有有子無無。無子有。有無偕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日月。天地日月雖爲巨焉。曷嘗不爲道之用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之謂也。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自然。天倪紛于內。視聽馳于外物。將變寵其性也。又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與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焚矣。情與性相制。則亂。性不勝固滅矣。孰知夫性全也。與人不爲聖乎。情全也。聖不爲與人乎。或曰。明堂辟雍。高門峻板。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獸過之急馳。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生乎林薄。小人成乎園苴。其分定。而其性不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性全也。與人可爲聖。情全也。聖可爲與人。是世所未有也。逍遙曰。不待黃帝而論大智者。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者。大椿屈於舜英之草。必矣。夫測孟津者。安可以錐。視雲天者。安可以管。觀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道也。夫子越夷谿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肆暴。不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修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之子。而周召公輔之修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樂非禮。由管仲隰朋也。故

能一正天下。而作長五伯。由豎刁易牙也。故父子疑忌。其國大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以義揚名。襲之典樂也。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祖公之賦茅也。朝三暮四。而衆狙怒。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太甲齊桓。遊方之內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表。心情相戰。營營不聞。一旦爲人所化。禮義勝之。猶能含而不肖。而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樂而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別造化乎。何則。始此而終彼。獸居而人隨。況大通乎。況大全乎。漠然唯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爲聖乎。故荀卿曰。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適異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知胡越之路。則沒身不覩異國。去而不動跬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理。不患其名之不美。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神。嘗試論曰。聖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不生。故氣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遠。古者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夫陰陽之交。是生五行。性乘乎陰陽。而遇其交也。故爲聖人。爲賢人。爲仁人。爲義人。爲小人。爲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義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小人愚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獸又得乎微乎微者。

也。夫性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輝一也。泊焚於草木。則其明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動也。則人正性命。故老聃曰。靜者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觀乎色。而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唯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雖妄而空。未始爲空。惑者皆爲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不亦爲可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不同。然雖知未及聖而所以爲聖。又奚缺如。謂之非色。萬物大域謂之非空。萬物太宗。所以三乘等觀。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瀆。履至危而不妄。不爲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強而此未始患其有終。日月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窮。此或真道逍遙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人者也。處仄陋間三十年。難老農老圃以游。未嘗一日以語選物。康定初。朝廷求儒於草澤。知己者將以道進於天子。自然子引去不願。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且惑之。謂自然子賢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遠別不得與語。故文以諭之曰。子自然子。讀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推諸天下與人共之。不得已山林而已。昔曾點顏淵樂道。終於隱約而不改。彼以時命大繆而然也。今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固異矣。安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道有三焉。有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人者之所好也。

長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隱也者。不觀治亂與時浮沈。循緣全生者之所好也。東方曼倩楊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者。心不凝滯拘絕於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變者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顏淵者其人也。子自然子志在孔子。而所守與長沮桀溺輩類。彼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非有憂天下之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林。曷若道在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獫麋鹿。曷若樂與君臣父子。其志遠而其節且大。爲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自然子思之行矣。無且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爲狂言乎。

哀屠龍文

屠龍古有朱評漫者。以學所誤而窮於當時。評漫不知何許人也。其性剛健。以割雞解牛不足以盡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乎智。故彈千金資學於師。三年學成。而無所用其巧。斃于世無所信。適到羊屠狗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嗚呼評漫往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爲文以發其事。龍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形。馮神雲氣而變化不測。故於人世罕得而窺焉。彼欲絕其精怪。祛人江海之暴。泯其形生。夷其族類。非能游刃於無間。智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海中之國。其人如雲。乘風騎日出入於天地之外。而往來無迹。彼則禽龍肉而資所瞻。是屠龍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古則用於其國。今也。或亡。幾平息矣。評漫之時。

身世則與彼人異。而爲屠龍豈其宜乎。然評漫者非不知其非已任邪。蓋性與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俗之用不用哉。夫龍之爲物也。其亦神矣。爲屠之術人之難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且不止。是評漫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勇者也。嗚呼屠龍聞之于古。今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漫之性。所謂聖賢人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聖賢也。尙未聞異評漫之心而正其所託。況區區之俗。其能識評漫乎。屠龍之道不爲窮乎。悠悠六合之間。古今復今。往者其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中。留且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脊有聲發于陂池之間。春然若振大鐘。如此數聲。吾初怪之。顧此非有鐘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靈。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爲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初頗逆道人間吉凶。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冷然。不復道人吉凶。緒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不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孺少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教誨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

矣。有若房瑄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曾聞龍吟。其後房果爲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遵道行已。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爲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邪。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盛乎聲名文物。以遭其時得以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乎。有本云龍亦有妄鳴乎

寂子解蓋師少時所稱而後更號寂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奧妙。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其而樂爲文詞。故爲學者所辯。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爲之駁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爲佛者也。彼寄迹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爲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爲日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爲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以其道教人爲善。豈曰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以爲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耶。故吾喜儒亦欲曉聖人之志而與人爲善也。又吾佛有以萬行而爲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爲吾萬行。又何駁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爲寄迹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

人豈不能爲抱關擊柝魚鹽販樂之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修身則清淨齋戒。以之修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懷惡爲善。善者爲誠。以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爲。尙能終身戴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資於市井輩耶。得人之道而僥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爲也。寂子其爲乎。仰天俯地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爲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寂子亦從而論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爲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爲者也。有爲者以治世。無爲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以行其教心也者微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論以出世。今牽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之末者云云。寂子又論之曰。君子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以爲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

也。苟辯其末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人游也。不接其勢不奉其豪不要其譽。唯其達道與己合者與之視其嚶嚶相營者悠然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盍揭子之道以示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邇則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通乎神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俗人語也。誠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傲

寂子爲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醒覲事苛禮。故爲俗所謗憤。終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明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修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爲禮者。但貌恭而身擺倨。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內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臥。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爲傲則吾無如之何也。今俗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在則遽蔭僥倖。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殆。苟爲權與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視必睨。施施然驕氣凌人。書

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爲如是，且不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汚而笑不潔，子往矣，無更規我。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閣若沙門巨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某聞。窮不忘道學者之賢也。亡不忘義志士之德也。於此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忘其道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此所謂不忘道也。今憂虧損陛下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也。某其人也。某嘗以古今文與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其爲善者其惑。然此以聞。陛下政化。不力教則其道與教化失。故山中皆竊著書以論世。雖然亦冀傳奏。陛下之丹墀。而微誠不能上感。嘗恐老死嚴整與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誅。復抱其書趨之殿下。誠欲幸陛下察其謀道不謀身。爲法不爲名。發其書而稍視。雖伏斧鑕無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豈不然哉。然而適中與正不偏不邪。雖大略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則與世相萬矣。故其法曰隨欲。曰隨宜。曰隨對治。曰隨第一義。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謂也。若隨欲者姑勿論。其所謂隨宜者。蓋言凡事必隨其宜而宜之也。其所謂隨對治者。蓋言其善者則善治之。惡者則惡治之。是二者與夫

王法以慶賞進善以刑罰懲惡。豈遠乎哉。但佛心大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已出者好之。非已出者惡之。然聖人者必神而爲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變乎。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苟有以其所宜而宜之。陛下乃帝王之真主也。宜善帝王之道也。今陛下專志聖斷。益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與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號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賞者賞之。可罰者罰之。使陛下堯舜之道德益明益奮。則佛氏之道果在。陛下之治體矣。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近迹耳。然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迹者僧多束執。惟陛下聖人。遠近皆察。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論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體者屬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蓋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竊窺陛下讀誦佛乘之文。陛下可謂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諱陛下聖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總謂之是建其有極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爲准。必無偏無偏無反無側。其合會其有中道者同歸其中道耳。春秋之法尊中國而卑夷狄。其時諸侯雖中國或失其義亦夷狄之。雖夷狄者苟得其義亦

中國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道也。故傳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者理也。聖人唯以適理爲當。豈不然乎。而學者胡不審洪範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語以爲議論。何其取捨與聖人之法相驚。徒欲苟三代而無佛耶。夫三代之時。其民初宜一教治之。故獨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後。其民一教將不暇治。或曰天以佛教相與而共治之乎。夫天下之不可欺。莫甚乎天人之際也。今欲明此不若以天人而驗之。佛教傳之諸夏垂千載矣。舉其法必天地鬼神順之人民從之。深威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今之所聞見者。皆可以條對而等數也。凡所謂教者皆古聖人順天時適民所宜而爲之。以救世治者也。然聖人之心宜與天心相同。但在於逐人不陷惡而已矣。豈局其教之一二乎。書豈不曰：爲善不同同歸乎治也。今論者不探其所以爲教之深遠者。第見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脫外形骸不躬衣食。以爲詭異與俗相遠而切深譏之。徒惡黑鯢爲患。而不見脈患之深也。黑鯢不過變其皮膚矣。脈患至深則絕人性命也。今聖人導之割情愛委身世表。欲其至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世者也。猶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矣。今人不稍謝其能與天下療其大病。乃輒比世教而譏。是亦其所見之未達也。抑又聞凡事造形者則易見。在理者則難觀。蓋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微也。若今之佛教弘益天下之事甚多。但

其爲理幽奧而學者寡能見之。某雖不足與知今試推其大概者歟。端以進之。陛下冀陛下垂之以論天下學者。則其死生之大幸也。某聞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心果正。則其爲道也至爲德也盛。蓋其所說情性辨而真妄審也。若今陛下以太和養誠。以仁恩禮義懷天下。雖其盛美已効。苟以佛法正心。則其爲道德益充益茂矣。經曰。妙淨明心性一切心。此之謂也。昔唐明皇初引釋老之徒以無爲見性。遂自清淨從事於熏修。故開元之間天下大治三十年。爵有貞觀之風而天子之壽七十八歲。享國四十五載。是庸知非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歟。梁武帝。齋戒修潔過於高僧。亦享垂五十年。而江表小康。其壽特出於長壽。此亦佛法助治之驗也。使唐不溢情樂不過卑。知人任人。其爲德皆慎始終也。豈不盡善盡美乎。然此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資陛下之睿聖者。乃陛下自知而自得也。豈藉芻蕘之言耳。然此必陳之云云者蓋欲幸陛下詔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某又聞佛之法以興善止惡爲其大端。此又最益陛下之教化者也。請試校之。若今天下國家。州置庠序邑置學校。以興起教化者也。詩書禮義之說習民。欲其爲善日益。而冀其姦惡不萌於心。官師者又資以宣教化。而文儒之昌盛雖三代兩漢無以過也。然而里巷鄉墅之家其人猶有耳。未始聞詩書之音。口不道禮義之詞。如此者何限。蓋又習聞佛說

爲善致福爲惡致罪。罪則通於鬼神。福則通於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婦之愚。上抵賢哲之倫。鮮不以此而相化。克己齋戒縱生而止殺。或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稱頌佛經。天下四海之內。幾徧乎閭里營成也。然其間懷心改行。爲仁爲慈爲孝爲廉爲恭爲順爲真爲誠。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脫。若家至戶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雖其趨習之端與儒不同至於人善成治。則與夫詩書禮義所致者何異乎。所謂最益陛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書曰。雖其異方之教無損理原。蓋此之謂也。抑又聞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爲教導世俗者。謂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天。二端皆不治之而縱心乎。十惡者不唯不至乎天人。而後陷其神於負處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則無惡。無惡則不煩刑罰。今以戒善而不煩陛下之刑法者。天下豈謂無有益也。蓋不按而自覺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時而有。其獄有時而空。庸知其非因陰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謂其君曰。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與陛下省其刑獄。又如此也。抑又聞佛者其人神靈睿知。古云大不測人也。死生變化自若。而死生不能變化。蓋其所得之道大妙。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其爲聖人也。亦與世之所謂聖人異也。范曄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

賢懿之所挺生。表休亦曰。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爲聖人也。故其爲法爲言。乃能感天地而懷鬼神幽冥。要其法欽其言。而古人嘗發於巫覡卜祝接於夢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濤涵湧其舟欲沒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經則波清水平民得無害。民欲暘若以其法而禱之天地。而天地暘。民欲雨若以其法而禱之。不之效。然其遺風餘法。與天下爲福爲祥而如此。此又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與陛下經天地祀社稷禱乎百神而與民爲福者。何以異乎。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害能捍大患則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則密資天子之道德。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獄。又其次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然儒者以佛道爲異端惡其雜儒術以妨聖人之道行乃比楊墨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之誤也。而佛老與孔周自古帝王並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幾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關乎天地人神。豈以楊墨爲比。蓋論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謂也。大凡其事異而意異者鮮能濟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鮮不濟事。夫於事不濟乃謂相妨而濟事。豈謂相妨乎。今佛者其教固同。導人而爲善。雖其所作者而有前後。蓋以前後而相資也。孰謂有妨聖人之道乎。若夫儒經有與佛經意似者。數端含而蘊之。若待佛教而發明之。然意密且遠。而後儒注解牽於教。不能遠見聖人之奧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試較之亦幸。陸下筆之學者。若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豈不與經所謂實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盡其所以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法界遍萬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見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若其重玄疊妙之謂則群經存焉。此疑若與聖人廣其誠說而驗之乎。孔子曰。質諸鬼神而無疑。而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其意豈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與天地參耳。是蓋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本皆一清淨。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與聖人者差異。此所謂同而異。異而同者也。明其所以使其求本以修述趨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修述而復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豈不與佛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中庸其意尙謙。未論其天地者也。及佛氏所論法界者。謂其廣大靈明而包裹乎十方者也。其謂博厚高明。豈止與天地相配而已矣。經曰。不知色身外泊山河大地虛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豈

不然乎。而孔子未發之者。蓋尊天地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謂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豈不與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成乎天地者似乎。中庸雖尊其所以生。而未見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群生心識之所以變。乃生此諸有爲之相耳。故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孔子所謂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不測者。似此而不疑。亦以分明者也。若洪範五福六極之說者。此儒者極言其報應者也。嘗竊考之其意微旨。若關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牽於教。不復能遠推之。豈爲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壽。其五曰。惡惡醜也。若有殍子者。縱生則死。豈亦惡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蓋人生其相狀妍醜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定。豈必謂當世惡政而致之乎。然聖人含其意而未發者。豈不以人情便近而味遠。未卽以他生語之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謂人生之美惡適以其往世修與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與不修。則其美惡之報復在其後世耳。用此以求孔子之意。可盡也。若繫辭曰。原始要終。故有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豈不與佛氏所謂生死者皆以神識出沒諸趣者似乎。孔子略

言蓋其發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變化者。非謂天地造化自然耳。蓋生死者各以其業感爲人爲鬼神爲異類。而其生死變化之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益明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曰。茲致多生先哲王在天。是不唯聖人但欲致敬於鬼神耳。亦意謂人之精明不滅。不可不治之也。此與佛教人人爲德爲善資神以清升者何以異乎。孔子但不顯說耳。及佛氏則推而盡之矣。晉書。王坦之與竺法師相約報驗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虛。多此類也。而如此數說者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效於佛。豈聖人自以冥數潛通不使人而輒識乎。不爾何其道理之相貫如此也。漢書曰。蓋遵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指諸疑說。則大道通耳。豈不然乎。而列子亦謂。孔子嘗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然列子之說雖不載於五經六籍。蓋尊中國聖人以立教。或雖有其言而不宜書之。諸子得以誌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聞佛謂於其道未有了者謂之權教。於其道了然者謂之實教。實者受人以頓。權者受人以漸。所謂人天乘者。蓋言其漸之漸者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較之。正與其五教十善人天乘者同也。豈儒之聖人不亦以佛之權者而教人以漸乎。佛經所謂孔子乃是昔儒童聖人焉。或其然也。故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播此。故亦已久矣。見重於人君

臣之聖賢者。胡可勝數。而陛下之聖祖。宗奉其法而張之。其又過於古之天子也。先皇帝至聖最知。其然雖作崇釋論廣之。今陛下下明聖。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風慕德。欲因陛下而以佛爲善也。世之學者何其未知信也。然雖大公之世可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今陛下聖人誠大明也。陛下盛世誠大公也。而止夫儒佛二聖人之道斷天下之疑。豈不屬陛下今日耳。某幸陛下出其書與公卿詳之。苟其說不甚謬妄。願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贊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論。遺爲萬世定鑒而後制絕其相替之說。俾佛法而更始自陛下聖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慶也。抑又聞陛下存佛教於天下者。必欲其與生爲福之。効天下之人以爲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則必欲以其法而導人爲善也。如此則天下爲善爲福誠繫於其法。法行與否誠繫於其徒也。是以天下務其徒而爲急。苟存其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爲効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不然哉。然則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其時則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諭難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受具足戒出家則聽以其沙彌從事沙彌者。蓋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後世其人根器益鈍而頓解者鮮。必資其早教少習。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也。二十乃得受

具足戒者。蓋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其自既爾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三寶之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藉於僧寶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最爲定法。不可輒踰也。昔進言於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與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家者始使其預僧勝緣可也。苟欲其大成器行道而與陛下導人爲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驗。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稍聰且明。誦一經乞乞不暇他習三四年。僅就及其試之一舉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誦一經。其次暗誦者。或十年而僅能誦之。苟其如此幸得納戒而爲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而使預大戒。猶恐其扞格而不勝其學習也。況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練習。其所謂禪者講者律者戒定慧者。他教聖人之道異方殊俗之言語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爾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誤乎。進言。又以其少預僧倫。加於耆宿之上爲嫌。乃謂制之。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戒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聲德而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臘高者須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制。豈謂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蓋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苟沿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爲非則鮮矣。其不知道而無所守者。其作過必多矣。若近世僧輩以過而觸陛下刑禁者。蓋其習學不正罔有所

守而致然耶。某竊恐其徒而今而後。益無所守。頻觸刑禁。并其教道而屏之。又憂其法益不得其人。而聖人之法微而遂滅矣。用此常寢不安食不甘。實欲陛下復其舊制遵行先帝之法。務與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則不限年之少壯。其業稍精則宜廣之。其心益誠則宜正之。如此庶幾萬一得其人也。又幸陛下精其師率者宜勸之。其正者而廣之。如此亦庶幾其徒萬一軌道而鮮過也。所謂其師率者。今天下主禪之衆者主其講之衆者所謂證正者。今郡國之僧正者也。果不以其僥倖爲誠能張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禮服。脫以其公而失之亦將宥之。察吏誣而無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荷之也。是亦勸誘之一道也。其徒苟欲求師訪道千里之遠。有司不以憑山而阻之。使人無迫戚之心往來裕如也。然憑由之制本用防惡。及其小吏悔之而返更防善。此又在百執事而宜深察之。若某委於山谷不數數於世。亦已久矣。方其著書欲出山中。而耆舊者把袂而相留曰。爾以道自勝於山林可謂得矣。乃一旦而輒動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某謂其人口吾佛法實聖賢之道源。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乃相與譏佛而沮法。吾憂其損天下之善本。欲往賴吾帝而勸誘之。亦欲資其治世也。神明在上實聞斯語。非如他術術術僥倖欲有求也。然平生爲法不爲己。不亦重乎。而某一介守死。豈足自爲輕重也。其人又曰吾帝以寺廟與爾徒布諸四海。豈不盛矣。亦

云何哉。某又謂之曰。爾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聖人之道在正。不在盛也。而某區區螻蟻之志。其實如此。僊陛下垂天地之察則其幸爾。契嵩之書其前後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夫君臣之謂。蓋聖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古唯衣冠縉紳者歟。今爲僧祝髮。縉紳之範與人間雖異而輒與衣冠。所稱相。蓋不乃失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預其人臣之謂。其名豈爲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昔王霸嚴光不臣不名於漢。豈其然也。僧本蹈道世外。又敢冒其人臣之稱也。然僧而臣之者。善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書前後稱臣者。表始終不敢違例。其中名之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見陛下也。于冒天威不任皇恐之至不宣

鐔津文集卷第八

鐔津文集卷第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再書上

仁宗皇帝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寺永安閣若沙門賜紫臣僧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所因高深則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大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能

得其志也。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爲者。豈宜不顧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爲其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並。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爲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平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所詮。概見乎教內。雖一圓顧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自不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釋釋疑使百世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繆。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之類。皆以衆家傳記。以其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定祖圖。其推會宗祖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維翰盡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

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始乎千歲。禪宗傳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毘贊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彌人其道妙。雖古之帝王更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僧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於無窮。人得以資之而務道爲善。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其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僊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入大藏。即臣死生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容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補教編印本者一部三策。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書上進于顯晃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恐謹言

書啓上韓相公書前後四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至公者惟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

與善無彼此治而已矣。拒惡無親疎亂而已矣。是蓋聖人之心也。及其親親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子。必親必疎必近必遠。三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修也。而心貴乎通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始可以論至公。苟不達道或無達道二字見聖人之心。雖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某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所為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自音隨踵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閣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適得之於閣下也。某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導天下之為善也。願幸閣下無忽某佛氏者也。竊思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偕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賢者不可勝數。皆尊奉之使與儒並化天下。蓋用太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是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彼非有大合乎。聖人立極之道者。自古聖賢豈存而敬之迄于今日也。不惟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久矣。若今天下興起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蓋

欲其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敷于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訓邪。及其間佛所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損爾身累爾神。閻里行化而慕善者幾遍四海。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焉。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內益乎聖賢之為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學者奈何不求古之聖賢與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第見其徒混濁不軌其道而遂斥其法。然其徒由在國家正其源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之耳。其法何忤乎。孔子曰。不以人而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閣下俯為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之幸甚也。抑又聞屋危者不扶則顛。水壅者不疏則潰。聖人之道既微且昧。苟不推而明之亦幾其息矣。某方憂其師法之衰。山中嘗竊著書曰輔教編者。僅三萬餘言。以推原本教自其聖人為教之意。萬一以救其將墜之勢始欲奏之天子。而幽陋疎遠不克上達。又欲進諸閣下。亦又不能通之。既而因人輒嘗布之京國。其意亦欲傳聞於閣下之聽覽。今復一歲而其浮沈不決。而所憂之心如蹈水火。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之誅。乃冒進其所謂輔教編者印本一部三策。幸閣下論道經邦之暇略賜覽之。苟不甚謬可以資閣下留神于吾聖人之道。則某平生之志不為忤也。如閣下之大賢至公拒而委之。則佛氏之法漠然無復有所賴也已矣。今又以嘗著皇極論一篇。寫者

一策隨此貢之。是乃少時行道餘暇所為。粗明乎治世聖賢之道也。謹因關主簿投諸下執事。塵浣台明不勝悚懼之至不宣。沙門某謹白

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排。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竊聞閣下以至公宰天下。與人為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輔教編。因關主簿景仁投于下執事者。逮今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京逾月。誠欲先見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關君之書浮乎沈邪果塵閣下之聽覽乎。適然久不自決。忽然輒進。恐閣下不知其所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其意。萬一幸閣下稍詳之。然某之出山也。蓋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謬。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做他輩自為身名之僥倖欲有所求也。閣下儻不以為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於閣下性命說與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獨資其性命之說。抑亦稍補閣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冀冒大丞相尊嚴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排。再獻書于昭文相公閣下。某近者以書西來進之天子。誠以閣下當國至公盡善其心。方西趨之日。汲汲惟恐後

時。及幸見之。閣下溫然以禮接之。其後奏書垂之政府。而閣下面獎特比之史筆。當此大幸謂其平生爲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發揚矣。又其後竊聞閣下益以其文與諸公稱之於館閣。而士大夫聞者有曰。大丞相與公與人爲善矣。若某者乃異教方外之人耳。其道方少有可觀。乃特與公卿譽之。如此天下學者切當自思其爲道不專也。何虛乎朝廷賢賢之不至邪。然某學佛之餘。粗事乎翰墨欲發揮其本教耳。豈有高文遠識。當乎公相大賢所稱獎耶。此可謂大幸大幸也。然其預閣下之賜不爲不大。其區區之志不爲不得。此固宜翻然便還山林。今猶徘徊京師未即去者。蓋其所來之意未盡未果。奉閣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之誅。乃益進說于閣下之左右也。幸閣下寬而念之。某山林著書討論。內外經書不啻數千卷。積數十年頗亦焦勞其神形。又不遠千里齋來而奏之者。非苟如他輩僥倖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實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今學佛輩不見其大統安相勝負。殊失吾先聖人之意故。其拳拳懇懇乃務正之。仰懇朝廷垂於藏中者。百世之爲佛教立勝事也。庶其學者遵爲定斷。又欲自效身爲佛子其微爲善者也。方其出山中之日道屬耆舊輩皆以某誠心爲法。莫不祝之。願成其事而返。今其書既奏。待命已六十餘日。而未有聞。其中頗自疑之。或其書尙有所謬。不足大賢之所取耶。或閣下當國大事殷未暇盡其是非乎。都邑浩壤久留則弊其

風塵。拂衣林薄而其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負其道屬所祝之意。不惟負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無效。而其教法祖宗萬世終不復正也。以故益欲幸閣下大惠。重念其爲法不爲身。爲道不爲名。爲其教道萬世之必正。不爲其己而要國家一時之恩渥耳。神明在上。實聞斯語。抑又聞佛法者神妙不測。固通於天地神明。其爲勝緣乃妙乎無窮也。今所謂其宗者。乃其教之大本也。所謂其祖者。乃其法之大範也。方今天子聖明。而閣下賢哲公正。佛法祖宗尙得預閣下執政之中斷而定之。使後世學佛仰而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國韓公嘗裁而定之矣。其徒之三學者。不敢背亂而佛法更明。果有天地神明陰爲其助。則景福勝緣豈不歸于天子與閣下乎。某忝閣下之惠愛稱獎若前之所云。如此願幸閣下始終其大賜。使早施行無令疾忌之徒得輒以生橫議。以成就其平生區區之志幸及春水東歸山林。乃其大幸甚矣。當決勵精誠竭思行道。以報閣下之德惠願願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宜。某惶恐謹白

又上韓相公書

此書東歸後復致此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北望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昔者以禪書幸朝廷。賜與祕藏爲佛法之教。萬世耿光天下。其徒莫不且喜且慶。此是閣下鈞造與成其事而又稱道。其文乃播諸賢士大夫。迄今天下莫不知。其辱閣下見知之深也。受賜於閣下之厚也。光賁山林之多也。平日欲思獻一言以報閣下之德而未

果。然適以其書而通于下執事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閣下輔相功烈冠絕于古今者。蓋閣下善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況之道而然也。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行彼十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賢誼輩仲舒之爲書也。是可資乎閣下雄才遠識萬分之二三耳。伏念某放浪世外。其述與世雖異。輒著其書慮俗無知嫉而忽之。故祕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也。今閣下至公與天下之人而爲善也。不區域其華野顯晦者。天下服之。乃不遠千里寓其書而投之。苟有可觀其說不妄萬一果有所資贊。則某也少報閣下之嘉德而得以展其微效也。其漂蕩江湖拘潔獨立與俗不合。而其潤者非者相半。儻或閣下賜之一字褒而揚之。此又慰安其平生守蘊光賁其幽獨之大惠也。仰瞻盛命千冒台明。罪無所逃不宜。某謹白

上富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望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閣下。某聞昔有野人。或以美食芹。或以九九之算獻其國君者。夫食芹與九九之算鄙事。烏足使王侯資焉。然其心善務其君也。適某不遠千里而來進其說於吾相君。誠與乎食芹九九之算不殊。而其心志亦幸閣下詳之而不忽也。某佛氏也。其法業能與人正心洗濯其煩亂。持本而寧中。今故欲以此待閣下論道經邦之遠。潔靜以願發其聰明之源。乃安其極也。夫所謂正心者非世之所謂正也。

蓋事外清淨至正者也。心至正則神明。神明則氣和。氣和則體靜順。是四者以治其身。而心益治也。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此言近之矣。然其道又能與生人原始而要終。示其神爽往來。根萬物之所因。而決施報之所果。然是又深且遠矣。閣下大賢卓識。謂此果可以留神已乎。若今儒者曰。性命之說吾中庸存焉。老者曰。吾道庶存焉。而奚必曰佛耶。而謗謗自執矣。然是佛者。皆聖人之謂也。宜有漸之深之邇之遠之者也。焉可概論。請爲閣下詳之。夫中庸者。乃聖人與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是聖人與性命之指深也。吾道者。其聖人與性命盡其圓極也。造端聖人欲人知性命也。指深聖人欲人詣性命也。圓極聖人欲人究其性命。會于天地萬物古今變化。無不妙於性命也。然其使人覩道真靈化本。覺其外物之爲妄。休息其精神之勞弊者。而佛氏其道尤驗也。其爲道乎既博。而其說亦汗漫。故世之學者益隨亦謾之而不探其要。嗟乎學道者不審也。晉楊司徒紹在唐。號爲賢相。嘗以此著王開先生傳。以推廣於天下。蓋知其道之統要而然也。今閣下輔相之道。德器過於楊公遠矣。苟不以佛爲無謂。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復能使人去惡而爲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勸。是不惟內有益於聖賢之道。德。亦將外有助於國家之教化。此又宜閣下之垂意也。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擇譏而毀之者紛然。某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矣。燈

燭不繼。其然其明亦遂滅矣。溪湖江河不疏導。其源其流亦遂絕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不扶救則遂亡矣。故竊嘗著書曰輔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凡三萬餘言。始欲奏之天子。而微誠不能上達。又欲進之閣下。又不克通之。已而乃因人姑布之京國。亦意其欲傳聞於閣下聽覽。又逾年而浮沈不決其所憂之心。若在水火忽欲其援。以成就其生平之志。乃不避其忤旨之誅。輒以其書塵洩大丞相尊嚴。萬一幸閣下憫其勤勞爲教與道。非敢如常流者屑屑苟榮其身與名而已。謹以其所著輔教編一部三冊印者。又以皇極論一首寫本者。然此論乃少時行道之餘暇所屬。雖其文字淺俗。而粗明乎治世聖賢之法。仰託關主簿投諸下執事者。不任瞻望台慈皇恐懷越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張端明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省主端明侍郎閣下。某以幽鄙無狀。幸閣下憫念其來久矣。昔者嘗以弊文因故侍郎郎公。輒聽覽而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故忝此大賜。感之懷之。迨今八載矣。自謂委于深山窮谷。雖欲一接大君子之威儀。固不可得也。然而每欲建一善事推一善言。報閣下恤念之盛德。以廣閣下興善之勝緣充然。故嘗存之于心。近者竊著其廣原教。次爲三帙曰輔教編。吳人模印務欲傳之。敢以幸於閣下執事者。以畢其區區之志。然其書大抵世儒不知佛爲大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靈。其法陰

資國家教化。特欲諭其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常以其法付諸國王大臣。而聖君賢臣者。蓋吾教損益之所繫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說而求于閣下。又其宜矣。伏惟閣下以高才大學冠首賢科。以重德能名爲朝純臣。謁謫然負天下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聖人性命之真奧。此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賴也。閣下仁明懷念其憂道不憂身。爲法不爲名。寬其僭越之誅。以其書稱於聖賢傳於君子。得天下不沮其爲善之心。國家不失其教化之功。不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傳也。傳或輔教編一部三冊謹因崔太博。輒通呈於左右于顯台慈。不任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田樞密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樞密侍郎閣下。某世外幽人也。乃敢以其書而輒求於朝廷聖賢者。豈宜然哉。然憂其道之將毀必護其本教。亦烏得泥其所守而不知其變邪。夫朝廷聖賢者。乃吾道損益之所屬也。不往而仰之。吾聖人之法殆廢且滅矣。此亦經所謂佛法付諸國王大臣之意也。幸閣下仁明。憫其憂在道法不爲身名。寬其僭冒之誅而稍取其說。不惟斯人之幸。亦其教道之光輝也。不直其教道之光輝。抑亦天下生靈之大幸也。某嘗以今文人之文排佛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窺深理不究遠體。不考其善天下弘益之驗。徒以日接其淺近之事與儒不同。乃

輒非之。夫佛氏之教播于諸夏垂千載矣。舉天下而化之。其亦盛矣。是必有大幽功陰德。合天地通神明。益教化善風俗者也。不然天厭人惡久矣。切恐論者不已。後生不悟益學而爲之。不惟弊聖人之大道。亦乃沮天下爲善之心。損國家教化之助也。故孜孜勉其愚瞶。輒書以發明吾佛之所爲教者。欲論勸于世之賢人君子。而自視退然力不足言未信。非資乎朝廷之聖賢。有高明之勢力。有際天之識度。洞達聖人之深理遠體者。則其書何以傳也。適會吳人以其所著之書曰輔教編者模印方就。敢不遠千里望風以投于閣下之門。伏惟閣下以高才博學登踐大科。以善德能名榮處右密。藹然負天下宰輔之望。又益有深知遠識洞達聖人性命真奧。是宜夫佛氏者以其法而倚賴之也。儻爲不厭之文末忝大賜。以之傳布于朝廷賢人君子。則某千萬死生之幸甚也。抑亦吾佛以法付之適得其寄也。其所獻之書十部三十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嚴。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參政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參政給事閣下。某聞佛教也。嘗繫乎政治而關乎教化者也。其有人欲正其法之損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於宰教化司政治者。其人雖盡心竭誠汲汲於嚴整間至老且死。必不能得遂其志也。今天下宰教化司政治。惟天子宰相與閣下參預大政聖君賢臣者也。故某不遠千里

以其書因人而求於閣下者。蓋亦有意於教道矣。伏惟閣下以大公爲心。取衆善爲治。不忽其幽陋之人。不廢其荒唐之言。而稍垂采聽。不直斯人之幸。抑亦西聖之道。而增其光明耳。某嘗謂佛教之爲善世也。固其廣大悉備矣。其所謂施之於善人而益善。施之於不善人而亦爲善。古今吾教之所勸不及。刑法之所禁不得。陰謀心欺。雖匹夫匹婦之愚。聞某所謂爲善有補爲惡有罪。罕不減惡還善矣。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十有八九。而天下若此也。後世益薄而其亂遂少。孰知非因佛教陰助而然也。故唐書曰。雖謂異方之教。無損爲理之源。向所謂關乎教化者。蓋此之謂也。夫以其道安天性。而知神明之所以往來。修身治心以通乎聖人之至德至道者。古今其又多矣。今論者以文而排佛。謂無益於治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深理不達遠體。不見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爲其憂。恐論者不已後生末學習而爲之。不惟虧於國家教化之助。亦乃損其陰德之祐。山中嘗竊著書推明佛法要旨。將以諭勸學者。而自念幽獨無其勢力。終不遂其事傳其書於天下。非有高明特達大雅清勝君子。則不能成其志業。故輒欲幸閣下。同以此道稱之於聖賢布之於君子也。又念佛教之在天下也。弛張其法增損其徒。一出於朝廷之處置。乃向所謂繫乎政治者。此其是也。今以正其損益之說而求閣下之門。亦其宜矣。閣下高才重德天下具瞻。寬仁大明朝廷推伏。苟以其憂道不愛身。爲

法不爲名。憫其志收其書推而布之。使天下知佛之所以爲教。君子資之以廣其善。小人資之以悛其不善。不惟某之幸。抑亦天下生靈幸甚也矣。其書曰輔教編者一部三冊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浼台慈。不任慚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趙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百司內翰閣下。某嘗聞吾佛昔以其法付諸王大臣者。其實意欲資王臣之勢以正其損益也。故聖君賢臣乃吾道萬世所倚而賴之者也。後世之徒如憂其法救其衰而欲有所云爲者。不可舍乎朝廷之聖賢者也。若某不遠千里以其書而求於閣下之門者。固亦以爲其法而此也。伏惟閣下。爲德有遠量。立朝有大節。以文章爲詞臣之宗。地近官顯日接天子之寵光。又特注意佛理力探聖人性命之奧妙。是益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某嘗以今天下儒者不知佛爲大聖人。其道德頗益乎天下生靈。其教法甚助乎國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然競爲書而譏之。某故嘗竊憂其譏者不惟沮人爲善。而又自損其陰德。乃輒著書曰輔教編。發明佛道。欲以諭勸于世之君子者。然自念其深陋遠棄力不能遂振之。徒終夕太息。乃冒其僭易之誅。敢以其書仰藉閣下高明。以聞傳于諸聖賢君子。苟得其萬一反心識佛。知其教法之所以然。廣其爲善而不損夫陰德。是亦仁賢用心之一道也。其爲勝緣當世世奉閣下同之天地神明實聞斯語。儻

閣下不忽少垂尊意，則某萬幸甚矣。其輔教編者模印一部三冊并書。因崔太傅納諸下執事者，干願台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呂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內翰呂公閣下。某嘗以卑論幸閣下善之。其後雖欲益進其說，以始終閣下聽覽德義之暇。念某棄置山林不能果耳。此聞詔還益用大手之筆發揮天子制命。此不可不勦已以求達其志也。幸閣下不忽其幽陋而少留意焉。某聞善其理者，天下至公之謂也。今天下所謂聖人之教者，至焉雖其名不類，考其理而皆欲人趨善，則其理未始異。然猶日月年數雖其近遠差異，而其成歲之功一也。故少壯之時皆讀其書求其意，得其意則嘗以告之人曰：是皆可從而不可拒也。既告之人，又患其不廣，乃以之爲書，欲其大勸。所著之書雖積十餘萬言，而名微身晦不能傳之。欲資之聖賢而相與振之，乃卒無所遇。及其老弊於山谷，弟子輩恐其書與其師偕沒，固請以刻木。刻已又請致之士大夫，初避要名之謂，而不從其請。余自謂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護其教法獲譏殞身爲遠大者，又奚恤流俗之譏耶。乃浩然盡發其書致之紳紳先生之徒。雖未始識者立使布之其人。況忝閣下一言之察，而閣下高識遠量素以天下之善而爲意也。而敢不陳之乎。謹以其書一部三冊所謂輔教編者，封題仗僧致之下執事者。僮辱閣下諭之。

於人。則其勝緣陰功幽德當奉大君子同之。神明在焉，實聞斯語，塵浼高明。豈勝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歐陽侍郎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于參政侍郎閣下。某聞昔者李膺以名儒爲天下風教所繫。然其望既高，天下之士不可得而輒交。乃目其門曰龍門。今天下之士指閣下之門，猶龍門也。而閣下之門難升，又過於李膺矣。閣下文章絕出，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非非必公必當。而天下之士欲遊閣下之門者，非有此德焉，敢俯仰乎閣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風結舌而不敢蹈閣下之闕閤者多矣。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今以其書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風，閣下不卽斥去，引之與語溫然，乃以其讀書爲文而見問。此特大君子與人爲善，誘之欲其至之耳。其放浪世外務以愚自全，所謂文章經術辨治亂評人物，固非其所能也。適乃得踐閣下之門辱閣下雅問，願平生慚愧何以副閣下之見待耶。然其自山林來，輒欲以山林之說投下執事者，願資閣下大政之餘，游思於清閒之域，又其山林無事，得治夫性命之說。復并以其性命之書，進其山林之說，有曰新撰武林山志一卷。其性命之書有曰輔教編印者一部三冊，謹隨贊獻塵黷高明，罪無所逃。皇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相公書

此書繫次官相後再致之書也。月日沙門某謹獻書于集賢相公閣下。某雖

不敏，平生輒以護法勸善爲己任。每求紳先生之知，固機通乎天下之至理者，相與維持。故嘗以其書曰輔教編者，因崔黃臣太傅而貢于下執事者。誠以閣下高識遠覽知佛博大盛備爲古之聖人也。欲幸閣下推而勸之，尙不知其書果嘗達閣下之聽覽乎。而某今者西來，固欲以其禪書祖圖願進之天子。至京師日，實先欲奉閣下教其去就可不之宜。而濡滯不能上進，數日前幸得請於閣者值客，仍門徒留刺依然而還。然閣下相天下事固殷矣，恐不暇盡其山林所來之意。輒復書此。幸閣下垂察。然某所來本以吾佛氏之教其祖其宗，曖昧不甚明。適抱其書曰傳法正宗記十餘萬言與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欲賴聖明垂于大藏傳之以正。夫吾教三學佛子，使其萬世知其所統也。其志上于是矣。匪學他輩自爲身名之計，僥倖欲苟所求耳。閣下儻以其誠不謬教而成之。不惟自幸而已。亦乃天下教門之幸也。干冒台明而罪無所遁。不宣。某謹白。

謝李太尉啓

月日沙門某右某六月二十一日。伏蒙特附所賜紫衣牒一道書一紙。到杭州日，知府唐公見召出山，面付前件勅牒并書。是蓋太尉曲以其無狀薦論而致此恩賜。某其日自以共道德虛薄不宜當天子大賜。再讓又再讓，雖詞意懇切，而唐公終不容守其素志。又翌日靈隱大衆發命披之章服。雖奉此大賞，而幽陋無謂忝國家美命。辱閣下褒薦而實感

且懼矣。伏惟太尉才識器韻。乃時英豪門閥。高華爲帝家至戚。猶屈探野老幽人之微善。推而贊之。預人主之渥澤。是不惟樂道人之善。抑又忠於國家天下。幸甚幸甚。如閣下來書曰。讀其輔教編之書。知其學與存誠有以服人者矣。用是言之。此亦閣下念其所存之心耳。若共有以服人之云。豈敢當之。然其所操志非欲苟其名榮其身而已矣。請益爲閣下言之。某始以本教積義。其徒罕能羈精。君子不信小人不敬。某故愛吾聖人之道晦味。而天下失其爲善之本。所以決志扶持之耳。其書初成。誠望上達。賴朝廷群賢君子之盛德。其勸易行其傳易廣。但其救道之心如蹈水火。欲人援之。不顧流俗之謂其誇且街也。今於道未有所補助善無效。而輒忝大惠亦宜何爲心耶。孟子曰。雖有鐵基不如待時。今果聖賢之時。幸閣下留意焉。苟吾道益勸。君子益信。小人益敬。資此勝緣以報聖君之賜。閣下之知。其亦至矣。某禪者非敢專以文字自喜。蓋資之以傳其道耳。此又幸閣下察之。謹因陸員外行事上啓布謝。不任感恩皇恐之至。伏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宜某謹上啓。鐔津文集卷第九

鐔津文集卷第十

蘇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書啓狀

與關彥長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彥長祕校。前辱彥長關侯。得潛子輔教之說喜與已合。遺書論大公之道百餘言。迺相稱太多。而潛子因彥長西行。方致書丞相。盛推此道。惟恐書不盡其意。復叙彥長見丞相。爲益言之。夫大公之道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不以天下苟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蓋臣合忠子合孝。可親者親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堯舜嘗之者也。然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蓋能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給之還之。而勢利忠孝者號作紛紛。漫漫交於天下。誠忠誠孝不苟不黨者。奈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還者亦以自謂人之爲心而與己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知之矣。況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

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矣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既出。而縉紳先生之徒第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彥長謂我心存於大公。其書勤且至矣。非篤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彥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駕說。資其所以爲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勉之哉。不宜。某謹白

答如祕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祕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美甚盛。謙謙以未相識爲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惠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爲善。既治吾道復探儒術。兩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而當世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尙以爲可語引之與游。雖然接其游處。綢繆至如朋友者。而未嘗軒輊以盡乎心。蓋以人黨於教罕不齟齬。雖欲道之自願。其言豈能必信於世。故常嗟咨悵悵。頗不自得。及觀祕校送瑩上人序。亦謂佛教教人爲善有益於世。不隨時輩訥訥以相詆訶。此非疎達知遠窺見聖人之深心。則何能如是之至論耶。不待相誠固信祕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宜吾傾懷盡心相與語之。況又辱書。惟道與文屈節肯相愛慕。雖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以廣祕書之志。況吾區區當此。寧可默默自祕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神乎死生變化之

外。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非經營世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導俗。則能使入慈心潔身。遷善遠罪。止靜不殺。平國家天下。其五戒十善之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異名。此又有爲者之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辯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齊其末。徒以佛爲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乎。舜桀取於人以爲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古聖賢人如此。以仰于後世。而後之人尙不能從之。至有悖亂喪性滅身。破家亡國者也。況復妄斥善道。沮人爲之如此。則何以勸于後世邪。嗚呼。使後世之人不盡爲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秘校方爲國家爲政。果能推之以廣堯舜之道。則爲之政爲之治。不亦愈大愈遠乎。臨風且布所懷爲答。以謝厚意。不宣。某謹白

與章表民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于祕校表民足下。某讀所示書。究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微。浩乎若瞰河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故。猶翺彪而令人驚愕。疑今世之無有也。始末相識。表民來吾廬問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勢貴盛。肯與枯稿沈潛者。用道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從之游觀。其行己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表爲己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雖古之人能文者。

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不暇。曷止賢其賢乎哉。某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安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亦有志者之不忍也。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爲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詞之發也。懇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兩辯命解。尤善視乎世之謂爲文者。蔑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掀天地揭日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編。不宣。某謹白

與章潘一祕書書

具位某。致書于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某雖欲爲之報。若視薪木而高不可攀。且書此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誠虛僅正。遠探儒之所以爲。蓋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誠者。雖窮達不敢忘

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輩寡誠。吾道不修。迨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末事求儒文字。欲爲其飾。及其致議也。并教道而辱之。不能曉了。然復刊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爲其德。若此輩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時。幾捐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疎通知遠。適聞意於南宗正法。某固而自棄於草莽。終不能以其道稍進。以上資於吾君之明聖。烏可又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佛教修之。其爲誠不欺於天地不忤於神明。苟謂其未至也。宜以僧德勉之。不然則已。若謂之寄迹。專以文字見教。則不敢聞命。弊名恐汚盛集。幸爲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納。不宣

與馬著作書

具位某。奉書于著作馬侯執事。辱賜秀石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事終日憂慕而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酬酢降服。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近世會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石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衆石不分。豈其怪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眞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游觀者求其石而

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也。某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沈棄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誠而無知已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妬且謗。亦其幸矣。況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若執事視一物不棄其美。尙以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侔儔過於人百千輩。使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淪混俗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爲德又盛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歌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詩一首。庶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慚。不宣。某謹白

與周感之員外書

具位某。讀泰書于感之員外足下。前日欲過所居語其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間。既與天休公論之。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感之等閒語耳。既聞於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爲之驚怪。數日來不能自處。嗟乎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效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並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懼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者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感之輩爲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爲

故地亦其志耳。歸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亦其遠矣。苟如他邦之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明日子孫便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爲子孫計邪。況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忘道義。寧不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于三代惟恐貴賤僭僭奢儉失所。故爲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爲富貴之資。爲此說者。蓋陰陽家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不顧修德。紛紛然樂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拔追古之聖賢爲法。惡得與俗浮沈。此吾爲感之之不取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爲人子孫也。有聖德大業。相天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而致之。今感之爲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苟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陰陽家區區之說。奚足留意。某心素奇感之好節操慷慨有古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可否。益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果行其志。非蒙所敢知也。餘埃相見更論。不宣

答王正仲秘書書

具位某。奉書秘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藥肆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發讀若與正仲風度相接。甚慰所懷也。然以我常爲往來者之稱道所以特相推高。此似未嘗有也。吾佛氏者又其德不足聞達。默於山林而時所不齒

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大自樹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劇切爲憂。如此。則何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爲政。而孟子喜之。謂其人好善。將有輕千里而以其善來告之者也。正仲好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千里來告乎。宜資於天下善人可矣。此雖屈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也。所謂文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蓋發明吾道以正仲方專儒。恐未遑于此。不敢輒通秋杪如成嘉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等遠賫賡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某往淨惠禪院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某道德虛薄器識浮淺。當預大賜實爲忝竊。然而教法衰弊緇作墮怠。斯蓋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振起頹風。曲采庸聲授以師位。詞疏婉雅弘獎動重。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愧且幸。卑情無任皇恐感激之至。謹具狀上謝

與通判而下衆官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貺移文召蒞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己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願遜讓之靡遑。愧忝竊而無狀。伏惟某官道極一貫識該九流總群言以爲公。咨衆善而致治。樂從西聖之教。廣其勝緣。榮貳東侯之藩。重其明命。辭意斯美惠愛亦深。既被德而有由。卜趨風而匪遜。謹先差僧馳狀上聞。兼伸咨

謝伏惟尊慈俯賜照察

與諸山尊宿僧官

右某。茲者偶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弘獎。冠禪肆之上游。循省愚冥誠謂忝竊。此蓋某人念聖法之既替。推風義以相先。曲采微才容參大職。擇善德之彌在。爲道力之斯充。雖汲引以有由。愧陟陟而無狀。趨覲非遠叙贊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下懇。仍伸上謝。

與諸檀越書

某啓。茲者輒以虛聲謬當盛命。預府侯之獎譽。冠叢室之茂遷。循審愚衷誠爲忝冒。此蓋某人曲雅道義俯贊佛乘。奉外護之清規。廣難思之勝事。將趨推會以下良辰。感戴乃懷。諸容面叙不宜。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慧禪院住持。祇荷恩輝登任感愧。以今月初五日。已起離潤州參見在即。謹具狀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某此者伏審。得請北闕拜命東藩。重雨露之殊恩。輟樞機之密任。來蘇之頌已作。坐鎮之風垂揚。伏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領袖生靈上哲。蹈聖人之閭奧。擅文章之師宗。灑麗藻於詞林。發揮帝詔。儲鴻勳於樞府。增大聖功。倚注方興。請陳逾恪。惠全吳之美俗。弊故國之榮觀。民望傾城待瞻父母。壹迎滿道願親旌幟。某忝主祇園。濫常師作。願惟昔日幸接清塵。豈謂暮年獲極貴部。念衰憊之斯甚。愧

參逐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瞻望欽頌之至。

接錢唐知縣先狀

某啓。伏審榮奉詔命。光臨縣封。數百里父母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奕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侯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綱禪席。塵與華燭。共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鑒念。云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衆命臨鎮弊山。祖席增光。吾道復振。即辰伏惟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爲不便。不及遠迎。舟御甚愧畏也。謹先奉啓啓聞。不宜。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啓。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臣。荐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博通知遠。弘獎佛乘。天下緇流仰爲城壘。某昨者愚不自度。輒奉私書詣闕。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與薦論。天子允從。遂成就其素志。是蓋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贊護。乃致若斯。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振其大恩盛惠。而不敢忘也。卑情無任懷風詠德。祝頌知歸之至。

謝沈司封提刑

某啓。昨日伏蒙降重。獲掃風素。殊慰久違之思。然而幸聞鍾津風俗之蒸蒸日上。是乃太守仁賢風化致然。蓋斯民之大幸也。某嘗慨彼遠

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衰老。尙欲以能仁氏之遺教。勸導邑子。以爲上善。猶賴公儀遺愛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俗之幸甚。而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願不能出關相送。徒益黯悵。乍遠千萬。乞惟善視尊履。謹令僧馳啓參謝。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愧。伏惟知府密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燭火。借韶護大音於土鼓。責其微善。勸爾小學。忝此大賜。實爲甚幸。方屬居山訓領。少衆。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

與瀛州李給事

某惶恐啓。去歲因使者北還。嘗得上狀。諒必已呈高明。即辰伏惟台候嘉勝。高陽政治簡靜安衛。道氣必益得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潛密。第愧遠遯風儀。茲爲眷然。祕校告往。榮侍輒此少申。卑素之萬一。惟冀鑒念。不宜。

與廣西王提刑

某啓。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謫謫不已。以此故不敢往來。實爲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愷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弊屬將製贊於路隅。先沐賜教。豈深感愧。某獨立無繫。言多忤物。或云以將遠匿羅浮。蘇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

首候使車遠遵尊明。萬乞爲國重愛。謹上啓
少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留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
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
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揭窓對雲而坐。道情清
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
之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
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絕
人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苟若不定。雖有
陪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
善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啓。上知府給事。凡下。某山棲荒僻不
便。行李久闕。馳狀。不勝瞻系。伏審旌佩已鎮
南徐。況彼比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大賜乎。
無任欽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爲國朝自
重。虔祝謹附啓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啓。伏自京師能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接江
外終無以奉書。適知軒從已屈此郡。伏惟尊
履休美。某近自蘇望書欲圖奏納。以疾未暇
前趨。容稍平復。當以微意上扣。謹此先布區
區。伏惟念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園堵寂
寥。了亡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聯想
情才。懸搖之心狀貌難盡。猶聆蒞事明敏。越
於時輩。萬乞一詞所共稱賞。況在顧盼之預。

寧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啓。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
福。某即日蒙廕如宜。比者伏審榮奉明命臨
鎮縣封。敦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參賀。卑
情無任祈慶。瞻依激切之至。謹奉啓。不宣

謝錢唐方少府

具銜。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軒蓋臨
賞岩局。衡宇增輝。緇屬稱慶。限以夏制。尙緩
趨風。愧畏良深。景服徒切。謹上狀。咨謝。伏惟
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某啓。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爲待。不勝愧
畏。繼以佳什。見寵。樹重風調高雅。豈幽陋之
可攀。綴不接荒唐。勉強和之。但以取笑。大手
名匠。暑濕惟自重。不宣

與沈少卿見訪

某惶恐啓。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
任感悚。但以老弊弗堪人事。未果。即趨几下。
謹令弟子馳啓上謝。伏惟少垂鑒念。不宣

與祖龍圖龍任杭州

某啓。此者伏審知府龍圖龍鎮名藩。即日趨
詔歸闕。行舟首路。某山林連病。不能遠郊馳
送。徒增黯黯。仁德懷懷。奉此咨露。伏惟台慈
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某啓。不披伍來。倏越旬日。春氣尙淺。景色猶
寒。惟體中無恙否。近緣禪關。不固習氣。寧忘
因得斯謬妄。蓋適性而已。豈敢風雅可與哉。

然拙人用饒不若智人揮鑿。況足下才力有
餘。可能爲我一鋤。勿使傍觀揜口。胡盧而笑

還章監簿門狀

某啓。昔日伏蒙特陞清雅素貴。旅寄不任感
荷。容宿恙稍痊。當走左右。以承盛刺。謹具狀
上納。伏惟垂察。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謠後序。
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
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
爲忝耳。公晦久別。所諡何老而益賢如是。喜
且非常。我但白首。假蹇不能自振。況暇於教
道也。視此得不愧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
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
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尙。一無
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
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爲僧爲人。亦可謂志
在原教。而行之孝論也。今以相寄。蓋以公晦
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
怠。徐當爲教門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
果就先當相問。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
但善將身世。此爲至祝。專人還特此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別

某再啓。和尚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
附。實宋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尊用。某僑主禪
席。德薄言微。不爲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
有匿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
會。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化
僧不至不聞共音。或因遺書乞爲呼名。黃龍

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聽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孫早辱教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報重恩。路遠不及以龜物輒陳左右。惟拳拳欽詠耳。

答黃龍山南禪師

某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采覽。而未奉評品。鄙心得無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獎飾。豈大善知識爲法欲有所激勵爾。且感且愧。某平生雖猥儒無大樹立。然亦勇聞清遠高識之士。三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得一與勝會。此爲眷眷。知復領大衆于龍山。其欽尙好善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爲法自重。僧還謹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應阜天下勝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殿。乃學者之大幸也。珠上入至。果聆清規益舉。又喜之也。惟久之可矣。乞罔起他方之念尤佳。某衰老備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羨於能迹耳。逾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咨露。不宜。

又與圓通禪師

某啓。東林莊僕至。辱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羨欽羨。但應阜不得鎮殿。亦禪林之不幸。見邀虎溪之居。足何風義盛重。但某滯滯不能即拜雅會。殊爲慊然。餘且別副未披觀間。千萬善愛。

答圓通禪師讓院

某啓。前日專人傳到華絨承已得美罷。潛道於此緣德方盛年臘相。然何遽爾驚衆耳目。

又聆黑白復請留此千萬且從輿論。某老弊德薄。不能爲之綱紀。天下共知潛道。何誤。以此人爲代。在潛道推讓之情。雖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自忘雅意爲衆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無定迹。奉見未期。千萬留意。

答萬壽長老

某啓。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切久要之不忘也。萬感萬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志其塔。雖臆忝相知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以拙直之筆聊奉佳命。亦表生平交契之誠耳。用舍更在裁之。益熱千萬爲法自重。謹此咨答。不宜。

與萬壽長老

某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勤切。某無狀老更彌篤。春季問罷去佛日深。既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比欲致奉問聆道。蓋淮南未還。故不果。然適會曹君。乃知起居清勝。善慰孤迹。不肖見謀往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冬寒未見問。萬乞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宜。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啓。比老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垂訪。過形存恤。仰荷道眷。豈勝感愧。尙以夏制未遑前禮。謹奉啓上謝。

退金山茶筴

某啓。適早監寺至辱賤命。就所柄以預精饌。意愛之勤。豈可言諭。乃盡誠素。某雖不善與人交。豈敢以今日之事自虧節義無煩相外。

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爲罷之書。謹令人回納。伏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啓。今考伏承遠馳价使特贈書問以昔賢勝集之所假無狀自匿之僥嘉命遠至光賁殊多。某人曲采虛聲更推高誼。循省其愚何以當克愧以老僇。復索事緣趨赴未皇。但深愧怍久滯來人。益增慊悚。价還奉狀布謝伏惟慈念。

與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來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不事他緣。人生世間閑爲第一。此事勿使俗眼見之。一二年來甚不喜聞也。思慮消盡無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斯之謂矣。所問賢弟不獨愚迷兼亦倒置。予爲劇言。來論如風過樹。祇益嘈嘈耳。病在牕內無由除之。足下雖有弟兄之情。奈何奈何。

發供養主與檀那

某啓。奉茲勝侶允賴檀資。雖素欽於令猷。尙未披於粹表。企慕徒切揖晤未期。秋氣稍清珍育是瞻。化人行專此奉啓。不宜。

津文集卷第十

鐔津文集卷第十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叙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上並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牒差繆。而學者寡。誠不能推詳其本真。紛然異論。古今頗爾。某平生以此爲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煩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榮未諱上意。某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爲一大教之宗。以密傳爲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定慧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靈之大幸也。某固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書之舊事。推衍上聖之意。仰鑑于祖圖。亦先所煩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焚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譯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載。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藏傳乃真尹廢教之後闕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

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之大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教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爲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於曹溪六祖大鑑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於諸祖左右。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黷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叙

六祖法寶記叙此部傳郎作附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爲記。以世相付受。達磨齋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榮。榮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爲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論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開善閣記。謂以本性證乎至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

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爲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爲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月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叙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第弟子大龜氏傳之。然非不開經教。蓋經教之所明也。將以印正一切法門。決定爲妙覺之宗極。及其菩提達磨承大龜氏。二十八世方傳諸夏。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往之時世未習熟諸祖師。猶傍經以論學者。未即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親機而宜之。遂直用此發人。故其所爲人不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燦燦。謂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是豈知夫變而通之殊契經也。然學者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復難辯之。猶人皆書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蓋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說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得其所辨耶。吾故嘗憂其混亂道真爲學者大病。但愧困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錄示余。讀之多其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

慈明傳臨際繼。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修潔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叙

慧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福乾興間。其名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晚游吳得其語於勤暹二師。觀其發演詳悉。應對次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說而不疑。開究其意義所歸。而與佛法奧妙似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既有為。不省其言。達磨北入嵩山。面壁終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稍解。而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高僧者。以禪觀定其所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誠願信傳者。為然其言。亦不思之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傳承於高足弟子大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以言語發。不可言語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者也。大教之所以出。衆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所言未始難也。不得乎此者。雖絕言而守之。其所守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禪觀焉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鑒禪師八世。嗚呼去聖人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教然引學者。以

其正法眼藏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止以息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沒弟子輩緝其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曆壬午歲孟冬二十日序。

原宗集叙

象郡勸師聚禪學百家之說。探而取其言之尤至者。次為一家之書。繇釋迦如來而下至于雲門。摳衣弟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千餘言。苦成。命不腆名而叙之。大旨以不循語言生所解會。平常簡密而不失其宗者。為得之矣。故曰原宗勸師證法於德山遠公。即可於三角澄公。潛遠皆雲門匡真大師之法孫也。雲門秉雲峯存禪師。雲峯承德山宣鑑。德山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石頭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祖大鑒禪師。廣善提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用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為詣。泊乎種智差別法門萬殊。復懼後世多聞者過困學者不及。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葉。雖示有言說而不述文字。善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受之東來。人始莫曉。時皆擯棄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迷失道真。勸師長為之太息。故精其宗極。庶幾有所正也。是歲庚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叙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棄於道傍。雖

其瑰怪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辯師思取而顯之。乃用工者計不崇朝。遂致于戶庭。嶠崿巖巖若山聲洞壑。前瞰清沼後蔭茂樹。左右益闢三堂。曰石筵。曰照古。曰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趨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辯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夫與方袍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為序。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若石之為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形靜其勢方。方者似乎君子。剛者而不苟也。靜者似乎君子。不為不義而動也。固者似乎君子。操節而不易也。剛者似乎君子。雖銳而能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峯峴似乎賢人。嚴重而肅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虛心而合道也。今無辯以吾道為禪者。師以翰墨與儒人游。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觀夕視。必欲資其六者。以為道德之外獎。操修之默鑒也。及讀其詩。求其所以為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辯其心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望。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詩之豪者也。視之可見。豈卑論所能悉評。某歲日月某序。

法雲十詠詩叙

法雲書上人。繕其居之西廈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之美蔭也。戶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乘高必履正也。始其入林之徑曰嘯月徑。高其所適也。疏其泉曰夏涼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瑩曰華嚴塔。德其人也。指其嶺之峻

絕者曰樵歌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映發亭。取王子敬山川相映發之謂也。目其山之谷曰楊梅塢。別嘉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其可以靜也。就竹園軒曰修竹軒。擬其操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舍。法雲宅大慈山之。中與郭相去道十里。北瞰徽浙江。南通錢唐湖。過重崗複嶺。儼然沿溪涉澗。水聲冷冷雲木杳靄。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大慈最為幽深。法雲庭宇瀟灑。林嶺盤鬱環翠。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絕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侍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山。尤樂此。以為高蹈之佳處也。每來則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吏部名德薰於天下。既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向之。故法雲勝概遂遠聞播。書師猶以為未盡其山水之美。乃益揭其十景者。拳拳引詩人詠之。縉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聞皆樂為之賦。競出乎奇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清思。所謂勝概者益聞益播。將傳之而無窮也。然物景出沒。亦猶人之懷奇挾異者。隱顯窮通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于山中固亦久矣。棄置而未嘗稍發。今書師振之。衆賢詩而光之。豈其數相會。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晦之。時命也。不足歎之。忽然曜之。時命也。亦不足幸之。上人既樂得諸君之詩。特屬予以爲序。然無謂豈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叙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淨源上人預其編。次以其事謂潛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

堂乃寶月廣師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也。其詩凡若干篇。乃縉紳先生鉅公偉人之所爲也。高逸殊絕不可得而評也。若寶月居心休美。寓將以廣其行。章表民叙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不適道。烏乎爲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之變也。非適道不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捨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道無不存一貫乎內外也。惟聖賢常以道處之。不亂死之。不汨。出之不淪。處之不悶。貧之不窮。富之不淫。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適也。俗不顧道而祿祿以其變繁。嗟乎古今豈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土。風俗以奢侈相高。甫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向也。寶月慮其市井紛華之間。乃翹然獨修法喜之樂。是豈惟務其自悅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之乎。群公賦詩而美之是也。幸此仲冬八日潛子序題。

山茨堂叙

南宗智嚴師主慶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年所居已詩。白雲堂人亦新之。且以書邀其侶契嵩曰。吾虛是室以待子。會子方專意於習禪著書。其年遂來視。嚴堂控半峯巖然出。其居之後。戶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邈迤與村疇雲樹而相映帶。若見好畫。蕭然發人幽思。余喜處之經歲。心甚自得而塵事寡。日益

清淨。因思其舊名取義太近。輒命以山茨之號更之。山茨者蓋取梁之高僧惠約所居之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重於天子。而汝南周顒乃營山茨寺于鍾山而命之居。故顒美之曰山茨。約住清風滿世。若約者可謂吾徒之有道者也。吾徒宜慕之。愚何敢跋望其人也。取其山茨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愚之不及也。慶曆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北軒者。在精舍爲窮奧。於他牖最虛明。靜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潛子名而揭之。潛子謂慈化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乃鑑。虛乃容。深奧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浩氣光天地貫古今。妙乎人間世。而絕出霄然。不必在乎青山白雲也。寥廓無際。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既有至道之趣。而潛子乃以趣軒名其北軒。而文之益示慈化志之所向。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叙

楊從事公濟與冲晦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於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叙。潛子讓公濟曰。吾不敢先朝廷之士。公濟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叙非忝也。潛子曰。諾。吾叙。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人異也。仕進與退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蓋其內有所合而然也。公濟與冲晦以嗜詩合。與

潛子以好山水閑適合。潛子亦粗以詩與冲晦合。而冲晦又以愛山水與吾合。夫詩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者嘗鮮矣。適從容山中。亦以此會為難得。故吻然嗒然終日相顧相謂。幾忘其形迹不知孰為佛乎孰為儒乎。晉之時王謝許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隱廬阜亦引四釋子為方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雲與龍貴以氣合。風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合。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君之來也。逼歲除。山僻僻以春意。然代謝相奪乍陰乍晴。朝則白雲靄靄如也。晚則餘水殘雪瑩如也。飛泉冷冷若出金石。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所好益得。嗜閑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充溢而更發幽興優游紆餘吟嘯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為樂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為得也。獨潛子蒼顏敝履幸其未游。而謂之曰。二君之樂非俗之所樂也。一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潔靜道遠乎趨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可也。因許其詩曰。公濟之詩瞻冲晦之詩典。如老麗雅健則其氣格相高焉。潛子默者。於詩不專。雖其薄弱病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興也。

山游唱和詩集後叙

公濟初與潛子約為詩前後叙。潛子不自知量。既緒其端。公濟乃謙讓。不復為之。然詩之意所叙未盡。始公濟視潛子山中值雪詩。愛其孤與獨往謂瀟灑有古人風。遂浩然率冲晦袖詩尋之。留山之意極款曲。潛子亦以公濟既相喜好其意非常。頗不自拘介樂與游詠。潛子禪者罕以思慮亂。在吳中二十有餘載。辱士大夫游從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厚深。郎公又以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和。亦不類今恣肆。而不自慎也。然潛子雖固平生長欲踰於高簡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者為方外人。患力不足及之。雖然老矣。而吾方袍之徒肯相喜而從其游者。幾其人乎。公濟儒者才俊與予異教。乃相善如此之勲也。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和總六十四篇。始山中游詠。而成者三十七篇。其後相別。而諸君懷寄磨唱往來者又二十七篇。並編之為集。嘉祐己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叙

上人名曉月。字竺卿。余以始字其義不當不可以為訓義。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蓋取其高明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以晦。日月終明。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於陰而月晦于陽也。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鳥可終勞其明乎。聖賢終明。則進退動靜之道固不足法於世也。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為而晦於無事也。舜明於政治而晦於得人。以讓天下。文王建箕子明於與九疇而晦於大

難。周公明於輔相而晦於成功。孔子明於春秋六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顏子孟軻子思楊雄皆相望而晦明於後世也。故其事業甚大道德益揚。作法於世而萬世傳之。今上人有器識。明於為學知道。其將有所晦乎。上人吾徒也。與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晦焉。余於上人故人也。別去十年。果得法自鄧瑯來會於吳中。觀其處心空寂。能外於身世而不累其得喪是非。真所謂能向晦者也。字之以晦抑亦發其蘊也。一旦以道歸觀其所親索文為別。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叙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更之。周君名應。然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能應非其類也。惟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應。故誠應者應物之公也。類應者應物之私也。私則寡得而公則寡夫。君子恥失所於一物。是故君子貴以誠應天下也。誠也者至正之謂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內而剛正乎外也。況下而順乎陰陽之得其道爾。推乎人事則可以致大信。象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周君始事父母則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廉明。歷官品凡一簿一尉。其人若繼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勞於縣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知己。問之則曰命也。士病不為政。豈汲汲於人知。此又見其誠之之至也。所謂誠之不亦宜乎。

既始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天地以誠終始。所以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以垂法於萬世。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貴也。不以驕佚其老也。不以耄紛。其酒也。不以醉亂。斷斷乎始于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得所傳也。周君之德將不虧而得其全也。其名聞就可磨滅。余與君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識知深且詳矣。故因字所以序而勉之。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本謂道過蕪湖。蓋乃潯州。余則謂潯子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

其賢自高。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潯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潯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為善。欲使其甚至耳。潯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潯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執文習理者。習以俗語以證其法。此姚公來書云。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潯子所趨之至。潯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尙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潯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為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為惻然耶。故潯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為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潯子如是之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為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

此也是豈不為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潯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屬管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瘴氣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寶花琦異。寶花琦異。南人稱之。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澤。凡此數郡者。皆帶江五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煙縹緲。朝曦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靜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潯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潯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修辭立誠。潯子可當耶。郭子縉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跋乎高世之風。可重可愧。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逸發。少年則能作歌聲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功。今寓象於筆端。動乎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記。語韻清暢若用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為李太白復生以詩

張之。四海九州學輩未識郭子者何限。朝廷公卿孰嘗親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麟鳳其亦偉奇之物也。使其汨於泥塗委於荆棘。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說。遂與世浮沈。因別故賦詩以祝之。

白石鑿鑿蘊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振爾芳姿。淑人不顯。淑人不顯。唯是方寸。為爾之本。達之物搖。窮之物亂。靜之收之。默默悶悶。熱水泚泚。今可漱可滌。熱山亭亭。今可休可適。胡歎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祕丞歌叙

去年詔祕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淺土。請侯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告曰。禮畢當聽命於闕下。于時錢唐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與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為戎狄驚動。豈宜往之。天子不如以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情。非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武之道。發慷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誅去兇醜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其才能。詎肯碌碌從衆人苟避艱難。幸宴安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於冗局。且發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中。果自新定來將趨京道出錢唐。潯子因歌議者之意。以為別歌曰。賢豪之志兮。脫略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知。侗儻大節兮。臨事不移。安實敗名兮。君子恥為。天闕蒼蒼兮。宮殿參差。王侯蘊志兮。將發胸中之奇。秦海浩蕩兮。隴樹依依。王侯之

往兮。決去莫辭。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將德彼兮。清泰之隆。當妖氛廓兮。景運增熙。功名相將兮。千載藏難。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卽錢唐僦屋而居三年。雖無擔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賢其爲人。然此未足爲知感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于窮達。不隨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爲學。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乎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爲賢耶。蒙與感之相知。爲最深。嘗慨無力以張之。今春服闕。復調官京師。蒙亦將返廬阜。惜其爲別且遠。因作詩以散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別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豪華兮。接翼翱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如玉兮。薪若桂枝。京國九留兮。易爲所資。江南五月兮。瑤草離離。早歸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潛子昔在潯陽。公濟卽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而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絕不類。潛子常謂叔智曰。潯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

人。在此諸生周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及潛子去潯陽十有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資監司李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爲賢令。去秋以事來杭。乃權錢唐。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廉。與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恨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立。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所助耶。會潛子始以傳道爲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力爲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將別蒙意甚感之。乃爲詩以贈其行。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觀之兮卓異群不同。驗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覩乎。君子之風。方別離兮江漢。邇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沈。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叙

杭去交廣陸路江南驛路五六千里。轉大海得飄風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彌年月。故南人來吳。常以此爲艱。今客錢唐已見二奉矣。視南之來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見之乎。余一旦詣其門。會其出。歸也惓惓不自得。越數日尉果騎從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歷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寢寢而不能休。襟抱軒豁。見其爲人有大體。及暮引去。余

乃異之。謂識者曰。尉以文詞奮譽言。非由進士得官不爲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不以祿薄未甚有力爲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買。夫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苟朝臨事而夕失其所守。嚙啗藏蔬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不利則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慊然作兒女態。又何望聲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後世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惟怯懦鈍無一善以自發。其性。又不能奮然高謝。與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田曹於杭。觀其寬明淳粹。力行古道爲政。不醒齷齪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妄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仲父曰。巽先生者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人之蘊也。獨病楊雄氏雖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著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者禮樂爲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爲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曹秩滿將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

亦東適會稽。越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曹
癡疾于京師。有至于漸趨三年。野夫果扶行
櫬歸葬故地。乘舟吳江而來。他日余往弔之
焉。野夫伯仲皆悲感癡癯。殆不勝其哀。及戒
行事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余因思林
氏於潮陽爲最盛。歌何以盡其美不若詞而
布之。吾聞天生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
地之道。是賢者宜譔且顯於位可也。則顏淵
天伯牛疾。孟軻軻軻苟況楊雄落莫於時。賈
誼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
何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
不二十未既大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
聞之。孰不爲之感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
其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刃取股肉以療
其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
野夫苟能率其伯仲履田曹之仁孝。同志異
先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將有在篤實光輝益
大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爲姻婭。苟
與之營勸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潮
陽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歌叙

夫爲佛者修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不
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遂逐與
於世間游乎。梵才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
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縉紳
先生之徒。前年來浙西淮甸間。所遇卿大夫
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數。此非
精誠篤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
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權

豪之門。趨進乎勢利之塗。德不能發人之信。
疑然而莫告。毀焉而不辨。嗚呼矣。諸相與以
佛爲戲。幸其顏色假其事勢。以苟利乎一身。
趨死而不顧教道者彼開師之風。宜何爲心哉。
吾偉乎吉師之所爲。故歌以贈其歸。歌曰
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
成。春色佳兮。春風輕。望雲袖兮。趨遠征。台山
凌虛兮。氣象淑清。宜其實適兮。休顧浮名。彼
循利忘道兮。流俗時情。既亡吾徒兮。何足與
評。

送眞法師歸廬山叙

余去潯陽五年。而法師眞公自廬山來會于錢
唐。聞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不顧宰相所得。
拂衣去。濠入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
胡爲而來哉。及相與語。始知其謀爲佛塔非
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潯陽嘗與周叔智
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智願
以重語相推。故與吾伯叔寶裴長言數造
其門。送爲歌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德。今
出數千里。復與之會。迨將半載。接其言益文
其道益親。契義篤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
而眞師以所謀事集命舉舟欲行。杭人敬慕
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余游四方
獨去潯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蓋
以其有仁賢君子篤實誠信於交游用道德而
相浸潤。又以匡廬負其左。聳華高拔其氣象
窅然深幽。使人旣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眞師
復歸焉。余索於事不得偕往。惟浩然之思益
紛於胸中。因師爲我謝潯陽君子。窮達榮悴

勞苦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苦之心。人生適
如一夢焉。何長與物旁禪乎世。此宜深探佛
道澄汰其神明。眞師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
也。

鍾津文集卷第十一

鍾津文集卷第十二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志記銘題

武林山志

共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
關轉赤山逾麥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
繡船石。過秦望蜻蜒二山。垂至駝峴嶺趾左
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
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
行人可休。益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偕合湖橋。
過合湖龍迹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湖
趨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崖石環怪
如刻削乍覩爽然也。自合湖橋南趨更曲水
亭並新移潤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沓相
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
寺之講聚也。其山起嶽出睦溪於杭西南跨
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武
林遂播常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
於駝峴嶺。共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冠飛塔
而擁靈隱峯然也。高峯之東者曰屏風嶺。又
東者曰西峯。之西又東者曰駝峴嶺。俗謂駝峴其

高峯之西者曰鳥峯又西者曰石筍。又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西施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峯南起望之而滿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峯。又西曰白雲。又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謂稽留乃諸龍也其稽留之西者曰蓮華。有岩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峯。乃西域異僧惠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北嶂靈隱。其嶺有天然石梁西跨。其中有岩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岩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絕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屏頗大有百峯多無名。其名之者唯二十有四。與城闕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號耳。然其巖巒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維浮異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白雲峯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

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關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偏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匯于西塢。漾潭于洗耳。潭瀦于渴落東嶼。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爲塢並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彌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其一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在廣。其三者在宅。正塢南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毀處幾成村墅。然無坂。墾不收牛犢羊豕。水陸不甚污。其人不少事。釣虞獵。以蕪蕪自業。然同其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峯之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則坡地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錢。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其一伏犀。在西來峯之巔。流液不常。其

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筍。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彌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塢。其八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吳萬縣正字避廟諱之葛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陸探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許邁之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岩者。若晉杜師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暨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頽亡。不可按而備書。其山無怪禽鸛獸。唯巢構之樹最爲古木。松筠藥物果蔬與他山類。唯美舜與靈山之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雲雲亭。西趨則偃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雲雲亭益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見諸掌。若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修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葛陟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如也。

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視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岩石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平雲氣欲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蘇墾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尙恐不得與之爲比。一日爲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驚怪以爲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爲是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浮沈。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己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刑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栖其陰藪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肩于此。日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思慮深。冲冥渟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爲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

名或作志

某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爲未當。且以詩評之。更曰。獨怪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

俗所謂怪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爲之焉。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怪耶。夫獨秀石有拔數仞巍然特立於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爲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巋然超出其群。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爲附麗。要詩人歌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怪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爲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爲軍。爲城中之壞垣也。昔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衆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缺然。患其無所視覽。而清河張拱威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今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威與其院僧曰。慈願等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處仁等募匠氏爲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若干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傳翕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群生以是而大味。聖賢乃推己之明而正人之味。故三藏之取論者論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此也。然其

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衆人概然而輒得。故益其藏而輪之。始使乎扶輪而轉藏者。欲其概衆普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於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群生之一端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某曰。崇福閣成。慕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爲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嘗爲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於我有高義。今益以他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爲大精舍。徒衆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爲長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廡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材。出乎江溪。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其寺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勸其閭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寶劫千佛與五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適適日不稍輟。明年方秋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檐危亭翬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內之。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聞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

益於其閣之南爲大阿維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閭人偉之。謂是閭者乃吾閭觀之冠也。若賢劫千如來者。蓋在此劫與吾釋迦文佛。先後而見乎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群靈出有。而爲博大勝緣者也。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天者觀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瞻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也。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微師高行人能與人爲勝事。人皆樂從之。蒙奇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過世俗耳。彼方袍之後來者有所營爲。亦宜視法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秋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湧潭雙閣銘并叙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湧潭十有五年矣。其道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鄉人。募金起閣於寺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十萬起閣於庭之右。右者實慈氏之像。左者桓覺氏之鐘。又聘密石爲涌道與周禮通。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繕錢凡五十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晉乃因其師遺書求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公晦爲閣之心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

夫入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發人之所聞也。欲其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文字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此也。不爾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也。湧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馬祖遺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爲大至。公晦居是有所爲。又能益推道於人。其於一公始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爲福爲勝利。詎可量乎。美哉公晦。又閑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今之禪者尤爲賢豪。故以其閣復爲之銘曰。

惟閣鏗鏘。惟閣儼像。像正爾見。鐘發爾聽。惟視惟聽。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爾一瞬。勿謂聖遠。在爾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惟鐘惟像。迺爾神獎。咨爾學者。宜知爾師。慎爾視聽。勿謂徒爲。

軒軒銘并叙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多游賞而賦詠之。上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莫不有清濁。其氣象皆能感入而爲正爲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修。山川之清其感人也爽。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以益於世也。適上人敏是軒也。會其山之靜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

思慮不復淫滯。是亦益於人多矣。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或云遠。則其爲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感人。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戾。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摠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爲至適。勿陋於軒。玆爲嘉賞。勿謂外物。玆爲神獎。惟清惟軒。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人也。元集不著乃爲意耳。

南軒銘并叙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絕目來。冬之時正抱太陽燦燦從後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往往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爲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耶。南軒予客舍之後櫺也。感前不以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況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顧南軒伊何假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相須。

舊研銘并叙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爲贈。及遊四方。視其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爲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視硯往往想見其人。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歲康定紀元之季冬也。爲之銘曰

題錢唐西湖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澹清瀟瀟。無時不好。山嶺樓閣金翠交映。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暍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爾。而爲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誇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傲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己酉季冬二十五潛子題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在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在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楊子雲繼之。荀與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爲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爲。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皆乎

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辨。仲尼文之爲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難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

或作極。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應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固探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子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子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爲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子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亂兮。權橋興行。文中子兮。頽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彌萬世兮。莫之與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業曲記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初其母王媼乞靈於古觀音氏求男。一

夕夢其舍凝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嚙之。及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不樂與其兄爲實。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時台之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即賦而答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大覺爲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燼其指。誓習乎天台教法。徐鼓發趨寶雲義通大師。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見道乃其所夢之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學。未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專旨而法師皆得。智解豁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禪三昧。因說偈以效其誠。凡其詩偈並見於文集。此皆略不書。通師既逝而法師即還天台。以苦學營感疾。嘔血。自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瘳。不爾願畢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盈室。法師不惑踐之以行道。其屍即隱。七七之日讖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殊寐恍憶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俊辯益發聲貌形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於此。遂著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遽有奇僧遺之書名自意趣。與己著本略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十有八。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積

夕夢其舍凝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嚙之。及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不樂與其兄爲實。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者。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於禪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時台之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即賦而答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大覺爲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燼其指。誓習乎天台教法。徐鼓發趨寶雲義通大師。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見道乃其所夢之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學。未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專旨而法師皆得。智解豁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禪三昧。因說偈以效其誠。凡其詩偈並見於文集。此皆略不書。通師既逝而法師即還天台。以苦學營感疾。嘔血。自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瘳。不爾願畢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盈室。法師不惑踐之以行道。其屍即隱。七七之日讖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殊寐恍憶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俊辯益發聲貌形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於此。遂著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遽有奇僧遺之書名自意趣。與己著本略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十有八。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積

年法華經摩訶

一且有施氏胎驅馳來伏其座

之乃豕避屠而來也。遂償其直。教屠者釋之。

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

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者凡四十日。產

命蒙其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之果饗德

然隋唐來逾四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沒。殆不

而迺已。雖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至道丙申

邪人共何哉。台有赤山寺。高爽而瀕海。法師

可睹。法師按舊誌探於莽蒼之間果得其兆。

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衆信者。按經習夫淨

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其衆鄉人樂聞皆曰。是

即賦詩作碑紀之。此始謀復乎天竺也。初其

士之衆。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普賢益爲

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

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槁僅存。至此而

念佛三昧。師處寶雲更十有二載。未嘗持謁

捕魚者。意梁周之。法師知其發光欲有所警

復榮。蓋其寺再遭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

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贊命。匠氏以稱

益勵衆必答之。及其事址發土。果得石函之

益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內

檀爲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十四大

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民不復漁

竹石面竹者。與檜爲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

願之文。其後工有誤折像所執之楊枝者。法

也。法師方百日修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

勝異。居無幾而來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

師敬且恐。即自以接之。不資膠膠而昭合如

早水不給用。乃出舍相之。俄以其錫杖卓之。

日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

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其雨。法

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

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昌

師用請觀者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當自焚

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雖使者往還歷

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

也。期果雨其郡蘇。太守以爲異。乃即碑其事。

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

焉之所也。治行吾當返彼。尋援筆題壁爲長

咸平五年法師復歸于台。欲東入屏居而徒

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胎而入杭。迺其夢之

謠。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勸其徒。共行

屬愈繁。乃即其西陽益宏精舍。據經造無量

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爲程。宮保馬公既

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爲著淨土決

壽佛大像。相率修念佛三昧。著淨土行法之

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逮王文穆公罷相撫杭。

聞其高風因李明州要見于府舍。既見。王公

說。其邑先有淫祠者。皆爲考古法正之。還鑿

奇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於山中。即命

之講。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

者微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

屬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即引天台教之本

末欲其擒揚。王公唯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

作祀。法師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爲之齋。及其

之講。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

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王公始以西

與衆舟往白鶴而風濤暴作。衆意謂神所爲

湖奏爲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智者護生之

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微疾。夢與

法師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而其浪即平。

智者道普王之書六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

相見而其疾即瘳。乃遣之書盛道其事。以謂

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者遂絕。即

謂日萬夕千。其人不飲酒噉肉者殆傾郭邑。

相遇平生有勝緣。移江寧更迂於府舍。問法

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之也。祥

乃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丁僧夏制乃

留且三月。王公始欲爲僧伽像。疑而未果。法

命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舍講大止

觀其夏坐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而至。請與

孟蘭盆講席。方揖坐而忽不見。法師嘗以勝

事他適道出黃巖。有一豕奔來繞師所乘已

顏即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概。已

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

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其然。徐推

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

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

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其然。徐推

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

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

師乃爲其推觀音應化遍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與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壁金鈴而分之二人。益說此以驗適論王公曰。實金陵之謂也。既造像卒持與法師。因撰泗州大聖禮文以尊其事。王公益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餘萬。爲其寺之大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 皇家與王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徒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爲方外之遊益親。形於詩書者多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法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爲王公之所爲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后。以法師重修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齎金帛而兩命於山中爲國修懺。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即書詩一闕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若錢文僖楊文公章郃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書。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然別集者曰靈苑集。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天雨桂子。法師乃作桂子種桂之詩。尙書胡公見而盛賞之。乃與錢文僖公廣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而爲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既久。嘗欲罷去。吏君李公

諱。卽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荆溪尊者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歿矣。今者吾殆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衆決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今付講席。宜從吾之志。卽命其高弟子祖韶曰。汝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爲最後斷佛種人。汝宜勉之。遂作謝三緣詩謝絕從蜀友筆視也命學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孑然入其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忘遺訓乎。爾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後日之晚。使請彌陀像。以正其終。其徒尙欲有所辭。且以觀音像應命。法師卽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云云或問其所歸者。猶以寂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概曰退榻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臥其靈體于退榻。更七日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山中見大星隕乎鷲峯。燦然有紅光。發於其寺之前。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者僅二十人。登門而學者其人不啻千數。明年仲春之四日。奉還榻歸葬于其寺之東月桂峯下。與隋高僧真觀之塔隣也。蒙識詔公幾三十年。晚山

中與其游益親。詔公耆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師也。嘗以大法師實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爲法以微效還。而詔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錄見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弟子也。會余避言適去山中。囑之愈勤。願重達其先師之命。姑按詔公實錄而論次之。命曰曲記。蓋曲細而記其事也。然慈雲聰哲志識堅明。故以其佛法大自植立。卓然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真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盛于吳越者。蓋亦資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其人。是歲嘉祐癸卯之八年季秋己亥朔。適在京口龍游之東圃記之也。

鐔津文集卷第十二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碑記銘表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勤公塔銘

并敘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勤公骨身歸塔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省文儒者聞人安遠。迺命契嵩書且銘之。和尚諱盛歟本姓謝氏。不書其得姓之本末。從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真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遂得落髮。其年納戒於桂筦之延齡寺。還

白容會其師適滅。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以自發明。遍學衡湘鄱郢老禪領袖。而獨大盡玄旨於德山遠和尚。初以雲門語句請決於遠師。雖叩問動至垂三月。遠未嘗稍辯盡。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見即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超虛空。不覺屋廬爲閤。復其立處。即遍體汗。其悟道靈驗如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平安般定法。始授其法。迺席地然頂於其師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光焰而元略無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無以此自盡焉。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迺蔚然興焉。來浙西混迹于餘杭之安樂山。皇祐初嘉禾太守張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命領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精廬完葺僧儲充備。而秀有禪居自和尚興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仲夏壬寅示微疾。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祐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絢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昔嘗繼古之語要。曰其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得之法。實諸佛之秘要。群生之所宗。諸祖之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發。故和尚位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皆簡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人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

君以契嵩於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迺以文見託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固。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陵無偏。惟小夷石湧。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願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掙之。爲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於影堂。命今長老勸師勒石以傳之。禪師諱慶遠。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爲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於會稽。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產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獨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於今資聖精舍。踰十歲落髮。納戒於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遍參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興衆處。論其屬。即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篤爲杜多之行。不出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宴如也。居無何。會故雪竇禪師至其廬曰。善乎仁者。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隨之。卒亦承於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遂尊爲長老。命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六。而僧臘六十

二。禪師治茲院。自壯既耄凡四十六載。於人甚莊。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合。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修潔。不忍以葷酒涸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嘗數以書求理於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於所部。既而秀衆果推禪師於高座。方再會即謝絕。雖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於護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德行復不足觀。以愧於先聖人矣。苟忍視其亂法是益愧也。予即應之曰。不必讓也。曹溪宗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陀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爲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難能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又何愧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而稱之於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遷化也。至是皇祐之己亥。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并序

師法諱幼曼。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即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輩出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禪師。頗然有道器。即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備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乃禱。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畢盡在我。吾獨當之。爾

費不必懼也。史果不入寺問師。弟坐其轡者

耳。此豈古所謂臨難無苟免者耶。其後惠明

告終舉其喪。師即帥衆曰。本府請大長老惠

照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

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廡。巋

然千餘間。益偉於舊。慶曆中朝廷用其薦而

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

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

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

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吝心見於聲彩。

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

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

初以資政大學士蒞杭。特遷之圭靈隱。始其

演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

會燕香。聽其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靡屑而

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

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寬平慈恕。與人

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年。

寺益修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

仲冬初。忽感微疾而臥。先終一日。與衆語將

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

三日鶴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

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

于呼猿澗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以其

行狀求蒙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

吾人於其教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

之。若今靈隱最天下名寺。固吾佛法以之馳

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效。豈不

曰於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

也。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

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派不墜。斷可見矣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竄然入

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

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

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

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

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

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趨智覺

禪師延壽求爲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

律部。當是時留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

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

觀法於螺溪靈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

寂法師講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

即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

衆。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爲

法兄。靖師爲俗兄。靖法師以素德自發先此

六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時

故爲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遷講他寺。而大德

復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

未始苟游於鄉墅閭里。處身修潔。識者稱其

清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三日之夕。囑累其

徒。始衆會茶。授器已即坐。至是其壽已八

十歲。僧臘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

會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

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

見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

而善知識尤難。世書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

師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國師留

公。紹公不測人也。奇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

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下豈可多得。

若師皆遇而親炙之。假令得一見之已甚善

也。況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師之美多矣。復兄

弟於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遯於山林。又平

生之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園。故策而表

之。是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

而爲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

質內融情僞。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

視其賢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嘆之不已。

始託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

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德之本

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修身事

親。而鄉人敬之。其中也。仕於朝廷守大節

不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

士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於世。多初

銳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

毫髮之失。蓋其修誠厚本而致是爾。公既謝

去軒冕。益以清淨養其壽命。故蒙泰公之交

游。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

也矣。嗚呼辱公之顧待異矣。不復勝矣。辭

曰

鱗羽獲稊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

衰。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

虧。老成之人兮。已與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
邇窺。大夜奄夕兮。復曉何時。神明一去兮。寂
寥何知。道德垂世兮。群心所思。清白傳家兮。
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得於斯。天分獨好
兮。誰與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及期。孝子順
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寔稀。純誠
不紹兮。君子道微。萬類紛紜兮。邪正相非。特
立獨行兮。不爾瞻依。秋風蕭蕭兮。白露霏霏。
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車獨舉兮。丹旌飄
飛。願此別離兮。杳杳長違。

李晦叔推官哀辭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
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
故於文章辯論不甚推讓。去年仲春將施生。
來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
平叔。予今願師不足比也。臣自慨相和之晚。
及蒙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而有
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以重
語推致於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余非
其人。酌其意愛。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一年
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人生
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辭
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
信便必爾。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
切。念君素懷殊未張。賢良不遂。死從事。
可惜謫仙才。陸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
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髮被領。白日悠悠悲未
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悟語聲琅琅。坐人

驚嘆幾絕倒。是是非非窮否臧。當時然諾
頗相得。聲色慷慨多揜揚。乃云平叔不足比。
離離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尙相待。豈意游
魂成渺茫。哲人自古寡肩壽。天理如何不可
量。

周叔智哀辭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澤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
強記。自六籍楊孟。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
寇之說與吾佛經。歷目則往往通之。商較古
今援引故事。動有典據。嘗數坐人。率皆伏其
高論。爲文學易學。奇崛頗工。恥於奔競。造
次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朋游屢以其家貧
親老歸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等舉。尋斥於
有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
剽輕其人寡能莊整。叔智侃然處於鄉黨。而
後學小生不敢恣放。去年孟夏得叔智之子
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嗚呼吾
嘗與叔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未始發其
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來
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澤陽。
慕永遠一作惠遠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
老於林下。逮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
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
德也。辭曰。

江之山兮。康廬致靈。江之水兮。九江汎清。合
其氣兮。誕爲人英。君得之兮。既聰且明。道德
情兮。器識恢宏。竟不展兮。華化代并。公之壽
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學問富。仁義家
傳兮。子孫寶守。孰謂既往兮。不光其後。臨江

浮天兮。緣淨漪漪。白石青草兮。日暮參差。若
人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丘墓兮。千里依
依。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此云舍利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
之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
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
能興。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
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
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
爲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爲之者。天下
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
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
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
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
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漢而漢人
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諳。皆專儒老而拒
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
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
也。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
道則愈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
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益
知佛爲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
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
發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
此行道之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
始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鑲益轉。若與人意
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
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口得之於吳越。

故國師詔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察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內於金鑠以小銅塔而緘之寶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詔公至人也。號其舍利。一曰行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祕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跡。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達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者。陸修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既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舉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難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味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

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之風軌也。白雲丹嶺玉樹瑤草。遠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繁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為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變姓名為會稽監門。又曰。仙去。故後之說者。不過謂子真能以仙尉為吏隱。善與時浮沈。往往引其事為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詳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體大要。與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紙觸讎。佞輩而無所避忌。詞氣奮發。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爲懼。真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讀書為學。就不抱氣。自視為英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讐。及其立於朝廷也。視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己。雖視如不視。雖聞如不聞。往往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宜如何爲心。子真歿在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

也。將有而未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得術仙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臯子王續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靜菴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會作元經矣。續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翱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爲信。隨人愛惡之情。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視中說其讀詩曰。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呼。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性。咄咄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時。天子意其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關。而明皇幸蜀。白聞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傷

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王室。作陽春歌以誠淫樂不節。作烏鵲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及放去。猶作秋浦吟。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寓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難以神仙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豈小賢哉。脫當時始終共人盡其才而用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世說李白清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思如山聲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爲然。吾考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爲心。欲并強魏而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居宮印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哉。劉備三往乃見。孔明方與備畫計。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孫權。得兵爲援。破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趙楚魏。使趙破秦以伐齊之利。而毅并從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略奇偉與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

毅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與崇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惜其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明賢豪俊傑。猶暗於知人如此。況非如孔明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書范曄傳後

始范曄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范曄爲相。號爲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曄既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爲相。蔡澤相秦數月。或惡之。懼誅。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曄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耶。

唐段太尉傳後

段太尉秀實先爲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是毅然奮發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曰。臨難無苟免。唯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段太尉小弱動不連物。頗類儒者。及其奮擊反虜。馬聲掉厲而氣憤萬夫。白刃交前而卒

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於畫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振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爲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爲幸。失之不爲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爲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爲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爲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愛。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於顏子者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爲也。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

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顏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於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鍾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巖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羽鳥凝。秋飛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爲謔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者高閭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衡山頗衆。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爲謔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乘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余聞其風且嘆之曰。陸生邑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爲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於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卽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世家。亦遂曰匿亡於楊越間。欲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卽潔身振衣。游名山慕道家絕粒導引。爲人沈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輒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一揖。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嶽

麓。其人已老。默默不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於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食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同心。尙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卽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婆塞多目。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己所愛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昧。雖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別理義。端由而不卽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數番。輒採流俗所尙。及援舊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爲狂言。恐其焚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譽。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爲其本。而迹爲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悉以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穆多爲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跡

爲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不爲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羅漢。一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七地菩薩。尙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卽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尙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汚隆焉。曷嘗爲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爲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易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投地碎身願其開示然爲僧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宜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爲評亦云不可鑒亦云不在詳評然各有旨也

鍾津文集卷第十三

鍾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實於經以天下至富爲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視其所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爲定名道德本無緣仁處致爾迺曰道與德爲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爲虛耶道德既爲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

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迺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爲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爲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反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大開通得理不乃顛倒辭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爲行善在己是也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爲道人則稟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爲昧少耳味或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卽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之別義者若老子楊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在春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識之乃對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便以忠恕遂爲一貫誤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又曰一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中庸曰其爲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烏得以忠恕而概爲其一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

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大緒。是爲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誠明大道開通一理爲其教。元爲衆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乎。于此輒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爲其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爲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爲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爲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爲味道執滯其見致。迺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爲其道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爲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爲可乎。然子貢子夏爲仁義之賢者。猶有過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入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爲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爲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

宗師可乎。果爾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爲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小字蓋爲道德與仁義爲治有隆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爲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是豈非仁義爲治於道德爲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輒謂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子道家。自爲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析老氏爲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在周爲主藏室之史。多知平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

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爲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虛懷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爲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爲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爲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爲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爲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于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苟考其無思無爲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讓。此之謂也。吾少聞於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者也。章章然。或此一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邪。必以老子爲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

則爲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可排則孟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卽爲之世家。老子卽爲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污。謂出于楊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誠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賢聖。其所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靜慈惠爲上善人出處閭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污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熏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污耶。韓子徒以梁武爲尤。而不知梁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

輒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爲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而後世益不識。知梁武帝幽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爲。未可以奴視之也。韓子既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師說乃曰。孔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共爲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又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頓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誤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爲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爲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誤人之所以爲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爲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

者六。占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秦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爲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僞。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爲司徒。事布五教。遂遣後世使率人爲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僞。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或云六藝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僞。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僞。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楊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僞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資乃佛教。以應其事。欲其相與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與共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

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爲治。用教也。今之爲治。用儒也。煩煩則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易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資冬之裘者曰。易不爲葛之易也。資飢之食者曰。易不爲飲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爲適自反。不知其時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不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論之詳矣。今益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下垂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廣。而國之斷獄。卒歲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至于海南。西至于嶺外。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觀之時。而佛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富強。攘竊杜絕。若爾。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時與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佛教苟可以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久矣。烏得後世之人。謫譏徒以空言而相害也。或謂韓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乃屈

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修道。豈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然情之爲累。淫累爲諸。諸教教人。慎淫室欲。無欲而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也。韓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遂憂其遂絕五穀之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妙湛。寂謂至靜。滅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淨假如夢。貪斯著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以至死。不覺其爲大假大夢。不知其爲大患。而大寧至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專思一。固易覺而易修。視身無我。奚著。視心無意。奚貪。視有爲之事。不足固何必狗。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而聖道可成也。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聖人皆知而究之。使聖人只狗浮世迷。不知出虛死生一世。與凡人何遠乎。故孔子稍言之。蓋微存於世。書耳。其廣說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爲然

耳。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韓子反以此爲患者。假其介胃。其隙者而毅然排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己不見而誣人之見。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尙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其國人皆以夢而爲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僞覺之人反皆誦曰。爾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默然無如之何。是頗與韓子屬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勝者。始爾。雖然。其前說已傳。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韓子疑耳。無斷。君子臨事。即以理決之。何必賴古人。使韓子出入爲將相。臨國大事。尙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猶豫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爲。夫百行潔身禁。非不出乎齋戒也。群善致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齋戒正心。無惡不斷。有善不宰。今世後世。蓋常有聖賢自以其道理辨。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爲信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子於中庸特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知性命之聖人。乃辨其中庸幽奧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來。將百世矣。專以性命爲教。唯佛者大盛

於中國。孔子微意其亦待佛。以爲證乎。不然此百世復有何者聖人。太盛性命之說而過乎佛。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韓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若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稟耶。嗚呼。韓子據何經傳。輒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平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其年世相去踰遠。既若此矣。而韓子不顧典籍。徒尊其所傳欲共說之。勝強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而韓子之言可尙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極相傳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如其不修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亡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奧耶。韓氏其說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道教。嗟夫。韓子

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而遂滅。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愧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寡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闢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內外之明也。比以詩書而入善者。而以佛說入者。益普益廣也。比以禮義修身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內修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修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爲夢爲幻。而出家修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爲重甘旨之勤爲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爾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其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開益耶無濟益歟。與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蓋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爲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楊墨概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

之道斷天下之正爲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尊中國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惡正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鍾津文集卷第十四

鍾津文集卷第十五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中

第二

始視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爲道德。謂韓子如此當絕不誠儒之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貳過論曰。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又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之道差爲過耳。夫中庸誠明者。眞聖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源也。如此韓子固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故棄之而不言也。謂人不足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可忽歟。或將謂善而不善言耶。君子固不可匿善也。是必韓子徒見其誠明中庸之語。而

心未通其理乎。然理最爲幾微。精審而不易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於此獨與顏淵。乃曰。其殆庶幾乎。而顏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韓子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何尙。其文字前無後有自相反亂。是可謂至其至乎。心不達誠明中庸至理。雖益著書可傳以爲法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爲性。而著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及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謂上焉者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爲善惡也。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及之也。下焉者惡也。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爲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善惡之者。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說耶。嘻。韓子惡佛老。遂至以

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即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然利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別耶。但其所知有遠邇。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爾。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爲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爲善習而卒易者。亦唯是下愚絕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爲善爲惡也。是亦聖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苟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爲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性相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遷。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勸其語遂以爲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爲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爲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爲

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著在乎情而始處性之邊微也。韓子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爲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動而動性之欲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爲其說。雖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爲狂爲悖爲邪爲佞爲貪爲惑。鮮有成其德性者也。豈堪立言垂法者。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僞而傳之。其人吾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

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駕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爲言之不辨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祭統曰。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蓋分辨乎。人與禽獸草木異矣。韓子雖曰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者欲以別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其實謂人與夷狄禽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爾是必欲異乎他教之說也。然韓子如此而異。亦猶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果何能爲異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漫蓋不足爲訓也。韓子苟謂人爲血氣之主。彼夷狄者亦人爾。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耶。然禽獸亦非人爲之主也。萬類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長者也。天下何有禽獸馴狎人而爲之主耶。彼韓子苟恤乎夷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爲之原人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同其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爲生之道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爲本政曰。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又曰。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鳴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韓子此說豈非厭以文之過惡。爲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似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爲化。其言不端倪。令學者惑之。韓子苟欲如三王之政。則三王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之道耶。苟欲如三王之無爲。其茫乎天運窅爾神化。則類乎老子之所謂其道德者也。如古之君天下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者。莫盛乎伏羲神農黃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當譏老子謂其道德而爲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說果私。則韓子斯言烏得爲公耶。韓子爲書何其不思不審而如此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爲法。

第六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爲其辯之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古之君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之。以鬼者謂其多威儀似乎事鬼神者也。況又原鬼。真以

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之爲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韓子爲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此謂麟爲孔子出。孔子知麟。麟爲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爲不祥者也。韓子之所以謂何其未識經也。麟所以興春秋。苟不能發明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學者亦能辯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爾。言麟謂孔子出者。苟取雜家妄說無經據謬論也。韓子爲知聖人稱麟。非徒爲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蓋以麟鳳四靈大率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四靈以爲畜。孔子之時。周室積衰王道已絕。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故其書起於平王而絕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說漫漶不決。既曰。麟爲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感嘉瑞而無應。既無明王。何以感其出耶。此蓋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麟龜龍在宮。郊謂其逼王城也。稱謂其權蕝之淺遠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所畜養也。此言處乎近郊權蕝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蓋魯之大澤也。其荒遠險絕。視楚之雲夢吳之具區。皆天下所謂小藪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爲魯搜而致之豈感

而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爲麟之出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爲謬矣。聖人豈謬乎哉。經曰。西狩獲麟。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筆此。非善之之謂也。春秋凡稱獲者。不單訓於得。蓋兵戈勦勦得勝之謂也。經曰。獲晉侯之例是也。今日西狩者。蓋惡其非時而暴物也。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修春秋。立言爲素王之法。麟乃應之。或曰。與者爲瑞亡者爲災。謂麟爲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傳所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爲素王。其誣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不爲歎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謂聖賢進退語默動有師法。不宜與常士相浮沈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尹。周之末憂天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如孟軻。雖然皆以禮聘而爲政。不聞以書自舉而求其用也。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陳子謂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云云。夫古之聖賢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道也。此其所以爲聖賢也。韓子既不能守道而貴義如古之聖賢也。又以書而自舉於其上。固宜

恭其言平其氣自道可也。烏得躁以忿遽非人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又曰。今之於政者。忿戾韓子推周公之事而較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輒謂其政。非躁乎。自舉不得而責人。非於乎忿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能而翹之。又不急爲也。陳言而伏也者。謂儒有所陳說。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靜而正之也者。謂雖不得命必靜而守之。正不以傾躁也。上弗知能而翹之。又不急爲也者。謂已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顏色粗略而發之。不必急暴而爲也。聖人如此之謂。蓋欲人遵理而遠辱也。遵禮所以爲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爲純儒。而其所爲反聖人之法如此。可謂真儒乎。不唯不至於儒。亦恐誤後世之。人失禮而招辱也。韓子之書欲其朝廷因己爵祿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調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節而賢過韓子者。如傳說諸葛亮輩。傳說諸葛亮豈止囚人而遽來。徃徃然以趨祿利耶。此猶略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聘而致之有爲者也。況有沈名絕迹。逃越世網者耶。蓋有視分國如錙銖而不臣不仕。若秦伯伯夷者。雖爵命百返蔑如也。韓子亦何能誘而致之乎。吾恐韓子之策。未必能爲國家取其至賢者也。韓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則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問也。韓子徒略孟子之言。作陳或而不能

以盡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爲人之所賤者也。今韓子自薦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爲論。何忽自彰其失禮亡義也哉。吾聞古者欲有所見。唯以其所贊而前。天子則贊鬯。諸侯則贊玉。卿則贊羔。大夫則贊雁。士則贊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載質。不聞以書而見其上者。蓋後世者之苟爲也。漢孝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朔之徒。矜誕銜嚀。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子謂自嚮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然而孰嘗以此而爲愧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愈甚。學者以藝相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溫良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又從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輩宜倣其所爲也。如此不唯益損其風教。抑又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時而爲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後用。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尙以周公之道而責其時之宰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身

即謂隨時而責人即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爲意耶。然聘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尙聞以禮而詔其隱者也。豈有遺聖賢而不聘耶。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爲對禹問。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少時著評議。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說。其後審思之。即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說。唯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益讓啓。天下遂奉啓以爲君。此始明禹未嘗自以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楊雄雖皆言傳授之事。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怪韓子疎謬不討詳經史。輒爲此言。假謂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者以其時爲大同。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者以其時爲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爲公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爲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既爲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爲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爲賢也。安得不劣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爲其言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

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等。爭即不得所也。憂猶慮也。慮猶憂也。其爲義訓亦何以異乎。大凡爭鬪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既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爲得也。既與之子。安得制其不爭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舜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寒浞輩篡絕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夏政繼禹之道也。所謂不爭安在耶。夫禹聖人也。豈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韓子雖苟爲此說。而不累及夫禹乎。語曰。巍巍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遼疎固不足發明乎聖人之意。此乃謂舜禹雖有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有所讓也。不幸禹之禪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承而有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列禹於三代之端。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而堯舜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與賢與子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爲計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賢。而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得也。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之賢。時當與子則聖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順乎時數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爲後世強計。而與其天下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禮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曰。天下隨

時之義大矣哉。韓子之說無稽。何嘗稍得舜禹傳授之意歟。嗚呼謬哉。

第十

韓子既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封禪。謂己文章可以振錫功德編乎詩書而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人主遽爲。況乎在其斥逐齟齬而輒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爲私書。贄不唯能慎。蓋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若夫封禪者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甚乎漢之孝武。其事勢雄侈費貲。蓋百巨萬。禮度與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舜典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之義。以傳會其說。似是而非。殊不得實。復援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王之書也。漢書稱倪寬議封禪曰。然其薦享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爲書。蓋避其當時依違。不敢灼然是非。弟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之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爲正。後世宜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舊事。以俟乎後世之爲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楊子雲之徒。徒善著書是非今古。萬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雖稍歸之

欲營附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略於穆。後世如有功德不充符瑞未至輒以其法而苟爲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修夸誕者以事其君乎。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較太宗之時而然後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獨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尙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雖缺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修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者修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爲暴虐之主。而漢文爲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可謂聖賢有道之君者也。而章武之時。其治道功德符瑞。其勝於太宗乎。不直不勝。亦恐不及正觀之風遠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

然則秦漢文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而爲之者也。是故其書曰。封禪即不死黃帝是也。又曰。上封則能僞登天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惑神仙長生之說。引方士柳泌服餌其金丹而爲患殊甚。況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逐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免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

自得焉。斯謂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相楚。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之色。白居易斥澤陽。不以遷謫介其意。二子如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既勇於言事。方降爲郡吏。乃舉動躁妄於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孫子白樂天也遠矣。

第十一

韓子與馮衍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比楊子雲。爲太玄之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因謂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不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已上皆退之文吾視此未嘗不撫書而爲其太息。謂韓子可賢耶。何其爲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欲與人爭疆乎。聖賢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故爲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與人爭疆也。不爭而乃有所爲耳。夫以其所爲而與人欲爭疆鬬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尙也。聖賢如此而爲其去衆人也何遠哉。其道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足。其人有知遂自服而尊美也。豈有爭之而得人尊美乎。自古著書而其文章炳然藹如也就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聖人豈以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

道。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爲強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疆乎。韓子師儒。爲言不類其法。不亦誤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修身養神之方。出師用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問其人豈非以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勝之乎。又況其所尙以不爭爲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爲太玄。乃以一生三爲創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也。此說見太玄解義故子雲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老氏。亦其未之思也。然桓譚豈爲能知子雲乎。而韓子乃援桓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此又韓子之大謬矣。若雄之太玄。設方州部家四位者。乃易之四象六畫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四十二表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七百二十九贊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生剋不出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極之道。而雄之書大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亦曰。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吾嘗治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存者。六氣五行三才七政四時十

二月二十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五神五音十二律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蓋聖人含章天機祕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輒分爻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子雲蓋得意於焦氏之分爻也。復參之以渾天之法。然其巧思推數。自起其端爲位爲首爲贊。以鈐乎一歲。微易以占天人之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河同洛書以成之。蓋天地自然至神之法。非聖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明之。雖其時世更歷三古。藉聖人發揮者九人焉。唯伏羲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雲之書。其始何出而何得之。其爲書之人何如於伏羲文王仲尼乎。然玄之法。蓋出於人之意思經營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子雲之賢不及伏羲文王孔子。雖童蒙亦知其然也。而韓子以侯芭爲

尼猶不敢作。子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楊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潮陽。舟過洞庭湖。懼謫死。乃求祐於黃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徇邪斥佛何遽乞靈於婦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子禱之。其亦有所未合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其禮物祀之。爲書以誌其事。夫黃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巡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有所見。皆難家或辭或志。非六藝備載。舜典唯曰陟方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他書或曰二妃葬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子自負師經。爲聖人之徒。當此宜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說可也。反從事而益爲其說。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二妃其事未正。復非已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譴。何苟欲鬼神之福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韓子爲處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句龍棄比而校其祭禮之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社稷與句龍棄。其詞曰。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

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遠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爲尊。唯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之無屋與孔子校其榮。何其不知經之如此耶。夫孔子者自以其教爲儒者之先聖。固當享其釋菜釋奠之禮。烏可以句龍棄等比功德乎。是又韓子其評論之謬甚也。

鍾津文集卷第十五

鍾津文集卷第十六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下

第十四

韓子爲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從少府請。擬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馬彙者蓋北平郡王司徒馬遂之長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其在父之喪也。刺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當辯。乃從而稱之。韓子殆始識知乎佛經歟。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而孰可報之。今日期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居喪有過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擬其大者以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

侯芭者尚不知其師之所祖述。何妄爲之說掩抑聖人之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事也。此足以識芭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而知其爲人也。韓子於此當排斥之。以尊證聖人之道可也。乃更從事其說。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當爾耶。吾恐以文爭強而後生習爲輕薄。人人無謙敬之德。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嘗謂。楊子因易以成書。其謂述之可也。不應作經自爲其家與夫大易抗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

朽焉者。韓子亦欲人皆勸而從事于佛乎。吾考韓子爲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著文。其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至此乃善爲佛氏之事。豈韓子既壯。精神明盛。始見道理。適覺佛說之爲至耶。其後之雖稍辯佛。將外事儒以護其名。而內終默重其道妙乎。不然何徹至老以道理與大顯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大者也。其可毀乎毀之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道先擯佛。何其太過。而行狀推佛。何其專也歟。韓子固亦不恒其德矣。韓子爲通學解。謂其陽斥佛老矣。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爲韓子與李紳爭臺參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見愈之性復許言詞不遜大喧物論。及視韓子論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而其氣躁言厲爭之也。噫韓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際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其朝廷也。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之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夫固高於中丞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爭端矣。韓子見幾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舊儀。何乃使之輒爭。春秋時滕侯薛侯朝魯而爭長。孔子惡其無禮書之。遺左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縱不能見幾稍悟。豈不念春秋之法而懼之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子自謂專儒。毅然欲爲

聖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遠相致者。在醜夷不爭者。又曰。君子矜而不爭者。韓子與公垂平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才而薦諸陸員外者。及此正可推讓以顧前好乃反爭之。噫譚于朝廷。而韓子儒之行何有。故舊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廷優於韓子。詔獨免其臺參。韓子自當以不敢虧朝廷之令式。固宜讓第恭其禮貌日趨於臺參。彼李紳識者。豈不婉且伏也。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愧乎達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諸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誠不至耶。昔廉頗不伏其位。居蘭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有器識臨事守大體。太史公謂退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於韓子遠矣。漢孝景之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己。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堅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韓子當時雖幸無御史之責。今其垂之史書而取笑萬世之識者。其又甚於安國之讓也。慎之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爲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

而逝。吾以爲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鱷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況昆蟲歟。謂鱷魚去之。吾恐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要自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與之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強爲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見。韓子謂大顛實能外形骸而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爾。亦何免己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爲福。得性如法不爲外物所惑。爲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游。其預談理論性。已刪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以爲感。乃復云云。吾少時讀大顛禪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爲道。大顛即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論旨。其弟子三平者遂擊其床大顛顧謂三平何爲。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即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驗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欲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笑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

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師。忍毀其法。君子處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共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是豈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捐身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大患以神道設教者也。其爲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即與不專此不蔑彼。韓子徒見佛教之迹。不睹乎佛教聖人之所以爲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議議知佛教可以一矣。此固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云云。此乃韓子疑之之甚也。既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可輒便毀佛耶。其間巷凡庸之人最爲無識。欲相詬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醜詆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幾不若彼間巷之人爲意之審也。謂佛爲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

況君子小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況疑之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議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詣理。理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助。理當則天地自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爲呪矢而賴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嘗彷彿見乎聖人之心耶。劉昫唐書謂。韓輩抵排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謬也矣。

第十八

昔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久之其諫爭未見。衆皆以虛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遂作諫臣論非之。其意亦以城既處諫官。而使天下不聞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爲乎。遼城出守道州。以善政聞。而韓子爲序送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賢城所治爲有道之國。特比漢之黃霸爲潁川時。感鳳鳥集鳴之賀。余小時視此二說。怪韓子議論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後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能知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有大志。其未效之時。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謂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濬果立功於

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顏初碌碌於行伍。人未之識。獨裴中立稱其才於憲宗。不數日奏光顏能大破賊兵。晉時戴晞少有才惠。人皆許以有遠政。唯嵇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晞果以無行被斥。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稽羊裴晉公三君子之美。灼灼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賢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聞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衆人之相譏。豈前既不賢。其後因時之所美。而隨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爾。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視唐書。見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爲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知陽耳。韓子謂。元宗居諫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之上九與蹇之六二交辭。以折其行事。此陽氏居官。自有王臣審審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正諫後。元之初。諫官紛紛競言。事細碎者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此元宗自山林以有道詔爲諫列。固宜和時而發。烏可如他諫臣斷斷遑遑口舌以重人主厭惡。詳元宗在官而人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蓋用禮五諫之義。而其所發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輒見。其五諫也者。曰諷。曰順。曰闕。曰指。曰陷也。諷諫者。謂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之也。順諫者。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闕諫者。謂視君顏色而諫。指諫者。謂質指其事而諫。陷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爲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國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氣厲。激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

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直諫，直諫豈不爲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尚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子蓋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爲黨，傾覆宰相，大害國政。元宗不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閣下，一疏論其姦邪。天子果怒，欲加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僉免。然城諫爭法，經緊緩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二弟日夕痛飲。客苟有造城欲問其所

以，城知其意，即坐客強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發語，此足見陽子居官其意有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陽子之意。韓子何其特昧而遽作論譏議，輒引尙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子不知經也。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維我后之德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所以嗚呼也者，蓋慨嘆凡臣於人者咸皆順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不爲良臣大能昭顯其君之德也。孔安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入則諫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獨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陽子立朝爲諫議大夫，其位豈甚下，其官豈甚小，入則諫出則不使人知，豈不宜其所行，孰謂不可耶？夫諫爭自古罕有得其所者，漢之諫諍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尙忤觸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賴

文武賢主而納諫。其後薛廣德、朱雲、劉輔輩，激怒天子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韓子固當推之以教後世可也。更祖之謬論如此，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子，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二帝三王群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浪浪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閑曰：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繆，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韓子爲此說，似知佛之法真，與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不惡死也。夫解外繆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嗜欲淫惑百端，皆其謬妄也。繆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乃潔靜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靜爲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既正，豈必在閑華待其死而更生爲畢神爲大至人耶？卽當世自真可爲正人爲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與閑之言，其原道乃曰：絕爾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也。夫清靜寂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繆，妄情若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韓子爲書，不復顧前後，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末學心不通

理，視之以謂韓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手迹以至終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識韓子爲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閑而言，自閑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爲益於世，意苟有益於世，而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益於用而不言也。謂韓子聖賢之徒，安得爲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道，尙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二十一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謂近世韓子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享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雄逐貧賦，作論佛骨表，則劉蕡諍齊王疏。雖依倚若此，愚未功過。然余生論不足校其是否，其送窮文謂窮有鬼，窮鬼蓋委巷無稽自誤。韓子爲文，此縱然如其鬼相暗何其怪乎？韓遂託斯以自諷，何取論之不詳也。若韓子之智知學文，知或與其文乃資鬼而爲之。韓子豈自謂誠明人乎？君子之言法言也，謂可以教人而君子乃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韓子如此何以教人耶？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韓子果窮尤宜以君子固守，烏可輒取陋巷鄙語文以爲戲耳。

第二十二

韓子爲歐陽詹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又曰：其於慈孝最隆也。而唐人黃璞傳詹，謂其以倡婦一動一作而死，而譏詹不孝，乃引孟簡哭詹詩曰：後生莫沈迷，沈迷喪

其真。璞魯之鄉人也。評魯固宜詳矣。檀弓曰。文伯之喪。敬姜據床而不哭。以文伯多得內人之情。而嫌其曠禮也。況以婦人之死而遺其親之恨者也。韓子稱魯之孝隆。不亦以私其黨而自欺乎。不亦不及敬姜之知禮乎。注魯之所以死者亦見於太平廣記

第二十三

韓子爲羅池廟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其事神在韓子當辯。乃從神之而張其說。何其好怪也。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子乃爾。豈不與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韓子爲毛穎傳。而史非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韓子非侮乎玩耶。謂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韓子論佛骨表。以古之帝王運祚興亡其年壽長短校之。謂無佛時其壽祚自長。事佛則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謂其事佛求福。迺更得禍。以激動其君也。當南北朝時。獨梁居江表垂五十年。時稍小康。天子壽八十六歲。其爲福亦至矣。春秋時。殺其君者謂有三十六。彼君豈皆禍生於事佛乎。韓子不顧其禍而專以禍而誣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亂臣竊發。雖天地神祇而無如之何。豈梁必免耶。此韓子未識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禍福報應者。善惡爲之根本也。佛之所以教人修福。其正欲天下以心爲善。而不欲其爲惡也。猶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

爲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佛之意正爾。但以三世而校其報施者。曾氏差不及佛言之遠也。故其禍福之來。自有前有後。未可以一世求。苟以其壽祚之短。謂事佛無效。欲人不必以佛法爲則。洪範以五福皇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王之道。何則。孝文爲天子。纔二十三年。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即位。方十六歲。年四十八而死。其曆數也。皆未及一世。其壽考也。皆未及下壽。豈謂孔子所說無驗。而即不從其教耶。嗚呼。聖人爲教設法。皆欲世之爲善而不爲亂。未必在其壽祚之短長也。韓子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命來朝。陛下接之。不過宜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感榮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云云。此韓子蔑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靈教智。亦真古之聖人也。又安可概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同校也。雖中國之聖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歲而其骨不朽。況復其神奇殊異。有以與世爲祥爲福耶。此韓子亦宜稍思而公論也。昔有函孔子之履與王莽之首骨者。累世傳之。至晉泰熙之五載。因武庫火。遂燬之。夫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聖人也。大惡者莫若乎王莽之不肖也。前世在其迹而傳之。蓋示不忘其大善也。留誠其大惡也。古今崇佛靈骨者。其意蓋亦慕乎大善也。若前所謂不過禮賓一設者。是乃示其不知禮而待人無品也。借令佛非聖人。固亦異乎異域之衆

人者。安可止以一衣一食而禮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國。而中國者以賢人之禮禮之。彼季札由余第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靈而不可測者也。至使其君待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者也。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謂不可揚君之過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爲惡也。韓子乃當婉辭而密諫。況其君未果爲惡。烏得許激而暴揚其事乎。昔魏徵能諫。不能忘其言。書之以示史官。而識者少之。馬周垂死。命焚其表草。曰。管晏彰君之過。以求身後之名。吾弗爲也。而君子賢之。若韓子之諫。比魏徵。則未必爲當留其表。使世得以傳其爲謬。固又過於徵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馬周之賢遠矣。又況君之所爲未至爲惡。而暴表論之。乃見斥流放抑留其說。以自彰其識智膚淺。播極醜于後世也。嗚呼。

第二十六

韓子上于頤書。稱頤若有聖賢之言行。乃曰。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乃引楊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然與頤列傳相反。不亦諛乎。

第二十七

韓子斥潮州。其女挈從之。商南屠峯驛遂死。其後移葬。韓子銘其壙。恨其路死。遂至罵佛。因曰。愈之少爲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瀾漫。夫華夏有佛。古今賢愚雖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爲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獨以爲鬼亂治。韓女白髮。何關

平佛。而韓子情泥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裴駘乎不測之聖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王五帝三皇之言聖者也。宋文帝謂其群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則垂致太平。韓子叢蔽而固不省此言也。又其作詩送澄觀而名之。詞意忽慢如規誨俗子小生。然澄觀者似是乎清涼國師。觀公謂詩詞有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又云。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或云。別自一澄觀者。夫僧儒於其教名以道德。道德尊故有天子而不名高僧。唐之太宗以公稱玄奘是也。傳曰。盛德之士不名。太宗豈用此法耶。然春秋書名。非善之之意也。既贈之詩。特名呼而規刺之。豈其宜乎。縱非清涼國師已不當然。果在觀公益不可也。若觀法師者。自唐之代宗延禮問道。至乎文宗乃為其七朝帝者之師。其道德尊妙學識該通內外。壽百有餘歲。當其盛化之時。料韓氏方後生小官。豈敢以此詩贈之。是必韓子以觀公道望尊大。當佛教之徒冠首假之為詩示其輕慢。卑抑佛法之意氣。而惑學者趨向之志耳。非其贈觀者也。韓子雖漫然不顧道理可否橫斥於佛。殊不知并其君與其本朝祖宗而辱之也。禮不敢齒君輅。馬蹴其芻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之車乘即下。尊敬其君故也。適韓子乃特慢忽其君之師。天子嘗所禮貌之者。其於禮義

何若也。如德宗皇帝誕聖節賜羣臣之內殿談法廣敷新經。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誠於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詞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然法師道德位貌若此尊嚴。可悔而失禮君師之德義乎。不唯無禮其君師與朝廷。抑又發乎後生小子輕薄之心。吾知而今而後天下不遵禮義。忽慢道德之士。其輕薄之風自韓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韓子答崔立之書曰。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以至云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吁。韓子所謂作唐之一經過也。古之立書立言者。雖一辭一句必始後世學者資以為法。其言不中則誤其學者。周書武成出於孔子之筆序而定之。其曰。血流漂杵。孟軻猶不取而非之。謂其不當言而言之過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藝之文。尚不自謂為之經。繩繩特後儒尊先聖之所作云爾。昔楊雄作太玄經。以準易故也。而漢諸儒非之。比之吳楚僭號稱王者也。今韓子輒言作經。何其易也。使韓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書。猶宜待他輩。或後世尊之為經。安得預自稱之。雖其未成比之楊雄。亦以過僭矣。其曰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乃善善惡惡褒貶之意。蓋韓

子銳志欲為之史耳。及視其外集答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為而曰。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乃引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於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一本止略引司馬遷然以此為尤。韓子何其勇於空言而怯於果作可笑也。誠前所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斯狂妄耶。

第二十九

韓子譏潮陽。與方士毛于姬遇。遂作毛仙翁十八兄序。謂于姬者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不猶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駿騮。信乎異人也。然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即掃廳屋候兄一日歡笑。韓子乃信其說。謂果若如兄言。即掃廳屋候兄者。即以兄事之。自列於門人也。當此韓子何其不知命而易動如此也。縱于姬之言果驗如神。在眾人當聽而奇之。韓子自謂專儒頗為聖賢之士。固宜守聖人之道也。語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謂君子。明故不惑。知命故不憂。勇於義故不懼。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蓋亦皆推乎聖人性命之道。無俟於苟也。烏得不顧此而輒如眾人惑於毛生乎。韓子自顧為學聖賢之儒如何耶。苟其道不至。

安可以學聖賢自負乎。韓子前作謝自然詩而譏斥神仙異端者。語句尤厲。今方降爲郡乃自衰變動尤惑。兄事仙翁異人。帖帖然願欲伏爲其門人。掃洒廳宇以候之。遷其言而望脫去還調。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韓子於聖人中庸得無愧乎

第三十

余觀韓子之書。見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辯之。近聞蜀人有爲書而非韓子者。方傳諸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未觀乎蜀人之書。吾益言之。恐與其相重姑已。劉昫唐書謂。韓子其性。偏僻剛計。又曰。於道不弘。吾考其書。驗其所爲。誠然耳。欲韓如古之聖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第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若韓子議論如此。其道可謂至平。而學者不復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譏沮佛教聖人。大酷。吾嘗不平。比欲從聖賢之大公者。辯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毀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已五十者。且隣於死矣。是終不能爾也。吾之徒或萬一有賢者。當今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吾書實而辯之。其亦不忝爾從事於吾道也矣

鍾津文集卷第十六

鍾津文集卷第十七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古律詩共六十首

三高僧詩

唐僧皎然靈徹道標。以道稱於吳越。故謠美之曰。雪之書能清秀。越之澈如水雪。杭之標摩雲霄。吾聞風而慕其人。因謔所謂。遂爲詩三章。以廣其意也

雪之書能清秀

畫公文章清復秀。天與其能不可闕。僧攻文什自占有。出拔須雪書爲首。造化雖移神不遷。畫公作詩心亦然。上跨騷雅下沈宋。俊思縱橫道自全。禪伯修文^{修成}豈徒爾。誘引人心通佛理。縉紳先生魯公輩。早躡清游慕方外。斯人已歿斯言在。護法當應垂萬代

越之澈如水雪

澈公之清若水雪。高僧天資與人別。三十能詩名已出。名在詩流心在律。不殊惠遠殊惠休。皎然未合誰與儔。白雲蕭散何定止。忽入關中訪包李。孤清難立衆所沮。到底無辜中非語。木秀於林風必摧。澈公懷德成禍胎。古人已往不復數。爲爾爲詩道後來

杭之標摩雲霄

標師之高摩雲霄。在德豈在於沈寥。一庵微底寄幽獨。抗迹蕭然不入俗。有時虛陟層崖眺。不聞其語聞清嘯。當時陸羽事幽討。曾入青雲預問道。取雨救旱驅神龍。此與人間事

豈同冥機感異心之苗。此公所以稱道標

送漳表民秘書

一日夫子來山陲。來言去別將何之。清塵舊尉亦皆至。之同來。鮮車輕珮光陸離。入門顧我顏色好。林下把袂相追隨。笑傲恣肆意氣豪。舉首不覺白日欹。拂榻乃留品字宿。紙衾蒲席誠可嗤。不計盟約但適美。唯唯無語相拒違。是時春和二月半。永夜耿耿輕寒微。高談交發雅興合。如瓶注泉爭淋漓。須臾促席命言志。直吐胸臆矯淳詞。人心不同有如面。平生各自有所爲。表民卒然趨席端。曰吾有志人不知。末俗淺近烏足語。含哺未吐長嗟咨。少從先生學經典。不探枝葉窮根基。帝王之道斷可識。殷盤周誥無復疑。古今事業貴適用。文意述作須有規。豈類章雅空琢刻。畫餅不能療朝飢。十五孜孜事文字。磨礱筆硯精神罷。長篇大軸浩無數。慷慨但欲扶政治。前年補吏來浙右。局務冗俗不可窺。傾懷欲效王霸略。騏驎捕鼠非宜宜。錢唐大府多達官。品秩相較我最卑。孟軻獨負浩然氣。誰能飲挾長低眉。丈夫所重以道進。青雲萬里須自馳。咄嗟顧我胡爲者。甘以門廨爲身資。遂爲謝病遠引去。遽與簪組相差池。膠西董生苟可慕。下帷克苦窮書詩。閉居落莫多感激。所感時政生瑕玼。賤臣抱節私自效。作書萬字投丹墀。天闊深岩在西北。引領一望雲嶺新。德音畢竟不下報。漫陳肝膽空涕洟。嗟嗟吾生時命謬。不過當時甘佚遺。龍蛇之蟄尺蠖屈。萬物不時須自怡。我家田園在南國。亦

有溪山名武夷。泉甘壤黑堪稼穡。歸與老農事鐵基。余與盛之聞此語。精神飛動驚支頤。深謀遠慮不可測。滄溟無底天無涯。開闢門前無限客。摩肩踏足爭前詞。暖衣飽食恣氣飽。幾輩卓犖能如斯。請君更前與君語。何必輕沮煩孜孜。嘉穀冬收權朝發。衆物榮茂有疾遲。不聞伊尹五千湯。堯舜之道方得施。賢傑輕身重天下。豈使汲汲營其私。況常夷狄侮中國。蹂踐二鄙翻地皮。將軍誅討苦未剋。百萬師老勞旌旗。凶年樂歲復間作。風雨霜雪猶不時。天子勤政不暇食。亦待才能相補裨。廟堂之上有君子。聰明豈肯饒臯陂。執秉公道尊大匠。裁度杞梓寧參差。愛君爲人性疎達。不以其教交相訾。臨風明月千里別。祝祠登俎傾肝脾。俗人好毀寡樂善。嘉名清節慎莫虧。朝廷若問平津策。賢良第一非君誰。

古意五

風吹一點雲。散漫爲春雨。洒余松柏林。青葱枝可取。持此歲寒操。手中空楚楚。幽谷無人來。日暮意誰與。

二

君莫笑文許。寂寞非悲情。君莫輕稽阮。山林有清興。人生徒百歲。樂少憂還剩。萬事漫短長。無如使道勝。耐非傲世士。高蹈釣名稱。但謝區中緣。甘心棲石磴。澄空白日飛。世事終無應。不如省爾誠。自言還自贈。

三

雲中見雙鳥。高飛揭日月。毛羽貢文章。翱翔

異應鶴。悠然過千里。竟不顧林樾。春風漫飄颻。勁翮更超忽。陌上遊俠子。窺爾徒倉卒。雖有金彈丸。睥睨不敢發。因知奇異資。自保長超越。回視黃雀群。胡爲戀塵埃。

四

堪笑浮雲高。凌虛翳日星。凌虛或作扶搖寧作蘭蕙幽。草中自芳馨。自足乃天分。未需爾虛靈。掩翳之所惡。胡爲久亭亭。古來曠達士。浪跡多晦冥。山林情長往。藏用亦藏形。愚谷不可及。管然還自寧。嗟余亦羨此。岑寂養頽齡。

五

窮品偶真叟。授我一卷書。深林植幽人。還我斧與鋤。斧鋤亦奚爲。教養材與蔬。荒穢必須剪。使之藹自如。授書欲胡爲。教爾心與綱。學必先正己。自治乃及餘。此意有嘉訓。佩之未始除。如何悠悠人。自謬欲是渠。相習成薄俗。勢德懷籙籙。吾哉此俚語。憑君爲傳諸。

游龍山訪道士李仙師

日出野曠明。肅然訪道生。杳渺湖外去。散誕雲邊行。秋高天宇淨。脫葉飛縱橫。乘風度林嶺。轉覺衣履輕。時聞縹緲間。微颺傳鶴聲。知與仙家近。逸思冷然清。須臾轉幽谷。紫府芝田平。仙童走脚報。松子來門迎。接袂語且笑。所歡非俗情。丹臉人未老。道貌天已成。開筵羅玉粒。盤饌饒紫英。綢繆似交舊。洒落懷抱傾。薄暮忍云去。徘徊倚山楹。欲有重尋約。還憂變高名。

感遇九

海水晦夜清。秋色涵蓬壺。有叟雙龍公。鐵網

羅珊瑚。風雲浩容與。悵悵何所圖。欲問天上人。可換明月無。

二

仙人白玉京。去去何縹緲。瓊樓十二層。玲瓏汎雲表。銀湓月爲波。萬頃卽池沼。秋來宮殿光。逗落人間曉。空際時澄明。烟霞眇青鳥。可見不可到。所思空杳杳。

三

悠哉楊執戟。識遠才絕奇。初提草玄筆。頗爲人所嗤。卓卓孔孟道。謝爾平嶮巇。玉鑑含幽光。千載方藏蕤。寄語曠懷士。未達休嘆咨。心期道自貴。俗態勢焉隨。青山保長往。白日貞可窺。高標謝松柏。孤芳操弗移。

四

天威不到處。干戈動邊鄙。將軍奮威猛。英雄勢隨起。紛紛出榆關。肅肅秋色裏。白馬冒黃雲。清霜厲嚴旨。少壯羽林兒。務能莫多喜。好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寄言飛將軍。妙略應無比。志在報君恩。豈爲黃金死。丈夫身許國。慷慨當如此。寧教太史書。輕笑魯連子。

五

蒼茫天地間。流光一何遽。曾聞太古人。未見曦輪駐。才沈曉曉雲。還上浮桑樹。山色愁裡暝。天形夢中曙。安知穆天子。龍馬神爲御。萬里速乘風。又向瑤臺去。超遙侶神仙。此理當何故。不向堯年長。永使人間住。

六

冠蓋何處客。凌雲意氣驕。且且趨雙闕。衝衝過渭橋。金珂雲外響。畫燭月中燒。縹緲行天

路升騰在玉霄。如何區宇內。頓與人間遙。長拂羅裳去。明光殿下朝。一俯復一仰。榮多憂亦饒。白髮領邊長。朱顏鏡裏凋。豈知松楸下。幽人長寂寥。萬事淡無慮。恣臥時長謫。浩蕩天地間。孰問懷黃堯。臨風一清嘯。胡爲王子喬。

七

空虛澄遠煙。霽色含秋景。思君每盤桓。駐目千峯頂。駐目或作獨往明月初團圓。可照美人影。美人來不來。雲霞渺林嶺。

八

松柏地之靈。草莽亦同茂。願得區域中。人心復純素。蒼梧會稽陰。罔復有陵墓。六合無知音。青山有歸路。人生惜朱顏。賢照長相顧。昨夜露華臺。誰不怨秋暮。

九

悠然嚴子陵。遠大寥廓器。故人貴爲君。白駒要不至。耽閑戀澗潭。高超弄芳餌。青山汎白雲。萬古寄高意。侯霸不知道。初亦嫌傲志。何事卑王侯。其心越天地。因悲裴護輩。胡爲附權勢。流游絲藻間。折節歸隱例。皇皇古阜道。勞生自拘繫。不如歸去來。乘風拂長袂。

懷越中兼示山陰諸閑士

厭見入境喧。清游憶靈越。東南千萬山。浮青滿寥沈。從來鑑中景。形勝人間絕。月滿鵝鷺溪。雲起藏書穴。客子若飄蓬。遽與故人別。尺素未及通。芳草已云歇。所悲行路難。俯仰損名節。鳴雁欲東飛。寄語謝明月。

早秋吟

山家昨夜房櫺冷。梧桐一葉飄金井。長天如水淨藏雲。明月含暉變秋景。桂枝花拆風飄飄。誰在高樓吹玉簫。人間不見槎升漢。天上將看鵲作橋。年少征人在何處。白露霏衣未歸去。海畔今無漂母家。江南誰與王孫遇。徘徊月下空長吟。吾徒自古難知音。欲上高臺問明月。明月何不照人心。

群賢宿山賦得卷雲當宿

微風靜林杪。紅日下崑阿。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高應伴猿鶴。深不暗松蘿。若弗爲霖去。其如早歲何。

浙江晚望

暮色看無際。秋空水混天。片帆飛鳥外。新月落潮邊。隔越山形小。吞吳地勢偏。幾人來往老。早晚渡頭船。

題徑山寺

翠拔群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洲。僧在深雲定。香和杳靄浮。人間游不到。臺殿自清秋。

郎侍郎致仕

平時獨高謝。道勝欲韜光。白髮辭明主。青山戀故鄉。藥畦容鶴到。吟簪恐雲藏。更愛禪林臥。時來拂石床。

山中早梅

亭亭映晚景。皎皎出林端。小圃連雲淡。孤芳冒雪寒。人間殊未見。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瓊玉。寧將勝牡丹。

汎若耶溪

越水乘春泛。船窓掩又開。好山沿岸去。驟雨

落花來。岸影橋人渡。歌聲浣女回。滄浪無限意。日暮更悠哉。

書毛有章園亭

愛此園林好。重來花木滋。游人醉不去。幽鳥語無時。烟郭連芳草。春湖泛渌池。松篁非俗韻。游子漫相期。

山亭晚春

山庭晚來靜。林石自巉巖。夫去吠人語。花飛恣鳥銜。晴烟熏茂草。煦日靄高杉。更喜團圓月。清光下碧巖。

自贈

靜坐還看竹。閑行亦合樵。道心應有在。生事合無憊。客去清談少。年來白髮饒。漫將支遁筆。閒且賦逍遙。

夏日無雨

山中苦無雨。日日望雲霓。小暑復大暑。深溪成淺溪。泉枯連井底。地熱亢蔬畦。無以問天意。空思水鳥啼。俗謂水鳥啼則天下雨焉

歲暮書懷

朔風適變寒。曉日將含煦。南國殊未還。東山歲云暮。浮生奄忽往。芳顏安得駐。寄謝人世間。紛華尤可悟。

山中早行

前山經夜雨。獨往步春泥。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啼。孤烟行處起。曠野望中低。猶喜逢樵客。相將過數溪。

湖上晚歸

人間薄游罷。歸興暮蒼陰。春岸行未窮。夕陽看欲盡。嵐光山際淡。天影水邊近。自憐幽趣

真清吟更長引

季春寄友生

湖上無烟書。人間寒食時。陰晴春易變。花月候難齊。未畏青蛙亂。先愁紫蕨衰。雲山向漸熱。相訪勿應遲。

寄懷洵潭山月禪師

問道安禪處。深蘿香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坐邊栖。雲影朝哺別。山峯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西。

送客還北關道中作

北郭送陽子。日斜歸舊居。路泥侵曉潤。晦月逼春餘。桑柘雨中綠。人烟關外疎。依然見風俗。歸興混樵漁。

次韻無譽赴承天再命

載命還高讓。知君所趣深。青山當隱處。白髮欲栖心。更俟逢梅雨。何妨過虎林。潺湲合澗水。六月足清音。

山舍晚歸

薄暮還精廬。徐行無所並。日入月還清。山空水更靜。彷彿聞疎鐘。愴然在西嶺。寄語高世流。來茲謝塵境。

讀書

讀書老何爲。更讀聊遮眼。此意雖等閒。高情寄無限。錯磨千古心。翻覆幾忘飯。不知白雲去。春靜山中晚。

送盧隱士歸廬山

世事如循環。是非終莫盡。美爾歸深山。任他譏小隱。黃鶴舉已高。白雲去非近。天籟歸寂寞。何峯弄清軫。

還南屏山卽事

歲晚歸來石室寒。松蘿岑寂自盤桓。但知林下一年過。不見人間萬事難。招隱有詩題石記。解嘲無說與時看。此心已共空生食。身似浮雲不必觀。

入石壁山

身似浮雲年似流。人間擾攘只宜休。老來已習青蘿子。隱去應追白道猷。直入亂山寧計路。定看落葉始知秋。他時谷口人相遇。莫問裁詩謝五侯。

山中自怡謝所知

萬事隨宜勿強攀。暫過朝市卽歸山。勞生未必浮名好。稱性應須到處閑。都似夢中休問影。只堪吟裏更怡顏。襄陽道者寧知爾。猿鶴蕭然石室間。

寄承天元老

清散年來事益閑。不論林下與人間。禪心至了非喧靜。默客何妨更往還。奇石清軒增勝趣。流泉碧座照衰顏。支形脫略時機甚。應笑歸來別買山。

誠題

高吟遠矚倚雲梯。往事經心盡可題。道德二篇徒自辯。是非一馬豈能齊。陳山眞玉傷驚火。失水靈蛇畏在泥。寄語冥鴻上天去。凌雲羽翼莫思低。

元日

暗裏春催曙色明。百難迎曉報新聲。宿寒尙在龍蛇蟄。藏曆初傳日月迎。苔葉四時今始發。梅花一旦占先榮。山家也祝堯天壽。漫學

牛山報太平

著書罷思南還復會客自番禺來因賦此詩

平昔著書今粗畢。南還終欲隱羅浮。初春況遇故鄉子。終夜更誇滄海遊。但貴羊城風物好。豈辭梅嶺路岐修。應須相與莫洪輩。抗迹山林送白頭。

冷泉獨賞寄冲晦上人

南風掠波溪水滿。山中幽人來洗浣。獨立溪傍清興歎。更愛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散。世道紛紜何足算。人間五月夏雲煩。相約歸來君莫緩。

遣興三絕

逸興應須傲皎然。此生瀟灑老詩禪。何妨剩得驚人句。詠遍江山一萬篇。

吾道陵遲事世訛。而今無計遏頹波。徇人玩法成流俗。但泣金書索爾何。

去年聊駐江頭寺。今寄林僧品下局。莫謂此身無定迹。人生都類一浮萍。

書南山六和寺

青葱玉樹接溪岑。臺閣凌虛地布金。行到白雲重疊處。水聲松韻淡人心。

寒食日雨中

早起

漠漠行雲晴復陰。野花垂濕晚沈沈。游人莫怨天多雨。況在東臯春已深。

靜臥時驚鶴喜多。須臾果有故人過。山中明
度還無事。問爾綿蠻更語麼

寄晤冲晦

年老相看眼倍青。念君詩思苦勞形。人間更
有無窮感。好把禪關護性靈

洗筆

古人信文字。字字從此出。天下心不欺。爾亦
有陰陽。灑之還瑞子。念茲未應失

遊大慈山書畫上人壁

谷裏侵雲寺。尋幽到深處。春過寒花開。人來
啼鳥去。豈期草菴客。日暮此相遇

清溪

勿謂清溪清。長如鏡初洗。須防苟容物。汚爾
清到底

鎮津文集卷第十七

鎮津文集卷第十八

藤州鎮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此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今總編
于此。貴後賢披覽。以見一時文會之清勝
焉

歲暮值雪。山齋焚香獨坐。命童取雪烹茗。

因思柳絮隨風起之句。遂取謝道韞傳讀
之。見其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益發幽

興。乃爲詩兼簡居士公濟彼上人冲晦

東山沙門契嵩上

簷外驚風幽鳥歸。窓間獨坐事還稀。初看曆

日新年近。喜見山林雪。飛。但憶故人能有
詠。寧懷久客此無衣。鮑昭湯老能乘興。城郭
何如在翠微

章安楊蟠次韻

零落東山老佛師。古來獨往似君稀。雪邊氣
候春將破。林下神情句欲飛。後日當尋慧遠
社。何人更贈大顛衣。一篇感發渾閑事。須脫
青衫動少微

錢湖草堂沙門惟晤次韻上

雪滿西山春未歸

泉聲凍咽鳥聲稀。靜觀眼
境人間渺。驅逐詩魔天外飛。一飽每將松作
飯。大寒重換紙爲衣。我憐詩是君家事。更約
論心極細微

約冲晦宿東山禪寺精舍先寄蟠

上人合動林間興。吾恨衰遲學謝安。納履操
筇解有限。吹雲落雨漫無端。先憑報信春枝
破。預想分題雪屋寒。林下不語人世苦。笑將
雙鬢與君看

次韻和調笑

襄陽習子不貪官。欲友幽人擬道安。日雪履
霜臨歲杪。攀蘿挽絮到雲端。初論浮世懶年
老。久對清規苦夜寒。空感知音何以報。但誇
山水富君看

將訪永安東山禪師先寄蟠

庵在千株松桂下。更無塵事到夫君。高縱罕
過呼猿洞。靜思唯看抱石雲。日暮坐間禽影
集。雪晴岸畔路形分。楊雄約我須投宿。月裏
禪餘怯論文

次韻和調笑

歲晚陰沈天宇昏。宗雷訪我更攜君。相期石
屋宜投宿。獨憇山茨學臥雲。雪映窓櫺人已
靜。風吟燈影夜初分。自憐惠永多閑散。強接
清言愧不文

宿永安方丈書呈東山禪師蟠

千年道在高僧傳。未論詩人更有評。曾著文
章原大道。獨推性命濟群生。自云已鎖山間
寺。流水空傳世上名。林遠不聞鐘磬作。五更
幽鳥轉春聲

次韻和調笑

詩豪何遜宿岳局。品格高卑微曉評。未省窓
前無月到。唯驚席上有風生。却超年少遍高
隱。莊子才雄不近名。明日君歸人落去。莫將
平叔擬虛聲

道安獨繼襄陽躅。詩好情親實畫評。竹屋數
間經幾載。草衣三事傲平生。縱陪林下收孤
迹。難學人間走大名。燈火已殘談未倦。曉風
斜雨打窓聲

嘉公濟冲晦見訪

數曲青溪山數重。山深日暮已鳴鐘。忽聞行
客門前語。來覓幽人林下蹤。初接風流殊歷
落。更張燈火倍迎逢。不須便去疑無待。已有
黃糧在宿春

次韻和調笑

數百招提隱亂峯。蒼茫豈復辨君鍾。春舍未
得黃鸝報。路轉唯尋白鹿蹤。庵在月邊長不
鎖。興來天外忽相逢。山人莫笑衣冠客。亦有
鴻來待賃春

次韻和調笑

鴻來待賃春

次韻和謝

白雲蒼海一重重。傍舍遙聞隔塢鐘。月上更無人語闌。雪深空認虎行踪。詩書共喜燈前論。茗果翻疑夢裡逢。脫屣高談無限樂。爐煙寒擁日高春。

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

山老未容山客去。故將雲陣鎖山門。雨催晚色凝諸嶺。雷送春聲落後村。今夜青林妨月上。故人白首把詩論。來朝山水終瀾汎。策杖相隨討溯源。

次韻和謝

暮雲將雨苦紛紛。看雨携君倚寺門。飛鳥驚雷歸後塢。落梅流水出前村。名山當爾何須去。勝事而今更好論。況有禪翁通妙理。徘徊重款扣真源。

次韻和謝

雨洗群山秀色分。一筇雙屐到松門。天邊雲散爭歸洞。島外樵還各占村。久著青袍心已厭。相看白首事休論。請君細問黃梅老。當信禪河別有源。

同公濟冲晦宿靈隱夜暗

不睡還烹北苑茶。寒燈落盡過來花。夜深雨過山形出。天淨雲空月色佳。且喜僧窓晴似畫。莫論人世事如麻。況陪支許皆能賦。豈厭留詩在碧紗。

次韻和謝

山風亦會山人意。卷盡天紛掃雪花。明月當樓情已興。碧雲落紙句還佳。天威忽霽應通物。仙侶相便合姓麻。群動已消林木響。臥

看星斗隔窓紗

次韻和謝

戰退睡魔重酌茗。再披文卷眩生花。喜逢長夜身雖健。勉和新詩興未佳。風細猿聲清似梵。月明杉影密如麻。臘寒燈炷飛蛾滅。何必殷勤護薄紗。

早過天竺呈明智及同遊二老

雨夜靈峯臥竹床。平明屢齒到雲堂。門前雨過新溪滿。石上風回舊草香。山抱鐘聲圓不散。雪鋪瓦面冷無光。理公莫怪詩相惱。今日僧行總姓湯。

次韻和謝

湖北夜依禪舍宿。峯南今訪講師堂。初行松路愛清曉。及過石橋聞異香。日色煖烘諸壑淨。晴嵐翠潑幾峯光。道標尙客何高趣。更飲吾曹相葉湯。

次韻和謝

曉過翻經臺下寺。與君同謁祖師堂。庭前紫桂葉頻脫。石上紅梅花正香。出洞陰雲分遠影。挂松寒日漏清光。謝君勸飯須無讓。不許非時薦茗湯。

南澗傍遊戲呈公濟冲晦

相引朝來碧澗傍。山林雪盡水流長。未應驚鳥下苔岸。先共觀魚跨石梁。日淡沙寒鷗自聚。歲闌春入草含芳。鮑昭湯老須同詠。何必人間萬事忙。

次韻和謝

湖南一嘯清風發。林下重來白日長。雲遠石深連鶯嶺。水寒沙淺似魚梁。漫因野老詢前

事。因伴幽人擷紫芳。更欲窮源情未已。知君喚我索歸忙。

次韻和謝

撥雲過得南隴去。流水激灘一澗長。盤石誰堆補缺岸。老自倒成危梁。沙禽呼雌頻叫噪。山藥吐色常芬芳。臘去春歸山愈好。喜君共無塵事忙。

遊天竺上寺呈東山仲靈冲晦

入林已忻猿鳥樂。共傲浮生勝大還。身外是非雲不繫。社中留戀雨相關。鯨與寂寞愧彭澤。拄杖風流肖德山。寄語葛洪品下水。莫流清夢落人間。

次韻和謝

共訪迢遙深塢寺。仍隨野老賣樵還。鳥栖已定人方到。暮色雖濃門未關。今宿僧房休問法。來朝臘屐重登山。平生勝友殊難會。莫厭相携寂寞間。

次韻和謝

天寒雨細日將暮。泥滑誰禁策馬還。砂穴吐泉鳴決決。竹叢歸鳥語關關。聊歸謝客須穿屐。莫羨支公獨買山。方外論交情未淺。願陪投老白雲間。

同公濟冲晦遊天竺兼簡呈伯周禪老

愛此蕭然松塢深。詩流邀我此相尋。蒼茫寒日纔開霧。變態濃雲又結陰。安石放懷還劇賞。皎然乘興合清吟。主人勸駐禪扉宿。況值梅香正滿林。

次韻和謝

不問猿崖鳥道深。携筇著屐伴君尋。山中桂

子驚寒夜。雪後梅花通歲陰。欲住更逢青眼
顧。相看須盡白頭吟。他年若續高僧傳。未放
湯休與道林

次韻和謝

平昔詩禪友契深。更來人外事幽尋。雨餘湖
壑流寒響。歲晏楓杉老翠陰。袒跣不妨陶令
醉。風流多似洛生吟。山翁解榻延清賞。未放
前賢勝竹林

宿天竺再贈東山禪師與冲晦

仲靈述作慚知己。冲晦篇章竊賞音。勝侶俱
恬山水樂。神交已過雪霜深。燈前自笑平生
事。雨後重論一夜心。相檢莫教詩間斷。更聞
同聽夜猿吟

次韻奉和

沈侯才雋冠儒林。詩語驚人金玉音。學海平
生慚我淺。詞源今日羨君深。強歸老格須張
膽。喜聽清言更洗心。廣唱苟能容累句。漫陪
梁甫續高吟

次韻奉和

燈火青燐雲塢寺。清猿叫斷有餘音。檻梅雪
白春風近。山雨盆傾澗水深。背世迹憐高鳥
迹。結交心契老松心。謝君秀句無新語。徒攬
詩腸徹曙吟

宿天竺寺賦聞泉呈二老

我有泉中興。平生愛水經。山空時決決。夜靜
轉泠泠。暗脈來湍急。清聲出混冥。月寒風不
響。高枕與君聽

同賦聞泉

歲晏林間宿。初聞況夜晴。漱寒醒客夢。飛響

應山鳴。深湖松風靜。幽人石室清。誰人能爲
我。寫此入琴聲

同賦聞泉

湖泉吾所好。山舍寂無喧。春脈生雲底。夜聲
來枕前。風休不動竹。月上未啼猿。石上鳴逾
急。冷然清夢魂

送公濟冲晦出山兼簡駐泊李思文

幾日山遊霰雪稀。相隨野老亦忘機。始憐洞
裏雲堪臥。又憶人間歲杪歸。夜落梅花應滿
路。風含春色自吹衣。憑君爲語王孫道。吾信
終須寄鳥飛

次韻奉和

臘後東風掃翠微。同看芳柳破春機。三宵聽
水都無夢。四日登山未肯歸。野老止憑雲送
客。家人應笑雨霑衣。君詩兼簡佳公子。只恐
囊傾一夜飛

次韻奉和

招携綠野村邊去。累日青山曠世機。惜向永
安蘭若別。還經靈隱渡頭歸。雲峯積雪迷樵
徑。石罅新泉澗客衣。詩會未由陪帝戚。心隨
雲鳥入城飛

遊山歸遇雨呈仲靈冲晦

九里松門雪過時。驚與疊嶂凝松枝。雨留宿
客還斜落。風送行人亦倒吹。華表忽驚黃鶴
反。耳中猶帶白猿悲。來朝弗著登山屐。可避
君味謝客兒

次韻和謝

嚴維靈澈出山時。避雨曾聞礙木枝。歲杪霜
寒何足畏。管中春色已堪吹。風含鐘韻凝還

散。水結溪聲咽又悲。聞草野遊君莫笑。初平
元是牧羊兒

次韻奉和

興高未肯輟清詩。拾轡重扶柳栗枝。松柏青
肥春雨洗。烟雲輕健澗風吹。樵歸後塢連聲
唱。鹿過前溪失隊悲。莫道還家甘寂默。陶潛
自有五男兒

山中心憶東山老

山遊興發特尋君。展齒筇枝繞四隣。峯北看
雲忘世務。湖南聽水得天真。名高寂寞存僧
史。林下風流似晉人。何日枇杷苦笋熟。却遊
朱滅去年春

次韻奉和

君事逍遙入亂雲。與君踞屨遍溪隣。林間聽
鳥聞偏好。烟際觀山見匪真。澗水只能忙送
客。岩花不解久留人。樂天更有龍門約。勝會
應須趁早春

連得公濟出山道中見示一篇鄙思枯涸

奉和不暇且乞罷唱

詩篇留落野人窓。又得虞卿壁一雙。怪似蛟
龍出古水。清如日月浸秋江。屢吟何止夸山
澤。變雅終須繫國邦。爲報詩家驍將道。雪關
休唱已心降

次韻奉和

幾夕論詩坐石窓。憐君百首妙無雙。勾牽野
興侵孤月。惱亂詞源湧大江。數紙忽然來竺
嶺。千年猶可照吳邦。相思未免還相挑。莫壓
旗旛却詐降

出山至中途寄永安禪師

松行未盡却回頭。寒雨霽空已漸收。望海閣
邊雲繚繞。行春橋下水奔流。山庵驟別高談
遠。城寺將歸滿面羞。須微著書同護法。悠悠
人事漫拘囚。

次韻和訓契

忽憶山中人白頭。歲闌來看雪初收。詩篇見
賞皆高興。謝客相隨匪俗流。漫有品雲供夜
臥。況無土食備晨羞。愛君吟詠殊堪聽。金玉
聲香勝楚囚。

公濟冲晦出山次日奉寄

孫綽曾陪支遁遊。千年人謂兩風流。羨君慕
此乘雙屐。結侶還來共一丘。衣冷雪霜猶未
去。興高雲月肯甘收。耽詩重道皆無比。應敵
當時萬戶侯。

次韻奉訓

猿聲未落鳥聲愁。宿發花開湖水流。還對春
風驚節物。漫思野老傍林丘。古人得道多深
隱。賢守知名貴早收。林下頻過君莫怪。白君
骨相匪封侯。

次韻奉訓

今日追懷昨日遊。二君乘興似奔流。遠尋幽
壑行挖屐。果到深雲臥枕丘。崖竹蕭疎晴影
亂。塢梅零落晚香收。會須重訪藤州老。更約
高才沈隱侯。

次韻奉和

樂天已與廣宣遊。更出風塵外俗流。酒樂盡
能非畢卓。詩仙皆欲接浮丘。此輩酒多隨其
篇章逸處江山動。筆硯閒時雲雨收。況有聲
名俱籍甚。並飛南北勳王侯。

歲暮還西塢寄公濟無辯
乘興溪邊去。仍從林下歸。梅香帶春信。日色
煖人衣。白髮思還遠。清流遇更稀。野禽無會
意。相顧向柴扉。

次韻奉和

聞說西庵好。藤州恐不歸。延年松可食。避世
草堪衣。山塢雪應滾。林端梅亦稀。猶憐二禪
老。佳句及城扉。

次韻奉訓

野步溪流靜。源深興未歸。晚禽栖雪竹。殘雪
洒禪衣。放意天涯遠。狂吟日落稀。詩成寄吾
侶。清氣動林扉。

次韻奉和

白髮東山老。青林西塢歸。聽猿時駐錫。隔水
自褰衣。高論才難敵。孤蹤行亦稀。慚君寄樵
採。佳句出岩扉。

寄東山

高臥西林月。孤閒獨見君。杖藜探湖水。欹枕
看山雲。鹿過何人見。猿啼只自聞。篇章知幾
首。寄我莫辭勤。

次韻奉訓

倚然林下隱。吾道異夫君。習忍如幽草。觀身
類片雲。人情無意染。鶴唳有時聞。謝客詩懷
寄。憐君此興勤。

家占西湖島上雲。雪光月色更侵魂。與來爛
漫投空老。詩罷蒼茫眼正昏。晉國衣冠
何處覓。梁朝殿閣幾猶存。思君不及山陰夜。
遙望青松懸雪猿。

次韻奉訓

暝色陰森雪和雲。故人當此動吟魂。烟凝火
冷萬家靜。水色山光竟夜昏。興發晉賢前古
遠。詩傳蕭寺邇今存。春歸品壑多芳樹。漫欲
遙君同聽猿。

寄勉冲晦速和

冲晦僧儒詩者豪。尤憐賴汝壯方袍。一千篇
興時無敵。三十年功格最高。白髮逢春今更
勇。清吟徹老莫辭勞。何朝始肯將珠玉。却報
仙人換木桃。

次韻奉訓

杜門誰復念吾曹。老畏春寒擁毳袍。懶慢從
來徒自笑。唱調今更怯君高。曾無道譽喧喧
播。厭把肝脾苦苦勞。佳句忽來催野句。譬將
凡果逼仙桃。

新歲連雨不止因寄公濟兼簡賢令

寒郊纔喜歲華新。景物陰陰又一旬。雲帶天
低垂壓野。雨藏春晝暗迷人。寧愁燈火妨明
月。却嘆詩家惜令辰。陶令而今臥江國。倚樓
吟望更誰親。

次韻和訓

林扉厭聽雨聲頻。爲惜春風只九旬。衰櫟山
花將放杏。侵尋歲月已過人。何時好去遊南
湖。每夜空來望北辰。愁坐更無車馬客。獨憐

詩筆漫相親

竊觀仲靈久雨詩且道余與公濟吟從之

意輒次韻奉和

詩興勾牽日日新。年光初破雨彌旬。舊遊已得新工部。佳句今逢休上人。仲靈文章大手。非特此。此以詩言耳。雲外馳心關水石。江邊搔首望星辰。泥深未愛尋山屐。誰與西庵杖履親。

重次元韻

吟思那知歲月新。初驚啼雨早經旬。娟娟野竹通寒水。洗洗江梅冷照人。鶯嶺並遊勞夢寐。虎溪一笑尚參辰。千金發字形篇尾。迹未相同意已親。

又次韻奉寄強令

冉冉流年年曆新。仲春春日未盈旬。何爲萬里寄雲士。來問雙峯白髮人。詩思雅驚令老格。風神清爽惜芳辰。沉聞傲令陶元亮。臘屐須來與我親。

重次韻奉謝

千年支許事如新。欲寄前遊漫歷旬。雨帶黑雲遮俗客。猿呼飛鳥伴幽人。從容劇論知何日。感激佳篇慰此辰。四海聲光非鑿齒。道安名重若爲親。

鍾津文集卷第十八

鍾津文集卷第十九

附錄諸師著述

序

釋懷悟述

昔賢首菩薩。於華嚴會中。以偈答文殊大士。讚善薩能示同世間云。雅思淵才文中王。歌舞談說衆所欣。信乎文之能顯道濟物也。豈獨今之然乎。自往古他方佛世。無不然耳。始余年少時。走四方叢林。尋訪師友。務道專學。有效古高世僧。萬里求師之志。於稠人中。沈沈自策其氣志。若上將軍負所欲建立邦家之意。前邁敵國而且戰且行。不遑食息也。聞所謂東山明教禪師之高文卓行。道邁識遠。凡獲見其所著文畫。莫不錄叙而祕藏之。及於錢唐靈隱山。得嘉禾陳令舉所撰師之行業記石刻。末云。師自定祖圖而下。謂之治平集。又有嘉祐集。總六十萬餘言。而其甥沙門法濟克奉藏之。以信後世。繼聞其廣本。除已入藏正宗記輔教編外。餘皆在姑蘇吳山諸僧室藏之。余固累遣人至彼山諸僧居。歷訪之。而寂然無知其所存者。往往所委不得其人。失於護藏。而爲好事者竊移他所也。大觀初。余居儀真長蘆之慈航室。於廣衆中得湖南僧景純上人者。入予室。一日投一大集於席間曰。此老嵩之全集也。祕之久矣。聞師切慕其遺文。願以獻師。余獲之且驚且喜。念茲或天所相而授我耶。若獲至珍重寶。自皇極中庸而下。總五十餘論。及書啓叙記辯

述銘贊武林山志與諸雜著等。約一十六萬餘言。皆舊所聞名而未及見者。雖文理少有差誤。皆比較選練。說次。幾始成集。庶可觀焉。更冀善本較詳。莫由得也。後又遇周格非出守虔州。回得其非韓文三十篇三萬餘言。又緣兵火失之。遂未能就其集。近又得本於饒溪東監彥上人。乃與余昔於匡山所得別本較之。文字亦甚疎謬。乃以韓文條理而正之。然師之著述不得其傳而散落多矣。如天竺慈雲法師行狀曲記。長水暹勤二師碑誌。行道舍利述。匡山暹道者碑。定祖圖序。皆余自獲石刻而模傳之。今總以入藏正宗記定祖圖與今文集等會計之。總得三十有餘萬。其餘則蔑然無聞矣。如令舉所記謂有六十萬餘言者。今則失其半矣。吁嗟惜哉。今以令舉所撰行業記標之爲卷首。貴在見乎師之世系。嗣祖出世去留之迹。奇節偉行高才勝德。邁世之風焉。乃以輔教編上中下爲前三卷。以師所著之文。志在通會儒釋以誘士夫。鏡本識心窮理見性。而寂其妬謗是非之聲也。又以真諦無聖論。綴于輔教編內。壇經贊後。以顯師之志在乎弘贊吾佛大聖人無上勝妙幽遠淵曠之道。不存乎文字語言。其所謂教外別傳之旨。殆見乎斯作矣。故其贊末云。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又曰。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此謂終歸乎靜默焉。故真諦無聖論結云。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安心之攀緣耳。然有志於外文字之學者。覽此二說。豈

不少警于中乎。其輔教集舊本以累經鏤板。故雖盛傳于世。而文義脫謬約六十有餘處。今皆以經書考正之。覽者可以古本參讀之。則其疎謬可審矣。今自論原而下至于贊辭。約爲十二卷。次前成一十五卷。昔題名嘉祐集者是也。其非韓文昔自分三十章。今約爲三卷。次前成一十八卷。又得古律及山遊唱調詩共一百二十四首。分之爲二。總成二十卷。命題鍾津文集。示不忘其本也。然師嘗自謂。人生世間閑爲第一。蓋其自得閑中之趣。故其所爲之詩。雖不甚豐濃華麗。而其風調高古雅淡。至其寫志舒懷。有邁世凌雲之風。亦可想見其人也。觀師與月公晦書。自言余志在原教而行存孝論。余詳考其書。則功在於原教非韓。行在於書僧也。孝論德在於志尙遠公。而題其影堂文道在於壇經贊真諦無聖論。其文之高拔勝邁絕出古今。則見乎武林山志。故後叙謂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其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之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師自携書謁天子宰相而下。凡所見則止以正宗記輔教編而投之。至於文忠公則特獻之新撰武林山志焉。嗚呼。文忠公謂文章如精金玉。市有定價。非人輒可以口舌輕重之也。其重讀徂徠集云。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燭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前。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謫誣不須辯。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燬

妍。故師之於慶曆間。始以文鳴道於天下。然常是時也。宗儒束教輩。是非之鋒謗罵之焰紛然。而師終以是道發而著之。爲高文至論乘風而殄之蔑如也。故後世學者。有聞其風務其道而矚其文者。若脫冥遊望北辰仰昭回也。然茲姑以師之經世文章。恢弘輔贊吾如來至聖之教之道。涉人間世而然也。若其自所履蘊操守。則鑒然若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而不足以方其溫潤高潔明淨也。故令舉記其行業云。師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與於此中間。雖以護法遭難。然其所謂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者。世雖見其有烟雲水火焚溺蔽虧之患。而其光采精華固瑩如也。故師之自携書西上獻之天子。專舉將東歸山林。而大覺鍾禪師。賦白雲謠以將師之行云。白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遙燦太陽輝。萬態情何極。嗟嗟輕肥子。見擬垂天翼。圖南誠有機。去當六月息。寧知細縷采。無心任吾適。天宇一何遼。舒卷非留迹。然則師之風貌聲容。其所以出處斷可見也矣。紹興改元之四年甲寅重陽後一日。書于禦溪東郊草堂之北軒

又序

師自東來。始居處無常。晚居餘杭之佛日山。退老于靈峯永安精舍。默視其迹。雖或出處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而末路學者器近不能曉悟。而師終亦不肯少低其韻。以撫循其機。因而嘆曰。吾安能同鑒以就方柄哉。聞聖賢所謂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

而已。言之行猶足爲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者。識度修明遠邪見而游正途。則奚必目擊而授之謂從己出耶。因徇關著書。以考正其祖宗所以來之迹。爲十二卷。輔教編三卷。又列定祖圖一面。書成携之京師。因內翰王公素獻之。仁宗皇帝。又爲書以先之。上讀其書。至臣固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久之。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修公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教。及見其文。乃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瞻道明。由是師之聲德益振寰宇。事竟遂買舟東下。終老于山林。師雖古今內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所著書。乃廣明外教皇極中庸之道。安危治亂之略。王霸刑名賞罰之權。而終導之歸於無爲寂默之道。當世聞人少見其比肩焉。而痛以內教自律其身。端以儉素誠德爲宿歸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爲人也。其所蘊至道淵密。然以其所學較其所爲。而未見少差焉。所著書觀當世士大夫。不顧名實而是己非他也。謂以儒而兼佛。乃作輔教編。學者亡孝背義。循養其所欲也。乃作孝論。尙綺飾辭章而不知道本也。乃作壇經贊。苟合自輕而不自上以德也。乃題遠公影堂文。志其所慕。以風末世之華侈也。乃作山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共明聖賢出處之際。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詳正。

汪洋浩渺。尤為博瞻。總號之為論原。其如詩書序贊記傳表啓銘誌題述評辯。是是非非。所謂太山之毫芒耳。及後終於湖山而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莫不東首而長想。嗚呼師雲行鳥飛於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勢霄壤之遠也。顧王公貴人雲泥之異也。一旦以其所為之書。獻之天子。為之動容。天下靡然嚮風。而使其乃宗乃祖吾佛無上妙道。明白於萬世。而卒酬其抱道輔教之志。非其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必有掩卷而三嘆者也。嗚呼。

師之道譽聲德。既其超邁。故後世學者或當時在位道替人主師表於天下。後世者皆仰而慕之。若天雲日星焉。故有尋遺風想遐迹。瞻頌稱讚不已。有若前所記。淨因大覺璉禪師將師之白雲謠。若江西洪覺範之禮師之骨塔詩。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弔師之古詩。凡百韻者。西蜀住龍舒天柱山靜禪師遙慕詩而序贊者。若靈源惟清禪師之跋詩。二手帖而伸贊之者。今皆筆之于此。或詳或略。以備研覽。而發季世學佛者之志操焉。其淨因大覺璉禪師送師之白雲謠者。已見前之後序中。此不煩錄矣。

今既以陳令舉所著之記為師叙得其一叙。不書名。不知何人所作。或云。璉道潛觀其文。深美。或近似之。他種不能為也。而中間叙其為文之所以。而不其流類。不免附為。非正之。仍舊錄于集末云。

禮嵩禪師塔詩三十

石門釋惠洪作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有異。要之手則然。晚世苦陵夷。講習失淵源。君看投迹

者紛紛等狂顛。韓子亦儒衣。備強稱時賢。憑陵作語語。到死不少悛。後世師韓輩。冗長猶可憐。趨名不自信。泛逐工詞言。詳然皇祐初。飛聲聞喧闐。田衣動成群。怒癭空自懸。縮首不暇息。兀坐如蹲猿。堂堂東山公。才大德亦全。齒牙生風雷。筆陣森戈鋌。隱然湖海上。長庚橫曉天。作書肆豪猛。揮斥莫敢前。群兒雖貌敬。臆論已不專。書成謁天子。一日萬口傳。坐令天下士。欲見嗟無緣。功成還山中。笑語答雲烟。我來不及見。山水自明鮮。入門寂無聲。修竹空滿軒。永懷儵然姿。骨目聳清堅。僮奴豈知此。住茲亦彌年。指余以石塔。草棘北峯巔。再拜不忍去。聽此澗澗泉。吁嗟末運中。那復斯人焉。文章亦細事。清苦非所便。但愛公所守。遠拍諸祖肩。遲遲哦公詩。落日滿晴川。願持折脚鐺。結茅西湖邊。歲時還松檜。來此掃頽磚。

吊嵩禪師詩并

南海楞伽山守端述

建中靖國改元辛巳冬十一月既望。余抱遠公文集。自廬嶽而東。圖入木錢唐布流天下。乃特詣師故居永安精舍之後。嶺端蒙雪霜排榛莽。於所藏閣維不壞之五相舍利小石塔前。恭備香羞茗燭等。作禮以供焉。因抽鄙思為五言古詩。凡一百韻。長跪端想誠百其心。榮若有對。遂作南音。稽然以諷之。庶不忘其本而聊為攀慕悼之之誠也。禪師平日有詩云。異鄉風俗客不惡。但欲南音來耳邊。余連與嶺東西交徵。最為密邇。禪師還寂在於熙寧五年之夏。

余纔八歲。其實忝師里中之晚生。所作南音不得不爾。苟不離正受。庶其裁擇焉。

覺城否復隍。慧日背有食。苟無明哲士。曷以救顛仄。緬惟東山師。降靈自天德。中甫寧加諸。奮身若葡萄。吾法傾不綱。蒼黃莫之測。誅說排佛徒。岩岩待君側。適操權衡者。兼領辭翰職。率意務品藻。庶形在挺填。唐書預之修。韓語例增飾。竊自比丘軻。拒我過楊墨。惜彼述至言。曾之通皇極。廣道專以人。許惡肆其力。坑焚必有待。伐削豈容刻。愚俗初易欺。聖主終難惑。當時禪講輩。動類百千億。獨誰敢枝梧。縮手俟微纒。唯師奮然作。感憤形諸色。一言塗腦肝。萬卷羅胸臆。人禽猶睡遺。冥鴻詎能得。蠢蠢嗟東人。遲遲別南國。歷楚仍勝吳。百城慕知識。義龍雲之天。禪虎角而翼。誅邪靈峯西。殺簡仙源北。著書傲龍猛。護法掌司直。正宗序昭穆。原教辯離即。諸儒若輝化。宏麗尙典實。匠扁補穹昊。効禹導溝洫。動或幾百卷。經世為模則。斯文千古雄。斯義萬夫特。據理從所征。處戰無弗克。吾皇遇唐虞。吾相遭禹稷。抱書乃西獻。乘時闢凶塞。喜覽明光殿。撫念加歎息。賞其繫表才。薦為天。下式。謂嘗獵英雉。忽此遺穀弋。小避三公位。高懸四依軼。慧日昏復明。禪經亂還縛。智林久宜茂。福田廣須植。大信過豚魚。至仁周動植。良可班諸藏。尋即遵所勅。飛章願席卷。橫議同鏡拭。春喉那補鑿。樹口掛拱默。始知猛陵翁。即師里名。彼多原筮無遺慮。金湯義。

存存。涇渭情混。既而謂東歸。湖山夢

還憶。列戶翠可染。當窓秀堪織。風荷清散爲

僧年白駒過。孰貴柔燭遊。鼓缶歎吳日。林遠

爭追隨。宗雷苦淒惻。禪誦心稍隙。騷雅興仍

亟。道行愈峻卓。德聲轉輝煌。寔坐君無

何。遺偈見敦飾。大梅顯鼠聲。匪我相因福

師臨終偈云。不似大奄然遂長往。休徵難具

明發驚峯下。閣維火初熄。五相堅不化。鮮柔

光耀翠。燦若金出錙。璧如玉分功。式旌無妄

犯。奉法剛而惡。靈山衆咸觀。望林加渴醺。剋

奇冠前籍。景仰動殊域。王公競嗟駭。士庶增

悃悃。共收鶴林骨。合葬鷲山肋。三韻。淵猿

徒自號。書魚盡誰蝕。僧泉平十料。工歌全九

韻。致我來吳楚。慕師自岐嶷。獲記楞伽

遊。誦味臨鰲職。師有遊香溪川燕嘉

祖。至道亦將踣。已乎三十年。臨弔徒深烈。妙

峯高爲塔。梵天廣成國。萬物備蒸嘗。五雲

爭輔翊。乾坤或幾息。海山有時湧。師其道與

名。勃然長鬚鬚。

命外味其詩。雖風調氣韻高爽內動。而中間凡

用事。雖韻過于迂僻。今略取其辭意。而雅超邁之

句。次成七十三韻。亦可

見其才志向慕之誠至焉

贊明教大師并。龍舒天柱山修靜述

始余讀高禪師補教編。愛其文落落有奇偉

氣。而能發揮釋氏之道。以論夫當世名儒釋

子之不知教本者。傳之達性命之奧。見聖賢

所以施教敷化之心。而不論於是非相戰之

地。若夫統之有宗而窮深及微。則尚

灰。然此雖師之糠粃而以發故已方見信於

其徒。則其所蘊精粹要妙。而不獲見知於人

者多矣。嗚呼道之難傳也若是乎。予甚悲之。

其道雖能化當世名儒。而不能盡化其徒。故

師歿後其真風勝軌。不甚章章絢爛於世。茲

或希世之才黃鍾之音不投於里耳。小器哉。

予晚路末學不遑洒掃于庭宇而覘望餘光。

徒臨風揮涕有胡不萬年之歎也。今採其遺

芳藉首長想。系之以贊云

藤山之東。紫雲浮空。爰有僧龍。名配維嵩。自

脫襦襟。居仁由孝。冰雪其躬。律儀是傲。遠覽

高翔。遊吳暨梁。道繼佛祖。欲隱彌彰。適丁祇

園。謗焰四起。縱筆成書。蓋不得已。既而撲

滅。曇花重榮。嘉祐之間。獨飛英聲。帝澤屢

霑。公卿折節。唯嗟吾徒。反肆呶舌。遂賦歸

歎。安於覆孟。少林食毒。異軌同途。小智自

賢。所在成市。頗然誰儔。理固宜爾。太阿出

匣。斬蛟戮螭。用之補履。曾不如錐。客焉云

逝。遺迹莫繼。凜乎真風。永鑄氣。嗟乎鍾

生。不克祇承。每一念至。氣填于膺。竟何能

爲。只益慚作。聊筆清芬。式告來學

題明教禪師手帖後

靈源夏

吾佛大法。蓋世出世間千聖萬靈道德性命

之本源。源深本妙非思議可及。其應緣揚化

也。當必資開士國王臣之力。啓物信而禦外

魔。開士出蓋視法運之通塞。決與世致益。不

苟然也。藤州明教大師。和尙共人歟。妙達

玄宗博極世解。出皇祐至和間。見外黨有致

辯而明之。以度彼惑。俾歸正趣。實所任職矣。

於是著書問奏蒙

仁宗皇帝嘉賞勅入經藏。班行天下。於是魔

雲廓而佛日輝也。和尙既建功德於教門。其

英聲茂實壯飾其曹。稍蘊知識舉知欽慕。而

比年法偵下衰。人根鄙劣。喜剝染之便。爭變

形服。竊入吾家。紛情世塵。濫廁僧倫者。皆是

見聞思慮不脫俚俗。何高德勝義之能講慕

哉。寶因擇言上人當此時能疎所聞而於所

慕其賢於濫廁之流者故可稱也。雖久游禪

林服業祖道。而於弘教大士知開導耳日起

瞻矚之志也。故在京師。聞律僧有上世與明

教相厚善者。乃訪問之。彼爲道前事。且出

此帖示之。擇言苦求得之。珍收南來以示余。

若有異獲。因語之曰。汝企其人而重其遺迹。

以彼名耶實耶。以名則於彼外矣。徒可資於

談柄。無益乎己。以實則明教之至論可考。以

發覆致遠者甚多。汝宜尋而究之。且想彼標

致以自勉激。則終有益也矣。年月日

又帖

明教大師高和尙。自稱藤州東山沙門。乘夙

悲誓出于皇朝。始以天下縉紳先生。或未究

我法大道之源。而域守所習跡佛教爲夷狄

之法而蔑視之。至加毀滅謂無使混害中國

周孔之道。和尚惜彼循枝而遺根背源而向

派。非徒謂暗乎此。其學周孔之道也。可得

謂能自其明而極其誠。由其誠而盡其道。以

成天下大本大公。包博無外純全之妙神者

耶。由於不自知。所以不知人矣。和尚博極古

今儒釋教道之本。會通聖賢理專論議之跡。若振綱張網學領提裘。目分毛歟。見者皆明。義貫理融感會神府。乃知凡聖人所出之方。所示之言。特其教之跡矣。使知識之明者。由此自返所以跡所以言者。以內照之則靈于廓然。無內外無彼此。豈華夷儒釋之可辯耶。乃著之書號輔教編。以開識緒紳先生之徒。奏之天子。上嘉歎之。勅與班行。而名卿鉅儒至如歐陽文忠公諸豪。覽其書莫不歎服敬而禮之。復緣淺識講解輩毀其宗門。故撰正宗記定祖圖以辯其說。亦奏上行之。既而還東吳示滅靈迹甚異。具如傳記。其牆是法門啓迪信路。雖古高僧之雄者。不過爾耳。禪人寶智得其遺帖求跋。故援毫信手。愧不能述其萬一也。靈源叟書

至聖至言。回偏樹正。皇天皇覺。決淺蹟深。大哉善哉。福霑諸後。重刊所疏續繼斯云

鍾津集重刊疏

夫明教大師。乃是大乘菩薩。知佛法有難。於是乘大願輪復生世間。著書輔教者也。昔宋之鉅儒緒紳先生嘗評其文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斯言是矣。歐陽子云。不意僧中有此郎耶。當時排佛之心。已廓然熄滅而無餘矣。古今僧中之爲文者多。而未嘗有出其右者。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自昔兵燹已來。書板磨滅。後之學者無所見聞。爲可愛也。茲欲重刻吳中。所費繁夥。於是綴疏仰謁群賢同道學者。觀茲勝事得無慨然贊助者乎。

爲因緣而出現世間。咸宗驚嶺。以文章而黼黻聖諦。惟倚鍾津。深窮萬法之原。同入三乘之藏。讀之可以開人天之眼目。統之可以掃儒釋之藩籬。好書而不好此書。孰謂好學。明道而不明斯道。豈曰明心。欲重刻雲間益廣傳于天下。致永叔黎明之見。名重一時。遭仁宗天縱之資。功垂萬古。群賢既遇。勝事當成。

洪武甲子春天台松雨齋沙門原旭撰

右松雨老和尚爲琦首座製疏。重刊宋明教大師文集於雲間。既以化行開至二十餘版矣。適琦公疾作。不克成其事。茲以天全數首座愍邪法增盛。發堅固志繼其芳猷。一日持此卷過余堅密精舍。命題于後。余雖不敏。觀此勝因。不覺踴躍而書。此集湮沒久矣。若使竭力成就。大行于世。正所謂揭慧日于中天。耀昏衢於叔世者也。天全其勉之。

永樂三年冬嘉興府僧綱司都綱天寧弘宗書重刻鍾津文集後序

學有及物之功。文爲載道之器。學而不能利乎物。徒學也。文而不能衍乎道。空文也。若夫推其道發於文章。肆其學以援斯人。宋明教嵩禪師其人歟。嗟夫吾佛之教法心法也。生靈同而有焉。但爲虛妄所蔽。不能顯現。洎四生淪六趣。何由得已哉。而吾佛暨之。以此心法隨器而論。俾各得乎本有。或者不仰恩懷德反生譏毀。是則自毀其心非毀其教法也。教中所謂世智辯聰八難之一。且不信而毀。又非虛妄所蔽。若虛妄所蔽。或能了妄即

眞。不信而毀則自昧其心。自昧其心猶種之敗芽之焦。不復有發生之日矣。得不尤可慨哉。而明教性稟生知。能體佛意。學則必欲援世。非徒學也。文則必在明道。非空文也。況是時天下學士。宗韓氏以拒我。故勸書原教諸文不得不作焉。學者總粹號鍾津文集。斯文行世。眞救世明道之要術也。可一日而無哉。舊版湮沒。人皆痛惜。嘉禾天寧首座天全獻公。乃東海慧眼弘辯禪師之弟子。施衣資重梓流行。其亦明教之心也歟。板既成。請叙其後。蒙晚生。讀其文集有不得執筆從游之歎。今獲題名于後。不亦大幸乎。不亦大幸乎。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夏四月初吉

浙江杭州府徑山禪寺住持沙門文瑤
鍾津文集卷第十九終

辯偽錄序

元翰林直學士奉訓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張伯淳撰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辯偽錄之所云，良有以也。洪惟聖朝，繼天立極，論道經邦，以佛心子育萬方，以正法澤被四海，至元辛卯之歲，孟春，大雲峯長老遇吉祥，欽奉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辯偽錄，奏對天顏，睿覽頒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卯間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爲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白玉觀音舍利寶塔，謀占梵剎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僞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眞僞，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墮詞屈，奉旨焚僞經，罷道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黨占餘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少林復奏，續奉綸旨僞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而其徒鼠匿未悛邪說，詔行屏處猶妄驚，演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詭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爲僧，不爲僧道者娶妻爲民，當是時也，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璉真佳大弘聖

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普孤山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罷道爲僧者，奚啻七八百人，挂冠於上，永福帝師殿之梁拱間，故典如南嶽山之券，爲事僞者戒試，嘗致之自大教西來，漢明帝迎摩騰竺法蘭二師於洛陽，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上表譏毀佛法，當時築壇以佛道二經焚之，道經悉爲灰燼，佛經放光無損，尊者跏趺作十八變，有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之至言，道士爲僧者不可勝數，如寇謙之矯妄，崔浩惑魏太武，而崔浩卒以族誅，墨謨最之捏屈姜斌，斌流於馬邑，齊曇顯之愧陸修靜，唐總章元年，法明辯化胡之僞，勅搜聚天下化胡經，抑膏火其書矣，由古而今，歷代帝王之制斯可忽諸，蓋世尊等視三界衆生，由如一子，棄背大覺，是子背其父也，子背其父是自昧其所天也，且師老子者道德二篇，以清虛癯泊絕世棄智立其宗，隱居以求其志，儵然無爲，爾今盜名之徒，叢囂黨援，假立冠褐，峻修宮觀，苟世利養，豈老氏之用心哉，況老氏謂，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辯者不善善者不辯，勿矜勿伐，抱一爲天下式，而占毀佛寺，竊經扇化胡之僞，是若拙若訥歟，是善者不辯歟，師老子而違其術，亦復違其自宗矣，若嫡師於老子者則弗爲也，過歸未流爾，雖然，麒麟至於走獸，鳳凰至於飛鳥，蘭蕙至於薰蕕，梅檀至於穢壤，則世未有舍鳳凰麒麟之瑞，蘭蕙梅檀之馨，

而慨走獸飛鳥之常，薰蕕穢壤之垢者，人心天理愛惡之所同也，奈何菽麥未析，而甘事於僞，妄不實之教，復誇誕其浮辭，侮慢大覺，誣毀至聖，而弗憚三塗之淪溺乎，斯辯偽錄之正名教，造理淵奧，排難精明，凜乎抗凌雲之勁操，坦然履王道之正塗，而隄備後世之溺於巨浸者，其爲言也至矣，蓋有僞則辯，無僞則無辯，豈好辯哉，弘四無礙之辯者，邁公之德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我皇金言喻辭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信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明逾日月，堅逾金石，爲萬世之龜鑑，則斯錄豈小補哉

辯偽錄序

蓋聞五運未形，元無人物之號，三才既立，乃叙尊卑之名，肇分六爻，始畫八卦，而有書契，定乎訓章，鳳篆龜圖，金騰玉字，百家之異轍，萬卷之分區，雖理究乎精微，言殫乎物範，紀情括性，未出乎域中，原始要終，詎該於化內，況乎法身無相，高超於象帝之先，真諦絕稱，迥出乎思議之表，英猷茂實，代有人焉，如意者俗姓乎延氏，太原人也，系乎延讚之裔，世傳纓冕累葉，播遷代郡，因爲家焉，九歲落髮，隨師請業，玉離荆岫，價重之德彌彰，桂去幽巖，馨香之風遠遞，阿師內窮三藏之奧，外覈九流之源，名冠於中華，聲聞於朝野，運談天之大口，施不世之才，郁郁間綺錦之文，雄雄聳凌雲之氣，班馬之珠玉未可

同年。顧陸之文章。寧堪並駕。至若莊生墨生之學。黃老李老之書。三清謬道之文。十異九迷之論。混元隱月之祕。靈寶赤書之儀。煥若胸膺。明猶指掌。加以禪參於五派。傍闕於群書。既有雄才巨筆。特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窮。挫邪。則有吼石之功。扶正。則具鞭屍之德。固以才伴安遠。學邁生融。實覺海之龍鱗。迺佛門之柱礎。切見全真道士者。丘處機。李志常。史志經。令狐璋等。學業庸淺。識慮非長。並爲鄙辭。排毀正法。鑿茲布鼓。竊比雷門。使中下之流。咸生邪見。欽奉醇禪。聖明皇帝發大悲心。愍其盲瞽。恐墮泥犁。勅令製斯論耳。震蕩法海。摧彼詞鋒。碧鷄之銳競馳。黃馬之駁爭驚。狀鴻鐘之焚鐵翼。猶炎日之煉輕水。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復欽奉先皇帝聖旨。勅令天下偽經一時焚盡。由是佛日重暉於碧漢。法雲廣布於閭浮。右如意所作。文賦注解四經序。韓文別傳性海賦等。在世已傳。然茲論五卷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淵源。分邪正之優劣。蓋唱彌高。而和彌寡。深可愧焉。余文慚綺麗。學匪通圓。觀斯論之嘉言。欽吾皇之鴻護。不勝手舞。勉爲斯引。輒以藤綆聯彼珪璋。庶博雅君子詳其致云爾。大雲峯住持寶祖沙門雲谿野老貴吉祥述

辯偽錄卷第一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
祥邁奉 勅實錄撰

蓋聞法王御世弘正道以濟時。明主臨軒闡皇極而拯物。剪邪扶正崇德辯惑。故堯誅四凶而八紘道泰。佛降六衆而五印歸心。皆所以整亂救焚。啓迪耳目。夫我佛者。功成義劫。爲物降靈。無生示生。利見大千之土。絕相現相。頓化百億之方。猶皓月之流空。千江普應。若長風之噓氣。萬籟聞聲。誘癡子於一極之乘。引迷途於八正之路。拔五濁之熱惱。撒四倒之樊籠。指衣下之明珠。剖塵中之經卷。破魔軍於道樹。不下廟堂。擢外道於金河。折衛無外。恩流萬國。澤及四生。慈雲陰有頂之天。法雨潤無疆之界。群生無感大聖歸真。聖哲繼輝維持玄範。則有馬鳴龍樹恢教網於西天。提婆愛賢建法幢於南印。世親擅鞭屍之德。陳那聘吼石之奇。挫外道於一時。播嘉聲於萬古。泊乎金容東夢玉馬西來。摩騰顯正於洛陽。道書咸從火化。僧融破邪於關內。梵志結舌無言。懸佛日於昏衢。扇慈風於寰寓。英髦接武俊彥聯芳。故有大統^{齊法上}多能。折姜斌於魏闕。法琳博物。排傅奕於唐朝。騰盛德於當時。震佳聲於叔世。但以去聖逾遠。僞逼真。紫實亂朱。珉常混玉。自非上智瞻克考明。所以鼠璞濫名。周人一其貴賤。鷄鳳殊狀。楚俗迷其是非。故有守文曲

流。拒爲異端之說。巧言邪道。引爲同己之談。雖至道無損於毫釐。而僞說有塵於視聽。此幽途所以易墜。聖門所以難涉者也。我元之有天下也。慶叶金輪。禎符玉曆。掩六合而光宅。統萬國以提封。東盡蟠桃。西窮細柳。南移金鼎。北抵玉衡。自尊盧赫胥以來。秦漢隋唐之後。未有如今朝之盛者也。太祖太宗。頒明詔而匡謬。元帝明帝。捨金寶而修崇。咸思付囑之心。共仰慈悲之訓。免其賦役。展其化風。今上皇帝。深仁睿智。體道寬明。荷四聖之雄基。纂百王之洪烈。萬機之暇。眷顧佛門。諷百千藏之金文。延數萬僧之勝會。植福覺苑。修建伽藍。政尚寬仁。澤及黎庶。搜揚仄陋。黜陟賢愚。明釋道之淺深。達邪正之優劣。道士無識蔑視國家。欺以朔方之居。肆其私臆之辯。丘處機妄言詣上。李志常矯飾媚時。率通役之罪徒。集排釋之僞典。令狐璋首編妄說。史志經又廣邪文。效如來八十二龜集老子八十一化。古今不辯經史匪通。攘竊佛書收爲道教。採釋瑞而爲老瑞。換姓安名。改迦祥而作老祥。擅爲己德。僞中生僞。虛上架虛。張李聃出於空洞之前。屈迦文降於周莊之代。立傳圖像。行板流通。俾尹喜作佛。尊老聃爲釋迦之祖。伏犧授訓。高伯陽爲犧農之師。軒皇問道於廣成。認爲老子。文王師承於呂望。紐爲老君。周公屈膝於床前。^{老子}以^教孔子厥角於座下。^問滅三教而獨顯。超千聖以居尊。孤高五運之前。作師百代之下。域中獨聖更有誰何。巧飾百端了無一實。詳此

圖也。意欲剪除百氏獨擅一宗。掩犧軒之聖功。滅釋孔之洪範。元惡大憝世人不知。雖有窮之亂夏政。王莽之欺漢庭。未足過也。若非主上明聖則鑒無惑。孰能察辯真偽目識是非。由是特下明詔揀定虛實。萬載凶裁一時而拔。爰有典教宗師少林和尚者。祖庭柱礎梵宇棟梁。心質直而無私。性淵澄而深博。懲其愚瞽蕩彼迷封。掃妖駭於長空。揭佛日而高朗。祥邁側聞斯論不可惜言。嘉聖主之神聰。美少林之雅對。聊憑正典斥破狂談。塞妄說之根源。倒邪山之林藪。使大羅玉帝魂驚於九天之中。元始天尊膽落於三清之上。萬天教主羞赧難伸。九府洞仙慚惶無地。且條數件舉一例餘。俾夫金鑪各色淫泆分流。玉液澆腸。使迷誕而蕩散。金鑪刮膜。令智眼以分明。爲暗室之夜光。作幽衢之曉鏡。通明達士知此道焉。至元二年歲次旂蒙龍集星紀陽復之月。絕筆於萬壽蘭若。

妄立天尊僞第一

第一化云。道者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於此幽玄微妙之中而生空洞。空洞者真一也。真一之氣化生之後。歷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三氣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無上。乃虛皇天尊。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中三氣。三合成德乃生玄老。即元始天尊也。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下三氣。三合成德共生太上。即太上道君也。自後又一氣復生三氣。每氣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千一萬歲。三合成德共生李老君。雖

四聖相次各不相因。謂之獨化。老君生後乃生五運。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第五化云。老君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乾坤。

辯曰。蓋聞龍圖鳥篆之文。龜書科斗之典。玉版玉牒之記。金籙金匱之書。秦漢魏晉之章。宋齊梁陳之簡。記事史記直筆直言。靡觀虛皇之名。不聞元始之號。安有手執玉圭。身掛黃褐。頂垂皓髮。頭戴金冠。別號天尊。高拱三清之上。獨稱教主。統御九華之宮。縱有天尊之名。並是僞稱佛語。古經稱佛名爲天尊。不關道君之事。竊他美稱妄自尊嚴。取信通人斯言謬矣。案列子及易鉤命訣皆云。天地未生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說者咸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極者質形已具混沌未分也。太極之後乃生兩儀。謂之天地。夫名從實生。實從名起。名實既著。其道乃行。太易之前杳然空洞。冥冥漠漠本絕音容。何得設張。九氣妄生四人。虛上生虛。似敲空而求響。僞中起僞。如趁影之尋蹤。豈不思既立其名須有其體。既立其體須有氏族。且道虛皇元始誰人所生。氏族何起居在何處。若有源系出在何書。若無來由即是虛設。又空洞之前本無歲數。今標歲數愈見虛張。蓋數日起於伏羲甲子唱乎黃帝。將今記古顛倒何多。且上之三尊爲有形耶爲無形耶。若是有形。不在太易之上。爰從父母而生。須有年代時處姓氏名

字。前云三氣共德而生。則是以氣生氣。與氣不殊。何有形名。若是無形。本無名位。下第七化乃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九月二日出遊西河。遇元始天尊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龍。群仙導從手把華旛。獅子白鶴嘯歌嚶嚶。同會西河之上。授老君洞玄玉符。此是誰耶。進退兩求並無準的。則知海蜃虛談有名無實。彫冰鑲雪枉廢詞章。山海之所不收。大荒之所不載。庸愚巧飾何足信哉。老君衰周之柱史。誰云混沌之祖宗。避周亂而過函關。妄云天地之父母。既自語之相戾。何函矢之相攻。掩耳偷鈴欲隱彌露。道德章云。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老君獻胡王妻子與胡兵格戰。何有慈乎。乘玉衡之輿坐金闕之內。披九色離羅之衣。騰九光偃鶴之蓋。何有儉乎。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作元氣之祖。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爲帝王之師。作天地之母。何有不敢爲天下先乎。遼陽高憲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答。憲指中尊曰。且饒這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爲笑。

創立劫運年號僞第二

第三化云。始則太虛之氣。其氣相擊往來亂射。經百億萬氣之後。其氣方慢往來流行。爲自然之氣。此據佛書世界初成風輪下旋之事也又號彌羅萬梵之氣。又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氣之後。結

吉祥之氣。成一聖人。自號元始天王。同時生五老^{五行}。其劫號延康。年號龍漢。又經如上氣數。乃生道君時劫號赤明。年亦號赤明。同時生九老。分爲九天。又經如上氣數。方生老君。劫號清運。年號上皇。時生八公。又立五運太易太初等。老君乃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天地萬物始備矣。

辯曰。蓋聞班固律曆之志。史記天官之書。皇甫謐之帝年。陶隱居之帝紀。未聞五運之前先有年號。三氣之內虛立劫名。既清濁之未形。只是洪濤一氣。何有老君元始五老九天。雖竊佛立劫之名。而不曉成壞之數。梵云劫波。此云時分。時雖長短皆立劫名。錯謬梵言迷惑體相。釋教未來此土。但有劫殺劫賊。故許慎說文云。以兵憐人曰劫。又魯將曹沫劫桓公於壇上求所侵地。此則逼奪名劫。豈有劫運之言乎。今陳此言妄竊見矣。夫名位既有年號斯張。將以率領萬方整齊四海。混同九有同一車書。天子至尊得建年號。無名位者不敢立焉。孔子雖然刪書定禮分辯君臣。以無貴位止號素王。矧乎老聃周之柱史臣子之列。而草竊帝王妄建年號哉。況軒皇之前本無甲子^{黃帝曰大}。漢武之代始建年號^{武帝}。始立將古標古。亦何僞乎。或曰。老子生於天地之前。別立年號。有何乖違。答曰。既在天地之上。乃是大易之前。世界未形。君臣無跡。杳然空寂唯一湛濛。建立年號統領誰人乎。明知偷佛莊嚴竊劫星宿之意。而立此延康赤明清運之目。彼明三世。此約一時。正同

山卷偷王衣物。迷惑顛倒上下失次。爾下云。老子生於天閭李谷字曰光明。則在三皇之後。何得老君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天地耶。首尾兩端穿鑿見矣。

開分三界僞第三

第五化云。天地有形之大者。太上老君。乃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天地。運玄元始三氣而成天上爲三清三境。即始氣爲玉清境。元氣爲上清境。玄氣爲太清境。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合成九氣而爲九天。第一鬱單天。第二上禮壽無量壽天。第三梵藍須延天。第四寂然兜術天。第五波羅尼蜜不騷樂天。第六洞玄化應聲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無想無愛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氣。每氣爲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爲三十六天。則三界四民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下六天爲欲界。一太黃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次一十八天爲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三赤明天。四恭華天。五曜明天。六皇始天。七靈明天。八端靖天。九元明天。十極瑤天。十一元載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極風天。十四始皇天。十五太黃天。十六無思天。十七阮樂天。十八曇誓天。次四天爲無色界。一霄慶天。二元同天。三妙成天。四禁上天。此二十八天名爲三界。此上又四天名爲種人天。一常融天。二玉隆天。三梵度天。四賈奕天。此四天超出三界。又云。上三天爲三清境。一曰太赤天。二曰禹餘天。三曰清微天。最

上曰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上。玄都玉京鎮於其上。三尊所處焉。又太霄隱書云。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几金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居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

辯曰。詳夫蛇軀^{伏牛}之首^{帝炎}之青^{龍師}。鳳^太鳳^鳳紀^少之典。談天^術論天^之語。括地^志輿地^圖之圖。甘氏星經張衡靈憲。不說三清之號。匪聞大羅之名。並是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採他名相粧綴已書。且道教之宗源起黃帝。而老子洎子列子莊周騶冠尹文。派爲道教諸子所談。並無說天之事。唯是張道陵所集靈寶經中。始說三十二天。効佛神呪而作密言。自後道書互相鼓唱。密枝引蔓唯誑下俗。佛教未來云何不說。釋經廣布始唱斯名。明名修靜增加三張妄闢。狗偷鼠盜何足貴乎。爾雅之立四號。約於四時。太玄之說九天。准於九有。不似道家虛加數目。天本定體何有少多。今各說不同。顯知妄立。案佛經三界三業所感。總二十八。欲界有六。色界十八。無色有四。具勝妙欲名爲欲界。形色超絕名爲色界。根識兩忘名無色界。越此而去名出生死。捨分段之後身。絕形名而無寄。安有玄都之境玉京之山金童玉女交雜之事瓊與碧帳之飾。妄竊不真於斯見矣。試問道士。三界從何而來。何功所感。釋名辯相全不能知。且道宗極致惟盡升天。靈寶幽微祇貪羽化。難逃四相重免五衰。汎業浪以漂沈。隨生死而輪轉。縱茫茫之業識。積浩浩之苦源。長往不歸。良

可歎息。鬻頭藍弗。是其驗歟

隨代爲帝王師僞第四

第十一化云。老君在伏犧時。號鬻華子。說元陽經。教伏犧。叙人倫。畫八卦。在祝融時。號廣壽子。說按摩通精經。教以鑽木出火。陶冶爲器。在神農時。號大成子。說太一元精經。教以播種五穀。採和諸藥。在黃帝時。號廣成子。教以抱神守靜之道。在少昊時。號隨應子。說莊敬經。教以爲官爲理。分布九屬。以統百司。在顓頊時。號赤精子。說微言。帝堯時。號錄圖子。說黃庭經。帝堯時。號務成子。說宣化經。帝舜時。號尹壽子。說通玄經。七十卷。又說道德經。一千二百卷。夏禹時。號真行子。說元始經。六十卷。殷湯時。號錫則子。說長生經。二十卷。周文王時。號鬻子。說赤精經。教以仁孝之道。乃至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然後造作群物也。

辯曰。夫賢之與聖。名位不同。古哲今人。出處各異。莊周云。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猶且暮過之。此明聖人出世。表瑞協祥。應千年之期。膺適時之運。孤標特秀。迥出常流。故得帝王師之諸侯禮重。萬載一遇。尙爲旦暮。豈有隨代而出現乎。夫李耳者。退靜之士。史記稱爲隱君子也。避亂過闕。葬於槐里。潛身柱下。本是人臣。位不躋於上階。名未周於台輔。何乃擢居聖地。爲帝王師。諛說不經。駭人耳目。培塿要齊於嵩華。執肯遷焉。橫誇擬廣於滄溟。終難信矣。豈有開闢之後。萬億餘年。中間別無一人拔萃。唯有老子爲帝王師乎。三墳

五典八素九丘。孔子春秋丘明國語。百家異說。九流雜談。並無老子爲師之語。唯是後代無知道士。妄撰斯言。欲使老子獨高群聖。美則美矣。僞且僞焉。且伏犧神農。皆有聖德。軒

皇堯舜。並號明君。或幼而能言。或生知妙道。詎假老子教之。然後造作群物乎。況書傳所紀。古史所明。有古史考。並世本。燧人鑽火。伏犧畫卦。炎帝播耨。女媧造黃。黃帝作宮室。軒冕樂有咸池。顓頊作六英。堯有大章。舜有大韶。及作圖。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有下武。縣作城郭。出尤作兵器。岐伯造醫。俞附脈經。伶倫制律。絲首作算。容成作曆。大撓造甲子。奚仲作車。曹胡作衣。伯余作裳。於則作履。共鼓作舟楫。巨揮作弓。夷牟作矢。黃雍父作杵臼。孟莊子作鉅。趙武靈王作靴。蘇威公作簾。暴辛作塤。后稷之孫叔均作犁。蒙恬作筆。蔡倫作紙。夏昆吾氏作瓦。此皆各有其王。群書所明。何得自矜覽爲我造。又周易繫辭。孔子所述。列明古帝制造之事。如云。庖犧氏之王天下也。觀像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作耒耜。爲來。以利天下。日中爲市。交易有無。乃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如此歷陳法易造物。不言老子所造也。竊他功業。標爲己能。街名自高。君子不忍。又云。老子在堯時爲務成子者。案後漢應邵風俗通云。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

子。周時爲老聃。在越時爲范蠡。在齊爲鴟子。此則務成子乃東方朔。非干老子明矣。何得妄加鉤引。稱老子爲人師乎。案魯哀公問

於子夏曰。五帝三皇。皆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堯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呂望。上之所叙。文極分明。而言老子隨代爲帝王師。何出言之狂悖哉。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且老子衰周柱史。史有明文。本是人臣。返爲上古帝王之師。履冠戴履。何顛狂之甚乎。又上文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則桀紂之不仁。幽厲之無道。秦皇之凶暴。王莽之篡逆。亦老子之所教也。既然如是。則老子爲悖逆之魁首。巨猾之元匠。不忠不孝。老子之所生。不義不仁。老子之所主。爲人師者。不亦慚乎。老君既說隨代爲師。而秦漢之下。至於今朝。偏無一現乎。今既無矣。古亦虛焉。且漢文恭儉。孝武英明。孝明達禮樂之情。孝章優儒雅之道。魏文帝風流文藻。晉世祖明達寬仁。宋文帝致治昇平。梁武帝文武兼備。隋高祖混同四海。唐太宗混一車書。此時不俟老子之化。而皆金聲玉振。則知牽合巧會。枉廢詞章。祇可誑於閭閻。難可信於達士。嫖母加粉。見者愈嘖。隣女效顰。鄉人不貴。其公問子夏文氏春秋亦有見劉向新序呂文不本爾

老子出靈寶三洞僞第五

第九化云。太上老君以中皇元年三月一日。

於玉清天金闕上宮。撰集靈篇以爲寶經三百卷。符圖七千章。玉訣九千篇。老君於上三皇時出。爲萬天法師。又號玄中法師。當龍漢元年。授上三皇洞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之道下教人間。其時人壽九萬歲。於中三皇時號有古先生當赤明元年。授中三皇洞玄經一十二部。行無上正真之道以化於人。其時人壽六萬歲。於下三皇時出爲師。號金闕帝君。當開皇元年。授下三皇洞神經一十二部。以太平之道化人。其時人壽一萬八千歲。夫洞真洞玄洞神各一十二部。合爲三十六部尊經也。

辯曰。夫仲尼入夢。十翼之道始宣。伯陽過關。二篇之教方闡。有名爲萬物之始。無名爲天地之先。混微。妙而同玄。驚龍辱而一致。谷神不死。久視長生。挫銳解紛。謙卑自牧。此老氏之旨也。自餘教典皆是偽書。制難凡流。唯尚誇競。採傍佛語。換體妄名。擬三界而立三清。仿三太而立三洞。虛勞紙墨。妄飾詞章。何以知之。漢時張道陵造靈寶經。王褒造洞玄經。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鮑靜造三皇經。後改爲三洞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隋末輔慈祥改涅槃爲長安經。後事發被誅。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妄制。採他佛教標爲道書。或言仙洞飛來。或言老子再現。群賢不親道士獨傳。欺誦時君不懼朝憲。故唐琳法師對太宗皇帝云。若

據蕭溫奏議。道家止有道德二篇。如依漢明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爲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目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顯知後人妄制。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罕親。典籍不記書史無聞。試問當今天尊更說。若也更說應有時方師資傳授。爲是何年何月何邦何代。若在天土而說。何人傳來。若在西域而談。何人譯出。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又漢晉之代。僧號道士。寇謙得志。僭冒其名。今稱法師愈爲矯飾。法師之號源出佛經。萬卷百家本無此語。且爲法之師名爲法師。法即是師名爲法師。名義不知妄安己號。按賢劫已來有三佛出。初佛出時人壽六萬歲。第二佛出時人壽四萬。第三佛出時人壽二萬。何乃改彼三皇妄合其數。又前說云。上三氣中而有龍漢赤明之號。是時五運尙無。但唯一氣何有三皇之君人壽之數乎。上古縱有五龍四姓九頭十紀。亦無三皇建立年號。試問。龍漢亦明上皇開皇。誰君之年乎。若言有說。史無明文。若言無憑。不可妄立。扣其兩端。實無一是。又伏犧之前文字未有。何出三洞靈寶之篇乎。又十二部名源出佛經。一代時教類分十二。道家名義不知。何以妄著己典。如琢美玉。擬作甌甗。雖受勛勞。智者見諍。遊化九天。僞第六

第二十六化云。是時老君於青羊大會。引尹喜冉冉昇空。初至第一天見波利天帝。乘九光元靈之輿。蔭七元交晨之蓋。建五色攝魔之節。金童玉女九萬人。迎老君入大有宮。請問自然之道。如是摩夷天梵寶天化應天不僑樂天兜率天須延天福善天鬱單天。隨處天帝皆與天童玉女。迎禮老君請問法要。所到天宮皆設瓊漿碧醴。丹液流薰。蘭羞八微靈芝珍果。

辯曰。昔我世尊初成正覺。不離道樹而赴諸天。一身不分而遍一切。即多而一。即一而多。猶如素月流空。影分衆水。大塊噫氣。萬竅怒號。大小咸周。遠近無隔。無心頓應。豈止九天。伯周之柱史。尹喜函谷關吏。身居下位。難等聖蹤。欲爲己德。蓋善竊者鬼神不覺。既爲人知。非是好手。離欲而獲輕舉。禪定而感神通。老子既無此功。何以昇於天上。昔列子居鄭。夫妻相忘。耳目不分。儵然絕寄。心凝形釋。骨肉都融。然後身如槁葉。隨風東西。萬里須臾。過旬乃返。而莊周譏云。猶有所待。矧乎老耳不絕妻子。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耳。耳之字當爲義。義失矣。未逮形亡。過關乘薄牽之車。道經垂有身之患。詎可昇天履霧駕鶴乘雲。擬効牟尼矜爲己勝。且布施而獲大福。持戒而感生天。汝尙不達斯由。安能爲天說法。欲界本六。妄云九天。初禪純男。而云玉女。句虛闢僞巧說多端。且初禪。已上禪悅爲食。定生喜樂。捨念清淨。何用瓊漿碧醴。蘭羞八微乎。將謂天上同於人間。羨酒肉之榮。爭魚臭之穢。噲乎。噲乎。

既死鼠便爲鳳凰同食。盜聽不真。請杜臆說。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斯言信乎

辯僞錄卷第二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

祥邁奉 勸實錄撰

儉佛經教僞第七

第三十化云。胡王見太上徒衆甚多。疑見鬼魅。遂積薪焚之。火起衝天。老君放身光明。火中爲王說金光明經。胡王益怒。納之大鑊煮之三日。老君鑊湯之中蓮華涌出。坐蓮華上說涅槃經。又云。老君使尹喜爲佛。與胡王爲師。懺悔三業六根五逆十惡。乃說五戒十善并四十二章經

辯曰。夫麒麟圖而日月虧。鯨鯢死而蚌呈現。銅山崩而洛鐘應。葭灰缺而月暈殘。蓋感應之道交。故機教之相扣。人心渴仰法雨芳菲。沃彼情塵。開他蒙昧。故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此明待問而說也。況乎聖人設教權變多方。豈使他人起怒自受焚溺。全無愧懼。強與他言。豈知虛往實歸之道哉。刻刻字樣巧合經名。既坐火鑊上說金光明經。坐蓮華上說蓮華經。則道德二篇坐於道路而說。洞玄三部元在水洞而談。此既不然。彼云何爾。且金光明性相通顯。法華經破權歸實。涅槃經明佛性眞常。四十二章群經集出。不窮根

薄。盜聽妄談。唯口起羞。出何容易。難惑上智。只誑下愚。又上經既是老子所陳。道士應宜依而學佛。何乃合氣爲道專。諷靈寶試問三經文明何義。道藏既不收攝道士又不通明。偷大聖之至詮。爲老君之極唱。正符涅槃盜牛之喻。又同替者誤入金穴。雖得其寶未知何用。又曰。懺悔三業至年月齋法。若如是者道士應通。且問懺悔是何語言。今此懺悔爲事懺耶。爲理懺耶。約功德門而滅罪耶。約逆生死心而滅罪耶。懺悔之心宜有幾種。所懺之罪何處安排。懺悔二字由何字知。則三業六根五逆十惡戒善之軌年月齋名決不曉達。若是老子所說。道士應合備知。既然一字不通。顯知儉佛妄談。此同竊賊人物被主認著。猶不招承更生拒辯。焚經火板方乃慚惶。君子悔前不至如此。老君結氣成字僞第八

第八化云。聖紀經云。太上老君昔於龍漢之年。從元始天尊於中央大福堂國。說靈寶十部妙經。出法度人。又於東極大浮黎國。出法度人。以紫筆書於空青之林。又於南極禪離界。以火煉真文發字形。又於西極衛羅世界。北極鬱單國。皆出法度人。老君以五方眞氣之精結成寶字。大方一丈八角。垂芒爲雲篆之形。飛鳥之狀。以立文章。又云。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辯曰。夫文字之興。爰從上古。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籍籍生焉。故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

緣檢黃繩六甲靈籤之字。後有蒼頡因而增潤。大篆起於史籀。小篆興於李斯。飛白創於蔡邕。隸書變於程邈。秦書八體。漢字六形。瘦金堆金垂雲垂露。蔡葉龍爪顏體破書。皆循古以增成。近代而改制。豈假眞氣而結。何關老子傳來。掩竊他能街賣己德。放舒白眼不恥清流。上云。龍漢起於初氣。何有老子而生。既言紫筆書林。乃在蒙恬之後。牽今引古欺我賢人。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易則三聖方定。詩則群英之言。春秋孔子所修。禮則周公所定。爾雅周公所纂。國語丘明所述。劉熙釋名。許慎說文。埤蒼廣雅。桂苑珠叢。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切韻。各有源系。非干老聃而言。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荒唐謔談。侮弄明哲。亦由相如上林說盧橘夏熟。楊雄甘泉賦。玉樹冬蒨。聽其言則洋洋美耳。究其事則杳杳空傳。矧乎國名虛設。妄採他書。大福堂改大堂而取名。東浮黎彷彿扶桑而立號。南離黎重黎而標字。西衛羅竊於迦離羅。衛北方全收衛單越名。十洲所不收。神異所不攝。地理無所紀。括地絕形名。空闢五車了無一實。儉鐘掩耳。斯之謂歟。

周文王時爲柱下史僞第九
第十九化云。周文王時。老君爲髮邑子。時帝紂荒虐天下塗炭。乃乘飛鸞之輪。風伯前驅。彭祖膠乘。降於岐山之陽。西伯聞之。拜爲守藏吏。武王克商。遷爲柱下史。作赤精經。教文

王以仁義之道。作璇璣經。以授周公。成王康王之代世爲柱下史。昭王時有黑氣之祥。此破夜虹十二道入老君以八天隱文授昭王。王不用之。後感膠船之難。

辯曰。蓋聞九頭五龍之紀。重瞳四乳之書。金秦火漢之文。黃魏白晉之典。不聞文王師於老子。璇璣訓於周公。但云。文王師於太公。武王師於姬旦。群書具載。先儒盛談。何乃達戾百家別張毛目。蓬心替唱。昧目生靈。夫欲聖人者。宜務其實。無稽之談。自招世誚。案史記別傳。老子生於定王之世。與好子相接。何乃妄爲西伯之時乎。既是聖人。見紂荒淫。宜盡力規諫。匡其不逮。而乃高乘飛輪。棄而遠遁。爲忠臣者。固若是乎。昔日過關。雇徐甲而爲御。乘薄傘之車。今則乘飛輪。風伯前驅。彭祖膠乘。何自高之不經乎。況彭祖此時已歿。風伯不肯前驅。文王自公劉以來。世積仁孝。美化行乎江漢。仁慈及於行葦。何待赤精之教哉。周公制禮作樂。代臨天下。設金縢而表誓。製周禮而流規。何用璇璣之教乎。昭王時號明君。史無黑氣之變。妄改白虹之兆。而云黑氣之言。援以隱文。又成孟浪之說。前云。老君爲九天教主。金闕帝君。建七曜之冠。披九色之帔。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金闕之中。坐玉帳之內。仙童左奉。玉女右陪。萬聖擁隨。千靈翊從。老君既有如此高貴之位。而不肯居。返就守藏之職。屈身爲臣。侍君之傍。立柱之下。晨趨暮拜。端笏拾紳。拾需木之高遷。投幽谷之賤地。翻上倒下。以何謬哉。

發邑之號。周書之所不載。金闕帝君。爰從道士虛張。有名無實。孰肯傳信。裁風求影。種電尋根。此之謂歟。若以昭王不信。故感膠船之難者。秦皇求仙。親臨海上。凌波涉險。冀遇神仙。虛想安期之名。不觀羨門之面。沙丘道死。飽臭熏人。漢武好仙。身著羽人之衣。口飲天表之露。縱樂大之詭說。信少君之詐術。而身入茂陵。竟無一補。魏太武任寇謙之說。建靜輪天宮。廢竭人勞。終感痼疾。周武帝口服丹藥。身服黃衣。熱發晉陽。失音而死。唐武宗師趙歸真。餌金丹藥。會昌不滿。早致崩亡。近宋上皇。信林靈素。遊月宮。誦太極之章。佩驅邪之劍。而亡國破家。身死東韓。此之數君。皆傾城一志。望享千年。而遭患彌留。竟無一驗。譏以膠船之難。不亦妄求人過乎。幸人有災。君子不爲也。

前後老君降生不同。僞第十

第一化云。老子生在五運之前。第二化云。老子生下三氣之中。第六化云。老君姓李。諱弘。元曜靈字光明。以上和七年歲在庚辰九月三日甲子卯時。始育於北玄玉國天闕靈鏡山李谷之間。玄靈聖母既誕之夕。有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月妃散華。日童揚彩。年五歲體道凝真。二十而有金姿玉顏。棄家離親。迢迹風塵。後感元始下教。授以鸞儀。太章太洞真經。紫微天帝玉清君以瓊輿下迎。賜丹壺符書。爲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掌握十天河海神仙。第十一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七月一日。託玄神玉精降太元玉女。千三百年。號

無上老子。一號大千法王。第十二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寄九天飛玄玉女。八十一年。號高上老子。第十三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甲午九月九日。降元素玉女。七十三年。號九靈老子。第十四化云。老子以殷十八王陽甲庚寅歲建午月。入於玄妙玉女口中。八十一一年。至武丁九年庚寅歲二月十五日。聖母剖左腋。攀李樹而生。生即行九步。步生蓮華。九龍吐水。具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獨尊。我當闡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又云。李靈飛得修生之道。真妻天水尹氏。於腐鄉書寢。見太上從天而下。化爲玄珠。吞而有娠。八十一年生而皓首。曰老子。生李樹下。指李爲姓。

辯曰。夫星流貫昂。實標文命之祥。電繞樞星。是顯軒皇之慶。虹流華渚。沙吳於是膺期。星冠月輪。額頤以之應瑞。赤龍騰慶。言旌帝堯。雲屯鬱蒸。實徵漢祖。此則聖人神異。譜牒具詳。未聞老子初生三日。共出九步。周行月妃散華。日童揚彩之事。且星隕如雨。日有蝕之。春秋書之以爲異事。李耳若有微瑞。孔子何以不記乎。且魯陽揮戈而返日。淮南子有景公善言而退焚。劉向新文。貳師拔劍而泉流。前漢耿恭拜井而水出。後漢書中。苟有奇相。書爲美談。老君既無文事。必虛唱。倚他大聖。取爲神奇。夫聖人現相。雖有多途。託化誕生。事無兩體。世尊百億化身。大千世界。一時頓顯。化緣事訖。便入涅槃。老子隨代降生。以何大謬乎。本是李耳。妄改其諱。李伯陽而云光明。隱其本名。

而加美號。史記真文一詞不錄。道書僞說百種。前之兩化。說在太易之前。後之十重。紀在伏羲之後。尋虛撫僞。誑惑後人。前說五歲疑真。二十入道。後則八十一歲生而皓首。自語矛盾。何待他攻。亳州厲鄉實而不認。北玄玉國虛而妄傳。聃耳黎頭謬說七十二相。野合懷胎諛云周行九步。探他釋瑞而為老奇。將此黨猶亂彼蘭芷。北玄玉國山海之所不紀。天崗李谷地里之所匪詳。王儉百

家太尉王儉弗聞玉女之名。何姓氏苑罕說玄妙之族。案道士賈善翔高道傳序云。伯陽起迹於姬周。既云起迹於姬周。則是老子。不在商也。明知陽甲之時本無李耳。衰周之際始見老聃。胡曾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去。便將徐甲過流沙。斯則周末時人明矣。避亂入秦死葬槐里。秦佚吊之三號而出。斯良證也。何更疑哉。史記本傳莫知所終。化胡浪語云過流沙。將如來降誕之禍。合老子過關之氣。汝雖巧會僞說執憑。案煥煌實錄云。周桓王三十九年幸閑豫庭。與群臣對論古今。王曰。老聃父何如人也。天水太守索綬對曰。老聃父姓韓名乾字元卑。癡跛下賤胎則無耳。一日不明孤單乞貸。年六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宅上牧猪老婢子曰精敷。野合懷胎。八十一年而生。老子生而皓首。故號老君。此本實跡。蔽而不傳。儉竊他能欲張老聖。家有繁帚享之千金。斯言信歟。

三番作佛僞第十一
第三十四化云。老君告胡王曰。使我弟子為

佛。汝當師之。即使尹喜變身為佛。與胡人為師。令作桑門。授以浮圖之法。說四十二章經。又云。老君至舍衛國。自化作佛坐七寶座。身長百千萬丈遍滿虛空。又云。老君將欲再整釋教。以周莊王九年。乃於梵天命煩陀王老弟乘月精。託陰天竺摩耶夫人胎。至十年四月八日右脇誕生。後入雪山修行六年。道成類佛陀。衆號末牟尼。至匡王四年。解化太上命昇天。為善惠仙人。

辯曰。夫根深果茂源遠流長。虎嘯風生龍吟霧起。聖人利見皆有深源。昔植善因今感妙果。我佛世尊三無數劫積行累功。六度無捨而求菩提。棄身命如恒河沙。捐國城如微塵數。莊嚴世界誘掖群生。然後騰然燈記補迦葉位。下生中印託化王宮。七步周行指天地而獨貴。三十二相映日月而爭輝。四王捧足出塵寰。六年行滿而成道。現身百億國土說法四十九年。播聲教於人天。擢外道於雙樹。化緣事畢却返無為。應物適時如是示現。何待老子始化尹喜變身。掩他神功矜為己勝。佛生周昭之代。老隆定王之朝。世隔一十七帝年經三百餘祀。化已滿於天下。教已滿於龍宮。家仰仁慈之風。國遵釋氏之範。豈假李耳重整煩陀再現。援前著後誑誑庸愚。昔日過關。雇徐甲而為從。奚有天人侍衛乎。乘鹿柴車。何有七寶之座乎。廣額聃耳。焉有萬丈之身乎。狡佞不經欺賢調聖。鯢化為鵬蓋緣自變。蛇蛻為龍非假他功。此皆物理自然。陰陽感召待時而發。非他使然。老子自是凡

人。身為臣子何能別生神聖。更使尹喜作佛。味自心靈瞶他眼目。悖禮慢聖殃報拔舌。善惡仙人將登八地。遇然燈佛受無生記。此乃世尊往住之號。既然成佛功成果滿。化緣事畢入於涅槃。還神常樂之鄉。永入無為之境。豈可作佛事畢更作善惠仙人。將後著前一何錯亂。妄竊不真壞人視聽。夫人天雖樂終是輪迴。不免三災之殃。難逃五衰之苦。聖人超出生死苦樂兩忘。高超三界之津。獨步六塵之表。何返歸天上却入羈塵。難污我聖人欺慢我大覺。此同棄天子之尊嚴。慕斯養之賤役。捨華堂之廣廈。悅鄙屋之茅簷。汝欣買奕之榮。我恥糞土之辱。隋大臣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也。道士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愛。老子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也。道士不能加答。善哉楊素之言。此通人之論也。若胡人不先知有佛。詎肯受佛之化乎。以此考之則印度先有佛矣。而言尹喜作佛老子始變。何欺吾門之深乎。樓觀尹喜故宅。在關之南。今道士仍在。

冒名僞聖僞第十二
第四十八化云。南太宰問夫子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聖則丘何敢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

者。聖則丘弗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人也。史志經云。孔子在魯。老子在周。以魯望周之洛陽。故在西方。蓋指子爲西方聖人也。孔子問禮之時。先有猶龍之歎。故此指老子也。

辯曰。夫自街自媒婦女之醜行。不矜不伐聖人之深能。是以舜美禹功。嘉有勳而弗競。孔稱孟反。之猶退厚而居薄。由是美譽播於千秋。謙光輝於四海。上之所引。具見列子仲尼篇中。古今通論。以謂此夫子推佛爲西方大聖人之語也。蓋佛與耶穌對太深之表。張氏作此說。法論皆引此。又佛西方聖人也。未聞老子在周。孔子在魯。故指老子爲西方聖人。竊名冒聖。欺我何多。借聖人者。不仁言乖理者。非智。且道源之祖肇起黃帝。非干老子。老子師容成子。演五千文。縱然說聖不能起於軒轅。既三皇五帝。孔子不推爲聖。返指老子而爲聖人。不亦過乎。蓋我世尊功圓萬行。果證十身。流光遍於剎塵。分身應於沙界。不可以人事測。不可以處所求。實三界之大師。是四生之慈父。寰中獨步。爲王中之法王。出世獨尊。爲聖中之大聖。故能高拱場威。行萬國。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卜修之文章。端木之言語。馬遷之辯博。葛洪之該通。輔嗣之玄談。左慈之神化。並驅馳於域內。言未涉於大方。可爲善世之高流。難作出塵之聖者。案天竺聖方群賢所聚。過去諸佛共生於彼。范曄漢書云。後漢西域傳史論文。其

土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故古昔賢能時有往者。老子西昇經云。聞道登乾。金改爲開。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爲。不始不終。永存綿綿。是以西行。又古本化胡經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空懷惱。此則老子自指於佛爲西方聖人也。又黃帝夢遊華胥之國。其國在弇州之西。王邵注云。此指西方天竺也。又周穆王時。聞西方有大聖人出世。心甚懼之。乃使造父乘驪驅八駿。西上崑崙觀日所沒。以厭其氣。又西極有化人來。能返天易地聖力無方。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築中天臺以居之。化人引穆王神遊。斯須之間。已如數載。又穆王五十二年。如來云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是何祥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衰相現爾。穆王喜曰。朕常懼於彼。今無憂矣。此則乾勝方聖人居彼。故得賢王西求。化人東來也。又張壽奉使西窮河源。至於大夏。聞雪山南有申毒國。其人奉浮圖不殺罰。乘象而戰。申毒即今印度也。此則仁慈之風。詳於漢史。明也。上之所引。咸指印度以爲西方。佛生於彼。故指佛爲西方聖人。豈說洛陽以爲西方。老子爲聖人哉。又云。孔子先有猶龍之歎。故此聖德指老子者。意欲將孔子一期問禮之事。便爲老子弟子。孔子曰。吾無常師。主善爲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學聖於師襄。問樂於襄弘。問官於鄭子。入太廟每事問。有問稼曰。吾不如老農。有問圃

曰。吾不如老圃。此明孔子虛懷納善。汲汲於道術。豈有一事便爲師哉。蓋當時老子爲守藏吏。掌周公之禮典。故孔子問之。若以問禮便爲孔子之師。則老農老圃亦孔子之師哉。必不然矣。沾名銜世求爲人師。君子不爲也。

合氣爲道篇第十三

第二十三化云。老子以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函關。尹喜既見。邀歸本第。說道德經二篇五千餘言。尹喜扣頭曰。願授其要。老君曰。善。乃爲解道德之要曰。道者爲泥丸。泥丸者天德也。理在人頭中。紫氣下降。下至丹田。名謂脾也。脾者中黃太一也。黃氣徘徊理中宮。萬物之母者。謂丹田也。丹田玄牝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一氣下降。周旋三宮。同出而異名者。謂精也。一曰精。二曰汗。三曰血。四曰液。故曰異名。玄之又玄者。謂左右腎也。衆妙之門。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爲尿。此依張道陵說。道陵如此說也。有無相生。謂口與腹也。難易相成。謂精與氣也。此老子授尹喜節要也。又授尹喜神丹經金液經。及八煉九還丹伏火之訣。其方云。金液還丹仙華流膏。飛雲翳登天丘赤黃之氣成。須臾當得雌雄分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厨靈童玉女。我爲夫出入無間。天同符真精凝和善沈浮。汝共珍敬必來游。又授九丹之名及歌曰。

圓三五 寸一分 口四八 兩寸唇
長二尺 厚薄均 腹三齊 坐垂溫
陰在上 陽下奔 首尾武 中間文

始七十 終三旬 內二百 善調勻

陰火白 黃芽鉛 兩湊聚 輔翼人

子處宮 得安存 去來游 不出門

辯曰。夫道貴清淨德尚無爲。恬憺內持謙卑自牧。不依此道別唱多端。唯以行氣運功而爲修養。失道德之淳粹。乖自然之妙門。虛設巧言妄加穿鑿。保丹田爲至道。守兩腎爲重玄。鄙穢龜浮誑誑閭里。王喬羨門之輩非好此方。白石赤松之流不依此道。丹經煉訣不見延年。服餌資芝罕曾久視。周武服丹而暗啞唐武服丹而早亡。誤他多少賢良。不守樂天之旨。既道德真訣理極於此。則道藏餘文不足貴也。今之道士更勢淺術。或有扶鸞而亂書。祇貪夜飲。或有驅邪而斷鬼。誑人除凶。或有拘環堵而內守。此謂坐馳。或有情言語而不行。此謂癡默。或有熊經而鳥引。擬彭祖而齊肩。或有飲氣而息神。効龜鶴而老壽。或有迎精而上腦。謂挽河車。或固丹田而內封。謂之保養。或有合氣而爲道。父子聚麀。或有養精而採神。男女混雜。扣齒謂之天鼓。嚙津謂之醴泉。呼男根爲金莖只圖強勁。呼女竅爲玉戶。潛隱醜名。呼童女爲真人。呼交構爲龍虎。嬰兒回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網。故張道陵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訣在於丹田者玉門也。唯以禁忌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者尿孔也。又道家內朝律云。禮法男女至朔望日。朝師入私房。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

六時常立功德。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之道。不得抄前排後失次第之序。亦不得嫌醜愛美。又云。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日兩鼻上下相嘗。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故老子云。我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平等昇太清。此等歌訣義皆如是。將斯蟻蝶以爲真修。不思歸根復命之言。唯行合氣鄙薄之術。以此求道枉陷人倫。以此超昇終身巨得。以斯滅罪罪不可亡。以斯消災災不可退。以斯求福福不可生。以斯出家家不可出。何異蒸砂作飯。虛受劬勞。鏡裏尋真終無所獲。嗚呼。棄靈珠而拾礫幹。夏鼎而美甌自誤誤他。死沈苦海。哀哉哀哉

儉佛神化僞第十四

第四十二化云。老子入摩竭國。現希有相以化其王。立浮圖教名清淨。佛號末摩尼。至舍衛國自化作神。從天而降天人侍衛。現身長百千萬丈。又至闍賓降胡王及王子。火不能燒。錢不能煮。水不能溺。胡兵百萬。弓矢劍戟一時摧落。飛電八衝聲如霹靂。人馬驚仆。北郭先生空中頌讚。又至條支國。手撥大山。至拘薩羅。降伏九十六種外道。至迦夷羅國。左手把日右手把月。藏於頭中。天地冥暗。山飛石裂。海水逆流。山川空行。又至于闐。於南渠山示教胡王。令尹喜化作金人。身長丈六。頂佩圓光足踏蓮華。從空而下拜禮。老君謂胡王曰。此吾弟子與汝爲師。又留神鉢令

得法味。又於毘摩城地變金色。放九色神光遍照摩沙國土。卽有赤靈真人中黃丈人太一真君九宮六丁八卦神君青龍白虎散華玉女浮雲而至。老君坐七寶座。燒百和香。奏鈞天樂。又有八十餘國諸王妃后。皆來聽法。留尹喜作佛及鉢於毘摩城。却昇天去。老君又於葱嶺降大毒龍。遍歷五天。於耆闍山獨木樹下化玉座。與王說浮圖度桑門。二千五百人受以戒律。又六十六化云。于闐國毘摩城伽藍。是老君化胡成佛之處。中有石幢刻記其事云。東方聖人號老君來化我國。下引八學士議證其事跡

辯曰。案後漢西域傳三國志魏隋書西域志

合六十卷卷四十四卷並紀西天五印有佛聖跡。或幢或柱咸勒其事。不說老君曾留名字。初張騫西來。始傳浮圖之號。至於今。國使往還無慮百人。並不見老君西化之說。古谷皇帝西征盡海。所到之地唯有佛僧。行近西北海有一國土。城中佛塔森然若林。彼國君王唯是和尙。又唐王玄策奉使西行。至摩竭陀國。於耆闍山及佛成道處。咸述碑銘讚佛聖化。未聞說有老君之事。王玄策傳中又湛然居士處從太祖西征于闐及可弗又國。越天山過雪嶺。風化具詳。亦未知有老子之事。卽今煦烈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干西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除親詣詢老化云。並云無聞。則老子神異道書僞出。既非通論。何足信哉。夫顯明神聖至人之能。鼠竊狗偷狡兒巧倖。

且聖王之立教也。自近化之然後及遠。故書叙堯之盛德。先親九族。然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然後協和萬邦。故能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文王之德。先刑寡妻。後清四海。故遠方慕義。九譯而來。老君爲柱史之時。周道不興。諸侯擅權。大夫執政。上陵下僭。州土日促。李耳既有神聖。即合拯頹扶弱。富國安民。使君臣各位不相違僭。何乃九州遠棄。一身西邁。若能自己家鄉。顯大靈異。九族光榮。一門謹慶。不亦妙乎。而八十四年。蔑無奇異。雇人駕車西邁。函谷。身死扶風。今有扶風。漢縣。屬右扶風。僞云。西去。幾踐羌胡。即有神通。神州中原。全無一驗。無人見處。便唱萬端。像佛勝能。巧說附會。佛之神異。西經具載。今有聖跡。老君靈變。東史不書。以此驗之。虛實見矣。明眼君子。試聽根由。世尊上初利天。爲報母恩。三月說法。李耳效之。亦昇太微。世尊成佛。不起道樹。而昇六天。老子倣之。亦遊九天。世尊菩提樹下。示現降魔。弓矢盡變。老君亦摧劍戟。世尊向拘尸那國路。擲大石。老君亦撥大山。世尊說大集經。並集諸王。老君亦會八千餘國。世尊北游降阿波羅龍王。兼留其影。老君雪山亦降毒龍。世尊於本行經說九十六種外道。老君亦降九十六種外道。世尊現大神力。須彌山王涌沒低昂。老君亦山飛石裂。海水逆流。世尊留下神鉢以福群生。老君亦留神鉢。世尊右脇而生。老君剖左腋而出。世尊周行七步。表圓滿七聖財。老子乃行九步。安合陽極之數。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老君七十

二相八十一好。佛說真應二身。顯其權實。老君亦說真身法身。佛說身有四種。謂法身報身。化身。老君亦說虛皇元始道君老君。佛說三界。彼說三清。佛說三輪持世。彼說三氣下運。青龍白虎像彼金剛。玄中法師倚於聖者。學禪庭而建方丈。依佛宇而樹法堂。以至歌讚倡唱之文。鐘鼓雲板之飾。祭靈送死。懺悔消災。九幽懺文。二十四願戒。金依華嚴十地品十不誑法。據釋有者。彼便立之。此處若無。彼不能制。則知凡百立事。全取佛門。代代穿鑿。人人妄起。金鏡相混。智者難分。本欲粧點自家翻成。混沌鑿竅耳目具矣。眞神喪焉。榮道德之眞文。收僞說之澆薄。教門中折。誰之罪歟。且北郭先生。本侍漢武。今隨李老。愈見後增。又南渠山及昆摩城。本佛聖跡。望合其事。屈相附會。恐人不知。今具出之。案西域記云。于闐國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南室令改。稜伽山中有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佛至此。爲諸人天略說法要。巖有石室。現有羅漢。入滅盡定。以待慈氏。此則非老君明矣。又曰。王城東三百餘里。有崑崙城中。有彫檀立佛之像。高二丈餘。甚多靈異。時放光明。隨有疾病禱之。即愈。此像本是優填王造。佛滅之後。凌虛而來。以福此土。釋迦法像。入龍宮。評曰。據此記說。文甚昭然。佛之聖蹟。欲爲老跡。汝雖巧會。且宜三思。驢不及舌。請君隱隱。八學士議雖號唐人。唐書列傳。一無名姓。況復所議不入要策。進退兩求。並無可據。設欲廣辯枉廢詞章。道士虛陳不勞煩叙。雖

有員半千名傳。無化胡經。議詳此謬經。古今排擯。唐中宗禁之於前代。見劉煦今世宗斷之於後朝。破化胡狀。若實其文。孰敢除滅。而無識道士。恒踵斯跡。使老子獲僧徒之罪。俾道人招謗佛之愆。王浮已在地獄。史志經又授圓戶。老子本欲隱遁。志經推出戶庭。垂歸根之本心。轉流浪於他土。執迷不返。固妄難除。同木石之頑囂。似藥酒之眩眩。今之辯析。要破狂心。返正道於醇源。引邪徒於坦路。知道德是賢者之語。讖化胡是妖怪之談。弘老子謙靜之風。抑道士誇衒之弊。皆遵斯訓。雅道長興。如曰不然。覆車及之爾。論曰。太法東流。千有餘載。時君信毀。代涉滄隆。邪正爭衡。未曾勝釋。而道士爲僧前後三代。初漢明帝夜夢金人。飛來殿庭。項有日光。遂遣使西求。佛法從此入洛。既圖於顯節陵上。又經譯在蘭臺室中。而道士矜能欲騁薄伎。摩騰暫現神異。無不歸心。佛教鍊而愈精。道書焚而火化。由是改邪入正。落髮爲僧。北齊高祖文宣皇帝。投誠佛理。銳意法門。而道士無知。縱其私憤。聘瑩光之耀。掩龍燭之輝。文宣試之一無可驗。聖上匪施於寸刃。修靜納款於轅門。剃髮去冠。一皆爲釋。我聖朝蒙古皇帝。深仁容聖。體道多能。英謀扇於八紘。威稜擅於萬國。留心佛理。備曉正邪。究道教之龜浮。達釋宗之要妙。首行明詔。特與掃除。欽惟今上皇帝。京太易太初之質。資天泉天帝之靈。道契百王。播淳風而有德。智周萬物。弘至治以濟時。若末尼珠。豈受纖塵之汚。

如軒轅鏡算容片垢之感。故能英明獨斷。察是非。息道士之虛聲。誠僧徒之實理。敬承先制重與辯明。具召兩宗詳其優劣。陣旗未展。銜壁倒戈。空談六韜之謀。不補三代之失。脫袍剃髮。盡付釋門。蓋以邪法易推是真難滅。匪經鑪輔何顯真金。妖氣於是屏消。佛日於是高朗。使迷途者從茲返路。溺喪者於是知歸。爲今代之銓衡。作後來之藻鑑。但佛教慈仁本無爭競。邪徒狂狷妄說多端。以汝不平起我分別。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良在斯矣。夫儒道釋三世稱三教。約其懲惡勸善則三教皆可遵行。較其宗趣淺深則不能無其優劣。漢唐已來固有定論。不待餘人妄生高下。佛教慈悲利生爲本。老君謙退遠害爲功。儒法濟民忠孝爲首。忠孝行則可以全家國。播身命。謙退行則可以解紛爭。除後患。慈悲行則可以濟群靈。窮性命。沿淺至深表裏相救。亦由天有三光互相照。鼎有三足共力扶持。然道宗多僞別唱規模。欲罩古今獨超儒釋。然前賢後哲各著典謨。咸遵於佛不言老聖。案文自驗何必強爭。孔子對太宰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列子仲尼高子云。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此孔老推佛爲聖人也。符子云。符師也。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後漢牟子云。爲黃精。堯舜周孔老莊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麒麟。尚書令闕澤對吳主云。若將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之遠矣。何以明之。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

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善之加太子太傅。此出齊光祿大夫顏之推出云。佛家三世之信而可徵。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非堯舜周孔老莊所能及也。唐祕書監虞世南帝紀史論云。老子之義。谷神不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雲駕鶴。此域中之教也。釋氏之誥。空有不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於寂滅。此象外之談者也。後周王褒庭詒。唐李思慎釋道十異。深有旨趣。不勞繁出智者知之。後周王褒庭詒。唐李思慎釋道十異。今上皇帝嘗有言曰。世人將孔老與佛稱爲三聖。斯言妄矣。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達性命唯說現世。止可稱爲賢人。晉孫盛有老子非大賢論。文在廣弘明集也。佛之垂範。窮盡死生善惡之本。深達幽明性命之道。千變萬化神聖無方。此真大聖人也。自今已後三教圖像。不得與佛齊列。唐李商隱三教贊曰。儒吾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聘龍。吾不知聘師。仲尼爲稽首正覺。吾師尼師子師佛也。以此酬校穹壤懸殊。以此求宗蘭蒿自辯。且夫其流易曉。闕澤之對天分。對吳主善之理難惑。思慎之文海截。道十異文。虞世南之著論。嶽時淵。帝王通紀。顏之推之述篇。雲開日朗。但以去聖時遠。魔僞亂真。苟非其人。道不虛設。仰惟今上皇帝受佛付囑。不忘護持。萬機之餘。留神釋典。西天德士。東土明師。屢詢三藏之言。妙達一乘之旨。偏欣論議。頗向毘尼。窮性相之淵源。達釋道之優劣。龍蛇易辯。天眼難瞞。卷氣殺於九霄。布慈雲於四海。再然慧炬。若燭智燈。爲法宇之棟梁。作釋天之日月。祥邁明生。像季慶遇昌時。每有雅談。預聞座末。載欣載并。述頌曰。

二儀始判 三才肇分 樹君建國 爰濟斯民 養軒以來 五運相襲 金朝政衰 玄天繼跡 篤生我后 紹美前蹤 世宗建隆 聽獻西荒 梯山航海 納疑南宋 天縱神聰 生知妙道 萬國朝王 誦經瓊島 道士庸愚 建寺龍庭 眩彼魚目 掩此金鏡 鳴張老聖 特出狂談 一言逐北 聖明懸鑑 佛日高懸 法雲廣布 萬古司南 四生蒙福 九有同光 保龍圖而鞏固 慶鳳曆以彌新 統金輪而永曜 調玉燭而長存 邵鴻名於帝錄 煥大寶於蒼旻 播皇威於戎夏 等真固於乾坤 躋黎元於壽域 享邦國之來賓 敦王道之坦坦 宜子孫之仁仁 聖皇延於萬載 懿后樂於千春 四三皇而六五帝 曾何唐漢之足云 後記 余昔見唐人譏道士云。出言猥穢。誰妄不真。使人奉者不仁不孝。家生身穢之兒。無禮無親。世出豹狼之子。又見新落髮道士罵長春宮家云。教門無事。汝等受榮。教門有害。使俺受辱。尊稱掌教披垂藍袍。日無素餐。月有佳宴。紛白黛黑。滿目歡呼。螻蛄蛾眉。終宵私樂。

贈他上分之饌。受他盤折之恭。味天謾心。今日自感。乍聆此語以爲不然。今此觀之未爲過也。老子生於厲陽之鄉。終於槐里之地。此本墳隴棄而不修。恣荆棘之荒涼。任狐兔之蹂躪。年終臘節。孰聞道士之蒸嘗。獻歲秋成。弗親女冠之祀祀。行人爲之隕涕。見者爲之哀矜。而漫說化胡之妖言流落他邦而不返。王浮發乎餘竅志經又揭臭鼻。使老子重玄之妙門到此掃地而蕩盡。且今八十一化。其中五十餘化儉佛效顰。二十餘化道聽塗說。唯有一化言老子授尹喜道德真訣。全將合氣運精而爲立功。不以清淨爲心。專以交遊爲道。以斯祈福福云何生。以斯禳災災云何殄。祥邁仰荷宸恩泰充釋子。剴心守道閉戶閑居。待殘喘於桑榆。無求辯於邪正。憤志常之姦狡。嘉少林之甄明。蕩化胡之穢談。返過占之寺宇。光輝釋範匡弼真乘。功蓋補天業隆立極。雖摩騰見美於漢朝。法上溢名於齊代。法上北齊大統與道士爭論道士落髮以今校古曾何足云哉。加以主上明聖洞曉佛心。知玉石之不同。審薰蕕之異氣。佛是聖中之大聖。老是賢中之大賢。既天壤之懸殊。亦珠璣而異價。由是特回天睨目察實虛。假彼濁風則茲慧日。祥邁預斯嘉會慶躍心靈。希前代之清塵。仰先哲之洪範。輒憑古典斥破今圖。拔妄說之根株。折志經之誑辯。本願未墜瓦解冰消。豈唯千載之楷模。亦顯一時之奇事。靡敢鑒於龍藏。亦可續於弘明。唱斯言而不慚。冀英能而知賞撫我華者難與言論云。至元單闕

之歲孟春絕筆。道者山大雲峯禪寺灑掃比丘祥邁記

欽奉聖旨禁斷道藏偽經下項見者便宜燒毀

化胡經王浮撰 猶龍傳 太上寶錄宋謝守撰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記 帝王師錄

三破論齊人張融撰 十異九迷論唐李真撰 真辯偽論吳錫之撰 欽道明證論唐員半千撰

假託 輔正除邪論吳錫之撰 辟邪歸正議杜岐撰 乾邪論梁簡文帝撰 辯仙論梁簡文帝撰 三光列記 謗道釋經梁簡文帝撰 五公問虛無經 三教根源圖大金天長觀道士李大方述 道先生三清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赤書度命經 十三虛無經 藏天隱月經 南斗經 玉緯經 靈寶二十四生經 歷代應現圖 歷代帝王崇道記 青陽宮記 紀勝賦 玄元內傳 樓觀先生內傳 高上老子內傳 道佛先後論 混元皇帝寶錄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應護助聖皇帝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并衆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聖旨裏。戊午年和尙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輸了底。上頭教十七箇先生剃頭做了。和尚更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都燒毀了者。隨路觀院裏畫著底石碑上寫著底八十一化圖。盡行燒毀壞了者。麼道來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底經文并印板。至今藏著却不曾毀了更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菴頭關西等處。有這藏經板。這般

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右丞焦尙書泉總統忽都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都中書省宣使苦速丁潤僧錄眞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那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衆先生。每一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衆人每迴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君眞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誣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等書。往往改易名號。傳注訛舛失其本眞。偽造符呪妄言佩之。今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及令張天師那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偽妄。不敢試驗。今議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據那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俱係後人捏合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今後先生每依著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愛佛經底做和尚去者。若不爲僧道娶妻爲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謊做來底道藏經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泉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聖旨到日不以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民人匠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拘刷。見數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裏畫著底石

碑上鐫著底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了者，自宜諷已後如有隨處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捏合毀謗釋教偷竊佛言窺圖財利誘說妻女，如此誑惑百姓符咒文字，及道家大小諸般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諸子醫藥等文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宣撫司每根底城子裏村子裏達魯花赤根底官人每根底張真人爲頭兒，先生每根底宜論的聖旨馬兒年和尚先生每持論經文，問倒先生每的上頭十七箇先生每根底教做了，和尚也已前屬和尚每底，先生每占了的四百八十二處寺院內二百三十七處寺院，并田地水土產業和尚根底同與也麼，道張真人爲頭兒，先生每退狀文字與了來，又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印板教燒了者，石碑上有底不捷其麼，上頭寫著底文字有，呵靈都毀壞了者，麼道來，又已前先生每三教裏釋迦牟尼佛的聖像，當中間裏塑著有老君孔夫子的相貌，左右兩邊塑著有來，如今先生每把已前體例，撤了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者存麼道，這般說有依著已前三教體例裏做者，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有，呵改正了者，麼道斷了來，如今少林長老爲頭兒，和尚每奏告教回與來的寺院內，一半不會回與了的，却再爭有，又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印板，一半不會燒了有，三教也不依著

已前體例裏做有，麼道這言語是實那是虛，真箇這的每言語一般呵一般斷了者別了呵怎生行的依著，已前斷了的內不會回與來的寺院，有呵但屬寺家的田地水土產業回與了者，說謊做來的化胡經文書印板，不會毀壞了的有，呵毀壞了者，三教也依著已前體例裏做者，俺每的這聖旨這宜諭了，呵已前斷了的言語別了，呵寺院的田地不同與，呵爭底人有呵斷按打奚罪過者，又這和尚每有聖旨麼道，已前斷了的已外，不屬自己的寺院田地水土爭，呵不怕罪過，那甚麼聖旨俺每底雞兒，年六月二十八日開平府有的，時分寫來

長生天氣力裏蒙古皇帝，福祿壽薛禪皇帝，潛龍時令旨道，與漢兒州城達魯花赤管民官僧官僧來道官道衆人等，據少林長老告稱蒙古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兒爲頭斷事官斷定隨路令退先生住寺院地面三十七處却有李真人差人詐傳蒙古皇帝聖旨一面祭要了來，這言語問得承伏了，是李真人差人詐傳的上頭如今只依先前的聖旨委付布只兒爲頭斷事官元斷定三十七處地面，教分付與少林長老去也，准此

至元戊午年七月十一日開平府行

辯僞錄卷第二

辯僞錄卷第三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
祥邁奉 勅實錄撰

夫三聖人教列於中國，猶鼎足而時以扶皇化，夫子之言仁義者，軌於不道之士也。老子之守謙退者，息於躁競之徒也。釋氏之談性命者，欲令返源也。而叔葉紛論獨師已見，自矜自勝迷本迷宗，蓋不達道之通途，守於一岐之說也。殊不知仁義行則人人蹈於君子之徑矣，謙退行則人人杜於貪吝之求矣，性命明則人人達於妙道之源矣，不如是者何爲達士君子乎。仲尼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幾於此矣。而晚世道士專尚誇誕，以誑詭不經爲奇異，以誑妄不真爲妙門，棄二篇之醇濃，雜三張之機術，王宮風以顛狂爲至德，不識道之淵源，丘處機以行轡爲神奇，失全真之要妙，西行萬里，不明對主之談，東迴三年，偶合標其殊異，欺人調聖於街市高，始爲烏有之談，終成無是之說，古來矯妄且略不言，今朝行事且陳數段，我太祖成吉思皇帝，龍飛朔野虎步中原，膺寶曆以匡圖，赴昌期而司牧順天革命戡亂定功，軍國雖煩留心覺路，首頒恩詔護持佛門，大聖神化不可測量，所在形儀無得損壞，隨處寺宇所有田地，水澆土地水碾水磨寺用什物凡是佛底並令歸還莫得侵占，大小科役鋪馬祇應並休出者，出家僧人是佛弟子，與

俺皇家子孫孫。念經告天助修福者。凡是僧人去住在休遮當者。有歹人每倚著氣力搔擾佛寺。奏將名姓來者。後代明君咸遵此式。而慶辯通真妄生高下。咸言丘公開三教之基爲儒釋本地。試叙首末請詳臧否。初全真之興事非振古。按元裕之重陽真人碑云。金朝正隆中有王世雄者。三輔人也。少以任俠見稱。中歲忽有所得。遂棄家事浮沈酒間。謔浪無節猖狂妄行。嘲空獨笑。時人以爲病狂。遂曰王害風焉。後遇甄葵二道士。汲水飲酒。狂縱愈甚。狡獪難測。於縣東掘墓止之。以活死人目之。居之二年。移於劉獎菴。大衆不聚於三人。菴不構於二屋。自是棲遲土窟。託處窮巷。破裘敗絮以裹其身。執杖操瓢乞食自濟。效癡禪之守默。坐環牆而自拘。嘗謂禪僧達性而不明命。儒人談命而不言性。余今兼而修之。故號全真。行丐而東至寧海軍。得弟子馬丹陽丘處機劉譚郝凡七人。全真之教乃大行焉。後其徒潘志源等致范君幕府致之。王君書數命。元裕之述碑贊德裕之引。葛洪稚川之於晉。陶弘景白之於梁。寇輔真之於魏。司馬子微之於唐。陳圖南之於宋。叙此數賢皆不及之。曲成其美。而全真之輩謂不光。故好問之文立而復毀其徒又發杜順寶塔聯環金骨。埋於世雄壙中。爲王害風之舍利焉。金朝世宗皇帝禁其風使楊何書就海州竟絕世之共聞非妄言也道士丘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號長春子。師王害風繼唱全真。本無道術。有劉溫字仲祿者。以作鳴鑼幸於太祖。

首信辭說阿意甘言。以醫藥進於上言。丘公行年三百餘歲。有保養長生之術。乃奏舉之。戊寅中應召北行。丘公倦於跋涉。聞上西征表求待迴。使中書滿然溫詔召之。丘公遂行。初上西征大石林牙。及可弗又國。盡有其地。唯算端汗。奪破乃滿之地。軍馬強盛。據有尋思干城。或云邪木思干達之河府也聞上西討卽南走入鐵門。遁於大雪山南。潛趨印度。上率衆襲之。駐蹕大雪山南。辛巳冬十一月十八日丘公至。尋思干城以雪山大雪屯谷可有二丈深不可行。且止城中。壬午夏四月初五日。始過雪山達於行宮。至上前數拜退身致敬。禮畢然後入帳。上問。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躬。丘公遂巡拱身答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以言賞賜以馬乳。時迴紇山賊亂於密邇。且令丘公還尋思干城。期以十月再詔。八月後句丘公復至行宮。凡有所對皆平平之語。無可採聽。問其年甲多少。僞云不知。考問神仙之要。唯論固精養氣。出神入夢。以爲道之極致。美林靈素之神遊。愛王害風之入夢。又舉馬丹陽恒云。屢蒙聖賢提獎。真性邀遊異域。又非禪家多惡夢境。蓋由福薄不能致好夢也。又問湛然居士觀音贊意。中書輕而不答。而有識聞之莫不絕倒。既而東迴表求牌符。自出師號私給觀額。自填聖旨謾昧主上。獨免丘公門人科役。不及僧人及餘道衆。古無體例之事。悉欲施行。上之所說。湛然居士編入西遊錄中。備明丘公干謬。回至宣德等州。屈僧人迎拜。後至燕城左右鼓

獎特力侵占使道徒王伯平陽從數十縣牌出入馳躍諸州便欲通管僧尼。丘公自往薊州特開聖旨抑欲追攝甘泉本無玄和尚望其屈節竟不能行。西京天城毀夫子廟爲文成觀。景州奪龍角山賈先生改爲冲虛觀。後僧欲爭。丘公移書從樂居士文過節非。平谷縣水谷寺正殿三身。皆劉驚絕手悉打洞中改觀居之。太原府丘公弟子宋德芳占淨居山。穿石作洞改爲道院立碑樹號。相州黃華山隋唐古刹。碑刻存焉。道士占定。混源西道院本崇福寺道士占訖。灤州下縣數座佛殿道士拆訖并毀佛像。檀州泰谷山靈巖寺。昔是鄒衍吹律之處。堂殿廊廡悉皆完足。全真買志卒。王志欽倚著丘公氣力。蕩除佛像塑起三清石幢子。推入湖中。有底田園占佃爲主。改名大同觀。檀州木林寺正殿縣壁。壬子年全真許知觀。拆毀塑像改立三清。號爲天寶萬壽宮。良鄉縣東南張謝村興禪寺地土。張樹林擒園并外白地。丘公弟子孔志童強占種佃欺侮尼衆。如此等例略有數百。雖莊蹻狼戾於南荆。盜跖跋扈於東魯。方今剽劫未爲過也。不以道德爲心。專以攘奪爲務。後毒潮發作臥於廁中。經停七日。弟子移之而不肯動。疲困羸極乃詐之曰。且偃之與寢何異哉。又經二日。竟據廁而卒。而門弟子外誑人云。師父求福。編丘公錄者。李浩然即日登葆光而化異香滿室。此皆人人具知尙變其說。餘不公者例皆如此。故當時之人爲之語曰。一把形骸瘦骨頭。長春一旦變爲秋。和

離帶屎亡圓。一道流來兩道流。斯良證也。大道四祖。即丁亥年七月初九日也。後道士志

常字浩然。號真常子。簪冠自整。紹復前蹤。敏道士之財。買王臣之意。偷薄巧飾。趨媚時流。虛冒全真之名。不行道德之實。鼻鳴正道虎視釋家。挾邪作威。侵佔佛寺。襲丘公之僞跡。扇殘賊之餘風。縱群下之剽奪。任私情之毀撤。打佛像而安老像。廢菩薩而作天尊。貪得忘仁。窺求無度。他處遠近。惡人未遇。且叙京城及內屬州縣。占奪寺舍。侵植田園。磨毀碑幢。損滅佛像。略舉一二。驗知虛實。京通玄關觀音院正殿三間。塑畫完具。李志常還本觀道衆。打絕聖像。塑著三清。雖屢陳訴。抗詔不與。今雖革正。而街西院舍近三十楹。尚未分付。京淨恩禪寺正殿房寮方丈庫舍五十餘楹。殿內無量壽佛。十六觀像。金碧炫目。女冠改作修真觀。永占住持。京懷忠寺東塔院大道信姑占住坐。京慈聖院長春宮薛道錄改爲玄都觀占住。京寶塔寺經藏院天長觀下任道姑福童占住坐。京資聖寺唐遼舊刹。前後通街。地有三十餘畝。房有百十餘間。全真輩志。明改作葆真觀。占住坐。持。京顯花門外金橋寺正殿釋迦淨金成就。全真張知觀拆毀大殿平治其址。安先生丘塚改作墳地。京銅馬坊建福院全真龔頭張先生占改住坐。京春臺坊西萬盈坊弘教院。正殿聖堂僧寮廚庫菜園石碑。盡被樊先生拆訖。却將木石於戴外郎宅東蓋說天齊仁聖廟。京西北隅吉祥院長春宮。占作聖場

煉丹經。今聖旨斷定。由未分付。玉田縣北鄉妙峯院。全真禁道士盡行拆訖。於田家莊蓋女冠楊道姑路道姑住坐。通州在城觀音院前後正殿廚庫僧房。全真陳和童打壞觀音改塑老君。易名通仙觀。宛平縣齋堂村靈樂寺。全真劉知觀把釋迦太子寶與他人。火燬石碑。藏了銅鐘。拆訖佛殿。壞了舍利寶塔。平蕩墳林。改作通仙觀。塑起三清。涿州在城設濟院。有舍利塔七層五十餘尺。全真賈先生夜間折了塔尖。本官詰責逃了。甲寅年改爲齊仙觀。涿州行滿寺觀音殿。有白玉石觀音菩薩。坐高三尺。有雜禪任志堅。夜中打碎共十一塊。并占訖寺院改爲永寧觀住坐。廣因寺常住住位舊堂成備。全真梁先生改作十方觀住坐。平谷縣屏西寺正殿聖容。全真王知觀打壞塑像。占植栗園。磨了石碑。耕了地土。文家莊水谷寺殿宇三門。雲堂庫房水碾園土。全真王知觀打了塑像。却塑老君。并獨渡寺正殿拆訖。占植栗園改作道院。順州年豐龍泉寺。麻地棗園并餘白地。盡被馬法師占定。改爲大道觀。安次縣北臺寺。全真羊皮李占仰。普慈寺楊道姑占訖。遵化縣臺山寺下院。靈應山栗園劉先生占。淨因院羅文谷栗園張先生占。植縣東北般若院大殿中廳寺雲堂。淨家谷雲堂三門。盡被張先生拆了。蓋作開陽觀。薊州天香寺栗園地土。盡被王道政占佃。舍利寶塔高四十尺。王道政拆訖。塔上鐵竿亦自使了。又拆了墳塔十三座。甘泉山下院水碾一所。孫先生強行蓋了。

報國寺下院栗園。賈先生占了。瞭喇山下院田地栗園。吳先生蓋觀占守。如此等例。事可具詞。其餘東平濟南益都真定河南關西平陽太原武朔雲中白霧遼東肥水等路。打拆奪占碎幢磨碑。難可勝言。略知名者五百餘處。皆李志常之所主行。又自覽貢獻圓米果木蜜煎茶黃馳驛馬正每歲上下要君取祭。不以謙退爲心。專以銜名爲務。壬辰中合罕皇帝。弔民洛汭。問罪汴梁。急於外征。未遑內整。而志常奸心狙妬。欲欺佛家。蔑視朝廷。敢爲不軌。乘國軍擾攘之際。當羽檄交馳之辰。縱庸鄙之徒。作無稽之典。今孤璋首集僞說。史志經。又廣邪文。菽麥不分。古今匡辯。採王浮之詭說。取西昇之鄙談。學佛家八十二龜。糅老子八十一化。要合九九之數。黃鼓二篇之風。乃舉李耳在虛無之前。屈迦文降周莊之代。倚竊佛教。增闢多端。欲高釋氏之前。乃說李耳在陽甲之歲。欲登儒者之上。乃立九歲在太易之先。欲同佛家五方如來。乃說五方出法度人。擬倣佛經世界初成風輪下布。乃說氣射往來。變作彌羅之氣。如此之事。一一難陳。祇欲混白濁流。濫彼清濟。金鑑相雜。涇渭難分。調聖欺賢。蔽蒙天下。睦他正眼。昧自心靈。天遏佛門。溝壑正道。傲慢典憲。不懼朝章。使秦川道衆。暗板流傳。遠地發揚。欲妨自害。不遇明聖。真假孰分。佛法中興。待時而顯。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我蒙哥皇帝。克岐克疑。曰聖曰明。布政節嚴。聽達神武。修祖宗之令典。酌先代之洪規。率由舊章。不忘外

護。初歸國寶先替佛門。凡是僧人並無符賦。聖旨特賜那摩國師白金二千定計鈔二修福佛門。又令勝庵主發黃金五百兩白金萬兩於吳天寺大作佛事七日方滿。道門志常以八十一化圖刻板既成廣張其本。若不遠近咸布。寧知李老君之勝。宜先上潘朝廷。則除者自然草靡。乃使金坡王先生道人溫的罕廣齋其本遍散朝廷近臣。士魯及乞台普華等並授其本。時少林長老裕公建寺歸林。皇上欽仰。因見其本訪詢佛門。使學士安藏獻閱實其虛。乃奏天子備陳詐冒。破滅佛法敗傷風化。天子未詳真偽。傳召少林長老及道士李志常於大內萬安閣下。共丞相鉅刺海親王貴戚等譯語合刺合孫并學士安藏。帝御正座對面窮考。按圖徵詰。志常一詞罔措。拱身叉手唯稱乞兒不命而已。推以不知。少林讓曰。汝既不知。何以掌教。志常又默無言。少林因曰。道士欺負國家敢爲不軌。今此圖中說李老君生於五運之前。如此妄言從何而得。且史記老子與孔子同時出衰周之際。故唐初秀才胡曾詠史詩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作。便將徐甲去流沙。此則周末時人明矣。何乃妄據此說謾昧主上乎。志常曰。此是下面歹人做來。弟子實不知也。少林又曰。老子既是大賢。宜當佐國安民匡君不逮。何乃坐視亂亡而去流沙忍而不救乎。自己家鄉而不能整。且欲遠化羌胡。不亦謬哉。此同頭上火

燒而不能却。且欲遠救他山之火。縱是愚人亦知迂誕。志常拱默無言而赧汗出。少林重奏曰。道士欺謾朝廷遠違倚著錢財壯盛。廣買臣下取媚人情。特方凶復占奪佛寺損毀佛像打碎石塔。玉泉山白玉觀音像先生打了。隨處石幢先生推倒。占植寺家園果梨栗水上田地。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餘處。今對天子悉要歸還。而志常情願吐退別無酬答。少林又曰。此化胡圖本是偽造若不燒板難塞邪源。志常唯言情願燒却。更無仲說。上曰。我爲皇帝。未登位時舊來有底。依古行之。我登位後先來無底。不宜添出既是說謊道人新集。不可行之。時勝講主順曰。言之。指爲畜類。塊然無對。帝謂群臣曰。道士理短不敢酬答也。少林翌日復上表云。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聖庭野人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枉錯諸直能使直者枉。此二者賞罰之源。治亂之機。莫不發乎其中矣。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故三皇五帝垂拱南面。其政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是以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及三代以降姦宄日萌。故聖賢間生應時設教。或洗之以道德。或封之以仁義。以防微後世之弊也。於是我釋迦大覺以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於天竺。父曰淨飯皇帝。母曰大術聖后。夢感白象駕日輪忽墜於懷。覺時乃娠誕彌厥月。聖母攀枝右脇神化而生。列宿觀於紅蓮。九龍沐以香水。三十二相以嚴體。八十

種好以隨形。指天地以稱尊。現吉祥而應世。四門觀苦午夜逾城。六年苦行。以同曠劫之因。萬德周身。以克多生之果。教談三百餘會。化揚八萬之門。受波旬請而入涅槃。順衆生機而示圓寂。由是道超凡聖化被人天。凡聲教所及。莫不波蕩風靡而從之。冠其位於列聖之首也。學其道者持五戒則備於五常。修十善則杜其十惡。存者安於王道。亡者託於人天。其大則頓息生死之源。獨出聖凡之表也。繼有東夏賢者。是曰老君。以周第十二帝定王二年丙辰九月十四日生於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父曰韓乾。母曰精數。孕八十年而生於李樹下。因以姓李名耳字伯陽。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危反脣齋鼻。轉尖勝闊聘耳鬚頭。生而皓首故曰老聃。以疑獨之道秘于心。以三寶之德資于用。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至簡王二年。官至守藏吏十四年遷太史。及景王二十三年己卯。以七雄分霸天下擾攘。老氏不忍坐視其弊。有紫氣浮關。欲西涉流沙。而訪至函谷得關令尹喜。授以道德二篇。深造妙道之理。已而弗克流沙。死於槐里。卽而葬焉。乃京兆之興平也。後之學其道者。虛心實腹。游於道德黜於聰明。高蹈煙霞迥出塵世。聲利不能屈。刑勢莫能移。雖二聖賢時有先後教有淺深。觀其聖賢之心。未嘗有間也。自我皇朝聖祖開闢大統以來。兵燹之際。有學者興肇起其門。是曰全真。冠伯陽之衣冠。稱伯陽之徒黨。棄伯陽之宗廟。悖伯陽之道德。漫漫四方不可

勝數。毀拆寺宇摧滅聖像。偽與圖籍妄設典章。肆其異端以干時惑衆。殘賊聖人之道。輒以無稽之言。自彰入藏目之爲經。良可笑也。如新集老氏八十一化圖化胡經等。百端誣誕之說使識者誦之則齒寒聞之則鼻掩。圖云。老君以殷第十八王陽甲庚申歲。其妙玉女晝寢。夢日精駕九龍而下化五色流珠。吞之而孕。八十一年。至二十一王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其母攀李樹剖左脇而生。九步生蓮四方乘足。日童揚輝月妃散華。七元流景祥雲廕庭。四靈翊衛玉女捧接。其母攀枝。萬鶴翔空九龍吐水。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指天指地唯道獨尊。及長爲文王守藏吏。至成康爲柱下史而棄周爵。不知此語何從所出也。又云。老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上昇太微。復生於成都李氏家。與尹喜會。復上升適西竺。使尹喜作佛以化胡人。剃鬚髮爲僧。誓而歸之。如此謬妄數端皆兒戲之語也。噫嘻佛生周昭。老生於定。尹喜受道德於景王之己卯。相去五百有七年。何尹喜之爲佛耶。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無乃太誕乎。夫老氏之旨末具載周史而今以爲殷陽甲其妙玉女所生者。然則其妙者凡耶聖耶。若聖則老氏豈復仕周爲吏耶。若凡則何族耶。況老氏之聖也。有萬種禪祥。而世人豈不知復以爲吏耶。何捨明趣昧如此。可不愧歟。況今槐里塚墓在焉。其徒以爲老氏白日上昇。何塚墓之有哉。乃棄於荆棘之間而不祀。此皆其人眉目者之所不爲也。其莊列氏亦伯陽

之命世亞聖也。而子莊子言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獨不言上升太微之事乎。子列子雖關尹喜一言之善又嘗拾之。又喜仲尼答西方有大聖人。以爲至言。獨不言化胡之事乎。略舉其兩端則衆謬斯釋矣。以前後所說。全與本史相違。似非老聃者也。然則老聃外別有太上老君者成聖耶。何設僞以非聖人者如此。且夫世亦有至不肖者。然樵牧之歷安敢輒欺之。況大聖人乎。仲尼曰。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又許昌新作三教碑。以老氏正席佛儒翼之。亦不稽古之甚也。且三教之位。自漢至今有餘載。如指之據於掌。短長左右固有定處。豈匹夫匹婦能異哉。觀此效顰忘本之徒。必欲毀滅大覺之道。非毀而能滅。惜乎伯陽之道掃地矣。何哉猶藤蘿倚於喬松枝葉繁榮蔭及頃畝。樵牧過之仰而嘆曰。大哉喬松乎。藤之茂且盛矣。如此而不言松柏之大本也。既而松無以施其枝葉則枯。枯則絕藤蘿委地。靡所不致。雖深根固蒂。而復欲望之於雲漢。不亦遠乎。於戲伯陽之道。其若是而已矣。幸遇主上英雄。紹聖聰哲御天。軒鑑洞乎八方。舜日照於四海。察纖毫而莫隱。臨大統以無私。仰顧正三教之典謨訓誥保合大和。爲萬世之規矩準繩固非小補。但野人福裕無任瞻天望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即乙卯年八月也。帝既目覽是非具知臧否。乃傳聖旨曰。那摩大師少林長老奏來。先生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經教。做出假經來有。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

聖像。著老君來有。把釋迦牟尼佛塑。在老君下面坐有。共李真人一處對證問來。李真人道我並不理會得來。今委布只見衆斷事官。那造假經人及印板木。不揀是誰根的有。呵與對證過。若實新造此說說經。分付那摩大師者。那造假經底先生。布只見爲頭衆斷事官。一處當面對證倒時。決斷罪過。要輕重那摩大師識者。又毀壞釋迦佛像及觀音像。改塑李老君底却。教那先生依前舊塑釋迦觀音之像。改塑功了却分付與和尚每者。那壞佛的先生依理要罪過者。斷事官前立下證見交那摩大師識者若。是和尙每壞了老子塑著佛像。亦依前體例要罪過者。即乙卯年九月二十九日。君腦見裏行此聖旨。那摩大師緣此聖旨。見奉福寺先生侵了餘占寺院。先生不肯分付。及王泉山白玉觀音。先生打了不肯陪還。使少林長老金燈長老。就德興府對今上皇帝。宣前聖旨即要陪償。少林長老先與執結。而張權教志敬。妄欲支吾不肯分付。今上大怒令劉侍中活者思歐擊罵之。頭面流血全無愧恥。明年遣使胡觀孫下來。依著皇帝聖旨本意。盡行歸斷時築界牆。分付奉福寺。家初蒙哥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兒爲頭衆斷事官。隨路合退。先生住著寺院地面三十七處並令分付釋門而李志常不依歸斷。差道士樊道錄。再奏聖旨別生情見依著胡觀虎那演。抄數已後不許改正。雖如是奏上未允許。而道士樊志應但向台普花處說。便許傳皇帝聖旨。一面却都奪

了。復推界綽。丙辰年五月。那摩大師再共少林長老。奉福享長老。統攝溫菴主。開覺邁長老。大名津長老。上方雲長老。資福朗講主。塔必小大師蘇摩室利。中山提領要阿失真定譯言蒙古友並上合刺。鶴林預待李志常等。共對朝廷。與先生每大行辯論。以七月十六日。觀帝於鶴林城之南普刺行宮。帝引諸師入內。溫顏接話。並賜金帛。專待道士辯明真偽。而李志常怯不敢去。自念前對天子唯推不知。今更相抗。慮恐墮負。乃使權敏張志敬字義卿。魏仲平溫的字義卿等。還延緩進。狙僧遠近竟不面會。覬聞諸師退朝。即復趨程。天子阿里不哥大王。知此道士無理。雖復多語。竟不與言。而李志常見僧上行。進退狼狽。愁思內鬱。變成腦疽。股慄魂驚。又感雷震。因而殞焉。故當時之人。為詩詠云。植子店前不死方。老丘傳與李真常。三千王女長春館。十二瓊樓候月堂。服氣變為休息痢。吞霞化作腦疽瘡。全真業貫年來滿。霹靂掀簷罪玉皇。聞者以為實言。即戊午年六月日也帝以諸王大會封賞事。殷僧道對辯之事。且令阿里不哥大王替行問答。所有事件。一一奏聞。初盤山中盤法興寺。亥子年間。天兵始過。罕有僧人。海山本無老師之嗣。振公長老首居上方。橡栗充糧。以度朝夕。全真之徒。挾丘公之力。謀占中盤。乃就振公假言借住。振公以謂道人棲宿猶勝荒涼。且令權止占居。既久。遂規永定王道政陳知觀吳先生等。乃改拆殿宇。打損佛像。又冒奏國母太后娘娘。立碑改額。為棲

雲觀院。內古佛舍利寶塔高二百尺。又復平蕩。影堂正殿三門雲臺。悉皆拆壞。屢僧爭奪而不能革。乙卯年。聖旨斷與和尚。不肯分付。後上方長老雲公忿其無理。破碎其碑。奏告今上皇帝。又共那摩大師少林長老朝觀蒙哥皇帝具陳其事。聖旨委付今上皇帝。改正其弊。却為僧院。即戊午年九月初四日也。德興府水谷寺舊來佛像及十六羅漢。並是石作。妙盡奇功。兵火之後。無僧看守。有諸道士竊而居之。日久綿遠。恐僧爭奪。故泯其跡。遂毀諸像。填於水壑。後僧爭之。諱本道院僧搜刷像出。道士乃伏。上方提領雲長老負壞像首上奏朝廷。阿里不哥大王。見而悲感。即喚金坡王先生道人右法錄。鳴鑄射之。以石打之。道士頭皆流血。謂道士曰。佛之真身。杳然絕朕。猶如虛空。不可破壞。眼尚不觀。豈能損耶。但汝無知。作地獄種子。縱汝邪惡。世中有底汝能壞了。還付損著真佛身耶。明知道士侵占佛寺。壞了佛像。故不虛語。又燕北玉泉山舊有白玉石觀音像。被道士打壞。身首分離。擊碎石塔穿石作洞。內刻道像。上詔朝廷。為國家修善之所。投簡福地。欲永占定。恐後爭奪。李志常後腦疽既發。雷震而卒。遂假葬棺柩內。盛燈。子柱杖埋於玉泉。而實屍葬於五華觀中。圖欲移年遷葬。但顯空棺妄待傳播。效他達磨尸解仙去。而神不容姦。欲隱彌露。因賽典赤使人貢傘具陳其事。審漢聞之。哂其姦候。皇弟大王聞斯矯詐。乃訴於帝曰。道士從來欺謾國家。昔年說為投簡福

地。今日返葬。浩然臭身。若實如此。不可輕赦。乃遣驛使何台必闊赤及阿斯蘭下來發掘。果括出空棺。詢問實尸埋。在五華觀內。剖而視之。已成腐爛。如此偽妄。天下共知。而道士刻圖出神上升。而天長觀內千片雲板。自破無聲。萬人之鑊。不覺罅裂。琉璃巨閣。忽爾崩摧。不祥之事。難以具數。斯亦積偽設之所致也。而玉泉山水地土。聖旨盡付那摩國師。跨崖據泉上蓋。觀音重閣。內塑其像。金漆綵繪。巧妙丹青。却為釋有。帝對諸師曰。我國家依著佛力光闡洪基。佛之聖旨。敢不隨奉。而先生每見俺皇帝人家。歸依佛法。起憎嫉心。橫欲遮當佛之道子。這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詞言得生天。達失變叫索。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帝時舉手而諭之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不觀其本。各自誇街。皆是群盲摸象之說也。時適冬寒。而先生每終不肯到路上淹留。帝謂諸師曰。道家既不肯來。必是理短。不敢持論。却令僧乘驛還燕。乃丙辰年九月十日也。丁巳年秋八月。少林長老金燈長老。再上朝廷。阿里不哥大王特傳聖旨。道家前來做下八十一化圖。破壞佛法。并餘謗佛文字。有底板木。燒毀了者。有塑著底畫著底。石頭上刻著底。先生每不依舊時體例裏底。並與壞了者。刷洗了者。磨了者。委付今上皇帝。如法行了者。帝念此處已定。漢地不知。若不就彼廣

集對辯辭窮自屈。乃詔國家強抑折伏時今上皇帝建城上都。爲國東藩皇帝聖旨。倚付將來。令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論。俾僧道兩路邪正分明。今上皇帝承前聖旨事意。普召釋道兩宗。少林長老爲頭衆。和尚每張真人爲頭衆。先生每就上都宮中大閣之下。座前對論。內衆即有那摩國師。拔合斯八國師。西蕃國師。河西國僧。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超長老。奉福亭長老。平瀾路開覺遠長老。大名津長老。塔必小大師。提點蘇摩室利譯言真定。蒙古万北京詢講主。大名珪講主。中都壽僧錄。資福朗講主。龍門育講主。太保聰公等三百餘僧。儒士賈漢卿姚公茂等。丞相蒙速速廉平章。丞相沒魯花赤。張仲謙等。二百餘人共爲證義。道士張真人鑾子王。先生道錄樊志應。道判魏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餘人共僧抗論。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文字。李志常先於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辯論。已屈伏了。招承燒却。

辯偽錄卷第三

辯偽錄卷第四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

祥邁奉 勅貨錄撰

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文字。李志常先於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辯

論已屈伏了招承燒却。皇帝恐先生每心內不伏。特傳聖旨再倚付將來。令子細持論。若是僧道兩家有輸了底。如何治罰。釋曰。西天體例。若義墮者斬頭相謝。而道士相顧莫敢明答。帝曰。不須如此。但僧家無據留髮戴冠。道士義負剃頭爲釋。時先生每烏雞鵲列藍袍錦袖。攘臂爭前。僧曰。釋道辯源起化胡。今將從頭一一討論。且如汝書題云。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若具辯之恐成繁雜。且舉大意試爲評論。問云。今化胡經文。端的實是老子說耶。道曰。是老子說也。釋曰。若是老子說來。化胡經中。說僧衆剃髮受戒所行之事。汝宜知之。受戒儀範詳細說來。道曰。儒每之事我不管之。釋曰。受戒小事汝猶不知。明顯化胡經文。並是僞佛經作。道士無答。又問。化胡成佛。佛是何義。道曰。佛是世間上等人。釋曰。自古以來多少好人。何不稱佛耶。佛之深義。汝本不知。道曰。佛是覺義。釋曰。覺箇甚麼。道曰。覺察覺悟。釋曰。何者能覺。何者所覺。道曰。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覺知覺信。無所不覺。是佛義也。釋曰。佛是大聖之人。窮盡性命之道。豈但覺於仁義耶。五常訓世之典。孔子所談。佛若但知此者。孔子何不稱佛耶。道士無答。圓福長老問姚公茂曰。仁義等語老子之言耶。孔子之言耶。姚公茂答曰。孔子之教也。圓福曰。道士從來僞佛經改作道書。儒門唯有仁信之言。汝家看守不定。亦被道士每當面僞了。帝問諸儒曰。仁義之語

孔子所談耶。姚公茂等對曰。是孔子之說也。帝曰。既是孔子之說。云何將來說佛。明知道家之言。並是說謊之語。道士既不能答。乃將老子傳化胡經史記等書呈於帝。帝曰。不須道士多言。但取文字爲證。帝曰。此是何人之書。道曰。此是漢地自古已來有名皇帝。集成底史記古今爲憑。帝問。自古皇帝唯漢地出耶。他處亦有耶。道曰。他國亦有。又問。他國皇帝與漢地皇帝都一般麼。道曰。一般。又問。既是一般。他國皇帝言語。漢地皇帝言語。都一般中用麼。答曰。都中使用。帝曰。既中使用。老子他處不曾行化。而這史記文字主張。老子化胡不是說謊文字。那這般史記都合燒了不可憑信。道士並無一答。那摩國師以拄杖指著道士罵曰。這般驢馬之人。百事不曉。與這般先生設箇什麼。拔合思八國師問曰。老子留下根本經。教名爲什麼。答曰。有道德經是正根本。再問。除此經外更有什麼根本經教。再答。唯此道德爲源本經。再問。此道德中還有化胡事麼。答無有此事。問此中無有何處說耶。答曰。漢兒地而史記文字說化胡事。問儒上說言。他國史記與此漢地史記一般中用。俺西天有頻婆娑羅王。史記又言語還憑麼。答曰。都是史記敢不憑信。又問。既然憑信彼史記道。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此是西天史記恁般說來。既天上天下無如佛。何處更顯老君化胡成佛來。明知儒每之言。並是虛謔之說。道士無答。國師又曰。彼史記又言。天下有頭髮底俗人。

禮拜一箇小小沙彌。這般言語彼史記道來。不曾見說老君度人。汝曾問麼。道士答曰。不曾聞得。上怒曰。偏此史記汝不聞得。漢地史記偏偏開。姚公茂謂道士曰。守隅曲士難論大方。只爲執著漢兒史記自語相違。向者前言都是史記敢不憑信。既西天史記如此言之。則佛是聖也。今已輸了。猶更折證道士。默然帝曰。老君之名但聞此處。佛之名字普聞天下。何得與佛齊耶。道士言既無據。而戒詞窮。先是少林上表於蒙古皇帝。論道不真。中有一道士。不勝其憤。高言謂少林曰。汝之表文謗李老君。言其死妄引莊子秦佚弔之。此乃莊周寓言。何可憑信。少林曰。莊子之書道家宗尚。既是寓言則道藏之言並無實說。道士又屈。帝問張真人曰。爾心要持論否。張真人曰。不敢持論。上曰。爾每常說。道士之中多有通達禁咒方法。或入火不燒。或白日上昇。或攝人返魂。或驅妖斷鬼。或服氣不老。或固精久視。如此方法今日盡顯出來。張真人並無酬答。時逼日沒閣中昏暗。帝曰。道士出言掠虛。即依前約脫袍去冠一時落髮。當時正抗論者一十七名。論畢。那摩大師使西京明提領。燕京定僧判。玉田張提點。德興府龐僧錄。及隨路僧官。監守防送來到燕京。既入都門。塔必大師蘇摩室利使道士星冠袍服。掛在長竿普令曉諭。并所占寺宇山林水土四百八十二處。並令分付釋家。泊燕京泰福寺長春宮所占虛皇大閣。却分付與金燈長老。上件八十一化等偽

經及有雕底板木。並令燒却。并天下碑刻之文塑畫之像。道家無底盡與剷除。少林長老與僧議曰。若盡要了恐誤恃力。却回與二百八十處。但取訖二百二處。大小讚美稱佛門之多誦焉。今上皇帝乃降聖旨曰。依著蒙古皇帝斷來聖旨。先削少林長老告稱。李真人爲頭先生。雕造下說說底文書。化胡經十異九迷論。復淳化論。明真辯偽論。辯正誘道釋經。辟邪歸正議。八十一化圖。上欽奉聖旨倚付將來。俺每抱集至。和尚先生對面持論過。爲先生每根脚說說上。將和尚指說出來底說說。化胡經衆多文書。并刻下板燒毀了者。這般斷了。也恐別人搜刷不盡却。教張真人自行差人。各處追取上件經文板木。限兩箇月赴燕京。聚集燒毀了者。及依著這說說。文書轉刻到碑幢并塑畫。壁上有底實會。隨處先生就便磨壞了者。刮刷了者。先生不得隱藏者。若有隱藏的或人告首出來。那先生有大罪過者。時戊午年七月十一日行張真人既聽讀訖。乃使人就雲臺觀取說說說。偽經化胡經八十一化圖等板木。及隨處宮觀有底偽經。輦載到燕京。於大憫忠寺正殿之西南。面對百官並與燒却。萬壽謙和尚與下火云。伏聞三元五運之肇。百家諸子之書。莫不道人倫信義之風。述堯舜周孔之道。統其要也。未達真俗之源。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備。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圓音一唱。則外道摧

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故號佛爲天人師。無上大法王。豈得與我周老子比德爭功。但以法流漸遠。魔外滋多。爰有全真真集道藏。充函溢几。空多修煉之方。堆案盈箱。說說導引之術。延年却老。自古虛傳。羽化長生。於今有幾。無奈祭酒道士王浮志輕學。謂管窺智。慚螺測。矜白鳥之翼。望駭泰山。負燭火之明。爭輝日月。據己所懷。悻乎揚言。妄語化胡。謬稱十異。邪言惑正。魔辯逼真。攘竊佛經。亂聖典。全無忌憚。恣其猖狂。履水而說。泥鷲會無憑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用替爲唐以冠加足。文多訛謬。義有差違。誣詐自彰。寧煩縷說。既非老氏所制。毀之則有益生民。況是鄙人所談。除之則有光先哲。伏承我聖朝世主大國賢王。膺千載之期。安九五之運。扶危濟世之德。越湯武而獨高。夷凶剪暴之功。逾漢唐而孤顯。蕩蕩巍巍。聖德難名。加以留心釋氏。駐意佛門。志欲還淳。情存去偽。乖事舛。雖在親而必除。義當名符者雖有疎而必舉。近聞隨處道觀。妄傳化胡偽書。并餘傳記。屬詞鄙陋。殆不可聞。出惡語若梟鷹。肆慘毒如蠶尾。述妖妄惑人心。傳淫書亂物性。爲善寡爲惡深。玷辱先賢之典。謾敗傷人倫之風化。如聖旨到日。拘刷前來於燕京稠人廣衆之前。並皆焚毀。杜絕邪源。若私畜者。準制科罪。從此棄墜。柯摧雲收。霧卷。狀洪鐘之焚鐵羽。猶炎景之燦輕水。負勝之流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刀。即除邪教。可謂廓清寰宇。大振玄風。佛日由是增輝。

法雲所以大布。蒙皇家開正覺之路。使黎民出邪見之杜。正當今日既滿載。將來好與一時燒却。且道燒却後成得箇甚麼事。諸人還委悉麼。西風也解嫌狼藉。吹却當年道教灰。已未年九月初七日。於中都懷慶府。集在城隍廟。道官及士庶人。焚燒諸道。有道士經傳。并刊行印板。皆除毀。其邪說乃仰。今築上臺。用記其處。其天下占丁寺院。亦即改正。所有星冠袍服。普散西蕃。回回大理國。咸使聞見。其落髮道士。遍散諸寺。無一逃失。若去了者。與賊同罪。當時論畢。有一道士。潛隱名性。不勝憤怒。乃上言。三百八十歲。駕言壽永。以傾僧人。上召問曰。爾既多年。當初宋上皇時。僧有何過。使戴冠耶。道士曰。山中住來。不知此事。上曰。既言三。百。何言不知。既不能知。此是說謊人也。使察佐張仲謙。元學士。窮考年數。乃三十餘歲。本刑州人也。上怒其不實。始則配塗役夫。終竟喂了豹子。嗚呼。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斯言信乎。初丘公西行。壬午年中。見太祖時。有七十四五。至於遷化。纔近八十。而劉溫誑詐太祖言。丘公有三百餘歲。及太祖問以年甲。僞云不知。故漠然居士編此語。在西遊錄中。標其調主。今此道人又踵前蹤。既一言之出口。終期馬之難追。恣恣強而狂言。竟葬身於豹腹。疾在膏肓而莫療。心同頑石以難迴。前車已覆其轍。後車又不改轍。邪妖偽妄。歷代恒興。略叙二三。以彰奸閥。初後漢沛人張道陵。客遊蜀上住鶴鳴山。造作道書。創置條儀。縉鶴山頂誑誘黎民。奉其道

者。出米五斗。時號米賊。後為大蛇所吞。身葬蟒腹。弟子詐云。全身上昇。後魏寇謙之。字輔真。自號天師。佞惑太武於嵩高山上。建淨輪天宮。太武親受符籙。旗幟尚書。以合道家之色。顯親長壽。而太武身感痼疾。寇謙身亦早卒。勞擾萬民。竟無一補。金陵道士陸脩靜。辯口利語。增制符章。妄陳三錄。救世禳凶。會梁武捨事。李老詔行天下。道不能興。乃率門弟子北投高齊。廣贈金帛。遍散王公。冀行道法。專倚淺術。欲振佳聲。文宣試之一無可驗。昇空者墜於臺下。入火者燒却眉毛。唐之葉靜。妖術亂主。夜引玄宗遊於月宮。而祿山構禍。幾於亡國。道士趙歸真。巧言取譽。惑亂武宗。行合氣穢術。服金石毒藥。長生未驗。藥燥先亡。宋林靈素。術窮小伎。要君取榮。夜引上皇夢遊神霄。傾惑耳目。號為天師。既而汴水泛溢。陷沒齊民。上俾林氏治之。了無一效。洪波湧沸。上起天津。朝野驚惶。控告無所。上皇焚香禱佛。謝過責躬。感泗州僧伽大聖現身。靈壽自引萬民歡慶。林氏逃亡。金朝末代有烏骨崙先生。常披麻被徒遊里巷。咄空罵衆。詐號神仙。下愚庸徒。亦有信者。哀帝惑之。頗信鄙術。任道士狡獪之情。行世間媒娼之法。道士身罹於憲網。哀帝命盡於蔡州。如此姦凶。隨代常有。始禍延於閭里。終傾覆於家邦。若靈狐之為祥。猶蛇虺之洩毒。以怪生怪。將虛捏虛。聽之則滿耳洋洋。求之則捕風繫影。散道德之醇粹。扇澆漓之邪風。汚辱人倫。敗傷王化。而更賜賄賂。不懼朝章。無上蒂。

若水之能有下愚饕餮之行。侵黎民之沃壤。古釋氏之膏腴。買權勢之人情。遮佛門之正道。首濫觴於丘老。卒潰堤於志常。雖恣縱於姦心。終見笑於智者。善乎湛然中書西遊錄中云。客問居士曰。今之出家人。率多遊役。苟圖衣食。若削髮則難歸於俗。故為僧者少。入道者多。兵火已來。精利名藍。率例摧壞。若道士不占。亦為勢家所有。或徹以為薪。有何益焉。居士曰。聰明特達之士。必不如此。脫有為此者。此愚人鄙夫爾。又何取焉。既號出家之人。返為小人之事。改寺毀像。侵奪山林。所以君子責備於賢者也。此曹始居無像之院。後毀有像之寺。初奪山林之精舍。豈無冀望城郭伽藍之意乎。從遠至近。從少至多。深存奄有之智。亦所圖不淺爾。設有古墳宿塚。人愛其山崗之雄麗。林麓之秀茂。乃曰。此塚我不伐。則後亦有人伐。我將出其骸骨。棄諸溝壑。而瘞我之父母。較之人情。以謂如何爾。古人美六月衣羊裘而不拾遺金者。既為道人。忍作豪奪之事乎。此曹首以修葺寺舍。救護聖像為名。居之既久。漸毀尊像。尋改額名。大有摩滅佛教之意。其修護寺舍者。乃如此乎。果欲弘揚本教。固當遷地結緣。創建宮觀。不為道門之光乎。大丈夫竊人之宇舍。毀人之祖宗。以為己能。何異鼠竊狗盜之作乎。因他成事。豈不羞哉。兵火之事。代有廢興。未嘗有改寺為觀之事。渠蔑視朝廷而敢為此不軌乎。昔林靈素託神怪詐力。見用於宋。可為元惡大憝矣。尚未敢改寺為觀。毀

像爲道。今則此曹所爲過靈素遠矣。豈非神明震怒而促丘公之壽乎。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昔佛教西來迄今二千餘載。明君賢相罔不崇敬。高僧奇士隨代而出。爲國師者何世無之。佛圖澄後趙國師。衛道安符秦見重。羅什姚秦師仰。法果元魏家師。朗公諸國咸奉。北齊敬崇大統。隋朝重於天台。大唐老安惠忠。北宋神秀清涼國師。不空三藏。大遼竹園師。大金圓通善國師。如此名師未有改道觀爲寺宇者。是以佛祖之道根深蒂固。確乎其不可拔也。若釋得志以奪道觀。道得權而毀佛寺。則闢靜之風無日而息矣。夫國之憲章漢唐舊政。非一代之法也。寔萬世之法也。時君世主皆則而用之。若大匠之規矩。莫可廢也。雖律有毀像之嚴刑。勅條載禁邪之明式。今此曹毀宜聖之廟。撤釋迦之像。遊手之人歸者如市。糊口之客日聚共門。不分臧否一概收之。此所謂聚道逃之淵藪。爾會觀不攻而自敗也。噫。林泉之士不與物競。輒光匿跡人猶恥之。況自專符印。抑有司之權。奪有司之民。自覽貢獻懸牌上下取媚人主者。豈能見容於世乎。以此證之則乖謬不軌之事。人皆知之。詎待予之喋喋也。蒙哥皇帝初壬子春詔。以今上皇帝征吐蕃及花馬大理等國。上於大理國得舍利及黃金塔。高可二尺。晨夕禮奉。載以前驅。迨至六盤山。今菴主溫公爲教門統攝。聚集天下名僧於清涼山。建百日勝會。享供文殊大聖。官給所需。絕瑞嘉祥不能備紀。上道回秦川。見三

教堂有以老君處中佛却傍侍。乃謂左右曰。老子世人中賢。其教少用未達聖人之理。難超生死之津。其佛同坐於理不境。況乃僧尊。愈爲不可。明年至日月山。傳中山府乾明寺長老志公奉旨乘驛隨處改正。通四十九處。聖者碎之。畫者洗之。所有乖戾並與遷革。於河中央兆絳州平陽府四處立碑旌其僞妄。集錄者曰。古稱根深葉茂源遠流長。斯言信矣。昔我法王三無數劫積功累德。果成道圓。然後百億世界一時現身。說法四十九年。度脫百千萬億。梵王帝釋稽首傾心。外道天魔厥角折肱。集萬聖於菩提場內。伏六師於跋提河邊。化緣事周返歸蓮藏。八大國王競分舍利。五百羅漢結集微言。教滿人天法流沙界。無爲之風扇矣。不言之化行焉。逮乎像李斯文不亡。馬鳴龍樹纂其微旨。無著天親播其遺美。蜚英聲於四海。騰茂實於八方。法蘭僧會。齋貝典而東傳。慧遠道林唱玄風於南國。佛圖澄掌照千里。阿目佉坐鎮群兇。衛道安注教科經。隋智者分宗立典。救生靈於塗炭。解危縛於倒懸。拔出生死之津。高置涅槃之岸。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煥煥融融有生斯賴。明君外護。德內持。歷代帝王仰弘聖範。所以漢明帝遣使西請。繪像翻經。晉明帝口誦金文手圖佛像。簡明帝恒思法味。孝武帝稟受戒章。宋文帝受訓政摩。齊武帝欽崇僧遠。梁武帝講經持戒。陳宣帝降意法筵。宣武帝廣供梵侶。齊文惠專憑佛力。隋文帝屈膝曇延。玄宗注般若真文。肅宗誦仁王寶

典。德宗憲宗迎舍利而供養。宣宗懿宗復覺路以興行。梁晉爭衡。微猷未輟。炎宋受命。付囑不忘。大遼則傾國奉佛。金朝則始終崇釋。大元啓祚。隱意法門。太祖則明詔首班弘護。竑道。太宗則試經造寺。雕補藏經。谷與罕則令僧扈從。恒誦佛經。蒙哥皇帝則供僧書經。高營寶塔。今上皇帝則飯僧建刹。造像鎔金。拾廣大之珍財。誦無上之藏教。以拔合思八爲國之師。耳目具知。非爲虛飾。莫不構巨殿而安其像。架長廊以處其徒。味其道而澡其神。尊其人而遺其體。非唯緝熙於帝道。乃亦協贊於皇基。返澆漓於醇源。躋黎民於壽域。家知積惡之苦。人興趣善之方。始風靡於朝廷。終波流於士女。若非至妙安能久行。昔公孫龍古之善堅白之者。田巴之徒。坐租丘議稷夏。非三皇滅五常。強詞巧辯。口伏千人而不流傳於後者。以無實道可傳也。佛生西域。教興東方。賢宰哲王。繼踵護持者。其道可法也。故大顛和尚對韓愈曰。自漢至於今。歷代如此其久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祇如此其明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其人仰而信之。無敢議而去之。此必有以敵天地而不恥。關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於此也。子盍深思之乎。斯確論也。今之道士專飾詐力。天關他門。苟騁姦心。蔽蒙覺路。不荷國家寬恩洪溥。更恣私臆。廣撰謗文。言無入聖之詮。文有亂真之誑。竊佛聖教。妄作僞書。恣其猖狂。不思顧厥親法華教。卽云在蓮華中。見金光明。便說坐火焰上。全迷至理。

巧會經名。醜語似於鼻鳴。暴戾過於狼噬。悻言亂德。妖詐惑人。玷辱憲章。蠹傷風化。如或不剪惡種。復滋。仰惟今上皇帝。道協夏禹。業廣周文。紹三五之洪圖。安九五之寶位。神襟內朗。智鑒外明。有德者雖在怨。而必封。無功者縱至親。而決罰。明達四目。幽枉咸通。威震九服。姦邪克剪。體僧徒之實理。委道士之虛聲。具召二門。辯析宗趣。而道士欲張魚目。用奪驪珠。眩彼蹄涉。爭多滄海。聊題綱目。結舌無言。試探宗源。銜璧納款。元戎走陳。李浩然先敗於前。裨將倒戈。張志敬絨言於後。雖鼻趨而鶴列。終瓦解而土崩。摘星冠而面慚。脫霞髦而情愧。佛真道妄。於是顯焉。穢歲姦兒。今朝敗露。由是雲收席捲。葉墜柯摧。猶赫日之燦纖水。若洪鍾之燎輕羽。蟾蜍拒轍。豈曰堪任。蚯蚓奮威。終成塗粉。昔明帝驗真偽之情。子書咸從火化。今上辟妖邪之氣。道輕並作煙灰。化胡出塞。落空亡。誘道辟邪。隨風散。費叔才當時憾死。李志常膽破先殂。日赴五千之威靈。於今何在。飛符起尸之神變。此際不聞。藏天隱地之勝方。了無半驗。移山掣斗之祕術。莫顯微微。笑倒閭巷之庸夫。羞愧隨鸞之會首。一場出醜。千載難磨。雖巧言之如簧。終貽顏之厚矣。故得聖上回鑾。朝臣改觀。佛日於是再。縣。法雲由茲廣被。廓清寰宇。大扇慈風。剪邪見之稠林。闡法王之正路。歡呼帝苑。舞蹈閭閻。盛德孔昭。嘉聲遐暢矣。嗚呼太虛淨而迷雲起。大聖生而外道興。異學亂真。自古而有。非汝謬論。那顯我宗。

以汝不平起我不平。汝道若平則我自平爾。正道如海。汝能堰乎。正道如空。汝能滅乎。仰面唾天。只自汚首。徒與角辯於汝何補哉。不勝舞蹈。謹申讚曰。

覺皇利見	龍興五天	教唯入善
宗本忘筌	聖哲欽依	愚夫大笑
道不絕倫	匪為要妙	異道凶頑
演聖無禮	明主難惑	片言可折
邪難扶正	偽不掩真	魔雲永滅
佛日長春	聖壽萬年	英聲千古
熙帝之載	享天之祿	大海有竭
虛空可量	弘規雅範	永遠無疆

偉法王之鴻烈。邁今古而獨高。廓五乘而罔範。運六通而遊遨。坦八正之達路。蘊十智之鉗鞘。跨四大而超步。冠百氏之雄豪。據大千之疆域。濟四生之劬勞。慈風軼於麟趾。仁化逾於鵲巢。伴陰陽之蓋載。等造化之甄陶。智者知而欽慕。愚者迷而遠逃。嗟聖運之遘季。慨正道之生蒿。嘉吾皇之聰敏。明鑑察於秋毫。晒全真之為僞。欲焚犬而吠堯。曾一言之未整。成脫鑿而去袍。喬山壓於春卵。洪鑪燎於羽毛。蕩魔雲於八表。敗佛日於九阜。至道鬱而復闡。真乘軸而再膏。美斯文之未喪。播盛德於旄毛。對道士持論師德一十七名。

燕京 圓福寺長老從超 奉福寺長老德亨	藥師院長老從倫 法寶寺長老圓胤 資聖寺統攝至溫 大明府長老明津	蕪州 甘泉山長老本璉 上方長老道雲	灤州開覺寺長老祥邁	北京傳教寺講主了詢	大名府法華寺講主慶規	龍門縣杭講主行育	大都 延壽寺講主道壽 仰山寺律主和叙	資福寺講主善朗	絳州 唯識講主祖珪 蜀川講主元一	持論道士落髮者一十七名	大都天長觀一十二名	道錄樊志應 道判魏志陽	提點霍志融 講師周志立	講師周志全 講師張志柔	講師李志和 講師衛志益	講師張志真 講師申志貞	講師郭擇善 待詔馬志寧	真定府神霄宮講師趙志修	西京開元觀講師張志明	平陽路玄都觀講師李志全	代陽勝寧觀講師石永玉	撫州龍興觀主于志申 薛道錄。并道士李紫雲。清先在。章壽有云。十中在逃餘者。一十七名。	七換頭。於是除矣。	後詩曰	可笑全真說化胡 泊乎論議盡成虛	詞窮理盡拋冠冕 負墮頭傾刺髮鬚	暮禮佛名慚接和 晨參僧衆說長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從漢代燒經後 恥道爲僧兩遍輸
其二

全真論議口如絨 納款爲僧別老聃
昨日擎拳猶稽首 今朝合掌便和南
七星冠帽纔拋却 三事衣盂尚未諳
自做這場千古笑 丘劉雖死也應慚

辯僞錄卷第四

辯僞錄卷第五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
祥邁奉 勅實錄撰

聖旨焚毀諸路僞道藏經之碑

翰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構李謙閣復李濤王
磐等奉勅撰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日。詔遣資德大夫總制
院使兼領都功德使司事相哥諭翰林院。戊
午年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焚毀道藏僞經始末。可書其事于後。臣磐等
謹按釋教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跡。昔在憲
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
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鑲板本傳四方。其言淺
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自重其教。嗣寶大
師蘭麻總統少林福裕。以其事奏聞。時上居
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上所辯析。二
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
髮而爲僧。僧問道曰。汝書謂化胡成佛經。且
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

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
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
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哉。上謂侍
臣曰。吾亦心知仁義。乃孔子之語。謂佛覺仁
覺義。其說非也。道者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
以多說僞倖取勝。帝師辯的達拔合思八曰。
此謂何書。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今持論教
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
史記。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爲汝
說天竺頻婆娑羅王讚佛功德。有曰。天上天
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
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
在。道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
否。曰無。然則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此
外更有何經。曰無。帝師曰。道德經中有化胡
事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
又不載。其爲僞妄明矣。道者辭屈。尙書姚樞
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使臣脫歡將
者焚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
焚僞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
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點廿
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爲微理。長春道流謀害
僧錄廣淵。聚徒持提毆擊僧衆。自焚廩舍。
經廣淵遣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百
餘石。他物稱是。事達中書省。辯其誣。甘志泉
王志真欺伏。詔遣樞密副使李維及諸大臣
覆按。無異辭。志泉志真就誅。剗削流輩者凡
十人。仍徵所聲言米物如其數歸之。僧衆會

有道家僞經尙存爲言者。聞諸皇太子。十八
年九月。都功德司脫因小演赤奏言。往年所
焚道家僞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
諸書類。皆詆毀釋教剽竊佛語。宜加甄別。於
是命樞密副使與前中書省左。丞文謙祕書
監友直釋教總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于思
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
及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正一天師張宗
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
暨諸道流。考證真僞。翻閱兼旬。雖卷帙數
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爲老子所著。餘悉
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
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罔有根據。詆毀釋
教以妄自尊崇。復愛慕其言而竊爲己有。假
陰陽術數以示其奧。哀諸子醫藥以誇其博。
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本真。又所載
符呪妄謂佩之。令人商賈倍利之嗣蕃息仇
讐和如鸞鷟之有偶。將以媒淫辭而規財賄。
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則男爲君相女爲
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
語。其僞妄駁難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俗。自
道德經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辭以聞。上曰。
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
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
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
使李維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
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佩符入
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妄之說。臣
等入火必爲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去道藏。

庶幾深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髮爲僧。不願爲僧道者聽其爲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于懷忠寺。盡焚道藏偽經雜書。遣使諸路傳遵行之。臣等聞。老氏之爲道也。以清淨爲宗。無爲爲本。謙沖以處。已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枝分派列。徒屬寔盛。襲訛成僞。誇誕百出。清淨一變而爲汚穢。無爲一變而無所不爲。如漢之文成五利致身求僥倖。惚誕幻。帛書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旦敗露。爲武帝所誅。三張之徒。以鬼道惑衆。倡亂天下。爲皇甫嵩曹魏所滅。宋王仲昔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爲姦。林靈素自稱神。香紫府仙卿。祿大水不驗。並爲徽宗誅置而死。迨今末年。復有麻被先生鐵笠李二人。以姦謀秘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爲淫污之行。咸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追惟禍亂之源。姦宄之本。率皆假符籙以神其教。託僞經以警其俗。積肆巧誣。倡爲詭狀。詆毀聖教。寇攘內典。固已悖老氏不爭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皆鑒于自內作悔。將謹咎哉。且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教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東晉扶桑西極。昧谷。米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蟲草木胎卵濕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上天下。惟佛爲尊。超出乎有生之表。

歸極乎無礙之真。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憫世人之沈淪幻海。顛覆迷津。展轉多生。流連累劫。將使之脫凡企聖。獨弊崇真。故神光破沈晦之門。大覺指無生之路。其仁有如此。何意狂謀輒形媚忌。雖積毀銷骨。衆惡臨山。法體圓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之毀日月。何傷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奚損河海之大。多見其不知量也。欽惟聖天子。識超四諦。道慕三乘。參無象之真空。傳法王之心印。所以尊崇之禮。歸向之誠。矯百僞以從真。黜群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者焉。況乎筆墨勸淫。妖術誤世。恣爲欺誑。鼓蕩群愚。若不火爲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衆。其如天下後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有真有僞。當混然而同處。雜然而並行。自非稟上聖之資。誕生知之性。智出庶物。明照群情。則紅紫之亂朱。淫淫之變雅。是孰得而辯明之哉。由是言之。聖天子匡濟真圖。翼扶大法之功至矣。概諸聖不可有加矣。予以鑒。舍靈之耳目。開正途之荒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遍滿恒河沙界。延洪聖壽於無疆。衍綿儲君之福利。鼎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既乎。是可述也。臣等敬爲之書。以貽後人。俾爲老氏之學者。有所警焉。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 日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近據長春宮先生王志真等。告奉福寺淵僧錄使。令小和尚馬戒。顯

放火燒訖本宮倉庫房舍。及盛放米糧三千九百餘石。并油麵鹽粉。公事歸問得當。始元係是甘提點教道馬戒。顯交指著淵僧錄使。令放火王志真。使令憑道童將馬戒。顯作放火賊人捉拿。及詐作知宮名字憑道童教唆。語言告狀人。又問得元告糧食不曾燒訖。却指此爲名。於諸人處。要訖施利錢物。取其各各招伏。六月二十二日。有李羅副樞張平章。張右丞。焦尚書。耿參政。脫因脫里。阿里尙書等官員。欽奉聖旨。節該。先生與和尚爭奪的觀院。其間聚著五百箇來。先生把著棍棒打和尚。每來他每教法裏不行胡做。呵那裏有那般體例。前京兆府地面裏。王祖師菴頭聚著人。衆生歹心來。如今這先生每又那般胡行有。這先生每明白招來了。上頭爲頭兒底。殺了兩箇也。別箇的割了耳朵鼻子的割了。也別箇的打了。也其餘的交做了軍。也這般斷了也。欽此。除。今將斷訖人數開具下項。及將提點甘志泉首級。於本宮門首竿子上常川懸掛。合行。立石曉諭者。正典刑二名。教令虛指淵僧錄放火犯人提點甘志泉。虛拿馬戒。顯放火賊人知宮王志真。割耳朵鼻子一名。添寫狀情節。人提點蔡志祥。流於邊遠六名。聚衆行兇人殷鶴童。陳道廣。上都先告狀人王志玉。陳志用。寫狀檢人蘭德義。虛報燒訖糧食人李德順。斷放三人。使令王志真告狀人提點蔡志希。同告狀人副宮周道旋。賈志柔。右示諸人通知。

至元十七年六月 日立石

聖旨就大都大憫忠寺焚燒道藏偽經。除道
德經外。盡行燒毀。遂命拈香舉火謝恩畢。拈
香云。佛心天子慈衆生。恐墮三塗邪見坑。箇
裏了無偏黨處。就中朱紫要分明。所以道聖
鑑無私天機莫測。既來頌德敢不酬恩。此香
端爲祝延大元世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
萬萬歲。伏願金輪與法輪同轉。福越三祇。舜
日共佛日齊明。壽延億劫。次舉火云。憶昔
當年明帝時。曾憑烈焰辯妍媸。大元天子續
洪範。顯正摧邪誰不知。嗟乎道教陰靈佛書
自古至今。造訛捏偽盜竊釋經言句。圖謀貝
葉題名。誘毀如來賊誣先聖。醜辭惡語何可
言哉。無帶狂談實難遍舉。始自張陵杜撰。不
遵老氏玄言。謬作醮書彙集靈寶。詐道從空
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鬼法以誑惑愚
夫。設五瘟神符而魔姦匹婦。以此觀之。葛孝
先徒搜要妙。陶弘景謾述浮辭。杜光庭白拈
巧儉。劫賊無異。陸修靜外好裏弱。說客何
殊。若非喫苦。不甘爭肯。說長道短。鮑靜被
誅猶可。王浮招報非輕。傳奕奕斌不堪齒錄。
張生集輩何足言論。寇謙之口舌瀾翻。損他
利己。林靈素機謀詭詐。敗國亡家。毀人祖
分。定遭一時之辱。滅賢良。必招三世之殃。
因果無差報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遇而遭
貶。嗟道世雖再而難爲。致令釋子傷心。幸得
皇天開眼。恭惟我大元世主聖明皇帝陛下。
關邪歸正去僞存真。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
姓咸登覺路。雪冤已竟感謝皇恩。粉骨碎身

莫能酬報。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諸人者只
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
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
或未然。從此灰飛煙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
急著眼看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大都報恩禪寺林泉倫
吉祥長老奉 勅下火

虛鍾受扣集

如意答石介怪記

元如意長老奉 詔撰

宋石介字守道。作怪說誣謗佛老昧他耳目。
通人不惑但誑愚夫爾。乃曰。中國聖人之所
治也。四民之常居也。衣冠之所聚也。而釋氏
髡髮左衽。不土不農。爲夷者半。中國可怪
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體樂之所施。五常之
所被。而汙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所滿。
真可怪也。又云。人君見一日蝕。一星殞。風雨
不時。草木不植。則爲天地之怪也。彼其滅君
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
移四民。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之祀祭。反不
知爲怪而更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烏鳴。野
鵲噪草雉入。人以爲怪。而離父子習夷鬼千
有餘年。反不爲怪乎。余答之曰。夫好同惡
異人之常情。不達道之淵源。而辯像服之異。
是知石而不知玉爾。夫聖人出世利濟尤深。
根器不同設教亦異。或明域中之訓。則說五
乘。或闡象外之風。獨標一極。破自然而談因
果。緣會而生。爲滯有而演真空。諸法無性。

應病設藥。故有多方究竟歸宗。不存一法。而
頑夫愚俗浪鼓口舌不達是非妄興辯論。而
不思所同者道所異者服。且孔子所談仁義
者。佛家所謂慈愛也。老子所稱玄妙者。佛家
所謂空寂也。至理不殊於文小變。且夫禹入
裸國脫去衣冠。順其俗也。太伯奔吳文身斷
髮。合其儀也。豈爲怪乎。變俗以爲會其道。
故捨君臣華服。非悖禮也。捐親以爲棄其累。
故亡妻子之情。非慢俗也。子陵抗禮於光武。
愈見尊嚴。逸民不事於王侯。高尚其志。不
明其本謬斥以夷。亦猶楚靈詭天。天何怒哉。
子貢譽天。天何喜哉。喜怒不涉而詭譽自辱。
夫聖人在天不求於世。但留典教匪布神州。
不言之化自行。無爲之風自靡。星羅楚剌。紫
布伽藍。設像安人獻華酌水。王侯禮重士庶
欽崇。苟無大功孰肯崇奉。且夫自漢至今。歷
年如此其多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
神明。如此其靈也。其可欺乎。決不誣矣。大
凡爲人之道力量自知。石介但以書生智同
芥子。將己不達妄毀聖人。同斥鴳之笑鵬。
似朝菌之輕松栢類乎。魏文火浣入火愈鮮。
昆吾之劍切玉轉利。豈可不覩便責爲謬乎。
石介之智比孫綽而小焉。石介之才比昭明
而淺矣。石介之論比王通而難隣。石介之文
比柳子而罕及。石介之位望魏徵而地天。石
介之學校蘇軾而滄海。石介之議連陸贄而
狗麟。石介之詩攀杜甫而金鐵。上之君子悉
皆信佛。汝之材量孰不勝之。而妄意貶駁詆
斥大聖。佛如日月也。曠可愈焉。昔田巴張

辯。勝人之口。不伏人之心。口毀三皇。坐非五帝。至今聞之。人猶切齒。況佛六通。靈鑑萬古。無敵。而妬聖嫉賢。奴辱婢否。恣出其口。多見其不知量也。六帖中載。虞世南餞千僧手疏。則曰。弟子虞世南。稽首和南。十方三寶。弟子早年。嘗遇重病。即時運心。願託佛力。差愈之日。奉設千僧齋。今謹於道場。飯供百僧。蔬會以斯。願力。希世生生。常無病惱。并及七世父母。六道怨親。並同今願。又閱帝紀。得世南史論辯。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晉滅佛道二教之事。問者曰。當廢二教。是耶非耶。先生曰。非也。請與論之。釋氏之法。空有不滯人。我兼忘。絕生死之根。去大患之累。榮利無嬰。歸於寂滅。此象外之談也。老子之義。則谷神不死。玄牝長存。微妙同玄。騰龍駕鶴。此域中之教也。至於勝殘去殺。止競尚仁。並有益於王化。無乖越於典謨。縱人有虧於法何黜。今以僧徒犯律。道士違經。便謂其教可捐。其道可絕。何其貴機。而廢堯。怨有苗而黜禹。見瓠子之泛濫。遂塞河源。觀崑崙之方炎。即投金璫。曾不思潤下之德。利濟尤深。變腥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觀海。多自不知。蜩鳩翔榆。恥逢鵬翼。局於小量。暗於大方。輪迴長夜之迷。自貽沈溺之苦。疑誤後人。良可痛哉。余讀此文。乃知世南真奇人也。唐太宗嘗稱世南有四絕。一曰德行。二曰忠信。三曰文章。四曰筆札。夫有異行者。必有異能。有異能者。必有異才。觀世南之爲人也。事君忠厚。與友直諒。德高物表。學盡夫人。窮釋老之幽宗。達聖

人之玄趣。字高一代。行貫四科。登翰苑之瀛洲。擅文場之綺席。信佛篤敬。尊奉釋僧。師襄陽林公。爲金蘭之契。豈與韓愈。石介。側求名。坐井觀天。謬言非聖。不入通人之論。濫廁聖儒人流。下愚不移。斯言效矣。

元如意長老奉 勅撰

蓋聞三祇鍊行。證眞淨之法身。六度修因。果圓融之妙覺。無生無滅。絕三際之去來。不晦不明。離百非之朕跡。但以真慈易物。普願今酬。鳳翥迦維。龍飛道樹。無相見相。頓彰百億之身。常名非名。傳應大千之界。破十軍於座上。聲振於九天。會諸聖於覺場。光流於萬國。御三輪而赴感。遐邇咸周。縣四辯以談詮。聖凡總被。教開一十二部。門開八萬四千。蘊千智之箱。鋪知來藏。往還六通之神鑑。洞古披今。綰十號以稱尊。跨三界而獨步。智窮真際。十聖慶獲於朝聞。妙極重玄。六師甘欣於夕死。拔火宅之熱惱。引解脫之清涼。無勞傳說之霖。濟四生於六道。非假曦和之照。蕩七趣於重昏。慈雲陰有頂之天。法雨潤無疆之域。萬靈翊衛。若衆星之拱北辰。五印傾心。類百川之宗東海。豈止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實乃彈壓九流。牢籠萬彙。縱周公之制禮作樂。仲尼之遺易修書。莊老之談玄。軻雄之論道。張華之博物。補嗣之通微。郭璞之多聞。左慈之神化。舒向金玉。淵海。馬班。輔。黻。河漢。並驅馳於域內。言未達於大方。宜爲治世之高賢。難作出塵之教主。若非理包象外。道

越寰中。蔽群聖而不慚。冠百家而拔萃。何能總斯衆妙。集此大成者哉。逮乎化緣將謝。願命懸懸。正法付於阿難。心印傳於迦葉。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河。超二死之樊籠。湛三點之圓寂。然而大慈不捨。利物情深。粉金剛不壞之身。留舍利通靈之骨。色含明玉堅牢。眞金。龍王。天帝。各分建於自宮。印度閼浮。競崇興於寶塔。百年之後。敬奉彌隆。有阿育輪王。統攝瞻部。廣樹密塔。八萬四千。從此神跡遍於五天。聖化覃於四海。泊乎漢明夜夢。聲教昭宣。譯梵具於蘭臺室中。繪金容於顯節陵上。始波勝於帝紀。終風靡於閭閻。由是吳王創起於建初。隨主盛興於京洛。皇都帝已。基布伽藍。沃野名山。星陳翠塔。莫不金盤耀日。與仙掌以相高。寶鐸搖風。雜天音而共響。層簷偃蹇。上軼於大清。疊拱駢羅。傍迴於日月。丹楹雁列。紺瓦鴛分。金龍蜿蜒於華梁。玉鳳翱翔於繡戶。忽若龍宮之化出。恍疑天上之移來。斯皆發自於信心。非是誘惑而妄作。我大元之有天下也。宗堯祖舜。雖禹其湯。聖道協於金輪。明德光於玉曆。應乾革命。有此武功。英聲震於百蠻。威稜加於萬國。八荒入貢。九服來賓。纂四聖之丕圖。膺千載之期運。規億兆之遠度。恢奕世之宏綱。緯武經文。制禮作樂。建都定鼎。樹闕營宮。以爲非巨麗無以顯尊嚴。非雄壯無以威天下。遂乃闢閭闔。構元殿。興傑閣。架紫宸。飾以丹青。繡以綺縠。金題玉碣。上下交輝。藻梲雕梁。縱橫散彩。行商容之洪範。列步武之威儀。陳

鐘鼓以饗王侯。會百僚而朝萬國。將將濟濟。穆穆煌煌。真天子之盛禮也。聽政之暇。留意佛門。遵祖宗之舊章。行寬仁之溫詔。凡是佛子悉獲肅安。屢召名僧講論玄奧。誠心佛法。誦百藏之金文。探賾未聞。聆三乘之妙義。恒慮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為基。莫如起塔。冀神龍之扶護。資社稷之久長。即於都城。開禁苑之內。築蹕漫衍。塋境寬平。磨玉礪珉。樹斯寶塔。初舊都通玄關。北有永安寺。殿堂廢盡。惟塔存焉。觀其名額。釋迦舍利之塔。考其石刻。大遼壽昌二年三月十五日。顯密圓通法師道殿之所造也。內有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無垢淨光等陀羅尼經五部。水晶為軸。因懼兵火荒涼。無復每於淨夜。屢放神光。近居驚惶。疑為失火。即而仰視。煙焰却無。乃知舍利威靈。人始禮敬。奉御秀列。奏其祥瑞。上聞而信之。欲增巨麗。俾開舊塔。發而詳視。果有香泥小塔。下啓石函。中有鐵塔。內貯銅瓶。香水盈滿。皎然鮮白色。如玉漿。舍利堅固。燦若金粟。前二龍王跪而守護。案上五經。宛然無損。金珠七寶。異果十種。列而供養。瓶底獲一銅錢。上鑄至元通寶四字。乃知聖人制法。預定冥中。待時呈顯。開平天意。即至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帝后閱之。愈加崇重。即迎其舍利。立斯寶塔。取軍持之像。標默都之儀。妙聲奇功。深窮剎闕。瓊瑤上鉤。賦狀下成。表法設模。座饒禽獸角垂。玉杵階布。石欄簷掛。華鬘身絡。珠網珍鐸。迎風而韻響。金盤向日而光輝。亭亭高聳。遙映於紫

宮。岌岌孤危。上陵於碧落。制度之巧。古今罕有。爰有國師益隣真者。西番人也。聰明神解。器局淵深。顯教密教。無不通融。大乘小乘。悉皆朗悟。勝緣符會。德備帝心。每念皇家信佛。建此靈動。益國安民。須憑神呪。乃依密教。排布莊嚴。安置如來。身語意業。上下周匝。條貫有倫。第一身所依者。先於塔底鋪設石函。刻五方佛。白玉石像。隨立陳列。傍安八大鬼王。八鬼母輪。并其形像。用同。其次於須彌石座之上。鑲護法諸神。主財寶天。八大天神。八大梵王。四王九曜。及護十方天龍之像。後於瓶身安置。圖印諸聖圖像。即十方諸佛三世調御。般若佛母。大白傘蓋佛尊。勝無垢淨光摩利支天。金剛摧碎不空。羂索不動。尊明王。金剛手菩薩。文殊親音。甲乙環布。第二語所依。陀羅尼者。即佛頂無垢秘密寶篋。菩提場莊嚴。迦囉沙拔。尼幢頂嚴。軍廣博樓閣三記句呪。般若心經。諸法因緣生偈。如是等百餘大經。一一各造百千餘部。夾盛鐵劍。嚴整鋪累。第三意所依事者。瓶身之外。琢五方佛。表法標顯。東方單杵。南方寶珠。西方蓮華。北方交杵。四維間。廁四大天母所執器物。又取西方佛成道處。金剛座下黃膩真土。及此方東西五臺。岱嶽名山聖迹處土。龍腦沈麝。紫白梅檀。蘇合。鬱金香。金銀珠玕。珊瑚七寶。共搗香泥。造小香塔。一千八百。又以安息金。顏白膠。燕陸都梁。甘松等香。和雜香泥。印造小香塔。一十三萬。並置塔中。宛如三寶常住不滅。則神功聖德。空界難量。護國佑民。於斯

有在。竊論古今賢哲。但載空名。校其靈蹤。杳然無迹。黃帝崑山之塚。謾葬衣冠。虞舜蒼梧之陵。空委韶樂。伏羲但存於八卦。文命唯設於九疇。奚聞不朽之真。詎見剛貞之骨。豈若牟尼舍利。神化無方。鍊而愈精。鎚而愈固。金堅玉潤。歷古恒傳。聖明王累朝欽奉。故唐太宗皇帝有讚云

功成積劫印紋端	不是南山得恐難
眼觀數重金色潤	子擎一片玉光寒
煉時百火精神透	藏處千年瑩彩完
定果熏修其秘密	信心莫作等閑看

宋仁宗皇帝讚鳳翔法門寺舍利塔偈曰

金骨靈牙體可誇	毫光一道透雲霞
鐵鏈任打徒勞力	百火焚燒色轉加
歷代君王曾供養	累朝天子獻香華
年年只聞開舍利	何曾頂戴老君牙

宋仁宗皇帝觀禮舍利述偈讚云

三皇撝質皆歸土	五帝潛形已化塵
夫子域中誇是聖	老聃世上亦言真
埋軀祇見空遺塚	何處將身示後人
惟有吾師金骨在	曾經百鍊色常新

察此至言。可為龜鑑。按龍樹菩薩智度論云。如來舍利。濟物將終。變作輪王如意寶珠。猶與群生為大利益。則真靈不歇。福世何窮。今天子不忘付囑之言。恒存外護之意。篤信佛理。食息匪移。凡殿宇新成。必召僧梵。講新都適。就先創斯塔。托佛力之加祐。冀寶祚之永長。保大業之隆昌。享天祚於遐載。懼陵遷而谷變。恐鴻烈而弗傳。奚詔末釋。發揮斯道。

余才非琳瑯學愧生融。勉力摘毫。乏曹娥之八字。竭情抒思。勞楊雄之五神。欽吾皇弘贊之心。嘉舍利重光之美。手舞足蹈謹承銘言。金藏雲垂玉葉華芳。妙哉賢劫千佛表祥聖祖能仁第四出世。雲起陀天風翔迦衛。天擎寶蓋龍吐金盆。東西獨步上下稱尊。道成摩竭智滿覺場。青蓮出水皓月騰光。聲遍塵方法周沙界。無爲而化不言而會。剎塵中經指衣內寶。迷者知歸愚者懷道。教設三乘本爲一實。大事一周歸神常寂。戒定熏修廣流舍利。福庇人天恩霑動植。初與西竺後播東州。龍宮帝闕禮供無休。僧會威靈吳邦首建。魏后真誠永寧大開。欽惟我皇瞻懷正道。瞻顓佛門匡弼法寶。築此金城營斯玉塔。楚璧迴環燕珉周匝。綿聯珠網交絡華縷。光生帝苑壯觀王城。簷傾遠岫戶映喬林。松風颯颯桂魄沈沈。至元統號聖意難量。塔中顯出方見其祥。惟茲神造福我帝居。與天同久萬古不渝。

辯偽錄卷第五

No. 2117

三教平心論序

三光麗天。亘萬古而長耀。百川到海。同一味以亡名。三教之興。其來尙矣。並行於世。化成天下。以述議之。而未始不異。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一而三三而一。不可得而親疎焉。孤山圓法師曰。三教如鼎。缺一不可。誠

古今之確論也。嗟乎執迷迷理者。互相排斥。致使

先聖無爲之道。翻成紛爭之端。良可歎也。比觀靜齋學士所著一理論。言簡理詳盡盡盡美。窮儒道之淵源。辟釋門之玄闕。辯析疑惑。決擇是非。未嘗不出於公論。譬猶星之在秤。輕重無差。鏡之當臺。妍醜難隱。斯論之作。良有以矣。通城賓堂居士吳鼎來。智識超邁。黨與至公。與之友也。命工繕梓以廣其傳。欲使覽者。如白居易張商英等。唐宋諸賢。察其至理而趣。真際同脫塵累。豈小補哉。時龍集甲子秋七月上日謹序

三教平心論卷上

靜齋學士劉謫撰

嘗觀中國之有三教也。自伏羲氏畫八卦。而儒教始於此。自老子著道德經。而道教始於此。自漢明帝夢金人。而佛教始於此。此中國有三教之序也。大抵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微忿忿忿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雷霆衆瞋日月群官。則同一風化也。由粗述而論。則天下之理不過善惡二塗。而三教之意無非欲人之歸于善耳。故孝宗皇帝製原道辯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誠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

一之不洽。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無盡居士作護法論曰。儒療皮膚。道療血脈。佛療骨髓。誠知皮膚也血脈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療也。如是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紛轆轤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

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僞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隋李士謙之論三教也。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豈非三光在天闕一不可。而三教在世亦缺一不可。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廢歟。然而人有異心。心有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儒家以正自處。又兼斥道佛。以爲異端。是非紛紛然淆亂。蓋千百年于此矣。吾將明而辨之。切以爲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究其極功。則可以渙然冰釋也。蓋極功者。收因結果處也。天下事事物物皆有極功。沾體塗足。耕者之事也。至於倉廩充實。則耕者之極功也。草行露宿。商者之事也。至於黃金滿囊。則商者之極功也。惟三教亦然。儒有儒之極功。道有道之極功。佛

有佛之極功。由其極功觀其優劣。則有不待辨而明者。

自今觀之。儒家之教。自一身而一家。自一家而一國。自一國而放諸四海。彌滿六合。可謂守約而施博矣。若夫四海六合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東漸西被。訖於四海。是極遠不過至四海訖。則止於此。而更無去處矣。是儒家之教然也。故學儒者。存心養性。蹈仁履義。粹然爲備道全美之士。而見諸設施。措諸事業。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立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平。功成身老。名在青史。儒之極功如此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至於死則極矣。

道家之教。自吾身而通乎幽冥。自人間而超乎天上。自山林巖穴而至於渺渺大羅。巍巍金闕。可謂超凡而入聖者。若夫天地造化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大周天界細入微塵。是極大不過周天界。界則限於此。而外此者。非所與知矣。是道家之教然也。故學道者。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翹然於清淨寡欲之境。而吐故納新。積功累行。可以尸解。可以飛昇。可以役鬼神而召風雨。可以贊造化而立玄功。壽量無窮。快樂自在。道之極功如此而已。黃庭經云。長生久視。乃飛去。蓋至長生則極矣。佛家之教。一佛出現。則以三千大千世界爲報利。姑以一世言之。一世界之中。有須彌山。從大海峙出於九霄之上。日月循環。平山之腰。而分晝夜。須彌四面爲四洲。東曰弗于逮。西曰瞿耶尼。南曰閻浮提。北曰鬱單越。

四大洲之中。各有三千洲。今此之世界。則閻浮提也。今此之中華。則南洲三千洲中之一洲也。釋迦下生於天竺。乃南洲之正中。也。須彌四旁。上臨日月之處。謂之帝釋天。又上於虛空之中。朗然而住。雲層四重。天總名欲界。又上雲層十八重。天總名色界。又上空層四重。天總名無色界。如是三界中。諸衆生。有生老病死。是爲一世界也。如此一千世界。謂之小千。如此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即百萬也。如此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即百億也。以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其實一大千爾。一大千之中。有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如小錢一百萬貫。每一界置一錢。盡此一百萬貫。方爲大千世界。此一佛報剎也。一佛出現。則百億世界中有百億身。同時出現。故梵網經曰。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虛舍那本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衆。是之謂千百億化身也。以千百億化身。而化度千百億世界。其中胎卵濕化。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皆令得度。是佛家之教然也。故學佛者。識五蘊之皆空。證六根之清淨。遠離十惡。修十善。觀四念處。行四正勤。除六十二見。而邪僞無所容。斷九十八使。而煩惱莫能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不謹守。四無量心。六波羅蜜。常用熏修。其間爲法忘軀。則如割皮刺血。書經斷臂。投身參禪。而不怯不疑。爲物忘己。則如忍苦割肉。餓鷹捨命。將身飼虎。而不怖不

畏。錢財珍寶。國城妻子。棄之如弊屣。支節手足。頭目髓腦。捨之如遺脫。從生至生。經百千萬億生。而此心不退轉也。從劫至劫。經百千萬億劫。而此心愈精進也。由是三祇果滿。功德圓滿。四句者。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絕百非。通達無量無邊法門。善入無量無邊三昧。成就五根五力。具足三達三明。圓顯四智三身。超證六通五眼。得四無礙辯。而演說無窮。入四如意分。而神通自在。八勝處。八解脫。常得現前。四無畏。四攝法。受用無盡。八聖道支。十八不共法。不與三乘同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微妙法身。過去塵沙劫。未來塵沙劫。無不洞見。現在塵沙界。衆生塵沙心。無不了知。圓明十號之尊。超出三界之上。是爲一切種智。是天中之天。是爲無上法王。是爲正等正覺。超諸方便。成十力。還度法界。諸有情佛之極功如此而已。法華經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普欲令衆生皆共成此道。蓋其大願大力。誓與一切含靈。皆證無上涅槃妙果者也。是故辨三教者。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知世之學儒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垂功名也。世之學道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得長生也。世之學佛者。到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死。究竟涅槃。普度衆生。俱成正覺也。其優劣豈不顯然可見哉。故嘗試譬之。儒教之所行者。中國也。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間也。佛教之所行者。盡虛空遍法界也。儒猶治一

家威令行於藩牆之內。若夫藩牆之外。則不可得而號召也。道猶宰一邑政教及於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則不可得而控制也。佛猶奄四海為天下君。溥天率土莫非臣民。禮樂征伐悉自我出也。此三教廣狹之辨也。學儒者死而後已。蓋百年間事也。學道者務求長生。蓋千萬年也。學佛者欲斷生死湛然常住。蓋經歷塵沙劫數無有窮盡也。儒猶一盞之燈光照一夕。鐘鳴漏盡則油竭燈滅也。道猶阿闍世王作百歲燈照佛舍利。經百歲已其燈乃滅也。佛猶皎日照耀萬古常明。西沒東升循環不息也。此三教久近之辨也。

以是知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儒道二教世間法也。佛教則始於世間法。而終之以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世間哉。華嚴經曰。有世間有人世間有瑣摩王世間。是三界之內。皆謂之世間也。有法於此。使人周迴生死循環無已。不出乎三界之內者。謂之世間法。一真覺性含裹十方。非三界之所能繫者。謂之出世間法。佛以五乘設教。前之二乘曰人乘天乘者。世間法也。後之三乘曰聲聞緣覺菩薩乘者。出世間法也。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輒害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非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持此五者。資之所以為人也。儒家之五常即是其意也。天乘者十善之謂也。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

淫。四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其善惡。兼修十善者。報之所以生天也。道家之九真妙戒即是其意也。人乘所以種人之因。天乘可以獲天之果。世間之法蓋在於此。是三教之所均得也。若夫後之三乘者。蓋導其徒超然而出世者也。使其善惡兩忘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者也。

或者徒見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祝欽明之五經掃地。楊子雲明太玄之妙而誦事漢公。許敬宗知帝丘之義而失身女主。是皆自儒家出也。鼠道士以子夜術欺東坡。林靈素以神霄夢惑徽廟。天上神仙鄉化基而實一庸流。地下神仙何得。而實一凡庶。是皆自道家出也。胡僧呪術不能殺傳染。石佛現光不能欺程顥。佛齒靈矣而碎於傳奕之羊角。佛牙神矣而壞於趙鳳之斧鉞。是皆自佛家出也。疊而觀之。則三教之在中國。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尚何區區於優劣之辨哉。抑不思吾之所論者。儒也道也佛也。儒以剛大正直教人。為儒而所行多叛道者。是皆儒家之罪人也。道以清淨無為教人。奉道而甘心於邪術者。是皆道家之罪人也。佛以好生為心。不許以人足踐生草。而謂其說呪語以殺人可乎。佛以無相為宗。不可以身相見如來。而謂其憑頑石以惑眾可乎。齒而可碎。石而非齒也。

牙而可壞。偽而非真也。凡假托教門造妖設偽者。皆是佛家之罪人也。庸可執是以議三教哉。

或者又徒見道家有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也。佛家有破邪論。謂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孔子乃儒童菩薩。顏回乃淨光菩薩。老子乃摩訶迦葉也。審如此則三教優劣。豈易以立談叛哉。殊不知。二書之作。各欲尊己而抑彼。遂至於駕空而失實。

王浮作化胡經稱。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遂變身為釋迦文殊。而後胡人受化也。抑不思佛生之年周昭王二十四年也。佛滅之年周穆王五十二年也。佛滅後三百四十二年至定王時。老子始生於楚姑縣。為周柱下吏。過函谷關見尹喜時。佛已示滅四百餘歲。以後世之道而變身為上世之佛。是乃道不足以化胡。必假佛以化胡也。隋僕射楊素曰。聞老君化胡。胡人不愛。乃與尹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審爾則老君不能化胡。胡人奉佛有素明矣。素又常謂道流曰。老子何不化胡為道。安用化胡為佛。豈非道化不及佛化乎。是浮之說欲以卑佛。而不料其適以尊佛也。法琳作破邪論。大略謂。佛教徹萬法之原。而孔老特域中之治。謂可以闢邪說覺愚冥也。抑不思孔顏決非菩薩。老子決非迦葉。欲正彼謬。豈可自出於誣哉。故謂孔顏為菩薩。猶未為太失也。至於指老子為迦葉。則大謬矣。迦葉得教之別傳。繼釋迦而作祖。當時最上一乘不可言傳之妙。人天百萬皆皆罔措。而惟迦

葉得之。老子豈迦葉變化哉。故迦葉付法於阿難。卽入定於雞足山。以伺慈氏下生。慈氏未生。其定未出。是迦葉之肉身今猶在定也。其不出而爲老子也明矣。若以迦葉爲老子。則老子乃宗之祖師也。不亦謬之甚乎。是琳之說將以卑道。而不料其適以尊道也。杜撰之言。矯誣以甚。誠者奚取哉。

或者又徒見元城先生之言曰。孔子與佛之言。相爲終始。孔佛本一。但門庭施設不同。是儒釋二教未嘗不合也。圭堂居士之言曰。佛者性之極。道者命之極。兩教對立以交攝。則先天性命之妙始全。是釋道二教未嘗不同也。傅大士之詩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是三教未嘗不合爲一也。今獨優佛教而劣儒道。豈前賢之意哉。殊不知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耳。

蓋儒家得時行道。任職居官。權衡予奪。無不出於其手。吾若尊佛教而卑儒教。則彼必仗儒教而抑佛教。武宗相李德裕。而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誰實致之。道家道其所道德其德。措心積慮。不使人得而軋已者。吾若尊佛教而藐道教。則彼必尊道教而黜佛教。崔浩信寇謙之。而悉誅沙門毀諸經。像誰實召之。故莫若以方便之心。爲方便之說。謂佛教與儒教合。則庶不激儒教之怒。謂佛教與道教同。則庶不啓道教之爭。謂三教可合而爲一。則若儒若道。皆可誘而進之於佛。故曰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也。而世之好議論者。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劣儒者議儒。劣道者議

道。劣佛者議佛。三教雖不同。而涉議論則一。吾將平其心以評之。切以爲議之當其罪。則彼說不容於不周。議之失其實。則已說有時而自屈。是非得失至理而止。天下後世不可評也。今取議儒者觀之。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抑不思。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可謂博矣。而忠恕之道。一以貫之。謂之寡要可乎。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可謂勞矣。而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謂之無功可乎。蓋遷之學。非儒學也。宜其不足以知儒也。程頤儒者也。其論佛也。則以爲邪誕妖異之言。塗生民之耳目。蓋佛之說無涯。而頤之見有限。對鹽鶻而談浩劫。宜其以邪誕妖異目之也。然頤亦嘗反而思之乎。邪誕妖異於儒教則有之。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傳曰。齊侯見豕人立而啼。至于神降于莘。石言于晉。魏顆見老人。狐突遇中。生謂之邪可也。謂之妖可也。謂之異可也。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夫天不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烏得而聞之。今也予懷之語。若見其口耳之相接。不謂之誕可乎。因程頤邪誕妖異之謗。而求儒家邪誕妖異之實。蓋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取議佛者觀之。唐有傳奕者。精術數之書。掌司天之職。前後七上疏。謗襲佛教。時有李師政者。著內德論以辯之。其論曰。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則不然矣。夫由余出于西戎。輔秦穆以開墳業。曰殫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捨其異方乎。

夫絕群之駿。非邑中之產。曠世之珍。非諸華之物。是以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物生遠域。尙於此而爲珍。道出於遠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去病而獨邪。豈以遠來而不用。夫除八苦以致常樂。其去病也久矣。滅三毒以證無爲。其獨邪也至矣。何待拘遠近而計親疎乎。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羅不足尙。又不然也。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事。茫茫何限。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特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仁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來。故棟宇易櫓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俗。雖先用。而非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先播而當崇。修多羅晚至而當替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其亦不思之甚也。昔自東漢至於大唐。代代皆禁妖言。處處悉斷邪祀。豈因捨其財力。營魑魅之殿堂。放其士民入魍魎之徒衆。況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道廣亮之徒。載達許詢之輩。皆厝心而崇信。並稟教以歸依。是豈尊妖于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豈得以古有叛臣。而不任今之明士。古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青衿有罪。非尼父之失。皂服爲非。豈釋尊之咎。僧干朝憲。足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僞僞。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也。傳云。道人鼻皆是食

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造故稱道人。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獍之事乎。嫁取之禮。尙捨不爲。況爲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毀大慈之善衆。比不祥之惡鳥。以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亦何甚乎。傳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此又不思之言也。且中國之廟以木爲主。豈可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乎。親不可忘。故爲之神主。以表罔極之心。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仰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傳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後世有佛則政虐祚短。不思能仁設教。豈聞淫虐之風。菩薩立言。豈弘桀紂之事。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辛癸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遼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則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哉。傳云。未有佛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不思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常有佛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豈無篡逆。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則示天堂之樂。一非則示地獄之苦。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口乎。但自淪於苦海耳。夫以傳奕而肆誣謗之言。以師政而著辯惑之論。是非曲有坦然明甚。萬世之下可以觀矣。

爲太史令。特譏者耳。愈以文章顯。乃儒者也。藝者之言。夫人固得與之辯是非。儒者之論。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吾則曰。言之而當理。雖非儒而可遵。言之而涉誣。雖果儒而可辯。愈不明吾道一貫之理。可不明而辯之。使其言之誤後世乎。愈之言曰。佛者夷狄之一法。彼徒見佛法來自西域。遂從而夷之。殊不知佛生於天竺。而五天竺。爲南閩浮提之正中。是佛家固以彼爲中也。後漢書曰。佛道神化與自身毒。其國則殷乎中上玉燭和氣。是儒家亦以彼爲中也。由是知此固一中國也。反彼亦一中國也。而謂之夷可乎。天地之大無窮盡。列子曰。無極復無極。無盡復無盡。是知其無極無盡者。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閼浮提者。八萬四千所。而在今中華者。僅一十九所。則中華在閼浮提內。豈不猶稊米之在太倉乎。何以知此果爲中而彼果非中乎。愈之見但知四海九州之內爲中國。四海九州之外爲四夷。外此更無去處矣。豈知四夷之外復有非夷者哉。愈之見坐井觀天之見也。不然北史所載大秦國者。去幽州數萬里。而居諸夷之外。其國衣冠禮樂制度文章與中華同一殷盛。故號曰大秦。而與大漢同。由是觀之。則四夷之外固有中國。而漢書以身毒爲中國。信不誣也。井甃不足以語海。固非愈之所能知也。

欲知前世因。今生享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以是知。今世之脩短。原於前世之善惡。而今世之善惡。又所以基後世之脩短。享國之久者。前世之善爲之。運祚之促者。前世之惡爲之也。豈可徒以目前論之。又豈有佛無佛之所至哉。孔子言。仁者壽。則是仁者必長年。不仁者必折夭也。然克己復禮。回可謂仁矣。而回反夭。勝人之肝。跖可謂不仁也。而跖反壽。豈可謂孔子之說無驗而不從其教乎。洪範以皇極五福六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道之主。惟皇作極。二君宜無愧矣。而孝文在位纔二十三年。年止四十七。孝景在位纔十六載。年止四十八。其曆數皆未及一世。其享年皆未及下壽。豈可謂洪範之說誣而火其書矣。惟證之以因果之說。稽之以三世之久。則可以釋然無疑矣。如必曰無佛而壽永。則舜禹在位固皆至百年也。唐武宗滅佛者也。胡爲在位僅六年。而壽止三十三乎。如必曰有佛而年夭。則漢明享國纔十八年也。梁武帝奉佛者也。胡爲在位四十八年。而壽至八十六乎。

愈又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彼時見上古以來惟有儒教。而今之釋教似爲贅疣耳。殊不知。釋氏設教非與儒教相背馳。故釋氏化人。亦與儒者無差等。儒者闡詩書禮義之教。而輔之以刑政威福之權。不過欲天下遷善而遠罪耳。然固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懲。耳提面命而終不率教者。及聞

佛說爲善有福爲惡有罪。則莫不捨惡而趨於善。是佛者之教。亦何殊於儒者之教哉。宋文帝謂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有理。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尚之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億千則善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唐李節送沙門疏言序曰。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淺陋可得而安矣。世降俗偷。不有釋氏以化其心。則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阡陌之人將紛然而群起矣。呂夏卿得入師經曰。小人不畏刑獄而畏地獄。若使天下之人無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無侵陵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由是觀之。則釋教之有裨於世教也大矣。又何惡於教之三乎。

愈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秦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謂釋氏之徒不耕而食。致民之窮且盜也。抑不思世之輕耕而食者。豈獨釋氏之徒哉。公孫丑問孟子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兄。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此。今之以佛爲師者。默則誠語則善。所到勸人抽惡而趨善。其入以此相化克己齋戒。好生止殺稱誦佛經。懷心改行爲仁爲慈。爲孝爲廉爲恭爲順。蓋日有遷善而不自知者。則不素餐兮。亦孰大於是哉。彼民之窮且盜又何關於釋氏哉。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罕。傳曰。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民之窮也。若此時中國無佛也。書曰。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傳曰。盜不可詰絕。又不能止民之盜也。若此時則中國無佛也。太宗貞觀之間。釋氏之教殊盛。僧尼不勝其數也。食用不勝其廣也。而外不閉旅不齋。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明皇開元之際。釋氏之徒愈繁。僧尼不減於貞觀也。食用不減於貞觀也。天下富強。攘盜松絕。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是知民窮且盜。決非釋氏之所致明矣。如必曰有佛而民窮。則無佛之時成湯何必思困窮。如必曰有佛而民盜。則無佛之時季康子何必思盜哉。孔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干出家者繁哉。

愈又曰。棄而君臣去而父子。蓋指出家者而言也。抑不思子陵傲光武而耕富春。歐陽公稱其爲聖之清。未嘗曰棄而君臣也。太伯捨太王而逃刑。孔子美其爲德之至。未嘗曰去而父子也。以是比之。佛何過哉。況割愛出家。非特獨善其身。證果成道。將以普度一切。法華經云。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而況於君臣父子哉。故常人之於君。反不過極其敬順。而釋氏之於君父。則能誘之以正法。常人之於子弟。不過致其慈愛。而釋氏之於子弟。則能化之以正道。妙莊嚴王者。藥王之君父也。自藥王出家。而妙莊嚴王亦出家。因得授記而成佛道。羅睺羅者。釋家之長子也。自釋迦出家。而羅睺羅亦出家。因得證密行而授記。由是觀之。出家者何負於君臣父子哉。又況常人之心有親疎。而佛心則無親疎。常人之心有限量。而佛心則無限。其常人知有己之君父爾。而佛則無爾。故圓覺經曰。觀彼怨家如己父母。常人知有己之子孫爾。而佛無差等。故華嚴經曰。等觀衆生猶如一子。是心也。豈愈之所能識哉。

愈又曰。禁而相生養之道。豈不曰娶婦嫁女所以生育子孫。佛戒女色。所以禁其生養。殊不知。釋氏制戒自有頓漸。曷嘗使人人爲曠夫。箇箇爲怨女哉。爲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爲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淫。離非梵行者永斷淫慾也。離邪淫者不犯他人妻女也。般若經曰。菩薩斷欲出家修行梵行。能得菩提。楞嚴經曰。淫心不除。塵不可出。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成其飯。離經多劫祇名熱沙。此爲修菩薩戒者言也。生天十善經云。盡形不邪淫。是故得生天上。毘婆沙論云。若制其自妻。則國王宰官長者不能棄捨自妻室故。佛惟立離犯他妻。此爲持優婆塞戒者言也。只儒家設教。戒之在色。亦所以戒女色也。而非戒人娶妻也。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則曰夫婦有別。家人盡卦義在正家。則曰夫夫婦婦。美化行乎江漢。則漢上游女不可求思。關雎應於麟趾。則袁世公子無犯非禮。是皆無犯他人妻女之謂也。是即

釋氏不淫邪之戒也。故維摩居士亦有妻子常懷遠離。楞嚴經云。於己妻妾未能遠離者。得生天福。易嘗禁其生養之道哉。

愈又曰。何有去聖人之遺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觀愈此言。則愈之不識佛也亦甚矣。蓋佛之教人與人之學。佛豈徒在於區區之福利哉。佛以一大事因緣故而出現於世。吾儕亦以一大事因緣故而歸向於佛。佛所護者依而行之。佛所戒者遵而守之。由權而實由漸而頓。蓋期以誠心見性超脫生死而至於佛也。福利云乎哉。故自佛之五乘論之。人乘者謂能持五戒。則其福報可以爲人。天乘者謂能修十善。則其福報可以生天。斯二乘者以福利言可也。若夫後之三乘。則當以理觀。不可以福言矣。三乘之理固未易言。姑自其粗述言之。則聲聞圓覺猶不過爲止息之地。必至於佛菩薩之地。而後爲理之極也。前輩曰。佛者極也。謂天下萬善萬理。至佛而極也。今之學佛者。蓋求以詣其極也。福利云乎哉。宋晦菴之論佛也曰。以其有寂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賢者好之。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智者悅之。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世之傭奴僇婢。竊盜賊亦匍匐而歸之。若愈之所謂福利者。正晦菴所謂傭奴僇婢竊盜賊亦歸之者也。愈之不識佛也如此。而乃果於誇佛。正猶越犬不識雪而吠。獨犬不識日而吠也哉。

三教平心論卷上

三教平心論卷下

靜齋學士劉謐撰

愈又曰。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蓋以佛身之舍利。而比凡庶之朽骨。何其無忌憚。一至此哉。淫繁經曰。爾時世尊。以大悲力從心胸中火湧指外。漸漸闍維碎金體成舍利。以是知佛骨者。佛之舍利也。吳孫權亦烏四年。康居國三藏康僧會至金陵。詔至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於是齋潔懇求至三七日間。鎗然有聲。起視瓶中五色錯發。權與公卿黎庶聚觀曰。希世之瑞也。使力士鎚之而碎。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其地曰佛陀里。又秀州精嚴院有一舍利。一日行道一日入定。行道者旋轉不息。入定者寂然不動。嵩禪師作行道舍利記。蓋以其道之驗也。九流百家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謂佛不足與其聖賢較。及其死也不數日而形腐。不百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恍惚。豈其道亦有未臻於佛者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有無端而至者。發光而並日月者。不可聞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晝夜振之而不息。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而敬之。則金鑲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然則舍利之神奇若此。而之以比凡骨可乎。列子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故雖褒稱

嘉美以爲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俱不免乎。腥臊臭穢與草木同腐也。其能若佛骨之更數千載而神奇特異。與世爲祥爲福者耶。

愈又曰。乞以此骨付之水火。然後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夫不誠佛爲大聖人。何其顛倒錯亂。一至此哉。張無盡問大慧禪師曰。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堯王帝釋。有優劣否。公曰。堯舜禹湯豈可比堯王帝釋。師曰。佛以堯王帝釋爲凡夫。餘可知矣。公乃擊節以爲高論。由是觀之。則堯舜禹湯不及堯王帝釋遠矣。而堯釋猶爲凡夫。自堯舜禹湯至于文武周公孔子。儒家皆以聖稱也。彼伯夷伊尹柳下惠。各以一善自著者。亦謂之聖也。而群聖之中必有最大者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是孔子者儒家之大聖人也。然佛又聖中之聖也。謂子不信。則請以前所紀佛氏之極功觀之。佛則自修因於億劫。而證果於今生。六度萬行罔不齊修。恒沙功德皆悉圓滿。列子援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范蔚宗著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靈之所挺生。或人問佛於文中子。答之以聖人。玄奘譯經。而唐太宗名之以聖教。本朝太宗皇帝賜天竺三藏法師天竺經序號曰三藏聖教序。有曰。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真宗皇帝賜天竺明教大師法賢譯經序而號曰繼聖教序。有曰。龍宮之聖藻惟新。鸞嶺之慈猷

仰敬。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裴休曰：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思議事。然而觀之。則世之所謂聖人者。孰有過於佛哉。彼不信佛而謗佛者。生為愚人死為愚鬼。捨身受身愈趨愈下。善擇術者果如是乎。

愈又曰：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又曰：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蓋謂憲宗為佛所惑。而又因以惑衆也。愈又不思其哉。孔子曰：智者不惑。謂天下之可惑者皆愚者也。智者既明且哲。洞屬是非。凡所作爲必真見其理之可爲而後爲之。斷斷乎不爲事物所惑矣。故以愚人而奉佛。謂之受惑可也。以明主而奉佛。謂之受惑不可也。若憲宗者。聰明果決得於天性。是豈愚者。豈是易惑者乎。非特憲宗爲然也。唐世主如太宗之聰明英武。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而其篤信佛教。始終如一。觀其胤宏福寺也。則曰：專爲崇穆太后追福。言發涕零。躬自制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及玄奘法師之譯經也。則爲之序。而名之曰御製三藏聖教序。覽菩薩藏經序。愛其詞旨微妙也。則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序。虞世南之卒。而夢其進諫言如平生也。則即其家齋僧造像。以資冥福。念建義兵以來殞身以行陣者莫之極也。則普爲義士兒徒建寺刹。享太平之後。念手誅千餘人者。不及見也。則以御服施僧而求薦擢。蓋太宗之聰明。遠過於憲宗也。而太宗之奉佛。尤不止如憲宗之迎骨也。是豈爲佛所惑乎。使太宗果愚而受惑。則當時房杜王魏直言無隱。胡爲不諫其奉

佛乎。不惟不諫其奉佛也。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命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登京兆玄瑒。其欽崇歸向之心。君臣同一德。又不惟房杜二公爲然也。宋璟剛介爲唐朝第一。則以佛法師師於曇一。裴晉公以身繫天下安危。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針。抱大節忠於國家死而不變者。孰若顏魯公。則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陵。輕名利少緣飾。純孝而清正者。孰若天魯山。則以母亡而刺血書佛經數千言。至於張說撰心經之序。孟簡結塵外之交。杜鴻漸參無住之禮。權德輿著草衣之記。彼諸賢聖。皆表表然不世出者。使佛教果能惑人。亦安能惑如是之聖賢耶。以是知唐之君臣。決非受惑。而愈之惑亦甚矣。雖然愈之惑不足論也。而其惑天下後世。則非細故也。蓋愈以儒自負。經生學士視之如太山北斗。愈之所是從而是之。愈之所非從而非之。誰復詳審諦察。而考其所以操履者。則何如哉。吾嘗因其遺文考其操履。乃知愈光範三書。求售於時宰。何其急於富貴乎。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仁以待取。其待而不求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重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難進易退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高。愈之嗜進一至於此。則於道義掃地矣。愈之書欲朝廷因己之爵祿。以誘至天下之道才。殊不知天下之士固有不限獲於賤賤。不充溢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義如尹傳之

流者。非幣帛之聘貨像之求。不輕其身以爲世用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則愈之操履蓋可知矣。及于頔之相也。愈之上書以媚之。考之唐史。頔則屈強犯命有擅取鄆州之逆。廣募戰士。有專據漢南之心。教舞八份。聲態雄侈。有窺覷僭竊之意。天子謂其深懷奸謀。王彥威謂其得全腰領爲幸。則頔乃少誠元濟之流亞也。愈乃誦詠讚美。稱其有聖賢之言行。稱其有德。而且有言擬之以商書之灝灝。周書之噩噩。則愈之諛佞不亦甚乎。昔宇文士及譽太宗。而太宗斥其佞。山人范知璿譽宋璟。而宋璟責其諛。以太宗之聰明英武宋璟之剛正方大。一子譽之。良不爲過。而猶不能免佞諛之謂。況子頔之陰蓄異志近助朝廷。而愈乃極口譽之。則愈之佞且諛也如此。巧言令色孔子恥之。諛諂則諛孟子戒之。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

潮陽一斥。周管惴惴遽奉書天子。而諷其封禪。意在貢諛於朝廷。而冀脫其遷謫。抑不思封禪之說不出於二帝三王之書。而叔建於秦皇漢武之世。故倪寬封禪議曰：薦享之禮不著於經。則封禪之不經。不待識者而後知矣。愈平生自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導。而善斥百家不經之說。胡爲讒譴廢黜遽自衰謬。即以秦皇漢武不經之事。諛其君哉。當太平極治之時。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況藩鎮初平之後。正宜恭儉節用之不暇。而可

尊以侈靡乎。在都俞癯歌之列。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況既蒙譴謫之際。正宜闔門待罪之不暇。又可出位而有言乎。方士毛仙翁者。挾左道以亂政者也。愈方仰鬱於斥逐。而仙翁執之以告兆。於是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且曰。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即掃室果矣。況一日歡笑。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愈何爲易於動搖如此乎。愈誠佛爲異端。乃低首下心鞠躬屏氣。以見事仙翁異人。甚矣其無定守也。

黃陵二妃廟者。不在祀典之神也。愈斥潮陽而過洞庭。遂禱二妃以求脫禍。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具禮以祀之。爲書以誌之。夫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爲同邪。求福如此乎。愈誠佛爲夷鬼。乃仙仙倪倪。搖尾乞憐於婦人之鬼。甚矣其不知恥也。士君子素忠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愈幾遭謫。卽顛沛擾亂抑鬱悲懷。既以封禪禍天子。又以吉凶求仙翁。又以禍亂禱二妃。則愈豈守道不變者乎。故當時大顛謂愈曰。予知死生禍福蓋係乎天。彼黃陵豈能福汝耶。主上繼天寶之後。奸臣負國而討之。糧餉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乎。而瘡痍未瘳。子乃欲封禪告功以驕動天下。而屬意在予子之欲婦。子奚忍於是耶。且以窮自亂而祭女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己。是不知仁也。強言以顯之。言見於退之別傳所紀者如此。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

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愈之光範三書以自售是也。既得之患失之。愈之陷事于順以收容是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愈之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是也。愈之操履若此。雖其文章高天下。何足道乎。周子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爲能者。藝爲而已矣。由是言之。則愈與奕等皆藝者耳。孰謂愈得爲儒哉。況愈之爲文。尤不能無可議者。原道之作。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又。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抑不思無極而太極斯其所謂道也。斯時也安有所謂愛之博行之宜者也。愛之博行之宜。無非斯道之流行發見也。而愈乃謂道曰博愛行宜而出。母乃顛倒之甚乎。愈之不知道也如此。

處州孔子廟碑之作。謂社稷不屈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座。抑不思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爲尊。惟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乃其屋耳。愈乃以社稷無屋不如孔子有屋之榮。母乃悖理之甚乎。愈之不知經也如此。

原道謂堯舜禹湯以道相傳是矣。禹沒四百年。而湯始生。謂湯接禹之傳可也。愈乃謂禹以是傳之湯。湯沒六百年。而文武始出。謂文武接湯之傳可也。愈乃謂湯以是傳之文武。豈有既沒數百年而能以道傳人者乎。曰可死不得其傳。愈亦知死則不能傳道矣。何爲既死之禹湯。乃能傳道於後世哉。愈之不知道也又如此。

與馮宿書。自北揚子爲太玄時。且謂勝老子。

又引侯芭之論。謂玄勝周易。夫老子五千言。固非楊子所能及。至於易則更。數聖人而後爲全經。雖孔子之聖猶謂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太過。而愈乃謂不及揚子之太玄。何其謬哉。楊子作太玄以擬易。昔人謂其如吳楚僭號以稱王。擬易猶不免乎僭。而謂其勝易可乎。愈之不知經也又如此。

唐人黃璞論歐陽詹。謂其以一倡婦一慟而死。而譏其不孝。愈作歐陽詹哀辭。乃稱其事父母盡孝仁於妻子。夫舉其所可毀。則其言之矯誣也甚矣。作諫臣論。譏陽城非有道之士。及城守道州。而愈送太學生何堅還道州。又賢城所治。爲有道之士。比之黃霸治潁州。夫前毀而後可以譽。則予言之反覆亦甚矣。

原道謂老子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其師說乃謂孔子師老聃。審如是則孔子之道。乃出於老氏之道。亦可謂之道其所道也。與孟簡書謂。群聖之道大壞。其禍出於楊墨。其讀墨子乃謂。孔墨相爲用。審如是則孔子之道。本同乎墨子之道。亦可謂之壞群聖之道也。夫老也墨也。異端之道也。愈既詆排之矣。而乃指孔子以爲老。又指孔子以爲墨。不亦叛孔子之甚乎。學孔子而叛孔子。猶陳相之背師蓬蒙之射羿也。後世經生學士。以愈詆佛爲可敬。則愈之叛孔子亦可敬乎。抑愈雖詆佛。而又取於佛。其交大顛也。則取其聰明識道理。其送高閑也。則取其一生死解外膠。其作馬彘行狀也。則取其刺血寫佛經。且詆

之而且取之。既非之而又是之愈可謂不常其德者矣。蓋愈之中心。初無定見。是非取捨莫知適從。故肆口所言隨時遷就前不顧後後不顧前。而不復慮其遠莫於萬世也。識者於此母以私心論。母以愛憎之心論。試平其心而評之。則愈之爲人也。果君子乎抑小人乎。果儒者乎抑非真儒乎。

當是時。韓柳俱以文鳴。韓則詆佛。柳則學佛。觀子厚贈重巽法師序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且由儒而通者。鄭中書孟常州連中丞。以中丞之辨博。常州之敏達。中書之清直嚴重。且猶崇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

其送文暢上人序曰。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方向。至於途臻上人序。送舉上人序。送益上人序。製南嶽大明律師碑。製六祖賜諡碑。製南嶽彌陀和尚碑。作法證律師塔碑。作永州淨土院記。作柳大雲寺記。無非闡明佛法開示冥愚。故東坡過曹溪而題曰。釋教譯于中國。必托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子厚南遷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之。然則子厚之碑於佛教如此。宜東坡喜稱而樂道之也。然儒家不滿於子厚者。以其失節於王叔文耳。斯固子厚之失。而深求子厚之心。亦下惠不差汚君之意。初非附權勢而變富貴也。觀其永州之斥。

怡然自得。所謂請封禪求仙翁。二妃之事。

未嘗有焉。則其安恬處順。亦可見矣。及起爲柳州刺史。而友人劉禹錫得播州。子厚曰。播非人所居。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請以柳易播。雖禹錫得改連州。不待以柳播相易。然即此一念其賢於愈之患失者。豈不猶伯夷之於盜跖乎。深求韓柳之爲人。大概韓嗜進。而柳安靜。韓奔競而柳恬退。故子厚送浩初上人序曰。儒者韓退之嘗病予嗜浮圖。予以爲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其賢於逐逐然。惟印組是務者亦遠矣。妙哉子厚之言。深中愈之膏肓也。又曰。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又曰。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右而不知繩玉也。又曰。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詳觀子厚之言。則韓柳之見。豈不天淵也哉。後世經生學士。不及詳考韓之是非。而徒欲微韓之詆佛。歐陽文忠公今之韓愈也。舊唐書謂。愈性慢忤。當時達官皆薄其爲人。而公則喜其撻斥佛老。乃隱其惡著其善。而稱其佐佑六經。太宗濟世安民。爲不出世之君。公則惡其復立浮圖。乃掩其長責其短。而指爲中才之主。凡唐人歸向大乘教。而欽從敬信者。公則極其貶斥。其名卿賢大夫多與禪相遊。有機緣事跡。者公則憤憤而去而不書。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抑不思。謹庫。

序以設教。而羊質虎皮。鳳鳴鸞鶴者。滔滔皆是也。及聞作善受天堂之報。則善心不期而自生。譚禮樂以陶民。而口筆尹其身心管商者。比比皆然也。及聞作惡受地獄之苦。則惡心不期而自革。孝宗原道辨曰。佛立五戒。曰不殺不盜不婬不妄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婬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仲尼之道。夫何遠之有。由是言之。則佛氏之教。豈劣於詩書雅頌哉。

又曰。其言荒茫漫漶。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抑不思。言劫數之長遠。是佛之見。通達過去未來。無有限礙。非若儒者據書契之紀載。僅知數千百年之事而止也。言世界之廣大。是佛之見。洞燭虛空法界。無有邊際。非若儒者按職方以考驗。僅知中國四夷之事而止也。無盡護法論曰。人有極聰明者。有極愚魯者。聰明者。於上古興亡之跡。六經子史之論。皆能知之。彼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爲誕乎。由是言之。則佛氏之說。豈可謂之不驗無實哉。

又曰。憲宗幸福得禍。抑不思。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儒言天命。佛言定業。蓋不可逃之數也。豈日前善惡爲之哉。蓋斷壽終而子路醢。非儒教之無驗也。又曰。佛爲中國大患。抑不思。儒固化中國以善。佛豈教中國以惡。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皆不可誣之理也。夫亦何患之有哉。天人歸向而鬼神欽。必有大利益於彼也。大概公之詆佛。乃師於愈而公踐履亦師於愈。大庭唱第抗聲祈恩。

即愈之上三書也。首唱濫議頗喧物論。即愈之請禪也。老而悲傷。雖焉憂願。張無盡謂觀修之書尺。課課以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無所容。視愈之不達天命求仙禪神。同一見趣也。所修唐書。瑜不掩瑕。張無盡謂其臆說褒貶。而爲吳縝。糾其繆者二百餘條。視愈之肆筆成文。頗多繆論同一意識也。慷慨激烈排斥佛教。至於晚年乃以居士自號。其後視韓愈別傳乃之跋曰。余官鄆郡有以退之別傳相示者。反覆論誦。乃知大願蓋非常人。余嘗患浮圖氏之盛。而嘉退之之說。及觀大願之言。乃知子厚不爲過也。夫既排釋氏。而又取釋氏。視愈之交大願。遂高閣稱馬彘。回一趨向也。道同志合。有如此者。謂之今之韓愈信矣。

自公師愈。而諸儒競師愈。程明道曰。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抑不思。釋氏六波羅蜜。皆下學上達之說。禪波羅蜜。謂由禪定以到彼岸也。禪定則是下學。到彼岸則是上達矣。檀波羅蜜。謂由布施以到彼岸也。布施則是下學。到彼岸則是上達矣。他如精進持戒忍辱智慧。而到彼岸。則上達矣。故解脫了義經云。學有六事。所謂六波羅蜜。施戒忍是增上戒學。禪定是增上心學。般若增上慧學。又四弘願曰。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無非由下學而至達者。謂之無下學可乎。

朱晦菴曰。釋氏自以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實不識心性。抑不思。首楞嚴一經乃心性

之還學。其言曰。前塵虛妄惑汝真性。又曰。遺失本妙。則妙明心寶明妙性。所以破妄心也。又曰。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汝真心。又曰。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所以明真心也。又曰。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所以明此心之周遍無外也。又曰。各各自知心遍十方。一切世間有所諸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所以證虛空妙心。而入佛境界也。謂之不識心性可乎。

張橫渠不信輪迴之說。謂佛言。有識之死。受生輪迴。爲未之思。此即莊子息我以死之見也。意謂。死則休息。更無餘事矣。殊不知。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四生六道。隨業受報。而謂之無輪迴可乎。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爐入宮內。欲托生王宮。覺而後宮生子。釋幼即病。目醫療不効。竟眇一目。是爲元帝。名臣言行錄載。范祖禹將生。其母夢。一偉丈夫立于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名祖禹。以鄧禹內行淳備。遂字之曰淳夫。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因有輪迴之說矣。乃以釋氏輪迴之說爲非。何其不察之也。程明道不信地獄之說。謂佛爲下根者設此僞教。怖令爲善。此即小人以小惡爲無傷之見也。意謂。生作過惡。既死。誰復治哉。殊不知。天地神明。昭布森列。賞善罰惡。如影隨形。而謂之無地獄可乎。隋史載。開皇中大府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於冥間見周武帝受罪。帝謂文昌曰。既還家鄉。爲吾向隋皇帝說。吾滅佛

法罪重。爲營功德。俾出地獄。文昌奏其事。文帝遂勅天下僧尼。爲周武帝誦金剛經。名臣言行錄載。王荊公子名雋。所爲不善。凡荆公悖理傷道之事。多出於雋。及雋死。後荆公彷彿見雋。荷鍤枷立于門側。於是捨所居之半山爲鍾山寺。爲其追冥福。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爲無有。何其未及思也。

張橫渠曰。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抑不思。莊子曰。四海在天地間。猶粟空在大澤中。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太倉。非塵芥而何。白樂天曰。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門外好張羅。莫笑賤貧誇富貴。共成枯骨兩如何。非夢幻而何。橫渠目不悟此。豈可謂悟之者爲非是乎。程明道曰。釋氏要說去根塵。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抑不思。大慧禪師曰。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猛虎尚可迴避。心意識無備迴避處。則學道者安可累於根塵哉。六祖大師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悟道者曷嘗累於根塵哉。明道自不了此。豈可謂天下無此理乎。

張橫渠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夫橫渠以實際爲誠可也。而謂其誠而惡明。則未之思也。楞嚴曰。明極卽如來。淨極光通達。法華經曰。普明照世間。明了心決定。惡明者。果能如是乎。溫公曰。其妙者不能出吾宗。其妄者吾不信。妙處在無我。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夫溫公

以無我爲妙可也。而不信天堂地獄。則未之思也。

劉元城曰。凡人耳目所不及。安可知其無有。列禦寇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不信果爲知理乎。

橫渠曰。釋氏誣天地爲幻妄。何不觀赤壁賦曰。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不能以一瞬。則天地之終。窮固出於蘇東坡之說也。豈獨釋氏有是言哉。

明道曰。謂釋氏實是愛身放捨不得。何不觀五代史曰。佛於頭目手足皆以施人。則佛不愛身。固出於歐陽公之筆也。豈獨佛書有是說哉。

伊川曰。昔之惑人也。乘其愚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抑不思。智者觀於未形。愚者暗於成事。既曰高明。而復謂其受惑。可乎。

明道曰。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禍害甚於楊墨之害。抑不思。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既曰近理。而復謂其爲害。可乎。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伊川答曰。任他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足。一齊差却。夫伊川不能明指其何處差。何處不足。而徒泛言其差與不足。豈天下之公論乎。夫不能指其何處差。是終不見其有差處也。不能指其何處不足。且終不見其不足處也。直欲以愛憎之心。而誣之曰差。誣之曰不足。天下後世。豈無根之語所能欺哉。至於晦菴指其實見之差。謂釋氏之學正謂惡此理之充塞。

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服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無理之時以自肆。殊不知。釋氏非厭惡此理。而欲無此理也。正以世有二障。曰事障。曰理障。不特事能障吾之心。而理亦能障吾之心。圓覺經曰。若諸衆生。先除事障。未除理障。但能悟入聲聞緣覺。未能顯住菩薩境界。正此意也。故學佛者。不明此理。固無以識心性之真。而執滯此理。亦未免爲心性之礙。是以勉強力行之初。固當研窮此理。從容中道之後。則不可執滯此理。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不特釋教如此。而儒教亦如此。只如周文王。不大聲不長夏。則是除事障也。至於不識不知。則理障除矣。顏氏不遷怒。不貳過。則是除事障也。至於如愚坐忘。則理障除矣。文王聖人也。顏子幾聖也。固能不爲理所障。若分量未至於聖。則只能改過遷善。以除事障。安能不思不勉。以除理障哉。晦菴分量遠未到此。所以徒欲執滯此理。而謂釋氏不合厭惡此理。且指爲實見之差。識者觀之。則知差不在釋氏。而在晦菴也。嗟夫。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履而昇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彌遠。而後進向之所觀未盡也。所觀未盡。而輕議論辭窮理屈。則寂無容聲。明道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明道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窮也。晦菴曰。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說所及者。是乃過乎中正。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晦菴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及也。

所能及也。夫釋氏之說。既非儒者所能窮。亦非儒者所能及。孰謂其可毀哉。韓愈毀之。不知佛者也。先儒毀之。微韓愈者也。嘗於韓愈別傳。見其與大顛答問甚詳。愈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安得而不斥之。大顛曰。計子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愈曰。吾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其不道先王之法言也。且子無乃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是姜婦也。昔者舜館畜吠犬焉。旦暮所見者惟舜。一日堯過舜館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正以常所見者惟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嘗以孔子爲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怪之。是舜犬之見也。女子之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毋違夫子。故婦人在室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從子。終其身。惟他人是從。是姜婦之道也。今聞人以爲非。遂從而非之。乃姜婦之見也。由是言之。愈之毀佛舜犬也。微愈而毀佛者。非姜婦乎。爲舜犬爲姜婦。無非見聞不廣而然耳。

漢有牟子者。嘗著書辨明佛教。名曰理惑。其說曰。吾非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吾未解佛經之時。誦五經之文。以爲天下之理盡在於是。既觀佛經之說。回視五經。猶臨天井而窺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也。又曰。少所見多所怪。視路駝言馬腫背。然則今之毀佛教者。豈

怪。視路駝言馬腫背。然則今之毀佛教者。豈

非觀駱駝言馬腫背乎。識者於此蓋亦詳觀
諦察較短量長而思之。曰我之教果優於彼
乎。抑劣於彼乎。彼之道果劣於我乎。抑優於
我乎。佛之神通妙用所不必論。始以其徒之
至中國者觀之。明皇間一行以國祚。一行曰
變與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其後明皇以祿
山之變而幸蜀。唐祚終於昭宗。而昭宗初封
吉王。悉如一行之說。儒家以聰明睿智爲至
聖。果能有此先見乎。舉是說與儒教者言。彼
必曰。吾儒家不貴此也。抑不思。記曰。至誠
之道可以前知。非不貴此也。特口能道此。而
見不能至此也。大耳三藏法師得他心通。忠
國師試之曰。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
曰。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忠又問。老僧卽今
在什麼處。藏曰。在西川看競渡。儒家自堯舜
迄孔孟。果能有此默識乎。舉是說與儒教者言。
彼必曰。吾儒家不尚此也。抑不思。詩曰。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非不尚此也。特口能道此。
而識不至此也。

至於達磨大師既葬之後。而以肉身西歸。萬
回大士一日之間。而能往返萬里。者域以一
身。而同時應百家之供。圓澤於一世。而悉能
知三生之事。羅漢作禮仰山寂。嶽神受戒於
嵩岳珪。曇始劍所不傷。寒山隱入石壁生死
去來惟意所適。神通變化不可測量。是雖佛
教之糟粕。初非宗門之所尙。然自餘教觀之。
終未有如是之奇踪異軌。見既未能及此而
欲輕議佛教。不知其果何說也。若曰。因果之
說不足信也。則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儒家
固以因果教人也。豈謂敬不足行。謂暴爲無
傷者。反爲知道乎。若曰。齋潔之說不足取也。
則不如筆者。孔子以爲祭祀之齋。致齋三日
者。禮記以爲清明之德。儒家固以齋潔教人
也。豈垂肉爲林日食萬錢者。反爲美事乎。若
曰。殺生之戒非是。則成湯之祝網。趙盾子之
放生。皆是意也。齊宣不忍一牛。孟子謂之仁
術。宋庠救諸螻蟻。君子以爲美談。儒家易嘗
不以護生爲盛德之事哉。若曰。飲酒之戒非
是。則大禹之惡旨酒。光武之不飲酒。皆是意
也。沈亂於酒。所以干先王之誅。醉而號呶。
所以致賓筵之刺。儒家易嘗不以沈湎爲召
禍之本哉。若曰。盜取之戒非儒家之所尙。則
伊尹所謂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
諸人。東坡所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
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果何說也。若曰。妄
語之戒非儒家之所急。則司馬溫公至誠之
學。自不妄語。始又其作資治通鑑。謂秦孝公
不廢移木之賞。齊威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
公不食伐原之利。是果何意也。若曰。邪淫之
戒爲臆說。則美反正刺淫洩見於聲。詩之所
詠。是儒家未嘗縱人邪淫也。若曰。布施之說
爲狂言。則賜貧賤賑乏絕。見戴禮之所記。是
儒家未嘗禁人布施也。若曰。禪定非善道。則
知止而後有定。大學何爲取之。若曰。忍辱非
美事。則小不忍必亂大謀。論語何爲戒之。若
曰。惡口不必戒。則禮記何以曰。惡言不出於
口。若曰。嗔恚不必戒。則尙書何以曰。不啻不

敢含怒。若曰。兩舌之戒非急務。則爾無面
從退有後言。何以諄復於常舜之命。若曰。綺
語之戒爲迂闊。則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何以
見刺於小雅之章。若曰。貪欲無傷於事。則貪
人敗類。詩人何爲刺之。若曰。邪見無害於道。
則邪說誣民。孟子何爲闢之。若曰。毀其形繙
其服。非天下之中道。則泰伯斷髮文身。何
爲稱之有至德。若曰。不嫁娶不養育。絕人倫
之常道。則魯山終身不聚。何爲證之以文行
佛之大道遠理。固未易與俗人言。姑以其粗
述論之。不知何者爲可非。何者爲可毀乎。見
聞不廣而妄肆非毀。是不免爲舜大妻婦而已
矣。

牟子曰。吾之所褒。猶取塵埃以附嵩泰。收朝
露以益江湖。子之所謗。猶側一掌以翳日光。
舉土塊以塞河決。吾之所褒。不能使佛高。子
之所謗。不能令佛下。今之非毀者。亦何傷於
佛教哉。祇自速戾乎厥躬耳。張無盡曰。韓愈
謂。作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
懼而輕爲之。夫作史者。採撫人之實迹。設或
褒貶不公。尙有形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
人哉。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
悔。故法華經中載。謗法之罪至極至重。今人
只是謗佛。已種無量罪因。況佛以善道化人。
信佛者必爲善。不信佛者必爲惡。惡積則滅
身。身沒之後。罪報愈重。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逭。此之謂也。若曰。死則永滅不復有
知。則繫辭云。遊魂爲變。孝經云。以鬼享之。
左傳云。鬼猶求食。張睢陽云。死當爲厲鬼以

殺賊。則是既死之後。固有見聞覺知之性也。若曰。死雖有知。不復有罪。則書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鬼神害盈福謙。左傳曰。有淪此盟。明神殛之。莊子曰。爲不善於幽閑之中也。鬼得而誅之。則是冥冥之中。固有賞善罰惡之事也。世有發姦擿伏如神者。固不至縱有罪以長姦惡。況權衡予奪。真以神明司之乎。彼聰明正直。不可掩蔽也。不可欺罔也。不徇世人之私情。不畏陽間之權勢也。則有罪者。何以逃刑哉。

地獄之說。前既言之矣。至於死而變爲畜生。見於儒家之所紀者非一。鯀爲黃龍。彭生爲豕。載於左傳。褒姦爲龍。載於史記。趙王如意爲犬。載於前漢書。是中國未有佛教之前。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爲此說也。賈誼曰。忽然爲人。今何足誇博。化爲異物。今亦何足患。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背善趨惡。不免爲異類。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今日乘肥衣錦。異時銜錢負轡。今日操筆弄墨。他生戴角披毛。必然之理也。故佛以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爲人也。後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永斷生死。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衆生也。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者。世有大道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其聲勢。謗襲聖教。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大抵人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

甚易。世尊握土以示其徒。以爲輪迴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土。失人身者如閻浮之土。蓋謂爲善之時少。而謂爲惡之時多。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也豈不甚難哉。

白樂天自誨曰。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去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則其死也豈不甚易哉。以難得之生。而促之以易至之死。可以競競業業。晝夜惕息。爲解脫之計乎。佛以解脫法門示天下。凡有血氣心智之性者。皆可趨而入也。而唯根器不凡。智識超卓。得正知見。不墮邪見。能知之乎。備見元本。餘者不錄。

三教平心論卷下

No. 2118

折疑論叙

鄉貢進士白水屈蟠撰

法師。名子成。字彥美。號妙明。京兆霸陵人也。少時爲儒。壯而從釋。其性愛書史喜翰墨。樂遊學好著述。每與賢士大夫詩詞唱和。一聯一句落在叢席。人多傳之。如鸛鵲詩云。學得人言字字明。便能巧語爲通情。不知身在樊籠裏。猶向堂前弄舌輕。書寢云。夢魂不管擎書手。一峽南華隨枕邊。閑遊云。家家明月誰無分。處處青山我有緣。水心亭云。綠菱

青荷香滿池。環亭冷浸碧琉璃。高軒矮榻無纖暑。臥看清波浴鸞鷺。其長篇短偈。例皆如此。尤能洞明本宗佛法。予昔嘗與縣大夫張昂。請註心經。五日而成。萬一千言。辭理精當。不爲不多得。又嘗綴述本色法事文集。僅二百首。語句雄麗。旨意渾成。同袍得之。盡畜不出。抑爲難得。無意多傳。頃以兵火之亂。匿跡山林。嘗與來客問難詰折。事盡終始。遂錄成軸。名曰折疑論。首之以序問。終之以會名。凡二十篇。言簡而理當。文約而義豐。涵詠六經。略備諸子。每一篇之中。其引類證斷。決折疑。理甚明白。若非具三昧辯才。其孰能致於此乎。予與妙明爲不請友。其有年矣。大凡著作不我之憾。故於叙引母俟召而云。時辛卯中秋八日書。

折疑論叙終

折疑論卷第一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曲而斷之謂折。猶操不決之謂疑。評議難辨之謂論。此論因妙明子居山時。有客特請。請問以決所疑。妙明子引三教微言以答之。遂成是錄。故曰折疑。

敘問第一 叙者。叙其來因。問者問其所疑。妙明子答之。一者敘之始也。

妙明子 華州渭南縣洪福寺出家。遇魚巖老人祥公處得法。闡揚大乘經律論。大元至正間。詔封傳大藥戒賜紫闡大國師。

居石室 後歸終南山石室隱居。有客來謁。妙明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來。

直以空有不立二諦常存真無所立。妄本是空。

妙明曰不然此不說然

子況乎於

三身具清淨法身圓滿報身三類化身。三身既圓。故曰具也。

三智朗坐空智。法空智。俱空智。三智既明。故曰朗也。

三覺明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同具。故曰明也。

三德圓般若法身解脫

三常備凝然常。不斷常。化身常。卽法界。

三官化三身。三常既具。故曰備也。

不惡口。六不綺語。七不妄言。八不食飲。

惡卽成十等。故曰圓也。

滿十度右加持咒至終將滿定答蓋方似
大願。大力。大智。因此十度。故曰滿也。

超十地。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惠地。法雲地。超越十

地證等妙二
覺故曰超也。

具十身。善提身。願身。化身。力持身。相好身。威勢身。意生身。福德身。智身。備此十身。故曰具也。

備十方。是處非處力。知業力。三昧力。知根力。知欲力。知性力。至道力。宿命力。天眼力。無漏力。十力。

既完故曰廟也

明十智。一世信智。二法智。三類智。四苦智。五集智。六滅智。七道智。八他心智。九盡智。十無生智。十智。

然。故曰明也。

嚴十號

佛。十世尊也。威

方名爲弗總結上文意其上如

佛有三身。此約報化而言。以此約指報

法身則非子所聞也。若言法身之理。不

客曰：因飲罷，之客堅執固。洛陽則三月，目小當與子所聞，聽也。

客曰。臣欲聞之。要聽聞也。

妙明曰：「聞法身者，法身之妙。」

謂諸如來眞淨法界即法身之理

神明之本造化之根神也。造化之根者。即至聖神

乃諸佛之境界也

銷而鑄之。兩儀乃陰陽升降之理。卽一動一靜之法。亦如良工鑄物。必以鍼鋪錯鏈。作諸器皿。皆從方寸之間而成。

大而無外法身之理。包含天地。故曰無外。

曠而無端曠者昭明廣大之儀法身之理。

不肖生豈敢。冥暗深寂而無可等對者
萬象之以所生。萬象之類。皆

王晉之以所成而配合五行。宮土也。商金。角木。徵

生而無始本無所始

無始無終結上兩句。復引下辭。既無所始。亦無所終。

無兆無朕虛靈本體。無機微萌兆之朕。

無縱無廣。佛眞法身猶若虛空。豈有縱之南北。廣之東西。四方可說。疑淺。

無方無維。真空妙有。遍一切處。豈

無小無大。豈能大小之等量哉。
無目無生。法身之妙。無相。

無源無生本無生滅
妙體真空。

本來寂靜如故曰寂靜

自性涅槃。故曰自性涅槃。

非過去 然現現本無所

非未來 則見錄。郭子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

非現在 古德云。二世覺心。心不有。心不有。處安元無妄

非繫非離繫 此後重明法身之妙也。法身

非縛非解脫 既不着縛。亦不着解。亦

非苦非樂 何苦樂之所致哉。不著於不樂也

非不苦非不樂 亦不著於不苦。亦

非色非心 虛靈本覺。不屬於色。亦不屬於心。相也

非不色非不心 然雖如是。亦不著於不色。不心也

非理非事 不是理。不是事

非不理非不事 無不是理。無不是事

唯是一味 心佛共衆生。是三無差別。喻如海納百川。其味唯一

而非一味 亦不著於一味矣

遍一切處 法身猶如虛空。無處

而非一切處 遍一切處。亦不著

妙體常圓 眞常妙體。在凡不滅。在聖

而非常圓 亦不著於常圓

湛若虛空 法身之理。澄

而非虛空 亦不著於虛空

清淨無爲 清淨本然。本非作爲

而無不爲 法身常寂。爲度

有情無情 然則提有情。而不明理。理者無情也

平等共有 法身平等也

以如是等無量行相 喻無計行相

而非行相 雖用無量行相以喻

應正了知名法身佛 總結上文意。當如上文意

客曰。法身之義盡在此乎 法身義理。盡

妙明曰。抑未也 抑未盡也

夫法身者 此下復明

離四句絕百非 四句者。有句。無句。亦有句。亦無句。

動念則隔 動念則隔。動念則隔

強言則乖 強上聲。強言則不合理

脫聲塵 脫聲塵

離文字 離文字

而語默動靜皆不可得而親也 有言曰。無言

蓋以法身離言 離言亦非法身也

子願欲學達離不離言之道者乎 與不離言之妙

客曰。唯唯 唯唯

妙明曰。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論語。子貢曰。工欲

子能先學離不離言之方便乎 善巧易爲

客曰。唯命是聽 唯命是聽

妙明曰。欲達離不離言之道者 此下形容

當先觀一切法 欲學此道。應當觀察世

無實無虛 無實無虛

無我無彼 無我無彼

無垢無淨 本性寂然

黜聰明 去智曰黜。謂

墮支體 離四大支體

廓虛習 廓虛習

屏念慮 屏念慮

劈情卷慾 劈情卷慾

忘懷澄思 忘懷澄思

然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如耳。凡學道

身心混融 體智圓通 身心混融。體智圓通

直得貫疎親 亦不疎親

忘物我 忘物我

泯榮辱 泯榮辱

絕是非 絕是非

收視返聽 收視返聽

虛已冥真 虛已冥真

百骸出於口邊 百骸出於口邊

青草生於舌上 青草生於舌上

千聖喚不同頭 千聖喚不同頭

百鳥都無尋處 百鳥都無尋處

形同槁木 形同槁木

心若死灰 心若死灰

智閑遠水孤峯 智閑遠水孤峯

及也

之滿

其纖不可入其纖細微妙不可窮入也。

藥不必扁鵲之方。愈病者良

萬善殊途而同歸

然萬善為善者不同

百慮一致而為善

唯為一善也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

可之善也

泊有所成則同歸於

善治也

君子集衆善而輔其身

君子者成德之士也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而以其助

遺察指等一十八人

實經經於時

且二帝三王時殊代異隔而不修

仲尼伯陽審無受器

知而不傳

仲尼夫子也

諸子未達豈敢言也

夫如是奚二帝三王孔子老聃傳習記載之有

耶

厥後白馬經來

亦烏僧至

蘭騰道揚於明帝

滅佛帝命二教於白馬寺

僧會德被於孫權

隋文帝稽顙晏延

梁武帝投誠寶誌

李唐傾心玄奘

姚秦拜首羅什

齊主師崇上統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裴相了心於黃蘗

之甚耶客疑第二篇中

殆富子之說非實之然乎殆將也。客曰：子將豐高

實之然

妙明曰：不然其說

昔者伏羲蛇身伏義外傳曰：伏義

神農牛首神農外傳曰：神農

堯眉八彩堯外傳曰：堯眉有八彩彩色

舜日重瞳舜外傳曰：舜兩眼有重瞳

文王四乳文王外傳曰：周

周公背偃周公外傳曰：周公

阜陶馬喙阜陶外傳曰：陶音姚。喙許

夏禹虎鼻夏禹外傳曰：禹鼻如虎

而仲尼天賦淑德孔子外傳曰：仲尼孔子子。乃

共肩如堯。其日如舜。其背如禹。老子宿蘊異

質。生而皓首老子外傳曰：老子宿世蘊

老而童顏老子外傳曰：老子宿世蘊

耳漫而大。聾而無輪耳漫長大。而無

此皆異人之狀。何獨異佛之間耶如上所引。歷

常之相狀。何獨疑佛

是以聖人具非常之狀。而有非常之德觀夫聖

常人之相狀亦有

豈直與天下匹夫匹婦之爲類也豈特與普天之

而子所問可謂局矣如子之所問。可

論孝第七此篇全言爲

客曰：孝經以四事不毀爲德之本四事者：身

一身四體毛髮及其皮膚。皆是父母所生。不敬

論語以三事無違爲孝之先孟懿子問孝。子曰：無

孝於夫子。子曰：無違。謂不背於理也。樊遲曰：何謂

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故生事葬祀乃事親始終具矣。是以爲孝之先也

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以其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

可謂孝矣。今之沙門此云沙門。梵音沙門。

剃除鬚髮不守全軀。何違聖之不孝耶。妙明

曰：不然此

昔者泰伯被髮文身。可謂毀傷矣。而仲尼稱

其至德矣。其弟仲雍。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其弟季

文身孔子何不責其不孝。以釋其至德

豫讓漆身史記：豫讓晉人。先事范中行氏。後事智伯。

後伏劍而死趙襄子殺智伯。豫讓報讐。漆身為黥。吞炭

荆軻義死荆軻傳：荆軻齊人。之燕。燕太子

介子焚軀晉文公既即位。子推無爵。遂亡去之綿山。文

夷齊自餓。毀之至也。而六經子史。未聞譏

其不孝以泰伯豫讓荆軻子推夷齊等。皆自毀其身。而

何也日觀六經子史。未聞見責其不孝。反以至德而

孝之言順也從順父母之正

善事父母之爲孝惟善能事奉父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地未判。混沌乃一。元氣未

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既分天地之後。其孝塞乎天

罔不至夫。醇醇之孝罔也。醇厚也。人生天地

也罔。無有不至於醇厚之

萌乎無始故孝道發萌

親親之道。涉乎有爲上一親字是愛之義。下一親

涉乎於有字指父母言。故尊親之道。而

古者包犧氏之時。以無爲之道。化利天下史

而民質朴質朴敦厚

不知有出告反面之道。冬溫夏清之儀告吾親。

禮記云。出必告。註以知去處也。反必面。註回家見於親。

不敬使親之有憂也。冬則令暖。父母之枕席。夏則扇清枕

席之以涼。上古

豈能全三事之無違。四體之不毀者乎結上文。

而先聖後聖。無處言時民之弗孝也復結上文

史記不見定言時民之不孝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德者福慧仁慈之謂也

德者得也。謂得乎善美正大純一之稱。福者安享顯榮百

順之義。慧者性理明曉達之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慈

容於物

又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論語。有子所言

善惡含忍。謂之曰仁中庸：仁者人也。孟子曰：仁者

生者。好愛於其生物也。惡殺者。嫌惡也。見殺則不忍於

其殺物也。含忍爲仁者。蓋仁心積久而廣大。一切諸惡則

不能動其心。是謂含忍

如數罟不入於汚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孟子：數

非其時伐一木非孝也。非其時殺一獸非孝

而後其所輕急其所大者。發露請罪也。緩其所小者。急其所大者。發露請罪也。緩其所小者。

誰有智者。能損其所厚之生。而趣其所薄之利乎。趣。趨也。言誰能損其所厚之生。而趣其所薄之利乎。

孟子所謂好貨財私妻子者不孝也。而我沙門棄妻捐財。於是道也。可謂符合矣。奚反

以不孝而見責也。夫學佛者。了世道之浮脆。明時事之臧否。臧。善也。否。惡也。成德不貴謂之施謂。學佛者。了世道不貴不榮之事。然。

崇德履道。誠信崇德。去上聲。除也。履。踐也。若。

去惡立身。去。去上聲。除也。惡。惡也。若。

止暴慢以慈柔。止。止上聲。暴。暴也。慢。慢也。慈。慈也。柔。柔也。

制因讓以忍順。制。制上聲。因。因也。讓。讓也。忍。忍也。順。順也。

莫不使人御善慶以達無為。莫。莫也。御。御也。善。善也。慶。慶也。達。達也。無。無也。為。為也。

之。則無非使人進退也。之。則無非使人進退也。

憑福孝以超有漏。憑。憑也。福。福也。孝。孝也。超。超也。有。有也。漏。漏也。

近光祖彌。近。近也。光。光也。祖。祖也。彌。彌也。

遠歷苦提。遠。遠也。歷。歷也。苦。苦也。提。提也。

其福孝之大無逾此也。其。其也。福。福也。孝。孝也。大。大也。無。無也。逾。逾也。此。此也。

夫何惑哉。夫。夫也。何。何也。惑。惑也。哉。哉也。

在背夷齊不嗣。在。在也。背。背也。夷。夷也。齊。齊也。不。不也。嗣。嗣也。

而仲尼稱其賢。而。而也。仲。仲也。尼。尼也。稱。稱也。其。其也。賢。賢也。

未聞譏其非孝也。未。未也。聞。聞也。譏。譏也。其。其也。非。非也。孝。孝也。

尚物外之清虛。尚。尚也。物。物也。外。外也。之。之也。清。清也。虛。虛也。

趣不往不來之方。趣。趣也。不。不也。往。往也。不。不也。來。來也。之。之也。方。方也。

求無滅無生之理。求。求也。無。無也。滅。滅也。無。無也。生。生也。之。之也。理。理也。

方之夷齊巢許之道。方。方也。之。之也。夷。夷也。齊。齊也。巢。巢也。許。許也。之。之也。道。道也。

夫如是豈遠福孝之行也哉。夫。夫也。如。如也。是。是也。豈。豈也。遠。遠也。福。福也。孝。孝也。之。之也。行。行也。也。也。

折疑論卷第二

折疑論卷第三

金臺大慈恩寺西城師子比丘述註

評議第九此篇評議禮儀。客曰。黃帝垂衣而縵紳之服。備。天下也。故衣冠始治於黃帝。

素王制禮而曲躬之貌形焉。素。素也。王。王也。制。制也。禮。禮也。而。而也。曲。曲也。躬。躬也。之。之也。貌。貌也。形。形也。焉。焉也。

服為三德之初。服。服也。為。為也。三。三也。德。德也。之。之也。初。初也。

貌列五事之首。貌。貌也。列。列也。五。五也。事。事也。之。之也。首。首也。

子路遇難不忘結纓。子。子也。路。路也。遇。遇也。難。難也。不。不也。忘。忘也。結。結也。纓。纓也。

原憲雖貧不離華冕。原。原也。憲。憲也。雖。雖也。貧。貧也。不。不也。離。離也。華。華也。冕。冕也。

今之沙門。剃髮衣緇袍。今。今也。之。之也。沙。沙也。門。門也。剃。剃也。髮。髮也。衣。衣也。緇。緇也。袍。袍也。

外無跪起之儀。內絕溫恭之禮。外。外也。無。無也。跪。跪也。起。起也。之。之也。儀。儀也。內。內也。絕。絕也。溫。溫也。恭。恭也。之。之也。禮。禮也。

不違乎。不。不也。違。違也。乎。乎也。

妙明曰。甚矣子之不達也。妙。妙也。明。明也。曰。曰也。甚。甚也。矣。矣也。子。子也。之。之也。不。不也。達。達也。也。也。

古者蛇身虎鼻之君。牛首龍麟之聖。古。古也。者。者也。蛇。蛇也。身。身也。虎。虎也。鼻。鼻也。之。之也。君。君也。牛。牛也。首。首也。龍。龍也。麟。麟也。之。之也。聖。聖也。

衣羽衣皮。衣。衣也。羽。羽也。衣。衣也。皮。皮也。

夏則居營窟。夏。夏也。則。則也。居。居也。營。營也。窟。窟也。

冬則居營窟。冬。冬也。則。則也。居。居也。營。營也。窟。窟也。

德尚清虛。德。德也。尚。尚也。清。清也。虛。虛也。

未知溫恭跪起之儀。未。未也。知。知也。溫。溫也。恭。恭也。跪。跪也。起。起也。之。之也。儀。儀也。

故必義被髮而足不踞履。故。故也。必。必也。義。義也。被。被也。髮。髮也。而。而也。足。足也。不。不也。踞。踞也。履。履也。

神農露頂而首不加冠。神。神也。農。農也。露。露也。頂。頂也。而。而也。首。首也。不。不也。加。加也。冠。冠也。

當是時。豈有簪纓冕服之飾也哉。當。當也。是。是也。時。時也。豈。豈也。有。有也。簪。簪也。纓。纓也。冕。冕也。服。服也。之。之也。飾。飾也。也。也。哉。哉也。

而六經諸子稱其至德。而。而也。六。六也。經。經也。諸。諸也。子。子也。稱。稱也。其。其也。至。至也。德。德也。

其非理也。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其。其也。非。非也。理。理也。也。也。昔。昔也。魯。魯也。哀。哀也。公。公也。問。問也。於。於也。孔。孔也。子。子也。曰。曰也。舜。舜也。冠。冠也。何。何也。冠。冠也。

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吾子不對。其意。孔。孔也。子。子也。不。不也。對。對也。公。公也。曰。曰也。寡。寡也。人。人也。有。有也。問。問也。吾。吾也。子。子也。不。不也。對。對也。其。其也。意。意也。

何耶。何。何也。耶。耶也。

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方思其所對而。孔。孔也。子。子也。曰。曰也。以。以也。公。公也。之。之也。問。問也。不。不也。及。及也。於。於也。大。大也。方。方也。思。思也。其。其也。所。所也。對。對也。而。而也。

公曰。奚為非大。公。公也。曰。曰也。奚。奚也。為。為也。非。非也。大。大也。

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孔。孔也。子。子也。曰。曰也。舜。舜也。之。之也。為。為也。君。君也。也。也。其。其也。德。德也。好。好也。生。生也。而。而也。惡。惡也。殺。殺也。

其政任賢而去不肖。其。其也。政。政也。任。任也。賢。賢也。而。而也。去。去也。不。不也。肖。肖也。

明並日月。明。明也。並。並也。日。日也。月。月也。

化行若神。化。化也。行。行也。若。若也。神。神也。

化行若神。化。化也。行。行也。若。若也。神。神也。

化行若神。化。化也。行。行也。若。若也。神。神也。

化行若神。化。化也。行。行也。若。若也。神。神也。

化行若神。化。化也。行。行也。若。若也。神。神也。

化行若神。化。化也。行。行也。若。若也。神。神也。

化行若神。化。化也。行。行也。若。若也。神。神也。

化行若神。化。化也。行。行也。若。若也。神。神也。

儀 若求其和者。必莫知應者何也。蓋乖其所聽

也。若以上文五樂求其應和而無

若操之以鄉衛之音。詠之以世俗之風。曲合

時習。韻叶巴歌。使其聽者必不待教而自知

其和者何也。蓋適其所知也。之音。合其世俗之

爲也。蓋山顛其所知也。

且舜禹之君。可謂聖矣。楊朱從而讎之。謗也。

列子。楊朱曰。舜禹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

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

而娶。及受舜之禪。年已長。行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

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際。非徒治水土。功績不

就。勝諸羽山。禹葬塗山。惟荒土功。子嘯不字。過門

不入。身歸何枯。手足斷。及受禪。早宮室。藏成於

於死。此天人之

之發苦者也。

仲尼之德。可謂仁矣。桓魋從而害之。欲害孔

子。子曰。天生德於

魯。臧會毀隔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

公伯寮。仲由。子路。子貢。公伯寮。仲由。子路。子貢。

因。如此則雖能卜人之禍

至道恢弘。聖人極唱。出世妙典。非俗所知。不

爲譽者貴而毀者賤。大聖教典。下以釋

行不行時也。行與不行各有其時。若

信不信機也。信與不信各有其時。若

譬如荷鍾以平太行。抱石而塞巨澗。其於功

也。不亦勞乎。且浸海也。客之誘佛。譬如有人負荷鍾

塞填大海。爲此之功

力者。不亦勞而難乎。

隨宜第十五。此篇隨順合宜

客曰。子言佛教。義高嵩泰。理深江海。文同

翻錦。句若掇金。奚不以佛經答吾所問。而

復以詩書合異於同耶。

妙明曰。牟子云。渴者不必投江海而飲。饑

者不必待菽食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

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

故引而申之。若說佛經以答吾子。譬如盲者

耀五色。聾者奏五音也。且師襄師文伯牙。狐

巴叔夜。古之善鼓琴者。其學雖切。不能成

雖溫。不能暖無氣之人。狐狗皮毛雖溫。不

水土雖澤。不能秀無根之木。水土雖潤澤。難

佛法雖懿。不注薄信之耳。佛法雖懿。不注薄

子之信道未篤。故多惑志。吾安敢以大聖微

旨答子之問耶。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

以角聽。故云彈清角之操也。

伏食如故。非牛之不聞。不合其耳也。其牛低

草如

轉爲蛇蟲之聲。犢子之鳴。轉爲操蛇蟲之聲。

牛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者何也。蓋適其所

知也。足音動。如此聽之者何爲也。大概順其所知者也。讓

香雅

以是故。吾以詩書曉子矣。六經諸子。是以引之。使

曉子易

優劣第十。此篇謂王喬蕭史與摩騰

客曰。王喬蕭史。優也。王喬後漢人。爲靈縣令。每顯

公時人。去吹簫。天

摩騰竺法蘭僧也。其道等乎。客謂此二優一僧。

妙明曰。止乎。其止

幸以晏然。吾不欲平地起風波之千丈也。不當

得曰幸。幸以無事。如論其

優劣高低。則正是無風起浪

客曰。願略舉似吾非。客謂略少舉似

妙明曰。夫行舟者。識水之淺深。舟者。要識

控御者。知地之高下。御者。要知地

學道者。達人之優劣。學道者。要達人之優劣

之邪

吾尋常方袍釋子。我乃是尋常

者。爲服之僧

正也

狐獅

狐獅

狐獅

狐獅

狐獅

狐獅

狐獅

狐獅

管窺可隘

如洋管之明可窺也

牆面無知者如面無知也

何以燭火之光照燭無遠

何敢評先德昇降之道乎

然以肅牢合響為長鯨扣之

也

悲夫

楊墨之徒足以謗舜

逐塊

也

而趨之也

憤然無辯

縱有懷其藻鑑

能允哉

索皆以迷惑

居吾將告汝

夫騰蘭之為僧也

然明白有三

獲六神通

或成老耄

或示孺孩

乳曰孩始生曰孩

或滅或生

延促自在

又能撼天地

移山嶽

覆江海

入水火

千變萬化

以定力所資

顯有生逢供養者

豈直與乘鸞跨鳳者

夫三桓之與三王

五霸之與五帝

是皆君也

陽貨之與仲尼

楊墨之與荀孟

是皆儒也

關尹之與老聃

是皆道也

而無降乎

丘垤之與泰山

行潦之與江海

走獸之與麒麟

飛鳥之與鳳凰

是皆類也

斑紵之與綿繡

是皆文也

不可濫也

故有大聖小聖

大聖則歸乎覺皇

小聖則存乎應真

蘭騰則吾宗小聖

凡者非聖之稱也

下凡則稱乎兆民

雖蕭史之徒白日輕舉

設與亦非聖也

果以乘鸞跨鳳稱之為聖

聖也

凡者常也

寂然不動

謂之為聖

憤然而生

悟然而死

知死不知去處

知生不知來處

知去處不知來處

知來處不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知去處知來處

知來處知去處

客曰。仲尼默識能仁。識音誌。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解也。然語釋此云能仁。商太宰所問夫子默知佛也。

既得聞焉。敢問老聃還知西方有聖人者無再敢問老子還知西方有佛聖否。再敢問老子還知西方有佛聖否。

妙明曰。善哉汝之問也。吾昔遊遊華清宮。華清宮。在華山有。

道士鴻濛老人。邀予登玉女閣。啓經藏出函匣。觀道籍錄。得西昇經首映。讀其文曰。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泥洹者。涅槃也。

予謂鴻濛曰。若指佛歟。鴻濛曰。吾不敢果以爲然也。予曰。若非指佛。誰爲老氏之師也。

又得古道元皇歷云。天竺有古皇先生。即吾師也。若此言者。皆指佛言也。蓋老

善入泥洹。化遊天竺。因善入泥洹。而化遊本國五天竺也。

今已返神。還乎無名。言佛雙林入滅。今乃返本還源。復其無名之妙。

絕身滅影。不始不終。絕身滅影。復歸綿綿長存。吾今遊矣。子曰。今去遊矣。此正是過函谷關之時也。

又得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明解法度。得道如佛。又得靈寶消魂安誌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

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諸人物。助於也。

又得金闕朝元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旃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我生何以晚。

泥洹亦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懷惱。予在

雲濟宮西北廊。畫壁上見一僧。予問本宮道士。此何也。道士曰。此靈濟真君。因中曾定光佛爲師也。

肅宗三教畫讚云。肅宗皇帝作三教讚。

儒吾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聘龍。孔子家語適周問禮而款曰。老子猶龍也。

吾不知。聘師竺乾。善入無爲。吾於昔年未明其乾。善入無爲。即佛也。

稽首正覺。梵語三菩提。此云正覺。即佛也。

吾師師師。乃我師師之師也。吾師師師。乃我師師之師也。

以如是言。應正了知。如此言。應當了知是意。

老聃亦知竺乾之國有佛聖人。可謂明矣。子獨不知乎。夫太上生東夏。釋迦現西乾。老子生於西天。

地殊五萬餘里。年隔十六君王。周定王丙辰二年二月十五日。生老子位。經十六王者。歷恭懿孝夷周定簡平桓莊厲惠襄景。年記三百四十五載。

雖殊地而處別代。而出。其冥會默契。如此之綿密。非聖慧遐鑑道德玄同。其孰能與於此乎。

折疑論卷第四

折疑論卷第五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言符第十九。此篇。謂合三教之理。故曰言符。

客曰。夫孔佛二教其殊合之道。或得其梗概矣。梗概者。大略也。謂佛二教其殊合同之道。或得其大略矣。

未審。老氏之言與夫儒佛之語。敢問亦有同妙明曰。但時有淳澆。機有大小。隨其所適。

漢書曰。淳澆散機各隨所適。

教有淺深。雖不能全同。而亦有可同之語也。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語去聲。謂語諸善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教。則其言易入而無礙等之義也。

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上士唯智非愚。勤行於道。中士唯愚非智。笑聖道。故上士悟。中士疑。下士迷。

佛云。大根大莖大枝大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法華經云。上中下三品。即三乘也。

達摩九年不語。謂師航海而來。少林面壁九年。

顏回終日如愚。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謂教也。道不屬言。言多致而氣窮。不如守中。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且上若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以知恥而不偷盜也。

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佛云。不得資金銀生像。尙書云。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伐誇也。若不誇有功。則天下人無與爾爭其功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太上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自專所見者。必不明其道也。自言是者。其道德必不顯彰也。自誇伐者。必無其功也。自矜者。必不得久長。

佛經云。不得故自讚毀他。即其類也。經言不得讚毀自己他人。

如此者衆。如此相同之。

是以聖人雖居異域。被機同處。如出一口。三教雖時代國土不同。其被化機機相同之處。如出一人之口。

但病有淺深。藥有殊品。而療苦求安。其情一。

No. 219

寺沙門玄奘上表記

進經論等表

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義盡陳。肇有書契。猶猶文斯。闡爰盛典。登徒以晦義輔德。紀情括性。猶猶埃累之間。未出寰區之表。豈若龍宮秘旨。驚微詞。導群迷於沙界。鹿交喪於塵劫。然則至極無象。演其源者法王。至理無言。詮其道者。聖帝。伏惟。陛下。纂靈出震。撫運登樞。勝茂九瀾。掩丹庭而獨步。飛英八極。輻軒吳而高視。分麾紫塞。剪隨寇於幽陵。駐蹕青丘。蕩妖氛於蟠木。武功既戢。歸馬華山。文德載宣。受圖宛軸。於是刊書近閣。創禮容臺。鳳篆龜文。既藏於東觀。銀編玉字。亦洗汚於南宮。猶故屬想冥如。緬懷空寂。紹宣妙法。以爲大訓。由是鹿野之談。應聖期而重譯。鷄林之士。仰神化以來儀。建香城於中洲。引玄津於神縣。像教東被。斯爲盛矣。玄奘行業無紀。空符曲成。謬齒繙徒。有慚光梓。慨然懷憤。誓以弘宣。憑恃國威。遠尋靈跡。往往西域。躬習梵言。覽尼尼之奧旨。親多維之密藏。所獲梵本經論總一千帙。六百五十七部。佛像七軀。佛肉舍利一百五十粒。并骨舍利等一兩。既而治裝金地。旋輟玉門。祇奉論旨。載合翻譯。爰召開士。同證慧義。研思淹府。未能總畢。見絕筆者。凡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雜集阿毘達磨論十六卷。勸成八帙。繕寫如別。及前舍利佛像梵本經論等。謹詣闕奉進。但聖鑒昭明。玄言沖遠。玄奘學非沈祕。識謝詠通。何以仰稱天規。敬弘至教。亦由榮榮燭火。對脩景以揭光。沿涓細流。足巨壑而成大。追慚戰慄。若履冰谷。謹言。

貞觀廿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上

進西域記表

沙門玄奘。名言。蟠木幽陵。雲官紀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著伊堯之域。西羌白環。薦垂衣之后。東夷橘。夫。賄刑措之君。固已飛英曩代。式微前典。伏惟。陛下。握紀乘時。提衡範物。郭舟弦木。威。天下而濟群生。蓋足蘆灰。堦方輿而補圓蓋。曜武經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渾灞泉源。化靈蕭草。房芝發秀。井浪開華。樂園馴班。巢阿舞律。浮紫霄於具闕。霏白雲於玉檢。還使苑若木而池濛汜。需炎火而照積水。梯赤坂而承朝。泛蒼津而委壽。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關張掖近接金城。秦成桂林。載通珠浦而已。玄奘幸屬天地貞觀。華夷靜謐。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營秋蠶。徒以上假。卓靈下資。頓命。飄身遠迹。求遐自邇。展轉瞻拜之鄉。流離重譯之外。條支巨雀。方驗前聞。屬寶孤鸞。還稽曩實。時移歲積。人欲天從。遂得下雪。而泛提河。援鶴林而栖鶯嶺。祇園之路。遽迤空存。王舍之基。遽陀可陟。尋求歷覽。

時序推遷。言返帝京。忽將二紀。所聞所履。百有卅八國。竊以。章亥之所踐藉。空陳廣袤。夸父之所凌厲。無述風土。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至於玄奘所記。微爲詳盡。其迂辭瑣說。多從剪棄。綴爲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繕寫如別。玄奘稟質愚魯。昧於緯實。望頰之右筆。飾以左言。載此蕪辭。採其實錄。標百王之稱首。符九丘於皇代。庶使山經。闕彩汲傳。輶華。無任區區。至。謹詣闕奉進。輕塵旋展。伏深戰灼。謹言。

請大宗文皇帝作經序并題經表

沙門玄奘言。名早預玄門。幸逢昌運。希聞至道。遊心法苑。每恨正覺遺文。尚未詳備。遂慨然懷慕。遍歷殊方。遠賴皇威。所期咸濟。去年二月奉。詔翻譯。今見成五部。總五十八卷。繕寫如別。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聖上親降鑾輿。開青蓮之目。今經論新翻。敢緣斯義。伏願陛下。曲垂神翰。表發經題。親紆玄藻。序明宗極。所望天文秘思。與日月齊明。玉宇銀鉤。將乾坤等同。庶百代之下。歌詠無窮。千載之外。瞻仰無絕。不任。悼悼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天威。伏增悚汗。謹言。

太宗文皇帝報請作經序 勅書

省書具悉來意。法師風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非己所聞。又云新撰西

唐時代寫小泉策太郎氏藏本。奈良時代寫京都知恩院藏本。《寺沙一記》八字二〔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一卷〕十二字。此進經論等表一章原本同今依甲本補之。〔名〕一。〔大〕二。〔失〕三。〔代〕二。〔戊〕三。〔天下而〕三字原本虫損。〔譯〕二。〔神〕三。〔其〕二。〔只〕三。〔開〕二。〔開〕三。〔力〕二。〔神〕三。〔開〕二。〔開〕三。〔泛〕二。〔洽〕三。〔還〕二。〔歷〕三。〔返〕二。〔反〕三。〔風土〕二。〔土風〕三。〔開〕二。〔開〕三。〔至〕一。〔一〕二。〔進〕一。〔言〕下甲本有貞觀廿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上表十五字。今合。〔寺〕二。〔幸〕三。〔緣〕二。〔錄〕三。〔情〕二。〔謹〕一。言下甲本有貞觀廿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上表十五字。〔執〕一。

二一九 寺沙門玄奘上表記

$$\frac{A}{A}$$

可期。必望超促世而長存。駐顏顏而不朽。既自之髮變素成玄。已弊之躬除衰益壯。此心此願其可遂乎。唯竭深誠敬行良術。

內出與玄奘法師

玄奘法師請經論流行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玄宗無兆。因名教以垂訓。法本無爲。資言象以成化。是知詮名。教者法王之善權。闡言象者聖帝之能事。非夫三達遐鑒。四弘俯濟。孰能撫金輪之運。弘玉毫之教者歟。伏惟。皇帝陛下。俯齊作聖。欽明體道。革滌弊之俗。垂。舊穆之化。風教被於三千。輿場掩於百億。臨八政。而命駕。馭五乘而載馳。屈方外之。跡。據域中之位。四海無虞。萬機有暇。儲慧寶於麟閣。引智水於龍宮。玄奘業謝疎通。學慚稽古。肅承明詔。詳譯梵文。內。願庸過。懼乖玄旨。深惟誠款。恐。靈大猷。是以夙夜匪懈。身心無怠。皇化所覃。無謬一音之說。靈視所祐。有感一人之心。暇日迴三舍之。明。丹誠動九重之。聽。爰紆神。衷。序明聖教。詞華切漢。已振釋。主宮。義海浮天。將動梵王之請。由是牟尼大訓。資聖藻而照宣。般若微言。憑帝猷而光闡。然而幽居陋俗。未聞梵響之聲。邊荒遠鄙。親視天文之麗。其見譯訖經論。請冠御製三藏聖教序。及皇太子述聖記。宣布遠近。咸使聞知。大郡名州。各施一本。是則道不虛行。法無留滯。慧雲布於遐邇。法雨澍於中外。皇靈享法施之福。永永無窮。黎元阜法財之用。生生無遺。不任誠懇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伏

願。天慈賜垂。允。輕塵聽覽。追增戰汗。謹

言

謝玄奘法師東宮告述聖記啓

沙門玄奘啓。中使光臨。伏承明令。親降微豪。書述聖記。曲垂常澤。遠洽虛微。恭承寵命。對越惶悸。竊以。日月經天在。瞻斯朗。聖賢開化。遇感方弘。是以真教行於明時。大訓興於昌運。非乘一人之慶。靈洽幽荒。非燭三明之智。豈昭冥昧。伏惟。皇太子殿下。涵神智水。潔性玄津。資曜。亮。繼明增朗。業。昭天縱。學。貫三乘之。玄。道亞生知。才苞四辨之敏。至於開闢陳迹。妙窮於八體。離經辨志。義綜於九疇。筆勢雲浮。詞華霧洽。含豪變六爻之象。揮翰煥三辰之光。降中觀之秘藻。闡祇園之奧旨。思等風雲。明懸日月。淳化所被。蒼生荷福。澤及幽顯。慶洽人天。不勝悅豫之誠。謹奉啓陳。謝以聞。謹啓

請經出流行啓

沙門玄奘啓。竊以。六爻陳迹。察陰陽之。懋。伏。八卦成象。考日月之。悔。與夫忘言妙辯。至道被於人天。滿宇宏規。茂實。騰於空有。拯淪。之。滯。鑒。喪之。流。語其取捨功。豈同日。伏惟。皇太子殿下。含章有德。基性多才。仁聲溢於萬邦。惠情留於三寶。深窮權實。妙達色空。不爲而道茂。忘己而功顯。降志紹隆。留神贊述。如洪鍾之待扣。若空谷之必應。闡妙象於名言。暢幽筌於聲教。遂乃。昭之以慧燭。濟之以智舟。既明長夜之。昏。爰拯暴流之。溺。三途享福。四生受賴。玄門慶矣。緒徒幸

矣。然而邊隅民庶。未覩聖皇之漢。幽鄙黔黎。詎聞正逼之說。普天之下。並。雲。遐方之俗。未。法。雨。玄。奘。資。和。惠。澤。靜。恭。玄。訓。祇奉。綸。語。敬。譯。梵。經。有。感。皇。靈。攝。章。序。真。如之。教。上。迴。觀。照。聖。澤。述。實。相。之。宗。凡。厥。懷生。咸。欣。大。賴。況。親。濡。澤。豈。勝。踊。躍。其。見。譯訖。經。論。請。付。外。流。布。開。慧。眼。於。含。識。蔭。慈雲。於。群。有。使。夫。道。法。之。徒。俱。蒙。利。喜。迷。方之俗。咸。遊。學。路。不。任。誠。懇。之。至。謹。奉。啓。陳。請以聞。輕。塵。省。覽。伏。增。戰。慄。謹。啓

皇帝在春宮日所寫六門經及題菩薩藏經等謝啓

沙門玄奘啓。中使曲臨。光命隆渥。伏奉神筆所寫六門陀羅尼經一卷及題大菩薩藏經等六十六卷。殊私忽降。惕然惟答。惠澤光被。欣若登高。竊以。至教希夷。理出音響之外。玄章冲邈。道闡言象之間。顯晦從時。行藏。在。運。非。屬。淳。和。之。化。豈。弘。幽。蹟。之。訓。者。哉。伏惟皇太子殿下。德隆天地。道。昭。圓。光。三。靈宅心。萬邦式望。布。慧。雲。而。蔭。火。宅。法。滅而。營。幽。途。端。然。蒙。潤。超。然。追。濟。默。夫。皮。紙。骨。筆。之。誠。曾。何。足。論。亡。身。殉。隨。命。之。誓。願。彼。多。慚。斯。乃。慶。集。皇。靈。永。取。金。輪。之。運。福。滋聖。善。速。紹。玉。毫。之。位。名。內。省。庸。非。觀。道。慶辰。生。微。用。淺。空。荷。榮。渥。不。勝。掛。躍。之。至。謹。奉啓。陳。謝。以。聞。輕。塵。省。覽。伏。用。惶。悚。謹。啓

①(親書)二平八月十日十內②玄奘法師三長命婆羅門③(論)一④表十(一首)⑤名二分⑥(教)一⑦欽二(飲)⑧也二色⑨(而)一⑩(駁)一⑪(謝)一⑫(謝)一⑬(謝)一⑭(謝)一⑮(謝)一⑯(謝)一⑰(謝)一⑱(謝)一⑲(謝)一⑳(謝)一㉑(謝)一㉒(謝)一㉓(謝)一㉔(謝)一㉕(謝)一㉖(謝)一㉗(謝)一㉘(謝)一㉙(謝)一㉚(謝)一㉛(謝)一㉜(謝)一㉝(謝)一㉞(謝)一㉟(謝)一㊱(謝)一㊲(謝)一㊳(謝)一㊴(謝)一㊵(謝)一㊶(謝)一㊷(謝)一㊸(謝)一㊹(謝)一㊺(謝)一㊻(謝)一㊼(謝)一㊽(謝)一㊾(謝)一㊿(謝)一

因地之化，斯固宰物之大統。馭宇之洪範也。伏惟。皇帝陛下資玄象之盛明。縱厚載之至德。裁成品類。光開彝倫。左祖之卿重譯納貢。反舌之俗請吏革習。非夫德通神明仁被幽顯。何以霧閣重阻。風卷絕域者哉。玄奘往還。帝力。問道遐方。祇奉法言。服膺梵學。博考名相之原。頗問權實之致。率來宣譯。式符玄訓。上感皇情。重闢鷲山之道。遠崇佛旨。再演龍宮之典。靜言教義。功歸近人。探賾大猷。誠惟明導。無爲味法。有荷洪恩。不謝深仁。恐蕪王化。玄奘爰初歸國。以至乎今。凡厥縉徒。深嘉求法。啓其弊服。願惠僧衣。今者見有袈裟三領。聖恩所賜。絢綾十匹。諸寺訪得繡像綵幡及諸供養道具之物。并附單書。敬問師友。請因今使附往天竺。冀斯憑信用謝厚恩。則光國仁義之風。以申愚陋之志。不任懷德之誠。諸奉表陳請以聞。伏願聖慈特垂矜允。謹言。

五言暮各過寺仍以述懷 皇帝在春宮口過大慈恩寺玄奘法師房製
停軒觀福殿。遊日眺皇幾。法輪含日轉。花蓋接雲飛。翠烟香綺閣。丹霞光寶衣。幡虹遙含彩。雲水適分羅。蕭然登十地。自得會三歸。進經表。

沙門玄奘言。前件經及戒本。定。□惟發心樞要。難難津梁。諷誦聞名。獲福無量。冀中冥贊。永保聖躬。謹以進奉。伏惟惶悚。謹言。

請取梵本表
沙門玄奘言。前件經律等。並是五乘軌範。三

藏奧旨。文義既弘。學徒欽尚。玄奘往於西域。遍訪遺文。所獲衆經部餘六百。前件經律尚未得來。至於大法流通。有所未悉。今並在子闕國。宛然具有。伏惟陛下。則天御宇。光啓大猷。膺錄受圖。弘揚正法。殊方異類。重譯來朝。于闐善王。今歸聖化。伏願降勅遣進。翻譯有期。所益匪弘。輒敢聞奏。輕觸軋轢。伏增悚慄。謹言。

皇帝與玄奘法師飛白書十八字
師年尊時熱此間小窄體中如何方翻了未勅謝得一切經表

沙門玄奘言。竊尋三藏聖教。蓋是照迷真之寶鏡。出愛海之舟航。入淨慧之良因。趣菩提之妙軌。是以衆香折骨。用顯求法之誠。雲嶺投身。式表聞經之慶。伏惟。皇帝陛下金輪御演。十善之化。彌新。文思統天。八正之風。逾扇。雖復萬方事廣。檀那之行。靡虧。庶務殷繁。遊玄之心。無捨。前降明勅。遣造一切經。欲使載金言於素帛。非止鶴林。序玉宇於霜螺。寧唯鹿苑。香檀製軸。掩瞻荷之芳。繡組裁帙。奪鮮霞之彩。莊嚴尊重。事事微妙。使人王君德至。復宜天恩。玄奘愚昧。輟入龍宮。賜留轉讀。遂使甘露勝法。謬沾蓬葦之門。末尼神珠。曲集蠅蠅之室。頂戴歡喜。不知譬喻。敬即燃香散花。受持誦誦。願所生功德。莊嚴陛下。齊明兩曜。均壽二儀。化洽三千。道範無外。不任慶荷之至。謹附表謝聞。紙墨易窮。陳恩難盡。謹言。

謝許製大慈恩寺碑文及得宰相助譯經表
沙門玄奘言。今月廿四日。內給事王君德奉宣口勅。許爲寺塔建碑製文。及遣在僕射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薩元超。杜正倫。中書侍郎李義府。國子博士范穎等諸學士。監共譯經。歡澤潛流。玄風載闢。祇奉慈誥。喜懼交懷。凡在縉徒。不勝慶賴。玄奘聞。聖德無方。神功不測。既闢無爲之化。必開衆妙之門。自大師厭俗。能仁不幸。鷲山留影。像化空傳。鶴樹韻音。微言允被。非夫皇明出震。寂哲乘圖。道濟四生。智周三有。何以能凝思於玄津之境。馳情於大覺之路。誘疲商於城化。拯遊童於險險宅。伏惟皇帝陛下持衡纂慶。握契乘時。孕育三靈。陶甄萬品。遠安邇至。海晏河清。草木凝植。烟雲動色。端拱多豫。屬想詞林。理架三玄。文高七緯。而以釋迦妙典。弘濟居多。情在紹隆。俯垂幽贊。將欲親紆寂漠。式撰玄猷。曲詔朝英。允宣妙法。像教東被。五百餘年。雖敷暢厥旨。抑有多代。而光贊之榮。獨在茲日。天人載悅。明祇叶慶。金輪在運。玉曆方永。然則漢皇英藻。空演思於汾河。魏帝奇才。僅揭詞於吳會。未有奮茲鴻筆。贊彼玄規。洞三界以飛聲。橫六幽而灑潤。固使昭昭慧日。假聖藻而增輝。意蠢迷生。觀天詞而悟道。玄奘幸逢休運。早蒙落飾。德慚僧會。業謝法蘭。屢荷殊私。每深驚惕。重祇恩獎。彌增竦懼。無任戴荷之至。謹請闕奉表陳謝以聞。謹言。

謝得大慈恩寺碑文表
沙門玄奘言。被鴻臚符。伏奉勅旨。親紆御筆。

為大慈恩寺所製碑文已成。敬澤旁臨。宸詞曲照。玄門益峻。梵侶增榮。踞厚地而懷慚。負會穹而寡力。玄奘聞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則畫卦垂文。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未踰於寰域。義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猶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揭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軌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為盛矣。伏惟皇帝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溢四洲。仁覃九有。道包將聖。功茂邁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金鑄。即創招提。俄樹勝幢。更敷文律。若乃天華顯發。散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八藏。外敷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固使給園遺迹。託寶恩而彌高。素苑餘芬。假瓊章而不昧。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玄奘言行無取。猥預縉徒。兩叨恩顧。每謂多幸。重添曲成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慚且躍。實用交懷。無任疎戴之誠。謹詣朝堂。奉表陳謝。謹言。

請書大慈恩寺碑文表

沙門玄奘言。竊以應物垂象。神用敷該。隨時設教。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經天之運。草木俱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皇帝陛下。智周萬物。仁霑三界。既降景化。復闡玄風。鄙願移之好道。空賞瑤池之咏。虔漢莊之崇法。徒開白馬之祠。遂乃俯降天文。遠揚幽旨。用彰聖境。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五緯之

揭曜敷至德而感俗。弘大誓以匡時。豈獨幽替。真如顯揚。玄蹟者也。雖下漢斯楊翠。版將刊。而銀鈎未書。并字猶緘。然則真樂已篋。匪里曲之堪預。龍響既闕。何燭火之能明。非夫牙曠撫律義和總馭。焉足揚法鼓之大音。神慧日之冲彩。敢緣斯義。冒用于祈。伏乞茲具美勅。以紆神筆。庶淺雲之妙。邁跡前王。垂露之奇。騰芳後聖。金聲玉振。即悟群迷。鳳翥龍盤。將開衆誓。豈止堯隆像教。懷生霽莫大之恩。實亦非贊明時。宗社享無疆之福。名京誠恩淺。謬齒縉林。木漸親涉。多虧律行。猥辱宸詞。過蒙哀美。雖驚惕之甚。措顏無地。而懷懇之勤。翹誠有日。重敢塵黷。更懷氷谷。謹言。

謝許書大慈恩寺碑文表

沙門玄奘言。伏奉勅旨。令許降宸筆。自勒御製大慈恩寺碑文。聖慈愛護。綸慈猥集。祇荷慚惕。罔知彼措。玄奘聞。聖尊在輟。隨鼠不足動其機。鴻鐘匿音。纖蕙無以發其響。不謂日臨月照。遂迴景於空門。雨潤雲蒸。乃昭感於玄寺。是所願也。豈所圖焉。伏惟陛下。展翼乘輻。振哀轡運。追軒邁項。孕夏吞殷。演衆妙以陶時。總多能而景俗。九域之內。既沐仁風。四天之表。亦霽玄化。然則津梁之法。非至聖無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敷其迹。雖追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可祈。即迴宸瞻。英詞曲被。已超亦代之珍。祕迹行開。將瞻絕價之寶。凡在群品。靡弗欣戴。然彼梵徒。倍增慶躍。夢鈞天之廣樂。返此非奇。得輪王

之髣髴。瞻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樹福庭。蠢彼迷生。方開耳目。盛乎法炬。傳諸未來。使夫瞻寶字而跋銀鈎。發菩提於此日。諷遺文而探奧蹟。悟般若於斯地。劫城窮芥。昭昭之美。恒存。逕海環桑。請滿之風。無朽。名玄奘出自凡品。夙慚行業。既蒙落飾。恩闡玄猷。往涉迦維。本憑皇化。道茲翻譯。復承朝獎。而貞觀之際。濫沐洪慈。永徽以來。更叨殊遇。二主神筆。猥賜哀揚。兩朝聖藻。兩垂榮飾。願何恩劣。實懷兢懼。輸報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巨。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崧丘嶽匪纖塵之可謝。唯當憑諸慧力。運以無方。資景社於闕。助隆基於七百。不任疎戴之至。謹附內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謝以聞。輕犯威嚴。伏深戰慄。謹言。

謝送大慈恩寺碑文并設九部樂表

沙門玄奘言。今月十四日。伏奉勅旨。送御製沙門玄奘碑文。并設九部樂供養。覽日分照。先增慧炬之輝。舜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豐碣巖詩。天文景燭。狀綵霞之映。靈山疑綈。猶之臨仙嶠。凡在縉素。電激雷奔。瞻奉驚躍。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繫。觀鳥制法。泣麟敷典。聖人能事。畢見於茲。將以摸物成範。隨時立訓。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大響。猶稱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徽藻。俯開仙翰。金奏發韻。銀鈎絢迹。探龍宮而架三玄。挾鳳篆而窮八體。揚春波而騁思。滯秋露以標奇。弘一乘之妙理。贊六度之幽蹟。

化總三千之域。聲騰百億之外。奈苑微言。假天詞而更顯。竹林開士。託神筆而彌尊。固使梵志歸心。截疑網而祇訓。波旬革慮。假邪山而悔道。豈止塵門之士。始悟迷方。夢覺之寶。行超苦際。像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茲。至如漢明通誠。尙咨謀於傳毅。吳主歸崇。猶考疑於闕澤。自斯已降。無足稱者。隨緣化物。獨推昭運。爲善必應。克峻昌基。若金輪之王。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然祚方永。玄奘謬忝朝恩。幸登玄肆。屬茲雲重。布法鼓再揚。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願非貞懇。虛永蒙獎。導仰曾晏而荷澤。俯浚谷以懷慚。無任竦戴之誠。謹詣朝堂奉表陳謝。謝顯宸展。追深戰惕。謹言。

請得善治法師等重出家表

沙門玄奘言。伏蒙恩勅。度善洛等出家。踊戴不勝。悲喜兼至。竊尋雲雨之澤。猶資仰器。日月之照。尙阻覆盂。而聖帝恩波。遂覃涯表。至仁光寵。允兼分外。伏惟。皇帝皇后陛下。靈妙覺。應迹善權。故能鑒極真如。轉法輪於九有。悲懷庶類。拯沈難於三塗。遂令善洛法通處儼等。重洗天波。再臨聖日。披黃泉而昇清漢。排火宅而蔭法雲。却石空銷斯恩不朽。微躬徒殞。此答何階。庶落髮之功。零煩惱於椒殿。具戒之力。薦福祉於蘭塗。伏願。皇帝皇后。享壽萬春。凝耀百福。長臨紫極。永庇蒼生。春宮克茂。瑞柯飛英。青陸龍藩。載隆盤石。騰芳朱邸。名每自思。省無德於時。無功於國。而濫沐殊澤。淹積年歲。何嘗不勇。影慚魂

輟。殫志經緯。湘川之竹未足盡思。捨恒沙之身誰能答現。尙恃天寵。且延親息。不勝感荷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塵願益施。伏增情恐。謹言。

謝得醫表

沙門玄奘言。玄奘拙自營衛。冷疹增動。幾至綿篤。殆辭昭運。天恩矜憫。降以良醫。針藥纔加。卽蒙瘳癒。駐顏齡於欲盡。反覺魄於將消。重觀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膏肓永絕。勝理恒調而已。願循庸非。屢荷殊澤。施厚命輕。罔知輸報。唯憑慧力。庶酬冥社。玄奘猶自虛囑。未堪詣闕陳謝。無任竦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乘光奉表以聞。謹言。

謝得醫藥及勅使問病表

沙門玄奘言。名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之項。幾隔明時。忽蒙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愛。天使頻脩。有逾十慰。神藥俯救。若遇一丸。欲沐聖慈。已祛沈痼。承荷醫療。遂致痊除。豈期已逝之魂。見招於上帝。將天之壽。重稟於洪鑪。退省庸微。何以當此。撫膺愧越。言不足宣。荷殊澤而詎勝。粉微軀而靡謝。方冀勵茲禮誦。罄此身心。以答不貲之恩。少塞無窮之責。無任感戴之極。謹附表陳謝。喜懼參并。罔知攸措。謹言。

謝僧尼等停依俗法條表

沙門玄奘言。伏見勅旨。僧尼等有過。停依俗法之條。還依舊格。非分之澤。忽委縉徒。不貴之恩。復霑玄肆。踰陽沐道。實用光華。踴地脩躬。唯增震惕。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崇紹

之規。寄諸明后。伏惟皇帝陛下。寶同御極。金輪乘正。瞻茲釋教。載懷宣闡。以爲落飾玄門。本異流俗。雖情牽五濁。律行多虧。而體被三衣。福出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仁。信金口之真詞。允茲迴向。斯固天祇載悅。應之以休徵。豈止梵侶懷恩。加之以貞確。若有背茲寬貸。自貽伊咎。則達大師之嚴旨。虧聖主之深慈。凡在明靈。自宜謹誦。豈待平反之律。方科姦妄之罪。玄奘庸昧。猥廁法流。每忝鴻恩。已懷慚惕。重祇殊獎。彌復兢惶。但以近嬰疾疹。不獲隨例詣闕。無任竦戴之誠。謹遣弟子大乘光奉表陳謝。謹言。

重謝僧尼等停依俗法條表

沙門玄奘言。伏見恩勅。除僧尼等依俗法推勘條。喜戴之誠。莫知准譬。竊尋正法隆贊。隨若上而抑揚。彝倫醇厚。儼玄風以興。自聖運在。瑞明皇執粹。甄崇道藝。區別玄儒。開不二之鍵。廣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蓬閣。接鷲壤於神阜。俾夫鍾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之業。潤沐黎萌。寔法門之嘉會。率土之幸甚。項爲僧徒不整。誨駁乖方。致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衆蒙塵。遂觸天威。令依俗法。所期清肅。志在懲誠。僧等震懼。夙夜慚惶。而聖鑒天臨。仁澤昭被。篤深期於玄妙。掩讎垢於含弘。爰降殊恩。釋茲嚴罰。非其人之足惜。願斯法之可尊。遂令入網之魚。復游江漢。觸籠之鳥。還觀杳冥。法水混而更清。福田而還沃。僧等各深荷戴。人目知勉。庶當勵情去惡。以副天心。專精禮念。用答鴻造。伏

願皇帝皇后以紹隆之功永凝百福。乘慈悲之業端拱萬春。震域締祥。維城具美。不勝舞躍感荷之至。謹重附表陳謝以聞。輕翹地旋。伏增惶恐。謹言

謝施納并雜物表

沙門玄奘啓。垂賚納并雜物等。捧對驚慚。不知比喻。且金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寶衣。聞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掌中如今之賜者也。觀其均彩醴淡。敬君不能踰其功。裁縫婉密。難鏤無以窺其際。便覺烟霞入室。西園在身。施俯自瞻。頓增榮價。昔道安言珍秦代未遇此恩。支遁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奘庸薄。獨竊洪私。願龍俯躬。彌深戰汗。伏願皇帝皇后富衆多之子孫。享無疆之福祚。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郡生。與天無極。不任慚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謹言

慶佛光王周王曰表

沙門玄奘言。竊聞。至道攸敷。啓天人於載算。深祈所感。誕玄聖於克岐。伏惟。皇帝皇后情鑒三空。化孚九有。故能開垂旒於二諦。劫麥馬於一乘。蘭殿初歡。爰發俱胝之願。璇柯在孕。便結踰城之徵。俾夫十號降靈。弘茲攝受。百神翼。助善肅此宮園。所以災厲克清。安和載誕。七花儼以承步。九龍低而濯質。玄門佇迹。道樹虛陰。雖昔之履帝皇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盛。現此英猷。率士詠歌。喜皇階之納祐。繇林勇銳。欣紺馬之來遊。伏願無替前恩。特令法服。應局常懸。迴構良因。且帝

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位高尙彌隆。加以功德無邊。津梁載遠。偉聖澤無舛。弘誓不移。竊謂輝四海之資。不足比斯權行。傾十地之業。無以譬此福基。當願皇帝皇后百福凝華。齊輝比極。萬春表壽。等固南山。罄樂於延齡。踐薩云於遐劫。儲君允茂。綏紹帝猷。壽蕃惟宜。翊亮王室。繇標英胤。休祉日繁。標岐節於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奘濡偶不運。局影禁門。貴匪德升。寵緣恩積。幸屬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踴躍之懷。糜粉無恨。不勝喜賀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壞戰越。謹言

慶佛光周王三日并進衣鉢鉢杖表

沙門玄奘言。名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美無疆子孫。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邇。應斯道也。又聞。龍門洞激。資源長而流遠。桂樹叢生。藉根深而芳馥。伏惟皇運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浸潤黎元。其來久也。由是二后光膺大寶。爲子孫基。可謂根深源長矣。逮陛下受圖。功業俞盛。還淳反素。邁三五之蹤。制禮作樂。逸殷周之軌。不持黃屋爲貴。以濟兆庶心。未明求衣。日昃忘食。藻練英質。布之列位。寔能黜過。勵精正道。一人端拱。萬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是以卿雲紛紛。江海無波。日域遵風。龍卿沐化。灑盥平觀。巍乎難得。而備言矣。既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令月喜辰。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夢增敷。率土懷生。莫不慶賴。在於玄奘。持信恒情。豈直喜聖后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有嗣。伏願不遠前詔。卽聽出家。移人王之胤。爲法王之子。披著

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歸。列於僧數。紹興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輝覺苑。追淨眼之茂跡。踐月蓋之高蹤。斷二種纏。成無等覺。色身微妙。譬彼山王。焰網莊嚴。過於日月。然後薩慈雲於大千之境。楊慧炬於百億之洲。振法鼓而挫天魔。應勝幡而揮外道。接沈流於倒海。撲燎火於邪山。竭煩惱之深河。碎無明之巨殼。爲調御士。作天人師。唯願先願先靈。藉孫祚而升彼岸。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萬春。永握靈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方是榮親。所以釋迦棄國而務菩提。蓋爲此也。豈得以東平瑣瑣之善。陳思庸庸之才。竝日論優劣。同年而議深淺矣。謹卽嚴衣捧鉢。以望善來之寶。拂座清塗。用佇踰城之駕。不勝慶慰翹願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威嚴。追增戰越。謹言

謝爲佛光周王滿月剃髮并慶度人表

沙門玄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爲佛光王剃髮。并勅度僧七人。所剃之髮。則王之煩惱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具也。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踴躍淨居之懷。弘願既宣。景福彌盛。豈謂庸賤之手。得効伎於天膚。凡庶之人。蒙入道於嘉會。上下欣弄。悲嘉交集。竊尋覆護之重。在根所先。解脫之因。落飾爲始。伏惟皇帝皇后道凝象外。福洽區中。所以光啓妙門。聿脩德本。所願皇階納祐。王辰延和。臨百億與天下。畢千萬歲奇。佛光高子乳哺惟宜。善神衛質。諸佛摩頂。增華敬哲之姿。允移紹隆之寄。新度之僧。荷澤既深。亦當翹勲道業。專

精戒行。允副如輪。佇承取草。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慶佛光周王滿月并進法服等表

沙門玄奘言。竊聞搏風迅羽。累日而冲空。寫月明瓊。餘句而就滿。是知靈物表。亮彩天中者。固已俊發其殊。惟新厥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以締祥。闡中和而育德。自微園降誕。天祠動瞻。靈氣清於。寢興納祐。玉顏秀表。晨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在躬。法流溥想。寄紹隆於盤石。啓落飾於天人。其孰能福此褕衣。安茲乳哺。無災無害。克岐嶷者哉。今魄照初環。滿月之姿盛矣。發枝再長。如運之日。德令。所以紫殿懋懷。黔首胥悅。七衆歸情。西門佇聽。豈唯日索俊言。鶴慶待駭而已。玄奘幸承恩寵。許垂蔭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實切懷抱。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袈裟法服一具。香鋪寶子香案。深餅經架。數珠錫杖。澡豆。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歡。所冀蓮華。弄於半環。代辟邪於蓬矢。俾夫善神。見而踊躍。弘誓因以堅固。輕用千奉。寔深悚惕。伏願皇帝皇后。尊邁拱辰。明兼令耀。結歡心於兆庶。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丕劍而取偶。龍春振美。輾回不以載馳。所願佛光王千佛摩頂。百福凝軀。德音日茂。會規不相遠。不勝感荷。奉表以聞。輕觸天威。伏深惶恐。謹言。

請入嵩拈表

沙門玄奘言。名聞菩提路遠。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河深。渡之者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

三智之妙行。非宿春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具而升彼岸。凡夫闕而沈生死。由是茫茫三界。俱漂七漏之河。浩浩四生。咸溺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迷意醉。窮劫石而靡忘。盡芥城而彌固。曾不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寶方。實可悲哉。豈直秋之爲氣。良增歎矣。寧唯孔父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輟殮。當寐而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樹井藤。不足以備免脫。乾城水沫。無以譬其不堅固。是以朝夕是期。無望長久。而歲月如流。六十之年。飄焉已至。念茲過速。則生涯可知。復少因求法。尋訪師友。自邦他國。無處不經。塗路遐遙。身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願陰視景。能復幾何。既資糧未充。前途漸促。無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也。然輕生多幸。屢逢明聖。蒙光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分之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價。發舉騰聲。無翼而飛。坐凌霄漢。受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有也。玄奘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使燕石爲珍。鵲胎取貴。撫躬內省。唯深慚慙。且害盈惡滿。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諸佛之誠誡。玄奘自揆。藝業空虛。名實無取。天慈聖澤。無宜久冒。望乞骸骨。畢命山林。禮誦經行。以答提獎。又蒙陛下以輪王之尊。弘法王之化。西域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人乏。滯當斯任。既奉天旨。夙夜匪懈。今已翻出六百餘卷。皆三藏四合之宗要。大

小二乘之樞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萬法門之海澤。西域稱詠。以爲鎮國鎮方之典。所須文義無尋不得。譬擇木鄧林。隨求大小。收珍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宗斯爲髣髴。玄奘用此報國恩。誠不能盡。雖然亦冀萬分之一也。但斷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闕一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坐。定學也。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獲之逸樂。繁意象之奔馳。若不敘迹山中。不可成就。今承此州崇高少室。在嶺巖重疊。崇潤多奇。含孕風雲。苞蘊仁智。菓藥豐茂。蘿薛清虛。實海內之名山。域中之神岳。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寺等。皆跨枕巖壑。紫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實可依歸以脩禪觀。又兩踈朝士。尙解歸海辭榮。巢許俗人。猶知栖箕蘊素。況玄奘出家爲法。翻滯闕中。清風教人念之增愧者也。伏惟陛下明臨七曜。照極九幽。伏乞亮此愚誠。特垂聽許。使得絕羣塵於衆俗。卷影迹於人間。陪鹿麋之群。隨鳥鶴之侶。栖身片石之上。庇影一樹之蔭。守察心猿。觀法實相。令四魔九結之賊。無所宰竄。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作菩提之由漸。爲彼岸之良因。外不累於皇風。內有增於行業。以此送終天之恩也。僊蒙許。則廬山惠遠雅操。庶追刻削道林清微望續。仍冀禪觀之餘。時聞翻譯。無任樂願之至。謹請闕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謹言。

皇帝報玄奘法師請入嵩岳表勅書

省表知欲晦迹巖泉。追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跡什以標今。仰挹風徽。定所欽尚。朕業空學。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障。豈識浪之能驚。然道德所居。何必大華疊嶺。空寂可含。豈獨少室重巒。幸哉來言。勿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勅 內與出玄奘法師

謝勅書表

沙門玄奘言。使人李君信至。垂賜手詔。銀鈎麗於丹宇。香藻鬱彼河圖。磊落帶峯岳之形。郁潤抱風雲之氣。不謂白藏之暮。更觀春葩之文。身居伊洛之間。忽隔崑崙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蒙魏君之禮。唯叙睽離。慧遠辱晉帝之書。纔令給米。未覩詞兼空寂。可舍之旨。詔示大隱朝市之情。固知聖主之懷。窮神罄俗。絲有該無。超義軒而更高。架曹馬而遙遠者矣。但玄奘素絲之質。尤畏朱藍。寫藹之身。寔希松柏。思願媚烟霞於少室。偶泉石於嵩阿。允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以敢竭愚瞽。昧死陳聞。庶陶甄之慈。無遺鳬鷺。雲雨之澤。不棄鰥鰥。而明詔霽臨。不垂亮許。仍降恩降。曲存耀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既勅載來。言。不堪更請。謹附謝聞。唯增悚越。謹言

法師玄奘重請入山表

沙門玄奘言。名庸虛幸。參梵侶。貞觀之日。早

沐殊私。永徵以來。輒叨恩遇。願循菲劣。每用慚負。自奉詔翻譯一十五年。夙夜匪怠。思力疲盡。行年六十。又嬰風疹。心緒迷謬。非復平常。朽疾相仍。前途詎幾。今詎既不任專譯。豈宜濫竊鴻恩。見在翻經等僧。並乞停廢。請將一二弟子。移住玉華。時翻小經。兼得念誦。上資國寢。下畢餘年。并乞衛士五人。依舊防守。庶荷宸造。免其僭戾。無任懇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戰懼。謹言

謝得入山表

沙門玄奘言。奉昨一日恩勅。許玄奘并弟子移住玉華。翻經僧等。隨往翻譯。依舊供給。喜荷兼極。踴躍參并。玄奘庸流末品。屢叨聖眷。至仁曲遠。殊澤再加。優其事業。居之顯隲。撫心增愧。荷施逾深。一介微生。萬煩寧答。不勝戴戴之極。謹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請御製大般若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竊尋佛法大乘。般若為本。陶鈞妙相。固不具該。先代帝王。福有優劣。感通正法。未盡梵文。然大般若經。惣廿萬偈。西域以為鎮國重寶。多祕不傳。伏惟皇帝陛下。化洽無幽。聖教潛被。致斯奧典。絕域來臻。玄奘往恃國威。遐方問道。備歷艱險。搜求遺法。獲歸中國。十有九年。翻譯梵文。千三百餘卷。但玄奘年垂七十。勞疹屢嬰。恐先朝露無酬。天造是以力此衰弊。光燭纏宵。祇奉詔恩。夙夜翻譯。以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起首。譯大般若經。至今龍朔三年十月廿三日絕筆。合成六百卷。願斯妙善。仰資國祚。上延七廟。咸登萬

福皇帝皇。后重輝日月。合德乾坤。永御金輪。獨昌沙界。皇儲隆盤石之固。諸王茂本枝之榮。冥慶所覃。遐休靡際。功福既大。不敢緘默。望請御製序文。皇太子勅述聖記。庶使萬方味俗。親天藻而悟至真。九寓生靈。觀寶乘而知帝力。玄門益峻。緒徒增。摩劫有涯。妙善無盡。玄奘奉詔玉華翻譯。不獲詣闕。謹遣弟子窺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增悚灼。謹言

龍朔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坊州宜君縣玉華寺沙門玄奘上表

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憑義宣口勅許製

No. 2120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一

上都長安西明寺沙門釋圓照衆

大唐大興善寺三藏者。諱智藏號不空金剛。梵曰阿目佉跋折羅。本西域人也。昔事大弘教金剛三藏。稟受真言。二十四年攝衣請益。大師歿後。還詣五天。梵本瑜伽備皆披閱。周遊遍覽。旋赴帝京。或化河西。或歸關內。屬天寶末歲。胡馬入關。至德二年。迴復京洛。和上親承聖旨。精建壇場。為灌頂師。三朝寵遇。表謝答制。師弟相承。大凡而言。一百四十四首。適分成六卷。庶流布將來。好學之徒。知其志也。肅宗朝

①大日本續藏經。②鎌倉時代寫京都都尾高山寺藏本。③唐代寫黑板勝美氏藏本。④慶安三年刊大谷大學藏本。⑤〔遊〕一。⑥也十（長制凡二十首答制八百總二十八首）⑦⑧

之真言。每布字觀心投身請護。願乘弘誓之力。得值輪王出興。潔誠十年。累會明聖。前截函關未啓。陛下養德春宮。早奉德音曲垂。省間兼資香藥。密遣加持。及陛下北巡。不空雖不獲陪侍。弟子僧含光等歸從西出。又得親遇。變輿崎嶇戎旅之間。預聞定冊之議。不空雖身陷胡境。常心奉闕庭。頻承密詔。進奉咸達。陛下睿謀獨運。法力冥加。群兇散亡。宸象歸正。不空微質。又忝朝恩。十月清宮以建辟魔之會。正朝薦號仍臨灌頂之壇。塗飾上宮。熏修別殿。既許翻譯。仍與度僧渥澤已深。報効何日。謹當三時浴像半月護摩。庶三千七尊保明王之國土。一十六護增聖帝之威神。壽如南山。永永無極。不勝咸戴欣荷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敬謹言。至德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表上

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批

師現身西方。開法中國。在昔弘誓。朕心悉知。經行恒沙。致大福力。自頃跋涉。常念因緣。而今比丘問道申願。今蓮花至淨。貝葉重宣。微妙佛陀不思議也。崇無量經是錫。末香。奉持精修。常不退轉。所謝知

請搜檢天下梵夾修葺翻譯 制書一首

中京慈恩薦福等寺。及東京聖善長壽福光等寺。并諸州縣舍寺村坊。有舊大遍覺義淨善無畏。沈文寶勝等三藏所將梵夾。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前件梵夾等。

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經索多斷。湮沈零落。實可哀傷。若不修補。恐遂聖教。近奉恩命。許令翻譯。事資探討。證會微旨。望許所在檢閱收訪。其中有破壞缺漏。隨事補葺。有堪弘闡助國揚化者。續譯奏聞。福資聖躬最爲殊勝。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中書門下。牒大興善寺三藏不空。牒奉。勅宜依。請牒至准。勅放牒。

乾元元年三月十二日

特進行中書令崔圓

特進行侍中崔圓

司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李使

司徒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順使

制許搜訪梵夾祠部告牒一首

中京慈恩等寺及東京聖善長壽寺。并諸州縣舍寺村坊。有舊大遍覺義淨善無畏。沈文寶勝等三藏所將梵夾。

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前件梵夾等。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經索多斷。湮沈零落。實可哀傷。若不修補。恐遂聖教。近奉恩命。許令翻譯。事資探討。證會微旨。望許所在檢閱收訪。其中有破壞缺漏。隨事補葺。有堪弘闡助國揚化者。續譯奏聞。福資聖躬最爲殊勝。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勅旨依奏。

乾元元年三月十二日

特進行中書令崔圓

特進行侍中崔圓

司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李使

司徒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順使

制許搜訪梵夾祠部告牒一首

中京慈恩等寺及東京聖善長壽寺。并諸州縣舍寺村坊。有舊大遍覺義淨善無畏。沈文寶勝等三藏所將梵夾。

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前件梵夾等。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經索多斷。湮沈零落。實可哀傷。若不修補。恐遂聖教。近奉恩命。許令翻譯。事資探討。證會微旨。望許所在檢閱收訪。其中有破壞缺漏。隨事補葺。有堪弘闡助國揚化者。續譯奏聞。福資聖躬最爲殊勝。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勅旨依奏。

乾元元年三月十二日

特進行中書令崔圓

特進行侍中崔圓

司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李使

司徒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順使

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徐浩奉行。勅員如右牒到奉行。

乾元元年三月十五日

特進行侍中弘文館大學士知太清宮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韓國公晉卿黃門侍郎闕

銀青光祿大夫行給事中上柱國縉雲縣開國男麟尚書祠部。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牒奉。勅如右牒至准。勅放牒。

乾元元年三月十七日

令史門貴牒

主事唐國興

員外郎章少遊

賀冊皇后張氏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伏見今日令辰冊。皇后者。伏聞有天地是生萬物。一陰一陽故爲之道。所以神化庶品。母育群黎。在昔皇王斯爲盛典。伏惟皇后德彰柔範。功佐春闈。望雲氣而知歸。臨戎軒而推轂。陛下上符景命。下叶坤儀。順蒼生之心與天下之母。二像已定。萬萬克禎。凡在寰區。孰不稱慶。況不空偏承恩道。久沐湛恩。喜躍之情。萬萬恒品。無任慶悅屏營之至。謹奉賀以聞。不空誠惶誠恐謹言。

乾元元年四月八日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上表

乾元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批

皇后德被宮闈。功成輔佐。用崇冊禮。以正坤像所賀知。

制許翻譯經論祠部告牒一首

陀羅尼教金剛頂瑜伽經等八十部。大小乘經論二十部計一千二百卷

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不空聞續帝。臺者紹帝位。受佛囑者傳佛教。省茲格言。曾不改易。流典萬代。散葉千枝。不空杖錫。羣瓶行邁。天竺尋歷。川谷跋涉。邦方。凡遇聖蹤。投請禮敬。輒聞經教。罄竭哀祈。搜求精微。窮博深密。升誠攸囑。願言弘宣。遂得前件經論。自到京京。竟未翻譯。既闕書寫。又乖授持。特望。龍慈許令翻譯。庶得法筵重敷。更雪住持之路。佛日再昇。彌增演暢之功。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

乾元元年六月十一日
勅旨依奏
中書令闕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

王與宣

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上柱國
姑蘇開國公李揆奉
奉 勅旨如右牒到奉行

乾元元年六月十六日

特進行侍中弘文館大學士知太清宮事監修
國史上柱國韓國公普卿

黃門侍郎闕

通議大夫行給事中賜紫金魚袋開國男休
尚書祠部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

牒奉 勅如右牒至准 勅故牒

乾元元年六月十八日

今吏門貴牒
主事唐國興

員外郎韋少遊
進虎魄像并梵書隨求真言狀一首
虎魄寶生如來像一軀
梵書大隨求陀羅尼一本

右昔者河清啓運。極電告祥。方屬重陽之辰。遂誕千年之聖。以陛下允膺寶祚。像有寶生之名。以陛下與念隨通。明有隨求之號。像能光明洞徹。如陛下光宅四維。明能威似履怨。如陛下威降萬國。謹案金剛頂經。一切如來成等正覺。皆受寶生灌頂。乃至陛下玄功格天。正法理國。非與時並。若合符契。伏願少修敬念。緘而帶之。則必持明照迴。廣王化於東戶。本尊敷佑。延聖壽於南山。無任歡慶之深。謹隨狀進。輕顯屬展。伏增戰越。謹進

乾元元年九月一日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進

乾元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批
諸佛儀形。優曇希現。如來密藏。神呪難思。師大啓空宗。能持祕印。以茲正法弘護。朕躬。信受奉行。深爲利益也

請於興善寺置灌頂道場狀一首并

請大興善寺修灌頂道場

右臣竊觀。度災禦難之法。不過祕密大乘。大乘之門。灌頂爲最。今屬閏夏之月。百花皆榮。伏望 命三藏不空。於前件寺爲國修一灌頂道場。其道場有息災增益之教。有降伏歡喜之能。奉此功力。以滅群兇。上滋 聖壽無疆。承此兆。久清泰。臣素無才行。忝奉驅

馳謹獻愚誠。倍增戰汗。如 允臣所奏。請降

墨勅 依奏

乾元三年閏四月十四日。宮苑都巡使御侮
校尉右內率府率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
袋內飛龍驅使臣史元琮狀進

智炬寺修功德 制書一首 連元師牒
奉 勅不空三藏并僧弟子三人宜於智炬寺
修功德

八月二十五日 開府判行軍李輔國
宣勅天下兵馬元師 牒不空三藏

牒奉 勅如右請施行者錄 勅各牒所由准

勅事了日停者故牒
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牒

開府判行軍李輔國
元師越王在內

代宗朝

進摩利支像并梵書大佛頂真言狀一

首并

彫白檀摩利支像一軀
梵書大佛頂陀羅尼一本

右不空幸因

聖運早奉休明。遂逢

降誕之辰。更遇金輪之日。伏惟。以

陛下之壽延寶祚。像有威光之名。以

陛下百王爲首。眞言有佛頂之號。謹按大佛

頂經。一切如來成等正覺。皆受此眞言。乃至

金輪帝位。莫不遵而行之。伏惟

陛下承天踐祚

聖政惟新。正法理國與靈合契。伏願少修敬念。緘而帶之。則廣

至化於東戶。延

聖壽於南山。無任歡慶之至。謹隨狀進。輕

宸嚴。伏增戰越。謹進

寶應元年十月十三日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狀進

皇帝批 廟號代宗諡睿宗文武皇帝

檀。磨瑞像。只葉真文。南天既遙。中國難遇。

上人慈愍。緘護而來不祕桑門。傳諸象闕得

未曾有。良以慰懷

請置灌頂道場 墨勅一首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

請為 國置灌頂道場

右不空聞。毘盧遮那包括萬界。密印真言

吞納衆經。准其教宜有頓有漸。漸謂聲聞

小乘登壇學處。頓謂菩薩大士灌頂法門。

是詣極之夷途。爲入佛之正位。頂謂頭頂。

表大行之尊高。灌謂灌持。明諸佛之護念。

超昇出離何莫由斯。是以剋己服勤不捨

晝夜誓志。鑽仰豈敢怠逸。冀每載夏中及

三長齋月。依經建立。嚴淨花以開覺。使有

識而歸真。庶邊境肅淨。聖躬萬壽。不勝

懇念之至。謹詣右銀臺門。奉狀陳請以聞。

天恩允許。請降 墨勅 依奏

廣德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狀進

請置大興善寺大德四十九員 勅一首

定國寺僧懷感

含光

法誠

慧遠

元皎

東都敬愛寺僧乘如

超度

勝業寺僧通幽見充上座

僧慧見充寺主

鳳翔府標覺寺僧深照見充都維那

寫福寺僧藏用

法準

慧通

千福寺僧飛錫

曇延

法崇

夏州靈覺寺僧潛真

滄州崇道寺僧慧通

奉恩寺僧慧端

東都龍興寺僧慧照

靈山

性如

廣福寺僧慧明

永寧寺僧智順

天竺寺僧談義

汴州相國寺僧惟秀

漢陽府淨衆寺僧道晏

成都府淨衆寺僧道遇

寶頂寺僧慧映

荊州慧日寺僧法珍

天長寺僧延秀

翠微寺僧道朗

大雲寺僧海明

資聖寺僧通山

慈恩寺僧法琳

金光寺僧道猷

寶臺寺僧大習

西明寺僧慧明

崇福寺僧慧宗

如淨

慧月

青龍寺僧南鑾

勝業寺僧智銘

希湊

開闢

靈威寺僧覺超

融泉寺僧慧濟

保壽寺僧慧崇

鳳翔府龍興縣建法寺僧法敬

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前件寺是

初置長安之日。將鎮帝國。首建斯寺。廊宇

宏大。全用一坊古來住持皆是名德。比緣

老宿淪沒。僧衆凋殘。威儀軌則。是廢絕。

況綿歷多載。臺殿荒涼。瞻言清規。實所歎

惜。雖有後度戒律未閑。復屬艱難。事資福

祐。前件大德四十九人。並道業清高。洞明

經戒。衆所欽尚。堪爲師範。伏乞。隸名此

寺。有闕。結填。庶勸力匡持。實理類弊。永修

香火。以福 聖躬。共見任。之綱維。望並

泰元年已前封。約計錢萬餘貫。臣請爲

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上柱國顏

川郡開國公臣元載宣

中書舍人臣楊炎奉行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永泰元年十一月日

檢校侍中使

特進行中書侍郎權判門下省事上柱國衛國

公杜鴻漸

銀青光祿大夫給事中上柱國范陽縣開國侯

盧允

十一月日

時都事

左司郎中

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博陵縣開國

伯寓正議大夫吏部侍郎上柱國隴西縣開國

子賜紫金魚袋李卿

銀青光祿大夫吏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

國男延昌

朝議郎守尚書右丞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兼

修國史館告特進試鴻臚卿大廣智不空三

藏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主事海

令史涓

書史令

郎中諤

永泰元年十一月日下。表制集卷第一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
和上表制集卷第二

上郡長安西明寺沙門釋 圓照 集

凡表二十二首 答制六首 總二十八首

謝贈故金剛三藏官號等表一首并

請捨衣鉢助僧道環修金閣寺制書一首

請捨衣鉢同修聖玉華寺制書一首

賀平周智光表一首

請抽化度寺萬善薩堂三長月念誦僧制一

首

請修臺山金閣玉華寺等巧匠放免追呼制

一首

請臺山五寺度人抽僧制一首

請子嗣法師化度寺開講制一首

請降誕日度僧五人制一首

請度掃灑先師龍門塔所僧制一首

請御題先師塔額并設齋度人表一首并

謝 恩命爲先師設遠忌齋并賜茶表一首

并

請降誕日度三僧制一首

請光天寺東塔院充五臺山往來停止院

制一首

天下寺食堂中置文殊上座制一首

大曆五年七月五日於太原設萬人齋制一

首 令不空三

同年七月十三日與三藏 手詔一首

請太原府至德寺置文殊院制一首

同年九月四日又賜 手詔一首

請太原號令堂安像淨土院抽僧制一首

請慧林法師於保壽寺講表一首

謝 恩賜大興善寺施戒方等并糧料表一

首 并

請廣智三藏登壇祠部告牒一首

謝 恩賜乳牛五頭并犢表一首并

謝贈故金剛三藏官號等表一首

三藏沙門不空言。奉今月一日 制錫。故大

和上金剛三藏。可贈開府儀同三司。仍贈號

大弘教三藏。不空特進試鴻臚卿。仍賜號大

廣智三藏。一兩日 天潤流根葉。圓毫發艷

照及幽明。捧戴傍徨悲喜交集。不空誠懼誠

喜以懷以懼。不空聞。千號者表德之殊稱。九

卿者象河之重位。故大和上。道洽傳燈。誠以

彰其遺烈。不空法慚紹緒虛並荷於 鴻私。

猶燕石之混光。同齊竿之濫吹。榮兼存歿。

寵及師資。祇奉兢驚瞻言觀面。況出家落彩。

本志榮辱。潔誠報 國。僧者通規。陛下廣

運。金輪。曲收瓦礫。引安禪於中禁。旌褒崇

之殊禮。雖負山無力。而踐跡近寶。虧高謝之

法流。點少欲之清濁。是以面奏三讓。言煩九

重。冀殷鑒於懇誠。豈確然之不拔。羊車稚子

慚廣智而茫然。鹿苑卑材愧鴻臚而甚矣。無

任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

懼誠喜謹言

永泰元年十一月五日。特進試鴻臚卿大

廣智三藏與善寺沙門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①允二元重②月十(二)③男二界④前二輪⑤史令二合吏⑥(大辨正廣智三藏)十表⑦(大辨正三藏)十表⑧首十(并答)⑨光二先⑩請太...首十四字⑪答十(請太原府至德寺置文殊院制一首)⑫忘二忌

和上。道秘雙林功超正覺。遠從天竺來布真言。頃得歸依親承付囑。褒崇之典禮秩。俟先俾增印綬之榮。式重師資之敬。兼申寵贈。庶表追榮也。

請捨衣鉢助僧道環修金閣寺 制一首
五臺山金閣寺

右大興善寺沙門。特進試鴻臚卿大廣智。不空奏。上件寺。先聖普額寺宇未成。准開元二十四年。衢州僧道義至臺山所見文殊聖迹寺。號金閣院。有十三間居僧衆。云有萬人。臺殿門樓。茲金所作。登時圖畫。一本進入在內。天下百姓咸欲金閣寺成。人誰不願。今澤州僧道環日送供至山。還慕道義禪師所見之事。發心奉爲。國家依圖造金閣寺。院宇多少一如所見。今夏起手工匠。什物。茲自營辦。將滿。先聖御額終成。道義感通。觀夫此僧志願非小。或謂文殊所假。傳樹勝因。且五臺壽山寺額有五。清涼華嚴。佛光玉花。四寺先成。獨唯金閣一所未就。既是聖迹。誰不具瞻。不空願捨衣鉢。隨助道環建立盛事。曾恐歲不我與。愆于宿心。屢亦奏聞。天恩。矜允。夫以文殊聖迹。聖者爲主。結構金閣。非陛下而誰。棟梁者大厦是依。股肱者元首所託。共成一體。和叶萬邦。金閣斯崇。非夫宰輔贊成。軍客匡助。百寮咸續。千官共崇。則何以表君臣之美。以光金閣之大也。保壽寺大德沙門。含光奉使。迴臺恭修功德。伏望便於造寺所奉宣。聖旨。祈所厥誠。

庶禱神照明。以介景福。康寧寰宇。保祐聖躬。如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三藏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永泰二年五月一日 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綰

檢校侍中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李袍玉
中書令使

請捨衣鉢同修聖玉華寺 制書一首
五臺山聖玉華寺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前件寺准乾元元年九月十一日。勅。與金閣寺同置。不空先請。自捨衣鉢。以爲創首。伏望差當寺上座行滿。准金閣例。檢校營造。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三藏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綰

檢校侍中李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檢校左僕射平章事使
中書令使

賀平周智光表一首

不空言。伏以周智光。敢負 朝旨。自目天誅。積惡滅身。果見傳首。慶流羣土。喜契陽春。蓋由 陛下神算潛通。徽謀密用。武士猶未施其勇。蒼生遽已獲其安。寰宇轉清。夷狄喪志。是知 聖王之力。遂成無戰之功。仁王之慈。畢獲有情之命。不空忝承 渥澤。殊增躍荷。不勝欣慶之至。謹奉表陳。荷以聞。不空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二年正月十四日
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智光兇狂。敢擾關輔。王師暫舉。自有誅夷。宗社威靈。大聖敷祐。師之護念。氛祲永清。所賀知。請抽化度寺萬菩薩堂三長齋月念誦僧制一首

化度寺文殊師利護國萬菩薩堂三長齋月念誦僧二七人
大興善寺大德靜超 大德慧露

化度寺大德法真 大德智藏 大德道岸
大德菩提泥沙 唐名 大德波羅檀 唐名

大德談演
西明寺大德光演 大德摩訶衍

興福寺大德遂摩
千福寺大德法崇

慧日寺大德義成
醴泉寺大德利言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

智不空奏。伏以化度寺護國萬善薩堂。並依臺山文殊所見。乘聖駕象凌亂極梁。光明滿堂不異金閣。奉去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恩命。賜香兼宣。口勅。命不空簡擇念誦大德。及命寺主智藏專檢校道場。其

前件大德等。或業茂真言學通戒律。或敷宣妙旨轉讀真乘。望抽住於此中。每年三

長齋月。精建道場為國念誦。必有事故隨闕續填。其堂內外施及功德一物已上。茲

請三綱專句當冀不遺漏。中書門下。牒大廣智不空三藏。令史趙昌主事

勅奉。勅宜依牒至准。勅故牒。大曆二年二月十六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綰

檢校侍中李使。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使

中書令在使院。請修臺山金閣玉華寺等巧匠放免追呼。制一首

代州五臺山聖金閣寺造寺都料僧。純陀道仙法達木匠侯璨。谷禮。劍遺

欽。所州。檀命暉。五茂林。陽喜。子。雍日新

聖玉花寺造寺都料。木匠殷述。匠霍龍。劍如晏郭恆

唐林。韓清。賈禮。支阿八。唐林。張陳。縣。修五臺山六處普通供養舍木匠丁修零。斑寶。智義璨。郭莊。馬元

李四師。封杜兒。馬元。右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先奉恩命。令令光檢校造前件寺及普通供

養處。其所須材木當山自有。既是靈跡事資巧匠。前件匠等並遠近所推。今見在山修造

次第。恐所營州縣或有追呼。特望。天恩許舉功德。中書門下。牒大廣智不空

勅奉。勅宜委雲京句當勿令追擾牒至准。勅故牒。大曆二年二月十六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已下同七相。請臺山五寺度人抽僧。制一首

代州五臺山金閣寺玉花清涼花嚴吳摩子等寺。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

文殊聖跡自古攸仰。今遇。陛下特更增修精建伽藍。恩命稠疊。是可百神潛祐

萬聖來歸。靈蹤建興於斯為盛。處既嚴潔。人亦宜然。艱難已來僧徒漸少。或經行化

物便住人間。或蘭若隨緣。周栖他處。遂使時中禮懺鐘梵遞虧。樹下禪龜蛛網交

聞。福田未廣有愧聖心。伏乞。天恩先在。山中行人童子久精苦者。寺別度二七人

兼諸州抽道行僧一七人。每寺相共滿三。七人為國行道。有關續填。金閣等五寺常

轉仁王護國及密嚴經。又吳摩子寺名且非便。望改為大曆法花之寺。常為國轉法

花經。同五寺例免差遣其所度人。望委雲京。將軍宗鳳朝與中使魏明秀。又修功

德沙門令光簡擇。冀無偷濫。又清涼寺為大聖文殊造閣已畢。伏望。天恩賜書一

額永光來葉。中書門下。牒大廣智不空。勅奉。勅宜依牒至准。勅故牒

大曆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牒。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已下同七相同上

請子翻化度寺開講。制書一首。中書門下。牒大廣智不空

勅奉。勅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請。沙門子翻於化度寺萬善

薩堂開講者宜依牒至准。勅故牒。大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七相同上。請降誕日度僧五人。制一首

行者畢數延年五十五。無州貫誦梵本贊議三昧。行者康守忠年四十三。無州貫誦經一百二十帝

觀住京東廣福寺大弘。并誦諸陀羅尼請法名惠。教三藏里盧舍那陀。無州貫誦梵本楞伽經一

行者畢越延年四十三。部誦金剛般若經并誦陀。羅尼請法名惠。無州貫誦梵本大毗盧王經

童子石惠臻年十三。一部誦隨求陀羅尼并誦諸。法名惠光。住西明寺

童子羅詮年十五 無州貢誦梵本出生與邊門經誦陀羅尼。誦法花經一部。住總持寺。法名惠隆。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

廣智不空奏。前件行者童子等。並素稟調柔。器性淳樸。服勤經戒。誦誦真言。志期出家。精修報國。今因降誕之日。請度為僧。各配住前件寺。冀福資聖壽地久天長。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檢校侍中李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中書令使

請度掃灑先師龍門塔所僧 制一首

東京龍門故開府儀同三司大弘教三藏塔所掃灑

無名僧惠恒年四十六

俗姓張名景。亡。京師州榮陽縣檀山鄉安信里。父懷道為戶。身無籍。誦菩薩戒經一卷。誦聲聞戒一卷。誦法花經一部。念誦經業。住河南府廣福寺。出處舍那塔院井向龍門塔所。來往掃灑。

當院行者趙元及年三十五

京兆府雲陽縣龍雲鄉修德里。父貞觀為戶。身無籍。誦法花經一部。誦維摩經一部。誦菩薩戒經一卷。誦金剛經一卷。誦華嚴經一卷。誦彌陀經一卷。誦金光明經四卷。誦無常經一卷。誦法華經一卷。住保壽寺。法名惠龍。

行者田榮國年三十三

京兆府萬年縣積福鄉積德里。父懷常為戶。

童子李寶達年十三 京兆府昭應縣故壘鄉修德里。父守信為戶。誦法花經一卷。誦大廣智真言。誦理趣經若經。住大興善寺。法名惠正。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前件無名僧等。先嘗奉事故大和上。服勤香火積有歲年。志性柔和堅固無懈。請與正名便送塔額住彼掃灑。冀終罔極獲展師資。行者童子等。並久習真言。兼誦經典。不離本院業已成就。伏乞與度俾勵修持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三年六月十三日牒

中書令元假

門下杜王同上

謝御題先師塔額并設齋表一首并沙門不空言。不空早侍先大和上。猥承弊訓。愧無昇堂之哲。謬忝入室之遇。曼荼羅灌頂壇者。萬行之宗。密證之主。將登覺路何莫由斯。始先師所傳此方耳目。惠燈能照日月將深。陛下恩續耿光。不遺疵賤。詔開灌頂俾建道場。纓髮繫於存羊。覺歸依之補處。皇慈乃眷。渥澤累錫。降五僧泥封。雲隨髮落。下千人天飯。香任風吹。況塔額親題桂諸伊落。龍門之下更攢崛起之峯。月輪之間恒聚冲飛之雁。無任戴荷屏營之至。謹附監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三年六月十三日

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釋梵宗師人天歸仰。慈悲智力拯拔生靈。廣開壇場。弘宣法要。福資國土惠洽有情。婉厚良多。煩勞申謝

謝 恩命為先師設遠忌齋并賜茶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伏奉 恩命。今月十五日。故大弘教三藏遠忌。設千僧齋。賜茶一百一十串。伏戴殫悲。感無地。不空誠哀誠恐。以懷以感。故大和上道被四生。化遷十地。耀容。緬選經此忌辰。倍增霜露之悲。深積鶴林之痛。陛下恭弘付囑。遠念芳猷。分御膳以飯千僧。流香茗數盈百串。續紛梵宇。郁馥禪庭。凡在門生。無任感荷。不勝悲戴之至。謹附監使。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三年八月十五日 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大和上。法留喻鏡。照委傳燈。久證涅槃。示存齋忌。永惟付囑。深容微猷。薄施香茶。有煩陳謝也

請降誕日度三僧 制一首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羅文成年三十 京兆府雲陽縣龍雲鄉修德里。父守信為戶。誦法花經一卷。誦維摩經一卷。誦菩薩戒經一卷。誦金剛經一卷。誦華嚴經一卷。誦彌陀經一卷。誦金光明經四卷。誦無常經一卷。誦法華經一卷。住保壽寺。法名惠龍。

羅伏磨年四十五 京兆府萬年縣積福鄉積德里。父懷常為戶。

①「聖二機」②「物」一「聖」

並在此寺。實爲國家皇業所興之源。固不合同諸寺例。伏乞天慈蠲免一切差科及地稅。便迴充

高祖太宗七聖忌日設齋行香。及修號令堂安置普賢菩薩。仍於三長齋月每月十齋日。令合寺僧奉爲高祖至肅宗七聖轉仁王護國般若經。庶得無疆之福永資七聖。無盡法音上符皇壽。其念誦僧伏乞精加簡擇具名錄。奏先停俗客望即發遣中書門下 牒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五年十一月一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在使院

司徒兼中書令在使院

請惠林法師於保壽寺講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不空聞。貝葉翻經所以恢弘釋教。蓮華演偈所以付屬 天王。伏惟 陛下位重金輪。心遊寶樹。孝德感于天地。文明齊於日月。伏見章敬寺僧惠林幼懷聰悟志願傳燈。演說大乘上答鴻造。每常諷誦妙義。能宣念其地。偏幸霑 天澤。不空今奉爲國請於保壽寺爲道俗敷演真經。庶宗廟聖祚歷大劫。而齋年蒼生福田拔須彌而作壽。如天恩允許請降

黑勅依奏

大曆六年二月二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

表

謝 恩賜大興善寺施戒方等并糧料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中使李憲誠奉宣 聖旨。特賜大興善寺施戒方等道場糧料粟米油柴諸物等。無不備足。以充齋供。捧對慚惕悚交。并許其道場。爲幸已甚。更賜僧供。雨露實深。自愧無階能上答。効。但晝夜精勤加功念誦。冀酬萬一。謹舉求受戒僧衆等。於三七日懇誠念誦精馳行道。奉爲國家以修勝福。冀無邊功德。上資聖躬。不勝慚。載之至。謹因中使李憲誠附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歡誠懼謹言

大曆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三藏慈惠精誠。念深家國。弘修福利。廣被生靈。開建壇場。闡揚妙典。發揮後學。封植良緣。所施非優。何至於謝

中書門下牒

請廣智三藏登壇祠部告牒一首 中書門下與善寺三藏大廣智不空 牒准此

右保壽寺臨壇大德慧徹等奏。伏以三藏國師釋門牆暨四海瞻仰南京宗承清淨戒壇事資宿德伏請登壇秉法。爲衆授戒

中書門下 牒祠部 牒三藏准此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六年四月三日 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在使院 司徒兼中書令使

祠部 牒與善寺

牒奉 中書門下

勅牒如右准

勅右牒所 由者故牒

大曆六年四月九日

今史退述牒

主事劉意

郎中董晉

謝 恩賜乳牛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今日特奉 恩命。賜乳牛五頭各并犢。賜資自天悚踴無地。不空誠慚誠荷。以祈以塊。伏惟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 陛下日月光臨 恩過雨露。雖復精勤四時豈酬萬一。罄力竭忠實難仰謝。撫心修己有洪面目。不勝 寵渥優深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深入祕藏。護念勤誠。願乃精修。宜承渥命。所賜非厚。煩至謝恩

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二

德治二年丁未四月十二日於神護寺成身院

以南岳房濟還僧都所持之本書寫了

然七十

四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
和上表制集卷第三

上都長安西明寺沙門釋 圓照 集

凡一十六首 答制九首 總二十五首

三朝所翻經論請入目錄流行表一首并

謝恩許新翻經論入目錄流行表一首并

勅賜汾州西河縣西苑房佛堂寺額制一首

恩命令祈甘雨表一首并

東都先師塔及石戒壇院請抽大德制一首

請超悟法師於化度寺修六菩薩制一首

勅置天下文殊師利菩薩院制一首

謝勅置天下文殊師利菩薩院表一首并

請京城兩街各置一寺講制一首

貶興善寺主圓敬歸河南慧遠寺制一首

進文殊師利佛利功德經狀一首

請補前都維那道遇充寺主制一首

恩賜瓊花真人一切經一藏謝表一首并

恩賜文殊閣上梁赤錢、錢餅等物謝表一首并

恩命祈雨三藏和上賀雨表一首并

瓊華真人真如金剛蕊奉慰表一首并

五月五日 恩賜白素謝表一首并

三藏和上遺書一首

三朝所翻經請入目錄流行表一首

三朝所翻經總七十七部凡一百一卷并都日

一卷

金剛頂瑜伽真實大教王經三卷

金剛頂瑜伽般若理趣經一卷

觀自在菩薩授記經一卷

瑜伽念珠經一卷

奇特佛頂經三卷

觀自在菩薩最勝明王心經一卷

金剛頂瑜伽文殊師利菩薩經一卷

阿喇多羅阿瞻力經一卷

普賢行願讚一卷

地藏菩薩問法身讚一卷

出生無邊門經一卷

大吉祥天女經一卷

底哩三昧耶經三卷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經一卷

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一卷

金剛頂瑜伽十八會指歸一卷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分別聖位法門一卷

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五卷

寶篋經一卷

金剛壽命陀羅尼經一卷

大孔雀明王經三卷

大雲請雨經二卷

襄虞梨童女經一卷

雨寶陀羅尼經一卷

稻祿喻經一卷

大寶廣博樓閣經三卷

菩提場莊嚴經一卷

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一卷

能淨一切眼陀羅尼經一卷

施焰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

三十五佛名經一卷

八大菩薩曼陀羅經一卷

葉衣觀自在菩薩陀羅尼經一卷

訶利帝母經一卷

毘沙門天王經一卷

觀自在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一卷

文殊問字母品經一卷

金剛頂蓮華部心念誦法一卷

金剛頂瑜伽千手千眼觀自在念誦法一卷

無量壽如來念誦儀軌一卷

阿閼如來念誦法一卷

佛頂尊勝念誦法一卷

金剛頂勝初瑜伽普賢菩薩念誦法一卷

金剛王菩薩念誦法一卷

普賢金剛薩埵念誦法一卷

金剛頂瑜伽五秘密修行儀軌一卷

金剛壽命念誦法一卷

一字頂輪王瑜伽經一卷

一字佛頂輪王念誦儀軌一卷

仁王般若念誦法一卷

如意輪念誦法一卷

大虛空藏菩薩念誦法一卷

瑜伽蓮華部念誦法一卷

觀自在菩薩真言觀行儀軌一卷

觀自在多羅瑜伽念誦法一卷

甘露軍吒利瑜伽念誦法一卷

華嚴入法界品四十二字門觀一卷

文殊讚法身禮一卷

受苦提心戒儀一卷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禮一卷

理趣般若釋一卷

大曼荼羅十七尊釋一卷

金剛頂瑜伽護摩儀軌一卷

諸部陀羅尼目一卷

大乘緣生論一卷

七俱胝佛母陀羅尼經一卷

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八卷

仁王經二卷

密嚴經三卷

仁王念誦儀軌一卷

仁王經疏三卷

沙門不空言。不空爰自幼年承事先師大弘

教三藏和尚二十有四載。稟受瑜伽法門。後

遊五夫尋求所未受者并諸經論。更重學習。

凡得梵本瑜伽真言經論五百餘部。奉爲國

家詳譯聖言。廣崇福祐。天寶五載却至上都。

奉 玄宗皇帝恩命。於內建立道場。所齋梵

經盡許翻譯。及肅宗皇帝配天繼聖。特奉

綸旨。於內道場建立護摩。及灌頂法。又爲

國譯經助宣皇化。累奉二聖 恩勅。先代三

藏所有梵文並使搜訪。其中有經。索脫落便

令修補。其有未經翻譯者續譯。奏開伏惟

陛下。續承皇運。大庇含靈。廣闢福田。重

明日月。恩波遠被。法雨分流。四海宅心。萬方

欣戴。是知佛之付囑允在 聖君。不空叨承

渥澤榮幸實深。切自思之如何報國。奉先皇

聖制令。闡微言。又奉 陛下恩命恭 尊遺

旨。再遣翻譯利濟群生。雖復四時精勤未酬

經典。冀効消微。上資 皇道。其所譯金剛頂
瑜伽法門是成佛速疾之路。其修行者必能
頓超凡境達于彼岸。餘部真言諸佛方便其
徒不一。所譯諸大乘經典。皆是上資邦國息
滅災厄。星辰不愆風雨。慎叙仰恃佛力輔成
國家。謹續集前後所翻譯訖者。自開元至今
大曆六年。凡一百一十七部并目錄一
卷。及筆受僧俗名字繕寫已訖。謹因 降誕
之辰謹具進奉。庶得其言福祐長護聖躬。大
乘威力永康國界。其未翻梵本經中。但有護
持於國福潤生靈者續譯奏聞。不勝虔誠之
至謹奉表以聞。沙門不空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六年十月十二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
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風事 先朝弘闡妙教。演茲貝葉廣示
迷津。朕嗣續 不圖恭承宸旨。和尙再加詳
譯。今卷軸續進永濟生靈。深可嘉歎。其所
譯經宜宜付中外。入一切經目錄
謝 恩許新翻經論入目錄流行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中使李憲誠奉宣 聖旨。送新
翻經目錄。勅一道制答進經表。勅一道特
令中外施行。仍入一切經目錄。捧戴。忻躍喜
荷無任誠歡誠慄。再歎再愧。伏惟 陛下承
法王之付屬。滿人心之志願。持普賢之密印。
行天子之正教。決 宸。際明惠日於八方。在
於頃刻注 洪澤于萬物。斯乃普天幸甚。而
況在不空者焉。然不空所翻聖典。四十餘年

三朝已來替修功德志在宣傳。上資 王
室下潤生靈。豈意夙心一朝願滿。聖恩廣大
累劫難酬。況更特許翻譯所是未翻梵本。倍
增悲喜。敢罄竭心力承奉聖旨。續譯進奉。不
勝歡懷懷恩之至。謹因中使李憲誠奉表以
聞。不空誠喜誠愧謹言
大曆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久證菩提入佛知見。所翻經典皆洞精
微受。命施行式傳惠照實示頌德。廣濟含
靈。未光慈航煩至陳謝也
勅賜汾州西河縣西苑房佛堂寺額 制
一首
汾州西河縣西苑房古佛堂院
右特進試鴻臚卿三藏大廣智不空奏。前件
佛堂。西河縣社邑百姓。於至德年中創共修
葺志願。妖孽喪亡。國家剋復。伏以先聖孝威
取爲社名。並不煩擾公家。亦不私有求乞。其
社人等各自舉家資遂共成辦。自茲已來修
葺不輟。前年奉 恩命。五臺山修功德。迴日
到此佛堂院。尋問根由具悉其實。堂殿院宇
已就垂成。特望 天恩賜一寺額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賜額法津之寺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七年三月四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綬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恩命祈雨賀雨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中使蒞庭壤。至奉宜。聖旨。屬以充陽令祈雨。限七日得者。不空聞。絲言必准者。君也。綸發必從者。臣也。伏惟。陛下。明四目。達四聰。天高聽卑。憂心稼穡。可謂元首之至明矣。既奉天。詔。旋嚴道場。莫不勸其力。一其心。使。陛下。天成依諸佛遺教。微誠懇極。至誠感神。無勞燕舞之徵。已降普天之澤。下順人望。上赴。聖心。足蹈手舞。無任拜躍。謹奉表陳賀以聞。沙門不空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七年六月一日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妙行圓明大慈弘濟。慮深家國仁治生靈。精潔壇場至祈甘澤。晝夜勤請真聖照臨。不踰旬時克致零雨。綠苗恒茂豐歲有期。願惟薄德載懷愧勵也。

東都先師塔院及石戒壇院請抽大德制一首

東都薦福寺大弘教三藏和上塔院。請抽諸寺名行大德七人
右不空先師在日。特蒙。玄宗置上件塔院。年月深久。廟宇崩摧。香火闕供。無人掃洒。今請抽諸寺大德七人住持彼院。六時懺念爲國進修三密瑜伽。繼師資之舊業。

同寺一切有部古石戒壇院。請抽諸寺名行律師七人。每年爲僧置立戒壇。

右件戒壇院是不空和上在日。拾衣鉢與建。當不空進具之日。亦有誠願。許同修贊。不空叨承。聖澤。冀玉銳之重開。觀大師之舊規。望金輪之再轉。今請置一切有部戒壇院額。及抽名大德七人。四季爲僧敷唱戒律。六時奉爲國修行三密法門。

以前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前件院抽僧及置額等。請有關續填。其府縣差科及一切僧事。並請放免不同諸寺。謹件如前。

中書門下。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勅宜依牒至准。勅故牒

大曆七年六月十六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請超悟法師於化度寺修六菩薩講制一首

首

化度寺大菩薩像六軀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先奉恩命。遣前件功德。今請超悟法師。於像前爲國講大般若經。冀陛下。崇修洗生靈耳目。則微誠願滿。

中書門下。牒大廣智不空。牒祠部准此

牒奉。勅宜依牒至准。勅故牒

大曆七年八月二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抱玉

司徒兼中書令使

祠部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中書門下。勅牒如右牒至准。勅故牒

大曆七年八月四日。令史尚秀牒

主事劉養

即中褚長瑞

勅置天下文殊師利菩薩院制一首

中書門下。牒不空三藏

牒奉。勅京城及天下僧尼寺內。各簡一勝處。置大聖文殊師利菩薩院。仍各委本州府長官。卽卽當修葺。并素文殊像裝飾綵畫功畢。各畫圖其狀聞奏。不得更於寺外別造。牒至准。勅故牒

大曆七年十月十六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謝。勅置天下寺文殊院表一首并

沙門不空言。伏見今月十六日特勅。京城及天下僧尼寺內各簡一勝處。置大聖文殊師利菩薩院。并素文殊像裝飾綵畫者。不空聞。惟聖作法。其德動天。澤潤生靈。懸之日月。不空誠歡誠荷。載欣載躍。伏惟。陛下。開法王之玄造。闢非常之福田。建文殊真容。使普天瞻仰。在於緇侶。光幸尤深。且文殊聖者。卽諸佛祖師。大悲弘願。不取正覺。大乘引導。利樂無期。昔釋迦如來先有懸記。一乘典語。與

在中華。當有至聖帝王必以大乘理國。八百餘載。歷伏帝王聖賢多矣。實未有如陛下者也。不空何幸生過聖朝。介修大乘。奉事文殊師利。常以此聖真言奉為國家特誦。每蒙護念。恩德逾深。日夜思之。無階上報。不謂忽然。天慈普洽。垂淚宿誠。廢寢忘食。無任悲喜。不勝戴荷之至。謹附中使揚貴珍奉表陳賀以聞。沙門不空誠歡悅謹言

大曆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表進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大聖文殊久登正覺。拯生人於三界。鎮毒龍於五峯。慈悲道深。弘濟功遠。故令釋衆同此歸依。三藏梵域宗師。當深慰候也。所賀知

請京城兩街各置一寺講制一首

新譯大廣空藏經章敬寺大德元聖法師講保壽寺講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

智不空奏。前件經奉詔頒行。曾未開闡。

若不稱讚。寧表聖功。上件大德並述疏已

成。請東西兩街各於一寺常講此經。冀福

河潛流。上資聖壽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八年正月八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二月十五日。有勅於大興善寺翻經院起首。修造大聖文殊鎮國之閣。大德僧秀嚴充

使修造。使沙門慧勝同檢校。沙門不空言。伏奉恩旨。翻譯此經。天力護持。卷軸功畢。體

義筆受僧俗名字。年月處所。咸列終篇。去月端午進奉已訖。聖情恩造。許賜班宣。不空誠

歡。誠載愧荷。不空聞。設教者如來。弘傳者君上。施行佛事。非聖主而誰。伏惟陛下

迴月日於黃道。垂雨露於蒼生。霽潤物情。僧侶偏幸。修潔撫己。未知何報。然此經者。衆

行之本源。淨土之殊稱。菩薩大願功德莊嚴三昧神通。如來法印。無不具足。暫聞隨喜。福

尚無窮。況讀誦受持功德何限。冀茲法利。酬恩萬一。特望天恩。令天下大寺七僧小

寺三僧。於新置文殊院長時。為國講宣讀誦。有關續填。務使法音傳燈不絕。永康率土。長

護聖躬。不勝懇願之至。謹奉表以聞。沙門不空誠請誠謹言

大曆八年六月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表

進

貶興善寺寺主圓敬歸河南。思遠寺

制一首

大興善寺寺主圓敬本配河南府陸渾。縣思

遠寺

右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

智不空奏。前件僧比將解檢校僧事。不空

遂舉充興善寺主。今得徒衆如謙等狀稱。

其僧自任綱維。侵損常住。毀圻僧舍屋。

修自己私房。非理役使家人。手功已下。要聚尼衆止宿不謹嫌疑。見被京兆府推

問。事跡彰露。恐令准法科繩。法門之中實可愧恥。伏乞存其法服。不奪僧名。勒歸陸

渾本寺。許共改過。為國修持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三藏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八年七月十三日牒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進文殊師利佛剎功德經狀一首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剎功德莊嚴經一部三

卷并寶銅函

右不空先奉 綸旨令譯此經。天恩曲

臨。並已成辦。參校唐梵。詳定言音。年月處

所筆受證義僧俗之名。咸題卷中。文殊事

跡緣起根由。始子發心。至成正覺。莊嚴淨

土。此經具載。諸佛理體。菩薩行門。法界

有情無生。實相分明表示。功德廣大。餘經

罕備。願此勝因。上資聖壽。伏乞宣示寰宇

以福生靈。特望天恩。所是新置文殊院

大寺七僧小寺三僧。於文殊院中長時為

國講宣誦習。有關續填。是使法燈繼明不

伏二代 介二分 元二先 元一 經二講 有 年二歲 思二惠 折二屏 手二千 委二安 實二案 嘉會二喜賀同觀

大曆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狀進
請補前都維那道遇充寺主 制一首

與善寺前都維那道遇

右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
奏前件僧戒行精潔爲衆所推。先充都師
勾當寺事。終始如一。勤効頗彰。今當寺見
闕寺主。藉其檢校。伏望備充寺主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八年八月四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司徒兼中書令使

謝 恩賜瓊華真人一切經一藏表一首
答并

沙門不空言。內謁者監吳休悅奉宣 聖旨。

瓊華真人真如金剛一切經一藏凡五千五十

卷。並是梅檀香軸。織成綵帙。衆香合成經藏。

香木經案金寶香鑪。雲霞相輝。日月間錯。光

明芬馥充溢街衢。並賜不空。當院安置。令其

轉讀奉迎禮拜。喜荷交并。未知何功。上答玄

造。審復思惟諸佛聖典。纔受持者獲福無邊。

冀此勝因以酬萬一。謹即差二七人長時轉

讀。願真人真如金剛福德堅固 聖皇寶祚

萬劫惟新。不勝喜躍之志。謹附中使吳休悅。

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誠敬謹言

大曆八年十月十八日特進試鴻臚卿三藏

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三藏梵行精深聖。真如護。經行轉讀福德
無邊。敬以藏經置於香刹。願祈嘉禮。保佑
瓊華。使瘳疾永除慶善滋長。豈云殊渥煩此
謝恩

恩賜文殊閣上梁饌餅見錢等物謝表一
首

沙門不空言。其文殊閣先奉 恩命。取今月
十四日上梁。天澤曲臨。特賜千僧齋飯。上梁
赤錢二百貫。饌餅二千顆。胡餅二千枚。茶二
百串。香列湯十甕。蘇蜜食十合。梨。甘橘子十
五箇。甘蔗四十莖。中使相繼於道路。飯食
盈溢於街衢。御饌珍羞悉備大會。天廚湯茗
普治士庶。聖恩過甚。答効何階。智者皆言。
自佛法東來向欲千載。古之王者豈不修福。
弘益廣大實未有如今之皇上。不空何幸生
遇聖朝。又傳真言。贊於皇化。雖復百身不擇。
晝夜精勤持誦。豈酬萬一。不勝歡悚之至。
謹附監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不空
誠荷誠跪謹言

大曆八年十二月十日

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
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傳梵梵宮。流音東夏。弘揚聖典。持護真
宗。福資群生。慶集家園。創建文殊之閣。初舛
香刹之梁。錫饌助齋。勿勞於表謝

賀雨表一首并

沙門不空言。頃以去年終冬罷雪。今春正盡。

猶自愆陽。比屋熬然。皇情憂軫。爲人引咎。

精思祈天。果得應時。春澤普洽。川原滂霈。草
木滋華。是知聖德動天。神應如響。一人有威。
萬類照蘇。不勝忻悅之至。謹因中使李憲誠
奉表陳賀以聞。沙門不空誠敬謹言

大曆九年二月五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自冬少雪。虛切農郊。分命群官。偏祈岳瀆。而
宗社祝祐。靈祇顧懷。雲馳早春。雨洽中野。和
上念深。家國虔請。道場豐和有期。慰悅斯在。
所賀知

奉慰瓊華真人薨表一首并

沙門不空言。伏承瓊華真人薨逝。上軫 聖

慈。傍悲行路。不空拙自將理。伏枕多時。聖恩
不以不空凡僧。遣養真人爲女。痛切之至。實
倍常情。真人希攝之時。不空身正。因慟。不
獲力疾就內加持。昨二十七日扶策欲請對。

行至子城東南角已承真人凶諱。中路却迴。
追感平生。無由取訣。哀情莫展。痛迫實深。
望伏聖慈許。不空來月二日扶力就真人喪

次。轉念獲申情禮。實爲悲幸。每虔誠發願。上

向諸佛。庶憑法力。保護亡靈。伏。惟 聖心

俯垂。昭鑒。不空稍候痊減。即冀扶持奉慰。謹

奉表以聞。沙門不空誠悲誠慟謹言

大曆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特進試鴻臚卿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閣下道場。轉念師僧永充糧用香油炭火等供養。並不得出院破用。外人一切不得遮蘭及有侵奪。其辭各。紫莊將倍常住。其莊文契並付寺家。吾重告諸弟子。汝等須知。人代無常誰免此也。師資之道以法義情親不同骨肉。與俗全別。汝等若依吾語是吾法子。若違吾命則非法緣。吾壽終後。並不得著服及有哭泣攀慕。恆吾即動加念誦。是報吾恩。亦不得枉破錢財威儀葬送。亦莫置其塋城廬棄人功。唯持一床。盡須念誦。送至郊外。依法荼毘。取灰加持。便即散却。亦不得立其靈机圖寫吾形。儒生七十二子尚有心喪。吾教灌頂相傳都不然也。汝等諸子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即同普賢身。行普賢行。住普賢心。圓明廊周。五智齊現。修行如此。是契吾心。何勞驅驅營營非法不益之事。吾所告焉。汝等須依吾此處分。恐後無憑。仍請三綱直歲徒衆等。著名。爲記。鄒波臥耶告。

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五月己亥朔七日乙巳

直歲慧達

典座明彥

都維那法高

寺主道遇

上座潛真

大辨正大廣智三藏和尚表制集卷第三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四

上都長安西明寺沙門釋圓照集

凡一十九首 答制三首 總二十二首

請於興善寺當院兩道場各置持誦僧制一首

加開府儀同三司及封肅國公制告牒一首

三藏和上臨終陳情表一首

和上初薨賜賻贈物制一首

勅諸孝子各守法教制一首

勅諸孝子著服喪儀制一首

賜孝子米麵擇地等手詔一首

和上寫真影讚并序一首

恩賜起造靈塔絹表一首

謝恩賜造塔絹表一首

鄧國夫人張氏祭文一首

弟子慈獨慧勝祭文一首

五日李相公祭文一首

賜司空并諡號制一首

大廣智三藏行碑一首

大廣智不空三藏和尚影贊一首

六日勅遣中使祭文一首

六日元相公祭文一首

謝追贈司空并諡號表一首

請於興善寺當院兩道場各置持誦僧制一首

弟子僧慧朗慧超慧臻慧海慧見慧覺

慧陣右件僧等請於當院灌頂道場常爲國念誦。僧慧幹慧果慧嚴慧雲慧信慧珍慧勝慧深慧應慧行慧積慧俊慧賢慧英

右件僧等請於大聖文殊閣下常爲國轉讀

勅賜一切經

以前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奏。住此寺院二十餘年。建立道場爲國持誦。靈應非一。不可名言。其大聖文殊閣。恩命賜錢修造向畢。既安梵夾。又有御經。理合弘持以資景福。其惠朗等二十一人。並久探秘藏。深達真乘。戒行圓明。法門標準。望依前件常令念誦轉經。如後有事故。即請簡擇灼然有道行僧填闕。庶法燈不絕。聖壽無疆

中書門下 牒大廣智不空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九年六月六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抱玉

司徒兼中書令使

加開府及封肅國公 制一首

勅。大道之行同合於異相。王者至理總歸於正法。方化。城之齊致。何儒釋之殊途。故前代帝王罔不崇奉法教弘闡與時偕行。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我之宗師。人之舟楫。超。誦三學坐離於見取。修持萬行常示於化滅。執律捨縛。護戒爲儀繼

明善教之志。來受人王請。朕往在先朝。早聞道要。及當付囑。常所歸依。每執經內殿。開法前階。憑几同膠序之禮。順風比鄰。而問而妙音。演密行內持。待扣如說。自涯皆暗。滌除昏妄。調伏魔冤。天人洗心於度門。龍鬼受藏於神印。固以氣消災病。福致吉祥。實惟弘我之多。寧止利吾之美。常有命軼用申優禮而得爲師。盛味道滋。深恩復強。名載明前志。夫妙界有莊嚴之土。內品有果地之殊。大乎尙德。敬順時典。可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餘如故。

大曆九年六月十一日

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司徒兼中書令使宣

中書舍人楊炎奉行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大曆九年六月日

侍中闕

金紫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縉

朝議郎守給事中趙涓

六月日

時都事

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彭城郡開國

公晏吏部侍郎闕

尚書左丞闕

告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大興善

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

奉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光遠

大曆九年六月日下

令史肅。晟

三藏和上臨終陳情辭表一首

沙門不空言。不空幼事先師。已過二紀。早承天澤。三十餘年演瑜伽法門。奉累聖之恩。自從陛下臨御。殊私轉深。賜黃閣以宴居。降紫微而問道。積恩重疊。日月相繼。雖復精懇。豈酬萬一。而露電難駐。蒲柳易衰。一從伏枕。自春往夏。陛下深。存問再三。中使名醫相望道路。但以膏肓之病。雖針藥而難生。生滅之質。寧戀惜而能固。忽從昨夜已來。頓覺氣力彌憊。身非己有。瞬息掩掩。心神寢微。遠謝聖朝。不任戀慕。不空今者年過中壽。未爲天逝。但以往時越度南海。周遊五天。尋其未聞。習其未解。所得金剛頂瑜伽十萬頌諸部真言及經論等五十餘萬頌。冀總翻譯少答國恩。何夙願之未終。忽生涯之已盡。此不空所以爲恨也。伏惟陛下降諸佛之慈惠。下從人之所願。不空先進大聖文殊佛利經。聖情尋許。頒示中外。伏願哀愍。念臨終之一言。冀福皇家。滋吉祥之萬劫。實爲僧人。生死榮幸。五銖金剛鈴杵先師所傳。并銀盤子菩提子及水精念珠并合子。並隨隨表進奉。臨紙涕泣。悲淚交流。永辭聖代。不勝戀慕之至。謹附監使李憲誠奉表陳辭以聞。沙門不空誠悲戀謹言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行登十地。來自五天。敷演瑜伽。宜流梵

夾。周遊萬里。踐曆三朝。先詳聖言。親承師

授。當下武之興運。繼前薪之火傳。而弘菩薩

心。爲衆生病。彌留有問。宸悼增深。並宜依所

請也。爾時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肅國公

大廣智不空三藏和上表上陳情。聖恩垂

涕。墨制旋降。所請皆依。和上情。意。獲申

一心觀行。右脇果足恬然而薨。弟子號慕中

使奏聞。聖上宸悼殊深。輟朝三日。爰降中

使。詣于僧伽藍。宣慰衆徒。及錫贈贈

奉勅絹三百疋。布二百端。宜送大興善寺

故大廣智不空三藏院充贖贈物

大曆九年六月十六日宣

勅諸孝子各守法教制一首

奉勅語諸孝子等。和上爲三代國師。門

徒稍衆。宜各相和順。住瑜伽觀行。依本教修

行。如有違謬者。即錄名奏來

大曆九年六月十六日內謁者監李憲誠

宣

勅諸孝子着服喪儀制一首

奉勅語諸孝子。着服哭泣。葬送威儀。立靈

塔置圖寫影來等。除此之外。餘一切並依遺

書

大曆九年六月十八日中使李憲誠宣

手詔賜孝子米麵擇地葬日等制一首

奉手詔。與孝子等糧米麵。并並擇地塔及

日葬事等。白米五車。粳米五車。白麵五車。柴十

車。油七石。炭三車。並如京宣索如無。準元奏

王十(之) 大二本 命二合 月十(一) 涓一絹 晨二日成 朕一朕 氣一 虛二禮 塔置二設 塔 宣一 元一

來當別支送

三藏和上影讚并序一首

大唐大廣智三藏和上影讚并序

弟子朝散大夫檢校左庶子殿鄂文

和上諱不空 聖上尊之曰大廣智三藏。故

南天竺阿闍梨金剛智之法化也。昔毘盧遮

那佛以瑜伽無上秘密最大乘教傳於金剛薩

埵。金剛薩埵數百歲方得龍猛菩薩而傳授

焉。龍猛又數百歲乃傳龍智阿闍梨。龍智又

數百歲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振錫東來

傳於和上。自法身如來至于和上傳此道者

六人而已矣。和上童孺出家。聰明卓異。服勤

精苦晝夜不息。經耳聞目咸誦無遺。聞一知

十若有神告先師歎曰。吾道東矣。先師既歿。

和上遂泛海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

梨更得瑜伽十八會法五部秘藏三乘遺典。

莫不究其精奧焉。貌與人同。而心與佛齊矣。

天寶初歸至上都。玄宗深敬遇之。遂爲三代

國師。出入禁闥。聖上每延至內殿順風

請益。玄言啓沃。宗仰日深。大曆九年示疾而

臥。詔使結轍。侍醫皆藥。無虛日焉。恩旨就

臥。加開府儀同三司。依前試鴻臚卿。封肅國

公。食邑三千戶。累讓不允。至六月十五日。忽

沐浴蘭湯。換潔衣服。抗表辭。主。奄然而化。

春秋七十矣。夏臘五十矣。聖上追憫廢朝

三日。和上所居寺有荷池。周圍數十畝。傍無

灌注。中湧甘泉。醴甘饒清。冬夏常滿。及和上

遷化之日。池水先夕而涸。與夫雙林變白事

異而感同矣。夫法體堅固無來無去。應俗緣

則現於人世。證道品則歸於涅槃。豈常情之

所能測乎。繼事如生。榮木其壤。綴序本行。記

諸善言。重宣此義而作讚曰。瑜伽上乘秘密

之門。度諸禪定頓入佛身。法化正嫡迄今六

人。恭惟和尚爲時而出。演教救世如揭日月。

三聖宗師優曇再發。甘露方注涅槃不待。凡

我後學心沒憂海。畫圖惟肖瞻仰如在

恩賜造靈塔絹 制一首

奉 勅。絹七百五十二匹。宜賜興善寺故三

藏大廣智不空和尚院。充先師造靈塔直

大曆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內侍韋守宗 宣

恩賜絹七百五十二匹造塔謝表一首并

草土僧曇貞等言。今日內侍韋守宗奉宣恩

勅。賜絹七百五十二匹。充先師塔直。捧戴殊

旨咸被哀榮。使有展敬之地。始起舍利之塔。

竊謂微言尙存。聖朝增福。蓋 陛下之道崇

著。豈門人之孝克招。曇貞等不勝號辭哀荷

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曇貞等誠哀誠懼謹

言

大曆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大興善寺草土僧曇貞表上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領袖緇門。弘宣妙旨。永歸寂滅。宗慕良

深。遠日有期。遷神斯近。施繡起塔。何有謝恩

臨葬日鄂國夫人張氏祭文一首

維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七月戊戌朔五日壬

寅。鄂國夫人張氏。謹以乳藥之奠奉祭于故

國大德三藏不空和尚之靈。伏惟 和尚歷

劫增修已超三界之表。現身行化恒遊億土

之中。傳像教於東來。獻微言於北極。九重啓

沃。萬乘虔恭。錫無價香。施無價寶。方欲陶甄

毗俗潤色聰明。平皇運於泰階。致蒼生於彼

岸。豈謂川無停逝日不再中示滅同凡歸真

遽促。嗚呼哀哉。悲慟震襟。涕橫朝市。甘露收

而蘭蕙死。颶風起而江海波。有學無學諸稟

如何。嗚呼哀哉。弟子幸以夫尊忝茲國號。三

業易集。一善難成。賴和上弘慈。特垂訓誘。因

爲受法。心實驚惶。內省驕癡。外非奢縱。雖萬

分而未去。終九變而知言。倏忽永乖。痛戀空

積。辭帝里兮素輿行。瞻雁塔兮白露生。將申

哀於薄奠。冀靈鑒於微誠。嗚呼哀哉。伏惟降

尚鑒

弟子苾芻慧勝祭文一首

維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七月戊戌朔五日壬

寅。僧弟子慧勝。謹以乳藥之奠敢昭告于亡

和尚之靈。竊惟父母之孝。師資亦然。況乎親

事深威前緣。侍其几杖二十餘年。自慚愚滯

沐春殊偏。恩載我今如地。德覆我今如天。慧

照我今如日。法潤我今如泉。何一朝而天裂。

何中路而地翻。何一晝而日落。何中路而枯

泉。觸目淚盈。攀號氣喘。雖生滅而是常。終酸

慟而交切。梵音一息。尊顏永遠。學徒相視。法

會何依。嗚呼哀哉。伏惟 尚鑒

三藏和上葬日李相公祭文一首

維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七月戊戌朔五日壬

寅。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玉。謹

以香華之供奉祭于故三藏大和上之靈。夫

法器之主。釋教之尊。非生靈獨覺無以希聖

道。非崇德廣業無以宗定門。伏惟 和上神
晤藏本。密詣真言。圓合內照。智涵清源。即空
雖有示想忘色。花會王宮。燈傳淨國。惟我
聖后敷求教式。諸學爲師。依仁輔德。開演
秘旨。決明慈識。龍天効靈。怪魅潛匿。應期
于世。轉此風力。奈何厭苦示我形息。嗚呼生
有必盡神而去之。湧塔來見。雙林變衰。迷途
未返。後學空悲。緬懷初會。此哀慟無期。伏惟
尚鑒

贈司空證大辨正三藏和上 制一首

勛。寂滅爲樂。所以歸於真。付屬有緣。所以尊
其稱。修諸故事。其或強名。故開府儀同三司
試鴻臚卿肅國公大興善寺三藏大廣智不
空。德盛道高。朕所師仰。心密法印。行超度
門。精微有說。廣大無相。一雨之潤。溥洽於群
生。百燈所傳。遍明於正覺。傍達義趣。博通儒
玄。聖人之情。合若符契。朕順風前。瞻積有歲
年。慈航不留。梁木其壞。微音永隔。震悼殊
深。論道之官。追嚴師禮。仍加證號。用副名實。
可贈司空仍證號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
上

大曆九年七月五日

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使

中書侍郎平章事潁川郡開國公臣元載宣

中書舍人臣孫宿奉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大曆九年七月六日

侍中關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上柱

國臣王綽朝議大夫守給事中臣趙涓

七月 日

時都事 一本 左司郎中

金紫光祿吏部尚書上柱國左司郎中彭城
郡開國公晏

吏部侍郎闕

尚書左丞闕

告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光遠

令史府晨

書令史

郎中油書令史

大曆九年七月六日下

大唐故大德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肅
國公大興善寺大廣智三藏和上之碑

勅檢校千福安國兩塔院法華道場沙門飛

錫撰

一月飛空。萬流不闕。五天垂象。三藏降生。曷

其謂焉。我大師矣。大師法諱不空。北天竺婆

羅門子也。初母氏遇相者曰。爾汝必當生菩

提薩埵也。已便失。數日之後。果夢佛微笑眼

光灌頂。既寐猶覺。室明如晝。因而孕焉。早喪

所天。十歲隨舅氏至武威郡。十三遊太原府。

尋入長安。以求出要。見大弘教金剛三藏以

爲真吾師。初試教悉蒙章。令誦梵經。梵言除

切。一聞無墜。便許入壇。授發菩提心戒。年甫

十五。與出家焉。弱冠從有部進具成大慈獨

律相潤。知而不仕。將欲學。聲明論窮瑜

伽宗。以白先師。師未之許。夜夢佛菩薩像悉

皆來行。乃曰。我之所夢法藏有付矣。遂授以

三密。談於五智。十二年功六月而就。至開元

二十九年秋。先師厭代入塔之後。有詔令齋

國信使師子國。自波連山。巨鱗橫海。洪濤洶

湧。猛風振激。凡諸難起。奮金剛杵。諷隨求

章。群災靜然。船達彼國矣。弟子僧舍光慧。皆

目擊焉。師子國王郊迎宮中七日供養。以

真金器沐浴大師。肘步問安以存梵禮。王諸

眷屬宰輔大臣備盡虔敬。其國有普賢阿遮梨

聖者。位隣聖地。德爲時尊。從而問津。無展

也。尋即授以十八會金剛頂瑜伽并毘盧遮

那大悲胎藏五部灌頂真言秘典經論梵夾五

百餘部。僉以爲得其所傳也。他日王作調象

戲以試大師。大師結佛眼印。住慈心定。誦

真言門以却之。其象顛仆不能前進。王甚敬

異。與夫指降醉象有何殊哉。則知七葉之花

本無香氣。五陰之舍豈有我人。三摩地中示

其能慧。至天寶六載。自師子國還。玄宗延

入建壇。親授灌頂。住淨影寺。于時愆亢納

慮於隍。大師結壇應期。油雲四起。霽然洪

澍。遂內出寶箱。賜紫袈裟一副。絹二百匹。以

旌神用。或大風拔樹之災。祇星失度之疹。舉

心默念如影響焉。至十三載。有 勅令往武

威。定節度使哥舒翰請。立大道場。與梵僧舍

光并俗弟子開府。應李元琮等授五部灌頂

金剛界大曼荼羅法。時道場地爲之大動。有

雲障者散花不下。上著子蓋。猶如群蜂味之

香藥。不能却之。事訖方墜。何神之若此耶。十

桂紫眼月 勅還京住大興善寺。泊至德中。

肅宗皇帝行在靈武。大師密進不動尊八方

神旗經。并定收京之日如符印焉。乾元中。延

入內殿建護摩。親授灌頂。渾恩若至。有殊恒

禮。尋令於智炬寺念誦。感本尊玉毫。然大

明照徹巖谷。及我寶應臨朝。金輪駭歷。聖

隆彌積。師事道尊。授特進試鴻臚卿。加大廣

智之號。躬稟秘妙。吉祥至此。或普賢滿神光

於紫殿。六宮作禮。或文殊呈瑞。相於金闕。

萬乘修崇。或翻密嚴護國之梵文。雲飛五色。

或譯虛空庫藏之貝偈。霧擁千僧。大師銜

命而陟彼清涼。承恩而旋歸。帝邑。凡諸應

驗。差難備陳。方悟夫虛空之花體無生滅。

真如之用豈有去來。前後奉詔所譯諸經

總八十三部計一百二十卷。並已頒行入藏

目錄。兼奏天下諸寺以文殊為上座。仍置院

立像。保護國界。申殷敬焉。至大曆八年有

進止。於興善本院又造文殊金閣。禁財內

出。工人子來。寶傘自九霄而懸。御香亦一人

所錫。微塵之衆如從地涌。鈞天之樂若在空中

臨。至九年六月十一日。制加大師開府儀同

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餘如故。榮間優

洽。龍光便繁。降北極之尊為師宗之禮。幡像

之惠。玉帛之施。勅書盈篋。中使相望。前古

已來未有如我皇之清信也。吾師之丹誠也。

大師爰自二十歲迄乎從心五十餘年。每日

四時道場念誦。上升御殿。下至凡楊。剎

那之頃曾無間焉。萬嶺寒松歷嚴霜而黛色

者。有以見之於直操矣。矧夫入朱門如幕戶。

五載三若鶉衣。雖馳于騏驎。當在九禪之清

淨。獨立不及。同夫大通衆色摩尼本無定彩。

彩止自彼。於我何為。定謂真言之玄匠。法

王之大寶者也。於戲菩薩應見成不任心。如

來堅林度有情。示以微疾。自知去辰。以其

月十五日爰命弟子進表上辭。囑以後事。削

髮湯沐。右脇累足。泊焉寢逝。春秋七十。法臘

五十。時驟雨滂注。小方天開。哀悼九重。輟朝

三日。贈絹三百匹。布二百端。錢三十萬。米麵共

四百石。香油薪炭及諸齋七外支給。又賜錢

二百二十五萬。建以靈塔。寓內式瞻。又勅

高品李憲誠勾當及功德使開府儀同三司李

元琮監護。即以七月六日法葬于鳳之南少

陵原。其日中書門下勅牒贈司空。諡大辨正

廣智不空三藏和上。又遣內給事劉仙鶴。宣

冊致祭。內出香木。焚之靈棺。具茶毘之禮也。

寺池潤而華萎者告終之象。夢幢傾而闌倒

者驚誠之期。則雙林變白之徵。洞水逆流之

感。豈非時也。宰臣百辟曾受法印者罔不哀

慟。門人勅常修功德使檢校殿中監大興

善寺沙門大濟等四部弟子凡數萬人。痛大

夜之還。悲慧燈之永滅。不以才拙令紀芳

猷。飛錫謬接羅什之筵。則承秦帝之會。想高

柴之泣。盡同香花之血見。式揚無說之說。

以頌龍中之龍。其詞曰

文字解說即真言兮 天生我師只葉翻兮

龍宮闔闔了本源兮 象駕遙迴仙樂繁兮

所作已辦吾將滅兮 空留梵夾與花鬘兮

曼旒增悼合會葬兮 人慟地振聲何誼兮

全剛之杵夢西土兮 以表吾師安養國兮

法王之子驚牛軒兮 永度生死破魔怨兮

大曆九年歲甲寅七月六日丁酉建

唐贈司空大興善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

藏和上影贊

灌頂弟子紫閣山草堂寺慈錫飛錫撰并

天子灌頂阿遮梨耶 道傳上國家本耆闍

其望如龍其人如玉 貝多在手梵字攸矚

心同皓月光映碧池 蟬蛻而去麟臺畫之

三密板寥 九重哀悼 笳簫駟馬皆承

明詔

萬里雲慘千山松悲 蒼蒼何忍奪我宗師

瞻雪顏則無示無說 傳浩浩劫斯焉取斯

勅使劉仙鶴致祭文一首

維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七月戊戌朔六日癸

卯皇帝遣內給事劉仙鶴。以香茶之奠敬祭

于故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之靈。惟靈智識

明晤天姿聰達。夙殖梵行。生知勝因。挺秀五

天。周遊萬里。心蘊海藏。音通華夷。貝葉傳

經。瑜伽演教。弘利兆庶。出入三朝。道在不

言。理均無迹。涅槃常寂。至聖同歸。焚香澡

身。與化而盡。朕承了義。禮具師資。永訣之辰

攸深震慟。香茶之奠有靈昭之

三藏和上葬日元相公祭文一首

維大曆九年歲次甲寅七月戊戌朔六日癸

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謹以

香花之供。養祭于故三藏大和上之靈。嗚呼

寓形遊化如風動輪。地水之大皆為我身。至

人知存而不守。委于寂滅之境。得度而常朕

離于染愛之塵。於戲大師紹佛明因。玄覽并覺。弘悲會仁。色心同徹。功學惟新。明明我后與道冥順。孔德時生。真宗啓運。期繼後葉。寔傳密印。齊心閑館。降席延問。束轡尊師。順風三進。惟聖儲福。資神會祥。凡我四衆雲從道場。次承付囑。仰負津梁。曷云報盡。宗極斯亡。嗚呼法體圓照際於前後。非待形以生。豈緣聚而有。靈山重會。坐劫將久。愴戀神儀。永懷慈誘。尚饗。

謝 恩制追贈先師并諡號表一首并答并
草土沙門慧朗等言。昨六日先師茶毘之夕。聖慈哀悼。追贈司空。仍諡號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昭宣國體。靈光神道。三公之贈有越舊章。和上之稱先經未載。是知高天之澤。浸江海而無涯。幽途之靈象日月而下照。凡百弟子數千衆人。悲感聖恩。無任戴荷。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慧朗等誠懷誠愧謹言。

大曆九年七月七日大興善寺草土沙門慧朗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和上發迹五天。周遊萬里。宣演正法。拯暗生靈。涅槃歸常。孝行崇證。禮經斯在。煩以謝恩。大辨正廣智三藏表制集卷第四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五

上郡長安西明寺沙門釋圓照集

凡二十九首 答制十六首 總四十五首

召念誦僧制一首

勅慧勝依所請住制一首

勅慧勝依所請住制一首

停修舊塔地制一首

勅於當院起靈塔制一首并使

沙門慧朗謝賜紫衣表一首并

恩賜文殊閣額制書一首

謝賜額表一首并

進造大聖文殊鎮國閣狀一首

謝恩賜小祥齋供表一首并

弟子慧果謝賜錦綵表一首并

勅天下僧尼誦尊勝相真言制一首

謝誦持尊勝真言表一首并

請爲先師立碑表一首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并

故功德使李公挽詞二首

請續置功德使表一首

謝賜齋餽茶表一首

賀春雪表一首并

賀度韓王女出家表一首

青龍寺僧曇貞賀祈雨賜物表一首并

沙門飛錫賀晴表一首并

覺超賀灑所祈雨表一首并

請辭內道場陳情表一首并

賀祈雨表一首并

賀破的咄蕃表一首并

僧惠超賀王女潭祈雨表一首并

僧曇貞賀祈雨表一首并

靈應臺僧道潤賀平河南表一首

監使憲誠進佈鵲毛表一首并

召念誦僧制一首

奉 勅語元琮。化度保壽興善等寺。先於故三藏和尚邊受法僧有業者。即具名奏來。

大曆九年七月七日內謁者監李憲誠 宣

勅慧朗教授後學 制一首

奉 勅語僧慧朗。專知檢校院事。兼及教授後學。一尊一契。有次第者。聞奏。

大曆九年七月七日中使李憲誠 宣

勅惠勝依請 制一首

奉 勅語僧惠勝。和上在日。阿師子偏得意旨。今聞於塔所焚香火守護。先於和上邊受得普賢念誦法。與朕同尊。努力精修三年滿後。即來對朕與商量本尊法。所請依住。

大曆九年七月七日中使高品李憲誠 宣

停修舊塔地 制一首

奉 勅語元琮。故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塔所修造宜令且停。別擇好地起修。

大曆九年七月十五日中使李憲誠 宣

勅於當院起靈塔 制一首并使

奉 勅語元琮。故辨正三藏茶毘得舍利。令當寺院造舍利塔。

大曆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內謁者監李憲誠

勅二却一 謝一 凡二十九 表制等表三十 十六 勅二 住一 謝賜 答 八字一 并答一 首十 并答 弟一 恩賜 五字 相一 李公二 涼國公李將軍 賜一 青龍寺僧二沙門 賀十 南山 覺超一 咄土 僧表 七字 同前文 三字 監誠 四字 李十 僧一

宣

勅句當京城諸寺觀修功德使 牒興善寺牒
得舉稱奉 勅如右未有各牒所由請施行處
分者錄 勅牒興善寺仍牒故三藏和上院者
故牒

大曆九年九月八日 牒

判官前資州司馬劉浩

使開府儀同三司兼右龍武軍將軍李琚

沙門惠朗謝賜紫衣表一首并

澤。濫沐殊私。出入 金門。薰修別殿。幸奉
明詔。頻對九重。紫綬袞袞。特蒙 恩賜。不但
榮飾先師。實亦光。耀後學。微僧無任悲感。
謹奉表陳謝以聞。不勝戰灼之至。誠歡誠喜
謹言

大曆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興善寺故大
辨正三藏和上付法弟子僧慧明表進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師夙勤梵行。先踐
法流。福惠所資。生靈蒙賴。爰賜 命服。煩此
謝恩

恩賜文殊閣額 制一首
奉 勅。八分金書大聖文殊鎮國之閣額。一
宜送大興善寺翻經院

大曆十年二月十三日中使李憲誠 宣
謝賜額表一首

沙門惠朗言。今日伏奉中使李憲誠宣 聖
旨。特賜八分金書大聖文殊閣額一。御札神
蹤筆勢奇絕。名雄鎮國宇燭天文。鵲顧鸞迴
宛然飛動。龍姿武。態迥拔風雲。陷垂露於

九霄。威隆石於千仞。金光炳煥。共日月俱懸

聖跡。指模與乾坤不朽。候迎瞻仰。眼目清
新。審慮諸觀。心神爽。微僧何幸。沐此 恩
波。戴荷高天。愧慚無地。不勝拈跢歡悚之至。
謹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惠朗誠祈誠荷謹言

大曆十年二月十三日大興善寺沙門惠朗
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伽藍別院安置真容。金勝發揮式光大聖。師
勤修香火。保護邦家。所謝知

進造文殊閣狀一首

大興善寺翻經院

造大聖文殊師利菩薩閣。都計入錢二萬二
千四百八十七貫九百五十文。內出代絹共
計入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二貫文。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二
千七百四。見錢入一千八百八十五貫三百三十三文。和上表
錢諸雜錢物入八千三百五十五貫四百四十
七文。外施及諸雜并買物入。應造大聖文殊
師利菩薩閣。破用及見在數如後

四千五百四十二貫五百四十五文。買方木
六百一十根半
九百七十四千八百一十文。買椽柱槐木共
八百四根

一千四百九十一貫一百七十文。買磚瓦。瓦
獸五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口
二百一十四千五百文。買棧七百束等用

七百四十六千二百二十五文。買柏木造門
窗鉤欄等用
七百六十四千文。買石。可諸雜石并雇車脚

手功糧食等用

一百一十六千四百二十五文。買麻構等用
三百三十九千五百九十一文。買釘鐵等用
八十千文。造閣上下兩層風簾八枚等用
八十五千二百八十八文。買石灰赤土黑蠟
等用

二千四百七十八貫九百四十六文。造金銅
釘門獸諸雜銀器具用

六百九十四千五百五十文。雇人築階并脫
塹等用
二千二百八十八貫三百文。雇人揚仙立木
手功糧食等用

八百貫文。買彩色解。綠畫羅文軟作手功糧
食等用
一千五十一貫二百九十六文。雇人解木手
功糧食用

三百五十五千文。雇人瓦舍及手功糧食等用
一千五百一十八貫九百文。造。估柏門窓鉤
欄障日手功糧食等用

三百三十貫文。泥壘作手功糧食等用
二百五十七貫文。雇人畫。暖其隔窠并買彩
色手功糧食等用

五百九十五千六百八十七文。雇人車船載
方木脚錢等用
三百五十七千七百文。雇人砌壘塹作手功
糧食等用

一百六十二貫五百四十八文。買趙越。漢籬
席箔炭花藥。蠟紙筆油等用
一百貫九百八十二文。僧使行者外使催趁

一百貫九百八十二文。僧使行者外使催趁

①浩二涉②③羅二輝④⑤先二光⑥⑦慈二慈⑧⑨落二陌⑩⑪百二千⑫⑬抑二折⑭⑮互二九⑯⑰訂二鋼⑱⑲鉸二鈔
①②仙二山③④緣二緣⑤⑥估二估⑦⑧暖二暖⑨⑩〔人〕一⑪

糧食設功匠等用

五十二貫五百一十文。買膠及麻。打繩索諸雜等用

三百一十二千七百九十文。雇雜使年月日功人等用

八百七十三貫二百五十文。買車四乘牛六頭等用

六百八十二貫八十七文。與牛買草豆麴牛藥逐車人餅錢等用

右具破用數如前。應買入雜施入迴殘見在如後

合入方木六百八十五根半。七十五根外施入六百一十根半

買入四百八十七根半。造閣用訖一百二十七根出賣訖。七十一根見在

合入搏柱二百四十四根。一百四十八根外施入九十六根

買入一百七十三根造閣用訖。七十一根見在

合入椽二千四百一十四根。一千五百七十根外施入八百四十四根

買入一千八百五十四根。造閣用訖五百六十根見在

合買入棧七百束。三百五十束。造閣用訖三百五十束見在

合入膠六百八十三斤。六百斤勅賜入四十斤外施入四十三斤買入造閣用訖

合入蠟六百二十斤。六百斤勅入二十斤買入並造閣用盡

右具通造閣所入錢物方木等及諸雜用外見在數如前謹錄。奏聞伏聽。聖旨

大曆十年四月五日檢校造閣僧秀嚴等狀進

同檢校造閣僧惠勝勸檢校院事僧惠明

謝。恩賜小祥齋供表一首并答。中使段物華至奉宣。聖旨。以故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周年入塔齋賜一千人供。兼賜茶二百串度弟子二人。伏以先師寂滅。星歲俄周。聖恩飾終。累有榮施。賜錢起塔。錫饌度僧。雨露浹於幽明。光龍被於存沒。凡在法侶。悲愧交馳。中使眷臨。香茶繼至。送全身於多寶。荷殊澤於九霄。無任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不勝戰灼之至。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年六月十五日

大興善寺沙門惠明表進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先和上寂滅歸常。驛移星序。益多傷悼。追崇福祐。齋施所資。願非厚給。煩此申謝也。恩賜錦綵謝表一首并答。

沙門惠果言。伏奉今月九日中使李憲誠奉宣。進止。賜微僧錦綵共二十四匹。捧對忻懼如山。壓已。惠果幸逢休明。叨承聖澤。聚沙之歲。則事先師。二十餘年。執持巾錫。瑜伽祕密之宗。普賢深妙之要。特蒙教誨。偏承意旨。切令爲國晝夜修行。微僧是以破膽竭肝。亡形殉命。斯須不問。祈誓懇誠。將酬雨露之

恩。冀答殊私之造。無任抃躍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沙門惠果誠歡誠懇謹言

大曆十年十一月十日大興善寺沙門惠果表進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和上遺教。開梨克遠。祕密之宗。流傳弟子。覽師精懇。表以勤勞。薄錫緹綱。以崇香火也。所謝知

勅天下僧尼誦尊勝真言。制一首。奉。勅語李元琬。天下僧尼令誦佛頂尊勝陀羅尼。限一月日誦令精熟。仍仰每日誦二十一遍。每年至正月一日。遣貢正使。具所誦遍數進來

大曆十一年二月八日內謁者監李憲誠宣

謝誦持尊勝真言表一首并答

沙門惠朗言。伏奉。恩勅。令天下僧尼誦持佛頂尊勝真言者。諸佛之心目。蒼生之津梁。陛下受佛付囑。申以法化。惠朗跡在緇門。又叨近侍。愚誠之分。實驚實喜。伏惟。陛下謀協聖慈。陰贊生利。致仁壽之域。在茲一言。播無疆之休。以靖萬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允將獲祐。僧有獎進之路。俗成同善之風。此則。陛下超天下之恩。參承至道爲用。豈愚僧日用而知者哉。生植之澤以云深厚。誨誘之德上答何階。謹附中使元應金奏表陳謝以聞。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大興善寺沙門惠朗等表進

打二釘

思二恩

序二席

給二給

佛頂真言。神力廣被。庶資弘益。普及含靈。比令誦持。有勞表謝也。

沙門惠朗等言。先師大辨正不空三藏和尚。早逢聖代。紹佛傳燈。浮海梯山。詢求法寶。獲金剛密印。了三昧總持。舍利苞於色身。智劍懸於心月。坦夷大道。輔翼皇家。白天寶已來。皇祖皇帝。降尊問法。禮具師資。陛下

臨朝又加殊敬其道德寵錫超倫存稱灌頂
之師沒贈上公之位一從遷化再歷歲時影
塔空建於雙林盛德未題於貞石聖慈哀
眷許製豐碑瞻仰天文冀其降止微僧夙願
待此將終伏乞鴻恩俯垂矜允不勝懇款
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輕冒龍顏無任戰懼
沙門惠朗等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十一年四月五日大興善寺沙門惠朗等上表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沙門惠朗等言。惠朗聞逆德者亡已孽難違。伏惟陛下聖明獨斷。密運神謀。用將士威武。竭誠討叛。寇烏擒捷。八州既獲得。海外聞通。萬國來朝。四夷納貢。惠朗等不勝慶快之至。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賀以聞。沙門惠朗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大興善寺沙門惠朗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靈曜狂叛達拒朝經。軍師四臨寇孽霄潰。凶

首擒執。汴垂再康。所賀知。

故功德使涼國公李將軍挽歌詞二首

前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翰林待詔趙遷。業盛
唐堯際。功成文子軍。累承三帝寵。六比五臣
勳。畫角悲寒吹。愁笳咽曉雲。聖朝忠義骨。
今日委荒墳。大樹悲風起。將軍去不迴。撫棺
心益痛。臨穴淚難裁。曉月繁霜草。幽泉掩夜
臺。更聞歌伴哭。觸物盡成哀。

請續置功德使表一首

沙門惠朗言。惠朗聞。惟人植福。惟福利人。苟闕其司。善無由長。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所登天祚。蓋爲蒼生。隔截邪途。護持正法。萬邦咸幸。豈惟京城。自國家特置功德使已來。衆福日滋。群凶時滅。皇室起崇。膏之祐。繡門絕挫辱之虞。惟天所知。人罕悟矣。一昨元琮薨沒。帝京僧侶相視黯然。舉目

增悲。中言下淚。又懼惡魔。獲適心之便。外道
得攘臂之秋。正教陵遲。邪林茂盛。伏乞
聖慈。擇一賢臣。職司功德。永國家惟新之福。
解僧人懷舊之悲。謹附監使李憲誠奉表陳
謝以聞。不勝戰灼之至。沙門惠朗誠惶誠恐
謹言

大曆十一年十二月日大興善寺沙門惠朗
上表

謝齋^②觀茶表一首

沙門惠朗言。伏奉今月十四日設二千僧齋。賜茶二百串。今日又蒙中使宣示恩命。尉及門人。周行天香。薰觀存沒。惠朗等誠悲誠懼。心魂殞越。承先師之遺蔭沐陛下之殊

澤。儻神理有在。冥感聖恩。則結草之報必由香茶矣。無任負山海之至。謹附中使李嵩

大曆十二年六月十日沙門惠朗誠懃誠恐謹言

賀春雪表一首

沙門惠朗等言。比屬去冬。愆陽。聖心憂軫。廣崇勝福。蓋爲生靈。果得春雲洒空。皓雪呈端。普天含潤。澤被無涯。昏塵自清。豐年有待。惠朗等五十三僧。每在道場。爲國持念。自正初已來。互相策勵。或有七日不食。或有經旬忘寢。貴資片善。上答殊私。沐浴堯年。仍慚野老。無任忻悅之至。謹附中使李憲誠奏表陳賀以聞。沙門惠朗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大興善寺沙門惠朗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頃以時當發生自冬無雪朕情深望歲軫庶
愆陽師祈禱精誠膏澤普霑至誠所感當田
懋焉所賀知

賀度韓王女出家表一首

京城釋門衆大興善寺上座沙門惠朗等言
伏奉今月六日聖旨度韓國大王長女鴻
恩放天孫出家祐資皇后踵繼愛道觀光
釋氏伏惟陛下至聖之心利物弘廣雖乾
坤之大疇能況焉去蟬鬢之風叙剝除雲髮
脫寶衣之璵珞被服袈裟三界人天皆霑福
澤天下緇門不勝戴賀謹附中使魏行琳奉
表以聞沙門惠朗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十月九日

京城釋門大興善寺上座沙門惠朗等上表

沙門曇貞賀南山祈雨賜物表一首并

沙門曇貞。比頃以膏雨未敷。聖心憂軫。特奉進止。令往南山祈雨。肝膽斯竭。望赴天心。於法無功。龍神不應。空勞容想。虛費供須。既無喜期。誠當罪責。聖慈寬宥。錫賚殊深。蒙錦綵七十四。戴天履地。莫知高厚。豈謂憂憤之。忽逢聖。咸霽然之澤。無任歡抃愧懼之至。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曇貞誠惶誠喜謹言

大曆十二年八月三日青龍寺沙門曇貞上表

賀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師久勤梵行。夙著精誠。虔潔道場。至祈膏澤。海

中獎資。煩此謝章也

賀晴表一首并

沙門飛錫等言。伏奉八月二十六日中使高

品李憲誠宜。聖旨。令京城諸寺釋門衆轉

大般若孔雀王等經。精勤止雨。用副聖心

者。飛錫聞。帝堯至聖。不無水雨之多。大雲寶

經亦有請止之化。頃者。稍如霖霖。納慮於

陰。陛下親露心於金人。每焚香於玉殿。遂

使晴光上升。折重雲而四照。惠風旁振。掃氛

霧於八方。衆盛可期。介庾恒溢。斯皆天慈精

詣。僧等何知。凡在道俗。無任感戴。謹附中使

李憲誠奉表陳賀以聞。沙門飛錫等誠歡誠

躍謹言

大曆十二年九月一日

京城釋門衆沙門飛錫上表

賀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師緇門領袖。久在道場。勤結梵緣。福資黔庶。

真聖所祐。宿陰漸開。宜益虔誠。慶流家國也。

所賀知

賀灝所祈雨表一首

沙門覺超惠照等言。今月十五日中午使楊貴

功至奉宜。聖旨。令覺超等於南山灝所七

日祈雨者。陛下恭己育物。慮甘澤於夫時。

以人爲心。閱農殖於望歲。遂使有靈必禱。神

跡克祈。而萬姓荷慈愛之。恩。群生欣父母

之義。比者雨雖罕降。百草皆滋。旱不及憂。五

穀咸茂。此即陛下順天之道。潛運。體元之

化。內諸。覺超等猶愚不任慶美之甚。人皆含

識。登勝歡戴之極。覺超伏奉。聖旨。便結道

場。晝夜精誠。以副。文。思之旨。莫敢懈怠。

用彰。光宅之。令。持誦初經。一宿雲霧忽洽

於山川。啓請未盡。兩辰。霽澤遽洒於城闕。是

知幾年之感。玄應在乎須臾。舜日之謀。休徵

無復遲久。所樹苗稼。忽若增舊。凡謂糧儲。實

將逾賤。覺超與鄉村父老等。以戴以躍。不

覺手舞于閭閻。乃波乃止。自然足蹈於衢巷。

無任抃踊之至。諸奉表陳賀以聞。沙門覺超

惠照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七年六月二十日

保壽寺沙門覺超惠然等上表

賀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師等經行宴坐。久晤無生。念深家邦。誠請膏

澤。聖恩垂祐。零雨應期。傳洽秋原。戴榮嘉

穀。西成有望。用愧勤勞。所賀知也

請辭內道場陳情表一首

長生殿道場念誦沙門覺超惠照等言。覺超

惠海等素無德業。濫目緇流。隨侍先師。入

出中禁。食分御膳。服滅天衣。歷馬公車。往來

乘駕。因循歲月十五餘年。錫賚殊私。丘山已

積。論功報國。纖芥曾無。撫已修滌。豈堪愧

惡。且出家之人。受佛教令。精修功德。令處伽

藍。久在天宮。實貽物議。夙夜思忖。何情自

安。特乞。聖慈降垂。矜放。各歸本寺。爲國

修行。福田所資。寧限中外。不勝虔懇之至。謹

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請以聞。沙門覺超惠

海等誠惶誠懼謹言

大曆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念誦沙門覺超惠照等上表

賀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師等妙行精修。堅持正覺。留在中禁。用廣勝

因。無去無來。何至辭讓也

賀祈雨表一首并

沙門覺超等言。伏奉八月二十七日中使魏

行林宜。聖旨。霖雨久滯。即令止雨者。覺超

等忽奉。綸言。倍加虔懇。啓告龍神。晝夜精

誠。肝膽斯竭。承。陛下天威。雲收雨止。秋稼

皆資茂實。伏惟。皇帝聖德動天。子育萬類。

率土歡心。百僚咸慶。道場僧等不勝欣躍之

至。謹附中使欽奉表陳賀以聞。沙門覺

超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二年九月一日

長生殿道場沙門覺超等上表

賀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師繙門領袖。久在道場。勤結梵緣。福資黔庶。眞聖所祐。宿陰漸開。宜益虔誠。慶流家國也。所賀知。

賀破吐蕃表一首并答并

沙門覺超等言。伏見露布子儀下將士破吐蕃。擒生數千。斬首盈萬者。伏聞以順罰逆。與師必功。以義制淫。舉無不剋。日者蕃醜負約。敢背國恩。從兵邊陲。憑凌石地。伏惟陛下聖略通神。天威遠震。勢同破竹。如火燎原。俘擒魁渠。僵屍滿野。覺超等忝在釋門。喜清國步。無任慶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沙門覺超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內道場保壽寺沙門覺超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西蕃負恩元戎。致計天道。助順殲厥兇渠。師等釋流亦當爲慰也。所賀知。

賀玉女潭祈雨表一首并答并

沙門惠超言。伏奉前月二十六日中使李憲誠奉宣口勅。令惠超往蓋屋縣玉女潭修香火祈雨。惠超行闕精修。謬揚天旨。山川靈應。不昧禱祈。初建壇場。豁聲乍吼。及投舍利。雨足如絲。一夕而草樹增華。信宿而川原流渟。澤深枯涸。慶洽人神。伏惟陛下聖德動天。天澤先降。豈惠超微物。精誠感通。無任喜慶并躍之至。謹因中使李憲誠入奏奉表陳賀以聞。沙門惠超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九年二月五日内道場沙門惠超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朕動恤黎元。望深時雨。分命鄉里。遍禱靈祠。而和澤若霑。甫及旬晦。師久勞虔潔。勤清道場。有年可期。願增歡慶也。所賀知。

同前文一首

沙門曇貞等言。伏奉前月二十九日中使李憲誠至奉宣聖旨。命曇貞等於寺前玉女潭下轉念助修祈雨。伏惟陛下以冬無積雪。春又亢陽。爰濟元元。精誠遠禱。中使等初修香火。天無纖埃。既宜聖旨。悅然靈變。山風結結。若殷其雷。潭水沈沈。或分龍躍。遂使霈然。豐澤遍灑川原。壬膏由是脈起。草木因之甲拆。蒼生欣戴。日用難述。曇貞等學道明時。僻居巖谷。幸蒙聖澤。并躍空增。無任喜慶之至。謹因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賀以聞。沙門曇貞等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九年二月三日蓋屋縣仙遊寺僧曇貞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并制同

靈應臺檢校觀音道場念誦沙門道潤等言。

靈應臺檢校觀音道場念誦沙門道潤等言。伏承河南諸將收獲汴州。大破田悅生擒靈曜。梟鏡之徒。決辰瓦解。蜂蟻之毒。水消。天地人神無不慶焉。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據法王之正教。行觀音之大悲。子惠蒼生。恐一物失所。而彼狂豎。故拒達天恩。實非天誅。是自取禍。今者河清海晏。日潤山晴。尚聞天師猶賈餘勇。虜戮承嗣固在不遙。微僧此時慶幸何甚。仰承皇澤。江海非深。不勝忻悅之至。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賀以

聞。沙門道潤誠賀誠忻謹言。

大曆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靈應臺檢校道場沙門道潤上表

進佈鴿毛表一首

臣憲誠言。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伏惟陛下孝理天下。岳瀆所以降祥。信及昆蟲。鱗羽所以呈瑞。今釋經具載。佈鴿避鷹。至身子影戰慄未除。至如來影怖畏都盡。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唯鴿餘壽。今尚存焉。其體也輕。其色也紺。入火不化。遇風輒飛。臣憲誠久事軒墀。親自觀試。焚毛不燼者。知佛教之未衰。自周傳唐者。表皇劫之更遠。犬馬之志。比以獻芹。烏鳥之情。方諸奉愧。事雖至小。不敢不進。臣憲誠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大曆十二年正月一日

元從朝散大夫行內侍者內謁侍者監同正員上柱國賜魚袋臣李憲誠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汝以近臣。謹持釋教。精勤久著。誠効頗章。所進鴿毛。深可喜也。所奏知。大辯正廣智三藏表制集卷第五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六

上郡長安西明寺沙門釋圓照集

凡二十二首 答制一十一首 總三十三首

①(二)一② ③致計二到討④ ⑤獻二憲⑥ ⑦里二尹⑧ ⑨下二上⑩ ⑪中十(外沈沈)⑫ ⑬悅一悅⑭ ⑮結結二浩浩⑯ ⑰壬二士⑱ ⑲官⑳ ㉑毒十(須烈)㉒ ㉓嘉二喜⑴ ㉔實二實⑵ ㉕承嗣固在二副因承在⑶ ㉖悅二塊⑷ ㉗(表制等)十凡⑸

監使李憲誠進金字法華經表一首并答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僧元皎請度僧表一首

沙門崇惠登刀梯歌一首并序

沙門崇惠登刀梯頌一首并序

沙門崇惠謝賜紫表一首并答

恩命拂拭京城諸寺塔像訖進表一首并答

進與善寺文殊閣內外功德數表一首并答

肅宗恩命三藏弟子惠肝等入內道場念誦制一首

恩旨令三藏弟子僧惠曉爲國念誦制一首

代宗恩旨命西明寺給粥飯往來騎乘制一首

往五臺山修功德辭聖恩表一首并答

恩命令與惠朗同修功德謝表一首并答

元日獻甄叔迦寶表一首并答

八月十三日賜手詔一首

進五臺山修護摩功德表一首并答

勅大興善寺都維那法高依前句當制一首

謝恩命令有則法師於興善寺開講表一首并答

謝制補沙門惠朗充興善寺上座表一首并答

唐贈司空大將軍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碑一首并文

進金字妙法蓮華經表一首

臣憲誠言。臣聞。子得一善必獻其父。臣得一

善必獻其君。然金字法華經者。驚嶺垂文傳

真貝葉。龍宮寫妙取況蓮花。故軸以珍奇。書

以金字。勢分垂露。光動繁星。開卷受持。比

百花之發春樹。披文演說。若群鴻之起滄海。

清滌五濁。莊嚴六根。謹於元日跪而奉進。以

表吉祥。伏願均如來之壽。延陛下之昌期。無

任犬馬懇款之至。謹奉進以聞。臣憲誠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大曆十三年正月一日元從朝散大夫行內

侍省內給事賜緋魚袋上柱國李憲誠表進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汝以近臣監修功德。履新之慶能致妙經。開

卷粲然。深可嘉尚也。所進知

賀平李靈曜表一首

臣遷言。伏聞。滑毫節度使勉等。恭承睿謀。順

行。天罰。靈囀擒虜。田悅敗亡。掃河右之煙

塵。收大梁之州縣。救蒼生塗炭之苦。宜阜情

側隱之慈。萬國同歡。兆人相賀。彰宗廟之

靈貺。昭聖主之威神。臣之庸微。幸逢聖

代。聞斯大慶。并躍無任。謹附中使李憲誠奉

表陳賀以聞。臣遷誠忻誠喜謹言

大曆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前左領軍衛丘曹翰林待詔臣趙遷表上

沙門元皎請度僧表一首

沙門元皎附起居。伏惟聖躬萬福。元皎生

居福州。偏方賤品。長年多幸。侍從變興。自靈

武還京。遇承明佛事。稟先師遺訓。許國忘軀。

慚無絲髮之功。已及從心之歲。身纏痼疾。侍

養無人。仰思聖慈。曲賜哀恤。有姪孝常早承

天澤。謬列崇班。誠無報國之勞。志有出家

之行。元皎知其實業。舉不避親。雖處居家。常

勤誦習。伏惟聖恩。俯及。特乞殊私。冀竭殘

形。永希上答。無任懇懼之至。謹因降誕之辰。

謹附中使魏行林陳請以聞。如天恩允許。

請宜付所司。謹具脚色如後。沙門元皎誠惶

誠恐謹言

大曆十三年十月九日

前長生殿道場念誦僧保壽寺主沙門元皎

上表

謝贈贈亡師惠堅物表一首

沙門常清等言。伏奉中使美庭璵宣聖慰。

贈亡僧惠堅相二十匹。跪捧慚惶。悲懼交

集。沙門常清等誠惶誠恐。常清等並受業惠

堅。積有年歲。道不精苦。上延光師。伏蒙

聖慈。眷念殊贈。曲臨米品。微僧不勝悲幸。謹

奉表陳謝以聞。沙門常清等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七年六月十二日

內道場故念誦僧惠堅弟子常清等上表

登刀梯歌序頌謝表等三首

大唐大曆三年戊申之歲十月二十八日。奉

勅於章敬寺建道場。時有江東沙門崇惠。

登刀梯具劍樹。涉油炭錢。坐錫劍床。是日也

百宮星馳。萬人雲集。莫不驚魂歎未曾有劍

梯首翹足而爲歌曰

百尺凌空倚劍梯

摩鐘霜明鳥道齋

刀爲樹劍作山

一步一登揮手攀毛

千峯迴雲接天霓

龍泉金鑲生虹蜺

應真飛錫遊其間

七星璨爛光斑斑

千將劍刃兩離。披碧光焰

上人履之不爲險

鑲耶刀銛鋒銳可吹毛

如今蹈之不足勞

白若雪青如冰

龜甲魚鱗幾百層

四部觀之戰戰兢兢

萬仞峯頭見一僧

寶鐵文青蛇色

方是大悲解脫力

不傷不損難可測

自古武臣矜劍術

誰道揮戈移白日

視之膽攝身懷慄

何如今日見神通

李廣舊傳百戰功

出沒縱橫白刃

紫衣猶帶飛入空

精光能利

光翡翠點點

崇惠登刀梯頤序井

自漢明感夢騰閣裂見網於維陽秦主懷疑羅

什顯寶鏡於瓶內

傳奔辭誚著辨正之文

琳崇惠催邪顯神用於章敬其事相也玄

聾木百尺上有二層寶刃交羅金鈴四繞

炎爐八甬池飾蓮荷

結座毒鋒並布欄楯之

內是日也天聲增明風塵不起凝霜聚散

日氣和暄于時勅賜法衣親使監觀國師宰

輔文武雄班隣國弼諧龍象法侶黃冠朱塵

大哉正覺 神力難思 夢感明帝 騰閣降輝 群邪捨執 稽首歸依 秦殿鏡寶 瓶顯降疑 傳奔辭誚 辨正摧之 沙門崇惠 止毀排非 水火双毒 對驗希奇 善哉一期之盛事 將來千載而不移 謝賜紫衣並賀表一首 沙門崇惠言 昨奉觀軍容使宣進止令於章 敬寺登劍樹渡火坑 伏奉中使羣庭玉宣進 止賜紫僧衣一副者崇惠聞有願不孤觀音 之慈速克念斯應能仁之力雄所以入火不 焚以期必効履刀不割方奏明微不謂大聖 加威天恩曲被遂使觀身法界蒙煥焰而無 傷舉足道場凌霜刃而不沮實冀妖氛永 息業海長清況道俗同歡人天畢祝此則 陛下至誠之所感也豈微僧一志之所爲乎 叨沐殊私無任慶悅謹奉表陳謝以聞沙門 崇惠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安國寺沙門崇惠 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答曰 師精勤梵行夙契真乘誠之感通佛所護念委 身烈火之上投足銛鋒之端坦然經行如在床 席都城縱觀四部歸依所施非優煩勞稱謝 恩命拂拭京城諸寺塔像訖進表一首并 沙門惠果言 伏奉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中使 李憲誠奉宣勅旨令微僧巡京城諸寺勾 當灑掃殿宇拂拭尊像及勸僧尼徒衆焚香 念誦爲國發願虔祈福祐者謹以去年十二月 二十日於莊嚴寺佛牙處起首至今月八日 終興善寺等一百一十二寺應有殿塔佛牙 經藏靈跡舍利處總九百五十七所奉宣 容誠發揮像教拂石塵劫降天衣於六銖滌 埃金身耀千葉於蓮座舊容復照古容再 鮮香焚殿中踴躍庭內承清淨以發願若靈 應而感通今四海澄波三天卷霧虜塵不起 旭日破昏微僧又謹案雜寶藏等經云若掃 一閻浮提地不如掃佛塔一手掌許常作轉 輪聖王此皆階下聖慮精微信心弘著潔其 淨土廓彼空門大庇釋徒延于萬國福若雲 集應如響臻故得災沴不生氛祲自滅 叶于宸念如此之速微僧因故師資特蒙聖 恩將借恩履馬監籠中宮榮命自天矜惶 失措涓埃靡効需澤寧任不勝虔懇之至謹 附中使元應金奉表以聞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十二年正月八日 大興善寺檢校兩道場兼知院事沙門惠果 表進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閻梨妙行堅持顯聞修潔所以命遍巡淨 界用廣勝因金刹載清玉毫呈照虔誠所 至深可嘉焉所奏知 進興善寺文殊閣內外功德數表一首并 大興善寺文殊鎮國閣中奉勅素畫文殊 六字菩薩一鋪九身閣內外壁上畫文殊大會 聖族菩薩一百四身今並成就沙門惠勝言 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弘文殊事行 普賢願益爲群品樹此勝因表果德真儀

○披二披 ○戰一 ○投二投 ○攝二攝 ○(新)十白 ○(分)二中 ○(中)十白 ○(踏白刃)十光 ○(琳)十 ○ 琳一 ○ 僅一推 ○ 玄二立 ○ 然二燃 ○ 蓮一 ○ 邪二耶 ○ 袈二衣 ○ 秦二表 ○ 出二出 ○ 二二 ○ 再一 ○ 涉二冷 ○ 白二日 ○ 將二輝 ○ 天二慈 ○ 命二命 ○ 益二益 ○ 二二

示色身實相。今七災消。沙。萬福莊嚴。不遇聖慈。何由瞻觀。丹戶晨燭如觀日宮。玉毫夜光猶開月殿。隨喜者荷。帝王之力。歸趣者發菩提之心。使塵沙有情普承佛惠。而緇門釋子偏沐。天波。豈只轉念誦持。而能奉報者矣。但冀遇文殊法力。上答洪恩。其所畫素大聖福田。謹因。降誕吉辰。謹。奉中使李憲誠具表陳進以聞。沙門惠勝誠惶誠謹言。

大曆十二年十月八日檢校兩道場知院事沙門惠勝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師風勸梵行。戒律精嚴。久在道場。宗建。切德。勞彰歲月。福聚家邦。無量勝因。歎慰斯在也。

恩賜錦綵緋緇共四十四匹謝表一首并

沙門惠勝言。伏奉中使李憲誠宣。聖旨。特賜錦綵緋緇共四十四匹。捧跪慚荷。歡懼無任。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諸佛願身普賢密行。弘大化屈已。人尊在於微僧偏霑殊澤。然普賢之法。本是先師所傳之典。復為陛下所付之道。微僧遠感先師遺訓。仰慚聖主深恩。習効古人獻芹之事。有茲涓滴。上達。聖情。不意。天恩寵賜過甚。便以所賜啓獻先師遺身影塔。為。國念誦。諸會道場。發願懇誠。冀憑佛力。永保皇家。不勝戴荷之至。謹附中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惠勝誠歡誠賀謹言。

大曆十三年六月六日

大興善寺檢校兩道場知院事沙門惠勝表上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諸佛祕藏。先師受持。傳布人天。誠為法要。薄申弊賚。以助修行也。所謝知。

肅宗恩命三藏弟子惠肝入內道場念誦制一首

奉。勅語。有銀臺門家喚。不空三藏弟子惠肝。瞿那。惠曉。惠月等四人入內。將飛龍鳥取與三藏建飾道場念誦。

至德二載十二月二十六日品官 晏如障宣

恩旨命三藏弟子僧惠曉為國念誦制一首

奉。勅語。不空三藏弟子僧惠曉等。比在賊中。為朕剋念精誠。潛修功德。今剋復天下。皆佛力之應也。自今以後。須倍加精勤。為朕念誦。莫以度取。即不精勤。

至德三載正月十八日將軍段希忠宣

代宗恩旨命西明寺給粥飯往來騎乘制一首

奉。勅語。西明寺僧惠曉。為朕修功德。在寺依怙。一時粥飯及出入往來畜乘。一切供給。勿令闕少。

大曆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高品馬奉誠宣

往五臺山修功德辭謝聖恩表一首并

沙門惠曉言。今月十日。面奉。進止。令往五臺山。檢校大聖金閣寺尊像顏色。契印。至九月。停作。却赴闕庭。令修。陛下降誕日功德者。惠曉。愛自。二十年。辭家慕道。承順大廣智三藏和尚顏色三十餘年。五部真言親被指授。不離左右。得對。天顏。每於含輝延英。長生等殿。常修功德。所恨不能精懇。殘夔未平。聖慈曲臨。又令遠使更賜束帛三千匹。驛騎公糧。山門倍乘。微僧何幸。天澤累霑。誠喜誠歡。不勝戴荷。即以今日發行。可謂。戴馳騁。望金閣而非遙。春往秋還。謁。紫震而何遠。無任戀恩悚懼之至。謹附監使品官魏明秀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惠曉誠惶誠恐謹言。

大曆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五臺山修功德使西明寺沙門惠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師依止釋門。弘敷聖教。言尋有相。將赴靈山。錫賚非多。煩於申謝也。

恩命令與惠朗同修功德謝表一首并

沙門惠曉言。去三月十一日。面奉進止。令五臺山修功德者。至七月十九日齋後。與中使李童枝等七十餘人。將香火巡禮。所將之火。不得至臺。懇責於心。憑何啓請。至山頂童子辯。戈。忽於石上見濕灰燼。便得微火。伏惟。陛下九重遠被。聖火生於濕灰。焚香。邀祈。菩薩萬形出現。光輝燦爛。相好分明。凝然滿空。諸夕靡散。又與監使魏明秀等同至。此臺。為。國祈禱。發願之次。攝身光圓。光菩薩等相次二十七度現表。陛下聖威潛運。菩薩。屢彰。崇敬五臺靈瑞非一。微僧何幸。親斯聖跡。不勝感慶之至。今月十日蒙。天恩。令每與惠朗同修功德。殊私曲。照。再入。金門。寶殿修持。無任戰慄。謹附中使李憲誠奉

表陳謝以聞。沙門惠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五臺山修功德使西明寺沙門惠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師服勤梵行。久在清涼。業廣戒圓。志精功備。借申齋潔。崇福家邦也。所謝知

元日獻甄叔迦寶表一首并

沙門惠曉言。伏奉 恩旨。令臺山檢校修功德。為國祈福至南臺。南有山。先曾梵侍巡禮之次。言此山有甄叔迦寶。若貪心。上者皆遇風雷。惠曉焚香。邀祈登此山上。有小石窠方數尺。有水其色如朱。於中獲寶凡三十片。其色如珀者。惠曉聞。明王有藏。地不藏珍。伏惟 陛下覆載若天地。照明明如日月。況聲金閣於峯下。構玉華於巖巖。微僧術步。彼名山焚香。祇誠。雷雨不作。遂獲茲寶。又准般泥洹經云。脚踏臺山一顆石。却後七劫不墮惡趣。況是希代之異寶。今萬物惟新之日。九重納祐之期。謹附中使李憲誠隨表奉進以聞。沙門惠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正月一日

五臺山修功德使西明寺沙門惠曉進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師訪道靈山。精修正覺。異石來獻。用表勤誠。所進知

八月十三日賜 手詔一首

勅惠曉閣梨。令遣中使揚善德。往彼句當功德。師服勤禪誦。資慶家邦也。秋涼師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十三日

進五臺山修護摩功德表一首并

沙門惠曉言。今年四月十日。中使魏明秀奉宣進止。令微僧就五臺山大聖金閣保應鎮國寺修護摩功德。者惠曉。虔愚誠精達。聖意。修上件功德。陳文殊宿願。啓先師冥力。依稀有憑。響像來應。遂得火色鮮潤。煙氣不起。異於他日。實表清時。是華夏最盛之徵。兵塵止息之驗。此皆 陛下至道潛運。上天合德。使百靈効福。萬姓歡心。妖災永除。休慶日集。惠曉忝廁縉紳。恭承明教。懼辱 聖旨。幸福嘉祥。無任拜賀之至。謹附中使魏明秀奉表以聞。沙門惠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西明寺沙門惠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文殊大聖。保護靈山。師虔誠之心。神呪昭感。至誠必應。深可嘉之。所賀知

勸大興善寺都維那法高依前句當制一

首并使

奉 勸語李元琛與善寺都維那法高宜令即依前句當都維那事

大曆十年四月十七日高品李憲誠 宣

勸句當京城諸寺觀修功德使陳

興善寺都維那法高

牒得舉稱奉 勸如右未有各牒所由施行處分者錄勸牒僧法高者故牒

大曆十年四月十七日牒

使開府儀同三司兼右龍武軍。持李琛

謝 恩命令有則法師於興善寺開講表

一首并

沙門法高等言。伏奉今月四日 勅。令章敬寺有則法師於當寺講金光明經。雨露在顏。絲綸溢目。佛事時叙。法音式宣。涓塵何階。踴躍無地。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仁。化御寓。密行持法。眷言東流。是用南顧。且寺有。隨所建近二百年。雖名僧住持。代則不乏而 恩命宣唱時所未聞。今者詔自天落。人從地踊。經雖仍舊。疏實惟新。命僧尼而駿奔。求士女而騰至。皆諸佛妙力。斯經勝緣。暢 陛下外護之心。成僧等難遭之幸。必冀上資聖曆。申振 國容。致年穀於昇平。納含生於壽域。不勝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沙門法高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大興善寺都維那沙門法高等上表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法師有則。妙行精修。開方便門。演大法義。敷揚聖教。以廣勝因。副勳賢之忠誠。闡幽微之奧旨。俾含生之類。俱霽景福也。所謝知

謝 制補沙門惠朗充興善寺上座表一

首并

沙門法高等言。伏奉今月十四日 勅。補大德惠朗為大寺上座。天光所照。威崇在顏。桑門有人。像法將久。法高等聞。人之所願。天必從之。道如或存。王實有力。伏惟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金輪撫運。玉燭乘時。弘外護於 聖心。降無緣之慈澤。人從中禁。留念誦而未妨。寺邇天街。借住持而無替。不勝慶躍

南一

上三

度十

時

持三

自二

化三

隨二

百十

踊二

崇二

祭

九

之至。謹附內功德使李憲誠奉表陳謝以聞。
沙門法高等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大興善寺都維那沙門法高等表上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批

師等精潔梵園。服膺禪誦。支提所聚。須擇紀綱。惠朗恭勸。允副公選。總領寺務。斯謂得人。也。所謝知

三藏和尚當院碑一首

唐大興善寺大辨正廣智三藏 國師之碑題

額

唐大興善寺故大德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碑

銘

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上柱國海。羽縣

開國公嚴鄂撰

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傳上柱國會稽郡開國

公徐。活書

和上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訖肅宗

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

佑。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表之。

及示疾不起。又就臥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

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

藏。大曆九年夏六月癸未。滅度於京師大興

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諡大

辨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毘之時。詔遣中謁

者齋祝父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

令芳。禮冠群倫。譽無與比。伊年九月詔以舍

利起塔於舊居寺院。和尚性聰朗。博真前佛

萬法要指。縉門獨立。遼遠盡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則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社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以概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毘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播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毘盧遮那如來迨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道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陰巷。狂象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池水渴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搖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為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壤梁木。將記本行。託余勸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纂書照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 有我三宗

秩為儀同 昔在廣成

歲逾三千 復有肅公

真語密契 六葉授受

述者牒之 爛然有弟

道為帝師

軒后順風

瑜伽上乘

傳燈相繼

陸伏狂象

水息天吳 慈心制暴 慧力降愚 寂然感通 其可測乎 兩楹夢奠 雙樹變色 司空龍終 辨正旌德 天使祖祭 宸衷倭側 詔起寶塔 舊庭之隅 下藏舍利 上飾淨屠 跡殊生滅 法離有無 刻石為偶 傳之大都 建中二年歲次辛酉十一月乙卯朔十五日 己巳建

建中二年歲次辛酉十一月乙卯朔十五日

己巳建

此碑文一首以唐本編年通論中之文

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表制集卷第六終

德治二年五月三日於神護寺成身院以

濟還僧都所持之本書寫了 飲然四十一

交了 點本云以勸修寺大經藏御本點校了云